大正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印刷
大正二年一月二十五日發行

（漢文大系第十四卷奥附）
正價金貳圓五拾錢

校訂者　小柳司氣太
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九番地
編輯者　合資會社冨山房編輯部
同所合資會社冨山房社長
發行者　坂本嘉治馬
東京市京橋區築地三丁目十一番地
印刷者　野村宗十郎
東京市京橋區築地二丁目十七番地
印刷所　株式會社東京築地活版製造所

發兌元
東京神田裏神保町
合資會社冨山房
電話本局一〇三六、四一三〇、四四四二番　振替貯金東京五〇一

今日通行ノ淮南子ハ許愼及ビ高誘ノ兩注混合シタル者ナリ、近時葉德輝諸書ヲ考證シテ許注ヲ纂メ、淮南鴻烈間詁二卷ヲ撰ス、觀古堂所著書之ヲ收ム。

舛。篆隷之殊失而言。彌縫其閒。猶云彌縫其闕也。先生此書。援聲類以訂誤讀。案文例以遂錯簡。推篆籀隷楷之遷變以刊正譌文。發故書雅記之晻昧。以疏證軼事。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若合符復析。許注淮南全袠不可得見。以視高誘張湛諸家之書。非但不愧之而已。紹箕幸與校字之役。既卒業。竊喜自此以後。孤學舊文。盡人通曉。亦淵如先生所云。不覺僭而識其末也。黃紹箕謹跋。

墨子閒詁跋終

迻ハ移ト同ジ。

貤ハ重ヌト訓ズ、性ハ紕ト通ズ。

扁ハ漏ト同ジ。

讀鎭洋畢氏注本。中證頗多。而疑滯尙未盡釋。蓋書多引古書古事。或出孔子删修之外。其難通一也。奇字之古文。旁行之異讀。譌亂迻竄。自漢以來。殆已不免。加以誦習者稀。楮槧俗書。重貤性謬。無從理董。其難通二也。文體繁變。有專家習用之詞。有雅訓簡質之語。有名家奧衍之指。有兵法蓺術隱曲之文。其難通三也。江都汪氏中。武進張氏惠言。皆嘗爲此學。勒有成書。而傳本未覯。世丈孫仲頌先生。旁羅異本。博引古書。集畢氏及近代諸儒之說。從善匡違。增補扁略。取許叔重淮南閒詁之目。以署其書。太史公曰。書缺有閒。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鄭康成尙書大傳敍曰。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閒。別作章句。所謂閒者卽指音聲之譌誤。先後之差

矣。自太史公敍六家。劉向條九流。各以學術名其家。獨墨家乃繫以姓。豈非以其博學多方周於世用。儒家之匹亞。異夫一曲不該。姝姝自悅者與。今觀其書。務崇儉約。又多名家及兵技巧家言。備城門以下二十口篇。今亡九篇。漢志兵技巧家注云。省墨子。不言篇數。省者別錄有而志省也。西漢諸子多別行。本篇數多寡不一。觀管子晏子孫卿書錄可見。任宏因楊僕兵錄之舊。專輯兵書。與劉向所定著。未必一本。漢志兵家都數注云。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以兵權謀家省九家二百五十九篇計之。則技巧家之墨子。僅十二篇。疑字有挩誤。明鬼非命。往復以申福善禍暴之義。與佛氏果報之說同。經上以下四篇。兼及幾何算學光學重學。則又今泰西之所以利民用而致富強者也。然西人覃思藝事。期於便己適用。爲閎侈以自娛樂而已。墨子備世之急。而勞苦其身。又善守禦而非攻。而西人逐逐焉惟兼幷之是務。其宗旨蓋絕異。今西書官私譯潤。碑覽日衆。況於中國二千年絕學。強本節用。百家不能廢之書。知言君子。其惡可過而廢之乎。往

憒文勝云々ハ文質三統ノ説ヨリ來ル解題ヲ見ヨ。

漢志墨子書。列在爲墨學者。我子及隨巢子。胡非子之後。其敍錄僃。墨家出於淸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宗祀嚴父。是以右鬼。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其文蓋出別錄。然則詳劉向之意。七十一篇之書。多弟子所論纂。孟荀孔鮒。諸所據以排斥墨氏者。抑亦有蔽者增坿之言。其本師之說。不盡如是也。墨子生當春秋之後。戰國之初。憒文勝之極敝。欲一切反之質家。乃遂以儒爲詬病。其立論不能無偏宕失中。故傳其說者。益倍譎不可訓。然其哀世變。而恤民殷之心。宜可諒也。南皮張尙書嘗語紹箕曰。荀卿有言。矯枉者必過其直。諸子志在救世。淺深純駁不同。其矯枉而過直一也。自非聖人。誰能無過。要在學者心知其意。斯可

兼愛上賢明鬼之非。纏子屈焉。是纏子與董子。塙爲一帙。主墨言之則題纏子。（鄭樵通志藝文略。以董子著錄而入墨家則非。）主儒言之則題董子。無二書也。館閣書目謂。纏子屈於董子。與意林纏子不能應之言合。則是書自是先秦儒家遺籍。入墨家。爲非其實。其書明時尚有傳本。（見陳第世善堂書目。）今則不復可得。佚文僅存六事。不足徵其論難之指也。

墨子閒詁後語下終

永嘉王景羲校　校語續出

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文選

班孟堅荅賓戲注。案以上三條。並董子難語。今附於後。

馬國翰云。纏子一卷。不詳何人。漢隋唐志。皆不著此書之目。書亦佚。馬總意林。始載纏子一卷。引其書二節。中言與儒者董無心論難墨子。按漢志儒家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王充論衡。亦載董無心難纏子天賜秦穆公以年之說。文選注。引纏子。亦載董無心言。蓋本董子之書。取為纏子。如孔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孔叢子。公孫龍兩書。並載之類。纏子輯本序。

案漢書藝文志。儒家。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隋唐舊經籍新藝文。宋諸史志並一卷。並入儒家。晁公武讀書志云。吳祕注玉海。引中興館閣書目云。董子一卷。與學墨者纏子。辯上同

纏子佚文

纏子脩墨氏之業。以教于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者。並不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 意林一。

纏子曰。墨家佑鬼神。秦穆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 論衡福虛篇。

案秦穆公事見本書明鬼篇。秦今本譌鄭。當據此校正。九十當作十九。本書不誤。

桀爲天下。酒濁而殺廚人。紂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殺庖人。 太平御覽九百八。

董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纏子不能應。 意林。

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 文選陶淵明雜詩李注。又陸士衡文賦注。又陶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注引並無無心鄙人也句。

書。藝文類聚九十九。御覽九百二十二。

堯爲天子。蓂莢生于庭。爲帝成厤也。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注。又張景陽七命注。又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又陸佐公新刻漏銘注。

昔帝堯之爲天下平也。出庖廚。爲帝去惡。稽瑞蓮蒲注引平也二字有誤。

堯時有獬廌。緝其毛。爲帝帳。白孔六帖九十八。御覽八百九十引。有作獲。毛作尾。爲上有以字。稽瑞獬豸注引云。堯時獲之緝其皮。以爲帳。

渠搜之人服夏禹德。獻其珍裘。毛出五彩。光曜五色。御覽六百九十四。

商湯爲天子。都于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鉤。而入湯庭。類聚九十九。

殷湯爲天子。白狐九尾。稽瑞。

周武王時。倉庭國獻文章騶。稽瑞文犀駭雞注引。章騶。疑當作犀駭。末又挩雞字。

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眥。藝文類聚十七。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無所用弓。羿聞之曰。非弓何以往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而教之射。御覽三百四十七。

田俅子佚文

黃帝時。稽瑞有常字。有草生於帝稽瑞無此字。庭階。若佞臣入朝則草稽瑞有屈而二字。指之。名曰屈軼。稽瑞下有草字。是以佞人不敢進也。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李注。稽瑞。

少皞生於稚華之渚。渚一旦化爲山澤。鬱鬱葱葱焉。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二。

少昊氏都于曲阜。鞬鞮毛人獻其羽裘。御覽六百九十。

少昊之時。赤燕一雙。御覽作白鷰一銜羽。而飛集少昊氏之戶。遺其丹

五刑之勇也トハ、カカル暴人ノ勇ハ徒ニ五刑ヲ蒙ムルニ過ギザルヲ云フ。

柔履ハ枲履ノ誤、麻ノ履ナリ。

也。以彼校此。則御覽是也。剽必刺。視必殺。御覽作若迮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以魯爲南境。魯公憂之。三日不食。御覽作昔齊桓公伐魯。無魯公二句。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師則可。不退則臣請擊頸以血濺君矣。意林作曹沫請擊頸以血濺桓公。無聞之以下二十四字。御覽引有之。而無請擊頸三字。馬互參校補。桓公懼不知所措。意林無桓字。御覽無此句。管仲乃勸。御覽作曰許。與之盟而退。意林無而退二字。夫曹劌匹夫徒步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也。柔譌當爲枲形近而譌。唯無怒。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謂君子之勇。勇之貴者也。太平御覽別引云。夫曹劌匹夫。一怒而卻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意林引作夫曹沫匹夫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一怒卻萬乘之師。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晏嬰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悅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爲弟子焉。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七。意林一引無晏嬰以下四十五字。文選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李注引。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赴深淵。斷蛟龍五句。善爲吏者。樹其德。北堂書鈔七十七。

玉玦ヲ得タルハ福ノ如キモ、其身ヲ殘フタルハ禍ナルヲ云フ。

危冠ハ高冠ナリ。

析ハ折ニ作ルベシ。「クヅク」ト訓ズ

鵠立ハ鵠ノ如ク、正立スルヲ云フ。

缶ハ匠ノ誤、陶マタ工ノ誤。

幽厲之時。奚祿山壞。天賜玉玦於羿。遂以殘其身。以此爲福而禍。御覽八百五。

召人以環。絕人以玦。書鈔一百二十八。御覽六百九十二。

胡非子佚文

胡非子脩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鬬。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劫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鬬。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下云。胡非子爲言五勇。屈將子悅服。蓋約引。意林引無此段。御覽四百三十七引無首句。作屈將子好勇。見胡非。刻而問曰。聞先生非鬬士。而好勇下二句同。刻即劫之譌。御覽而下無將字。馬本依繹史引補。胡非子曰。吾聞勇有五等。夫意林無此七字。負長劍。赴榛薄。析御覽作折。文選注同。兕豹。搏熊羆。此御覽無此字。下並同。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泉。文選注引作淵。此唐人避諱改。斬御覽作折。文選注同。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陟危。御覽作登高危之上。鵠御覽作鶴。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缶之勇也。缶御覽作匠。案說苑善說篇。林既對齊景公云。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

岱淵ハ淵ノ名。
夷羊ハ怪獸、飛拾ハ蟲ノ名。
發ハ武王自ラ名イフ、至於今ノ至ハ衍文、麋鹿在牧云云ハ、田野ノ荒蕪ヲ云フ、天享ノ間ニ不字ヲ脫ス、維建ノ間ニ天字ヲ脫ス、不顯云云トハ、其三百六十人ヲバ殷ニ於テ登用セズ、又之ヲ擯斥モセズ、畢竟等閑ニ附シタリト云フコト。

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御覽無此句。闢土以王。類聚十引至神民不違。御覽八十二。又八百八十二。引至四方歸之。海錄碎事十節引五句。

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之。無方之澤。出神馬。四方歸之。稽瑞。

夏桀德衰。岱淵沸。御覽七十。

夷羊在牧。史記周本紀集解。飛拾滿野。史記周本紀索隱。天鬼不顧。亦不賓滅。同上。案史記周本紀。武王曰。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至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享殷。乃今有成。維建殷。其登名民三百有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集解徐廣曰。此事出周書及隨巢子。索隱亦云亦見周書及隨巢子。頗復脫錯。是隨巢子。蓋全用彼文。而多錯異。今無可攷。

姬氏之興。河出綠圖。書鈔一百五十八。案此與本書非攻篇文略同。

殷滅。周人受之。河出圓圖也。書鈔九十六。

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以伐殷。書鈔一百二十。御覽三百四十。案此與本書非攻篇文同。

幽厲之時。天旱地坼。御覽八百七十九。

史皇產而能書。北堂書鈔七。

禹產於硯石。啓生於石。藝文類聚六。太平御覽五十一。書鈔一引啓生硯石。案淮南子脩務訓云。禹生於石。史皇產而能書。疑並用隨巢子文。史記六國表集解引皇甫謐云。禹生石紐。硯石疑卽石紐也。

禹娶塗山。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爲熊。塗山氏見之。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馬驌繹史十二。

昔三苗大亂。龍生于廟。犬哭于市。御覽九百五。案此與本書非攻下篇文同。

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靑龍生於廟。日夜出。晝日不出。劉恕通鑑外紀帝舜紀引隨巢子汲冢紀年。疑兼用二書文。

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於玄宮。類聚無殛之及后字。受作屬。御覽八百八十二無於玄宮三字。海錄碎事引作天命夏禹於玄宮。案此與非攻下篇文略同。

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福之。御覽八十二作輔。八百八十二作富。

司祿益食而民不飢。司金益富而國家實。御覽作寶。司命益年而民不夭。類聚。碎事。並無益食而民不飢司金八字。御覽八十二。無司祿益食二句。四方歸之。

聖也ハ賢ニ於聖ニ也ノ誤。

憚明ハ坦明ト通ズ、功ハ切ノ誤、明白ニシテ切實ナルコト

朱篇張湛注。及唐柳宗元說。以晏子春秋入墨家。與各史志並異。亦不足據。

隨巢子佚文

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子曰。鬼神之智何如聖人。曰。聖也。疑當作賢於聖也。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邪。隨巢子曰。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爲四時八節。以紀育人。乘雲雨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於聖人。意林一。

有疏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疏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則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同上。太平御覽四百一引大聖之行五句。民作物。末二句作賢則欣之。不肖則矜之。

有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憚明而功者。荀子王霸篇楊注。案功疑並當爲切。畝田卽圃田。見本書明鬼篇。

明君之德。察情爲上。察事次之。晉書石崇傳自理表。

職也。愚者爲之。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而混於親疏也。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胡非子一卷。　右墨家二部。凡一十六卷。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

墨子十五卷。墨翟。　隨巢子一卷。胡非子一卷。　右墨家類。三家三部。一十七卷。

馬總意林　高似孫子略載。梁庾仲容子鈔目同。

胡非子一卷。　墨子十六卷。　纏子一卷。　隨巢子一卷。

案宋史藝文志。墨家唯存墨子一種。餘均不箸錄。崇文總目以後。諸家。書錄並同。並詳畢氏篇目考。　鄭樵通志藝文略。全錄漢隋唐諸志。徒存虛目。無關攷證。今並不錄。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本列子楊

都數ハ總數ナリ。

阮孝緒七錄。子錄

墨部四種。四帙一十九卷。廣弘明集三。

案阮錄久佚。其細目。弘明集末載。以隋志攷之。蓋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隨巢子一卷。胡非子一卷。田俅子一卷。隋志云。梁有。卽據阮錄言之。通爲四帙一十九卷。與都數正合。

隋書經籍志。子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隨巢子一卷巢似墨翟弟子。胡非子一卷非似墨翟弟子。梁有田俅子一卷亡。右三部。合一十七卷。

墨者。强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之道。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糲粱之食。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漢書以爲本出淸廟之守。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

墨家諸子著錄

漢書藝文志諸子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　田俅子三篇。先韓子。　我子一篇。顏注引劉向云。爲墨子之學。　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淸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如淳曰。右鬼謂信鬼神。如杜伯射宣王。是親鬼而右之。師古曰。右猶尊尚也。詒讓案。右鬼卽本書明鬼三篇。　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蘇林曰。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敎與行相反。故譏之也。如淳曰。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　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如淳曰。言皆同可以治也。師古曰。墨子有節用兼愛上賢明鬼神非命上同等諸篇。故志歷序其本意也。　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抵巇云云トハ、世ノ批評家ガ、後世墨學者議論ノ隙ヲ窺ウテ、一齊ニ之ヲ攻擊スルコト。

不存。而別增纏子一家。則卽漢志儒家董無心之書也。至宋崇文總目。而盡亡。（惟纏子爲董子。宋時尙存。崇文目及宋史藝文志。並入儒家。）使非墨子本書具存。則九流幾絕其一。甚足悕也。田俅以下四家之書。近世有馬國翰校輯本。（田俅隨巢書。別有仁和勞格輯本。不及馬本之詳。）檢覈羣書。不無遺闕。今略爲校補。都爲一篇。孤文碎語。不足以攷其閎恉。然田俅盛陳符瑞。非墨氏徵實之學。與其自對楚王。以文害用之論。亦復乖牾。或出依託。隨巢胡非。則多主於明鬼非鬬。與七十一篇之恉。若合符契。而隨巢之說兼愛。曰。有疏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則尤純篤無疵。是知愛無差等之論。蓋墨家傳述之末失。後人抵巇蹈瑕。遂爲射者之的。其本意固不如是也。捋而錄之。以見先秦墨家沿流之論。或亦網羅放失者。所不廢乎。

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韓愈昌黎集讀墨子。右通論。

墨家諸子鉤沈第六

劉歆七略。諸子十家。墨爲第六。漢志著錄六家。自墨子書外。史佚遠在周初。爲墨學所從出。史佚書。漢以後不傳。近馬國翰輯本一卷。僅錄左傳周書所載史佚語。及遺事數條。無由定其爲二篇之佚文。今不錄。胡非隋巢二子。皆墨子弟子。田俅與秦惠王同時。似亦逮見墨子者。我子則六國時。爲墨學者。我子書。漢以後不傳。古書亦絕無援引。時代或稍後與。田俅書。惟阮孝緒七錄尚著錄。唐初已亡。見隋志。隋經籍志。唐經籍藝文志。及梁庾仲容子鈔。見意林。及高似孫子略。馬總意林。僅錄胡非隨巢二家。餘並

糲ハ粗米、粱ハ精米ナレバ不倫ナリ、故ニ粱ハ粢ノ誤ナリ。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ハ禮記ニ見ヨ。

譏專臣ハ春秋ノ大義。

我祭則受福ハ禮記ノ禮器ニ出ヅ。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集解徐廣曰。一作塯。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擧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史記自序司馬談論六家要指。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汎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

虆臿ハもつこ及ビ鋤ノ類、剔ハ洩去スルコト、九岐ハ河水ヲ九ニ分ツコト、撌ハ排去、扢ハ拭ナリ、此二句ハ事ノ急ナルヲ云フ。

之。韓非子顯學篇。

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尙（宋本作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淮南子氾論訓。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許注云悅易也王念孫云。當爲悅。）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王云。當云久服。此挩久字。）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臿。（今本譌垂。據宋本正。）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撌。濡不給扢。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宋本作閒。）服生焉。淮南子要略。

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史記孟子荀卿傳。

大毀扶杖トハ、身體衰弱シ杖ニ扶ケラレテ、漸ク步行スルコト。

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眞。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襍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主字。舊本挩。今據盧文弨顧廣圻校補。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

イカニ必要ナルカヲ知ラザルナリ、不知得ノ得ハ、德ト同字、不知知ノ下ノ知字ハ、智ト同字、故由用謂之道云云ハ、墨子ノ如ク用ノミヲ尙ビ、文ヲ以テ道ノ全體ヲ包括シタル者トナストキハ、其ノ道ト稱スル者ハ、利ノ外ニ出ヅル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由俗ノ俗ハ欲ノ誤、嗛ハ快意ヲ云フ、數ハ術數、便ハ便宜、論ハ辯説、因ハ自然ニ放任スルコトヲ云フ。曲知ハ一局部ノ知識ノミヲ有スルコト。

欲而不知得。愼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楊云。下知音智、由俗謂之道盡嗛矣。楊云。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無復仁義。皆盡於求利也。楊云。俗當爲欲。嗛與慊同。快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擧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故以爲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荀子解蔽篇。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道藏本。良作梁。聖賢羣輔錄同。今從宋本。良梁字通。有孫氏之儒。顧廣圻云。卽荀卿。案顧說是也。羣輔錄作公孫氏。疑不足據。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

跬譽ハ一時ノ近譽ヲ云フ、或ハ云フ敝ハ蹩ニシテ、跬ト連文、力ヲ費ヤスコトナリト。

縣君臣トハ君臣ヲ懸隔セシムルコト、乃其秩序ヲ正スコト。

埶（勢ト同字）業ハ勢位事業ナリ、縣天下トハ天下ノ大勢ヲ權衡シテ其平ヲ持スルコト。

齊ハ平等ニシテ畸ハ差別ヲ云フ。

蔽於用云云トハ、墨子ノ道ハ、勤勞ヲノミ主トシテ、禮樂ノ文飾ガ

異之閒。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莊子駢拇篇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 荀子非十二子篇

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顇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埶業。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 荀子王霸篇

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 楊注云。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同兼愛。是見齊而不見畸也。 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 楊注云。夫施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上同則政令何施也。 荀子天論篇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 楊注云。欲使上下勤力。股無胈脛無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 宋子蔽於

裘褐ハ粗衣、跂蹻ハ粗履ノ類。

尸ハ主ト云フコト。

而形勞天下也如此。釋文橐作槖云。槖舊古考反。崔郭音託。字則應作橐。崔云。囊也。司馬云。盛土器也。九音鳩。本亦作鳩。聚也。雜本或作籴。音同。崔云。所治非一。故曰雜也。崔本甚作湛。音淫。詒讓案。此當從橐爲是。釋文本非。成本亦作槖。疏同。司馬義又云。舟檝往來。九州雜易。又解。凡經九度言九雜也。又本作鳩者。言鳩雜川谷。以導江河也。案九雜猶言九帀也。成引一解云。經九度者是也。諸說並未得其指。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釋文云。李云麻曰屩。木曰屐。屐與跂同。屩與蹻同。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倶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釋文云。巨子向崔本作鉅。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莊子天下篇。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

未敗墨子道トハ、前述ノ如ク、墨子ノ道ハ缺點アルモ、是レ墨子一家ノ説ヨリ言ヘバ、當然ノ事ニシテ、其累チナスニ足ラザルヲ云フ。
是果類乎トハ、人情ニ近カラザルヲ云フ、大穀トハ、倫薄ニ過グルヲ云フ。

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敎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釋文云。敗或作毀。墨子是一家之正。故不可以爲敗也。崔云。未壞其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郭注云。觳無潤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成本無者字。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釋文云。支川。本或作支流。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

已ノ上ニ不字ヲ脫ス。

已之大順トハ、已ノ身ニ行フコト太甚シト云フコト。

博不異トハ、敢テ人ト異ナルコトヲ求メザルヲ云フ。

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何焯校云。而下疑脫不字。皆弇於私也。爾雅釋詁邢昺疏引尸子廣澤篇。呂氏春秋不二篇云。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案呂覽云墨子貴廉。廉疑卽兼之借字。

孟子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上篇。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告子下篇。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釋文云。暉崔本作渾。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說成玄英本作悅。爲之大過。大成本作太。已之大順。釋文云。順或作循。案成本作循。疏云。循順也。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鬭。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

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違。故以爲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王充論衡薄葬篇。右難明鬼節葬。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爲。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況百。而墨家爲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論衡案書篇。右難明鬼。

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情。不可定。爲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唯聖心賢意。方比物類。爲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爲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爲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爲失實。失實之議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　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爲驗。杜伯死人。如謂杜伯爲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

積浸流至トハ流弊ノ生スルヲ云フ。

劉子政ノ奏ハ漢書本傳ヲ見ヨ。

擧薄葬之奏。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乏匱。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爲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爲據。則死無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敎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

冢田本ニハ、立車ヲ以テ兵車ノ誤トナシ、未能以聞者ノ未ノ下ニ有字ヲ補フ。

決妄不疑トハ墨子ノ妄ヲ決スルヲ得タルヲ云フ。

絕哀云云トハ、人ノ深情ヲ無視スルコト。

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妄不疑矣。孔叢子詰墨篇　右難非儒。

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淮南子齊俗訓。高注云。三月之服夏后氏之禮。　右難節葬。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爲務。然而世尙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右鬼。以爲人死輒爲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爲效驗。儒家不從。以爲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

孔子聖人云云ハ、孔子ノ如キ聖人モ、賢哲ナル門人ノ力ヲ假ルヲ云フ。

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畢云、疑非儒上篇佚文。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乎己。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曹明問子魚曰。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荅曰。苟得其理。雖百墨。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伯諸侯乎。伯明刻作霸。今從宋本。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勌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待。氣鬱而疾。宋本作一食血氣不休。今從明刻本。與晏子春秋内篇問上合。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

若人之衆トハ、世上衆人ノ間ト云フコト。

弟弟ハ悌道ヲ盡シタル弟ト云フコト。

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晏子春秋外篇作盆成适。此疑誤。）父之孝子。兄之弟弟也。其人尚爲孔子門人。（尚晏子春秋作嘗。古通。）門人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己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七日。何約乎哉。（明刻本作故。據宋本正。）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喪宋本作哀。）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

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今本書無。畢沅云。疑非儒上篇佚文。詰之曰。按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乃云乃宋本作而。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否宋本作不然。則不然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畢云。疑非儒上篇佚文。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梁丘據問曰。晏子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閒。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剝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飮之。見非儒下篇。　詰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處。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飮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爲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衞。陽虎亂魯。佛肸以中牟叛。漆雕開形殘。見非儒下篇。　詰之曰。如此言。衞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爲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

詰之曰云云トハ、司寇ハ相ノ下ナリ、故ニ孔子ガ季孫ノ命ヲ奉ズルハ、當然ノ事ナリ、然レドモ季孫ニ阿ネルト謂フベカラス、若シ阿附スト云ハバ、女樂及ビ赦囚ノ事ハ如何ト。

所以爲政。晏子荅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晏嬰斬衰枕草。苴絰帶。杖。菅菲。食粥。居於倚廬。遂哀三年。此又未有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爲。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見非儒下篇）

詰之曰。夫樹人爲信己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乎。記又曰。陳常弑其君。孔子齋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見非儒下篇）

詰之曰。若以季孫爲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曰。嬰聞孔子之荊。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弒君。非聖賢之行也。見非儒下篇。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荊。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衞。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宋咸注云。史云二年。此云十年。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衞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柰此年世不相値何。

墨子曰。孔子至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於尼谿。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浩宋本作法。明刻本作浩。與非儒篇同。今從之。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學不可以導家。非儒篇作衆。此疑誤。公曰善。見非儒下篇。詰之曰。卽如此言。晏子爲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

樂合同トハ、音樂ノ效ハ人心ヲ融和スルコト、禮別異トハ、禮ノ效ハ秩序ヲ立ツルニアルコト、幾遇刑也トハ、墨子ヲシテ先王ニ遇ハシメバ、刑ヲ免レ難キヲ云フ。
乃其德也ハ、乃斯聽也ノ誤ニシテ、音樂ヲ聽クコト。
營ハ熒惑セラルル事。

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謝云。宋本作美善相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謝云。勉元刻作免。古通用。荀子樂論篇。右難非樂。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人。今問子。而不對何也。晏子

詩商ノ誤ニシテ、詩商ハ詩章ニ通ズ、太師ハ樂人ノ長官ナリ、

嬰紬ハ縈冑ト同ジ、心傷ノ傷ハ惕ノ誤ニシテ、惕ハ蕩ト同字、紳端章甫ハ禮裝ナリ。

成象トハ、歌舞ニ形ハルルヲ云フ。

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紬。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衞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愼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愼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謝云。元刻作簫管。與禮記同。故其淸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謝云。元刻周旋作隨還。故樂行而志淸。

序官トハ、王者ノ官制ヲ定ムルコトヲ云フ、修憲命ハ、音樂ヲ以テ國民ニ道德ヲ普及セシムルコト、審誅賞ハ、審

儕。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淸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莊肅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鄕。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僈鄙賤矣。流僈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鄕。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王

審一トハ人聲ヲ審ニ定ムルコト、比物トハ樂器ヲ並列スルコト、飾節トハ聲音ノ高下疾除ヲ云フ。

行其綴兆トハ、樂人ガ各〻其列ニ就クコト。

其齊ノ齊ハトトナフト訓ズ、禮記ノ儕ハ此ノ假字ナリ。

墨子非之柰何。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謝云。禮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史記同。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柰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柰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謝云。禮記齊作

詩曰云云ハ周頌執競ニ在リ、瑲瑲喤喤、皆聲和スルノ貌、穰穰ハ多キコト、簡簡ハ大ナルコト、反反ハ順習ノ貌、來反ハ來リ復スルコト。

頓萃ノ頓ハ困頓、萃ハ顇ニ通ズ、疲勞スルコト。

詩曰ハ、小雅節南山ナリ、天方ニ頻ニ禍ヲ下シテ、喪亂甚ダ多シ、故ニ、民ハ皆相弔シテ、祝賀ノ一言モ之ヲ述ブル者ナシ、然ルニ時ノ大臣ハ、曾テ善政ヲ施キテ、此喪亂ヲ止ムルナキハ、嘆息ノ至リナラズヤ。

諰ハ諰ノ誤。

廉ハ聲纖小ナルコト、肉ハ厚重ナルコト。

曰。鐘鼓喤喤。管磬瑲瑲。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謝墉云。管磬瑲瑲。元刻作磬筦將將。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鬭而日爭。楊云。墨子有非攻篇。非攻卽非鬭也。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楊云。萃與顇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荀子富國篇。右難節用。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謝墉云。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綸而不息。此作諰。乃諰之訛。莊子人間世篇。氣息茀然。向本作諰。崔本亦同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謝云。繁省。史記同。禮記作繁瘠。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

擧ハ皆ト同ジ。是于ハ于是ト同ジ。

汸汸ハ水ノ多キ貌、暴暴ハ卒然トシテ起ル貌、使有功ハ、使而功トナスベシ、人民皆上ノ政令ニ服從使用セラレテ、各々其功ヲ奏スルコト。

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錭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楊云。錭與彫同。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擧在是于也。故其賞行。楊云。是于猶言于是。言生民所願欲皆在于是也。說苑。亦作是于也。皆知己之所畏恐之擧在是于也。故其罰威。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楊云。汸讀爲滂。水多貌也。暴暴如山丘。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楊云。大讀爲泰。優泰也。撞鐘擊鼓而和。詩

非將墮之云云トハ、墨子ヲバ好ミテ攻撃スルニ非ズ、如此非難アルハ、墨子ノ論ノ免レザル所ナリト云フコト。瘠則不足欲トハ、麤食惡食ノ如キ儉薄ナルコトニテハ、人ノ慾望ヲ刺激シテ、善行ヲ爲サシムルニ足ラザルヲ云フ。

能不能云云ハ、人物ノ才能ニ適スル官職ヲ授クル能ハザルモノヲ云フ。

敖然ハ熬然ト同ジ、焚燒ノ形容詞。

而焦天下矣ハ、而天下焦矣ト同ジ。

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不威則賞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楊云。敖讀爲熬。墨子雖爲之衣褐帶索。嚽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楊云。嚽與啜同。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爲之不然。知夫爲

泉ハ曁ト同ジ。及ブト訓ズ。

盆及ビ鼓ハ當時ノ量名ナリ。

一而云云トハ一種ゴトニト云フ意味。以時別トハ、生育シテ母ト分ルルコト。若烟海トハ烟ノ海ヲ覆フガ如ク多キヲ云フ。

夫有餘ノ有餘ハ衍文。

至後世文士。臮講學家之論。則不復甄錄。世之君子。有秉心敬恕。精究古今學業純駁之故者。讀墨氏之遺書。而以此篇。證其離合。必有以持其是非之平矣。 秦漢諸子及史傳。涉儒墨者甚夥。華文氾論。無所發明。及荀韓諸子。難節葬兼愛之論。而未明斥墨子者。今並不錄。

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 楊注云。獲讀爲穫。 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葷菜百疏。以澤量。然後六畜禽獸。一而剸車。 楊云。剸與專同。言一獸滿一車。 黿鼉魚鼈鰌鱣以時別。一而成羣。然後飛鳥鳧鴈若烟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閒。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

櫫楬ハ、目標又ハ表識ヲ云フ。

何傷於日月トハ、孔子ヲ以テ日月ニ比スルナリ、論語子張篇ヲ見ヨ。

嫥一ノ嫥ハ專ト同ジ。

暖姝ハ莊子徐無鬼篇ニ見ハレタル假設的人物ニシテ、學問ノ寡薄ナル者ヲ云フ。

爲櫫楬。而欲以易擧世之論。沿襲增益。務以相勝。則不得其平。豈非勢之所必至乎。今觀墨之非儒。固多誣妄。其於孔子。亦何傷於日月。而墨氏兼愛。固諄諄以孝慈爲本。其書具在。可以勘驗。班固論墨家亦云以孝視天下。是以尙同。而孟子斥之。至同之無父之科。則亦少過矣。自漢以後。治敎嫥一。學者咸宗孔孟。而墨氏大絀。然講學家剽竊孟荀之論。以自矜飾標識。綴文之士。習聞儒言。而莫之究察。其於墨也。多望而非之。以迄於今。學者童丱治擧業。至於皓首。習斥楊墨。爲異端。而未有讀其書。深究其本者。是暖姝之說也。安足與論道術流別哉。今集七國以還於漢諸子之言。涉墨氏者。而殿以唐昌黎韓子讀墨子之篇。條別其說。不加平議。雖復申駁襍陳。然否錯出。然視夫望而非之者。固較然其不同也。

榛蕆（蕆ト同ジ）妄ニ編錄スルヲ云フ。

肊造ノ肊ハ、臆ト同ジ。

肇耑（端ニ通ズ）ニ字、皆ハジメト訓ズ。

陶弘景ハ梁（南朝）人ニシテ眞誥二十卷ヲ著ス。

變化之書。斯皆展轉依託。不可究詰。魏晉之閒。俗尙浮靡。嫁名僞册。榛蕆編錄。此亦其一矣。開元占經引墨子占疑。亦叚託。稚川之傳。惟與公輸般。論攻守事。見本書。餘皆肊造。不足論。以其晉人舊帙。姑錄附於末。以識道家不經之談。所由肇耑。至於年代彌遠。詭說日孳生。有夢烏之徵。伊世珍瑯嬛記引賈子說林。謂墨子姓翟名烏。其母夢日中赤烏入室。驚覺生烏。遂名之。其說謬妄。不足辯。說林古亦無是書。蓋卽世珍所肊撰也。終以服丹而化。陶弘景眞誥稽神樞篇云。墨狄子服金丹而告終。若茲之類。誣誕尤甚。今無取焉。

墨學通論第五

春秋之後。道術紛歧。倡異說以名家者十餘。然惟儒墨爲最盛。其相非亦最甚。墨書旣非儒。儒家亦闢楊墨。楊氏晚出。復擯儒墨而兼非之。然信從其學者少。固不能與墨抗行也。莊周曰。兩怒必多溢惡之言。人閒世篇。況夫樹一義。以

服食ハ、長生不死ノ藥ヲ飲用スルコト、練形ハ長生不死ナランガ爲ニ、身體ヲ練ルコト。

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爲五行記。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違。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游五嶽。不止一處。

葛洪神仙傳。右附。

案墨子法。夏宗禹。與黃老不同術。晉宋以後。神仙家。妄撰墨子爲地仙之說。於是墨與道乃合爲一。阮孝緒七錄。有墨子枕中五行要記一卷・五行變化墨子五卷。隋志並云。梁有今亡。案抱朴子內篇遐覽云。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要。以爲一卷。葛氏所說甚詳。蓋五行變化。卽五卷之全書。要記卽劉安所鈔一卷也。隋書經籍志醫方類。有墨子枕內五行記要一卷。宋史藝文志神仙類。有太上墨子枕中記二卷。皆卽是書。抱朴子神仙金汋經。又載墨子丹法。蓋皆道家僞託之書。五代史唐家人傳云。魏州民自言有墨子術。能役鬼神。化丹砂水銀。卽此術也。蓋卽葛傳所謂五行記者。

明鬼之論。忽變爲服食練形。而七十一篇之外。又增金丹

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拒之。公輸之攻城械盡。而墨子之守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墨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遊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仙。於是數聞左右山閒有誦書聲者。墨子臥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

有公輸般者。爲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詣楚。脚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曰。子爲雲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於王矣。墨子見王曰。於今有人。捨其文軒。鄰有一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雲夢之麋鹿。江漢之魚龜。爲天下富。宋無雉兎鮒魚。猶粱肉與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無數丈之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聞大王更議攻宋。有與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輸般已爲雲梯。謂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幞爲械。公輸般乃設

朝歌ハ地名ナルモ、已ニ歌名ヲ負フ、故ニ之ヲ避ク。

因也トハ、荊王ノ嗜好ニ因リテ、其說ヲ進メントスルナリ。

夜親見云云トハ夢ニ見ルコトヲ云フ。

墨子見歧道而哭之。呂氏春秋疑似篇。高注云。爲其可以南。可以北。言乖別也。賈子新書審微篇云。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　案荀子王霸篇又云。楊朱哭衢涂。蓋傳聞之異。

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淮南子說山訓。史記鄒陽傳云。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又說山訓高注云。墨子尙儉不好樂。縣名朝歌。墨子不入。

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呂氏春秋貴因篇。高注云。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爲之因荊王之所欲也。藝文類聚四十四引尸子云。墨子吹笙。墨子非樂。而於樂有是也。

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呂氏春秋博志篇。

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爲傷義。故不聽也。文選七命李注引尸子。

右墨子瑣事。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爲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爲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尙儉約。頗毀孔子。

輗ハ轅端ノ横木ナリ。

服役ハ門弟子ヲ云フ、化之所致也ハ、其教化ノ力ナリト云フコト。

本書佚文略同。見附錄。右墨子遺事。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輗。拙爲鳶。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淮南子齊俗訓云。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論衡儒增篇云。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案本書魯問篇。說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鵲。與此略同。疑傳聞之異。

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

張注云。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

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列子湯問篇。案東門賈蓋班輸弟子。故云以告二子。或謂亦墨子弟子非是。

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

淮南子泰族訓。案主術訓又云。孔丘墨翟脩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爲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與此小異。

請過進曰百種ノ上下ニ脫文アリテ不明、今假ニ進曰百種ヲ進粟百鍾トナス。以待官舍云云十三字不明。

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舊校云。一作裹。）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高注云。賓客也。萌民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舊校云。一作愛。）其國。是（舊校云。一作退。）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畢云。兩翟字。當是糴字之誤。）雖於中國亦可。（呂氏春秋高義篇。本書魯問篇文略同。）

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是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請過（此上下有挩文。）進曰百種。（疑當作進粟百鍾。）以待官舍人不足須天下之賢君。墨（下挩子字。）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余注云。時惠王在位已五十年矣。）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爲禮。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書社五里。（疑當作五百里。）封之。不受而去。（渚宮舊事二。案首數語與貴義篇及文選注所引

固不殺人。墨子再拜曰。吾聞子之梯以攻宋。楚有餘於地。不足於民。殺所不足。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不可謂仁。子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般子服。翟曰。何不已乎。曰既言之王矣。曰何不見吾於王。遂見之。墨解帶爲城。以褋爲械。般設九攻。而墨九卻之。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問其故。墨曰。般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則宋莫能守。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持臣守器。在宋城上。以待楚矣。王曰。請無攻宋。渚宮舊事二。

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

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往。 舊本挩。王念孫據北堂書鈔補。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裳裹足。 裂下。舊本衍衣字。王據書鈔刪。 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 亡宋本作忘。 頓兵剉鋭。 剉舊本作挫。今從宋本正。 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爲雲梯之械。 爲字。舊本挩。據宋本補。 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 淮南子脩務訓。

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將攻宋。墨翟行。自齊行十日夜至郢。獻千金於般曰。北方有侮臣者。願子殺之。般不悅曰。吾義

戰國策宋策。

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舊本挩公輸般三字。畢沅據御覽三百二十校補。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荊輟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荊。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

呂氏春秋愛類篇。案呂氏春秋愼大覽高注云。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爲宋守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諸書並止言輸攻墨守。惟此注更有輸守墨攻事。不知何據。謹附識於此。

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人。宋本作王。吳師道云。一本作生。唐武后人字。黃丕烈云。公輸篇文略同。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鮑彪本短作裋。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兎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枏豫樟。鮑本作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臣宋本作悪。黃云。卽悪字。案悪武后臣字。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胡不已也。公輸般曰。不可。吾既以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此爲竊疾耳。汪繼培云。一作必竊疾矣。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盈溢。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枏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請無攻宋。藝文類聚八十八引尸子。又太平御覽三百三十六引尸子云。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請獻十金。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本書公輸篇文略同。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

不爲與トハ、與國トナラザルヲ云フ。

人之故相知云云ハ脫誤アリテ、文義明ナラズ。孫星衍ノ晏子音義ニ、曰ク、嫌ニ其知ニ情實ト、高國ハ齊國ノ二卿ナリ。

爲己。元本挩在字。據孫星衍校增。 爲人者重。自爲者輕。景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爲人而諸侯爲役。則道在爲人。而行在反己矣。 黃以周云。行蓋得之剝文。 故晏子知道矣。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

景公與晏子。立于典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有挩誤。 晏子歸。負載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于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豢牧之處不足。元本。牧譌收。據盧文弨校正。 絲蠶於燕。牧馬于魯。共貢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晏公知窮矣。 晏子春秋內篇襍上。右墨子遺說。

公輸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赴於楚。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般曰。聞子爲階。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

敓曰ノ敓ハ、字義不明、和刻本、對ニ作ル。

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衆彊。故天下皆欲其彊。德行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於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羣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甲兵。威人以衆彊。故天下不欲其彊。災害加於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讐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與。（元槧本譌興。據盧文弨校正。）公曰。然則何若。敓曰。請卑辭重幣。以說於諸侯。輕罪省功。以謝於百姓。其可乎。公曰。諾。於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爲人。而失在

集語ハ宋ノ薛據ノ孔子集語ヲ云フ、孫星衍更ニ之ヲ補ツテ、十七卷トナス。

無異聞。然孔氏遺書。自六藝外。緯候之誣・家語孔叢之僞・集語之襍・眞贋糅莒。不易別擇。而墨氏之言行。以誦述者少。轉無叚託傅益之弊。則其僅存者。雖不多。或尚碻然可信與。今采本書之外。秦漢舊籍所紀。墨子言論行事。無論與本書異同。咸爲甄緝。或一事而數書並見。亦悉附載之。以資讐勘。而七十一篇佚文。則畢氏所述略備。固不勞綴錄也。

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

北堂書鈔八十三。太平御覽六百七引新序。　案齊王當卽齊太王。此與意林引本書佚文略同。而文較詳。故錄之。　說苑反質篇。又有禽滑釐問墨子語。畢氏已采入佚文。今不錄。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

心慊トハ滿足スルコト。

墨子後語下

墨子緒聞第四　墨學通論第五　墨家諸子鉤沈第六

墨子緒聞第四

墨氏之學微矣。七國時。學者以孔墨並稱。孔子言滿天下。而墨子則遺文佚事。自七十一篇外。所見殊尟。非徒以其爲儒者所擯絀也。其爲道。瘠薄而寡澤。言之垂於世者。質而不華。務申其意。而不馳騁其辭。故莊周謂。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而楚王之問田鳩。亦病其言多而不辯。田鳩荅以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韓非子外儲說上左。蓋孟荀之議未興。世之好文者。固已弗心慊矣。秦漢諸子。若呂不韋・淮南王書。所采摭至博。至其援擧墨子之言。亦多本書所已見。絕

墨子閒詁後語上終

書公孟篇有告子。亦恐非一人。淮南子人閒訓云。代君爲墨而殘。許注云。代君趙之別國。不詳其名。及時代。則疑是趙武靈王子代君章。見趙世家。此並無可質證。謹附識於此。以備攷。

少主ハ幼少無知ノ君主ヲ云フ、謝子ハ心術不正、其雄辯ヲ鼓シテ、少主ヲ自由ニ籠絡ス、故ニ油斷スベカラザルヲ云フ、少主ハ暗ニ惠王ヲ斥セシナリ。

呻吟トハ讀書吟詠ヲ云フ。

自營トハ私利ヲ計ルコト。

唐姑果。淮南子脩務訓作唐姑梁。高注云。唐姓。名姑梁。說苑襍言篇作唐姑。秦之墨者。淮南子高注云。秦大夫。疑誤。東方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淮南子說苑並云。惠王說之。惠王問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淮南子作山東辯士。其爲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淮南子作固權說以取少主。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淮南子云。後日復見。逆而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呂氏春秋去宥篇。

某翟。鄭人。兄緩呻吟裘氏之地。釋文云。裘氏地名。祇三年而緩爲儒。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莊子列禦寇篇。郭注云。翟緩弟名。案未詳其姓氏。

案唐姑果。媢賢自營。違墨氏尙賢尙同之指。鄭人翟爭論儒墨。而殺其兄。則亦非悌弟也。故附於墨學襍家之末。又孟子告子篇趙注謂。告子兼治儒墨之學。其人無可攷。本

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擧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孟子滕文公上篇。

謝子。呂氏春秋去宥篇。淮南子脩務訓高注云。謝姓也。子通稱。關東人也。學墨子之道。呂覽高注。說苑複言篇。作祁射子。梁玉繩呂子校補云。祁乃地名。祁屬太原。正是關東。恐未塙。

䵍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子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呂不韋曰。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呂氏春秋去私篇高注云。鉅姓子通稱。腹䵍字也。畢沅云。鉅子猶鉅儒鉅公之稱。腹乃其姓耳。案畢說是也。

孟勝弟子

徐弱。孟勝弟子。與孟勝同死楚陽城君之難。見前。

墨氏襍家　凡治墨術。而無從攷其學業優劣。及傳授端緒者。

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孟子滕文公上篇趙注。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

盋ハ鉢ト同ジ。

人孟勝之弟子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八十三人。二人舊本無此二字。畢校補。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荊。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不。舊本譌當。畢校正。遂反死之。呂氏春秋上德篇。

案吳起之死。在周安王二十一年。時墨子當尚在。詳親士篇。則孟勝・田襄子。或親受業於墨子。亦未可知。其爲鉅子。豈即墨子所命。爲南方墨者之大師者邪。孟勝之死也。必屬鉅子於田襄子。明以傳學爲重。亦若儒家之有師承宗派。佛氏之有傳授衣盋矣。

田襄子。宋之賢者。孟勝死荊陽城君之難。使弟子二人屬鉅子於田襄子。呂氏春秋上德篇。案田襄子言行無攷。說苑尊賢篇。有衞君問田讓語。疑即田襄子。附識以備攷。

腹䵍。爲墨者鉅子。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

還歿頭云云ハ孟勝ヨリモ前ニ戰死シタルコト。

之矣。
孟勝爲墨者鉅子。善荊之陽城君。高注云。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非是。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荊王薨。案卽悼王。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荊罪之陽城君走。荊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高注云。二

呂氏春秋ノ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不察ノ不察ハ原文ノ下句ニ屬スベキ者ナレバ除クベシ。

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並不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意林引纏子。）纏子與董無心。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論衡福虛篇。）著書一卷。（意林。）

墨家鉅子

莊子天下篇說墨云。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郭象注云。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成其行。釋文。巨。向秀崔譔本作鉅。向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呂氏春秋上德篇云。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不察。又有墨者鉅子孟勝・田襄子・腹䵍三人。高誘以鉅子爲人姓名非也。以莊呂二子所言推之。墨家鉅子。蓋若後世儒家大師。開門授徒。遠有端緒。非學行純卓者。固不足以當

攷之。其崇儉非鬭。雖與墨氏相近。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墨翟宋鈃並偁。而師承實迥異。乃強以充三墨之數。而韓非所云相夫氏之墨者。反置不取。不知果何據也。宋鈃書。漢書藝文志在小說家。云黃老意。尹文書在名家。今具存。其大道上篇云。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又云。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則二人皆不治墨氏之術。有明證矣。近俞正燮癸巳類稿墨學論。亦以宋鈃爲墨徒。誤與羣輔錄同。羣輔錄。本依託。不出淵明。而此條尤疏謬。今不據補錄。

我子。六國時人。元和姓纂引風俗通。爲墨子之學。著書二篇。漢書藝文志顏注引劉向別錄。

纏子。廣韻二仙云。纏又姓。漢書藝文志。有纏子著書。案漢志無纏子。此誤。修墨子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

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莊子天下篇。

案墨經。卽墨辯。今書經說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蓋卽相里子。鄧陵子之倫。所傳誦而論說者也。

又案陶潛集集聖賢羣輔錄。末附載三墨云。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莊子天下篇。作不苟於人。不忮於眾。此宋鈃尹文之墨。鉶當從莊子作鈃。卽孟子之宋牼也。裘褐爲衣。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誦墨經。而背譎不同。相爲別墨。以堅白。此亦本莊子。而文義未全。豈僞託者。失其句讀。抑傳寫有挩誤邪。此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墨。此別據莊子天下篇。爲三墨。與韓非書殊異。北齊陽休之所編陶集。卽有此條。宋本陶集宋庠後記云。八儒三篇二條。此似後人妄加。非陶公本意。攷莊子。本以宋鈃尹文。別爲一家。不云亦爲墨氏之學。以所學二人學術。大略

爲三墨之一。韓非子顯學篇。著書七篇。姓纂引韓子云。相里子古賢也。著書七篇。案韓子無此文。漢書藝文志。墨家亦無相里子書。姑存以備攷。

相夫氏。韓非子顯學篇。元和姓纂二十陌。有伯夫氏。引韓子云。伯夫氏墨家流也。則唐本相或作伯。或當作柏。與相形近。亦三墨之一。

鄧陵子。南方之墨者。誦墨經。莊子天下篇。案姓纂云。楚公子食邑鄧陵。因氏焉。據此則鄧陵子蓋楚人。亦三墨之一。韓非子顯學篇。有著書。姓纂云。鄧陵子著書見韓子。案韓子亦無此文。

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墨離爲三。

苦獲。南方墨者。莊子天下篇。

己齒。南方墨者。莊子天下篇。釋文引李頤云。苦獲己齒二人姓字也。案姓字當作姓名。疑並楚人。

相里氏弟子

五侯子。莊子天下篇。陶潛集聖賢羣輔錄。案五侯蓋姓五。五與伍同。古書伍子胥。姓多作五。非五人也。相里勤弟子。與

合字ハ衍、文衣ハ文繡ノ衣ヲ云フ。

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晉疑魯之譌。從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其韓子作有。今以意改。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此字韓子無。據顧校增。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著書三篇。漢書藝文志、墨家。田俅子三篇本注云。先韓子。蓋班固亦謂卽田鳩也。

相里子。韓非子顯學篇。元和姓纂。名勤。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司馬彪云。墨師也。姓相里。名勤。姓纂云。晉大夫里克爲惠公所滅、克妻司成氏攜少子李連。逃居相城。因爲相里氏。李連玄孫相里勤見莊子。案此疑唐時譜諜家之妄說、恐不足據。南方之墨師也。成玄英莊子疏。

不襲下トハ、卑賤ヨリ順順ニ、上ラザルコトヲ云フ。

屯伯、州部ハ、皆小吏ノ名稱ナリ。

無他故異物トハ、外ノ理由アルニ非ズト云フコト。

田俅子。漢書藝文志。俅一作鳩。鳩俅音近。馬驌梁玉繩並以爲一人是也。齊人學墨子之術。呂氏春秋首時篇淮南子道應訓高注。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呂氏春秋首時篇。淮南子道應訓云。出舍喟然而嘆。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城胥渠。今韓子譌令。今據盧文弨顧廣圻校正。明將也。而措於屯伯。屯韓子譌毛。今據顧校正。下同。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屯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屯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韓非子問田篇。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

墨子再傳。禽子弟子

許犯學於禽滑釐。呂氏春秋當染篇。

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釐。爲天下名士顯人。呂氏春秋尊師篇。

墨子再傳。胡非子弟子

屈將子 案。屈爲楚公族著姓。屈將子疑亦楚人。 好勇聞。墨者非鬭。帶劒危冠往見胡非子。刧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鬭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子爲言五勇。屈將說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爲弟子焉。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二。四百三十七。引胡非子五勇之論甚詳。見後胡非子佚文。此不備錄。

墨子三傳。許子弟子

田繫學於許犯。顯榮於天下。呂氏春秋當染篇。

墨氏名家 傳授不可攷者。附鉅子。

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駑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墨子曰。焉在不知來。本書魯問篇。

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況於楚國乎。遂死而不爲。王子閭豈不仁哉。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同上。

弦唐子。本書貴義篇見前。

案以上三人。並見本書。是否墨子弟子。無可質證。謹附綴於此。以備攷。

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百怪之鬼。豈可哉。本書魯問篇。

勝綽。墨子弟子。墨子使勝綽事齊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本書魯問篇。

案曹公子。及勝綽二人。皆游墨子之門。而以違道見責。蓋未能傳其術者。今以附於諸弟子之末。

彭輕生子問墨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墨子曰。藉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

跌鼻。墨子弟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爲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墨子曰。雖使我有病。鬼神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本書公孟篇。

曹公子。墨子弟子。墨子仕曹公子於宋。三年而反。睹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弗得祭祀鬼神。今而以夫子之故。家厚於始也。有家享。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而以讓賢也。多財而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黍拑肺之爲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

魏越。墨子弟子。墨子使之游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執先語。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本書魯問篇。

隨巢子。墨子弟子。漢書藝文志。梁玉繩云。隨巢當是氏。或謂氏隋名巢。無據。詒讓案。隋經籍志。隨巢子注云。巢似墨翟弟子。則以巢爲名。墨子之術尙儉。隨巢子傳其術。史記自序正義引韋昭說。著書六篇。漢書藝文志。

胡非子。廣韻十一模云。胡非複姓。齊胡公之後。有公子非。因以胡非爲氏。梁玉繩云。則胡非子齊人也。詒讓案。隋經籍志。胡非子注云。非似墨翟弟子。則亦以非爲名。墨子弟子。著書三篇。漢書藝文志。

管黔滶。墨子弟子。本書耕柱篇。見前。

高孫子。墨子弟子。本書魯問篇。見後。

治徒娛。墨子弟子。本書耕柱篇。見前。

賓萌ハ人民ヲ云フ。

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糶也。義糶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呂氏春秋高義篇。本書魯問篇略同。

耕柱子。墨子弟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愈於人乎。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子將誰毆。耕柱子曰。將毆驥也。墨子曰。何故毆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墨子曰。我亦以子爲足以責。墨子游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墨子曰。未可知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墨子曰。果未可知也。本書耕柱篇。

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本書貴義篇。

墨子遊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尚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而教寡人。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本書魯問篇。作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爲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以封子。據本書魯問篇補。呂氏春秋作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尚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

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衞君無道。而貪其爵祿。則是我爲苟啗人食也。墨子說而召禽子曰。姑聽之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本書耕柱篇。

高何。齊人學於墨子。呂氏春秋尊師篇。

縣子碩。呂覽碩作石。字通。與高何。皆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墨子。爲天下名士顯人。呂氏春秋尊師篇。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墨子曰。爲義孰爲大務。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欣讀爲睎。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本書耕柱篇。

公尚過。呂氏春秋高義篇尙作上。墨子弟子。呂覽高義篇。墨子南遊使於衞。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

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

列子楊朱篇。列子又云。衞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此與墨學無與。附著於此。

高石子。墨子弟子。墨子使管黔滶游高石子於衞。衞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墨子曰。衞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衞君無乃以石爲狂乎。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關管之借字辭三公。東處於商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就譽。去之苟道。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

夫子ハ楊朱ヲ云フ、一節ハ一肢ト云フガ如シ。

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黿鼉龜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故翟以地爲仁。埶文類聚地部引本書。禽子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黽。日夜而鳴。舌乾擗。然而人不聽之。今鶴鷄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太平御覽言語部引本書。

楊朱後於墨子。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荀子王霸篇楊注。殷敬順列子釋文。墨子兼愛上同。右鬼非命。而揚朱非之。淮南子氾論訓。禽子與之辯論。荀子注列子釋文。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

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鍾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子曰善。（說苑反質篇。）

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爲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則

小國。爲之柰何。墨子曰。何攻之守。禽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蛾傅・轒轀・軒車。敢問守此十二者柰何。本書備城門篇。墨子遂語以守城之具。六十六事。李筌太白陰經守城具篇。六十六事。一作五十六事。今本書備城門以下十餘篇皆其語也。楚惠王時。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自魯至郢。止之。使禽子諸弟子三百人。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楚卒不攻宋。本書公輸篇。禽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黼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身先於天下。故化隆

次者十三人。褋家四人。大都不踰三十餘人。傳記所載。盡於此矣。彼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澌滅。與艸木同盡者。殆不知凡幾。嗚呼悕已。

墨子弟子

禽子。名滑釐。（本書公輸篇。案司馬貞史記索隱。成玄英莊子疏。並以滑釐爲字非是。滑釐。呂氏春秋當染篇作滑黷。尊師篇作滑黎。列子楊朱篇作骨釐。漢書古今人表。及列子釋文並作屈釐。漢書儒林傳作滑氂。疑正字當作屈氂。詳公輸篇。）與田子方・段干木・吳起受業於子夏。（史記儒林傳。）後學於墨子。（呂氏春秋當染篇。）盡傳其學。與墨子齊稱。（莊子天下篇。以墨翟禽滑釐並傳。）禽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墨子甚哀之。乃具酒脯。寄於太山。搣茅坐之。以醮禽子。禽子再拜而嘆。墨子曰。亦何欲乎。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本書備梯篇。）又曰。由聖人之道。鳳鳥之不出。諸侯畔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

獷秦ハ暴秦ト云フガ如シ、隱儒ハ儒教ヲ掩蔽シテ、之ヲ用ヒザルヲ云フ。
勼集ハ鳩集ナリ。

墨學傳授攷第三

呂不韋曰。孔墨徒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尊師篇。又曰。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當染篇。蓋墨學之昌。幾埒洙泗。斯亦盛矣。公輸篇。墨子之說楚王。曰。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淮南王書亦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服役卽徒屬。韓非子五蠹篇云。仲尼爲服役者七十人。卽指七十子而言。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新語思務篇云。墨子之門多勇士。而荊吳起之亂。墨者鉅子孟勝以死爲陽城君守。弟子死者百八十五人。則不韋所述。信不誣也。獷秦隱儒。墨學亦微。至西漢儒復興。而墨竟絕。墨子既蒙世大詬。而徒屬名籍。亦莫能紀述。惟本書及先秦諸子。略紀其一二。今勼集之。凡得墨子弟子十五人。附存三人。再傳弟子三人。三傳弟子一人。治墨勼。而不詳其傳授系

十九	廿七	十 魏四。韓四。趙四。	廿二 田齊二。	十三	十三	十九	廿九	
廿	廿八	十一 魏五。韓五。趙五。	廿三 田齊三。	十四	十四	廿	卅	
廿一	廿九	十二 魏六。韓六。趙六。	廿四 田齊四。	十五	十五	廿一 悼王薨。羣臣殺吳起。	卅一	親士篇。吳起之裂。其事也。
廿二	卅	十三 魏七。韓七。趙七。	廿五 田齊五。	十六	十六	肅王元	卅二	
廿三	卅一	十四 魏八。韓八。趙八。	廿六 公薨。齊亡。田齊六。	十七	十七	二	卅三	非樂上篇。齊康公興樂萬。
廿四	卅二	十五 魏九。韓九、趙九。	田齊威王元	十八	十八	三	卅四	以後時事。本書無所見。疑墨子之卒。即在安王末年。
廿五	卅三	靜公元 魏十。韓哀侯元。趙十。	二	十九	十九	四	卅五	
廿六	共公元	二 魏十一。韓二。趙十一。	三	廿	廿	五	卅六	

十二	廿	三魏卅五。韓十。趙十。	十五	六	六	十二	廿二	
十三	廿一	四魏卅六。韓十一。趙十一。	十六	七	七	十三	廿三	
十四	廿二	五魏卅七。韓十二。趙十二。	十七	八	八	十四	廿四	
十五	廿三	六魏卅八。韓十三。趙十三。	十八	九	九	十五	廿五	
十六	廿四	七魏武侯元。韓文侯元。趙敬侯元。	十九田齊太公和元年始命爲諸侯。	十	十	十六	廿六	魯問篇。墨子見齊太王。即太公和。新序亦載齊王與墨子問答。即田和也。
十七	廿五	八魏二。韓二。趙二。	廿田齊二伐魯破之。	十一	十一	十七	廿七	齊伐魯。或即魯問篇三侵魯地事。
十八	廿六	九魏三。韓三。趙三。	廿一田齊桓公元。	十二	十二	十八	廿八	

五	十三	廿三 魏廿八。韓三。趙三。	八	七	廿六	五	十五	
六	十四	廿四 魏廿九。韓四。趙四。	九	八	廿七 鄭人弑繻公。	六	十六	晉問篇。魯陽文君曰。鄭人三世殺君。或謂指哀幽繻三君。然與文君年不合。
七	十五	廿五 魏卅。韓五。趙五。	十	休公元	康公元	七	十七	
八	十六	廿六 魏卅一。韓六。趙六。	十一 田和伐魯取最。	二	二	八	十八	黃式三謂。魯陽文君將攻鄭。在此年。未塙。齊伐魯。或即魯問篇三侵魯地事。
九	十七	廿七 魏卅二。韓七。趙七。	十二	三	三	九	十九	
十	十八	孝公元 魏卅三。韓八。趙八。	十三	四	四	十	廿	
十一	十九	二 魏卅四。韓九。趙九。	十四	五	五	十一	廿一	

	廿三	廿四	安王元	二	三	四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七 魏文侯廿二年。韓景侯六年。趙烈侯六年。始命爲諸侯。	十八 魏廿三。韓七。趙七。	十九 魏廿四。韓八。趙八。	廿 魏廿五。韓九。趙九。	廿一 魏廿六。韓烈侯元。趙武侯元。	廿二 魏廿七。韓二。趙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疑爲皇喜所弑。	悼公元	二	三	四	五	六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五 圍宋十月。	六	悼王元	二	三	四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實被弑。因墨子即其季年事。	公輸篇。公輸般爲楚造雲梯。將攻宋。墨子至郢。說止之。當在惠王時。蘇時學謂即此年聲王圍宋時事。非是。					

十三	十八	七	四十三	五十六	十	十九	卅六	
十四	十九	八	四十四 田莊子伐魯攻葛及安陵。	五十七	十一	廿	卅七	魯問篇。齊項子牛三侵魯地。此攻葛及安陵。或即三侵之一。
十五	廿	九	四十五 伐魯取都。田和。	五十八	十二	廿一	王翳元	齊伐魯取都。或亦三侵之一。
十六	廿一	十	四十六	五十九	十三	廿二	二	
十七	穆公元	十一	四十七	六十	十四	廿三	三	魯問篇。魯君謂墨子曰。恐齊攻我。疑即穆公。
十八	二	十二 韓景侯。趙烈侯。	四十八 田和伐魯取郕。	六十一	十五	廿四	四	齊伐魯取郕。或亦三侵之一。
十九	三	十三	四十九	六十二	十六	聲王元	五	
廿	四	十四 魏滅中山。	五十	六十三	十七	二	六	所染篇。中山尙染於魏義偃長。案中山尙疑即中山桓公爲魏文侯所滅。
廿一	五	十五	五十一	六十四	十八	三	七	
廿二	六	十六	康公元	六十五 昭公薨。案	十九	四	八	呂氏春秋召類篇注。子罕殺昭公。史記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疑昭公

二	七	十五 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	卅二	四十五	卅一	八	廿五	
三	八	十六 趙獻侯。	卅三	四十六	幽公元 韓武子伐鄭殺幽公。	九	廿六	魯問篇。魯陽文君將攻鄭曰。鄭人三世殺其父。疑當作三世殺其君。即指哀公幽公被殺也。詳本篇。
四	九	十七	卅四	四十七	繻公元	十	廿七	
五	十	十八	卅五	四十八	二	十一	廿八	
六	十一	十九	卅六	四十九	三	十二	廿九	
七	十二	烈公元	卅七	五十	四	十三	卅	
八	十三	二	卅八	五十一	五	十四	卅一	
九	十四	三	卅九	五十二	六	十五	卅二	
十	十五	四	四十	五十三	七	十六	卅三	
十一	十六	五	四十一	五十四	八	十七	卅四	
十二	十七	六	四十二	五十五	九	十八	卅五	

四	卅一	二	十九	卅二	十八	五十二	十二	
五	卅二	三	廿	卅三	十九	五十三	十三	
六	卅三	四	廿一	卅四	廿	五十四	十四	
七	卅四	五	廿二	卅五	廿一	五十五	十五	
八	卅五	六	廿三	卅六	廿二	五十六	十六	
九	卅六	七	廿四	卅七	廿三	五十七	十七	
十	卅七	八	廿五	卅八	廿四	簡王元 滅莒。	十八	非攻中篇。莒亡於齊越之閒。
十一	元公元	九	廿六	卅九	廿五	二	十九	
十二	二	十	廿七	四十	廿六	三	廿	
十三	三	十一	廿八	四十一	廿七	四	廿一	
十四	四	十二	廿九	四十二	廿八	五	廿二	
十五	五	十三	卅	四十三	廿九	六	廿三	
威烈王元	六	十四	卅一	四十四	卅	七	廿四	

廿二	廿一	十一	九	廿二	八	四十二滅蔡。	二	非攻中篇。蔡亡於吳越之間。
廿三	廿二	十二	十	廿三	九	四十三	三	
廿四	廿三	十三	十一	廿四	十	四十四	四	
廿五	廿四	十四	十二	廿五	十一	四十五	五	
廿六	廿五	十五	十三	廿六	十二	四十六	六	
廿七	廿六	十六	十四	廿七	十三	四十七	七	
廿八	廿七	十七	十五	廿八	十四	四十八	八	
考王元	廿八	十八	十六	廿九	十五	四十九	九	魯問篇。公輸般至楚爲舟戰器。亟敗越人。墨子與論鉤拒。公輸篇。般爲雲梯。將攻宋。墨子至郢。見楚王。乃不攻宋。渚宮舊事並在惠王五十年以前。附記於此。
二	廿九	十九	十七	卅	十六	五十	十	貴義篇。墨子游楚。見惠王。王以老辭。渚宮舊事。惠王以書社封墨子。不受而歸。
三	卅	幽公元	十八	卅一	十七	五十一	十一	

十三	十二	二	廿五	十三	七	卅三	三	
十四	十三	三	宣公元	十四	八鄭人弑哀公。	卅四	四	魯問篇。鄭人三世殺其君。哀公卽其一也。
十五	十四	四魏韓趙與智伯分范中行地。	二田襄子。	十五	共公元	卅五	五	非攻中篇。智伯攻中行氏范氏。并三家以爲一家。
十六	十五	五智伯與魏韓圍趙襄子於晉陽。魏韓趙反殺智伯。	三	十六	二	卅六	六	非攻中篇。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趙氏擊智伯大敗之。亦見魯問篇。
十七	十六	六	四	十七	三	卅七	七	
十八	十七	七	五	十八	四	卅八	八	
十九	十八	八	六	十九	五	卅九	九	
廿	十九	九	七	廿	六	四十	十	
廿一	廿	十	八	廿一	七	四十一	王翁　元	魯問篇。公尙過說越王。越王使公尙過迎墨子於魯。疑爲王翁中晚年事。

周	魯	晉魏韓趙	齊田齊	宋	鄭	楚	越	墨子時事
定王元	哀公廿七	出公七 魏桓子。韓康子。趙襄子。	平公十三 田成子。	昭公元	聲公卅三	惠王廿一	王句踐廿八	親士篇。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亦見所染兼愛非攻公孟諸篇。
二	悼公元	八	十四	二	卅四	廿二	廿九	
三	二	九	十五	三	卅五	廿三	卅	
四	三	十	十六	四	卅六	廿四	卅一	
五	四	十一	十七	五	卅七	廿五	王鹿郢元	
六	五	十二	十八	六	卅八	廿六	二	
七	六	十三	十九	七	哀公元	廿七	三	
八	七	十四	廿	八	二	廿八	四	
九	八	十五	廿一	九	三	廿九	五	
十	九	十六	廿二	十	四	卅	六	
十一	十	十七	廿三	十一	五	卅一	王不壽元	
十二	十一	哀公元	廿四	十二	六	卅二	二	

言子罕逐君。高誘則云子罕殺昭公。呂氏春秋召類篇注。又韓子說皇喜殺宋君。內儲說上。子罕與喜。當即一人。竊疑昭公實被放殺。而史失載。墨子之囚。殆即昭之末年事與。先秦遺聞。百不存一。儒家惟孔子生卒年月。明著於春秋經傳。然尚不無差異。七十子之年。孔壁古文弟子籍所傳者。亦不能備。外此則孟荀諸賢。皆不能質言其年壽。元人所傳孟子生卒年月。肊撰不足據。豈徒墨子然哉。今取定王元年迄安王二十六年。凡九十有三年。表其年數。而以五十三篇書。關涉諸國。及古書說墨子佚事。附著之。史記六國年表。魯哀悼。宋景昭。年與左傳不合。今從左傳。本書貴義篇。墨子嘗使衞。年代無攷。他無與衞事相涉者。又墨子當春秋後。非攻下篇。節葬下篇。並以齊晉楚越爲四大國。時燕秦尚未大與。墨子亦未至彼國。今並不列於表。雖不能詳塙。猶瘉於馮虛肊測。舛繆不驗者爾。

仕宋得當景公世。又失之太前。宋景公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見左傳。史記六國年表書景公卒於貞王十八年。卽魯悼公十七年。遂滅昭公之年。以益景公。與左氏不合。不可從也。據本書及新序。墨子嘗見田齊太公和。有問荅語。田和元年上距宋景公卒年。凡八十三年。卽令墨子之仕適當景公卒年。年才弱冠。亦必逾百歲前後。方能相及。其可信乎。殆皆不攷之過。竊以今五十三篇之書。推校之。墨子前及與公輸般魯陽文子相問荅。見貴義魯問公輸諸篇。而後及見齊太公和。見魯問篇。田和爲諸侯。在安王十六年。與齊康公興樂。見非樂上篇。康公卒於安王二十三年。楚吳起之死。見親士篇。在安王二十一年。上距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幾及百年。則墨子之後孔子。蓋信。審覈前後。約略計之。墨子當與子思並時而生。年尚在其後。子思生於魯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也。下及事魯穆公。年已八十餘。不能至安王也。史記孔子世家謂子思年止六十二。則不得及穆公。近代譜諜書。或謂子思年百餘歲者。並不足據。當生於周定王之初年。而卒於安王之季。蓋八九十歲。亦壽考矣。其仕宋。蓋當昭公之世。鄒陽書云。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史記本傳。其事他書不經見。秦漢諸子。多

墨子或卽卒於安王末年。（安王二十六年崩。距齊康公之卒僅三年。）葛洪神仙傳。載墨子年八十有二。入周狄山學道。其說虛誕不足論。然墨子年壽。必踰八十。則近之耳。（互詳年表。）所著書。漢劉向校錄之。爲七十一篇。（漢書蓺文志。）案墨子書。今存五十三篇。蓋多門弟子所述。不必其自著也。神仙傳作十篇。荀子楊注作三十五篇。並非。

墨子年表第二

史遷云。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史記孟荀傳。）劉向云。在七十子之後。（史記索隱引別錄。）班固云。在孔子後。（漢書蓺文志。蓋本劉歆七略。）張衡云。當子思時。（後漢書本傳注。引衡集論圖緯虛妄疏云。公輸班與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仲尼後。）衆說舛牾。無可質定。近代治墨子書者。畢沅以爲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旣失之太後。汪中沿宋鮑彪之說。（鮑說見戰國策宋策注。）謂

過ハ禍ノ誤。

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墨子曰。幷國覆軍。賊殺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太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本書魯問篇。北堂書鈔八十三引新序。有齊王問墨子語。蓋亦太公田和也。此皆追稱爲王。當在命爲諸侯以後事。齊將伐魯。墨子謂齊將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同上。卒蓋在周安王末年。當八九十歲。

案墨子卒年無攷。以本書校之。親士篇說吳起車裂事。在安王二十一年。非樂篇說齊康公興樂。康公卒於安王二十三年。自是以後。更無所見。親士篇有孟賁。所染篇有宋康王。皆後人增益。非墨子所逮聞也。則

政。或昭公實爲子罕所逐。而失國。因誤傳爲被殺。李斯韓嬰淮南王書竝云劫君。劫亦卽謂逐也。亦未可知。宋世家於春秋後事。頗多疏略。如宋辟公被弑。見索隱引紀年。而史亦不載。是其例矣。

而囚墨子。

史記鄒陽傳云。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云。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云。子冉子罕也。文選鄒陽獄中上書自明。亦作子冉。注引文穎說同。又云冉音任。善云未詳。冉不得有任音。疑史記信字。漢書文選竝作任。此或校異文。云信作任。誤作冉音任也。新序三。亦作子冉。蓋皆子罕之誤。

老而至齊。見太王田和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太王曰利。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太王曰利。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太王曰。刀受

篇云。司城子罕殺宋君。而奪政。說疑篇云。司城子罕取宋。又二柄篇云。子罕劫宋君。韓詩外傳七。史記李斯傳上二世書。淮南子道應訓說並同。說苑君道篇亦云。司城子罕相宋。逐其君。而專其政。司城子罕當卽皇喜。本梁履繩左通說。春秋時名喜者。多以罕爲字。見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王應麟謂卽左傳之樂喜。則非也。樂喜宋賢臣。無劫君之事。且與墨子時不相直。史記索隱已辯之矣。呂氏春秋召類篇。說前子罕相宋平元景三公。亦不逮昭公。梁玉繩史記志疑謂。後子罕蓋子罕之後。以字爲氏。非是。其事。史記宋世家不載。史記鄒陽傳稱。子罕囚墨子。以墨子年代校之。前不逮景公。後不逮辟公。所相直者。惟昭公悼公休公三君。呂氏春秋召類篇高注云。春秋子罕殺昭公。致宋有兩昭公。一在魯文公時。與墨子相去遠甚。一在春秋後。魯悼公時。與墨子時代正相當。子罕所殺。宜爲後之昭公。惟高云春秋時。則誤并兩昭公爲一耳。宋世家雖不云昭公被弒。然秦漢古籍所紀。匪一。高說不爲無徵。賈子新書先醒篇。韓詩外傳六。並云昭公出亡而復國。而說苑云。子罕逐君專

哀公二十六年。下距齊太公田和元年。凡八十三年。墨子晚年及見田和之爲諸侯。則必不能仕於景公時審矣。見左傳。而史記宋世家及六國表。謂景公卒於魯悼公十七年殊謬。

嘗南遊使於衞。謂公良桓子曰。衞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閒。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閒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數百人處於前。數百人處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本貴義篇。案此不詳何年。據云使於衞。或仕宋時奉宋君之命而使衞也。

韓非子內儲說下篇云。戴驩爲宋大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又外儲說右下篇

昭公末年。司城皇喜專政劫君。

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本書魯問篇

案三世殺其父。當作二世殺其君。此指鄭人弑哀公。及韓武子殺幽公而言。蓋當在楚簡王九年以後。鄭繻公初年事也。或謂三世兼駟子陽弑繻公而言。蘇時學墨子刊誤。黃式三周季編略說。則當在楚悼王六年以後。與魯陽文君。年代不相及。不足據。魯陽文君即司馬子期之子公孫寬也。魯哀公十六年。已嗣父爲司馬。事見左傳。逮鄭繻公被弑之歲。積八十四年。即令其爲司馬時。年才及冠。亦已百餘歲。其不相及審矣。

宋昭公時嘗爲大夫。史記孟荀列傳。漢書藝文志。並不云何時。今攷定當在昭公時。

案墨子仕宋。鮑彪謂當景公昭公時。戰國策宋策注。非也。以墨子前後時事校之。其爲宋大夫。當正在昭公時。景公卒於魯

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知明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墨子曰。楚四竟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呼虛數千。不可勝入。見宋鄭之閒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

本書耕柱篇。

魯陽文君將攻鄭。墨子聞而止之。謂文君曰。今使魯四竟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文君曰。魯四竟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竟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其不至乎。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

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本書魯問篇。）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尙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呂氏春秋高義篇。）意越王將聽吾言。用吾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本書魯問篇。案疑王翁中晚年事。）後又游楚。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又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芻豢。雍人但割而和之。食之不可勝食也。見人之作餅。則

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本書貴義篇。）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爲禮。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書社五里。（疑當作五百里。）封之。不受而去。（渚宮舊事二。）

案楚惠王在位五十七年。墨子獻書。在五十年。年齒已高。故以老辭。余知古之說。蓋可信也。（舊事一亦云。惠王之末。墨翟重繭趍郢。班子折謀。）以墨子生於定王初年。計之年蓋甫及三十。所學已成。故流北方賢聖之譽矣。

嘗游弟子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爲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

未甚老。故尙能見墨子。以情事揆之。無不符合。蘇時學謂卽聲王五年。圍宋時事。墨子刊誤。非徒與王曰請無攻宋之言不合。而公輸子至聲王時。殆逾百歲。其必不可通明矣。詳公輸篇。

楚惠王五十年。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渚宮舊事二。穆賀見墨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一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

重繭ハ重趼ト同ジ。

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本書公輸篇。 公輸子謂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予子天下。本書魯問篇。

案墨子止楚攻宋。本書不云在何時。鮑彪戰國策注謂。當宋景公時。至爲疏謬。詳年表。 惟渚宮舊事載於惠王時。墨子獻書之前。最爲近之。蓋公輸子當生於魯昭定之間。至惠王四十年以後。五十年以前。約六十歲左右。而是時墨子未及三十。正當壯歲。故百舍重繭。而不以爲勞。惠王亦

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轝。而欲竊之。舍其綿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兎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枏豫章。宋無長木。此猶綿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般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褋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

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拒而距人。人亦拒而距子。交相鉤交相拒。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拒。賢子舟戰之鉤拒。（本書魯問篇。渚宮舊事在止攻宋前。今故次於此。）

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起於魯。（本書作齊。今據呂氏春秋淮南子改。）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公輸般曰。夫子何命焉爲。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般不說。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般服。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公輸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

讐怨ノ怨ハ忠ノ誤。

揣ハ拒ノ誤。

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讐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諸侯。敺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此顧無可爲者。本書魯問篇。案魯君頗疑其卽穆公。則當在楚惠王後。然無塙證。以墨子本魯人。故繫於前。魯君謂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譽爲是也。釣者之恭。非爲魚賜也。餌鼠以蟲。疑當作蟲。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同上。楚人常與越人。舟戰於江。楚惠王時。洛宮舊事二。公輸般自魯南游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鉤拒之備。楚人因此若勢。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墨子曰。我舟戰有鉤拒。不知子之義亦有鉤拒乎。墨子曰。我義之鉤拒。賢於子舟戰之鉤拒。我鉤拒。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

湛ハ淫ト通ズ、跂蹻ハ何レモ粗末ナル履、爲極トハ法則トナスコト。

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莊子天下篇。亦道堯舜。韓非子顯學篇又善守禦。史記孟荀傳。爲世顯學。韓非子顯學篇。徒屬弟子。充滿天下。呂氏春秋尊師篇。

案淮南王書謂。孔墨皆脩先聖之術。通六蓺之論。主術訓。今攷六蓺爲儒家之學。非墨氏所治也。墨子之學。蓋長於詩書春秋。故本書引詩三百篇。與孔子所刪同。引尙書。如甘誓・仲虺之誥・說命・大誓・洪範・呂刑。亦與百篇之書同。又曰吾嘗見百國春秋。隋書李德林傳。此與孔子所修春秋異。本書明鬼篇亦引周燕宋齊諸國春秋。而於禮則法夏絀周。樂則又非之。與儒家六蓺之學不合。淮南所言。非其事實也。淮南子要略又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尤非。

其居魯也。魯君謂之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

博不異トハ、博學ニシテ他ヲ容ルルコト。
侻ハ簡易ナリ。

槖ハ土ヲ盛ル器ヲ云フ。
九襍ハ九雜ト同ジ、甚雨ハ湛雨ノ誤ニシテ、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呂氏春秋當染篇高注云。其後史角之後也。案漢書藝文志。墨家。以尹佚二篇列首。是墨子之學出於史佚。史角疑卽尹佚之後也。墨子學於史角之後。亦足爲是魯人之證。

其學務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氾愛兼利而非鬭。好學而博不異。莊子天下篇。又曰兼愛尙賢。右鬼非命。淮南子氾論訓　以爲儒者禮煩擾而不侻。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其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槖耜。而九襍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故使學者以

耳食トハ眞味ヲ知ラザルコトヲ云フ、訴病ハ悪口ヲ言フコト。

笮。彼竊耳食之論。以爲訴病者。其亦可以少息乎。

墨子名翟。漢書藝文志。呂氏春秋當染愼大篇。淮南子脩務訓高注。姓墨氏。廣韻二十五德。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云。墨氏孤竹君之後。本墨台氏。後改爲墨氏。戰國時。宋人墨翟著書。號墨子。魯人。呂覽當染愼大篇注。或曰宋人。葛洪神仙傳文選長笛賦李注引抱朴子・荀子脩身篇楊注・元和姓纂。

案此蓋因墨子爲宋大夫。遂以爲宋人。以本書攷之。似當以魯人爲是。貴義篇云。墨子自魯即齊。又魯問篇云。越王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呂氏春秋愛類篇云。公輸般爲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脩務訓亦云。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至於郢。並墨子爲魯人之塙證。畢沅武億以魯爲魯陽。畢說見墨子注序。武說見授堂文鈔墨子跋。則是楚邑。攷古書。無言墨子爲楚人者。渚宮舊事載魯陽文君說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則非楚人明矣。畢武說殊謬。

蓋生於周定王時。

漢書藝文志云。墨子在孔子後。案詳年表。

二ハ七十一篇ノ間ニ殘缺アルヲ云フ。

諭ハ驗ノ正字。

犖犖ハ、行事ノ卓越スルコト。

脫屣ハ、敝履ヲ棄ツルガ如キヲ云フ。

翅倍蓰。然就今存墨子書五十三篇。鉤攷之。尚可得其較略。蓋生於魯。而仕宋。其平生足跡所及。則嘗北之齊。西使衞。又屢游楚。前至郢。後客魯陽。復欲適越。而未果。文子書偁。墨子無煖席。（自然篇。又見淮南子脩務訓。）班固亦云。墨突不黔。（文選荅賓戲。又趙岐孟子章指云墨突不及汙。）斯其諭矣。至其止魯陽文君之攻鄭。絀公輸般以存宋。而辭楚越書社之封。蓋其犖犖大者。勞身苦志。以振世之急。權略足以持危應變。而脫屣利祿。不以累其心。所學尤該綜道蓺。洞究象數之微。其於戰國諸子。有吳起商君之才。而濟以仁厚節操。似魯連。而質實亦過之。彼韓呂蘇張輩。復安足算哉。謹甄討羣書。次第其先後。略攷始末。以裨史遷之闕。俾學者知墨家持論。雖閒涉偏駁。而墨子立身應世。具有本末。自非孟荀大儒。不宜輕相排

攟采ハ、拾ヒ取ルコト。

緜邈ハ久遠ナルコト。

書闕有間ハ史記五帝本紀ノ論贊ノ語ナリ、此

墨子後語上

墨子傳略第一　墨子年表第二　墨學傳授攷第三

墨子傳略第一

墨氏之學。亾於秦季。故墨子遺事。在西漢時。已莫得其詳。太史公述其父談。論六家之恉。尊儒而宗道墨。蓋非其所意。故史記攟采極博。於先秦諸子。自儒家外。老莊韓呂蘇張孫吳之倫。皆論列言行爲傳。唯於墨子。則僅於孟荀傳末。附綴姓名。尚不能質定其時代。遑論行事。然則非徒世代緜邈。舊聞散佚。而墨子七十一篇。其時具存。史公實未嘗詳事校覈。亦其疏也。今去史公。又幾二千年。周秦故書雅記。百無一存。而七十一篇。亦復書闕有閒。徵討之難。不

之。不以爲疑。孟子不攻其流。而攻其本。不誅其說。而誅其心。斷然此二字。文編無。被之以無父之罪。而其說始無以自立。嗟夫藉使墨子之書盡亡。至于今。何以見孟子之辯。嚴而審。簡而有要如是哉。孟子曰。我知言。嗚呼此其驗矣。後之讀此書者。覽其義。則于孟子之道。猶引弦以知矩乎。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張惠言書。

案孫志祖讀書脞錄云。墨子經說四篇。丁小疋與許周生互相闡繹。大有端緒。是此四篇。又有丁許二家校本。今未見。幷志之。以竢訪錄。小疋名杰。周生名宗彥。並德淸人。

施・公孫龍・申・韓之屬皆出焉。然則當時諸子之說。楊墨爲統宗。孟子以爲楊墨息。而百家之學。將鎖歇而不足售也。獨有告子者。與墨爲難。而自謂勝爲仁。故孟子之書。亦辯斥之。嗚呼豈知其後復有烈于是者哉。墨子之言。誖于理。而逆于人心者。莫如非命・非樂・節葬。此三言者。偶識之士。可以立折。而孟子不及者。非墨之本也。墨之本在兼愛。而兼愛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兼愛之言曰。愛人者。人亦愛之。利人者。人亦利之。仁君使天下聰明耳目。相爲視聽。股肱畢強。相爲動宰。此其與聖人所以治天下者。復何以異。故凡墨氏之所以自託于堯禹者。兼愛也。尊天明鬼。尚同節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樂節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唯惑其兼愛之說。故雖文編有他說之三字。誖于理。不安于心。文編有者字。皆從而和文編作則。

句投ノ投ハ、讀ニ通ズ。

右墨子經上下。及說凡四篇。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引說就經。各附其章。卽此也。墨子書多奥言錯字。而此四篇爲甚。勝注既不傳。世莫得其讀。今正其句投。通其旨要。合爲二篇。略可指說。疑者闕之。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自孟子之後。至今千七百餘年。而楊氏遂亡。墨氏書雖存。讀者蓋鮮。大哉聖賢之功。若此盛矣。墨氏之言。脩身親士多善言。其義託之堯禹。自韓愈氏以爲與聖賢同指。孔墨必相爲用。向無孟子。則後之儒者。習其說而好之者豈少哉。老氏之言。其始也微。不得孟子之辨。而佛氏之出。又絕在孟子後。是以蔓蔓延延。日熾月息。而楊墨泯焉遂微。吾以悲老佛之不遭孟子也。當孟子時。百家之說衆矣。而孟子獨距楊墨。(文編作拒。)今觀墨子之書。經說大小取。盡同異堅白之術。蓋縱横名法家。惠

卽化トハ死スルコト。

魯陽公也。惠王十年。爲魯哀公十六年。孔子方卒。又翟本書貴義篇。子墨子南遊于楚。見楚獻惠王。楚世家無此名。是獻惠卽惠王誤。衍一獻字。審是則翟實當楚惠王時。上接孔子未卒。詒讓案。墨子之生。必在孔子卒後。此說亦誤。故太史公。一云並孔子時。說非無據。自班志專謂在孔子後。後人益爲推衍。至如畢氏。据本書稱中山諸國亡于燕代胡貊之國。以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愚竊以翟既與楚惠王接時。後必不能歷一百九十餘年。尚未卽化。此固不然也。中山諸國之亡。蓋墨子之徒。續記而竄入其師之說。以貽此謬。何可依也。予故爲摭其時地始末如是。以附于篇。庶覽者得以詳焉。

張惠言書墨子經說解後　亦見茗柯文編。

利得民、注鄭司農謂公卿大夫。調人。主友之讐注。主大夫君也。呂氏春秋愛士篇、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注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主者也。然則翟之尊文子爲主君。意其屬于文子也。禮記禮運。仕於家爲僕。方氏曰。僕者對主之稱。故仕于家曰僕。而大夫稱主是也。詒讓案。此說亦誤。辯詳魯問篇。翟在魯。睠然知鄉邦之重。始勸文子。屈禮事齊。詒讓案。文子楚臣。何必毆國事齊。此於事勢。亦不合。繼止文子攻鄭。皆反覆言之。冀以誠人。其後文子卒能受聽。故于時魯陽之民。身不致重困于兵役。以保恤其家室。皆翟之賜也。史記荀卿列傳云。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案外傳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

王念孫敍。昔年八十有八。

武億跋墨子　授堂文鈔。

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而不著其地。惟呂氏春秋愼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卽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于地名。兩字或單擧一字。是其例也。路史國名紀。魯汝之魯山縣。非兗地。詒讓案。此說誤。與畢同。詳前。翟見諸傳記。多稱爲宋大夫。以予考之。亦未盡擧其實。蓋墨子居于魯陽。疑嘗爲文子之臣。觀魯問一篇。首言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諸侯。敺國而以事齊。又言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詒讓案。魯問篇。魯君自是魯國君。非魯陽文君也。詳本篇。案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注。比公于大夫。周禮太宰。九兩六曰。主以

伊尹佚女。非以爲僕也。佚僕字形相似。知僕爲佚之譌也。說文衛突字。本作衛。今經典皆以衛代衛。衛行而衛廢矣。唯備城門篇云。以射衜及櫳樅。衜衛形相似。知衜爲衛之譌也。衜謂衛車。是書最古。故假借之字亦最多。如胡作故。尚賢中篇。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故與胡同。降作隆。尚賢中篇稷隆播種。非攻下篇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隆竝與降同。誠作情。又作請。尚同下篇。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節葬下篇。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請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情請竝與誠同。拂作費。兼愛下篇即此言行費也。下文費作拂。知作智。節葬下篇。智不智。下智字與知同。志作之。天志中篇。子墨子之有天之。下之字與志同。天之卽天志。本篇之名也。宇作野。非樂上篇。高臺厚榭邃野之居。野與宇同。佗作也。小取篇。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也物卽佗物。佗俗作他。睎作欣。耕柱篇。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欣與睎同。管作關。耕柱篇。古者周公旦非關叔。公孟篇關叔爲天下之暴人。關竝與管同。悖作費。魯問篇。豈不費哉。上文費作悖。從作松。號令篇。松上不隨下。松與從同。皆足以見古字之借。古音之通。佗書所未有也。其脫誤不可知者。則槩從闕疑。以俟來哲。道光十一年九月十三日。高郵

亟代苟。亟行而苟廢矣。唯非儒篇曩與女爲苟生。今與女爲苟義。其字尚作苟。說文但裼也。今經典皆以袒代但。袒行而但廢矣。唯耕柱篇羊牛犓豢。雍（與饔同。今本雍譌作維。）人但割而和之。其字尚作但。又有傳寫之譌。可以考見古字者。城郭之郭。說文本作𩫏。今經典皆以郭代𩫏。郭行而𩫏廢矣。唯所染篇云。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案國語晉有郭偃。無高偃。郭卽𩫏之借字。知高爲𩫏之譌也。說文敓古文殺字。今經典中有殺無敓。殺行而敓廢矣。唯尚賢中篇云。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案賤傲二字。語意不倫。賤乃賊字之譌。殺字古文作敓。與敖相似。知敓譌作敖。又譌作傲也。（說詳本篇。）說文佚（以證反。）送也。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佚女。今經典皆以媵代佚。媵行而佚廢矣。唯尚賢下篇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案有莘氏以

三家。已加訂正者。皆不復羅列。唯舊校所未及。及所校尚有未當者。復加考正。是書錯簡甚多。盧氏所已改者。唯辭過篇一條。其尚賢下篇・尚同中篇・兼愛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中篇・及備城門・備穴二篇・皆有錯簡。自十餘字。至三百四十餘字不等。其佗脫至數十字。誤字衍字顚倒字。及後人妄改者尚多。皆一一詳辨之。以復其舊。此外脫誤。不可讀者。尚復不少。蓋墨子。非樂非儒。久爲學者所黜。故至今迄無校本。而脫誤一至於是。然是書以無校本。而脫誤難讀。亦以無校本。而古字未改。可與說文相證。如說文亯字。篆文作⿱亼⿱日子。隸作享。又省作亨。以爲亨通之亨。又轉爲普庚反。以爲亨煮之亨。今經典中亨煮字皆作亨。俗又作烹。亨行而享廢矣。唯非儒篇。子路享普庚反。豚。其字尚作享。說文苟讀若亟其乘屋之亟自急敕也。今經典皆以

王制禮。其敢有不至者哉。墨子者。蓋學焉。而自爲其道者也。故其節葬曰。聖王制爲節葬之法。又曰墨子制爲節葬之法。則謂墨子自制者是也。故曰墨之治喪。以薄爲其道。孟子滕文公篇。曰墨子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莊子天下篇。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韓非子顯學篇。使夏后氏有是制。三子者不以之蔽墨子矣。

王念孫墨子雜志敍。讀書雜志。

墨子書舊無注釋。亦無校本。故脫誤不可讀。至近時盧氏抱經。孫氏淵如。始有校本。多所是正。乾隆癸卯畢氏弇山。重加校訂。所正復多於前。然尚未該備。且多誤改誤釋者。予不揣寡昧。復合各本。及羣書治要諸書所引。詳爲校正。是書傳刻之本。唯道藏本爲最優。其藏本未誤。而佗本皆誤。及盧畢孫

小斂奠以下ノ事ハ死者ニ飲食ヲ供スル事ナリ儀禮ノ士喪禮ニ出ヅ、解釋煩雜ナルヲ以テ之ヲ略ス、本經及ビ淩廷堪ノ禮經釋例中ノ變禮ノ部ヲ見ルベシ。

荒政殺哀ハ周禮地官大司徒ニ出ヅ、凶年ニハ喪禮ヲ省クヲ云フ。

行有死人云云ハ、詩經小雅小弁ニ出ヅ。

斂首足形云云ハ、禮記檀弓下ニ出ヅ。

夫下殤墓遠云云ハ、禮記曾子問ニ出ヅ、文長キヲ以テ、其解ヲ省ク。

則尸子之誤也。從而信之非也。何以明其然也。古者喪期無數。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五服精粗之制立矣。放勳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其可見者也。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則夏之爲父三年矣。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則夏之爲君三年矣。從是觀之。它服術可知也。士喪禮。自小斂奠。大斂奠。朔月半薦遣奠。大遣奠。皆用夏祝。使夏后氏制喪三月。祝豈能習其禮。以贊周人三年之喪哉。若夫陵死葬陵。澤死葬澤。此爲天下大水不能具禮者言之也。荒政殺哀。周何嘗不因於夏禮。以聚萬民哉。行有死人。尙或殣之。此節葬也。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此又節葬也。豈可執是以言周禮哉。若然夏不節喪。史佚固節喪與。夫下殤墓遠。棺斂於宮中。召公爲言於周公。而後行之。若是其篤終也。先

亦道之。曰。不以自苦爲極者。非禹之道。是皆謂墨之道與禹同耳。非謂其出於禹也。昔在成周。禮器大備。凡古之道術。皆設官以掌之。官失其業。九流以興。於是各執其一術。以爲學。諱其所從出。而託於上古神聖。以爲名高。不曰神農。則曰黃帝。墨子質實。未嘗援人以自重。其則古昔稱先王。言堯舜禹湯文武者六。言禹湯文武者四。言文王者三。而未嘗專及禹。墨子固非儒。而不非周也。又不言其學之出於禹也。公孟謂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墨子既非之而曰。子法周而未法夏。則子之古非古也。此因其所好而激之。且屬之言服。甚明而易曉。然則謂墨子背周而從夏者非也。惟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倍譎不同。自謂別墨。然後託於禹。以尊其術。而淮南著之書爾。雖然謂墨子之學出於禹未害也。謂禹制三月之喪

上章ハ庚、困敦ハ子ニシテ、四十五年ナリ。

癥結トハ臟腑等ノ病ノ爲ニ結ビツキタルコト。

不韋再稱鉅子。韓非謂之顯學。至楚漢之際而微。淮南子氾論訓。去私篇。尚德篇。孝武之世。猶有傳者。見於司馬談所述。於後遂無聞焉。惜夫。以彼勤生薄死。而務急國家之事。後之從政者。固宜假正議以惡之哉。乾隆上章困敦。涂月。選拔貢生。江都汪中述。

詒讓案。汪氏所校墨子。及表微一卷。今並未見。此敍揚州刻本爲後人竄改。文多駁異。今從阮刻本校正。

汪中墨子後序 述學。

中既治墨子。牽於人事。且作且止。越六年。友人陽湖孫季仇星衍。以刊本示余。則巡撫畢侍郎。盧學士。咸有事焉。出入羣籍。以是正文字。博而能精。中不勞日力於是書。盡通其癥結。且舊文孤學。得二三好古君子。與我同志。於是有三喜焉。既受而卒業。意有未盡。乃爲後敍。以復於季仇曰。季仇謂墨子之學出於禹。其論偉矣。非獨禽滑釐有是言也。莊周之書則

不相爲謀ハ、論語子罕篇ヲ見ヨ。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ハ、毛詩邶風谷風ヲ見ヨ。

子之說。而未觀墨子之本書。其以耳食無足怪也。世莫不以其誣孔子爲墨子辠。雖然自今日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來。所未有矣。自當日言之。則孔子魯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術不同而立言務以求勝。雖欲平情覈實。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誣孔子。猶孟子之誣墨子也。歸於不相爲謀而已矣。吾讀其書。惟以三年之喪。爲敗男女之交。有悖於道。至其述堯舜。陳仁義。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長勤。百世之下。如見其心焉。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仁人也。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與之相抗。自餘諸子。皆非其比。歷觀周漢之書。凡百餘條。幷孔墨儒墨對擧。楊朱之書。惟貴放逸。當時亦莫之宗。躋之於墨。誠非其倫。自墨子沒。其學離而爲三。徒屬充滿天下。呂

傳曰ハ史記老莊申韓列傳ヲ云フ。

斯已枉矣トハ孟子ノ言ヲ以テ無理ナリト云フコト。

意。覽者詳之。墨子之學。其自言者曰。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沈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此其救世亦多術矣。備城門以下。臨敵應變。纖悉周密。斯其所以爲才士與。傳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惟儒墨則亦然。儒之絀墨子者。孟氏荀氏。藝文志董無心一卷。非墨子。今亡。孔叢詰墨。僞書不數之。荀之禮論樂論。爲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事。而墨之節葬非樂。所以救衰世之敝。其意相反而相成也。若夫兼愛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謂兼者。欲國家愼其封守。而無虐其鄰之人民畜產也。雖昔先王制爲聘問弔恤之禮。以睦諸侯之邦交者。豈有異哉。彼且以兼愛敎天下之爲人子者。使以孝其親。而謂之無父。斯已枉矣。後之君子。日習孟

親士篇ノ道家言二條トハ、太盛難守也、及ビ非此祿之主也ノ二條ナルベシ。

至小取六篇。當時謂之墨經。莊周稱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以堅白異同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者也。公孫龍爲平原君客。當趙惠文孝成二王之世。惠施相魏。當惠襄二王之世。二子實始爲是學。是時墨子之沒久矣。其徒誦之。幷非墨子本書。所染篇亦見呂氏春秋。其言宋康染於唐鞅。田不禮。宋康之滅。在楚惠王卒後一百五十七年。墨子蓋嘗見染絲者而歎之。爲墨之學者。增成其說耳。故本篇稱禽子。呂氏春秋幷稱墨子。親士篇。錯入道家言二條。與前後不類。今出而附之篇末。又言吳起之裂。起之裂以楚悼王二十一年。亦非墨子之所知也。詒讓案。吳起之亂。墨子似尚及見之。詳親士篇。今定其書。爲內外二篇。又以其徒之所附著。爲襍篇。倣劉向校晏子春秋例。輒於篇末。述所以進退之

以機封トハ、機械ヲ以テ棺ヲ墓穴ニ下スコト、封ハ窆ニ通ズ。

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云云ノ文義、通暢セズ。

曾子立事ハ、大戴禮ニ在リ。

攻中篇言知伯以好戰亡。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又言蔡亡。則爲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並當時。及見其事。非攻下篇言。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又言。唐叔呂尙邦齊晉。今與楚越四分天下。節葬下篇言。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齊晉之君。明在句踐稱伯之後。魯問篇。越王請裂故呉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亦一證。秦獻公未得志之前。全晉之時。三家未分。齊未爲陳氏也。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般請以機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公二十七年。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即位。般固逮事惠王。公輸篇。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公輸子自魯南游楚。作鉤強以備越。亦呉亡後。楚與越爲鄰國。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書既載其以老辭墨子。則墨子亦壽考人與。親士脩身二篇。其言湻實。與曾子立事相表裏。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述。經上

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呂氏春秋當染篇。其淵源所漸。固可攷而知也。劉向以爲出於淸廟之守。夫有事於廟者。非巫則史。史佚史角。皆其人也。史佚之書。至漢具存。而夏之禮。在周已不足徵。則莊周禽滑釐傳之禹者。莊子天下篇。列子楊朱篇。非也。司馬遷云。墨翟宋大夫。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今按耕柱魯問二篇。墨子於魯陽文子。多所陳說。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韋昭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其言實出世本。故貴義篇。墨子南游於楚。見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獻惠王之爲惠王。猶頃襄王之爲襄王。由是言之。墨子實與楚惠王同時。其仕宋當景公昭公之世。詒讓案。墨子仕宋。當在昭公世。不得及景公。汪誤。其年於孔子差後。或猶及見孔子矣。詒讓案。墨子必不及見孔子。汪說誤。蓺文志以爲在孔子後者是也。非

祝筴(策ト同字)ハ神ニ祝詞ヲ捧讀スルコト、遷鼎ハ九鼎ヲ遷スコト。

竝見引重トハ季文子以下皆史佚ノ言ヲ引キテ、其說ヲ證シタルコトヲ云フ。

墨子七十一篇。亡十八篇。今見五十三篇。明陸穩所敍刻。視它本爲完。其書多誤字。文義昧晦不可讀。今以意粗爲是正。闕所不知。又采古書之涉於墨子者。別爲表微一卷。而爲之敍曰。周太史尹佚。實爲文王所訪。（晉語。）克商營洛。祝筴遷鼎。有勞於王室。（周書克殷解。書洛誥。）成王聽朝。與周召太公。同爲四輔。（賈誼新書保傅篇。）數有論諫。（淮南子主術訓。史記晉世家。）身沒而言立。東遷以後。魯季文子（春秋傳成四年。）惠伯（文十五年。）晉荀偃（襄十四年。）叔向（周語。）秦子桑（僖十五年。）后子（昭元年。）及左丘明（宣十二年。）竝見引重。遺書二篇。（詒讓案。原作十二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校。删十字。）劉向校書。列諸墨六家之首。說苑政理篇。亦載其文。莊周述墨者之學。而原其始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天下篇。）可謂知言矣。古之史官。實秉禮經。以成國典。其學皆有所受。魯

知十ノ十ハ、于ノ誤ナラン。上巳ハ、三月ノ初ノ巳ノ日ヲ云フ。

注云。凡人不達理也。會自有知此理爲然者。墨子亦有此說。今桉經說下有云。均髮均縣。輕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輕下脫重字。均其絕也句。均下無也字。又列子仲尼篇云。影不移者。說在改也。湛注云。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爲也。今案經下云。過仵景不從。說在改爲。詁讓案。過仵不當屬此讀。孫亦襲舊讀之。誤詳經說下篇。其文微異。而義亦同。是知子家多有若說。晉時尚能讀此書。唐人則不及此也。又楊朱篇。禽子曰。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湛注云。禹翟之敎。忘己而濟物也。亦星衍往言墨子夏敎之證。比復公。而是卷已刊成。無容注處。公然其言。因据增重字。又命附其說于卷末。俟知十君子焉。甲辰上巳。孫星衍記。

汪中墨子序 述學。

札訊トハ書札ヲ以テ問フコト。

者。不謀同時共爲其學。皆折衷于先生。或此書當顯。幸其成帙。以惠來學。不覺僭而識其末也。陽湖孫星衍撰。

孫星衍經說篇跋　經訓堂本。

乾隆癸卯三月。星衍方自秦北征。巡撫公將刻所注墨子。札訊星衍云。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似堅白異同之辯。其文脫誤難曉。自魯勝所稱外。書傳頗有引之否。星衍過晉。問盧學士。又抵都問翁洗馬。俱未獲報。閱數月。重讀淮南齊俗訓。有云。夫蝦蟇爲鶉。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因悟與經說上化若鼃爲鶉合。又讀列子湯問篇云。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張湛注云。髮甚微脃。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言不絕也。又云。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也。湛

楊倞ハ荀子ヲ注シ、盧辯ハ大戴禮ヲ注ス、倜然ハスグレマサルコト。

難鉤乙。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辨。存其敍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眾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眾襍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曾引說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門諸篇。具古兵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弇山先生。于此書。悉能引据傳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疏淺略。則倜然過之。時則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

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當爲月。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詒讓案。孟子云。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則孟子謂夏禮亦三年喪。此說與孟子不合。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之禮尚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於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辨士也。親士脩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傳寫譌錯。更

呂不韋ノ言ハ、呂氏春秋愼行論求人ニ見ユ、竅藏不通トハ、耳目或ハ五臟ノ閉塞シテ、通利ナラザルコト、卽身體ノ病ムヲ云フ、步不相過トハ、步行ノ自由ナラザルコト、孔子曰以後ノ引證ハ、普ク知ラレ、又本書、スデニ其出處ヲ記ルスヲ以テ之ヲ略ス。
予不子惟荒度土功ノ二句ハ尙書皐陶謨ヲ見ヨ、三過其門而不入ハ、孟子滕文公篇ヲ見ヨ。

吾無閒然。又曰禮與其奢寧儉。又曰道千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有明鬼。是致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槖耜而襍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云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同。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當爲月。）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

昭陽ハ癸、單閼ハ卯ヲ云フ、涂月ハ十二月ナリ。

棄灰之法トハ、灰ヲ道ニ棄ツル者ヲ刑スルコト、韓非子内儲説上ニヨレバ、之ヲ殷ノ法律トナス。

云。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十八年。歲在昭陽單閼。涂月。敍於西安節署之環香閣。

孫星衍墨子注後敍 經訓堂本。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弇山先生。既刊所注墨子成。以星衍涉于諸子之學。命作後敍。星衍以固陋辭。不獲命。敍曰。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于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禦爲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于遷固。古人不虛作。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故韓非著書。亦載棄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用禹之教也。孔子曰。禹菲飮食。惡衣服。卑宮室。

逄而不反云云ハ逄ト夆トノ異同ヲ論ジタルコトニシテ魯問篇王子閭ノ條ヲ見ヨ。

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爲是。不知如何也。又文選亦作子冉。注云。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詒讓案。文選鄒陽獄中上書自明。注誤以文穎爲文子。冉音任。亦有誤。）沅亦不能定其時事。又司馬遷。班固以爲翟宋大夫。葛洪以爲宋人者。以公輸篇有爲宋守之事。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爲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答。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衞之魯。不可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溢爲名之字作益。一又作鎰。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傳寫者亂之。非舊文。乃若賊敖百姓之爲殺字古文。逄而不反。合於逄亡之訓。關叔之卽管叔。寔足以證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古者。幸存其舊

寔用ハ實用ト同義ナリ。

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寔用焉。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詒讓案。此非攻中篇文。舊本作且不著何。當爲柤不屠何。明人不解。妄改爲中山諸國。畢氏亦沿其謬。詳本篇。攷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寔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詒讓案。文選長笛賦注。若史記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子冄。不知子冄是何人。文穎曰。子冄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

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詒讓案。此論不塙。詳非儒篇。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爲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亦無斥墨詞。詒讓案。墨子蓋生於哀悼間。較之七十子。尚略後。孔子安得斥之。此論甚謬。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又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當時爲墨學者。流於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韓愈云。辯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脩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幷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

字。知卽宋本。又三卷。一本卽親士至尙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篇。玉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似亦未見全書。疑其失墜久也。今　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採進本。謹案亦與此本同。自此本以外。有明刻本。其字少見。皆以意改。無經上下及備城門等篇。詒讓案。此卽余有丁子彙本。蓋無足觀。墨書傳迹甚少。得毋以孟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弨。陽湖孫明經星衍。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因徧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譌謬。又以知聞。疏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書成。世之譏墨子以其節葬非儒。說墨者既以節葬爲夏法。特非

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刑當作形。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畢沅墨子注敍　經訓堂本。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爲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爲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爲五十三篇。卽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

芑蘬ノ芑ハ炬ニ通ズ、其光ノ明ナルコトヲ形容スル詞。

別ハ刑ノ誤。

必有形察ノ四字ハ名必有レ形。察レ形ノ六字ニ改ムベシ。

舜葬於蒼梧之野。象爲之耕。劉賡稽瑞。

禹葬會稽。鳥爲之耘。稽瑞。以上二條。疑節葬上中二篇佚文。然說舜葬處。與節葬下篇不合。未詳。

五星光明。芑蘬如旗。稽瑞。

右六條畢本無。今校增。

墨子舊敍

魯勝墨辯注敍　晉書隱逸傳。

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名。孫星衍校改刑。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必有形疑挩當作名必有形。察形字。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

濶字ヲ脱ス、玩ハ刓ニ通ズ、摩リヘルコト、放ハ效ト通ズ、大巧ノ上ニ謂字ヲ脱ス。大不ノ大ハ衍。

埏埴トハ、粘土ヲコネルコト。

造字ノ下ニ脱文アリ、或ハ物ノ一字ヲ脱セルカ。

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放。魯般弗能造。此之大巧。詒讓案。此淮南子泰族訓文。

夫至巧不用劍。大匠大不斲。詒讓案。此淮南子說林訓文。下大字衍。

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大匠不能斲金。巧治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以爲器。刳木而爲舟。爍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鍾。因其可也。見太平御覽。而文不似墨子。或恐誤引他書。詒讓案。末條淮南子泰族訓文。

右二十一條。今本所脫。由沅採摭書傳。附十五卷末。其意林所稱。已見篇目。考中不更入也。

金城湯池　水經河水二。酈道元注。

釜丘　水經濟水注云。陶丘。墨子以爲釜丘也。

使造　下疑挩物字。三年而成一葉。天下之葉少哉。廣弘明集朱世卿法性自然論。案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宋人爲玉楮葉章。有此文。或本墨子語也。

粉ハ脂粉ナリ。

蝿ハ黽ノ誤ニシテ、蛙ノ類。乾榭ノ榭ハ擘ニ通ズ、饒舌ノタメ、舌ノ乾キ破ルルコト、時夜ハ時刻ヲ告グルコト。

功力ハ筋力ノ誤、萬殊ハ萬物ノ誤、翡翠ノ句上ニ瑤碧玉珠ノ四字一句ヲ脱ス、碧玉珠ノ三字ヲ削ル、澤字ノ上ニ

禹造粉。見太平御覽。

子禽問曰。詒讓案。疑當作禽子。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蠅。詒讓案。當作黽。日夜而鳴。舌乾榭。然而不聽。一引作口乾而人不聽之。今鶴鷄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見太平御覽。

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制兕虎。見太平御覽。詒讓案。此晏子春秋諫上篇文。

神機陰開。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詒讓案此淮南子齊俗訓文。劂彼作劂。此誤。

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詒讓案此

萬事由此也。詒讓案。此淮南子說山訓文。

神明鉤繩者。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詒讓案。此淮南子齊俗訓文。神明作規矩。

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功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瑇瑁。碧玉珠。文采明朗。澤

少豪大豪ハ、靈獸ノ名ナルベシ。

政國之禍ノ一句譌脫アルベシ。

莫邪ハ名劍ノ名、此句ハ名ヲ取ラズ、實ヲ求ムベキヲ云フ。

分、令壯士牽之。翻倒弓弩而射。自然敗走。案杜蓋卽本墨子遺法。而以後世名制易之。

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也。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隨之明月。出於蚌蜃。少豪大豪。出於汚澤。天下諸侯。皆以爲寶。狄今請退也。見太平御覽。又一引云。周公見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口。楚之明月出口蚌蜃。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良寶也。疑今耕柱篇脫文。詒讓案此文當在佚篇中。今書耕柱篇。雖亦有和璧隨珠三棘六異之文。然非申徒狄對周公語。畢說非也。通志氏族略。引風俗通云。申徒狄夏賢人也。林寶元和姓纂說同。莊子外物篇云。湯與務光。務光怒。申徒狄因以踣河。此卽應說所本。淮南子說山訓高注則云。申徒狄殷末人也。史記鄒陽傳集解服虔云。申徒狄殷之末世人也。索隱引韋昭。又云。六國時人。莊子大宗師釋文亦云。申徒狄殷時人。案依韋說。則此周公。或爲東西周君。御覽八百二引有和氏之璧語。又韓詩外傳一。及新序土節篇。並云。申徒狄曰。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則狄非夏殷末人可知。疑韋說近是。

桀女樂三萬人。晨譟聞於衢。服文繡衣裳。見太平御覽。詒讓案。此管子輕重甲篇文。以後御覽所引諸條。似多誤以它子書語。爲墨子。不甚足據也。今亦未及詳校。

秦穆王遺戎王以女樂二八。戎王沈於女樂。不顧國亡。政國之禍。見太平御覽。

良劍期乎利。不期乎莫邪。見太平御覽。

培塿ハ小丘ナリ。

不責德焉トハ、返報ヲ望マザルヲ云フ。

畫衣冠ハ罪人ノ輕重ニ應ジテ、諸色ノ衣裳ヲ著セシムルコト、此句ハ體刑ヲ施サズシテ、人民ノ服スルコトヲ云フ。

焉。培塿之側。太平御覽作沈。則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黿鼉龜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故翟以地爲仁。見藝文類聚。又見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文微異。

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見藝文類聚。詒讓案。此卽後申徒狄謂周公章之文。當幷爲一條。

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見文選注。

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見文選注。詒讓案。本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疑卽獻書惠王之誤。又余知古渚宮舊事二亦云。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與李所引正同。彼文甚詳。疑皆本墨子。但不箸所出書。今不據補錄。詳貴義篇。

時不可及。日不可留。見文選注。

備衝篇 見詩正義。

備衝法。絞善麻長八丈。內有大樹。則繫之。用斧長六尺。令有力者斬之。見太平御覽。疑備衝篇文。詒讓案。通典兵守拒法云。敵若推輪車。我作麤鐵鐶。幷屈桑木爲之。用索相連。輪頭適到。速以鐶串輪頭於其傍。便處

史又無ノ無ハ衍。

窮哉。紂爲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見說苑。疑節用下篇文。詒讓案。節用諸篇無與弟子問答之語。畢說未塙。

吾見百國春秋。見隋李德林重答魏收書。詒讓案。見隋書本傳。亦見史通六家篇春秋下。畢本有史字。今據史通刪。攷德林書云。史者編年也。故晉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無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審校文義。李書史字。當屬下爲句。畢氏失其句讀。遂幷史字錄之謬也。

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爲仁。太山之上則封禪

古有無文者得之矣トハ、古ノ聖人ニシテ、錦繡ノ如キ文華ヲ用ヒザル者ガ、寧ロ賢キコトナリト云フコト。

品庶ハ人民ヲ云フ。

年踰十五。則聰明心慮。無不徇通矣。見裴駰史記集解。索隱。十五作五十。無不作不云作十五非是。 詒讓案。畢本作思。今據史記五帝本紀集解校正。 詒讓案。索隱云。俗本作十五非是。案謂年老踰五十不聰明。何得云十五。蓋小司馬所見墨子。猶是足本。故據以校正史注俗本之謬。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黼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 詒讓案。舊本挩。盧文弨據御覽八百二十校補。今從之。 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 詒讓案。舊衍化字。今從盧校刪。 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鑴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

土階三等ハ土ノ階段ニシテ三段ナルコト、茅茨不剪ハ、茅葺ノ屋根ニシテ、葺キタルママノコト、采椽不刮トハ、釆ト云フ荒木ノママニ椽チ作ルコト、土簋土刑ハ、皆すやきノ食器。糲粱ノ粱ハ、粢ノ誤。

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　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見孔叢詰墨篇。疑非儒上第三十八篇文。詒讓案。二條並見晏子春秋外篇。或墨子亦有是文。

堂高三尺。索隱云。自此已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詒讓案。後漢書趙典傳注。首有堯舜二字。韓非子十過篇亦有此文。卽索隱所據也。　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詒讓案。後漢書文選魏都賦注。作斲。又文選東京賦注。引作刓。　食詒讓案。後漢書注作飯。土簋啜土刑。詒讓案。後漢書注作歠土鉶。　糲粱之食。詒讓案。後漢書注作飯。　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擧音不盡其哀。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又見文選注。後漢書注。文皆微異。今韓非子雖有之。然疑節用中下篇文。詒讓案。此司馬談約引墨子語。似未必卽節用中下篇佚文。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十一。太平御覽八十。引帝王世紀云。墨子以爲堯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夏服葛衣。冬服鹿裘。論衡是應篇云。墨子稱堯舜堂高三尺。儒家以爲卑下。以上諸書。及後漢書注。文選注。疑並據史記。展轉援引。非唐本墨子書實有此文也。

子政ハ劉向ノ字ナリ。

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則疑文子當爲禽子。又耕柱篇。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鬭乎。子政或兼據彼文也。

又案。漢志兵技巧家注云。省墨子。重。則七略墨子書。墨家與兵書蓋兩收。班志始省兵而專入墨。此亦足考劉班箸錄之異同。謹附記之。劉略入兵技巧家者。蓋卽備城門以下二十篇也。

墨子佚文 畢沅述。今重校補。

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見荀子。當是非樂篇文。詒讓案。見樂論篇。然似約擧非樂篇大意。畢以爲佚文未塙。

孔子 子字。皆鮒所更。墨本用孔子諱。 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于影。

非樂・非儒等九篇。今書則又亡多矣。潛溪之言如此。予藏宏治己未舊抄本。卷篇之數。恰與其言合。又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蓋所謂館閣書目本。或卽此歟。潛溪博覽典籍。其辨訂不肯聊且。命筆而止題爲三卷。豈猶未見完本歟。抑此書兩行於世。而未及是正歟。姑識此以詢藏書家。

詒讓案。墨子書七十一篇。卽漢劉向校定本。箸於別錄。而劉歆七略。班固藝文志因之。舊本當亦有劉向進書奏錄宋以後已不傳。史記孟子荀卿傳索隱。按別錄云。今按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卽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也。此卽劉錄之佚文。攷文子。今書未見。它書載子夏弟子。亦無文子。唯史記儒林傳云。如田子方・

三教歸一トハ儒佛老三教ノ一致ヲ云フ。

送浮屠文暢序稱。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爲墨。蓋得其眞。而讀墨子一篇。乃稱墨必用孔。孔必用墨。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未爲篤論。特在彼法之中。能自嗇其身。而時時利濟於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於九流。而其書亦至今不泯耳。第五十二篇以下。皆兵家言。其文古奧。或不可句讀。與全書爲不類。疑因五十一篇。言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之事。其徒因採摭其術。附記其末。觀其稱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是能傳其術之徵矣。

詁讓案。畢本在焦竑國史經籍考前。今移此。

錢曾讀書敏求記

墨子十五卷。潛溪諸子辨云。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

稱墨子名翟。因樹屋書影則曰。墨子姓翟。母夢烏而生。因名之曰烏。以墨爲道。今以姓爲名。以墨爲姓。是老子當姓老耶。其說不著所出。未足爲據也。詒讓案。周亮工說本元伊世珍瑯嬛記。宋館閣書目。稱墨子十五卷六十一篇。此本篇數與漢志合。卷數與館閣書目合。惟七十一篇之中。僅佚節用下第二十二。節葬上第二十三。節葬中第二十四。明鬼上第二十九。明鬼中第三十。非樂中第三十三。非樂下第三十四。非儒上第三十八凡八篇。尚存六十三篇。詒讓案。此未數失目十篇也。今本實存五十三篇。與館閣書目不合。陳振孫書錄解題又稱。有一本。止存十三篇者。今不可見。或後人以兩本相校。互有存亡。增入二篇歟。抑傳寫者譌以六十三。爲六十一也。墨家者流。史罕著錄。蓋以孟子所闢。無人肎居其名。然佛氏之教。其淸淨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韓愈

者也。韓吏部推尊孟子。而讀墨一章。乃謂。孔墨相爲用。何哉。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獨一孟子訟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焦竑國史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樂臺注。

四庫全書總目畢本無。今補。

墨子十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舊本題宋墨翟撰。考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曰。名翟。宋大夫。隋書經籍志亦曰。宋大夫墨翟撰。然其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又諸書多

墨子十五卷（宋大夫墨翟撰。墨翟與孔子同時。漢志注在孔子後。）又三卷（樂臺注。唐志不載。當考。）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

王應麟，玉海

書目云。墨子十五卷。自親士至襍守。爲六十一篇。（亡九篇。）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詒讓案。此即中興館閣書目。王氏所引非全文。）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戰國時。爲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尚（衢本作上。）同爲說云。荀孟皆非之。而韓愈獨謂。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孟子所謂邪說詖行。與楊朱同科

學篇。孔墨並尊。史傳以墨附孟范書言墨孟之徒。韓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
子。是豈特秦越同舟已哉。荀卿書雖不醇。其禮論篇譏墨子薄葬。反覆數百言。大旨謂以
倍叛之心事親棺槨三寸。衣衾三領。爲刑餘罪人之喪。又謂刻死而附生。所見。實出孔鮒
詰墨之上。唐開元從祀孔庭。其以此歟。　詒讓案。此條於墨子篇目及馬氏書。均無涉。姑
錄之。以存
畢考之舊。

唐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　墨翟撰。

新唐書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　墨翟。

宋史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　宋墨翟撰。

崇文總目　畢本無。今補。

墨子十五卷　墨翟撰。

鄭樵通志藝文略

蔕ハ菓實ノヘたチ云フ、埤雅二十卷ハ宋陸佃ノ撰。

此下與原文小異。葬訖。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遂不復求仕。

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欲富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強自力矣。

甘瓜苦蔕。天下物無全美。二句原書闕見。埤雅引下二條。亦原書所無。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書鈔引新序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云云。說人則爲墨子之言甚明。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詒讓案。今本公輸篇後兵法諸篇之前。闕第五十一篇。以上數條。疑皆此篇佚文。

案史記墨翟。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張衡謂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抱朴子小司馬皆言。在七十子後。史鄒陽書曰。宋信子罕之計。囚墨翟。漢書子罕作子冉。意其生稍後孔子。而先於孟子者歟。竊謂儒與楊墨。猶陰與陽。而墨較近理。故與楊同一塞路。同經孟子辭闢。而墨氏之書。至今猶有傳者。甚至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子顯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原作衣三領。）足以朽肉。（節葬篇作蔽形。）三寸之棺。（原作棺三寸。）足以朽骸。深則通於泉。（原作堀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節葬篇亦云。下無及泉。上無通臭。節用中篇。）

諸侯不得恣己爲政。有三公政之。（政之之政。原作正。下同。）三公不得恣己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不得恣己爲政。有天（舊有下字。）政之。（天志下篇案此文兩見。皆作有天政之。）

斷指以存脛。（原作脛。下云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以免於身者利。（原作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言雖受傷而身得免。卽謂之利。大取篇。）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原作義。）女處不出。則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之娶。（公孟篇。）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原作吾。）當仕汝。弟子學朞年。就墨子責仕。（二字補。責求也。）墨子曰。汝聞魯人（原作語。）乎。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嗜酒。不肯預葬。其四弟曰。兄若送葬。我當爲兄沽酒。

全書也。明刻文多重複。似亦非古本。但次第正與此同。

君子自難而易彼。彼字補。同下。衆人自易而難彼。親士篇。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先原作近。

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陳。勇爲本焉。喪雖有禮。哀爲本焉。脩身篇。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詒讓案。張海鵬本。國作人固二字。舜染許由。桀染干辛。干舊作予。說苑作干莘。原有推哆。韓非子曰。桀有侯哆。紂染崇侯也。所染篇。

聖人爲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辭過篇。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而自利。非兼愛也。句非原文。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亦非兼愛。舊訛能。詒讓案。張本不訛。兼愛上篇。

墨子附錄一卷

墨子篇目考　墨子佚文　墨子舊敍

墨子篇目考

畢沅述。今重校補。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　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宋大夫墨翟撰。

庾仲容子鈔

見高似孫子略。畢本無。今補。

墨子十六卷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　案墨子名翟。高誘曰。魯人。一曰宋人。爲宋大夫。善守禦。務儉嗇。所著書。漢志七十一篇。隋唐志十五卷。目一卷。宋志十五卷。楊倞荀子注云。三十五篇。宋潛溪曰。二卷。親士至經說十三篇。明堂策檻刊本。十五卷七十一篇。與舊志合。闕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共八篇。蓋楊据篇名總計之。宋則未見

深核トハ深ク考フルコト。

何据以意求之。或以經上下經說上下。及親士脩身六篇爲經。詒讓案。南宋別本不如是。畢說非。其說或近。以無子墨子云云故也。詒讓案。此說亦非。詳親士篇。然古人亦未言之。至樂臺所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而焦竑國史經籍考亦載之。似至明尚存。詒讓案。鄭焦二志多存虛目。不足據。卒亦不傳何也。若錢曾云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者。實卽今五十三篇之本。內著闕字者八篇。錢不深核耳。

洪頤煊云。墨子今本十五卷。自親士至襍守。凡七十一篇。內闕有題八篇。無題十篇。據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是無題十篇。宋本已闕。有題八篇闕文。在宋本已後。讀書叢錄。詒讓案。道藏本卽從宋本出。有題八篇。宋本蓋已闕。洪說未塙。

存六十二。而云六十一。亦二之譌也。其十篇者。藏本幷無目。亦當是宋時亡之。然則宋時所存。實止五十三篇耳。詒讓案。荀子修身篇楊注云。墨子著書三十五篇。疑當作五十三篇。或唐中葉以後。此書卽有闕佚。篇數已與今本同也。然詩正義引備衝篇。則尙存其目。而不知列在第幾。太平御覽引有備衝法。正在此篇。則宋初尙多存與。詒讓案。御覽多本古類書。不足證。北宋時。此書尙有完本也。南宋人所見十三篇一本。樂臺曾注之。卽自親士。至上同。是。而潛谿諸子辯云。上卷七篇號曰經。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詒讓案。此卽中興館閣書目所載別本。書錄解題亦箸錄。黃氏日鈔諸子云。墨子之書凡二。其後以論稱者。多衍復。其前以經稱者。善文法。又吳師道戰國策校注五引兼愛中篇。楚靈王好士細腰數語。云。今按墨子三卷中無此文。三卷者別本也。古墨子篇數不止此。是陳直齋・黃東發・吳正傳所見墨子。皆止十三篇本也。又有可疑。夫墨子自有經上下經說上下。在十三篇之後。此所謂經。乃親士・脩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與下。尙賢・尙同・各三篇。文例不異。似無經論之別。未知此說

□□第六十七
迎敵祠第六十八
旗幟第六十九　幟俗字。王念孫校改職。
號令第七十　九章算術衰分篇劉徽注引篇目同。
襍守第七十一

畢沅云。按舊本皆無目。隋書經籍志云。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馬總意林云。墨子十六卷。詒讓案。馬本。梁庾仲容子鈔。見高似孫子略。則是古本有目也。考漢書藝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七十二篇。疑當時亦以目爲一篇耳。藏本云。闕者八篇。而有其目。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是也。當是宋本如此。而館閣書目云。自親士。至襍守。爲六十一篇。亡九篇。恐是八譌爲九。又七十一篇亡其九。當

墨子目錄一卷

道藏本。及明鈔本刻本。並無目錄。此畢氏所定。依意林。爲第十六卷。今從隋志。別爲一卷。

卷之一

卷之二

部質之通學。頗以爲不謬。然多苦其奧衍。劉覽率不能終卷。惟吾友黃中弢學士。爲詳校一過。舉正十餘事。多精塙。亦今之張伯松矣。余亦自續勘得賸義逾百事。有前誤讀誤釋。覆勘始覺之者。咸隨時迻錄。別冊存之。此書最難讀者。莫如經經說四篇。余前以未見皋文先生經說解爲憾。一日得如皋冒鶴亭孝廉廣生書。云。武進金滌生運判武祥。臧有先生手稾本。急屬鶴亭。馳書求叚錄。金君得書。則自校寫一本寄贈。得之驚喜累日。余前補定經下篇句讀頗自矜爲刱獲。不意張先生已先我得之。其解善談名理。雖校讐未宷。不無望文生義之失。然固有精論。足補正余書之闕誤者。金冒兩君。惠我爲不淺矣。既又從姻戚張文伯孝廉之網許。叚得陽湖楊君葆彝經說校注。亦閒有可取。因與張解。幷刪簡補錄入冊。凡余舊說與兩家有闇合者。皆改從之。蓋深喜一得之愚。與前賢冥符遙契。固不敢攘善也。竊謂先秦古子。誼恉深遠。如登岳觀海。莫能窮其涯涘。畢王張蘇諸家。於此書擘校亦良勤矣。然其偶有不照。爲後人所匡正者。不可僂指數。余幸生諸賢之後。得據彼成說。以推其未竟之緒。然此書甫成。已有旋覺其誤者。則其不自覺。而待補正於後人。殆必有倍蓰於是者。其敢侈然以自足邪。甲辰春取舊寫別冊散入各卷。增定爲此本。幷識之以見疏陋之咎。無可自揜。且以睎望於後之能校讀是書者。光緒丁未四月籀廎居士書。

此文スデニ第一卷ニ出ヅ、故ニ訓點ヲ省ク。

墨子閒詁總目

閒詁十五卷

目錄一卷

附錄一卷

後語二卷

大凡十有九卷

此書寫定於壬辰癸巳閒。遝甲午夏。屬吳門梓人毛翼庭。以聚珍版印成三百

墨子閒詁卷十五終

垂レテ地ニ當ル所ヲ云フ。

此本注ヲ理解スル爲ニ、阮元ノ車制圖解ニヨリ其略圖ヲ揭グ、圖中ノ口ハ軓ニシテ、此車箱圖ニ軥（曲轅）

較

又ハ轅（直轅）ヲ嵌メコム者ナリ、此上ヲ掩蔽シテ地ニ垂ルル者ヲ陰ト云フ、本注ノ疑指車前軓當胡（胡ニ垂下ノ義アリ）處而言トハ、之ヲ謂ヒシ者ナラン。

大車ハ牛車ヲ云フ、三其輪崇トハ、輪ノ高サ三倍トナスコト。

三輻ハ四輪ノ誤。

板箱ハ車箱ナリ、一柯ノ長ハ三尺ナリ。

治ノ下ニ中字ヲ補フベシ。

虛ハ郊外ヲ云フ。

率萬家而城方三里トハ、此城ニシテ、始メテ守ルコトヲ得ベキヲ云フ。

作軲。軲亦見經說下。畢云。此轂字異文無疑。廣雅云。軲車也。曹憲音枯。又音姑。案畢說未塙。軲疑即車前胡字。形又與軸相近。詳經說下篇。輞與軲不得同度。疑亦有捝誤。

廣十尺。轂廣度必無十尺。此亦足證畢說之非。但胡即軥前下垂柱地者。亦不得有廣度。疑指車前軓當胡處而言。下箱與轅等亦長丈。則軓長廣正方矣。若為軸則當云長。不當云廣。未能質定也。

轅長丈。此蓋直轅。與考工記大車同長。又當為轅出箱前者之度。下云箱長與轅等。則幷當箱與箱前二者計之。轅通長二丈也。車人凡為轅三其輪崇。此輪六尺而轅二丈。贏於彼也。

為三輻。三輻疑當作四輪。備高臨篇。連弩車兩軸四輪。亦誤作三輪。

廣六尺。凡輪廣與崇等。考工記車人。鄭注。柏車山車輪高六尺。此與彼度同。

為板箱。長與轅等。說文竹部云。箱大車牝服也。考工記車人云。大車牝服二柯。又參分柯之二。鄭注云。牝服長八尺。謂較也。鄭司農云。牝服謂車箱。此車箱長丈。蓋長於大車二尺也。

高四尺。舊本作四高尺。蘇云。當作高四尺。案蘇校是也。今據乙正。

善蓋上。治令可載矢。舊本捝中字。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茅本補。

子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畢云。舊作者。以意改。案茅本正作也。不誤。

城小人眾。二不守也。人眾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蘇云。虛同墟。言不在城邑也。

五不守也。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尉繚子兵談篇云。量地肥墝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畢云。言大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則可守。詒讓案。方三里者積九里。為地八千一百畝也。以萬家分居之。蓋每宅不及一畝。貧富相補。足以容之矣。

應名乃內之トハ、其名實相應ズルトキハ、之ヲ用フルヲ云フ。

淮南子ノ意味ハ、鳥ハ日中ニ在ルコトヲ得ルモ、鵻札ト云フ鳥ヲ畏ルト云フコト。

告之至ノ告字ノ下ニ、者字ヲ補フベシ。

睨者小ハ諸小倪ノ誤ニシテ、小倪ハ小兒ヲ云フ。

解車ハ車ノ名ナルモ、其制不明、枱ハ梓ト通ズ、城矣ハ載矢ノ誤。軺車ハ立乘ノ小車ナリ。

輪軲以下ハ軺車ノ制ヲ述ベタル者ナリ、軲ハ胡ニシテ、轅ノ前下ニ

之。蘇云。應名言名實相應也。內讀如納。民相惡。若議吏。吏所解。吏所解。謂民相惡有讐怨吏爲解之者。見上號令篇。皆札書藏之。札舊本譌作禮。王引之云。禮書當爲札書。古禮字作礼。與札相似。札譌爲礼。後人因改爲禮耳。札書見號令篇。莊子人閒世篇。名也者相札也。崔譔曰。札或作禮。淮南說林篇。鳥力勝日而服於鵻札。今本札譌作禮。蘇云。禮當作謹。備城門篇言皆謹收藏也。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周禮調人云。凡有鬭怨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鄭注云。不可成不可平也。書之記其姓名辯本也。此札書與彼義同。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告下疑當有者字。吳鈔本挩至字。睨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爲署吏。令給事官府若舍。蘇云。睨者二字。傳寫錯誤。或爲兒童之訛。意言弱小未堪爲卒。唯給使令而已。詒讓案。孟子梁惠王篇趙注云。倪弱小繄倪者也。說文女部云。婗嫛婗也。廣雅釋親云。婗兒子也。此睨卽婗之叚字。或云。睨者小。疑當作諸小婗。者卽諸之省亦通。孟子滕文公篇云。五尺之童。管子乘馬篇云。童五尺。荀子仲尼篇云五尺豎子。論語泰伯篇。可以託六尺之孤。周禮鄉大夫賈疏。引鄭注云。六尺年十五以下。然則五尺者。蓋年十四以下也。舍謂守者之私舍。號令篇云。城上吏卒養。皆爲舍道內。蘭石見號令篇。厲矢諸材畢云。舊作林。以意改。蘇云。諸與儲同。詒讓案。諸如字。器用皆謹部。各有積分數。號令篇云。輕重分數各有請。爲解車以枱。城矣說文木部云。枱耒耑木也。案枱卽考工記車人耒庛之正字。與此義不相當。此枱當爲木材。疑卽梓之叚借字。枱籀文从辝作辝。與梓聲類相近也。備穴篇。用揺若松爲穴戶。揺疑亦卽枱梓之異文。蘇云。此句錯誤不可讀。解車疑卽軺車。據下文。是言車之載矢者。城矣二字。或卽載矢之訛。下以字衍。案蘇說近是。但下以字非衍。以軺車。畢云。漢書注服虔云。軺音瑤。立乘小車也。輪軲道藏本。茅本軲

不可遠トハ遠出スベカラザルヲ云フ、兩林字ハ皆材ノ誤、謀多少ノ謀ハ、課ノ誤ニシテ、材木ノ多少ヲ配當スルコト、城□ノ闕字ハ上字ヲ塡スベシ、擊ハ隔ノ誤、茷ハ筏ト同ジ。

步界ノ步ハ部ノ誤、上ノ下ニ之字ヲ補フベシ。

長人ハ身長高キ人ヲ云フ、使士ハ信士ノ誤、內人外人ハ、內事ヲ知リ叉外事ニ通ズル者、外人者ノ上ニ有字ヲ補フベシ、善門人者ノ門ハ門ノ誤。

蘭為杜後也。事急卒不可遠。令掘外宅林。疑當作材。下同。言事急守城之卒不可令遠出。則令掘外宅材木。納城內以備用。又疑或當作事急卒不可遝。卒猝同。言倉猝不及致材木也。考林當作材。謀多少。謀疑當為課。詳號令篇。若治城□為擊。即號令篇所云五十步一擊也。城下疑缺上字。三隅之。言擊之形為三隅不方也。重五斤已上。諸林木渥水中無過一茷。重五斤以上。謂材木之小者。畢云。說文云。欑海中大船。臣鉉等曰。今俗別作筏。案唐隆闡禪師碑。又作栰。此作茷皆欑假音字。蘇曰。林疑當作材。渥漬也。案蘇校是也。論語公冶長集解引馬融云。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方言云。簰謂之筏。通典兵門云。槍十根為一束。勝力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即成一栰。此後世法。不知墨子所謂一茷。數幾何也。塗茅屋若積薪者。厚五寸已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者上。王引之云。步界二字義不可通。步當為部。吏各有部。部各有界。故曰部界。號令篇云。因城中里。為八部。部一吏。又云。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皆其證也。俗讀部步聲相亂。故部譌作步。上下當有之字。上之謂上其財物也。備城門篇云。民室材木瓦石。可以益城之備者。盡上之。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之字。則文義不明。又云。左與佐同。蘇云。上謂聞之於上。有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使士謂可以奉使之士。又疑當作信士。號令篇屢言信人。亦或誤為使人。有內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有善門人者。蘇云。上句善下疑脫一字。善門疑善門之訛。守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內

不可ハ不可窴ノ略語、置此其中ノ此ハ、前ノ毒草ヲ云フ、敵ヲシテ水ヲ汲マシメザル爲ナリ。

類竅ノ類ハ幎ノ誤、諸門戶ニ穴ヲ鑿チ、更ニ幕ヲ以テ之ヲ覆フコト。

烏鴈ノ烏ハ鳧ノ誤ニシテ、鴨ナリ、鴈ハあひるナリ。

弋鳧與鴈ハ、詩經鄭風女曰鷄鳴ヲ見ヨ。

葪ハ䐉（腦ト同字）ノ誤、㲋字ハ上文ノ牛羊云云ノ句中ニ在ルベキ者ナルモ、誤リテ孤立ス。

吏槫桐卣ノ四字ハ不明。鐵錍ハ鐵ノ箭ヲ云フ、厚簡爲衡枉ハ后闌爲衡柱ノ誤、上文ノ闌爲柱後ト同意ナリ。

兵守拒法云。凡敵欲攻。即去城外五百步內井樹牆屋。竝塡除之。井有塡不盡者。投藥毒之。

外宅溝井可窴 句。 **塞。**

窴舊本作寘畢云。同塡王校作窴今據改。說文穴部云。窴塞也。

不可 句。 **置此其中。**

畢云。言此數物有毒可置外宅。不可置中。顧云。左氏傳。秦人毒涇上流。案顧說是也。不可置此其中。言井溝可窴塞。則窴塞之。不可窴塞者。以上所蓄毒艸。置其中。毋使敵汲用也。畢說誤。

安則示以危。危示以安。寇至諸門戶。令皆鑿而類竅之。

類備城門篇作幕。畢校改幕。案彼幕當作冪。此類當作幎。蓋幎隸書形近類。因又誤作類也。幎正字。冪變體。義竝詳彼篇下。同。

各爲二類。一鑿而屬繩。繩長四尺。大如指。寇至先殺牛羊雞狗烏鴈。

畢云。說文云。鴈鵝也。此與鴻雁異。呂氏春秋云。莊子舍故人之家。故人令豎子爲殺鴈饗之。亦見莊子新序。東奢云。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秕無得以粟。皆即鵝也。今江東人呼鵝猶曰雁鵝。王云。畢說是也。烏非家畜。不得與牛羊雞狗鵝竝言之烏當爲鳧。此鳧謂鴨也。亦非弋鳧與鴈之鳧。廣雅。鳧鶩䳺也。䳺與鴨同。晏子春秋外篇。君之鳧鴈食以菽粟是也。故曰殺牛羊雞狗鳧鴈。蘇說同。

收其皮革

畢云舊收作牧。皮作支。俱以意改。

筋角脂葪羽。

葪即考工記劀字。本䐉字之譌也。

㲋皆剝之。

王引之云。㲋與皮革筋角脂羽竝言之。亦爲不倫。㲋字當在上文牛羊雞狗之閒。迎敵祠篇。亦云狗㲋豚雞。

吏槫桐卣

吏疑使之誤。下有挩字。槫疑櫝之誤。說文木部云。櫝楸也。故與桐竝舉。然文尚有挩誤。卣茅本作自畢云。未詳。

爲鐵錍。

方言云。凡箭其廣長而薄鐮謂之錍。郭璞注云。江東呼鎞箭。蘇曰。錍賓彌切。音卑。說文曰。鍦錍斧也。

厚簡爲衡枉。

厚疑當爲后。與後聲近字通。簡疑當爲闌之誤。前備城門篇。亦有兵弩簡格。即闌格也。枉當爲柱。此疑即上文所謂

時摻(操ト同ジ)者名トハ、節ヲ操ル人ガ、其姓名ヲ自署スルコト。

百步一隊ノ一句錯簡ナルベシ。

墉善其上ノ善ノ下ニ蓋ノ一字ヲ補フベシ、墉ハ土塀ナリ。

取疏ノ疏ハ、菜蔬ノ蔬ト同ジ。

湛旱ハ水旱ト同意、歲不爲ハ凶歲ヲ云フ。

芫、芸(芒ノ誤)烏喙、祩(椒ノ誤)葉、皆毒草ノ名ナリ。

急就編四卷ハ、前漢史游ノ撰。

此參譌爲僉・又譌爲劒耳。隸書參或作忩。僉或作忩。二形相似而誤。案王校是也。蘇說同參驗見後。

節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摻者名。

畢云。言操節人。卽出門者。當記其名。

百步一隊。

上疑有捝文。

閤通守舍。

說文門部云。閤門旁戶也。爾雅釋宮云。小閨謂之閤。茅本作閣非。

相錯穿室。治復道。爲築墉。墉善其上。

蘇云。善與繕通。案蘇說未塙。此善下有捝字。後文說輯車云。善蓋上。備穴篇云。善塗亓竇際。此疑亦當云善蓋其上。或云善塗其上。又此下舊本有先行德至用人少易守凡四十三字。當爲前備城門篇之錯簡。今審定移正。

取疏。

畢云。此正字。下作蔬俗。

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

畜蓄字通。下同。

以備湛旱

王云。論衡明雩篇曰。久雨爲湛。畢云。言湛溺大水與旱非。

歲不爲。

王云。畢以歲字絕句。不爲屬下讀。案不爲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當以歲不爲連讀。湛旱水旱也。言令民多畜蔬食。以備水旱歲不爲也。晉語注曰。爲成也。歲不爲。猶玉藻言年不順成也。賈子孽產子篇曰。歲適不爲。是其證。

常令邊縣豫種畜芫芸烏喙祩葉。

蘇云。芫魚毒也。漁者煮之以投水中。魚則死而浮出。故以爲名。芸香草也。可以辟蠹。烏喙。烏頭別名。祩葉未詳。詒讓案。說文艸部云。芫魚毒也。太平御覽藥部引吳氏本艸云。芫華根有毒。可用殺魚。本艸經云。烏頭一名烏喙。廣雅釋艸云。蕪奚毒附子也。一歲爲萴子。二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芸非毒艸。當爲芒字之誤。爾雅釋艸云。葞春草。郭注云。一名芒草。山海經中山經云。葌山有木曰芒草。可以毒魚。朝歌山作莽草。周禮翦氏。及本艸經同。本艸字又作菵。竝聲近字通。芒與芫皆毒魚之艸。蓋亦可以毒人。祩茅本作株。疑當爲⿰木尗。與椒同。急就篇云。烏喙附子椒芫華。皇象本作烏喙付子⿰木尗元華。芒芸⿰木尗株。字形竝相近。烏喙。茅本作烏啄。亦與皇同。⿰木尗與烏喙芫華等皆藥之有毒者。故此書及史游竝兼擧之。葉不審何字之誤。通典

特ニ之ヲ爲リテ、往來セシム、故ニ夜行スル者ハ、之ヲ眞ノ人ナリト思フテ、射ルコトアリ、中ニハ之ヲ看過スル者アレバ、之ヲ誅スルコト。
竹箭ハ竹ノ杙ニシテ之ヲ濠ニ植エ、以テ敵ノ盜渉ヲ防グ者ナリ。
漢書ノ箭張禁ハ、箭ヲ作ルコトヲ職トスル張禁ト云フ人。
前外廉トハ前池ノ外側ヲ云フ。

極ハ亟ニ通ズ。

主節ハ守節ヲ主ル小吏、疏書ハ其事柄ヲ記スルコト。

令若ノ若ハ著ノ誤、劍驗ハ參驗ノ誤。

疏者。蘇云。言要害之處。必嚴密防守。至於人疏之處。亦不可不預爲謀也。俞云。疑人蓋束草爲人形。望之如人。故曰疑人。謀其疏者。謀乃誅字之誤。案俞說是也。

牆外水中即城外池也。牆疑即旗幟篇之藩。爲竹箭。畢云。舊作籣。今改。下同。詒讓案。茅本竝作箭。蘇云。箭當從舊作籣。漢書有此字。竹籣蓋竹籤也。削竹而布之水中。所以防盜涉者。今案籣字古字書所無。俗字書引漢書王尊傳。籣張禁字如此作。攷漢書各本。皆作箭不作籣。蘇誤據之非也。箭尺。廣二步。言插竹箭之處廣二步也。箭下於水五寸。下於二字舊到。今依蘇校乙。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亦內鄉。蘇云。於下二字誤倒。當作籣下於水五寸。言藏之水中。令人勿見也。雜長短。使之不齊也。前亦當作籣。外廉者廉其外。令有鋒鋩也。行讀如杭。鄉讀如向。案旗幟篇云。前池外廉。前外廉三行。謂前池之外廉。列竹箭三行也。蘇說非。

三十步一弩廬。廬廣十尺。袤丈二尺。弩廬即置連弩車之廬也。通典兵守拒法有弩臺。制與此略同。而步尺數異。詳備高臨篇。

隊有急隊亦謂當攻隊。極發其近者往佐。王引之云。古字極與亟通。極發即亟發也。莊子盜跖篇亟去走歸釋文。亟急也。本或作極。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注竝云。極讀爲亟。急也。淮南子精神篇。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高注云。亟急也。案王說是也。極下道藏本有急字。疑衍。

其次襲其處。漢書楊雄傳顏注云。襲繼也。蘇云。言軍有危急。則發其近者。往助之。近者既發。則移其次者居之。以爲接應也。

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主節小吏。掌符節者。與號令篇主劵相類。周官有掌節。屬地官。蓋都邑亦有之。署其情。令若其事。若疑著之誤。而須其還報以劍驗之。王云。劍驗亦當爲參驗。謂參驗其事情也。

レバ其材木ヲ藏シ力足ラザレバ之ヲ燒クコトヲ云フ。

關鼻ハ紐ニシテ、其木ニ穴ヲ穿チ、之ニ紐ヲ通シテ曳カシムル者。

面一トハ四方各一人ヲ云フ。

令行者趣其外トハ、門外ヲ行ク者ヲシテ、迅速ニ通過セシムルコト、窺伺ヲ防グタメナリ、其人トハ四戟ノ主ヲ云フ。

池外廉ノ外ハ、水ノ誤ニシテ、池ノ外邊ヲ云フ。

疑人ハ案山子ノ類、我軍ヲ警戒センガ爲ニ、

外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爲關鼻。畢云。言爲之紐。令事急可曳。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質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都司空蓋五官之一。詳號令篇。大城四人。候二人。候亦五官之一。詳號令篇。二茅本作一。縣候面一。四面面各一候。亭尉。次司空。亭尉卽備城門篇之帛尉。號令篇之百長。其秩蓋次於縣尉。次司空亦次於都司空也。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畢云。言厚祿足以養其廉信。案財足疑當屬上讀。財讒通。言吏侍守所者。纔足應用。無定數也。財足見備城門篇。它篇亦多云財自足。畢讀恐非是。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爲侍吏。諸吏必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守疑當作侍。號令篇云。吏卒侍大門中者。曹無過二人。考有在葆宮中。有下脫質字。夾門而立。令行者趣其外。蘇云。趣疾行也。所以防窺伺者。各四戟夾門立。此言夾門別有持戟者四人也。而其人坐其下。吏日五閱之。上逋者名。池外廉。外舊本譌水。王云。水廉當爲外廉。鄭注鄉飲酒禮曰。側邊曰廉。池外廉謂池之外邊近敵者也。下文曰。前外廉三行。旗幟篇曰。大寇傳攻前池外廉。皆其證。隸書外字。或作外。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與水相似而譌。史記秦本紀。與韓襄王會臨晉外。正義。外字一作水。案王校是也。今據正。蘇云廉猶察也。非。有要有害。必爲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

免於九十日之約矣トハ、如此ニシテ、人民ハ九十日間ノ窮約ヲ免レ、饑餓ニ迫ラザルヲ得。

諸雜鄕ノ雜ハ離ノ誤、城外ノ鄕ヲ云フ。

凡數ハ概數ト同ジ、先發トハ、之ヲ徵發スルコト。

魚鱗簪トハ魚鱗ノ如ク積疊ヘルコト、簪ニ積聚ノ意アリ。

大玄經ノ禮次六ノ矢施之ノ矢ハ、百子全書大ニ作ル、王者禮ヲ設ケ、差等ヲ正スコトヲ云フ。或ハ矢ヲ陳ヌト訓ズルモ可ナラン。商子兵守篇ノ文ハ侖檝ニ由リテ給從而□之、不給從而熯之トナスベシ、而字ノ下ハ闕文ナリ、其意ハ我力給足ナ

如是而民免於九十日之約矣。約謂危約。寇近亟收諸雜鄕金器若銅鐵。亟舊本譌函。今據茅本正。王校同。雜鄕當作離鄕。言城外別鄕器物皆收入城内也。備城門篇云城小人衆葆離鄕老弱國中及他大城。及他可以左守事者。顧云。左助也。蘇云。左佐通用。下同。先舉縣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蘇云。凡字誤。當作亣。與其通。書中其多作亣。案凡數猶言大總計數也。周禮外史云。凡數從政者。蘇說非。即急先發。句。寇薄蘇云。薄謂迫近。發屋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句。入柴入讀爲内。勿積魚鱗簪。畢云。疑槮字假音。讀若高誘注淮南子積柴之罧。案畢說是也。淮南子說林訓本作罧。高注云。罧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罧讀沙槮。幽州名之爲涔也。說文作罧云。積柴水中以聚魚也。備蛾傳篇說苔云。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三即參。亦即槮之省也。爾雅釋器云。槮謂之涔。郭注以爲聚積柴木。捕取魚之名。小爾雅廣獸云。潛槮也。潛涔字通。蓋通言之。凡積聚柴木。並謂之槮。槮潛參簪聲並相近。通典兵門說束柲云。皆去鑽刃以束爲魚鱗。次横檢而縛之。杜即依此書也。太玄經。禮次六。魚鱗差之乃矢施之。魚鱗簪猶言魚鱗次。魚鱗差也。細繹此與備蛾傳篇文。似並謂勿如魚鱗簪。而杜佑之意。則謂束柲當爲魚鱗次。依其說。則此文勿積當略讀。與備蛾傳篇語意不同。未知是否。當隊令易取也。當隊即當隧。詳備城門篇。材木不能盡入者。熯之。無令寇得用之。商子兵守篇云。客至發。梁徹屋。給從從之。不給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與此同。積木各以長短大小惡美形相從。大小。茅本作小大。城四面

食ニ乏シキコトヲ云フ、以下之ニ準ズ。

斗食食五升以下ハ、前文斗食終歲三十六石ヲ解說シタルナリ、其意ハ一日再食スル故ニ一斗トナル、是レ常時ノ事ナリ、然レドモ參食即三分ノ二トナルトキハ、三升弱トナル、日再食以下之ニ準ズ、日再食ストハ、前文ヲ總ベタル句ナリ。

救死之時トハ兵食欠乏シテ、危急ニ迫レル時ヲ云フ。

八石。

舊本。食上挩四字。今據道藏本・茅本補。蘇云。當作參食終歲二十石。四食終歲十八石。然二十下尚當有脫字。據下言參食食參升。日再食則六升。以終歲計之當得二十一石六斗。四食食二升。半日再食則五升。以終歲計之當得十八石也。俞云。此數不同者。上所說是常數下所說是圍城之中。民食不足減去其半之數也。參食者參分斗而日食其二也。故終歲二十四石也。句下脫四字。當據下文補。四食者四分斗而日食其二也。故終歲十八石也。

五食終歲十四石四斗。

舊本作五食終歲十四石升。盧云。疑十四石五升。否或升字衍。俞云。五食者五分斗而食其二。則每日食四升。終歲當食十四石四斗。今作終歲十四石升。蓋誤斗爲升。又脫四字耳。盧說於數不合非也。案俞校是也。蘇說同。今據補正。

六食終歲十二石。

俞云。六食者六分斗而食其二也。故終歲十二石也。蘇云。下言六食一升大半。是每日食三升有奇。以終歲計之當得十二石也。

斗食食五升。

上斗字。舊本亦譌升。今依畢蘇校正。

參食食參升小半。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

此申析上文斗食以下日再食每食之升數也。故末又云日再食。以總釋之。俞云。此依前數而各減其半。斗食者每日一斗。今則爲五升矣。參食者每日六升大半。今爲參升小半矣。不言小半者。傳寫脫去也。下文言。六食食一升大半。則此必言食參升小半可知。蓋參食本食六升大半。而減之爲三升小半。猶六食本食三升小半。而減之爲一升大半也。無小半二字。即於數不足矣。四食本食五升。故減爲二升半。五食本食四升。故減爲二升。其數甚明。案俞以此爲民食不足。依前數而各減其半。非墨子之指。而謂參食食參升下。當有小半二字。則甚塙。今據增。

救死之時。日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

日二升者再食每食一升也。日三升者每食一升有半也。日四升者每食二升也。

驚ハ警ト通ズ。

孔ハ外、牧ハ次、步ハ坐ノ誤、下ノ旗字ハ衍、備戰ハ戰備ノ誤。

田者ハ農夫ヲ云フ。

放ハ寇、到ハ鼓ノ誤。

捶表ハ郵表ノ誤ニシテ、號令編ニ見ユ。傍視ハ同ジク視マハルコト、爲行爲ハ其所爲ノ誤。

斗食トハ一人ガ毎日一斗ヲ食スルコト。

參食トハ、一斗ノ三分ノ二ヲ食フコト、城中

候異。幟俗字。上文徵職。並作職。

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卽有驚。驚警同。詳號令篇。舉孔表。孔疑當作外。艸書相似而誤。見寇舉牧表。牧疑當爲次。亦艸書之誤。若上文云次烽。城上以麾指之。斥步鼓。整旗旗。蘇云。步當作坐。下旗字衍。以備戰從麾所指。備戰當從旗幟篇作戰備。卽兵械之屬。言斥各持戰備從城上旗麾所指。而迎敵也。下云。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義同。舊讀以備戰三字。屬上句誤。指。舊本譌止。今據道藏本・茅本正。蘇云。號令篇作指。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謂從斥卒禦敵。女子亟走入。亟舊本譌函。王校改亟。茅本正作亟。今據正。卽見放。放當爲寇。下文可證。到傳。到城止。止舊本誤正。王引之云。上到字當爲鼓。正當爲止。鼓傳到城止。見下文。上文又曰。烽火以舉。輒五鼓傳。蘇云。上到字誤衍。正爲止字之訛。案王說近是。茅本止字不誤。今據正。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蘇云。號令篇言。表三人守之。與此合。捶號令篇作垂。案捶表。俞謂卽郵表。是也。王校删捶字。非。詳號令篇。守數令騎若吏行旁視有以知爲所爲。蘇云。旁當作訪。上爲字當作其。詒讓案。旁視猶言徧視。又疑當作行視旁。旁謂城之四面也。其曹一鼓。言守表者。每曹有一鼓。望見寇鼓傳。到城止。斗食斗舊本譌升。畢云。疑斗食。俞云。以下文推之。則升爲斗字之誤。無疑。案畢俞說是也。蘇校同。今據正。終歲三十六石。蘇云。據下言斗食食五升。又言日再食。是一食五升。再食則一斗。以終歲計之。當三十六石也。參食終歲二十四石。四食終歲十

守烽者事急ノ五字ノ下ニ、脫文アルベシ。

五十ハ五十人ノ略言、唯弇逮ハ無厭逮ノ誤。

無迹以下十字二句ハ、迹者無下里三人。各立其表。城上應之ノ誤。

至五烽五鼓。皆可次第而正之矣。下文曰。夜以火如此數。正謂如五烽五鼓之數。則藍爲鼓字之誤甚明。畢以藍郭二字連讀。又謂藍鼖聲相近。而以爲蹀躐字。大誤。案王說以藍爲鼓甚塙。惟依舊本。則前二烽皆無鼓。三烽一鼓。四烽二鼓。鼓數與烽亦不必盡相應。依王說鼓數各如烽。則增改字太多。不知塙否。今未敢輒改。蘇謂二字及五藍二字並衍。失之。

夜以火如此數。王引之云。號令篇夜以火皆如此。亦謂如五表之數。守烽者事急。此下疑有挩文。

候無過五十。寇至葉隨去之。唯弇逮。寇至葉隨去之。舊本作寇至隨葉去五字。畢以意改葉爲棄。王云。畢改非也。此當作寇至葉隨去之。言候無過五十人。及寇至堞時。即去之也。號令篇曰。遣卒候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是其證。今本去下脫之字。又升隨字於葉字上。則義不可通。又云。葉與堞同。上文樹渠無傅葉五寸。亦以葉爲堞。案王校是也。今據乙增。又此十四字。舊本誤錯入上文事即急。則使積門內下。今移於此。號令篇云。遣卒候。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愼無厭建。候者曹無過三百人。日暮出之。爲微職。與此上下文正同。則其爲錯簡無疑矣。唯弇逮亦當作無厭逮。逮怠通。號令篇作無厭建。

日暮出之。

令皆爲微職。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句。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王引之云。此本作平明而迹。迹者無下里三人。各立其表。城上應之。言迹者之數。每里無下三人。各立其表。而城上應之也。號令篇云。迹者無下里三人。平明而迹。各立其表。城上應之。是其證。今本迹者無下里三人七字。祇存無迹二字。城上應之。又譌作下城之應。則義不可通。考下城之應。秋儀云。當作城上應之。

候出置田表。田表。候出郭外所置之表。郭外皆民田。下云。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即郭外耕田之民也。斥坐郭內外。立旗幟。蘇云。號令篇云。候出越陳表。遮坐郭門之外內。立其表。文校此爲優。田與陳通。詒讓案斥遮義同。淮南子兵略訓斥闉要遮。高注云斥候也。此斥爲遮與

二字ハ恐クハ亭一鼓ノ次ニ置クコト可ナラン。

上下之トハ蜂火ヲ上下スルコト。

且弇還ハ無厭建ノ誤、忘ルナカレト云フコト、去來云云トハ、敵ノ來去トモニ、烽火ヲ續ケ上ゲテ、中止スルコトナカレ。

射妻ハ射要ノ誤ニシテ、敵ガ我ガ要害ノ地ヲ急ニ攻メ寄スルコト、郭會城會ハ我郭及ビ城ニ敵ノ至ルヲ云フ、此一節ノ藍ハ鼓ノ誤ニシテ、一二ハ各三四ノ誤、而シテ一烽二烽ノ下ニ、各一鼓二鼓ノ語ヲ補フベシ。

竈 當作聾竈。詳備城門篇。亦言每亭爲一聾竈。號令篇云。樓一鼓聾竈。等以爲緩急之辨。 亭一鼓。寇烽・驚烽・亂烽。 言舉烽有此三 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止。 畢云。舊作正。以意改。 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 謂引烽而上下之。烽著桔橰頭。故可引而上下。詳號令篇。 烽火以舉。 王云。以已同。 輒五鼓傳。又以火屬之。 畢云。火舊作又。以意改。 言寇所從來者少多。 廣雅釋詁云。言問也。 旦弇還。 旦茅本作且。疑當爲毋弇建。卽號令篇之無厭建。後文又作唯弇逮。則疑還或爲逯之誤。此書逯多誤還。逯逮同。詳非攻下篇。 去來屬次烽勿罷。望見寇舉一烽。入境 畢云。號令篇作竟是。 舉二烽。射妻 妻疑要之譌。上文屢云要塞。下文又云有要有害。可證。射要謂急趨要害。周禮野廬氏鄭注云。徑踰射邪趨疾越渠隄也。畢云。當是女垣譌字。案此方入境。尚未郭會。安得至女垣。畢說非。 舉三烽一藍。 舊本挩一字。今據道藏本茅本補。王校改一爲三。畢讀藍郭句云。藍鬫聲相近。言鬫郭也。謂近之。案畢失其句讀。不可從。 郭會 謂寇至郭。 舉四烽二藍。 二王校改四。 城會舉五烽五藍。 王引之云。藍字義不可通。葢鼓字之誤。鼓字篆文作𡔷。上屮誤爲廾。中豆誤爲臥。下止誤爲皿。遂合而爲藍字。此文當云望見寇舉一烽一鼓。入境舉二烽二鼓。射妻舉三烽三鼓。郭會舉四烽四鼓。城會舉五烽五鼓。上文曰。烽火以舉。輒五鼓傳。正與此舉五烽五鼓相應。史記周本紀。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是有烽卽有鼓也。今本舉一烽舉二烽下。脫一鼓二鼓四字。舉三烽三鼓。舉四烽四鼓。鼓字既皆誤作藍。而上句三字又誤作一。下句四字誤作二。唯下文舉五烽五藍。藍字雖誤。而兩五字不誤。猶足見烽鼓相應之數。而自一烽一鼓以

調處ハ葆民ヲ宮室ノ大小ニ應ジ、不平均ナカラシムルコト。

置平ハ平直ノ誤。

使人各得ヨリ天下事具矣マデノ一節、前後ノ文章ト相接セズ、恐クハ他編ノ錯簡ナラン。

侍殺ノ侍ハ倚ノ誤ニシテ、斜メニ殺グコト、辟梯ハ臂梯ト同ジ、三尺ハ三丈ノ誤、連門ハ連版ノ誤、報トハ彼此ノ通信ヲ云フ、槧再雜ハ塹再匝ノ誤、聾竈ノ

迹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葆民先擧城中官府民宅室。署大小調處。葆民卽外民入葆者。計度城內宮室之大小。分處之。必均調也。葆者或欲從兄弟知識者許之。識字舊本挩。王引之云。知下當有識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完。號令篇曰。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是其證。外宅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事卽急則使積門內。事急不及致所積之處。則令暫積門內。取易致也。此下舊本有候無過五十云云十四字。乃下文錯簡。今移於彼。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爲置平賈。號令篇作皆爲平直其價。疑置平亦平直之誤。與主券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畢云。長當爲韻。鈞其分職。天下事得。畢云。職得爲韻。皆其所喜。天下事備。畢云。喜備爲韻。者皆其所喜。皆恐偕誤。強弱有數。天下事具矣。畢云。數具爲韻。蘇云。此八句與前後文語意不倫。疑有錯簡。築郵亭者。圜之。高三丈以上。令侍殺。侍當爲倚。言邪殺爲梯也。備城門篇云。倚殺如城埶。可證。蘇云。侍當作持。殺減也。非。爲辟梯。畢云。辟卽臂字。梯兩臂長三尺。亭高三丈以上。則梯長不得止三尺。疑尺當爲丈。連門三尺。報以繩連之。連門疑當作連版。槧再雜爲縣梁。槧當爲塹。塹縣梁見備城門篇。再襍猶言再帀。詳經上篇。聾

矢長ハ夫（趹ト通ズ）長ノ誤。

弟ハ梯ニ通ズ。

葉ハ堞ニ通ズ。

二百五十八ノ下ニ步字ヲ補フベシ、渠荅布設ノ大數ヲ言ハンニ、一里卽チ二百五十八步ノ間ニ百二十九トナス。

難寇ハ敵ヲ沮スルコト、害者トハ要害ノ地ヲ云フ。

織女之トハ、天ノ織女星ハ三角形ヲナシテ配置セラル、此亭ノ三隅ノ形、之ト似タリ、故ニカク云フ。

距阜ハ巨阜ト同ジ。

渠長丈五尺。其埋者三尺。畢云。埋舊作理。以意改。矢長丈二尺。蘇云。備城門篇。矢作夫。詒讓案。當為夫。即趹之省。詳備城門篇。渠廣丈六尺。其弟丈二尺。蘇云。弟與梯同。下文作梯是也。考弟梯之誤。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傅葉五寸。畢云。葉即堞字。蘇云。備城門篇言去堞五寸。與此言合。梯渠十丈一梯。渠之有梯者。謂之梯渠。但渠廣丈六尺。則不得有十丈。若據設渠處言之。則城上二步一渠。其廣丈二尺。二十步而十渠。則十二丈也。與此數皆不相應。未詳。渠荅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荅百二十九。蘇云。備城門篇言。城上二步一渠。又言。二步一荅。此里字疑當作步。詒讓案。此當作里二百五十八步。里字不誤。今本挩一步字耳。里法本三百步。而云二百五十八步者。蓋就設渠荅之處。計之所餘四十二步。或當門隅及樓圍。不能盡設渠荅。故不數。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其甚害者。為築三亭。蘇云。此言險隘宜守。害謂要害。築亭備瞭望也。亭三隅。亭三二字舊本到。今據茅本乙。織女之。畢云。當云織如之。織古幟字。陳奐云。織女三星成三角。故築防禦之亭。以象織女處隅之形。案陳說是也。上文不言織。則不當云如之。畢校未塙。此言亭為三隅形。如織女三星之隅列。猶下文云為擊三隅之也。六韜軍用篇云。兩鏃蒺藜。參連織女。是古書多以織女擬三角形之證。令能相救。諸距阜畢云。距舊作詎。以意改。蘇云。距鉅通用。大也。考距當作鉅。山林溝瀆丘陵阡陌。畢云。古只為仟伯。郭門若閻術可要塞。說文門部云。閻里中門也。及為微職。畢云。同織。案詳號令篇。可以

ルコト、望以固ノ句中、一字ノ脫漏アルベシ、守者重下云云ハ、我城ヲ守ル者ガ、堂堂ト隊伍ヲ齊フテ城ヲ下リ、敵ニ當レバ、敵兵ハ容易ニ退去スルコト。數少ノ少ハ賞ノ誤。作土トハ我城ニテ敵ヲ防ガンタメ、土ヲ積ムヲ云フ。

煙ハ堙ト同ジ、必應城云云ハ、我城ノ狀況ニ應ジテ敵ノ攻具ニ備フルコト。椁之ハ揨之ノ誤ニシテ、我兵ハ足ラザルトキ、木ヲ以テ敵ノ堙衝等ヲ撞クコト。

恚瘉高憤ハ、養勇高奮ノ誤。

攻者輕去。畢云。舊作云。以意改。固顧去爲韻。考一本作云。當作去。養勇高奮。民心百倍。多執數少。王云。多執數少義不可通。少當爲賞。賞字脫去大半。僅存小字。因譌而爲少。言我之卒。能多執敵人者。數賞之。則卒乃不怠也。下文正作多執數賞。卒乃不怠。蘇說同。考少恐賞誤。卒乃不怠。畢云。舊脫卒字。据下文增。倍殆爲韻。王云。怠殆古字通。作士不休。士當作土。卽上文之積土也。商子兵守篇云。客至而作土。以爲險阻。不能禁禦。遂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之。凡待煙・衝・雲梯・臨之法。畢云。煙同堙。詒讓案。當依備城門篇作堙。必應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椁之。王引之云。椁字義不可通。椁當爲揨。字之誤也。說文。朾撞也。廣雅曰。揨撞刺也。揨與朾同。謂以木撞其堙衝梯臨也。左百步。右百步。茅本右作又。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選厲銳卒。愼無使顧。審賞行罰。審賞。舊本誤到。王云。當爲審賞行罰。今本審賞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備梯篇。正作審賞行罰。案王校是也。茅本正作審賞不到。今據乙。以靜爲故。從之以急。無使生慮。畢云。生舊作主。以意改。案茅本正作生。不誤。備梯篇亦作生。恚瘉高憤。茅本作愼誤。畢云。說文。恚恨也。慁古文勇。从心則字當爲慁。王引之云。畢以瘉爲慁之誤。是也。恚當爲恙。字之誤也。恙與養古字通。憤與奮同。上文云。養勇高奮。民心百倍。是其明證也。民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乃不怠。畢云。舊乃不二字倒。以意改。顧故慮倍怠爲韻。衝臨梯皆以衝衝之。

令杅廁利之ノ杅ハ、抒ノ誤、廁ノ掃除人トナスコト。

○襍（雜ト同ジ）守篇ハ守備ニ關スル雜事ヲ述ベタル者ナリ、其文前ノ諸篇ト重複スル者多シ、故ニ解釋モ、省略少カラズ。

輕意ハ輕竟（輕競ト通ズ）ノ誤ニシテ、輕輕シク競進スルヲ云フ。以臨民ノ句中、一字ノ脫漏アルベシ。

政ハ攻、二ノ害字ハ圉、城ハ攻ノ誤。

不至城ノ上ニ、害字ヲ補フベシ、敵ガ我城ヲ害スル能ハザルヲ云フ。

蘭爲柱後トハ蘭ハ欄ニシテ武器ヲ置ク場、柱ハ楮柱即支柱ヲ云フ、即チ柱ノ後ニ蘭ヲ設ク

有罪過而可無斷者。請亦當爲諸之誤。令杅廁利之。畢云。似言罰之守廁。蘇云。利似謂除去不潔使之通利。詒讓案。杅當爲抒。左傳文六年杜注云。抒除也。開元占經甘氏外官占。引甘氏讚云。天溷伏作抒廁糞土利疑譌。

襍守第七十一

禽子問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輕意義難通。意疑當爲竟之譌。竟競古字通。與旗幟篇竟士義同。輕竟言輕鬭。猶下云重下輕去矣。以駭主人。薪土俱上。以爲羊坽。茅本作坽从令。積土爲高。以臨民。畢云。句脫一字。蒙櫓俱前。遂屬之城。畢云。民城爲韻。詒讓案。坽亦合韻。兵弩俱上。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坽之守邪。舊本挩之字。今據王校補。羊坽者。攻之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羊坽之政。蘇云。政當作攻。遠攻則遠害。近城則近害。城當作攻。害並當爲圉。圉與禦字同。此涉上文而誤。言遠攻則遠禦之。近攻則近禦之也。公孟篇云。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彼吾亦圉之省。語意與此異而義同。不至城。畢云。句脫一字。詒讓案。此當作害不至城。即上云。不足以害城也。因上文兩圉字並譌害。此句首害字轉涉彼而挩耳。矢石無休。左右趣射。蘭爲柱後。蘭疑即備城門篇之兵弩簡格。杜謂楮柱。畢云。休後爲韻。望以固。畢云。句脫一字。厲吾銳卒。愼無使顧。守者重下。

立初鷄足置夾挾視葆食ハ立勿ニ鷄足置一ハ卒挾視ニ保舍一ノ誤、牧本ハ立如ニ鷄足一置レ卒挾ニ視葆舍一トナス、要スルニ初句ノ文意、分明ナラズ。

參食者ハ參驗ノ誤、正請之ハ止詰之ノ誤、屯陳垣ハ上文ノ屯道ノ垣チ云フ、皆樓ノ間ニ爲字チ補フベシ、聾ハ塹ト通ズ、物故ハ事故ト云フガ如シ。

中非常者。輒言之守。守以須城上候。城門及邑吏來告其事者。以驗之。（舊本須誤順。蘇云。順爲須之訛。須待也。褋守篇云。須告之至以參驗之。案蘇校是也。今據正。）樓下人受候者言。以報守。（畢云。言傳其言。）中涓二人夾散門內坐。門常閉。鋪食更。中涓一長者。環守宮之術衢。（說文行部云。四達謂之衢。）置。屯道。各垣其兩旁。高丈。爲埤院。（畢云。院當爲倪。）立初雞足置。（此上下文有挩誤。初疑勿之誤。公孟篇。揖忽。忽作忽。與此相類。雞足置。謂立物如雞足之形。後褋守篇云。入柴勿積魚鱗簪。又前備蛾傅篇云。相覆勿令魚鱗三。此文例與彼正同。）夾挾視葆食。（此有挩誤。疑當作卒夾視葆舍。葆舍猶葆宮也。）而札書得。必謹案視參食者（王云。參食當爲參驗。褋守篇曰。吏所解皆札書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是其證。此驗譌爲僉。又譌爲食耳。正請亦當爲止詰。）節不法。（節當爲卽。）正請之。屯陳垣外。術衢街皆樓。（茅本無街字。屯陳卽上文之屯道。樓上疑挩爲字。）高臨里中。樓一鼓聾竈。（聾讋之叚字。詳備城門篇。樓有一竈者。夜以擧火。）卽有物故。（句）鼓（物故猶言事故。言有事故則擊鼓也。）吏至而止。（止舊本譌正。今據茅本正。言擊鼓以報吏。吏至鼓乃止也。）夜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廁。廁與上同圂。（備城門篇云。城上五十步一廁與下同圂。與此略同。）請

去卒ハ吏卒ノ誤。

死上日行ハ、死三日徇ノ誤。

曹ハ詰所ヲ云フ、鋪ハ餔ノ誤、鋪食更無空トハ、更代ニ食シテ、其席ヲ空シクスルナキヲ云フ、一長ノ下ニ者字ヲ脫ス。

亡者ハ逃亡ノ兵ヲ云フ。

散門ハ令門ニ對スル側門ヲ云フ。

守室ハ守堂ノ誤、高樓ノ上ニ爲字ヲ補フベシ。

中。有則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罪而不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凡將卒鬭其衆失法殺。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聞誓令。兪云。去乃士字之誤。代之服罪。代舊本誤伐。王引之云。伐字義不可通。伐當爲代。卒吏民不聽誓令者。其罪斬。若有司不使之聞誓令。則當代之服罪矣。案王說是也。蘇說同。今據正。凡戮人於市。死上目行。此句有誤。疑當作死三日徇。徇徇古今字。死與尸聲近義通。謂陳尸於市三日。以徇衆也。周禮鄉士云。肆之三日。左襄二十二年傳。楚殺觀起。三日棄疾請尸。是戮於市者。皆陳尸三日也。上云。離守者。三日而一徇。亦足互證。三與古文上作二相似。日目徇行。形並相近。傳寫譌舛。遂不可通。

謁者侍令門外。爲二曹。夾門坐。鋪食更無空。鋪當爲餔。下並同。詳前。蘇云。更代也。言餔食則遣其曹更代。勿令空也。門下謁者一長。王引之云。長下當有者字。而今本脫之。下文曰。中涓一長者。是其證。守數令入中。視其亡者。以督門尉。文選籍田賦李注。引字書云。督察也。與其官長。及亡者入中報。四人夾令門內坐。二人夾散門外坐。四人二人亦謂謁者。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上侍者名。舊本譌民。今依道藏本・茅本正。上文云。上通者名。守室下高樓。室下不得爲樓。室當爲堂之誤。高上疑當有爲字。備城門篇云。守堂下爲大樓。高臨城。卽此。候者望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者。道亦從也。詳前。及城

誤。

署忠ノ忠ハ、中ノ誤。

從淫之法其罪射ノ射ハ聅ノ誤ニシテ、矢ヲ以テ耳ヲ貫ク刑罰ナリ、前述ノ如ク、有司モシ其治ムベキ以外ノ事ヲ行フコトアレバ、從淫之法（權限ヲ超エテ、從淫ノ不法ノ事ヲナスヲ罰スルコト）ニアテテ、聅ノ罪ニ處ス、務色ノ務ハ矜ノ誤ニシテ、威張ルコト、不寧ハ休暇ヲ乞フテ、親ノ凶事ニ歸宅セザルコト。

駴衆ハ駭衆ト同ジ。

次主ハ刺主ノ誤。

弊騏ハ奕棋ノ誤。

遂同術。王云。遂與隧同。道也。內與納同。舊本材誤校。卽誤既。王引之云。校木文不成義。校當爲材。既燒之。當爲卽燒之。言當道之材木。不能盡納城中者。卽燒之。無令寇得而用之也。樔守篇云。材木不能盡入者。燒之無令寇得用之。是其證。今本材作校。涉上文校數而誤。卽字又誤作既。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蘇說亦同。今據正。當遂卽備城門篇之當隊。畢說非。

無令客得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忠。有司出其所治。忠疑當爲中之誤。則從淫之法其罪射。畢云。謂貫耳。俞云。古不名貫耳爲射。射疑刵字之誤。案說文耳部云。聅軍法以矢貫耳也。射正字作䠶。與聅形近。畢隱據許書義亦通。韓非子難言篇云。田明辜射。舊注云。射而殺之。案射殺不當云辜。彼注未塙。務色謾舌。蘇云。此句有誤。疑當作矜色謾言。案舌卽正字。茅本作正。謂欺謾正人。不必改爲言。淫囂不靜。當路尼衆。畢云。尼止。舍事畢云。言舍其事。後就。舊本有路字。道藏本・茅本無。今據刪。言事急而後至。畢云。言緩。踰時不寧謂不謫告也。漢書高帝紀注李斐云。休謫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其罪射。讙囂駴衆畢云。駴駭字異文。周禮云。鼓皆駴。陸德明音義云。本亦作駭。胡楷反。李一音亥。又大僕戒鼓。鄭君注云。故書戒爲駭。則駴本戒之俗加也。其罪殺。非上不諫。次主凶言蘇云。次字有誤。詒讓案。疑當爲刺。其罪殺。無敢有樂器弊騏軍中。弊騏疑奕棋之誤。說文収部云。奕圍棋也。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敢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哭於軍

外空井ハ外宅井ノ誤。

外空窒ハ外宅室ト同ジ、發之ハ破壞スルコト。

令其人云云ハ外宅等ノ所有主ヲシテ、品目ヲ記セシメ、戰已メバ之ト引合ハシテ、其所有主ニ返ヘス、此時ノ證券ハ、當該官吏之ヲ作製ス、事爲ノ事ハ吏ノ

合之。淺人不知垂爲表之誤。又妄加手旁耳。俞云。王非也。垂者郵之壞字。郵卽表也。禮記郊特牲篇有郵表畷。鄭君說此未明。郵表畷蓋一物也。古者於疆界之地。立木爲表。綴物於上。若旌旗之旒。謂之郵表畷。郵與旒通。畷與綴通。鄭君引詩爲下國畷郵。今長發篇作綴旒。是知郵畷卽綴旒也。以其用而言。所以表識也。以其制而言若綴旒然。此郵表畷所以名也。墨子書多古言。襍守篇捶表卽郵表也。郵誤爲垂。後人妄加手旁耳。重言之曰郵表。單言之則或曰表。或曰郵。皆古人之常語也。王氏竟改爲表。雖於義未失。而古語亡矣。案俞說是也。

夜以火皆如此。王云。亦如五表之數。去郭百步。牆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井盡窒之。王引之云。外空井當作外宅井。謂城外人家之井也。恐寇取水。故塞之。故下文云。無令可得汲也。襍守篇云。外宅溝井可寘塞。是其證。若空井則無庸塞矣。外宅二字。襍守篇屢見。無令可得汲也。舊本挩令字。王云。案下文曰。無令客得而用之。襍守篇曰。無令寇得用之。今據補。外空窒盡發之。空窒。茅本作室屋。王引之云。外空窒當作外宅室。謂城外人家之室也。發室伐木。皆恐寇得其材而用之也。故下文云。無令客得而用之。襍守篇云。寇薄發屋伐木。是其證。今本外宅作外空。誤與上文同。室之作窒。則又涉上文盡窒之而誤。案王校是也。蘇校同。但室窒聲類同。古多通用。備城門篇云。室以樵。彼以室爲窒。與此可互證。非誤字也。漢韓勅修孔廟碑。室字亦作窒。木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內城中。蘇云。內讀如納。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蘇云。當作事已。案蘇說是也。以與已同。言守事畢也。各以其記取之。事爲之券。舊本各下挩以字。畢云。各當爲名。蘇云。各下脫以字。事爲之券。當作吏爲之券。吏古事字。與吏近也。案蘇校是也。今據補。書其枚數。當遂材木不能盡內。卽燒之。畢云。

迹坐擊ノ迹ハ遮（斥ニ通ズ）ト同ジ、擊ノ下ニ鼓字ヲ補フベシ。

一垂ノ垂ハ郵ノ壞字ニシテ、郵ハ表ト同ジ、是レヨリ以下ハ前文ノ五表ヲ云フ、入竟ハ入境ト同ジ、狎郭ハ城郭ニ近付クコト、狎ハ甲ノ誤ニシテ、甲ニハ會ノ意味アリ。

畢云。即舊作節。以意改。蘇云。驚同警。

見寇越陳表。

畢云。說文云。越度也。言踰越而來。詒讓案。陳表即候所置表。

城上以麾指之。

畢云。麾即摩字異文。摩即麾字省文。說文云。摩旌旗所以指摩也。从手靡聲。玉篇云。摩呼爲切。

迹坐擊缶期以戰備。從麾所指。

畢云。襍守篇云。斥步鼓整旗旗以備戰。此作坐擊正期。即擊鼓正期也。蘇云。迹坐當從上文作遮。坐擊下脫鼓字。謂坐而擊鼓也。缶期以戰備。當從襍守篇作整旗以備戰。案蘇校上句近是。迹當作遮。與上迹者爲候不同。擊缶。茅本作繫垂。疑誤。下文五垂乃城上所置表。非遮者所用也。以戰備從麾所指。謂遮者既見寇。則具戰備。從城上旌麾所指。進退而迎敵。此遮者從戰。而候則敵至去之。不從戰。亦其異也。舊讀以戰備屬上句。非。蘇校從襍守篇。改戰備爲備戰。尤誤。說互詳襍守篇。

望見寇。

舊本挩見寇二字。王云。襍守篇望見寇。舉一烽。入竟舉二烽。今據補。

舉一垂。入竟。

蘇云。竟同境。

舉二垂。狎郭。

畢云。狎近。俞云。狎郭狎城兩狎字。竝當作甲。後人不達而加犬旁也。甲者會也。詩大明篇會朝清明。毛傳曰。會甲也。是甲與會聲近而義通。甲郭者會于郭外也。甲城者會于城外也。此言甲郭甲城。襍守篇言郭會城會。文異而義同。案俞說是也。但甲狎字通。詩衞風芄蘭。能不我甲。毛傳云。甲狎也。釋文引韓詩。甲作狎。則舊本作狎。於義得通。不必定改作甲也。

舉三垂。入郭。

舊本挩郭字。王據上文補。

舉四垂。狎城舉五垂。

王云之云。垂字義不可通。垂當爲表。上文言候者。各立其表。則此所舉者皆表也。又此文曰。望見寇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郭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即上文所謂比至城者五表也。則垂字明是表字之譌。隸書。表字作表。烝字或作烝。見漢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二形略相似。故表譌作垂。通典兵五曰。城上立四表。以爲候視。若敵去城五六十步。即舉一表。橦梯逼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攀女牆舉四表。夜即舉火如表。此舉表二字之明證也。又案襍守篇。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當作更立表而望。蓋一本誤作垂。一本正作表。而校書者誤

曹ハ人數ヲ云フ。

徵職ハ徵織ニシテ、徵章ナリ。

令可□迹云云ノ□ハ以字ヲ塡スベシ、平而迹ハ平明而迹ノ誤、前迹ノ如ク、日沒ニ及ビテ、候者ヲ要塞地方ニ出シ、以テ行人ノ踪跡ヲ注意セシム、其時ニハ候者ハ一里ニ三人ヨリ少ナカラザラシム、彼等ハ天明ノ頃、其行人ノ踪跡ヲ探ル。

陳表ハ田表ニシテ、郭外ノ表ヲ云フ。

遮坐云云ノ遮ハ、斥ト同ジ、斥候ハ自ラ異ナリ、斥ハ主トシテ郭門ヲ守リテ敵ヲ監視シ、候ハ遠ク出デテ敵狀ヲ探ル者ニシテ、兩方皆表ヲ有ス。

有驚ノ驚ハ警ト同ジ。

候者，曹無過三百人。日暮出之。

此人數與上不同。未詳其說。畢云。据上文暮當爲莫。

爲徵職。

畢云。卽徵織。徵當爲徽。說文云。徽幟也。以絳帛箸於背。从巾微省聲。春秋傳曰。揚徽者公徒。東京賦云。戎士介而揚揮。薛綜注云。揮爲肩上絳幟。如燕尾。亦卽徽也。說文又無幟字。當借織爲之。詒讓案。正字當作徽識。周禮司常鄭注作徽識。以徵徽爲徽。職爲識。皆同聲叚借字。詳前旗幟篇。

空隊要塞之人所往來者。令可□迹者。無下里三人。平而迹。

蘇云。隊當作隧。要塞謂險隘之處也。之人二字誤倒。詒讓案。隊隧字通。王引之云。此當作人所往來者。令可以迹。迹者無下里三人。平明而迹。言人所往來之道。必令可以迹。其迹者之數。無下里三人。至平明時而迹之也。襍守篇云。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是其證。今本可下捝以字。平下又脫明字。則義不可通。周官迹人注。迹之言跡。知禽獸處。襍守篇曰。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

各立其表。城上應之。候出越陳表。

陳表。襍守篇作田表。田陳古音相近字通。田表謂郭外之表也。

遮坐郭門之外內。

國語晉語。候遮扞衞不行。韋注云。遮遮罔也。晝則候遮。夜則扞衞。說文辵部云。遮遏也。案。遮襍守篇謂之斥。此候與遮二者不同。候出郭十里。迹知敵往來多少。遮則守郭門。不遠出候。遮各有表。與城上相應。蓋郭外候者置表。郭內遮者置表與。考遮坐。秋儀云。迹遮並當作付。下同。按迹遮共以音誤。

立其表。令卒之半居門內。令其少多無可知也。

舊本半作少。無可知也。作無知可也。王引之云。此當作令卒之半居門內。令其少多無可知也。言令其卒半在門外。半在門內。不令人知我卒之多少也。襍守篇云。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是其證。上文云。愼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意與此同。今本半作少者。涉下句少多而誤。可知又誤作知可。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蘇說同。茅本正作無可知也。不誤。今據正。

卽有驚。

其親之云云ノ次ノ其親之所四字ハ衍文、見其ノ見ハ令ノ誤、守ハ其扞士ヲ親ミテ、如何ニ自分ガ之ヲ信任スルカヲ知ラシム。罪人上ニ讀出ノ二字ヲ補フベシ。

三表ハ五表ノ誤。

孟康注ノ意ハ燧ハ米籅（ザルノ類）ヲ覆ヒ、其先ニ契皐（桔槔）ヲツケタル者ニ似タル者ト云フコト。

論小城云云ハ、小城ニシテ自ラ守リ大城ト通ズル能ハザル者ヲ、調査スルコト。

厭建ハ厭逮ニシテ、逮ハ怠ニ通ズ。

賜者。左傳桓二年杜注云扞衞也。國策西周策。高注云扞衞也。蘇云扞士卻敵者。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其親之所見其見主之任。蘇云。其親之三字誤重。上見字疑當作令。卽上所謂守身尊寵。明白貴之者也。詒讓案。上文云。城外令任。城內守任。故云。守之任。但義仍難通。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爵祿。罪人倍之。王引之云。罪人二字與上下文。不相屬。蓋衍文。案罪人上當有讀出二字。王以爲衍文。非。出候無過十里。出舊本譌士。王引之云。士亦當爲出。謂出候敵人無過十里也。下文曰。候者日暮出之。是其證。蘇云。此候謂斥候。詒讓案。說文人部云。候伺望也。斥與候不同。詳後及襍守篇。居高便所樹表。表三人守之。比至城者三表。舊本比譌北。王云。北字義不可通。北當爲比。比及也。顧蘇說同。案茅本正作比不誤。今據正。王引之云。三表當爲五表。說見後。與城上熢燧相望。畢云。說文云。熢燧表候也。邊有警則擧火。𤐫塞上亭守熢火者。𤐫篆文省。漢書注云。孟康曰。𤐫如覆米籅。縣著契皐頭。有寇則擧之。燧積薪有寇卽燔然之也。此二字省文。晝則擧烽。夜則擧火。聞寇所從來。審知寇形必攻。論小城不自守通者。言城小不能自守。又不能自通於大城也。考聞者言告之也。盡葆其老弱粟米畜產。遺卒候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之。至堞謂傳城也。傳城則諜無所用。故去之。愼無厭建。建讀爲券。聲近字通。考工記輪人。左不楗。杜子春云。書楗或作券。鄭康成云。券今倦字也。又襍守篇作唯弇逮。則疑建卽逮之形誤。逮與怠音近古通。非儒篇立命而怠事。晏子春秋外篇怠作建。二義並通。未知孰是。

無與員同所ハ、他人ト一所ニ居ラヌコト。

候反相參云云ハ、前述ノ如ク、敵人ノ斥候ヲ發シ、彼等ノ反ヘルトキニ、其狀況ヲ比較參考シテ、信實ナルコトヲ云フ。

珮授ハ佩授ト同ジ。

祿皆ノ上ニ、爵字ヲ補フベシ。

主國ハ敵國ノ國都ヲ云フ。

扞士ハ敵ヲ卻クル者。

席蓐。略視之。布茅宮中厚三尺以上。（未詳其用。）發候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親戚妻子。厚奉資之。必重發候。為養其親若妻子。為異舍。無與員同所。（廣雅釋詁云。員眾也。）給食之酒肉。遣他候。奉資之如前。候反相參審信。（蘇云。參猶驗也。信謂其言不妄。）厚賜之。候三發三信。重賜之。不欲受賜。而欲為吏者。許之二百石之吏。（商子境內篇有千石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之令。此云二百石之吏。下又有三百石之吏。蓋秩視小吏。韓非子外儲說右篇云。燕王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守珮授之印。（畢云。佩字俗寫从玉。）其不欲為吏。而欲受構賞。祿皆如前。（祿上疑當有爵字。上文云。其不欲為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以令許之。下又云。其構賞爵祿。罪人倍之。皆可證。）有能入深至主國者。（主國國都。）問之審信。賞之倍他候。其不欲受賞。而欲為吏者。許之三百石之吏。（為吏。舊本作為利。三百石之吏。舊本作三百之侯。道藏本茅本。侯又作候。王云。利當為吏。上文云。不欲受賜而欲為吏者。即其證。吏利俗讀相亂。故吏譌作利。王引之云。三石之侯。當作三百石之吏。上文候三發三信。許之二百石之吏。此文能深入至主國者。賞之倍他候。故許之三百石之吏。上文云。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是其例也。今本石上脫百字。吏字又譌作侯。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蘇說同。茅本利正作吏。今並據補正。）扞士受賞

就閒トハ閒暇ノ時其官ニ來リテ、休息スルコト。
守宮三難ノ難ハ雜ノ誤ニシテ、三重ノ墻ヲ回ラスコト、丈五尺ハ復道(卽複道ニシテ二階ノ廊下ヲ云フ)ノ高サヲ云フ。

知罪人者。出舊本誤士。王引之云。贖士二字義不可通。士當爲出。謂以財物贖出其親戚所知罪人也。上文云。知識昆弟有罪而欲爲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許之。是其證。隸書出士二字相似。故諸書中出字多譌作士。案王說是也。今據正。以令許之。其受構賞者。令葆宮見。宮舊本作官。蘇云。當作宮。是也。今據正。以與其親。與吳鈔本作予。欲以復佐上者。皆倍其爵賞。某縣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積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粟百石。蘇云。此即自占其石升之數也。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有能得。若告之。賞之什三。愼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無吳鈔本作毋。以上占收民食之法。守入城。先以候爲始。蘇云。候謂訪知敵情者。得輒宮養之。勿令知吾守衛之備。候者爲異宮。吳鈔本作官。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候來若復。就閒。小爾雅廣詁云。閒隙也。守宮三難。難當爲雜。襍守篇云。塹再雜。此三雜猶言三帀也。上亦云葆宮之牆必三重。襍訓帀。詳經上篇。外環。隅爲之樓。內環爲樓。樓入葆宮丈五尺。爲復道。蘇云。復與複通。上下有道。故曰復。葆不得有室。備城門篇云。城門內不得有室。爲周宮。若然葆宮亦無室。唯爲周宮也。三日一發。

家貯藏ノ五穀ノ量ヲ見積ラシメ、一定ノ期日ヲ以テ報告スルコト、其在薄害吏與雜訾ハ、其在ㇾ薄者、吏與雜訾ノ誤、如此ク報告書ヲ差出シタル者ハ、官吏ヲ立合セテ、之ヲ量ルコト、吏卒敫ノ敫ハ、微ニシテ「伺フ」ト訓ズ。

出內ハ出納ト同ジ。

主券人トハ契約ヲ司ル官吏ヲ云フ。

是也。升王校作斗。王云。史記平準書。各以其物自占。索隱引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少。爲文簿送之於官也。蘇云。五種謂五穀。詒讓案。周禮職方氏鄭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

爲期。其在薄害。吏與雜訾。茅本。期其二字互易。薄害疑當作薄者。薄古簿字。淮南子原道訓高注云。訾量也。蘇云。訾謂罰也。誤。

期盡匿不占。占不悉。令吏卒敫得。舊本占不悉作占悉。敫作款。王引之云。占悉當作占不悉。令吏卒款得。當作令吏卒敫得。敫與覹同。說文覹司也。覹字亦作微。上文云。守必謹微察。迎敵祠篇曰。謹微察之。言使民各自占其家穀。而爲之期。若期盡而匿不占。或占之不盡。令吏卒伺察而得者皆斬也。史記平準書曰。各以其物自占。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即用墨子法也。今本脫不字。敫字又譌作款。則義不可通。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

皆斷。有能捕告。賜什三。賜吳鈔本作賞。案下文亦作賞。

收粟米布帛錢金。舊本。收誤牧。又挩帛字。王云。牧字義不可通。牧當爲收。字之誤也。收粟米。即承上文令民自占五種數而言。布帛錢金。則連類而及之耳。備城門篇。收諸盆甕。備高臨篇。以磿鹿卷收。今本收字並譌作牧。月令。農有不收藏積聚者。正義。收俗本作牧。案王校是也。布下王又增帛字。蘇校並同。與襍守篇合。今並據補正。

出內畜產。蘇云。出內即出納。

皆爲平直其賈。與主券人書之。舊本券人二字到。王引之云。主人券當作主券人。謂與主券之人。使書其價也。襍守篇曰。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爲置平賈。與主券書之。是其證。今本券人二字誤倒。則義不可通。案王說是也。今據乙。

事已皆各以其賈倍償之。畢云。古償只作賞。此俗寫。

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爵。欲爲吏者。許之。其不欲爲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贖出親戚所

テ談話ノ漏レザルコトニ注意ス、者門里ノ者ハ諸字ノ略、請擇ノ請ハ謹ノ誤、忠信者ノ者ハ衍。

門閭者非ノ非ハ并ノ誤。

公羊傳ノ門焉闔焉トハ、門閭ヲ監視スルコトヲ云フ、焉ハ於是ト云フガ如シ。

無與ノ無ハ巫ノ誤。

食民自占云云ノ食ハ令ノ誤、升ハ斗ノ誤、自

關叔〔考〕莞管字。必須太守之節。葆衞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葆衞謂葆宮之衞卒也。請擇吏之忠信者。請疑謹之誤。以上文校之。者字當衍。無害可任事者。令將衞。自築十尺之垣。周還牆。疑有挩誤。〔考〕還音旋。門閭者非令衞司馬門。吳鈔本無門字。門閭者謂守大門及閭門之人。備城門篇云。大城。丈五爲閭門。廣四尺。公羊宣六年傳云。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閭。則無人閭焉者。孫子用閒篇。亦有門者。詳前。非疑當爲并。言吏卒衞葆宮之門閭者。并令衞司馬門。猶上文云門將并守他門也。漢書元帝紀顏注云。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漢官儀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三輔黃圖云。宮之外門爲司馬門。史記索隱云。天子門有兵欄。曰司馬門也。列女傳辯通篇鍾離春詣齊宣王。頓首司馬門外。國策趙策云。武安君過司馬門。趨甚疾。則戰國時國君之門。已有司馬門之稱。此司馬門則似是守令官府之門。又非公門。賈子等齊篇云。天子宮門曰司馬門。諸侯宮門曰司馬門。是漢初諸侯王宮門。亦有是稱。蓋沿戰國制。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史與望氣者。史舊本作吏。今據吳鈔本。茅本改。迎敵祠篇有祝史。必以善言告民。以請上報守。舊本作報守上。今據王蘇校乙。守獨知其請而已。請讀爲情。並詳迎敵祠篇。畢云。言望氣縱有不善。而必以善告民。但私以實告守耳。蘇云。言以情上報守。故獨守知之也。無與望氣。妄爲不善言。王引之云。無卽上文巫字。因聲同而誤。蘇云。望氣下當有者字。驚恐民。斷弗赦。度食不足。食民各自占家五種石升數。倭本校云。下食恐令譌。案所校

父母ノ二字ハ衍文。

食之食ノ之ハ乏ノ誤。

父母ノ二字ハ衍文。

酒肉ノ上ニ、賜字ヲ補フベシ。

守樓臨云云ハ、太守ノ樓ハ、人質ノ居ル室ヲ見オロス樣ニシ、又其室ヲバ十分ニ注意スルコト。

無害トハ公平廉直ナルコト。

守者皆累瓦釜牆上ノ釜ハ塗ノ誤、葆宮卽質宮ヲ守ルニハ、瓦ヲ積ミテ其人質ノ逃亡ヲ防ギ、又ハ牆ニ土ヲ塗リ

故言親戚則不言父母。後人不達。故又加父母二字耳。篇內言父母妻子者多矣。皆不言親戚。下文有親戚妻子。則但言親戚。而不言父母。是親戚卽父母也。案王說是也。

必尊寵之。若貧人食此字衍。或當爲貧乏食。亦通。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士父母親戚妻子王亦以父母二字爲後人所加是也。皆時酒肉。王云。酒肉上當有賜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下文曰。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是其證。

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守樓臨質宮而善周。質宮。卽下葆宮。畢云。質宮言質人妻子之處。守樓臨之。所以見遠。必周防之也。古者貴賤皆謂之宮。

必密塗樓。令下無見上。上見下。下無知上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害可任事者。舉當讀爲與。史記蕭相國世家。以文無害爲沛主史掾。集解漢書音義云。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閒語也。索隱應劭云。雖爲文吏。而不刻害也。韋昭云。爲有文理。無傷害也。漢書蕭何傳作文母害。顏注服虔云。爲人解通。無嫉害也。蘇林云。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師古云。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案無害又見史記漢書酷吏趙禹張湯減宣杜周諸傳及續漢書郡國志。眾說舛異。通校諸文。當以漢書音義公平吏之義爲是。續漢書劉注說亦同。

其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各自守之。愼勿相盜。葆宮之牆。必三重牆之垣。守者皆累瓦釜牆上。茅本釜作塗。蘇云。此防其踰越使有聲聞於人。

門有吏。主者門里筦閑。者諸通。蘇云。門里當作里門。筦闗古通用。書中管叔亦作

請有ノ請ハ諸ノ誤、解之トハ、其爭ヲ和解スルヲ云フ。

異其人云云トハ、私怨アル者ヲ他人ト特別ニ取扱ヒ、其名ヲ記シ、衆人ヨリ別居セシム。

以其所守邑小大トハ、其ノ人ノ領地ノ大小ニ應ズルコト。

選具ノ選ハ饌ト通ズ、饗應スルコト、連質トハ親屬ヲ一集ニ人質トナスコト。

沅案。此書亦云太守。則先秦時已有此官。張守節言衍字非也。摻即操異文。廣雅云。摻操也。以爲二字非。言行不以時。唯守者及操節人可。餘皆禁之。

守入臨城。入舊本作人。今據茅本正。下文云。守入城。先以候爲始。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仇讎不相解者。請當爲諸。召其人。明白爲之解之。周禮地官調人。鄭衆注云。令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是漢以前有吏以令爲民解怨之法。守必自異其人而藉之。藉亦與籍通。即襍守篇所云。札書藏之也。蘇云。藉謂記其姓名也。孤之。畢云。孤舊作狐。以意改。詒讓案。謂不得與其曹伍相聚而處。皆防其爲亂。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斷。其以城爲外謀者三族。畢云。史記云。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然家語云。宰予與田常之亂。夷三族。楚世家云。鋗人曰。新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酷吏列傳云。光祿徐自爲曰。古有三族。則知三族是古軍法。非始於秦。考三族。三上脫夷字。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者。常請之。說文言部云。請謁也。令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選讀爲饌。廣雅釋詁云。饌具也食也。蘇云。具謂供具。令無得擅出入。連質之。謂質其親屬也。術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王引之云。父母二字。皆後人所加也。古者謂父母爲親戚。

人擧而藉ノ藉ハ籍ト同ジ、城中ノ人民ノ名簿ヲ記スルコト、客在城下云云ノ客ハ、援軍ヲ云フ。

相藉ハ相借ト同ジ、貸借ヲ云フ、譽外示內以善ノ譽ハ擧ノ誤、敵軍ノ事ヲ我軍ニ報告スルトキ其ノ優勝ナルコトヲ以テスルコト。

無得應トハ返書ヲ送ルベカラザルコト、擧矢書トハ其矢文ヲ衆ニ公ニスルコト。

說文ノ意ハ、縣ハ罪人ノ首ヲ倒懸スルコト。

守必自謀其先後。謀字誤。襍守篇又云。令掘外宅林。謀多少。謀疑皆爲課之誤。 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不捕挾私書行請謁。及爲行書者。釋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擧而藉之。藉與籍通。 無符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署而無易其養。謂廝養。詳備城門篇。 譽敵少以爲眾。亂以爲治。敵攻拙以爲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藉。蘇云。藉猶借也。 客射以書。無得譽。無吳鈔本作毋。俞云。譽當作擧。字之誤也。下文曰。禁無得擧矢書。案俞校是也。蘇云。譽卽譽敵也。非。 外。示內以善。無得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擧矢書。若以書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城上。畢云。說文云。𥄉到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𥄉字。今多用梟者。說文云。梟从鳥頭在木上。義亦通。 有能捕告之者。賞之黃金二十斤。非時而行者。唯守及摻太守之節而使者。漢書百官公卿表。郡守秦官。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國策趙策。說韓靳䵒・趙馮亭。並云太守。吳師道謂當時已有此稱。以此書證之信然。畢云。史記趙世家云。孝成王令趙勝告馮亭曰。敝國君使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正義云。爾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衍字。

使卒民不ハ吏卒民下ノ誤ニシテ、城上ノ吏卒人民ガ、擅ニ城下ニ出ヅルコト、欲寇微職和旌ノ欲ハ效ノ誤、微職ハ徽幟ニ通ズ、和旌ハ軍門ノ旗ヲ云フ。

非擅出令者ノ非擅ハ擅非ノ誤、出令ハ主將ノ出シタル命令ヲ云フ。

上下ハ城ヲ上下スルコト。

總失者ハ縱失者ノ誤ニシテ、私ニ罪人ヲ赦ス者。

伍後上署者トハ、自分ノ隊伍ニ後レテ、署ニノボル者、先後トハ隊伍ノ順序ヲ云フ。

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保上下文皆作葆。此當同。若欲以城爲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産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蘇移此二十六字著城下里中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二句下。今案不必移。蘇校非是。城下里中畢云。里舊作理。以意改。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捕告者。及道藏本吳鈔本。茅本並作乃亦通。封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微職和旌者斷。使當爲吏。吏卒上文常見。不當爲下。言吏卒民在城上者不得擅下也。欲疑效之誤。微職卽徽識之借字。詳後。和旌謂軍門之旌。周禮大司馬職云。以旌爲左右和之門。鄭注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孫子軍爭篇云。交和而舍。曹注云。軍門曰和門。不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蘇云。非擅當作擅非。失令者斷。倚戟縣下城。下舊本誤作不。蘇云。不疑當作下。案蘇校是也。今據正。倚戟縣下城。言下城不由階陛。倚戟縣身以下也。上下不與眾等者斷。無應而妄讙呼者斷。而茅本作爲。總失者斷。總疑當爲縱。縱失謂私縱罪人也。譽客內毀者斷。畢云。言稱敵而自毀。以其惑眾。離署而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隔。畢云。舊作鄗。以意改。詒讓案。說文𨸏部云。隔障也。署隔蓋以分別署之界限者。

令相錯發トハ、互ニ伺察セシムルヲ云フ。
禁中トハ、禁ゼラルル物品ノ中ト云フコト。
其人トハ死者ノ遺族ヲ云フ、坐泣ヲ禁ズルハ、軍氣ノ沮喪スルヲ防グタメナリ。
族之トハ三族ヲ夷グルヲ云フ。
塞禱ノ塞ハ、賽ト同ジ、鬼神ニ戰勝ノ御禮祭ヲナスコト。
益トハ恩賞ヲ加フルコト。
使ノ下ニ一字ヲ脫ス。

發席蓐。日上疑挩三字。後云葆宮三日一發。席蓐。爾雅釋器云。蓐謂之茲。郭注云。蓐席也。令相錯發。蘇云。言互相稽察。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輒召其人。與次司空葬之。次司空詳襍守篇。勿令得坐泣。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養。予醫給藥。賜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閭視病。有瘳畢云。說文云。瘳疾瘉也。輒造事上。謂病瘳即造守所共役也。詐爲自賊傷以辟事者。畢云。辟同避。言詐爲廢疾以避事。族之。謂夷三族。詳後。事已守使吏身行死傷家。舊挩。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茅本增。臨戶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禱。史記封禪書。冬塞禱祠。索隱云。塞與賽同。賽今報神福也。漢書郊祀志。顏注云。塞謂報其所祈也。管子禁藏篇云。塞久禱。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篇云。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畢云。塞即賽正文。守以令益邑中豪傑力鬭諸有功者。畢云。益字疑衍。蘇云。益字誤。或當爲賞。案畢蘇說非。益猶言加賞也。商子境內篇云。能得甲首一首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必身行死傷者家。以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亟發使者往勞。亟舊本亦譌函。今據茅本正。王校同。蘇云。勞讀去聲。謂慰問也。舉有功及死傷者數使爵祿。使下疑挩一字。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其怨結於敵。城

請問其所使ノ請ハ詰ノ誤、其何人ニ依賴セラレタルカヲ詰責スルコト。

勿令ノ下ニ入字ヲ補フベシ。

令厲繕夫爲荅ハ、令繕厲矢爲荅ノ誤、砥石及ビ矢ヲ修繕シテ、渠荅ヲ作ラシムルコト。他以ハ以他ノ誤、徵ハ徵ノ誤。家人ハ人家ノ誤ニシテ、普通人民ノ家ヲ云フ。有以羽ノ有ハ者ノ誤。鳥羽ヲ以テ其人ノ眞タルヲ示ス。三所差ハ、三老所ノ誤、官中ハ宮中ノ誤、古人貴賤ヲ問ハズ、皆家ヲ宮ト云フ。

苛止ハ訶止ト同ジ。

各自大書於傑ノ傑ハ、楬ト同ジ、自己ノ姓名ヲ木札ニ記スルコト。

署同ハ署隔ノ誤ニシテ、各自ノ室ヲ云フ。

太傅。李注引風俗通云。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

請問其所使。請亦當爲詰。其有符傳者。蘇云。令下脫入字。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爲召。勿令里巷中。三老守閭。三老詳備城門篇。令厲繕夫爲荅。當作令繕厲矢爲荅。襍守篇云。礪石厲矢諸材。可證。說文厂部云厲旱石也。書禹貢。孔疏引鄭注云。礪磨刀刃石也。若他以事者徵者。不得入里中。蘇云。此句有錯誤。當作若以他事徵者。不得入里中。三老不得入家人。家人疑到。或作人家。人家謂入平民家也。傳令里中有以羽。蘇云。有當作者。羽在三所差。家人各令其官中。倭本校云。官一作家。蘇云。三下當脫老字。而差字即老字之訛。誤倒也。官當作宮。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者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閭者。失苛止。畢云。言不訶止之。舊作心。以意改。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盜者。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傑吳鈔本作桀。案備蛾傅篇。亦作桀。洪云。傑古通作楬字。周禮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鄭注。楬之若今時爲書。以著其幣。傑楬義同。蘇云。傑疑隔字之訛。下言著之其署隔是也。案洪說是也。傑即桀叚字。爾雅釋宮云。雞棲於弋爲榤。榤即桀之俗。桀與楬通。詳備蛾傅篇。蘇說非。著之其署同。同當從下文作隔。蘇云同疑伺字之訛。非。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日壹

言諸ハ言請ノ誤ニシテ上申ヲ云フ。

居大夫ノ居ハ若ノ誤。

重厚口數トハ富家及ビ人口ヲ云フ。

保火トハ互ニ火ヲ警ムルコト。

符傳ハ割符及ビ旅行券(卽過所)ノ如キ者、釋名ノ所求ノ求ハ畢沅本ニヨリテ在ト改ムベシ。

崔豹司馬ハ晉ノ時ノ人ニシテ古今注三卷ヲ著ス。

斷。蘇云。稽留謂不以時上聞。之傳不爲通也。諸可以便事者。亟以疏傳言守。亟舊本誤函。下同。今並據茅本正。王校同。漢書蘇武傳顏注云。疏謂條錄之。蘇云。函謂封進防漏洩也。非。吏卒民欲言事者。亟爲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諸者斷。畢云。諸當爲請。縣各上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畢云。其大夫之家居者。俞云。居乃若字之誤。若謀士。若大夫。猶言或謀士。或大夫也。秦爵有大夫。有官大夫。有公大夫。有五大夫。是民間賜爵至大夫者多矣。上不能悉知。故使縣各上其名也。上文關內侯五大夫公乘之名。悉如秦制。則此所謂大夫者。非必如周官之大夫也。案畢說近是。重厚口數多少。畢云。重厚言富厚。官府城下吏卒民家。家吳鈔本。茅本作皆。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自燔。說文火部云。燔爇也。燔曼延燔人謂延燒他人室。蘇云。曼同蔓。案說文又部云。曼引也。夊部云。延行也。糸部云。縵絲曼延也。是曼延字。古止作曼。蘇說非。此燔人對自燔爲文。止謂延燒他人室廬。畢讀燔曼延爲句。燔人爲句。則似以燔人爲傷人。亦非是。斷。句。諸以眾彊凌弱少。及彊奸人婦女。畢云。玉篇云。奸同姦。俗。案吳鈔本作强奸。以讙譁者皆斷。諸城門若亭。謹候視往來。行者符。符傳疑。周禮司關。有節傳。鄭注云。傳如今移過所文書。釋名釋書契云。過所。或曰傳。傳轉也。轉移所求。執以爲信也。崔豹古今注云。凡傳皆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未知周制同否。疑謂疑其矯僞也。若無符。皆詣縣廷言。廷舊本誤延。今據茅本正。說文夊部云。廷朝中也。縣廷令所治。後漢書郭

諸卒ノ下ニ吏字ヲ補フベシ、葆ハ保證スルコト。

構之ハ購之ト同ジ。

令丞尉亡得入當トハ、令丞尉三官ノ配下ニ於テ逃亡ノ兵士アルトキハ、之ニ相當スル敵兵ヲ捕虜トシテ、其罪ヲ贖フヲ云フ。

募民欲云云ノ欲ハ貿易ノ上ニ在ルベシ、卒以賈予ハ以平賈予ノ誤、人民ヨリ兵粮ヲ募集スルタメ、諸種ノ器具ト兵粮トヲ交易スルトキニハ、相當ノ價格ヲ定ムルコト。傳言者ハ取次ノ如キ者ヲ云フ、乏傳トハ傳言セザル者ヲ云フ。

大。當舉不舉。吏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卒茅本作率。案上當有吏字。各葆其左右。葆吳鈔本作保。左右有罪而不智也。畢云。智同知。其次伍有罪。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之。顧云。構讀爲購。說文購以財有所求也。蘇云。構與購同。謂賞也。若非伍而先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內守任。言城外內。守與令分任之。令即縣令。守即太守也。令丞尉亡得入當。凡守人亡。其所司令丞尉當受譴罰者。使得別入當以自贖。即下云必取寇虜是也。尉繚子束伍令云。亡伍而得伍當之。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又說亡長得長當之。亡將得將當之。彼法本伍亡而得別伍之人、則相抵當免。其罪亡長亡將亦然。與此入當之法、小異而大同。滿十人以上。令丞尉奪爵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蘇云。言免官而遣戍。諸取當者。蘇云。當謂其値足以相抵也。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欲財物粟米。以貿易凡器者。以字疑當在欲字下。卒以賈予。蘇云。賈價同。言平其値也。詒讓案。此當作以平賈予。襍守篇云皆爲置平賈。可證。平與隸書卒或作卆。相近而誤。今本又到其文遂不可通。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爲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乏傳者。

都司空ハ罪人ヲ司ル官。コノ候ハ小吏ニシテ斥候ト異ナリ。

踰城敵者一人ノ敵上ニ、歸字ヲ補フベシ、以令爲除云云トハ、功ヲ以テ之ヲ贖フコトヲ得ルナリ、城旦ハ毎朝城普請ニ役セラルル刑ナリ、反城事ノ事ハ棄ノ誤、去者之父母妻子ノ下ニ脫文アリ。藺石ハ敵兵ニ投ズル石ヲ云フ。

街衢階若門。當作術。街衢。後文云。屯陳垣外術衢街皆樓。蘇云。街字誤重。非。令往來者皆視而放。蘇云。放依倣也。詒讓案。放疑當爲知。諸吏卒民有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黃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職。而擅取之。取之。舊本倒。王引之云。擅之取。當爲擅取之。與擅治爲之對文。今取之二字倒轉。則文不成義。案王校是也。蘇校同。今據乙正。若非其所當治。而擅治爲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收。畢云。舊作牧。以意改。以屬都司空若候。漢書百官公卿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云。都司空主水及罪人。說文㹜部云。獄司空也。復說獄司空。此候爲小吏。與後候敵之候異。都司空候疑即五官之二。說詳前。候以聞守。不收而擅縱之。斷。能捕得謀反賣城。踰城敵者一人。畢云。當作歸敵。脫歸字。以令爲除死罪二人。城旦四人。漢書惠帝紀注。應劭云。城旦者。旦起行治城。四歲刑也。反城事父母去者。事疑當爲弃。去者之父母妻子。王云。此下有脫文。不可考。悉舉民室材木瓦。若藺石數。瓦舊本誤凡。王引之云。凡字義不可通。凡當爲瓦。字之誤也。隸書瓦字作凡。與凡相似。若猶及也。與也。謂民室之材木瓦及藺石也。材木瓦藺石。即備城門篇之材木瓦石藺石。又見襍守篇。漢書鼂錯傳曰。具藺石。布渠荅。案王說是也。今據正。漢書鼂錯傳注。服虔云。藺石可投人石。如淳云。藺石城上雷石也。李廣傳作壘石。說文㫃部云。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槌敵。署長短小

若城上者ハ、若上城者ノ誤、衣服他不如令者ノ下ニ、脫文アリ、宿鼓ハ夜ヲ警戒スル鼓ヲ云フ、莫令ノ莫ハ暮ト同ジ、執毚ハ本注ニハ執圭トナシ、圭ヲ執ル人卽有爵者ヲ使用スト云フ、恐クハ鐃ノ略字ナランカ。

必擊ハ必繫ノ誤。文鼓ハ不明ナルモ、文意ニヨリテ推測スレバ、曉ヲ告グルノ鼓ナルベシ。

令出輒人隨云云ハ、命令ヲ出ストキハ、必ズ人ヲ其後ニ隨ハシメテ、命ノ行ハルルヤ否ヤヲ察セシム。夕有號ノ夕ハ名ノ誤、其物名變ズレバ其號亦變ズルコト、某程トハ何々法規ト云フコト。

言。蘇云。牧當作收。謂收治之。案蘇校是也。此當作收言守。謂收而告之守也。後云亟以疏傳言守。若城上者。城上。吳鈔本・茅本作上城。衣服他不如令者。下有挩文。宿鼓在守大門中。周禮脩閭氏鄭衆注云。宿謂宿衞也。謂夜戒守之鼓。莫令騎若使者操節閉城者。皆以執毚。此字誤。前耕柱篇。白若之龜。龜舊本作毚。疑此亦當爲龜之譌。但執龜義亦難通。疑當作執圭。說文土部云。楚爵有執圭。圭龜音相近而譌。此謂使操節閉城者。必以有爵者。亦愼重其事也。昏鼓鼓十。諸門亭皆閉之。蘇云。上云莫鼓擊門閉卽此。行者斷。必擊問行故。擊亦繫之誤。乃行其罪。晨見掌文鼓縱行者。諸城門吏各入請籥開門。已輒復上籥。蘇云。籥同鑰。詒讓案。說文門部作闟。月令鄭注云。管籥。搏鍵器也。孔疏云。管籥以鐵爲之。似樂器之管籥。搢於鏁內。以搏取其鍵也。周禮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鄭司農注云。管謂籥也。鍵謂牡。有符節不用此令。寇至樓鼓五。有周鼓。有讀爲又。言樓鼓五下。又周徧鼓以警衆也。雜小鼓乃應之。尉繚子勒卒令云。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小鼓五。後從軍斷。命必足畏。賞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人隨省其可行不行。人舊本譌入。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茅本正。可字疑衍。言凡出令必以人隨。而省察其行不行也。號。句。夕有號。備梯篇云。以號相得。倭本校云。夕一作名。失號斷。句。爲守備程而署之曰某程。蘇云。程式也。置署街

五日官ハ、日五閲之ノ誤、者一ノ一ハ名ノ誤。

外使トハ外ヨリ使ニ來ル者、執將ハ兩字トモ「持ツ」ト訓ズ、此ニハ使節ノ符信ヲ持參セシムルコト。

常司上之ハ常伺ニ上志一ト同ジ、松上ハ從上トナスベシ。

必須□□隨ハ不明。客卒ハ援兵ニシテ、主人ハ其本土ノ兵ヲ云フ、此二者互ニ警戒スルコト。

數錄其署トハ、戍卒ノ居所ヲ監視スルコト。

階門吏トハ、階吏及ビ門吏ヲ云フ。

牧守言ハ收言守ノ誤。

（畢云佑舊作佑非。此右字。俗加人。）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一。（此謂察諸門下侍從吏人之事。然五日既太疏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又不宜限以人數。於文義終難通。疑當作日五閱之。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名。閱與官艸書相近。日五誤到。下挩之字。名又譌作一。襍守篇說。守大門者二人吏。日五閱之。上逋者名。是其證也。）諸人士外使者。來必令有以執將。（謂旗章符節之屬。畢云。令舊作合。以意改。將依義當爲扞。）出而還。若行縣。必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門守乃入舍。（門當爲聞。言先告守將乃入舍也。下文云。候以聞守。是其證。）爲人下者。常司上之。（畢云。司卽伺字。王引之云。司古伺字也。之讀爲志。墨子書或以之爲志。字見天志中下二篇。言爲人下者。常伺察上人之志。隨之而行也。蘇云。司上之。當言伺上所之。）隨而行。松上不隨下。（王引之云。松讀爲從。學記。待其從容。鄭注。從或爲松。是其例也。言從上不隨下也。）必須□□隨。客卒守主人。及以爲守衞。主人亦守客卒。（客卒。謂外卒來助守者。主人謂內人爲守卒者。二者使互相守察。防其爲姦謀也。）城中戍卒。其邑或以下寇。謹備之。數錄其署。（漢書董仲舒傳顏注云。錄謂存視之也。蘇云。此卽守客卒之事。蓋戍卒之入衞者。或其鄉邑。已爲敵人所取。則必謹防其卒。恐生內變也。以已通用。）同邑者弗令共所守。與階門吏爲符。（階吏。卽迎敵祠篇所云。城上當階有司守之是也。）符合入勞。（入舊本作人。今據道藏本正。）符不合牧守

逋者トハ其署位ヲ離ル者ヲ云フ、鋪食ハ餔食ノ誤、說文ノ意ハ、申ノ刻ノ食事ト云フコトナレバ、晩食ヲ云フ。

執盾ハ護衞兵、中涓ハ侍從ヲ云フ。

功臣侯表ノ某襄ハ、襄ハ名ニシテ、其姓ヲ失ス、故ニ某字ヲ用フ。

說苑ノ文意ハ北國ノ名犬ヲ君主ニ獻ズルノ辭ナリ、纅ハ犬ヲ縄ニテ牽キ行クコト。

請ハ情字ト同ジ、皆非請也ノ皆ハ、若ノ誤。

擊而請故ハ繫而詰レ故ノ誤、若シ誠實ナラザルトキハ、之ヲ捕ヘテ其理由ヲ詰問スルコト。

先佑ノ佑ハ右ト同ジ、之ヲ上席トナスコト。

一閲。守時令人參之。上逋者名。蘇云。參猶驗也。逋謂離署者。鋪食皆於署。畢云。此鋪食字。義當作餔。說文云。餔日加申時食也。不得外食。蘇云。言不得離署而他食也。守必謹微察。視

謁者國策齊策。王斗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漢書百官公卿表。謁者掌賓贊受事。應劭云。謁請也。白也。孫子用間篇云。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

執盾漢書惠帝紀注。應劭云。執楯親近陛衞也。高祖功臣侯表。有執盾・闔澤赤・繒賀・孔蘩・某襄・張說。中涓史記高祖功臣侯表集解引漢儀注云。天子有中涓。如黃門。皆中官者。國語吳語。涓人疇。韋注云。涓人今中涓也。史記楚世家作鋗人。韋昭云。今之中涓是。說苑奉使篇云。纅北犬。敬上涓人。史記萬石君傳正義如淳云。中涓主通書謁出入命也。漢書陳勝傳。故涓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注。應劭云。涓人如謁者。曹參傳顏注云。中涓親近之臣。若謁者舍人之類。涓潔也。主居中掃潔也。

人侍前者。侍舊本譌待。蘇云。待當作侍。是也。今據正。志意顏色使令言語之請。蘇云。請讀如情。及婦及上飲食。必令人嘗。皆非請也。擊而請故。蘇云。上句請讀如情。下句如字。謂詰問也。詒讓案。皆疑若之誤。末句當作繫而詰故。謂囚繫而詰問其事故也。

守有所不說。吳鈔本茅本作悅。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守曰。斷之。斷卽斬也。詳迎敵祠篇。衝之。衝與撞通。說文手部云。撞凡擣也。若縛之。不如令。及後縛者皆斷。必時素誡之。必吳鈔本作不。諸門下朝夕立若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旦夕就位。先佑有功有能。

十人ハ士人ノ誤。

公乘モ爵名ニシテ、公家ノ車ニ乘ルコトヲ得ル者。

先分守者ノ先ハ无（無ト同ジ）ノ誤。

復之三歳ノ復ハ、賦役ヲ除クヲ云フ。

曹ハ番所ヲ云フ。

伍坐トハ、伍人連坐ノ法ヲ設クルコト。

夫。漢書百官表。秦爵。九。五大夫。顏注云。大夫之尊也。呂氏春秋直諫篇荊文王時。有五大夫。戰國策趙魏楚策。亦並有之。則非秦制也。官吏豪傑與計堅守者。畢云。二字舊倒。以意改。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蘇云。十人疑士人之訛。案蘇說是也。下文云。諸人士外。使者來。必分有以執將。士人即人士也。城上吏。蓋即百尉之屬。上云。盡召五官及百長。皆賜公乘。漢書百官表。秦爵八。公乘。顏注云。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級。九章算術衰分篇。劉注云。墨子號令篇以爵級爲賜。蓋即指此文。女子賜錢五千。此亦謂有守者。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千。先當作無。說文無。古文奇字作无。與先相似。因而致誤。無分守者。與上文有守者正相對。以其本無分守。故止人賜錢千。與上有守者男子賜爵。女子賜錢五千。輕重異也。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漢書高帝紀。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顏注云。復者除其賦役也。紀又云。過沛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注云。與讀曰豫。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此謂城將所居大門。曹無過二人。襍守篇云。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畢云。說文云。曹獄之兩曹也。在廷東。从棘。治事者从曰。案即兩造。造曹音近。而蜀志。杜瓊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非也。勇敢爲前行。伍坐。蘇云。謂五人並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擅離署戮。門尉晝三閱之。說苑尊賢篇宗衞相齊罷歸。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漢書高祖功臣侯表。有門尉彭跖。蓋亦沿戰國之制。尉吳鈔本作衞誤。莫畢云。說文云。莫日且冥也。鼓擊門閉

伯ハ百人ナリ、隊吏ハ其長ヲ云フ。

馬不契需ノ契トハ馬蹄ノ傷ツキ裂ケルコト、需ハ懦ニシテ馬ノ畏ルルコト。

上奉ハ上俸ナリ。

關内侯トハ、侯爵ナルモ、京畿ニ居リテ領地ナキ者。

五大夫ハ爵級ノ名ナリ。

子伍制令云。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又云。吏自什長以上至左右將、上下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罪。

人踰城歸敵。伍人不得斬。與伯歸敵。隊吏斬。伯百人也。隊吏卽上文之伯長百長。伍與吏歸敵。隊將斬。隊將卽四面四門之將。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先覺之除。蘇云。言先覺察者除其罪也。當術。畢云。說文云。術邑中道也。案術隧通作術。卽備城門篇之當隊。謂當敵攻城之道也。下云却敵於術同。畢說非。需敵需吳鈔本作舒。需讀爲懦。考工記輈人。馬不契需。鄭衆注云。需讀爲畏需之需。需敵謂却敵也。蘇云需待也非。離地斬。畢云。言離其所。伍人不得斬。得之除。其疾鬪却敵於術。敵下終不能復上。疾鬪者。隊二人賜上奉。畢云。玉篇云。俸房用切。俸祿也。此作奉古字。而勝圍。戴云。而讀爲如。如勝圍句。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爲關內侯。畢云。韓非子顯學云。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史記春申君列傳。黃歇上書云。韓必爲關內之侯。又云。魏亦關內侯。則戰國時有關內侯也。詒讓案。戰國策魏策。王與竇屢關內侯。漢書百官公卿表。秦制賞功勞。爵二十級。十九關內侯。顏注云。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輔將如令賜上卿。令舊本誤令。蘇云。輔將城將之次者。猶裨將也。今當爲令。案蘇說是也。今據正。輔將卽上文四面四門之將也。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皆有丞尉。史記商君傳云。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秦本紀在孝公十二年。國策趙策載趙受上黨千戸封縣令。則縣有令。蓋七國之通制矣。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

有守此ノ此ハ者字ノ誤。

無有所失逮トハ、必ズ之ヲ逮捕スルコト。

三最並行ノ最ハ冣ノ誤、三人相聚マルコト、並行ハ二人並ビ行クコト。

相投トハ、互ニ物ヲ抛ツコト、相靡トハ互ニ摩レ合フコト。訟駮言語トハ、雜駁曖昧ナル言語ヲ以テ訟フルコト。

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此當作者。二字草書相似。因而致誤。部吏即城中八部部一吏。官尊於里正。或有適居。是巷者。亦得救之。部吏亟令人謁之大將。畢云。部吏二字舊倒。据下移。案吳鈔本不倒。亟舊本譌函。今據茅本正。王校同。蘇云。人乃入之誤。案人字不誤。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斬。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逮。其以火爲亂事者如法。漢書淮南厲王長傳顏注云。逮追捕之也。圍城之重禁。以上備火之禁。敵人卒而至。蘇云。卒猝同。嚴令吏民無敢讙囂。三最並行。王引之云。最當爲冣。冣與聚通。謂三人相聚。二人並行也。說文冣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冣。冣與最字相似。故諸書中冣字多譌作最。案王說是也。蘇云。三最乃無敢二字之訛。失之。相視坐泣流涕。若視舉手相探。說文手部云。探遠取之也。相指。相呼。相麾。道藏本吳鈔本茅本作曆。畢云。舊作歷。以意改。詒讓案。詩大雅無羊云。麾之以肱。說文手部云。麾旌旗所以指麾也。麾俗麾字。然作歷。義似亦可通。廣雅釋詁云。歷過也。又莊子天地篇云。交臂歷指。亦足備一義。相踵。說文止部云。歱跟也。踵即歱借字。謂以足跟相躡也。相投。說文手部云。投擿也。相擊。相靡以身及衣。謂以身及衣相切靡。莊子馬蹄篇。喜則交頸相靡。釋文。李云。靡摩也。易繫辭。剛柔相摩。韓注云。相切摩也。靡摩字同。訟駮言語。畢云。說文云。駮獸如馬。駮馬色不純。据此義當爲駁。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尉繚

心罪ノ心ハ、牧本ニ必ノ誤トナス。

不得皆斬云云トハ其姦民ヲ捕ヘザレバ、父老等ヲ斬ル、若シ捕フレバ、之ヲ赦スコト。

使人ハ信人ノ誤。

循行ハ徇行ト同ジ、警メ行クコト。

火突ハ烟突ヲ云フ。魯仲連子ハ玉山函房輯佚書ノ中ニ在リ。

其端失火以爲事者ノ事上ニ、亂字ヲ脫ス、故意ニ火ヲ失シ、之ヲ手ガカリトナシ、因リテ惡事ヲ行フ者。

絕巷トハ、通路ヲ亂スコト。

門卽開之壞字。案俞說是也。今據增。

姦民之所謀。爲外心罪車裂。畢云。說文云。斬戳也。从車从斤。斬法車裂也。案周禮條狼氏。誓馭曰車轘。鄭注云。謂車裂也。此刑與斬別。畢引說文未當。𤴓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得之除。畢云。舊脫得字。據下文增。案茅本得字不挩。又賞之。黃金人二鎰。鎰二十四兩也。詳貴義篇。蘇云。此連坐之法。唯得罪人則除其罪。且有賞也。大將使使人行守。使人當作信人。上云。謹令信人守衛之。下云。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皆其證。長夜五循行。蘇云。循徇通用。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必爲屛。畢云。舊必作火。屛作井。据藝文類聚改。火突高。畢云。火藝文類聚引作必。突或㝅字。說文云。㝅竈㝅。㝅从穴从火。从求省。玉篇有堗字。徒忽切。云竈堗。魯仲連子竈而五堗也。未詳㝅突誰是。案㝅囪音相近。今人猶呼火窗爲煙囪。疑㝅義爲強。案說文本云。㝅竈突。廣雅釋室云。竈窻謂之堗。堗突字同。與㝅別。畢說非。出屋四尺。愼無敢失火。畢云。今江浙人家有高牆出屋如屛。云以障火。是其遺制。失火者斬。其端失火。以爲事者。畢云。言因事端以害人。若今律故犯詭讓案。端似言失火所始。以爲事者。據下文當作以爲亂事者。此挩亂字。車裂。伍人不得斬。伍吳鈔本。茅本作五。下並同。畢云。言同伍不舉罪之。得之除。救火者無敢讙譁。畢云。說文云。讙譁轉注。及離守絕巷救火者斬。畢云。絕言亂。蘇云。言守絕巷者。毋得擅離。蓋防他變也。案蘇說非。其𤴓及父老

諸男女ノ女ハ子ノ誤、什六弩四兵トハ、十人ノ内、六人ハ弩ヲ持シ、四人ハ武器ヲ持スルコト。

驚事ハ警事ト同ジ。

三日而一徇ノ而一ノ二字ハ衍、三日間、其屍ヲ「サラシモノ」ニスルコト。

而所以ノ而ハ此字ノ誤。

里缶ハ里正ニシテ、里長ヲ云フ、與皆守ハ、與ニ有レ守者」ノ誤。

車裂。案王校是也。今據正。說詳非攻下篇。

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

疑當云諸男子。備城門篇云。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此男子即丈夫也下文別云丁女子。則此不當兼有女明矣。

什六弩四兵。

蘇云。十人爲什。兵戎器也。言十人之中。弩六而兵四之。案蘇說是也。六韜軍用篇云。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櫓二千。矛楯二千。與此率正同。

丁女子老少人一矛。

蘇云。丁女子猶言丁女。見備城門篇。

卒有驚事。

驚讀爲警。文選歎逝賦李注云。警猶驚也。蘇云。言猝有警急之報。

中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

說文行部云。街四通道也。

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一徇。

畢云。當爲徇。衆經音義云。三倉云。徇徧也。蘇云。而字衍。詒讓案。而一二字。疑皆衍文。此二句皆冢上文而箸其刑。不從令者斬。即不從男行左。女行右之令也。離守者即不就其守者也。與下文離守絕巷救火者斬義同。但無故離守。罪重於不從令者。故不惟斬之。且肆其尸三日。所謂三日徇也。義亦詳後。

而所以備姦也。

蘇云。而字衍。案而乃此字之誤。非衍文。下文云。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是其證。

里缶與皆守。宿里門。

里正即上文里長。每里四人。與皆守。疑當作與有守者。下文常見。畢云。當爲與守。皆未塙。

吏行其部。至里門。缶與開門內吏。

蘇云。內讀如納。

與行父老之守。及窮巷幽閒無人之處。

舊本無幽字。俞云。閒上脫幽字。幽閒二字連文。明鬼篇作幽澗毋人。澗即閒之叚字。天志篇作幽門無人。

一擊ハ一隔ノ謨ニシテ、一局ト云フガ如シ。

衝途ハ市街ノ通路。

父老小ノ小ハ術、舉ハ與ト通ズ、吾不與祭ハ論語ヲ見ヨ。吾不與祭ハ論語八佾篇ヲ見ヨ。

苛ハ詰問スルコト。

有分者ハ、有分守者ト改ムベシ。

伯長ハ百長ト同ジ。

同產ハ兄弟ヲ云フ。

蘇校同。今據正。重室子見備城門篇。

五十步一擊。文選長楊賦李注引韋昭云。古文隔爲擊。此擊疑亦署隔之名。蘇云。擊當作樓。因城中里爲八部。部一吏。城內爲八部吏。吏各從四人。以行衝術及里中。畢云。衝當爲衝。說文云。通道也。春秋傳曰。及衝以擊之。詒讓案此術與旗幟篇巷術。及後術衢義同。與備城門篇衝術異。考衝術。秋儀云。衝恐衢誤。

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及會計者。老小上下疑有挩字。王引之云。父老下不當有小字。蓋涉下文老小而衍。舉讀爲吾不與祭之與。與舉古字通。謂里中父老。不與守城及會計之事者。案王說亦通。蘇云。小當作少。謂人少不敷用也。非。考不舉守。又云舉恐與誤。

分里以爲四部。此又於一里之中分之爲四部。部一長。每里四長。以苛往來不以時行。周禮射人鄭注云。苛謂詰問之。蘇云。苛譏訶也。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姦。吏從卒四人以上。有分者。此即八部每部之吏也。王引之云。分下當有守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分守謂卒之分守者也。下文曰。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千。是其證。

大將必與爲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者。蘇云。號即夜間口號。伯長以上輒止之。伯百通。即上文百長。以聞大將。畢云。告大將。當止不止。及從吏卒縱之皆斬。諸有罪自死罪以上。舊本挩以字。今從王校補。皆還父母妻子同產。舊本逐作還。王云。還當爲遝。謂罪及父母妻子同產也。下文云。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

信人ハ信任スベキ人、謹密爲故トハ、注意シテ其事務ヲ處理スルコト。

女郭及ビ馮垣ハ皆城牆ナリ、上ノ一人ハ牧本ニ百歩ノ誤トナス、從フベシ、使重室子トハ、前述ノ一人ハ、貴族ノ子弟ヲ使用スルコト、畢注ノ字子トハ愛子ト云フ義ナルモ文意完カラズ。

過篇云。趙襄子至晉陽。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此卽都邑之五官。殆如後世吏有五曹之類。後文吏有比丞。比五官。則五官卑於丞也。又左傳成二年。晉軍帥之下有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成十八年。及晉語悼公命官別立軍尉。而無亞旅。成二十五年傳。又謂之五吏。淮南子兵略訓。說在軍五官有司馬尉候司空輿。與晉制同。竊疑此五官亦與彼相類。後文有尉都司空候。或卽五官之名與。亦詳節喪篇。

以富人重室之親。舍之官府。

府舊本譌作符。王引之云。符當爲府。言舍富人重室之親於官府也。下文云。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是其證。篇內言官府者多矣。若云舍之官符。則義不可通。此涉上下文諸符字而誤。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

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爲故。

兪云。故猶事也。言務以謹密爲事也。備梯篇。以靜爲故。備穴篇以急爲故。義與此同。畢屬下讀。失之。

及傳城。

及傳舊本譌作乃傳。畢云。言守符謹密。必有故乃傳用也。兪云。乃傳當作及傳。字之誤也。上云。敵去邑百里以上。此云及傳城。其事正相次。傳卽蛾傳之傳。備蛾傳篇曰。遂以傳城是也。畢不能訂正。而屬上謹密爲故讀之。殊不可通。案兪校是也。今據正。

守將營無下三百人。

守下。道藏本吳鈔本茅本有城字。

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臣。及死事之後重者。

蘇云。重者卽重室子也。

從卒各百人。門將幷守他門。

謂他小門。

他門之上。

畢云。舊脫門字。以意增。

必夾爲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

女郭卽女垣。以其在大城之外。故謂之郭。釋名釋宮室云。城上垣亦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與丈夫也。旗幟篇云。到馮垣。鼓六擧。四幟。到女垣。鼓七擧。五幟。蘇云。一人疑誤重。

使重室子。

室舊本誤字。畢云。言重家之子。謂富家。王云。重字子卽重室子之譌。案王校是也。

用ノ人ヲ云フ、止字ノ上ニ而字ヲ補フベシ。

敵人但ノ但ハ且字ノ誤。

主人利不盡千丈者勿迎也トハ、タトヒ千丈ノ城アルモ、十分ニ之ヲ利用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トキハ、敵ヲ迎フルコトナカレ。

居曲ハ居處及部曲ヲ云フ。

皆心ノ心ハ以字ノ誤。

明於守者也ノ句上ニ、不字ヲ補フベシ、不能此ノ不ハ必ノ誤。

如今ハ如令ノ誤ニシテ、如ハ乃ト通ズ。

五官ハ都邑ノ小吏、百長ハ百人ノ長。

藏本·吳鈔本·茅本·稽字並不重。畢云、心當爲必。或衍一稽字。王引之亦刪稽。又云、改心爲必。義仍不可通。心當爲止。言勿令無事者得稽留而止其旁也。隸書止心相似。故止譌爲心。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刪正。倭刻茅本校云。心一作止。正與王校同。

不從令者戮。敵人但至、但舊本作但从且。疑且字之誤。

千丈之城、千茅本作十。下文仍作千。襍守篇云。率萬家而城方三里。此云千丈、爲方五里有奇。蓋邑城之大者。尉繚子守權篇云。千丈之城則萬人守之。戰國策趙策云。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齊策亦云。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畢云。千當爲十。失之。

必郭迎之。舊本迎作近。畢云。當爲迎之。猶畢校是也。今據正。

主人利不盡千丈者勿迎也。視敵之居曲畢云。言所居曲險。詒讓案。曲部曲。又疑與之誤。

衆少而應之。此守城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心疑當作以。

凡守城者。以亟傷敵爲上。亟舊本譌函。今據王校正。說詳魯問及備城門篇。畢云。言扞禦傷敵。

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於守者也。倭本校云。至下脫不。考救之至。秋儀云。至下脫不字。

不能此、蘇云。不疑當作必。

乃能守城。守城之法。敵去邑。

百里以上。城將如今畢云。當爲令。王引之云。如猶乃也。言敵人將至。城將乃今召五官百長而命之也。下文曰。輔將如今賜上卿。與此文同一例。則今非令之譌。案畢說是也。此、書軍吏有城將。卽大將。有輔將。卽四面四門之將。地治之吏有守有令。有丞有尉。有五官。凡守城之事。皆城將及守令主之。並詳後。如令猶言若令。下文如今亦如令之譌。王說失之。

盡召五官及百長。五官蓋都邑之小吏。周制侯國有五大夫。因之都邑亦有五官。韓非子十

擧其守率ノ率ハ、卒トナスベシ。

無大屋草蓋少用桑ノ用桑ハ、車乘ノ誤、大家屋ナク、至ル處草葺ノミナルトキ、其人民自ラ貧ニシテ、車乘ニ乏キコト明カナリ。

多財民好食以下ハ、前文ト反對ノ事ヲ述ブ、故ニ轉接ノ語ヲ略シタル者ト思フベシ、好食ハ美食ト云フガ如シ、

內牒ハ內堞ノ誤、內行棧トトモニ備城門篇ニ見ユ、吏卒養ノ養ハ、炊夫ヲ云フ、各當隔部トハ、彼等ヲシテ道內ヲ分擔セシムルコト。

爲符曰養吏トハ養吏ト云フ官アリテ、出入ノ符ヲ爲リ、又兼テ炊夫ヲ掌ドル者ナリ、辨護ハ監督スルコト。

有守禁者ハ、守將ヨリ禁止權ヲ委任セラレタル者、無事者トハ、無

苦者。擧其守卒之財用有餘不足。率疑卒之誤。地形之當守邊者。其器備常多者。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言材木不足共用。田不辟。畢云。闢假音字。少食。田荒農惰。則食不足。無大屋草蓋少用桑。畢云。言無大屋之處。當留桑以爲蔭。一本作乘非。案桑道藏本・茅本。竝作桒。俗桑字。說文艸部云。蓋苫也。釋名釋宮室云。屋以草蓋曰茨。茨次也。次比草爲之也草蓋謂以草蓋屋。少用桑當作少車乘。乘桒形相近。車用涉上而譌。言室惡民貧則不能畜車乘馬牛也。畢沿誤爲說殊謬。多財民好食。下有脫誤。爲內牒。牒疑堞之誤。內堞見備城門篇。畢引說文云。牒札也。非此義。內行棧。亦見備城門篇。置器備其上。城上吏卒養養即廝養之養。公羊宣七年何注云。炊亨曰養。蘇云。養謂糧食誤。皆爲舍。道內各當其隔部。吳鈔本作步。太白陰經司馬穰苴云。五人爲伍。二伍爲部。部隊也。隔部即城上吏卒什人所守分地皆有隔。以別其疆界。下云。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隔。則凡署皆有隔。養什二人。十人爲什。言每卒十人則有養二人。吉天保孫子集注引曹操云。一車駕四馬。養二人主炊。步兵十人。亦十步卒二養。與此略同。爲符者曰養吏。一人。養吏。吏掌養爲符信者。辨護諸門。辨護。猶言監治也。亦見周禮大祝山虞鄭注。山虞賈疏引尚書中候握河紀云。堯受河圖。稷辨護。注云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案辨即今辨治字。漢書李廣傳顏注云。護謂監視之。此養吏辨護諸門。亦謂辨治監視諸守門之事。與中候注義小異。畢云辨即今辦字正文。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留止其旁。舊本重稽字。又止作心。道

表ハ袠ノ誤、斬ハ勒ノ誤、兵卒ヲ練ルコト、解前後左右ハ前後左右ノ兵ヲ解散シテ、休息ヲ命ズルコト。

○號令篇ハ、主トシテ軍中號令ノ事ヲ論ズ。

任地トハ地ノ宜キニ任ズルコト。

皆在其將長トハ、大將ト長官トノ責任ナリト云フコト。必出於王公トハ、王公ハ賞罰治亂ノ本源ナルヲ云フ。

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爲度。俞云。表乃袠字之誤。備穴篇。鑿廣三尺。表二尺。王氏訂表爲袠之誤。正與此同。斬卒中教。解前後左右。斬疑當作勒。尉繚子有勒卒令。漢書晁錯傳云。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蓋謂部勒兵卒。將居中而教其前後左右。解字疑誤。卒勞者更休之。休舊本作修。今據吳鈔本・茅本正。

號令第七十

蘇云。墨子當春秋後。其時海內諸國自楚越外。無稱王者。故迎敵祠篇。言公誓太廟。可證其爲當時之言。若號令篇所言令・丞・尉・三老・五大夫・太守・關內侯公乘。皆秦時官。其號令亦秦時法。而篇首稱王。更非戰國以前人語。此葢出於商鞅輩所爲。而世之爲墨學者。取以益其書也。倘以爲墨子之言。則誤矣。案蘇說未塙。令丞尉三老五大夫等制。並在商鞅前。詳篇中。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禮記禮器鄭注云。道猶從也。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得其任。則勞而無功。人亦如此。備不先具者。無以安主。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言責在將與長也。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出於王公。畢云。公舊作功。一本如此。案茅本亦作公。道藏本・吳鈔本。並作功。此對上將長爲文。疑當作王公。下文云。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是其證。傳寫誤到耳。畢讀以王字屬下句。亦通。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關塞。備蠻夷之勞

爲之圍ノ圍ハ國ノ誤ニシテ便所ナリ、前文ノ屛ハ之ヲ蔽フ者ナリ。巷術周道ハ邑中小路、及ヒ城下ノ大道ヲ云フ。

皆葕異衣徽ハ皆辨ニ異衣裳徽識ニノ誤。

牲格ハ柞格ノ誤ニシテ、陷阱ノ類。

署百戶邑ハ百戶ノ邑土ヲ與フルコト。

溷羹土壤。三十步而爲之圜。亦當作國。高丈。爲民圂。垣高十二尺以上。巷術周道者。說文行部云。術邑中道也。周道詳備城門篇。言巷術通周道者。必爲之門。畢云。必舊作心。以意改。門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從令者斬。自巷術周道者至此並與旗幟無涉。疑它篇之錯簡。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葕異衣章徽。王引之云。葕字義不可通。葕當爲辨。辨異二字連文。周官小行人曰。每國辨異之。隸書辨字。或作辧。見漢李翕析里橋郙閣頌。因譌而爲葕。王念孫云。衣章徽當作衣章徽職。說文徽識也。墨子書徽識皆作徽職。見號令襍守二篇。草亦徽識之類也。故齊策云。變其徽章。徽亦與徽同。此言男女之衣章徽識皆有別也。故曰皆辨異衣章徽職。令男女可知。且此篇以旗職爲名。則當有職字明矣。今本辨譌作葕。徽下又脫職字。故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蘇引類篇曰。蔓葕也。非。令男女可知。此十八字疑當在上文城上吏卒置之背之首。錯簡在此。諸守牲格者。牲格。蓋植木爲養牲闌格。守城藩落象之。因以爲名。備蛾傳篇云。杜格貍四尺。高者十尺。木長短相雜。兌其上。而外內厚塗之。疑亦即此。彼杜格當爲柞格。或此牲亦當作柞。牲杜柞形並相近。三出卻適。畢云。卻玉篇云。卻字之俗。守以令召賜食前。守即號令篇之太守。以令。亦屢見彼篇。言傳令來前賜食。予大旗。予畢本以意改矛屬上讀。蘇云。予與通用。畢誤。署百戶邑。若他人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尉繚子兵敎上篇云。乃爲之賞法。自尉吏而下。盡有旗。戰勝得旗者。各視其所得之爵。以明賞勸之心。左哀十三年傳云。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牲格內廣二十五

輕卒令トハ尉繚子ノ篇名ニシテ其第十七ナリ。

左軍於左肩ノ下ニ、右軍ニ於右肩ニノ五字一句ヲ補フベシ、而シテ兩軍字ハ、皆施ノ誤。

中軍一三ノ一ハ衍文ニシテ、中軍ハ三鼓スルヲ云フ、「三十擊之トハ、三回又ハ十回之ヲ鼓スルコト、以次應之トハ、中軍ヨリ鼓ヲ鳴セバ、各軍皆順順ニ之ニ應ジテ鳴ルコト。

鐵彏ハ鐵甕ノ誤。

耳。案王說是也。此置背等。並謂吏卒所著小徽識。與上將旗不相家。下文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辨異衣章。微令男女可知十八字。疑卽此節首之挩文。傳寫誤錯著於彼。而此小徽識遂與上旗識淆掍不分矣。尉繚子經卒令。說卒五章。前一行蒼章置於首。次二行赤章置於項。次三行黃章置於胷。次四行白章置於腹。次五行黑章置於要。又兵敎篇云。將異其旗。卒異其章。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胷前。書其章曰某甲某士。此上文五十尺至十五尺。卽謂將異旗。以下乃言卒異章之事。二書可互證。

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畢云。舊作眉。据禮說改。下同。左軍於左肩。畢云。左軍舊作在他。据禮說改。王云。下當有右軍於右肩五字。而今本脫之。案吳鈔本亦作在他。道藏本作在也。以字形審之。疑當作左施於左肩右施於右肩。中軍置之胷。畢云。此俗字。當爲匈。或胷。

各一鼓。中軍一三。未詳。疑當作中軍三言鼓多於左右軍。一衍文。每鼓三十擊之。三十擊之。謂或三擊。或十擊。多少之數。不過此也。號令篇云。中軍疾擊鼓者三。又云。昏鼓鼓十。諸門亭皆閉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應之。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應鼓舊本作不當應而不應鼓。王云。此當作當應鼓而不應鼓。不當應鼓而應鼓。今本上下二句。皆脫一鼓字。蘇云。下句當云不當應而應。不字衍。案蘇校是也。道藏本吳鈔本。應鼓上。正無不字。今據刪。王校增字太多。未塙。末鼓字或當屬下讀。主者斬。畢云。言非其鼓主。

道廣三十步。於城下夾階者各二。其井置鐵彏。畢云。說文云。彏弓曲也。王引之云。弓曲之義與鐵字不相屬。且井旁亦非置弓之處。竊謂彏乃雍字之譌。雍讀若甕。備城門篇云。百步一井。井十甕。故曰。其井置鐵甕。於道之外。爲屏。屏所以障圂。開元占經甘氏外官占。甘氏云。天溷七星在外屏南。注云。天溷廁也。外屏所以障天溷也。史游急就篇云。屏廁清

部幟如進數ノ部ハ、踣ト讀ミテ仆スト訓ズ、寇ノ進ムトキハ、一本ノ幟ヨリ六本ニ至リテ極マル、寇ノ退クトキハ反對ニ、六本ヨリ一本ニ遞減スルヲ云フ。

城爲隆ハ城將爲絳幟ノ誤、絳幟ハ赤色ノ幟ヲ云フ。

世本ハ古代ノ歷史ニシテ、史記ノ材料トナリシ者ナルモ、今日已ニ佚ス、清ノ馮翼陳其榮等其斷簡ヲ輯メテ、增補世本二卷ヲ作ル、槐廬叢書之ヲ收ム。

四十五尺ノ四ハ衍。

城上吏卒置之肩ハ士卒ハ、別ニ小ナル絳幟ヲ肩ニ著ケルコト、吏卒ノ卒ハ衍。

外者。詳備城門篇。

鼓六擧四幟。到女垣。女垣卽堞。說文土部云。堞城上女垣也。阜部云。陴城上女牆。俾倪也。此女垣在馮垣內大城外。蓋卽號令篇之女郭。備城門篇之外堞也。備城門篇別有內堞。

鼓七擧五幟。到大城。畢云。大舊作六。以意改。下同。

鼓八擧六幟。乘大城半以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卻解。輒部幟如進數。畢云。言數如此行之。寇去始解。輒部署幟。如前也。王引之云。部讀爲踣。謂仆其識也。周官大司馬。弊旗。鄭注曰。弊仆也。仆踣部古字通。呂氏春秋行論篇引詩曰。將欲踣之。必高擧之。踣與擧正相反。故寇來則擧識。寇去則踣識也。如進數者。如寇進之識數而遞減之。識之數以六爲最多。故寇進則自一而遞加之。寇退則自六而遞減之也。畢以部爲部署。失之。又誤解如進數三字。案王說是也。

而無鼓。蘇云。言夜以火代幟鼓數同。寇退則無鼓也。

城爲隆。長五十尺。城爲隆。疑當作城將爲絳幟。絳降隆聲類並同。左成十八年傳。魏絳。樂記孔疏。引世本絳作降。是其證。此以隆爲絳。猶尚賢中篇以隆爲降也。隆下又挩幟字。周禮司常鄭注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城將卽大將。見號令篇。尊於四面四門之將。故幟高於彼十尺。

四面四門將。長四十尺。號令篇云。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臣及死事之後重者。戴云。將疑牆字聲誤。非。

其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高無下四十五尺。此四字衍。高無下十五尺。卽冢上長五十尺。以次遞減。至此爲極短也。

城上吏卒置之背。王引之云。卒字涉下文吏卒而衍。下文卒置於頭上。則不得又置之背也。又案頭上也肩也背也胷也。皆識之所置也。說文徽識也。㠯絳帛著於背。張衡東京賦。戎士介而揚揮。揮同徽。薛綜曰。揮謂肩上絳幟。皆其證。今不言識者。城上吏之上。又有挩文。

重質トハ重キ人質、即妻子ヲ云フ。節各有辨トハ、符節ハ辨トテ、其半ヲ析チテ以テ信トナス。各有貞トハ、法令ヲ以テ事物ヲ正スコト、輕重分數各有請ノ請ハ誠ト通ズ、品物ノ輕重多少ヲ計ルニ、詐ハラザルコトヲ云フ、主愼ノ愼ハ循ニ通ズ、有經トハ里數遠近ヲ定ムルコト。亭尉ハ百人ノ長ナリ。廣半幅者大ノ大ハ六ノ誤ニシテ、幟ノ數ヲ云フ。

外廉ハ外邊ナリ。中周ハ中州ナリ、水中居ルベキ所ヲ云フ。

擧蒼旗。須灰炭稃鐵。擧赤旗。須櫺木樵葦。擧黃旗。須沙石瓴瓦。擧白旗。須水湯不潔。擧黑旗。須戰士銳卒。擧熊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劍。擧鷙旗。須皮氈麻銼鍬钁斧鑿。擧雙兔旗。城上擧旗。主當之官。隨色而供。亦其遺法。**重質有居。**畢云。言居其妻子。**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說文刀部云。辨判也。凡符節判析其半。合之以爲信驗。荀子性惡篇云。辨合符驗。周禮小宰。傳別朝士判書。鄭注引故書別判並作辨。聲義並相近。**法令各有貞。**廣雅釋詁云。貞正也。又疑或爲員之譌。蘇云。貞爲其字之訛。非。**輕重分數各有請。**請與誠通。**主愼道路者有經。**愼循之叚字。謂循行道路也。周禮體國經野。鄭注云。經謂爲之里數。**亭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亭尉。即備城門篇之帛尉。及迎敵祠篇之百長也。**帛長丈五。廣半幅者大。**畢云。太平御覽引云。凡幟帛長五丈。廣半幅。案史記高祖紀索隱。引墨翟曰。幟帛長丈五。廣半幅。一切經音義五云。墨子以爲長丈五尺。廣半幅曰幟也。並即據此文。是唐本已如此。御覽不足據。後文城將幟五十尺。以次遞減。至十五尺止。亭尉卑。自當丈五尺。不宜與城將等也。又者大。畢本据惠士奇禮說。改爲有大。屬下寇傳攻前池外廉句。案者字不誤。大當爲六。二字形近。下文大城大。又譌六。可互證。六即亭尉幟之數。蓋每亭爲六幟。以備寇警緩急擧踣之用。下文擧一幟至六幟。解如數踣之。並以六爲最多。故此先著其總數也。惠畢並誤改其文。又失其句讀。**寇傳攻前池外廉。**廉邊也。詳襍守篇。**城上當隊。鼓三擧一幟。到水中周。**周州聲近通用。俗又作洲。說文川部云。水中可居曰州。周遶其旁。**鼓四擧二幟。到藩。**吳鈔本作蕃。藩蓋池內厓岸。編樹竹木爲牆落。備城門篇云。馮垣外內以柴爲藩。即此。襍守篇云。牆外水中爲竹箭。明水在外。牆在內矣。**鼓五擧三幟。到馮垣。**蓋卑垣在外堞

多卒ハ前篇ニ見ユル如ク、餘兵ヲ云フ、游軍ナリ。
五尺童子ハ十三四歳ノ男子ヲ云フ。
梯末ノ義不明、枯楊生梯ハ、易經大過九二爻辭ナリ。
茬旗ハ旌旗ノ誤。

之足ノ之ハ物ノ誤。

雚ハ萑ニシテ「ナギ」ト訓ズ、

金鐵ハ金錢ノ誤。

茬茬茬皆旌之譌。隷書旌或作㫌。形相近。周禮司常。九旗析羽爲旌。畢云。北堂書鈔引作林旗。

劒盾爲羽旗。蓋即司常九旗之全羽爲旞。

車爲龍旗。畢云。舊作壟。据北堂書鈔改。車彼作輿。詒讓案。舊鈔本書鈔仍作車。與今本同。

騎爲鳥旗。騎謂單騎。亦見號令篇。左傳昭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孔疏云。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劉炫謂此左師展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案單騎蓋起於春秋之季。而盛於六國之初。故此書及吳子並有之。

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城上擧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俞云。下之字衍。文本作足而下旗。蓋城上擧旗。則備具之官各致其財物。既足而後下旗也。之字即足字之誤而複者。當刪。詒讓案。之當作=。即物之重文。物足而下旗。言致財物。既足共城上之用。則偃下其旗也。

凡守城之法。石有積。樵薪有積。菅茅有積。茅吳鈔本作茆。說文艸部云。菅茅也。陸璣毛詩艸木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柔韌宜爲索。茆茅古字。亦通。

雚葦有積。說文艸部云。萑薍也。葦大葭也。雈部云。雚小爵也。音義竝別。此雚當爲萑。經典省作萑。或捝作雚。非是。周禮司几筵。萑席唐石經初刻。亦誤作雚。

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王云。金鐵當爲金錢。字之誤也。金錢粟米皆守城之要物。故並言之。若鐵則非其類矣。號令篇曰。粟米錢金布帛。又曰粟米布帛錢金。襍守篇曰。粟米布帛金錢。皆其證。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引此正作金錢。

井竈有處。畢云。通典守拒法云。城上四隊之間。各置八旗。若須木檩拯板。

戟ヲ云フ、乃下出挨ノ挨ハ俟ノ誤、廟ヨリ下リテ命令ヲマツコト、升望我郊トハ、宮廟門前ノ臺ニノボリテ、城郊ヲ望ムコト、役司馬ハ官名ニシテ、下士官ノ如キ者ナルベシ、茅參發ノ茅ハ矛ノ誤、校ハ將校ナリ、先以揮ノ下ニ武器ノ名アルベキモ脫漏ス、宗人モ祝史ト同ジク禮官ナリ、覆之以甑トハ其告文ヲ覆フニ甑（コシキ）ヲ以テス、蓋シ厭勝（マジナヒ）ノ術ナルベシ。

○旗幟篇ハ旗幟ニ就キ軍中信號ノ心得ヲ論ズ。

玄應ハ一切經音義ノ著者ナリ。

木爲蒼旗トハ木ヲ示スニハ青色ノ旗ヲ用フルコト、以下之ニ準ズベシ。

景宋鈔本トハ、宋版ノ北堂書鈔ヲ、其原版ノ如ク印行シタル者。

菌旗ハ茜旗ノ誤ニシテ、赤色ノ旗ナリ。

蒼英ハ青色ヲ云フ。

竟士ハ强士、雩旗ハ虎旗ニ通ズ。

厭勝之術。未詳其義。

旗幟第六十九

畢云。說文云。旗熊旗五游。以象罰星。士卒以爲期。釋名云。熊虎爲旗。軍將所建。象其猛如虎。與衆期其下也。幟當爲織。詩織文鳥章傳云。徽織也。陸德明音義。音志。云又尺志反。又作識。案漢書亦作志。而無从巾字。王改幟並爲職。云。墨子書旗識字如此。舊本從俗作幟。篇內放此。案幟正字當作識。號令襍守二篇。徽職字並作職者叚借字也。王校甚是。但司馬貞玄應所引並作幟。則唐本如是。以相承已久。未敢輒改。

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旗。薪樵爲黃旗。石爲白旗。畢云。北堂書鈔引作金爲白旗。土爲黃旗。案畢據明陳禹謨改竄本書鈔。不足馮。景宋鈔本無。水爲黑旗。食爲菌旗。自倉英旗以上七旗。並以色別。菌非色名。疑當爲茜。說文艸部云。茜茅蒐也。茅蒐可以染絳。字或作蒨。左定四年傳。綪茷。襍記鄭注引作蒨旆。死士爲倉英之旗。蘇云。倉英當卽蒼鷹。俞云。倉英之旗乃青色旗。倉英卽滄浪也。在水爲滄浪。在竹爲蒼筤。並是一義。此又作倉英者。英古音如央。故與浪同聲。案俞說是也。竟士竟競之借字。逸周書度訓篇云。揚舉力竟。亦以竟爲競。畢云。猶云彊士。蘇云。猶言勁卒。爲雩旗。畢云。虎字假音。王云。雩卽虎之譌。非其假音也。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八引此爲虎旗。上脫二字。而虎字則不誤。通典兵五。亦曰須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隸書虎字或作虍。見漢殽阬君神祠碑陰。與雩字相似而誤。多卒爲雙兔之旗。五尺童子爲童旗。五尺謂年十四以下。詳襍守篇。女子爲梯末之旗。蘇云。梯末詳。疑當作枯楊生稊之稊。弩爲狗旗。戟爲⿱艹旌旗。⿱艹旌疑卽旌字。月令。季秋載旌旐。淮南子時則訓旌作

中太廟トハ、中央ニ在ル太廟(祖先ノ廟)ヲ云フ、左右ニハ歴代ノ廟アリ。

乃斗ハ乃升ノ誤ニシテ、百官等ノ太廟ニ上ルコト。

旂ハ龍ヲ畫ケル旗、旌ハ鳥ノ析羽ヲ以テ飾レル旗。于隅練名トハ、練(ネリギヌ)ニ戰功者ノ名ヲ其旂旌ノ隅ニ記シ、之ヲ隅旂トナスコト。

爾雅ノ意味ハ、旗ノ縿卽旒ヲ造ルニ、赤色ノ帛ヲ以テス、其旒ノ數九アリト云フコト、儀禮ノ意味ハ、銘旌ハ各各其身分ニ應ジタル物ヲ以テス、若シ之ヲ立ツルコト能ハザル身分ノ人ハ、緇布ヲ用フ、其長サ一尺、其末ヲ赤色ニ染ムルコト二尺ニシテ、廣サハ何レモ三寸、死者ノ名ヲバ、其赤色ノ所ニ記スコト、王之大常トハ天子ノ大常ト稱スル旗ヲ云フ。

告勝トハ戰勝ヲ祈ルコト、五兵ハ弓殳矛戈

誓。公乃退食。舍於中太廟之右。茅本太作大。中太廟侯國太祖之廟也。儀禮聘禮賈疏說諸侯廟制云。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斗畢云。疑刀斗字。案斗疑升之誤。下云乃下出俟。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此乃升與乃下文正相對。公舍在太廟右。則升殆卽格於廟與。鼓于門。畢云。門舊作問。以意改。詒讓案。孔叢子云。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依彼文則上斗字當作大。未詳。右置旂。左置旌。于隅練名。門謂左右隅一置旂。一置旌也。畢讀右屬上鼓於門爲句誤。說文糸部云。練湅繒也。名銘古今字。謂以練爲旂旌之旒。而書名於上也。爾雅釋天說旌旂云。纁帛縿。練旒九。儀禮士喪禮云。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于末。鄭注云。銘明旌也。今文銘皆爲名。周禮司勳云。銘書於王之大常。是凡旌旗之屬。通謂之銘。此作名。與禮今文正同。說文亦無銘字。射參發告勝。五兵咸備。五兵詳節用上篇。乃下出挨。畢云。當爲俟。升望我郊。侯國宮廟有門臺。故可升望國郊。乃命鼓俄升。公羊桓二年何注云。俄者謂須臾之間。役司馬射自門右。役司馬蓋官名。掌徒役者。蓬矢射之。茅參發。茅當爲矛。蘇屬上讀云。似言束茅而射之。誤。弓弩繼之。校自門左。校蓋軍部曲吏。管子度地篇有部校長官。商子境內篇云。軍齎自一級以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士。戰國策中山策云。五校大夫。高注云。五校軍營也。又秦策云。亡五校。校下疑挩射字。先以揮。不著其兵。疑有佚挩。木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左傳哀二十四年杜注云。宗人禮官也。案卽周禮大小宗伯。侯國及都家並有之。覆之以甑。說文瓦部云。甑甗也。此蓋

譟ハ鼓譟スルコト。

四望ハ四方ノ山川ヲ遠望シテ祭ルコトヲ云フ、隨ツテ山川ノ神其者ヲモ稱ス。
先於戎ハ、先以戒ノ誤ニシテ、祝史ガ戰爭ノ戒ムベキコトヲ述ブルコト。
其人ハ某人ノ誤ニシテ、敵國ヲ云フ、義詳ノ詳ハ祥ト同ジ、善事ヲ云フ、唯乃是王ハ、唯力是正ノ誤ニシテ、暴力ヲ以テ政事ヲ行フコト、尙夜ノ間ニ、夙字ヲ補フベシ、厦ハ厲ノ誤、兼左右ノ兼ノ下ニ、一字ヲ脫セシモノナルベシ。

舉腹病。此似有譌字。竊疑腹或當爲腜。卽䐢之正字。屬上臨腜爲句。於義較通也。

城之內。薪蒸廬室。矢之所還。舊本亦作還。今據王校改。皆爲之涂菌。蘇云。涂菌所以避矢。涂塗同。令命昏緯狗纂馬掔緯。後漢書張衡傳李注云。纂繫也。說文手部云。掔固也。大戴禮記夏小正。農緯厥耒。傳云緯束也。言緯纂必堅固。蘇云。緯束也。掔苦閑切。音慳。固也。又牽去也。與牽通。言夜必防閑狗馬。勿令驚逸。詒讓案。掔牽古通。然此掔當讀如字。似無牽義。靜夜聞鼓聲而譟。畢云譟字異文。詒讓案。周禮大司馬云。鼓皆馳車徒皆譟。鄭注云。譟讙也。所以閹客之氣也。畢云。閹遏也。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譟則民不疾矣。凡守城之法以下至此。疑他篇之文。錯箸於此。

祝史乃告於四望山川社稷。祝史謂大祝大史也。周禮大宗伯鄭注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案山川蓋謂中小山川在竟內者。先於戎先於戎未詳。疑當作先以戒。下文云。先以揮。文例同。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廟曰。其人爲不道。蘇云。其人疑當作某人。案蘇校是也。孔叢子正作某人不道。不脩義詳。脩吳鈔本作修。畢云。詳祥同。唯乃是王。疑當作唯力是正。力乃正王。形並相近。明鬼下篇云。諸侯力正。曰予必懷亡爾社稷。蘇云。懷疑當作壞。案懷猶言思也。似不誤。滅爾百姓。二參子尙夜自厦。畢云。當爲厲。蘇云。參即三。下參發義同。尙下當脫夙字。或尙即夙字之訛。詒讓案。孔叢子云。二三子尙皆同心比力死守。與此略同。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兼下疑挩一字。畢云。左右助也。既

大率ハ四方ノ將官ヲ云フ。

移中中處ハ多率中處ノ誤、多率トハ餘分ノ兵ヲ云フ。

澤急而奏之ハ擇レ急而奏レ之トナスベシ、奏ニ趨向ノ義アリ。

無以爲客菌トハ、城外ノ墻ヲバ破壞シテ、敵兵ノ避難所トナラシムルコトナカレ。

薪蒸水ハ薪蒸材木ノ誤。

宍ハ肉ト同ジ、醢臡ノ二者ハ肉醬ヲ云フ、病者以起トハ、之ヲ病人ニ服用セシムレバ平愈スルヲ云フ。

者皆甲而坐也。案百字不誤。城下門百甲。城上步一甲。文正相對。

城上步一甲一戟。

備城門篇云。城上樓卒。卒一步一人。

其贊三人。

小爾雅廣詁云。贊佐也。三人爲甲戟士之佐。合之五人。而分守五步。非一步有五人也。

五步有五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

即備城門篇之帛尉也。

旁有大率。

即旗幟篇四面四門。及左右軍之將。分守四旁。

中有大將。

即旗幟篇中軍之將。

皆有司吏卒長。城上當階。有司守之。移中中處。

移中不可解。疑當爲多卒之誤。蓋城上每步一甲。城下每門百甲。此外多餘者爲多卒。猶言羨卒也。旗幟篇云。多卒爲雙兎之旗。商子境內篇云。國尉分地以中卒隨之。

澤急而奏之。

畢云。言居中者澤急事奏之。澤當爲擇。俞云。畢校是也。惟未解奏字之義。史記蕭相國世家索隱曰。奏者趨向之也。擇急而奏之。謂有急則趨向也。

士皆有職。城之外。矢之所遝

遝舊本作還。蘇云。還猶至也。王云。還當爲遝。謂矢之所及也。下同。案王校是也。今據正。說詳非攻下篇。

壞其牆。無以爲客菌。

菌猶言翳也。周書王會篇有菌鶴。孔注云。菌鶴可用爲旌翳。是菌有翳蔽之義。蘇云。菌疑與梱義通。意言城外有牆。是令敵人得障蔽以避矢。宜急壞之。考菌一作薗。

三十里之內。薪蒸水皆入內。

水無入內之理。當爲木。上又挩材字。薪蒸細木。材木大木也。襍守篇云。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是其證。

狗彘豚鷄食其宍。

畢云。宍肉字異文。廣韻云。肉俗作宍。

斂其骸以爲醢

說文酉部云。醢肉醬也。爾雅釋器云。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臡。臡醢亦通偁。

腹。病者以起。

呂氏春秋直諫篇高注云。起與也。謂病瘉而與起。但審校文意。似謂肉醢等當以養病者。則病者當爲守圉受傷之人。不宜專

微察ハ伺ヒ知ルコト。
斷罪ハ死罪ニ處スルコト。

守官ハ守宮ノ誤。
牧賢大夫云云ノ牧ハ收ノ誤、弟ハ秩ノ略字、望氣者ノ爲ニ、賢夫方技家及ビ諸種ノ職工ニ秩祿ヲ與ヘテ、其使用ニ任セシメ、又肉及ビ酒ヲ賣ル者ヲ登用シテ、之ニ秩祿ヲ給シ、望氣者ノ爲ニ、臺所向ノ世話ヲナサシム。
縣師ハ周禮ニ由レバ地官管下ノ職名ナルモ、職事ニハ夏官大司馬ノ命令ヲ受クル者ナリ。
葆ハ堡ニ通ズ、築薦通土トハ、通路ヲ壅塞スルコト。
共財ノ共ハ供ト通ズ。
右閣左閣ノ閣ハ、闔ノ借字ニシテ、門扉ヲ云フ。

也。蘇校同。今據乙。考獨一作何。

其出入爲流言。驚駭恐吏民。謹微察之。

王云。說文䚕司也。司今作伺。䚕字亦作微。史記廉頗藺相如傳曰。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漢書游俠傳。使人微知賊處。師古曰。微伺間之也。案亦詳號令篇。

斷罪不赦。

說文斤部云。斷截也。車部云。斬截也。又首部云。𩠐截也。三字同訓。此斷蓋即𩠐字亦即斬也。商子賞刑篇云。晉文公斷顚頡之脊以徇。

望氣舍近守官。

官謂守所治官府。茅本作宮。

牧賢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之。

牧當爲收之誤。工謂百工。

舉屠酤者。

蘇云。酤與沽通。賣酒也。

置廚給事弟之。

畢云。言次第居之。古次第字只作弟。案弟疑當爲𩠳之省。𩠳與秩同。言廩食之。畢說未允。

凡守城之法。縣師受事。

周禮地官。有縣師上士二人。若有軍旅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侯國。蓋亦有此官。戰國時猶沿其制也。

出葆循溝防。築薦通塗。

薦與荐通。左傳哀八年傳。栫之以棘。杜注云。雍也。釋文云。栫一作荐。築荐通塗。謂雍塞通達之塗也。

脩城。百官共財。

蘇云。共讀如供。

百工即事。

司馬視城脩卒伍。

吳鈔本。視作施。脩作修。

設守門。

蘇云。門下疑脫一閣字。案蘇說非。

二人掌右閣。

舊本二誤三。俞云。左右人數不應有異。疑三人是二人之誤。蓋門之啓閉。皆四人守之。啓則有左右之分。故曰二人掌右閣。二人掌左閣。及閉則無左右之分。故止曰四人掌閉也。案俞說是也。茅本正作二人。今據正。

二人掌左閣。

閣闔之借字。猶耕柱篇商奄作商蓋。說文門部云。闔門扇也。左右闔即謂門左右扉。蘇讀掌右掌左句。誤。

四人掌閉。百甲坐之。

左文十二年傳云。裹糧坐甲。荀子正論篇云。庶士介而坐道。俞云。百乃皆字之誤。言守門

從外宅云ノ從ハ徙ノ誤、城外ノ有名ナル神社ヲ、城內ニ奉遷スルコト。

望氣トハ雲氣ヲ望ムコト。

宮之ハ宮養之ノ誤、巫醫卜ノ技能ニ長ズル者ヲ登用シ、兇藥ナドヲ準備セシメテ、之ニ家屋ヲ給シ、秩祿ヲ與フルコト。

善爲舍巫云トハ、巫祝ヲ優待シ、其官舍ヲバ公社（國土ノ神ヲ祀ル所）ノ近傍ニ置カシム。

巫卜以請守ハ、巫卜望氣以情報守ノ誤、巫卜ガ氣ヲ望ミテ其吉凶ヲ知ルトキハ、之ヲ守將ニ內密ニ報告スルコト。

彼合。月令。羊屬夏。注云。羊火畜。與此異。

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月令注云。水生數一。成數六。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發而止。將服必黑。其牲以彘。月令注云。彘水畜。畢云。已上與黃帝兵法說同。見北堂書鈔。詒讓案。孔叢子儒服篇。孔子高對信陵君問祈勝之禮云。先使之迎於適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於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卽本此。從外宅諸名大祠。從當作徙。形近而誤。謂城外居宅及大祠。寇至則徙其人及神主入內也。靈巫或禱焉給禱牲。凡望氣有大將氣。茅坤本有有中將氣四字。有小將氣。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畢云。今其法存通典兵風雲氣候襍古也。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擧巫醫卜有所謂巫醫卜。居各有所。或讀有所長句。亦通。長。具藥醫之長掌具藥備用。宮之。疑當作宮養之。今本挩養字。號令篇云。守入城。先以候爲始。得輒宮養之。可證。善爲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請守。茅本請作諸。守上當依王校增報字。案巫卜下亦當有望氣二字。守獨智巫卜望氣之請而已。三略中略云。禁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之吉凶。舊本氣誤在之字下。畢云。智知同。言望氣之請。唯告守獨知之。王云。請皆讀爲情。墨子書通以請爲情。此文當作巫卜以請報守。守獨智巫卜望氣之請而已。智與知同。言巫卜以情報守。巫卜望氣之情。唯守獨知之而已。勿令他人知也。號令篇曰。巫祝吏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請上報守。守獨知其請而已。是其證。舊本脫報字。氣之二字。又誤倒。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

○迎敵祠篇ハ敵ノ來攻ヲ逆フルトキ、鬼神ヲ祀リテ、戰勝ヲ祈ルコトヲ論ズ、壇ノ方位尺數旗色犧牲等ハ、皆五行說ニ本ヅキテ之ヲ定ム。

堂密八ノ密ハ、穾ノ誤ニシテ、深サト訓ズ、八ハ八尺ノ略語。

八發ハ、弩矢ヲ八回發射スルコト。

墨子閒詁卷十五

迎敵祠第六十八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月令鄭注云。木生數三。成數八。堂密八。蓋堂爲多角形。爾雅釋山云。山如堂者密。郭注引尸子云。不知堂密之有美樅。俞云。密字無義。疑當作穾。說文穴部。穾深也。謂堂深八尺也。不言尺者。蒙上而省。穾密相似。因誤爲密矣。下並同。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八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月令注云。雞木畜。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月令注云。火生數二。成數七。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弩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賈子新書胎敎篇。青史氏記云。南方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此與彼合。月令。犬屬秋。注云。犬金畜。與此異。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尺。月令注云。金生數四。成數九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羊。賈子云。西方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此與

本篇ノ下半ハ、多ク備梯篇ト大同小異ナリ、讀者之ヲ參照セヨ。

楡音之譌。据備梯改。備梯多有微異。兪云。哭當作師。說文帀部。師古文作𠦝。形與哭相似。故師誤爲哭也。案兪說近是。楡去音不甚近。疑當爲逃之借字。古兆聲兪聲字多互通。如詩小雅鹿鳴。示民不恌。毛傳云。恌偷也。可證。

則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門擊遺師。遺當作遁。蘇謂潰之誤。亦通。

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賁士卽奔士也。王引之謂賁當作者。卽諸之省。未塙。詳備梯篇。

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將施伏。蘇云。素當作數。案素不誤。詳備梯篇。

夜半而城上四面鼓噪。敵人必或。畢云。人舊作之。据備梯改。或與惑同。

破軍殺將。以白衣爲服。畢云。舊脫白字。据備梯增。

以號相得。

墨子閒詁第十四終

操ハ薄ノ誤。

墟ハ鬲ノ誤ニシテ、別室ヲ云フ。

勿槩ハ土ヲ、タタキカタメザルコト、城上希薄門而置搗ノ希ハ睎ト同ジ、搗ハ楬ノ誤ニシテ杙ナリ。

一椅ハ一檥ノ誤ニシテ、杙ト同ジ。

車火ハ熏火ノ誤。

引哭而楡ハ引師而逃トナスベシ。

生字。薄爲甫聲。孳生字二字同部。聲近義同。案黄說是也。亦詳前備城門篇。畢說失之。去城十尺。薄厚十尺。伐操之法。畢云。操當爲薄。大小盡木。斷之以十尺爲斷。離而深貍。堅築之。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有墟。當作鬲。畢云。方言云。㦎虞望也。郭璞注云。今云烽火是也。此从土俗寫耳。說文玉篇無此字。案畢說非是。厚十尺。畢云。備梯云。殺有一鬲。鬲厚十尺。殺有兩門。門廣五步。畢云。舊脫一門字。据備梯增。步備梯作尺。詒讓案。門不當有三丈之廣。當从尺爲是。薄門板梯。貍之勿槩。畢云。舊脫勿字。据備梯增。令易拔。城上希薄門而置搗。王引之云。搗字義不可通。搗當爲楬。字之誤也。楬杙也。希與睎同。望也。言下望薄門而立杙也。備梯篇。置楬作直。槩置直楬槩並通。廣雅。楬杙也。爾雅。雞棲於弋爲槩。縣火四尺一椅。當作檥。畢云。備梯作鉤檥。五步一竈。竈門有爐炭傳。令敵人盡入。畢云。舊作人以意改。車火燒門。車備梯篇作煇。此疑熏之誤。詳備城門篇。縣火次之。出載而立。畢云。舊脫出字。据備梯增。其廣終隊。兩載之間一火。皆立而待鼓音而然。畢云。待舊作侍。以意改。詒讓案。舊本作燃。俗字。今據吳鈔本正。蘇讀待字句云。鼓音上當有聽字。非。【考】火一作丈。卽俱發之。敵人辟火而復攻。小爾雅廣言云。辟除也。此謂敵人屛除所發之火。復從舊隧而來攻。故下云。縣火復下也。備梯篇作除火。與此義正同。王引之讀辟爲避。蘇讀同。並非。縣火復下。敵人甚病。敵引哭而楡。楡畢本作去。云。舊作

羅石ハ礧石ニシテ又同篇ニ在リ。
杜格ハ柞格ニシテ、「おとしあな」ノ類。
曲裏ハ再重ノ誤。
毋其二十畾ハ毋下二十虆ノ誤、積土ノ容量ヲ云フ。
轉䑛城上以下不明、䑛ハ傳、散ハ殺、轉ハ傳、煖ハ緩、車革ハ革車ノ誤。
薄ハ藩籬ノ類。
孳生字トハ古音上同源ノ文字ト云フコト。

羅石　羅疑當作累。聲之轉。累石卽礧石。見備城門篇。　縣荅植內毋植外。　謂縣於荅樓之內也。備城門篇云。樓四植。植卽柱也。

杜格貍四尺。　杜格義難通。疑當作柞格。國語魯語云。設穽鄂。韋注云。穽柞格也。柞杜形近而誤。周禮雍氏鄭注云。擭柞鄂也。莊子駢拇篇云。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釋文引李頤云。削格所以施羅網也。柞格柞鄂削格。蓋皆穽擭之名。旗幟篇有牲格。疑卽此。　高者十丈木。長短相雜。兌其上。　蘇云。兌同銳。　而外內厚塗之。　蘇云。外內疑當作內外。或作外向。案外內無誤。　爲前行行棧。　見備城門篇。　縣荅隅爲樓。樓必曲裏。　吳鈔本作禮。蘇屬下土讀云曲裏土。疑再重二字之誤。備穴云。爲再重樓是也。案曲裏卽再重之譌。說詳備城門篇。土當屬下讀。　土五步一。毋其二十畾。　畢云。累字。詒讓案。土五步一。蓋謂積土也。毋其二十畾。疑當作毋下二十畾。此書其字多作亓。與下形近。故互譌。畾讀爲孟子虆梩之虆。古字通用。盛土籠也。見備城門篇。　爵穴十尺一。　爵穴制詳備城門篇。　下堞三尺。廣其外。　堞舊本譌壤。吳鈔本又譌壞。蘇云。壤當作堞。見備城門篇。案蘇校是也。今據正。　轉䑛城上。　畢云。䑛卽傳字。詒讓案。字書無䑛字。與傳形聲並遠。未詳其說。　樓及散與池　散疑當作殺。　革盆。　見備城門篇。　若轉。　疑當作若傳。謂敵傅城也。　攻卒擊其後。煖失治。　煖當爲緩。言不急擊敵。則以法治之。　車革火。　未詳。此數語與上下文義不相屬。疑有譌挩。　凡殺蛾傅而攻者之法。置薄城外。　蓋於城外植木爲藩蔽。薄備梯篇作椐。椐當爲楮之誤。畢云。薄疑卽欂字。所謂壁柱。黃紹箕云。說文艸部。薄林薄也。一曰蠶薄。荀子禮論篇楊倞注云。薄器竹葦之器。此書所云椐蓋卽編木爲藩。椐楮爲古聲孳

刃必利以下衡四寸ニ至ルマデノ數句不明。

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ノ三ハ槮ト通ズ、兩端ノ相接衡スルハ尺ヲ以テ度トナス、餘リ重ナリアウテ、魚鱗ノ如クニ、聚ラシメザルコト。

中央木ノ木ハ大ノ誤、以牒塞トハ、荅ト樓トノ隙ハ牒即チ枚ヲ以テ塞グコト、數暴乾云云トハ、數回之ヲサラシ乾カスコト、格ハ棚ノ類ヲ云フ、堞惡疑壞者ハ、スグ破レソウニ見ユル墻ヲ云フ、一枚一ノ一ハ、衍、節ハ卽ノ誤、斵植以下九字ハ不明。

盧薄ハ櫨(柱上ノ枅)構(壁柱)ノ假字、表八尺ノ表ハ衺ノ誤、經尺一ハ徑一尺ノ誤。一擊ハ一桔ノ誤ニシテ、桔槹ヲ云フ、下之ハ上ニ下之ノ誤。爲上下釫ヨリ鈞ニ至ルマデ文意不明、釫ハ兩刃ノすきノ類。禾樓ハ木樓ノ誤ニシテ、備城門篇に在リ、

柄長六尺。御覽兵部引備衝法。用斧長六尺。亦與此同。備城門篇。長斧柄長八尺。此短二尺。與彼異。刃必利皆葬字書無葬字。疑當作皆築。見備城門篇。其一後未詳。荅廣丈二尺□□丈六尺垂前衡四寸。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蘇云。襍守云。入柴勿積魚鱗簪。畢注。疑槮字假音。竊謂此處三字。亦槮字假音也。案蘇說是也。言爲荅之法。以本兩端相衡接。以尺爲度。不可鱗次。不相覆也。著其後行。前有前衡。此疑當作後衡。上下文有前行。與此義似不同。中央木繩一。木疑當作大。長二丈六尺。荅樓不會者以牒塞。蘇云。會猶合也。牒當爲堞。案說文片部云。牒札也。廣雅釋器云。牒版也。謂以版塞壁隙。蘇說非。數暴乾。畢云。說文云。暴晞也。荅爲格。令風上下。此亦未詳其義。堞惡疑壞者疑壞謂未壞而疑其將壞也。先貍木十尺一枚。一此字疑衍。節壞當作卽壞。斵植以押慮盧薄於木。畢云。唐大周長安三年石刻云。爰雕爰鄧。卽斲字。慮字衍文。案押未詳。慮卽盧字之誤衍。畢校得之。盧薄漢書王莽傳爲銅薄櫨。顏注云。柱上枅也。畢云。說文云。櫨柱上柎也。[illegible]壁柱。[illegible]盧盧。一作靈靈。表八尺。表疑衺之誤。蘇云。表當作長。非。廣七寸。經尺一。蘇云。經徑同。詒讓案。疑當作徑一尺。數施一擊而下之。擊疑卽桔槹之桔。詳備城門篇。下之疑當作上下之。桔皋可上下也。爲上下釫而斲之。畢云。說文云。茉兩刃臿也。或从金。或从手。玉篇云。釫同鏵。鏵鍪也。胡瓜切。經一疑當作徑一尺。鈞。疑當作鉤。上疑有挩字。禾樓禾疑當作木。備城門篇有木樓。[illegible]禾一作木。

偏偏ノ下ノ偏ハ編ト通ズ。

楡ハ木ノ名、蒸ハ細小ナル薪、以棘爲旁トハ荊棘ヲ以テ、車ノ左右ヲ包ムコト。

以爲勇士前行ハ以勇士爲前行ノ誤、城下足爲下說ノ說ハ鋭ノ誤、文意ハ如此キトキハ、城上ニ於テハ敵ヨリ破壞セラレタル城ヲ塞ギ修ムルコトヲ得、城下ニハ我軍ノ鋭氣ヲ鼓舞スルコトヲ得ト云フコト。

大圉ハ大圍ノ誤、大耳ハ犬牙ノ誤、殳ハ竹ヲ束シテ作リタルモノ、八角ニシテ一丈二尺アリ、殊人ハ人ヲ殺スト云フコト、旅賁ハ軍卒。大十尺ハ大寸大ノ誤ニシテ、殳ノ大サハ寸、下ノ大字ハ下文ノ梃ニ接シテ句トナス。

束輪。以下疑挩木字。偏偏塗其上。蘇云、偏字誤重。詒讓案、下偏字疑當作編。上云以麻索編之。染其索塗中。室中以楡若蒸。室讀爲窒。備城門篇云、窒以樵。可燒之以待敵。窒亦作室。說文艸部云、蒸析麻中榦也。周禮甸師鄭注云、木大曰薪、小曰蒸。以棘爲旁。命曰火捽。一曰傳湯。以當隊。客則乘隊燒傳湯。斬維而下之。王引之云、燒傳湯三字義不相屬。燒下當有荅字。而今本脫之。上文兩言燒荅。是其證。備城門篇、城上二步一荅。案傳湯即以車兩走所作械名。自可燒。不必增荅也。王校未塙。備突篇說輪轀並云維置之。故必斬維乃可下也。令勇士隨而擊之。以爲勇士前行。當作以勇士爲前行。號令篇云、以勇敢爲前行。可證。城上輒塞壞城。城下足爲下說。鏤杙長五尺。說當作鋭。同聲叚借字。說文金部云、鏤鋭也。杙舊本作找。王引之云、找當爲杙。備城門篇曰、杙閒六寸。剡其末。此亦云剡其末。爲五行。行閒廣三尺。故知找爲杙之譌。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壞一作壞。大圉半以上。六韜軍用篇云、委環鐵杙長三尺以上三百枚。畢云、圉疑圍。皆剡其末。爲五行。行閒廣三尺。貍三尺。大耳樹之。大耳疑犬牙之誤。見備城門篇。爲連殳。長五尺。說文殳部云、殳以杖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大十尺。殳不得大至丈。必有誤。疑大十當作大寸。十即寸之譌。尺當爲大屬下讀。備城門篇有大梃。即此。梃長二尺。畢云、梃舊俱从手。以意改。大六寸。索長二尺。即備城門篇之連梃。凡連殳連梃。蓋皆以索係連之。椎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備城門篇長椎長六尺。頭長尺。斧

鐵璅ハ鐵ノくさり、敷ハ傳ノ誤、縣二脾ノ二ハモト縣ノ重文ヲ示セシモノナルモ、二ト誤リシナリ。

纍ハ壘ノ誤、廣從ノ從ハ縱ト同ジク、丈各ハ各丈ノ誤。

以麻大索偏ハ、以大麻索編之トナスベシ。

連筳抄大ハ、不明ナルモ、牧本ニハ連筳遮火トナス、筳ハ長柄ノ扇ナリ、之ヲ以テ火ヲ防グコト。

以車兩走云云モ不明ナリ、今暫ク田本ノ訓點ニ從フ。

融ハ矛ノ一種ナリ、兩端ニ此矛ヲ附ケルコト、以束輪ノ以下ニ木字ヲ補フベシ。

畢校是也。考工記廬人云。夷矛三尋。鄭注云。八尺曰尋。此即夷矛也。**刃其兩端。居縣脾中。以鐵璅。** 吳鈔本作瑣鐵。璅見前。畢云。說文無鎖字。此璅與瑣皆無鎖鑰之義。古字少。故借音用之。**敷。縣二脾上衡。** 敷傳通。謂鐵璅傳著。縣繫縣脾之上衡也。二疑當為縣之重文。蘇云。二字誤衍。未塙。**為之機。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弗離。** 離舊本作難。俞云。難乃離字之誤。備城門篇。突一旁以二橐守之。弗離。備穴篇。令一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弗離。並其證。案俞校是也。今據正。**施縣脾。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在。六步一。** 蘇云。此言設縣脾多寡之數。蓋疏數視敵為之。**為纍。** 畢云。當為壘。**荅廣從丈各二尺。** 王引之云。從音縱橫之縱。廣從丈各二尺。義不可通。丈各當為各丈。言荅之廣從各丈二尺也。蘇說同。案王校是也。下文云。荅廣丈二尺。**以木為上衡。以麻索大編之。** 疑當作以大麻索編之。**染其索塗中。為鐵鏁。** 畢云。据上文當為璅。玉篇云。鏁俗。**鉤其兩端之縣。** 六韜軍用篇云。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寸以上六百枚。**客則蛾傅城。燒荅以覆之。連筳** 畢云。義未詳。**抄大。皆救之。** 抄大當作沙火。**以車兩走。** 即備城門篇之轀也。車兩走即兩輪。此及前備穴篇並以車兩輪為兩走。備突篇云。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軸閒廣大。以圉犯之。** 疑當作圍。有誤捝。**融其兩端。** 畢云。融未詳。廣雅有禑字云。大也。疑此即矜異文。案畢說非也。融疑當為独之變體。廣雅釋詁云。独刺也。玉篇矛部云。独刺矛也。經典从矛字。或變从卤。爾雅釋詁矜苦也。釋文矜作矝。是其例也。融其兩端。猶上云二丈四矛刃其兩端矣。**以**

一本ヲ引キテ弱ヲ梁ノ誤トナス。

沍程ハ法程ノ誤、後レテ城ニノボル者ハ之ヲ軍法ニ照ラシテ斬ルコト。

斬城爲基トハ、我城傍ニ斬（塹ト通ズ）ヲ掘リテ、足場ヲツクルコト。

蛾傳者將之忿者也トハ、敵城ニ蟻附スルハ、忿將ノ所爲ニシテ無謀ノ事ナリ。

行臨ハ假設ノ臨ヲ云フ。

太氾ハ火湯ノ誤。

縣脾ノ脾ハ陴字ニシテ、釣リ塀ノ類。

下磨車ノ磨ハ磿ノ誤、轆轤仕掛ノ車ヲ云フ。

轉徑ハ輪徑ノ誤、二丈四方ノ方ハ矛ノ誤ニシテ、二丈四尺ノ矛ヲ云フ。

令篇曰。不從令斷。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以爲沍程。**畢云。城程爲韻。王云。沍者法之誤。言敵人蛾附登城。後上者則斷之。以此爲法程也。呂氏春秋愼行篇曰。後世以爲法程。說苑至公篇曰。犯國法程。漢書賈誼傳曰。後可以爲萬世法程。篆書去字作仌。缶字作㊏。二形相似。隸書去字作去。缶字作缶。亦相似。故從去從缶之字。傳寫多誤。案王說是也。沍卽俗法字。隋鄧州舍利塔銘。法作沍。與沍略同。呂覽高注云。程度也。**斬城爲基。**斬塹之省。或云。鏨之省。說文金部云。鏨小鑿也。**掘下爲室。前上不止。**畢云。上舊作止。以意改。**後射既疾。**畢云。室疾爲韻。**爲之柰何。**

子墨子曰。子問蛾傅之守邪。蛾傅者將之忿者也。忿舊本作忽。洪云。孫子謀攻篇。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蛾傅卽蟻附。禮記蛾子時術之。釋文本或作蟻。古字通用。忽卽忿字之譌。案洪校是也。今據正。**守爲行臨射之。**高卽臨詳前。**校機藉之。**備穴篇有鐵校。亦詳備高臨篇。**擢之。**舊本擢作擢。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說文手部云。擢引也。擢爪持也。審校文義。當以作擢爲正。**太氾迫之。**太氾當爲火湯。備梯篇云。薪火水湯以濟之。**燒荅覆之。沙石雨之。然則蛾傅之攻敗矣。備蛾傅爲縣脾。**畢云。疑陴字。**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尺。旁廣五尺。高五尺。而折爲下磨車。**磨當爲磿。周禮遂師鄭衆注云。抱磿磿下車也。當卽此。下磿車。亦卽備高臨篇之磿鹿。蓋縣重物爲機以利其上下。皆用此車。故周禮王葬以下棺。此下縣陴亦用之。下云爲之機。亦卽此也。磨車一作重。**轉徑尺六寸。**蘇云。轉當作輪。詒讓案。圜徑尺六寸。則其周四尺八寸強。**令一人操二丈四方。**畢云。疑矛字。案

十丈半ハ十尺半、八櫓ハ大櫓ノ誤。

蓋持醯ハ益持醯ノ誤ニシテ、十分ニ醯ヲ用意セシムルコト、醯ハ酸ニシテ、烟ヲ禦グニ足ルト云フ。

分方鑿穴ノ鑿ハ、鑿ノ誤、烟ヲ漏ラス爲ニ、諸方ニ穴ヲアケルコト、牧本ニハ分ヲ以テ之字ノ誤トナス、以益ノ益ハ盆ノ誤、文盆ハ大盆ノ誤、沺ハ洒ノ誤。自ハ目ノ誤。

○備蛾傅ノ蛾ハ螘卽チ蟻ト同字ニシテ、本篇ハ敵城ノ我城上ニ蟻附スルヲ禦グコトヲ論ズ。

適人强弱トハ、敵人ノ强弱ヲ論ゼズ、其全體ト云フコト、牧本ニハ

鐵校。衛穴四。 說文木部云。校木囚也。周易集解引虞翻云。校者以木絞校者也。鐵校蓋鑄鐵爲闌校。以禦敵。備蛾傅篇有校機。疑卽此。 爲中櫓。高十丈半。廣四尺。 十丈半於度太高。疑丈當作尺。備城門篇云。百步爲櫓。櫓廣四尺。高八尺。廣與此同。而高差二尺半。彼蓋小櫓與。 爲横穴八櫓。 疑當作大櫓。六韜軍用篇。有大櫓小櫓。下疑有挩文。 蓋具槀枲。財自足。以燭穴中。 蓋當亦益之誤。道藏本作蒀。則疑蒀之譌。屬上櫓蒀爲句亦通。蘇云。槀枲可然以爲燭。 蓋持醯。 蘇云。據文義當作戒持醯。醓或醯字之訛。兪云。醓疑醯之壞字。詒讓案。此亦當作益持醯。蘇改蓋爲戒非。廣韻十二齊云。醯俗作醓。此醓卽醯之誤。下並同。醯蓋可以禦煙。春秋繁露郊語篇云。人之言醯去煙。今本繁露。醯作醞。亦字之誤。 客卽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鑿穴。 畢云。鑿卽鼓。蘇云。疑鑿字之訛。 以益盛醯。置穴中。 蘇云。益疑盆字之訛。 文盆毋少四斗。 文道藏本・吳鈔本作丈。今案當作大。 卽熏。以自臨醯上。 自當爲目。 及以沺目。 畢云。玉篇云。沺大水也。未詳。兪云。沺疑油之壞字。詒讓案。沺當爲洒。說文水部云。洒滌也。西部。籒文西作⊗。故譌作田形。洒目卽以救目也。

備蛾傅第六十三

前備城門篇。蛾作蟻。俗螘字。孫子謀攻篇作蟻附。曹注云。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周書大明武篇云。俄傅器櫓。俄亦蛾之誤。畢云。蛾同螘。說文云。螘蚍蜉也。蛾羅也。又云。蝨蠶化飛蟲也。經典多借爲螘者。音相近耳。傅亦附字假音。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强弱。遂以傅城。後上先斷。 王云。斷斬也。號

丈一ハ三丈一ノ誤、三丈ニ一宛埋ムルコト。

廣ノ下ニ其尺數ヲ脫ス、傅置ノ置ハ埴ト通ズ、粘土ヲ以テ塗ルコト、具全牛交槀皮及坧ハ具鑪牛皮槖及瓦缶ノ誤、火爐、牛皮ヲ以テ造リタル「ふいご」、及ビ瓦製ノ瓶ヲ備フルコト。

衞穴二ノ句ハ不明、蓋ハ益ノ誤、靃ハ藿ニシテ豆葉ナリ。熏之以ハ以熏之ノ誤。

斧金ノ下ニ、以字ヲ脫ス。

壘ハ虆ニシテ土ヲ盛ル器、屬ハ鐲ニ通ズ、鋤ノ一種、鑺ハ鑿(のみ)ノ類。

紐樹玉ハ清人ニシテ、說文新附考六卷及ビ續考一卷ヲ著ス。

鐵校ハ鐵製ノ柵ヲ云フ。

畢云。貍舊作貍。以意改。**丈一。**上文說爲罌置井中。井五步一。又云三丈一。三丈即五步也。此云丈一。與彼不合。疑丈上當有三字。而傳寫挩之。**以聽穴者聲。爲穴。高八尺。廣**廣下疑挩尺數。**善爲傅置。**疑當作善爲傅埴。即上文云。善周塗其傅柱者之義。**具全牛交槀**畢云。疑芟藁。案畢校非也。具全牛交槀。疑當作具鑪牛皮槀。上云具鑪槖。槖以牛皮。槖亦並誤作槀。此全即鑪字偏旁。金形之誤。皮與交形亦相近。**皮及坧。**疑當作及瓦缶。缶去形近。俗書或增益偏旁作𡊅。又譌作坧。遂不可通。上文云。鑪有兩缻。**衞穴二。蓋陳靃及艾。**畢云。鄭君注公食大夫禮云。藿豆葉也。說文云。靃尗之少也。少言始生之葉。靃省文。詒讓案。蓋當爲益。此書益字多譌爲蓋。詳非命篇。益陳靃及艾。言多具此二物也。蘇云。蓋當如上文戒持罌之戒令也。失之。**穴徹熏之以。**吳鈔本無以字。案此當作以熏之。今本誤移以字著熏之下。校者遂疑爲衍文而刪之耳。上文說鐵鉤鉅云。穴徹以鉤客穴者。又說短矛等云。穴徹以鬬。並與此文例同。可以互證。**斧金爲斫。**斧下疑當有以字。斫亦即斧刃。考斧金當作斧斤。**𡱂長三尺。**考工記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鄭注云。謂今剛關頭斧。柯其柄也。案此𡱂即柯。斫即首也。𡱂長三尺與彼制同。六韜軍用篇亦云。伐木大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衞穴四。爲壘。**疑當爲虆。見備城門篇。**衞穴四十。屬四。**屬劚之省。即備城門篇之居屬。**爲斤斧鋸鑿鑺。**吳鈔本作钁。畢云。說文云。钁大鉏也。玉篇云。居縛切。鋤钁。案六韜軍用篇云。棨钁刃。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但鑺似與钁不同。畢說未塙。玉篇金部云。鑺局虞切。軍器也。說文新附。亦有此字。紐樹玉謂。書顧命。一人冕執瞿。孔傳瞿戟屬。瞿即鑺。但此鑺與鑿類舉。似非顧命之瞿。疑即韓詩之銶。鑺銶一聲之轉。詩豳風破斧毛詩傳云。鑿屬曰錡。木屬曰銶。釋文引韓詩云。銶鑿屬也。**財自足。爲**

史記ノ意味ハ、現在セル馬ニツキ、僅カニ用ニ充ツルタケヲ留ムルコト。

管子ノ率部校長ハ官名ナリ、官佐ハ之ヲ奉ズル役人、官佐ノ下ニ各字ヲ補フベシ。

鐵鉤鉅ハ鐵ノ熊手ノ類、穴徹トハ穴ノ通ズルコトヲ云フ。

䖟矢ハ短クシテ早ク飛ブ矢。

以金劍爲難ハ、斲以金爲斮ノ誤、斮ト稱スル武器ハ銅ヲ以テ斮卽チ其刃トナスコト。

銎ハ孔ニシテ斧ヲ以テ鑿タル穴ナリ。

木尿ハ木柄ヲ云フ、尿有虛枚ハ尿有鹿盧收ノ誤、柄ヲ轆轤仕掛ニスルコト、以佐客穴ノ左ノ下ニ一字ヲ脱ス、蓋シ客穴ヲ攻ムルヲ佐クル意ナリ。

財舊本誤則。據道藏本・吳鈔本正。史記孝文紀見馬遺財足。索隱云。財字與纔同。漢書揚雄傳財足以奉郊廟。顏注云。財讀爲纔同。管子度地篇云。率部校長官佐財足。財自足。數適足不過多也。

客卽穴 漢書西南夷傳顏注云。卽若也。畢云。卽就也。非。考客恐容誤。

亦穴而應之爲鐵鉤鉅。長四尺者。財自足。 鉅與距通。荀子議兵篇所謂宛鉅。

穴徹 蘇云徹通也。案蘇說是也。畢讀穴上屬云。纔與穴等也。非。

以鉤客穴者。 蘇云。此言鐵鉤之用。

爲短矛・ 短道藏本作距。誤。

短戟・短弩・䖟矢。 䖟矢蓋亦短矢也。方言云。箭其三鐮。長尺六者謂之飛䖟。郭注云。此謂今射箭也。文選開居賦。激矢䖟飛。李注引東觀漢記光武作飛䖟箭以攻赤眉。廣雅釋器云。飛䖟箭也。此䖟矢疑亦卽飛䖟也。

財自足。穴徹以鬭。 蘇云。矛戟弩矢所以鬭。

以金劍爲難。 此義難通。疑當作斲以金爲斮。斲俗書或作斵。前魯問篇。又譌作劉。說文刃部。劒籒文作劍。二形相近。斮譌難與前同。說文斤部云。斲斫也。斫擊也。爾雅釋器云。斫謂之鐯。斮卽鐯之俗。詳經下篇。鐯斫音義同。此云斲以金爲斮。卽謂以銅爲斫也。斲其器之名。斮卽斫指其刃之首。故以金爲之。後云斧金爲斫。與此文例同。惟挩以字耳。凡斧斤之刃以擊伐爲用。故通謂之斫矣。

長五尺。 蓋幷刃及尿之度。後斧長三尺亦幷尿計之。是其例。

爲銎 畢云。說文云。銎斤斧穿也。案經典文凡以穿爲孔者。此字假音。

木尿 廣雅釋詁云。尿柄也。畢云。說文云尿篗木柄也。玉篇丑利切。

尿有虛枚 虛疑鑪之省。說文金部云。鑪錯銅鐵也。謂於木柄爲齒若鑢錯。枚未詳。又疑虛枚當作鹿盧收。見備高臨篇。

以左客穴。 左佐古今字。左下疑挩一字。

戒持罌容三十斗以上。 畢云。容舊作客。以意改。詒讓案。上文錯入備城門篇者。云令陶者爲罌容四十斗以上。斗舊本譌斤。王云。斤當爲斗。隸書斗字或作斤。因譌而爲斤。案王校是也。今據正。

貍穴中

數ハ傳ノ誤。

攻内爲傳士云云ノ内ハ穴、士ハ土、□ハ闕字ヲ示メシタルモノナルモ、恐ラクハ土ヲ運搬スル器物ノ名ナラン、受六參ノ參ハ蘽ノ誤ニシテ、其器ノ容量ハ六蘽ヲ受クルニ足ル、蘽ハ土ヲ盛ル籠ナリ、梟繩ハ麻繩、以牛ノ牛ハ絆字ノ誤ニシテ繫グコト、與投ノ與ハ擧字トナスベシ。穴七人守退壘之ハ、牧本ニ從ッテ、穴中之人退守壘トナスベシ、廡ハ甂ニシテ瓶ノ類、池脣ハ地邊ト云フガ如シ、木月ハ木瓦ノ誤、什ハ外ノ誤、斬其穴ハ塹其内トナスベシ。鐵鈇金ノ金ハ恐ラクハ衍文ナラン、鐵鈇ハ斧ノ類、扶林ハ鈇枋ノ誤ニシテ斧ノ柄ヲ云フ、財自足トハ、前述ノ器具ニテ兎ニ角十分ナルヲ云フ。

而數鉤亣兩端。數鉤義難通。吳鈔本數作敷。疑當讀爲傅。謂傅著鉤於頡梟之兩端也。亣舊本作其。吳本作亦。蓋當爲亣。今校正。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自下斬艾與柴長尺上至此三百九十四字。並從備城門篇移此。五十人此三字上下文義不屬。蓋即上文作穴者五十人之賸字。今本上文錯入備城門篇。惟此三字尚未刪去耳。攻内爲傳士之□。受六參。蘇云。士當作土。□字誤。蓋言器之盛土者。詒讓案。内亦當爲穴之誤。傳疑當爲傅。備城門篇云。比傳薪土。又或當作持。此書凡言容儲物。多云持。備城門篇云。持水持沙。此下文云。持罌持醯。皆是也。備城門文。舊本錯入此篇者。持水字。又譌作傳火。竊疑此傳士。亦當爲持土之譌。參疑當爲絫。形近而誤。備城門篇。參石即絫石可證。彼篇又云。五步一壘。備蛾傅篇云。土五步一。毋下二十畾。絫畾壘蘽。並即蘽之叚字。蘽盛土籠。亦詳備城門篇。約梟繩以牛。亣下可提而與投。蘇云。梟繩麻繩也。牛義未詳。疑絆字之誤。與當作舉。已則穴七人守退壘之。中爲大廡一。蘇云。廡古文甂。見儀禮注方言云。罌周魏之閒謂之甂。藏穴具亣中。難穴難當爲靳。二字形近。古書多互譌。詳耕柱及經下篇。下竝同。取城外池脣木月散之什。疑當作取城外池脣木瓦散之外。瓦月外什形近而誤。斬亣穴當作塹亣內。上文云。急塹城內。是也。斬即塹之省。內穴亦形之誤。深到泉。泉舊本誤作界。王引之云。界字文義不明。界當爲泉。備城門篇。下地得泉三尺而止。是其證。隸書泉字。或作泉。見漢郃陽令曹全碑。界字作畀。見衛尉卿衡方碑。二形相似而誤。案王說是也。今據正。難近穴爲鐵鈇說文金部云。鈇莝斫刀也。金與扶林。長四尺。扶林疑當作鈇枋。枋柄通。周禮太宰。八柄。外史作枋。舊扶林。林疑材誤。財自足。

小史ハ小吏ノ誤。以車兩走爲蒕ノ蒕ハ、輼ト通ズ、兩走ハ兩輪ト同ジ。

維置之ノ之ハ轒轀ヲ云フ。

伏門ノ門ハ鬥ノ誤。伏尺ノ二字ハ衍文。

服說ハ牧本所載ノ諸葛說ニ由レバ、鉄鉞ノ誤、即刃之トハ、其鉄鉞ニ刃ヲツケルコト、二矛內ノ內ハ穴ノ誤ニシテ、二矛ヲ出入セシムル爲ノ穴ナリ、上穴當心ノ心ハ、矛ヲ投ズル者ノ心胸ナリ、利率穴二ノ四字ハ不明ナルモ恐ラクハ穴中ニ環ヲツケテ、其矛ヲ出入セシムルニ、便ナラシムルコトナラン。

城上ハ城下ノ誤、其身井ノ身ハ穿ノ誤、敵兵ノ井ヲ穿ツコトヲ云フ、已而移版云云トハ、前ニ一方ヲ穿チ終レバ、更ニ他方ヲ鑿ツコト、

人主廏內小史官名也。 必置水。 蓋以備飲。 塞穴門以車兩走 畢云。卽車輪。詒讓案。備突篇作車兩輪。備蛾傅篇亦云車兩走。然車輪不當云走。義未詳。 爲蒕。 蒕亦卽輼字。畢云。蘊省文。失之。 塗亣上。以穴高下廣陜爲度。令入穴中四五尺。維置之。 入舊本作人。蘇云。人當作入。維繫也。此亦見備突篇。案蘇校是也。今據正。 當穴者客爭伏門 畢云。舊穴作內。客作容。以意改。案道藏本客字不誤。門疑鬥之誤。 轉而塞之。爲窯容三員艾者。 畢云。容舊作客。以意改。 令亣突入。伏尺 畢云。亣突入。舊作亦突人。以意改。一本無伏尺二字。詒讓案。伏疑卽上文之窑。二字音近。如宓義宓。或作伏。顏之推家訓書證篇謂俗作窑。是其例。 伏傅突一旁。 畢云。傅舊作付。以意改。 以二橐守之。勿離穴矛 畢云。舊作內予。以意改。 以鐵長四尺半。 此疑卽後文所謂短矛。 大如鐵服說。卽刃之。二矛 未詳。畢云。舊凡矛字作予。俱以意改。 內去竇尺。 內亦當爲穴。 邪鑿之。上穴當心。亣矛長七尺。 謂穴高則用長矛。 穴中爲環利率穴二 六韜軍用篇。亦有環利鐵鎖。然其義未詳。 鑿井城上。 疑亦當爲下。詳前。 俟亣身井且通。 王云。身者穿之壞字也。隸書身字或作牙。見漢處士嚴發殘碑。與穿字下半相似而誤。 居版上。 畢云。居同据。案疑當如字。畢說未塙。 而鑿亣一徧。 偏之借字。畢以意改偏非。下同。 已而移版鑿一徧。頡皋爲兩夫。 亦同趺。 而旁貍亣植。

端環ノ上ニ、恐ラクハ一ノ字ヲ脫セシナラン、環ハ桔槹ニ繫ギ、鉤ハ柴ナドヲ束シテ之ヲ燒キ、敵ノ穴中ニ投ゲコムモノナリ。

也尺ハ七尺ノ誤。

舃ハ柱礎ヲ云フ。二柱共一員十一ハ二柱共一負土ノ誤、負土トハ隧道ノ天井ノ板ニシテ、上ノ土ヲ禦グモノ、下文ノ員士マタ負土ノ誤ナリ。

質ハ礩ニシテ礎ナリ。

無柱與柱交者ノ六字ハ備城門篇ノ錯簡。爲穴月屋ノ月ハ瓦ノ誤ニシテ、穴屋ヲ瓦葺トナスコト。

鐵鎖端亦有環。與彼制合。漢書王莽傳云。以鐵鎖琅當其頸。畢云。當爲瑣。說文無鎖字。据備蛾傅。作瑣。

縣正當寇穴口。 畢云。穴舊作內。以意改。

鐵鎖長三丈。 畢云。通典守拒法云。先爲桔槔。縣鐵鏁長三丈以上。束柴葦焦草而燃之。隊於城外所穴之孔。以煙燻之。敵立死。已上翳聽連版伏艾縣鎖。備穴士之法。

端環。一端鉤。 言鐵鎖有兩端。一端爲環。一端爲鉤。據通典說鐵鎖。蓋以環繫於桔槔。而鉤則以束柴葦焦草而燃之者也。後文又有鐵鉤。

鼠穴高七尺。 鼠畢本改鼠云。舊作鼠。以意改。案前及備梯篇並作鼠。宜從舊本。鼠穴猶竇穴。亦即備梯篇之熏鼠也。

五寸廣柱閒也尺。 也疑亦七之誤。謂穴牆兩旁各爲柱。其閒七尺。

二尺一柱。 此謂穴牆一邊二尺則一柱也。

柱下傅舃。 一切經音義引許叔重云。楚人謂柱碣曰礎。畢云。張衡西京賦云。雕楹玉碣。李善注云。廣雅云。碣礩也。碣古字作舃。

二柱共一員十一。 員十一義不可通。下文兩言員士。疑十一卽士字。傳寫誤分之。然員士亦無義。葢當爲負土。周禮冢人賈疏云。隧道上有負土。此爲穴亦爲隧道。故有負土。葢以板橫轂。而兩柱直楷之。故云二柱共一負土。下並同。

兩柱同質。 畢云。礩古字如此。詒讓案。此與備城門篇樓四植。植皆爲通舃。制葢略同。

橫員士。 謂負土之版橫者。

柱大二圍半。必固亣員士。無柱與柱交者 似謂柱橫直相交。然無字必誤。上文錯入備城門篇者。有柱之外。善周塗其附柱者云云三十四字。疑此下之鉗簡。詳前。

穴二窯。皆爲穴月屋。 王引之云。皆爲穴。月屋當作皆爲。穴門上瓦屋謂於穴門上爲瓦屋也。備突篇曰。突門各爲窯竈。竇入門四五尺。爲亣門上瓦屋。是其證。隸書瓦字作丹。與月相似而誤。又脫門上二字。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蘇說同。

爲置吏舍人各一人。 漢書高帝紀顏注云。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文穎云。舍

迎穴爲連ノ下ニ版字ヲ補フベシ、迎穴ハ敵穴ニ向フコト。

城上ハ城下ノ誤。

審之ノ之ハ衍。

爲夫ノ夫ハ趺ニシテ、頡皐ノ臺ナリ。

此井中ノ此ハ柴ノ誤。

七分ハ七員ノ誤、七束ト云フガ如シ。

以車輪下ニ爲字ヲ補フベシ、轀ハ轒轀ナリ。

環利鐵鎖トハ鐵鎖ニ環アリテ、引クニ便利ナルモノ。

高下。廣陜。爲度。是其證。

鑿井傅城足。三丈一。上云五步一井。六尺爲步。五步即三丈也。視外之廣陜。而爲鑿井。愼勿失。句。城卑穴高從穴難。畢云。二穴字舊俱作內。以意改。蘇云。言高下不相値也。鑿井城上。兪云。城上無鑿井之理。城上當作城內。即上文穿井城內之事。詒讓案。疑當作城下。爲三四井。內新甄井中。甄當爲甀之誤。畢云。當爲新甀。伏而聽之。審之知穴之所在。以上文校之。審下之字疑衍。穴而迎之。穴且遇。爲頡皐。必以堅材爲夫。畢云。同趺。如足兩分也。舊本材作杖。兪云。杖乃材字之誤。言必以材之堅者。爲頡皐之趺也。案兪校是也。今據正。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頡皐衝之。灌以不潔十餘石。畢云。若穅矢之類。趣伏此井中。畢云。伏舊作狀。以意改。趣同促。詒讓案。此當爲柴。上文斬艾與柴。柴亦作此。備突篇亦以柴艾並擧。故此下文云。置艾其上。皆可證。置艾亓上七分。七分義不可解。疑當作七八員三字。上文云。穴內口爲竈。令如窯。令容七八員艾。是其證。盆蓋井口。毋令煙上泄。旁亓橐口。疾鼓之。以車輪轀。轀輼同。上當有爲字。以車輪爲輼。猶備城門篇云兩材合而爲之輼。下文云以車兩走爲蒀也。轀即輼之別體。文省作蒀。正字當作轒。詳備城門篇。畢云。下文作蒀。即薀省文。說文云。薀積也。失之。一束樵。染麻索。塗中之束之。染舊本作梁。畢云。疑梁字。蘇云。梁爲染之誤。染麻索以塗者。所以避燒。案蘇說是也。備蛾傅篇云。染其索塗中。今據正。鐵鎖。六韜軍用篇。鐵械鎖。參連百二十具。又有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此

伯ハ邪（斜ト通）ノ誤。

且戰ハ戰且ノ誤。入壅穴殺ノ壅ハ擁ト同ジ、穴ノ近傍ニ在ル殺穴ニ入ルコト。鼠隴ハ鼠竄ニシテ、鼠ノ隱クルル程ノ穴ヲ云フ、前ノ㣲穴ト云フ如シ。關籥ハ管鑰、獨順ハ繩幎ニシテ、其鼠竄ノ戶ヲ開閉スル鍵、繩、及ビ覆ヲ云フト。

紲迹ノ紲ハ蹤ト同ジ。迎穴爲連ノ下ニ版ヲ補フベシ、迎穴ハ敵穴ニ向フコト。

穴與內穴不正相直也。**卽以伯鑿而求通之。**伯吳鈔本作百。疑當作倚。倚邪也。詳備城門篇。言穴不正相直。則必邪鑿之。乃可通也。後文云。內去竇尺邪鑿之。**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圍而毋逐。**蘇云。圍與禦同。言與敵相持。勿逐去之。**且戰北。**疑當作戰且北。言戰而詳北。以誘敵。使深入穴中也。**以須鑪火之然也。卽去而入壅穴殺。**壅卽擁之俗。壅穴殺。卽上文所謂十步擁穴。左右橫行。高廣各十尺者也。**有鼠隴。**畢云。俱鼠字之誤。案疑卽後鼠穴。然鼠字不當重。畢說未墒。下一字疑卽竄之異文。變穴形為皁耳。說文穴部云。竄匿也。从鼠在穴中。鼠竄猶云鼠穴矣。**為之戶及關籥獨順。**此亦謂殺也。關籥當讀為管籥。管卽鎖。籥卽匙也。與備城門篇門植關異。說詳彼。獨順義不可通。鑿疑當為繩幎二字。屬關籥為句。繩从黽。獨从蜀。偏旁相似。史記倉公傳。肝氣濁而靜。集解徐廣云。濁一作黽。此繩譌作獨。與彼相類。幎順二字。此書亦多互譌。前幎罌幎字。今本亦作順。是其證也。關籥繩幎以為門戶啓閉繫蔽之用。備城門篇云。諸門戶皆令鑿而冪孔。孔之。各為二冪。一鑿而繫繩。長四尺。亦見襍守篇。是繫繩冪鑿。乃守門戶之恆制也。或讀獨順屬下句失之。**得往來行亓中。穴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卽有人也。斬艾與柴長尺。**畢云。柴舊作此。以意改。詒讓案。此疑卽柴之省。此書多用省借字。如以也為他。以之為志。皆其例也。備突篇亦云。充竈伏柴艾。自斬艾與柴長尺。至男女相半。凡三百九十四字。舊本錯入備城門篇。畢本同。王云。以下多言鑿穴之事。當移置於備穴篇。然未知截至何句為止。案王校甚是。而未及移正。蘇謂此錯文當截至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為止是也。本篇下文五十人三字。前後文義不相屬。卽錯簡之紲迹。未盡泯者也。今據移著於此。**乃置窯竈中。先壘窯壁。迎穴為連。**王引之云。連下當有版字。而今本挩之。上文曰。連版以穴

俚ハ埋ニ通ズ、深平城トハ城ノ地平線ト同ジクス、䝈ハ聯ノ誤、井聽ハ誤倒。

搖ハ梓ト通ズ。

戸穴ノ穴ハ内ノ誤。

外埻ハ外埻(郭)ノ誤。

與石以縣陛云云ハ、一定ノ階陛ヲ作ラズ、若シ事アル時ニハ、石ニ梯ヲ懸ケテ、上下出入スルコト。

瓴ハ瓶ノ類、百十ハ重百斤ノ誤ニシテ、橋卽桔槔ノ重ヲ云フ、每亦熏四十什ハ毋下重四十斤ノ誤、五百穴ハ吾穴ノ誤。

穴高若下トハ、敵ノ穴ガ我穴ヨリモ高ク或ハ低クシテ、相當ラザルコト。

平城。畢云。俚同埋。詒讓案。備城門篇作貍。此作俚。並薶之叚字。置板亓上䝈板以井。聽 畢云。䝈未詳。案䝈疑聯之誤。聯版卽上文之連版也。五步一。密 卽上文所謂穿井城內。五步一井也。蘇云。井聽疑誤倒。當作井五步一。用搖若松爲穴戶。搖未詳。疑當爲枱。鐘鼎古文從台者。或兼從司省。今所見彝器款識公姞𣪘始字作㚸。是其例也。此搖字亦當從木。說文木部枱耒耑也。此疑叚爲梓字。說文梓楸也。從木宰省聲。與枱古音同部。得相通借。墨書多古文。此亦其一也。蘇云。搖或桐字之訛。非是。戶穴有兩蒺蔾。戶穴當作戶內。蒺蔾。蔾作𦳝。與六韜軍用篇同。詳備城門篇。吳鈔本作蔾。皆長極亓戶。戶爲環。蓋著環以便開閉。考 極其戶。其當作穴。壘石外埻。吳鈔本作厚。畢云。埻卽厚字。說文云。𡋯古文厚。从后土。此又俗加。案外厚義難通。埻疑埻字之誤。玉篇土部。及集韻十九鐸字並作墎。蓋卽郭之異文。與墎字別。漢書尹賞傳云。致令辟爲郭。顏注云。郭謂四周之內也。此云壘石外埻。亦謂壘石爲穴外周郭。卽下文云。先壘窯壁也。高七尺。加堞亓上。勿爲陛。與石以縣陛。上下出入。此皆備敵人之集吾穴也。蘇云。言穴中勿爲陛階。出入者縋而上下也。具鑪橐。畢云。舊俱作槖。橐以牛皮。鑪有兩瓴。以橋鼓之百十。畢云。橋桔皐也。詒讓案。百千似言橋之重。百上疑挩重字。十當爲斤。斤譌作什。又毋其偏旁耳。下文可證。每亦熏四十什。亦畢本作亓。道藏本·吳鈔本作亦。以文義審之。此當作毋下重四十斤。毋每·下亦·重熏·斤什。並形近而譌。然炭杜之。畢云。然卽燃正文。滿鑪而蓋之。毋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穴。蘇云。五百二字乃吾字之訛。下言吾穴是也。穴高若下。不至吾穴。言客

過一竇ノ過ハ遇ノ誤、敵ト左右兩竇ノ中、或ル一竇ニ遇ツテ、敵ヨリ塞ガレタル時ヲ云フ。

穴未得トハ敵穴ノ所在ヲ知ラザルコト。

殺ハ非常口ヲ云フ。

鑿如前ノ如ハ、而ト同ジ、步下三尺ハ、每步三尺宛掘リサゲルコト。

十尺ノ下ニ、爲字ヲ脫ス。

版而卻。畢云。引舊作弓。以意改。卻卻字俗寫。案王改卻。廣雅釋言云。卻退也。過一竇而塞之。過王校作過。鑿亣竇通亣煙。煙通疾鼓橐以熏之。從穴內聽穴之左右。從舊本作徒。畢以意改徒。王引之云。畢改非也。敵人穴土而來。我於城內。鑿穴而迎之。此本無他穴可徒。不得言徒穴也。徒當爲從。謂從穴內聽之也。隸書從字作從。與徒相似而誤。漢書王莽傳。司恭司從司明司聽。今本從譌作徒。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穴下舊本挩之字。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補。急絕亣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以柴。塗令無可燒版也。然則穴土之攻敗矣。畢云。穴土舊作內土。以意改。王引之云。自候望適人。至穴土之攻敗矣。凡三百四十五字。舊本亦誤入備城門篇。今移置於此。以謹候望適人六字。文義緊相承接。不可分屬他篇。且上文曰。備穴者城內爲高樓。下文曰。然則穴土之攻敗矣。則爲備穴篇之文甚明。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移正。寇至吾城。急非常也。謹備穴。穴疑有應寇句。急穴。句。穴未得。愼毋追。似言未得敵穴所在。則勿出城追敵。畢云。言已不謹其備。且勿追寇。凡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言穴廣與高等。鑿如前。如讀爲而。言穴向前鑿也。步下三尺。謂每步則下三尺。然所下太多。疑步上有挩字。十步擁穴。左右橫行。高廣各十尺殺。舊本重高字。畢謂兩高字疑當爲高。蘇云。高字疑誤重。案道藏本・吳鈔本。並無下高字是也。今據刪。殺上疑當有爲字。此言凡穴直前十步。則左右橫行。別爲方十尺之穴。謂之殺。以備旁出也。備梯篇說置裾城外。亦云二十步一殺。俚兩罌深

ムルコト、換言スレバ穴ヲ鑿ツト倶ニ、柱ヲ建テシムルコト。

置康若灰云云ノ康ハ穅ナリ、五ハ亙ノ誤、穅及ビ灰ヲ穴中ニ置カシム、然レドモ餘リ充滿シテ、溢レザル樣ニ注意シ、隅カラ隅マデ行キ亙ラシメ、左右不平均ナカラシム。

窯ハ「カマド」ナリ、備突篇ヲ見ヨ。

七八員艾ハ、七八束ノ艾草「ヨモギ」ヲ云フ。

穴且遇トハ彼我ノ兩穴ガ、地中ニ衝突セントスル時ヲ云フ。

外外ノ下ノ外字衍。

連版ハ、板ヲツラネテ作リタル楯ノ如キ者ナルベシ。

三分其疏數ハ、連版ノ穴ノ疏密ヲ三分スルコト。

冢。疑當在後文無柱與柱交者下。然首尾文義。亦不甚相接。未敢輒移。附識於此。**下迫地。**此文不屬。疑當接上假一覆一句。蓋謂施罌穴中。其下迫地也。**置康若灰亓中。**畢本灰作矢云。康卽穅字。見說文。矢舊作疾。以意改。下同。王引之云。畢改非也。疾乃灰之誤。非矢之誤。備城門篇。爨灰康粃。卽其證。康灰皆細碎之物。故同置於穴中。矢則非其類矣。灰俗作灰。疾本作疾。二形相似。又涉下文疾鼓橐而誤耳。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勿滿。**句。**灰康長五竇。**五疑亙之誤。說文木部云。亙竟也。古文作亙。此言竟滿其竇。猶下云戶內有兩蒺藜。皆長極其戶。**左右俱雜相如也。**穊猶帀也。詳經上篇。**穴內口爲竈。令如窯。**畢云。說文云。窯燒瓦竈也。卽今窰字正文。**令容七八員艾。**員卽丸也。論衡順鼓篇云。一丸之艾。**左右竇皆如此竈用四橐。**淮南子本經訓云。鼓橐吹埵。高注云。橐冶鑪排橐也。**穴且遇**畢云。舊作愚。据下改。**以頡皐衝之。疾鼓橐熏之。必令明習橐事者。**畢云。習舊作翟。以意改。**勿令離竈口。**畢云。通典守拒法云。審知穴處。助鑿迎之。與外相遇。卽就以乾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於外外密覆穴口。勿令煙洩。仍用鞴袋鼓之。卽其遺法。所云以板於外。密覆穴口。勿令煙洩。卽下連版法也。**連版以穴高下廣陝爲度。**陝吳鈔本作狹。蘇云。陝與狹同。案陝正狹俗。詳備城門篇。**令穴者與版俱前。鑿亓版。令容矛。**畢云。舊作予。以意改。**參分亓疏數。**此言版上鑿空之數。蘇云。參與三同。數讀爲促。**令可以救竇。穴則遇**蘇云。則猶卽也。**以版當之。**畢云。版舊作攸。以意改。**以矛救竇。勿令塞竇。竇則塞。引**

呂氏春秋高注ニ曰ク質ハ當ニ夔ニ作ルベシト。

鑿穴迎之トハ、罌中ノ人ヲシテ、敵ノ何方ヨリ地道ヲ穿チ來ルカヲ知ラシメ、我軍ニテモ地道ヲ穿チテ之ヲ逆擊スルコト。

通典ノ穿井云各ノ云ハ衍文ナラン。

月明ハ瓦罌ノ誤。

中判之トハ、其瓦罌ヲ中分スルコト、偃一覆一ノ下ニ、下文ニ下迫地ノ句ヲ接續セシムベシ、次ノ柱者勿燒ノ四字ハ衍文、竇際ハ竇ノスキマナリ、勿令泄ハ下文ノ火氣ヲ指サス。

與穴俱前トハ、穴柱ト鑿穴ト同時ニ前進セシ

固順義難通。順當作幎。冥頁巾川隷書相近而誤。說文巾部云。幎幔也。亦作冪。廣雅釋詁云。冪覆也。固幎之以薄輅革。謂以革堅覆罌口也。文選馬汧督誄李注。引作幕罌。幕卽冪之誤。李所擧雖非元文。然可推校得其沿誤之由也。畢云。卽通典所云以新罌用薄皮裹口如鼓也。蘇云。唐韻。輅盧各切。音洛。說文云。生革可以爲縷束也。詒讓案。薄輅革幎罌。蓋與冒鼓相似。呂氏春秋古樂篇云。帝堯命質爲樂。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彼置當作冥。卽冪之叚字。可證通典如鼓之說。

置井中。使聽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穴迎之。

舊本鑿穴之穴譌作内。王校改穴云。篆文穴字作内。因譌而爲内。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畢云。文選注引云。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内掘井以薄城。幕罌内井。使聽耳者伏罌而聽。審知穴處。鑿内迎之。太平御覽引云。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城中掘井。以薄甕内井中。使聽聽者伏甕聽之。審知穴處。鑿内而迎之。與此微異。通典守拒法。地聽於城内。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罌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聽耳者。於井中託罌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内。悉知之。審知穴處。助鑿迎之云云。卽其法也。

令陶者爲月明。

王引之云。月明當爲瓦罌。備城門篇。瓦木罌容十升以上。是其證。隷書瓦字作凡。與月相似而誤。明者罌之壞字耳。案王校是也。蘇校月字同。

長二尺五寸六圍。

王引之云。六圍上當有大字。備城門篇。木大二圍。卽其證。

中判之。合而施之穴中。

穴舊本譌内。今據王校正。

偃一覆一。

畢云。偃仰。下疑當接後下迫地句。

柱之外善周塗。亓傅柱者勿燒。

畢云。亓傅舊作亦傅。以意改。

柱者勿燒。

畢云。四字衍。

柱善塗亓竇際。

畢云。縫也。

勿令泄。

卽下文云。無令氣出也。

兩旁皆如此。與穴俱前。

畢云。穴舊作内。以意改。詒讓案。言爲穴柱與鑿穴俱前。猶下云令穴者與版俱前也。自柱之外至此三十四字。並說穴柱與上下文不相

○備穴篇ハ敵人ノ穴郎チ地道ヲ堀リテ來攻スルヲ禦グコトヲ論ズ。

古人ハ敵人ノ誤。縛柱施火トハ、地道中ノ柱ニ薪ヲシバリ、火ヲツケルコト。

或中人ハ牧本ニハ、城中人トナシテ、下文ニ屬ス。

彭ハ牧本所載ノ王說ニ暴ト通ズト云フ。

壍ハ塹ト同ジ。

固順ノ順ハ幎ノ誤、覆ト訓ズ、薄輅革トハ薄キ皮革ヲ云フ、井水ノ入ルヲ防グ爲ナリ。

備穴第六十二

備城門篇說攻具十二。穴在突前。此次與彼不同。疑亦傳寫移易。非其舊也。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古王校改適云。舊本適作古。古乃適之壞字。今改正。案備梯篇說守道云。古有其術者。則古字似非誤。穴土而入。縛柱施火。縛舊本作縛。依王校改。以壞吾城。商子境內篇云。穴通則積薪。積薪則燔柱。通典兵門說距闉。謂鑿地爲道。行於城下。攻城建柱。積薪於其柱。圜而燒之。柱折城摧。卽古穴攻法也。城壞或中人。此下。舊本有大鋌前長尺云云七百餘字。今依顧校。移前備城門篇。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問穴土之守邪。備穴者。城內爲高樓。以謹王引之云。自爲之柰何。至以謹凡二十四字。舊本誤入備城門篇。今移置於此。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以謹屬下候望適人爲句。候望適人。適人爲變。築垣聚土非常者。畢云。言以所穴之土築垣。若彭有水濁非常者。畢云。水濁者。穴土之驗。王云。若猶與也。彭與旁通。此穴土也。急壍城內。畢云。玉篇云。壍同塹。穴亣土直之。畢云。亣舊作內。亦以意改。直當也。說文云。直正見也。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傅城足。畢云。傅舊作傳。以意改。高地丈五尺。畢云。言視城足之高於地。丈五尺者穿之。案此言高地。則以深丈五尺爲度。畢說失之。下地得泉三尺而止。舊本無下字。王引之云。當作下地得泉三尺而止。下地與高地對文。今本脫下字。案王校是也。今據補。令陶者爲罌。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輅革。

○備突篇ハ突門ヲ以テ敵ニ備フルヲ論ズ。

窯竈ハ瓦ヲ燒ク竈ナレドモ、此ニハ單ニ竈ヲ云フ、竇ハ竈ノ穴ヲ云フ、爲其門上瓦屋トハ、門ノ屋ヲ瓦葺トナスコト。

令之ノ之ハ人ノ誤。

槖ハ火ヲ盛ナラシムルフイゴナリ。

充竈伏柴艾ハ竈ニ澤山ノ柴草ヲ入レテ、燃料トナスコト。

云疾佐之。則不得立表機以射。竊疑當爲射機。備城門篇。有作射機之法。彼下文又云。二十步一。令善射者佐之。與此文亦可互證。畢校未塙。

疾佐之。畢云。通典守拒法云。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簡募解舟檝者。載以弓弩鍬钁。每船載三十人。自暗門銜枚而出。潛往斫營。決隄堰。覺卽急走。城上鼓噪。急出兵助之。卽其遺法。

備突第六十一

此篇前後疑有挩文。

城百步。畢云。後漢書注引有爲字。一引無。一突門。此城内所爲以備敵者。六韜突戰篇云。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突門各爲窯竈。窯竈詳後備穴篇。竇入門四五尺。爲亓門上瓦屋。亓字。吳鈔本無。毋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亓舊本作其。吳鈔本作亦。今據校改亓。維置突門內。此卽備城門篇之轀也。凡轀皆以車輪爲之。而維以繩。故備蛾傅篇云。斬維而下之。蘇云。維繫也。使度門廣狹。狹俗字。它篇並作陝。此疑亦當同。令之入門中四五尺。畢云。之後漢書注引作人。置窯竈。畢云。窯後漢書注引作窒非。門旁爲槖。畢云。舊作橐。下同。据後漢書注改。又韓非子云。干城拒衝不若堙穴。伏槖。槖當爲槖。充竈伏柴艾。畢云。舊伏作狀。以意改。後漢書注作又置艾。詒讓案。袁譚傳李注引伏亦作狀。則唐本已誤。寇卽入。下輪而塞之。舊本。輪誤輔。畢云。後漢書注引作輪。王云。輪字是也。上文曰。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是其證。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鼓槖而熏之。

十臨ハ十ノ臨ト云フ者、臨ハ敵ヲ高所ヨリ見オロス者ナリ、人擅弩計四有方ノ計ハ什(十ト通ズ)、有方ハ酋矛ノ誤、二丈ノ矛ヲ云フ。其意ハ十人ニツキ四酋矛ノ割合トナスコト。

轒轀ハ、前文ノ如ク兵車ナルモ此ニハ舟ヲ以テ、兵車同樣ノ活動ヲナサシムル故ニ此名アリ。

鞮瞀ハ「カブト」ナリ。

十人人擅苗ハ、十八人人擅弩ノ誤。

射㩘ハ射機ノ誤ニシテ備城門篇ヲ見ヨ。

內水耳。 耳亦當爲巨。卽水渠字。畢云。疑瓦字失之。

並船以爲十臨。 畢云。言方舟以爲臨高之具。

臨三十人。 戰國策楚策云。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此一船止三十人。與彼異。

人擅弩計四有方。 方畢本作弓云。舊作方。以意改。王云。作方。以意改。王云。擅與撣同。謂提持也。說見備城門篇。詒讓案。備蛾傅篇云。令一人操二丈四矛。矛誤作方。則此方亦矛之誤。有疑當爲酋。音近而誤。韓非子八說篇云。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銛。有方亦酋矛之誤。與此正同。此文疑當云人擅弩什四酋矛。或作什六人擅弩四酋矛。什計艸書相近而誤。號令篇云。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蓋守法通率十人之中。六人執弩主發。四人執兵主擊刺。此云什四酋矛。卽四兵也。然則臨三十人。蓋擅弩者十八人。擅矛者十二人與。

必善以船爲轒轀。 畢云。善同繕。言勁也。 疑當讀必善以船爲轒轀七字句。畢讀恐非。此與陸戰以車爲轒轀同。詳備城門篇。

二十船爲一隊。選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亓二十人人擅有方 方畢本亦改弓。王云。有字疑衍。案疑亦當作亓。十二人人擅酋矛。與上文什四酋矛文數正合。今本十二兩字誤到。酋矛亦誤作有方。遂不可通。畢王兩校並未塙。

劒甲鞮瞀。 畢云。說文云。鞮革履也。瞀鍪字假音。 說文云。鍑屬。王引之云。畢分鞮鍪爲二物非也。鞮鍪卽兜鍪也。兜鍪冑也。故與甲連文。韓策曰。甲盾鞮鍪。漢書楊雄傳。鞮鍪生蟣蝨。介冑被霑汗。師古曰。鞮鍪卽兜鍪也。字亦作鞮鞪。漢書韓延壽傳。被甲鞮鞪。皆其證。

十人人擅苗。 下人字。舊本挩。今據王校補。案疑當作十八人人擅弩。畢云。苗同矛。猶苗山卽茅山。未塙。

先養材士爲異舍。食亓父母妻子。以爲質。視水可決。以臨轒轀。決外隄。城上爲射㩘。 畢本改檥。云。說文云。檥幹也。言矢幹。舊从手非。今改。案檥卽表儀之正字。爾雅釋詁云。儀幹也。與說文義同。然此下

王引之云。賁字義不可通。賁當爲者字之誤也。隸書者賁二字相似。説見天志篇。者與諸同。秦詛楚文。者侯卽諸侯。泰山刻石者産得家。卽諸産得宜。大戴記衞將軍文子篇。道者孝悌。鹽鐵論散不足篇。者生無易由言。漢書武五子傳。其者寡人之不及與。竝以者爲諸。上文已令死士出擊矣。故諸士及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卽可勝敵也。號令篇有諸人士。又云。諸吏卒民。案賁字不誤。賁與虎賁義同。宋書百官志云。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風俗通義正失篇云。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是其義也。

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施伏。

畢校改素爲數云。舊數作素。伏作休。据備蛾傳改。王云。鄭注喪服曰。素猶故也。因素出兵。猶言照舊出兵耳。畢改素爲數。則義不可通。備蛾傳篇正作素。不作數也。

夜半城上四面鼓噪。

畢云。説文云。譟擾也。此省文。

適人必或。

畢云。或同惑。

有此必破軍殺將。以白衣爲服。以號相得。

謂口爲號也。號令篇云。夕有號。六韜金鼓篇云。以號相命。勿令乏音。

若此

畢云。舊作也。以意改。

則雲梯之攻敗矣。

備水第五十八

城內塹外周道。

詳備城門篇。

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偏下。

此當作城中地偏下。

令耳亓內。

畢云。耳疑瓦字。蘇云。令與瓴通。六書故曰。瓴牝瓦仰蓋者。仰瓦受覆瓦之流。所謂瓦溝。詒讓案。耳疑當爲巨。篆文相近。卽渠之省。此與備城門篇令耳異。

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

畢云。通典守拒法云。如有洩水之處。卽十步爲一井。井之內潛通引洩漏。卽其遺法。

置則瓦井中。

畢云。則同側。

視外水深丈以上。鑿城

道者孝悌ハ之ヲ孝悌ニ道ビクト訓ズ。

因素出兵トハ、平素ノ如ク兵ヲ出スコト。

必或ノ或ハ惑ト同ジ。以號相得トハ、合詞ヲ定ムルコト。

○備水篇ハ、水路ヲ備ヘテ、守戰ノ用ニ供スベキヲ論ズ。城地中偏下ノ地中ニ字ハ誤倒、令耳ノ耳ハ巨（渠）ノ誤、低地ニ溝渠ヲ作ルコトヲ云フ、令漏泉ハ窪地ニハ水ノ出ルマデ深ク井ヲ堀ルコト、則瓦ハ側瓦ニシテ、井ノ周圍ニ在ル瓦ヲ云フ、六書故三十三卷ハ元ノ戴侗ノ撰ナリ。

縣火ハ空中ニ吊リ懸ケル焚火ヲ云フ、鉤檝ハ曲リタル「カギ」アル杙ニシテ、其火ヲ吊ル者ナリ。

載ハ戰車ノ類。

適人除火トハ、敵人ガ我縣火ノ火ヲ拂ヒ除クコト。

遺師ハ敵ノ殘兵ヲ云フ。

賁士ハ（奔士ト同ジ）虎賁ト稱シテ、虎ノ如ク勇健ニ奔ル者ヲ云フ。

桀。畢云。備蛾傳作置搗。王引之云。城下當有上字。希與睎同。直與置同。桀與楬同。言城上之人望睎門而置楬也。備蛾傳篇。作城上希薄門而置楬。是其證。今本脫上字。則文不成義。案王說是也。望睎門而置楬者。所以爲識別。以便出擊敵也。縣火。四尺一鉤檝。說文木部云。檝弋也。鉤檝蓋以弋著鉤。而縣火。五步一竈。竈門有鑪炭。畢云。舊脫一竈字。据備蛾傳增。案畢本挩門字。今據吳鈔本。道藏本補。備蛾傳篇亦有門字。令適人盡入。煇火燒門。畢云。煇備蛾傳作車。詒讓案。煇亦讀爲熏。說文屮部云。熏火煙上出也。車疑亦熏之譌。縣火次之。出載而立。說文車部云。載乘也。似謂戰車。亓廣終隊。兩載之閒一火。畢云。閒下舊有載之門三字。据備蛾傳去之。當是上三字重文之譌。皆立而待鼓。而然火。舊本待譌持。然作燃。畢云。備蛾傳云。待鼓音而燃。待持燃燃。字相似。然此義較長。不必改从彼。說文云。燃執也。王云。此當依備蛾傳篇。作皆立而待鼓而然火。謂燒門之人皆待鼓音而然火也。畢謂持燃二字不必改。又訓燃爲執。皆非也。旣執火。則不能又持鼓矣。案王說是也。今據正。卽具發之。具與俱通。備蛾傳篇作俱。適人除火而復攻。王引之云。除字義不可通。除當爲辟。辟與避同。言我然火以燒敵人。敵人避火而復攻城也。隸書辟字或作[illegible]。見漢益州大守高眹脩周公禮殿記及益州大守高頤碑。與除相似而誤。備蛾傳篇。正作敵人辟火而復攻。案除火謂敵屏除城上所下之火。左昭十八年傳云。振除火災。備蛾傳篇作辟。義同。王說未塙。縣火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則令我死士畢云。舊挩士字。据備蛾傳增。左右出穴門擊遺師。畢云。猶言餘師。蘇云。遺蓋潰之誤。備蛾傳篇同。詒讓案。遺疑當爲遁之誤。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

以靜爲故云云ハ、平素事ヲ取扱フニハ沈重ノ態度ヲ取リ、一朝變アルトキハ、猶豫シテ、士民ニ變心ヲ生ゼシメザルコト。

一等ハ一階段ヲ云フ。

必遂ノ間ニ、當字ヲ補フベシ。

裾城外ノ上ニ置字ヲ補フベシ、裾ハ梠ノ誤ニシテ、墻ノ類ナリ。

伐裾ノ下ニ、之法二字ヲ補フベシ、小大盡本ノ本ハ木ノ誤、小木大木ノ區別ナキヲ云フ、

傳ハ斷ノ誤。

殺ノ字義不明、牧本所載ノ諸葛說ニハ、草ヲ薙ギ拂フ所トナス、鬲ハ隔ニシテ別室ヲ云フ、裾門一施ノ下ニ脫文アリ、或物ヲ梠門ニ設ケタルコトナラン。

城希裾門云云ノ城ノ下ニ上字ヲ脫ス、希ハ睎ト通ズ、城上ノ者ハ梠門ヲ望ミテ、桀(楬ト通ヅ代ノ類)ヲ置キ、出擊ノ目標トナス。

亦誤作炭。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五。引此正作灰。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靜爲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畢云。故慮爲韻。蘇云。言兵貴神速。久則變矣。若此則雲梯之攻敗矣。守爲行堞。堞高六尺而一等。畢云。等級。施劒亓面。劒亦疑當爲斲。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之。行堞施斲。蓋可以破梯。而不能當衝。爵穴三尺而一。備城門篇說同。蒺藜投。畢云。据備城門。當爲疾犂。必遂而立。疑當作必當隊而立。以車推引之。裾城外。裾上當有置字。畢云。裾城未詳。文與備蛾傳同。彼裾城外。作置薄城外四字。下裾字倶作薄。詒讓案。裾當爲梠之譌。詳備城門篇。下並同。蓋於城外別植木爲薄。以爲藩挽也。考車一作則。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畢云。備蛾傳。此下有之法二字。小大盡本畢云。本備蛾傳作木。斷之。以十尺爲傳。畢云。備蛾傳作斷。此傳字當爲劅之譌也。說文云。劅古文斷。皀古文專字。雜而深埋之。堅築。畢云。備蛾傳作堅築之。樸作離。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殺蓋攡裾左右。橫出爲之。置裾如城之廣袤。二十步則爲之殺。如備穴篇置穴十步。則攡穴左右爲殺也。殺有一鬲。鬲備蛾傳篇作壙。案當與隔通。號令篇有隔部署隔。蓋攡裾爲殺。於殺中爲隔。以藏守圍之人及器具。又爲門以備出擊敵也。鬲厚十尺。與裾厚同。殺有兩門。蓋內外兩重門。門廣五尺。裾門一施。淺埋弗築。令易拔。施下疑有脫字。城希裾門而直

高廣ノ上ニ、雜樓ノ二字ヲ脫ス。

爵穴煇⿰亻鼠ハ、皆穴ニシテ上ハ雀ノ出入スル程ノ穴、下ハ鼠(⿰亻鼠ト同ジ)ヲ薰(煇ト同ジ)ズル程ノ穴。

荅ハ渠荅ナリ。

機衝ハ衝車、錢城ハ機城ノ誤ニシテ、行棧及ビ行城ヲ云フ。

鑴ハ「ノミ」、劒ハ斵ノ誤ニシテ、手斧ヲ云フ、下文ノ執劒モ同ジ。

案目者トハ注目スルコト、淮南金目ノ義明ナラズ。

披機藉之ノ披ハ校ノ誤。

矢石沙炭ノ炭ハ灰ノ誤。

左右出巨各二十尺。巨讀爲距。見備高臨篇。高廣如行城之法。俞云。上文皆言行城。而此即云高廣如行城之法。義不可通。疑高廣上脫襍樓兩字。上文云。守爲行城襍樓。相見以環其中。以適廣陝爲度。然則行城也。襍樓也。本有二事。故云相見。相見即相間也。上文既言行城之法。此繼言襍樓。故省其文曰襍樓高廣如行城之法。爲爵穴煇⿰亻鼠。爵吳鈔本作雀同。爵穴制見備城門篇。煇當讀爲熏。史記呂后紀。戚夫人去眼煇耳。亦以煇爲熏。爵穴煇⿰亻鼠蓋亦城間空穴之名。明其小僅容爵鼠也。⿰亻鼠畢本改鼠云。舊作⿰亻鼠。以意改。案⿰亻鼠即鼠之變體。不必改。詩豳風七月。穹窒熏鼠。此與彼義同。蓋以火煙熏穴以去鼠。因之小空穴亦謂之熏鼠矣。備穴篇有⿰亻鼠穴。亦即此。施荅亣外。畢云。言施幨蓋之。案荅與幨異。畢說非。詳後。機衝錢城。王引之云。錢字義不可通。當是棧字之誤。衝見襍守篇。備城門篇。說城上之備有行棧。即此所謂棧也。城即行城。見上文。詒讓案。六韜發啓篇云。無衝機而攻。蓋攻守通用此。廣與隊等。雜亣閒。以鑴劒。說文金部云。鑴破木鑴也。釋名釋用器云。鑴鐏也。有所鐏入也。廣雅釋言云。鑴鑿也。劒與鑴異用。並舉殊不倫。疑當爲斵。斵備穴篇。亦譌劒可證。斵鑴皆所以斫破敵之梯者。持衝十人。此城內之衝。以距攻城之梯者。使十人持之。執劒五人。劒亦疑當爲斵。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案按同。爾雅釋詁云。按止也。謂止目注視。欲其審也。淮南子泰族訓云。欲知遠近而不能。敎之以金目則射快。許注云。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此案目疑與金目義同。畢云。適同敵。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疑挩之字。披機藉之。披機當從備蛾傅篇作校機。城上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畢云。太平御覽引繁作多。王引之云。炭當爲灰。俗書灰字作灰。與炭相似而誤。灰見備城門篇。沙灰皆細碎之物。炭則非其類矣。襍守篇

身薑ノ薑ハ僵ト同ジ、一身チ斃シ亡スコト。

煙資ハ堙茨ト通ズ、堙ハ塞グコト、茨ハ土チ積ムコト。

重器ハ容量ノ重キ器械チ云フ。

守爲行樓云云ノ相見ハ相間ノ誤、敵ノ雲梯チ以テ來攻スルチ守ルニハ、行城(假城)及ビ種種ノ樓チ、彼方此方ニ建テテ、一ノ圓形チ造ルコト、其面積ノ大小ハ、其地ノ廣陜ハ狹ト同ジノニ適セシム。

爲天下笑。子亓愼之。恐爲身薑。畢云。同僵。亡強薑爲韻。禽子再拜頓首。願

遂問守道。曰敢問。客衆而勇。煙資吾池。王云。煙當爲堙。堙塞也。備穴篇。救闉池者。闉與堙同。蘇說同。王

引之云。資疑當爲塡。堙塡皆塞也。堙煙塡資亦皆字之誤。俞云。王氏讀煙爲堙是也。惟資字

尙未得其義。資當讀爲茨。淮南子泰族篇。茨其所決而高之。高注曰。茨積土塡滿之也。是茨

與堙同義。古茨字或作薋。爾雅釋草篇。茨蒺蔾。釋文。茨本作薋是也。墨子書作資者。卽薋字。

而省艸耳。說文土部。垐以土增大道上。茨與垐通。案俞說是也。梯臨之攻。葢皆兼用堙法。

軍卒並進。雲梯既施。通典兵門云。以大木爲床。下置六輪。上立雙牙。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有四桄。桄相去有三尺。勢微曲。遞互相檢。飛

於雲間。以窺城中。有上城。梯首冠雙轆轤。枕城而上。謂之飛雲梯。葢其遺法。大白陰經攻城具篇同。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上

吾城。畢云。上舊作土。据太平御覽改。考上一本作土。疑上誤。爲之柰何。畢云。池施多何爲韻。子墨子曰。問

雲梯之守邪。守舊本闕。王云。此當作問雲梯之守邪。上文曰。敢問守道。又曰。願遂問守道。備城門篇曰。問穴土之守邪。備蛾傅篇曰。子問蛾傅之守邪。

襍守篇曰。子問羊坽之守邪。皆其證。今脫守字。則文不成義。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補。雲梯者重器也。亓動移甚難。

守爲行城雜樓。相見以環亓中。俞云。相見卽相間也。備城門篇。見一寸。畢云。見疑間字。是其例也。以

適廣陜爲度。環中藉幕。畢云。舊作慕。以意改。毋廣亓處。畢云。度幕處爲韻。行城

之法。高城二十尺。謂高出於城上。備高臨篇云。行城三十尺。此云高城二十尺。疑必有一誤。上加堞。廣十尺。

胼胝ハ勞働シタルタメ、手足ノ皮ノ厚クナリ、或ハ裂傷スルヲ云フ。
其不哀ノ其ハ甚ノ誤、管酒塊脯ハ澄酒膊肉ノ誤、濁酒ヲ澄マシ、肉ヲ脯(乾肉)トナスコト。
寄于大山ハ、齊魯間ノ泰山ニ酒肉ヲ贈ルコト、當時師弟泰山ノ近邊ニ在リシ者ナラン。
昧菜ハ搣茅ニ通ズ、茅ヲ拔キ地ヲ拂ウテ、座席トナスコト。
淮南子ノ意味ハ木ニテ作リタル矛ニテ刃ナキヲ云フ。
樵ハ醮ニ通ズ、禽子ニ酒ヲ飲マシムルヲ云フ、以上ノ數句ハ、禽子ノ勞苦ヲ慰スルコト。
姑亡トハ姑ク守道ヲ問フ勿レト云フコト。
外不約治トハ、外ニ對シテ政治ヲ整頓セザルコト。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畢云。胼省文从月。面目黧黑。畢云。黎字俗寫从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子墨子其哀之。畢云。其甚字。乃管酒塊脯。塊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槐。畢云。乃舊作及。以意改。塊當爲餽。餽字假音。詒讓案。此疑當作澄酒搏脯。澄省作登。與管形近而誤。搏與槐塊形亦相似。春秋繁露求雨篇云。清酒膊脯。澄即清。搏即膊也。釋名釋飲食云。膊迫也。薄椓肉。迫著物使燥也。說文肉部云。膊薄脯膊之屋上也。寄于大山。非攻中篇大山即泰山。此疑亦同時。墨子或在齊魯也。昧菜坐之。畢云。當爲茅蒸。昧音同茅。案畢說非也。昧菜當讀爲滅茅。晏子春秋諫下篇云。晏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滅葭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昧茅猶言滅葭。亦即搴茅而坐之也。昧當作眛。與滅古音相近。左氏隱元年經。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蔑公羊作眛。即其比例。說文手部云。搣批也。批捽也。滅亦即搣之借字。若然昧茅即是薙搣茅草。古書矛字或混作柔。宋本淮南子氾論訓云。槽柔無擊。說苑說叢篇云。言人之惡。痛於柔戟。並以柔爲矛。故此茅字亦作菜矣。以樵禽子。畢云。當云以譙禽子。王引之云。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言相責讓曰譙讓。上文子墨子甚哀之。乃管酒槐脯云云。殊無譙讓之意。樵蓋醮之借字也。士冠禮注曰。酌而無酬酢曰醮。故上文言酒脯。案樵當作醮。禽子再拜而嘆。吳鈔本作歎。

子墨子曰。亦何欲乎。畢云。亦當爲亣字之誤。案亦字自通。不必改亣。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子墨子曰。姑亡姑亡。姑亡言姑無問守道也。亦見公輸篇。古有亣術者。內不親民。外不約治。呂氏春秋本味篇高注云。約飾也。以少閒衆。以弱輕强。身死國亡。

以繩□□ノ二闕字ハ、牧本所載ノ諸葛說ニ從ヒ、堅縛ノ二字トナス、如如ノ下如字ハ衍、弋射ハ「イクルミ」ト訓ズ、繩ヲ以テ矢ニ繫ギ鳥ヲ射ルコト。

磨鹿ハ鹿盧（轆轤）ノ誤。

國策ノ葬盧ハ石鏃及ビ黑弓ナリ。

出ハ矢字ノ誤、留ハ數ノ誤、遂具寇ノ具ハ見ノ誤、遂即烽燧（ノロシ）ヲ擧ゲテ、敵ノ來寇ヲ示ス、射道ノ道ハ敵ノ誤、城上以荅荅以下脫文アリテ不明ナルモ、城上ニハ敵ヲ禦グタメ荅羅（礧石ヲ云フ）及ビ矢ヲ準備スルコトヲ云ヒシ者ナラン。

○備梯篇ハ、敵ノ雲梯ヲ以テ來攻スルニ備フルコトヲ論ズ。

跌之聲誤。**以材大圍五寸。**圍五寸。以圓周求徑率。算之止徑一寸五分有奇。材太小似非也。上文云。筐大三圍半。備城門篇云。積摶大二圍以上。此疑亦當云以材大五圍。寸字衍。**矢長十尺。以繩□□矢端如如戈射。**如不當重疑衍。戈當爲弋。形近而誤。說文隹部云。隿者繫射飛鳥也。詩鄭風女曰雞鳴孔疏云。以繩繫矢而射鳥謂之繳射。周禮司弓矢云。矰矢茀矢用諸弋射。鄭注謂。茀矢弩所用。此矢蓋即茀矢之屬。漢書司馬相如傳顏注云。以繳係矰。仰射高鳥。謂之弋射。**以磨鹿卷收。**磨鹿。吳鈔本作磨鹿。不成字。道藏本。磨字同。畢云。磨疑麻。鹿疑麤字之譌。收舊作牧。以意改。王引之云。畢說非也。磨鹿當爲磿鹿。上文云。備臨以連弩之車。則此謂車上之磿鹿。轉之以收繩者也。故曰以磿鹿卷收。磿鹿猶鹿盧。語之轉耳。方言曰。維車趙魏之閒謂之轣轆。廣雅曰。維車謂之磿鹿。並字異而義同。案王說是也。六韜軍用篇。有轉關轆轤。此卷收即冢上矢端著繩而言。古弋射蓋亦用此。國策楚策云。弋者修其葬盧。治其矰繳。盧亦即鹿盧也。

矢高弩臂三尺。用弩無數。出人六十枚。出疑當作矢。此謂大矢也。**用小矢無留。**疑數之誤。**十人主此車。遂具寇。**具當作見。襍守篇云。望見寇。擧一烽。**爲高樓。以射道。**疑當作適。**城上以荅**畢云。荅即檐也。音之緩急。說文無檐字。疑古用荅爲之。案荅與檐不同。詳備城門篇。畢說失之。**羅**疑當作絫。絫羅一聲之轉。絫即礧。詳備城門篇。**矢。**下有梲簡。畢云。通典守拒法云。弩臺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之。下闊四丈。高五丈。上闊二丈。下建女牆。臺內通闇道。安屈勝梯人上便卷收。中設氈幕。置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詒讓案。通典本太白陰經守城具篇。

備梯第五十六

弩臂ハ弩ノ柄ヲ云フ。

吳越春狄ノ文ハ句践陰謀外傳第九ニ見ユ。

機郭ハ括(矢ハヅ)ヲ受クル口ノ周圍、同銅ノ同ハ用ノ誤、

鹿長奴ハ鹿盧收ノ誤ニシテ、弦ヲ引クトキハ、轆轤仕掛ニスルコト。

有儀ノ儀ハ照準ヲ云フ、詘勝ハ屈伸ト同ジ。

武ハ趺ノ誤。

內徑四寸。左右縳弩。皆於植。縳當爲縛。以弦鉤弦。此義難通。上弦字疑當作距。卽下文之鉤距。公輸篇。距誤作強。與此相類。距卽弩牙。釋名釋兵云。弩鉤弦者曰牙。似齒牙也。至於大弦。弩臂前後與筐齊。卽下文之橫臂也。說文弓部云。弩弓有臂者也。釋名釋兵云。弩其柄曰臂。似人臂也。吳越春秋云。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又云。臂爲道路。通所使也。筐高八尺。爲上下筐之高度。上下分之。各四尺也。後襍守篇說轄車板箱亦高四尺。弩軸去下筐三尺五寸。連弩機郭。同銅。同當爲用。釋名釋兵云。牙外曰郭。爲牙之規郭也。含括之口曰機。言如機之巧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也。吳越春秋云。郭爲方城。守臣子也。一石三十鈞。說苑辨物篇云。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然則弩機用銅。凡五鈞。爲斤百五十也。引弦鹿長奴。吳鈔本無長字。畢云。奴同弩。案畢說未塙。此疑當作鹿盧收。下云。以磨鹿卷收。筐大三圍半。謂筐材圍圍之度。左右有鉤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鉤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鉤舊本作銅。王云。銅距當爲鉤距。字之誤也。鉤距見上文及備穴篇。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橫臂齊筐外。蚤尺五寸。蚤爪同。謂臂端刻細者。詳備城門篇。有距。亦謂橫出旁枝如鷄距也。見上。博六寸。厚三寸。長如筐。有儀。管子禁藏篇尹注云。儀猶表也。謂爲表以發弩。有詘勝。畢云。卽通典屈勝梯。詒讓案。亦見太白陰經守城具篇。漢書王莽傳服虔注云。蓋杠皆有屈勝。可上下屈伸也。屈詘字通。勝伸亦一聲之轉。通志氏族略。申屠氏音轉作勝屠氏。是其例也。今俗本陰經。通典。漢書注。勝或作滕。並非。可上下。爲武重一石。武疑

爲臺城云云ハ、我軍ハ之ヲ拒グ爲ニ、臺城（假城）ヲ作リテ羊黔ヲ見オロシ、其城ノ左右ニハ、巨（距ト同ジ大木ヲ組立テテ作リ兩旁ニ出張リタル者ニシテ、恰モ雞ノ距「ケヅメ」ノ如キヲ以テ此名アリ）ヲ出スコト、二十尺トナスベシ、行城三十尺ハ前文臺城ノ高ヲ云フ、強弩之技機藉之ハ、強弩射之校機藉之ニ作ルベシ、校機ハ一種ノ戰具ナルモ不明、藉ハ窄ニ通ズ、要スルニ校機ヲ壓窄シテ敵ヲ殺戮スルコトヲ云フ、奇器口口ノ四字ハ不明。

方一方一尺ハ方一尺ノ誤。

兩軸三輪ノ三ハ四ノ誤、此句以下數句ハ、連弩ノ車ノ構造ヲ述プ。

輪居筐中ハ、車輪ハ當車箱ノ中ニ在リテ、露ハレザルヲ云フ。

出巨。各二十尺。臺城即行城也。下備梯篇說行城。亦云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與此制同。巨當爲距之叚字。說文足部云。距雞距也。儀禮少牢饋食禮。俎拒。鄭注云。拒讀爲介距之距。俎距脛中當橫節也。此行城編連大木。橫出兩旁。故亦謂之距。蓋與俎距義略同。行城三十尺。強弩之技機藉之。此有挩誤。當作強弩射之。校機藉之。備蛾傅篇云。守爲行臨射之。校機藉之。是其證。校此作技。備梯篇。又作披。並形之誤。校機。疑即備穴篇之鐵校。然其形制未詳。藉當讀爲窄。聲近叚借。說文矛部。猎讀若窄。即其例也。說文竹部云。窄迫也。謂發機厭窄殺敵也。奇器口口之。畢以奇屬上讀。云疑即藉車。然則羊黔之攻敗矣。備臨以連弩之車。備下。舊本有矣字。畢讀備矣句云。備非也。同備。王引之云。畢說非也。備矣之矣。即因上敗矣而衍。備臨以連弩之車。當作一句讀。備臨即備高臨也。備蛾傅篇。然則蛾傅之攻敗矣。下云。備蛾傅爲縣脾。猶此云備臨以連弩之車也。若以備矣爲句。則下句臨以連弩之車。文不成義矣。案王說是也。今據刪。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陳音說弩射云。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六韜軍用篇。有絞車連弩。又有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淮南子氾論訓云。連弩以射。銷車以鬭。高注云。連車弩通一弦。以牛挽之。以刀著左右。爲機關。發之曰銷車。文選閒居賦李注引漢書音義張晏云。連弩三十絭共一臂。材大方一方一尺。舊本材作杖。俞云。杖當作材。案俞校是也。今據正。下文云。以材大圍五寸。蘇云。方一誤重。長稱城之薄厚。兩軸三輪。俞云。既爲兩軸。不得三輪。三當爲四。古三四字。皆積畫。因而致誤。輪居筐中。筐疑謂車闌。亦即車箱。詩小雅鹿鳴毛傳云。筐篚屬。車闌謂之筐。猶車笭謂之篚與。重下上筐。左右旁二植。旁二植則左右通爲四植。猶備城門篇云樓四植。左右有衡植。衡吳鈔本作橫。下同。衡植左右皆圜內。內枘同。

適人ハ皆敵人ト同ジ、因而離ハ敵人離散スルヲ云フ。
○備高臨篇ハ、敵ノ高所ヨリ我城ニ臨ミタルニ備フルコトヲ記シタル者ナリ。
薪土倶上ハ薪及ビ土ヲ積上ゲルコト。
羊黔ノ意義不明、褋守篇ニハ羊坅トアリ、此坅ハ坅ノ誤ナリト云フ、黔坅相似タリ、故ニ羊黔マタ羊坅ノ誤ナルカ、坅ハ峻險ナル岸ノ意アレバ、羊黔トハ小高キ所ヲ云フ、牧本所載ノ王説ニハ、羊小也黔岑也ト云フ。
蒙櫓倶前遂屬之城トハ、敵兵ガ大盾ヲ以テ身ヲ掩ヒ、我城マデ近ク攻寄スルコト。
子問羊黔之守耶云云ハ、墨子曰ク、子ハ羊黔ニ對スル防禦策ヲ問ハルノカ、夫ノ羊黔ヲ以テ城ヲ攻ムル者ハ、其大將ノ拙策ナレバ、決シテ恐ルルニ足ラザルナリ。

以須鑪火之然。彼言且戰北。猶此言佻戰且北也。今本脫戰字。北字又譌作比。則義不可通。畢改且爲旦。而以佻旦爲佻達大誤。案王校是也。適人遂入。畢云。舊作人。以意改。引機發梁。適人可禽。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畢云。下脫簡。

備高臨第五十三 吳鈔本作五十五。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積土爲高。畢云。適同敵。以臨吾城。周書大明武篇云。高堙臨內。日夜不解。又云城高難上。湮之以土。疑皆高臨攻城之法。與堙略同也。薪土倶上。以爲羊黔。畢云。褋守作羊坅。未詳其器。王云。褋守作羊坅。非作羊坅也。坅與上下兩城字爲韻。則作坅者是。集韻坅郎丁切。峻岸也。蒙櫓倶前。櫓大盾。詳備城門篇。謂敵蒙大盾。以蔽矢石。而倶前攻城也。考倶當作具。下同。遂屬之城。國語晉語韋注云。屬會也。猶褋守篇云城會。兵弩倶上。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黔之守邪。羊黔者。將之拙者也。舊本挩之守邪羊黔五字。畢注議補羊黔二字。王云。當作子問羊黔之守邪。羊黔者將之拙者也。備梯篇曰。問雲梯之守邪。雲梯者重器也。亓動移甚難。備蛾傳篇曰。子問蛾傳之守邪。蛾傳者將之忽者也。褋守篇曰。子問羊坅之守邪。羊坅者攻之拙者也。皆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之守邪羊黔五字。則文義不明。案王說是也。今據補。足以勞卒。卒舊譌本。王云。本當爲卒是也。今從之。說詳備城門篇。不足以害城。守爲臺城以臨羊黔。左右

其人數ニ本ヅクコト、挈ハ契ト同ジ、古代、數ヲ記憶スルトキ、竹木ニ其數ヲ齒ノ如ク刻ス、故ニ契ニハ數ノ意アリ。

吏人ノ吏ハ使ト通ズ。

爲大殺トハ食糧ヲ殺滅スルコト。

大塹之高地三丈下地至ハ、大塹之高地、丈五尺、下地至泉三尺トナスベシ。

施賊其中ノ賊ハ機ノ誤。

機巧之ノ巧ハ引ノ誤。

比傳ノ傳ハ傅ノ誤。

而出佻且比ハ、而出挑ノ戰且北ノ誤、敵ニ戰ヲ挑ミテ、佯リ背北スルコト。

五人之所舉爲五挈。凡輕重以挈爲人數。畢云。言卽以十挈五挈。名其物者。以人數也。詒讓案。挈與契字同。十挈五挈謂刻契之齒以記數也。列子說符篇云。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爲薪蕉挈。蕉樵之俗。集韻四宵云。樵或作蕉。壯者有挈。弱者有挈。皆稱亓任。凡挈輕重所爲。吏人各得亓任。蘇云。吏當作使。案蘇校是也。吏使古字亦通。此釋皆稱其任句義。疑亦舊注。錯入正文。又雜守篇云。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與此文例相似。疑此與彼數語。當相屬。或有錯簡也。城中無食。則爲大殺。畢云。殺言減。詒讓案。自子墨子曰。至此一段。與上下文。義不相屬。疑當在襍守篇斗食終歲三十六石之上。而誤錯著於此。去城門五步。大塹之高地三丈。下地至。王引之云。此本作高地丈五尺。下地至泉三尺而止。備穴篇曰。高地丈五尺。下地得泉三尺而止。是其證。今本丈五尺。譌作三丈。至下又挩泉三尺三字。則義不可通。案王說是也。上文亦云塹中深丈五。施賊亓中。王引之云。賊字義不可通。賊當爲棧。上文城上之備有行棧行樓。說文棧棚也。謂設棚於塹中。上爲發梁。而機巧之以陷敵也。詒讓案。賊疑亦杙之誤。上爲發梁。畢云。梁橋也。詒讓案。此卽上文所謂縣梁也。縣梁有機發。可設可去。故曰發梁。而機巧之。以下文校之。巧蓋引之誤。比傳薪土。顧云。傳當作傅。蘇校同。云傅義與敷同。使可道行。謂塹上爲機梁。上布薪土如道。以誘敵也。旁有溝壘。毋可踰越。毋吳鈔本作無。而出佻且比。且畢改旦云。疑佻達字。旦達音之緩急。王引之云。當作而出佻且北。北敗也。佻與挑同。言出而挑戰。且佯敗以誘敵也。故下文曰。適人遂入。引機發梁。適人可禽。備穴篇曰。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圍而毋逐且戰北

水甬ハ水道管ノ類。角斗甬ノ角ハ正ト訓ス。

堅慕貍之ハ、堅冪埋之ニ作ルベシ。

早鑿之ノ早ハ中ノ誤。

合慕ハ合冪ノ誤。

狗走ハ上文ノ狗屍又狗犀ノ類ニシテ、一種ノ備具ナリ。

蚤ハ前解ノ如ク木ノ端ノ鋭ギ所ヲ云フ、犬耳ハ犬牙ノ誤。

十人之所擧爲十挈云云トハ、木材ノ數ヘ方ハ、

來。畢云闉疑當爲衝或闉字。池城池。案闉是也。備穴篇有救闉池之文。今移於前。爲作水甬。水甬蓋漏水器。月令角斗甬。鄭注云甬今斛也。中空可通水者。深四尺。堅慕貍之。畢本慕改幕云舊作慕。以意改下同。案慕當作冪。畢校未允。詳前。十尺。一覆以瓦。而待令。瓦舊本作月。畢以意改穴。王云月亦當爲瓦。上文云。鑿坎覆以瓦。是其證。畢改月爲穴非也。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以木大圍長二尺四分。而早鑿之。早疑中之誤。言鑿木中空之也。上文云。轀長二尺。中鑿夫之可證。置炭火亣中。而合慕之。慕畢本亦改幕。案當爲冪。謂既置炭火。乃以物合而覆之。而以藉車投之。爲疾犁投。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上。備梯篇作蒺藜投。蓋亦爲機以投之。涿弋。涿椓之借字。詳前。畢云。弋舊俱作代。以意改。詒讓案。代疑杙之誤。弋長七寸。弋閒六寸。畢云。弋舊作我。以意改。案亦當作杙。剡亣末。說文刀部云。剡銳刺也。狗走。畢云。疑穴之可以出狗者曰狗走。案畢說甚誤。據下文。有蚤則非穴明矣。此當即上文之狗屍。惟尺度異耳。前救闉池章。又作狗犀。竊疑此本名狗棲。猶詩王風云雞棲。棲犀聲近字通。爾雅釋艸。瓠棲瓣。詩衞風碩人作瓠犀。可證。棲或省作妻。與走形近。故譌。古蓋爲闌棧。以棲狗。守城樹杙爲藩似之。故亦謂之狗棲。猶鑿穴謂之鼠穴矣。廣七寸。長尺八寸。蚤長四寸。蚤爪同。蓋剡銳其末。詳前。犬耳施之。犬舊本誤大。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耳當爲牙。犬牙施之。謂錯互設之。上文云。靈丁三丈一。犬牙施之。犬牙亦譌作火耳。與此義同。以上並備闉池之法。與上文錯入備穴篇救闉池之文略同。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城中之木。十人之所擧爲十挈。

鐵什ノ什ハ錯ニ通ズ、錯トハ金屬ヲ以テ、物ニ被ラスコト。

徵贏トハ少シク餘ルコト、夫長ノ夫ハ跌ト同ジ。

馬頰ハ藉車ノ面傍ヲ云フ、馬頰ノ形ナルヲ以テ此名アリ。

困ハ梱ニ通ズ「シキミ」ト訓ズ。

失四分之三ノ失ハ夫(跌)ノ誤、長三尺ノ尺ハ丈ノ誤、四二三ノ二ハ之ノ誤、在上トハ地上ノ出ヅルコト、故ニ四分ノ一ハ地下ニ埋沒スルナリ、馬頰在三分中トハ、馬頰ハ前述ノ四分ノ三ノ中ニ在ルコト。

桓ハ藉車ノ柱ヲ云フ。

度肭トハ尺度ノ減ズルコト。

復車在之ハ後車左(佐)之ノ誤。

闉池ハ闉地ノ誤。

鼓音燔苣。復鼓。內苣爵穴中。照外。蘇云。內讀如納。諸藉車皆鐵什。畢云。什與錯音近。說文云。錯以金有所冒也。詒讓案。上文云。藉車必爲鐵纂。卽此。藉車之柱。長丈七尺。亓貍者四尺。柱長丈七尺。而貍者四尺。則在上者丈三尺。較下夫四分之三在上爲徵贏。或長丈七尺。七當爲六。則於率正同。下又云。桓長丈二尺半。夫長三丈以上至三丈五尺。夫跌字同。馬頰長二尺八寸。說文頁部云。頰面旁也。馬頰蓋象馬兩頰骨衺出之象。試藉車之力。而爲之困。困梱之借字。說文木部云。梱門橛也。橛弋也。一曰門梱也。口部。困古文作朱。廣雅釋宮云。橛機闑朱也。卽以古文困爲梱。荀子大略篇云。和之璧井里之厥也。晏子春秋襍上篇。作井里之困。困亦卽梱也。據荀晏二書。則梱以木石爲之。此藉車以大車輪爲梱者。蓋亦於跌下爲之。失四分之三在上。失當爲夫。亦跌之借字。藉車夫長三尺。依上文當作丈。四二三在上。當作四之三在上。此二句卽釋上夫四分之三在上之義。疑舊注之錯入正文者。馬頰在三分中。馬頰橫材旁出邪夾跌外。在三分中。卽在上三分內也。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十四尺以下不用。言不及度。則不中用。治困以大車輪。藉車桓長丈二尺半。桓卽桓楹之桓。與柱義同。藉車蓋有四直木。其二薶者爲柱。二不薶者爲桓。上文柱長丈七尺。薶者四尺。則不薶者丈三尺也。此度肭五寸未詳。如柱長當爲丈六尺。則不薶者亦丈二尺。桓贏五寸。或爲枘以入夫與。諸藉車皆鐵什。復車者在之。復疑後之誤。在疑左之誤。左佐古今字。備水篇云。城上爲射檥疾佐之。寇闉池

爵穴ノ解ハ上文ヲ見ヨ。

廣其外ハ爵穴ノ外ヲ内ヨリ廣カラシム、蓋シ内ヨリ外ヲ見ルコトヲ易カラザラシムルガタメナリ。

大容苴ノ苴ハ苣（即炬）ノ誤。

疏數自適ハ苣ノ並ベ方ノ疏密ガ、地形ニ適スルヲ云フ。

塞外塹云云ノ塞ハ穿ノ誤ニシテ、格ハ敵ヲ防グ柵ノ類ヲ云フ。

迮陜ハ笮狹ト同ジ。

聾竈ハ前文ノ聾竈ヲ云フ。

擅ハ撣ニ通ジテ持ト訓ズ、節ハ卽ノ誤ニシテ、下文ノ寇在城下ニ接續シ句トナル。

聞鼓音ハ我軍ノ鼓音ナリ。

又有斬艾與柴長尺。至男女相半。凡三百九十四字。亦備穴篇文。今並移正。釋技機藉之也。案顧說是也。然未知截至何句止。姑仍其舊。

城上爲爵穴。謂於城堞閒爲空穴。小僅容爵也。顧云。此以下是備高臨篇文。下堞三尺。廣亓外。蘇云。此言爵穴之法。廣外則狹內。令下毋見上。上見下也。

五步一爵穴。大容苴。王引之云。苴字義不可通。苴當爲苣。字之誤也。說文。苣束葦燒也。此云爵穴大容苣。下云內苣爵穴中。二文上下相應。故知苴爲苣之譌。案王校是也。蘇說同。

高者六尺。下者三尺。疏數自適爲之。畢云。言視敵而爲疏促。自視字之誤。王引之云。自蓋因字之誤。言因敵之多少。而爲疏數也。隸書因字。或作囙。與自相似而誤。案適當讀如字。言自稱地形。爲疏數。必調適也。備梯篇云。守爲行城雜樓相見。以環其中。以適廣陜爲度。與此適字義同。畢王說非。

塞外塹。去格七尺。爲縣梁。塞當爲穿。此言穿城外。爲塹而縣木爲橋梁。乃發以圍敵也。若如今本。作塞外塹。則下不當云勿塹矣。後文亦云。去城門五步。大塹之上。爲發梁。與此可互證。格卽備蛾傅篇之杜格。旗幟篇之牲格也。蓋於城外樹木爲之。以遏敵人之傅城者。或云格與落通。六韜軍用篇。漢書晁錯傳。並有虎落。卽此。

城迮陜不可塹者勿塹。舊本迮作筵。王引之云。筵字義不可通。筵當爲迮。玉篇。笮狹也。亦作迮。與筵相似而誤。蘇云。筵當與埏同。地際也。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城上三十步一聾竈。詳前。畢云。聾疑蘢字。

人擅苣長五節。舊本。人擅作入壇。王引之云。入壇二字義不可通。入壇當爲人擅。擅讀曰撣。說文。撣提持也。古通作擅。人擅苣者。人持一苣也。備水篇曰。臨三十人。人擅弩。又曰三十人共船。亓二十人。人擅有方劍甲鞮瞀。十人。人擅苗。是凡言人擅者。皆謂人人手持之也。人入擅壇。字之誤。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六韜敵强篇云。人操炬火。炬卽苣之俗。擅操義同。長五節節非度名。疑當作長五尺。節當爲卽屬下讀。今本作節。或尺卽二字。合寫之誤。

寇在城下。聞

城持出必爲明塡ノ持ハ將、塡ハ旗ノ誤、我城將ノ出陣スルトキハ、我軍タルコトヲ明ニスル旗ヲ用意スルコト、智知ノ知ハ衍文。一人ハ十人ノ誤、從人非其故人ハ、其將ニ從フ者モ從來ノ吏卒ニ非ズ、乃其稹章ハ及非其旗章也ノ誤。

千人之將以上云云ハ、前文ノ如ク十人百人以上ノ將ニ規則ヲ犯ス者アルトキハ、千人之將以上ノ者ト雖モ、其外出ヲ禁止スルコト、故ニ千人以下ノ將ナラバ、一層嚴罰ニ處スルコト。重禁之ノ之ハ也字ノ誤。夫姦之所生云云トハ出入ヲ愼マザレバ、種種ノ惡事行ハレ易キヲ以テナリ。

弱者。爲一軍。與此法略同。

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

顧校移上文凡守圍城之法。至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一段。又城下里中家人各葆其左右前後如城上。至時召三老在葆宮中者。與計事得一段。著此下。恐不塙。今不從。

使老小不事者守於城上不當術者。

不當攻隊者。守事不急。故使老小守之。

城持出必爲明塡。

持常作將。卽千人之將也。見號令篇。塡疑當爲旗。形近而誤。史記封禪書。塡星出如瓜。索隱云。塡本亦作旗。是其證。下並同。

令吏民皆智知之。

王云。此本作令吏民皆智之。智卽知字也。今本作智知之者。後人旁記知字。而寫者因誤合之耳。墨子書知字多作智。說見天志中篇。蘇云。智當爲習之誤。案蘇說亦通。

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塡章。

持亦當爲將。一人不當有將。蓋十人之誤。

從人非亓故人。

言非其故所屬吏卒。

乃亓稹章也。

畢云。乃疑及字。稹上作塡。是塡章疑印章之屬。言出城從人非故相識人及有印信者止之。案畢以乃爲及是也。餘皆失之。魏孝文帝弔比干文。旗字作稹。故此譌作稹。前又譌塡。畢以塡爲是非也。此當云及非亓旗章也。言雖操旗章。而非其所當建之形式也。今本及譌乃。旗譌稹。又捝非字。遂不可通。

千人之將以上。止之勿令得行。行及吏卒從之

卒舊本譌率。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

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之重禁之。

畢云。當爲也。

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

自城下里中家人各葆其左右前後如城上。至此。並通論守法。與前後文論守備器物數度者不同。疑皆他篇文之錯誤。以先行德計謀合一段在襍守篇。證之。或故書本皆在彼篇與。王云。各本此下有候望適人至穴土之攻敗矣。凡三百四十五字。乃備穴篇之錯簡。詒讓案。舊本此篇穴土之攻敗矣下。

客馮面而蛾傅之ノ蛾ハ蟻ト同ジ、敵ガ城ノ四面ニ攀ヂ上ルコト。主人則先之知ハ知之ノ誤、主人利客適ノ適ハ病ノ誤、我軍ニ於テ之ヲ豫知スルトキハ利アルモ、敵ニ於テハ不利ナルヲ云フ。客攻以遂ノ遂ハ隧ト同ジ、十萬物ノ物ハ衍文。

城上步一甲一戟。其贊三人。五步有五長。十步有十長。百步有百長。亦城上每步一人之證。

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

舊本作圍。王云。守圍二字義不可通。圍當爲圉字之誤也。守圉即守禦。公輸篇。子墨子守圉有餘。淮南主術篇。瘖者可使守圉。漢書賈誼傳。守圉扞敵之臣。竝與守禦同。案王校是也。今據正。

客馮面而蛾傅之。

畢云。客舊作宕。以意改。蘇云。面字衍。案宕。吳鈔本。又作蕩。非。小爾雅廣言云。馮依也。面謂城四面。見上文。非衍也。

主人則先之知。

畢云。二字疑倒。

主人利

畢云。言主人先知。則主人利。詒讓案。此上下文。疑皆備蛾傅篇之文。錯著於此。

客適。

以下文校之。疑當作客病。

客攻以遂。

畢云。同隊。

十萬物之衆。

物字疑衍。畢云。衆。一本作數。

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百步。

術隊一聲之轉。皆謂攻城之道。百舊本譌十。今據吳鈔本正。蘇云。下言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則此五十當作五百。案蘇校是也。下云廣五百步之隊可證。

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

疑當作下術百五十步。

諸不盡百五步者。

此即承上下術言之。疑亦當作百五十步。

主人利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隊。

即上文之上術也。

丈夫千人。

丈舊本譌大。今從王校改。

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

畢云。千皆當作十。案畢校非。

凡四千人。

舊作凡千人。畢云。當云四十人。王引之云。畢說非也。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則下句當云凡四千人。不當改上三千字爲十。而云凡四十人也。上文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子二十人。老小十人。共四十人。此廣五百步。則人數不得與上文同矣。案王校是也。今據補。此城下當隊者。備守之卒。十倍於前。不當隊之數也。商子兵守篇。說守城分三軍。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

行德ノ德ハ得ト通ズ。

晨暮卒歌以爲度ノ歌ハ、鼓ノ誤、朝夕ニ士卒ヲシテ鼓ヲ鳴ラシ、以テ時刻ヲ報ゼシム。

丁女ハ强壯ナル女子ヲ云フ。

城下ハ城上ノ誤。淮南子詮言篇ノ調ハ綢ニ通ズ、多又ハ大ト訓ズ。

亦置三老。管子水地篇云。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史記滑稽傳。西門豹治鄴。亦有三老。漢書高祖紀。漢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率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鄕一人。擇鄕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敎。復勿繇戍。蓋亦放秦制爲之。舊本在譌左。宮譌官。王引之云。左當爲在。襍守篇曰。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爲侍吏。是其證。得下有挩文不可考。各本得下有自爲之奈何至以謹凡二十四字。乃備穴篇之錯簡。蘇云。官當作宮。王校同。案王蘇校是也。今據正。舊本此下有爲之奈何云云五十四字。王俞兩校定爲上文及備穴篇之錯簡。是也。今據分別移正。

先。當爲失屬上與計事得失爲句。言與客計事。審其得失也。

行德計謀合。乃入葆。德當爲得。古通用。此冢上計事得失而言。謂所行既得。計謀又相合。乃聽其入葆城也。

葆入守。無行城。無離舍。謂自外入葆者。不得行城離舍也。

諸守者審知卑城淺池。而錯守焉。論語包咸注云。錯置也。錯守猶言置守。或云。楚辭國殤。王逸注云。錯交也。謂交錯相更代而守亦通。

晨暮卒歌。以爲度。用人少易守。以上四十三字。舊本誤錯入襍守篇。今審定與此上下文正相承接。移著於此。卒歌歌疑鼓之誤。兵法禁歌哭。不當使卒歌也。末句有誤。

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釋名釋天云。丁壯也。

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此城下不當隊者守備之卒。每十步則八人。與下文城上城下當隊者人數並異。四十。吳鈔本作四百。誤。畢云。丈夫丁女老小共四十人。

城下樓卒率一步一人。卒舊本譌本。王云。本當爲卒。謂守樓之卒也。隷書卒字或作卒。因譌而爲本。淮南詮言篇。其作始簡者。其終卒必調。漢書游俠傳。卒發於睚眦。今本卒字竝譌作本。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城下當爲城上。此言城上守樓及傳堞者每步一人。與上下文城下卒數不同。上云城上百步一樓。則樓不得在城下明矣。城上地陜。故一步止一人。迎敵祠篇云。

爲周官桓吏ハ、爲周官植吏ノ誤。

四尺爲倪トハ身長四尺以下ノ者卽小兒ヲバ、倪トナシテ、之ヲ給仕ニ使用ス。

行棧內閈二關一堞ノ二句ハ、文意不明。

城場ハ城ノ大手前ノ如キ所ヲ云フ。

昵道ハ捷路ナリ、傒近ハ近蹊ノ誤ニシテ、昵道ト同意、射疾ハ射候ナリ。

扆樓ハ大樓ヲ云フ。天中ハ水中ノ誤、敵ノ涉ルヲ防グナリ。守堂下ハ、牧本所證ノ王說ニヨレバ、將師堂下ナリ。周散道ハ四周セル道路ヲ云フ。三老ハ閭里ノ長老ヲ云フ、一人ナリ、與計事得先ノ先ハ、失ノ誤。

百箇爲一積也。

城門內不得有室。爲周官桓吏。畢云。疑云周宮桓吏。詒讓案。疑當作爲周宮植吏。言城門之內不得有室。惟築周宮。置吏守之。植卽置之借字。宮官植桓並形近而誤。備穴篇云。爲置吏舍。人各一人。周宮者。回環築都宮中。蓋但有庌而無室也。

四尺爲倪。畢云。障倪也。古只作此。作堄者俗。蘇云。倪上當挩俾字。案畢蘇以此爲俾倪非也。此倪當謂小兒。孟子梁惠王篇云。反其旄倪。趙注云。倪弱小繫倪者也。後襍守篇云。睨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爲署吏。令給事官府若舍。此倪卽彼睨。聲同字通。彼五尺爲年十四以下。已任署吏。此四尺又少於彼。或亦令給事周宮中與。此下尚有挩文。疑以上十六字。或當在後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句上。四尺之童足任應賓客也。

行棧內閈。閈卽閉字。疑當作閈。王羲之書黃庭經。閉字如此作。與閈閭字異。

二關一堞。末詳。

除城場外。爾雅釋詁云。場道也。謂城下周道。旗幟篇云。道廣三十步。於城下夾階者各二。是也。

去池百步。牆垣樹木。小大俱壞伐。俱吳鈔本作盡。畢云。伐舊作代。以意改。

除去之。寇所從來。若昵道傒近。當作近傒。傒與蹊字通。釋名釋道云。步所用道曰蹊。蹊傒也。言射疾則用之故還傒於正道也。蓋正道爲道。閒道爲傒。昵近義同。畢云。說文云。尼從後近之。傒卽谿假音字失之。

若城場皆爲扆樓。皆舊本譌家。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畢云。禮記檀弓云。毋扆。扆陸德明音義云。音戶。廣也大也。

立竹箭天中。畢云。天疑矢字。案此竹箭當卽後襍守篇。牆外水中所設之竹箭。疑天中卽水中之誤。

守堂下爲大樓。謂守宮堂下。中門之上爲大樓以候望也。此卽臺門之制。但加高大耳。

高臨城。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客待見。

時召三老在葆宮中者。與計事得漢書百官公卿表。秦制。鄉有三老。掌敎化。後號令篇云。三老守閭。則邑中里閭

葆ハ保ト通ズ。

及也ノ也ハ他ト通用。

說文引證中ノ所封ノ下ニ、鄕字ヲ脫ス、春秋繁露ノ意味ハ其官吏ノ姓名ヲ記スルコト。

城編ハ城ニ附屬スル室廬ノ類。

其養ハ炊夫ヲ云フ。

耕ハ茾ニシテ、積草ヲ云フ。

丈夫五十步而十。丁女十步而四。與此數一律。案五十二者十步而二當作五斗以上者十步而二。大五斗以上者。與上文容十斗以上者。文例正同。上字古文作二。與二形近而譌。又挩以字。遂不可通。俞校以二爲衍文。非也。但十步而二。卽五十步而十也。此容量止得上之半。則數不宜同。或當從俞校。作十步而四。爲是耳。又顧校以樓十步一。至此一百二十六字。爲上文夏蓋其上之下挩文云。當與言五十步次。今案顧說可通。然無由定其當次何句。未敢輒移。姑仍舊本。又舊本此下有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磿𢶒云云。凡二百三十二字。顧俞兩校定爲上文挩簡並是也。今依分爲二段。移著於前。

城下里中家人各葆亓左右前後。如城上。葆吳鈔本作保。字通。此謂相保任也。城小人衆葆離鄕老弱國中及也大城。也畢校改他云。舊作也。以意改。案也卽古他字不必改。說詳前。離鄕謂別鄕不與國邑相附者。說文䢃部云。鄕國離邑。民所封也。春秋繁露止雨篇云。書十七縣八十離鄕及都官吏。葆亦與保通。謂保守也。淮南子時則訓。四鄙入保。高注云。四竟之民入城郭自保守。蘇云。城小人衆。則不可守。宜遣其老弱葆於國中及他大城。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編。此蓋言先除附城室廬。然有誤挩。唯勿燒。勿吳鈔本作毋。寇在城下時。換吏卒署。畢云。說文云署部署有所网屬。詒讓案言吏卒時移易往來。不定在一署也。而毋換亓養。畢云。糧也。俞云。畢說非是。養卽廝養之養。宣十二年公羊傳。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何休注曰。炊亨者曰養。案俞說是也。吳子治兵篇云。弱者給廝養。此言吏卒署雖時換。而其廝養給使令者。則各有定署。不得移易也。亦見號令篇。養毋得上城。寇在城下。收諸盆罋。畢云。收舊作牧。以意改。詒讓案。說文皿部云。盆盎也。又缶部云。罋汲缾也。罋卽甖之隸變。耕積之城下。畢云。耕疑茾字。百步一積。積五百。言五

鐕ハ上文ノ如ク、鬵ト通ジテ、大釜ヲ云フ。

善耿ノ耿ハ聯ノ誤、長從ハ欘樅ノ類。

五十ハ二十ノ誤、蓋瓦ハ蓋ヒカクス所ノ瓦、復ハ覆ト通ズ。

五十二者ハ、五斗以上者ノ誤。

上。王云。升當爲斤。隸書斤字或作什。因譌而爲升。上畢云。疑衍。城上沙。畢云。舊作涉。下同。俱以意改。五十步一積。句。竈置鐵鐕焉。畢云。舊作鍇。据上文改。鐕同鬵。與沙同處。上文說鐵鐕以爲湯及持沙。故與沙同處。木大二圍。長丈二尺以上。善耿亣本。耿疑聯之誤。畢云。言連其本。亣舊作卞。以意改。名曰長從。疑與上文欘樅義同。五十步三十木橋。長三丈。毋下五十。此有挩誤。疑當作毋下二十。復使卒急爲壘壁。以蓋瓦復之。舊本。復並譌後。卒譌辛。畢云。辛疑薪字。王引之云。此當作復使卒急爲壘壁。以蓋瓦復之。復之卽覆之。謂以蓋瓦覆壘壁也。今本兩復字皆譌作後。卒字又譌作辛。則義不可通。畢以辛爲薪字。失之。隸書復字作復。與後相似。隸書卒字或作卒。與辛相似。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用瓦木罌。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且用之。方言云。自關而西。晉之舊都。河汾之閒。其大者謂之甀。自關而東。趙魏之郊。謂之瓮。或謂之甖。甖其通語也。甖罌同。史記韓信傳。以木罌缻渡軍。是罌或瓦或木。皆可以盛水也。諸篇說罌缶所容。並以斗計。此升疑亦斗之誤。且用之三字無義。疑當作瓦罌大三字。其讀當屬下以盛水。瓦罌大五斗以上者十字。爲一句。瓦與且。大與之形並相近。罌上从賏。與用亦略相類。備穴篇瓦罌譌作月明。與此亦可互證。但舊本並同。未敢輒改。姑仍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蘇云。十二字訛。當爲五斗者。俞云。上二字衍文。下二字當爲四。古人書四字作亖。傳寫誤分爲兩二字。遂移其一於上耳。上十字當爲升。上文云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此云五升者十步而四。蓋言盛水之罌。大者容十升。小者半之容五升。其大者則五步而一。故五十步而十。其小者則五步而二。故十步而四也。下文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又曰。廣五百步之隊。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是

藉車、行棧ノ解ハ上文ヲ見ヨ、行樓ハ上文ノ木樓卽假造ノ樓ナリ。到ハ斵ノ誤ニシテ、木ヲ削ル器ナリ。頡皐ハ桔槹ニシテ「ハネツルベ」ナリ。莊子天地篇ノ挈水云云ハ、水ヲ自由ニスルコト、之ヲ引出ス如ク、其速ナルコト沸湯ノノボルガ如シ。連梃、長斧、長椎ノ解釋ハ、前文ヲ見ヨ、長茲ハ長鎡ニシテ、長キ鋤ノ類。距ハ熊手。飛衝ハ敵ヲ衝ク車。縣口ハ縣梁トナスベシ、「ハネバシ」ナリ、批屈亦備具ノ名ナルモ不明。爵穴ハ、爵卽雀ヲ入ルル程ノ大サノ孔穴ヲ云フ。薪皐ハ頡皐ノ誤、必有潔ノ潔ハ、挈ノ誤ニシテ、頡皐ノ柄ノ如キ者、二升ノ升ハ、斤ノ誤、以上ノ下ノ上字ハ衍文。

據高注前說以渠爲塹。塹非幨類。不得與幨竝言之。後說以渠爲甲。引吳語奉文渠之甲。猶爲近之。今吳語作奉文犀之渠。韋注以渠爲盾。是也。盾與幨皆所以禦矢。故竝言之。譫與禮字之誤。齊策曰。百姓理禮蔽。舉衝櫓。禮蔽。卽高注所云幨幰所以禦矢也。故廣雅曰。幨謂之幰。幨與襜字異而義同。案王說譫是也。此書載渠制甚詳。必非甲盾之名。高韋說並非。是禮疑卽所謂藉幕。

藉車。見前。**行棧**。見後。**行樓**。疑卽上文之木樓。**到**。到非守械。疑當爲斵。俗書或从刀。故耕柱篇誤作劉。後備穴篇。又作劒。與到形並相似。詳耕柱篇。

頡皐。蘇云。卽桔槔。詒讓案曲禮奉席如橋衡。鄭注云。橋井上槹槔。釋文作挈皐云。依字作桔槔。莊子天地篇云。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釋文云。槔或作皋。司馬李云桔槔也。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作頡橋。

連梃・長斧・長椎。並見前。

長茲。畢云。茲疑鎌字。通典守拒法有長斧長椎長鎌。案畢說非是。長鎌已見前。茲卽鎡錤也。漢書樊噲傳贊。雖有茲基。顏注引張晏云。茲基鉏也。國語魯語韋注云。耨茲其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鉏茲其也。說文木部云。欘斫也。齊謂之鎡錤。茲其卽鎡錤之省。

距。疑卽備穴篇之鐵鉤鉅。**飛衝**。卽衝車。韓非子八說篇有距衝。蓋二者攻守通用之。

縣口・批屈。縣下疑闕梁字。縣梁見前。批吳鈔本作批。並未詳。顧校謂此下當接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一段。今案彼乃上文錯簡。顧說未塙。今不從。

樓五十步一。句。**堞下爲爵穴**。畢云。舊作內。以意改。王引之云。下文云。五步一爵穴。則此亦當云五步一堞。不當云五十步。十字蓋涉下文五十步一積竈而衍、蘇說同。案王說非也。此當讀樓五十步一爲句。堞下爲爵穴。又爲句。爵穴謂於城堞閒爲孔穴也。後文云。城上爲爵穴。下堞三尺。與此堞下爲爵穴文足相證。

三尺而一爲薪皐。疑卽前頡皐之皐。**二圍。長四尺半。必有潔**。畢云。當爲挈。案疑卽前頡皐之頡。如畢說。則與後文爲薪樵挈義同。

瓦石重二升以

一吏士ノ一ハ十ノ誤、一帛尉ハ一百尉ノ誤ニシテ、原文ハ百人一百尉ト云フノ意ナリ。

高垣ハ亭垣ノ誤。

井爨ハ井ト竈ヲ云フ。

灰康粃杯ノ康ハ糠ぬか杯ハ稃(穀物ノ皮)ヲ云フ。

爾雅釋草ノ文意ハ黑黍ノ中ニ於テ、一稃二米ナル者ヲ秬ト稱スト云フコト。

渠ハ盾ノ類、譫ハ幨ノ誤ニシテ、矢ヲ禦グ幕ノ類。

十步百步。皆有將長。屬一吏士。疑一當為十。一帛尉。有譌挩。疑當云百人一百尉。迎敵祠篇云。城上百步有百長。又疑帛或當作亭。篆文二字形近。畢云。帛同伯。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蘇云。高垣當作垣高。詒讓案。疑當作亭垣。高卽亭字之誤。厚四尺。為閨門兩扇。此卽亭垣之門。閨門見前。舊本閨一作闔。令各可以自閉。上文同。道藏本。吳鈔本。閉作閑。案後行棧內閉。亦作此字。詳後。亭一尉。舊本挩一字。王據太平御覽職官部六十七補。今從之。此卽上帛尉城上百步一亭。故亭一帛尉矣。蘇云。言亭有尉主之。尉必取有重厚忠信可任事者。有重厚。舊本作有序二字。畢云。言以資格。王云。序亦當為厚。厚上當有重字。人必重厚忠信。然後可以任事。故曰尉必取有重厚忠信。可任事者。號令篇曰。葆衞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令將衞。是其證。今本厚作序。序上又脫重字。則義不可通。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說詳非攻下篇。以上置什長亭尉之法。二舍共一井爨。此卽什長百尉所居舍也。儀禮士虞禮鄭注云。爨竈也。灰康粃吳鈔本。康作糠。俗字。畢云。說文云。穅穀皮也。康或省字。秕不成粟也。此从米非。詒康疑糠誤。杯畢云。麩字假音。通典守拒法。有灰麩糠粃馬矢。案畢說未塙。杯當為秠之借字。秠卽稃也。爾雅釋草云。秬黑黍秠一稃二米。周禮春官敘官鄭注云。秬加黑黍。一稃二米。詩大雅生民孔疏。引周禮注。稃作秠。又引鄭志云。秠卽皮其稃亦皮也。是秠與稃字亦通。說文禾部云。稃稽也。稽穅也。故墨子亦以秠與康粃同舉也。通典不知杯卽為稃。故以麩易之。與此書字不合也。馬矢。畢云。舊作夫。據太平御覽引云。備城皆收藏灰糠馬矢。通典云。擲之以眯敵目也。皆謹收藏之。城上之備。渠譫。畢云。疑渠荅假音字。譫與幨同。淮南子氾論云。渠幨以守。高誘注云。渠塹也。一曰甲名。國語曰。奉文渠之甲。是也。幨幰所以禦矢也。王云。譫非荅之假音。字渠譫與渠荅亦不同物。畢說非也。

一樓扻ハ一樓撕ノ誤、扻勇勇必重ハ、樓撕必再重ノ誤、樓撕ノ解釋ハ上文ヲ見ヨ。

重平聲トハ、重字ヲ四聲ニ分ツトキハ、此文ニハ平聲トナリ、「カサナル」ト訓ズト云フコト。

發樓トハ前文ノ縣門ノ類、渠之トハ塹濠ヲ設クルコト。

若也ノ也ハ他ト通ズ。

州道ハ市朝ヲ環グル道塗ヲ云フ。

以上ハ以土ノ誤。

挩此數二字。

城上五十步一道陛。謂當道之階也。陛詳前。高二尺五寸。長十步。

城上五十步一樓扻。扻疑當為撕。草書相近而譌。上文云。樓撕揗即此。扻勇勇必重。蘇屬下土字讀云。扻義未詳。或誤衍。勇疑樓字之誤。重土即重字之誤也。當言五十步一樓。樓必重。重平聲。備穴篇言再重樓是也。案此當作樓撕必再重。即上文所云屬城為再重樓也。今本樓再二字並誤為勇。又到亂失次耳。土當屬下樓字讀。蘇說失之。備蛾傅篇云。隅為樓。樓必曲裏。亦再重之譌。土樓百步一。畢云。土舊作士。以意改。

外門發樓。疑亦為縣門也。左傳孔疏云。縣門有寇則發機而下之。後文縣梁又曰發梁。亦其比例。左右渠之。蘇云。渠塹也。所以防踰越者。為樓加藉幕。畢云。舊作幕。以意改。詁讓案。前作藉莫。即幕之省。制詳前。棧上出之。以救外。

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畢本也改他云。舊作也。以意改。王云。他古通作也。不煩改字。盡除去之城下州道內。畢云。疑周道。詁讓案。周道見後備水篇。周禮量人云。營軍之壘舍。量其州涂。鄭衆注云。州涂還市朝而為道也。又考工記匠人云。環涂七軌。杜子春注云。環涂環城之道。此州道與州涂環涂。義並略同。百步一積薪。毋下三千石。以上善塗之。薪舊本作藉。王引之云。積藉不知何物。藉當為薪。薪藉字形相似。又涉上文兩藉字而誤也。積薪必善塗之者。所以防火也。上文云。五十步積薪毋下三百石。善蒙塗。毋令外火能傷也。與此文同一例。特彼以城上言之。此以城下言之耳。襍守篇亦曰。塗積薪者。厚五寸已上。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城上十人一什長。迎敵祠篇云。城上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蓋城上步一人。十步則十人。有什長。二篇文異義同。畢云。通典守拒法云。城上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五

內後長五寸ハ、柄徑五寸ノ誤、門ノ兩柱ニ穴ヲウガチ、其ノ柄（ホゾ）ノ徑ハ五寸ナリ。

渠夫ハ、渠荅ノ趺ヲ云フ。

馬夫寒ハ、馬矢塞ノ誤、馬矢ハ馬糞ヲ云フ。

若以瓦爲坎ノ句ハ上文ニ屬スル者ニシテ、冬日ハ馬矢ヲ以テ塞グコト通例ナルモ、時トシテ之ニ代フルニ、瓦ヲ以テスルコトアルヲ云フ。

城上千步ノ千ハ、十ノ誤。

廁ハ便所ニシテ、圂ハ肥小屋ノ類ナリ。

不得操ノ下ニ脫文アリ。

不用ノ下ニ此數ノ二字ヲ脫ス、其意ハ必ズシモ三十步ニ限ラズト云フコト。

補。貍二尺。畢云。貍薶省文。去堞五寸。夫長丈二尺。畢云。夫字俱未詳。疑卽扶字。所以著手。王云。畢說非也。夫當爲矢。隸書矢字或作夫、見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又作天、見成陽令唐扶頌。竝與夫相似。故譌作夫。襍守篇。渠長丈五尺。其埋者三尺。矢長丈二尺。其字正作矢。故知此篇諸夫字皆矢字之譌。兪云。畢王二說皆非也。下文云。爲頡皋。必以堅杖爲夫。畢云。夫同趺。如足兩分也。此說得之。下云臂長六尺。是趺也臂也。皆取象於人身。畢得之後。而失之前。偶不照耳。襍守篇作矢。乃字之誤。不當反據以改不誤者。後文夫字。應讀趺者視此。案兪說是也。臂長六尺半。植一鑿。內後長五寸。疑當作內徑五寸。此徑誤爲後。又衍長字。遂不可通。備高臨篇。說連弩車。衡植左右皆圜內。內徑四寸。足相比例。又上云。門關薄植。皆鑿半尺。半尺卽五寸之徑也。內柄古今字。楚辭九辨云。圜鑿而方枘兮。夫兩鑿。畢云。兩舊作雨。以意改。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適。謂適相當也。鑿渠鑿坎。覆以瓦。冬日以畢云。中脫一字。或是息字。馬夫寒。夫當作矢。下說城上之物有馬矢。亦誤作夫。寒疑塞之譌。皆待命。言待命令而施之。下文作水甬。亦云覆以瓦而待令。若以瓦爲坎。此謂或卽以瓦爲坎亦可。城上千步一表。千疑當作十。長丈。棄水者操表搖之。以告人慮有體汙也。五十步一廁。畢云。五下舊衍一五字。與下同圂。畢云。說文云。圂廁也。詒讓案。上廁爲城上之廁。圂則城下積不潔之處。旗幟篇。所謂民圂也。蓋城上下廁異而圂同。之廁者不得操。畢云。之往也。見爾雅。畢云。言不得有挾持。詒讓案。下有挩文。城上三十步一藉車。蘇云。上作五十步。備穴篇作二十步。未詳孰是。當隊者不用。以上文校之。此下當

高四尺者千ノ千ハ、一ノ誤。

五尺二ノ二ハ衍。

出樞ハ出拒ノ誤ニシテ、拒ハ距ニ通ズ、橫木ヲ張リ出スコト。

城上廣三步云云ハ、堞內ノ廣度ヲ云フ。

俾倪ハ女墻ニシテ、此孔ヨリ敵狀ヲ睥睨スルヲ以テ此名アリ。

陛高二尺五ノ下ニ寸字ヲ脫ス、陛ハ陛階ヲ云フ、遠廣ノ遠ハ、道ノ誤ニシテ、陛階ニノボル道ヲ云フ。

重異ハ重廙ノ誤、幕舍ノ類ナリ。

四尉舍焉ハ四人ノ尉官ガ、其重廙ニ舍ルコト。

一渠ハ一ノ渠荅ヲ云フ。

廣三尺。高四尺者千。此爲數太多。疑非也。或當爲一之誤。二百步一立樓。立畢校改大云。大舊作立。据太平御覽改。王云。畢改非也。初學記居處部鈔本御覽居處部四玉海宮室部所引竝作立樓。刻本御覽譌作大樓。不足爲據。城中廣二丈五尺二。下二字疑衍。此立樓在堞內者之度。其出堞外者則五尺。下文云。出樞五尺是也。內外合計之。則廣三丈也。上文說坐候樓。亦云樓出於堞四尺。畢云。太平御覽引云二百步一大樓。去城中二丈五尺。長二丈。出樞五尺。樞疑當作拒。謂立樓之橫距出堞外者五尺也。備高臨篇云。臺城左右出巨各二十尺。拒巨並距之借字。詳備高臨篇。城上廣三步到四步。乃可以爲使鬭。三步者一丈八尺。四步者二丈四尺也。此言堞內地之廣度。必如此。乃足容守卒行止。及儲庤器用也。俾倪廣三尺。高二尺五寸。畢云。說文云。陴城上女牆俾倪也。杜預注左傳作僻倪。衆經音義云。三倉云。俾倪城土小垣也。一云三倉作頓堄。又作埤敕。蘇云。卽睥睨。釋名云。城上垣曰睥睨。言於孔中睥睨一切也。陛高二尺五。下文有寸字。此亦當有。說文𨸏部云。陛升高陛也。廣長各三尺。遠廣各六尺。遠廣義不可通。疑遠當爲道。謂城上下當陛之道也。下文云。道陛高二尺五寸。長十步。下廣字。道藏本・吳鈔本・竝作唐。文選甘泉賦李注。引鄧展云。唐道也。則唐義亦通。城上四隅童異高五尺。童異。疑當爲重廙。說文广部云。廙行屋也。又疑當爲重婁。婁與樓通。備蛾傅篇云。隅爲樓。四尉舍焉。尉葢卽下文所謂帛尉。商子境內篇云。其縣有四尉。北堂書鈔職官部引韋昭辨釋名云。廷尉郡尉縣尉。皆古官也。以尉尉人心也。凡掌賊及司察之官皆曰尉。尉罰也。言以罪罰姦非也。畢云。已上候樓井櫳縱木樓井襍秆櫓幽牘立樓之法。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尺。舊本挩此字。王據襍守篇

上部ノ方ハ、之ニ應ジテ、其割合ヲ滅ズルコト。

樓物居牯ハ不明ナルモ、物ハ輣ノ誤ニシテ、樓アル兵車、牯ハ坫ノ誤ニシテ屏墻ナリ、此ニハ、其兵車ヲ坫ニテ蔽フコトヲ云フ者ナラン。

繫連ハ擊邊ノ誤ニシテ、桔槹(ハネツルベ)ヲ云フ。

積雜秆ノ秆ハ、「麥ガラ」ノ類ヲ云フ。

櫓ハ大盾ヲ云フ、衝術ハ衝隊、敵ノ隧道ヨリ來攻スル者ヲ防グコト、牧本引證ノ諸葛說ニハ、衝ハ四達ノ路、術ハ邑中ノ道ニシテ、櫓即チ物見矢倉ヲ、四通八達ノ場所ニ設クトナス。

幽牘ノ牘ハ竇ノ誤ニシテ、暗渠ノ類ヲ云フ。

尺。後廣於前五尺。亓上稱議衰殺之。畢云。言稱此而議減其上。百步一木樓。樓廣前面九尺。此無後廣之度。疑有挩文。高七尺。樓軵居坫。畢云。軵疑吻。坫疑坫字。說文云。坫屏牆也。又或同阽。漢書注如淳曰。阽近邊欲墮之意。案軵阽二字。並字書所無。畢以坫爲坫近是。以軵爲吻則無義。疑軵當从匆。左定九年傳。載蔥靈。寢於其中。孔疏引賈逵云。蔥靈衣車也。有蔥有靈。左傳蔥靈即囪櫺。疑蔥有作軵者。亦與囪通。樓軵即樓囪也。或謂軵當爲輣之譌。說文車部云。輣兵車也。後漢書光武紀李注。引作樓車。亦通。舊本軵一作輪。出城十二尺。吳鈔本作步。百步一井。井十甕。畢云。舊作百步再再十甕。據太平御覽改。蘇云。上既言五十步一井。則此一字或訛。然太平御覽引亦如此。以木爲繫連。蘇云。繫連所以引甕而汲也。詒讓案。繫連疑當爲擊邊。形近而誤。即後文之頡皋。音並相近。水器容四斗到六斗者百。六斗舊作六什。蘇云。六什當作六斗。到猶至也。案蘇校是也。今據正。左傳襄九年。宋災。備水器。杜注云。盆罋之屬。百步一積雜秆。說文禾部云。稈禾莖也。或作秆。左昭二十七年傳云。或取一秉秆焉。畢云。一本作秆。蘇云。秆字誤作杅是也。或作柞亦可。案蘇說非是。大二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爲櫓。畢云。說文云。櫓大盾也。櫓廣四尺。高八尺。爲衝術。衝術即上文之衝隊。隊術一聲之轉。禮記月令審端徑術。鄭注云。術。周禮作遂。是其例也。此下所爲。皆以當衝遂。百步爲幽牘。俞云。牘即竇字之誤。其上本從穴。篆文穴字。與隸書肉字相似。管子侈靡篇。有鵬字。即窩字之誤。正與此同。可以爲證。詒讓案。牘當爲隫之誤。說文𨸏部云。隫通溝以防水者也。與竇聲義並相近。凡从𨸏从肉字。隸變形近易譌。備蛾傅篇。以脾爲陴。可與此互證。考工記匠人。竇其崇三尺。鄭注云。宮中水道。幽隫猶言闇溝也。

坐候樓ハ物見矢倉ノ類。
以版跳出ストハ、板ヲ以テ高ク造ルコト。
廣四尺ノ廣ハ、長ノ誤。
密傅トハ其板ヲ綿密ニ土ヲ以テ塗ルコト、火ヲ防グ爲ナリ。
鐵纂ノ纂ハ篡ト通ズ、藉車ノ軸ヲ鐵ニテ作ルコト。
井屛ハ厠ヲ蔽フ所ノ塀ヲ云フ。
韓ハ韓ニシテ桔槔ナリ。
一方ノ方ハ戸ノ誤。
方ハ戸ノ誤、尙ハ上ニ通ズ。
櫳樅ハ守具ノ名。
稱議衰殺ハ、下部ノ方ハ前述ノ如クナルガ、

少之數。畢失其義。三十步置坐候樓。畢云。通典守拒法有云。却敵上建堠樓。以版跳出爲櫓。與四外烽戍。晝夜瞻視。樓出於堞四尺。畢云。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堞省文。廣三尺。廣四尺。畢云。當云下廣四尺。俞云。兩言廣義不可通。下廣字疑當作長。蓋言爲坐候樓之法。廣三尺長四尺也。下文言陛之制曰。廣長各三尺。彼廣長同制。故合言之。此廣長異制。故別言之也。板周三面。密傅之。蘇云。傅卽塗也。所以防火。夏蓋亓上。蘇云。所以避日。案顧校移後樓五十步一。至五十二者十步而二。凡百二十三字。著於此。似未塙。今不從。

五十步一藉車。畢云。疑卽巢車。巢藉音相近。案畢說未塙。詳前。藉車必爲鐵纂。畢云。說文云。纂治車軸也。纂假音字。

五十步一井屛。王云。畢斷五十步一井爲句。又云。屛當爲井。案下文言百步一井。則此不得又言五十步一井。此當以五十步一井屛爲句。下文周垣之高八尺。謂井屛之垣。非謂井垣也。旗幟篇云。其井。爲屛三十步。而爲之圜。高丈。是其證。初學記地部下引此。正作五十步一井屛。詒讓案。井屛卽屛廁。非汲井也。周禮宮人。爲其井匽。鄭衆注云。匽路廁也。旗幟篇。圜字乃圂之誤。廁圂不潔。故以屛垣障蔽之。汲井有韓無屛。亦不必爲垣也。詳旗幟篇。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方。俞云。方者房之叚字。五十步置一房。爲守者。入息之所。故必爲關籥守之也。尙書序。乃遇汝鳩汝方。史記殷本紀作女房。是方房古字通。案俞說未塙。方疑戸字之誤。下同。後備穴篇云。爲之戸及關籥。與此下文略同。可以互證。方尙必爲關籥守之。蘇云。尙與上同。關籥卽管鑰。

五十步積薪。毋下三百石。善蒙塗。毋令外火能傷也。百步一櫳樅。畢云。舊从手非。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面八尺。後十三

ハ炬ナリ、牧本所載ノ諸葛說ハ、左傳ノ注ニヨリテ笠トナシ、兵車ニ乘ル人ノ寒暑ヲ禦グ者トナス。

奚ノ下ニ蠡字ヲ脫ス、大腹ノ瓢ヲ云フ。

狗屍ハ備具ノ一種ナリ、行馬ハ馬ノ眞似ヲナシタル者、柞鄂ハ獸ヲ捕フル陷阱ノ類。

喪以弟ノ喪ハ、覆ヒ隱スコト、弟ハ茅ノ誤、前ノ狗屍ヲ、敵ヨリ發見セラレザルヤウニスルコト。

瓮其端ノ瓮ハ銳ノ誤ニシテ、茅ノ端ヲ銳クシ、之ヲ杙ニ縛リツケルコト。

鐟ハ鬵ニシテ、上部大下部小ナル大釜ヲ云フ。

千石ハ牧本所證ノ諸葛說ニ由リ、一石ノ誤トナスベシ。

作苙。案道藏本・吳鈔本並作苙。說文竹部云。笠簦無柄也。非守圉之械。畢本非也。苙當爲苣之譌。後文人擅苣長五節是也。彼五節當爲五尺。此長度倍之。蓋苣束葦爲之。有大小長短之異。常時所擅用。其小者。其大者則積之以備急猝夜戰之用。故長度特倍於恒也。苣與苙形近。故譌。後文甯穴大容苣。苣今本譌苴。與此亦相類。舊本作苙。艸形尚存。畢校作笠。失之彌遠矣。

大一圍。 儀禮喪服鄭注云。中八之扼圍九寸。

長丈。二十枚。五步一罌。 說文缶部云。罌缶也。蘇云。下言木罌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是五步一罌也。

盛水有奚。 王云。有奚下當有蠡字。下句奚蠡卽承此而言。杜子春注周官鬯人曰。瓢謂瓠蠡也。瓠蠡奚蠡。一聲之轉。蘇云。奚下脫蠡字。說文。奚大腹也。蠡音黎。瓠瓢也。漢書東方朔傳。以蠡測海是也。

奚蠡大容一斗。五步積狗屍五百枚。 狗屍疑卽上文之狗犀。屍犀音近通用。後又有狗走。卽此蓋亦行馬柞鄂之類。

狗屍長三尺。喪以弟。 畢云。喪藏也。案畢讀喪以弟瓮爲句。蓋以狗屍爲死狗。故藏以瓮缶。然無當守圉之用。殆非也。今案當讀喪以弟句。弟當爲茅。茅弟篆文形近。因而致誤。狗屍蓋以木爲之。而掩覆以茅。所以誤敵使陷擠不得出也。

瓮亓端。 瓮吳鈔本作甕。同。案當爲兊。形近而誤。猶上文云長椎斧其兩端。斧亦兊之誤。

堅約弋。十步積摶。大二圍以上。 摶舊本作槫。道藏本・吳鈔本竝作摶。前柴摶亦作摶。今據正。摶卽束木之名。

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一竈。竈有鐵鐟。 畢云。舊脫一竈字。据太平御覽增。鐟鬵字假音。說文云。鬵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讀若岑。方言云。甑自關而東。或謂之鬵。太平御覽引作鑊。

容石以上者一。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容二石以上爲湯。

戒以爲湯。 畢云。已上積石苙狗屍槫竈之法。

及持沙。毋下千石。 畢云。毋下猶言毋過。案毋下猶云毋減。此言至

リ、邦名「ヤリ」ト云フ者トハ異ナリ。

節毋以竹箭楛趙披榆可ハ、卽毋ニ竹箭ニ以ニ楛桃摭榆ニ可トナセバ、文氣通達ス、楛桃摭榆皆木名ニシテ、矢トナスベシ。

發鳩山ハ山名ナリ。

蓋ハ益ノ誤、齊ハ齎ト通ズ、射衛ハ射衝ノ誤ニシテ、器名ナランモ不詳、櫳樅ハ下文ヲ見ヨ。

毋百ハ毋下ノ下百ノ誤。

疾犂ハ疾蔾ト同ジ。
敦ハ「擊ツ」ト訓ズ。
壁皆可善方ノ善ハ繕ノ誤ナルモ、意味不明。
積苙ノ苙ハ菅ノ誤、菅

椎各一物。說文木部云。椎擊也。齊謂之終葵。槍二十枚。國語齊語云。挾其槍刈耨鎛。韋注云。槍椿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木兩端銳曰槍。周置二步中。以上褋守器之法。二步一木弩。畢云。通典守拒法云。木弩以黃連桑柘爲之。弓長一丈二尺。徑七寸。兩弰三寸。絞車張之。大矢自副。一發聲如雷吼。敗隊之卒。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爲矢。吳鈔本作夭同。節毋以竹箭楛趙披榆可。當作卽毋竹箭。以楛趙披榆可。毋與無字通。矢材以竹箭爲佳。說文竹部云。箭矢也。爾雅釋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郭注云。竹箭篠也。書禹貢云。惟箘簵楛。釋文引馬融云。楛木名。可以爲箭。方言云。杠南楚之閒。謂之趙。郭注云。趙當作桃。聲之轉也。此趙或亦桃之譌。披字書所無。疑當爲樜。形近而誤。樜柘之借字。說文木部云。樜木出發鳩山。山海經北山經作柘木。廣韻四十禡云。柘樜同。此謂卽倉猝無竹箭。則以它木材爲矢亦可。毋畢本作毌。道藏本作毋是也。今據正。蓋求齊鐵夫。蓋當爲益。字形之譌。齊疑當爲齎。同聲叚借字。鐵夫夫亦當爲矢。或云。夫卽鈇。備穴篇有鐵鈇。然與上下文不相應。播以射衛。說文手部云。播布也。謂分布使衆射之。畢云。衛疑衝字。文未詳。王云。衛說文本作衛。今作衛者。卽衛之譌。舊衛一作衛。及櫳樅。櫳樅見後。蓋亦攻守通用之器。道藏本・吳鈔本二字並从手。下同。畢云。以上木弩之法。二步積石。石重千鈞以上者五百枚。說苑辯物篇云。三十斤爲鈞。畢云。後漢書注引作積石百枚重千鈞以上者。舊千作中。据改。案此見堅鐔傳注。千並作十。未知畢據何本。毋百。盧云。疑云毋下百脫下字。或尚有脫字。以亢疾犂。周禮馬質鄭注云。亢禦也。畢云。此疾犂正字。漢書注作蒺蔾。非。通典守拒法云。敵若木驢攻城。用鐵蒺蔾下而敦之。壁皆可善方。未詳。畢云。疑繕方。詒讓案。以上積石之法。二步積苙。畢本作笠云。一本作至。舊

テ、楗卽木ノ「クヮンヌキ」ヲ云フ、關二尺ノ關ハ衍文ニシテ、二尺ハ桄關ノ長サヲ云フ。蓋才以十云トハ、才ノ字ヲ分析スレバ、「十」ト「ノ」トヨリ成ル、故ニシカ云フ。桄關一莧ノ莧ハ管ニ通ズ、前文木ノ「クヮンヌキ」ノ外ニ、更ニ金屬製ノ管鍵ヲ施スコト。貌封ノ貌ハ視字ノ誤、關入桓深淺トハ、其「クヮンヌキ」ガ桓卽門柱ニ差シコメラルルコトノ深淺ヲ云フ、モシ淺ケレバ開キ易キヲ以テナリ。城上二步一渠トハ城上ニハ二步ヅツニ、一ノ渠荅ト云フ備具ヲ設ク、渠立程丈三尺ノ程ハ桯ノ誤ニシテ、旗竿ノ如キ直木ノ類、三尺ハ二尺ノ誤、辟ハ臂ト通ズ、冠臂、皆渠荅ノ形狀ヲ述ベタル者ナリ、二步一荅廣九尺ノ廣ノ上ニ、荅字ヲ補フベシ、此マタ別種ノ渠荅ナリ。連梃ハ禾ヲ打ツ連枷ノ如キ者ニシテ、敵ヲ打ツニ用フル者。槍ハ木ノ「クヒ」ノ類ナ

作覓。管卽鎖也。月令。脩鍵閉。愼管鑰。鄭注云。鍵牡。閉牝也。管鑰搏鍵器也。孔疏以管鑰爲鑠匙。鍵爲鑠須。二者不同。通言之。鎖亦謂之管。檀弓鄭注云。管鍵也。是又合管鍵爲一。此一莧與檀弓注義同。蓋於木鎖之外。更加金鎖。以爲固。故詳著之。木鎖金鎖同著於關植之上。故爾雅釋宮郭注云。植戶持鎖植也。

封以守印。時令人行貌封。畢云。貌疑視字。及視關入桓淺深。入舊本譌人。蘇云。人當作入。桓所以關也。視其淺深謹防之。案蘇校是也。今據正。桓蓋門兩扉旁之直木。凡持門之木。橫直相交。而關又橫貫。兩桓以爲固。故視其入桓淺深。恐其入淺則不固也。畢云。桓表也非。

門者皆無得挾斧斤鑿鋸椎。蘇云。禁此五者。防有變也。已上言城關關鎖之法。畢以爲救車火之法非也。

城上二步一渠。畢云。高誘注淮南子云。渠漸也。案漸同塹。案此渠乃守械。以金木爲之。畢謂卽塹謬。渠立程丈三尺。程當爲桯。考工記輪人。蓋杠謂之桯。立桯卽渠之杠直立者也。丈三尺當作丈二尺。上文及襍守篇說渠並云。矢長丈二尺。冠長十丈。辟長六尺。畢云。前漢書注云。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則丈當爲長。辟同臂。案渠。此篇及襍守篇。凡四見。並不云長三尺。漢書晁錯傳注。引丈作長。自是譌文。畢據以校此僨矣。辟備穴篇正作臂。今移前。冠蓋渠之首。臂其橫出之木也。

二步一荅。畢云。漢書注云。蘇林曰。渠荅鐵蒺蔾也。廣九尺。王云。此當作二步一荅。荅廣九尺。上文。二步一渠。渠立程丈三尺。與此文同一例。今本少一荅字。則文不足意。如湻注漢書鼂錯傳。引此重荅字。袤十二尺。畢云。袤舊作表。据前漢書注改。詒讓案。以上渠荅之法。

一步置連梃。畢云。舊作挺。以意改。說文云。梃一枚也。孟子音義云。丁徒頂切。通典守拒法云。連梃如打禾連枷狀。打女牆外上城敵人。顧云。挺當从手。案此當從畢校。後總舉守城之備。亦作梃从木。太白陰經守城具篇。說連梃與通典同。

長斧長

穿ツコトナランモ、前後ノ文意通セズ。涿弋ハ、弋卽杙(クヒ)ヲフルコト。六韜ノ委環鐵杙トハ環ノ附屬セル鐵ノ「クヒ」ヲ云フ。見一寸ノ見ハ、閒ノ誤ニシテ、弋ト弋トノ閒ヲ云フ、相去七寸トハ、前行ノ弋ト後行ノ弋トノ閒ヲ云フ。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者ハ、前後ノ文意ト相通ゼズ、牧本所載ノ王說ハ、此ヲ以テ前文ノ注文トナシ、更ニ者ヲ有ニ改メテ、下文ニ屬シ、有各一垂ト云フ、其意味ハ、一人每ニ一垂卽小口ノ瓶ヲ持タシムルコトヲ云フ、今暫ク之ニ從フ。火三石以上ノ火ハ、容ノ誤。門植關必環錮ハ門ノ植(直木)關(橫木)トモニ、金屬ヲ以テ環ラシ張ルコト、以錮金若鐵鍱之ノ錮ハ銅ノ誤、金ハ衍、如何ナル金屬ヲ以テスルカト云フニ、銅及ビ鐵ヲ以テ鍱スルナリ、鍱トハ金ヲ以テ物ヲ覆フコト。梳關ハ桄關ノ誤ニシ

本不誤。弋長二寸。舊本作尺。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說文弋部云。弋橜也。此椽弋門上以持塗。度不宜太長。後文亦云。涿弋長七寸。畢云。說文云。橜弋也。見一寸。畢云。見疑閒字。詒讓案。卽上文云。一寸一涿弋也。下文亦云。弋閒六寸。相去七寸。上云閒一寸者。謂一行之中。每一寸一弋。此則前後行相去之數也。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者。下云垂水。則不當云鑿。此疑有誤。各一垂水。方言云。甇周洛韓鄭之閒謂之甀。甀卽甇之俗。畢云。垂甇字省文。說文云。甇小口罌也。火三石以上。王云。下火字義不可通。火當作容。下文言容斗以上。容石以上者多矣。則火爲容之壞字。無疑。顧云。火當作大。蘇云。垂所以盛水者。火字衍。或卽水字之譌。案顧說亦通。小大相雜。以上救車火之法。門植關必環錮。植持門直木。關持門橫木。詳非儒篇。說文金部云。錮鑄塞也。畢云。言扁固之環。與扁音相近。以錮金若鐵鍱之。畢云。錮字疑衍。說文云。鍱鏶也。此與鍣音同。說文云。以金有所冒也。詒讓案。錮疑銅之誤。下金字乃銅字偏旁之誤衍者。備高臨篇云。連弩機郭用銅。門關再重。鍱之以鐵。必堅梳關。關二尺。畢云。梳字未詳。疑作磧。案梳磧義並難通。形聲亦不相近。畢校未塙。竊疑梳並當爲桄。說文木部云。桄充也。樴距門也。此桄關卽謂樴。今之木鎖是也。蓋門植關。兩木橫直交午之處。別以木鎖控之。以其橫亙門閒。故謂之桄。關下關字當是衍文。二尺者桄關之長度。淮南子繆稱訓云。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樴。不可以閉藏。彼爲尋常房室之門樴。止一尺。此城門之樴。故倍之。若門植與關則其長皆竟門。必不止一二尺矣。說文門部云。閉闔門也。从門。才所以距門也。蓋才以十象植與關橫直交午之形。下一短畫。則正象樴橫亙之形。參互審繹可見古樴門之制矣。梳關一莧。畢云。管字假音。春秋左氏云。北門之管。詒讓案。管或作筦。與莧聲形俱近。說苑君道篇。楚筦蘇。呂氏春秋長見篇。筦

馮埴外內云云ノ埴ハ、垣ノ誤ニシテ、女垣ノ外ニ在ル者、以柴爲蟠ノ蟠ハ藩ノ誤。

握以下爲柴樝トハ、隻手ニ握ラルル木ヲ柴樝ト云フ、樝ハ槎ニ通ズ、皆小木ノ稱。

靈丁ハ杙ナリト云ヒ、牧本引證ノ王說ニハ窓ナリト云フ。

火耳ハ犬牙ノ誤。

弩半ハ柴半ノ誤、前文ノ如ク、十步ニ柴アルコトナレバ、其半卽五步ニ狗犀（陷阱ノ類）ヲ設ケテ、之ヲ環ラシ、別ニ墻ニハ七步ニ一宛此施設ヲナス。

救車火ノ車ハ熏ノ誤ニシテ、敵ノ火攻ヲ防グコト、爲烟矢ノ烟ハ熛ノ誤ニシテ、火箭ヲ云フ、敵ガ火箭ヲ以テ我城上ヲ射ルコト。

鑿扇以下ハ味方ノ防禦法ヲ述ブ、門扇ニ穴ヲ穿チ、門上ニ棧卽棚ヲ設ケ、土ヲ以テ之ヲ塗ル、火ヲ防グタメナリ。

杜君卿ハ通典ノ著者杜佑ノ字ナリ。

薄植ノ薄ハ欂ト同字、壁柱ヲ云ヒ、植ハ戶ノ柱ヲ云フ。

皆鑿半尺ハ、杙ノ穴ヲ

文作𦣞。形近而誤。後文說狗走云。犬耳施之。耳亦牙之誤。犬牙施之。言錯互施之。令相銜接也。**十步一人居柴內弩。**畢云。內同納。案上說備穴云。爲之具。內弩以應之。此疑與彼同。畢說未允。內弩上下亦有挩文。**弩半**弩疑當作柴。涉上而誤。**爲狗犀者環之。**狗犀。疑卽後文之狗屍狗走。說詳後。**牆七步而一。**畢云。下有脫字。詒讓案。以上救闉池之法。疑備篇之佚文。自大鋌以下七百字。舊本錯入備穴篇城壞或中人之下。今依顧校。移著於此。**救車火。**備蛾傅篇云。車火燒門。備梯篇作煇火。此車火疑當作熏火。熏與車篆文上半相近而誤。**爲烟矢射火城門上。**此謂敵射火攻城也。烟矢當作熛矢。說文火部云。熛火飛也。讀若標。熛誤作煙。又從俗作烟。遂不可通。孫子火攻篇云。烟火必素具。亦熛火之誤。**鑿扇上爲棧。**畢云。說文云。棧棚也。詒讓案。疑當作杙。與弋同。卽下文之涿弋也。然杜君卿所見已作棧。未敢輒改。**塗之。**畢云。涂字俗寫从土。本書迎敵祠。亦只作涂。通典守拒法云。門棧以泥厚塗之。備火。柴草之類。貯積泥厚塗之。防火箭飛火。**持水麻斗革盆救之。**斗革。舊本譌升草。畢云。麻一升草一盆也。王云。草一盆非救火所用。畢說非也。升當爲斗。隸書斗字作什。因譌而爲升。草盆當爲革盆。備穴篇曰。傳火者必以布麻什革盆。案傳火當爲持水。什當爲斗。卽所云持水麻斗革盆救之也。革盆又見備蛾傅篇。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王所引備穴篇文。今移於前。**門扇薄植。**畢云。說文云。欂壁柱。植戶植也。薄假音字。**皆鑿半尺。**蓋卽鑿孔以涿弋。然不當云半尺。疑有誤。**一寸一涿弋。**涿舊本譌湪。王引之云。湪當爲涿。字本作椓。說文。椓擊也。周南兎罝傳曰。丁丁韜杙聲是也。通作涿。周官壺涿氏注曰。涿擊之是也。涿弋又見下文。史記趙世家。伐魏敗涿澤。今本涿字亦誤作湪。凡經傳中從豖從彖之字。多相亂。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六韜軍用篇云。委環鐵杙。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椓杙大鎚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俗本六韜。韜譌椽。與此相類。惟宋施子美講義

財ヲ「ワヅカニ」ト訓ズ。爲卒乾飯ハ士卒ノ道明寺糒ヲ爲ルハ、一朝雨フリテ火ヲ焚キ米ヲ炊クコト能ハザルトキノ準備ナリ。面使ノ面ハ而ノ誤、令使卒ハ令吏卒ノ誤、行餐トハ食物ヲ配與スルコト。殺沙礫鐵云云トハ、砂礫及ビ銕ヲ粉末トナシ、之ヲ以テ坏斗（スヤキノ斗）ヲ作ルコト、令陶者者云云ハ、更ニ其坏斗ヲ作ルコトヲ詳言シタル者ナリ。三祕ハ累施ノ誤、累施合束トハ、其沙礫或ハ銕ヲ澤山聚メ固メルコト。隔棧ノ棧ハ杙ノ誤ニシテ「クヒ」ナリ、隔ハ城上守者ノ別室ヲ云フ。令可以各自閉也トハ、兩扇別々ニ開閉ヲナスコトヲ云フ。闉池者トハ、敵ガ我ガ濠池ヲ埋塞スルヲ防グコト。以火與爭鼓橐ノ句ニ脱文アリテ明ナラズ、然レドモ之ヲ想像スルニ、橐ハ火ヲ起ス「フイゴ」ナレバ、敵ヲ火攻ニスルコトナルカ。

人二斗。以備陰雨。面使積燥處。面謂城四面。蘇云。言陰雨不能舉火。爲乾餱以備也。面當作而。令使守爲城內堞外行餐。吳鈔本作湌。說文食部云。餐呑也。或作湌。廣雅釋詁云。湌食也。守下挩者字。又疑使守。或爲吏卒之誤。城內堞外謂內堞之外也。上文有內堞外堞。置器備。號令篇云。爲內堞內行棧。置器備其上。殺沙礫鐵。畢云。殺⿱殺米省文。說文云。⿱殺米糅殺散之也。皆爲坏斗。說文土部云。坏一曰。土未燒。令陶者爲薄缻。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卽用取三祕合束。三祕無義。疑當作纍施。纍譌作參。又譌作三。祕施亦形之誤。堅爲斗。城上隔。吳鈔本作鬲。案斗疑弋之誤。後文說狗屍云。其端堅約弋。城上守者。各有署隔。襍守篇云。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隔。棧。棧交木爲之。不當剡末。此疑當爲杙。杙亦卽弋也。後文云。弋長七寸剡其末。是其證。高丈二。剡亓一末。蘇云。一字疑衍。爲閨門。見前。閨門兩扇。令可以各自閉也。謂可閉一開一。救闉池者。畢云。闉同堙。以火與爭。鼓橐。畢云。舊作槖。以意改。案橐詳備穴篇。下有挩文。馮埴外內。埴當爲垣。形近而誤。馮垣在女垣之外。蓋垣牆之卑者。漢書周緤傳顏注云。馮陪聲相近。此馮垣亦言與女垣爲陪貳也。旗幟篇云。到馮垣。到女垣。號令篇云。女郭馮垣一人。是其證。以柴爲燔。疑當爲藩。旗幟篇。先到藩。後到馮垣。可證。柴謂傅小木爲之。管子山國軌篇云。握以下爲柴楂。公羊哀四年傳。亡國之社。揜其上而柴其下。周禮媒氏鄭注。柴作棧。是二字義同。說文訓棧爲棚。廣雅釋室云。藩籬也。蓋於馮垣外樹柴棧以爲藩籬也。下文云。人居柴。則不燔之可知。靈丁。未詳。疑椽弋之屬。三丈一。火耳施之。火耳。疑當作犬牙。牙篆文作[篆字]。耳篆

ヲテ進行ニ便ズルコト。⿱龍瓦竈ハ龔竈ノ誤ニシテ、行竈（假ノ竈）ナリ、城上ニ設クル者。持水者必以布麻斗革盆ノ布麻斗ハ、布麻ヲ以テ作リ油ヲ塗リタル枡ノ類、革盆ハ革製ノ盆、皆水ヲ挹ム者。柄長ハ、布麻斗ノ柄長ヲ云フ。敝裕新布長六尺ノ裕ハ、綌ノ誤、六尺ノ綌布ハ、之ヲ水ニ濕シテ、火ヲ禦グ者ナリ。中拙柄ノ拙ハ詘字ト通ズ、必以大繩爲箭ハ不明、今牧本引證ノ諸葛氏所說ニヨレバ、中詘柄長丈必以大繩爲箭ト改ム、喞筒ノ構造ヲ述ベタル者ニシテ、敝綌新布云云ハ喞筒ニサシコム棒ノ先ヲツツム布ノ類ヲ云フ、必以大繩爲箭トハ、繩ヲ牽引シ、其機ニヨリテ水ヲ發射セシムルコトヲ云フト。鈂ハ牧本ニ鬵ニ通ズ、大釜ナリト云フ、此說ニ從フベシ、水缻モ水瓶ヲ云フ、盆蠡モ亦水ヲ盛ル瓢ノ類、財ノ下ニ、自足ノ二字ヲ脫シ、

畢本作⿱龍瓦。今從吳鈔本。畢云。唐宋字書無⿱龍瓦字。備城門作聾。疑皆龔字。案襍守篇亦作聾。皆⿱龍瓦皆字書所無。疑龔字近是。史記滑稽傳云。以瓏竈爲椁。索隱引皇覽。壠竈作⿱龍瓦突。此⿱龍瓦當即龔之誤。說文火部云。烓行竈也。此龔竈在城上爲之。以具火。蓋即行竈也。

持水者。必以布麻斗・革盆。 舊本持水譌傳火。斗譌什。王云。傳火當爲持水。草書持傳二字。右畔相似。故持譌爲傳。水火亦字之譌。什當爲斗。即後所云持水麻斗革盆救之也。隸書斗字作什。與什伍之什相似。說文序所云人持十爲斗也。斗與革盆。皆所以持水。案王說是也。今據正。布麻斗。蓋以布爲器。加以油漆。可以挹水者。斗即枓之借字。說文木部云。枓勺也。勺部云。勺所以挹取也。喪大記云。沃水用枓。革盆。蓋以革爲盆。可以盛水。說文革部云。鞔量物之鞔。一曰抒井鞔。古以革。徐鍇繫傳云。抒井今言淘井。鞔取泥之器。案鞔蓋即挹水之器。殆所謂革盆歟。

十步一。柄長八尺。 謂麻斗之柄。說文木部云。杓枓柄也。

斗大容二斗以上到三斗。 斗舊本並譌什。末斗字又譌十。俞云。什十並斗字之誤。斗大容二斗以上到三斗。猶下文云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也。案俞說是也。蘇校同。上斗字即枓之叚字。此革盆有柄以挈持。又有枓之容水。其枓之容數。則二斗以上至三斗不等也。

敝裕 畢云。說文云。裕衣物饒也。言敝衣物。詒讓案。裕疑綌字之誤。

新布。長六尺。 此蓋溼布。

中拙 拙詘之借字。

柄。長丈。十步一。必以大繩爲箭。 未詳。

城上十步一鈂。 畢云。舊从穴。傳寫誤也。說文云。鈂臿屬。玉篇云。直深切。

水缻。 說文缶部云。缶瓦器。左襄七年傳具綆缶。杜注云。缶汲器。據下文。則疑甀之誤。畢云。玉篇云。缻同缶。

容三石以上。小大相雜。 小大。舊本作大小。今據道藏本・吳鈔本乙。下文救門火云。一垂水容三石以上。小大相雜。與此文同。

盆蠡各一。財爲卒乾飯。 蘇云。財當爲具。案蠡當即後文奚蠡。財下疑挩自足二字。詳備穴篇。蘇校非。

ニ抛ツ石、蒺藜ハ草ノ名ニシテ、「トゲ」ノアル菱ノ類ナリ、敵ヲ禦クガ為ニ、金屬ニテ、カカル者ヲ製シ、地上ニ散布ス。

參連織女トハ、木鐵ノ兩蒺藜ノ地上ニ配布セラルル形ハ、天象ノ織女星ノ如ク、三叉トナルコト。

渠ハ器械ノ名、長丈六尺ハ、長丈五尺、廣丈六尺トナスベシ。

夫長、臂長等、皆渠ノ構造ヲ云フ。

樹渠云云トハ、渠ト堞トノ間ヲ、五寸ニスルコトナリ。

藉莫ノ莫ハ幕ト同ジ、幔幕ノ一種ニシテ、矢石ヲ禦グ者。

其木也廣五尺云云ノ藉苴ハ藉幕ノ誤、藉幕ノ構造ハ、先ヅ木材ヲ構フ、其廣五尺、其中ニ此幕ヲ張リ、橋即桔槔（ハネツルベ）ノ仕掛ヲナシテ、其端ニ索ヲツケ、敵來攻スレバ、始終一人ニ命ジテ、其索ヲ上下セシムルコト。

藉車モマタ戰車ノ一種ナリ。

井堙木刊ハ、道路ニ當ル井ヲ塞ギ、木ヲ伐拂

名。尉繚子武議篇云。無蒙衝而攻。無渠荅而守。王引之云。渠長丈五尺廣丈六尺。備城門篇曰。渠長丈五尺。襍守篇曰。渠長丈五尺。廣丈六尺。皆其證。今本長丈下脫五尺廣丈四字。則失其制矣。案王引備城門篇即此下文。

夫長丈二尺。

舊作夫長丈。無二尺二字。王校據下文改夫為矢。王引之云。矢長丈當作矢長丈二尺。備城門篇。襍守篇。竝作矢長丈二尺。是其證。今脫二尺二字。則失其制矣。案夫當為趺之省。王校改矢失之。說詳後。丈下王增二尺二字是也。今據增。

臂長六尺。亣貍者三尺。樹渠毋傅堞五寸。

傅舊本譌傑。五寸舊作三丈。畢云。毋傑同貫堞。王引之云。樹渠毋傑堞三丈當作樹渠毋傅堞五寸。謂渠與堞相去五寸也。備城門篇曰。渠去堞五寸。襍守篇曰。樹渠毋傅葉五寸。葉與堞同。皆其證。今本傅作傑涉下堞字而譌。五寸又譌作三丈。則失其制矣。畢改毋為毌。讀與貫同。大誤。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

藉莫。

畢云。幕同。詒讓案。通典兵守拒法云。布幔複布為之。以弱竿縣挂於女牆八尺。折拋瓦之勢。則矢石不復及牆。太白陰經守城具篇說同。說文巾部云。幔幕也。帷在上曰幕。則布幔當即此藉幕之遺制。藉幕及下藉車義疑與備高臨篇技機藉之藉同。

長八尺。廣七尺。亣木也。

蘇云。木疑當作末。案凡幕皆以木材張之。則作木亦通。

廣五尺。中藉苴。為之橋。

苴亦當為莫。曲禮鄭注云。橋井上桿槔。故下云下上之。詳後。及經說下篇。

索亣端適攻。

畢云。適同敵。

令一人下上之勿離。

吳鈔本作一令人上下之勿離。道藏本令一亦到。蘇云。離當為難之誤。案勿離上下文屢見。不誤。

城上二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此數。

當隊謂當攻隊也。左襄二十五年傳云。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隊隧通。號令篇又作當遂。不用此數者。當隧則所用多不定。二十步一。備蛾傳篇云。施縣陴。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在。六步一。即此意也。

城上三十步一礱竈。

礱道藏本作礱。

二道ハ通ノ誤、轉射機ノ構造ヲ述ベタル者ニシテ、機ノ足ニ二穴ヲ穿チ、又別ニ通臂トテ長木、臂ノ如キ者ヲ、桓トテ其足ノ兩傍ニ立テラレタル直木ノ間ニ架スルコト。
令善射之者佐ハ、令善射者佐之ノ誤。
四植ハ四柱ト同ジ、檀弓ノ文意ハ、魯ノ孟孫叔孫季孫三家ニ於テ、棺ヲ穴ニ下ストキハ、其索ヲ繫グ碑ハ、諸侯ノ碑タル桓楹ニ擬シタリト云フコト。
通舄ハ兩植共同ノ底石ヲ云フ。
下高丈上九尺ノ上下ハ、樓ノ階上階下ヲ云フ。
廣喪ノ喪ハ衺（即長サ）ノ誤ニシテ、窒ハ亭ノ誤。
突ハ突出シタル窓ノ類ニシテ、長サ九尺、廣十尺、高八尺、鑿ハ其窓ノ孔ヲ云フ、表ハ衺ノ誤。
攢火ハ狼烟ノ類。
夫長ハ其狼烟ヲ擧ゲル臺ノ土臺ヲ云フ、夫ハ趺ト通ズ。
艾ハ鎌ノ類。
參石ハ累石ノ誤ニシテ、累石ハ礧石ナリ、敵

到。今依道藏本・吳鈔本乙正。下句當云令善射者佐之。今本之字誤錯著善射下。遂不可通。

一人皆勿離。 一人下有脫字。下文說藉幕云。令一人下上之。勿離。

城上百步一樓。樓四植。植皆爲通舄。 檀弓云。三家視桓楹。鄭注云。四植謂之桓。四植猶言四楹也。與戶植異。蘇云。四植卽四柱。舄同碣。柱下石也。詒讓案。通舄謂兩植同一舄也。舄詳備穴篇。

下高丈。上九尺。 上云再重樓。故上下高度不同。

廣喪各丈六尺。 王云。喪當爲衺。廣雅衺長也。案王校是也。蘇云。喪爲長字之誤。非。

皆爲窒。 畢云。亭字。詒讓案。後文云。城上百步一亭。

三十步一突。九尺。 下文別有廣高之度。此當是長度也。

廣十尺。高八尺。鑿廣三尺。表二尺。 王云。表亦當爲衺。案王校是也。蘇云。表亦長字之誤。非。

爲窒。 亦卽亭字。

城上爲攢火。 文選西都賦李注引蒼頡篇云。攢聚也。太白陰經烽燧臺篇及通典兵守拒法。並有火鑽。又疑卽備蛾傅篇之火捽也。

夫長以城高下爲度。 夫疑矢之誤。或當爲趺省。

置火亓末。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艾。 艾刈之借字。國語齊語云。挾其槍刈耨鎛。韋注云。刈鎌也。

皆積參石蒺藜。 吳鈔本作蔾。洪云。參石當是絫石之譌。絫石卽礧石。後漢書杜篤傳。一卒舉礧。千夫沈滯。李賢注。礧石也。前書匈奴乘隅下礧石。一切經音義卷十七。引集韻。今守城者。下石擊賊曰礧。案洪說是也。蒺藜。後文作疾犂。備穴篇又作蒺藜。六韜軍用篇云。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兩鏃蒺藜參連織女。芒閒相去二尺。萬二千具。又軍略篇云。設營壘則有行馬蒺藜。本草陶弘景注云。蒺藜多生道上。而葉布地子有刺。狀如菱而小。今軍家乃著鐵作之。以布敵路上。亦呼疾藜。言其凶傷也。

渠長丈六尺。 渠守城械

ノ適ハ敵ト同ジ。令耳ハ詳カナラズ、或ハ羊坽ト同ジト、羊坽ノ事ハ備高臨及ビ襍守ニ出ヅ。

鑿城外堞內トハ、內外兩堞ノ間ヲ堀リウガツコト。

佐皆廣矢ノ佐ハ、之ヲ助クル人、廣ハ厲ノ誤ニシテ、「礪グ」ト訓ズ。

治椐諸延堞ノ椐ハ、椐ノ誤ニテ、竹籬ノ類、諸ハ者ト同ジ、竹籬ヲ作リテ、之ヲ堞ト連絡セシムルコト。

天羅及ビ虎落ハ、何レモ竹ノ「ヤライ」、塀ノ類。

高六尺、部廣四尺トハ、堞ノ高廣ニシテ、部トハ番人ノ居ル所ヲ云フ。

簡ハ弓嚢、弓ハ棚ヲ云フ。

轉射機ハ、恐ラクハ今ノ機關炮ノ如キ者ナラン、貍ハ埋ト同ジ。

轀ハ輓ノ誤ニシテ、說文ニ由レバ大車ノ後ヲ壓スル者アリ。

中鑿夫云ノ夫ハ、趺ニ通ズ、足ヲ云フ、之ハ

枯藩籬名。說文無[illegible]。卽椐之後出字。案黃說是也。廣雅以椐與藩欏落同訓杝。欏落卽羅落。則椐亦卽藩杝羅落之名。六韜軍用篇。說守城有天羅虎落。漢書晁錯傳。爲中周虎落。顏注。鄭氏云。虎落者外蕃也。師古云。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此篇下文亦云。馮垣外內以柴爲藩。制並同。蓋皆以柴木交互爲藩杝也。諸當爲者之叚字。

延堞。謂椐與堞相連屬。

高六尺。部廣四尺。依迎敵祠篇。城上每步守者一人。蓋卽每步爲一堞。堞廣四尺。步各留二人。爲旁之空闕。此云部者。謂城堞間守者所居。立之分域。號令篇。城上吏卒養。皆爲舍道內。各當其隔部。蓋亦一堞爲一部也。

皆爲兵弩簡格。兵字舊脫。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補。說文竹部云。籣所以盛弩也。史記索隱引周成襍字云。格攱閣也。畢云。簡同闌。

轉射機。機長六尺。貍一尺。貍道藏本作狸。下同。案貍薶之借字。說文艸部云。薶瘞也。謂機之薶於土者一尺也。薶備梯篇作埋。俗字。備穴篇作俚。叚借字。

兩材合而爲之轀。材舊本作杖。俞云。杖當作材。案俞校是也。今據正。互詳備穴篇。轀亦卽備穴篇之車輪轀也。說文車部云。轀臥車也。非此義。而別有輓字云。大車後壓也。以此及備穴篇所說轀形制推之。似皆以重材爲鎭厭杜塞之用。故以車輪等爲之。其字蓋當作輓。前轒轀。玉篇亦作轒輓。是其證也。兩材謂木材。亦合兩輪爲轀之類。

轀長二尺。中鑿夫之爲道臂。臂長至桓。俞云。此當作中鑿之爲道。夫長若干尺。臂長至桓。夫字誤移在上。遂脫其尺數。臂字又誤疊。皆不可通。下文曰。夫長丈。臂長六尺。備城門篇襍守篇竝云。夫長丈二尺。臂長六尺。故知此文亦竝言夫長臂長。而傳寫脫去也。桓疑垣字之誤。案此疑當作中鑿夫二。爲通臂。臂長至桓。諦繹此文。轀蓋有趺有臂有桓。趺足也。臂橫材也。桓直材也。與渠荅制略同。後文說渠云。夫兩鑿中鑿夫二。卽兩鑿也。夫與趺通。卽指轀言之。謂鑿夫之中。爲二空。以關射機之臂。通臂蓋以一長木爲之。猶後云通舃。夫旁爲兩直桓。臂長接之。故又云臂長至桓也。俞校增乙太多。不可從。

二十步一。令善射之者佐。舊本。一令二字

ヲ得セシム。以急以故トハ大急キニナスコト。足以爲堞トハ、此柴搏ヲシテ墻ノ代用トナサシムルヲ云フ。丈五爲閨門トハ一丈五尺ノ高サアル閨門ヲ爲ルコト、閨門トハ正門ノ旁ニアル小門ノ類。廣四尺トハ門扇一枚ノ廣ヲ云フ。郭門在外爲衡云云トハ、閨門ノ外ニ、別ニ郭門ヲ設ク、此門ノ衡即「クワンヌキ」ハ兩木ヲ以テ之ヲ作リ、其木ニ穴ヲ穿チテ、縄ヲツナギ、城上ノ堞「ヒメガキ」ニ維ギツケルコト。爲斬縣梁聆穿云云ノ斬ハ塹ト同ジ、聆穿ハ牧本所載ノ王說ニヨレバ、令穿ノ誤、如城報ノ報ハ勢ノ誤、塹濠及ビ吊橋ヲ造ルニハ、先ヅ塹ヲ通ジ、城ノ內外ノ交通ヲ斷ジ、之ニ架スルニ板橋ヲ以テス、更ニ塹濠ノ穿チカタヲ言ハンニ、斜メニ之ヲ城外ニ穿チ、板ヲ以テ斜メニ其上ニ並べ布キテ城ト釣合ヲ保タシム。兩壞字ハ皆堞ノ誤、室ハ「窒グ」ト訓ズ、待適

也。上縣門廣八尺。此閨門廣度半之。

爲郭門。此亦城之外門。號令篇有女郭。與郭郭之門異。

郭門在外爲衡。蓋橫木以數門。

以兩木當門。鑿亣木維敷上堞。敷與傅通。謂以繩穿鑿而繫之。傅著城上堞也。

爲斬縣梁。斬塹之省。呂氏春秋權勳篇云。斬岸堙溪縣梁。卽於塹上爲之。後云。塞外塹。去格七尺。爲縣梁。

聆穿疑卽下文令耳。

斷城。以板橋。連板爲橋。架之城塹。以便往來。下云木橋長三丈。六韜軍用篇有渡溝塹飛橋卽此。

邪穿外。以板次之。倚殺如城報。倚殺猶言邪殺。經下篇云。倚者不可正。報當爲執。言板橋邪殺爲之。如城之形執也。

城內有傅壞。因以內壞爲外。蓋爲再重堞。蘇云。兩壞字皆堞字之誤。案蘇說近是。

鑿亣閉。深丈五尺。鑿內外堞閉爲塹。上云。塹中深丈五。

室以樵。蘇云。室窒也。言以薪實之。案室讀爲窒。聲同字通。論語陽貨。惡果敢而窒者。釋文引鄭注云。魯讀窒爲室。備蛾傅篇云。室中以榆若蒸。並以室爲窒。蘇說非是。爾雅釋言云。窒塞也。

可燒之以待適。畢云。同敵。詒讓案。以上爲閨門・郭門・塹・縣梁・板橋・內外堞之法。

令耳屬城。爲再重樓。令耳未詳。或與襍守篇羊坽義同。爾雅釋宮云。四方而高曰臺。陝而脩曲曰樓。說文木部云。樓重屋也。

下鑿城外堞內。深丈五。與上內外堞之閒同。

廣丈二。樓若令耳。皆令有力者主敵。善射者主發。佐皆廣矢。疑當作佐以厲矢。襍守篇云。藺石厲矢諸材器用。皆謹部。部皆有積分數。

治裾諸治裾卽作薄也。備蛾傅篇有置薄伐薄之法。備梯篇。薄並作裾。黃紹箕云。裾當爲椐之譌。釋名釋宮室。籬以柴竹作之。青徐之閒曰椐。椐居也。居於中也。廣雅釋宮。欉杝也。玉篇木部。欉藩落籬。廣韻九魚。欉

道ヨリ來攻スル者ヲ衝破スルコト。

必審如ノ如ハ知ノ誤。

令其廣必夷客隊トハ斜ニ穴ヲアケ廣ゲテ、敵軍ヲ其中ニ取リ込メ誅滅スルヲ云フ。

疏束樹木云云トハ、薪材ノ類ヲ疏ラ縛リシスルコト。

毌前面樹云云ノ毌ハ貫ト通ズ、七尺一ノ一ハ恐クハ衍、其樹ノ長サ一丈七尺ノ者ニテ相連貫セシメ（即チ「ヲク」ヲ組ムコト）其中ニ前ノ薪材ヲ縱橫ニ積ミ、外面ニハ強キ粘氣ノ土ヲ塗リ固メテ、其漏レ落ツルコトナカラシム。

土化之法トハ、草人ノ職ハ、瘠土ヲ化シテ沃土トナラシムルコト、強㯺ハ強壚ニシテ、堅土ヲ云フ。

五恣ハ五種ノ密著性ヲ帶ビタル土、五纑ハ五種ノ疎剛ナル土。

令其廣厚云云ハ、更ニ前文ノ柴搏ノ廣厚ヲ述ベタル者ナリ、三丈五尺云云トハ、城ノ高サニシテ、此高サアル城ヲモ、十分ニ防グコト

邪穿亓穴。畢云。邪舊作雅。据下文改。令亓廣必夷客隊。毛詩出車傳云。夷平也。以上備隊之法。疏束樹木。合足以爲柴搏。說文木部云。柴小木散材。禮記月令鄭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周禮羽人。百羽爲搏。鄭注云。搏羽數束名也。又考工記鮑人。卷而搏之。鄭衆注云。搏讀爲縛。一如瑱之縛。謂卷縛韋革也。廣雅釋詁云。縛束也。此柴搏亦束聚樹木之名。吳鈔本。搏作搏。後文積搏字。道藏本。亦作搏。毌前面樹。毌。舊本作毋。今從畢校改。說文毌部云。毌穿物持之也。長丈七尺一。以爲外面。蓋以大樹相連貫。植之於外。而積柴搏於其內也。以柴搏從橫施之。從吳鈔本作縱。外面以强塗。强塗謂以土之性强韌者塗之。使不落。周禮草人。土化之法。有强㯺。鄭注云。强堅者。管子地員篇。說五恣五纑之土。潤澤而彊力。皆所謂强土也。毋令土漏。土疑當爲上。令亓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蓋積柴搏。如城之高。此亦當於城外爲之。以爲城之屏蔽也。以柴木土稍杜之。畢云。此杜甘棠也。說文有敳字云。閉也。讀若杜。此及杜門字。皆當爲敳之假音。以急爲故。廣雅釋詁云。故事也。前面之長短。豫蚤接之。令能任塗足以爲堞。柴搏之上。亦爲之堞。如城法。善塗亓外。令毋可燒拔也。以上爲柴搏之法。大城丈五爲閨門。依上文。則大城高三丈五尺。門之高當不下二三丈。此閨門乃別出小門。故止高丈五尺。與上塹深度同。淮南子氾論訓云。夫酔者俯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彼宮中小門。故高止七尺。此城閒小門。度倍逾之。畢云。說文云。閨特立之戶。上圓下方。有似圭。詒讓案。爾雅釋宮云。宮中之門。其小者謂之閨。此城閒小門。與宮中小門名同。廣四尺。亦一扇之廣度

ト同ジク、距離ヲ示ス語ナルモ、其意味明ナラズ、鏶ハ銕(今ノ鐵ト異ナリ)ノ誤ニシテ、草地ヲ削平スル鋤ノ類。火齊ハ、雲母ニ似タル者。

三百枚トハ三百箇ト云フガ如シ。

鬬ハ斲ノ誤ニシテ、手斧ナリ、斧ハ兌即銳ノ誤。

三步ハ下文ノ大鋋ト連讀スベシ、鋌ハ鋋ノ誤ニシテ、小矛ナリ。

考工記鄭司農注ノ意味ハ鋌トハ稾中即矢ノ竹幹ニハメコマレタル箭足ヲ云フト故ニ箭足ハ鏃ヲ云フ。

蚤ハ車輻ノ細小ナル末端ニシテ牙ニサシコム所ヲ云フ、此ニハ鋋ノ末ノ銳細ナルヲ云フ。

蓋弓トハ、車蓋ノ傘ノ骨ノ如キ者ヲ云フ、考工記輪人ヲ見ヨ。

置如平ノ如ハ而ト通ズ、不如平ハ如不平ノ誤。

兌ハ銳ト通ズ。

穴隊若衝隊ノ隊ハ皆隧ニ通ズ、敵ノ地道ヲ我軍ニテ探リ之ニ向ツテ穴ヲ穿ツコト、或ハ其

平也。所以削平草地。管子小匡篇云。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尹知章注云。夷鋤類也。此作鏶者。形聲相近而誤。畢引說文云。鏶鍼鏶也。案鍼鏶火齊也。非此義。

長斧柄長八尺。

備蛾傅篇云。斧柄長六尺。此較彼長二尺。故曰長斧。六韜軍用篇。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一名天鉞。後文又云。斧床長三尺。蓋皆斧柄之短者也。此亦五築所有。

十步一長鎌柄長八尺。

說文金部云。鎌鍥也。刀部云。刎鎌也。方言云。刈鉤自關而西或謂之鉤。或謂之鎌。六韜軍用篇云。芟草木大鎌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

十步一鬬。

畢云。當為斲。詒讓案。說文斤部云。斲斫也。

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

備蛾傅篇作首長尺五寸。

斧亓兩端。

椎既有首。又斧其兩端。義頗難通。備蛾傅篇說長椎。無此四字。疑斧當為兌。猶下大鋋云兌其兩末也。此長椎亦十步一。

三步一

自城四面四隅以下一百三十字。舊本錯在後五十二者十步而二下。顧校移此。今從之。三步一。似當屬下大鋋為句。

大鋋前長尺。

此下至墻七步而一。凡七百字。舊本並錯入備穴篇。今移此。畢云。考工記云。鋌十之注云。鋌讀如麥秀鋌之鋌。鄭司農云。鋌箭足入稾中者也。說文云。鋌銅鐵樸也。陸德明周禮音義。徒頂反。詒讓案。古兵器無名鋌者。鋌疑並鋋之誤。說文金部云。鋋小矛也。六韜軍用篇云。曠野草中。方胸鋋矛。千二百具。張鋋矛法。高一尺五寸。今本六韜亦誤鋌。惟施氏講義本不誤。後文別有連梃。與此異。

蚤長五寸。

說文叉部云。叉手足甲。蚤即叉之借字。今字通作爪。蓋鋋末銳細如車輻及蓋弓之蚤也。

兩鋋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

上如與而同。不如平當作如不平。言置之必兩鋋平等乃善。若不平則用之不利也。

兌亓兩末。

畢云。兌同銳。詒讓案。以上具守器之法。

穴隊若衝隊。

隊隧字通。左傳襄二十二年。齊伐晉。為二隊。又哀十三年。越子伐吳。為二隧。杜注云。隧道也。

必審如攻隊之廣狹。

如當為知。

而令

爲之且內弩ノ且ハ具ノ誤、內弩ハ穴中ニ使用スル短弩ナリ。

杵ハ材ノ誤。

蓋ハ益ノ誤。

昔築ハ皆築ノ誤ニシテ、下文ノ提句ナランモ、脫文アルニ似タリ。六韜ノ銅築銅ハ、銅築錮ノ誤ナルベシ、垂ハ錘ニ通ズ。

居屬ハ倨斸ニシテ鋤ノ類ナリ、本注ノ句倨トハ何ゾヤ、句ハ其刄ノ內ニ向キタル者、倨ハ之ニ反シテ外ニ向キタル者ナリ、程瑤田ノ磬折古義ニ、斪斸ノ圖アリ。

此レ刄ノ內ニ向キタル者ナリ、倨ハ之ニ反ス。壘ハ蘲ノ誤ニシテ、「モッコ」ト訓ズ。五築有鋂ノ五築モ五步

亟。匝改迎是也。今據正。干祿字書。匝通作迊。故傳寫易譌。本與卒隸書亦相近。後文城下樓卒。率一步一人。卒今本譌本可證。王定爲士之譌。未知是否。

爲之且內弩以應之。畢云。且當爲具。詒讓案。內弩卽備穴篇之短弩。穴中以拒敵者。以上備穴之法。蘇云。此數語當入備穴篇。而錯出於此者。

民室杵木瓦石王引之云。木瓦石皆可以作室。而杵非其類。杵當爲材。字之誤也。材本作杍。杵本作杵。二形相似。號令篇。民室材木。卽其證。案王校是也。蘇云。杵樹通用非。可以蓋城之備者。王引之云。蓋城之備四字。義不相屬。蓋當爲益。亦字之誤也。俗書益蓋相似。說見非命篇。言民室之材木瓦石。可以益守城之備也。蘇說同。盡上之。畢云。盡舊作蓋。以意改。言民室中所有。盡爲城備。不從令者斬。以上斂材木瓦石之法。

昔築畢云。當云皆築。詒讓案。此上有脫文。似言皆有築。以備築城也。故下云。五築有鋂，左傳宣十一年孔疏云。築是築土之杵。六韜軍用篇云。銅築銅爲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文選羊叔子讓開府表李注。引郭璞三蒼解詁云。築杵頭鐵沓也。七尺一居屬。畢云。疑鋸欘。案畢據管子小匡篇文尹知章注云。鋸欘钁類也。說文金部云。鋸槍唐也。非此義。斤部云。斲斫也。又木部云。欘斫也。廣雅釋器云。鋸鉏也。集韻引埤倉云。鐲鉏也。爾雅釋器云。斪斸謂之定。郭注云鋤也。考工記車人鄭注。引爾雅作句欘。又云斲斤柄。是斸有兩義。此居屬與築蘲類列。則當爲鋤。竊疑居鋸卽倨之叚字。斪與句同。斤柄箸刃。其形句。故謂之句斸。鋤柄箸金。其形倨。故謂之倨斸。名與義各相應也。爾雅斪斸當爲斤。郭注說失之。五步一壘。壘疑當爲蘲。孟子滕文公篇。蓋歸反蘲梩而掩之。趙注云。蘲梩籠臿之屬。可以取土者也。毛詩釋文引劉熙云。蘲盛土籠也。釋文又云。蘽字或作樏或作蘲。案樏卽欙之省。蘲欙之別體。備蛾傅篇云。土五步一。毋下二十畾。畾亦卽蘲之省。但彼文五步而土毋下二十畾。則不止一蘲矣。疑此文當作五步有畾。與下五築有鋂。文例同。五築有鋂。鋂疑當作銕。銕卽夷也。與古文鐵字不同。書堯典。宅嵎夷。史記。說文並作銕。國語齊語云。惡金以鑄鉏夷斤欘。韋注云。夷

ナラン。各爲二幕二ノ幕ハ羃ニ通シ、其下ノ二ハ衍、毎扇ニ二孔ヲ穿チ其一孔ニハ、特ニ繩ヲツナギテ、牽挽ノ用ニ供スルコト。

雉ハ長三丈高一丈ヲ云フ。

高磿撕ハ高樓磿撕ノ誤、磿撕ハ欄檻ノ類ナリ、說文ノ撕ハ罪人ノ指ヲシメル栲問ノ具ナリ、之ヲ疊韻ト云フハ、撕ヲ「セキ」ト讀ムニ由ル。

重室子トハ、貴族ノ子弟ヲ云フ。

候適ノ適ハ敵、能狀ノ能ハ態ト通ズ、其進ノ下ニ退字ヲ補フベシ。

穴師選本云云ノ本ハ士ノ誤、敵ガ穴ヲ穿チテ來攻セバ、我亦善穴ノ士ヲ選ビテ、之ヲ土中ニ迎ハシム、旅順要塞攻守ノ如キヲ云フ。

爲二幕二。一鑿而繫繩長四尺。　蘇云。幕二之二疑衍。襍守篇云。各爲二類。一鑿而屬繩。繩長四尺。大如指。案蘇校是也。此蓋言每門扇鑿二孔。皆羃之。其一羃而更繫以繩。蓋備牽挽。以爲固也。以上鑿羃門戶之法。即太白陰經之鑿門。畢謂亦縣門之法。非也。　城四面四隅。　城四面謂四正也。城隅見詩邶風及考工記匠人賈疏。引五經異義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是城隅高於城。牽二雉。故匠人鄭注釋爲角浮思。　皆爲高磿撕。　王引之云。磨當爲磿字。書無撕字。蓋撕字之譌。磿撕疊韻字。說文櫪撕柙指也。此音蓋如說文之櫪撕。而義則不同。磿撕蓋樓之異名也。號令篇曰。他門之上。必夾爲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字子。五十步一擊。二篇之意大略相同。彼之高樓。即此之高磨撕也。洪謂。即上之樓撕楯。云撕當作撕。廣雅釋詁。撕磨也。磨撕即欄檻也。俞云王說是也。惟以爲樓名。則無據。疑高下脫樓字。本云皆爲高樓磿撕。號令篇曰。它門之上。必夾爲高樓。與此同義。爲高樓磿撕。猶云夾爲高樓也。磿撕即夾也。案王校是也。　使重室子居亓上。　舊本室下有乎字。畢云。疑衍。王云。亓古其字。案畢校是也。今據刪。重室子謂貴家子也。號令篇云。富人重室之親。又云。使重室子。亓畢本皆作丌。今並從王校作亓。詳公孟篇此字。　視亓能狀　畢云。能即態字。說文云。態或从人。　與亓進左右所移處。　蘇云。進下當有退字。　失候斬。　以上爲高磿撕候適之法。　適人爲穴而來。　畢云。穴舊作內。以意改。　我亟使穴師選本。　迎而穴之。　舊本。亟作函。畢本。本改木。又迎作匝。王云。函當爲亟。俗書函亟相似。說見魯問篇。亟急也。選本當爲選士。隸書士字或作木。因譌而爲本。畢改本爲木非。匝當爲迎。草書字譌。言敵人爲穴而來。我急使穴師選善穴之士。鑿穴而迎之也。下文云。適人穴土。急塹城內。穴亓土直之。又曰審知穴之所在。鑿穴迎之。皆其證也。案王校函改

ナリ。沈機ノ沈ハ浣ノ誤、浣ハ關ニ通ズ、即縣門ヲ上下スル機關ナリ。爲之兩相如トハ、門ノ左右ノ扇「トビラ」ヲ云フ、廣サ、各八尺ナルヲ云フ、門扇數云云トハ、兩扇ノ間ヲ密接セシムルタメニ、相銜マシムルコト三寸、相銜トハ「クヒチガハセル」コト。散文通也トハ闔ト扇トハ木ト竹トノ相違アルモ、文章上、單用スルトキハ此區別ナキヲ云フ。施土扇上云云ハ、火災ヲ防グタメナリ。廣比扇トハ兩扇ヲ比ベタル程ノ廣サ、即チ一丈六尺ヲ云フ。以力爲度ノ力ハ、方ノ誤、方形ヲ云フ。客至ルトハ敵ノ來攻ヲ云フ。幕孔ノ幕ハ、冪ノ誤ニシテ物ヲ覆フ者ナリ、門戶ニ穴ヲ穿チテ、敵ヲ射ルニ便ナラシムルト同時ニ、物ヲ以テ其穴ヲ覆ヒ、外ヨリ見ラルルコトヲ防グヲ云フ。孔之二字疑ラクハ衍文

舊脫門字。据太平御覽增。詒讓案。左傳莊二十八年。縣門不發。杜注云。縣門施於內城門。又襄十年。圍偪陽。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孔疏云。縣門者。編版廣長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寇則發機而下之。太白陰經云。縣門縣木版以爲重門。

沈機長二丈。

沈疑當作浣。淮南子齊俗訓。浣準。泰族訓作管準。浣管關字並通。浣機即左傳疏所謂關機也。六韜軍用篇。有轉關轆轤。又疑沈當爲沆之誤。詳經說下篇。沆與阬通。下文云。塹中深丈五。阬即塹也。

廣八尺。

蓋一扇之廣度。

爲之兩相如。

謂門左右兩扇同度。

門扇數

畢云。門扇舊作問扇。据下文改。數同促。

令相接三寸。

說文戶部云。扇扉也。扉戶扇也。爲縣門之扇。編版相銜接者三寸。欲使無縫際。月令鄭注云。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此門扇亦編木所爲。散文通也。

施土扇上。

畢云。舊土扇作士扇。非。通典守拒法云。城門扇及樓堠以泥塗厚備火。顧云。士即土字。

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

畢云。說文云。塹阬也。

廣比扇。

亦八尺而兩之。

塹長以力爲度。

俞云。力字無義。疑方字之誤。

塹之末爲之縣。

即縣門也。

可容一人所。

以上縣門之法。

客至。

客舊本譌容。王引之云。容字義不可通。容當爲客。客容字相似。又涉上文容一人所而誤。客至謂敵人至城下也。下文曰。客馮面而蛾傅之。即其證。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襍守篇作寇至。義同。月令。孔疏云。起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禦捍者。謂之主。

諸門戶皆令鑿而幕孔。

畢本幕改幕云。舊作幕。据下文改。案畢校未塙。以襍守篇校之。此幕幕幷即彼類。此孔即彼竅。亦即所謂鑿。幕幕竝當作冪。廣雅釋詁云。冪覆也。冪襍守作類。則又幎之形誤。蓋鑿門爲孔竅。而以物蒙覆之。使外不得見孔竅也。與備穴篇鑿連版。令容矛略同。太白陰經守城具篇云。鑿門爲敵所逼。先自鑿門爲數十孔。出强弩射之。

孔之。

畢云。孔舊作孜。以意改之。下疑脫開字。蘇云。孔字疑誤重。襍守篇云。寇至諸門戶令皆鑿而類竅之。與此合。

各

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ノ適ハ、敵ニ通ズ、我國民ガ敵ニ對シテ深怨チ抱キ、又自分ノ君主ニ對シテ、大功チ立テタルタメ尊寵セラルル者。

不德其上者トハ君ニ對シテ格別恩德チナシタ者ト思ハヌコト、即チ之チ當然ノ本務ト心得ルコト、有數以至焉トハ、以下九條ノ計數アルチ以テ、其上ニ德アリトセザルニ至ルチ云フ、親戚ハ父母チ云フ。

則民亦不宜上矣ハ則民死不德上矣ノ誤ナリ。

縣門ハ懸門ニシテ、機械チ以テ上ニツルシ、時ニ應ジテ上下スル者

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

畢云。管子九變云。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敎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也。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與此文相似。言有此數者。方可以守圍城。詒讓案。自凡守圍城之法以下一百十二字。舊本錯在後文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其兩端三步一下。今依俞校移此。顧校以此一百十二字。及後文城下里中家人各葆其左右前後如城上。至召三老左葆宮中者。與計事得一百八十一字移著後此守術之數也下非。今不從。

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

自此十四者具以下三十字。舊本錯在後文備穴者。城內爲高樓以謹下。今依蘇俞校移此。俞云。凡守圍城之法以下。所說凡十四事。其文自明。大臣有功勞。至萬民樂之無窮。共爲一事。蓋大臣素有功勞。則主信而義之。萬民樂之。然後可以有爲也。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總上十四事而言。當作則民亦宜其上矣。墨子書。其字多作丌。因誤作不。寫者遂移至宜字之上耳。案此文固有譌。然俞改不宜上爲宜其上。則義仍未協。且此云不宜上。卽管子云。此民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則不字必非誤。竊疑當作則民死不悳上矣。死亦形近而譌。悳德字通。悳字壞缺。僅存直形。與宜字尤相似。故譌。蓋此語意全同管子。但文略省耳。

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爲縣門。畢云。

持ハ守ルト同意。
守者雖善ノ下ニ而君不レ用レ之ノ五字ヲ補フベシ。
能乎ノ乎ハ守ノ誤。
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ハ凡守圍之法、城厚以高ト改ムベシ。
祖駕トハ車馬ヲ駕シ來往スルコト。
樓撕揗ハ樓㯳修ノ誤、樓㯳ハ物見矢倉ノ類。
吏民ノ下ニ以字ヲ補フベシ。
主信以義及ビ萬民樂之無窮ハ皆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ニ係ル。

所以持也。國語越語韋注云。持守也。蘇云。持爲守字之訛。非。且守者雖善盧云。此下當有而君不用之五字。則猶若不可以守也。舊本脫猶字。兪據下句補。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兪校以意改乎爲守。則讀守者不能爲句。亦通。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蘇云。尊用猶專用也。兪云。尊讀爲遵。古字通也。然後可以守也。

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厚上當有城字。疑本作凡守圍之法。城厚以高。今本圍譌爲圍。又移城字著之法上。遂不可通。後守法章云。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圍亦譌圍。卽其證也。蘇云。厚上當脫垣墉二字。非。壕池深以廣。釋名釋道云。城下道曰壕。壕翺也。言都邑之內。人所翺翔祖駕之處也。壕之義蓋起於壕。凡池上必有道也。畢云。玉篇云。壕胡高切。城壕也。池舊本譌也。王引之云。也當爲池。壕池深以廣爲句。其厚以高上。當有與壕池對文者。而今本脫之。案王說是也。今據正。畢云。也字疑衍。失之。樓撕揗。吳鈔本作楯。畢云。說文玉篇無撕。集韻云。斯或作撕字。說文云。揗摩也。玉篇食尹詳遵二切。洪頤煊謂撕卽高磨撕。云揗當作楯。通俗文。欄檻謂之楯。詒讓案。撕當作㯳。後文高磨撕撕。亦卽㯳之誤。但揗楯竝當爲脩。古脩循二字形近多互譌。脩譌爲循。又譌爲揗。此卽上文城池修之義。

守備繕利。繕吳鈔本作善。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畢云。支舊作交。以意改。詒讓案。此卽上文守器具。樵粟足之義。尉繚子守權篇云。池深以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人衆以選。吏民和。畢云。民舊作尺。以意改。下當有以字。案此不必增以字。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

突ハ、穴ノ一種ニシテ、地ニ穴ヲ穿チ、其レヨリ敵城ヘ亂入スルコト。

空洞ハ、敵城ニ侵入スル爲ニ、作リタル穴ノ類。

蟻傅ハ、我士卒ヲシテ敵城ニ蟻ノ如ク上ラシムルコト。

轒轀ハ、四輪兵車ニシテ、敵城ヲ攻陷スル者。

軒車ハ樓車ノ一種。

此十二ハ、臨ヨリ軒車迄ヲ總稱ス。

推粟ハ樵粟ノ誤。

後有備突篇。不詳攻法。而云城百步一突門。乃守者所爲。疑突與穴略同。但穴爲穴地突爲穴城。二者小異耳。襄二十五年左傳。鄭伐陳宵突陳城。杜注云。突穿也。三國志魏明帝紀。裴松之注。引魏略。載諸葛亮攻陳倉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郝昭於內穿地。橫截之。則突亦穴地矣。未聞其審。畢云。突八。

空洞。 說文穴部云。空竅也。淮南子原道訓高注云。洞通也。史記大宛傳云。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集解徐廣曰。空一作穴。此空洞當亦穴突之類。其攻法之異同。今篇佚無可攷。畢云。空洞九。

蟻傅。 傅舊本作附。道藏本・吳鈔本竝作傅。今案傳乃傅之誤。後有備蛾傅篇。即此。諸本作附。字通而與後篇目不相應。今校改傅。畢云。蟻附十。蟻同螘。孫子云。將不勝心忿而蟻附。注云。使卒徐上城如蟻。緣城殺士也。

轒轀。 畢云。轒轀十一。太平御覽。太公六韜曰。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周遷輿服襍事曰。轒榅今之橦車也。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敵城下。說文云。轒淮陽名車穹隆轒。玉篇云。轒輓兵車作輓輓轀音相近。藝文類聚引孫子。又作枌轀。通典云。攻城戰具。作四輪車。上以繩爲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塡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轒轀車。案畢引六韜。據御覽文。多譌挩。今據軍略篇校正。通典本太白陰經孫子謀攻篇云。攻城之法。脩櫓轒轀。曹注云。轒轀者。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文選長楊賦李注。引服虔云。轒轀百二十步兵車可寢處。說文車部云。轀臥車也。案備轒轀篇今佚。後備水篇以船爲轒轀。與攻城之車異。

軒車。 畢云。軒車十二。詒讓案。備軒篇今佚。說文車部云。軒曲輈藩車也。彼謂卿大夫所乘車。此攻城軒車。未詳其制。左宣十五年傳云。登諸樓車。杜注云。車上望櫓。此軒車疑即樓車。楚辭招魂王注云。軒樓版也。馬瑞辰云。六韜軍用篇飛樓。蓋即墨子之軒車。左傳之巢車。

敢問守此十二者奈何。

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 推粟義難通。推當爲樵之誤。下云爲薪樵挈。又云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樵粟即薪食也。畢云。推粟言輓粟失之。考 推粟推一作椎。恐堆誤。

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

鉤ハ長キ「カギ」ノ類ニシテ、物ニヒキカケ攀ヂ上ル者。

衝ハ敵陣ヲ衝キ破ル車ナリ。

六韜軍用篇ノ武衝及ビ大扶胥ハ皆車名、戰國策ノ齊策ノ云云ノ下ノ云字恐クハ衍。

韓非子ノ平城ハ干城ノ誤。

逸周書ノ意味ハ衝車及ビ雲梯ヲ戰場ニ行カシムルコト。

梯ハ雲梯即チ長梯ナリ。

堙ハ土山ニシテ、敵城ノ傍ニ之ヲ築キ、城内ヲ窺望スル者。

櫓部ノ部ハ培ト通ズ。

水ハ後ノ備水篇ヲ見ヨ。

穴ハ後ノ備穴篇ヲ見ヨ。

鉤。畢云。鉤二。詩傳云。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詒讓案。備鉤篇今佚。鉤蓋卽魯問篇所謂鉤距之鉤。備穴篇。又有鐵鉤鉅。謂施長鉤。緣之以攻城。管子兵法篇云。凌山阬不待鉤梯。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趙主父。秦昭王令工施鉤梯。上潘吾及華山。皆是也。詩皇矣孔疏云。鉤援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卽引也。墨子稱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謂也。馬瑞辰云。墨子分鉤與梯爲二。則鉤非卽雲梯明矣。六韜軍用篇。有飛鉤長八寸。鉤芒長四寸。梯長六尺以上。千二百枚。蓋卽詩之鉤。傳云鉤鉤梯者。謂以鉤鉤梯而上。故又申之曰所以鉤引上城者。非謂鉤卽梯也。正義失之。案馬說是也。

衝。畢云。衝三。詩傳云。衝衝車也。說文云。幢陷陳車也。高誘注淮南子云。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又曰。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孔穎達詩正義云。衝者從傍衝突之稱。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按幢正字。衝假音。詒讓案。詩皇矣。孔疏又云。墨子有備衝之篇。今佚。定八年左傳云。主人焚衝。杜注云。衝戰車。六韜軍用篇。有武衝大扶胥。疑卽此。戰國策齊策云。云百尺之衝。荀子彊國篇。又有渠衝。楊注云。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韓非子八說篇云。平城距衝。疑卽荀子之渠衝矣。逸周書小明武篇云。具行衝梯。莊子秋水篇云。梁麗可以衝城。亦卽此。

梯。畢云。梯四。案卽雲梯。詒讓案。說文木部云。梯木階也。後有備梯篇。通典有作雲梯法。詳本篇。

堙（イン）。畢云。堙五。一本作湮。案當爲垔。俗加土。說文云。垔塞也。玉篇云。何休曰。上城具堙。通典云。於城外起土爲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今謂之壘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幷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人。以防攻擊者。注云。卽孫子所謂距闉也。鑿地爲道。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積薪於其柱圜。而燒之。柱折櫓部城摧。詒讓案。土山亦見太白陰經攻城具篇。左傳襄六年。晏弱圍萊堙之。環城傅於堞。杜注云。堙土山也。書費誓。孔疏云。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闚望城內。謂之距堙。孫子謀攻篇。作距闉。曹操注云。距闉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尉繚子兵敎下篇云。地狹而人衆者。則築大堙以臨之。蓋堙與高臨略同。惟以堙池爲異。此書今本備堙無專篇。而本篇後文寇闉池一節。蓋卽備堙之法。又舊備穴篇。亦有救闉池之文。今移入本篇。雜守篇。又作煙。闉堙煙聲同字通。

水。畢云。水六。後有備水篇。

穴。畢云。穴七。後有備穴篇。

突

○本篇以下、襍守篇ニ至ルマデ二十篇ハ、禽滑釐ガ墨子ヨリ受ケシ守城ノ法ナリ、文字錯脫多ク、其兵制器械等不明ナル者亦鮮少ナラズ、今其大略ヲ訓釋スルノミ。

崖較ハ、大略ト云フガ如シ。

由聖人之言云云トハ、論語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ヲ指ス。

殷周之國トハ殷及ビ周ノ國ニシテ、時ノ王者ヲ指シタル者ナリ。

呂氏春秋ノ胥ト云ヒ彼ト云フハ、內外ト云フガ如シ。

何攻之守トハ、攻ムル方法ノ如何ニ由リテ、之ヲ守ル方法モ亦異ナリ、故ニ先ヅ之ヲ問フ、

臨ハ高キ所ヨリ低キ所ヲ見オロス者ニシテ水陸兩方ニ用ヒラル、車或ハ舟等ヨリ成ル。

墨子閒詁卷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自此至襍守。凡二十篇。皆禽滑釐所受守城之法也。畢云。說文云。備愼也。葡具也。經典通用備。爲葡具之字。此二義俱通。詒讓案。五十二。吳鈔本作五十四。則前當有兩闕篇。未知是否。李筌太白陰經守城具篇云。禽滑釐問墨翟守城之具。墨翟荅以六十六事。卽指以下數篇言之。六十六事。別本陰經作五十六事。今兵法諸篇。闕者幾半。文字復多挩互。與李筌所擧事數不相應。所記兵械名制。錯雜舛啎。無可質證。今依文詁釋。略識崖較。亦莫能得其詳也。〔考〕以下李本共不載。此篇以下古器名狀無所考。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畢云。見論語。諸侯畔殷周之國。畢云。殷盛也。孫云。爾雅云。殷中也。言周之中葉。蘇云。殷周皆天子之國。言世衰而諸侯畔天子也。畢訓殷爲盛。孫訓殷爲中。皆非。案蘇說是也。此蓋通稱王國。爲殷周之國。呂氏春秋先己篇云。商周之國。謀失於胥。令困於彼。兼愛中篇引武王告泰山辭云。以祇商夏。周初稱中國。爲商夏。周季稱中國。爲殷周。辭例正相類。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爲之奈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畢云。臨一。詩傳云。臨臨車也。陸德明音義云。韓詩作隆。孔穎達正義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詒讓案。後有備高臨篇云。積土爲高。以臨我城。薪土俱上。以爲羊黔。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又備水篇。竝船爲臨。備蛾傅篇有行臨。然則臨乃水陸攻守諸械。以高臨下之通名。不必臨車也。臨聲轉作隆。淮南子氾論訓云。隆衝以攻。又兵略訓云。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高注云。隆高也。

ル者ハ、明白ナル所ニ爭ヒ爲シタル者ノミ、蓋シ墨子宋ヲ防グノ神功アルモ、其事世ニ明カナラズシテ、閭中ニダモ入ル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

於明者。衆人知之。羣書治要引尸子貴言篇云。聖人治於神。愚人爭於明也。畢云。文與戰國策及尸子略同。高誘注呂氏春秋愼大篇。引此節文。

墨子閒詁卷十三終

可攻也ノ句首ニ、乃字ヲ補フベシ。

說文ノ文意ハ、斄ハ剛キ毛ニシテ、之ヲ衣ニツケルトキハ、衣ヲシテ緊張セシムルヲ得、箸ハ褚ト通ズ、綿入ヲ作ルコトナリ、此ニハ綿ノ代リニ此毛ヲ以テス。

天雨云云トハ、墨子ハ閭(里門)ニ雨ヲ避ケントセシニ、門番之ヲ拒ミタリ、蓋シ墨子ヲ以テ、敵ノ間諜ト見アヤマリシナリ。

治於神者云云トハ、神妙不思議ナル功業ハ世ニ知ラレズ、其知ラル

以距我。畢云。文選注引有者字。詒讓案。史記集解引亦有。吾不言。畢云。文選注引有之字。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畢云。文選注有乃字。是。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釐文選注引作氂。陳琳書云。翟氂卽墨禽二子名也。漢書儒林傳。亦作氂。案禽子名。後備城門。備梯篇。亦作滑釐。史記索隱云。禽滑釐者。墨子弟子之姓字也。釐音里。呂氏春秋當染篇作禽滑鵹。尊師篇作禽滑黎。列子楊朱篇作禽骨釐。般敬順釋文作禽屈釐。音骨貍。漢書古今人表同。惟列子湯問篇・莊子天下篇・說苑反質篇。與此同滑骨屈釐氂黎。並聲近字通。孟子告子篇魯有慎滑釐。或謂卽禽子。非也。前耕柱篇有駱滑氂。漢書有丞相劉屈氂。疑皆同。禽子名。呂覽作鵹。字書所無。當卽斄之譌。說文犛部云。斄彊曲毛。可以箸起衣。段玉裁謂。劉屈氂當本作屈斄。謂彊曲毛。若然禽子名亦當作屈斄與。已持臣守圉之器。畢云。史記集解引圉作國。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舊本。待作侍。蘇云。侍當作待。是也。今據正。雖殺臣。不能絶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畢云。請後漢書注引作楚。宋史記集解云。宋城。矣文選注引作也。詒讓案。後漢書張衡傳注引與今本同。子墨子歸過宋。墨子魯人。此云歸過宋者。上云起於齊。則亦歸齊也。依文選注・及呂氏春秋・淮南子。作自魯往。則當爲歸魯。自楚至齊魯。皆得過宋也。天雨庇其閭中。說文門部云。閭里門也。畢云。庇蔭。守閭者不內也。管子立政篇云。置閭有司。以時開閉。周禮鄉大夫云。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時楚將伐宋。宋已聞之。故墨子歸過宋。守閭者恐其爲閒諜。不聽入也。內入聲。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

解帶爲城云云ノ牒ハ小ナル木札、或ハ云フ褋ナリ、梜(箸ト訓ズ)ナリト、之ヲ要スルニ、此二句ハ墨子ガ迅速ニ守備ヲナシタルヲ誇張シテ記セシ者ナリ。

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史記索隱云。謂墨子爲術。解身上革帶。以爲城也。牒者。小木札也。械者樓櫓等也。畢本牒改作褋云。舊作牒。太平御覽兵部引作褋。北堂書鈔作襟。案作褋者是也。褋省爲褋。說文云。南楚謂禪衣曰褋。玉篇云。褋徒頰切。禪衣也。褋同。又案陳孔璋爲曹洪與文帝書云。墨子之守。縈帶爲垣。折箸爲械。則似以意改用之。王云。禪衣不可以爲械。畢改非也。史記孟子荀卿傳集解。引此正作牒。索隱曰。牒者小木札也。說文。札牒也。廣雅曰。牒版也。故可以爲械。後漢書張衡傳注。亦引作牒。洪頤煊說同。兪云。畢據太平御覽。改作褋。王氏又以作牒爲是。其實牒褋皆叚字也。其本字當作梜。梜與牒疊韻字。玉篇仌部。渫浹渫也。虫部。蛺蛺蝶也。梜之與牒。亦猶浹之與渫。蛺之與蝶。聲近而義通矣。禮記曲禮篇。羹之有菜者用梜。鄭曰。梜猶箸也。以梜爲械者。以箸爲械也。陳孔璋書曰。折箸爲械。案兪說亦通。世說注引亦云。墨子縈帶守之。與陳琳文同。神仙傳作以幞爲械。尤誤。

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畢云。太平御覽城一作宋之下。御覽引有具字。詒讓案。史記集解文選注引並與今本同。

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文選注。攻下有城字。神仙傳同。史記索隱引劉氏云。械謂飛梯橦車飛石車弩之具。

子墨子之守圉有餘。畢云。圉史記集解引作固。一本作固。太平御覽作禦。御覽引有云。今公輸設守之械。墨子設守之備。公輸九攻。而墨子九拒之。終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俱多於此文。詒讓案。御覽所引亦與淮南子文略同。疑皆涉彼而譌。

公輸盤詘。廣雅釋詁云。詘屈也。古字通。吳鈔本作屈。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屈。文選注作出。詒讓案。史記集解引仍作詘。索隱云。詘音丘勿反。謂般技已盡。墨守有餘。

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呂氏春秋愼大篇高注云。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爲宋守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未知何據。而下史記集解引有言字。

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

所爲ハ所謂ト同ジ、狐貍ハ鮒魚ノ誤。

長松ハ長大ナル松、文梓ハ美ナル梓、豫章ハ楠類ニシテ、楩及ビ枏ハ之ニ類ス。

三事ハ三吏ノ誤ニシテ、楚ハ國ノ三卿チ云フ。

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貍者也。爲、宋策作謂。字通。畢云、太平御覽狐貍作鮒魚。王云、作鮒魚是也。無雉兔、對上文荆有犀兕麋鹿言之。無鮒魚、對上文荆有魚鼈黿鼉言之。若狐貍則與魚鼈黿鼉不相應。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尸子戰國策竝作鮒魚。詒讓案、神仙傳亦作鮒魚。此猶梁肉之與糠糟也。道藏本及吳鈔本竝作糠。卽糠之俗。備城門篇止作康。

荆有長松文梓楩枏豫章。高云。皆大木也。畢云。說文無楩字。玉篇云。鼻縣切。楩木似豫章。陸德明爾雅音義云。鼻縣反。又婢衍反。字指云。楩木似豫章。尸子作梗。太平御覽引此亦只作楩。案道藏本・季本竝作梗。吳鈔本作梗。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郭璞云。楩杞也。似梓。枏葉似桑。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也。說文木部。梗爲山枌榆。與楩枏異木。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畢云。戰國策云。臣以王吏之攻宋。王吏葢三吏之誤。說文云。吏古文事。尸子作王使。太平御覽作王之攻宋。顧云。國策王吏與此文三事皆有誤。疑當云。臣以王之事攻宋也。詒讓案。三事疑當作三吏。逸周書大匡篇云。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孔晁注云。三吏三卿也。左傳成三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使委于三吏。杜注云。三吏三公也。神仙傳作臣聞大王更議攻宋。則似是王吏之譌。爲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畢云。已上十一字舊俱脫。太平御覽有。或當在此。顧云。此十一字不當有。戰國策無。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畢云。太平御覽引有云。宋王曰。公輸子天下之巧士。作爲雲梯。設以攻宋。曷爲弗取。二十三字。皆與此異。豈此文已爲後人所節與。詒讓案。御覽所引。與淮南子脩務訓文略同。呂氏春秋愛類篇亦云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舊本或與彼二書同。於是見公輸

ノ誤）ノ謝禮ヲナサント云フ、盤曰ク、金錢ノ有無ニ關セズ、自分ハ人ヲ殺スコトヲ好マズト、墨子先ヅ盤ノ言質ヲ執ランガタメニ、特ニ之ヲ試ミタルナリ。

爭而不得トハ、諫爭シテ君ノ心ヲ服スルヲ得ザルコト。

然乎ノ乎ハ、胡ノ誤ニシテ「何ゾ」ト訓ズ。

呂氏春秋ノ意味ハ、墨子平素節儉ヲ尙ブト雖モ、楚王ニ見ユルトキ、錦衣笙ヲ吹キシハ、楚王ノ好ム所ニ因リテ其說ヲ進メンタメナリト云フコト。

文軒ハ文飾アル車、敝轝ハ弊ブレタル輿。

必爲ノ下ニ、有字ヲ補フベシ。

竊疾ハ竊盜ノ病ナリ。

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畢云。太平御覽引作胡不已也。詒讓案。上乎字蓋卽胡之誤。二字音相近。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呂氏春秋貴因篇云。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疑卽此時事。蓋以救宋之急。權爲之也。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宋策高誘注云。文軒文錯之車也。春秋儀云。二十九子品彙。短褐作敝轝而其文綉鄰有短偈而欲竊之十二字。按當作敝轝而欲竊之。舍其文綉。鄰有短褐而欲竊之。鄰有敝轝。宋策・神仙傳。並作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畢云。已上十一字舊脫。据太平御覽增。一本亦有。轝卽輿異文耳。顧云。戰國策有。鄰有短褐。而欲竊之。短裋之借字。詳魯問篇。舍其粱肉。鄰有穅糟。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高云。言名此爲何等人也。王曰。必爲竊疾矣。畢云。太平御覽作耳。王云。案尸子止楚師篇。及宋策。並作必爲有竊疾矣。此脫有字。則文義不明。耕柱篇亦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畢云。七字舊脫。据太平御覽增。顧云。戰國策有。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畢云。太平御覽引敝作弊。荊有雲夢。爾雅釋地。十藪。楚有雲夢。郭注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案華容爲今湖北監利石首二縣境。犀兕麋鹿滿之。畢云。太平御覽。滿作盈。詒讓案。御覽疑依宋策改。江漢

郢ハ楚ノ都ナリ。

重繭ノ繭ハ趼ノ假字ニシテ足ノ多ク腫レアガルコト。

夫子何命焉爲トハ、夫子(墨子ヲ云フ)ハ、如何ナル御用向アリテ、自分ヲ御尋ネアリタルカト云フコト。

北方有侮臣ノ下ニ、者字ヲ脫ス、其文意ハ北方ニ於テ、自分ヲ侮ル者アリ、(古人往往自ヲ謙ジテ臣ト稱ス)故ニ君ノ力ヲ假リテ之ヲ殺サント欲シ、特ニ南方ノ楚ニ至リテ、君ヲ見ルト、其言ノ餘リニ唐突ナリシタメ、公輸盤悅バザリシカバ、墨子更ニ曰ク、若シ吾願ヲ許サバ、千金(十ハ千

事。謂公輸子南游楚。在惠王時。其說蓋可信。

子墨子聞之。起於齊。 畢云。呂氏春秋愛類篇云。自魯往。是。

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 高誘云。郢楚都也。畢云。文選廣絕交論注引云。公輸般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王云。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此作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文選注所引從略。然亦有自魯往。裂裳裹足七字。呂氏春秋愛類篇曰。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正與世說新語注所引同。則其爲墨子原文無疑。淮南脩務篇曰。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至於郢。文亦小異而大同。今本自魯往。作起於齊。又無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八字。蓋後人刪改之也。詒讓案。神仙傳云。墨子聞之。往詣楚。脚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與諸書所云又小異。

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 考 言於是爲何命。

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 兪云。有侮臣下。脫者字。考 藉借也。

公輸盤不說。 吳鈔本作悅。

子墨子曰。請獻十金。 畢云。一本作千金。是。詒讓案。渚宮舊事。亦作獻千金於般。

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 宋本國策作殺王。吳師道校注。引別本作生。即武后所制人字。則與此同。

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階。

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

○公輸篇ハ公輸盤ト墨子トノ問答、及ビ攻守ノ事ヲ錄シタルモノナリ。

雲梯トハ其高クシテ雲ニ入ル程ノ梯ナリ、以テ敵情ヲ俯察スルニ用フ。

子天下。舊本予作與。今據吳鈔本正。與上文同。

公輸第五十

淮南子道應訓云。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即本此篇。

公輸盤 畢云。史記孟子荀卿傳集解。後漢書張衡傳注。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注。皆引作般。廣韻引作班。詒讓案。世說文學篇劉注。文選長笛賦七命。郭景純遊仙詩。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李注。並引作般。戰國策宋策。呂氏春秋愛類篇。葛洪神仙傳同。呂覽高注云。公輸魯般之號。在楚爲楚王設攻宋之具也。案李本般作盤。下同。爲楚造雲梯之械成。淮南子兵略訓許愼注云。雲梯可依雲而立。所以瞰敵之城中。又脩務訓高注云。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文選長笛賦注。引此云。公輸般爲雲梯。垂成大山四起。所謂善攻具也。必取宋。於是墨子見公輸般而止之。似約此篇文。但大山四起。未詳其義。史記鄭世家集解引服虔左傳注云。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案服以雲梯爲兵車。肌說不足據。畢云。張湛列子注云。雲梯可以淩虛。將以攻宋。畢云。文選注。引作必取宋三字。太平御覽云。尸子云。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蘇云。呂氏春秋云。聲王圍宋十月。考墨子時世。與聲王相値。疑公輸爲楚攻宋在是時。案國策宋策鮑彪注。以此事爲在宋景公時。於楚則謂當昭王或惠王。與蘇說不同。今攷鮑蘇二說皆非也。墨子晩年逮見田和。又得聞楚悼王吳起之亂。其生蓋當在魯哀公之末。悼公之初。則非徒不及見楚昭王。即宋景公末年亦恐未逾弱冠。是鮑說與墨子之年不合。公輸盤或謂魯昭公子。固未必塙然。檀弓載季康子母死時公輸若方小。而般與斂事。則般必年長於若可知。攷康子父桓子卒於哀公三年。其母死或亦在哀公初年。則般當生於昭定閒。自昭公卒年下距楚聲王元年。亦已逾百歲。則蘇說與公輸之年又不合。竊以墨輪二子年代參合校之。墨子之止攻宋。約當在宋昭公楚惠王時。蓋是時楚雖有伐宋之議。而以墨子之言中輟。故史無其事耳。渚宮舊

車轄ハ車ノ「クサビ」ナリ、車ニ轄ナケレバ動クコト能ハズ、劉ハ蜀ノ誤ニシテ「削ル」ト訓ズ、文選七啓注ニ尸子ノ六駃題三字ハ、今日通行ノ六臣注ニ見エザルモ、孫星衍校輯本ニ見ユ、案ズルニ、六駃題ノ題ハ、騠ニシテ、六疋ノ駿馬ト云フコトナルベシ。

吾未得見之時云云ノ一節ハ、公輸子ガ墨子ノ說ニ感ジ、不義ノ快樂ニ甘ンゼザルニ至ルヲ云フ。

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誰也。不如匠之爲車轄。王云。舊本。匠作翟。涉上下文翟字而誤。今據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改。畢云。太平御覽末有也字。須臾劉三寸之木。說文車部云。轄鍵也。舛部云。舝車軸耑鍵也。案轄舝字通。古車轄多以金爲之。據此則亦有用木者。淮南子繆稱訓云。故終年爲車。無三寸之轄。不可以驅馳。又人間訓云。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文選七啓注。引尸子云。文軒六駃題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諸書說鍵轄之度略同。抱朴子應嘲篇云。墨子刻木雞。以戾天。不如三寸之車轄。此又以雞爲雞。與他書異。畢云。劉鏤字假音。太平御覽引此作鋻。王云。畢說非也。劉當爲劉。集韻劉或作劉。廣雅曰。劉斫也。今本廣雅譌作劉。俗書劉字作劉。故劉字亦作劉。形與劉相似。因譌爲劉。此言爲車轄者。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非刻鏤之謂也。而任五十石之重。說文禾部云。秳百二十斤也。經典通借石爲之。五十石六百斤也。故所爲功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畢云。韓非子外儲說云。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輗之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太巧。巧爲輗拙於鳶。與此異也。

公輸子謂子墨子　考以下別章。　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予子宋也。畢云。予一本作與。子務爲義。翟又將予

揣ハ拒ノ誤ナリ。

雔ハ鵲ニ通ズ、「カササギ」ト訓ズ。

白帖三十卷ハ、白居易ノ撰ナリ。

三日不集ノ集ハ、鳥ノ止ルコトヲ云フ。

此若埶亟敗越人。舊本埶亦誤執。亟亦誤函。今依王校正。史記楚世家惠王時。無與越戰事。蓋史失之。考李本亟敗作亟賊非也。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强。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强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强。賢於子舟戰之鉤强。我鉤强。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揣亦當作拒。鉤拒皆冡上文言之下同。考揣當作强。下同。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畢云。舊脫一狎字。以意增。案顧校季本亦重狎字。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强而距人。人亦强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强。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强。賢子舟戰之鉤强。公輸子削竹木。考以下別章。以爲雔。說文鳥部。舄篆文作鵲。畢云。太平御覽引作鵲。考雔古鵲字。成而飛之。王云。此當作削竹木以爲雔。雔成而飛之。今本少一雔字。則文不足義。太平御覽工藝部九。所引已與今本同。初學記果木部。白帖九十五並多一雔字。三日不下。渚宮舊事云。嘗爲木鳶乘之以窺宋城。與此異。列子湯問篇云。墨翟之飛鳶。張注云。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淮南子齊俗訓云。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此皆以雔爲鳶。又謂二人同爲之。蓋傳聞之異。論衡儒增篇。亂龍篇。說並同。韓非子亦云木鳶。詳後。畢云。文選長笛賦注云。案墨子削竹以爲鵲。鵲三日不行者。彼誤。公輸子自以爲至巧。

リ、彼之ヲ知ラザルニ非ズ、然ルニ之ヲ爲スニ忍ブハ、秩祿ヲ貪レバナリ。

考本、昔者楚人ヲ昔楚人ニ作リテ句トス。

埶ハ勢ト同ジ。

山海經大荒西經ノ開ハ夏禹王ノ子啓ヲ云フ。

鉤強及ビ強之ノ強ハ皆距ノ誤、鉤距ト稱スル備ヲナシタリ、此備ハ若シ退ク者アレバ之ヲ止メ、進ム者アレバ之ヲ拒グコトニシテ、要スルニ軍隊ノ進退ヲ整齊セシムル者ナリ。

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而進。舊脫而字。王補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埶句亟敗楚人。舊本埶亟作執函。王云。執字函字皆義不可通。執當爲埶。埶即今勢字。此若埶者此埶也。若亦此也。古人自有複語耳。墨子書多謂此爲此若。說見上文。函當爲亟。讀亟稱於水之亟亟數也。言越人因此水勢。遂數敗楚人也。俗書函字。或作凾。與亟相似。案王說是也。洛宮舊事亦作勢亟。今據正。

公輸子畢云。舊有曰字。一本無。詒讓案顧校季本亦無曰字。文選西都賦辭綜注云。魯般一云公輸子魯哀公時巧人。孟子離婁篇云。公輸子之巧。趙注云。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鄭注云。般若之族。多技巧者。後公輸篇作公輸盤。自魯南游楚。洛宮舊事云。及惠王時。案余說近是。詳後公輸篇。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公輸般自魯之楚。焉始爲舟戰之器。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具。王云。焉字下屬爲句。焉猶於是也。言於是始爲舟戰之器也。月令曰。天子焉始乘舟。晉語曰。焉始爲令。大荒西經曰。開焉始得歌九招。此皆古人以焉始二字。連文之證。作爲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畢云。太平御覽引作謂之鉤拒。退則鉤之。進則拒之也。詒讓案。退者以物鉤之。則不得退。進者以物拒之。則不得進。此作鉤強無義。凡強字並當從御覽作拒。事物紀原引亦同。備穴篇。有鐵鉤鉅。備高臨篇。說弩亦有鉤距。鉅距拒義並同。故下文亦云。子拒而距人。人亦拒而距子。荀子議兵篇。說楚兵云。宛鉅鐵鉇。疑宛鉅亦兵器之名。楊倞注云。大剛曰鉅。恐非。【考】強梁不撓。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爲之兵。洛宮舊事作量短長而制爲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

スレバ遂ヲ亡ト訓ズ。
何故不受而治也トハ、白公ノタメニ殺サレタル王即チ子閭ノ父ニシテ無道ナラバ、之ニ代リテ其國ヲ治ムルコト可ナリ、若以白公云云トハ、若シ白公ニシテ無道ナラバ、子閭タル者、一時王ノ位ヲ受ケテ其權ニヨリ白公ヲ誅シ、然ル後其王位ヲ返スモ遲シトセザルヲ云フ。
勝綽、高孫子ノ兩人、皆墨子ノ弟子ナリ。

濟驕正嬖ノ嬖ハ、僻ト通ズ、項子牛ノ驕心ヲ抑ヘ、其邪僻ヲ正スコト。
鼓鞭於馬靳也トハ、靳ハ馬ノ胸ニ當タル革ナリ、ムナガヒト訓ズ、馬ヲ進マシメントスルトキニ之ヲ鞭テバ、馬反リテ退ク者ナリ、以テ無效ナルコトニ喩フ。
言義而弗行云云トハ、言行一致セザルハ、君主ノ聰明ヲ欺ク者也、

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句。誅白公。然而反王。畢云。言何不借王之權。以殺白公。然後反位於王。俞云。畢讀誅白公爲句。則然而反王文不成義矣。禮記檀弓篇。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曰。然之言焉也。誅白公然而反王。猶云誅白公焉而反王。七字爲一句。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考〕以下別章。事項子牛。勝綽墨子弟子。項子牛三侵魯地。項子牛齊人。見前。三侵魯不知在何年。以史記六國年表。及田齊世家攷之。魯元公十九年。齊伐魯葛及安陵。二十年。取魯一城。穆公二年。齊伐魯取郕。十六年。伐魯取最。或即三侵之事與。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高孫子亦墨子弟子。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畢云。濟止也。嬖同僻。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考〕反於濟驕而正嬖。而以從軍。故曰譎。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畢云。說文云。靳當膺也。从革斤聲。一本改作勒非。言馬欲行而鞭其前。所以自困。猶使人仕而反來侵我也。〔考〕靳當胸之皮也。徐鍇曰。制其行也。綽爲齊其驕正其嬖而仕。然從侵魯。是助項子牛之驕也。如以靳制馬行。而鼓鞭之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考〕以下別章。與越人舟戰於江。諸宮舊事。越人作吳越。下同。

富不如其貧也トハ、鬼神ヨリ云フトキハ、一豚ノ富ヲ得ルヨリモ、寧ロ之レナキノ貧ヲ喜ブベシ。

彭輕生子ハ、墨子ノ弟子ナリ。

奴馬四隅之輪ノ奴馬ハ駑馬、四隅ノ輪ハ四角ノ車輪ニシテ、運轉セザル者。

焉在矣來ハ、焉在レ不知レ來ノ誤、然則如何ゾ將來ヲ知ルコト能ハズト云フヲ得ンヤ、固ヨリ良馬ヲ使用スルハ、既往ノ經驗ニ由リテ、其駑馬ニ勝ルコトヲ豫知シタルニ非ズヤ。

斧鉞鉤要トハ、斧鉞ヲ以テ腰ヲ曲ゲサスルコト、直兵當心ハ劍矛ノ如キ、マツスグノ武器ヲバ、胸ニアテルコト、即チ白公ガ平王ヲ弑シ、其子王子閭ヲ擁立セント欲シテ、之ヲ脅迫セシコトヲ云フ、遂而不爲ノ遂ノ下ニ、死字ヲ補フベシ、王子閭ハ節ヲ守リ、遂ニ殺サレテモ王トナラザルヲ云フ、若シ畢說ノ如ク

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疑亦墨子弟子。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籍亦藉之叚字。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畢云。駑古字只作奴。一本作駑。說文無駑字。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來。盧云。似謂焉在不知來。文誤。蘇云。知與矣相近而誤。而知上更脫不字也。

孟山譽王子閭曰。孟山疑亦墨子弟子。昔白公之禍。詳非儒篇。執王子閭。左哀十六年傳。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杜注云。子閭平王子啓。斧鉞鉤要。畢云。此正字。餘文作腰者。後改亂之耳。直兵當心。直兵劍矛之屬。晏子春秋內篇襍上。說崔杼盟晏子云。戟拘其頸。劒承其心。晏子曰。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呂氏春秋知分篇云。直兵造胷。曲兵鉤頸。高注云。直矛也。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爲。畢云。說文云。遂亡也。从辵家聲。王逸注楚詞云。遂往也。義出于此。經典多借爲家字。而忘其本。家从意也。案左傳云。子閭不可。遂殺之。新序義勇篇同。是子閭實死而非亡。畢引許義。與事不相應。遂下。疑當有死字。王子閭豈不仁哉。

麥篇ノ邑字ハ前句ニ屬スベキ者ナレバ衍文ナリ。

所欲於人者ハ、人ニ望ム所ノ者ヲ云フ。

擢季拑肺之爲欲哉ハ擢黍拑肺之爲欲哉ノ誤、攫黍ハ黍飯ヲ手ヅカミニシテ食フコト、（當時ノ禮ナリ）拑肺ハ肺臟ノ肉ヲ箸ニ挾ミ食フコト、要スルニ鬼神ハ徒ラニ祭祀ノ豐盛ニシテ、供物ノ多キヲ貪ル者ニ非ルヲ云フ。

求福於有怪之鬼ハ、求百福於鬼神ノ誤ナリト云フ、或ハ百怪之鬼ニ改ムベシト云フ。

魯祝ハ、魯國ノ神官ヲ云フ。

唯恐云云ノ句上ニ、鬼神ノ二字ヲ補フベシ、其文意ハ一豚スラ求ムル所大ナリ、況ンヤ牛羊ヲ以テ、祭ルニ於テヲヤ。

祭而已矣トハ、唯祭ルノミニシテ福ヲ求ムルコトナキヲ云フ、則其

病。內則鄭注云。湛猶漬也。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拑肺之爲欲哉。王引之云。季蓋黍字之譌。祭有黍有肺。故云擢黍拑肺。蘇云。季疑當作肝。意言鬼神非徒貪嗜飲食者也。案王校是也。說文手部云。擢引也。拑脅持也。於此義並無取。竊疑擢當爲攫之譌。呂氏春秋任數篇云。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曲禮云。飯黍毋以箸。又鄭注云。禮飯以手。卽所謂攫也。拑義未詳。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此義難通。據下文。疑亦當作求百福於鬼神。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當重鬼神二字。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吳鈔本無者字。祭而已矣。謂無所求也。禮器云。祭祀不祈。鄭注云。祭祀不爲求福也。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

子墨子以下十字ハ子墨子仕ニ於曹公子於宋ニノ誤。

短褐ハ裋褐ニシテ粗ラキ毛織物ノ類。

朝得之則夕弗得トハ、其得ルコト少ナキヲ云フ、祭祀鬼神ノ句上ニ、弗得ノ二字ヲ重ヌベシ。

今而以夫子之教云云トハ、墨子ノ教ヲ受ケタル爲メニ、家モ始メヨリハ富ミタルコト、有家厚ノ有ハ又ト同ジ、厚ハ享ノ誤、前述ノ如ク、家道スデニ豐ナルヲ以テ、家ノ中ニモ、祖先ニ物ヲ享スルコトヲ得ルヲ云フ。周書嘗

說也。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僻吳鈔本作辟。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攻。即吳鈔本作則。與上文同。故曰。擇務而從事焉。舊本挩攻故二字。王據上文及非攻篇補。蘇謂曰當作日非。子墨子出曹公子而於宋。舊本出上有曰字。王云。此本作子墨子出曹公子於宋。猶上文言子墨子游公尙過於越也。今本衍曰字。而字則義不可通。兪云。王說是也。然出字義不可通。出當爲士字之誤。史記夏本紀稱以出。徐廣曰。一作士。是其例也。士與仕通。子墨子士曹公子於宋。即仕曹公子於宋也。貴義篇曰。子墨子仕人於衛。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刪。曹公子亦墨子弟子。考以下別章。而於一作而之。恐不是。如而通。故訛作而。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吳鈔本。睹作覩。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畢云。短从豆聲。讀如裋。案詳非樂上篇。藜藿之羹。舊本挩藜字之字。王以意補。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祭祀不以藜藿。又不常在夕。此疑當重弗得二字。言雖藜藿之羹。尙不能朝夕常給。故不得祭祀鬼神也。今而以夫子之教。句。家厚於始也。舊本無今字。又教作政。王云。此言吾始而家貧。今而以夫子之教。家厚於始也。今本脫今字教字。又誤作政。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今據補正。兪云。政乃故字之誤。蓋子墨子仕曹公子於宋。則宋必致祿。故曰以夫子之故。家厚於始也。耕柱篇曰。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案兪說亦通。有家厚。此與上文複。疑厚當爲享。有讀爲又。言又於家爲享祀。周禮謂人鬼爲享。周書嘗麥篇云。邑乃命百姓。遂享于家。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

量腹而食度身而衣トハ、封祿ヲ貪ラザルヲ云フ。

我以義糶也トハ、道ヲ枉ゲテ、祿ヲ貪ルヲ云フ。於中國耳トハ、越ハ僻遠ノ國ナルヲ以テナリ。

則將先語ハ、牧本校正ニヨリテ、將ノ上ニ何字ヲ補フベシ。如何ナル事ヲ、第一ニ談スベキカト云フコト。

憙音湛湎トハ、音樂ヲ好ミ、酒色ニ沈溺スルコト。

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志吳鈔本作意。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爲哉。奚舊本作不。畢云。一本作奚是。今據正。抑越不聽吾言。越下當有王字。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爾雅釋詁云。糶賣也。畢云。糶舊作糴。下同。以意改。呂氏春秋作翟。案按糶當作糴。下同。義下疑脫鈞字。鈞之糶。句。案鈞一作釣非也。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畢云。呂氏春秋高義云。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子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即用此文。義翟亦當爲義糶。

子墨子游魏越。墨子弟子。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蘇云。即子將奚先之意。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吳鈔本。湛作沈。湛沈字通。說文水部云。湎沈於酒也。史記宋世家云。紂沈湎于酒。初學記二十六引韓詩云。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畢云。說文云。憙

於越ノ上ニ至字ヲ補フベシ、故吳之地トハ、當時越スデニ吳ヲ占領シタレバナリ。

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考）而篆似爲字。古書誤者多。下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考）上戰字句。而字字法。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考）是亦功多矣。故不得不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考）義一作戰。李本同。是也。

子墨子游公尙過於越。（考）游下疑脫於魯字。過下脫適字。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說。畢云。舊作悅。下同。此俗寫字。今改正。蘇云。越王當爲句踐之後。謂公尙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於上依下文當有至字。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吳鈔本無方字。畢云。時吳已亡入越。故曰故吳。以封子墨子。公尙過許諾。遂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說文東部云。束縛也。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吳鈔本無於字。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

御ハ禦ト通ズ。

不若ノ二字ハ徒歩之士マデニ管到ス、匹夫ノ上ニ説字ヲ脱ス。

字假音。考籍而以爲而如通。下同。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以爲得尺布。舊本挩以字。今依上文增。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患下當依上文增矣字。考被當作破。睹吳鈔本作覩。說文目部云。睹見也。古文作覩。考御禦同。當也。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畢云。次下當脫說字。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吳鈔本作修。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句。不織而衣寒。句。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教人耕而獨耕者。畢云。舊脫不字。一本有。其

而猶欲糶糴讐則慍也ノ而字ハ衍文ナルベシ、糴ハ糶ノ誤ニシテ、物ヲ賣ルコト、讐ハ售ト同ジ、物ヲ賣ラント欲シ、其相當ノ價格ニ至レバ、却リテ之ヲ怒ルハ、矛盾ナルコトヲ云フ、以テ國家ノ爲ニ死スルハ、學問ヲ爲シ道ヲ知リタルダメナルニ、其學問ヲナサシメタルヲ讓ムルニ譬フ。

吳慮謂子墨子ノ下ニ、曰字ヲ脫ス、焉用言之哉トハ、義ヲ以テ主トナスベキコトハ、明白ニシテ、別ニ多言ヲ要セズト云フコト。

勞人トハ、人ノ爲ニ勞スルコト。

籍ハ藉ト通ズ。

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説文言部云。讓相責讓。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而猶欲糶糴讐則慍也。吳鈔本。糶糴二字互易。畢云。售字正作讐。王云。糴當爲糶。廣雅。糴買也。糶賣也。故云是猶欲糶糴讐則慍也。今本糶作糴。則義不可通。豈不費哉。顧云。費與拂同。王云。費讀爲悖。即上文之豈不悖哉也。緇衣。口費而煩。鄭注曰。費或爲悖。作悖者正字。作費者借字也。案王說是也。詒欲借人糴而還子我。其數同則慍。此非寵其人。是拂也。臣知君之恩。則報之以義也。故死是其所學也。費拂通。

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吳憲。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下當有曰字。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謂義者。畢云。所謂二字。舊倒。以意改。案吳鈔本。顧校季本正作所謂。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勞謂爲人任其勞也。羣書治要引尸子貴言篇云。益天下以財爲仁。勞天下以力爲義。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而食天下之人矣。舊本。而食二字。在天下之下。王據下文乙正。詒一作耕天下而食之非矣。盛句。然後當一農之耕。王云。盛與成同。下兩盛字放此。謂耕事已成也。古字或以盛爲成。案此云極盛不過當一農之耕也。下並同。王說未塙。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爲得一升粟。籍吳鈔本作藉。畢云。籍藉

或有所爲賞與爲之也ノ與ハ譽ト通ズ、學ヲ好ムモ財ヲ分ツモ、唯ダ世間ノ賞譽ヲ得ンガ爲ニ、之ヲ行フヤモ計リガタキヲ云フ。

魡者之恭云云ノ魡ハ、釣ト同ジ、魚ヲ釣ル者ガ靜肅ナラザレバ、魚驚キテ其餌ヲ食ハズ、餌鼠以蟲ノ蟲ハ蠱ニシテ、鼠ヲ捕フル毒藥ナリ、之ヲ要スルニ魚ヲ釣ル人ガ靜肅ナルハ、決シテ其餌ヲ魚ニ賜與スルタメニアラズ、又鼠ニ蠱ヲ餌スルモ、之ヲ愛スルタメニアラズ、皆彼等ヲ捕フル目的アルナリ。

上而怨讐在下。舊本挩是字。王據尙賢篇補。安樂在上而憂慼在臣。此翟之所謂忠臣者也。舊本挩所字。今據吳鈔本補。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與爲是也。畢云。與舊作輿。以意改。案畢校是也。而讀爲爲賞與句則非。此當讀或所爲賞與爲是也八字句。與卽譽之叚字。言好學與分財。或因求賞賜名譽。而僞爲是。不必眞好也。前大取篇云。爲賞譽利一人。非爲賞譽利人也。是其證。賞譽亦見尙同下篇。【考】與一作輿非也。魡者之恭。畢云。釣字俗寫从魚。蓺文類聚引作釣。案玉篇有魡字云。丁叫切。亦作釣。餌取魚。出此。墨書如此類字。由後人抄寫以意改爲。大都出自六朝。凡秦以前書傳。皆篆簡耳。不應有此。以相傳旣久。亦不改也。詒讓案。集韻三十四嘯云。釣或作魡。吳鈔本作魡魚之巷。疑誤。顧校季本。魡作釣。莊子刻意篇。釣魚閒處。釋文作魡云。本亦作釣。淮南子說山訓云。釣者使人恭。非爲魚賜也。畢本無魚字云。賜字。一本作魚賜。蓺文類聚作魚。案當作魚賜。今本挩一字耳。道藏本・吳鈔本竝有魚字。今據增。餌鼠以蟲。畢云。餌舊作⿰虫耳非。据蓺文類聚改。詒讓案。⿰虫耳蓋餌之俗體。集韻七志云。⿰虫耳釣魚食也。蟲非所以餌鼠。疑當爲蠱字之誤。山海經南山經郭注云。蠱蠱毒。是蠱有毒義。餌鼠以蠱。卽謂毒鼠。故云非愛之也。春秋成五年經。蟲牢。春秋繁露竹林篇作蠱牢。非愛之也。【考】藝文志引此文。魡作釣。無賜字。⿰虫耳作餌。蟲作肉。共是也。賜蓋贈也。古通稱。言恭釣者。非以有贈魚故也。謝其賜也。餌鼠以肉。欲捕而以其所好待之也。非愛而與也。主君先合其志與其功。而可觀其人以定太子也。豈均其所好乎。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

駕スルコト、貍ヲ車ニ駕スルモ、其任ニ勝ヘズ、恰モ誄ニ長ズル者ヲ重ク用フルガ如シ。封禪書ノ貍首ト云フハ詩ノ曲名ナリ。

景ハ影ト同字。

微ハ伺ト同意。

己有善則云云トハ、自分ニ善謀アレバ、先ヅ之ヲ君主ニ進メテ、他人ニ泄シ其功ヲ誇ラザルヲ云フ。考本、無敢以告ヲ無敢以告外ニ作リテ句トス。太祖廟諱云云トハ、宋太祖ノ諱ハ趙匡胤ナルヲ以テ、此匡字ヲ諱ミタルヲ云フ。

言不來也。廣雅釋獸云。豾貍也。不來卽豾貍。方言云。貔陳楚江淮之閒謂之猍。關西謂之貍。來猍字亦同。蓋貍與來古音相近。故貍首亦謂之來首。服謂服馬。以來首從服。言以貍駕車。明其不勝任也。考來一本作耒。耒疑誄誤。誄累也。累列述死人之功德也。今魯君因悅於其心。而作誄用此禮也。其人有功德而誄之。今魯君所行之禮。與此反。此有誄而後。人始從服於其事也。謂背其禮也。耒一作未。李本作來。共似非。

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畢云。頫字俗寫。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畢云、古影字。只作景。葛洪加彡。而明刻淮南子有注云。古影字。道藏本無。蓋明人妄增耳。今尙書亦有影響字。寫者亂之。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管子心術篇云。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漢書天文志亦云。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微者覹之借字。說文見部云。覹司也。漢書游俠傳。使人微知賊處。顏注云。微伺閒之也。此微之以諫。亦言伺君之閒而諫之也。考於一作以。微隱也。之疑言誤。己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爾雅釋詁云。訪謀也。謂進其謀於上。而不敢以告人也。外考訪疑詁誤。告外。尙書君陳。所謂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匡考太祖廟諱上字。未詳。其邪。考未詳。而入其善。而吳鈔本作以。入其善。謂納之於善也。畢云。匡字舊闕。注云。太祖廟諱上字。蓋宋本如此。今增。尙同而無下比。尙與上通。舊本無同字。王云。此文具見尙同三篇。舊本脫同字。今補。是以美善在

橋其國ノ橋ハ、牧本引證ノ王說ニヨレバ、橋猶擧也トアリ。
考本國者橋ヲ國者焉ニ作リテ句トス。
鮮而食之ノ鮮ハ解ノ誤ニシテ、解剖スルコトヲ云フ。
考本鮮ヲ解ニ作ル。
雖中國之俗云云トハ、戰爭ノ非ナルコトヲ云フ。
考本、殺其父而賞其子ヲ殺其父而賞之ニ作ル。
君人ノ兩字ハ、其位地ヲ互換スベシ。
誄ハ死者ノ功德ヲ贊稱スル文辭。
是猶以來首從服也ノ來首ハ、貍首ニシテ、たぬきヲ云フ、服ハ車ニ

王云。畢改非也。古者謂此爲若。連言之則曰此若。此若言之謂也。已見尚賢篇。又節葬篇曰。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又曰。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墨子書言此若者多矣。它書亦多有之。案王說是也。考若猶云斯說已見。

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呉鈔本。語作謂。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節葬下篇作炎人。而以食子爲輆沐國俗。與此不同。竊疑啖人之名卽起於食子。此篇是也。橋未詳。考焉李本作橋非矣。其國之長子生。則鮮而食之。畢云。鮮一本作解。詒讓案。節葬下篇亦作解。顧云。作鮮者誤。古鮮解字或相亂。般敬順釋列子。用鮮字訓非也。考解牛之解。

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後漢書南蠻傳云。交阯其西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今烏滸人是也。李注引萬震南州異物志云。烏滸地名也。在廣州之南交州之北。則漢時尚相傳有是國也。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考蓋當攻伐其父戰死則其子有賞。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考非夷狄之人而食其子。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爲之誄。魯人因說而用之。蘇云。第二句君字當作人。第三句人字當作君。傳寫誤也。子墨子聞之曰。誄者道死人之志也。釋名釋典藝云。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來首。疑卽貍首。史記封禪書云。萇弘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大射儀鄭注說貍首云。貍之

我多ノ多ハ、戰功多キコトヲ云フ。

席豆ハ俎豆ノ如キ禮器ナルベシ。

父答之。其鄰家之父。擧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周禮司勳云。戰功曰多。畢云。我多舊作多吾。一本如此。案顧校季本亦作我多。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糧衣裘。畢云。粮糧字俗寫。亦書之竹帛。以爲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亓可乎。亓道藏本・吳鈔本並誤亦。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爲魯陽文君曰。畢云。爲謂字。案吳鈔本作謂。者以下別章。古書爲謂通用。蓋以音訛。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爲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吳鈔本無則字。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謂也。此若。畢改爲若此云。舊二字倒。一本如此。案顧校季本同。

三世殺其父ハ、本注ノ史實ニ由レバ、二世弒其君トナスベシ。

三年不全トハ、三年間凶歲ナルヲ云フ。

强梁不材トハ、粗暴ニシテ不才ナルコト。

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擧兵將以攻鄭。天誅亓不至乎。道藏本・吳鈔本。亓並誤亦。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蘇云。父當作君。據史記鄭世家云。哀公八年。鄭人弒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爲共公。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爲繻公。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弒繻公。是三世弒君之事也。案黃式三周季編略。亦同蘇說。黃氏又據此云。三年不全。以魯陽文君攻鄭。在安王八年。卽鄭繻公被弒後三年也。然二說並可疑。攷文君卽公孫寬。爲楚司馬子期子。據左傳。子期死白公之難。在魯哀公十六年。次年寬卽嗣父爲司馬。則白公作亂時。寬至少亦必已弱冠。鄭繻公之弒在魯穆公十四年。上距哀公十六年。已八十四年。文子若在。約計殆逾百歲。豈尙能謀攻鄭乎。竊疑此三世並當作二世。蓋卽在韓殺幽公之後。幽公之死。當魯元公八年。時文子約計當七十餘歲。於情事儻有合耳。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呂氏春秋本生篇高注云。全猶順也。三年不全。猶玉藻云年不順成。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擧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强梁不材。老子云。强梁者不得其死。莊子山木釋文云。彊梁多力也。詩大雅蕩毛傳云。彊梁禦善也。孔疏云。彊梁任威使氣之貌。故其

倅然ハ卒然ト同意。

不祥トハ、人ヲ殺シタル應報ヲ云フ。

敖ハ殺ノ古字。

俯仰ハ熟考ノ貌。

陽文君ノ上ニ魯ノ字ヲ脱ス。

稱大公。以及吳之大伯・晉之大叔皆是也。田齊始有國者和也。故稱大公。猶尙父稱大公也。至其後子孫稱王。則亦應稱大王矣。猶亶父稱大王也。因齊大王之稱。它書罕見。故學者不得其說。太平御覽引此文。遂刪大字矣。案蘇兪說是也。據史記田敬仲世家・及六國年表。田莊子卒於周威烈王十五年。子大公和立。安王十六年。田和始立爲諸侯。墨子見大王。疑當在田和爲諸侯之後。[考]過當作禍。反一作及。是也。王一作夫。

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畢云。卒字異文作倅。讀如倉猝。[考]倅卒古通用。 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畢云。言持刀之人。[考]刀受其利。受疑衍。 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敖百姓。畢云。舊作敖非。太平御覽引作殺。案說文云。敫古文殺。出此。今依改正。案畢校是也。說詳尙賢中篇。[考]敖當作殺。 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

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陽文君曰。畢云。謂下當脫魯字。 今使魯四境之內。畢云。謂魯陽。 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考]殺一作移。 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

項子牛ハ齊太公田和ノ將ナリ。

葆ハ保ト通ズ、閉ヂコムルコト。

國子ハ、齊將國書ヲ云フ。

三晉ハ范氏中行氏及ビ智氏自分ノ領土ヲ云フ、之ヲ三晉ト云フハ、此三氏モト皆晉ノ卿ナレバナリ。

用是二字ハ衍文。

過必反於國トハ、過ハ禍ノ誤ナリ、所謂己ニ出ヅルモノハ己ニ反ルヲ云フ。

齊大王ハ齊太公田和ナリ。

顧與固通。顧上當有此字。言非此固無可為者也。此字卽指上數事而言。今本顧譌作願。又脫此字。則義不可通。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考】李本無非願以下至於國百四十一字。

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項子牛蓋田和將。伐魯事詳後。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吳伐越事。詳非攻中篇。國語越語云。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韋注云。山處曰棲。西伐楚。葆昭王於隨。葆保通。左傳定四年。吳入郢。楚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考】葆恐保誤。都邑之城曰保。又小城曰保。謂其困也。與棲越王於會稽同。北伐齊。取國子。以歸於吳。舊本。國下衍太字。王云。國太子。本作國子。謂齊將國書也。吳敗齊於艾陵。獲國子事。見春秋哀十一年。淺人誤以國為國家之國。因加太字耳。案王說是也。今據刪。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為虛戾。虛戾義詳公孟篇。身為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詳非攻中篇。此三晉謂晉卿三家。卽智氏范氏中行氏也。故非攻篇云。并三家以為一家。與韓趙魏不同。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用是也。王云。用是二字。涉上文而衍。上文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也。無用是二字。是其證。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畢云。太平御覽無大字。下同。蘇云。大當讀泰。卽太公田和也。蓋齊僭王號之後。亦尊其祖為太王。如周之古公云。兪云。大公者。始有國之尊稱。故周追王自亶父始。而稱大王。齊有國自尙父始。而

○魯問篇ハ魯君ヲ首トシテ其他墨子トノ問答ヲ集錄シタル者ナリ。魯君ハ、魯ノ穆公ヲ云フ。

讐怨ノ怨ハ、忠字ノ誤。

毆國而以事ノ毆ハ驅ト同ジ、一國ノ衆ヲ盡シテ戰ニ從事セシムルコト、願ハ固ト通ズ。

墨子閒詁卷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　畢云。當是魯陽文君。楚縣之君。蘇云。此魯君自是魯國君。故以齊攻爲患。畢注非也。俞云。魯陽文君。耕柱篇再見。此篇亦屢見。子墨子之意。皆勸以無攻小國。與此不同。且此篇有魯君。又有魯陽文君。別而書之。其非一人明甚。詒讓案。蘇俞說是也。以時代攷之。此魯君疑卽穆公。　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讐怨行暴。失天下。　俞云。怨字乃忠字之誤。言與忠臣爲讐也。上文說忠行義。取天下。與此相對。可證。　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何　亟徧禮四鄰諸侯。　亟舊本誤作函。今以意校正。爾雅釋詁云。亟疾也速也。本篇亟字多誤爲函。詳後。　毆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此顧無可爲者。　非此顧。舊本作非願二字。畢云。言非此之爲願。王云。畢說非也。願當爲顧。字之誤也。顧願草書相似。

畢云。言子姑無若此。詁讓

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

案。姑亡亦見備梯篇。考姑疑始。或治誤。

子之身亂之矣。

吳鈔本無身字。畢云。一本作子姑防子之身亂之矣是。

墨子閒詁卷十二終

故、墨子ノ門人ハ、告子ヲ斥クルコトヲ求メタリ。稱我言云云ノ第二ノ甚不仁ハ恐クハ衍、不吾毀ノ不モ衍、告子ハ墨子ノ行ヲ惡ナリト云ヒ、其言ニ至リテハ義ナリト云フ、故ニ全ク墨子ヲ知ラザル者ヨリハ勝レリ、之ヲ例スルニ、我ヲ親愛セザル人ト雖モ、若シ其人ニシテ天ヲ尊ビ人ヲ愛スル者ナラバ、是マタ賞贊スベキ人ニシテ、其德ナキニマサル、今告子、我言ヲ以テ義トシテ、一方ニハ我行ヲ毀ルモ、全然我ヲ知ラズシテ、毀ル者ヨリ勝レリ。勝爲仁トハ、告子ノ仁道ヲ行フニ堪フルコト、或ハ曰ク、告子ノ名ナリト。崇賢トハ、李善ガ崇賢殿直學士ナルヲ以テ云フ。譬猶跂以長云云トハ、足ヲツマタテテ身ヲ高クシ、仰臥シテ體ノ廣カランコトヲ欲スルガ如ク、其永續セザルコトヲ云フ。我治ノ間ニ能字ヲ補フベシ。

墨子二字。遂若二三子屬告子行惡。與下云毀。皆不相應矣。顧蘇說竝未憭。又案孟子告子篇趙注云。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趙氏疑亦隱據此書。以此告子與彼爲一人。王應麟。洪頤煊說竝同。然以年代校之。當以蘇說爲是。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亡無字同。有人於此。翟甚不仁。經說下云。仁愛也。言與翟甚不相愛也。仲尼燕居云。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考此下恐脫曰字。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上下文兩言毀。則此不當云不吾毀。不字當是衍文。告子毀。畢云。二字倒。今移。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爲仁。畢云。文選注引無爲字。蘇云。勝爲仁者。言仁能勝其任也。或以勝爲告子名。未知然否。案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李注引此文釋之。則崇賢似以勝爲告子之名。蘇引或說本於彼。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引或說謂告子名不害字子勝。並無塙證。疑不足據。考亡上脫於字。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譬猶跂以爲長。畢云。跂舊作跛。據文選注改。此企字假音。爾雅云。其踵企。陸德明音義云。去豉反。本或作跂。說文云。企擧踵也。跂足多指。二字異。隱以爲廣。畢云。隱文選注引作偃。隱偃音相近亦通。言企足以爲長。仰身以爲廣。偃猶仰。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爲政。我下。疑當有能字。故下墨子難之曰。惡能治國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

チ得ルカ、門人曰ク能ハズト、以テ人ノ善チ掩ヒ易キチ云フ。跌鼻ハ墨子ノ弟子。

何遽ノ上ニ鬼神ノ二字チ補フベシ。

考本、而閉一門焉チ而一門焉ニ作ル。

國士且云トハ、名聲一國ニ高キ人士モ、戰ヘナガラ、更ニ他人チ救ハントスルハ、能クシガタキチ云フ。

告子曰言義而而行甚惡云云ハ、言義ノ上ニ墨子ノ二字チ脱ス、告子ハ孟子ノ告子ナリト云ヒ、或ハ別人ナリトモ云フ、其人墨子チ評シテ曰ク、墨子ノ言說ハ義ニ合スルモ、實行ハ甚ダ不善ナリト、如此無禮ノ批評チナセシ

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問下。吳鈔本有焉字。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爲善者賞之。舊本挩爲字。王校補。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何上。疑挩鬼神二字。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王云。舊本脫閉字入字。今據魯問篇。及太平御覽疾病部一引補。案王校是也。淮南子人閒訓云。室有百戶。閉其一。盜何遽無從入。卽本此文。畢云。舊有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云云十六字。据一本移前。考秋儀云。一上脫閉字是也。

一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亓力所能至。吳鈔本作夫智者亦必量力所能至。考李本無二三子以下至射哉五十七字。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畢云。及猶兼。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顧云。曰當爲日。蘇云。告子曰之曰。當作日。或爲口。字之訛。下墨子言告子口言而身不行。是其證也。然此告子自與墨子同時。後與孟子問答者。當另爲一人。案曰字不誤。此文當作告子曰。墨子言義。而行甚惡。蓋告子嘗以此言毀墨子。而二三子爲墨子述之。故下文墨子云。稱我言以毀我行。又云。告子毀猶愈亡也。今本告子曰下。挩

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ハ子亦聞ニ乎匿ニ刑徒之有ヲ刑乎ノ誤、罪人ヲ隱匿スルトキハ之ヲ罰スルヲ云フ。

今有於此云ハ、此ニ一人アリ、其材ハ子ニ十倍スルトキ、子ハ之ヲ十ナガラ譽メ、自分ノ事ニ至リテハ、其十分ノ一位ニ止ムルコトヲ得ベキカ、門人曰ク、能ハズ動モスレバ自ラ誇ルコトアリ、然ラバ子ニ百倍スル人アル時ハ、終身コレヲ譽ムルモ、自ラ視ルコトニ至リテハ甚ダ謙ニシテ其百分ノ一ヲモ、世間ニ吹聽セズシテ止ムコト

哉二字。則義不可通。案王說固是。但疑當作能爲人禍福哉人哉二字。恐非衍文。未敢凡定。姑仍舊本。福爲善以下至之求百六十字。福上恐脫一字。福或神之誤。上脫鬼字。神古字作䄇。形相似。

爲善者富之。王云。富與福同。【考】李本無 爲暴者禍之。舊本脫爲字。王補。 今王引之云。意者疑詞。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廣雅曰。意疑也。 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王云。遽亦何也。連言何遽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漢書陸賈傳。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 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 俞云。之刑二字衍文。子亦聞乎匿徒之有刑乎。徒謂胥徒給徭役者。匿徒謂避役。蘇說同。案此疑當作匿刑徒之有刑乎。衍一之字。刑徒又誤到耳。蓋卽左傳昭七年。所謂僕區之法。孔疏引服虔云。爲隱匿亡人之法。是也。 對曰。未之得聞也。畢云。之得二字舊倒。以意移。 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言其賢過子十倍。下云百子同。 子能什譽之。【考】什子每子供譽其人也。 而一自譽乎。【考】吾子一人身自譽。而不譽其人乎。 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亓善。而子無一乎。【考】百子共能譽。亦善其人。而吾子獨無一譽之邪。 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考】一作子。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亓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

何以視人必強爲之ノ必字ハ、視人ノ上ニアルヲ可トナス、視人トハ、人ノ好不好及ビ欲不欲ヲ視ルヲ云フ。

爲明知能爲禍人哉福ハ爲明知能爲人禍福トナスベシ。

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我族人莫之欲。

畢云。已上八字舊脫。据一本增。案父哉。李本作末予。恐非。

故不欲哉。

畢云。太平御覽。引云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有好美者。而曰吾族無此不欲邪。富貴者。而曰吾族無此不用也。與此微異。

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強爲之。

畢云。此下舊接爲善者富之云云二百六十四字。今据文義移後。一本此下亦接夫義天下之大器也。案言不視人之好不好欲不欲也。

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強爲之。

畢云。必當爲不。已上十六字舊脫。在則盜何遽無從下。今据一本移正。蘇云。此勉之之詞。必字不誤。案依蘇說。則當讀何以視人句斷。下云。必強爲之。乃勉其爲義。非責其不爲也。考意林約引此文。作強自力矣。則馬總所讀。似已如是。然今以語氣校之。竊疑必字當在視人上。仍爲詰責之辭。與上文不視人云云。文例正相對也。

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神爲明知。

先生。舊本譌先王。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又舊本神爲二字到轉。王校乙正。吳鈔本不到。

能爲禍人哉。福。

畢云。人哉已上二十七字。舊在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下。今据一本在此。一本又無知能爲禍人哉六字。案吳鈔本亦無知能以下六字。又畢本脫福字。各本並有今增。王云。此當以能爲禍福連讀。不當有人哉二字。下文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爲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是其證。今本禍福二字之間。衍人

徇通ノ徇ハ濬ニ通ジテ、深キコト。考本徇通ヲ狥通ニ作ル。

欲使隨而學云云トハ、前述ノ如ク、將來見込ノアル人物ナレバ、此ヲシテ從學セシメントス、故ニ曰ク、汝姑ク我ニ隨ッテ學ブベシ、學成ラバ、汝ヲ或ル官吏ニ推擧セント、其人此善言ニ奬勵セラレテ、學ブコト其年（期年トハ通ズ一年間）ノ後、約束ノ履行ヲ墨子ニ迫リタリ。

魯語トハ魯國ノ物語ヲ云フ。

考本ハ與我葬ヲ無我葬ニ作ル。

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王以鬼爲神明知。能爲禍人哉。二十七字。今据一本移後。

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

良吳鈔本作梁。後魯問篇亦云強梁。然義似不同。考李本無有游以下至人哉二十七字。

思慮徇通。

史記黃帝本紀。黃帝幼而徇齊。集解。徐廣曰。墨子曰。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通矣。裴駰案。徇疾也。索隱云。徇齊。家語及大戴禮。竝作叡齊。一本作慧齊。叡慧皆智也。史記舊本亦有作濬齊。蓋古字假借徇爲濬。濬深也。義亦竝通。案徐引墨子。今無此文。蓋在佚篇中。說文人部云。侚疾也。徇即侚之譌。莊子知北游篇云。思慮恂達。又借恂爲之。考狥徇通。偏也。

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

意林引作朞年。畢云。同期年。詒讓案。此書期年字多作其。詳節葬下篇。

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

畢云。舊脫二字。以意增。

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

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

魯有昆弟五人者。亓父死。

畢云。亓舊作亦。下同。一本俱作其。詒讓案。意林正作其。下竝同。

亓長子嗜酒。而不葬。亓四弟曰。子與我葬。

畢云。與舊作無。一本如此。考李本無其字。秋儀云。無當作爲。

當爲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

吳鈔本無其字。考李本無其字。

四弟曰。吾末予子酒矣。

末道藏本吳鈔本。竝作未。

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爲義。我亦爲義。豈獨我義也

夫應熟辭稱議而爲之敏也ノ稱議ノ上ニ不字ヲ脫ス、熟辭卽チ普通ノ言論ニ應ズルニハ、別ニ稱議卽チ熟慮ヲ待タザルモ可ナリ、桀紂ノ如キハ、其惡ナルコト明カニシテ、論ズル迄モナキ事ナリ、此心得アル者ヲ敏ト云フ。厚攻則厚吾ノ吾ハ圄ト同ジ、相手ノ議論ニ由リテ、我モ其論駁ニ加減アルコトヲ云フ、是猶荷轅云云トハ、何人ニモ明白ナルコトヲ論ズルハ、恰モ轅ヲ以テ螘（蟻）ヲ擊ツガ如キ者ナリト、要スルニ桀紂ノ如キハ問題トナス價値ナキヲ云フ。稱於孔子トハ、孔子ヲ稱譽スルコト、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ノ亦ハ、其字ノ誤、孔子ノ所說至當ナルコトヲ云フ。

生舊本譌王。今據吳鈔本正。下同。畢云。聞當爲閒。案畢校是也。孟子云。政不足與閒也。趙注云。閒非也。

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

此因墨子言不毀儒而遂難之。言人不能無毀譽也。

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辭。稱議而爲之。

孰辭習孰之辭。猶云常語。議吳鈔本作義。案稱議上當有不字。應孰辭。不稱議而爲之。謂應習孰之辭。則信口酬答。不待稱議而後對。故下云敏也。此明前云不毀儒。非不毀桀紂之謂。不可以習孰應對之語。執以相難。畢云。孰當爲執。亦通。案孰熟同。猶成。

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

王引之云。吾讀爲列禦寇之禦。禦古通作吾。趙策曰。王非戰國守吾之具。其將何以當之乎。是其證。案王校是也。吾當爲圄之省。說文口部云。圄守也。案吾下一有者字。就其語之厚薄。應其攻而稱議也。

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

此即申應孰辭不必稱議之指。畢云。蛾同螘。

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

畢云。稱述孔子。

程子曰。非儒。何。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

俞云。亦當爲亣。古文其字也。言我所稱於孔子者。是其當。而不可易者也。其字即以孔子言。本篇其字多誤爲亦。畢氏已訂正。而未及此。

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

王云。云猶或也。言鳥魚雖愚。禹湯猶或因之也。古者云與或同義。案言禹湯之道猶因之也。云助語。

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

畢云。言孔子之言。有必不能易者。此下舊有有游於子墨

以命爲有ノ有ハ恐クハ衍文、有極矣トハ一定ノ常ナルコト、卽チ有命ヲ云フ。

告聞也トハ、自分ノ嘗テ聞キシ所ヲ告ゲタルマデナリ。
迷之反後坐ハ、還之反復坐ノ誤、墨子ハ程子ノ退クヲ見テ、之ヲ召ビ止メ、還レト命ジタルナリ、之字ハ意義ナシ、於是程子ハ反リテ、坐席ニ復シタルコト。
進復曰ノ復ハ白スト云フコト、有可間者焉トハ、非難スベキ點アルコトヲ云フ。

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泣詳節葬下篇。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畢本。鼓作鼔云。此鼔字从攴。與鼓字異。彼从攴。案畢校非也。詳兼愛中篇。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有極猶言有常。詳非儒下篇。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必不二字。舊到。今據吳鈔本乙。與下文合。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若四政者。而我言之若舊本作各。王云。此各當爲此若。若亦此也。言儒無此四政也。下文曰。今儒固有此四政者。是其證。今本此若作此各。則文義不順。墨子書多謂此爲此若。說見魯問篇。案王說是也。今據正。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畢云。言告所聞。案予以所聞告之。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迷之義不可通。疑迷當爲還之誤。謂墨子評程子令還也。案李本無程以下至蛾也八十五字。迷一作逆是也。反。後坐。畢讀反爲句。後又爲句云。言惑於此說者。請反而後。後留之。王云。畢說非也。後當爲復。復後字相似。故書傳中復字。多譌作後。反爲一句。復坐爲一句。謂程子反而復坐也。今本復作後。則義不可通。案蓋就諸弟子之末也。後疑復誤。下有復進語。進復曰。王云。復如孟子有復於王者曰之復。謂程子進而復於墨子也。鄉者先生之言。有可聞者焉。

曰者ノ兩字、互ニ其位地ヲ換置スベシ。

樂以爲樂也トハ、音樂ヲ爲スハ、人心ヲ樂マシムル爲ナリ。

子未我應也云云トハ、墨子以爲ラク儒者ノ返答ハ剴切ナラズシテ、答辯ト稱スル程ノ價値ナシ、眞ノ答辯トハ如何ナル者ナルカ、之ヲ宮室ニ例スルニ如此云云ト、自ラ自問自答シテ、其模範ヲ示シタルナリ。

室以爲云云ノ室ハ宮ノ誤。

程子ハ三辨篇ノ程繁ナリ、此一節ハ節葬下篇ニ詳カナリ。

然號而不止。此亣故何也。亣顧校季本作其。卽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蘇云。曰字誤倒。當作問於儒者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說文木部云。樂五聲八音總名。引申爲哀樂之樂。此第二樂字。用引申之義。古讀二義同音。故墨子以室以爲室難之。樂記云。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又禮器云。樂者樂其所自成。仲尼燕居云。行而樂之樂也。荀子樂論篇亦云。樂者樂也。此卽墨子所㡿。儒者之說。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兪云。避寒。避暑。爲男女之別。三句。皆以室言。不當於男女之別句獨著室字。室乃且字之誤。古書且字。或誤爲宜。詩假樂篇釋文曰。且君且王。一本且竝作宜是也。且誤爲宜。因誤爲室矣。案室當作宮。辭過篇云。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節用上篇云。宮牆足以爲男女之別。皆於避寒暑外。分別言之。此亦當同。兪說未允。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畢云。舊脫爲字。據上文增。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蘇云。程子卽程繁也。見三辨篇。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爲不明。畢云。舊脫天字。據下文增。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椁。多爲衣衾。送死

魚罟ハ魚網ナリ。

倮謂撅者不恭也トハ、倮ハ裸ナリ、撅ハ衣ヲ揭グルコト、自分ハハダカニ居リナガラ、他人ノ衣ヲ揭グルヲ評シテ、不禮ナリトスルコト。

知有賢於人云云トハ公孟子ノ意ハ嗇ニ久喪ヲ辯護センガ爲ナリ、墨子之ヲ駁シテ曰ク、久喪ヲナスモ知ト稱スルコトヲ得ベシ、然レドモ其知ハ愚人ノ知ニテ取ルニ足ラザルコトヲ論ズ。學吾之慕父母ノ吾ノ下ニ子ヲ脫ス、吾子ハ小男小女、即チ嬰兒子ヲ云フ。

禮也。 客禮即五禮之賓禮。 是猶無魚而爲魚罟也。 說文网部云。罟网也。爾雅釋器云。魚罟謂之罛。詩碩人。孔疏引李巡云。魚罟捕魚具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 畢云。三日當爲三月。韓非子顯學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高誘注淮南子齊俗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而後漢書王符傳注。引尸子云。禹制喪三日。亦當爲月。 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三日之喪。是猶倮謂撅者不恭也。 舊本。倮作果。今從道藏本改。吳鈔本又作裸。畢云。果當爲裸。說文云。袒也。玉篇云。倮赤體也。撅當爲蹶。說文云。僵也。一曰跳也。洪云。禮記內則。不涉不撅。鄭注。撅揭衣也。謂袒衣與揭衣。其露體不恭一也。晏子春秋外篇上。吾譏晏子。猶譽倮而高撅者也。其義與此同。俞云。畢謂撅當爲蹶失之。蹶與裸兩意不倫。不當取以爲喩。內則不涉不撅。撅衣雖不恭。然裸則更甚。故曰是猶果謂撅者。不恭也。考李本撅作撅 撅揭衣也。 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 謂偶有一事賢於他人。 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 有以。吳鈔本作亦有。 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 俞云。吾下脫子字。管子海王篇。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尹知章注曰。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文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子之慕父母。故下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嬰子即吾子也。考謂三年之愛。 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 畢云。衆經音義云。倉頡篇云。男曰兒。女曰嬰。 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

國之治ノ下ニ、治レ之、故治也ノ五字ヲ脫ス。

勸之無饜トハ、假令國治ルト雖モ、人民ヲシテ、益〻其職ニ勤勉ナラシメテ已マザルコト。

祝餲在前トハ、老人ノ餲ブヲ防グタメニ、之ヲ祝セントスル者、蓋シ之ヲ尊敬スルノ意ニ出ヅ。

考本薾ヲ爾ニ作ル。

戾虛ハ虛戾トナスベシ。家亡ビ祭絕ユルコト。

祭祀ノ祀ハ禮ノ誤。

文所謂君子聽治也。國貧則從事。卽上文所謂庶人從事也。非儒篇曰。庶人怠於從事則貧。故曰國貧則從事。今本貧作治者。涉上文國治而誤。子墨子曰。國之治。盧云。此下脫治之故治也五字。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下事字。舊本譌作是。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故雖治國。勸之無饜。畢云。猶云勉之無已。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爲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畢云。說文云。噎飯窒也。飯窒則思飲。俞云。晏子春秋襍上篇。噎而遽掘井。說苑襍言篇。作譬之猶渴而穿井。渴字較噎爲勝。疑此文亦當作渴。因噎字古作餲。漢書賈山傳。祝餲在前。師古曰。餲古噎字。是也。形與渴微似。故渴誤爲噎。案畢說是也。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薾爲聲樂。畢云。說文云。薾華盛。言盛也。或侈假音字。考爾若同。不顧其民。是以身爲刑僇。國爲戾虛者。吳鈔本。無者字。王云。戾虛當爲虛戾。魯問篇曰。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趙策曰。齊爲虛戾。又曰。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戾猶厲也。非命篇曰。國爲虛厲。身在刑僇之中。是虛戾卽虛厲也。小雅節南山篇。降此大戾。大雅瞻卬篇。戾作厲。小宛篇。翰飛戾天。文選西都賦注。引韓詩。戾作厲。孟子滕文公篇。樂歲粒米狼戾。鹽鐵論未通篇。狼戾作梁厲。莊子人閒世篇。國爲虛厲。身爲刑僇。釋文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爲厲。考戾虛當作虛戾。戾厲同。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畢云。當爲禮。詒讓案。卽五禮之吉禮。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

子亦ハ箕子ノ誤倒ニシテ、周書ノ一篇ナリ。

喪禮云云ノ一節ハ、節葬下非儒篇ヲ見ヨ。

族人ノ上ニ、戚字ヲ脱ス。

或以不喪之閒云云トハ、前述ノ如ク、人死スレバ久喪シ、又其事アラザルトキハ、音樂ニ耽ケルコトヲ云フ。

歌依詠詩也トハ、琴瑟ニ依リテ、詩ヲ詠ズルヲ歌ト云フコト。

第二ノ國治ハ國貧ノ誤。

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爲不神明。不能爲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戴云。子亦。疑當作亓子。亓古其字。其子卽箕子。周書有箕子篇。今亡。孔晁作注時。當尚在也。詒案李本無故先王以下至從事。百十六字。先生之書未考。亓傲也。畢云。以下亓字。舊皆作亦。出於子不祥。此言爲不善之有罰。爲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畢云。後子嗣子也。三年喪服。義詳節葬下。非儒下二篇。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族人上。王校增戚字。說詳節葬下篇。周禮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詒何。閒誦詩三百。大司樂鄭注云。以聲節之曰誦。弦詩三百。禮記樂配注云。弦謂鼓琴瑟也。歌詩三百。周禮小師注云。歌依詠詩也。舞詩三百。謂舞人歌詩以節舞。左襄十六年傳云。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是舞有歌詩也。墨子意謂。不喪則又習樂。明其曠日廢業也。毛詩鄭風子衿傳云。古者敎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與此書義同。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國治則爲禮樂。舊本脫國字。王據下文補。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爲禮樂。王云。下國治當爲國貧。治與亂對。富與貧對。國亂則治之。卽上

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トハ齒ハ契ノ齒ナリ、古代金錢ノ貸借等ニハ、竹木ノ類ニ其數ヲ刻ス、例スレバ十金ナラバ、十本ヲ刻ス、故ニ其形齒ノ如シ、文意ハ孔子ヲ以テ天子トナスベシト思フハ、他人ノ契齒ヲ數ヘテ、自己ノ富ナリトスルガ如シ、其妄想ノ太甚ダシキヲ云フ。

齰然ハ錯然ト同ジ、錯雜ノ貌。

命人葆云云ノ葆ハ頭髮ヲ包ムコト、亣ハ其字ナリ、自家矛盾セルコトヲ云フ。

有義不義無祥不祥トハ人ノ行爲ニ、義ト不義トアルモ、墨子所論ノ如ク、鬼神アリテ、禍福ヲ下ス者ニアラザルコトヲ論ズ。

子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畢云。齒年也。兪云。數人之年。安得以爲富。畢說非也。齒者契之齒也。古者刻竹木以記數。其刻處如齒。故謂之齒。易林所謂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是也。列子說符篇。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此正數人之齒以爲富者。蓋古有此喩。案兪說是也。蘇說同。〔考〕數上聲。數齒尊齡也。

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齰然在天。說文齒部云。齰齧也。非此義。畢云。齰同錯。〔考〕李本無公孟子以下至冠也四十三字。齰齧也。蓋謂分辨也。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畢云。葆言包裹其髮。而去亣冠也。亣畢本作丌云。舊作亦。知是此字之譌。丌卽其字。以意改。王引之云。古其字亦有作亣者。玉篇。亣古文其。是其證。今本墨子。其作亦。則是亣之譌。非丌之譌也。後凡亣譌作亦者放此。案王說是也。今並據正。〔考〕未詳。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無畢本改有云。舊作無。據下文改。王云。畢改非也。公孟子之意。以爲壽夭貧富。皆有命。而鬼神不能爲禍福。故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墨子執非命之說。以爲鬼神實司禍福。義則降之祥。不義則降之不祥。故曰有祥不祥。有祥不祥。乃墨子之說。非公孟子之說。不得據彼以改此也。顧蘇說同。子墨子曰。古聖王。古下。吳鈔本有者字。皆以鬼神爲神明。而爲禍福。畢云。而同能。執有祥不祥。是以政

フコト、請因以相見也トハ、其マヽデ面會セン、特ニ服ヲ易フヲ要セズト云フコト。

古言服云云ハ、古言ヲ言ヒ古服ヲ着シテ、始メテ仁者タルコトヲ得。

子之古非古也トハ、公孟子ハ周ノ先王ニ法ルモ、更ニ周ヨリ遠キ夏世ニ法ラザルヲ云フ。

使孔子當聖王トハ、孔子ヲシテ、聖王ノ世ニ出デシムルヲ云フ。

忽。畢云。舊作認。考李本。忽作認。說已見。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必將舍忽易章甫。必舊本作不。畢云。不一本作必亦是。蘇云。不字誤。一本作必是也。畢注以不爲句非。案蘇說是也。今據正。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畢云。言其意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句。考李本無公孟子以下至古也八十二字。然後仁。孟子告子篇。荅曹交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公孟子之言同於彼。但孟子兼重行。而公孟子唯擧言服。故爲墨子所折。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爲天下之暴人。明鬼下篇作費中。中仲古今字。箕子微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畢云。言同時之言。而仁不仁異。周公旦爲天下之聖人。關叔爲天下之暴人。關叔即管叔。詳耕柱篇。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畢云。謂節葬節用之屬。墨氏之學出於夏。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考公孟子以下別章。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考詳一作侯。非矣。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

鮮冠組纓ノ組ハ、䋚ト通ズ、五色ヲクミ合ハセタル色ヲ云フ。

絳衣ハ大袂ノ襌衣、博袍ハ大ナル襦袢ノ類。

女逢衣徒也トハ、汝ハ逢衣ヲ着スルノ徒輩ナリト云フコト。

宿善者不祥トハ、善言ヲキキテ之ヲ實行セザル者ハ、不吉ナリト云フ。

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說文系部云。組綬屬也。其小者可以爲冠纓。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此朝服當爲冠弁服。但組纓爲常制。不足爲華侈。與鮮冠絳衣博袍。文例不相應。疑此組當爲䋚之叚字。荀子樂論篇云。亂世之徵。其服組鮮絳。義詳節用篇。

絳衣博袍。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褒衣博裒。王云。哀十四年公羊傳。反袂拭面涕沾袍。何注曰。袍衣前襟也。絳舊本作縫。王引之云。絳當爲綘。字之誤也。綘與縫同。集韻。縫或省作綘。漢丹陽太守郭旻碑。彌綘袞口。綘即縫字。字從夆不從夅。縫衣大衣也。字或作逢。又作摓。洪範。子孫其逢。馬注曰。逢大也。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襌衣也。莊子盜跖篇。摓衣淺帶。釋文曰。摓本又作縫。列子黃帝篇釋文。向秀注曰。儒服寬而長大。荀子非十二子篇。其冠進。其衣逢。儒效篇。逢衣淺帶。解果其冠。楊倞注竝曰。逢大也。列子黃帝篇曰。女逢衣徒也。縫綘逢摓。字異而義同。綘衣與博袍連文。綘博皆大也。淮南齊俗篇。作裾衣博袍。高注曰。裾褒也。褒亦大也。氾論篇又云。褒衣博帶。案王說是也。今據正。綘衣即禮經侈袂之衣。周禮司服鄭注云。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博袍即謂綘衣之前襟。廣雅釋器云。袍長襦也。彼燕居之服。非聽治所用。與此袍異也。任大椿謂綘衣博袍。即漢晉以後之朝服絳紗袍。大誤。

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淮南子齊俗訓云。越王句踐。劗髮文身。南面而霸天下。又云。越人劗鬀。許注云。鬀斷也。剪即鬀之俗。說苑奉使篇。越諸發曰。越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畢云。讀如無宿諾。詩宿留也。知其善而未行也。請舍

鼓筴播精ノ筴ハ策ニシテ、播ハ數字ノ誤、故ニト筮ヲ業トシテ、米ヲ得ルコトヲ云フ。

仁義鈞云云トハ、同一ノ仁義ト雖モ、人ニ說カザレバ、其效ナキヲ云フ。

章甫ハ殷代ノ冠ニシテ孔子嘗ツテ之ヲ冠ストイフ、質言トハ殷家質ヲ尙ブヲ云フ。

考本、戴章甫搢忽ヲ義章甫搢怱ニ作ル。

搢忽ノ忽ハ笏ニシテ、搢ハサシハサムコト。

荀子法行篇ノ六ハ云字カ夫字ノ誤、絇屨ハ屨頭ニ裝飾アル者。

君子服然後行乎云云トハ、君子ハ自分ノ如ク正シキ儒服ヲナシテ後、正シキ行ヲナスカ或ハ其反對ナルカ。

高冠博帶金劍木盾ハ、皆衣服ノ整正ヲ云フ。

大布ハ粗布ヲ云フ。

筴播精。釋文。精如字。一音所。字則當作糈。是糈與精字形相似。而易譌也。郭璞注南山經曰。糈先呂反。今江東音所。說文糈糧也。言兩人皆善筮。而一行一處。其得米孰多也。史記貨殖傳云。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是其證。案王校是也。今據正。下同。詒秋儀云。精當作糈。

公孟子曰。行爲人筮者。其糈多。子墨子曰。仁義鈞。吳鈔本作均。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公孟子戴章甫。畢云。戴本多作義。以意改。案顧校季本正作戴。士冠。禮記云。章甫殷道也。鄭注云。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論語先進篇。端章甫。集解。鄭玄云。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禮記儒行。魯哀公問孔子儒服。對曰。某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此公孟子儒者。故亦儒服與。

搢忽。畢云。搢即晉字俗寫。忽即笏字。古文尚書在治忽。亦用此字。舊作怱誤。詒讓案。儀禮既夕。木笏。鄭注云。今文笏作忽。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康成注尚書作在治曶云。曶者笏也。忽曶笏字並通。釋名釋書契云。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荀子法行篇。六章甫絇屨。紳而搢笏。詒公孟子以下別章。秋儀云。義疑戴誤。怱當作忽。蓋笏也。

儒服。而以見子墨子。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畢云。說文云。盾瞂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陸德明周禮音義云。食允反。又音允。詒讓案。此所言皆朝服。朝服未有用盾者。盾疑亦曶之誤。但木曶非貴服。所未詳也。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牂道藏本・吳鈔本。並从牛誤。韋以帶劍。並詳兼愛中下篇。以

軍旅上ニ於テ、巧妙ナル經略ヲ得ルコト、著稅僞材ハ、籍稅賦財ノ誤ニシテ、貨財ヲ聚斂スルコト、出必見辱トハ、如此ンバ外國ト戰フモ、必ズ敗ルルヲ云フ、此一節ハ扣カズト雖モ、必ズ鳴ルノ第二種ナリ。是子之謂上ニ所字ヲ補フベシ。以上ノ數句ハ公孟子ハ實際ニ不扣則不鳴ノ意味ヲ知ラザルヲ難ズルタメニ、其矛盾ヲ擧ゲタルナリ。良玉ノ玉ハ、巫ノ誤、餘糈ノ糈ハ神前ニ供スル米ヲ云フ。

子曰。君子共己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謂上當有所字。[考]李本且作墨。未穩。疑當作且子墨子曰。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畢云。已上申明又未知其所謂。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糈。玉疑當爲巫。糈舊誤精。王校下文諸精字皆爲糈。惟此未正。今審校當與彼同。淮南子說山訓云。巫之用糈藉。高注云。糈祀神之米。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內則。奔則爲妾。鄭注云。奔或爲衒。列女傳辯通篇。齊鍾離春衒嫁不售。畢云。說文云。衒行且賣也。衒或字。人莫之取也。之舊本作知。畢云。知一本作之。詒讓案。作之是也。意林作人莫之娶。今據正。今子徧從人而說之。徧舊本作偏。畢以意改徧。道藏本・季本・吳鈔本。正作徧。王以偏爲古徧字。詳非攻下篇。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畢云。言好德不如好色。不强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筮。舊本。筮譌星。王據下文改。一行爲人筮者。一處而不出者。行爲人筮者。此十一字舊挩。王據上下文義補。與處而不出者。其糈孰多。糈舊本誤精。王云。精當爲糈。字之誤也。莊子人閒世篇。鼓

ザル者、第二ハ扣カズト雖モ鳴ル者、卽チ問ハザルモ言フ者ニ又二種アリ、今公孟子ハ第一アルヲ知リテ、第二ノ二物アルヲ知ラザルナリ。

大人ハ君主ヲ云フ。

此君子之所疑惑也トハ、前述ノ如ク、或ハ不遜ニ認メラレ、或ハ諂佞ナル言議ト認メラル、是故ニ君子ハ遲疑シテ言ハザルナリ、卽チ第一ノ扣カザレバ言ハザルヲ云フ。

大人爲政云云トハ、君主ノ政事ガ、國家危難ノ原因トナルコト、危機一髮ノ際ナルヲ云フ。

君子之必以諫ノ一句ニハ脫文アリ、然而大人之利ノ下ニ、下文ノ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ノ十一字ヲ轉置スベシ、前述ノ如ク、國家危急ノ時ニ當リ、君子ノ諫言ハ君主ノ利トナル者故、君主必ズ之ヲ用フベシ、扣カズト雖モ、必ズ鳴ルノ第一種ナリ。

擧不義之異行トハ、俊材ナレバ不道德ノ人ト雖モ、之ヲ用フルヲ云フ、雖得大巧云云トハ、

有三物者。不扣則不鳴者一。雖不扣必鳴者二。而公孟子但云不扣則不鳴。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故曰子乃今知其一耳。今本耳誤爲身。身下。又衍也字。舊李本無子墨子以下至者也百八十三字。

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

吳鈔本。所下有以字。疑惑謂言之無益而有害。則君子遲疑不敢發。此明不扣而不鳴之一物。

若大人爲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

非儒篇云。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

君子之必以諫。

子下疑脫一字。

然而大人之利

蘇云。此下有脫簡。下文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十一字。當在此。案蘇校未塙。

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擧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僞材。

畢云。僞疑當爲賦。說文云。此古貨字。讀若貴。蘇云。有之以下十一字。當在上文然而大人之利句下。誤錯於此。此文當云欲攻伐無罪之國。以廣辟上地。著稅僞材。案畢校近是。但著稅義難通。疑著當作籍。毛詩大雅韓奕箋云。籍稅也。節用上篇云。其籍斂厚材。財字通。籍稅賦材。猶云籍斂貨財矣。舊可一作乃。材器不當度者。

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

以上明不扣必鳴之二物。畢云。已上申明知其一身。失之。

且

吾言足用矣云云ノ舍言ノ間ニ、吾字ヲ補フベシ、以其言ハ、以他言ノ誤、吾ガ有用ノ言說ヲ捨ツルハ、我ガ田地ノ禾ヲ刈ルコトヲ止メテ、他人ノ遺穗ヲ拾フガ如シ、無益ノ事ナリ。

考本攗ヲ㯏ニ作ル。

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トハ、盡ク天下ノ卵ヲ石ニ投ズルモ、卵皆毀レテ、石ハ依然タルヲ云フ。

○公孟篇ハ儒家者流ノ公孟子、其他ト墨子トノ問答ヲ錄シタル者ニシテ、其文多ク非儒篇ト出入ス。

共己以待ノ共ハ拱ニシテ、手ヲコマヌキ、無事ナル形ヲ云フ。

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ノ身ハ、耳ノ誤、也ハ衍、其文意ハ、抑ヽ是ノ言論ト云フ者ニツキ、三種アリ、第一ハ扣カザレバ鳴ラズ、卽問ハザレバ言ハ

子曰。此上疑有挩文。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舍下亦當有吾字。蘇云。革更也。是猶舍穫而攗粟也。國語魯語。收攗而烝。韋注云。攗拾也。一切經音義引賈逵云。攗拾穗也。攗攗字同。畢云。攗拾也。一本作㯏非。[案]㯏恐攈誤。攈又作攟作擴。取捄也。以其言非吾言者。畢云。太平御覽引其作他。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畢云。大平御覽作石猶不毀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惠棟云。公孟子卽公明子。孔子之徒。宋翔鳳云。孟子公明儀公明高曾子弟子。公孟子與墨子問難。皆儒家之言。孟與明通。公孟子卽公明子。其人非儀卽高。正與墨翟同時。詒讓案。潛夫論志氏姓篇。衞公族有公孟氏。左傳定十二年。孔疏謂公孟縶之後。以字爲氏。說苑脩文篇。有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及曾子。此公孟子。疑卽子高。蓋七十子之弟子也。君子共己以待。蘇云。共讀如恭。詒讓案。荀子王霸篇云。則天子共己而已。楊注云。共讀爲恭。或讀爲拱。垂拱而已也。案此共己當讀爲拱己。非儒篇云。高拱下視是也。[案]共恭同。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何。[案]扣則鳴。不扣則不鳴。非儒下篇。述儒者之言曰。君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卽此。畢云。說文云。扣牽馬也。敂擊也。讀若扣。此假音耳。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吳鈔本。其下有有字。王引之云。身字義不可通。身當爲耳。隸書身字。或作耳。見漢荊州從事苑鎮碑。與耳相似。故耳誤爲身。管子兵法篇。敎其耳以號令之數。今本耳誤爲身。所謂是言

考ノ本文ハ有黑者ヲ有墨者ニ作ル。

甲乙等ノ十干ハ日ヲ云フ、五行說ヲ以テ、五色龍ニ配當シ、其吉凶ヲトスルコト。

圜心而虛天下也トハ、前述ノ如キ迷信行ハルトキハ、天下ノ人心皆束縛セラレテ、天下ニ行人少ナク、空虛トナルベシ。

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案此日者以五色之龍定吉凶。疑卽所謂龍忌。許君請龍之說。未詳所出。恐非古術也。畢云。北事類賦作往。

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畢云。舊脫至淄水不遂五字。據史記日者傳集解。及事類賦增。史記集解云。墨子不遂而反焉。又多二字。淄水出今山東益都縣西南顏神鎭東南三十五里原山。經臨淄縣東北。流至壽光縣。北入海。

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墨〔考〕李本作黑。是也。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畢本。此下增以戊己殺黃龍於中方云。此句舊脫。據太平御覽增。王云。畢增非也。原文本無此句。今刻本御覽鱗介部一有之者。後人不知古義。而妄加之也。古人謂東西南北爲四方者。以其在四旁也。若中央爲四方之中。則不得言中方一謬也。行者之所向。有東有西。有南有北。而中不與焉。二謬也。鈔本御覽。及容齋續筆所引。皆無此句。案王說是也。此卽古五龍之說。鬼谷子盛神法五龍。陶弘景注云。五龍五行之龍也。水經注引遁甲開山圖云。五龍見教。天皇被迹。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爲五行神。說文戊部云。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義並同。然則五龍自有中宮。但日者之言。不妨約舉四方耳。

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畢云。舊脫天字之字。據太平御覽增。是圍心而虛天下也。蘇云。圍心未詳。圍或當作違。吳玉搢云。圍心卽違心。古圍違字通。〔考〕圍繞也。以禁下行之事。圍繞於心。則必虛天下機事也。

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

曰義也トハ負粟者ノ困難ヲ救フハ人ノ道ナルヲ云フ。

信徙ノ信ハ倍ノ誤、徙ハ蓰ト通ズ、五倍ヲ蓰ト云フ。考本信徙ヲ倍徙ニ作ル。

日者ハト筮家陰陽師ノ徒ヲ云フ、帝ハ天帝ヲ云フ、不可以北トハ、黑色ハ北ニ配スレバナリ。

事物起原十卷ハ宋ノ高丞ノ撰。

鬼神之事曰ノ事ハ衍文ナルベシ。

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王云。故字。亦後人所加。御覽人事部六十二引無故字。] 曰義也。今爲義之君子。[畢云。之舊作也。据太平御覽改。] 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說吳鈔本作悅。] 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也。[道藏本。也作之。畢云。一本脫此字。] 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畢云。當爲倍徙。下同。案畢校是也。徙蓰字通。[illegible]徙當作蓰。] 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爲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爲信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爲。則士之計利。[畢云。則舊作財。一本如此。] 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史記日者傳集解云。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索隱云。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畢云。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注。引遇作過。詒讓案。高承事物紀原引亦作過。] 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畢云。事類賦引殺作屠。] 而先生之色黑。[舊本。生誤。王今據吳鈔本・顧校季木正。] 不可以北。[淮南子要略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許注云。中國以鬼神之事曰忌。]

吾取ノ吾ハ、若字ノ誤。

百人及ビ數百ノ二語ハ、皆數百人トナシ、於後ノ上ニ處字ヲ補フベシ。

仕人於衞ハ、弟子仕ニ於衞ニノ誤。

不當ハ不審ノ誤。

千盆ノ盆ハ、粟ノ量數ノ名ナリ。

云。簡閱也。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俞云。吾當爲若。字之誤也。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畢云。數百下當脫人處二字。王云。百人亦當爲數百人。上文曰。千人有餘。故此分言之。曰數百人處於前。數百人處於後。今作百人。則與上下文不合。詒百下脫人處字。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人於衞。畢云。舊脫二人字。一本有。詒讓案。荀子富國篇楊注。引作子墨子弟子仕於衞。則疑仕於衞上。有弟子二字。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畢云。後作審。詒讓案。荀子注引亦作當。疑審字近是。曰。待女以千盆。女吳鈔本作汝。盆畢本改溢云。舊作盆誤。古無鎰字。只作益。或作溢。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爲名。注孟康曰。二十兩爲溢也。賈逵國語注云。二十四兩。王云。古鎰字皆作溢。無作盆者。此言千盆五百盆。皆謂粟。非謂金也。荀子富國篇。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楊倞曰。蓋當時以盆爲量。引考工記曰。盆實二鬴。又引墨子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則盆非溢之譌也。富國篇又云。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鼓亦量名。授我五百盆。盆畢本亦改溢非。下同。故去之也。詒舊段非矣。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詒李本無子墨子以下至若也九十二字。然則非爲其不審也。詒審當作當。爲

揣曲直而已トハ、人ハ讀書ヲ要セズ、唯ダ道理ノ曲直ヲ量ルヲ得バ可ナリ。

漆十士ノ漆ハ、七ト通ズ、其修至於今トハ、周公ノ修德名ハ、今日ニ至ルマデ衰ヘザルコト。

同歸之物云云トハ、元來同一ノ理ニ歸著スベキ事物ト雖モ、之ヲ筆舌ニ傳フルトキハ、誤謬アルヲ免レズ、隨ツテ人民ノ之ヲ聽クコトモ、亦區區トシテ一定セザルハ、書物多クシテ各〻其說ヲ傳フルヲ以テナリ、然ルニ公孫過ノ如キハ、數〻事物ノ精微ナル道理ヲ推衍嘿會シテ、其重要ナル點ヲ會得セリ。

公良桓子ハ衞ノ大夫、或ハ云フ陳人ナリト。

公上玉。尙上字通。過疑亦衞人。揣曲直而已。說文手部云。揣量也。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考】舊有段非也。

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畢本無書字云。本多作讀書百篇。繹史同。蓺文類聚引無書字。北堂書鈔凡三引。兩引無一引有。無者是也。案道藏本・吳鈔本・竝有書字。今不據删。夕見漆十士。畢云。漆七字假音。今俗作柒。蓺文類聚引作七。詒讓案。唐岱嶽觀碑。五經文字石本。七字竝作漆。【考】蓺文志。漆作七。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吳鈔本。脩作修。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畢云。北堂書鈔引云。相天下猶如此。況吾無事。何敢廢乎。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易繫辭云。天下同歸而殊塗。孔疏云。言天下萬事。終則同歸於一。蓋謂理雖同歸。而言不能無誤。然而民聽不鈞。吳鈔本作均。畢云。均字假音。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周禮鄕師鄭注云。逆猶鉤考也。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畢云。言苟得其精微。則無用以書爲教。

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蘇云。公良桓子。蓋衞大夫。詒讓案。史記孔子弟子列傳有公良孺。陳人則陳亦有此姓。衞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閒。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閒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廣雅釋言

先王之遺ノ遺ハ道字ノ誤。

關中ハ扃中ニシテ、車上ニ木關ヲ設ケ、物ヲ載スル所ナリ。

弦唐子、公尙過皆墨子ノ弟子。

者。考 雠直也。高祖紀。酒雠。言用布之疎者。苟且而用之。而後知其雠直不相繼。擇其良者而用之。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愼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吳鈔本。義作治。而助之修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考 李本。無子墨子以下至傳也五十五字。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王云。遺字義不可通。遺當爲道。此涉上文傳遺而誤也。上文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故此文曰。今聞先王之道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

子墨子南遊考 以下別章。使衛。遊吳鈔本作游。畢云。北堂書鈔作使於衛。關中考 未考。載書甚多。畢云。關中猶云扃中。關扃音相近。案畢說是也。文選張衡西京賦。旗不脫扃。薛綜注云。扃關也。左傳宣十二年孔疏。引服虔云。扃橫木校輪閒。蓋古乘車箱輢閒。以木爲關。中可庋物。謂之扃。亦謂之關。故墨子於關中載書矣。弦唐子見而怪之。廣韻一先云。弦又姓。風俗通云。弦子後。左傳鄭有商人弦高。曰。吾夫子教公尙過曰。公尙過。呂氏春秋高義篇。作公上過。高注云。公上過子墨子弟子也。案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衛公族有公上氏。廣韻一東云。衛大夫有

瞽不知ノ不下ニ、能字ヲ脱ス、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トハ、瞽者ト雖モ、白黒ノ名ヲ知ラザルニ非ズ、唯實際白黒ヲ分タシムルトキハ、不可能ナルヲ以テ、瞽ハ白黒ヲ知ルコト能ハズト云フナリ。

考本ハ名仁ニテ句トス。

商人用一布布云云ノ布ハ市ノ誤、繼苟ハ謑詬ノ誤ニシテ、輕卒ナルコト、其文意ハ商人ガ一匹ノ布ヲ賣ル際ニモ注意シテ良品ヲ賣ルコトヲ云フ。

考本爲字ナシ、必擇良者ヲ必擇良ニ作ル。

風。李善注文選引作凱風。蓋亦省凱爲豈。而誤爲巨也。可以爲證。考据黔者墨。恐鉅縞之誤。縞白繒。

黔者黑也。

吳鈔本。黑作墨非。畢云。說文云。黔黎也。秦謂民爲黔首。謂黑色也。

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

淮南子主術訓云。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黮。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與此語意同。

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

知吳鈔本作能。以上文校之。疑當作不能知。今本及吳本竝挩一字耳。

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

考謂以仁名爲事也。誹非墨子所謂仁也。

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愼也。

周禮泉府鄭注云。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考士一作事。

商人用一布布。

下布字當作市。言用一布市物也。

不敢繼苟而讐焉。

繼苟義不可通。疑當作謑詬。即謑詬之或體也。說文言部云。詬謑詬恥也。或作訽从句。謑或从奊作䜁。楚辭九思云。違羣小兮謑訽。王注云。謑訽恥辱垢陋之言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云。無廉恥而忍謑訽。楊注云。謑詬詈辱也。字本作䜁謑。漢書賈誼傳云。頑鈍亡恥。奊詬亡節。顏注云。奊詬謂無志分也。呂氏春秋誣徒篇云。草木雞狗鳥獸。不可譙詬遇之。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譙詬亦䜁詬之譌。蓋謑詬本訓恥。因以爲恥詈人之語。又引申之。人之蒙恥辱無決擇。亦謂之謑詬。此以市布爲喻。亦言不敢輕易無決擇而讐物也。畢云。讐即售字正文。

必擇良

六辟ノ辟ハ偏僻ヲ云フ、嘿則思云トハ、沈嘿ノ時ニハ沈思シ、辨ズルトキハ人ニ教誨ヲ垂レ、動クトキハ世ノ爲ニナル事業ヲナス、コノ事ヲ代ハル〴〵用ヒシメバ、聖人ト稱スベシ、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ノ下、去惡ノ二字ヲ補フベシ、六辟ハ之ヲ云フ、手足口鼻耳ノ下ニ目字ヲ補フベシ。

考注ノ六字トハ事使三者代御ノ六字ヲ斥ス。

必無排其道トハ、義ヲ爲サントシテ、成ラザルコトアルモ、義ヲ排斥スベカラズ。

宰ハ料理番ヲ云フ。

鉅ハ皚ノ誤ニシテ、白キコト。

爲也。是蕩口也。蘇云。耕柱篇亦有此文。上遷字作復。下二遷字作舉。考以辨言。遷易其行。爲常。是放縱之言也。子墨子曰。

考以下別章。必去六辟。辟僻之借字。考辟僻同。六辟。言下文喜怒樂悲愛也。疑樂上脫哀字。於是六數全也。嘿則思。畢云。默字俗寫从口。

言則誨。動則事。使三者代御。舊本作使者三代御。畢云。此言三世爲人御。必能抑然自下。若去其喜怒樂悲愛。而有聖人之用心也。兪云。使者三代御。當作使三者代御。三者卽嘿言動三事也。御用也。荀子禮論篇。時舉而代御。楊注曰。御進用也。此云代御。義與彼同。言更迭用此三者。則必爲聖人也。因三者二字。傳寫誤倒。畢遂曲爲之說。謬矣。案兪說是也。今據正。考六字未詳。必脫誤。必爲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兪云。去愛下當有去惡二字。傳寫脫之。喜怒樂悲愛惡其六者皆宜去之。卽上文所謂去六辟也。

手足口鼻耳。疑挩目字。從事於義。必爲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爲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言於道不能無出入。莊子大宗師篇郭注云。排者推移之謂也。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畢云。排猶背。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犬一彘之宰。宰卽膳宰也。見儀禮燕禮・禮記文王世子・玉藻。舊本挩一犬二字。王據羣書治要補云。魯問篇亦云竊一犬一彘。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兪云。鉅無白義。字當作豈。豈者皚之叚字。廣雅釋器。皚白也。皚省作豈。又誤作巨。因爲鉅矣。呂氏春秋有始覽。南方曰巨

若君欲見之云云ノ若君ハ、君若トナスベシ、若シ伊尹ヲ見ント欲セバ、之ヲ召喚スベシ、彼必ズ之ヲ光榮トセン。
今有藥此ノ此上ニ、於字ヲ補フベシ。

彼苟然然後可也トハ、殷湯ノ如キ聖君ニシテ如此、如此ニシテ始メテ聖君トナスニ足ルナリ。

遷行トハ、其言論ノ人心ヲ感ジテ、惡ヲ去リ善ニ遷ラシムルコトヲ云フ。

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尙賢中篇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爲庖人。故曰天下之賤人。若君欲見之。吳鈔本。若君作君若。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吳鈔本。女作汝。今有藥此。蘇云。藥下當脫於字。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考】下下車也。不使御。彼苟然。【考】句。彼蓋指楚王也。李本無彼苟以下至其繩百八十八字。然後可也。盧云。此下疑有脫文。詒讓案。此七字與上文亦不相應。上下似竝有挩佚。

子墨子曰。【考】以下別章。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

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考】其言辨而遷易其行。以此爲常。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而常之。舊本挩下不足二字。王據上句補。與耕柱篇合。今從之。【考】勿字不可作禁止看。是世人所

成善ノ成ハ誠ト通ズ。

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トハ、穆賀曰ク、墨子ノ言ハ誠ニ善ナリ、然レドモ我君ハ尊嚴ナル大王ナレバ、墨子ノ如キ者ヲ賤人ト認メテ、其說ヲ用ヒザルコトナキカ。

草之本ノ上ニ、一字ヲ脫ス、一本ノ草根ヲ云フ、順ハ瘵ノ誤。

主君ハ穆賀ヲ云フ。

周考王二年。魯悼公之二十九年也。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考]音悅。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成善矣。畢本成改誠。云。舊作成。據藝文類聚改。一本同。案顧校季本亦作誠。王云。古或以成爲誠。不煩改字。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畢云。藝文類聚引作用子。又節。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畢云。藝文類聚引作焉。草之本吳鈔本。本作木。下同。蘇云。草之本上。當脫一字。天子食之。以順其疾。畢云。藝文類聚引順作瘵。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畢云。藝文類聚引食作用。[考]本根也。薤本蘭本類。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畢云。粢當爲齍。說文云。黍稷在器以祀者。盛解同。俱从皿。亦見周禮也。前文皆同此義。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主君謂穆賀也。戰國策史記載蘇秦說六國君。齊楚魏韓燕諸王。皆稱秦爲主君。索隱云。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襃而美之。故稱曰主君。案左傳昭二十九年。齊高張唁魯昭公。稱主君。杜注云。比公於大夫。然此小司馬所本。後魯問篇。墨子稱魯君。亦曰主君。戰國策秦策。樂羊對魏文侯。魏策。魯君對梁惠王。亦竝稱主君。則戰國時。主君之稱。蓋通於上下。小司馬據春秋時制。謂唯大夫稱主非也。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

如勸我也ノ如ハ、宜ト訓ズ。

渚宮舊事ノ文譌脱アリテ句讀スベカラズ。

畢云。二字舊倒。以意改。過故人。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之齊遇故人。謂子墨子曰。畢云。四字。太平御覽引作故人。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王校亦删故字。者已止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畢云。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二。資產部二。引作子宜勸。又作子宜勸我。王云。此不解如字之義。而以意改之也。如猶宜也。言子宜勸我爲義也。如字。古或訓爲宜。者子之所爲宜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畢云。太平御覽。故作以。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畢云。檢史記。楚無獻惠王也。藝文類聚引作惠王。是。又案文選注引本書云。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恐是此間脱文。蘇云。獻惠王卽楚惠王也。蓋當時已有兩字之謚。詒讓案。此文挩佚甚多。余知古渚宮舊事二云。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是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請過。進曰百種以待官。舍人不足須天下之賢君。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爲禮。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書社五里封之。不受而去。此與文選注所引合。必是此篇佚文。但余氏不明著出墨子。文亦多删節譌舛。今未敢據增。余書獻惠王亦止作惠王。疑故書本作獻書惠王。傳寫挩書存獻。校者又更易上下文。以就之耳。獻惠王以老辭。蘇云。楚惠王以周敬王三十二年立。卒於考王九年。始癸丑。終庚寅。凡五十七年。墨子之游。蓋當其暮年。故以老辭。詒讓案。渚宮舊事注云。時惠王在位。已五十年矣。余說疑本墨子舊注。然則此事在

〇貴義篇ハ萬事ノ中、尤モ義ヲ貴ムベキヲ論ズ。

是貴義於其身ハ、是義貴於其身ノ誤。

墨子閒詁卷十二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身、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王云。何故則本作何則。後人誤以則字下屬為句。故於何下加故字耳。何則與何也同義。辭過篇曰。何則其所道之然也。尚賢篇曰。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荀子宥坐篇曰。何則陵遲故也。秦策曰。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史記春申君傳。作何則。是其證。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一六十二。資產部二。引此並作何則。無故字。案故字似非衍文。御覽所引。或有刪節。王校未塙。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貴義。疑當作義貴。畢云。太平御覽引作義貴於身。考以義為貴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淮南子泰族訓云。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本此。

子墨子自魯考以下別章。卽齊。毛詩鄭風東門之墠傳云。卽就也。言由魯至齊。

墨子閒詁卷十一終

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トハ、自己ノ勇氣ヲ誇ルガ爲ナリ、與ハ與、度ハ廢ノ誤。

和。是其證。苟使我皆視。考秋儀云。視下似有脫。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氂。吳鈔本作氂。下仍作氂。案此與禽子同名。考李本氂作氂。下同。曰。吾聞子好勇。駱滑氂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畢云。度謂渡去也。王引之云。畢說非也。與當爲與。度當爲廢。皆字之誤也。廢度草書相似。故廢譌作度。史記麻書。名察廢驗。今本廢字亦譌作度。與與廢。好與惡。皆對文。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トセザルカ、或ハ一種ノ盜辯トモ云フベキカ。

評靈數千不可勝ノ評靈ハ呼虛卽チ嘑墟ニシテ空地ヲ云フ、不可勝ノ下ニ入字ヲ脫ス、數千里ノ空地アリテ、人ヲ容ルルニ十分ナルコト。

考本評靈ヲ評靈ニ作ル。

間邑ハ空地ヲ云フ。

季孫紹、孟伯常兩人ハ皆魯國ノ大夫ナリ、此一節ハ自ラ親信セズシテ神ニ祈ルコトノ矛盾セルヲ云フ、而祝於䕺社也ノ也ハ曰ノ誤。

子曰。楚四竟之田。畢云。四竟二字。舊作三意。据太平御覽改。曠蕪而不可勝辟。畢云。太平御覽引云。楚四境之田。蕪曠不可勝闢。魯陽楚縣。故云然也。評靈數千。畢云。說文云。評召也。顧云。靈令也。戴云。靈令之叚字。案依畢顧戴說。則數千爲評令之人數。與上下文義竝不貫。殆非也。此評靈當爲呼虛。凡經典評召字多叚呼爲之。二字互通。周禮大小鄭注。漢書高帝紀應劭注。竝云。嘂呼。文選蜀都賦李注引鄭康成易注。云坼呼。說文土部云。㙤坼也。呼即㙤之叚字。㙤本訓坼。引申爲㙤隙。呼虛謂閒隙虛曠之地。此與上文竝。即公輸篇。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之意。非攻中篇云。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入。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與此文義正同。虛靈俗書形近而誤。詳天志下篇。考評靈未詳。蓋指人邪。評字不穩。不可勝。畢云。下當脫用字。詁讓案。據非攻篇。當挩入字。見宋鄭之閒邑。閒邑言空邑。與王制閒田義同。考蓋偏小之美地。其用不饒。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蘇云。季孫紹與孟伯常。不見於春秋。當爲季康子孟武伯之後。與墨子同時者也。詁讓案。禮記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鄭注云。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此季孫紹孟伯常。當即昭子敬子之子若孫也。不能相信而祝於䕺社。䕺舊本譌禁。下同。王云。禁社乃䕺社之誤。䕺與叢同。爾雅。灌木叢木。釋文曰。叢本或作䕺。漢書東方朔傳。䕺珍怪。師古曰。䕺古叢字。案王校是也。洪說同。今據正。叢社詳明鬼下篇。曰。苟使我和。王引之云。苟猶尙也。是猶弇其目。畢云。說文云。弇蓋也。考凡器之口中寬曰弇。視禁社之壯似之也。而祝於䕺社也。兪云。也當作曰。其下句即祝詞也。上文而祝於䕺社曰。苟使我

是所謂以下十三字ハ不明。

子墨子曰云云ノ不言ハ必言ノ誤。

犓豢ハ芻豢ト同ジ、維人ハ饔人ノ誤ニシテ、料理番ヲ云ノ、但割ハ祖割ニシテ、料理人ノ祖ヌギテ一生懸命ニ割烹ヲナスコト、還然ハ驚視ノ形、舍余食ノ舍ハ與ト通ズ。

不知日月安不知乎ノ日月ハ、耳目ノ誤、安ハ語詞ニシテ意義ナシ、前述ノ如ク十分ノ美味アリナガラ、尙ホ他人ノ餅ヲ羨ミ、之ヲ竊ミテ曰ク、余ニ之ヲ與ヘヨト云フハ、其人ノ耳目、物ヲ貪リテ足レリ

説子亦欲殺子。不説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常疑當作子。此下亦有挩誤。考經者大取篇所謂語經。指聖人典籍也。語經者皆口舌所辨也。反困於平常之身者也。是墨子所誹孔子也。

子墨子曰子之言考以下別章。李本無以下至謬哉百九十字。惡利也。言惡所利。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不言。疑當作必言。蕩口義見前。

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犓豢。犓吳鈔本作犓。道藏本同。畢云。此豢字俗寫。太平御覽引作芻豢。維人但割而和之。畢云。維人當爲饔人之誤。但割卽祖割。說文云。但裼也。从人旦聲。經典用但爲第字之義。而忘其本。詒讓案。雍維形近而誤。儀禮公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禮。竝有雍人。雍雝之隸變。卽饔之省。考和之。絕句。食之不可勝食也。道藏本無不可二字。有食之二字。吳鈔本同。畢本增不可二字。無食之二字。云舊脫不可二字。据太平御覽增。案以文義校之。食之不可四字當竝有。今據增。考勝平聲。見人之作餅。畢云。作舊作生。皆据改。案生字似不誤。說文食部云。餅麪餈也。則還然竊之。還疑睘之借字。說文目部云。睘驚視也。考去勝食者却以生餅爲然以竊之。曰舍余食。畢云。言捨以爲余食。蘇云。舍余食者。言舍其芻豢羊牛之食。而從事於竊也。案二說竝非。舍予之叚字。古賜予字。或作舍。詳非攻中篇。舍余食。猶言與我食也。不知日月安不足乎。畢云。或當云明不足乎。戴云。安字語詞。無實義。詒讓案。日月疑耳目之誤。言其見物而貪也。其有竊疾乎。考舍余可食者。則不知。日月所安于心。恐不足乎。然則其有竊得其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

擊我則疾云云トハ、他人我ヲ擊テバ疾痛ヲ感ズルモ、他人ガ擊タルルトキハ、何等ノ感ジモナシ、サレバ疾痛ヲ感ズル我身ノ場合ニハ其打擊ニハ抵抗セズシテ、反リテ何等ノ感ジモナキ他人ノ打擊セラルルニ對シテ、抵抗ヲナスコトアランヤ、要スルニ我身ヲ保護スレバ足レリ。

故有我以下十三字ハ故我有殺彼以利我。無殺我以利彼ノ十四字ニ改ムベシ。

然則一人說子以下ハ、巫馬子ノ說ハ主我論利己論ナルヲ以テ、其說ヲ奉ズル者ハ、反リテ巫馬子ヲ害スルニ至ルベキコトヲ論ズ、一人不說子以下ハ、其說ヲ奉ゼザル者ハ、無論巫馬子ノ論ヲ以テ人道ヲ害スル不祥ノ者ト認メテ、是マタ巫馬子ヲ害スルニ至ルベキコトヲ論ズ。

異。畢云。子舊作之。一本如此。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爲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疾猶痛也。說文手部云。擊支也。疒部。疾痛竝訓病也。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說文手部云。拂過擊也。畢云。舊不疾二字倒。一本如此。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蘇云。二句當有脫訛。以下文語意攷之。當言有殺彼以利我。無殺我以利彼也。有我二字疑衍。兪云。此當作故我有殺彼以利我。無殺我以利彼。案有我。秋儀云。二字疑衍。是也。李本。利作我。子墨子曰。案以下別章。子之義將匿邪。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畢云。一本作意非。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謂說其義。而從之。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

唯ダ他人ニ後レタルノミ、何ゾ罪トスルニ足ラン、墨子之ヲ責メテ曰ク、子ノ言ハ之ヲ譬フルニ、三軍敗北ノ時、逃ゲ後レタル者ガ、殿軍ノ者ト同ジク、恩賞ヲ求メント欲スルガ如キ者ナリト。考本有反ヲ有友ニ作リテ句トス。

公孟子曰云云ノ術誅遂ノ三字ハ、皆述字トナスベシ、人之其ノ其ハ甚ノ誤、今也ノ也ハ之ノ誤、此一段ハ創作ト祖述トノ偏廢スベカラザルヲ述ベタル者ナリ、甚不君子者、即チ最下ノ者ハ古ノ善ヲモ述ベズ、又現今ニ於テモ善キ者ヲ作ラザルナリ、次不君子者、即チ稍ヤ優レル者ハ古ノ善ヲ述ベザルモ、自ラ善キ者ヲ作リ之ヲ誇ラント欲ス、之ヲ要スルニ、古ヲ述ブルノミニシテ作ラザレバ、作ルノミニシテ述ベザルト同ジク偏頗ノ事ナリ、故ニ吾人ハ、述ブルト與ニ、作ルコトヲ計ラザルベカラズ。

同。是也。李本者作考非也。而當作曰。反者我豈有罪哉七字。墨子語。我豈有罪哉。吾反後。言彼有先反者。吾雖反。倘在其後。[考]公孟子語。

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句。失。後之人求賞也。謂戰敗失道而後歸。不得與殿者同賞。

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畢云。術同述。詒讓案。此即非儒篇所云君子循而不作也。

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蘇云。其當爲甚字之誤。下言次不君子可證。[考]人疑古誤。蓋非孔子詞。

古之善者不誅。畢云。誅疑當爲述。術誅遂疑皆聲誤。下同。兪云。誅當爲訹。字之誤也。上文君子不作。術而已。此云古之善者不訹。術與訹竝述之叚字。其字竝從朮聲。故得相叚借也。若作誅則與述聲絕遠矣。案兪說是也。

今也善者不作。蘇云。今也當爲今世。案也即之之譌。蘇校未塙。[考]也當作之。

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畢云。疑當爲述。月令。以遂爲術。[考]秋儀云。術誅遂三字疑共述誤。是也。

己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爲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畢云。意言古之善者多。故但述而行之。今之善者少。故須作。作者欲善之多。無異於述也。蘇云。此言述作不可偏廢。皆務爲其善而已。述主乎因。故以古言。作主乎刱。故以今言。述而又作。則善益多矣。畢注似未得本意。案蘇說是也。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巫馬子見前。蓋巫馬期之子姓。史記孔子弟子傳。巫馬施字子旗。集解引鄭康成孔子弟子目錄云。齊人。故下云愛魯人於鄒人。家語弟子解。作陳人非也。

我與子

我爲苟陷人長也ハ牧本所載ノ王説ニヨレバ、我爲苟啗人粻也ノ誤ニシテ、祿ヲ竊ムコトヲ云フ。

公孟子曰ヨリ人之先有マデ三十四字ハ、錯誤アリテ不明。考本ハ子未智ニテ句。

後生云云トハ、或ル門人ガ一時墨子ニ倍キタレドモ、更ニ心ヲ飜ヘシテ、之ニ從學シタル者アリ、其人ノ曰ク、自分ノ來歸シタルハ、

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就譽。畢云。舊二字倒。一本如此。案顧校季本不倒。去之苟道。畢云。舊二字倒。一本如此。案季本亦不倒。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衞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爲苟陷人長也。畢云。陷一本作處。詒讓案。苟陷人長。疑當作苟啗人食。陷啗聲同。食長形近。故譌。說文口部云。啗食也。依或本。則當爲苟處人厚。與上文相應。然義較短。考厚謂致祿甚厚。人長謂君上也。陷君上於無道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卽禽滑釐。見公輸篇。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說文人部云。倍反也。蘇云。倍背同。鄉向同。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考以下別章。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考以下公孟子語。人之先有。蘇云。此節文有錯誤。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荀子解蔽篇楊注云。反倍也。下反當爲返之叚字。廣雅釋詁云。反歸也。者下當有曰字。蓋門人有倍墨子而歸者。其言如是。考友一作反。下同。李本

設之於卿ハ、卿ノ地位ヲ與フルコト。

三朝必盡言トハ、三度入朝シテ、國事ニツキ、十分ニ其意見ヲ吐露シタルコト。

關叔ハ管叔ナリ。

水敖聲。此借爲敖。檀弓有齊人黔敖。此墨子弟子。與彼名同。考李本作游。

游高石子於衞。魯問篇。有高孫子。呂氏春秋尊師篇。有墨子弟子高何。未知。卽高石子否。衞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畢云。舊作鄉。一本如此。下同。案顧校季本作卿。荀子臣道篇楊注云。設謂置。於列位。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衞君以夫子之故。舊本挩衞字。今據道藏本・季本・吳鈔本補。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衞君無乃以石爲狂乎。無吳鈔本作毋。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畢云。關卽管字假音。一本改作管非。是。左傳云。掌其北門之管。卽關也。考受恐爲誤。其所行苟道則爲狂何傷。關叔乃管叔。此書作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畢云。商蓋卽商奄。尙書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王云商蓋當爲商奄。蓋字古與盇通。盇奄草書相似。故奄譌作盇。又譌作蓋。韓子說林篇。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奄。今本奄作蓋。誤與此同。昭二十七年左傳。吳公子掩餘。史記吳世家。刺客傳。竝作蓋餘。亦其類也。顧蘇說同。案王說是也。左昭九年傳云。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孔疏引服虔云。商奄魯也。又定四年傳云。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皡之墟。說文邑部。奄作郁。云。周公所誅郁國在魯。史記周本紀索隱引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又引鄭康成云。奄國在淮夷之北。是商奄卽奄。單言之曰奄。絫言之則曰商奄。此謂周公居東。蓋東征滅奄。卽居其地。亦卽魯也。蔡邕琴操云。有譖公於王者。周公奔魯而死。案蔡說奔魯。與此書合。但謂公死於魯。則妄耳。詩豳風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彼商謂殷。與奄爲二國。非左傳墨子之商奄也。人皆謂

魯陽文君ハ、楚平王ノ孫ニシテ、魯山ノ陽ニ居ル公族ナリ。日反三舍トハ、魯陽公未ダ勝敗ノ決セザルニ日ノ沒セントスルヲ恨ミ、戈ヲ以テ日ヲ麾ネギシカバ、日反ヘルコト三舍、即九十里ナリト云フ。

譬猶童子之爲馬也トハ童子ガ互ニ馬ノ眞似ヲナス如キ者ニシテ、徒ラニ乘ル者モ乘セル者モ、勞苦スルニ過ギザルヲ云フ。考本爲馬ニテ句。

復行ハ履行ト同ジ、蕩口ニハ空言ヲ弄スルヲ云フ。

考本激ヲ游ニ作ル。管黔激ノ激ハ敖ノ誤、高石子トトモニ、墨子ノ弟子。

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 畢云。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卽此人。其地在魯山之陽。地理志云。南陽魯陽有魯山。師古曰。卽淮南所云魯陽公與韓戰。日反三舍者也。蘇云。魯陽文君卽魯陽文子也。國語楚語曰。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與之。魯陽是文子。當楚惠王時。與墨子時世相值。詒讓案。楚語韋注說與賈同。文君卽左哀十九年傳之公孫寬。又十六年傳云。使寬爲司馬。淮南子覽冥訓高注云。魯陽楚之縣公。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今南陽魯陽是也。 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 畢本。無也。云一本有也字。文選注云。幽求子曰。年五歲閒。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案道藏本・李本・吳鈔本竝有也字。今據補。 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 畢云。言自勞其足。謂竹馬也。案此直言童子戲效爲馬耳。不必竹馬。畢說竝非。 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 考爲治也。猶云調。 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 考李本無之字。非也。 不足以舉行者勿常。 畢云。舊脫不字。一本有。 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 貴義篇。亦有此章。而文小異。蕩口。此篇亦兩見。蓋謂不可行而空言。是徒敝其口也。經下篇云。霄盡蕩也。卽消磨敝盡之義。考蕩放也。 子墨子使管黔激 畢云。疑敖字。蘇云。激與游字形相近。當誤衍。案畢說是也。說文水部有潎字。从

葉公子高ハ楚國ノ大夫ナリ。

舊者新之トハ、舊俗ヲ一洗スルコト。

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爲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爲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爲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論語述而集解孔安國云。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左定五年傳。葉公諸梁。杜注云。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莊子人間世釋文云。字子高。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言待故舊如新無厭怠也。畢云。論語作近者說。遠者來。詒讓案。韓非子難三篇亦云。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子貢問曰。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也。畢云。也當爲之。考也當作之。而舊者新是哉。畢云。一本無是字。蘇云。是當作之。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畢云。智一本作知。以所智告之。畢云。舊以所二字倒。一本如此。故葉公子高未得

天下之所以生トハ、天下人民ノ生存スル所以ト云フコト。

三棘六異ハ、三翮六翼ニシテ、翮ハ鼎足ノ空虛ナル者、翼ハ釴ニシテ、鼎耳ノ近傍ニアル者、要スルニ九鼎ノ寶器ヲ云フ。

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畢云。智同知。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非仁也。畢云。舊脫非字。一本有。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韓非子和氏篇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案淮南子覽冥訓高注。以和氏所獻者爲楚武王。文王成王與韓子不同。未知孰是。隋侯之珠。淮南子覽冥訓高注云。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傳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畢云。文選李斯上秦始皇書注。引隋作隨。三棘六異。史記楚世家云。居三代之傳器。呑三翮六翼。以高世主。索隱云。翮亦作鬲。三翮六翼亦謂九鼎。空足曰翮。六翼卽六耳。翼近耳旁。宋翔鳳云。棘同翮。異同翼。亦謂九鼎也。爾雅釋器。附耳外謂之釴。翼釴字通。釋器又云。款足者謂之鬲。卽翮也。漢書郊祀志。鑄九鼎。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蘇林曰。足中空不實者。名曰鬲也。（考）未詳。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畢云。蓺文類聚引云。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太平御覽引云。周公見申徒狄曰。賤人強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楚之明月出□蚌蜃。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良寶也。又一引云。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耶。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隋之明月出於蚌蜃。少豪大豪出於汚澤。天下諸侯皆以爲寶。狄今請退也。文各不同。當是此和氏之璧上脫文。案周公申徒狄語當在佚篇。與此文不相冡也。詳佚文。可以富國家。衆

而耶ノ而ハ汝ト通ズ、耶ハ助ノ誤、鬼而ノ而ハ衍文。

豨ハ豬ニシテゐのこナリ。考本狗豨ヲ狗豬ニ作ル。

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之爲義也王云。舊本脫曰二字。今以意補。人不見而耶。鬼而不見而富。王引之云。耶字義不可通。蓋服之壞字也。富讀爲福。福富古字通。而汝也。人不見而服者。未見人之服汝也。鬼不見而富者。未見鬼之福汝也。故下文曰。而子爲之有狂疾也。服與福爲韻。蘇云。耶當作取。案王讀富爲福是也。耶疑助之譌。王蘇校並未塙。而子爲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畢云。謂家臣。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

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史記索隱引別錄云。今按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卽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在七十子之後也。案今本無文子。或在佚篇中。君子有鬬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鬬。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鬬。豨道藏本・吳鈔本作狶。下同。說文豕部云。豨豕走豨豨也。方言云。豬南處謂之豨。考狶豕也。惡有士而無鬬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先王。畢云。先舊作大。一本如此。下同。

游荊ノ荊ハ衍文、游ハ游宦セシムルコト。

二三子云云トハ、墨子ノ門人ガ耕柱子ヲ訪問セシニ、耕柱子ハ非常ノ節儉家ナレバ、彼等ニ食ハシムルニ、毎食三升ヲ以テセシムルノミ、墨子時代ノ一升ハ今ノ八勺強ナリ。

後世不敢死トハ、後生ハ弟子ガ師ニ對スル謙辭ナリ、不敢死トハ、師ノ生在中ハ、決シテ犬死ヲセヌト云フコト、論語先進篇ニモ、子在回何敢死ノ語アリ。

貴於二人。【考】於此二人孰貴之。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意舊本作義。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而非夫摻火者之意。子墨子曰。畢云。舊脫墨子二字。以意增。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荊耕柱子於楚。畢云。游謂游揚其名。而使之仕。王云。耕柱子上不當有荊字。耕荊聲相近。則荊蓋耕字之誤而衍者。魯問篇曰。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蘇云。篇首但言耕柱子。此多一荊字。疑衍文。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三升。蓋謂每食之數。襍守篇云。參食食參升小半。日再食。說苑尊賢篇。田需謂宗衞曰。三升之稷。不足於士。閻若璩謂。古量五當今一。則止今之大半升耳。莊子天下篇。說宋鈃尹文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此復少於彼。明其更不飽矣。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考】客以此不爲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畢云。智一本作知。下同。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吳鈔本無於字。孟子公孫丑篇趙注云。古者以一鎰爲一金。鎰二十兩也。史記燕世家正義引臣瓚云。秦以一鎰爲一金。公羊隱五年何注云。古者以金重一斤。文選王命論李注。引韋昭云。一斤爲一金。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畢云。十金當爲千金之誤。俞云。戰國齊策。乃使操十金。注二十兩爲一金。然則十金爲二百兩矣。墨氏崇儉。其徒以十金餽遺。不爲不豐。畢率意增益。厚誣古人。殊爲無謂。後生不敢死。後生即弟子之稱。非儒下篇云。弟子後生。畢云。稱不敢死者。猶古人書疏稱死罪常文。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

治徒娛及ビ縣子碩ノ二人ハ、墨子ノ弟子ナリ。

爲義孰爲大務トハ、義ヲ爲スニ何ヲカ急務ト認ムベキカ、築ハ土ヲツキ固メルコト、實壤トハ土壤ヲ其所ニ充實セシムルコト、欣ハ睎ト通ジテ、其測量ヲナスコト。

摻ハモト操ト同ジ、今ハ上字ヲ「サン」トナシテ、其音ヲ異ニス。

之與聾瞽也。與吳鈔本作於。〔案〕聽李本作聽。是也。

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二人。蓋竝墨子弟子。呂氏春秋尊師篇云。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卽此縣子碩也。蘇疑卽檀弓縣子瑣。未塙。爲義孰爲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譬吳鈔本作辟。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畢云。說文云、掀舉出也。與欣同。王引之云。舉出之事與築牆無涉。欣當讀爲睎。說文曰。睎望也。呂氏春秋不屈篇曰。今之城者。或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睎望。此云能築者築。卽彼所云操大築乎城上也。能實壤者實壤。卽彼所云負畚而赴城下也。能欣者欣。欣與睎同。卽彼所云操表掇以善睎望也。睎字從希得聲。古音在脂部。欣字從斤得聲。古音在諄部。諄部之音。多與脂部相通。故從斤之字。亦與從希之字相通。說文曰。昕從日斤聲。讀若希。左傳曹公子欣時。漢書古今人表作郗時。是其證也。〔案〕言有力者築。而土實有力也。獸之有力者曰欣。欣牛欣猳類。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兪云。廣雅釋詁。云有也。此兩云字均當訓有。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於此。畢云。說文云。燎放火也。舊於此二字倒。一本如此。案顧校季本亦作於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畢云。摻卽操字異文。唐人別有音非也。功皆未至。子何

逢ハ蓬ニ通ジテ、盛ナルコト、一西一東ハ、一西トナシテ、一南一北ノ上ニ轉置スベシ、此三句ハ鬼神ノ來饗ヲ云フ。考本逢逢ヲ逢是ニ作ル。六書音均表ハ、淸ノ段玉裁ノ著。

桀相ハ傑相ニシテ、英傑ナル大臣ヲ云フ。

考本聽耳ヲ聽耳ニ作ル。

言兆之由。畢云。舊脫乙字。又字作人。据藝文類聚・玉海改。藝文類聚。由作繇。無兆之二字。玉海亦作繇。詒讓案。乙當作已。由繇通言。已卜又言其兆占也。左傳閔二年杜注云。繇卦兆之占辭。【考】由繇同。卜兆之言曰繇。曰饗矣。上文命龜云。上饗。此兆從之。故云饗矣。逢逢白雲。逢蓬通。毛詩小雅采菽傳云。蓬蓬盛貌。莊子秋水篇云。蓬蓬然起於北海。【考】是一作逢。逢蓬同。蓬蓬白雲貌。一南一北。一西一東。王云。藝文類聚同。大平御覽・路史・玉海竝作一東一西。王引之云。作一東一西者。是一東一西當在一南一北之上。雲與西爲韻。西古讀若駪駪征夫之駪。說見六書音均表。北與國爲韻。大雅文王有聲篇。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廱與東爲韻。北與服爲韻。是其例也。而諸書所引一南一北句。皆在上則其誤久矣。九鼎既成。遷於三國。銅劍讚作定之國都。疑誤。畢云。北國爲韻。藝文類聚引作而遷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此卽夏鼎也。漢書郊祀志云。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鬺亨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祜。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此以禹爲啓。蓋傳聞之異。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謀。桀傑通。詳非命中篇。謀舊本誤諫。王引之云。諫字與上下文義不合。諫當爲謀。字之誤也。管子立政九敗解。諫臣死而諂臣尊。今本諫作謀。與此文互誤。淮南主術篇。耳能聽而執正進諫。高注諫或爲謀。言雖聖人與良臣桀相共謀。必不能知數百歲之後也。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畢云。智一本作知。下同。藝文類聚引云。此知必千年。無聖之智。豈能知哉。【考】智當作知。下同。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

曰クトハ、益ガ神龜ニ告ゲタル辭。

三足而方ノ三ハ、四ノ誤、古鼎ニ四足ノ者アリ、方ハ方形ヲ云フ。

廣川書跋十卷ハ宋ノ黃逌ノ撰、博古圖三十卷ハ宋ノ王黼ノ撰、三德ハ尙書洪範ノ正直、剛克、柔克ヲ云フ。

不炊而自烹云云トハ、其鼎神靈ニシテ、人力ヲ假ラザルヲ云フ、不擧云云ハ、人ガ此鼎ヲ擧ゲザルモ、鼎自ラ其場所ニ收藏セラルルヲ云フ。

上鄉ハ尙饗ト同ジ。乙又言兆之由ノ乙ハ、已ノ誤、由ハ繇ト通ジテ、兆ノ占辭ヲ云フ。

若蓋地名。甕鼎韓非子作讒鼎。呂子作岑鼎。詳韓非子考。

曰。

畢本。曰上增龜字。云。舊脫龜字。据玉海增。王云。曰者。翁難乙既卜。而言其占也。下文乙又言兆之由。曰即其證。自鼎成四足而方以下六句。皆是占詞。畢依玉海。於曰上加龜字非也。龜曰二字。義不可通。藝文類聚作使翁難乙灼目若之龜成曰。則曰上本無龜字明矣。案王校是也。但此下文六句。似是啓使益命龜之辭。故辭終曰。上饗明。將鑄鼎以共祭言也。下又言兆之繇。乃是占詞。王以下六句竝爲占詞。恐非。

鼎成三足而方。

王云。三足。本作四足。此後人習聞鼎三足之說。而不知古鼎有四足者。遂以意改之也。藝文類聚・廣川書跋・玉海。引此皆作四足。博古圖所載商周鼎四足者甚多。未必皆屬無稽。廣川書跋曰。祕閣二方鼎。其一受太府之量一秝七斗。又一受量損二斗三升。四足承其下。形方如矩。漢人謂鼎三足以象三德。又謂禹之鼎三足以有承也。韋昭以左氏說莒之二方鼎。乃謂其上則方。其下則圓。方其時古鼎存者盡廢。其在山澤邱隴者未出。故不得其形制。引墨子鼎成四足而方以爲古鼎四足之證。王引之云。左傳。莒之二方鼎。服虔曰。鼎三足者圓。四足者方。則漢人說方鼎固有知其形制者。案二王說是也。此書多古字。舊本蓋作亖足。故譌爲三。後文楚四竟之田四。今本亦譌三。可證。銅劒讚。亦譌作三足。

不炊而自烹。

畢云。此亯字俗寫。玉海引作亨。藝文類聚引作不灼自成。詒讓案。說文火部云。炊爨也。銅劒讚及鼎錄。竝云不炊而自沸。論衡儒增篇云。世俗傳周鼎不爨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漢時俗語。蓋出於此。

不舉而自臧。

畢云。玉海引作藏。詒讓案。銅劒讚作不昇而自藏。鼎錄亦作藏。稽瑞引墨子曰。神鼎不灼自熟。不爨自沸。不汲自滿。五味生焉。疑即此異文。炊灼熟烹擧爨。字形竝相近。者臧藏通。

不遷而自行。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扌遷]。說文云拪。古文遷从手西。則[扌遷]實古拪字。後加爲[扌遷]耳。今書又作遷。皆傳寫者。以少見改之。又藝文類聚。引俱無而字。

以祭於昆吾之虛。

舊本作墟。今據吳鈔本正。畢云。此虛字。俗寫。括地志云。昆吾故城在濮陽縣西三十里。詒讓案。此即漢書郊祀志。說九鼎嘗鬺。亨上帝鬼神也。

上鄉。

畢云。疑同尙饗。

乙又

羅長源ハ路史ノ著羅泌ニシテ、通典ハ唐ノ杜祐ノ通典ヲ云フ。

是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ハ、是使益斲雉已卜於白若之龜ノ誤、前述ノ如ク、啓ハ蜚廉ヲシテ、山ヨリ金ヲ發掘セシメテ、鼎ヲ陶鑄シ、是ニ於テ更ニ益ヲシテ雉ヲ斬リ殺シ、其血ヲ以テ白若ト稱スル龜ニ灌ギ、將來ノ事ヲトセシメタリ。考本龜ヲ甕ニ作ル。

爾雅釋魚ノ意ハ、左向キヲナス龜ヲバ不類ト稱シ、右向ヲ不若ト稱スルコト、此兩不字ハ、皆發聲ニシテ意味ナシ。

江淹ハ梁(南朝)ノ人ニシテ、江文通集十卷アリ。

虞荔ハ陳人ニシテ、鼎錄一卷ヲ著ス。

鄙書燕說トハ、牽強附會ヲ云フ、韓非子外儲說ヲ見ヨ。

王云。陶鑄之於昆吾。本作鑄鼎於昆吾。此淺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金可言鑄。不可言陶。上言折金。故此言鑄鼎。此言鑄鼎。故下言鼎成。若以陶鑄並言。則與上下文。皆不合矣。後漢書注・文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並作鑄鼎。太平御覽作鑄之。路史作鑄陶。玉海作陶鑄之。則羅長源所見本已有陶字。蓋唐宋閒人改之也。詒讓案。呂氏春秋君守篇云。昆吾作陶。高注云。昆吾顓頊之後。吳回之孫。陸終之子。己姓也。爲夏伯制作陶冶。通典州郡篇云。濮州濮陽縣。即昆吾之虛。亦名帝丘。案濮陽故城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西南。即古昆吾國也。夏啓使蜚廉就其地而鑄鼎。故文選張協七命云。銘德於昆吳之鼎。吾吳字通。濮陽古亦名帝丘。呂氏春秋應言篇云。市丘之鼎。宋本蔡邕集。薦邊文禮書。作帝丘之鼎。亦即指夏鼎言之。

是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

舊本無雉字。今據玉海增。白畢校改爲目云。舊脫乙字。又作白苦之甕誤。蓺文類聚。引作使翁難乙灼目若之龜。玉海引作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當从目若者。周禮云。北龜者曰若。爾雅釋魚云。龜左睨不類。右睨不若。賈公彥疏禮以爲睥睨。是目若之說也。若順也。王云。舊本譌作白苦之甕。畢據蓺文類聚。改爲目若之龜。引爾雅以爲目若之證。殊屬附會。今考初學記・路史・廣川書跋・玉海。並引作白若之龜。白字正與今本同。未敢輒改。詒讓案。白若。道藏本作目苦。吳鈔本・季本作白苦。初學記引亦作使翁難乙灼白若之龜。江淹集銅劒讚敍云。昔夏后氏使九牧貢金。鑄九鼎於荊山之下。於昆吾氏之墟。白若甘㩜之地。虞荔鼎錄文略同。似皆本此書。亦作白若。而以爲地名。疑誤。但此文舊本譌挩難通。審校文義。當以玉海所引校長。翁當作菻。說文口部。嗌籀文作菻。經典或叚爲益字。漢書百官公卿表。菻作朕虞。是也。菻與翁形近。節葬下篇。哭泣不秩聲嗌。嗌亦誤作翁。是其證。難當爲斲。備穴篇。劉以金爲斲。斲今本亦譌難。又經說上篇。斲指斲脯。斲並作難。皆形近譌易。斲與斮音義同。詳經下篇。斲雉猶言斮雉。即謂殺雉也。史記龜筴傳說。宋元王得神龜云。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蓋以雉羊之血釁龜也。乙當作已。已與以同。言啓使伯益殺雉。以釁龜而卜也。玉海所引雉字。尚未譌。今本又挩雉字。遂以翁難乙。爲人姓名。眞鄙書燕說。不可究詰矣。又博物志云。昔夏啓筮徙九鼎。啓果徙之。似即此事。而傳聞小異。考李本若作苦。白

巫馬子ハ儒家ノ一人ニシテ、論語ニアル巫馬期ノ子孫ナルベシ。

夏后開ハ夏后啓ニシテ禹王ノ子ナリ。

折金トハ金ヲ發掘スルコト。

說文ノ文意ハ、硩トハ山巖ヲ發掘シテ、其中ニ埋藏セラレタル、空青珊瑚ノ如キ寶石ヲ、下ニ落スコト。

昆吾ハ地名。

責。王云。本作我亦以子爲足責。此正荅耕柱子以驥足責之語。今本足責作足以責。亦誤。類聚御覽無以字。蘇云。亦責備賢者之意。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 畢云。蓺文類聚引謂作問。蘇云。巫馬子爲儒者也。疑卽孔子弟子巫馬期。否則其後。詒讓案。史記孔子弟子傳云。巫馬施少孔子三十餘歲。計其年齒。當長墨子五六十歲。未必得相問答。此或其子姓耳。 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 畢云。蓺文類聚襍器物部。引作聽明耳目。 之與聾瞽也。 畢云。蓺文類聚引瞽作盲。 昔者夏后開。 畢云。昔者。蓺文類聚引作若。後漢書注引云。開治。詒讓案。治字不當有。崔駰傳注蓋誤衍。蘇云。開卽啓也。漢人避諱而改之。啓開乃啓也。 使蜚廉折金於山川。 畢云。蓺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玉海俱引蜚作飛。蘇云。此爲夏之蜚廉。詒讓案。初學記鱗介部・文選七命注。竝作飛。又畢本折改採云。舊作折。据文選注改。山海經云。其中多金。或在山。或在水。諸書引多無川字。非。王云。畢改非也。折金者擿金也。漢書趙廣漢傳。其發姦擿伏如神。師古曰。擿謂動發之也。管子地數篇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有銅。上有赭者。下有鐵。君謹封而祭之。然則與折取之遠矣。彼言折取之。此言折金。其義一也。說文曰。硩上擿山巖空青珊瑚墮之。從石折聲。硩與折亦聲近而義同。後漢書崔駰傳注。蓺文類聚雜器物部・初學記鱗介部・太平御覽珍寶部九・路史疏仡紀・廣川書跋・玉海器用部。引此竝作折金。文選注作採金者。後人不曉折字之義。而妄改之。非李善原文也。又云。山水中雖皆有金。然此自言使蜚廉折金於山。不兼川言之。後漢書注・文選注・蓺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皆無川字。則川字乃後人以意加之也。案王說是也。 而陶鑄之於昆吾。 吳鈔本無之字。畢云。蓺文類聚・後漢書注・文選注。俱引作以鑄鼎於昆吾。吾文選注作吳。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縣西三十里。昆吾臺在縣西百步。在顓帝城內。周囘五十步。高二十丈。卽昆吾虛也。

クトモ二馬ニツキテ始メテ言フコトヲ得ベキ者ナリ、一馬ナラバ白黑何レカニ一定ス。

○耕柱篇ハ、墨子、其門人耕柱子、及ビ其他ト問答セシコトヲ錄シタル者ナリ。

大行ハ山名。

羊ハ牛ノ誤、毆ハ驅ト通ズ。考本毆ヲ歐ニ作ル。

驥足以責ハ、以驥足責ノ誤、驥ト牛トヲ比スルニ、驥ハ駿足ニシテ、遠路ヲ驅馳スルニ堪フルヲ云フ。考本驥ヲ獷ニ作ル。

也。王引之云。一馬馬也。二馬馬也。已見上文。此一馬馬也四字蓋衍。【考】一馬之謂馬。二馬又之謂馬。一馬而乃四足也。非兩馬而乃四足也。馬或白者。畢云。白舊作自。以意改。案顧校季本正作白。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考】一馬而直謂馬也。二馬而有一馬白。則謂或白者――是二馬而一馬白也。故云或。一馬而非謂或白也。此乃一馬是。而一馬非者也。故謂或也。或之說見前。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墨子弟子。耕柱子曰。我毋愈於人乎。荀子榮辱篇楊注云。愈讀爲愈。淮南子說山訓高注云。愈勝也。畢云。古愈字只作愈。太平御覽引作愈。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大吳鈔本作太。蘇云。大讀爲太。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行在河內野王縣北山。在今河南懷慶府城北。亦名羊腸坂。駕驥與羊。王云。羊不可與馬竝駕。羊當爲牛。太平御覽地部五。引此已誤作羊。蓺文類聚地部。及白帖五。竝引作牛。【考】駕車也。子將誰毆。畢云。子舊作我。据蓺文類聚・太平御覽改。說文云。毆古文驅从攴。蓺文類聚。引作驅。【考】秋儀云。歐當作毆。是也。誰孰也。耕柱子曰。將毆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毆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畢云。蓺文類聚引作以驥足責。王云。驥足以責。本作以驥足責。言所以毆驥者。以驥之足責故也。此正答墨子何故毆驥之問。今本倒以字於足字之下。則非其旨矣。類聚白帖御覽竝作以驥足責。蘇云。言任毆策也。【考】[illegible]當作驥。子墨子曰。畢云。子墨二字舊脫。据太平御覽增。我亦以子爲足以

棘之實非棘也トハ、棘ノ實ナバ棗ト稱スル故ナリ。

盼ハ眇ノ誤。

次ノ一馬馬也ノ四字ハ衍文、馬或白者云云ハ、或ハト云フ語ハ、少ナ

——秋儀云。而後不乘馬衍。是也。居於國。則爲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爲有國。[考]國都也。己居於國則爲居國。有一宅於國。則爲我有宅不爲有國。以其所居廣狹爲分矣。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棘之實棗也。故云非棘。詩魏風。園有棘。其實之食。毛傳云。棘棗也。說文朿部云。棘小棗叢生者。[考]桃之實曰桃。棘之實曰棗。故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考]問病是恤其人也。惡病是惡其病也。乃前文論桃棘之意。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祭人之鬼。舊本挩人字。王引之云。祭之鬼當作祭人之鬼。承上文人之鬼而言也。寫者脫人字。案王說是也。今據補。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顧云。淮南說山訓作眇。此作盼誤也。畢云。上之疑當爲大。王引之云。上之非大字之譌。之猶於也。言於馬之目盼。則謂之馬盼。於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於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於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也。蘇云。之馬猶言是馬。盼視也。案說文目部云。盼白黑分也。眇一目小也。馬目不可以言盼。顧校近是。之當從蘇訓爲是。前經說諸篇義多如此。則爲之馬盼。畢云。爲當作謂。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司馬彪云。狗之目眇謂之眇狗。狗之目大不曰大狗。此乃一是一非。卽襲此文。而易馬爲狗。[考]盼黑白分也。謂此馬盼不言目而明也。馬目大則謂此馬大。而不言目則不通。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

有命論ヲ主張スルモ、皆將來ノ想像ニシテ、果シテ命アリトナスベカラズ、之ト同時ニ墨者ガ有命ヲ執ルヲ非ルコトモ、又果シテ命アリトナスベカラザルコトヲ辯ズル迄モナシ、此ノ如ク、儒墨ノ議論ハ相類スルニモ關セズ、世人ハ儒者ノ有命説ヲ取ルモ、之ヲ非トセズシテ、更ニ墨者ノ非命説ヲ執ルヲ駁撃スルハ畢竟頑冥固陋ト云フベシ、此ノ如キ説ハ一見是ナルガ如キモ、實ハ之ニ反スル者ナリ、非雞也ノ非雞ノ間ニ闕ノ字ヲ脱ス。考本ハ彼同類世ノ類字ナクシテ彼同世ニ作リテ句ヲナス。不周愛ヲ一ニ不失周愛ニ作ル、考注亦コレニヨル。考本ハ而後爲不乘馬ヲ而後不乘馬ニ作ル。

案罪疑當作衆。形近而譌。言墨者有此論。而衆共非之。似非衍文。上文無此字。或轉是誤挩耳。

無也故焉。舊本誤作無故焉也。王顧竝據道藏本正。吳鈔本同。畢本亦誤云据上文焉也當倒。尤非。考當作無故也焉屬下。

所謂内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内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舊本挩不字。王云。上文白馬馬也以下。但言是不言非。故曰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人也以下。言是又言非。故曰此乃是而不然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以下。亦是非竝言。而以此三句承之。則亦當云此乃是而不然者也。寫者脱去不字耳。案王校是也。今據補。

愛人待周愛人。考愛人不及衆人。則非愛人也。故待周愛人。

而後爲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考不愛人雖不待周不愛人。而可知之也。言知不愛人。則其不愛人特見焉也。

不周愛。因爲不愛人矣。舊本不周愛。作不失周愛。兪云。周猶偏也。失字衍文。此言不愛人者。不待偏不愛人。而後謂之不愛人也。有不偏愛。因爲不愛人矣。今衍失字。義不可通。乃淺人不達文義而加之。案兪説是也。今據删。考失疑和誤。不失當作失不。

乘馬不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爲乘馬矣。考因乘於馬。爲乘馬矣。於字可見也。

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爲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舊本。不待周乘馬句。挩不字。而後爲不乘馬句。挩爲字。下又衍而後不乘馬五字。王引之云。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待上當有不字。不待周乘馬。所謂不周也。下文待周不乘馬。所謂周也。以相反爲義。而後不乘馬不上。當有爲字。猶上文云然後爲乘馬也。寫者脱去耳。其重出之而後不乘馬三字則衍文也。案王説是也。今據增删。考待上脱不字。上後下脱爲字。｜｜｜｜｜｜｜｜｜｜｜

ズ、外閉トテ、耳目ノ閉塞シテ、見聞ノ狹隘ナルニ因ルニアラザルカ、彼等ノ心ニハ、空孔ナクシテ、道理ノ光モ通ズルニ由ナク、從ツテ內膠シテ、其頑陋ヲ氷解スル能ハザルニ由ルト云フヨリ、他ノ理由ナキコトナリ。

無也故焉ヲ考本ハ無故也ニ作ル。

且夫讀書非好書也ノ八字ハ、夫且讀書非讀書也好讀書好書也ノ十四字ニ改ムベシ、若若是ノ上ニ、世相與共是ノ五字ヲ補フベシ

此一節ハ、現在ト將來トノ差違ヲ述べ一ハ確實ニシテ、一ハ不確實ナルコトヲ述ベタル者ナリ、其一例ヲ擧ゲンニ、書ヲ讀マントスルコト、書ヲ讀ムコトトハ自ラ異ナリ、以下雞、井ノ場合ニ於テモ皆然リ、是レ世間ノ公認スル所ナリ、若シ果シテ然ラバ、人間ノ壽夭ヲ豫言シテ、是人ハ且ニ夭ナラントスト云フモ、夭ト確定シタルニ非ズ、實際ノ壽ノ夭ヲ待ツテ始メテ夭ナリト云フヲ得ベシ、此ノ如キ故ニ世ノ儒者ガ

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也故焉。文正與此同。今本也故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今據乙。

所謂內膠外閉

爾雅釋詁云。膠固也。謂內膠固而外閉塞。考焉絕句非也。屬下句言。焉所謂內膠著。而外閉窒。而不相納。與心有不合也乎。

與。心毋空乎。

空讀爲孔。列子仲尼篇。文摯謂龍叔曰。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張注云。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

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

舊本。然作殺。畢云。据上當爲然。一本作然。蘇云。然與殺字形相近。遂展轉致訛。案畢蘇校是也。顧校季本亦作然。今據正。考此者此非之此也。內膠而不解者。以此是之而不衰殺者也。非墨者之事也。

且夫讀書非好書也。

疑當作夫且讀書非讀書也。好讀書好書也。考且未定之辭。猶云將。下同。且夫疑夫且。

且鬭雞非雞也。

畢云。言人使之鬭。考非下脫鬭字。

好鬭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

據上文。當亦有世相與共是之五字。考好雞也。好上脫非字。

若若是。且夭非夭也。壽夭也。

疑當重夭字。考壽至死而言。故長生不可知矣。不死則猶有一時一日之生。亦不可知也。据此觀之。雖壽考。猶可言夭者也。以命之不可知。而立說也。

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

考天命不可知也。聖人以命而言非矣。故立非命篇。此句說不論命之有無。而以爲倚爲道也。

無難矣。此與彼同類。

舊本挩類字。畢云。据上當有類字。王說同。今據補。

世

考世說見上。

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

畢云。据上無罪字。蘇云。罪字衍。即而非兩字之訛。王說同。

獲之親人也云トハ、獲ノ親モ人類ノ一人ナリ、然レドモ獲ガ其親ニ事ヘタリトテ、直チニ是チ以テ一般ノ人類ニ事ヘタリト稱スベカラズ。

人船及ビ人木ノ兩人字ハ、入ノ誤、

世相與共ヨリ無難盜無難矣ニ至ル迄ノ解説、盜人人ノ下ノ人字、殺盜人ノ人字、盜無難ノ三字、皆衍文、前述ノ理ハ、世間皆之チ是認セン、若シ果シテ之チ是認セバ、盜ト人トハ自ラ別ナルコト、之チ辯ズルニ容易ナリ。此與彼同類云云トハ、彼此同類ナルニモ關セズ、世人ハ自分ト墨者トノ如何ニヨリテ、其是非チ分ツハ何故ゾ、畢竟内膠トテ精神ノ膠固シテ、事理ニ通セ

所係得也。或曰。臧守藏者也。獲主禽者也。

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舊本作視。畢云。當爲事。王引之云。畢說非也。視乃親字之譌。獲之親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兩親字上下相應。猶下文云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兩弟字亦上下相應。案王說是也。今據正。考言獲之親人因親疎而慮之。其事不至故曰視不曰觀。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畢云。言使其弟有美容。而愛弟者。非以容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畢云。當爲乘船。蘇云。人當爲入之誤。非人木也。考秋儀云。二人字疑乘誤。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畢云。此所謂辯名實之理。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衍一人字。考世以相與共爲是之若如是則盜人又與人同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盜下人字衍。荀子正名篇云。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無難盜無難矣。據下文。疑衍盜無難三字。考無難矣。難下脫人字。此與彼同類。世考世一作也。非也。屬下句。世世人也。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考世人爲有彼而非彼。而此不自非也。墨者爲有此。而此自非之也。而然故不可偏觀是非也。無也故考無其事故。有事故則非同也。焉。舊本故在也上。王引之云。無故也焉。當作無也故焉也。故即故。下文云。此與彼

行而異轉而危ノ危ハ詭ト通ズ、皆辯論ノ詭異變幻ナルヲ云フ。

周トハ普遍的ノ意味ニシテ全稱命題ヲ云フ。考ハ或一周而一不周ヲ或一害而一害ニ作ル。或一是而一以下非也ニ至ルマデ廿九字ハ或一是而一非也ノ六字ニ改ムベシ。

而不可常用也。行而異。轉而危。兪云。危讀爲詭。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是危詭古字通。行而異轉而詭。詭亦異也。遠而失。句。流而離本。句。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呂氏春秋必己篇高注云。方術也。案言說之事多方也。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偏與徧通。下同。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周。而一不周。周舊本竝作害。王引之云。兩害字俱當作周。隸書周字與害相似。故誤爲害。下文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與此相應。字正作周。案王說是也。今據正。案害疑周誤。篆相似。下文有一周而一不周。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王引之云。此本作或一是而一非也。當以非也二字接或一是而一下。其不可常用也以下三句。則因上文而衍。不是也三字。又後人所增。蓋後人不知不可常用云云。爲衍文之隔斷正文者。又不知非也二字本與或一是而一作一句乃足。以不是也三字耳。下文云。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與此相應。當據以刪正。案非也。物或乃是。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畢云。張湛注列子云。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詒讓案。張本公孫龍子文。驪馬馬也。說文馬部云。驪馬深黑色。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畢云。方言云。臧獲奴婢賤稱也。荊淮海岱襍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王逸注楚詞云。臧爲人所賤繫也。獲爲人

是猶謂也者同也トハ、其言フ如シト云フハ贊同ヲ表スルノ言辭、吾豈謂也者異也トハ、彼レハ如此云フモ、我豈ニ然ランヤトハ不贊成ノ言辭。

夫物以同而否率遂同辭之侔也有所至而正ノ率遂ハ、皆ツヒニト訓ズ、正ハ止ノ誤、或ル事ニツキ贊同不贊同ノ中ニ依違スルコトアルモ、遂ニ贊同スルニ至ル者ハ、彼此同一ナル言論ヲ取リテ、其落著スベキ所ニ落著シタル者ナリ。

齊等也。謂辭義齊等。比而同之。【考】侔者比其辭。與之均行之也。

援也者。曰子然。句。我奚獨不可以然也。說文手部云。援引也。謂引彼以例此。【考】援助也。援助爲之也。其人曰。子以爲然。故我亦不可不爲然也。

推也者。【考】以不同者。推與而同之也。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推求也。此云取與求義同。謂所求者在此。所不求者在彼。取彼就此。以得其同。所謂予之也。

是猶謂也者同也。【考】說同也。說是猶謂云云之語也。吾豈謂也者異也。【考】說異也。說吾豈謂云云之語也。夫物有以同而不。不讀爲否。率遂同辭之侔也。率遂聲近義同。廣雅釋詁云。率述也。率遂述古竝通用。耕柱篇云。古之善者不遂。遂即述也。明鬼下篇。率徑。月令作徑術。鄭注謂即周禮匠人之遂徑。竝其證也。畢云。之侔。一本作侔之。案顧校季本亦作侔之。有所至而正。疑當作止。

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句。其所以然不必同。其然也同。舊本捝上三字。王引之云。同其所以然不必同。當作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承上文其然與所以然言之也。下文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文義正與此合。寫者脫去上三字耳。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舊本無所字。王引之云。以上當有所字。下文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即承此言之也。上文其然也有所以然也。文義正與此合。寫者脫所字。案王校是也。今據增。其取之也同。句。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句。是故辟侔援推之辭。畢云。譬也。侔也。援也。推也。即上四者。【考】辟侔援推。皆非自然而成也。四者事行而爲異也。事轉而其故危事。不親近而其故失事。流而其故離本。故審之

夫辯者以下ノ解説ハ、解題ヲ見ヨ。

萬物之然ノ然ハ狀ノ誤。

或也者不盡也トハ論理學ノ特稱命題、假者今不然也トハ假設命題、效者爲之法也トハ格法、辟トハ譬ニ通ズ、也物ハ他物ト同ジ、侔トハ比較、援トハ引證、推トハ推論ヲ云フ。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國語魯語云。智者處物。韋注云。處名也。淮南子說林訓云。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決嫌疑。句。焉摹略萬物之然。說文手部云。摹規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略約要也。俞正燮云。摹略卽今言之模量。古言之無慮。俞云。然字無義。疑當作狀。狀誤爲肰。因誤爲然。論求羣言之比。以名擧實。經說上云。擧告以文名。擧彼實也。以辭抒意。史記平原君傳集解。引別錄鄒衍曰。辯者抒意通指。明其所謂。漢書劉向傳。一抒愚意。顏注云。抒謂引而泄之也。畢云。紀理疑比意爲韻。古四聲通。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畢云。故取予爲韻。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易乾文言云。或之者疑之也。考有其義所未盡。而言之也。假者今不然也。畢云。假設是尙未行。考假者其事未然。故假設言之也。效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故中效。畢云。中去聲。考效習也。習而爲之法也。所效者。謂其道也。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畢云。辟同譬。說文云。譬諭也。諭古文喩字。擧也物考辟譬同。下也他誤。而以明之也。畢云。擧也也字疑衍。王云也非衍字。也與他同。擧他物以明此物。謂之譬。故曰辟也者。擧他物而以明之也。墨子書通以也爲他。說見備城門篇。案王說是也。潛夫論釋難篇云。夫譬喩也者。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荀子非相篇云。談說之術。分別以喩之。譬稱以明之。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說文人部云。侔

夫辭以故生以下篇末ニ至ルマデ原本ト異ナルナシ故ニ之ヲ略ス。

○小取篇ノ意味ハ大取篇ヲ見ヨ。

同名之同。同根之同。丘同。鮒同。是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爲其同也。爲其同也異。長人之與短人也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拔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取之盡是也。故一指非一人也。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不然。三曰遷。四曰强。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劗其劗。察盜止此室。因指得盜。察盜聲。揣名因情得。匹夫辭惡者。人有以其情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情得焉。語經。語經也非白馬焉。執駒焉。說求之。無說非也。殺犬之無犬非也。三物畢具。然後足以生。夫辭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者也。云云。

小取第四十五

考 墨子分別兼體。而就聖人之道。以或假效辟侔援椎等說。其所以小取也。

ナリ。

（二四）夫辭以類行者也云云以下ハ、語經ノ證明ヲ述ベタル者ニテ、每段之ヲ結ブニ「其類在鼓栗」ト云フガ如キ一律ノ句ヲ以テス、如此文例ハ韓非子儲說等ニ見ハル者ニシテ、墨子ノ原本モ亦必ズ鼓栗或ハ追迷等ヲ解說シタル傳ノ如キ者アリシナラン、然レドモ現今已ニ亡佚シタレバ、隨テ其眞意ヲ知リ難シ、故ニ此一節ハ本注ニ一二ノ解釋アリト雖モ、之ヲ要スルニ精確ナラズ、今ハ唯文字ノ校訂ヲ揭グルノミ、指若ハ相若、譽石ハ礜石、初ノ二世ハ上世、可學ハ可譽ノ誤ナルベシト云フ。

大取一篇錯簡譌脫頗ル多シ本注及ビ諸家ノ訂正紛紛トシテ一定セズ今竊ニ之ヲ考定スルコト下ノ如シ。

惡是室。知其一人之盜。不盡惡是人。雖其一人之盜。苟不知其所在。盡惡其朋也。聖人之附瀆也。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不去也。昔之知嗇。非今日之知嗇也。藉臧也死而天下害。吾持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匹夫。二子事親。或遇熟。或遇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彼其行益加也。外勢無能厚吾利者。諸聖人之所先。爲人效名實。實不必名。苟是石也白。取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雖大不與大同。是有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知是之某也。焉知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雖不知是之某也。知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苟入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荊者。皆是也。諸以形貌命者。如山丘室廟者。皆是也。知與意異。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

百人モ人ト稱スルガ如キ者ニシテ、其中何レヲ取ルモ皆人ナリ、故ニ一指ト稱スルモ直チニ一人ト稱シガタシ、然シナガラ一人ノ指ト限定シテ云フトキハ、一人ノ意味アリ、方ノ一面ヲ擧グルモ、全體ノ方ヲ統言スル者ニアラズ、方木ノ面ト云フトキハ、自ラ限定セラルルヲ以テ、方木ヲ稱スルコト明ナルニ至ル、以下第十八項ノ一曰乃是而然ニツヅク。(三)以故生ヨリ可立而待也ニ至ル迄ノ解說、是ヨリ以下篇末ニ至ル迄第十四項ノ終ニ接續ス、以故生ノ上ニ夫辭ノ二字アルベシ、忘ハ妄ノ誤、語經ノ三物トハ何ゾヤ、第一以故生ニシテ、故ハ論據ヲ云フ、辨論ハ論據アリテ始メテ生ズ、第二以理長ニシテ、道理ニ由ラザレバ、其辭論長ゼズ、第三以類行ニシテ比類推衍セザレバ、其辭論行ハレザル也、故ニ此三物ノ注意ヲ缺ク者ハ、妄論ニ非レバ進退ニ困ム者ニシテ腕力アリト雖モ、此禍ヲ逃ルルコト能ハザル

己非賢也。聖人惡疾病。不惡危難。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惡人之害也。聖人不爲其室臧之。故在於臧。聖人不得爲子之事。聖人之法。死忘親爲天下也。厚親分也。已死忘之。體竭興利。興利爲己。天下之利驩。義利不義害。志功爲辨焉。愛衆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之又相若。愛上世與愛後世。若今世之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聖人有愛而無利。俔曰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猶在。意殺臧。非殺臧也。意殺盜。非殺盜也。小圜之圜與大圜之圜同。不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千里之不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是玉也。意楹非意木也。意此楹之木也。意人之指。非意人也。意獲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非爲其人也。富人非爲其人也。有爲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又爲鬼焉。爲賞譽利一人。非爲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賞譽於人。知親之一利未爲孝也。亦不至於不爲己之利於親也。知是世之有人也。盡愛是世。知是室之有盜。不盡

十項貴爲天子云云ニツヅク。
(三)長人之異ヨリ方木之面方木也迄ノ解説、長人之異短人之同ハ長人之與短人也同ノ誤、敗之ハ取之ノ誤、故一人指以下四句十八字ハ故一指非一人也、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ノ誤、此一段ハ第十七項ノ爲其同也異ノ後ニ接讀ス、前述ノ如ク同異ハ相對的關係的ナリ、其一例ヲ擧ゲンニ、長人ト短人トハ其形異ナリト雖モ、人タルコトハ同ジ、又人體ニ於ケル指ト首トハ、其關係異ナリ、何トナレバ人體ハ一貌ヨリ組織セラレタル者ニ非ズシテ、四肢百體ヨリ成立シ、各其機能ヲ有スル者ナレバナリ、又同一ノ劍ト雖モ、之ヲ持ツト拔クトハ異ナリ、劍ハ具體的ノ命名ナレドモ、持ツコト拔クコトハ動作ニシテ、一定セザル者ナリ、楊柳ト桃木トハ其名實異ナルモ、木ト云フ總稱ヨリスレバ皆同ジ、又幾何程ト別別ニ量數ヲ擧ゲズシテ概括的ニ稱スル者アリ、例スレバ一人モ人、

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也。於事爲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爲之。非爲之也。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求爲義。非爲義也。不可正而正之。爲暴人。語天之爲是也而性。爲暴人歌天之爲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陳執之所爲。非因吾所爲也。若陳執未有所爲。而吾爲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爲也。暴人爲我爲天之以人非爲是也而性。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不得已欲之。非欲之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之謂倫列。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爲長厚。不爲幼薄。親厚厚。親薄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類行。爲天下厚禹爲禹也。乃爲禹之愛人也。爲禹之加於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爲加於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己在所愛。愛加於己。倫列之愛人愛己也。臧之愛己。非爲愛己之人也。厚不外己。愛無厚薄。譽

ノ誤、外執ハ外勢ノ誤、如此自私的ノ知慮ヨリ生ズル愛ナレバ、天子ト雖モ其人ヲ利スルニ至リテハ、匹夫ヨリ厚カラザルハ、皆眞ノ愛ニ非ルナリ、然ルニ眞ノ愛ハ是ニ異ナリ、今此ニ二子アリ、其親ニ事フルヤ年ノ豐熟ト凶歲トニ關セズ、其孝ヤ同一ニシテ敢テ增減アラザルハ、則チ外部ノ事情ニヨリテ自分ノ利益ヲ厚クスルトカ厚クセザルトカ云フガ如キ慮アルニ非ズ、換言スレバ事情ノ如何ヲ論セズ、親ニ事フルヤ同一ナルコト前述ノ臧獲ヲ愛スルト、大ニ異ナル者アルナリ、此次ニ第十七項ノ諸聖人所先云云ツヾク。

(二二)藉臧也死ヨリ不加厚マデ二十二字五句ハ第十九項ノ非今日之知嗇也ニ接續ス、藉ハ假令ト訓ズ、臧死シテ爲ニ天下ノ害トナル時ハ其臧ヲ持養スルコト萬倍也、此ノ如ク天下ノ利害如何ニヨリテ、或ハ臧ヲ愛スルト愛セザルトノ差アルヲ以テ、臧ヲ愛スルモ臧ニ厚キヲ加ヘザルナリ、第二

若一愛相若。言愛一人與兼愛衆人同。一愛相若。四字重出。當是衍文。此疑釋上文愛衆衆也一節之義。考下一愛相若衍。兼愛之故與一愛相若也。其類在死也。畢云。一本作蚶。案顧校季本亦作蚶。此文有譌。考在死必不見生氣也。謂無喜怒哀樂也。喻自得之狀。

此篇頗有錯簡譌脫。今參酌前人之說。竊爲考定如左。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爲其親也。而愛之。非愛其親也。以臧爲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欲之。非愛其子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於所體之中。而權其輕重。之謂權。權非爲是。亦非爲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如一。非無擇也。殺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

時變ズルヲ免レズ、又獲(婢)ヲ愛スルコト、人ヲ愛スルガ如キハ、獲ヲ愛シテ其利ヲ得ント欲スルニ外ナラズ、眞ニ獲ヲ愛スルニ非ルナリ、此故ニ獲ヲ愛スト雖モ、其最モ境遇ノ類似セル臧(奴僕)ニ至リテハ、獲ヲ愛スルノ理ヲ推シテ、之ヲ慮ルコトヲ知ラザルナリ、然レドモ臧ヲ愛スルモ獲ヲ愛スルモ、畢竟人ヲ愛スル者ト云フベシ、何トナレバ兩者皆人ナレバナリ、是故ニタトヘ之ヲ愛スルコト盛ナリト雖モ、天下ノ爲ニ利アルトキハ、其愛ヲ去ルノ決心ナカルベカラズ、何トナレバ前日彼ヲ愛スルコトヲ知ルト、今日自ラ其事情ヲ異ニスル者ナレバナリ、非今日之知嗇也ノ下ニ第廿一項ノ藉臧死也ツヾク。

(二〇)貴爲天子ヨリ外執無能厚吾利者迄ノ解説、此一節ハ第廿一項ノ不加厚ノ後ニ移スベシ、正夫ハ匹夫ノ誤、非加也ハ非彼其行益加也

其類在蛇文。此文有譌。洪云。文當作玄。玄卽蛟字之省。莊子秋水篇。夔憐蛟。蛟憐蛇。亦取相愛爲義。案洪說未塙。[考]蛇文。未詳。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畢云。言愛二人同。擇而殺其一。殺滅也。案此似釋上文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一節之義。畢說失之。[考]其一人爲有犯禁者。而愛之相若。其中而擇之也。其類在阬下之鼠。阬舊本譌院。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爾雅釋詁云。阬虛也。得鼠則殺之。爲其害物也。[考]阬同坑。坑底之鼠無所逃者也。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大仁舊本作大人。今從吳鈔本。仁與人通。此似釋上文大人之愛小人也一節之義。其類在申。有譌擬。凡[考]申凡。未詳。興利除害也。上文云。興利爲己。此疑釋其義。其類在漏雍。吳鈔本作厚甕。疑屚甕之譌。王云。雍與甕同。井九二甕敝漏。釋文甕作雍。北山經。縣雍之山。郭璞曰。音汲甕。水經晉水篇作縣甕。漢紀孝成紀。申徒狄蹈甕之河。漢書鄒陽傳。甕作雍。案王說是也。此似言甕之害在於漏。去其漏則得汲水之利也。[考]雍疑甕誤。非兼利天下。則其害不可除矣。厚親不稱行而類行。此釋上文義可厚厚之一節之義。其類在江上井。不爲己之可學也。學疑譽之誤。上文云。譽己非賢也。此或釋其義。[考]江上。未詳。按水就濕而流。故以類行。若江上之地得潤澤大也。謂爲己之學也。聖人之學者爲己也。爲己非爲愛利也。如獵騎見走獸而追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爲譽也。其類在逆旅。言因求利而愛人。此釋上文爲賞譽利一人一節之義。[考]愛人非爲得譽也。如於逆旅之人。總無親疏之分也。愛人之親。若愛其親。此疑釋上文以臧爲其親也一節之義。其類在官苟。有譌。[考]苟疑笱誤。官字未詳。恐逭誤。魚逭笱。圉圉焉去。各得其所也。兼愛相

チ得ルコトアリ、又匹夫ト雖モ、惡名ヲ受ケザラントスルトキハ、其衷情ヲ人ニ訴フルコトアリ、之ニ反シテ又囚執セラレテ、スデニ生ヲ好マザル者ハ、死ヲ甘ンズルガ故ニ、人ガ其衷情ヲ知ルコト能ハザル者アリ、此ノ如ク人ノ言論ニハ、一見明白ナル者ト、然ラザル者トアリ、故ニ其深淺益損ヲ察スベシ、不必以其情得焉ノ下ニ第十四項ノ語經ツヅク。

(一九)聖人之附瀆ヨリ非今日之知牆也迄ノ解説、附瀆ノ附ハ拊即撫ト通ズ、然レ共瀆字明ナラズ、今牧本引證ノ諸葛說ニ由ル時ハ、瀆ハ瀆ノ誤ニシテ沮ト同ジ、沮ニ通ノ義アリ、周語曰澤沮九川、注曰沮通也、按拊沮者謂敎導民也ト、弗能去也ノ去上ニ弗字ヲ脱ス、牆ハ嗇字ノ誤ニシテ、愛ノ義アリ、聖人ノ人民ヲ敎導シテ、仁ヲ施スコトアルモ、自私ヨリ生ズル利愛ノ心ナシ、凡テ自私的利愛ハ慮ヨリ生ズ、既ニ慮即チ私心ヨリ生ズルヲ以テ、私自己ノ都合ニ因リ、時

此釋以理長之義。言不循道則辭不可行。

唯有強股肱。　【考】忘兼務。而用其體也。　而不明於道。　唯與雖通。

其困也。　【考】因疑困誤。

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　文選洞簫賦李注云。浸淫猶漸冉相親附之意也。

其類在鼓栗。　任下吳鈔本有於字。此文有譌。蘇云。此下言其類者。十有三。語意殊不可曉。疑皆有說以證明之。如韓非儲說所云者。而今已不可考矣。【考】栗疑粟誤。說文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徐曰。郭覆冒之意。言浸淫之辭。必有所困。故其類如粟之甲。覆冒而生也。

聖人也爲天下也。　【考】上也當作之。

其類在于追迷。　畢云。言能追正迷惑。案以下竝釋以類行之義。而文多難通。畢以意說之。皆不甚塙。今無可質證。姑存以備攷。【考】如追迷途之人。豫慮其處而行也。

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　畢云。言其指相若。蘇云。指當作相。【考】指當作相。

其類在譽石。　畢云。疑譽名。言聖人有壽。有不壽。其利天下同則譽在也。案畢說未塙。疑當作礜石。說文石部云。礜毒石也。山海經西山經云。礜石可以毒鼠。郭璞注云。今礜石殺鼠。蠶食之而肥。此言礜石害鼠。而利於蠶。以況或壽或卒之利害不同也。【考】礜石未詳。譽疑舉誤。舉石者各任其力。

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　此疑釋藉臧也死而天下害一節之義。【考】一日而雖百萬人生。其愛不敢加以厚也。

其類在惡害。　畢云。言意多所愛而不行者。畏難之故。【考】兼愛而唯惡有其害類也。

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　二當爲上字之誤。說文古文上作二。與二形相似。上世與尙世義同。此釋上文愛尙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考】愛二世是有薄也。而兼愛則雖初世不敢厚也。故二世相若。

同（丘ハ區ト通ズ、同區域ノ間ニ在ル者）鮒同（鮒ハ附ト通ズ）是ノ同ト然ノ同トアリ、又異ト云フモ其中ニ非ノ異アリ、不然ノ異アリ、此ノ如ク異同多シト雖モ、畢竟スルニ異同ハ相對的關係的ノ者タリ、此次ヘ第二十二項長人之異云云ツヾク。（二八）一曰乃是而然ヨリ人不必以其請得焉ノ察次以下二十九字ハ察ニ盗止ニ此室。因レ指得レ盗。察ニ盗聲ニ。揣レ名因レ情得。匹夫辭レ惡者。人有下以ニ其請一得上焉ノ誤、人ノ言論ニ四種アリ、第一ハ吾ガ肯定説ニ贊スル者、第二ハ吾ガ否定説ニ贊スル者、第三ハ其意見ノ遷リテ一定セザル者、第四ハ強テ贊否ヲ表スル者即チ是レ也、是故ニ之ヲ聽ク子ハ（墨子ガ其門人ヲ稱スル語）其語氣ノ深淺、益損（尊ハ劓ト通ジテ減損ノ義アリ）ヲ察スベシ、其一例ヲ擧ゲンニ、室中ニ盗アルコトヲ知リテ、直ニ之ヲ指斥スルコトヲ得ベキ場合アリ、又間接ニ盗ノ聲色ヲ察知シテ、之ヲ想像スルコト

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首之人。謂以首向人。考秋儀云。與一下脫同恐非也。指之人首之人所異。指與首也。人之禮何能一邪故異。則異不敢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將牂之借字。說文手部云。牂扶也。挺拔也。考將扶持也。持劍與挺劍。持之雖同。於劍有異。故曰劍異也。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考劍之名異者。以其形之異命之也。故所持又異也。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擧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敗疑亦當爲取。形近而誤。此言不以量數擧者。若一人爲人百人亦爲人。故云取之盡是也。考諸物非擧其量數名之者。故敗之而論。則以名異者也。乃是同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王引之云。故一下衍人字。一人之指上。衍是字。當作故一指非一人也。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考一人有指之異。乃非一人全體也。然而取一人之指比之乃是一人異也。方之一面非方也。言方冪與方周方體不同。方木之面方木也。考下面上恐脫一字。四方之一面非短方也。方木之一面是短方也。以故生。以上當有夫辭二字。下文可證。廣雅釋詁云。故事也。此疑當接上語經節下。以理長。以類行也者。二字當乙。蘇云。據下文當作辭以類行者也非。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顧云。忘當爲妄。考夫事物者以可依之故而生。以義理之當而長。以類之可同而行。是以指與方木爲喩。以故生。駢拇之類。以理長。五指而中指長之類。以類行。四方與方木之類也。立辭而論之。不明於其所生之故。則是忘其本也。今人非道無所行。道與理同。

種ノ區別アリ、然ルニ倚ホ之ヲ同一ト認ムルハ、人ガ如此名ヅケシメタルニ外ナラズ、吾人ガ物名ヲ命ズルニハ諸種アリ、第一ハ具體的ノ者ニシテ、山丘宗廟ノ類、第二ハ抽象的ノ者ニシテ、吾人ノ之ヲ知ルヤ、具體的ノ如ク確實ナラズト雖モ、全然知ルベカラズト云フコト能ハズ、又吾人ガ郷里ニ居ルコト、或ハ齊荊地方ニ運徙スルコトナドニ至リテハ、其出入去就ニ由リテ、是ハ居運ナリ、彼ハ居運ニ非ズト決定スルコトヲ得、之ヲ要スルニ物ヲ知ルト物ヲ意フトハ異ナリ、知ハ確實ナル者ニシテ、意ハ憶度ナリ、吾人ハ此確實ナル知識ヲ應用シテ、名實ヲ明ニセント欲セバ、同一ノ事物ト雖モ、其中自ラ異ナル者アルヲ知ラザルベカラズ、第一重同ニシテ二名一實ヲ云フ、狗ト犬トノ如シ、第二倶同ニシテ、倶ニ同室ニ居ル者、第三同類之同ニシテ種類ノ同ジ者、其他連同、同類ノ同、同名之同、同根之同、丘同

知牆也。蘇云。牆疑當作臧。俞云。牆字不可通。乃嗇字之誤。呂氏春秋情欲篇。論早定則早知嗇。先己篇。嗇其大寶。高注並曰嗇愛也。昔之知嗇。非今日之知嗇。猶上文云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案蘇說近是。此下疑當接後文藉臧也死而天下害句。詒昔下脫者字。牆蔽障者。喻所不知也。

(二〇)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顧云。正當作匹。俞校同。案顧校是也。此書匹夫字多譌作正夫。詳節葬下篇。此言利人之心。貴賤所同。蘇云。正讀如征語。詒雖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可厚於正也。厚於正則必過。

二子事親。此上疑當接上文義厚親不稱行而類行下。或遇孰。或遇凶。孰道藏本・吳鈔本。並作熟。畢云。言歲孰歲凶。詒謂歲豐凶。其親也相若。言不以孰凶而事親有厚薄。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疑當作非彼其行益加也。外孰詒不据天之所爲。而孰之於外而行。外孰者。無能厚吾之利者也。無能厚吾利者。孰疑埶之譌。謂外物不能使吾利親之心加厚。

(二一)藉臧也死。而天下害。吾持養臧也。萬倍。詒藉由也。藏謂物之數盡也。冬藏也。死盡之意與。經說中臧也。今死而春也同。言吾所利。若四時。至冬而盡也。然天下以吾特養賤者之利。萬倍於聖人所利。却爲害也。吾愛臧也不加厚。藉即假借字。首句臧字舊本誤藏。今據吳鈔本正。持養義詳非命下篇。言假令臧死。而害及天下。則吾之持養之也。當萬倍。然爲天下去害。非愛臧加厚也。

(二二)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貌吳鈔本作皃下並同。詒長人其長與人異。而短人之形貌與人同。則長人之長。亦不與人異也。其喻前事。故同。俞云。長人之異。短人之同。當作長人之與短人也同。下二句。正釋長人短人所以同之故也。下文曰。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劒與挺劒異。劒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並與此文一律可證。

モ、此點ヲ以テ其一利ヲ發スベカラザルナリ。考ハ利人ヲ利其人ニ作ルモノニ據リテ曰フ。又之ヲ例スルニ、世界ニ人類アルヲ知リテ、盡ク之ヲ愛スルモ、室中ニ盗アルヲ知ルヲ以テ、直ニ誰レ彼レノ區別ナク、室中ノ人ノ全般ヲ悪ム者ニ非ズ、又一人ノ盗アルヲ知ルモ其室中ノ人ヲ悪マザルナリ、然レドモ若シ盗ノ所在ヲ知ラザルトキハ、タトヒ一人ノ場合ト雖モ、猜疑ノ眼ヲ以テ室中ノ人ヲ視、之ヲ悪ムニ至ル、盡悪其弱也ノ下ニ、第十九項ノ聖人ノ附濆ヲツヅク。(一七)欲名實ノ欲ハ效ノ誤、名實不必名ノ句首ノ名ハ衍、敗是石ノ敗ハ取ノ誤、兩唯字ハ雖ト通ズ、倗ハ使ト通ズ、苟人於ノ人ハ入ノ誤、同根之同ハ同名之同ノ下ニ移スベシ、群聖人ノ最モ急務トスル所ハ、名實ヲ明カニスルコトナリ、何トナレバ名實ハ必ズシモ一致スル者ニ非ズ、之ヲ例スレバ同一ノ白石又ハ大石ト雖モ、其中ニ諸

受惡。左宣二年傳。趙盾爲法受惡。杜注云。爲法受屈。與此義可相證。言匹夫雖賤。而不肯受屈。必欲自明其志。則可以得其情實。【考】請疑情誤。下同右一作石非也。聲外也。端末也。以聲與外。察其名之虛實。因其情正。夫辭之惡者則人左右之。以其情得之也。

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

惡生謂樂於就死也。言遭因執而不求生。則雖有屈抑。而不欲自明。故不能必得其情實也。

(一九)**聖人之附濆也。**

附道藏本・吳鈔本竝作拊。畢云。濆字未詳。【考】濆恐循誤。拊撫同。以上說體中取其要之意也。故至此說聖人之仁也。

仁而無利愛。

而吳鈔本作人。【考】聖人但行仁。而無利與愛。

利愛生於慮。

謂以仁待人。而無私愛利之心。凡愛利皆生於自私之心。不足爲仁也。經說上云。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考】聖人之利愛非因義而爲也。故所爲因昨今而變。

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

【考】今下脫日字。

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

謂因賴其利而愛之。【考】獲賤役者也。以獲之所愛。而愛之獲之所愛。固生於慮者也。

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

臧獲異人。故所慮與所利不同。舊本無下慮獲之利四字。王引之云。生於慮獲之利下。當更有慮獲之利四字。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相對爲文。案王說是也。今據增。【考】獲上脫慮字。臧獲雖同是賤者。其所利非敢相爲慮之利也。聖人所爲與此同。

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

言所愛雖異。其爲愛人則同。臧獲統於人之內也。

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

疑當作弗能不去也。言去一人而利天下。雖在所愛。不能不去也。【考】愛我所愛。故可去也。天下利天下同利之。故弗能去。

昔之知牆。非今日之

ベテ、以テ內部ノ動機(卽志)ト、外ニ見ハレタル行爲卽功トノ差違ヲ明ニシタル者ナリ、如此キヲ以テ楹卽大柱ヲ意フハ、木ヲ意フト異ナリ、何トナレバ木ハ必ズシモ楹ニ限ラレザルナリ、指ヲ意フ事ノ人ニ於ケルモ然リ、之ニ反シテ獵者ノ獲ヲ意ノハ、禽獸ヲ獲ント欲スルニ外ナラズ、是ヲ以テ志ト功トハ必ズ相伴ノベキ者ニアラザルヲ知ルベシ、又之ヲ例スルニ吾レ人ニ富利ヲ與フルコトアルモ、吾ノ本志モト之ヲ欲スルニ非ザルコトアリ、又本志之ヲ欲スルモ、其結果ハ單ニ人ヲ治メ人ニ富利ヲ與フルニ止ラズシテ、其鬼卽チ祖先ノ神靈ニマデ及ブコトアリ、此ノ如ク志功相從ハザルヲ以テ、之ヲ賞譽ニ例スルニ、賞譽ハ僅ニ一人ヲ利スルニ止ル者ニシテ、衆人ニ普及スルモノニ非ルモ、此點ニヨリテ、賞譽ヲ無用ナリトスベカラズ、又人子タル者ハ親ニ對シテ一利ヲナシテ、以テ孝道ヲ盡シタリト爲ス者非ザレド

記魏世家。屈侯鮒。說苑臣術篇。鮒作附。周禮大司徒鄭注云。附麗也。〔詒〕鮒鯽魚也。相依附者也。此鮒同。

是之同畢云。一本又有同字。然之同。同根之同。此四字疑當在前同名之同下。此下文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二句。正與上文是之同。然之同相對明。不當以此句廁其間也。

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爲其同也。〔詒〕八字一句。舊上也字絕句。非。

爲其同也異。此下疑當接下長人之異。短人之同一節。〔詒〕舊也字絕句。非。

(一八)二

一曰。乃是而然。吳鈔本作是。

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昔是而今不然。〔詒〕有此彼可遷而爲也。

四曰強。貌是而情不然。〔詒〕因兼體可強而爲也。

子深其深。〔詒〕子字恐衍。

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以上似竝辨辭氣之異同。兪云。尊當讀爲劗。說文刀部。劗減也。劗有減損之義。故與益其益。對文成義。案兪說是也。後漢書光武十王傳。贊沛獻尊節。李注引禮記恭敬尊節。今曲禮作撙節。尊撙劗聲類竝同。

察次〔詒〕當作次察。

山比〔詒〕言山丘以形貌命之。就中當作山丘。丘篆作丠。以形誤。

因至優指〔詒〕其所指優也。

復何。

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此文挩誤不可校。以意推繹。兩次字疑皆當作次。卽盜之壞字。一優字二復字。皆得之誤。請讀爲情。請復卽下文之請得也。審校文義。疑首句當作察盜止此室。因指得。次句當作察盜聲。端名因情得。上云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言察盜之止於是室。乃因人指而得之。若察盜之聲而得其名。則因籀其情而得之也。大恉蓋如是。今本止此室譌爲山比。至而以至字到著因下。又涉復字而衍一優字。察次復到作次察。遂無從諟正矣。端名亦難通。疑端當爲揣之誤。

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正當爲匹。右疑有之誤。有與或義同。請亦讀爲情。下同。此以籀獄爲喻也。辭惡謂不

上ニ、專殺臧ノ三字ヲ脱ス、然レドモ恐クハ此專字ハ意ノ誤ナランカ、凡學愛人ノ四字ハ本注ニ下文ノ利人也爲其人也ニ接續スルノ句トナスト雖モ、文意通ゼザレバ之ヲ省ク、方至尺ノ方ハ不ノ誤、鍾ハ千里ノ誤、指之人ハ人之指ノ誤、利人也爲其人也ノ句中、利人也ノ下ニ恐クハ非字ヲ脱セシナラン、無貴於人ハ無貴譽於人ノ誤、不至於智ノ智ハ衍、智是世之有盜也ノ之ハ衍、盜ハ人ノ誤、不盡ノ下ニ皆惡字ヲ脱ス、是二人ノ二ハ衍、其弱ハ其朋ノ誤、此一節ハ、前項ノ志功爲辯ヲ詳説シタル者ナリ、此ニ一人アリ臧又ハ盜ヲ殺サント欲スルヲ意フモ、直ニ之ヲ以テ彼等ヲ殺シタリトナスベカラズ、例ヘバ小圓ト大圓トハ圓ノ性質ハ同ジト雖モ、其大小ヲバ否定スベカラズ、遠近ノ關係ニ於テモ然リ、璜ト玉トハ同ジク玉ナリト雖モ、半璧ト全玉トノ差アリ、根本ハ同一ナリト雖モ、其實現ニ至リテハ種々アルコトヲ述

居運命者。爾雅釋詁云。運徙也。畢云。居運言居住或運徙。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人當作入。入是去非。文正相對。去之因非也。考天造曰運。諸事諸物因天造命者。以其意言是實也。乃兼之義也。苟人於其事物之中。取之者皆實也。故去之。因此而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荊者。考鄉向也。人之所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里居也。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二十五家共居止也。齊在東。易所謂齊乎巽之意邪。荊楚地荊棘平。楚之地因名焉矣。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考山象山峯竝起之形。丘四方高中央下曰丘。篆丠。室說文从宀从至。至所止也。因其財物充實曰室。蓋室之義。廟貌也。說文尊先祖貌之。古今註所以彷彿先人之形容也。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疏凡大室有東西廂夾室及前堂有序牆者曰廟。六書故。宮前曰廟。後曰寢。今王宮之前殿。士大夫之廳事是也。說文因广爲室。象對刺高屋之形。徐鍇曰。因广爲屋。故但一邊下。說文朝旦也。釋言。陪朝也。註臣見君曰朝。後世言廟朝廟堂也。或朝廷。廷說文朝中也。朝廷也。論語宗廟朝廷。疏。朝廷布政之處。周禮大宗伯春見曰朝。註朝猶早也。欲其來之早。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疏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其二在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其三是皐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字典。郡守聽事亦曰朝。後漢書。未嘗識郡朝。据此觀之。大事必於廟。然則大室有广而東西廂夾室及前堂有序牆者。備而諸臣朝焉。行大政處。是廟也。故以形貌稱之。皆是也。智與意異。舊本挩異字。今據吳鈔本補。上文辨智意二者之文甚詳。考以智命之。與以意命之不同也。重同經說上云。二名一實重同也。具同具當爲俱。經說上云。俱處於室合同也。連同國語楚語韋注云。連屬也。同類之同。經說上云。有以同類同也。同名之同丘同。丘與區通。詳經下篇。謂同區域而處。考丘聚也。又丘井之井。與衆同也。鮒同鮒附通。史

六字闕解)。衆世即廣世、及ビ寡世即チ狹世(廣狹ハ範圍ノ大小ヲ云フ)ノ愛同ジク、倚世即チ上世ト後世トヲ愛スルコトモ現世ノ人ノ如ク、畢竟空間的ニモ時間的ニモ一樣ニ兼愛ヲナスコトヲ貴ブ者也、吾人ハ人ノ死シタル者ヲ鬼ト稱シテ、何カ別種ノ如ク思フモ、自分ノ兄ノ死シテ鬼トナルヤ、幽冥處ヲ隔ツト雖モ、之ヲ倚ホ生存シタル兄ト、同一視スルニ非ズヤ、吾人ノ兼愛ヲ行フニ當リテ、此心得ナカルベカラズ、又聖人ハ之ヲ天ニ比スレバ、愛アルモ利ナシト云フハ何ゾヤ、之ヲ非難シテ曰ハンニ、是ノ言ハ客ノ言ナリト、(即チ新說ニシテ信ズルニ足ラズト云フ意ナリ)成程滔滔タル天下、皆愚人ニシテ賢者ニ非ザルヲ以テ、我言ヲ怪ミ、之ヲ客視スルモ、墨子ノ說ハ猶ホ儼存シテ、其有愛無利ヲ證スルニ非ズヤ。考ハ倪日一ニ倪口ニ作リ客ヲ容ニ作ルモノニ據リテ曰フ。

(二六)非殺藏也ノ此句ノ

當作智是世之有盜也不盡是世。下文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可證。案俞校未塙。以文義推之。當作智是世之有人也。盡愛是世。即兼愛之義。

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不盡下。以下文推之。當有惡字。考不盡下脫愛字。

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畢云。二當爲一。詒讓案。當作不盡惡是人。此挩惡字。衍二字耳。

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弱疑當爲朋。形近而誤。言盜雖止一人。然不能審知其誰某。則盡惡其朋黨也。考知是世之有盜也。而盡愛於是世也。知是室之有盜也。而不盡愛於是室也。室有二人。其中有盜一人。而不盡愛於一人。不知誰其盜□□而併惡其弱者。是非盡愛而盡惡也。名實之不當也。

(一七)諸聖人所先。爲人欲名實。欲疑效之誤。

名實不必名。疑當作實不必名。上名字誤衍。考以名不爲必也。必名則或損實。

苟是石也白。句。敗是石也敗當爲取。盡與白同。言白石之白皆同。

是石也考欲得名實。則苟可以是石之白也。白名也。石實也。如石之白。而名實是得焉。敗之是石也。內外其色盡白。乃雖白同是石也。名實有焉。

唯大。唯雖通。吳鈔本作惟不與大同。言大石之中。仍有大小之異。

是有便謂焉也。便疑當爲使。考唯大則不與大爲同。是有便所謂也。

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貌吳鈔本作皃下同。焉智某也。焉猶乃也。

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唯亦與雖通。考也焉當作焉也。某當作謀。下同。以下說便所說也。言物可以其形貌命之者。以智謀之而爲必也。乃以智謀之不可也。若唯不以智謀之也。乃以智謀之可也。是大不與大同之謂也。

智某可也。諸以

ハ之ヲ解説シタル文字ナリ、非白馬焉ハ、白馬非馬ノ論、執駒焉ハ孤駒無母ノ説ヲ執ル者此二者ハ皆當時名家ノ常語ナリ、故ニ吾人此等ノ語ヲ聽リトキハ其理由ヲ探求スベシ、若シ其理由ナケレバ其説非ナリ、例スレバ狗ヲ殺シテ犬ヲ殺スニ非ズト云フガ如シ、之ヲ要スルニ、三物盡ク備リテ始メテ辯論ヲ生ズルニ足ル、三物トハ何ゾヤ、第二十三項ノ以故生以下ヲ見ヨ、又藏之愛己ヨリ譽己非賢ニ至ルマデ、第十二項ノ倫列愛己愛人也ノ下ニ轉置スベシ。

(二五)義利不義害云云ノ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也ノ十六字ハ意義不明、衆衆世ノ次ノ衆字ハ衍、今之世人ハ今世之人ノ誤、天下之利驩ハ錯簡ナルコト第十三項ヲ見ヨ、俔ハ譬ノ義アリ、日ハ曰ノ誤、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也ハ錯簡ナルコト第十項ヲ見ヨ、利害ヲ以テ義ト不義ノ區別ヲナスハ、志郎動機ト功果郎行爲トノ明辯ヨリ起ル者ナリ、(以下十

【考】欲作經。故意其木也。所意是可作經之木也。

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

王引之云。當作意人之指非意人也。意度也。言所度者人之指、非度人也。下文云。一指非一人也。是其證。【考】指有異之人也。

意獲也。

說文犬部云。獲獵所獲也。【考】獵所得也。

乃意禽也。

兪云。乃意禽也。當作非意禽也。與上文非意木也、非意人也一律。詒讓案。乃字不誤。此與上文反正相對。言獵者之求獲。欲得禽也。

志功不可以相從也。

志郎意求之也。功謂求而得之。【考】志之所有。其功不可從成也。

〔利〕人也。

【考】其字指一國一家。下同。利人欲其人之得利也。是爲其人也。富人欲辨其國用也。若以富之。是富人也。

爲其人也。

畢云。爲一本作非。

富人

言譽人之富。

非爲其人也。

畢云。舊二字倒。一本如此。

有爲也以富人。

言有所爲。以使人富。

富人也

【考】人有其所爲。以富人者。是富其人也。

治人有爲鬼焉。

言治人之事。兼有事鬼。若祭祀之類。【考】或有爲守其宗廟。而治人民也。

爲賞譽利一人、非爲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

無貴。疑當作無賞譽。言賞譽雖不能徧及人。亦不至因此遂不用賞譽也。【考】言聖人爲賞譽以勸人小也。我以爲賞譽爲非者。兼之也。

智親之一利

畢云。智同知。【考】智當作知。

未爲孝也。

【考】十六字一句。不至知爲親之一利。則未足爲孝。而無貴之也。此尚同兼愛之說也。下同。

亦不至於智不爲已之利於親也。

言雖不足爲孝。亦不至於明知己之有利於親。而不爲之。【考】智當作知。十三字一句。不至于知以己之利於親。而却其爲非也。

智是之世之有盜也

上之字當衍。吳鈔本無下之字。蓋世之二字誤倒。校者又於下增一之字。遂致複出。盜當作人。涉下而誤。【考】上之字衍。

盡愛是世。

兪云。

ス（臧ノ解釋ハ牧本所說ニ從フ）又親ニ對シテハ、十分ニ子タルノ道ヲ盡サント欲スレドモ、天下ニ君臨スル事ナレバ、私情ヲ抑ヘテ公法ニ訴ヘ、親死スレバ之ヲ忘レテ敢テ厚葬久喪ヲナサズ、人子ノ本分ハ親ニ厚クスル事ナレド、天下ノ爲ニハ之ヲ忘ル、此ノ如ク自己ノ身體ヲ竭シテ、國利ヲ計ル事ニ從事ス、而シテ此ノ利ヲ與スハ畢竟他人ノ爲ニスルニ非ズシテ、自己ノ爲ニスル者ナルモ、其利天下ニ及ブヲ以テ、天下ノ人皆之ヲ樂ムニ至ル、天下之利驩ノ下ニ第十五項ノ義利求義害云云ツヅク。

（二四）語經ヨリ然後足以生ニ至ル迄ノ解說、兩舞字ハ皆無ノ誤、漁ハ殺ノ誤、兩大字ハ犬ノ誤、必ハ畢ト通ズ、臧之愛己以下、譽己非賢也ニ至ル迄二十四字ハ第十二項ノ如ク前文ニ移ス、而シテ此一節ハ第二十項外勢無能厚吾利者ノ後ニ接ス。語經ハ言語ノ常經ヲ云フ、初ノ語經二字ハ下文ノ總標ナリ、二次ノ語

爲儒者之言。儒俗作僞。與俔相似而誤。亦通。**乃容之言也。**【考】未詳。按俔蓋覼誤。俗省作規。後世傳寫誤之耳。言學聖人之徒。每語經覼察其口所言。乃容儀之言。而不到其眞也。**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　無人卽兼愛之義。言人己兩忘。則視人如己矣。子墨下舊無子字。今據吳鈔本補。**猶在。**　似言害捨大取小。然其害猶在。上疑有挩文。**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也。**　舊本重非欲之三字。畢云。一本無。案顧校季本亦無。今據刪。此卽前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之義。疑當在上文是害之中取小也下。【考】今天下無知道者。故墨子歎無其人也。恐道遂廢矣。故猶不得已而有此言。今欲言之。而實非欲言之也。在不得已耳。（二六）**非殺臧也。**　王引之云。非殺臧也上有脫文。以下二句例之。當云專殺臧非殺臧也。【考】上必有脫簡。**專殺盜。非殺盜也。**　【考】逃不得已意。**凡學愛人**　學當爲譽。前云譽己非賢也。後又云。愛人非爲譽也。此句或當接後利人也爲其人也句。**小圜之圜。與大圜之圜同。**　【考】小圜大圜於圜無異。唯有大小耳。是謂取道之大小而異也。**方至尺之不至也**　方當爲不。**與不至鍾之至不異。**　鍾當爲千里二字。之至當作之不至。謂尺與千里遠近異。而其爲不至則同。故下云。遠近之謂。今本千里二字誤合爲重字。校者又益金爲鍾。遂不可通。續漢書五行志。童謠以董字爲千里草。與此可互證。【考】至於尺之所不至。雖至而小也。近也。鍾量名。不至於鍾之所至。是大而遠也。乃所至有遠近也。上文兼體異同之義也。**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　畢云。說文云。璜半璧也。**是玉也。**　此與上是字。疑竝當作意。【考】至與不至。爲遠近。愛一家。愛一國。愛天下。舊是同而有不同。故墨子說兼愛。璜半璧也。玉眞玉也。愛一國一家。雖得玉而璜也。至一天下則玉也。**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

ニ自己ノミヲ愛シテ、己之人卽チ自分モ亦世間人類ノ一人タルヲ知ラザル也、之ヲ要スルニ他人ヲ厚ク愛スルハ結局己ヲ愛スルト同ジ、故ニ愛ニ厚薄ナキヲ貴ブ、自己バカリヲ譽メ利スルハ、決シテ善策ニ非ルナリ。

（三）聖人惡疾病云云ノ有厚薄而無世倫列之ノ一句不明、牧本ハ之ヲ前項ノ臧之愛己、非爲己之人也ノ二句ト、厚不外己、愛無厚薄、擧己非賢也ノ三句トノ間ニ插入スルモ其義未ダ明ニ通ゼズ、故ニ暫ク之ヲ闕ク、興利爲己ノ下ニ下文第十五項ノ天下之利驩ノ五字ヲ移シ置クベシ、亡親ノ亡ハ忘ト通ズ、體渴ノ渴ハ竭ト同ジ、聖人ハ平素其身ヲ持スルコト謹愼ニシテ、疾病ニ罹ラン事ヲ恐ルト雖モ、人ノ爲ニ危難ヲ惡マズ、如何ナル場合ニモ泰然自若タリ、人ノ利ヲ欲スルガ爲ニ、人ノ己ヲ害スルヲ惡マズ、臧ノ如キ賤者ナリトモ、自己ノ雇人タリトテコレヲ虐使セズ、常ニ彼ノ一身上ニ注意

己非賢也。 擧當作譽。

（一五）**義利。不義害。** 句。 **志功爲辯。** 志舊本作之。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下文云。志功不可以相從也。 **有有於秦馬** 疑當作有友於秦焉。 **有有於馬** 疑當作有友於口焉。 **也** 〔考〕所有志。而功不可期。故不可不辨也。有欲有於秦焉。是有欲有於馬也。上有共得也。秦產馬未考。 **智來者之馬也** 未詳。〔考〕智當作知。言見來自秦者。所乘馬而知其有良馬也。欲得良馬之志輕。與勝秦之功難不可不辨也。 **愛衆衆世與愛寡世相若。** 兩世字。畢並以意改作也。王校從之。王引之云。愛衆衆也。下衆字衍。當作愛衆也與愛寡也相若。又案。下文凡學愛人與小圜之圜云云。文義不相屬。疑當在愛衆也上。凡學愛人。乃統下文之詞。愛衆也云云則承上句而詳言之也。古書錯簡耳。案此當作愛衆世與愛寡世相若。衆世寡世以廣陝言。下文尙世後世。以古今言。文自相對。凡學愛人句。亦非此處錯簡。畢王校並未允。〔考〕一衆衍。兼愛其世。乃有相若也。 **兼愛之有相若。** 有與又通。 **愛尙世與愛後世** 王云。尙與上同。 **一若今之世人也。** 王引之云。今之世人當作今世之人。今世與尙世後世。相對爲文也。 **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 王引之云。鬼非人也。當作人之鬼非人也。寫者脫去人之二字耳。小取篇云。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是其證。案無人之二字。義自可通。今不據增。〔考〕言鬼與人異。然而祭兄之鬼。是祭兄也。 **天下之利驩。** 驩猶悅也。天志中篇云。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此疑當接上興利爲己句。 **聖人有愛而無利。** 〔考〕驩歡同。舊絕句。恐非。言天下之所利共歡聖人也。此有愛之而無利人。 **俔日之言也** 說文人部云。俔譬諭也。一曰閒見。爾雅釋言云。閒俔也。案俔有閒訓。此疑亦當與閒義同。方言云閒非也。孟子離婁篇云。政不足閒也。俔閒蓋謂駮難相非。故下云。乃客之言。日疑當作曰。或疑當

フベシ。

(一三)爲天下厚禹云云ノ爲天下厚愛禹ノ六字ハ衍、人愛ハ愛人ノ誤、厚禹之ノ厚ハ爲ノ誤、倫列之愛己愛人也ノ己人兩字ハ恐ラクハ互ニ置キ換フ者ナラン、又其句ノ下ニ第十四項ノ下文ノ臧之愛己、非爲愛己之人也、厚不外己、愛無厚薄、擧己非賢也(此擧ハ譽ノ誤)ノ五句ヲ補フベシ、禹ガ天下人民ヲ愛スル爲ニ禹ヲ厚遇スルモ、其利ハ禹一身ニ止リテ、天下ニ及バザルコト、恰モ盜賊ノ害ガ天下ニ及ブヲ惡ミテ、之ヲ惡ムモ其憎惡ハ唯其盜賊一身ニ及ビテ、天下ニ加ハラザルガ如シ、故ニ一部分ノ人ヲ愛スルモ眞ノ愛ト云フベカラズ。世人或ハ兼愛ヲ難ズト雖モ、兼愛ノ中ニハ自己モ加ハル者ナリ、何トナレバ自己マタ人類ノ一タレバナリ、是ヲ以テ、前文ニ述ベタルガ如ク、德行ヲ倫列スル有識者ガ、人ヲ愛スルハ畢竟己ヲ愛スル者ナリ、之ニ反シテ臧(奴)ノ如キ無識ノ者ハ、單

分也。詒聖人不得行爲子之事也。何則聖人之爲法。厚葬死亡之親。而爲天下也。厚於親。爲子之分也。不可不爲矣。然而不得其道焉。以死亡之。何。體渴興利。此卽節喪下篇。疾從事之意。畢云。說文云。渴盡也。竭負擧也。今經典多以竭爲渴。此云云者。謂盡其利以厚喪也。案畢說非是。有厚薄而毋倫列之。興利爲己。此下疑當接下天下之利句。詒渴一作得。又作謁。作得是也。體謂下小道分於兼者。以死死亡葬禮之小道得興利。有親疏厚薄也。而無以是倫列於道興利以爲己也非利人也。(一四)語經畢云。意言聖人厚葬之說。爲自厚其親語其經耳。經猶云正。非必欲天下人如是也。故下辨之。案語經者言語之常經也。此總目下文。畢說非。語經也當爲者。畢云。也同者非。非白馬焉。此卽白馬非馬之說。公孫龍子有白馬論。詳小取篇。執駒焉。詒聖人每語經爲證。語經是語經也。非行道也。乃不取兼之全。而依分體之小也。白馬喩兼。駒喩體。說求之。畢云。案列子。仲尼云。公子牟曰。白馬非白。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似與此意同。執駒焉。說求之舞。似當云執駒馬說求之無母。卽孤犢之論乎。案莊子天下篇云。孤駒未嘗有母。白馬孤駒。蓋名家常語。所謂語經也。說求之上。疑挩有字。與下無說文相對。畢說非其指。舞詒以下至愛己二十七字未詳。說非也。舞當從畢校爲無之誤。而句讀則非。漁大之舞大疑當作殺犬之無犬。經下云。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卽此義。殺俗作煞。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云。漁聲類作敹。二形相近而譌。非也。所謂無說。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必與畢通。此下疑當接後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句。三物卽指故理類而言之。謂辭之所由生也。臧之愛己此節疑當接上文愛己愛人也下。非爲愛己之人也。言臧自愛其身。非爲愛己之爲人也。厚不外己。厚下當有人字。上文云。愛人不外己。愛無厚薄。擧

(一〇)利之中取大云云ノ下ニ下文ノ不得已也ノ下ニ下文ノ不得已欲之非欲之也ノ九字ヲ脱ス(第十五項)、將來ノ大利ヲ豫測シテ之ヲ取ルコトナレバ、非不得已也トイヒ、所未有而取焉ト云フ、現在ノ小害ハ、心中之ヲ取ルコトヲ好マザルモ已ムヲ得ズシテ之ヲ取ル者ナリ、故ニ不得已也トイヒ、於所既有而棄焉トイフ。

(一一)義可厚厚之云云ノ謂倫列ノ上ニ之字ヲ脱ス、顧行ノ顧ハ類ノ誤、前述ノ如ク利害ヲ計リテ其義ニ適シ以テ愛情ノ厚薄ヲ其親疏ニヨリテ行フヲ、德行卽チ愛ヲ倫列卽チ差等スルト云フ、之ヲ例スレバ、君上老長親戚ニ對スルニハ尊長ニ厚クスルコト無論ナルモ、サリトテ卑幼ナリトテ之ヲ薄クセズ、親疏ニ由リテ多少ノ厚薄ハアランモ、要スルニ親愛ヲ極ムルハ差支ナク、薄愛ヲ極ムルハ宜シカラズ、如此ク義親ニ厚キ時ハ、其行ハタトヒ直ニ德行ノ純正ナル標準ニ合セザルコトアルモ、之ニ類スル者ト云

文。之下當有爲字。言所以厚愛禹者。爲其德加於天下。畢云。言禹之厚德及天下。非。**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言所厚止於禹身。不徧及天下。案禹既厚於天下人。則天下人厚禹。而爲天下也。厚禹非爲天下。故不加於天下也。若惡盜之心。爲天下人惡之也。而惡盜惡其盜人也。厚禹之意與此同。**若惡盜之爲加於天下。**言惡盜。爲其害及天下。畢云。言盜之惡行及天下。非。**而惡盜不加於天下。**言所惡止於盜身。不徧及天下。**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言己亦猶是人也。案愛人則愛己。未有愛人而惡己者也。己在其所愛之中。而己在其所愛也。而其所愛又加於己。倫列於愛己之意。而愛人也。倫猶次也。**己在所愛。愛加於己。倫列之愛己愛人也。**言愛己。亦可謂之愛人。此下疑當接後臧之愛己。非爲愛己之人也句。荀子正名篇云。聖人不愛己。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聖人**(一二)**惡疾病。**畢云。言自重其身。**不惡危難。**畢云。言爲人則不避艱險。**正體不動。**疑當作四體不勤。案疾病輕患也。危難大害也。聖人之道不知誡大害。而愼輕患。以體爲正。而不遷。唯欲人之利己也。乃非復惡人之愛己也。欲人利己則宜利人。非惡人愛己則宜愛人也。聖人獨正己而不問人矣。體者分於道者。孝悌忠信之類。乃墨子所謂體分於兼者此也。**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畢云。言欲存其身以利人。非惡人之以危難害己。**聖人不爲其室臧之。故在於臧。**此義難通。畢云。言臧富在下非。案室臧當作臧室。室謂妻孥。論語公子荊能居室。臧賤者也。聖人不爲其臧。爲其室。是由不知兼愛。唯爲己之類族耳。**聖人不得爲子之事。**似言聖人事親。愛無窮而事必有所盡。**聖人之法。死亡親**亡忘通。謂親死而忘之。卽薄喪之義。**爲天下也。厚親**

之爲是而性トハ、天道ノ是ニシテ人之ヲ受ケテ性ト爲スコトヲ云フ、前述ノ如ク正スベカラザルコトヲ強ヒテ正サントスルノ一例トシテ、吾人若シ暴人ノ爲ニ、天道モト善ナリ、人之ヲ受ケテ性トナスト説クモ、暴人ハ之ヲ信セズシテ反リテ天道ノ非ナルヲ論セン、從來陳ベ執ラレタル説ナラバ可ナリト雖モ、未ダ之レアラザルノ新説ナルトキハ、此ノ爲ニ生ジタル諸種ノ非難ヲ自分ニ引受クル破目トナリ、從ッテ前述ノ天ニ對スル事ニツキテモ、暴人ヨリ我ガ説ヲ評シテ、彼（即我）ハ天道ハ非ヲ以テ是トナス者（換言スレバ非ヲ好ムコト）ニシテ、人之ヲ受ケテ性トナスコトヲ唱ヘタル者ナリトセラルルニ至ラントイヒ、以テ吾ニ反對スルニ至ラン、之ヲ要スルニ他人ト與ニ論議シ、其是非利害ヲ計ルニハ、細心ナル注意ヲ要スベキ者ナリ。

考ノ有所所云云陳執一衍ハ、考ノ據リタル一本ニツキテ云フ。

諸事陳列其事執之既有爲也。而後我爲之陳列。執天之是。而執暴人所爲而使因吾所爲也。若彼陳列其事。既所爲而後我爲之陳列。天之是而使因吾所爲也。然則暴人以爲我以天以人所爲爲非。而以此爲是也。然而人性不可變。則不可爲正也。而正之何能得之。

（一〇）利之中取大。此節疑當接上文非爲義也下。非不得已也。考利之中取大者。已所有而加之爲利。是所未有而取之也。然則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其害既所有而除之也。不得不除焉。是不得已也。

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一一）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謂上當重之字。戰國策宋策高注云。倫等也。服問鄭注云。列等比也。考從義之所有而厚之薄之。故厚薄得其所也。而以儉不制之。則不能均之。儉之義大矣。因以儉列於德行者爲此也。

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爲長厚不爲幼薄。何。考君上老長親戚。此皆世所厚也。是爲長厚。而不爲幼薄。且親厚厚之。親薄薄之。而至親則以至親益之。至薄則以至薄不損之。是不以義厚取親。故妻後子之喪不稱義也。

親厚厚。厚其近親。親薄薄。薄其遠親。親至薄不至。言有至親。無至薄。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顧當爲類。後云。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井。即釋此節。行謂德行。考下疑脫簡。

（一二）爲天下厚禹。爲禹也。考厚字句非也。爲天下厚禹。是爲禹厚之也。爲天下厚愛禹此句厚字疑衍。乃爲禹之人愛也。人愛二字疑到。考爲天下厚之。厚字衍。人愛當作愛人。爲天下愛禹。乃是爲禹之愛人也。厚禹之加於天下據下

レドモ一己人ニ於ケル死生ノ利、同一ナル場合ニ於テハ、其人ハ必ズ之ヲ選擇シ、死ヲ舍テテ生ヲ取ルニ至ルベシ。殺一人以存天下云云ノ次ノ利天下ノ下ニ恐クハ也字ヲ脫セシナラン、求爲之非也ハ求爲之非爲之也ノ誤、スデニ求ト云フトキハ、自然ニ之ヲ爲スコトト異ナルヲ云フ。

（八）害之中取小云云以下、文章譌脫多クシテ不明、然レドモ今且ラク本注及ビ牧本所說ニ由リテ之ヲ訂正センニ、害之中取小ノ句上ニ利之中取大ノ五字ヲ補ヒ、非爲義也ノ下ニ下文ノ不可正而正之六字ヲ移スベシ、其意ハ小害大利ヲ取ルハ事ノ宜キニ從フコト即チ義也、然レドモ此義ヲ行フヲ求ムルハ、即チ既ニ是レ自然ノ求ニアラザル也、畢竟正スベカラザルコトヲ强ヒテ正サント欲スルニ過ギザル也。

（九）爲暴人語天之云云ノ執之所爲ノ句ノ上ニ陳字、下ニ非字ヲ脫ス、此一章又通ゼズ、今牧本ノ解說ニ由レバ、天

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意本於此。斷指與斷腕。畢云、玉篇云。腕烏段切。手腕。亦作捥。案捥腕皆擥字之俗。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當作非無擇也。謂必舍死取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此對下是殺己以利天下爲文。當作非殺人以利天下也。一字涉上而衍。〔考〕殺一人以存天下。爲天下除其害也。是非利天下也。殺己身以存天下。此不顧己身。而利天下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於事爲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爲之非也。疑當作非爲之也。捝二字。〔考〕於其所爲之中。求其善。是非自然也。求而爲之非也。

（八）害之中取小。求爲義非爲義也。此疑當接後不可正而正之句。〔考〕害之中取小者。求而爲義也。非實爲義也。

（九）爲暴人語天之爲是也而性。句。爲暴人歌天之爲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執之所爲。因吾所爲也。若陳執未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爲也。暴人爲我爲天之以人非爲是也而性。此文多譌捝。爲是也而性語。前後兩見。疑性並當作惟。惟與唯通。經下篇云。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是。說云惟是當牛馬。惟是亦卽唯是。謂言是則應之也。此義似與彼同。而上下文仍難通。不可正而正之。上云。權正也。言於不可正之中。而權其正。〔考〕有所所當作有所爲。陳執一衍。今爲勸暴人。而語天之爲是。然而其性素爲暴人。則每歌唱天是爲非也。就

親ニ及ブ者ニアラズ。

(三)以樂爲利其子而云云ノ愛其子而ノ上ニ、非字アルベシ、音樂ガ其ノ子ニ利ヲ與フルヲ以テ之ヲ欲求スルモ、音樂ニ耽ルトキハ、却リテ其子ヲ誤マルニ至ル、以上臧ト樂トノ二節ヲ擧ゲテ、愛利ニモ幾多ノ種類アリ、故ニ之ヲ選擇スベキコトヲ論ズ。

(四)於所體之中云云ノ輕重ノ上ニ其字アルベシ、所體卽チ多數ノ事柄ヲ云フ、權非爲是也云云ハ權ノ是非ハ、公平無私ナルヲ云フ。

(五)斷指以存擘ノ擘ハ腕ト同字、考ハ一本脛ニ作ルモノニ據ル。

(六)次ノ取小也ノ也ハ者ノ誤、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ハ前述ノ如ク、腕ヲ存スルノ大利ヲ取ランガ爲メニ、指ヲ斷ズルノ小害ヲモ取ルハ、勢已ムヲ得ズシテ爲シタルコトナリ。

(七)遇盜人而斷指云云ノ次ノ無擇也ノ上ニ非字ヲ脫ス、前述ノ如ク一已人ノ斷指ト斷腕トハ、廣大ナル天下ヨリ見ルトキハ、其利ニ於テ格別ノ差アラズ、然

一是一非。相對言之。以臧爲其親也而利之。吳鈔本。爲下有利字。疑衍。利之謂資給之。非利其親也。

(三)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欲之。樂謂音樂。畢云。當有非字。誤。【考】敎樂以爲利其子。而求其樂。是愛其子也。非利其子也。非利其子者。詳于非樂之意也。愛其子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疑當作非求其子也。畢云。此辯葬之非利親。樂之非利子。卽節葬非樂之說也。案畢說謬。

(四)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吳鈔本作於所體輕重之中。而權其輕重。之謂權。案其字疑當有。文選運命論李注。引尸子云。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考】體分於兼者也。用體不得中則有害。故就所體之中。量其輕重。此謂權。權其非而取其是也。非其非而爲非也。乃欲得其正而權之也。

權非爲是也非非爲非也。俞云。當作非爲非也。衍一非字。案當作亦非爲非也。上非字乃亦之誤。無衍文。權正也。經上篇云。欲正權利。惡正權害。

(五)斷指以存擘。意林引作脛。畢云。此捥字正文。舊作脛誤。說文云。擘手擘也。揚雄曰。擘握也。从手取聲。鄭注士喪禮云。手後節中也。古文擘作捥。【考】脛疑腕誤。失指以得腕。利之大者也。是利之中取大也。失指小害。而失腕大害也。得腕大利。而得指小利也。故取小害而求大利也。然則斷指與斷腕。其利害孰利。利天下與死生之利。以比之孰利。今以得腕之大利。比之。則奚以此二利。擇之爲。

(六)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畢云。當爲者。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言爲人所持執。不能自免。

(七)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淮南子說山訓云。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爲也。

〇大取篇小取篇ノ名意諸說紛紛タリ、牧本ニハ、博ク譬喩ヲ取リテ大小ノ理ヲ明ニシタル者ナリ、大トハ墨子學說ノ大原理ニシテ、兼愛ヲ云フ、小トハソノ學說ノ一部分タル辯論術ヲ云フト、此說最モ允當ナリ。

(一)天之愛人也云云ハ、天ハ無私無爲ナレバ、聖人ノ教化ヲ以テ、人ヲ治ムルヨリモ其愛ヤ薄シ、然レドモ天ノ人ヲ利スルコト無限ナレバ、聖人ト雖モ之ニ及バズ、大人卽チ高位ノ人ト小人卽チ卑賤ノ人トノ愛利ニ於ケル關係モ亦此ノ如シ。

(二)以臧爲其親也云云ノ臧ハ臧獲卽チ奴隷ガ我親ニ善ク事フルヲ以テ我之ヲ愛利スル事アルモ其愛利ハ直接ニ我

墨子閒詁卷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畢云。篇中言利之中取大。卽大取之義也。意言聖人厚葬。固所以利親。盛樂固所以利子。而節葬非樂。則利尤大也。墨者固取此。案畢說非也。此與下篇。亦墨經之餘論。其名大取小取者。與取譬之取同。小取篇云。以類取。以類予。卽其義。篇中凡言臧者。皆指臧獲而言。畢竝以葬親爲釋。故此亦有厚葬節葬之說。竝謬。此篇文多不相屬。蓋皆簡札錯亂。今亦無以正之也。【考】李本無此篇。墨子所大取於聖人之道者。愛與利也。故說其所以大取也。

(一)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畢云。言天地之大。人猶有憾。【考】天之愛人。兼愛之。聖人之愛人。因親疏。其利人亦同。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畢云。言不如小人之姑息。【考】大人之愛小人。不自爲也。小人之愛大人。自爲之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考】大人之利小人。衆人共得利。小人之利大人。利其一君。吳鈔本無此字。(二)以臧爲其親也而愛之。畢云。說文云。葬臧也。卽藏字正文。謂葬親。顧云。臧賤稱也。篇內同義。亦互見小取篇。案顧說足正畢說之謬。此臧卽臧獲之臧。詳小取篇。言臧善事吾親。因而愛利之也。【考】臧賤役者。以臧之使役。爲其親而爲愛。非愛其親也。以臧爲其親利之亦同。非愛其親也。此篇多以非字疑衍。

則危。故以處下爲善。莫下於下所謂上也。以是不爲是則是。且是也。擇是於衆是。而有不是者。今取是之文。於是爲是也。而自不文於是也。故其是不文之亦其是也。不文於是也。此是不文也。是不文則是存而不文。以是之不文於其是爲是。而後是而文於是也。故其文於是與是不文。無分別此同說也。取澤取不文。廼貴儉素之謂也。

說 說在不州　州未詳。按廣雅州殊也。春秋題辭又云。州之爲言殊也。墨子之道取一與少。或取兼。或取體。前謂是者乃兼也。文者乃體也。文非不善也。然一取禮樂。爲美觀。故傷其時弊。而立同立兼。即聖人之道。而量其利愛。則其是自是也。雖文—略取之。欲斷指以存腕也。總尙同而不爲異也。故以不殊爲結語矣。

經說上下

註考已見。

上智下脫犬字。犬下脫狗字。智共當作重。下脫。經說在若是通意後對若是者承重物。不以太甚而言。說通問者曰子智飄乎應之曰飄何謂也彼曰飄施則知之若不問飄何謂徑應以弗智則過且應必應問之時若應有深淺天常巾在兵智當作知。飄未考。字書不見。彼曰飄之曰。蓋問誤。巾疑中誤。兵疑兎。天古字。以形誤。飄施未詳。通問而應。徑應則不必盡意。故以不知而應則過也。且以應其問時爲必則一其義有盡。有未盡也。夫天常中而懸在天。人法天可也。巾者喩不有淺深也。人長所室堂所存也其子存者也據在者而問室堂惡可存也主室堂而問存者孰存也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一主所存以問存者長所之所疑處誤。在當作存。惡安也。言何處可爲所存也。居惡有仁是也。行將安入焉。往而不三黜。此三句同法居。惡居何地也。安入自何處入也。焉往往何國也。言人長而存室堂中。室堂存之處也。人存其中者也。稱其子者。取雖處其室堂無所知也。據其存于內者。以問所存之處。則可知何者其所存也。主所存而問其存者。則言孰其存者也。是無他。一主存于內者。以問其所存之室堂。一主所存之室堂。以問其有于內者故也。是不通其意也。經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取下以求上也不知其何謂也。則取下而求之於上。是重體而求兼之也。說取高下以善不善爲度雖取於高。而不善可除去。雖取於下。而善可擧。經說在澤是是與是同說不若[山]澤處下善於處上下所謂上也不是是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自不損是故是不文是不文[是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而文於是故文與是不文同說也山字衍。自不下脫文字。是不文一衍。澤卑地也。故取處下。處下則安。處上

彼知學之無益也。今教以學。誠爲無益也。

經　說在誹者有指於二而不可逃　逃逃同。誹者必有所指言也。然而在教誨論誹之二件。而二件之非不可逃也。

說　教誨論誹誹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非雖少誹非也今也謂多誹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不誹非己之誹也不非誹非可非也不可非也是不非誹也物甚長甚短莫長於是莫短於是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　不可非當作不可誹。教誨見前論。誹者論其誹之可不可也。以其理可誹者雖多。誹其理之可誹者。乃是也。其理不可誹者。雖其可非者少。誹之｜乃非也。今也謂其理多可誹者。而誹之者。不可爲是也。猶以其長論其短。不誹｜｜非己誹之也。不非其誹非乃擇可非也。與不可非也。而是非之是不非其誹非也。乃譬以物甚長物甚短。而謂莫長於是。莫短於是。遂定長短。是以是爲是也。此不問他之是。强爲非此者。莫甚於是。

經　說在以二絫誹之可否不以衆寡　絫累同。以教誨論誹。二累誹之。其可否不可以衆寡論也。共不可取也。

經　說在可非所知而弗能指　非所知則何可能指其可否乎。

經　說在眷也逃臣狗犬貴者非誹者諄　眷一作春。是也。諄淳同。厚也。春喩仁。不知其處。與不知其名。貴之者非也。誹之者惇厚也。厚謂兼愛同。

說　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也遺者巧弗能兩也　智當作知。遺貴之誤。兩下疑脫得字。貴逃臣狗犬者。雖巧而不能兩得。兩得謂兼愛也。

經　說在弗非知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　狗體也。犬兼也。以知體雖弗敢非。而自謂不知兼是過誤也。是也。體分於兼者也。

經　說在重物箕不甚　箕疑以其二字誤爲一字。物指體也。重物欲其不太甚。太甚則過。

說　智智狗重智犬則過不重則不過

之狗其或謂之大也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無勝是不辨也辨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

大當作犬。異則下脫馬字。同者狗與犬類。異者馬與牛也。或謂馬爲牛。謂牛爲馬。是辨無勝也。是與不辨同也。或謂之是。謂之非也。其是非當者。是辨之勝也。

經說在辨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

兼愛不敢用辨之也。故不知其所處。而不害於愛也。

經說在喪子者無不讓也不可

喪失亡也。失亡其子。人或欲共求之。其父欲速得。而以其勞若辭之。故曰無不讓也。不可。是辨而害於愛也。

說無讓者酒未讓始也不可讓也

無讓。疑無下脫不字。言無不讓者。人事皆無不讓也。飲酒雖無不讓。其末讓者酢酬之始。有賓主之禮。是以不可讓也。可以見無下讓也。

經說在始仁義之爲外內也內

下內字下脫簡。辨道之始。爲仁義內外之論。皆無所取也。

說無難仁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愛利不相爲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爲外內其爲仁內也義外也擧愛與所利也是狂擧也—

上仁疑衍。上擧下脫所字。仁義內外之論。無難焉。仁愛人也。義利人也。別無義。愛利之者我也。所愛利者彼也。愛利之與所愛利。不相爲內外也。皆我所爲也。今擧所愛所利。是狂擧也。

經說在件顏於一者知焉有不知焉

者疑者誤。顏額也。其件條雖多。歸之於一爲要。何則以有知焉有不知焉。其事煩多也。

經說在存學之益也

存存在之也。不舍而姑用也。學雖無益。其內有益而存焉。故使之存其益。人知無益也。

說若左目出右目入學也以爲不知學之無益也故告之也是使智學之無益也是敎也以學爲無益也

知當作知。右目克視。左目次之。是性也。若左目益其性。右目退其性。是學也。是爲不知學之無益也。故告之也。是使

思惟其所謂。則其所謂不行也。經說在仮或過名也盡其言者。在反覆焉。不然則或說辨而過於名。經說在實在窮不害兼南方爲無窮。而有窮者實也。而在窮之也。有實與無窮兼之者。不爲害也。經說在盈否知知之否之足用也誖上之讀與誖惇通。事在盈與不盈也。知知之與不知之之足用也。是惇厚也。

說無南者有窮則可盡無窮則不可盡有窮無窮未可智則可盡不可盡不可盡未可智人之盈之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盡不可盡未可智爲必人之可盡愛也誖人若不盈先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盈無窮則無窮盡也盡其窮無難智當作知。之否之之讀與南方爲無窮。若有窮則可盡也。無窮則不可盡也。有窮無窮未可知也。是可盡與不可盡也。不可盡者。未可知也。盈者無損益之謂。非可盡且不可盡之類也。人之盈與不盈者。未可知也。而以人之爲可盡者。而必之。則是不可盡未可知也。以人之可盡爲必。而愛彼而從之誖矣。人若有不盈而先爲窮。則人爲有窮也。盡其有窮。是無難矣。盈而爲無窮。則無窮盡也。盡其窮盡。是無難矣。

經說在無以也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可無以盈也。何則不知其數而智其窮盡。非實知之也。

說不二智其數惡智愛民之盡文也或者遺乎其問也盡問人則盡愛其所問若未智其數而智愛之盡文也智當作知。愛之當作愛民之三字。之上脫民字。不二一也。正知其數之有無。而惡知愛民之爲差等盡文也。盡文非實也。故曰在無。以或遺忘問之於人而盡也。問人則盡愛於其所問也。遺乎問人。則其所愛少也。與不知其數之所有。而知愛民之盡文同也。經說在明者謂辨無勝必下當下疑不誤。明者知辨之不可用也。故謂辨者無勝。必其言不當也。說謂所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

讐讐直也。當也。史記高祖每酤留飲。酒讐數倍。此也。人告賈而其物當。則與之讐直。

說 若若鬻子賈盡也盡去其以不讐也其所以不讐去則讐缶賈也宣不宜缶欲不欲若敗邦鬻室嫁子無子在軍不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其生

二去共者之誤。宣當作宜。上生字衍。鬻子者。至其價極盡者。求其價不敢當也。其價所以不當者。則讐盡其價也。宜則讐之。不宜｜不讐之。是盡欲與不欲也。高價所極。故曰盡。若敗邦者不速去避非。猶鬻室嫁其子而欲有子。是盡欲也。在軍可不顧死。而以死不必焉。聞語識可生而待戰。而以其生不必焉。是有所不欲也。謂讐之與不讐也。

經 說在盡以言爲盡誖誖

一誖衍。盡其義。可以言辨之也。而辨之爲盡必誖。

經 說在其言無說懼

其言所說多無實。無實之說可懼也。

說 前也不懼今也懼或知是之非此也有知是之不在此也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已爲然始也謂此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智論之非智無以也

有又也。在前也不懼。今也懼。何也。或知是之固非此也。乃有知之者。是之不在此也。然而謂此南方向北過。是以己之所知爲然也。始謂以此爲南方。故至今以此謂南方不疑。是以智論之也。恃智則有此失。以用智爲非。則無以爲此失矣。

經 說在弗心惟吾謂非名也則不可

名疑必誤。草書名必相似。以人之言弗心思。惟吾謂非爲必。則不可。

說 人之言不可以當必不審惟謂是霍可而猶之非夫霍也謂彼是是也不可謂者毋惟乎其謂彼猶惟乎其謂則吾謂不行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也

思人之言必當矣。不可也。若不審則可思。惟謂以霍爲姓之義。是可然矣。而猶是以夫以霍爲姓之義爲非也。謂彼是也則是也。不可謂彼是也者。以毋思惟其謂也。彼猶思惟其所謂如何。則吾所謂不行也。彼若不

此也 正當作止。彼此也下一有彼字。無難彼正名者。識者也。識者以彼此爲彼此可也。以彼爲彼則止於彼。以此爲此則止於此。以彼此不可爲彼且此也。然而以彼爲彼。以此爲此。亦可也。而後彼此共止於此也。若以爲是。而以彼爲彼。以此爲此。則彼亦將以此爲此也。然則亦狂擧也。

經 說在異推之必往 有異則推之於同而必行。

經 說在廢材唱和同患 在棄己材也。與彼唱和。則必同其患也。故棄材可以不唱和也。

說 唱無過無所周若粺和無過使也不得已唱而不和是不學也智少而不學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而不教功適息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人酒或厚或薄 智當作知。必上恐脫功字。與功適息。相照唱而無過。則不普如粺米。人有不重也。又雖無輕之。而不普於用也。又和而無過。欲使人爲之也。不得已而和之也。我唱而彼不和。是不學也。知其道少而不學。必成功寡。我和而彼又不唱。是我諭告之意不及也。正字通。敎論告之詞。其義與令同。荀子以善先人謂之敎。此意也。知其道而不敎。則其成功適息矣。故廢材則雖無功。而不同患也。譬如使人奪人衣。我不身爲之。罪或輕。我使爲之。罪或重。使人予人酒。我使飮之。惠或厚。或不自矛。則惠或薄。此無功與有功之說也。

經 說在功賣無貴 功賣疑刀買。買價通。刀錢名。刀貴則糴賤。刀貴則不務實。而量得其報也。

說 買力糴相爲賈力輕則糴不貴力重則糴不易王力無變糴者變歲變糴則歲變力 力疑刀誤。賈音價。欲兩得者。買刀與糴以相爲價也。刀量少謂輕。量多謂重。刀價貴則糴讐少。賤則糴讐多。故刀量輕則糴價不貴也。刀量重則糴價不易也。是刀糴不相爲價也。王之所爲刀量無變。欲變糴者。歲之所爲。而不能如之何也。歲之所爲。糴有豐凶。歲爲豐凶。則刀價隨而上下。是變糴又變刀也。故刀賈難兩得。奚貴之有。

經 說在仮其賈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 仮反同。言其實難知也。故聞所不知與所知兩知之也。反覆料理。其所當而行。則必得焉。是反其賈也。

經說在告賈宜則讐

同經說在兼倚者不可正　据兼與倚不可爲正也。爲正則用亦狂擧也。　說牛狂與馬惟異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曰之與馬不類用牛角馬無角是類不同也若擧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爲類之不同也是狂擧也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可則或非牛而或牛而牛也可故曰牛馬非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一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　齒當作用。下同。上曰下脫牛字。或非牛而下脫牛字。以牛爲牛者。取其類。而與馬俱則是異也。以牛有角馬有尾之異。謂牛者非馬也。則以是不可俱物牛。俱爲馬。獸而四足。是不偏也。角之有無與尾之有無。是偏也。棄不偏。取其偏之有無。而曰牛之與馬不類。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爲類之不同。則是狂擧也。用牛角馬無角六字。以馬有角字觀之。當作牛有角馬無角。是類不同也。若擧牛有角馬無角則狂擧也。猶又爲牛有角馬有尾。則或以是不非牛而爲非牛也可也。然則或爲非牛而牛。或牛而牛也可也。故曰牛馬是非牛則未可也。曰牛馬是牛也亦未可也。然則或曰可爲牛馬。或曰不可爲牛馬。而曰牛馬是牛也未可也。亦不可也。且牛爲馬類則不二。馬爲牛類則不二。然而牛馬爲不同而爲二。則牛不非牛也。馬不非馬也。而後牛馬之辨不明。則牛馬非牛非馬也。故薄狂擧而不可以知異也。

經說在剃循此循此與彼同　剃除髮也。謂減削物也。減削循此。循此而後與彼同也。　說無難彼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於彼此此正於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

𡎺梯之誤。挈者以多力曳也。彼所爲也。引者此所爲也。此挈彼之曳。故不倍於彼力則不能也。蓋車有如柂者。其制未詳。挈而到柂而止。然有其繩。掣挈之。故不必止於柂也。若無錐刺。許之力。引之則長重者下。短輕者上也。上者愈得下。則下者愈得上。繩直權重相若。則其用必成矣。上者愈失其量。則下者愈得上。是權重也。權之力盡。則繩遂挈。而兩輪高。有輻曰輪。無輻曰輲。合大木爲之兩輪爲輲。車梯其制無所考。欲重其前。而弦其前弦。謂繩之直而緊也。載者其所載也。多載而弦其前也。軲字書車也。蓋車中之名。其載弦軲又懸重於其前。則其梯挈之。且以力挈之必行也。

几重上帝挈下弗收旁弗㓛則下直地或害之也汧𡎺者不得汙直也今也廢尺於平地重不下無踦也若夫繩之引軲也是猶自舟中引橫也倚倍拒堅䑲倚焉則不正誰掽石絫石耳夾寖者法方石去地尺關石於其下縣絲於其小使適至方石不下柱也膠絲去石挈也絲絕行也未變而名易收也

帝蓋梯。以音誤。或旁以形誤。汧流古字。一作浮。𡎺又梯誤。㓛刧之誤。汧汧或下之誤。也地之誤。踦跟踦也。車材之名。或梯之誤。夫一作矢。恐非也。舟軜通。䑲詘之誤。屈也。寖一作帶。寖寖古字。寖家古文。或此以字形誤。蓋車屋類。適敵通。名疑石誤。小疑下誤。凡重者上梯挈之下而弗收梯弗甚挈則下而直地者或有物害之也。流梯蓋謂梯力邪行也。流梯不得邪行。則値地而不行。今法廢尺則其於平地重而不下。是｜無踦也。足之有跟也有占步。蓋此義也。若夫繩之引軲。猶自輈中橫引。字書輈梁舟也。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勾之。衡橫在輈下。此謂引橫也。繩引之倚倍則拒之堅矣。繩詘倚引則不正。然則何物能相掽而正引之。石雖累石重之無能成而已。夾梯者之法。方石去地尺。而關石於其下。懸絲於其下者。使敵之。亦至方石不下。是以有支柱之也。膠絲則去地。是以石挈之也。絲絕則行也。未變其法而石收易也。

經 說在薄

狂舉不加以知異 狂舉謂以不當其類而爲正也。薄狂舉而不可知其異。

經 說在有不可牛馬之非牛與可之

先後貞而不撓貞正也。不變也。說故招負衡木如重焉而不撓極勝重也右校交繩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招蓋从木。柖浴牀也。交繩者今繩牀類。一一一。右恐若誤。勝平聲。招之負衡木。雖重而不橈者。極勝於負重也。若相比校。交繩則無加重而橈。是不勝於重也。經說在勝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召也據次經及說。召疑合誤。勝平聲。勝爲一之法者。而能與物相俱。則遂能盡焉。若矩方之左右上下相合也。說衡加重於其一旁必捶權重相若也相衡則木短標長兩加焉重相若則標必下標得權也捶蓋垂古字。木疑本誤。相若也上脫不字。下一作不非也。物與權相若。提繩倚於本。故加重於一傍。標必垂。是權之重。與其物不相若也。本懸物。標懸權。其重相若。則本短標長。兩疑而誤。提衡無物。標上加之以物而重相若。標必下。是標得權而相持也。一方貌盡俱有法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台也盡貌猶方也物俱然一方矩形俱相盡乃同也。各爲方有法而爲異。或木或石不一。亦不害其方矩之相合也。其盡貌形猶方物之於形。敢不關於心也。物俱然。台恐合誤。經說在方契與方當作力。契當作挈。力挈而與此俱也。說挈有力也引無力也不心所挈之止於施也繩制挈之也若不錐刺之挈長重者下短輕者上上者愈得下下者愈亡繩直權重相若則心矣收上者愈喪下者愈得上者權重盡則遂挈兩輪高兩輪爲輲車埤也重其前弦其前載弦其前載弦其軲而縣重於其前是埤挈且挈則行二心字疑必誤。施蓋柂誤。柁作柂。正船木也。設於船尾。制挈通。亡上之誤矣。收當作收矣。遂一作遠非也。

未爲半猶端也。半之前後取之則端也。其中蔔之必蔔其半。其無非半。其欲不可蔔。則是可無削之也。已給之則當給。其欲不可給是不可無給之也。故不削則多功而重之也。經說在端

景到在乎有端與景長　有端者其景到矣。有端則可與其景俱長也。用一而其用少。爲二則其用足。所爲二。其端多。端與端有間。有間則景到。而景入短。故雖爲端。可以端與景俱長爲要已。說在遠近有端與於光故景庫內也　無遠無近。有其端則光與端俱到。以生景也。故有端則雖庫穴之內。景必到也。故有端不可去也。經說在端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　有端則有景。故可無端也。有景之後難去之也。經說在嘗然景迎日　可嘗無端也。有景而欲去而有端則有景。景迎日而成也。非日爲景也。故可無端也。說景日之光反燭人則景在日與人之間　景迎日光而成。若致日光雖不足。而反以燭照人。則景在日與人之間。謂人反增景也。其景有二也。經說在博缶而不可檐　摶疑摶誤。缶疑景誤。檐與擔同。猶云執。摶景而不可執也。經說在摶景之小大　摶景雖小大不可摶也。事無小大非實不執也。經說在地缶遠近宇進無近　地無遠近。有形則有窮。故有盡矣。宇者推徙。雖進而至遠。而無近也。經說在敷天而必缶　天疑大誤。敷衍廣大而必至盡。盡則不可持也故以小爲正。經說在得行循以久　循當作脩。行之脩以久之故也。說久有窮無窮正凡無所處而不中縣摶也傴宇不可偏舉宇也進行者先敷近後敷遠行者行者必先近而得遠遠脩近脩也先後久也民行修必以久也　正疑止誤。字當作宇。行者二字衍。得恐後誤也。先下疑脫宇字。久者不止。故有窮無窮。其止者。凡止於所當。而無所處。不中而懸。則摶而傴僂。宇者四方相從。不可偏舉也。宇者進行者也。進而失到近後到遠。行者先於近而後於遠。遠者脩。是近者脩也。先宇而進。後久而脩。民行非久則不脩也。必不可務近矣。經說在

者疑有誤。其意前章之義。言其意在諸之所為然乎。其所然者。未有曾然也。

經 說在於是椎之意未可知 以其所然。未曾然。於是椎擊之。其意未可知也。

說 叚椎錐俱事於屨可用也成繪屨過椎與成椎過繪屨同 叚假同。假令也。椎錐俱造屨之器。是可用也。飾屨成繪。則用椎過於造屨之義。是用心於繪屨而已。不知用椎過成屨也與。成屨之椎過於繪屨。無別成屨之椎。過於繪屨。乃以文破成道也

經 說在可用過件景不從 件物別也。今俗號物數曰若干件是也。過物亦有可用也。唯在使景不從也。景非其實也耳。

說 過件也一五有一焉一有五焉十二焉 十疑有誤。雖過件而為一也。其數始起於一也。五成於一。五成數也。一又成五。又有二。故在景不從也

經 說在改為一少於二而多於五 欲改所為而可為一也。一者少於二。而一生二至十。此多於五也。皆係於一。係於少也。

經 說在建住景二 住疑柱誤。說詳于說

說 景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景一光夾一光一光者景也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蔽下光故成景於止首蔽上光故成景於下 夾當作景。人煦當作照人。煦照之誤。止疑上誤。景者光到則景遂亡。景之本光也。故如為政之盡古也。欲息景可增光二之也。景一則光一也。光者景之所生。是光者景也。景光之照人若射也。光之下者。到於人高。光之上者。到於人下。足蔽下之光。故人景在上首。蔽上之光。故人景在下。

經 說在重非半弗割則不動 割破也。蓋割誤。割斫也。斷也。事重其非半也。過半則近乎盈。盈則缺。弗割則全。故終于靜。

說 非割半進前取也前則中無為半猶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割必半毋與非半不可割也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無也 進者或過半。故非割半。則進于前而取之。前者尺中之末。到半也。雖

景共小。正起於中。己正起於中。緣其正。而木長而其景直也。中之外謂中之內之中間也。以下謂中之內也。小而下蓋脫正起於中四字。合於下。脫中緣正三字。己所立近中。則景共大。遠中則鑒景共小。而後必易。合於中而緣其正而木長而其景直也。易合於中也。鑒者近以下。結其意。務其近則所視大。其行亦大也。務其遠。則所視小。其行小也。而以正爲必。則又其景過於正。以鑒景可徵也。

使令使也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殿戈亦使殿不美亦便殿 戈疑我誤。使說經文使字也。使者令使之也。我能使我。則我不使人也。我不使人。亦我使我也。殿者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此謂不擢過於人也。我爲下功以後我。則能使人後也。以我後我不美。則遂使人後於我也。

經說在使鑑團景一不堅白 鑑當作鑒。鑑團則景集。景集則爲一也。一則其義無堅白。

說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 於石也一也。爲堅白是二也。然而其體是一石也。

經說在荆之大其沈淺也 荆棘也。爲薪必浸之於水。束薪之必沈以水淺也。其功績大者。必以小其事也。浸薪欲其沈也。

說荆沈荆之具也則沈淺非荆淺也 沈荆無佗具也。其所束大而能沈。其沈亦以水之淺也。其束之大小。如其具也。然則荆之沈非荆之性。固是由水之淺也。其功大者。事却小。而待其勢而成。乃我使我也。

經說在具無久與宇堅白 具承上文而喩其所行之道也。道者在無久與宇無堅白也。

經說在因以檻爲博於以爲無知也 說以作意由音誤。因疑同誤。檻。說文櫳也。房室之疏也。徐曰。軒牕下爲櫺曰闌。以板曰軒曰檻。以檻爲博。欲交易室家。此以於意而料之。無智類也。謂雖小事不可意相也。

說若易五之一以楹之摶也見之其於意也不易先智意相也若楹輕於秋其於意也洋然 楹當作檻。摶當作博。智當作知。洋然無極貌。五之一未詳。蓋欲以檻之博。交易室家。僅當五之一也。見之其於意而知不可易也。先智之者以意相之也。譬以生楹。造作棟梁。不堪重。以爲到秋必可輕也。是於意知之。洋然未可知焉。乃無知也。

經說在意在諸其所然未者然

企之義。以此鑒與景之具於鑒而無不鑒。景之具或以無數而必過於正。故無數亦同處於鑒正而其體俱正也。

【經】說在寡區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

區有所藏也。小室之名。今行道者。甚煩多也。不可然當如藏物處宜寡也。譬狗者犬類同也。狗者犬之小者也。而至分之。則殺狗非殺犬也。是除小事。而存大事。去煩而取其要。可也。

【說】狗狗犬也謂之殺犬可若兩脆

上狗指經文狗字。而說狗犬也者。言狗者犬之同類也。脆蓋脃誤。脃腫大也。言肉之腫大是無用也。或謂殺犬可也。則狗犬共爲無用也。然而狗之於犬。如肉有腫。可殺狗也。非殺犬也。是可也。

【經】說在重鑑位重一小而易一大而缶

鑑當作鑒。缶疑缺古字。鑑者鑒之者也。位者遠近正企也。重鑒則所居亦重。喩所本重而所居又重也。事惡繁多。故合於小爲一則易。行合於大爲一則有缺。

【說】景木拕景短大木正景長小大小於木則景大於木非獨小也

拕作拖作杝。曳也。又子虛賦宛虹拖拖於楯軒。註拖謂申加於上也。按木茂盛申加於上也。大小之大疑火誤。凡景者木茂而上覆偃。則其景短大也。木正則景長小也。大小於木。則景大於木。雖景小非獨爲小也。小大共有所由而然。故以景喩結獨小者。說一小而易也。

【經】說在中之外內使殷美

殷一作殿是也。使段美三字。詳于說。

【說】鑒分鑒中之內鑒者近中則所覽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起於中緣正而長其直也中之外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易合於而長其直也鑒鑒者近則所鑒大景亦大亦遠所鑑小景亦小而必正景過正

覽當作鑒。直也鑒下脫簡。鑑當作鑒。景過下脫於字。亦遠當作遠則。上鑒謂鑑。下鑒鑒之也。鑒分鑒者。鑑分所見也。中者謂己所立與木之中間也。中之內以下說中之內也。鑒者近中。此中謂中之內之中間也。己所立近於中間。則所鑒之木大。而其景又大。遠中則鑒

立論而可也。

說若數指指五而五一長宇徙而有處宇宇南北在旦有在莫宇徙久無堅得白必相盈也在堯善治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堯不能治也

而五恐當作五而。上宇下疑脫東西二字。下宇是宙誤。有又同。莫暮古字。在之之當作諸。自由也。言數指五也。而五而一長。然而有增益非損也。此說長之義也。宇宙相徙而處之。或東西。或南北。或在旦。或在暮。此說宇宙之義也。久者非石。故無堅而得白。而成白者色也。隨緩急故必相盈。以得久。此說久之義也。在堯之德。善治而在其世而爲其事也。今者謂堯在其世也。古者自當時言。由古事治今世。雖堯不能治也。是不知時之有異也。故能用長宇久乃堯之義也。

堯霍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舉友富商也是以是人也指視臛也是以實視人也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所義之實處拾古若殆於城門與於臧也

堯古帝名。霍南方山名。臛肉羹也。城門出入處。臧藏古字。是以下脫名字。是人之是當作見。見又視誤。堯與霍所爲。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也。舉佳名以舉人。是欲得報。乃富商爲友。是以名視人也。以指視肉羹之和熟。是以實視人也。以堯之義者。是以其聲也。取之也。聲也。在外者也。假之義也。於今之所義之實。而處于古者。出入其故。或收藏之。若殆於城門。而出入於倉庫。而姑收藏也。

經說在所義二臨鑑而立景到多而若少

鑑前後作鑒。可改爲鑒。所可爲義者二焉。一者如臨鑒而立。景正而明著。一者如景到集。雖多若少。

說遠近臨正鑒景寡貌能白墨遠近佗正異拾光鑒景當俱就去企當俱俱用比鑒者之臭於鑒無所不鑒景之臭無數而必過正故同處其體俱然

貌能當作能貌。墨當作黑。臭疑具誤。下同。者疑景誤。監謂鑑也。遠近臨正鑒。則景寡能貌其白黑遠近也。其佗之正異於光。光之正。鑒與景當俱也。企鑒則又去就當俱也。所義俱用正

後已者。必又用工後已。是自然之理也。乃說擢疑無謂也。

疑蓬爲務則士爲牛廬者夏寒蓬也擧之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沛從削非巧也石石羽楯也鬪者之敝也　上蓬恐逢誤。士一作上。疑逢言疑其所逢之事。論之以爲務者士之事也。逢因循事。遇過溢事。必務慮之。如爲牛廬者。牛廬用藁。然而夏用蓬者。取寒凄也。此能論之而爲用者也。擧其事則易爲。故云輕。廢其事則傷生。故云重。是非有力者所爲也。沛從以下未詳。恐脫誤。按沛水流貌。言徙彼如流。而削我分。乃非巧事也。鬪者以楯蔽身。疑逢之義也。石石羽不詳。

經 說在有無合與一或後否　有無合與一俱也。而或至後不然者非是也。

經 說在拒且然不可正而不害用工　工疑正誤。或拒之。且然之。不可以正其理而拒然者。猶有所疑。故不害於用正則終可正也。

經 說在宜歐物一體也　歐疑毆誤。宜毆逐其物而爲一體。終歸正也。

經 說在俱一惟是均之絕不　說在下。

說 均髮均縣輕而已髮絕不均也均共絕也莫絕　均髮而縣之物。平而輕矣。髮偏絕則是不均也。髮均共絕。與不絕同也。

以飲酒若以日中是不可智也愚也智與以已爲然也與愚也俱俱一　曰恐日誤。飲酒和暢。常俱一也。

若牛馬四足惟是當牛馬數牛數馬則牛馬二數牛馬則牛馬一　而以日中飲。不若晡後之和養。是不可爲智也。可謂愚也。將以爲智乎。以己爲然。是與愚一也。俱一者若牛馬四足。枚擧之則四也。俱擧見徙則一也。惟是當牛馬。而數牛數馬。則牛與馬二也。併數牛馬則俱一也。

經 說在所均宇或從　從疑徙誤。於所均。則雖上下四方異。或是有相徙而均也

經 說在長宇久堯之義也生於今而處於古於異時　數五指而一指長。然數指則同也。宇之徙處久之。無實得色之相盈。是與堯之義同。而可修之也。生於今世。而取於古事。以爲治。唯以時之異。

智焉有不智焉也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兼指之以二也衡指之參直之也若曰必獨指吾所擧毋擧吾所不擧則者固不能獨指 則者當作者。則是一概。謂有知焉。有不知焉也。則若知之。則當有指而云知之。彼又指之告我。則我知之。又兼指之。則以知其知與不知二焉也。衡橫通。參錯也。直値。通當也。橫指之則知其參錯當之也。若又曰必獨指。則知吾所擧也。吾所不擧者。固彼之所不能獨指之也。 所欲相不傳意若未校且其所智是也所不智是也則是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爲一謂而有智焉有不智焉所眷也其執固不可指也 相當在不下。是之當作之是。之字屬上句。眷恐擧誤。其所欲不相傳。又其意未校。且其所知者是也。其所不知者是也。則是者是吾知之是者。是不知也。惡以知與不知。得爲一概而謂有知之。——有不知之也。而其所擧執之。固而不可知。則不可指言也。

經說在病無不必待有 以無則多据無焉。必莫病無。而當不待有也。

說無若無焉則有之而後無無天陷則無之而無 無其物。而以是爲無則有。物無之而爲無矣。是其無也。——天之陷。已無之。而遂無之也。如前事。是以無爲有。有之而遂無也。

經說在所謂疑 上文疑其然也。此也疑而論之則事無過。

經說在逢循遇過擢慮不疑 逢可因循之事。遇過溢之事。擢出其事。慮其當不。而論之總不疑。

說擢疑無謂也臧也今死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且猶是 擢出其事疑之。是無謂也。擢出慮之可也。臧藏通用。樂記冬藏也。蓋如云冬死澌也。若冰釋澌盡也。按死猶盡。言冬盡而春也。至春草木發生有光輝。是文也。故云逢春爲得文。言得春而春盡。夜而旦猶是也。 也且旦必然且已必已旦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後已 旦已之已當作旦。旦且而必移。文旦且必已。且用工而

智也。告其傷事。人使人知之也。

經說在以名取物之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

知以名取物必諱。與以理知之。與告其理使知之。各別而不必同也。

說聞在外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智若所智也猶白若黑也誰勝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智其色之若白也故智其白也夫名以所明正所不智不以所不智疑所明

者疑有誤。

若是當作是若。智當作知。下同。——所聞者自外入也。是有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不可知也。若—所不見之事。所不可知也。不可知則其色亦所不知也。如所嘗知。則雖室中之人。白若黑也。此所知也。誰得勝此理。是如所嘗知之色。而白者。是必白也。今知其色之如所嘗知而白也。故知其白也。夫名者所以明其實。而正其所不知也。故以所不知而———疑其名之所以明也。然則何事得知所不知哉。

若以尺度所不智長外親智也窒中說智也以諱不可也出入之言可是不諱則是有可也

尺者所嘗明也。以所嘗知者度所不知之長。則不用所親見而知也。說知室中事。不可爲非也。是爲諱不可也。出入其言。而斷之可也。是論其理而不諱。則又有可也。

我有若視曰智雜所智與所不智而問之則必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是兩智之也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有指子智是有智是吾所先擧重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擧也

視曰之曰疑而誤。所疑所誤。我以有若視而知之。雜其所知與所不知而問之。則子必曰。是所知也。是所不知也。其取與去俱能當之。是知與不知兩知之也。故知有知于此有不知于此。必可有所指言也。子今曰。知是者以知是也。吾所先擧者之重。則子必知是。而不知吾所以先擧之事也。

是一謂有

輕重。謾以爲制也。及此五輅則人皆放所知說之也。故過矣。說者駕說之說。周禮辨其名物與其用。說又云。出路贊駕說此也。若員未詳。按員圓也。謂事無缺也。直喩道之自然也。五路之智非所全焉。用五路｜無値于義則｜｜｜｜無所說駕也。謂無事成也。用五路之智。非自然而若自然。故可用也。用謂用說之用也。是能爲久也。

【經】說在久偏去莫加少　欲持久則偏去少。莫敢加。

【經】說在故必熱　爲故則用智。而不止其所極。必如火彌熱。

【說】智者若瘧病之〔之〕於瘧也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惟以五路智久不當以目見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　一之字衍。｜｜｜｜｜｜。釋名瘧酷虐也。智者所爲有似之也。用智者以目見。雖然目有不見。假火以見。而火不見物。故能照。恃智者遂窮矣。必如瘧之酷虐。初寒而後熱。彌以甚矣。於瘧之瘧。疑虐誤。謂酷虐也。或寒或熱。難爲久也。惟可用者五路之智也。五路隨其禮。依其事而用之。相從相去者也。如此則能爲久。必不當以目見。以目見謂智也。可以火見物也。以火見。不用智而假物也。若夫以火見。火遂至火熱。是若病瘧也。熱益甚。非以火之熱熱之。皆自己而發矣。

【經】說在頓假必誖　頓假於彼必有誖。

【說】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爵親行賈四者孰貴麋與霍孰蚵與瑟孰瑟　蚵當作劒。木以夜長。長之者與長者孰長。粟以人智多助之者。與實者孰多。人因爵貴。以親得爵。以行得親。以爲賈得貴。四者而孰貴。麋以類多稱。霍以護養擧。二者孰爲商術。麋與霍孰護族類。劒嚴肅者衞身。瑟者矜莊者養志。二者孰嚴密。共以假言。

偏俱一無變假假必非也而後假狗假霍也猶氏霍　上文假者。二而爲論。至此擧一爲偏。擧二爲俱。偏與俱一無變。假而用之。然而假必非也。知非而後假。狗霍爲用也。假之猶以霍爲氏也。非頓假也。氏疑姓誤。

【經】說在不然知其所以不知　不然言有不誖也。以假知所以不知也。知不誖也。

【說】物或傷之然也見之智也告之使知也　物事物也。物或有傷其事。以頓假也。見其傷事

數惟所利無欲惡傷生損壽說以少連是誰愛也嘗多粟或者欲不有能傷也若酒之於人也且恕人利人愛也則惟恕弗治也 者疑有疑。恕一作恕非也。恕蓋古智字。麋魚相羣相聚者也。識其數之衆多。是其物之數然也。則己所取用而利之。惟從其所利而不過。乃復無欲惡之敢傷生損壽也。少連古逸民之賢者。今說云。少連所愛爲誰也。愛身也。嘗多粟或有欲不有能傷生也。蓋少連之事。雖無所考。檀弓稱其善居喪。論語稱言中倫行中慮。則無欲惡之傷生損壽。亦可見也。酒之於人。小飲能養。大飲則傷生損壽也。是在所恕也。且恕人利人。是愛之所成也。則傷生損壽。惟其智弗以恕治之耳。

經說在宜不能而不害 以不能爲宜。而復無害也。

經說在害損而不害 人以不能爲害。其害損而不害。

說損飽者去餘適足不害能害飽若傷麋之無脾也 月令。孟春之月。祭先脾。又或可爲殺兎爲宛脾。又脾折牛百葉。是祭用牛脾也。或爲 且有損而后益 如麋之兎宛脾。損飽者。去其所餘以足爲適也。以能以飽爲害。而不爲害。若傷麋之無脾也。牛與兎有脾而見殺。麋特無脾而兎害。却傷無脾者。同不害飽耳。爲牲也。

經說在餘異類不吡 吡訾也。莊子吡其所不爲者也。言依同爲之。而去其異與類。而不敢訾之耳。

經說在量知而不以五路 路大車也。天子所乘曰王路。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玉金象革木謂五路。之智者凡用五路。祀則玉路。賓則金路。朝則象路。戎則革路。田則木路。各以其時駕之。說之也。道之所行以時用之。故假其意。此謂五路之智也。言量其五路之智而行之也。

說諸超城員止也相從相去先知是可五色長短前後輕重正五諸皆人於知有說過五諸若員無直無說用五諸若自然矣 諸一作諸。諸當作路。於當作放。依也。員閾音相近故誤。閾城內曲重門也。路超城閾而止也。正當作止。過字絕句屬上。大車超城而閾止｜｜｜是止可止地也。故相從相去焉。以智爲先則自用五采軸轅爲長短。爲前後

馬。故一馬也。視白與視馬。其儷雖同。不必同儷也。不必同儷。則共爲暴也。已爲非而以人爲是而不爲爲非也。是謂一物而有異同也。又謂已異而以人異不爲異也。

若爲天勇不爲夫爲屨以買衣爲屨夫與屨也

爲丈夫之勇。而不爲丈夫之行。如欲買衣而爲屨。是爲末而求本。爲彼而成此也。以爲屨之理。推之於丈夫。則此亦僞也。其二名相關者也。辨其理而偏棄。則固爲是也。此謂同中有異異中有同也。

經說在因不可偏去而二

二者不可偏棄而爲二。因二之不與一俱也。

說二與一亡不與一在偏去

二者末也。一者本也。以本與於末。不可偏去而爲一。又以二不與於一。則可偏去也。亡無也。無偏去也。

經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與循無欲惡之爲益損

見者見而爲之也。一者本。二者末也。廣者縱而爲也。循因循也。見者與於俱。本者與於末。廣者與於因循。而無以己之欲惡而損益之也。是謂不可偏去之事也。

說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廣循堅白與不與箴非力之任也

箴疑咸誤。離兩也。曲禮離坐離立註。兩相麗。見之與不見爲兩也。不見。經作與俱。按經文蓋誤矣。一二各相持而不盈也。廣循爲堅白之義也。與不重。我是不與彼。是威智之任也。非力之任也。

爲握者之頠倍非智之任也若耳目之異

頠蓋觸古字。握。王制宗廟之牛角握。律歷志。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言牛角爲握者。力稍長。故其所觸倍焉。是力之任而非智之任也。其所爲若耳目之異任也。

未有文實也而後謂之無文實也則無謂也無謂則報也

益之文也欲也。損之實也惡也。言文欲不可益也。實惡不可損也。是因不可偏去而二義也。未有文實。而後謂之無文實也。則復爲無其謂也。無謂則報也。但報言其事也。

不若敷與美謂是則是固美也謂也則是非美

上是疑美誤也。疑色誤。敷柎也。柎音敷。故通用。柎花萼足也。花之有敷與美。造化所爲也。謂其美是固美也。乃自然之文實也。謂未有實。而後謂之無文實也。故報者無欲惡之爲益損也。

若識麋與魚之

【經】止類以行人 止者因類而止。如行人也。行人因類。人處而止矣。體雖分。因於兼。而久之。【說】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 止者彼所爲以爲此。其所爲然也。乃悅。是其所爲然也。我以爲此。其所爲不然也。乃疑。是其所爲然也。此說彼我所以各止所見也。【經】說在同所存與者於存與孰存駟異 其說在同所存而與之者也。於其存而與之。孰所存也。無佗。爲駟馬之異也。四馬雖異而同也。此以類喻之。【經】說推類之難 說下脫在字。其所止以類推之。推之甚難矣。【經】說在之大小五行毋常勝 之上脫字。五行互因。其大小之勢相勝無常勝也。此謂兼體。因時而行無常勝。於是推類難矣。【說】五合水土火火離然火鑠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木木離木 首八字。末七字不可解。謂五行互相勝也。必有闕文誤謬。五下疑脫行字。合恐金誤。二火一木誤。離疑雖字。【經】說在宜物盡同名二與鬭愛食與招白與視麗與夫與屨一偏棄之謂而固是也 麗儷通。其道當則物性盡也。同名有二。相與鬭爭。食有所愛。則必相與招之。馬白是色也。色非實。視之。亦在外相與爲儷。匹與夫與屨爲一。說詳于說中。是偏棄之謂。而固所爲是也。【說】謂四足獸與生鳥與物盡與大小也此然是必然則俱爲麋同名俱鬭不俱二三與鬭也包肝肺子愛也橘茅食與抬也 抬當作招。茅疑芓誤。言鳥獸庶物大小。共盡其性得宜。則必得其所也。此能以必然爲然。別俱爲類同。如麋也。是同也。一物而同名。則俱鬭爭。不俱則二三。又與鬭爭也。是異也。同心包肝肺而愛之。其愛情如子也。食橘芓。美則與相招。是同也。白馬多白視馬不多視白與視也爲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爲非以人是不爲非 與視下疑馬字。視白馬則視白。故白多也。視馬惟視

法同則觀其同庫易也法異則觀其宜動或從也　儇狷通。儇慧利也。秖祇不可解。說作眴民。因按蓋眴以音近誤作秖。民素作怟。故誤作秖。說今作民。亦當非是也。胸亦眴字。眴煦通。眴恤也。狷者進取。故以小惠施民也。其法同則觀其同。取易行者藏之。其法異則觀宜而舉動。或從其異也。庫者藏物所也。

說儇胸民也　胸字說見上。溫恤也。溫恤民生之義已見。

庫區穴若斯貌常動偏祭從者戶樞免瑟　庫者爲區別。區者所藏衆品。穴窖類。又藏物所。穴或作內又通。狷者所爲若庫之貌。區穴二子解庫也。謂狹小其常所舉動亦偏也。如從祭者。其矜肅不及主祭之人。如戶樞轉旋微緩也。瑟矜莊貌。大學篇瑟兮僩兮與此同。

同捷與狂之同長也心中自是往相若也厚惟無所大圓規寫支也方矩見支也　捷狷以音誤。狷者進取。狂者有所不爲。各其所長如此。因心中所有而發於其行。故狷狂所長相同相若也。雖厚惟無所大也。支蓋枝通。圓器方器。共有枝而爲其形也。圓方共有限。狷狂所爲若此。器規之爲圓轉。寫其枝以圓形成矣。矩之爲方見其枝。以縱橫方形成矣。

倍二尺與尺但去一端是無同也有聞謂爽之者也聞謂夾者也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不夾於端與區內及及非齊之及也　夾當作爽。穴當作內。倍於尺。雖爲二尺。末與本合。而但去其一端耳。與同異也。爽明也。有聞者。謂聞道而始明其理者也。聞者謂聞道而明其理者也。取一尺者。置之區內。則本末盡矣。取二者而置之。則本在區之前。其端在後。是不明與區內相及爲同之理也。謂及者非我齊之而相及義也。

經止因以別道讀此書旁行缶無非　止而久之者。因循以別道。故讀此書以旁行之盡無非。下篇首以止而起。故一一載其說

而勿必必也者可勿疑

聖人用彼所爲。而勿必之。其所必者。無所疑焉。如勿疑而卽用也。

仗孝兩而勿偏爲早臺存也

早當作皁。士由孝而兼事君父。是兩也。兩而無偏者。父子相親。身外事君。內事父。不能自侍。則有皁臺能任之。君父之事。又無缺也。故曰爲皁臺存也。皁輿臺隷。賤僕之名也。

病亡也買鬻易也宵盡蕩也順長治也鼃買化也

病上脫治字。宵蓋消通。蕩盪通。動也。買當作黽。治病者治之也。故上文曰。吾事治矣。人有治故治之。則民以不安也。亡謂死亡。喩流從也。買鬻之術。求其報而務利。貿易之事。何能爲治。譴責而爲化。衆民必疲弊。消盡而無安。故民心盪動也。順長之則治之也。謂和順長狼也。鼃黽之化。變其風俗也。俱謂非罷之所用也。

【經】損偏去也

損去其偏也。

【說】損偏也者兼之孔也其體或去存謂其存者損

偏下脫去字。所謂體謂兼同之敬也。今分爲體者。有或去其存者而用之去存―謂―存者損。非儒篇所謂其喪妻後子與父同也類。此其可去也。

【經】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

服事也。故謂有故實也。說者言不正也。欲求爲事者。執言之不正者。巧轉旋其理。求其事實而益大其事也。

【說】援執服難成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問故觀宜以人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心心愛人是孰宜心

援引也。傳當作轉。黑疑愚誤。心愛上脫愛字。愛於心之心。一作人。引執故事者。以難以其言也。務成其九分。則求執其法而證之。夫法者取同而觀其巧轉變其法。取此擇彼。問其故實。以觀其宜。此以人有愚者。有不愚者也。但愚人歟。以其愚有愛於人。而有不愛於心。其愛心與愛人。是執宜於心。能觀察而後見其宜也。

彼舉然者以爲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若聖人有非而不非

我欲知其宜。彼取其然者。以爲此其然者。則我舉其不然者。而問之。而後其所宜可知也。若聖人雖有爲非。而不非之而用此也。

【經】偃稘秖

事相徙則四方上下彌異處。

說今久古今且莫宇東西家南北　今疑久誤。蓋標字不。然衍。家疑宙誤。莫暮。同久者。久之則遠爲古今。近爲旦暮。是異時也。宇東西也。宙南北也。宇宙爲東西南北。是一說也。東西南北者。謂相移也。是異處也。其謂久之也。

經聞耳之聽也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也察也盡莫不然也　心也之也之誤。察也之也而誤。循所以下十六字。舊在不容尺也下。今移于此。由聞而得其意。察之於心。而盡其理。則無不用其意也。

經窮或有前不容尺也　窮者或雖有前所不盡而窮之。則不容尺也。

說窮或不容尺有窮莫不容尺無窮也盡但止動　有窮無窮。其未盡也。盡者但止動。動止則事自安定。

經言口之利也　利利物也。

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辨也　執所言以下。至也十一字。舊在時也下。執其所言而意見焉者。是因辨之心也。

說言也謂言猶石致也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者也　致疑鼓誤。者亦鼓誤。謂夫言之如石鼓之且也。石鼓不預五聲唯爲聲而已。自前擊之曰且。自後擊之曰已。蓋且未定之義。方然者謂若其所言亦是如未定也。謂言之難特也。

經始當時也　始一作姑是也。當其時而行。是姑息之事也。

說始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　始當作姑。姑息之事以時行。或有久。又無久。姑息之事。當無久者也。

經化徵易也諸不一利用　徵證也。易變易也。化謂治化也。化者舉治化之證也。就諸事不一其利用也。不以利用爲一。則民俗不安。

說化若鼃爲鶉　鼃鼃古字。鼃化爲鶉。

見時者體也一者盡也古兵立反中志工正也　立疑之古字作㞢以形誤。體者分於兼。見時而動者也。兼者一者也。分者變化一者盡矣。兵者凶器也。非中道。然古兵之反於中者不失其志與工。其義正。唯以專其歸化耳。

咸之爲宜也非彼必不有必也　咸訓同感。又同以使彼感同爲宜也。彼以不有必而爲必。故其所爲爲非也。

聖者用

故獨有功者賞。有罪者罰之。不在禁也。出入則有之。罪字共當作罰。唯害無罰。言惟有害而無咎者無罰。是以時行殆姑當時而行也。

上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

上上上脫賞字。此句下必脫誤。

經 同重體合類異二體不合不類

體分於兼。故重體以合類。而不背於本。異者分體而爲二。合類詳于說。

同異而俱於之一也

於一作放是也。放依也。其同者共分於兼。故異而俱依之。是又一也。

同異交得放有無

同異交得。依有無多少而爲同異。

說 侗二人而俱見是楹也若事君

侗愚也。無智者不合不類。二人各俱立見之。如楹之建。若事君者。謂異而相並。各守其職也。

同二名一實重同也

重疑兼誤。如狗犬二名。共是犬。一實是兼同也。

不外於兼體同也

不外於兼。雖分而一也。是體同也。

俱處於室合同也

異同俱處於室。如幼老男女雖異而合其類。是合同也。

有以同類同也

以其類有同。如麋鹿。是類同也。

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類也

老少雖同鄉。不同其室者。非合同也。

異二必異二也

以二物爲異。必異而二也。

不連屬不體也

分離雖爲體。不連屬於兼者。是不成體也。

同異交得於福家良恕有無也比度多少也

同與異交得於福者。其家信能量其財之有無。比度其多少。則同異各有得福也。比謂同與異。

免蚓還園去就也

蚓字書不見。園國之誤。免蚓未詳。免蚓脫劍之誤。解劍還國也。謂同異也。

鳥折用桐堅柔也

用疑羽誤。鳥折羽爲用。自同異也。桐柔木爲匣則爲堅。自異爲同也。

劍尤早死生也

尤瘠病也。劍與瘠病。使死生早也。是異而爲同也。

處室子母長少也

子母雖處於一室。長與少也。是同而爲異也。

兩絕勝白黑也

兩物甚爲相勝者。白黑也。是同異之充分者也。

中央旁也

中央雖居中。居旁言之則旁也。是同異不分者也。

經 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

守當作宇。事久則彌異時。

彼實也故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民若畫俿也 忻一作折。當作所。已見。譽擧之誤。誹人者以其事。如必有之也。主。聽其言。則復擧告之以文。名過實。而擧彼之惡行。使之信吾言也。故言也者謂誹謗。衆口能言。故誹謗共出於民者也。俿字書輪也。大玄經。車轃具俿。依此若畫俿謂畫車輪也。形備而無轉用也。非其實也。

經 知閒說親名實合爲言出擧也 閒疑聞誤。聞其說。身親察其名。與實合。於其說而擧之也。出字未詳。蓋而誤。

說 知傳受之聞也方不瘴說也身觀焉親也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各實耦合也志行爲也 知者聞傳受之說。方如其說也。瘴蓋瘴之誤。瘴障古字。各當作名。不障礙於其所言。而身觀察也。所以謂名。是所謂實也。名實之耦合者。以志行爲三也。乃言用智面質正其名實也。

經 聞博親且且言然也 且未定也。聞者博親。察其未定之言。就其是而爲然也。 見體盡君臣萌通約也合缶宜必功利民也 萌氓同。缶罌古字。已見。見其所以之實。而盡君臣民之道。通之而約之也。合盡以成功可必而利民也。 欲缶權利且惡缶權害 欲盡權謀。而能其事是利也。又惡盡權謀是害也。

說 聞或告之傳也身觀焉親也 人或有人之所傳而告之矣。身觀察此言。親而用之也。不然則功有不成。

經 賞上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 罰上以下七字在下。今因說移于此 爲存亡易蘯治化罪犯禁也 以賞罰爲國之存亡。則易蕩廢治化。罪上必有脫誤。罪犯禁也。說罰也。此上當有說賞也。言當時謂治者。皆以正賞罰爲本。故以賞罰爲存亡非之。

說 君以若名者也功不待時若衣裘功不待時若衣裘賞罪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姑 姑一作姤。行賞罰者君也。故曰君聞有功則賞之。故曰名。臣之成功不依時。故不及行賞。時而美之也。裘者救寒之皮衣。然而王者祭天之服。緇衣黃裘。諸侯日視朝之服之類。是不待時也。能守禁法者。因法而行於是有功則無賞。

相疑也非謀也其養指不知害足如愚也。而非愚也。不所與爲與字衍。當作所不爲。言以所爲與所不爲而爲疑。乃非謀也。謀之不當。是智之罪也。非愚也。經治求得也求其術。而得治也。人所爲也。說治吾事治矣人有治己爲衣成也治病亡也亡一作己。吾事治則人亦治矣。故爲愛施溫恤。而能治除之。不善用刑則必悖。衣喻溫恤。治病喻用刑。經使謂故使去聲。故事也。使者使謂其事故也。說使令謂謂也不必成濕故也必待所爲之成也謂告也。又事可稱曰之。謂上謂告之也。下謂所告之事故也。濕疑滋誤。令人告其故。必待其事之成。莫謾增其事故也。此取使者莫增事故也。經譽名美也使其美聞之也。說南北譽之必其行也其言之忻使人督之忻一作折。恐忻誤。聽省文。南北之人共譽之。則人以爲其行必有之也。非一人譽之也。如聞其譽言則可使人督正之。經名達類私實當而名之。名先達者私之類。說名物達也有實必待文多也命之馬類也物狀理通達。而名成者。其實以待文。取其所多命之也。有加於實是文也。酷吏傳。司馬安之文法註。以文法傷害人也。此又爲文。命之馬類也。蓋穆王八駿。各所名之類邪。謂名有加於實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咸私也是名也止於是實也名必以實而得也。人待其文命之者。皆有私之也。是名可止於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若姓宇灑謂狗犬命也豹犬舉也叱狗加也宇疑霍誤。灑疑儷誤。斯書以霍爲姓數見。此謂狗犬則約有狗之義。而謂之狗。犬有犬之義而謂之犬。是所命也。只呼狗犬。舉其物而言之也。叱狗者使犬怖。從其事也。是加其性。以使爲其意也。按叱疑呼誤。叱狗不預於名。因此考之。呼狗者與犬分之也。是加於犬以狗。分大小也。經誹明惡也謂私舉加舉擬實也加一作如。明其爲惡也。以私舉之或增加而舉之以準擬其實。是謂之誹也。說誹必其行也其言之忻譽告以文名舉

辯也。辯之所勝以其理當也。說辯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不若當與彼相爭辯也。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是不俱當故也。不俱當則其當必不審。彼我共謂當。或有不俱當。是不若當也。經利所得而喜也爲窮知而縣於欲也縣蓋懸古字。得之而喜者利也。然而困窮其智而謀。故懸於欲也說利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得事而喜乃利也。———以其爲害———非是也。所以懸於欲也。經害所得而惡也已成亡已以古字。又作目。亡無也。下文治病亡與一亡同字。法得之而惡者害也。以害而事成無之矣。說害得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得事而惡乃害也。可避之也。以—其害而利之。則却又離之害。故又非是也。犬爲欲難其指智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愼文也無遺於其害也而猶欲難之則離之是猶食脯也犬人之誤。難蓋養古字。欲養其指者智也。而不知其害。足是見近而忘遠也。乃智之不及。此智之罪也。若愼智之所誤而謀之者文也。之飾其素也。故智至無遺其害也。然懸於欲。猶欲養指則離其害也。是如恐食肉。而猶食脯也。脯之味少輕。而已同是肉也。騷之利害未知也欲而騷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廧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是以所疑正所欲也力當作刀。正當作止。騷擾也。廧牆古字。言擾其利害而未知之也。是懸於欲而疑擾利害之分。遂不知止其欲也。雖然牆外所不見之利害。未可知也。則趨而出。則忽有得刀。恐有害而弗復趨。是以所疑止所欲也。觀爲窮智而縣於欲之理難脯而非恕也難脯者上文食肉之義。難去聲。恕當作智。觀窮智而懸於欲之理。而恐之。則如智也。而非智也。難指而非愚也所爲與不所與爲

厚仳字書不見。蓋古比字。繫著尺與尺。則相俱不盡端也。不盡端。則無端。無端而尺與尺俱盡矣。尺與或盡端或不盡端。不擇堅白。而繫著。則又相盡端也。以體相繫著。則體分於兼。而不相盡端也。比兩事。自端相盡。而可相次而爲。則無厚而厚矣。

經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任急行也。任俠之任。爲士者。損己之利。而益其所爲。以徑救人之急也。說任爲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急困也。

經勇志之所以敢也勇者志之所在。遂爲果敢也。說勇以其敢於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於彼也命疑令誤。勇以有其理。而其所爲敢於此。而成於彼。不令之。有不敢於彼也。

經力刑之所以奮也力疑刀誤。刀所以行刑也。刀非翅刺人者。刑法之所以奮威而誠下也。說古之力重之謂下與重舊也重去聲。舊當作奮。與之之誤、草書相似古者人之重刀。謂下民之重其奮威也。

經法所若而然也法若所立法則而爲然也說可法意規員三也俱可以爲法也員圓同。以意匠用規。有規以成圓。而缺一則圓不成。以意法成。依法化自行。是以三者可以爲法也。

經生刑與知處也生業者由法而立之。用智而處之也。說生楹之主商不可必也生業者。治家之本。如室家之有楹而爲之主。生業立而室家固也。雖然爲治家之固。謀於此。而求於彼者。商賈之術也。不可必爲也。彼凡牛樞非牛兩也無以非也十二字。未詳。

經佴所然也說佴然也者民若法也然上說所字。怖懼者能隨從。故民強若其法而不倍也。

經臥知無知也說所以明也夢臥而以爲然也攸不可兩不可也臥標字。臥則知亦無知也者。覺則以智爲之明也。夢者臥而後夢中爲然也。所爲不可然。與所爲可然。兩不可爲然也。

說臥夢乎惔然惔炎也。言明也。夢中所見。惔然而明著。

經平知無欲惡也平者。其智以無欲惡之事而爲之。故其事平夷也。平夷則同也。

經辯爭攸也辯勝當也攸說作彼是也。與彼爭者

作也佴未詳。佴蓋儞省文。儞儞通。儞怖也。恐怖而爲行也。**說**佴與人遇人衆惛遇與偶同。衆多也。以恐怖行事。與人偶合。則人多因循而不負。**經**纑閒虛也纑櫨之誤。櫨柱上柎也。謂艸木枝端花旁之蕚爲柎。此櫨象之。即今之斗橫。人交接之際。有閒似櫨。以閒虛能合也。故云纑閒虛也。**說**纑虛也者兩木之閒謂其無木者也虛也。上脫閒字。兩木謂櫨與柱也**經**謂作嗛也謂蓋謙古字。嗛不足也。是謙退之義。**說**謂爲是爲是之台彼也弗爲也台疑合誤。謙者以作嗛是之。而合拾彼也。而弗爲之也。爲之則又爲閒。**經**盈莫不有也堅白不相外也堅白以下六字。舊在廉條下。今因說移于此。盈者事盈而物莫不有也。雖堅白之事。不敢相外。是爲一也。**說**盈無盈無厚於尺無所往而不得得二堅異處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無盈下。脫之字。盈者自盈也。非盈之也。自盈者止於尺中。而無厚於尺。故所往皆得。若有二堅不合異處則不相盈。交相爲非。則是相外也。豈得盈乎。**經**廉作非也非疑作誤。廉不出己分也。作其可作也。廉取可取。故云。**說**廉己惟爲之知其也⿰耳思也⿰耳思字書不載。按⿰耳思从耳从思。與恥字其義相似。蓋恥古字。其也之也。疑心誤。廉取可取也。其意已獨知之也。惟其心恥之也。**經**令不爲所作也令者使其所爲而不爲也**說**所令非身弗行令者令於人也。而其所令非其身不行。欲使人不爲所爲也。何身弗行乎。**經**櫻相得也櫻當作攖攖有所繫著也。言其意不分離而相得繫著也。似有以相櫻有不相櫻也此十字舊在任條。今移于此。雖似有以相攖而可不相攖也。次無閒而不櫻櫻也此八字舊在勇條。今因說移于此。言相次而後無有閒斷。而不攖於可櫻。**說**櫻尺與尺俱不盡端無端俱盡尺與或盡或不盡堅白之櫻相盡體櫻不相盡端仳兩自端而后可次無厚而

敬也。懼懼省久恐也。經行為也方柱隅四讙也行者人之所為也。每方建柱於其隅。四隅皆安。故云四讙也。讙歡也。說行所為不善名行也所為善名者巧也若為盜上行標辭。不欲為名。善為者行也。欲為名。而善為者是為巧也。由巧作名如為盜也。論行行行學實是非也難宿成未也兄弟俱適也身處志往存亡也霍為姓故也賈宜貴賤也論行學也。行行實也。學非也。實是也。難者為其事未成也。宿豫也。豫為其事成故也。適嫡通。嫡父之所擇。是俱嫡也。身處存在其地也。志往心不在于舍也。故為亡。論語時亡之亡。不在內也。霍姓數見未詳。按白虎通南方為霍。霍之為言護也。言大陽事護養萬物也。據此觀之。以霍為姓為護養子孫。而為故事祝之也。賈價也。遇事量其貴賤之宜。能盡其分也。以上俱論兼體之用捨也。

經實榮也倍為二也實行為榮。顯實與榮。倍為二也。說實其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己不若金聲玉服實者志氣見於行也。服疑振誤。己所為而使人感格如己。則實行之所至也。而不若樂之金始玉終。人心自然和之。經忠以為利而強低也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欲為人為利。勉強低己而為之。忠者道之端。分為體者也。不遂次序。最進而為之也。說忠不利弱子亥足將人止容亥疑爰誤。將訓以。古亦有之邪。將訓特也。承也。蓋此義有似矣。忠者強而為之。不必實。故不能蕩化弱子之心。奚足以入于止容。止容儀容也。經孝利親也有閒中也利親者。務為之則非自然也。故父子之際有閒中而不厚。說孝以親為芬而能能利親不必得親上脫利字。芬疑分誤。以子以利親為分而能之。以利親而能之。不必得其親。經信言合於意也閒不及旁也閒疑問誤。信己之言合於彼意也。故不及問捨旁人也。說不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規城得金城疑誠誤。信非以其言之當實也。在使人視其誠。信之如金也。金喻不變易云。金矢之金。經佴自

與兼爲二者。喩分於兼如剪一尺爲端而二之也。

經 智財也平同高也

財說作材是也。以智足低截高以爲平。而同高也。

說 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

上知標辭。材知也。當作知材也。知材之所有也。有財而知其理之當否。故盡其材必知之。若明者之所視也。

經 慮求也

缶蓋罄古字。思慮者有求而爲也。補短斷長。同長而極其性所盡。而令彼我相盡也。

說 慮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

上慮標辭。慮者非自然。故雖有所慮。不必得之。若人之睨視不見其全體也。

經 知接也中同長也

智接

物而得者也。智能盡其理則得中。物物同長也。

說 知知也者以其知遇物能貌之若見

上知標辭。以其智過物。則能盡其貌也。貌之者不至盡彬之詳也。唯其所見耳。故曰貌之。若見者不若視之也。

經 恕明也厚有所大也

恕說作恕是也。能恕其事則當否明也。厚其事又有所大也。

說 恕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也

上恕標辭。以其智論物理而知之。是恕也。著者其顯著如明也。

經 仁體愛也日中而缶南也

仁者以愛爲體也。缶罄古字。日至南而昃。謂其愛有所不及也。

說 仁愛己者非爲用己也不若愛馬者若明

上己當作也。上愛上脫體字。非爲用己也者。非以己爲之也。愛馬者。盡馬之心性其愛殆至。愛人者。有用己。故不若愛馬。

經 義者利也直參也

其利不必用。而直參其物而其利自行。

說 義志以天下爲芬能能利之不必用

志疑者誤。芬疑分誤。以利天下。爲其分而能之而能利之。不必用。任於其

經 禮敬也圜一中同長也

圜一無端爲一也。禮者制中者也。使制賢不肖同至其所。是我立等異也。

說 禮貴者公賤者名而惧有敬僈焉等異論也

僈與慢同。禮唯圜一而敬之也。貴者稱公賤者名呼。是以等異論之也。有敬與慢則非圜一而

墨子考

經上

李本無此篇。經甚難解。先儒共置焉不問。茅鹿門亦然。經說又同。凡經据說而審之。戰國諸子皆然。然而經說錯亂闕誤居半。今取說之所有。附之于經。而易位置。有可頗解者。故截說附于經而解。蓋疑以疑傳。古人不廢古書之義也。非敢易之。以象附經之例也。

【經】故所得而後成也止以久也　故事也。人之所可爲也。事者所得而成。其事之止。以欲久而無遂也。

【說】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　上故標辭。小故小事也。或有之而無一定也。必不然者。不可言必無之也。有時有之也。

大故有之必無然　大故大事也。大事所爲。出於其所不圖也。故無恒有之。

止無久之不止　久之所以止也。

當牛非馬若夫過楹　夫疑人誤。當牛而守牛。是爲非馬也。如以同類是久之也。若室中過楹無異。唯有不同而已。

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若人過梁必謂臺孰者也　上文人過作夫過。必有誤。未知孰是。雖有可文而不止。當馬不守馬是爲非馬也。如人過河梁也。可止非所止也。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孰墊通。平地有堆曰墊。故其可必者。謂有臺墊而堅固者也。

如兄弟一然者一不然者必不必也是非必也　兄弟有同。有不同。故有然者。有不然者。其不然者。素雖兼。其體分則有異同。是以不可必而爲必之故也。故以所必爲非矣。

【經】體分於兼也必不已也　已疑必誤。體者道之一端者。素分於道。兼者謂大道也。故體分於兼。以爲一體也。必不必而行也。

【說】若見之成見也體　也體。當作體也。若見事之成。則在見其事之體也。

若二之一尺之端也　二之。謂分也。體

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絫。當作參。

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字誤。也。

逃臣狗犬貴說作遺。者。

知說作智通。下同。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

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

墨子閒詁卷十終

誹之可否。不以衆寡。說在可非。

非誹者諄。當作誖。說在弗非。

物甚不甚。說在若是。

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

是是與是同。說在不州。有誤。張幷前爲一經誤。

買宜則讎。說在盡。
無說而懼。說在弗心。當作必。
或。域正字。過名也。說在實。
知之否之。足用也諄。疑當作誶。說
在無以也。
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
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疑當作殆。
於一有知。說作智通。下同。焉。有不知
焉。說在存。

以言爲盡誖。誖。說在其言。
唯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
仮。
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
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
明者。疑當作問。
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
喪子者。無說。
仁義之爲內外也內。疑當作非。說
在仵顏。有誤。
學之依說疑當作無字。益也。說在誹依說
疑當作誶。者。

テ、山澤ノ如ク、外ニ見ハレタル高卑ニ因リテ決スベキ者ニ非ズ、縱令其位置卑キモ、高キ人ヨリ善ナレバ自ラ上位ニ至ルコトヲ得、即チ是レ下ニ居リテ上ヲ求ムルコトナリ。

（七七）ハ是是與是同説在不文ノ解説、經及ビ説皆明了ナラズ、今牧本載スル所ノ玉説ニヨリテ之ヲ釋センニ、眞ノ是ヲ是トセザルモ、是ハ是タルヲ失ハズ、然ルニ今ノ是ハ文飾シタル是ニシテ、眞ノ是ニ非ルコトヲ論ジタル者ノ如シ。

貞（依說當作負。）而不撓。說在勝。

契（挈通。）與枝（當作收。）板。（疑當作仮。或涉上衍。）說在薄。

倚者不可正。（疑當作止。）說在剃。（當作梯。）

推（依說當作柱。）之必往。（疑當作住。）說在廢材。

買無貴。說在仮（同反。）其賈。

一（張以此字屬上經誤。）法者之相與也盡。（依說當有類字。）若方之相合也。說在方。

狂擧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

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張幷前爲一經誤。）

循此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

唱和同患。說在功。

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

スルコトガ理アリト理ナキトニ由リテ、決セラルル者ナリ、然ルニ唯多ク誹ルヲ以テ非トナスハ、長キ尺度ヲ以テ、短キ物ヲ度ルガ如キ者ナリ。（七四）ハ非誹者諍說在弗非ノ解說、不誹ハ非誹ノ誤、非識スベキ者ヲ非識シタリトテ、之ヲ非難スルハ却リテ誤レリ、何トナレバ其非識ハ自ラ正シケレバナリ、此故ニ非スベキ者チ非スルハ、決シテ自己ノ私意ヨリ、妄リニ之チ誹スルニ非ズ、凡ベテ正理ニヨリタル非難ヲ非トスベカラザルハ、道理上ヨリ非ル故ニ、非トセザルナリ、如此ニシテ誹識チ非トセザルコトチ得ベシ。（七五）ハ物甚不甚說在如是ノ解說、莫上ニ非字チ脫ス、物ノ甚ト不甚トハ、如是ト自分ニ決シタル標準ニ由ル者ナリ、更ニ之ヲ說カンニ是物ヨリ甚ダ長ク、又ハ甚ダ短キ者ナシト云フハ、則チ如此標準トシタル是物ヨリ立論シタルコトニシテ、若シ是物以外ヨリ論ズルトキハ、甚ダ長シ甚ダ短シト云フコト能ハザルナリ。（七六）ハ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ノ解說、人物ノ高下ノ標準ハ、善ト不善トチ以テスベキ者ニシ

在諸其所然未者然。疑當作諸未然。說

在於是推之。

景不徙。說在改爲。

住。疑當作位。位立字通。景二。說在重。

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

端。

景迎日。說在摶。疑當作轉。

景之小大。說在地。當作柂。缶遠

近。

天依說當作大。而必正。說在得。

意未可知。說無此義。疑有挩誤。說在可用

過。當作遇。仵。說作件誤。張以以檻爲摶以不三經合爲一誤。

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

疑當作進。

非半弗斱則不動。說在端。

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說在

嘗然。

缶而不可擔。當作擔。說在摶。

宇進無近。說在敷。

行。張以此字屬上經誤。循依說當作脩。以久。說在

先後。

文ハ之ノ謨、人類ノ數ヲ知ラザレバ、兼愛ヲ行フコト能ハズト云フ論難アルモ、決シテ然ラズ、一一之ヲ問フテ其數ヲ得ルニ隨ツテ、之ヲ愛セバ、必ズ其愛ヲ十分ニ盡クスコトヲ得ルナリ、故ニ其數ヲ知ラザルモ、兼愛ニハ差支ナシ。

(七一)ハ仁義之爲內外也非說在顏忤ノ解說、仁內義外ノ說ノ非ナルハ何ゾヤ、仁義ハ愛利ト同意ナルガ、此愛利ハ吾心ヨリ生ズル者ナレバ、此即チ我ナリ、愛セラレ利セルル者ハ人ナレバ彼レナリ、故ニ一ハ內ニシテ外ニアラズ、一ハ外ニシテ內ニ非ズ、然ルニ之ヲ內外ニ分ツテ彼此ヲ同一視スルハ、狂妄ノ說ナリ、之ヲ譬フルニ兩眼ヲ分ツテ、一ヲ出トナシ一ヲ入トナスガ如シ、理ニ反スルコト太甚シ。

(七二)ハ學ヲ以テ無益ナリト云フハ道理ニ悖戾シタル言ナリ、スベテ無學ノ無益ナルヲ以テノ故ニ、人ヲ教導スル者ナリ、然ルニ若シ無益ナルコトヲ人ニ教フルナラバ、教導ノ本旨ニ悖リタル者ト云フベシ。

(七三)ハ誹之可否不以衆寡說在可非ノ解說、人ヲ誹譏スルノ可否ハ、其多寡ニヨラズ、誹譏

多而若少。說在寡。疑當作空。區

說在仕景二條後。以下三經皆說鑑。當與說景諸條類列。疑皆傳寫亂之。張云。此行當作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案張校以下五經互易。未知是否。姑箸之以備攷。

鑑位。立同。景一少而易。一大而缶。說在中之外內。說在景之小大條後。亦傳寫之誤。張云。此行當臨鑑而立。景到。多而若少。說在寡區。

鑑團景一。無說。下有挽字。

不堅白說在 下有挽字。張幷前爲一經。誤。又云此行當鑑位景一小而易。一大而缶。說在中之外內。

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張云。此行當鑑團景一不堅白說在。

說在重。

使殷美。疑當作使叚義。說在使。

荊之大。其沈當作沆。淺也。說在具。說作貝。疑當作有。

以檻當作楹。爲摶。於以爲無知也。說在意。

ス、先窮ノ先ハ天ノ誤、天地ノ廣、人ノ數ハ無窮ナリトモ、兼愛ヲ行フニハ差支アラズ、惟人ノ愛ヲ盈タスト否トニ由ル、之ヲ證スルニ、世人或ハ南方ハ窮リナシト云フ、（世界ノ廣ヲ云フ）以爲ヘラク窮リアラバ盡ク愛ヲ及スコトヲ得ルモ無窮ナレバ不可能ナリト、然シナガラ南方ノ窮ト無窮トハ知ルベカラザルコトニシテ、隨ツテ盡モ不盡モ知ルベカラズ、又人ノ果シデ其極遠ノ地マデ盈チテ居ルカ否ヤモ不明ナルニ、人ニ豫期スルニ必ズ盡クスベキヲ以テス、然ルニ上述ノ如ク天下ハ廣大ナレド、人ノ盈否モ不明ナレバ、盡ト不盡トハ未ダ知ルベカラザルニ、大早計ニモ盡ク愛スベカラズト論斷スルハ、悖理ト云フベシ、元來人ハ無窮ノ土地ニ盈タザレバ、縱令土地ハ無窮ナリトモ人ノ數ハ無窮ナラズ、無窮ナラザレバ之ヲ盡愛スルコト難キコトナシ、又人ガ無窮ノ世界ニ盈チタリトセンカ、既ニ盈チタリト云フ時ハ、無窮變ジテ有窮トナル、故ニ是亦盡愛ヲ行フニツキ困難ナルコトナシ。

（七〇）ハ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問ノ解說、不二ノ二ハ衍文、盡文ノ

假必誖。說在不然。

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說在病。

疑。說在逢循遇過。（張以三字屬下誤。）

合與一。或復否。說在拒。（無說。）

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唯同。）是。

宇或（域正字。）徙。說在長宇久。

二（張以此字屬下列所義下誤。）臨鑑而立。景到。

知（說作智。通。下同。）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

無不必待有。說在所謂。

擢（疑當作摧。）慮不疑。說在有無。

且然不可正。而不害用工。說在宜歐。（疑當作害區。張以歐屬上列物一體也誤。）

均之絕不。（不否通。）說在所均。

堯之義也。生（疑當作任。）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

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

者ナレバ説智ナリ。（六七）以言爲盡誖誖説在其言ノ解説、出入ハ之人ノ誤、一概ニ人言ヲ悖ルトナス者ハ其人コソ悖ル者ナリ、悖ルト悖ラザルトハ、其言ノ當否ニヨル、不審ノ審ハ當ノ誤。（六八）ハ唯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説在反ノ解説、霍ハ虎ノ誤、初ノ不行ノ不ハ衍字、惟ハスベテ唯トナスベシ、人ハ吾ガ謂フ所ノ言ニ唯唯トシテ應ズルコトアリト雖モ、我ガ謂フ所ニシテ名實該當セズ、即チ不正ナル時ハ決シテ唯唯トシテ應ゼザルナリ、此故ニ吾人ハ人ノ返信如何ヲ觀テ、吾謂フ所ノ如何ヲ知ルベシ、例スレバ玆ニ一物アリ、之ヲ虎ト云フ時、之ニ應ズル時ハ、縱令眞虎ニ非ル者ナルモ、幾分カ其所謂虎ガ我ガ謂ヒシ名ヲ是ナリトシテ承諸シタル者ナリ、然シ乍ラ絶對ニ正理ニ合セザル者ハ、如何ニ謂フトモ此ニ唯諸スル者ナカラン、要スルニ我言ノ行ハルルト行ハレザルトハ、彼ノ唯諸ト否トニ由ル者ナリ。（六九）ハ無窮不害兼説在盈否ノ解説、第二ノ不可盡ノ三字ハ衍文、第三ノ不可盡ノ上ニ、人之可盡ノ四字ヲ脱ス、必人之ノ下ニ不字脱

物盡張以二字屬前經誤。同名。二與鬬愛。

食與招。白與視。麗與依說當有暴字。

夫與履。說作屨。

一偏棄說作去。之。

謂而固是也。說在因。

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

一與二。廣與循。當作脩。張以物盡同名以下四經合爲一誤。

不能而不害。說在害。

異類不吡。仳同。說在量。

偏去莫加少。說在故。

無欲惡之爲益損疑當作無益損。也。

說在宜。

損而不害。說在餘。

知說作智通。有誤。而不以五路。說在久。

必熱依說當作火不熱。說在頓。疑當作視。

フレバ、其恩惠ニ厚薄アランモ恩ハ同ジ、此ノ如ク唱者和者互ニ相助クルコトノ程度ニ、大小ノ差アランモ、之ヲ怠ルベカラザルヲ云フ。

(六六)ハ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ノ解說、既知ノ事ニ加フルニ未知ノ事ヲ知ルトキハ、兩知ト云フベシ、如此キハ人ノ我ニ告グルコトヲ利用スルニ在リ、今之ヲ例センニ、自分ハ室外ニ在リテ室中ノ物ノ何タルカヲ知ラズ、然ルニ一人我ニ告ゲテ曰ク、室中ノ物ノ色ハ此室外ノ色ノ如キ者ナリトセバ、我ハ既ニ室外ノ色ヲ知レルヲ以テ、直チニ室中未見ノ色ヲモ知ルコトヲ得、之ヲ例スルニ白ト黒トノ兩色アリテ、何レカナルカ不明ナルモ、今ヤ室外ノ色ニシテ白ナラバ、直チニ室中ノ色モ白ナルヲ知ル、夫レ物名ハ既知ヲ以テ、未知ヲ正ス爲ニ設ケタル者ナレバ、未知ノ者ヲ以テ既知ノ明白ナルニ疑ヲ挾ムコトナキ者ナリ、之ヲ譬フルニ尺度ヲ以テ、物ノ長短ヲ度リ知ルガ如シ、室外ノ知識ハ、自己ノ實驗ヨリ得タル者ニシテ、親智ナリ、室中ノ知識ハ他人ヨリ說カレ告ゲラレテ得タル

大益。無レ說。

儇䅵秖。說作二儇昫民一。案當レ作二環俱氏一。

庫易也。當レ作レ庳。

動或從也。當レ作レ徙。

讀二此書旁行一。此校語誤入二正文一。楊云。五字當二是後人所加一。適在二缶無非三字之上一列。

經下篇旁行句讀。畢本無。今依二張氏攷定本一重校正。

止類以行レ人。疑當レ作レ之。說在レ同。

駟疑當レ作二四足一。異レ說。張以二三字一屬二下列一。孰存下疑非。推レ類之難。說在二疑挩二名字一。之大小一。

巧轉則求其故大益。爲二一經一誤。

巧轉。依レ說當レ作レ傳。則求二其故一。

法同則觀二其同一。

法異則觀二其宜一。

止因以別レ道。

缶無レ非。畢張。並以二三字一與二上校語一爲レ一誤。

所レ存與者。當レ有二存字一。於レ存與レ孰存。

五行無二常勝一。說在レ宜。

彼此對立シテ不可ナリ、彼此ハ定名ナキ者ニシテ、彼ガ此トナルコトモアリ、此ガ彼トナルコトモアレバ、彼此何レニテモ可ナル譯ナリ、故ニ彼此ハ畢竟スレバ、相對スル者ナレバ彼モ此トナルベシ。

（六五）ハ唱和同患說在功ノ解說、兩過字ハ遇、周ハ用、粺ハ稗ノ誤、必寡ノ上ニ功字、智而ノ間ニ多字ヲ脫ス、唱和ノ兩方ニ共通ノ患アリ、其理由ハ功夫ノ如何ニ由ル、折角歌ヲ唱フトモ相手ナケレバ、其無用ナルコト稗（稻ノ「ヒエ」）ノ如シ、又和セントスルモ相手ナキハ、人ノ唱ヘザルヨリ相手ナカラシムルコトナレバ、是非ナキコトナリ、唱フモ和セザルハ之ヲ學バザル者ノ罪ニシテ、如此者ハ功必ズ寡シ、稱スルモ唱ヘザルハ唱フ人ガ、之ヲ人ニ敎ヘザルヨリ來レル者ニシテ、如此人ハ如何ニ熟練ナリトモ、其功ハ其人限リニ消滅スル者ナリ、之ヲ譬フルニ人ヲシテ人ノ衣ヲ奪ハシムルハ、其罪ニ輕重アリト雖モ、罪ハ免ルベカラズ、唱者和者互ニ相助ケザルコトノ程度ハ、種々アランモ、其非ナルハ同ジ、之ニ反シテ人ニ酒ヲ予

賞上報下之功也。

罪犯禁也。

罰上報下之罪也。

同說作侗。異而俱於之一也。

久彌異時也。宇彌異所也。

窮或有前不容尺也。

盡莫不然也。

始當時也。

化徵易也。

損偏去也。

爲存亡易蕩治化。

同重體合類。

異二不體不合不類。

同異交得放說作恕。疑當作知。有無。

聞耳之聰也。無說。

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

言口之利也。無說。

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

諸不一利用。無說。

服執說音利。疑當作言利。二字乃正文。誤作小注。畢張楊以服執說

說ヲ批評シテ、不可ナリトスル說其者モ亦不可ナリ、是レ皆兼ノ何タルカヲ辯ゼザルヨリ起ルモノナリ、第四ハ且牛不二ヨリ無難ニ至ルマデ、且ツ牛馬ト總稱スルトキハ、一ナルモ之ヲ分チ數フレバ二トナル、即チ牛ハ自ラ牛、馬ハ自ラ馬タリ、然レドモ之ヲ總稱シテ牛馬ト云フトキハ、牛ニモ非ズ馬ニモ非ズト云フノ說ハ成立スルコト困難ニ非ズ、之ヲ要スルニ本說ハ吾人ガ物ヲ比較スルトキハ、其比較スベキ點ヲ愼重ニ定メザレバ、是非混亂スルニ至ルコトヲ論ジタル者ナリ。

（六四）ハ循此循此（二ノ循字ハ衍）與彼此同在異ノ解說、彼且此也ノ下ニ、此亦且彼也ノ一句ヲ脫ス、則彼亦且此此也ハ、則彼亦且レ此、此亦且レ彼也ノ誤、自分ノ此ト思フコトト、他人ノ此ト思フコトトハ異ナルモノニシテ、定名ナキヲ云フ、彼正名彼此ナリトハ、彼ト云ヒバ、彼ダケノ如シト雖モ、本來ハ此ニ對立シテ生ジタル者ナレバ、正シク之ヲ稱スルトキハ、彼此ノ兩者ヲ包含スル者ナレバ、彼此各可ナル者ナリ、然ルニ彼ハ彼ナリ、此ハ此ナリト云フトキハ、

平ハ知無キ二欲惡一也。

利ハ所ニシテレ得ル而喜ブ也。

害ハ所ニシテレ得ル而惡ム也。

治ハ求得也。

譽ハ明ニスルレ美ヲ也。

誹ハ明ニスルレ惡ヲ也。

擧ハ擬スルレ實ヲ也。

言ハ出スレ擧ヲ也。

且ハ言フレ然ルヲ也。

君ハ臣萌ボウノ（氓通。）通約也。

功ハ利スルレ民ヲ也。

辯ハ爭フレ彼レト也。辯ノ勝ツハ當ル也。

爲ハ窮メテレ知ヲ而懸カル二於欲一ニ也。

已ハ成亡ナリ。

使ハ謂故ナリ。

名ハ達類私ナリ。

謂ハ移（說作レ命誤。）擧加ナリ。

知ハ聞說親ナリ。

名ハ實合爲ナリ。（畢張揚。並合レ前爲二一經一誤。）

聞ハ傳親ナリ。

見ハ體盡ナリ。

合ハ（說作レ古誤。）缶セイ宜必ナリ。

欲スルコト缶タダシケレバ權ハカリレ利ヲ。且（疑衍。）惡ムコト缶シケレバ權ルレ害ヲ。

立ツルハ不可ナリ、何トナレバ齒尾ノ二者ハ牛馬ヲ通ジテ、其大小長短コソアレ、種々ノ形ニテ有無複雜スレバナリ、第二ハ曰之與馬云云ヨリ是狂舉也ニ至ル、曰ノ下ニ牛ノ字ヲ脱ス、類之不同ノ不字ハ衍文、前文ノ如ク牛馬ノ區別ハ齒尾ニアラズ、角ノ有無ヲ以テ其同類ニ非ルヲ證スベシ、若シ之ヲ無視シテ倘ホ同類トナサンカ、狂妄ナル說ト云ハザルベカラズ、第三ハ猶牛有齒ヨリ、未可亦不可ニ至ル、而非牛也ノ下ニ、牧本ニ可字ヲ補フニ從フベシ、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ノ或牛兩字ハ衍文、前文ノ如ク牛馬ノ區別ヲナスニ、齒尾ヲ以テスルハ甚ダ曖眛ナルコトナレバ、其場合ニハ不非牛即チ牛ナルモ牛ニ非ズト云フコトヲ得、又牛ニ非ルモノヲ牛ナリトスルコトヲ得、如此曖眛ナル故ニ、牛馬ヲ兼舉シテ牛ニ非ズト云フハ可ナラズ、何トナレバ其中ニ牛ヲ包含スレバナリ、サレバトテ之ヲ牛ナリト云フコトモ可ナラズ、何トナレバ馬ヲ包含スレバナリ、如此見方ノ如何ニヨリテ或ハ可トナリ不可トナルコトナレバ、牛馬ヲ兼舉シテ牛ナリト稱スル

信言合於意也。

佴自作（疑當作佌。）也。

詷（狷通。）作嗛也。

廉（疑當作慊。）作非也。

令不爲所作也。

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

勇志之所以敢也。

力刑（形同。）之所以奮也。

生刑（形同。）與知處也。

臥知無知也。

夢臥而以爲然也。

閒不及旁也。

纑（櫨通。）閒虛也。

盈莫不有也。

堅白不相外也。

攖相得也。

似（當作佌。）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

次無間而不攖（當作相。）攖也。

法所若而然也。

佴所然也。

說所以明也。（無說。）

攸（疑當作彼。）不可。兩不可也。

(六一)ハ行脩以久說在先後ノ解說、前項ニ於テ人ノ歩行ノ事ヲ述ベタリ、此項更ニ之ヲ解說シテ曰ク、人ノ長距離ヲ行クヤ、必ズ時間上ヨリ云フトキハ近キヲ先キニシテ遠キヲ後ニス、故ニ遠近ヲ脩即チ長ト云ヒ、先後ヲ久ト云フ。

(六二)ハ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合也說在方ノ解說、猶ハ由ト通ズ、一法即チ同法ノ者ハ、其中ニ多少ノ相異ナル點アランモ、之ヲ同類ト云フベシ、例スレバ木石ハ異ナリト雖モ、方形ノ者ナラバ相合シテ緊接セシムルコトヲ得、他物ニ於テモ此理ハ同ジ。

(六三)ハ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ノ解、說ノ狂ハ性ノ誤、本文長キヲ以テ、之ヲ四節ニ分釋ス、第一ハ牛性ヨリ偏無有ニ至ル、牛性馬ノ性體ハ各ミ異ナリ、然レドモ單ニ牛ニハ齒アリ馬ニハ尾アルヲ以テ、其區別ヲ

體分於兼也。
知材也。
慮求也。
知接也。
恕（知同。畢張楊本並作恕誤。）明也。
仁體愛也。
義利也。
禮敬也。
行爲也。
實榮也。
忠以爲利而强低（當作君。）也。
孝利親也。

必不已也。
平同高也。
同長以缶（古正字。）相盡也。
中同長也。
厚有所大也。
日中缶南也。（無說。）
直參也。（無說。）
圜一中同長也。
方柱隅四讙（當作襍。）也。
倍爲二也。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
有閒中也。

ノ事ナルヲ論ズ、何トナレバ其物ノ中ヲ截リ去ラントスル時ハ、更ラニ前進シテ其半ヲ斬ラザルベカラズ、如此前進スルトキハ、中央ハ何時モ半タルコト能ハズ、遂ニ其物ノ端ヲ極ムルニ至ル、然レドモ其端ハ前後兩方ヨリ論ズレバ、尙ホ中ニシテ半ナリ、故ニ物ノ半ヲ斬ラント欲スル時ハ、至ル所トシテ半ニ非ルハナシ、故ニ物ノ半チ斬リ盡スコトハ不可能ニシテ、之チ動シ變ズルコト能ハズ。（五八）ハ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嘗然ノ解說、給ハ然ノ誤、當ハ嘗ノ誤、過去ノ惰力ニヨリテ無カルベキモノモ現存シ、時日ノ經過スルニ及ビ、其勢力ガ盡クル如キ狀態ナルモ容易ニ盡キザルナリ。（五九）ハ正而不可揣說在擄ノ解說、正九ハ正丸ノ誤、正圓ノ丸ハ何處ニ在ルトモ直立スル者ナレバ、垂直線（線チ上ヨリ下ニ懸ケ下グレバ其垂ルルヤ直線トナル）ニ中タラザルナシ、何トナレバ丸ハ擄即チ圓ナレバナリ。（六〇）ハ字進無近說在數ノ解說、區ハ區、偏ハ偏ト通用、字者ハ宇者ノ誤、次ノ行者ノ二字ハ衍、宇宙ハ廣大ナルチ以テ進行スル者ハ

也。依張說。此釋經下非誹者諄。說在弗非。諄誹之誤。（七五）物甚長甚短。句。莫長於是。張云。故曰甚長。莫短於是。張云。故曰甚短。是之是也。是即莫長於是。莫短於是之是。張云。如是者是甚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言若非是者。則不得爲甚長甚短。莫甚上疑捝非字。張云。非是者莫得以爲甚。案張說未塙。依楊說。此釋經下物甚不甚。說在若是。（七六）取高下以善不善爲度。不若山澤。句。處下善於處上。句。下所請上也。請當作謂。言因下見上。則所謂上者。但微高於下而已。不必如山與澤之高下縣絕。莊子天下篇。惠施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荀子正名篇亦云。山淵平。並此意也。此釋經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七七）不是。此約舉經文爲目。不讀如否。是。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而不於是。文當作之。下並同。不下亦當有之字。故是不文。是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而文與是。此句與上云今是文於是。而不於是句。正相對。則而文與是。當作而是文於是。是文皆即是之之誤。上文而不於是。又當作而不之於。是傳寫互有捝字耳。故文與是不文同說也。此節文譌捝難通。參互推校大意。以是與不對舉。是文與不文對舉。凡不字。並當讀爲否。文字疑並之字之誤。餘並未詳。依張楊說。此釋經下是是與是同。說在不州。經亦有捝誤。

經上篇旁行句讀。畢氏新攷定本。今重校正。　畢云。本篇云。讀此書旁行。今依錄爲兩截。旁讀成文也。

故所得而後成也。

止以已同。久也。

如ク、樫ヲ以テ萩草ヨリモ輕シト爲シテ、其心中洋洋然トシテ滿足スルハ愚ノ至リナリ。

(五四)ハ意不可知説在過作ノ解説、段ハ鍛ト同ジ、繪ハ繪、過忤ハ遇忤ノ誤、經意ハ不明ナルモ、暫ク注解ヲ下セリ、此注解ニヨリテ本節ヲ釋カンニ、鍛即チ砥石、金槌、錐ノ如キツマラヌ物品モ、履ヲ造ル時ニハ必要ノ品ナリ、今繪帛ノ履ヲ造ルトキハ、金槌ヲ要スルコトハ、繪履ヲ作ル爲ニ金槌ヲ製スルト同ジコトニシテ、此兩物相須ツテ始メテ金槌ノ履ニ必要ナルコト知ラルルナリ、是レ即チ遇合ナリ、世間ノ事此ニ類スル者多シ、猥リニ一且ノ意ニヨリテ物ノ評價ヲ下スベカラズト云フコト、椎ノミヲ擧ゲタル鍛錐ヲ省略シタルナリ。

(五六)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説在建ノ解説、何故ニ一ハ二ヨリ少ナリト云フニ、五ノ内ニ一ト云フ者五個包含セラルルガ故ナリ、然レドモ此一ヲ建テテ十トナス時ハ、五ノ數二ツヲ包容ス、是レ即チ一ノ五ヨリ多キ所以ナリ。

(五七)ハ非半弗斫則不動説在端ノ解説、スベテ或ル物ノ半ヲ斬リ盡サント欲スルハ、不可能

所利之在彼。故云外。是狂擧也。詳後。若左目出。右目入。舊本挩出字。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補。若吳鈔本作屈誤。此亦狂擧之類。張云。仁義之於人。若二目不可分外內。案張說是也。但其本亦挩出字。又讀入字屬下學也並誤。依張說。此釋經下仁義之爲外內也。內說在仵顏。經亦有誤。

(七二)學也以爲不知學之無益也。故告之也是。張云。告敎也。以學也。故敎是也。使智學之無益也。智亦與知同。是敎也。以學爲無益也。敎誖。此言學或有益。或無益。故敎亦有是有否。否則誖矣。張云。使知學之無益也。而敎則是以學之無益敎矣。則誖也。案張說是也。依彼說。此釋經下學之益也。說在誹者。案經益上當有無字。誹疑誖之誤、

(七三)論誹謂誹議人。宜論其所誹之當否。誹之可不可。句。以理之可誹。張云。當爲非。雖多誹。句。其誹是也。句。其理不可非。王校作誹。未塙。雖少誹。句。非也。王引之云。當作論誹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誹不可誹。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誹。雖少誹非也。今本論誹下衍誹字。以理之可誹下。脫不可誹理之可誹七字。其理不可誹。誹又譌作非。案審校文義。似無挩誤。王校並未塙。今也謂多誹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言誹有可否。不容概以多誹者爲非。若短長各有所宜。不可相論也。依張說。此釋經下誹之可否。不可衆寡。說在可非。

(七四)不誹依經當作非誹。謂非其好誹議人者。非己之誹也。言牓誹者之非。是謂非誹。不非誹。句。非可非也。即上云。以理之可非。不可非也。謂人實有非而我非之。是非其所可非也。我所非自當。則人不可牓我爲非矣。是不非誹也。言凡誹人。而或議其非者。爲其有妄誹。實有可非也。若所誹不妄。則不可非。是不當非其所非

ニツキ、注意スベキ事ナリ、故ニ本文ニ「使トハ令使ナリ」ト云フ、而シテ義ニハ二種アリ、正義公道ニヨリテ人ニ使令スルコト又人ニ使令セザルコト即チ是レナリ、假ニモ二種アリ、義ヲ假リ其名ニ依リテ人ヲ使令スルモ、又義ヲ假ラズシテ妄リニ使令スルモ皆假ト稱スベシ。

(五三)ハ荆之大其沈淺也說在有ノ衍說、沈ハ沈、貝ハ有ノ誤、荆州ハ廣大ナルモ、沈卽大澤ハ淺シ、然レドモ其淺キガ爲ニ、荆州ヲモ淺シト云フベカラズ、何トナレバ荆州ハ沈ヲ包有スル者ナレバナリ。

(五四)ハ以楹爲摶於以爲無知也說在意ノ衍說、先知ハ无(無)知ノ誤、意相ハ意想ノ誤ナルベシ、秋ハ萩ト通ズ、楹ハ大柱ニシテ、摶ハ小木ヲ聚メタル者ナリ、其大小同日ノ談ニアラズ、然ルニ之ヲ同一ト認ムル時ハ無知ト云フベシ、蓋シ如此失錯ハ意ヲ用フルノ如何ニ由ル者ナリ、スベテ楹ト摶トヲ相當ノ者ト思フハ、五ト一トヲ同一視スルガ如シ、少ク注意スルトキハ其決シテ相易フベカラザルヲ知ラン、然ルニ無智ノ者ハ漫然相像ヲナス故ニ、楹ト摶トヲ同一視スル

未可智。當作人之可盡。不可盡。亦未可智。此涉上文。而挩人之可盡四字。而必人之可盡愛也疑當作而必人之不可盡愛也。今本挩不字。盡愛即兼愛之說。故經云。無窮不害兼。誖言持此論者不可也。蓋謂人不可盡愛。則有害於兼愛之說。故墨子非之。人若不盈先窮。先當作無。亦无之誤。則人有窮也。謂人若不能盈。無窮既不能盈。則是有窮也。盡有窮無難。張云。我愛盡於有窮。不足以難兼也。盈無窮句。則無窮盡也。謂人若盈無窮。則無窮既可盈。即界有盡也。盡有窮無難。以上六句。皆難人不可盡愛之說。依張說。此釋經下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七〇)不二智其數張云。二衍。案疑當爲不一一。惡智愛民之盡文也。文當作之。下同。吳鈔本重盡字。衍。張云文衍。非。或者遺乎其問也。問。舊本譌門。今據道藏本正。言慮所問有所遺忘。則雖愛民不能盡其數。張云。門問皆明字之譌。非是。盡問人則盡愛其所問。言於心無不愛。若不智其數而智愛之盡文也無難。依張說。此釋經下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明者。案明疑即問之誤。(七一)仁。仁愛也。張校謂。次仁字衍。今案首仁字疑。述經爲目。則無衍文。又疑或當作仁愛人也。古人仁字通。義利也。愛利句。此也。言愛利心在於己。明其同在內。所愛所利句。彼也。言所愛所利。惠加於人。明其同在外。愛利不相爲內外。張云。俱內。所愛利亦不相爲外內。吳鈔本作內外。張云。俱外。其爲仁內也義外也。爲謂字通。此見孟子公孫丑篇告子語。管子戒篇亦云。仁從中出。義由外作。擧愛與所利也。偏擧所愛之在此。故云內。偏擧

之言可。以下文校之。出入當作之人。形近而誤。是不誖則是有可也。有可信者。即不得盡。旁爲誖。之人之言不可。句。以當句。必不審。審疑亦當作當。言以不可爲當。是必不當也。此即公孫龍子以當爲當不當而亂之義。依張說。此釋經下以(六八)言爲盡誖。誖。說在其言。惟句。謂是霍可。惟當依經作唯。霍疑亦虎之誤。下並同。說詳前。唯應辭也。此言段物爲名。若謂之爲虎也。而彼應之曰唯則可。上文云。惟是當牛馬。彼惟亦唯之段字。與此義可互證。經以非名爲不可。明是名則可。莊子寓言篇云。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是。異於己爲非非。而猶之非夫霍也。言彼雖非眞虎。而既唯我所謂則是。謂之可者也。謂彼是是也。謂所謂與其名相應。不可謂者。毋惟乎其謂。言凡不可謂者。必無人唯我之所謂。彼猶惟乎其謂。句。則吾謂不行。當作則吾謂行。此衍一不字。彼若不惟其謂。句。則不行也。此即公孫龍子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此而此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之義。依張說。此釋經下唯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仮。(六九)無南者盧云。南當讀如難。上下文俱有無難之語。案盧說非也。張讀屬上節亦誤。此南即指南方無南。猶言南無窮也。古者中國所治地。南不盡南海。又天官家不知有南極。故於四方。獨以南爲無窮。莊子天下篇。惠施曰。南方無窮而有窮。蓋名家有持此義者。有窮則可盡。句。無窮則不可盡。句。有窮無窮未可智。智與知同。下並同。則可盡不可盡不可盡。畢云。此三字疑衍。未可智。可吳鈔本作有誤。人之盈之否未可智。次之字疑衍。謂人在四方。盈否未知。而必人之可盡。句。不可盡。亦

今牧本引用ノ諸葛說ニ由リテ之ヲ解セン、霍臛兩字ハ皆鶴ノ誤、商ハ高ノ誤、堯ハ古ノ聖人ナルモ既ニ見ルベカラズ、鶴ハ實ニ見スルコトヲ得、自己ノ位地ヲ誇ルガ爲メニ富貴ノ人ヲ引合ニ出スコトハ、恰モ儒者ガ堯ヲ擧ゲルガ如シ、堯ノ行義名聲ハ古代ニ於テコソ行ハルルモ、時勢ヲ異ニスル近代ニハ不適當ナリ、寧ロ實見シヤスキ鶴ノ如キ者、即チ實例ヲ示メスニ如カズト云フコト、此名實ノ關係ハ、恰モ城門ト藏トノ如トシ、城門ハ名ニシテ之ヲ守ル藏獲(奴隷)ハ、其實ヲ有スル者ナリ。

(五一)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說有重ノ解說、髖ハ髀(股)ノ誤、狗犬ハ異名同物ナルニ、詭辯ヲ弄スル者アレバ、狗之ヲ論破シタルナリ、狗ヲ殺セバ犬ヲ殺シタリト云フモ差支ナシ、何トナレバ髀ハ二ツニ分ルト雖モ、本來同一ノ體ナルガ如シ。

(五二)ハ使殷美(使假義ノ誤)說在使ノ誤、假、四ノ我字、弋美ノ兩字、皆義ノ誤、兩殿字皆假ノ誤、人ニ命令シテ事ヲ爲サシムルニ、假即チ正義ヲ假ルコト、眞ノ正義トノ兩種アリ、此兩種ハ人ヲ使用スル

カ吾人ハ彼ガ知ト未知トヲ十分ニ知ルコトヲ得、故ニ兩智之也ト云フ。

(四六)ハ無不必待有說在所謂ノ解說、馬ハ馬ノ誤、天ハ失ノ誤、無ニハ兩樣ノ意アリ、其一ハ有アリテノ無ニシテ、例スレバ「馬ナシ」ト云フガ如シ、元來馬アリテノ事ナリ、其二ハ「天ノ陷落スルコトナシ」ト云ハバ、本來如此事ハ絕對ニ有リ得ベカラザルコトナリ。

(四七)ハ權慮不疑說在有無ノ解說ナルモ、文意不明。

(四八)ハ且然不可正而不害用功說在宜歐ノ解說、且ハ將來ヲ豫測スルコトナレバ、猶ホ如此者ナリト云フ意味アリ、隨ツテ幾分カ必然的ニ將來ヲ豫定スル意味トモナル、是故ニ直チニ其事ヲ已メントスル時ニモ、又工夫ヲ凝ラシテ後ニ已メントスル時ニモ何レニモ通用スベキ者ナリ。

(四九)ハ均之絕不說在所均ノ解說、髮毛ハ至輕ト雖モ之ヲ兩方ニ懸クルニ中斷スルコトアリ、中斷セザルアルハ、其平均ヲ得ルト否トニ由ル者ナリ。

(五〇)ハ堯之義也任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ノ解說、霍臞兩義及ビ富商ノ義明ナラズ、

不學必寡。必上有挩文。楊云。疑脫功字。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而不教。畢云。智下當有少字。詒讓案。疑當作智多而不教。與上文智少而不學。正相對。功適息。張云。我有知。而不以告人。則功息絕矣。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人酒。或厚或薄。句首疑挩一字。此蓋喩不和不唱之無功。依張楊說。此釋經下唱和同患說在功。

聞(六六)在外者所不知也。謂在外而聞有人。在室不知其人若何。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言告以在室者之色。與在外者相若。是所不智若所智也。以下智並與知同。所不知謂在室者。所知謂在外者。猶白若黑也。若猶與也。儀禮燕禮云。冪用綌若錫。言問其色白與黑。誰勝。勝猶言當。上文云。當者勝也。謂兩擧白黑。未知孰勝。是若其色也。是若疑到言。告以色若是。若白者必白。今也智其色之若白也。故智其白也。張云。若正而言之。色若此白者。彼物必白。則知其色之若白。可以知其白矣。夫名以所明。正所不智。名吳鈔本作明誤。張云。正物名。不以所不智。疑所明。句。若以尺度所不智長。言以所明正所不知。若不知物之長。而以尺度之也。畢張並讀長外爲句大誤。外句。親智也。句。室中句。說智也。此與經說上云。知方不庫說也身觀親也義同。言在外之色爲親見。而知以室中之色。若在外之色。則聞人之說。而後知也。畢云。已上釋經下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

以詩(六七)也。以詩。猶言以爲詩。詩卽非也。與下以當。文義正相對。不可也。言以人之言爲詩者。必其言之不可信者也。出入

瘧ニシテおこりナリ、無用饒多ノ者ハ損スルモ害アラザルコトノ例ハ、飽食者ノ食ヲ損スルモ、其人ニ害アラズ、却リテ飽食セシムレバ、害ヲ生ズ、傷ツケラレタル槃ハ脾（脾ニシテ股ヲ云フ）ナキモ、祭ニ供スルニハ差支ナシ、且又損シテ反リテ利益アル者ハ、瘧病ノ平愈スルガ如キナリ、瘧病ヲ損スト雖モ、其結果ハ健康ノ益ヲ得ルガ如シ。

(四三)ハ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ノ解說ナルモ文意不明。

(四四)ハ火不熱說在視ノ解說、視覺ニ訴フルノミニテハ火ノ熱サルヲ知ルコト能ハズ、然ルニ世人ハ火ヲ見テ直ニ熱ツシト云フハ、何ゾヤ、目ノ火ヲ見ルハ、或ル火光ヲ以テ或ル火光ヲ見ルガ如キニ過ギズ、然ルニ之ヲ熱ツシト云フハ想像ニシテ、眞ニ火ノ熱ニ接觸シテ之ヲ知ルニ非ザルナリ。

(四五)ハ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ノ解說、茲ニ一人アリ、或ル物ヲ見テ之ヲ知レリト云ハバ、其物ト其未ダ知ラザル者トヲ雜ヘテ之ニ問フベシ、彼ハ此兩者ヲ比較シテ其知ル者ヲ取リ、其ノ知ラザル者ヲ去ルベシ、是ニ於テ

五。牛羊足五。鷄足三。故曰牛合羊非鷄非有以非鷄也與馬以鷄寧馬材不材其無以類審矣。擧是謂亂名。是狂擧。卽此書之義。但兩書文義。皆穴復奧衍。不可盡通耳。依張楊說。此釋經下狂擧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

彼(六四)句。正名者彼此。謂言常其名。彼此可句。彼彼止於彼。張云。定彼爲彼。此此止於此。張云。定此爲此。詒讓案。此謂彼此之名有定故可。彼此不可句。彼且此也。疑當云彼且此也。此亦且彼也。此謂彼此之名無定。故不可。彼此亦可。此言彼此在有定無定之閒。張云。統言彼此則彼亦此。故可。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此也。此字。吳鈔本不重。張云。定以爲彼此則我此此而彼彼。彼亦且此此而彼彼。故不可。案張說未塙。此似申上彼此亦可之義。疑當作則彼亦且此。此亦且彼也。今本挩三字。公孫龍子名實篇云。正其所實者。正其所名也。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此而此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其以當爲當也。不當而亂也。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故彼止於彼。此止於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卽此章之塙詁。又莊子齊物論篇云。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又云。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亦與此義略同。畢云。已上釋經下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案經有譌。

唱無過(六五)。卽下云。唱而不和。過疑當作遇。遇與偶通。下同。無所周。疑當爲用之誤。謂所唱不足用。卽唱而不和之意。若稗。當爲稗。說文禾部云。稗禾別也。此喩無所用若荑稗。和無過。卽下云。和而不唱。使也。謂人不唱使然。不得已。明非和者之過。唱而不和。是不學也。唱者爲敎。則和者爲斆。故不和爲不學也。智少而

ト、木離木ノ後ノ木ハ土ノ說、以上ノ諸事ハ皆五行相合ノ相生相克ヲ述ベタル者ナリ。(四二)ハ無欲惡之無損益也說在宜ノ解說、說以少連ハ設以少適、怨人ハ怒人、唯怨ハ唯恐ノ誤ノ愛也則唯ノ上ニ、是誰ハ二字ヲ補フベシ、治ハ給ノ誤、好惡ナキ者ハ、公平ナレバ損益ナク、唯ダ宜キニ従フノミ、之ヲ例スルニ、何麈ト魚トヲ數ヘテ、レヲ取ルカト云フニ、其時ノ都合ニ任セテ、別ニ選擇スルコトナシ、美味ノ如キハ、一時ノ快樂ヲ得ルモ、健康ヲ損スルコトナレバ、無益ノ事ナリ、如此ハ一體何ヲ愛好シテ、カカル、不健康ノ禍ヲ得タルカ、實ニ愚ノ至リナリ、多食シテ腸胃ヲ害セザラント欲スルハ、酒ヲ飲ミテ其害ヲ免レント欲スルガ如シ、酒ハ人ヲ利スルト與ニ、人ヲ怒ラス者ナリ、然ルニ此酒ニ耽ケルハ無益ノ事ナリ、何ヲ愛好シテ、如此失體ヲ生ジタルカ、皆酒ノ、罪ニアラザルナキカ、然ルニ之ヲ愛スル者ハ、酒ノ十分給足セザルコトヲ恐ルハ愚ノ至リナリ。(四三)ハ損而不害說在餘ノ解說、能ハ而ト通ズ、害飽ハ飽害ノ誤、饒ハ

有角。馬無角。以是爲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公孫龍子。亦有正舉狂舉之文。以意求之。蓋以舉之當者爲正。不當者爲狂。此書經說通例。凡是者曰正曰當。非者曰狂曰亂曰誖。義與公孫龍書略同。此疑當作以是爲類之同也。是狂舉也。今本涉上文而衍一不字。則不得爲狂舉矣。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此言有齒之獸與牛相類。或不得謂非牛。而實非牛也。若爾雅釋嘼。牛屬摩牛犦牛之類。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疑當作則或非牛而牛也可。言或有非牛。而與牛相類。則亦可謂之牛也。故曰牛馬非牛也未可。此言兼舉牛馬則不得謂非牛。猶公孫龍子云羊言牛非馬。張云。曰牛馬。豈得非牛。牛馬牛也未可。此亦兼舉牛馬。既兼有馬則又不可竟謂是牛。張云。曰牛馬。豈得謂牛。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言可不可兩說未定。則竟廢謂牛馬之爲牛者未可亦非也。張云。有可者。今但言未可。是亦不可。三皆不辯其兼。故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前云數牛數馬。則牛馬二。數牛馬則牛馬一。則牛不非牛。張云。專牛則牛。馬不非馬。張云。專馬則馬。而牛馬非牛非馬。句。無難。張云。兼牛馬。則非牛非馬。是則無可難矣。案張說是也。此卽經云。說在兼之義。荀子正名篇云。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公孫龍子通變篇云。牛與羊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牛之非羊也。羊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類之不同也。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若舉而以是猶類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牛羊有毛。雞有羽。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

以テ不知ト認メン、且又問ヘバ必ズ之ニ應ズルコト世ノ常ナリ、故ニ吾人ハ人ヨリ疑問ヲ提出セラルルトキハ、先ヅ其問意ヲ問ヒ返スベシ、但此問ヒ返ヘス場合ニハ深淺ノ別アリ、深トハ念ヲ推シテ問ヒ返ヘスコト、淺トハ漫然問フコトナリ、問之時若應ハ牧本ニハ衍文ナルベシトアリ、田本ニハ問レ之時若應トナス、今若ヲ讀ミテ如此トナス。

(三九)ハ所存與存者於存與執存說在主ノ解說、大常ハ人堂ノ誤、兵長兩字ハ皆其ノ誤、其子ハ某子ノ誤、可存ハ所存ノ誤、存在ニ兩義アリ、之ヲ例スルニ一人堂中ニアリト假定センニ、其人ノ場所室堂ハ存スル者ニシテ、其居ル何某ナル人ハ存セラルル者ナリ、存セラルル其人ヲ主トシテ問フトキト、存ズル室堂其物ヲ主トシテ問フトキトハ、同一ノ存在ヲ問フニモ自ラ區別アル者ナリ。

(四〇)ハ五行無常勝說在宜ノ解說、水土火ノ土ハ生ノ誤、離ハ麗ニ通ジテ附クト訓ズ、然バ今ノ燃字、靡トハスリツブスコト、合之府水ノ府ハ成ノ誤ニシテ、金ガ火ヲ得レバ銷釋シテ水ノ如ク流ルルコ

不害其方之相合也。俱有法而不異。盡類猶方也。一方盡類者一同也。言同具方形。則其方盡相類也。隸書類貌相似。故類誤爲貌。又誤倒於盡字上耳。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者。言物之方者。雖有方木方石之異。而不害其方之彼此相合也。作台者字之誤耳。俱有法而不異盡類猶方也者。言其法同則彼此盡相類。亦猶方與方之盡相類也。傳寫者上下錯亂。又脫不字耳。一方盡類云云。則經下所謂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合也。案王校改貌盡並爲盡類。台爲合是也。今並據正。呂氏春秋別類篇云。小方大方之類也。卽此一方盡類之義。但俱有法而異句似不必移。蓋上言一方盡類。明其方之同。下言俱有法而異。明同方之中。仍有異也。盡類猶方也。猶與由通。言其所以盡相類者。由於同方也。

物俱然。

此釋經下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合也。說在方。盡下亦當有類字。

(六三)牛狂與馬惟異。

張云。牛狂當作狂牛。俞云。狂與惟皆性字之誤。案張校非是。俞校以狂爲性是也。呂氏春秋壅塞篇云。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高注云。性猶體也。俞謂惟亦爲性則非。以公孫龍子校之。當作牛性與馬雖異。雖公孫龍書作唯。並與惟通。言牛馬性雖異。然其所以異者。不在齒與尾也。詳後。

以牛有齒。句。馬有尾。句。說牛之非馬也不可。

俞云。此言牛性與馬性異。非徒以牛有齒。馬有尾爲別也。

是俱有。

張云。牛亦有尾。馬亦有齒。詒讓案。大戴禮記易本命云。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齒。蓋牛有下齒。馬有後齒也。公孫龍子通變篇。謂牛無尾者。以其有尾而短耳。非實無尾也。

不偏有。偏無有。句。曰

盧云。當有牛字。

之與馬不類。句。用牛有角。

舊本。角上挩有字。盧云。用牛當爲牛有。王引之云。用非誤字。用者以也。以牛有角。馬無角。說牛與馬之不類。故云。曰牛與馬之不類。用牛有角。馬無角也。下文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爲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以亦用也。上文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文義亦同。則用非誤字。可知。但可云用牛下挩有字耳。案王校是也。張校同。今據增。

馬無角。句。是類不同也。若舉牛

解說、春字不明ナルモ、今ハ田本ノ說ニヨリテ、蠢ノ假字ト解ス、執ハ勢ノ誤、兩ハ綱ノ誤、其心蠢愚ニシテ惑フ所アレバ、其目的ヲシカトキメルコト能ハズ、之ヲ例スレバ逃臣ハ狼狽シテ其愚トナル故ニ其匿ルベキ家ヲ知ラズ、狗犬ノ如キハ自分ノ名ヲ知ラズ、遺失者ハ其心動搖スル故ニ、縱令平素工夫ニ長ジタル者モ、其品物ヲ綱ニテ取ル如ク、拾ヒ取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

(三七)ハ知狗而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ノ解說、狗犬モト異名同實ナリ、然ルニ狗ヲ知リナガラ、犬ヲ知ラズト云フ過失ヲ犯スハ、其物ガ二重ノ名ヲ有スルヨリ起ル。

(三八)ハ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ノ解說、飄ハ贏ノ略字ニシテ、驢ト牝馬トノ雜種ナリ、施ハ也ノ誤、且應ノ應ハ問ノ誤、長ハ其ノ誤、問者ノ意ニ通ジテ、始メテ答フベキ者ナリ、之ヲ例スレバ君ハ贏ヲ知ルカト問フ者アラバ、先ヅ之ニ答フルニ贏トハ如何ナル動物ナルカト問ヘ、彼ノ說明ニヨリテ其ノ何物タルカヲ知ルコトヲ得、若シ漫然然ラズト返答スルトキハ、彼ハ我ヲ

可斬也。盡其端。則無半。不復可斬。莊子天下篇云。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釋文引司馬彪云。若其可析。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在。故曰萬世不竭。卽此義也。依張楊說。此釋經下非半弗斬。則不動。說在端。(五八)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無也。張云。給具也。嘗已具之。則當具之。案張說未塙。此以經校之。疑當作已然則嘗然不可無也。然與給艸書形近而誤。凡事之言已然者。卽嘗然。今雖無。而昔之爲有則審矣。故云不可無。猶經云不可去也。依張楊說。此釋經下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嘗然。久有窮無窮。此五字。與上下文皆不屬。張楊並屬上爲一章。以經校之。亦不相應。疑當在後民行脩必以久也之下。而誤錯在此。(五九)正九畢云。一本作凡。案顧校季本亦作凡。今以文義校之。當是丸之形誤。謂正圓之丸。下云摶卽圜丸之形也。無所處而不中縣摶也。摶道藏本・吳鈔本作摶非。考工記云。直者中縣。正丸卽立圜。隨所轉側。而其中綫必正直。故云無所處而不中縣。卽經不可擔之意。依張楊說。此釋經下正而不可擔。(六〇)說在摶。案擔卽擔之誤。傴宇不可偏舉。傴區偏徧。並聲同字通。字也。字當作宇。進行者。先敷近。後敷遠。敷猶布也。詳經下。行者行者張云。誤重。必先近而後遠。依張說。此釋經下宇(六一)進無近。說在敷。遠近脩也。先後久也。遠下。舊本有脩字。俞云。上脩字衍文。遠近脩也。先後久也。相對爲文。以地之相去言曰脩。以時之相去言曰久。案俞說是也。今據刪。脩。吳鈔本並作修。脩修段字。民行脩必以久也。依張說。此釋經下行循以久。說在先後。案循卽脩之(六二)誤。一方盡類。俱有法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盡類猶方也。舊本。一方盡類。並作一方貌盡。合作台。盡類猶方也。作盡貌猶方也。吳鈔本。下貌字作皃。張云。台當爲召。王引之云。當作一方盡類。或木或石。

モ不知ト云フモ何レニテモ可ナリ、若又其人ニガ盡ク之ヲ知リテ吾ニ告グルトキハ、其物ノ性質ヲ盡ク悉ネ知ルコトヲ得、例スレバ堅白石ノ如シ、堅白ノ二ヲ知ルハ是重ナリ、其一ヲ知ルハ是一ナリ、衡指之參直之也トハ、衡ニ横ノ義アリ、衡指ハ縱貫ト云フ如ク、一所ニトリマトメルコト、前述ノ如ク堅白石ヲ分離セル者ト認メズシテ、直チニ石ト云フ一言ノ下ニ之ヲ指セバ、盡ク堅白ノ意味ヲモ網羅シテ、其名實トモニ參直トテ適中スル者ナリ、然ルニ詭辯ヲ設ケテ云フ者アラン、君ハ吾ガ擧ゲ問フ者ヲ指シ示スコトヲ得ト雖モ、其他ハ取除クベシト云フハ、是レ不可能ナリ、何トナレバ堅ト白トハ同相包含スル者ナレバ、其一ダケヲ擧グ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如此トキハ如何ニ指シ擧ゲント欲スルモ、其意ノ如クナラズ、隨ツテ、其心モ不愉快ヲ免レズ、此場合ニハ堅白ノ一ヲ知リテ他ヲ知ラズ、故ニ一ツヲ知ルモ他ヲ知ラズト云フモ可ナリ、則者固ノ者、及ビ所欲相ノ相ハ皆指ノ誤。

(三六)ハ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馬遺者ノ

而誤。无智卽經云。無知也。相下疑有挽字。若楹輕於秋。秋當讀爲萩。說文艸部云。萩蕭也。左傳伐雍門之萩。釋文萩作秋。彼萩爲楸之段字。與此義異。而或作秋則可互證。此亦喩輕重之失當。與楹之摶同意。其於意也洋然。未詳。此釋經下以楹爲摶。於以爲無知也。說在意。楹卽楹之誤。(五五)段椎錐。俱事於履可用也。吳鈔本。段作斷。事作視。並誤。說文殳部云。段椎物也。木部云。椎擊也。齊謂之終葵。金部云。錐銳也。詩大雅。篤公劉。取厲取碫。毛傳云。碫段石也。說苑襍言云。干將鏌鋣。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成繪屨過椎。繪疑當爲繒。過當爲遇。下同。說文糸部云。繒帛也。古爲屨。冬皮夏葛。蓋亦或以繒帛爲之。與成椎過繪屨同　句　過仵也。仵。字書無此字。道藏本作件。吳鈔本同。畢云。仵當爲舛。異文。張云。依經當作仵。案張校是也。仵與啎同。過經同亦當作遇。史記天官書云。逢俉化言。說文午部云。啎逆也。夊部云。夆啎也。爾雅釋詁云。遘逢遇遻也。漢書敍傳。鄧展注。引作寤逢遇也。遇逢義同。啎遻遇逆音竝相轉。仵俉寤聲相近。遇仵猶言逢俉夆。啎亦猶言逆啎也。此謂繒爲作履屨之材。段椎錐爲作履屨之器。材與器兩者。遇仵以成履屨。相須而爲用也。此釋經下意未可知。說在可用過仵。一　句。(五六)五有一焉。一有五焉。十二焉。張云。五析之則有一者五。是一少於二也。建一以爲十。則一有五者二。是多於五也。建一爲十。累一爲二。詒讓案。十二焉。疑當作十二五焉。謂一十有二五也。依張楊說。此釋經下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案建疑進之誤。(五七)非斱半。斱櫡之別體。此疑當作斱非半。卽約經云非半弗斱也。而反辭以明其義。進前取也。非半而斱之。則每斱前進也。前則中無爲半。言半者。必前後之中。進前取盡其端。則中無所謂半。猶端也。端卽前也。經上云。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此言雖取中斱之、終必前極其端。前後取則端中也。前後端之中。卽所謂半。斱必半。毋與非半。毋吳鈔本作無。不

在殆ノ解說、此文ノ始モ殆ノ誤、讓ハ美德ナレドモ、何事モ讓ルコトハ宜シカラズ、何トナレバ却リテ危殆ヲ招クコトアリ、之ヲ酒ニ例スルニ、賓主ノ獻酬ハ讓ルナキヲ尚ブ、何トナレバ、若シ之ヲ讓ルトキハ、禮法ニ背キテ、爭ヲ惹起シ、殆キコトトナルガ故ナリ、要スルニ讓モ時宜ヲ見テ行フベキヲ論ズ。(三一)ハ於一有知馬、有不知馬說在存ノ解說、故ノ下ニ謂ノ字ヲ脫ス、之ヲ例スルニ堅白石ノ如シ、石ハ一ナレドモ其中ニ包含存在スル性質ハ、白ト堅トノ二者ナリ、目ハ白ヲ知ルモ堅ヲ知ル能ハズ、手ハ堅ヲ知ルモ白ヲ知ルコト能ハズ。其人ノ立場如何ニ由リテ如何樣ニモ言ハルル者ナリ。(三五)ハ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絫ノ解說、有智是ノ是ハ衍文、所先舉ノ先ハ无(無ト通ズ)ノ誤、同時二物ヲ兼ネ指セバ、間違ナキコトヲ云フ、之ヲ例スルニ此ニ一人アリ(即チ文中ノ子)或ル物ヲ知リ、又吾ガ問ハザル者ヲ知ル時ハ之ヲ重ト云フ、二重ノ智ヲ有スル故ナリ、然ルニ其人ガ之ニ反スルトキハ之ヲ一ト云フ、此場合ニ於テハ、其人ハ知ト云フ

以喻狗犬同物而異名也。依張楊說。此釋經下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說在重。

使(五二)句。令使也。

此與經說上使令謂謂也文例同。張云。訓使義。

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

此義難通。張云。殿自爲之也。亦得爲使。故言使不使皆使。案張改經使殷美殷爲殷。故其說如此。然義甚牽強。恐不足據。審校文義。此我字。或當經之美字。疑並當爲義。蓋兩文皆誤。而一存其上半。一存其下半也。此似當云義使使。義不使亦使。義言義者使令之使。乃其正也。以義使之爲使。以義不使之亦爲使。不使謂禁止之也。末義字總釋上語。

殿戈亦使。殿不美亦使殿。

楊云。經作殷。說作殿。張云。殿戈殿軍也。案張說未塙。此殿字當經之殷字。兩文似皆誤。無可推校。意必求之。疑殿並當爲假。戈與美並當爲義。似云假義亦使。假不義亦使假。言假者假設之使非其正也。以假設合義爲使。假設不合義亦爲使也。末假字亦總釋上語。此肊說無可質證。而前云。不若敷與美。敷美似亦假義之譌。綜校諸譌文。約略相類。聊復箸之。依張楊說。此釋經下使殷美。說在使。

(53)荊沇句。荊之貝也。則沇淺非荊淺也。

沇當爲沆。說文水部云。沆大澤也。徐鍇繫傳引博物志云。停水東方曰都。一名沆。太平御覽地部。引述征記云。齊人謂湖曰沆。水經巨馬河篇。督亢澤注引風俗通云。沆漭也。言乎淫淫漭漭無崖際。今本風俗通義山澤篇。沆作沈。又云。沈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並形之誤。漢書刑法志。山川沈斥。荀悅漢紀。沈作坑。坑與沆字正同。蓋沆爲藪澤。此荊沆即荊之沆澤。荊之貝。當作荊之有。言沆在荊則沆即爲荊之所有也。然沆包於荊畺域之中。則沆雖淺狹。無害於荊之廣大。故曰沆淺非荊淺。依張說。此釋經下荊之大其沈淺也。說在具。案具亦有之誤。

(五四)若易五之一。

之猶與也。下同。張以五字屬上。非。

以楹之摶也見之。

摶即備城門篇之柴摶積摶。蓋聚束柴木之名。此言楹大而摶小。若以五易一。多少之數。不相當也。

其於意也不易。

蓋謂意度之。則知其不當易。

先智意相也。

先智以經下校之。疑當作无智。說文无古文奇字。无與先形近

置ヲ有スルト限ラザルナリ、スベテ人ノ南北ヲ決定スルハ、自己ヲ中心トナシテ割出ス者ニシテ、例スレバ南方ヨリ北方ヘ向ケ旅行シタル者ハ、段段進ムニ從ツテ、其南ナル者北トナル、北ヨリ南ニ向フ者モ亦此ノ如シ、東西ヲ言ハザルハ、南北ヲ以テ之ヲ兼ネシメタルナリ。

(三一)ハ知知之否之足用則誖說在無以也ノ解說、以ハ已ト通ズ、知ニハ分ルコトモアリ、分ラヌコトモアルナリ、然ルニ自ラ智ヲ誇リテ事物ヲ論ズルハ、決シテ眞ノ智ニ非ズ、彼等ハ自ヲ誇リテ已マザル心アルニ由ル。

(三二)ハ謂辯無勝、必不當ハ說在辯ノ解說、謂トハ人ニ對シテ論辯スル者ナリ、而シテ其論辯ハ人ノ意見ト異同アルヨリ起ル、同トハ狗或ハ犬ト云フ如ク、一寸シタ意見ノ相違ヲ云ヒ、異トハ牛ヲ馬ト云ヒ、馬ヲ牛ト云フガ如キ全然同一ナラザルヲ云フ、此同異ヲ辯論シテ、何レトモ勝敗ナキハ、畢竟其辯論ヲナシタ甲斐ナキ者ナリ、辯論ハ是非ヲ明ニ決スル者ニシテ、其道理ニサヘ合シタル者ハ必ズ勝ツベキ筈ノ者ナリ。

(三三)ハ無不讓也不可說

甚微脃。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言不絕也。今輕下脫重字。均其絕也句。均下無也字。案孫校是也。畢亦據補重字。今從之。依張楊說。此釋經下均之絕不。說在所均。

堯霍。(五〇) 此二字爲下文發端。篇中霍字屢見。以義推之。似並當爲虎之譌。然於此文不合。畢云。据下文作臛。張從之。未知是否。

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 張云。堯者名。臛者實。 **舉友富商也。是以名視人也。指是臛也。** 臛或當同上作霍。 **是以實視人也。** 視與示通。舉友之富商以告人。是示以名也。指臛以示人是示以實也。

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 張云。名生於今。 **所義之實。處於古。** 言堯之義。施於當時。不能及今。卽經異時之義。此釋經上堯之義也。生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生疑當爲任。

若殆於城門與於臧也。 此九字。上下文無所屬。張幷上堯霍爲一條云。城門守門者臧僕也。城門舉實。臧舉名。其說殊迂曲。審校文義。疑當在上文無讓者酒。未讓始也。不可讓也之下。皆釋經下無不讓也。不可之義。凡古人行禮。賓主入門必讓。若與人同。入城門而相殆。則無爲讓。臧爲賤人。不足與爲禮。則不必讓也。荀子榮辱篇云。巨涂則讓。小涂則殆。楊注云。殆近也。此殆異於讓之義。又案。殆與逮聲義相近。毛詩小雅巷伯傳云。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殆於城門。卽逮門。謂近而相及。不爭先也。

狗。(五一) 句。

狗犬也。謂之殺犬可。 以經文校之。當作而殺狗謂之殺犬不可。莊子天下篇云。狗非犬。成玄英疏云。狗之與犬。一物兩名。名字既空。故狗非犬也。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謂狗。此謂犬也。名實離。則彼謂狗異於犬也。墨子曰。狗犬也。然狗非犬也。案此經云。殺狗非殺犬。亦卽名實離之義。然成引經語。亦有删佚。非其元文。

若兩䏿。 未詳。集韻十五灰云。脜䏿腫大皃。非此義。䏿疑當爲腢。儀禮士喪禮鄭注云。腢肩頭也。說文骨部云。髃肩前也。楊云。䏿疑髀字之誤。案依楊說。則當亦髀之叚字。見前。此言同一體而有左右之異。

リテ一定セザルナリ。(二八)ハ買宜則讐說在盡ノ解說、物饒多ナレバ自ラ低價トナリテ適當ナル價格ヲ持シ難シ、故ニ先ヅ其ノ賣拂ハレザル品物ヲ買去ルトキハ、自ラ殘餘ノ品物ハ相應ナル價トナル者ナリ、然シナガラ價ノ廉不廉ハ、一概ニ賣人ノ勝手ニ決定スベキ者ニ非ズシテ、買人ノ之ヲ欲スルト欲セザルトニ關係ス、之ヲ讐フレバ亡國ノ人民ガ家ヲ賣ラントスル如ク、子ナキ妻ガ子ヲ得ント欲スルガ如ク、供給ト需用トガ之ヲ欲スル程度ニヨリテ物價ヲ生ズ。(二九)ハ無說而懼說在弗必ノ解說、死生ノ生ハ恐ラク衍文ナルベシ、懼レハ凡ベテ受合ハレヌ所ヨリ起ル者ナリ、例スルニ陣中ニ於テハ死ヌト限ツタコトナク生キル場合多キ故ニ懼レズ、實戰ノ時ハ生キルト限ラレズ、或ハ死ヌカモ知レズ故ニ懼ル、然レドモ死生ハ元來運命ナレバ、何レモ誤レル考ナリ。(三〇)ハ域過名也說在實ノ解謂、最後ノ南方ハ恐クハ北方ノ誤ナルベシ、字域ハ天下至ル所字域ニシテ一定セズ、假令ヘバ南北ノ如シ、南必ズシモ南ニ非ズ、北ガ果シテ何時モ北ノ位

之。則必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張云。取所知去所不知。是兩智之也。依張說。此釋經下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

無(四六)句。若無焉句。則有之而后無。后吳鈔本作後。無焉焉疑當作馬。馬爲物名。必先有馬乃可言無馬也。

無天陷。句。則無之而無。張云。天陷未詳。或謂天所缺者。案張說未塙。天疑當作失。戒人無失陷爲虛言。則先未有此事。而豫相敕戒亦可言無。所謂不必待有也。依張說。此釋經下無不必待有。說在所謂。

擢(四七)疑擢當爲擢。詳經下。

無謂也。未詳。臧也今死。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此義不可通。春也與臧也對擧。疑春當爲斷養之養。形近而誤。得文疑當作得之。大意似謂亡臧而得養。略足相當。但文尚有譌挩。不能盡解。此釋經下擢慮不疑。說在有無。擢亦擢之誤。

且(四八)句。猶是也。此引申比況之義。詩周頌載芟。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毛傳云。且此也。孔疏云。且亦今時。此云猶是也。與此今義相近。張云。且未然之辭。亦方然。故曰猶是也。是如此也。案張說亦通。

且然句。必然。舊本作且且必然。吳鈔本作且必然。王引之云。且且必然當作且然必然。以下三句文義。例之可知。案王校是也。張校同。今據正。經說上云。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此即方然之義。言且之爲言。雖尚未然。而事勢湊會。必將至於是。

且已。句。必已。句。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而後已。舊本。必用工下挩而字。王引之云。後上亦當有而字。案王校是也。今據補。用工猶言從事也。此釋經下且然不可正。而不害用工。說在宜歐。宜歐疑當作害區。

均。(四九)句。髮均縣。句。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句。其絕也。莫絕。舊本。輕下挩重字。孫星衍云。列子湯問篇云。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張湛注云。髮

ノ解說、宗ハ寢ト同ジ、法ハ柱ノ誤、文意ハ物ヲ支フルニハ柱ヲ以テスベシ、其理ハ之ヲ支フルニ足ル材ヲ備ヘルコトニ由ル、今之ヲ例スルニ寢室ノ左右ニ柱アリ、此柱ノ礎ニ方形ノ石ヲ備ヘ、更ニ其下ニ他石ヲ置キテ相關係セシム(此方石及他石ハ即チ材ナリ)其時、絲ヲ柱頭ヨリ、下ゲテ方石ニ至ラシメ、其處ニ物品ヲ持チ下ゲシムルニ、絲即縄ノ落チザルハ、柱アリテ之ヲ支フレバナリ、モシ其絲ヲ柱ニシツカリト結ビ付クル時ハ、其石ヲ去ルモ絲ハ其物ヲ挈グルコトヲ得、又絲ノ絕エルコトアルハ、下ノ力大ニシテ、之ヲ引クコトアレバナリ、本註不明ナルモ、暫ク之ヲ解スルコト此ノ如シ。

(三七)ハ買無貴說在反其買ノ解說、賣買トハ刀即チ通貨ト羅即チ買米トノ貿易ナリ、此時ニ通貨ノ價輕賤ナレバ、自ラ物(此ニハ米)價賤ク、通貨ノ價貴ケレバ物價又上騰ス、(コレ即チ反ナリ)國王ノ鑄造セル通貨ハ一定スルモ、米ニハ豐凶ノ別アリテ年年同ジカラズ、此故ニ通貨ノ價モ上下ス、其關係ハ元金ト利子トノ如シ、利子ハ常ニ元金ノ有無多少ニヨ

能傷也。言多粟而或欲有之。然徒欲不足爲益損也。

若酒之於人也。言酒無益於人。損之爲宜。

且恕人利人。恕吳鈔本作恕。下句仍作恕。

愛也。則唯恕弗治也。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徒知不足爲益損。或云。唯與雖通。治疑當爲給。言知愛利人。而力不可偏給。亦不足爲益損也。亦通。依張說。此釋經下無欲惡之爲益損也。說在宜。

(四二)損飽者去餘。言損去其多餘者。

適足不害。能害飽。能與而通。害飽疑當作飽害。言若食適足。不害於人。而過飽乃爲害。

若傷麋之無脾也。脾讀爲髀。少牢饋食禮云。腊用麋。又云。髀不升。鄭注云。近竅賤也。古文髀皆作脾。此與古文禮正同。言麋以共祭。而髀不登於祭俎。故傷麋雖無髀無害於爲腊以共祭。亦損而不害之意。

且有損而后益智者。智字疑衍。

若瘧病之之於瘧也。畢云。瘧即瘧省文。說文云。瘧熱寒休作。今經典省几。此省巨一也。巨即爪字。詒讓案。廣雅釋詁云。瘧病也。此瘧或當爲瘧之省文。下之字當作人。言人患瘧者。以病損爲益也。此釋經下損而不害說在餘。

(四三)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公孫龍子堅白論篇云。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彼文以目下。蓋挩見目二字。義與此正同。莊子天下篇。辯者曰。目不見。亦即此義也。

惟以五路智久不當。未詳。此釋經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

(四四)以目見。下當挩火字。

若以火見火。句。

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言火雖熱而所見者光也。非以其熱。莊子天下篇云。火不熱。此即其義。淮南子詮言訓。許注云。公孫龍以白馬非馬。冰不寒。炭不熱。爲論。彼炭疑亦火之誤。此釋經下必熱。說在頓。必即火之誤。下又挩不字。

(四五)我有若視曰智。智並與知通。張云。有如視一物而曰知。

雜所智與所不智而問

トナ得、旁不劫ノ劫ハ法ノ誤ニシテ引ト訓ズ、凡ソ物ノ重心ハ上ニ引ク者ナク、下ニモ抑ユル者ナク、旁ニモ率ク者ナキトキハ、必ズ垂直線ニ下ニ落チツク者ナリ、之ニ反シテ斜ナルハ必ズ以上三種ノ妨害アルニ因ル、沂ハ流ノ古字、直也ハ恐クハ絜ノ誤ナルベシ、廢ハ置ト訓ズ、尺ハ石ノ誤、䠙ハ踦ノ誤ニシテ、偏倚ノ義アリ、スベテ傾斜ノ所ハ物下ニ流徙シテ止ラザル者ナリ、今車梯ハ傾斜ナルニ、物ノズラズラト落チザルハ、前ニ重キ者ヲ以テ之ヲ引キツケタレバナリ、之ヲ例スルニ、石ヲ平地ニ置クニ、敢テ下ヲザルハ、其地タル斜面ナラザルガ爲メナリ、倚倍拒堅ノ堅ハ擊ノ誤、觭ハ邪ノ誤ニシテ斜ト通ズ、誰并ハ唯并ト通ズ、若シ夫レ繩ノ胡ヲ引クハ、恰モ舟中ニ於テ、舟ノ横木ヲ引クガ如シ、凡ベテ車梯ノ構造正當ニシテ、動力ガ偏ヨリ、倍反シ、拒ギ或ハ擊引シ、斜倚トテ一方ニ偏スルガ如キ事アリテハ、重物ヲ正シク動カスコト能ハズ爲ニ重物ハ空シク石塊ヲゴロゴロト合セ累ネタルガ如キ者ニ過ギザルノミ。（二〇）ハ柱之必住在廢材

作常非。此疑當作其人其所。今本兩其字譌兵長二字遂不可通。

室堂。句。所存也。此謂其所。其子。其疑當爲某之譌。後旗幟篇云。建旗其署曰某子旗。存者也。此謂其人。據在者而問室堂。張云。在當爲存。案在存義同似。不必改。惡可存也。當作惡所存也。上云堂室所存也。下云。主存者以問所存。並其證。言問存者。以在室。或在堂也。主室堂而問存者孰存也。言問在室堂者爲何人也。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句。一主所存。以問存者。依楊說。此釋經下所存與者。於存與孰存。案經者上捝存字。

（四〇）五合。謂五行相合。水土火。疑當作木生火。張云。五行自相合者。水土火。金待火而合。木待金而合。案張說未知是否。火離然。此言火離木而然。易離彖傳云。離麗也。莊子外物篇云。木與木相靡則然。張云。火出於石而然於木。離其本。未塙。火鑠金火多也。金靡炭。靡礳之叚字。說文石部云。礳石磑也。研礳也。言金能礳研炭使消散。金多也。張云。所謂無常勝。合之府水。道藏本·吳鈔本。作木非。畢云。府疑同腐。張云。水無不合。案畢張說並未塙。此疑當作合之成水。言金得火則銷鑠而成水。莊子外物篇云。金與火相守則流。是也。木離木。張云。木必相離。案張說亦難通。疑當作木離土。離亦與麗同義。易離彖云。百穀艸木麗乎土。此釋經下五行毋常勝說在宜。

（四一）若識麋與魚之數。惟所利無欲惡。無欲惡。猶言無愛憎。麋魚以共膳羞。惟所利。謂惟所共無偏嗜。即經所謂宜也。傷生損壽。說以少連。說吳鈔本作設。此義難通。疑連當作適。謂節嗇以養性也。下云。適足不害。亦其證。呂氏春秋適音篇云。和心在於行適。高注云。適中適也。是誰愛也。嘗多粟。或者欲不有能傷也。疑當作或者欲有不

得、又物ヲ引下ゲコル、トニツキテ論ズレバ、物重ケレバ重キダケ權ノ方ハ益上リ、物重ケレバ重キ丈權ノ方ハ下リテ、全ク用ヲ爲サザルニ至ル、故ニ餘リ權重クシテ物輕ルキコト、其極點ニ達スルトキハ其挈ゲテ計ラントスル物品ヲ、ハネ落スニ至ル、遂ハ墜ト同ジ。

(三五)ハ倚者不可止說在梯ノ解說、兩輪高ハ兩輪爲高ノ誤、弦ハ引ノ誤、載弦其前ハ衍文、軲ハ胡ノ誤、而縣重於其前モ衍文、挈且挈、則行ハ挈且引則行ノ誤、此項ハ重キヲ運轉スルトキハ斜面ヲ利川スルヲ善シトナス、何トナレバ一方ニ傾倚スル者ハ、常ニ物ヲ上下スルニ便ナレバナリ、之ヲ車梯ノ構造ニ例スルニ、此物ハ四輪アリテ二輪ハ高ク、二輪ハ轄トテ低キ車ヲ使用ス、故ニ其形ハ前高後低、恰モ梯ヲ架スルガ如シ、之ヲ以デ重キ物ヲ引上ゲルトキハ、前端ニ釣合ヲ取ルタメ、或ル重キ物ヲ懸ケ、更ニ縲ヲ以テ之ヲ引キ、更ニ胡トヲ車ノ低キ方ヲモ引ク、是レ即チ車梯ノ構造ニシテ、此ヲ以テ重キ者ヲ持チ上ゲ引上ゲルトキハ、容易ニ意ノ如ク行カシムルコ

春爲ㇾ人。疑不ㇾ能ㇾ決。

其執固不ㇾ可ㇾ指也。張云。執疑當ㇾ爲ㇾ埶。與ㇾ勢同。案張校是也。埶卽古勢字。徐鉉說文新附云。勢經典通用ㇾ埶。禮運。在ㇾ埶者去。鄭注云。埶埶位也。釋文云。埶。本亦作ㇾ勢。後魯問篇亦以ㇾ埶爲ㇾ勢。今本並誤ㇾ執可ㇾ證。

逃臣不ㇾ智二其處一。不ㇾ知二其所一匿之處。狗犬不ㇾ智二其名一也。若二韓盧宋鵲一。遺者巧弗ㇾ能ㇾ兩也。張云。皆不ㇾ可ㇾ指遺者義宜ㇾ爲二失亡者一。巧弗ㇾ能ㇾ兩。未ㇾ詳。詒讓案。兩疑當ㇾ爲ㇾ网。或作ㇾ罔。孟子公孫丑篇。以罔二市利一。趙注云。罔羅而取ㇾ之。网與ㇾ兩形近而誤。言人偶有ㇾ遺物。雖ㇾ使ㇾ至巧罔羅索二取之一。不ㇾ能二必得一也。依二張說一。此釋二經所ㇾ知而弗ㇾ能ㇾ指。說在ㇾ春也。逃臣狗馬貴者。案貴卽遺之譌。

智(三七)句。智ㇾ狗。吳鈔本。智下衍二者字一。重句。智ㇾ犬。經說上云。二名一實重同也。義詳ㇾ前。則過。依ㇾ經當ㇾ作二不智則過一。今本挩二二字一。張云。既知ㇾ狗。又知ㇾ犬。而不ㇾ知二狗之卽犬一則過。不ㇾ重則不ㇾ過。不ㇾ重則名實迥異。宜其不ㇾ知。故不ㇾ過。依二張說一。此釋二經知ㇾ狗而自謂ㇾ不ㇾ知ㇾ犬過也。說在ㇾ重。

通(三八)問者曰。通卽經云二通意一。言問以通二其意指一也。子知ㇾ䫻乎。畢云。䫻當ㇾ爲ㇾ驘。卽贏省文。詒讓案。說文馬部云。驘驢父馬母者也。从ㇾ馬𦝠聲。或从ㇾ𦝠作ㇾ騾。此蓋从ㇾ驘省聲。而以ㇾ𠧢爲ㇾ西。則傳寫之譌。應ㇾ之曰。䫻何謂也。彼曰二䫻施一。句。則智ㇾ之。施疑當ㇾ作ㇾ也。謂告以二驘之名物一。張云。蓋卽羸蠡繆。若不ㇾ問二䫻何謂一。徑應以ㇾ弗ㇾ智句。則過。不ㇾ問二驘何謂一。而徑應以ㇾ弗ㇾ知。則不ㇾ知而復無ㇾ求ㇾ知之意。人將ㇾ不二復告一。是終二於不一ㇾ知矣。故謂二之過一。且應必應。此義難ㇾ通。疑當ㇾ作二且問必應一。涉ㇾ下而誤耳。問之時若應句。長應有二深淺一。長疑當ㇾ作ㇾ其。形近而誤。深若ㇾ應之曰二驘何謂一。淺若二徑應以一ㇾ弗ㇾ知是也。此釋下經下通ㇾ意後對。說在ㇾ不ㇾ知二其誰謂一也。

(三九)大常中在。大道藏本・吳鈔本。作ㇾ天。以二文義一推ㇾ之。疑當ㇾ作ㇾ人。畢云。据二下文一。常當ㇾ爲ㇾ堂。兵人句。長所。長吳鈔本

ナルベシ削ルヲ可トナス。

(三三)ハ負而不撓說在勝ノ解說、招ハ橋ノ誤、此項及ビ後項ハ桔槹はねつるべノ理ヨリ、今ノ所謂起重機ノ有樣ヲ述べタル者ナリ、

(三四)ハ契與收反說在權ノ解說、前項ト同ク、起重機等ノ事ニ關ス、挈ハ物ヲ持上ゲル繩ナレバ力ヲ要スル者、引ハ物ヲ引下ゲル繩ナレバ力ヲ要セザル者、不正ハ豫期セザルコト、所絜之止於施也ハ絜之正於施也ノ誤、其文意ハ力アレバ如何ナル者ヲモ、之ヲ持上グルコトヲ得、其物ノ正シキ形ナルトイビツナリノ形等ニ關セザルナリ、何トナレバ器械ノ繩ニテ十分ニ之ヲ制スルコトヲ得ルナリ、若以錐刺之トハ不明ナレドモ、何カ繩ノ物ニシツカリ喰ヒ込シタルコトヲ形容シタル者ナラン、却說ヾハ其絜繩ガ長過ギルト物體ノ重キ者ハ自ラ下リ、短過ギルトクキハ、輕キ者モ上ル樣ニナル、下下者ノ次ノ下字ハ衍文、前述ノ如ク、重キ者自ラ下レバ其代リニ權錘ハ益ミ上リ、輕キ者自ラ上レバ權錘ハ益ミ下ルニ至ル、此如キ事ナクシテ繩モ直ク權モ平均ヲ得レバ、物體モ自ラ正衡ヲ

狗知犬。重則若狗犬同類也。 **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 先亦无之譌。 **是一。** 對上重。及下二三言之。謂唯知其一。若知狗而不知犬。 **謂有智焉。有不智焉可。** 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是一猶上經云。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也。 **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智之。** 張云。若果知之。則當指子之所知告我。則我知子之所知矣。 **兼指之以二也** 謂幷吾所無舉者而指之。若指狗則兼指犬。指一而所指二也。 **衡指之參直之也。** 參三同。經云。二參。參亦參之誤。二參即二三也。言從衡指之則參相直。以一兼二參。直爲三也。張云。直當也。 **若曰必獨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 毋舉吾下。吳鈔本有之字。吾所舉者一也。所不舉者二與三也。 **則者固不能獨指** 張云。則下有脫字。或是二字。或是三字。案張說未知是否。今以文義推之。則下疑當挩指字。言於此有二物。或同類。或同處。今特指此物。勢必兼直彼物。故不能獨指。即經所謂不可逃也。又莊子天下篇云。指不至。至不絕。疑亦即此節之義。蓋若甲乙同處。欲指甲而勢不能不兼直乙。既兼直乙。則所指不得謂專至甲。亦不能與乙絕也。故云不至不絕。釋文引司馬彪說殊誤。 **所欲相不傳。** 張云。所欲言不相傳。詒讓案。相疑亦指之誤。意所欲指者一物。今兼直二三。則不能明傳其所欲矣。與莊子指不至語意同。 **意若未校。** 張云。校悅也。不快人意。 **且其所智是也。** 張云。有所知。 **所不智是也。** 張云。有所不知。 **則是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爲一。** 是智者所已知也。是之不智者。所未知也。則不能幷爲一矣。 **謂而有智焉。有不智焉。** 疑亦當有也字。依張楊說。此釋經下(三六)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參。 **所春也** 未詳。張云。下云臧也今死。而春也得文。則

一圖ノ働キヲナシテ相與ニ比進スル者ナリ、兩臭字ハ具ノ誤、鑒ニテ照ラサルル者衆シト雖モ、俱ニ鑒裏ニ映セザルコトナシ、其時凡ペテノ反映ハ盡ク正即チ光線ノ交又點ヲ通過ス、故其體云云以下ハ同一ノ體ナリト雖モ、之ヲ照ス鑒ノ區別ニヨリテ、種種ニ映ズルヲ云フ、第一ニ景ガ凸面鏡ノ燒點ニ近ツケバ大ナルモ、遠ザカレバ小トナル、然シナガラ其遠近ヲ問ハズ其影ハ物體ノアル通リ正シク映ズ、何トナレバ其物體ハ其鏡ノ中心點ニ當ルヲ以テナリ、長其直也トハ、光線ノ直線的ニ長進スルヲ云フ、第二ハ其物體ヲ凸面鏡ノ燒點以外ニ置クトキハ、又其影ノ大小ハ遠近ノ長短ニヨルコト前ト異ナルナキモ、現レタル影ハ斜即チユガミテ映ズ、然シナガラユガミナガラモ、其範圍內ニツキテ論ズレバ、ソレ相應ノ中心點アル者ナリ、如此キ場合ニ於テモ、光線ノ長進スルコトハ第一ノ時ト異ナルナシ。

(三二)ノ鑒鑒以下過正ニ至ルマデノ廿五字ヲバ孫注ニハ天而必正說在得ノ解說トナスモ是ニ非ズ、上文ト略ボ同ジケレバ衍文錯置

經文亦有謌挩。謂(三二)句。所謂舊本所謌非。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張云。狗犬之謂同。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下牛字疑當爲亣。與上句文例同。張云。牛馬之謂異。楊云。呂氏春秋審分篇。以牛爲馬。以馬爲牛。名不正也。俱無勝。句。是不辯也。謂是非兩同無以相勝。則不成辯。莊子齊物論云。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卽其義。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畢本當下有也字。今據道藏本吳鈔本刪。張云。旣云當是勝也。詁讓案。言是非互見。得其當則勝也。依張說。此釋經下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無(三三)讓者酒。謂凡賓主獻酬之酒。於禮無讓。未讓句。始也。不可讓也。依張楊說。此釋經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案未讓始也。疑當作不讓殆也。殆始形近而誤。經同。凡相近而不讓謂之殆。後文若殆於城門與於臧也九字文無所屬。疑本在此下。而誤錯於彼。說(三四)詳後。於石一也。堅白二也。張云。堅與白二。而在石。謂堅白含於石體之中。卽經所謂存也。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顧云。智卽知字。詁讓案。故下疑挩謂字。以下智並與知通。此謂石一而知堅者不知白。知白者不知堅。文亦見公孫龍子堅白篇。說詳前。依張楊說。此釋經下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有(三五)指謂有所指也。公孫龍子指物論篇有非有非指之說。與此似異。子智是句。有智是吾所先擧句。重。張云。有讀曰又。案張說是也。以下文校之。疑當作子智是。有智吾所无擧是重。无先形近而譌。子知是。是其一。又幷知吾所无擧。是其重也。吾所无擧。卽下文所云吾所不擧。是重與下是一。文亦正相儷。重謂二名一實。下文所謂智智狗。重智犬是也。子智是若知狗。智吾所无擧。若因

（一九）ハ景迎日說在轉ノ解說、光線反射ノ工合ニヨリテ、色色ノ反映ヲ日ト吾人トノ開ニ生ズルコトアリ、蜃氣樓ノ如キ其一例ナリ。（二〇）ハ景之小大說在拖正遠近ノ解說、遠近臨正鑒ノ遠近二字ハ恐クハ衍文ナルベシ、臨正鑒ハ臨鑒立ノ誤、景多ノ下ニ寡字ヲ脫ス、親能ノ能ハ態ト通ズ、今、玆ニ一ノ木柱アランニ、若シ斜メニ地上ニ近ヅクトキハ其影短大ナルモ、正シク直立スルトキハ自ラ地ヲ去ルコト遠キヲ以テ、其影モ細長ク映ズ、之ヲ要スルニ景ハ木ノ實體ヨリモ大ナルコトアリテ必ズシモ小ナリト限ルベカラズ、此理ノ如ク、物ガ鏡ニ對スルトキハ其影ノ多寡、大小及ビ形態ノ諸色ハ、畢竟其物體ト鏡トノ距離ノ遠近斜正ニ於テ異ナリタル有樣ヲ鏡裏ニ反映スル者ナリ。（二一）ハ臨鑑立景一小而易一大而正說在中之內外ノ解說、景當俱就ハ景就俱就ノ誤、去尒ハ去亦ノ誤、用北ハ由比ノ誤、此兩句ハ光線ノ有樣ヲ迹ベタル者ナリ、景就トハ、光線ノ一點ニ集ルコト、景去トハ其ノ分散スルコト、集ルトキモ分ルルトキモ、凡ベテノ光線ハ

者。盡去其以不讐也。其下據下文。亦當有所字。言其所以不讐者。爲予賈未盡其數也。若盡其數。則其所以不讐者盡去矣。其所以不讐去。句。則讐。句。𠙶賈也。宜不宜。謂讐者之正賈。有宜不宜。𠙶欲不欲。謂所讐者。有欲不欲。以意爲正。張云。買者賣者相宜謂讐也。買者欲賤。賣者欲貴是賈也。亦通。若敗邦鬻室。國語越語云。身斬妻子鬻。嫁子無子。疑中論無不讐之義。依張說。（二九）此釋經下賈宜則讐。說在盡。在軍不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其生。當作其死生。或當作在軍不必其生。聞戰亦不必死。在軍謂方出師而兵未接。聞戰則聞其已接戰也。前也不懼。張云。前在軍。今也懼。張云。今聞戰。案依張楊說。此釋經下無說而懼。說在弗心。心卽必之誤。

或（三〇）或卽邦域正字。故下云。謂此南北。前經下云。宇或、徙。說云。宇南北。與此義正同。彼宇或亦卽宇域也。詳前。知是之非此也。謂南或非南北亦非北。有知是之不在此也。張云。有讀曰又。案張說是也。謂南北在彼在此名實無定。卽宇或徙之義。公孫龍子名實篇云。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與此經名實義亦同。然而謂此南北。卽宇南北之義。過而以已爲然。此謂以身所在之域爲中。儻過此而北。則前日所在之域。轉謂之南。自此以前每進益北。則所過成南。若由中過南。則南轉成北。所過亦然。故云過而以已爲然。莊子天下篇。惠施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釋文引司馬彪云。天下無方。故所在爲中。卽此義也。始也謂此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言始與今所謂南方者。過而屢變。卽過而以已爲然之義也。依張說。此釋經下或過名也。說在實。

智論之（三一）張云。智讀曰知。知而後有論。非智。無以也。疑有挩誤。依張說。此釋經下知之否之足用也誖。說在無以也。

説ナランモ、經ト說トノ關係明ナラズ、今唯說ノ意ヲ解釋センニ、堅白石ノ場合ニ、吾人ハ假令白ヲ見テ堅ヲ見ザルモ差支ナシ、何トナレバ堅白自ラ相包含シテ二トナスベカラザル者ナリ。

(二四)ハ在諸所然未者然ノ解釋、堯ハ古ノ聖人ナレバ堯ヲ任用スレバ善ク天下ヲ治ムルコトヲ得、然シナガラ古今ノ時勢、自ラ異ナルヲ以テ、今ノ政ノ古ニ行ハレザルハ、猶ホ古ノ政ノ今ニ行ハレザルガ如シ、故ニ堯アリト雖モ、今世ヲ治ム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

(二五)ハ景不從說在改爲ノ解說、前影モ後影モ同一ナルハ何ゾヤ、光ノ蔽ハルル所即チ影ヲ生ズ、今夫レ光線ハ開斷ナク發射セラルル故ニ、其影亦改メ爲ラレ、前後相續キテ何時迄モ滅スルコトナシ。

(二六)ハ住景二說在重ノ解說ニシテ解題ヲ見ヨ。

(二七)ハ二臨鏡而立景倒多而若少說在寡區ノ解說ニシテ解題ヲ見ヨ。

(二八)ハ景倒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ノ解說、光線交午シテ倒景ヲ生ズルガ、何レニ生ズルカト云フニ、蔽障內ニ生ズルナリ、倘ホ解題ヲ見ヨ。

石耳。 此義難通。畢讀誰竮句云。竮並字異文。已上以車制言。張讀同。鄒云。此一段轉重法也。案集韻十五青。及類篇立部。並以竮爲屏之或體。與此文義無會。畢說近是。而句讀則非。誰與唯通。言唯石與石相合並重絫。則邪倚而不正。以其無挈引之故也。若車梯前有挈引之力。則雖邪倚。而引物升轉不患其不正而流也。此釋經下倚者不可正。說在剃。剃即梯之譌。車梯用以升重。非正車制也。畢說非。

夾寢者。(二六) 畢云。寢寠字省文。詒讓案。說文宀部。寢籀文省。八作寠。此又省。又作寢。集韻四十七寑云。寑古作寢。

法也。 張云。當謂匠人作室絫石之法。案張說未塙。法疑當爲柱。說文木部云。柱楹也。通言之柱楹同。析言之堂上兩柱謂之楹。房室及牆序閒。依壁而立者謂之柱。夾寢即謂夾寢室也。

方石去地尺。 疑謂柱下質礎。張云。石高尺也。

關石於其下。 方石之下。別以石爲關。張云。又一石也。

縣絲於其上。 張云。絲繩也。

使適至方石 句。**不下** 句。**柱也。** 爾雅釋言云。榰柱也。謂石柱絲。絲故不下。

膠絲去石。 張云。膠著也。去石縣石。而使去下方石也。

挈也。 謂上提挈其絲。張云。絲所以能縣石。是有挈之者。

絲絕 句。**引也。** 張云。從下引之即絕。詒讓案。此釋經下推之必往。說在廢材。推往即柱住之誤。

未變而名易 句。**收也。** 收依經下當爲仮。仮反字同。言刀與糴輕重貴賤相反。張以此二句屬上節誤。

買 (二七) 畢讀買刀句誤。

刀糴相爲賈。 說文入部云。糴市穀也。畢云。刀謂泉刀。

刀輕則糴不貴。 句。**刀重則糴不易。** 張云。易輕也。刀輕則賤其糴以稱輕。刀重則貴其糴以稱重。所謂反買。

王刀無變。 張云。王者所鑄。故曰王刀。

糴有變。 句。**歲變糴則歲變刀。** 張云。以糴權刀。則刀亦變。案張說是也。此言糴之貴賤。每歲不同。則刀之重輕亦隨而變。依張楊說。此釋經下買無貴說在仮其賈。

若鬻子。 張讀屬上節誤。

賈盡也。(二八)

コトハ必ズシモ其確實ナ保シ難シ、故ニ疑ニ過ノ意アリ。

(一一)ハ物一體也、說在俱一唯是ノ解說、萬物ハ數多ナリト雖セ、俱ニ一即チ總稱スレバ一體ト認ムルコトヲ得、一之ヲ例スルニ牛馬ヲ四足ト呼ブガ如シ、此四足ト云フ名稱ハ牛デモ馬デモ均シク適用セラルルモノナレバ、彼等ヲ呼ブニ之ヲ用フルトキハ皆之ヲ是認スベシ、更ニ其理ヲ明ニセンニ、牛馬ヲ分チテ數フレバ二トナルモ、之ヲ合スレバ四足ノ一種トナスコトヲ得ルコトヽ、指ニ五本アルモ之ヲ合稱スルトキハ、一指トナルガ如シ。

(一二)ハ宇或徙說在長宇久ノ解說、宇宙ハ如何ナル處モ宇宙ナラザルナシ、吾人ハ至ル所トシテ之ヨリ逃ルルコト能ハズ、如何ナル所ニ遷移スルモ、宇宙ハ之ニ伴ヒ來リテ在ラザルハナシ、東西南北宇ナラザルナク、且暮宇ナラザルナシ、空間的ニ時間的ニ長久ナルコト、東西ヲ擧ゲザルヘ、南北ヲ以テ之ヲ兼ネシメタルナリ、有ハ又、莫ハ暮ト通用ス。

(一三)ハ不堅白說在無久與字堅遠說在因ノ解

疑當作挈且引則行。行謂重物上升無所阻滯。與車行異也。凡重句。上弗挈。說文所謂縣持。下弗收。旁弗劫。劫疑抾之借字。廣雅釋言云。抾抯也。與引義略同。則下直。張云。其著於下也必直。詒讓案。直與正義同。言其重心必就下而正。柂句。或害之也。張云。拖與柂同。不直也。或害之乃不直。案張說是也。拖即前木柂之柂。言重物不挈之收之劫之則下。必正。其不正者。必或挈或收或劫害之也。沶言柂則重勢偏下而流不得止也。畢云。公羊傳桓十年。有云沶血。陸德明音義云。古流字。梯者不得沶畢云。舊作汀。据上改。案吳鈔本。正作沶不誤。張云。當作下。非。直也。言梯雖邪而重物不下流者。以其挈引之而無異直升也。今也廢尺於平地。張云。廢置也。置一尺之物於平地。詒讓案。尺疑當爲石。下云。𢀽石絫石。是其證。重不下下即流也。或當爲沶之譌。無⿰𧾷旁也。畢云。玉篇云。⿰𧾷旁蒲唐切。踉⿰𧾷旁欲行皃。正字通以爲腿字之俗。張云。⿰𧾷旁當作旁。雖重不下柂。以平地無旁空缺處也。此解經廢材。案⿰𧾷旁字之義與此文無會。正字通尤俗冊。不足據也。張讀爲旁亦難通。此疑當爲踦之形誤。戰國策云。必有踦重者矣。言廢石於平地。則雖重而必不流者。以其無偏踦也。故云無踦。又案。廢尺與廢材義同。而非釋經廢材之義。張說亦誤。若夫繩之引軲也。是猶自舟中引橫也。張云。以繩引車必從旁引。猶舟中橫引岸上之物。兩旁有空缺處必下矣。案張說非是。說文木部云。橫闌木也。此蓋以爲舟前橫木之名。廣雅釋水云。艕謂之桄。集韻十一唐云。桄舟前木也。一切經音義云。桄古文橫同。是二字音近字通。言車梯之引其輪。與舟中引其橫。皆藉引之力也。倚倍拒堅。堅當作掔。說文手部云。掔固也。又與牽通。見迎敵祠篇。言相依倚。相倍負。相楷拒。相掔引。⿰身出倚焉則不正。畢云。唐宋字書無⿰身出字。正字通云。俗字。舊注音嗔。走貌。詒讓案。此字未詳。疑當爲邪。隸釋漢戚伯著碑。邪作⿰身出。變牙爲身。變邑爲卪。與出相似。因而致誤。誰𢀽石絫

レニナルカ分ラズ、其逢フ所ニヨリテ異ナリ、第二ハ物モ之ヲ擧ゲ又ハ擧ゲズシテ下ニ置カウト云フ心得如何ニ由リテ、輕重ヲ定ムル者ニシテ、實際其人ノ腕力如何ニ由ル者ニアラズ、即チ心ニ循ツテ輕トモナリ重トモナル者ナリ、又鉋屑ハ削ラルニ隨ツテ續續出ルハ、鉋自然ノ持前ヨリ生ズル事ニシデ、特ニ之ヲ使用スル人ガ巧者ナル爲ニ非ズ、又石曰ノ回リ、鳥羽ノ空中ニ舞フガ如キモ、其機又ハ風力ノ自然ノママニ從フ者ナリ、要スルニ物ノ輕重種一定セズ、鉋屑ノ種種ノ形トナリテ出デ、石曰ノ自由ニ回リ、羽ノ何方ヘモ飛ビ去ルハ、皆豫メ明ナラザルコトニシテ、疑ハシキコトナリ、此疑ハ循ヨリ起ル者ナリ、第三ハ爭フ者ハ理性ノ蔽ハレタルヨリ生ズル者ナルガ、其爭ハ或ハ飲酒ノ時ニ起リ、或ハ日中雜沓スル市中ニ生ズル者ニシテ、何時トモ限ラレズ、豫知スベカラザル疑ハシキ者ナリ、之ヲ遇然ノ事ト云フ、第四ハ吾人ガ固ヨリ知リタルコトアリ、或ハ始ハ知ラザルモ過去ノ經驗ニヨリテ之ヲ知ルコトアリ、此過去ノ經驗ヲ以テ推知スル

愈亡。 張云。次下衍。上衡也。上得物重也。下權也。下亡權失重也。挈長短之弊。案張說是也。謂上昂之力愈增。則下低之力愈失。 繩直權重相若 句。 則正矣。 畢云。正舊作心。以意改。張云。當其權不長不短。 收。 張云。收權之繩也。詒讓案。廣雅釋詁云。收取也。謂下引之。 上者愈喪。下者愈得。 張云。物輕則衡失其重。是爲上喪。權之勢將得其重。是爲下得。 上者權重盡則遂挈。 張云。上者權重盡謂全無物。遂挈者權將內遂著挈乃止。案張說未塙。此謂下收之有力。遂隊通。見法儀篇。蓋謂權重盡。則標仰隊其所挈。畢云。已上以權衡言。鄒伯奇云。此一段升重法也。依張楊說。此釋經下契與枝板。說在薄。案當作挈與收說在權。 兩輪高。 當云爲高。 兩輪爲輲。 四輪高卑不同。故車成梯形也。畢云。襍記云。載以輲車。鄭注云。輲讀爲輇。或作輇。說文云。輇蕃車下庳輪也。又鄭注既夕記云。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張云。輪高而輇卑。 車梯也。 古乘載車皆兩輪而平。此四輪而前高後低。是爲車梯。依下文蓋假爲斜面升重之用。據史記集解引服虔說。以軒車爲雲梯。則人升高。或亦用之矣。 重其前。 縣重於前。蓋以助升重之力。其一端繫於所升之物。所以挈之也。 弦其前。 畢云。弦直也。案畢說難通。弦疑當作引。隸書弦引形近。隸釋漢陳球碑。引作弖。廣韻十六軫云。引弘同。並其證。既縣重。更於車前。別以繩引之。欲使所升之重物。自斜面漸進而上也。或云。當作引其後。文義較遜。 載弦其前 此申言之。或涉上下文而衍。 載弦其軲。 弦亦當作引。下云。繩之引軲可證。畢云。玉篇云。軲古胡切。廣雅云。軲車也。曹憲音枯。又音姑。案軲轂音相近。疑轂字異文。案畢說未塙。軲以字形校之。頗與軸相近。而以聲類求之。則疑當爲前胡之叚字。周禮大行人。侯伯立當前侯。注鄭司農云。前侯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拄地者是也。胡在車前。與此上文正合。義爲長也。此與下句亦申言重其前。引其前之義。 而縣重於其前 句。 是梯 畢云。舊作埗。据上文改。下同。 挈且挈則行。

故ノ解說、物ノ或ル一偏ヲ去ルモ、合スルトキハ再ビ從來ト異ナルコトナシ。

(八)ハ假必誖說在不然ノ解說、霍ハ虎ノ誤、假ハ贋物ナレバ眞ニ非ズ、眞ナラバ何ゾ假ヲ要センヤ、狗ノ虎ヲ假ルハ恰モ虎ト稱シ名ヅクルモ、其實ハ眞ヲ亂ル者ナリ。

(九)ハ物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說在病ノ解說、病傷ヲ以テ三種ノ別ヲ論ジタル者ニシテ、例スレバ或ル物ヨリ傷害ヲ蒙ルハ然カク病ニカカリタル源因ナリ、之ヲ見テ其ノ病ノ何タルカヲ知ルハ知ノ作用ナリ、更ニ之ヲ人ニ告グルハ其病ヲ知ラシムル所以ナリ、要スルニ病ヲ一例トシテ三種ノ心理的作用ヲ述ベタル者ナリ。

(一〇)ハ疑說在逢循遇過ノ解說、務ハ鍪ノ誤ニシテ土釜ノ類、士ハ土ノ誤、廢ハ置ト訓ズ、沛ハ柿ノ誤ニシテ鉋屑ヲ云フ、上ノ愚也ハ遇也ノ誤、下ノ愚也ハ過也ノ誤、疑ハシキコトニハ種々ノ意味アリ、第一ハ同一ノ土ト雖モ土釜トナレバ貴バレ、同一ノ盧ト雖モ牛ノ爲ニ作ルトキハ夏ノ炎熱ヲ禦ギテ、寒涼ヲ取ルタメニセラル、如此何

勝重也。畢云。極謂權也。張云。勝重之至。案古書無訓極爲權者。畢說不足據。張訓極爲至。亦非。極當卽上文之衡木。說文木部云。極棟也。屋棟爲橫木。引申之。凡橫木通謂之極。漢書枚乘傳云。單極之紈斷幹。顏注引孟康云。西方人名屋梁爲極。單一也。一梁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爲綆索久鍥斷井幹也。枚云。單極與此極正同。謂桔皋上之一衡木也。汲綆繫於其上。故久鍥而斷井幹。孟說以爲井鹿盧未塙。而以屋梁況極則不誤。極勝重者。言加重於一偏而不撓者。因衡木前重能勝之也。右校交繩。張云。徐鍇說文繫傳曰。校連木也。交繩連木。右未詳。或者校爲急疾。考工記云。釋之則不校。謂以右手校繩而急之。案張說未塙。校疑權之譌。艸書相近。交繩疑謂繫權之繩與他繩相交結。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衡加重於其一旁。句。必捶。畢云。此錘字假音。陸德明考工記音義云。直僞反。劉直危反。張云。衡稱也。捶偏下也。權重相若也。相衡則本短標長。畢云。標猶杪末也。楊云。管子。大本而小標。廣雅釋詁。標末也。兩加焉。重相若。句。則標必下。此卽下文長重者下之義。張云。使兩頭各加重。雖相若而標必下。標得權也。張云。以其長故得權也。詒讓案。謂標長。故偏得其(一四)權之重。此釋經下貞而不撓。說在勝。貞卽負之誤。挈有力也。說文手部云。挈縣持也。提挈也。張云。挈自上挈之。引無力也。張云。引自下引之。不正。畢云。舊作心。以意改。所挈之止於施也。疑當作正於柂也。於猶如也。如猶與也。見王引之經傳釋詞。施與迤柂並同。謂邪也。詳經下。正於柂猶言正與邪也。繩制挈之也。若以錐刺之。疑儗繩直之形。挈謂上挈之。此與下云收。並述經而釋之。長重者下。句。短輕者上。張云。挈衡上之繩。所以挈衡者。過長則重者將下。過短則輕者將上。此上下謂衡低昂。上者愈得。句。下下者

關セズ、針ノ如キ輕キ物ヲ擧ゲザルハ、畢竟擧ゲント欲スルノ心アラザルヨリ起ルコトニシテ、是ヲ以テ力ノ有無ヲ決スベカラズ、掌中ニ或ル數ヲ握リテ、人ヲシテ奇倍卽チ奇偶ヲアテシムル場合ニ當リ、其適中ト不適中トハ、智力ノ問題ニアラズシテ、偶然ノ事ノミナレバ、之ヲ誤リタレバトテ、智ナシト云フベカラズ、耳目各ミ其用ヲ異ニスルコトナレバ、耳ヲ以テ視ルコト能ハズ、目ヲ以テ聽クコト能ハズシテ、其耳目ヲ無用ナリトナスベカラズ、以上ハ皆不能ナルモ差支ナシ、何トナレバ本來力、智若クハ耳目ノ適用ヲ誤リタレバナリ。

（六）ハ異類不比說在量ノ解說、霍ハ虎ノ誤、下句ノ麋與霍執霍ノ五字ハ衍文、蚓與瑟執瑟ハ蚓與蟲執長ノ誤、比較ハ同類ノ閒ニ始メテ行ハルル者ナリ、然ルニ木ノ長キハ夜ノ長キト何レカ長シトイヒ、智ノ多キト粟ノ多キト何レカ多キト云ヒ、官爵、所親、德行、價値ニツキテ何レカ貴キト云ヒ、麋ト虎トハ何レカ丈高キカト云ヒ、蚯蚓ト蟲トハ何レカ長キカト云フハ皆無味ノ事ナリ。

（七）ハ偏去無加少說在

景亦近大遠小。與中之內同。**而必易**鏡側邪面旣不平。則光綫邪射。其景亦易。易卽邪也。張云。大小皆斜不正。楊云。易變也。正之反也。案楊說非是。**合於中。而長其直也。**舊本合於下無中字。王引之云。於下蓋脫中字。上文云。必正起於中。緣正而長其直也。此亦當云易合於中。案王校是也。今據補。楊校增中緣易三字。亦近是。此謂突鏡當中之外。其景雖邪。而仍與中相應。緣其邪而旁射爲長直綫也。張云。而長所長也。中之外得景必斜。然合於正之長者也。亦以直對故也。案張說未塙。殷云。凡以一凸窺物。收光限內之影。爲正象。限外之影爲變象。卽此。至以又一凸窺前凸象。兩限相入者。兩凸限內之影同。兩限相切與相離者。兩凸限內之影異。其理亦猶是也。楊云。謂斂行綫合於後限。綫變影直進而散。其光綫淺至於無窮。所謂侈行者是也。案殷楊說略同。所釋光理。於此亦未必合。姑存以備考。此釋經下鑑位景一小而易。一大而缶。說在中之外內。經此後有鑑團景一一條。無說。又此二條並在前不堅白說在無久與宇說在因之前。與說敘次亦不合。並傳寫之誤。

（二二）**鑑。鑒者近則所鑒大。景亦大。**劉云。近遠指人距鑑面言。**亓遠**亓舊本作亦。張云。衍。王引之云。亦遠當作亓遠。亓古其字。與亦相似。又因上下文亦字而誤。案王校是也。今據正。此對上文鑒者近言之。**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卽發光點與受光處距遠景小。距近景大之義。詳經下。**景過正。**以上與上文略同。張以下故字屬此讀亦通。此釋經下天而必正。說在得。天卽大之誤。畢云。已上以鏡言。

（二三）**故招負衡木。**張云。招直木也。親士篇曰。招木近伐。案張說未塙。招當爲橋。聲近字通。親士篇。招木亦當爲喬木。曲禮云。奉席如橋衡。鄭注云。橋井上桿槔。衡上低昂。孔疏云。衡橫也。說苑文質篇云。爲機重其前。輕其後。命曰橋。莊子天地篇云。鑿木爲機。後重前輕。其名爲槔。釋文云。槔本又作橋。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作頡橋。淮南子主術訓云。今夫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彼以橋爲直。明與衡橫別。高注云。橋桔皋上衡也。植柱權衡者。高幷橋與衡爲一非。**加重焉。**畢云。加舊作如。以意改。**而不撓。**言平而不偏撓。**極**

リ、此ノ如ク事物ニ就キテ論ズルコトハ、其事物自身ノ眞性本義、ニ本ヅクベキ筈ナルニ、此用意ヲ缺クルヲ以テ、互ニ其意見ヲ固執シテ相爭フニ至ル、故ニ名實ヲ偏棄セントスル、ニハ自然ニヨルベシ、第三段ハ不可偏去而二云云ニ關ス、到底其一部ヲ去リテ二トナスベカラザル者アリ、然ルニ之ヲ注意セザル故ニ、遂ニ實見シタル者ト實見セザル者トハ、其間密接ノ關係アルニモ係ラズ、之ヲ分離シ、或ハ一方ヨリ見レバ二個トシテ取リ扱フベキモ、其實一個ノ內ニ充盈包含セラルルニモ係ラズ、之ヲ關カシメ、或ハ面積ハ縱(脩卽チ長ト訓ズ)橫(廣)ノ相乘ニテ始メテ成立シ、其一ヲ去レバ求ムベカラザルコト、堅白石ノ一ヲ去ルコトノ不可能ナルガ如キニモ係ラズ、之ヲ去ラント欲スル者アリト、以上ノ見不見以下ノ論ハ主トシテ堅白同異ノ辯駁ニ關スル者ノ如シ。

(証)ハ不能而不害說在害(此害ハ異ノ誤)ノ解、與箴ノ與ハ舉ノ誤、箴ハ針ト通ズ、解ハ觕ノ誤ニシテ奇數ヲ云フ、如何ナル重キ者ヲモ舉グルコトヲ得ルニ

黑亦遠近柂正。則光鑒各異。案張說未允。此釋經下景之小大。說在地缶遠近。地即柂之誤。

(二一) 景當俱就 疑當作景就當俱。與下去當俱文正相對。就謂漸近。綫景不一而同爲約行也。 去介當俱。 去謂漸遠。綫景不一。而同爲移行也。畢云。介疑亦字。 俱用北。 疑當作由比。言俱之義猶比也。 鑒者之臭。 張云。臭字未詳。義當作道字解。殷云。臭殷說並不塙。臭疑並當作具。具與俱通。大取篇亦云具同。 於鑒無所不鑒。景之臭無數。而必過正。 此言鑒者不一。則景亦無數。必過正。似謂光綫必穿交點而過。殷云。正則當限之內。體正而明也。過正則影倒。而綫侈行矣。案殷說亦通。劉云言光綫必正行也。恐非。 故同處。 張云。同一處。 其體俱 經說上云。俱處於室合同也。張云。物體又同。 然鑒分。 謂中內外景遠近大小正易不同。張云。然而鑒有分。 鑒中之內。句。鑒者近中。句。則所鑒大。 大上。吳鈔本有者字。 景亦大。句。遠中。句。則所鑒小。句。景亦小。 陳云。此謂突鏡也。案陳說近是。凡突鏡邊容下而中高處。其面微平。故有內外。界中之內謂平面之內也。劉云。近中遠中指人距鏡中心。言據此仍當爲凹面鏡也。亦通。殷云。中謂交於中綫。恐非是。 而必正。 張云。大小皆正不斜。 起於中。緣正而長其直也。 謂中之內其景必起於中心。緣其正而外射爲長直綫也。張云。所以正者。由其景起於中。景緣鑒之正而長與人相直故也。案張訓直爲參直之義。恐非。楊云。長進也。直者準直謂光綫也。謂遠物象起於前限。緣正影透鏡而進其光綫交合於後限。所謂斂行者是也。案楊訓長爲進尤誤。所說光理亦未必與此合。姑存以備攷。 中之外 謂突鏡平面之外近邊低仄處。 鑒者近中。 張云。雖中之外亦以中爲節。 則所鑒大。句。景亦大。句。遠中。句。則所鑒小。句。景亦小。

フ程ノ身分ニシテ、始メテ必要ナル者ニシテ、則者ノ如キ刑罰ヲ蒙リタル者ニハ不用ナルコト明ナリ、之ヲ要スルニ、趺者ノ蹠ト屨トハ足ニ穿ツコト同ジトハ雖モ、其形頗ル異ナル者アルヲ云フ、孫注明ナラズ、牧本ノ解説稍明瞭ナルヲ以テ之ニ從フ。

(四)ハ一偏棄謂而固是也説在因、及ビ不可偏去而二説在見與俱一與二廣與脩ノ解説、經文ニ於テ分説スト雖モ、便利ノ爲ニ之ヲ併解ス、偏去未ノ未ハ之ノ誤、不若敷與美ハ若假與義ノ誤、美ハ義ノ誤、也ハ他、報ハ執ノ誤、此説分レテ三段トナル、第一段ハ偏棄之ニ關ス、其意ハ今迄二個トナリタル者モ融合スレバ、其一個ヲ求ムベカラズ、之ニ反シテ之ヲ分析スレバ、其一ヲ存スルコトヲ得、故ニ此場合ニハ其中ノ何レカ去ルモ可ナリ、第二段ハ謂、固是也説在因ニ關ス、凡ベテ文實卽チ名實相合シテ始テ其事物ノ何タルカヲ論ズベキ者ナリ、然ラザレバ何ノ詮モナシ、之ヲ譬フルニ名實ノ合スルハ義ニシテ合セザルハ假ナリ、其事物ノアル盡ニ之ヲ呼ブハ義ナルモ、他名ヲ以テスルハ假ナ

遠近有端與於光。此疑卽格術之。端卽沈括觿臯之隃。與於光謂礙光綫之射。亦詳經下。故景障內也。畢云。障舊作庫。盧以意改。案盧校是也。謂景障於內。卽光學家所謂約行綫交聚處。不見物是也。殷氏謂景庫謂聚光點。非是。此釋經下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景(一九)句。日之光反燭人。句。則景在日與人之閒。張云。所謂二光夾一光。劉云。此釋回光之理。如人依鑑立。日射鑑上。若人與日之閒。有壁其距鑑與日距鑑交角等。則人必成景於上。若其閒無壁。則回光綫成景極長。而射於無量遠空界中。凡海與沙漠恆見樓臺人物之象。卽此理。然雖無量遠空界中。仍爲景在人與日之閒也。詒讓案。日照於東。則人景在西。今以西鑒之。光反燭人成景。則景又在東矣。故云。在日與人之閒。此釋經下景迎日。說在摶。摶疑轉之誤。景(二〇)句。木柂柂迆之叚字。詳經下。道藏本作杝。畢云。猶言木斜。殷云。木卽謂立柱也。景短大。斜近地。故景短陰景濃光不內侵故大。殷云。木卽謂立柱也。短淡也。大光複多也。淡者雖長而視之如短。不清故也。案殷說與文義相迕。不可從。木正句。景長小。正遠地。故景長光複。映射景界。不清故小。殷云。正則長近根則清也。小光複小也。亦非是。大小於木。疑當作光小於木。則景大於木。鄭復光云。光與物大小相等。其景雖遠相等而無盡。物大光小。則景漸遠漸大而無量。非獨小也。獨疑當作猶。言景不與木同。張云。承上言大小非與景爲大小。乃於木爲大小。言景有時大於木。非獨小於木也。亦通。畢云。已上以表言。遠近臨正鑒。疑當作臨鑑立。前經云。臨鑒而立。景寡疑當作景多寡屬下讀。張云。正臨鑑者景則寡。遠近皆然。寡亦小義。案張說未塙。貌能白黑。貌吳鈔本作皃。張云。能態字。案張說是也。備城門篇。態作能。此又能之省。劉云。此論因光見色之理。也。遠近柂正句。異於光鑒。此冢上多寡以下言。光之所照與鑒之受光。各因物而異。張云。此言非獨長短大小。卽貌態白

ト同ジク獸ト稱スルモ自ラ、其內ニ區別アルガ如シ、更ニ之ヲ例センニ、第一、二ト闘トハ同ジク一人ニテハ出來ズ、二人アリテ始メテ起ル者ナルガ、一ハ二ノ、共同即チ倶合ヲ意味シ、他ハ正反對ノ爭ヲ云フ、第二ハ美色、肝肺（此二者ハ肉ノ美味ナル者）及ビ兒子ハ同ジク人ノ愛スル所ナルモ、其愛スル所以ハ各異ナリ、第三橘ト茅トハ音相似タレドモ、前者ハ食フベク、後者ハ巫祝ガ神ヲ招グ時ニ用キラル、第四白馬ト云フトキハ、白色多キ馬ヲ稱スルモ、善ク視ル馬ヲ視馬ト稱スル故ニ、其馬ハ多ク視ル者ナリト謂フコト能ハズ、第五曬モ曝モ同ジク物ヲ暴ラシ乾カスコトナルモ、曬トハ自然ニ乾カスコト、豫期ノ如ク、乾クヤ否ヤハ明ナラズ、曝ハ之ニ反シテ人爲ヲ以テナスコトナレバ其患ナシ、第六趺者ノ踊ト普通人ノ履モ同一ナレド自ラ異ナリ、草履ヲ作ルヤ、必ズシモ一一人ノ足ヲ標準ニ取ラズトモ出來ル者ナリ、何トナレバ刖者ノ爲ニハ自ラ踊アルコトナレバ、餘程ノ物數奇ニ非ル以上、其爲ニ履ヲ作ル者アラズ、元來履ハ衣冠ヲ買

兪讀句。**若在**兪讀句。**盡古息。**兪云。句首景字擧經文而說之。光至景亡者謂所以有景由無光也。下文曰。足敝下光。故成景於上。首敝上光。故成景於下。是也。光之所至則景亡矣。若在盡古息。又與上句反復相明。言景若在則光盡古息也。盡古猶終古也。考古記。則於馬終古登陁也。莊子大宗師篇。終古不忒。是終古爲古人恒言。釋名釋喪制曰。終盡也。故終古。亦曰盡古也。畢讀皆誤。案若在盡古息。息當訓爲止。即經不徙之義。亦即莊子天下篇。所謂飛鳥之景未嘗動也。司馬彪亦據此釋之。大意蓋謂有光則景亡。有景則光蔽。若其景在。則後景即前景。盡古常息止。於是形雖動。而景若止而無改也。畢讀景光至句。景亡若在句。張云。光之所至謂之景。並誤。兪說得之。而以息爲亡。則與經不合。殷家儁云。光至謂光複過物徑也。至極也。影止漸不見也。案殷訓至爲極。亦非是。此釋經下景不徙。說在改爲。**景**（二六）句。**一光夾一光。一光者景也。**謂若日在東而西縣鑒。鑒受日光。反射人而成景。是日光與鑒光爲二。而人景在日與鑒之閒。是即二光共夾之也。張云。二光日與人也。夾之光是爲景。案張說似失其義。**景光之人煦若射。**之猶與也。言景光與人參相射。說文火部云。煦蒸也。一曰赤皃。又日部云。昫日出溫也。楊謂煦昫通。近是。蓋謂如日出時之光四射也。張云。景者光所爲之人也。煦然而至若射。案張說未塙。此釋經下住景二。說在重。住疑當作位。讀爲立。**下**（二七）**者之人也高。**張云。高猶上也。景在下者。其人在上。**高者之人也下。**張云。景在上者。其人在下。**足敝下光。**張云。敝讀曰蔽。**故成景於上。首敝上光。故成景於下。**陳澧云。此解窪鏡照人影倒之故也。劉嶽雲云。即西法所謂射光角與回光角相等。由交點射景入壁。故令景倒也。詒讓案。此即塔影倒垂之義。詳經下。此釋經下二臨鑑而立。景到。多而若少。說在寡區。寡疑空之誤。即謂窪鏡中爲圓空也。但說無多少寡區之義。又經此條在前宇或徙。說在長宇久條後。與說敍次不合。竊疑此當並屬下條。以下經亦有景到之文也。而二臨鑑景到一經說。或已不存。此篇文本多捝譌。疑未能定也。（二八）**在**

ヲモ並セテ否定セントス、要スルニ自己ノ思想ヲ立脚地トシテ、他ヲ類同スルコト。
（二）ハ經ノ騈異說云云ヲ釋シタル者ナリ、與生鳥與ハ與牛馬異ノ與誤、物盡與ノ與ハ異ノ誤、物ハ同類ナリトモ、其分類ノ如何ニヨリテ決シテ同一ナラズ、四足アル者ハ獸ト稱ス、之レ大名即總稱也、牛馬ハ其中ノ一種ニシテ小名即チ專稱ナリ、然レドモ更ニ牛馬ニツキテ論ズレバ牛馬ハ大名ナルモ白馬黑馬肥牛瘦牛ノ如キハ小名ナリ、如此論ジ來レバ萬物盡ク異ナリト云フモ可ナリ、故ニ類推ハ困難ナリ。
（三）ハ物盡同名云云ノ解說、爲欙ノ爲ハ馬ノ誤、包肝云云ノ包ハ色ノ誤、橋ハ楙ノ誤ニシテ木瓜ト云フ瓜ノ類ト、麗ハ曬ニシテ暴ハ曝、通ズ、不必ノ二字衍、非ハ屝ニシテ草履也、人是ノ是ハ足ノ誤、夫勇ハ跌踊ニシテ、則チ罪ヲ蒙リタルモノハ、普通ノ履ヲ穿タズ、何トナレバ跌「アシノカフ」ナケレバナリ、彼等ハ別ニ踊ト稱スル特別ノ履ヲ作ル、左傳昭三年ニ、屨賤踊貴トアリ、物ニハ同名アルモ其實頗ル異ナル者アルコト恰モ馬ト蘗

馬二。謂分牛馬而數之也。數牛馬則牛馬一。謂合牛馬而數之也。畢讀惟是當牛馬數爲句。失之。

若數指。句。指五而五一。

張云。指有五。五而俱爲指。五還爲一。案張說非是。此言合數之爲五指。分數之則爲一指者五也。亦俱一。與牛馬二一之義。依張說。此釋經下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是。

（一二）長宇

此述經文。畢讀長屬上句非。

徙而有處宇。

莊子庚桑楚篇云。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文子自然篇。老子曰。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淮南子齊俗訓。莊子齊物論釋文。引尸子。又庚桑楚釋文。引三蒼說並同。宇者彌互諸方。其位不定。各視身所處而爲名。若處中者本以南爲南。叚令徙而處北。則復以中爲南。更益向北。則鄉所爲北者。亦轉而成南矣。四方隨所徙而易。並放此。然方位雖屢徙不同。而必實有其處。故云徙而有處。莊子云。無乎處者。則據其轉徙無常者言之。與此文義不相核也。

宇南北。在旦有在莫。宇徙久。

旦舊本譌且。王引之云。經說上云。宇東西南北。此不當言南北。而不及東西。蓋有脫文。且當爲旦。有讀爲又。此言宇徙則自南而北。自東而西。歷時必久。屢更旦莫。故云宇徙久。又云在旦又在莫。經說上云。久古今旦莫是也。畢云。已上釋經下宇或徙。說在長宇久。案王說是也。但此云宇南北。乃約舉之詞。王疑其不當不及東西非也。後文說或云然而謂此南北。與此文例正同。

（一三）無堅得白必相盈也。

此即堅白石之論。謂視之但見石之白。不見石之堅。而堅之性自含於白之中。故云必相盈也。又疑必當爲不。即說上堅白異處不相盈之義。亦通。此義皆見公孫龍子堅白論篇。並詳上篇。此釋經下不堅白說在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經及說似皆未全。

（一四）在堯善治。

在疑當作任。下同。任猶舉也。張云。在察也。亦通。

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堯不能治也。

言堯不能治今世之天下。下文云。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所義之實。處於古。亦即此義。此釋經下在諸其所然未者然。說在於是推之。在疑亦任之誤。未者然三字。疑當作諸未然。文亦有捝誤。

景（一五）兪讀句。光至景亡。

アリ、又人ヲ愛セザル者アルモ、人ヲ愛スル者モアルハ世ノ常ナリ、然ルニ自己ガ人ヲ愛セザル僞、他人ノ愛迄モ反對スル者アリ、此二者ノ禁止ハ何レカ正當ナル者ナルカ、一モ之ナカルベシ、要スルニ彼ハ彼ノ心ニテ然カアルベシト思ヒ込ミ、隨ツテ我モ亦彼ノ如ク然カアルベシト推斷シテ、我ニ強フルモ、若シ我心ニ然カアルベカラズト思ヒ込ミタル事ヲ彼ニ問ハンニ、必ズシモ彼ハ我心ノ如ク思ハザルベシ、是ニ於テカ彼ガ我ヲ強フルノ非ナルヲ知ルベシ、此ノ如ク各自取ル所ノ道理別ナルヲ以テ、人ヲ止メント欲スル者ナリ。

（八七）ハ正無非ノ解說、而ハ如ト通ズ、聖人ニハ、人ヲ非難スルコトナシ、否ナ聖人ハ、人ヲ非難セザルニ非ズ、唯其非難スベキ者ヲ非難スルコトナレバ、非難セザルト同ジ。

○（一）ハ經下ノ止類以行之說在同ノ解說、止トハ自說ヲ固執スル事ナルガ、其故ヲ尋ヌルニ彼ハ或ル理由ニ本ヅキテ之ヲ肯定セルヨリ類推シテ、我方モ又如此ナルベシト推定ス、之ニ反シテ我ハ之ヲ否定シタル僞メ、彼

此卽經逢字之義。**逢也。擧之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公羊宣八年傳云。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注云。廢置也。此與前擧箴之喩同。**沛從削非巧也。**張云。沛當作柹。木之見削而下者。案張校是也。說文木部云。柹削木札樸也。隸變作柹。言木柹從所削。不足爲巧也。**若石羽**此未詳其說。莊子天下篇云。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此或與彼同。蓋亦循從自然之義。**循也。**循舊本譌楯。今依經下改。說文彳部云。循行順。此亦當詁爲順。與柹從削之從義同。**鬭者之敝也。以飮酒若以日中。**日中謂市也。易繫辭云。日中爲市。市以日中時爲最盛。卽周禮司市。所謂大市日昃而市。故因謂市爲日中。猶嫁娶之禮用昏。因謂之昏也。古市朝。或謂之日中之朝。晏子春秋外篇云。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卽司市之國君過市則刑人赦。是其證也。凡飮酒及市。皆易啓爭鬭。故下云不可知也。**是不可智也。**智知通。下同。**愚也。**依經當作遇也。愚遇聲之誤。**智與**句。**以已爲然也與**句。**愚也。**依經當作過也。蓋過涉上文而譌爲遇。又譌爲愚。下文云。過而以已爲然。可證。過謂已過之事。言或固知之。抑或本不知。而以已然之事推之。此釋經下疑說在逢循遇過。張以擧之則輕以下至此。爲釋經合與一或復否。說在拒。非是。

（二一八）**俱**

句。**俱一。**經上云。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又經說上云。俱處於室合同也。言合者則爲一。**若牛馬四足。**牛馬者散名而兼言之也。四足者大名而通言之也。兼與通言皆爲一。上文云。謂四足獸。與牛馬異。卽其義。張云。牛馬四足。足各一也。非是。**惟是**句。**當牛馬。**惟經同。亦當作唯。謝希深公孫龍子注云。唯應辭也。案唯是言應者則爲是。或牛或馬。名實相符。則此呼而彼應。是名當其物也。經說上云。當牛非馬。又云。當馬非馬。公孫龍子名實篇。亦有唯當之論。與此義同。詳後。**數牛數馬。**句。**則牛馬二。**句。**數牛馬**句。**則牛馬一。**兪云。數牛數馬。則牛

ビ、滿足スルコトアルモ、之ニ反シテ誤用シ其諸スル所正理ニ負キ、直道ニ違フコトアレバ、自ラ良心ニ恥ヂテ悅ブコトナシ、之ヲ要スルニ吾人ノ五諸ヲ應用スルヤ、自然ニ出ヅルガ如ク、手際ヨク巧ニヤルコトヲ主トセザルベカラズ。

(八四)ハ服執說言利ノ解說ナルモ、其全文明ナラズ。

(八五)ハ巧傳而求其故、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ノ解說、巧工ハ從來ノ法ヲ傳ヘテ、其理由ヲ求メ、諸法ノ同異ヲ觀テ其宜ヲ取ル者ナレバ、古法ニ法リテ之ト同ジカラシメ、或ハ先人ノ巧工ヲ觀テ、其法ヲ後世ニ傳ヘ、或ハ各法ニツキテ取捨ヲナシ、或ハ其理由ヲ研究シテ宜キヲ制スル者ナリ、本文中ノ擇ハ釋ト讀ミテ捨テ置クコト。

(八六)ハ止因以別道ノ解說、兩ノ心字ハ皆止ノ誤、止ハ各自取ル所ノ道理各別ナルタメ、他ノ道理ヲ阻止スルコトナレバ、之ヲ例スルニ、人ニハ黑色ナラザル者アルト同時ニ、黑色ノ者モアルナリ、然ルニ黑色ナラザル者ノミヲ見慣レタル者ハ、一朝黑色ノ人ヲ見レバ、忽チ之ヲ怪ミ止ムルコト

類。案張說未塙。蚓卽蚓之異文。第一瑟字疑當作鼉。並詳經說上篇。第二瑟字。疑當爲長。涉上譌文而又譌。或謂此當作蛇與龜孰長。莊子天下篇云。龜長於蛇。於義得通。但經說上云兎瑟。又云兎蚓。以文義校之。兎當爲它。則蚓不得又爲蛇字。或說不可通於彼也。此皆言輕重多少長短貴賤之迴異者。不足相比。依張說。此釋經下異類不吡。說在量。吡仳同。

(七)偏句。俱一無變。偏者一之分。分之則偏。合之則一。所謂俱一也。然分合雖不同。而一全體。二半體。無增減。故云無變。卽經云無加少也。張云。俱一各有其一也。無變故也。案張未憭俱一之義。說詳後。依張說。此釋經下偏去莫加少說在故。

(八)假 吳鈔本此字不重。

假必非也。而後假。說文人部云。假非眞也。小取篇云。假者今不然也。

狗假霍也。猶氏霍也。霍亦並當爲虎。張云。疑亦隺字非是。此言狗假虎名。猶以虎爲氏也。古名禽獸草木。亦通謂之氏。大戴禮記勸學篇云。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是也。依張說。此釋經下假必誖。說在不然。

(九)物或傷之。然也。卽經云。物之所以然也。

見之句。智也。卽經云。所以知之也。張云。智讀爲知。

告之句。使智也。卽經云。所以使人知之也。告舊本譌吉。王引之云。吉當爲告。智與知同。欲使知之。故告之也。下文曰。告我則我智之。案王校是也。張校同。今據正。物或傷之。卽經所謂病也。見之則知其病。告之則使人知其病。依張說。此釋經下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說在病。

(一〇)疑逢 此述經與下爲目。畢云。舊作蓬。下同。以意改。

爲務則士。此語難通。以意求之。疑務當讀爲鍪。荀子哀公篇。務而拘領。淮南子氾論訓。務作鍪。是其例。說文虛部云。[illegible]土鍪也。金部云。鍪鍑屬也。禮記內則孔疏引隱義云。堥土釜也。鍪堥字通。士當爲土。形近而譌。史記殷本紀相土。周禮校人注引世本作相土。言土壤至賤。而爲鍪者。或用土爲之。明物無貴賤。逢所便利也。

爲牛廬者夏寒。說文广部云。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此牛廬。蓋以養牛。若馬之庌。周禮圉師。夏庌馬。鄭注云。庌廡也。廡所以庇馬涼。吳子治兵篇云。夏則涼廡。蓋牧馬牛者。並有之。凡爲廬者。欲其暖。而庌則取其夏寒。

トヲ得、物ノ賣價ガ適當ナルヲ知ルハ其價ノ上下ヲ比較シテ之ヲ知ル者ナリ。(八三)ハ諾不一利用ノ解說、超城員止ハ超成負正ノ誤、負正ハ猶ホ正不正ト云フガ如シ、五色ノ色ハ也ノ誤、下文若聖人有非而不非ノ句以下篇末ニ至ルマデノ文ハ、長短前後輕重援ノ下ニ連續セシメテ讀ムベシ、吾人ノ約諾ニハ種類多キモ、機ニ臨ミテ之ヲ利用スル者ナリ、此諾ニハ正理ニ合シタル者ト、之ニ負ク者トノ二種アリ、此二種ハ下ニ掲グル五種ノ諾ノ上ニ立チテ、五種ヲ統一スル者ナリ、換言スレバ五諾各正負ノ別アレバナリ、其五種ハ第一相從トテ人ノ言ニ贊成スルコト、第二相去トテ口頭ニハ諾スルモ心中ニ之ヲ拒ムコト、第三先知トテ自己豫メ其事ノ何タルカヲ知リテ之ヲ諾スルコト、第四ハ是トテ道理ニ訴ヘテ其是ナルコトヲ認メテ承諾スルコト、第五ハ可トテ大略宜シカラント云フ位ノ事ナリ、此ノ如ク同一ノ諾ト雖モ其音聲辭氣各同ジカラズ、即チ其長短前後輕重ノ援引附加スル者アリ、故ニ此五諾ヲ正用スル時ハ、人皆其心ニ於テ自ラ說

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不相外。藏三可乎。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盈。其自藏柰何。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脩而相盈也。其非舉乎。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即此書之義。

(五)舉不重言無重不舉。不與箴畢云。疑當云不舉箴。詒讓案。箴卽鍼之叚字。一切經音義引字詁云。鍼又針箴二形。今作針。說文金部云。鍼所以縫也。非力之任也。言箴之舉與不舉。於力無與。卽下文舉之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之義。爲握者之頯倍。非智之任也。兪云。字書無頯字。疑𧤗字之誤。玉篇角部。𧤗女卓切。握也。案兪說非是。頯當爲觭。形近而誤。其讀當爲奇。周禮大卜杜子春注云。觭讀爲奇偶之奇。說文角部云。觭角一俛一仰也。莊子天下篇云。觭偶不仵。經上云倍爲二也。觭倍者。觭爲一。倍爲二。與觭偶義同。或云倍卽偶之譌。亦通。此言握物而使人射其奇偶之數。雖或億中。不足以爲智。故云非智之任也。

若耳目異。謂視聽殊用。各有所不能。依張說。(六)此釋經下不能而不害說在害。木與夜孰長。張云。木長非夜長。智與粟孰多。張云。智多非粟多。爵謂貴爵。親貴其所親者。行德行之貴。賈賈直之貴。四者孰貴。吳鈔本捝此字。非。張云。各貴其貴也。麋與霍孰高。霍吳鈔本作藿。此字篇中四見。此與麋同舉。下文又與狗同舉。則必爲獸名。以字形校之。疑當作虎。俗書虎霍二字。上半形相近。旗幟篇。虎旗譌作雩旗。可以互證。史記楚世家。西周武公曰。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於虎矣。張云。霍疑當爲隺。麋獸之高者。隺鳥之高者。案張說亦通。麋與霍孰霍此句疑涉上文衍。蚓與瑟孰瑟。張云。蚓蓋蟲名。瑟蝨同言。麋不可以爲隺。蚓不可以爲瑟。各異

ノ觀念ヲ明ニスル事ヲ得、例スレバ富家ノ食物ヲ以テ貧家ト比スルトキハ、直チニ其多少ヲ比較計度スルコトヲ得、又蛇ヤ蚯蚓ノ類ガ相集リテ、其ノ體ヲ屈曲旋回スルヤ、相背キ去ルト、互ニ同リ近ヅクトノ相異ナル者アリ、又象梗ハ皆木偶ニシテ、多ク桐木ヲ以テ之ヲ作ル者ナレバ堅強ナリ、然ルニ生人ハ柔軟ナル筋骨ヲ有ス、此レ木偶ト生人トノ異同ナリ、又ハ劍戈ハ人ヲ死セシメント欲シ、甲ハ人ヲ衞ルヲ主トスル者ナレバ、此レ劍戈ト甲トノ同異ナリ、處室子ハ處女ニシテ、子母ハ子ノ母ナレバ長少ノ同異アリ、兩色相對シテ其色益明白ナルハ白黑ノ二色ナリ、他色ハ相對スルモ此ノ如ク明ナラズ、中央ハ四旁ニ對シテ始メテ生ズル名稱ナリ、人ノ論說行事學問名實ノ四者ニツキテハ、各〻是非ノ異同アリ、兄弟ハ互ニ相敵耦シテ其異同アリ、身體ハ此ニ留ルモ、精神ハ已ニ去ルコトアリ、是レ存ト亡トノ區別ナリ、即チ如此者ハ死亡ニシテ之ニ反スル者ハ存命中ノ者ナリ、虎ヲ以テ姓トナストモ、眞ノ虎ト對スレバ其假タルコトヲ知ルコ

讓案。經麗與下疑挩暴字。(四)二與一亡句。不與一在。此言分一體爲二。一旣化二。卽爲無一。公孫龍子通變篇云。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卽此義。偏去下疑挩之字。言分一體爲二偏。則可去其一偏也。此釋經下一偏棄之。未。此字疑衍似卽上句之字之譌。或云當屬上句。云偏去未謂或去或未去也。經說上云。難宿成未也。亦通。有文實也。張云。文實猶名實。案張說是也。經說上云。擧告以文名。擧彼實也。是其證。或謂文並當爲之。之猶此也。亦通。而後謂之句。無文實也。則無謂也。謂有名實。始有所謂。無名實。則無所謂。大指與公孫龍子名實篇所論略同。不若敷與美。張讀不若敷與句云。敷與氾與也。經所謂因。案張說亦難通。不字疑衍。敷與美。疑當作假與義。經下云。使殷美。亦似當作使假義也。漢衡方碑。假作儌。魏高湛碑。假作儌。與敷殷並相似。此言有名實可謂。則與類相比附。是謂之義。無名實可謂。則當假借他物以謂之。是謂之假。卽後文假必非也之義。謂是句。則是固美也。美疑亦義之誤。謂也疑當讀爲他。則是非美。疑亦當作義。非義卽所謂假也。無謂則報也。報與美。文相偶。疑卽上文之敷。亦當爲假之譌。或云。報與反義同。經下云。唯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仮是也。又疑報或當作執。言我無謂則彼將堅執其說。經說上云。臺執。又云執服難成。三說並通。未知孰是。此釋經下謂而固是也。說在因。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廣脩堅白。脩舊本譌循。今據兪校正。此言若堅白在石。見白不見堅。見堅不見白。白一也。堅二也。二者離則不能相盈。相盈猶相函含也。若離者合之則無不相盈。如廣脩。本爲二。而從衡相函則爲一。堅白亦爲二。而色性相含則爲一。此皆二而一者也。此釋經下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與循。循卽脩之譌。公孫龍子堅白篇云。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擧也二。無白得堅。其擧也二。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

チ物ノ性ニ順ヒ之ヲ長養スルコトヲ爲スハ治ムルコトナリ、蛙變ジテ鶉ト爲ルハ變化ヲナスコトナリ。
仙人唐公房碑ハ金石萃編卷十九ヲ見ヨ。
(八〇)ハ同重體合類ノ解説、同ニ重類合類ノ四義アリ、名異ナルモ實ハ一ナルヲ重同ト云フ、一部分的ノ一體ガ總括的ノ兼體ノ中ニ包含セラルヲ體同ト云フ、全ク分離ノ別アルモ同ジ一室ニ居ルヲ合同ト云フ、種類ノ相似タル者ヲ類同ト云フ。
(八一)ハ異ニ不體不合不類ノ解説ニシテ、異ニ二、不體、不合、不類ノ四義アルコトヲ示ス、前項ノ同ノ正反對ナレバ、讀者之ヲ推知スベシ。
(八二)ハ同異交得知有無ノ解説、於福家良ハ於富家食ノ説、怨ハ怨ノ誤ニシテ怨ト知ト通ズ、於福家良ト怨有無也通トノ兩句ハ誤倒ナルベシ、免蚵還園ハ它蚵(卽蛇蟥)還圜ノ誤、(還圜ハ旋圓ナリ)鳥折ハ象梗ノ誤、劒尤早ハ劒戈甲ノ説、論行ノ下ノ兩行字ハ衍文、難宿成未ノ四字ハ不明、俱適ノ適ハ敵ト通ズ、霍ハ虎ノ誤、故ハ叚(卽假)ノ誤、凡テ事物ノ同異ハ相比較シテ始メテ其有無黑白ト云フガ如キ差違

作色。肝句。肺句。子句。愛也。張云。四者俱人所愛。而所以愛者異。橋茅吳鈔本作茆。食與招也。張云。茅亦可食。而巫以茅招神。不與橋同食。周禮司巫云。旁招以茅。案張說亦通。但此文與同名不相應。竊疑此橋當爲楙。爾雅釋木云。楙木瓜。毛詩衛風木瓜傳云。木瓜楙木也。可食之木。說文。楙从林矛聲。與橋上半形相近。聲類與茅同。此謂二字同音。而一以食一以招。同言異實也。招道藏本作抬誤。畢云。已上釋經下愛食與招。白馬多白句。視馬不多視視馬蓋言馬之善視者。此謂白馬視馬。語意異而辭例同。張云。視馬卽盼馬。小取篇。云之馬之目盼則爲之馬盼。案張說非是。詳小取篇。白與視也。畢云。已上釋經下白與視。爲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此文難通。麗與暴也上。疑衍不必二字。張云。暴惡也。爲麗者不必麗也。雖不必麗然非暴也。案張讀下爲非二字屬此非是。其說亦恐未塙。楊云。公孫龍子通變論。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雞也。其與暴乎。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章焉。案楊據公孫龍書。證此與暴之義。亦未知當否。若然麗亦或卽驪之譌文。但彼書與類與暴義並難通。而此上下文並以某與某相對爲文。則與彼書又似不相應。疑未能明。姑從蓋闕。爲非以人是不爲非。若爲夫勇不爲夫爲屨。以買衣爲屨。吳鈔本。首屨字上無爲字誤。此疑當作若爲夫以勇不爲夫。爲屨以買不爲屨。蓋爲非以人是不爲非者。凡己爲非理之事爲非。議人所爲之非亦爲非。今㫄人之非。則非其自爲非。經下云。非誹者諄。卽此非字之義。若爲夫以勇不爲夫者。上夫爲勇夫之夫。下夫爲夫婦之夫。言以勇偁夫則非爲夫婦之夫。爲屨以買不爲屨者。言爲屨而買之於人。則非其所自爲也。此並論異意同辭。三句文例略同。可以互校。今本爲夫下挩一以字。不爲屨不又譌衣。遂不可通。楊云。韓非子詭使篇。而輕刑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張云。勇當爲男。若名爲夫。則凡男子不得爲夫。案張說非是。夫與履也。畢云。已上釋經下麗與夫與履。履同屨。詒

スコト是レナリ。
(七七)ハ合詬(正)宜必ノ解說、古兵立ハ牧本ニヨル二合其迹ノ誤、エハ同ジク詬卽正ノ誤、藏聖兩字ハ皆宜ノ誤、合ニ正宜必ノ三義アリ、行事ノ形迹ハ道ニ反スルガ如キモ、中心ノ正シクシテ愧ヅルナキハ正ナリ、時宜ニ適當シタル行ハ宜ナリ、或ル事物ノ成立上、是非共無カルベカラザルハ必ナリ、更ニ宜ト必トヲ比較スレバ、宜ハ必ズシモ之ヲ要セズ、必ハ必ズ之ヲ要スル者ニシテ疑ナキ者ヲ云フ。
(七八)ハ欲正權利且惡正權、害ノ解說、伎ハ權ノ誤、欲惡ノ正ヲ得ント欲スレバ、利害ノ正シキ權衡ヲトラザルベカラズ、故ニ權トハ利害ノ兩端ヲ計リテ、何レニモ偏セザルコトヲ云フ。
(七九)ハ爲存亡易蕩治化ノ解說、早ハ甲ノ誤、鼃買ノ買ハ鶉ノ誤、爲ニ存亡易蕩治化ノ六義アリ、甲臺卽城ノ矢倉門ヲ爲クルハ、敵ヲ防ギテ其存立ヲ求ムルナリ、病ヲ療治スルコトヲ爲ト云フハ、病ノナカランコトヲ求ムルナリ、賣買ヲ爲スト云フハ交易スルコトナリ、消盡(霄ハ消ト通ズ)ストハ物品ヲ蕩盡スル所ノ行爲ナリ、順長卽

不悉論。篇中論景鑒及升重轉重諸法。與今泰西光重學說略同。顰涉未深。以俟達者。

(一)止 句。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張云。彼以爲然而說之。是一然也。我以爲不然而疑之。是又一然也。不可止也。故宜以類。案張說未塙。左傳哀十二年杜注云。止執也。謂彼此然不。各執一辭。卽經所謂類行也。依張楊說。此釋經下止類以行人。說在同。人卽之之譌。

(二)謂四足獸。爾雅釋鳥云。四足而毛謂之獸。此謂獸爲四足毛物之大名。

與生鳥與。畢張並讀與生鳥句。義不可通。疑當作與牛馬異。下三字並形誤。此謂牛馬爲四足獸之種別。下云若牛馬四足。

物盡與 句。大小也。與亦當作異。莊子天下篇。惠施曰。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此云物盡異。卽謂萬物畢異也。蓋物爲總名。大也。獸爲四足動物之專名。小也。猶荀子正名篇。以萬物爲大共名。鳥獸爲大別名是也。然牛馬復爲獸類之種別。是又獸爲四足之大名。牛馬爲四足之小名。明大小無定。隨所言而物盡異也。此與經下文物盡同名亦正相對。畢讀物盡句。張云。與疑衍。或三與字並音餘。皆非。是此釋經下驅異說。推類之難。說在之大小。經驅異說。當作四足牛馬異說。在下蓋捝名字。

(三)此然是必然則俱。謂同物同名。卽莊子所謂小同。經上云。同異而俱於之一也。

爲麋同名。爲疑當爲如。艸書相似而誤。麋舊本誤麋。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謂若是麋則其名盡同。又疑爲當爲馬。馬麋同爲四足獸也。亦足備一義。此釋經下物盡同名。張楊讀則俱爲麋句。張云。麋靡同。楊云。謂麋爛也。並非。

俱鬬 顧讀句。不俱二。張云。有二人然後鬬。然可云俱鬬。不可云俱二。二與鬬也。二舊本誤三。顧改爲二云。三字誤。案顧校是也。張校同。今據正。以下並廣推物同名之說。經說上云。俱處於室合同也。言二人相合。斯謂之俱。若俱鬬雖是二人。然是不相合之俱。故云不俱二。與下文云俱一義略同。此釋經下二與鬬。

包 疑當

即相說伺之意。此釋經上服執說音利。音疑言之誤。

(八五)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擇讀爲釋。釋捨古通。見節葬下篇。言取此法則捨彼法也。問故觀宜。畢云。此釋經上巧轉則求其故。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案轉傳字通。

(八六)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宜心。張校兩心字云。疑當作止。案張說是也。此言因人有不黑者。而禁其庳人之黑。因人有不愛者。而禁其愛人。二者皆不宜禁者也。皆釋經止字之義。

彼擧然者。以爲此其然也。則擧不然者。而問之。經說下釋止云。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義正同。依張楊說。此釋經上止因以別道。

(八七)若聖人有非而不非。而不非。而與如通。言聖人於人雖有所非。而非其所當非。則與無所非同。此釋經上正無非。

正五諸。自此至篇末。似皆釋五諸正負之義。以經校之。當屬上文五也之下。而傳寫貿亂。誤錯著於末也。楊以此下。並說經上正無非。非是。

皆人於知有說。皆疑當爲若。於知即上五諸之先知也。過五諸句。若負舊本譌員。今據吳鈔本正。負者不正之謂。列子仲尼篇。樂正子輿庳公孫龍說云。其負類反倫。有如此者。負諸亦謂非正諸也。無直無說。直疑當爲知。聲轉而誤。上正五諸云知。此過五諸云無知。文正相對。此數句義難盡。通其大意。似謂正者或已知。或有說過者。或未知。或無說。五諸即上經所謂諸不一也。用五諸。即上經所謂利用。若自然矣。言所癒出於自然。顧云。此說五諸當在經說下。案經下無五諸。但有五路。亦與五諸不同。顧說未塙。

經說下第四十三

此篇以經下校之。文有闕佚。畢注疏繆殊甚。與經尤多不相應。今並依張氏別爲攷正。畢本句讀。亦多舛誤。今

移也ノ誤、謂即チ人ノ發言ニ移擧加ノ三義アリ、鹿ヲ指シテ狗犬トスレバ、名ヲ移シ替フル事ナリ、又狗犬チ狗犬トシテ之ヲ呼ブハ、其實ニ由リテ擧稱スル者ナリ、又狗ヲ叱咤スルハ同ジ狗ヲ狗ト云フモ、怒氣ヲ含ンデ之ニ加ヘタルノ意ナリ、加ニ「陵グ」ノ義アリ。

(七三)ハ知聞說親ノ解、庳ハ障ト通ズ、知ニハ聞說親ノ三義アリ、人ヨリ傳受シタルハ聞キ得タル知ナリ、人ノ風說ハ、方土ノ限リ障フルコトヲ得ル者ニアラズ、如何ナル遠方マデモ達スル者ニシテ、吾人ハ之ニ由リテ或事ヲ知ルコトヲ得。又親ラ見テ知ルモノアリ。

(七四)ハ名實合爲ノ解說ニシテ、名實合爲ノ三義アルコトヲ論ズ、彼ノ物、此物ト之ヲ擧グルハ名、此其ノ名ヲ附クル意味ハ實、此兩者相叶フハ合、其內外ノ志行ハ行爲ナリ。

(七五)ハ聞傳親ノ解說ニシテ、聞ニ傳ト親トノ二義アリ、傳聞トハ親ラ聞見スルコト是レナリ。

(七六)ハ見體盡ノ解說ニシテ、時ハ特ノ誤、見ニ體盡ノ二義アリ、其一體、即チ一局部ヲ見ルコト、及ビ全體ヲ見盡ク

就(成)ト、半途ニテ失敗スルコト(濕)トノ區別ナク、用ヒルコトヲ得ル意味アリ、又故トハ之ニ反シテ、其命令ヲ下セバ、必ズ此ニ本ヅキテ其結果ノ成ルヲ云フ、說文引證ノ乘覆ハ衍文ナルベシ、老子ノ文ハ其不足以ノ四字ヲ削リテ、無ノ上ニ若字ヲ加フベシ。

(七二)ハ名達類私ノ解說文多ノ多ハ名ノ誤、姓字ノ字ハ字ノ誤、名ニハ達、類、私ノ三義アリ、達トハ何ゾヤ物ト名ヅクルガ如シ、物ノ一名以テ凡百ノ物類ニ通達スルコトヲ得、類トハ同一ノ實即チ內容ニ加フルニ、文名ヲ以テシタル者ニシテ、馬ノ實アレバ之ニ馬ト云フ文名ヲ與フ、此馬ト云フ名ハ凡ベノ馬類ニ適當スル者ナリ、又私トハ何ゾヤ、私ハ限ラレタル者ニシテ、例スレバ奴隷ヲ藏ト云フガ如シ(藏ニ奴隷ノ義アリ)此名ハ唯奴隷ノ實アル者ノミニ該當スベキ者ニシテ、凡ベテノ人ノ普遍的稱呼ニ非ルナリ、之ヲ譬フレバ姓名ハ吾人ノ發言ヲ俟ツテ始メテ生ズル者ナルガ、各自皆自家ノ姓名ヲ有シテ公共的ノ姓字アラザルガ如シ。

(七三)ハ謂移擧加ノ解說灑謂狗犬命也ハ鹿狗犬

子矛盾之喩。語意略同。死生也。處室子孟子告子趙注云。處子處女也。莊子逍遙遊釋文云。處子在室女也。子母長少也。言子則有母。長少相對爲名。兩絕勝言二色相勝。白黑也。中央句。旁也。謂有四旁。乃有中央。此與經上有閒中也。閒不及旁也。同義。論行行行學實衍兩行字。是非也。言人之論說行爲學問名實四者。各有是非之異。難宿未詳。成未也。謂成與未成。兄弟句。俱適也。適讀爲敵。言相合俱相耦敵。此與上文若兄弟一然。一不然者。義略同。身處志往句。存亡也。身處爲存。志往爲亡。亡與忘通。此與經上生形與知處也義略同。霍爲姓句。故也。霍疑當爲虎。經說下霍字四見並同。說詳彼。故疑當爲叚。叚與假同。此與經說下狗假霍也。猶氏霍也義略同。張云。姓疑當爲性。非是。賈宜句。貴賤也。楊云。經下有賈宜則讐語。詒讓案。已上並辨言語之同異。釋經上同異交得放有無。諸(八三)句。超城員止也。超城二字誤。員止疑當爲負正。九章算術方程篇有正負。負卽下云。過五諸若負。正卽下云。正五諸也。相從。謂彼謂而我從之。相去。說文去部云。去人相違也。謂口諸而意不從。先知。先已知之。是。句。可。句。相從一。相去二。先知三。是四。可五。說文言部云。諸讐也。言人之讐諸。其辭氣不同。隨所用而異。有此五者。五色。疑當作五也。也色形近而誤。卽所謂五諸也。下文正五諸云云。似當箸此下。長短前後輕重援。楊云。小取篇。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詒讓案。此疑亦論諸之不同。張讀援屬下句。恐非。畢云。此釋經上諸不一利用。執(八四)服難成。執謂人各執持一說。服謂服從人之說也。周禮調人鄭注云。成平也。難成。謂平議其是非難論定也。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此義難通。經有說字說未見。疑九卽說之壞字。說文說訓言相說伺。求執

リ、增ノ外ニ刀即貨幣アリ、行カバ之ヲ得べシト云ハンニ、假令其心ニ之ヲ欲スト雖モ、增外ノ事ニシテ、自分ガ其有無ヲ實見シタルニ非ズ、即チ半信半疑ナレバ終ニ行クコトヲ思止ルニ至ル、然ラバ則人ノ行爲ハ知ヲ窮ムルモ、歸スル所ハ利欲ニカカルヲ見ルベシ、サレバ彼ノ貪リテ惡臭ノ肉ヲ取ルハ智ニ非ズ、又指ヲ斫ルハ本來ノ愚人ニ非ズ、唯欲ノ僞ニ迷ハサレタル者ナリ、此ノ如ク僞スベキ事ト爲スベカラザル事トノ開ヲ、截然區別スルコト能ハズ、利ノ爲ニ顚倒シ疑惑スルハ、決シテ謀アル者ト言ヒ難シ。

(六九)ハ已成亡ノ解說、已即チ「スデニ」或ハ「ヤム」ト云フ語ニツキ、成ト亡トノ二義アリ、之ヲ例スルニ衣ヲ爲ルニ其衣出來上レルヲ、チ其衣已成ト云フガ如シ、過去ノ事ナルモ其衣ハ現存ス、之ニ反シテ病氣半愈ノ時ニ病已愈ト云ヒバ、病氣ハ全クナキコトトナルガ如シ。

(七〇)ハ使謂故ノ解說、故也ノ下ニ者字ヲ脫ス、人ヲ使フ事ニツキ謂ト故トノ兩義アリ、謂トハ人ニ命令ヲ告グル事ニシテ、其事ノ成

不類也。畢云。此釋經上異二不體不合不類。舊脫不體不字。(八二)**同異交得。**交吳鈔本誤於。言同異各得其義。若下文有無多少之類。**於福家良。**疑當作於富家食。楊以於當經文之放。非是。**恕有無也。**恕當作恕。與知通。**比**周禮小胥鄭注云。比猶校也。**度多少也。免蚓還園。**免當作它。即蛇之正字。前它蠶譌作免瑟。與此正同。蚓字亦見經說下。字書所無。楊云。前文免瑟。此云免蚓。瑟蚓通用。又云。蚓疑蝨字之訛。如韓咎與幾瑟。爭立太子。戰國策作幾瑟。史記作蟣蝨。案楊說非是。說下云。蚓與瑟孰瑟。則蚓與瑟不得爲一字。彼瑟當亦蠶之譌。此云它蚓。彼云蚓蠶。則蚓似當爲蛇。蠶同類之蟲。竊疑蚓字即螾之別體。後漢書吳漢傳李注。引十三州志云。朐䏰。其地下溼多朐䏰蟲。䏰音閏。即螾之音轉。蚓从刃爲聲。猶以䏰爲螾也。方言云。蚰蜒自關而東。謂之螾䗇。北燕謂之蚎蚭。彼蚎字亦說文所無。與此蚓字形相近。疑蚎蚭亦當爲蚓蚭。蚓螾字同。蚭䗇聲轉。傳寫譌作蚎。郭璞遂音爲奴六反矣。園疑當作圜。亦形之誤。還與旋同。蛇螾皆蜿蟺屈曲而行。故下云去就也。**去就也。**彼此相背爲去。相還爲就。**鳥折用桐。**此義難通。竊疑鳥當爲鳥。折當爲梗。干祿字書云。象通作鳥。北齊南陽寺碑。象作鳥。並與鳥形相近。梗折偏旁亦略相類。象謂象人。即偶人也。說文人部云。偶桐人也。越絕書。記吳王占夢云。桐不爲器用。但爲俑。當與人俱葬。淮南子繆稱訓云。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宋本許注云。偶人桐人也。周禮冢人言鸞車象人。鄭注引孔子謂爲俑者不仁。論衡感虛篇云。廚中木象生肉足。史記刺客傳索隱。引象作鳥。與此可互證。梗者戰國策齊策云。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土偶曰。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趙策又云。土梗木梗。史記孟嘗君傳。桃梗作木偶人。是木偶人謂之象人。或謂之俑。亦謂之梗。以桐爲之。亦曰桐人。故云象梗用桐。**堅柔也。**此謂象人與生人不同者。一堅一柔也。老子云。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即此堅柔之義。**劍尤早。**吳鈔本作蚤。此義未詳。以意求之。疑當作劍戈甲。戈尤形近而譌。篆文早作𣅀从甲。故甲譌作早。言劍戈以殺人。求其死。甲以衞人。求其生。故下云死生也。此與孟子矢函。韓

ダケ誤レル者アリ、如此紛然トシテ論爭スルハ、寧ロ犬ヲ指シテ犬ト呼ブノ明白確實ナルニ若カザルナリ。（六〇）ハ爲窮知而縣于欲也ノ解說、離ハ斷ノ誤ニシテ斫ト同ジ、愼文ノ文ハ之ノ誤、離ハ羅ト通ズ、騒ハ臊ノ假音ニシテ肉ノ臭ナリ、欲而ノ下ハ得字ヲ脫ス、廧ハ墻ト同ジ、力ハ刀ノ誤、縣ハ縣即チ懸ト同ジ、紙ハ知ト同ジ、不所ハ所不ノ誤ニシテ、所不爲ノ爲字ヲ省略シタル者、吾人ノ行爲ハ皆知慮ヲ窮メテ之ヲ爲スモ、畢竟ハ利欲ノ爲ニ左右セラルル者ナリ、之ヲ例スレバ僅少ノ利益ノ爲ニ自己ノ一指ヲ斫ラント欲ス、自己ノ智暗クシテ其指ヲ斫ルノ害タルコトヲ知ラズ、若シ智力ヲ以テ之ヲ判斷スレバ、假令指ヲ斫リテ一時ノ利益ヲ得ルモ、後日ノ害ヲ遺スコトハナサザルナリ、然ルニ之ヲ爲シテ其禍ニカカルハ利ニ迷ヘバナリ、又此ニ脯即チ乾肉アリ、其肉臭ノ果シテ善ナルカ惡ナルカヲ知ラズ、妄リニ之ヲ食セン爲、惡臭ノ肉ヲ獲タルハ、是レ利益ノ爲ニ善惡未ダ知ルベカラズ即疑ハシキ肉マデモ爭フニ至ル者ナリ、又此ニ人ア

與此相類。言兩權利害無所偏主。依楊說。此釋經上欲正權利且惡正權害。

爲（七九）句。**早臺**。張云。皁古只作早。詒讓案。早疑當爲甲。後文劒甲字亦譌早可證。說詳後。臺謂城臺門臺。詩鄭風出其東門。毛傳云。闍城臺也。禮記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

存也。言爲甲以備戰。於城及宮門爲臺。以備守。皆以求存爲爲也。張云。以爲而存。

病句。**亡也。**言治病之爲。求其亡。左成十年傳。晉侯有疾。秦伯使醫緩爲之。呂氏春秋至忠篇。文摯治齊王疾。曰。請以死爲王。高注云。爲治也。此即上文已爲衣成也。治病亡也之義。張云。以爲而亡。

買鬻。兪云。說文貝部。賣衒也。讀若育。今經典通以鬻爲之。張云。互相爲。

易也。霄盡。畢云。霄與消同。詒讓案。爾雅釋天。雨霓爲霄雪。釋文。霄本亦作消。

蕩也。張云。莫之爲而爲。

順長句。**治也。**張云。有爲而爲。

蘁買句。**化也。**張云。蘁買未詳。或即蘁鶉化亦爲也。畢云。此釋經上爲存亡易蕩治化。兪云。上文雖有化若蘁爲鶉之文。然買鶉音義俱遠。形又不相似。蘁疑賣字之誤。上文云。買鬻易也。此云賣買化也。文異而義同。案兪改蘁爲賣。則與上文義複。不足據。買疑當爲鼠。列子天瑞篇云。田鼠之爲鶉。蓋古說蘁鼠二者皆能化爲鶉。故上文既以蘁鼠釋化。此又兼舉蘁鼠二者。以盡其義。兩文雖異而義實同也。鼠漢隸或作胥。見仙人唐公房碑。與買形極相似。因而致誤。或云。買當爲臯。即鶉之省。亦可備一義。

同（八〇）句。**二名一實**句。**重同也。不外於兼。**句。**體同也。**亦與經云。體分於兼義同。分體統含於兼體之內。故云不外於兼。

俱處於室句。**合同也。**說文人部云。俱偕也。

有以同句。**類同也。**說文犬部云。種類相似。唯犬爲甚。楊云。大取篇云。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鮒同・同是之同・同然之同・同根之同。畢云。此釋經上同重體合類。

異（八一）句。**二必異二也。**必讀爲畢。古通用。張云。名二而實又異。謂名實俱異。是較然爲二物也。

不連屬句。**不體也。不同所**句。**不合也。不有同**句。

ト、比トハ兩物相並ブト雖モ、未ダ合體セザル者ナルモ、場合ニヨリテ積重セラルルコト、次トハ兩物相並ブト雖モ、平面的ニ並ブ者ニシテ、積重セラルルコトナキヲ云フ。

(六五)ハ法所若而然也ノ解說、法ハ一定ノ標準ニ從フコトヲ言フ者ナリ、之ヲ例スレバ茲ニ一人アリテ、其ノ心ニ圓形ヲ畫ガンコトヲ意フ、其時ニハ規卽チ「コンパス」ヲ標準トナシテ之ニ從ヒ、始メテ圓卽チ員形ヲ造ルノ類ナリ。

(六六)ハ佴所然也ノ解說、佴ハ並ビ順フ義ナレバ、民ガ法律ニ服從スルコトヲ云フ。

(六七)ハ說所以明也、彼不、可兩不可也、辯爭、彼也、辯勝當也ノ解說、辯說ハ、自己ノ意思ヲ明ニシテ、彼我互ニ是非ヲ決スルコトナリ、大凡ソ辯ハ兩者意見ノ相違ヨリ起ル者ナリ、之ヲ例スレバ、牛犅ト犅スル植物ト、牛トハ同ジク牛字ヲ使用スルモ截然トシテ兩物ナリ、之ヲ同物ト認ムルハ非難スルマデモナク其誤明カナリ、然ルニ或ハ牛ナリトシ或ハ牛ニ非ズト云フ、是卽チ論爭ナリ、蓋シ彼我相爭フ時ハ、兩者皆當ルコトナク、或ハ其中ノ一箇

鹿形近而誤。言移他名以謂此物。猶言指鹿爲馬。楊讀灑屬上若姓字句非是。**狗犬**句。**舉也。**謂正舉物名。上文云。舉告以文名舉彼實也。張云。或謂之狗。或謂之犬。單舉之謂也。未塙。**叱狗**說文言部云。叱訶也。漢書儒林傳王式曰。何狗曲也。顏注云。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加也。**謂以惡語相加。說文力部云。加語相增加也。論語集解引馬融云。加陵也。畢云。此釋經上謂移舉加。

知(七三)句。**傳受之聞也。方不障**集韻四十漾云。障或作庳。**說也。身觀焉**句。**親也。**畢云。此釋經上知聞說親。言所爲知者有三。得之傳受。是耳所聞也。非方土所阻。是人所說也。身自觀之。則親見也。

所(七四)**以謂**句。**名也。所謂**句。**實也。名實耦**句。**合也。志行**句。**爲也。**畢云。此釋經上名實合爲。

聞(七五)句。**或告之**句。**傳也。身觀焉**句。**親也。**畢云。此釋經上聞傳親。

見(七六)句。**時者體也。二者盡也。**體卽經上體分於兼之義。時疑當爲特。特者奇也。二者耦也。特者止見其一體。二者盡見其衆體。特二文正相對。畢云。此釋經上見體盡。**古**(七七)此與下文爲目。楊依經校云。疑合之訛。**兵立**兵吳鈔本作力。並未詳。**反中**疑當作反也。反與正上下文義相對。**志工**工疑功之省。大取篇云。志功爲辯。又云。志功不可以相從也。是其證。**正也。**志功相合。爲得其正。**臧之爲**臧疑當爲義。**宜也。**張云。臧人臣也。臧奉主命。無不宜爲。案張說未知是否。**非彼必不有**句。**必也。聖者用而勿必。**聖疑當爲宜。或當爲正。經上正無非。說亦作聖可證。**必也者可勿疑。**依楊說。此釋經上合正宜必。**仗**(七八)**者兩而勿偏。**張云。此申言兵立反中。言仗兵者。皆兩比而無獨立。故以解合也。案張以仗爲兵杖。楊說亦然。皆穿鑿不足憑。以經文推之。疑仗當作權。艸書形近而譌。經說下右權交繩。權今本誤。校

其一ハ尺ト尺ト結ビ付クトキハ盡キズシテ尚餘地アリ、然シナガラ物ノ最モ前ナル兩端ノ結ビツク時ハ、何等ノ餘地ヲモ留メズ、何トナレバ端自身スデニ物ノ極點ナレバナリ、猶ホ零ニ零ヲ加フルモ零ナルガ如シ、既ニ尺即チ或ル分量ヲ有スル者ト、端即チ全ク分量ヲ有セザル者ト二種アレバ、此兩者相結合スルトキニ、端ハ其儘ナルモ尺ハ或ル數ニ達スベキ可能性ヲ有ス、堅白ハ相異ナリト雖モ、同ジク石ニ結ビ付ク時ハ一團トナリテ止ム、又或ル物ハ之ニ反シテ其體異ナレバ之ヲ合スルモ、自ラ相拒否シテ止マザル者アリ。(六三)似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ノ解説、似ハ仳即チ比ノ説、比ニ兩種類アリ、結ビ付キテ竝ブ者ト、然ラザル者トアリ、其何レニモセヨ、兩方ノ端緒並立セザレバ出來ザルコトナリ。(六四)ハ次無閒而不相攖也ノ解説、次ハ物ノ順ニ並ブコトニシテ、其中閒隙ナク、又他ニ觸レザル者ナリ、既ニ他ニ觸レ結ビツカザルコトナレバ、其物ヲ積重スベカラズ、故ニ厚ヲ成スコト能ハザルナリ、之ヲ要スルニ攖トハ兩物ノ合體スルコ

古書罕見。盧援以釋此。畢張楊並從之。似不甚塙。荀子不苟篇云。窮則棄而儑。楊注引方言濕爲釋。韓詩外傳。儑作累。洪頤煊謂。荀子之儑。即說文人部云。儽垂皃。一曰嬾解乘覆也。案洪說甚是。說文人部。又有儡字。云相敗也。老子。儽儽兮。其不足以無所歸。釋文云。儽一本作儡。敗也欺也。淮南子俶眞訓云。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而不免於儡其身。蓋儡儽聲義並相近。此書之濕當作㶟。荀子之儑當作儽。經典凡从畾纍。與从㬰字多相掍。㶟即說文儡儽之叚字。不必成儡。言雖使爲之。而其事之成敗。則未可必。儡與成義。正相對也。

故也必待所爲之成也。 故也下當有者字。此與經上故所得而後成義同。言因此故而致彼。如是必所爲已成。乃可爲使也。張讀濕屬此句云。志而不得而故使之。是之謂故。其事必欲成。案張說未塙。畢云。此釋經上使謂故。

(七二)**名** 句。**物** 句。**達也。** 言物爲萬物之通名。荀子正名篇云。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即此義。

有實必待文多也。 張云。物有是實。名以文之。文者實之加。故曰多。案依張說。則經名達下當有多字。恐非。竊疑多當作名。言名爲實之文也。上文云。舉告以文名。舉彼實也。可證。或謂此文多與前文名。並當作之名。亦通。

命之馬 句。**類也。**

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 張云。馬而命之馬。是類也。凡馬之實。皆得名之馬。案張說是也。荀子正名篇云。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即此義。

命之臧 句。**私也。** 臧即臧獲之臧。詳後大取篇。言於人之賤者。而命爲臧。則臧非人之通名。故曰私。張云。人而名之臧。是私也。

是名也止於是實也。 張云。名止於是實。凡人不得名之。

聲出口俱有名若姓字。 吳鈔本作與。畢云。疑字。張云。當爲字。物之有名。如人之姓字。案畢張校是也。姓字(七二)亦一人之私。與臧相似。依張說。此釋經上名達類私。畢以若姓字三字。屬下說非。

灑謂狗犬命也。 灑吳鈔本作洒。義並難通。命也亦與經不相應。張云。灑即移。意移狗而謂之犬。是猶其命也。案張說未塙。以經推之。疑當作鹿謂狗犬移也。灑

美否也。欲而騷騷上疑捝得字。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廧外之利害。未可知也。畢云。廧字牆俗寫。詒讓案。左傳襄二十六年。寺人惠牆伊戾。釋文牆作廧。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兪云。力字無義。疑人字篆書之誤。趨之而得爲句。人則弗趨也爲句。案力疑當爲刀。經說下。亦云王刀。皆謂泉刀也。趨之而得刀句。言若有人言牆多有泉刀。趨之卽得。而不信者則弗趨也。前說信云不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視城得金。此趨牆外得刀。與視城得金。語意正同。兪說未塙。是以所疑止所欲也。兪云。蓋趨之則得利。而人以爲利害未可知。止而弗趨。是以所疑止所欲也。張云。譬如食脯不知其利害則仍食之。譬如趨廧外。不知其利害則弗趨。所疑同。而止不止異。則不在於知明矣。觀爲窮知而縣於欲之理。張云。指說經也。畢云。縣縣字異文。讀如縣挂之類。詒讓案。縣與莊子寓言篇無所縣其罪之縣義同。郭象注云。縣係也。言所爲爲欲所牽係。則知或有時而窮。雛脯而非恕也。畢云。恕悊字異文。字書無此字。張云。卽智字誤耳。案張說是也。詳經上。爾雅釋器云。魚曰斮之。卽此斮脯之義。雛指而非愚也。所爲與不讀爲否。所與爲相疑也。張讀作所爲與所不爲相疑也云。不所疑當作所不與疑衍。案張校亦通。非謀也。謂不暇審計而爲之。所謂縣於欲也。畢云。此釋經上爲窮知而縣於欲也。大指言所知一事。必待爲之而信其利害。否則縣於欲。不以疑而自止。已(六九)句。爲衣句。成也。治病句。亡也。張云。爲衣以成爲已。治病以亡爲已。詒讓案。亡猶言無病也。漢書郊祀志云。病良已。注孟康云。已謂病愈也。畢云。此釋經上已成亡。使(七〇)句。令謂。句。謂也不必成濕。張云。以令謂人。是之謂謂。方謂之成。不可必。盧云。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亡。謂之溼。楊倞注荀子引作濕。此濕字與方言義同。他合反。案方言雖有此義。然

コトヲ得ズ、然ルニ世人之ヲ開ト云フハ、此ニ及ブコト卽チ接スルコトヲ、如此同等ナル者ノ接續ニ用ヒザルニヨルナリ、文意不明ナルモ、暫ク臆說ヲ以テ之ヲ解ス。

(五九)ハ纑開虛也ノ解說纑間ハ兩木開ニ夾マレタル空間ニシテ、其開他ノ木ナシ、故ニ虛ト云フ、蓋シ前文ノ閒モ、虛ト同ジク兩物ノ閒ニ夾マレタル者ナレドモ、其意味異ナルアルヲ明ニス。

(六〇)ハ盈莫不有也ノ解說、於尺ノ尺ハ石ノ誤、盈ハ充滿ノ義ナレバ、物ノ厚モ之ナケレバ成ルコト能ハズ、之ヲ公孫龍ノ堅白石ニ就キテ論ズレバ、堅白ハ石ノ全體ニ充滿シテ如何ナル部分ニモ、堅白ノ性ヲ有セザルハナキ如キヲ云フ。

(六一)ハ堅白不相外也ノ解說、堅ノ下ニ白字ハ脫ス、堅白石ノ堅白ハ相拒否セザル者ナルコト前項ノ如クナルモ公孫龍ハ之ヲ以テ二トスルハ、蓋シ堅ト白トヲ別處ニ分離シ互ニ相拒否セシムルガ故ナリ。

(六二)ハ攖相得也ノ解說、第二ノ尺與ノ下ノ端字、誤リテ最後ノ相盡ノ下ニ在リ、攖ハ兩物ノ結ビ付クルコトナルガ、此ニ二種類アリ、

注云。法謂規矩尺寸之數。說謂鴻殺之意。張云。意若規而爲員。是法也。畢云。此釋經上法所若而然也。

佴(六六)然也者。民若法也。若猶順也。畢云。此釋經上佴所然也。

彼(六七)凡牛樞非牛 此義難通。張云。可彼可此。謂之樞。案張說肊定不足據。牛樞疑木名。爾雅釋木云。藲荎。郭注云。詩曰山有藲。今之刺楡。今毛詩唐風。藲作樞。牛樞疑即刺楡之大者。古艸木大者。多以牛爲名。若爾雅蔆牛蘄終牛棘之屬是也。牛樞叚牛爲名。則非眞牛。故曰非牛。 兩也。

無以非也。謂牛樞與牛。兩者實不同。則不足辯也。 辯或謂之牛。謂之非牛。疑當作辯者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牛。 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必上。畢本有不字。今據道藏本吳鈔本刪。言兩辯相非。不能皆當。則必有一不當者也。 不若當犬。當犬。若上云當牛當馬。言辯牛之是非而不當。不若謂狗爲犬之當也。經說下云。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無勝。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也者勝也。即此章之義。畢云。此釋經上。攸不可兩不可也。辯爭彼也。辯勝當也。案經攸即彼之誤。

爲(六八)句。欲𩁹其指。畢云。𩁹即難異文。張從之。案字書無𩁹字。畢說不知何據。此云𩁹指𩁹脯。義亦並不可通。竊疑並當爲蘄之譌。耕柱篇。備穴篇。蘄並譌作𩁹。經下篇。蘄舊本或譌从着。故又譌从養也。蘄與斫義同。亦詳經下篇。蘄指謂斫手指。蘄脯謂斫乾脯也。 智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

若智之慎文也。文當爲之之誤。 無遺於其害也。而猶欲𩁹之。則離之。史記管蔡世家索隱云。離即罹。罹被也。案離俗作罹同。詩王風兎爰。逢此百罹。釋文云。罹本亦作離。離之謂因欲而離患也。或疑離亦斮之誤。上欲斮屬意。下斮之屬事也。亦通。 是猶食脯也。騷之利害。未可知也。畢云。騷臊字假音。讀如山海經云食之已騷。詒讓案。騷之利害。疑言臭之善惡。張云。味之

セヨ。

(五四)ハ方柱隅四讙ノ解說、倘ホ解題ヲ看ヨ。

(五五)ハ倍爲二也ノ解說。倍トハ或ル數ヲ倍加スルノ義ナレバ、二尺ト一尺トノ如シ、一尺ノ差アルヲ云フ。

(五六)ハ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ノ解說、倘ホ解題ヲ參照セヨ。

(五七)ハ有閒中也ノ解說。

(五八)今前二項ヲ並說セン二、有閒ト閒トノ區別ハ、之ヲ例スレバ、兩柱ト其閒ノ距離トノ如シ、兩柱ハ有閒ニシテ、其閒ノ距離ハ閒ナリ、故ニ前者ハ中也ト云ヒ、後者ハ不及旁也ト云フ、又之ヲ解キテ、前者ハ謂夾之者也トイヒ、後者ハ謂夾者也トナス、後前於區穴云云トハ何ゾヤ、此閒ヲ解釋シタル者ニシテ、布帛チ變ルニ、前端ヲ區穴(我邦ノ「ミミ」ノ類)ト云ヒ、後ヲ端ト云フ、此兩者ノ閒ヲバ、世俗ニ閒ト言フモ、是レ眞ノ閒ニ非ズ、何トナレバ、一見スレバ閒ノ如キモ、布帛ハ連續シテ相及ブ者ナレバ、後端ノ盡クル所ナリ、更ニ前端トナル者ナリ、然ルニ閒ハ不及旁也ト云フトキハ區穴ト端即チ同等ナル者ノ閒ハ、區穴ニモ接シ、端ニモ接スル故、決シテ眞ノ閒ト稱スル

ル者ナリ、而ルニ世上マタ一見スレバ止ルガ如クシテ、實ハ止ラザル者アリ、譬ヘバ人ノ橋梁ヲ過グルガ如シ、橋梁ハ道路ヲ中斷スル者、一時人行ヲ止ムルガ如キモ決シテ然ラズ、却リテ寧ロ人ノ進路ニ便ズルガ爲メナリ、如此止ノ如クシテ不止ナルハ、恰モ馬ヲ以テ馬ニ非ズト云フガ如シ、牧本ノ解說異ナリト雖モ、文長キヲ以テ略ス。

(五〇)ハ必不已也ノ解說、必トハ必然ヲ意味スル者ナリ、故ニ固ク持執スル所アルヲ云フ、(臺ハ持ト訓ズ)然ルニ兹ニ兄弟二人アリ、一ハ其事ヲ然リトシ一ハ然ラズトス、此ノ如ク肯定否定區區タルコトハ、未ダ絕對的ノ必然ト云フベカラズ。

(五一)ハ平同高也、同長以舌相盡也、中同長也ノ解說、尙ホ解題ヲ參看セヨ。

(五二)ハ厚有所大也ノ解說、經ニハ厚ハ物體アリテ始メテ生ズル者ナルヲ說クモ、此ニ無所大ト云フハ何ゾヤ、有形ノ物體ハ如何程厚ナリト雖モ、之ヲ計ルコトヲ得、唯無形ノ物體ニ至リテ、始メテ眞ノ厚ト稱スルコトヲ得。

(五三)ハ圓一中同長也ノ解說、尙モ解題ヲ參照。

二即謂堅白也。公孫龍子堅白論篇云。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此云得二。亦謂得白得堅。分爲二也。**堅異處不相盈。** 堅下當有白字。**相非是相外也。** 經說下云。於石一也。堅白二也。故云得二。蓋離堅白爲二而異處。則堅非白。白亦非堅。是爲不相盈。亦即爲相外。若合而同體。則堅內含有白。白內亦含有堅。是爲不相外。此義亦見公孫龍子。互詳經說下。畢云。此釋經上堅白不相外也。**攖**(六二)句。**尺與尺俱不盡。** 言尺與尺相攖。則前尚有餘地。故兩俱不盡。**端與端俱盡。** 舊本。與譌無。俱譌但。張云。無疑當作與。但當作俱。是也。今據改。經上云。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是端前更無餘地。故相攖則兩俱盡。**尺與或盡或不盡。** 尺與下。張云。疑脫尺字。案張校與上文歧啎。此疑當有端字。誤錯箸於後。言尺與端相攖則端盡。尺不盡。**堅白之攖相盡。** 此言堅白雖殊。而同託於石。性色相含。彌滿無閒。故其攖爲相盡。即經說下堅白相盈之義。**體攖不相盡。** 言凡物兩體相攖。雖攖而各自爲體。不能相含。是即不相盡也。**端** 此與上下文不相屬。疑即上尺與端句之挩字。誤錯箸於此。畢張楊並讀端屬上爲句。張云。尺與尺俱不盡。則體相攖。端與端俱盡。則端相攖。尺與尺或盡。或不盡。則端體並相攖。體之攖可盡。而端之攖不可盡。案此讀恐非。張說亦未析。王讀端仳爲句。尤誤。畢云。此釋經上攖相得也。**仳**(六三) 畢云。疑似字。張校同。王引之云。仳與比通。比者竝也。案王說是也。集韻六至云。仳及也。與比義亦相近。**兩有端而后可。** 畢云。有一本作目。此釋經上似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案顧校季本。有亦作目。后吳鈔本作後。經似亦即仳之誤。**次**(六四)句。**無厚而后可。** 后畢本作後。吳鈔本作厚。非。無厚似謂體極薄而相次比。或疑當作無序。見經上。言序次齊平。更無差等。而其體終不合并也。亦足備一義。張云。無厚乃無閒。畢云。此釋經上次無閒而不攖攖也。案攖攖當作相攖。**法**(六五)句。**意規員三也。俱可以爲法。** 說文貝部云。員物數也。禮記少儀云。工依於法。游於說。鄭

(四四)ハ化徵易也ノ解說、鼃(蛙)ノ化シテ鶉トナルガ如ク、形徵ノ變易スル者ヲ云フ。

(四五)ハ損偏去也ノ解說、損トハ一部分ノ減損ヲ云フ、スベテ兼即總體ノ中ヨリ、或ル一體ヲ去レバ或ル一體ハ存ス、其存シタル一體ヲ主トシテ言フトキハ、此場合ニ損ト云フナリ。

(四六)儇秪也(即環俱氐也ノ誤)ノ解說ニシテ、本文ノ三字モ、亦經ト同ジク誤リタル者ナリ。

(四七)ハ庫易也ノ解說ナリ、然レドモ其義明ナラズ。

(四八)ハ動或從也ノ解說、偏祭從者ハ偏際從者ノ誤、毄ハ蟲ト通ズ、動トハ從ルコトナレバ、從ルトキハ其接際スル所ニ、偏ネク觸ルル者ナリ、動クトキハ萬物朽腐ノ憂ナシ、夫ノ戶樞ヲ見ヨ、常ニ開閉シテ已マズ、故ニ蠹蟲ヨリ蝕セラルルコトナシ。

(四九)ハ止以久也ノ解釋、止ハ或ル者ノ久シク一所ニ止マルコトヲ云フ者ナレバ、スベテ久シク動カザル者ハ皆止ト稱スベシ、其理白ナルコト牛馬ノ別ナルガ如シ、矢ハ疾キ者ナルモ短距離ノ檻間ヲ過グルニ當リ、何時迄モ進行セザルハ、矢ノ止リタ

張云。若有同之。卽非最前。畢云。此釋經上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

有閒(五七) 畢云。此與下閒舊作聞。倶以意改。

謂夾之者也。 謂有物夾之。畢云。此釋經上有閒中也。

閒(五八)句。

謂夾者也。 張云。就其夾之而言。則謂有閒。就其夾者而言。則謂之閒。

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 尺與上文前不容尺之尺義同。謂凡物前盡處爲端。後距端一尺爲尺。更後盡處則爲區穴。區穴謂空隙。若布帛裁削之縫際皆是也。此蓋以方制布幅爲況。凡古布幅皆廣二尺二寸。爲衣則削其邊各一寸縫之。儀禮喪服賈公彥疏云。整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爲衣物及射侯。皆去邊幅一寸爲縫殺是也。蓋方制從衡正等去邊縫各寸。則幅止二尺。中半適一尺矣。

不夾於端與區內。 畢云。內疑穴字。張云。如有物尺前有區穴。後有端。端與區穴。所夾非閒也。閒乃是區穴之內。但與區穴相及。故云不及旁。案張讀內如字。不如畢校改穴之允。此似謂前有端。後有區穴。尺雖在其中。然與前後幅相連屬不絕。則不得爲二者所夾也。或云。不當爲必。亦通。

及。 如是者。謂之及。

及非齊之及也。 張云。齊等也。此申說及字之義。若論齊等之及。則區穴與端之所夾爲中閒。穴內宜爲旁。惟不論齊等之及。乃夾者但與區內相及也。案張說亦未析。此似言所謂不及旁者。非不齊旁之謂及。止謂彼此相次齊。則盡其邊際。二者同而異也。畢云。此釋經上閒不及旁也。

纑閒虛也者。(五九) 舊本挩閒字。王據經增。今從之。纑與櫨同。詳經上。

兩木之閒。謂其無木者也。 櫨爲柱上小方木兩櫨之閒。空虛之處。則無木。張云。與夾者相及。則謂之閒。但就其虛處。則謂之纑。案張依舊本爲釋。恐非。畢云。此釋經上纑閒虛也。

盈(六〇)句。

無盈無厚。 言物必有盈其中者。乃成厚之體。無所盈則不成厚也。

於尺無所往而不得。 此上下文。雖多云尺。然此尺字實當作石。形近而誤。經說下廢石於平地。石亦譌尺可證。此與下文。並以堅白石爲釋。言堅白在石同體相盈。則彌滿全體隨在皆有堅。亦隨在皆有白。故云無所往而不得。亦卽所謂相盈也。畢云。此釋經上盈莫不有也。

得二(六一)

スル事ナレバ、之ヲ譬フルニ、茲ニ二人アリテ一ノ楹柱ニ同樣ニ見トムルノ如キコトナリ、又臣民ガ協同シテ、一ノ君主ニ事フルガ如キヲ云フ。

(三九)ハ久彌異時也ノ解說、莫ハ暮ト通ズ、久トハ時間上ノコトナレバ之ヲ大ニシテ古今、之ヲ小ニシテ日暮、一トシテ時間的經過ナラザルハナキヲ云フ。

(四〇)ハ宇彌異所也ノ解釋、宇ハ宇宙ナドト稱シテ空間的ノ意味アレバ、東西南北至ル所宇ナラザルハナシ、家字ハ衍文ナリ。

(四一)ハ窮、或有前不容尺也ノ解說、窮トハ尺ヲ容レザル程ノ餘地ヲ存スルナキヲ稱ス、此餘地スラナキトキハ、此名ヅケテ窮ト云フモ無窮ト擇ブナシ。

(四二)ハ盡莫不然也ノ解說、但ハ俱ノ誤、盡ハ動靜等アラユル場合ヲ概括シタル上ニ言フコトナリ、除外例アルヲ許サズ。

(四三)ハ始當時也ノ解說、始ハ事物ノ起ル當時ヲ云フ者ナルガ、之ニツキテ二義アリ、一ハ既往ニ溯リテ其事ノ起ル時ヲ云フ、一ハ普通ノ意味ノ始ナリ、之ヲ要スルニ、時間ヲ經過スレバ始ト稱スベカラズ。

然者。一不然者。必不必也。是非必也。張云。弟兄一然。一不然。是必不能必者也。若是者非必也。言必者。是絕無不然者也。畢云。此釋經上必不已也。(五一)句。

同　捷與狂之同長也。捷吳鈔本作揵。畢云。一本作楗。案顧校季本同。

心中自是往相若也。捷讀爲插。詩小雅鴛鴦篇。戢其左翼。釋文引韓詩云。戢捷也。捷其噣於左也。儀禮鄉射禮注云。搢插也。釋文插作捷。是其證。狂當爲柱之誤。所插者。即重差之立表。亦即考工記匠人之置槷是也。謂插表於地。同長即同高也。插一表於中。以測日出入之景。而規畫其端。更於景東西南北端。各立一表。而以中一表爲心。外四表爲邊。規畫其邊。周匝成圜形。則自圜邊爲多綫。以往湊中點。其長諸綫必正相等。此即同長相若之義。亦詳經上。畢云。此釋經上平同高也。同長以正相盡也。中同長也。(五二)句。

厚　惟無所大。畢云。此釋經上厚有所大也。言唯其大無所加。是所謂大也。案畢說未允。此謂積無成有。其厚不可極也。與經文相反。而實相成。詳經下。(五三)句。

圜　規寫支也。寫謂圖畫其象。周髀算經云。笠以寫天。趙爽注云。寫猶象也。支吳鈔本作支。下同。支支義並未詳。疑當爲交之誤。後備城門篇。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支今本誤交。此交誤作支。猶彼支誤作交也。凡以規寫圜形。其邊綫周帀相湊。謂之交。或爲直綫。以湊圜心中。交午成十字形。亦謂之交。考工記匠人云。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鄭注云。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鄭說可證。此規寫交之義。張云。說文支小擊也。疑支爲法度之義。或支爲及字之誤。下同。案張說並非是。畢云。此釋經上圜一中同長也。(五四)句。

方　矩見支也。見支。疑亦當爲寫交。矩寫交者。以矩寫方形。其邊綫周帀相湊及隅綫相午貫。亦皆謂之交也。張云。見寫大同非是。畢云。此釋經上方柱隅四讙也。案讙當爲襍之誤。(五五)句。

倍　二尺與尺但去一。張云。二尺與一尺。但相較一也。畢云。此釋經上倍爲二也。(五六)句。

端　是無同也。

若シクハ現在ノ場合ニ用フベキコトニシテ、過去ニハ之ニ反シテ已「スデニ」ト云フ辭ヲ用フ。

(三三)ハ君臣萌通約也ノ解說、若石者也ハ臣民也者ノ誤、君トハ何ゾ臣民ニ對シテ始メテヤ、此名稱アル者ナリ。

(三四)ハ功利民也ノ解釋、功ハ民ヲ利スル事ナルガ、其功ヲ遂ゲルニハ時機ノ來ラザル前ニ十分注意シテ、之ヲ捉フル事ニ力ヲ盡スベシ、譬ヘバ冬ニハ輕衣ヲ仕入レ、夏ニハ重裘ヲ準備スルガ如シ。

(三五)ハ賞上報下之功也ノ解說、罪不在禁云云ノ十字ハ錯置、句首ノ賞ト下文ノ上報下之功也トハ接續セシムベシ、此文ハ解說ナルニ、經文ト同文ナルハ、平易ナルヲ以テ之ヲ省キシ者カ。

(三六)ハ罪犯禁也ノ解說、此十字ハ前項ノ如ク下文ノ上報下之功也ノ下ニ在ルベシ、殆ハ及ト訓ジ、姑ハ辜ニシテ罪ト訓ズ、罪ハ法禁ヲ犯スコトナレドモ、必ズシモ之ニ限ラズ、無罪ノ人ヲ害スルコトモ亦罪トナスベシ。

(三七)ハ前項三十六ヲ以テ準スベシ。

(三八)ハ同異而俱於之一也ノ解說、侗ハ同ト通ズ、同トハ衆異ヲ合同

可證。常庳音近而誤。言雖有區穴。視之則庳而不見也。畢云。此釋經上庫易也。案庫亦庳之誤。

動(四八)ハ句。**偏祭從者。**

此義難通。從亦當作徙。經云。動或徙。與經下宇或徙二文正同。則是遷地之義。疑偏祭當作偏際。謂動則周偏所接之域。經說下云。區宇不可偏舉。偏徧字亦通。詳非攻下篇。

戶樞免瑟。

呂氏春秋盡數篇云。戶樞不螻。動也。張云。瑟蝨同。戶樞不蠹。動故也。案依張說。免蝨謂免於蠹。義未塙。竊疑免瑟當作它蠶。它即蛇正字。說文它部云。它虫也。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或作蛇。从虫。干祿字書。蠶俗作蚕。它蚕與免瑟形近而譌。下文免蚓。免亦即它字。耕柱篇。白若之龜。龜今本譌作龜。龜亦从它也。皆可以互證。戶樞與它蠶。皆常動之物。畢云。此釋經上動或從也。案從亦徙之誤。

止(四九)ハ句。**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

當猶言是也。經上云。辯勝當。即謂是者勝也。淮南子齊俗訓云。從牛非馬。疑即此義。張云。無久之不止。以不止為不止也。其理易見。故當牛非馬亦通。

若矢過楹。

矢舊本譌夫。張云。疑亦當為人。王引之云。夫當作矢。矢之過楹。久則止而不行。故曰無久之不止。若矢過楹。鄉射禮記曰。射自楹閒。故以矢過楹為喻。案王校是也。今據正。莊子天下篇云。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疑此義與彼略同。

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

莊子齊物論篇云。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疑即此義。或謂當作當馬非牛。亦無義可說。此與上云當牛非馬二句並與上下文不相冢。而與後彼凡牛樞非牛章文相近。或有錯誤。張云。有久之不止。以不止為止也。其理難見。故當馬非馬。亦通。

若人過梁。

梁謂橋梁。若人過橋梁。不過不止也。張云。人過梁不止以求止也。畢云。此釋經上止以久也。

必(五〇)ト句。**謂臺執者也。**

執道藏本・吳鈔本作孰非。畢云。臺疑握字。說文云。臺古文握。握執言執持必然者也。案畢說是也。握古文又見淮南子詮言訓。今本亦誤臺。又俶眞訓云。臺簡以游太清。高注云。臺猶持也。釋名釋宮室云。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莊子庚桑楚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釋文云。靈臺謂心有靈智能任持也。則臺似本有持訓。不破字亦可通。

若弟兄一

四方ト云フガ如シ。

(二八)ハ譽明美也ノ解、譽ハ人ノ善ヲ明ニスルコトナレバ、之ヲ譽ムルニハ、其實行ニ必適スルコトヲ注意スベシ、又其賞詞ヲ發言スル時ハ温顔ヲ以テス。

(二九)ハ誹明惡也ノ解、使人督之ハ下文ノ誹ノ下ニ移スベシ、人ヲ非難スルハ人ヲシテ反省シ、其缺點ヲ正サシムル者ナレバ、其人ノ實行ニ必適スルコトヲ注意スベシ、要スルニ前項及本項ノ必要トハ、毀譽トモ過不及ナキヲ云フ、本項ノ其言之忻ノ忻ハ誤リナルベシ。

(三〇)ハ擧擬實也ノ解説、名ヲ擧グルハ其實ヲ示スガ爲ナリ、即種種文飾シタル名ヲ稱スルモ畢竟其實ニ擬スルタメナリ。

(三一)ハ言出擧也ノ解説、諸ハ謂ノ誤、能之ハ之能ノ誤、二ノ民字及ビ石ハ皆名ノ誤、俿ハ虎ノ誤、言也ノ下ニ者字ヲ脱ス、猶ハ由ト通ズ、言ハ事物ニ名ヅクルコトナレバ、口ヨリ發シタル名ナリ、然シナガラ名ハ畫虎ノ如ク、往往實ト相違スル者ナキニ非ズ、要スルニ言ハ名ヲ以テ實ヲ致シ極ムルヲ目的トナス。

(三二)ハ且言然也ノ解説、且ハ將然ノ辭ナレバ、事ノ前ヨリ言フトキ、

衍文也。今不據刪。畢云。此釋經上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案守宇之誤。

窮(四一) 句。**或不容尺有窮。** 言前雖或有不容尺之餘地。然此不容尺之外。即爲盡處。是有窮也。張云。或不容尺實也。雖未窮而有窮。**莫不容尺無窮也。** 張云。莫不容尺虛也。雖窮而無窮。畢云。此釋經上窮或有前不容尺也。

盡(四二) 吳鈔本作靜誤。**但止動。** 但疑當作俱。謂盡與俱義略同。止動謂事無動靜皆然。即經所謂莫不然也。畢云。此釋經上盡莫不然也。

始(四三) 句。**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 張云。時有此二者。始則當其無久也。無久久之始也。案張說是也。此言始者。或時已歷久而追溯其本。或時未歷久。而甫發其端。二者皆謂之始。但始必當無久時。若已有久。則不得爲始也。列子釋文引始時作夫物。疑誤。無並作无。畢云。此釋經上始當時也。

化(四四) 句。**若鼃爲鶉。** 列子天瑞篇。亦有此文。釋文引此。末有也字。畢云。此釋經上化徵易也。孫星衍云。淮南齊俗訓云。夫蝦蟆爲鶉。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詒讓案。說文黽部云。鼃蝦蟆屬。淮南書即本此。荀子正名篇云。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

損(四五)**偏去也者。兼之體也。** 舊本無去字。今依王校補。兼之體。即上文一之二。尺之端之義。兼者合衆體。偏去言於衆體中。損去其一體也。經上云。體分於兼也。亦即此義。**其體或去或存。謂其存者損。** 存上舊本挩或字。王引之云。經上云。損偏去也。則此當云損偏去也者兼之體也。其體或去或存。謂其去者損。寫者脫誤耳。張云。一物兼二體。體一去一存。就其存者言則損矣。案王校增或字是也。今據補。謂其存者損。當如張說。存字非誤。今不據改。畢云。此釋經上損偏去也。

儇(四六) 當爲環。詳經上。

昫民也。 畢云。昫。經作秖。此釋經上儇秖。詒讓案。昫當爲俱。民當爲氏。經作儇秖。秖亦誤。說詳經上。

庫(四七) 當作庳。詳經上。**區穴若** 句。

斯貌常。 貌吳鈔本作皃。管子宙合篇云。區者虛也。區穴猶云空穴。區穴若猶言若區穴。文偶到耳。斯貌常。疑當作所視庳。備城門篇。時令人行視封。視今本亦誤作貌。

曰且。如歲且更始之且。事前之且也。如匪且有且之且。毛傳曰此也。此方然之且也。惟從事後言之。則爲已然之事。不得言且。故云自後曰已。

若石者也。(三三)

畢云。此釋經上且言然也。兪云。若石者也。涉下句君以若名者也而衍。又誤名爲石耳。詒讓案。若石者也。疑當作臣民也者。乃約述經語以起下文。今本譌舛不可通。遂誤屬之上章耳。

君 句。以若名者也。

張云。謂以臣萌名。畢云。此釋經上君臣名通約也。名。經上作萌誤。案經云萌即氓字不誤。此言君之名對臣民而立。故云以若名。若即指臣民也。畢說非。

功(三四)不待時若衣裘。

不疑當爲必。言功之利民必合時宜。若夏衣而冬裘也。張云。冬資葛。夏資裘。不待時而利。案張說亦通。舊本重此七字。畢云。疑衍。張說同。案吳鈔本亦無。今據刪。畢云。此釋經上功利民也。

賞(三五)

疑當在下文。誤箸於此。

罪(三六)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姑。

殆疑當爲隸之叚字。說文隶部云。隸及也。姑與辜通。言罪不必犯禁。惟害無罪則及罪也。

上報下之功也。

此句上當有賞字。

罰(三七) 句。上報下之罪也。

上報下之功也六字。當在罪不在禁上。乃述經語。而未著說。今本貿亂不可通。畢云。此釋經上賞上報下之功也。罪犯禁也。罰上報下之罪也。

侗(三八)

說文人部云。侗大皃。又言部云。詷共也。引周書云。在夏后之詷。今書顧命。詷作侗。釋文引馬融本。字義並與許同。禮記祭統云。同之言詷也。是同侗詷三字並通。故此經作同。說作侗也。張云。侗當爲同。

二人而俱見是楹也。

楹疑亦形之誤。張云。一楹也。二人俱見。俱謂之楹。是同也。案張說亦通。

若事君。

事舊本作是。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似言猶衆人同事一君。此釋經上同異而俱於之一也。

久(三九) 句。古今旦莫。

舊本久上衍今字。旦譌且。王引之云。上今字因下今字而衍。且當爲旦。言古今異時。旦莫異時。而偏歷古今旦莫。則久矣。故曰久古今旦莫。故經上云。久彌異時也。彌偏也。案王校是也。顧張校亦以且爲旦。今並據刪正。

宇(四〇) 句。東西家南北。

顧云。家字衍。王校同。案家猶中也。四方無定名。必以家所處爲中。故著家於方名之間。非

奮發ニヨッテ生ズル者ナリ、夫レ重キ者ハ必ズ下ニ就カントス、唯之ヲ上ニ持上グルコトハ形體奮發即力ナリ。

(三二)ハ生刑與知處也ノ解說、楹ハ盈ト逆ジ、商ハ常ノ誤、形ト心トノ合一ニヨリテ、始メテ生命ヲ得ル者ナリ、即生命ハ體力及ビ心智ノ充盈ヨリ來ル、然レドモ永久ヲ保證スベカラズ、又何時死スルカモ知レザルナリ。

(三三)ハ臥知無知也夢臥而以爲然也ノ解說、人臥スレバ知覺アルモ、知識トスルニ足ラズ、夢中ノ事ヲ事實ト認ムル者ナリト、此經文ノ意味明ニシテ、別ニ詳說ヲ要セザル故、單ニ臥夢ノ二字ヲ揭グルノミ。

(三四)ハ平知無欲惡也ノ解釋、好惡ナキヲ公平ト云フコトナレバ、隨テ其心ハ惔然トシテ安ンズル者ナリ。

(三五)ハ利所得而喜也ノ解說。

(三六)ハ害所得而惡也ノ解說。

此二條ハ明白ナレバ之ヲ略ス。

(三七)ハ治求得也ノ解、人有ノ有ハ又ト通ズ、治ハ吾心ヲ盡シテ求ムル者ナリ、吾スデニ如此治ヲ求ムルトキハ、人又之ニ應ジテ南北ヲ治ムルニ至ル、南北ハ

人ト遇フノ意アリ、衆循ノ循ハ揗ト通ジテ、摩ト訓ズ、即チ衆人ト相スレアウコト。

(十六)ハ謂爲喩也ノ解說、下ノ爲是ノ二字ハ衍文、台ハ詒ト通ズ、謂即チ狷者ハ自ラ守リテ以テ滿足スルタメ、他人ヲ欺カザルナリ。

(十七)ハ廉作非也ノ解、不平ノ人ハ惡事ヲナスト雖モ、自分ニテハ其懼ルベキコトヲ知ル。

(十八)ハ令不爲所作也ノ解說、命令トハ自己ノ爲ス所ヲ自ラ爲サズシテ、他人ヲシテ之ヲ爲サシムル者ナレドモ、爲自己先ヅ身ヲ以テ率先スルニ非レバ、行ハレザル者ナリ。

(十九)ハ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ノ解說、任俠ノ士ハ自己ノ利益ヲ損シテ、本務ヲ濟スコトヲ務ムル者故、自己ノ惡ム所ヲバ之ヲ忍ビ、却リテ人ノ急ニ趣ク者ナリ。

(二〇)ハ勇志之所以敢也ノ解說、勇ハ勇敢ナル志氣ヲ云フ者ナルガ、此勇ニ二種アリ、斷行スベキ所ニ斷行スルハ勇氣トナヅケテ之ヲ尊ブモ、若シ斷行スベカラザル事ヲ爲ストキハ之ヲ害惡トナスベシ、不以ノ不ハ衍文。

(二一)ハ力刑之所以奮也ノ解說、與重奮也ノ與ハ擧ノ誤、力ハ形體ノ

事治矣。人有治南北。

有疑當讀爲又。或當作人治有南北。言吾事治則自治其身。人治則當廣求之四方。亦求得之意。畢云。此釋經上治求得也。

譽之(二八)句。必其行也。其言之忻。

說文心部云。忻闓也。司馬法曰。善者忻民之善。閉民之惡。即此義。張云。若是者。其言可忻悅也。

使人督之。

督篤之借字。書微子之命云。曰篤不忘。左僖十二年傳云。謂督不忘。督即篤也。爾雅釋詁云。篤厚也。言使人厚於爲善行。張以此句屬下說誹云。督正也。人有惡。使人自正之。恐非。畢云。此釋經上譽明美也。

誹(二九)句。必其行也。其言之忻。

誹譽義相反。說不宜同。疑皆涉上而誤。下亦有挩文。畢云。此釋經上誹明惡也。

擧(三〇)道藏本・吳鈔本。作譽。涉上而誤。告以文名擧彼實也。

春秋文八年。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公羊傳云。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擧也。何休注云。皆以官名擧言之。荀子儒效篇亦云。繆學襍擧。案此擧與公羊荀子義正同。文名言以文飾爲名。又疑此篇之字多誤爲文。此文名亦當作之名。之名猶言是名。與彼實文相對亦通。畢云。此釋經上擧擬實也。

故(三一)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

王引之云。當作故言也者出諸口能之民者也。出字誤倒在下。能下又挩一字。能與而通。謂言出諸口。而加之民也。繫辭傳曰。言出乎身。加乎民。案王說移易太多。似未塙。竊疑口能即謂口之所能。猶經上云言口之利也。民當爲名之誤。後文云。聲出口俱有名。出名亦謂言出而有名。猶經云出擧也。

民若畫俿也。

民疑亦名之誤。蓋言名與實不同。字書無俿字。太玄經。止次七。車曓其俿。范望注云。俿輪也。案非此義。畢云。俿虎字異文。

言也謂言猶石致也。

此義難通。言也下疑當有者字。畢云。石當爲實。此釋經上言出擧也。案實致亦無義。石疑名之誤。猶與由通。謂言因名以致之。

且(三二)句。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

呂氏春秋音律篇高注云。且將也。兪云。此當讀且。句。自前曰且。句。自後曰已。句。方然亦且。句。蓋凡事從事前言之。或臨事言之。皆可

此ノ如キ人ハ、他人ヲ使役スルコト己ノ身ヲ使フガ如シ、何トナレバ人皆心服スレバ也。

（十二）ハ、忠以爲利强低也ノ解說、弱子亥ノ亥ハ孩ニシテ小兒ヲ云フ、止容ノ止ハ正ノ誤、忠ハ苟モ國利ナレバ、無理ニモ君ヲ强制シテ、之ヲ爲サシムル者ナレバ、或ハ幼君ニ一時不利ナルガ如キ者アリ、然レドモ其實ハ忠義ノ心アル故、君ヲ尊敬スルノ念ヲ忘レズ、君門ニ入ラントスルトキハ、必ズ容ヲ正シテ鞠躬如タリ。

（十三）ハ孝利親也ノ解說、芬ハ愛ノ誤、孝ハ親ヲ愛利スル者ナレドモ、屹度親ノ心ニ順適スルコト能ハズ、時トシテハ之ニ逆フテ却テ孝トナルコトアリ。

（十四）ハ信言合於意ノ解說、不以ノ不ハ必ノ誤、言トハ心ト言トノ一致スルコトナレバ、其言ノ間違ナキヲ云フ、隨ツテ人ガ、之ヲ信ジ重ンズルコト、城ノ如ク、其一諾ヲ得ルコト千金ノ如キニ至ル、牧本更ニ小川春山ノ說ヲ載セテ曰ク、城ハ誠ノ誤ニシテ覩誠如金トハ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ノ意ナリト。

（十五）ハ佴自作也ノ解說、佴ハ助クル意味アレバ、人ト與ニシ或ハ

慊恨不滿之貌也。孟子公孫丑篇。吾何慊乎哉。趙注云。慊少也。淮南子齊俗訓高注云。慊恨也。恥上。別本無也字。是今據刪。字書無恥字。別本作思耳。顧校季本同。亦非。以文義校之。當爲諰之譌。荀子彊國篇云。雖然則有其諰矣。楊注云。諰懼也。此其恥即荀子之其諰。與論語愼而無禮則葸之葸。聲義亦相近。此家上爲文。言猖者則有所不爲。慊者己雖或爲非。而心常自恨。猶知懼也。

所（十八）**令非身弗行。** 弗吳鈔本作不。疑當依經作所行。言使他人作之。非身所親行也。畢云。此釋經上令不爲所作也。

任（十九）句。**爲身之所惡。** 即經所謂損己。**以成人之所急。** 即經所謂益所爲。畢云。此釋經上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言任俠輕財。

勇（二〇）句。**以其敢於是也命之。** 命猶名也。言因敢得名。張云。人有敢。亦有不敢。就其敢於此則命之勇矣。**不以其不敢於彼也害之。** 畢云。此釋經上勇志之所以敢也。言勇懺。

力（二一）句。**重之謂下。** 句。**與重奮也。** 與疑當作舉。言凡重者必就下。有力則能舉重以奮也。楊云。以重力激之。使其下奮出而至高遠。故曰下與重奮。案楊讀非是。畢云。此釋經上力刑之所以奮也。案刑形同。

生（二二）句。**楹之生。** 楹吳鈔本作盈。畢云。楹當爲形。**商不可必也。** 畢云。此釋經上生刑與知處也。商不可必。言不可知量。詒讓案。商疑當爲常。聲近而誤。言生無常。形與知合則生。離則死也。經刑亦與形同。

臥（二三）句。**夢** 張云。即以夢說臥。或有闕文。案此疑以臥夢義易明。故述而不說。依張說。此釋經上臥知無知也。夢臥而以爲然也。

平（二四）句。**惔然** 張云。惔疑當爲憺。案張說是也。楊說同。集韻四十九敢云。憺或作惔。說文心部云。憺安也。即經所謂無欲惡。依張說。此釋經上平知無欲惡也。

利（二五）句。**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

害（二六）句。**得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 畢云。此釋經上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

治（二七）句。**吾**

民ノ誤ナリト。(八)ハ義利也ノ解說、爲芬ノ芬ハ愛ノ誤、義ト利トハ合一スベキ者ナレバ、義人ハ天下ヲ愛シ之ヲ利スル事ヲ昜ム、然レドモ世人ガ果シテ之ヲ用フルヤ否ヤハ問ハズ、唯一意自己ノ本分ヲ行フノミ、之ニ反シテ己ヲ愛スルガ如キハ、利ハ利ナリト雖モ義ニ非ルナリ。(九)ハ禮敬也ノ解說、敬優ノ優ハ慢ト通ジテ輕侮ノ義アリ、等異論ノ論ハ倫ニシテ、倫類ヲ云フ、其意ハ禮ハ敬ヲ以テ本トナス、故ニ貴キ者ハ公トシ、賤キ者ハ其本名ヲ稱ス、而シテ此貴賤ノ中ニモ、其人ノ位置如何ニヨリテハ或ハ尊敬シ或ハ然ラザルアリ、是皆貴賤尊卑ノ倫類ヲ差等スルシメナリ。(十)ハ行爲也ノ解說、善、名巧也ノ巧ハ竊ノ誤、行ハ吾人ノ行爲ヲ稱スル者ナルガ、其行爲ニ二種ノ別アリ、名譽ヲ求メザルハ眞ノ行ナレドモ之ニ反スル者ハ、名ヲ貪ボル者ニシテ、一種ノ竊盜ナリ。(十一)ハ實榮也ノ解說、不若ノ不ハ必ノ誤、命聲玉服トハ、衣服ノ佩玉ノ類ヲ云フ、眞實ノ名譽ハ内部ノ志氣ノ見レタル者ニシテ其昭著ナルコト佩玉ノ如シ、

府。共王之服玉。鄭衆注云。服玉冠飾十二玉。禮記月令。春服蒼玉。夏服赤玉。中央土服黃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鄭注云。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也。呂氏春秋孟春紀高注云。服佩也。並此玉服之義。言其實充美則見於外者。若金聲玉服之昭著。即所謂榮也。文選西都賦李注。引尚書大傳云。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玉服與玉色義亦相近。張云。金聲玉服宣於外也。畢云。此釋經上實榮也。

忠(十二)句。不利弱子亥。亥疑當爲孩。說文口部云。咳小兒笑也。古文作孩。明鬼下篇云。賊誅孩子。子亥猶云孩子。弱子孩謂小主也。言忠臣之強君。其迹若不利於小主。即書金縢。管叔流言謂周公將不利於孺子之意。足將入止容。止疑當爲正。此言雖強君。而事君必以敬。此其所以爲忠也。畢云。此釋經上忠以爲利而強低也。案低君之誤。

孝(十三)句。以親爲芬。而能能利親不必得。畢云。此釋經上孝利親也。言不以爲德。張云。孝有不可必得者。案芬疑亦寡之誤。能能利親亦謂能善而利之也。不必得。謂不必中親之意。莊子外物篇云。人親莫不欲子之孝。而孝未必愛。畢張說非。

信(十四)句。不以其言之當也。不亦當爲必之譌。使人視城得金。言告人以城上有金。視而果得之。明言必信也。畢云。此釋經上信言合於意也。

佴(十五)句。與人遇人衆惛。漢書司馬遷傳云。僕又佴之蠶室。如湣云。佴次也。若人相次也。此與說文佴佽之訓正合。言人相與相遇。皆相佽比之意。衆惛未詳。疑惛當爲揗。同聲段借字。說文手部云。揗摩也。言人衆相摩切。畢云。此釋經上佴自作也。字書無惛字。案經作疑佌之誤。

諝(十六)當讀爲獧。說詳經上。爲是爲是之台彼也。畢云。台一本作治。顧云。台讀當爲詒。季本作治。案顧說是也。說文言部云。詒相欺詒也。讀獧者不爲欺人之言。下爲是二字蓋誤衍。弗爲也。畢云。此釋經上諝作嗛也。

廉(十七)疑當爲慊。己惟爲之。惟當作雖。同聲段借字。知其覗也。舊本。覗上有也字。畢云。一本作知其思耳也。是此釋經上廉作非也。詒讓案。經廉亦疑當爲慊。禮記坊記注云。

テ、其明ナルコト猶日月ノ暗キヲ照スガ如キヲ云フ。
(四)ハ慮求也ノ解說、慮ハ思慮ヲ凝ラシテ、知ランコトヲ求ムル者ナレド、屹度之ヲ知ルコトナスベカラズ、猶ホ物ヲ流シ目即睨シテ見ルガ如シ、見ルコトモアリ、見ザルコトモアルナリ。
(五)ハ知接也ノ解說、過物ノ過ハ遇ノ誤、前文ノ知ハ才智ニシテ此知ハ知覺ナリ、知覺ハ外物ニ接遇シテ、其形狀ノ何タルカヲ能ク知ルコト實見スルガ如キヲ云フ。
(六)ハ恕明也ノ解說、恕ハ智ニシテ、其意味ハ知識ヲ運用シ、其事物ヲ論ジテ、其眞相ヲ明カニスルコト日月ノ明ノ如シ、上文ノ知材也ト大同小異ナレド、此レハ知識ヲ運用上ヨリ說キ、彼レハ本體上ヨリ述ベタル者ナリ。
(七)ハ仁體愛也ノ解說、仁ハ博愛ヲ實行スルコトナレバ、他ヲ愛スルコト自分ヲ愛スルガ如クナラザルベカラズ、自分ヲ愛スルハ自分ノ身體ガ何カ役ニタツト云フ爲ニ愛スルニハ非ズ、彼ノ馬ヲ利用スルタメニ之ヲ愛スルトハ大ニ異ナリ、著若明ノ著ハ者ノ誤、若明ハ衍文、或ハ云フ己ハ

非爲用己也。愛馬爲用馬也。愛所不用。則非己無愛也。未足明愛。愛所用則非己亦愛也。愛足明也。言當觀仁於兼愛。案張說是也。但疑己或當爲民。民唐人避諱。闕筆與己形近。因而致誤。淮南子精神訓云。聖王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此義或與彼同。

著。若明

三字無義。疑著當爲者。屬上讀。涉上文而誤作著。又幷衍若明二字。畢云。此釋經上仁體愛也。言當觀仁於愛物。

義　(八)句。**志以天下爲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

畢云。此釋經上義利也。言意以爲美而施之。又忘其勞。張云。芬美也。而能才也。兪云。志當作者。草書相似而誤。能能疊用無義。當作而能。利之不能必用。下文孝以親爲芬而能能利親不必得。亦當作而能利親不能必得。誤與此同。案畢張兪說並非。此下能字當讀如詩書柔遠能邇之能。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云。能善也。能能利之。言能善利之也。志字亦不誤。惟芬義不可通。疑當爲苟之誤。芬篆文作𡴂。與苟形近。不必用。言不必人之用其義也。

禮　(九)句。**貴者公賤者名。**

言賤者稱貴者爲公而自名也。張云。公君也。名當作民。古字通用。案張說非是。

而俱有敬僈焉。

言貴賤之中。復有敬慢之別。荀子不苟篇云。君子寬而不僈。楊注云。僈與慢同。怠惰也。畢云。僈慢字異文。

等異論也。

禮有貴賤尊卑等差之異。張云。論讀爲倫。畢云。此釋經上禮敬也。

行　(十)句。**所爲不善名**　句。**行也。所爲善名**　句。**巧也。若爲盜。**

王引之云。善疑當爲著。形相似而誤也。言所爲之事。不著名。是躬行也。所爲之事著名。是巧於盜名者也。畢云。此釋經上行爲也。言所爲之事。無善名。是躬行也。有善名。是巧於盜名也。張云。善名求善其名也。所爲求善名。其巧如爲盜。案畢張說近是。巧疑當爲竊。竊與盜文義正相貫。竊俗書作竊。下半與巧相似。故譌。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巧名者也。逸周書。巧作竊。是其證。

實　(十一)句。**其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己。**

言待人以實。與己身無異。張云。見其外而知其內。亦通。

不若金聲玉服。

不字疑當作必。玉服即佩服之玉。周禮玉

知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ノ解說ハ第三十七項チ見ヨ。

物甚不甚說在若是ノ解說ハ、第七十五項チ見ヨ。

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ハ第七十六項ノ解說チ見ヨ。

是是與是同說在不州ノ州ハ文ノ誤、第七十七項チ見ヨ。

〇(一)ハ經上ノ故所得而後成者也ノ解說、體也若有端ノ五字ハ後文ノ竄入セシ者ナレバ、除クベシ、大故有之必無然ハ、大故有之必然、無之必不然ノ誤、若見之成見也ハ、若得之成是也ノ誤、故ハ或ル前提ヨリ、結論チ推斷スルコトナルガ、此ニ大小ノ二種アリ、小故トハ前提ノ有無チ以テ、直チニ結論ノ有無トナスベカラズ、大故ハ之ニ反スル者ナリ、之ヲ要スルニ、故トハ既ニ或ル者チ得テ更ニ一歩チ進メテ、他チ論斷スルコトチ云フ。

〇(二)ハ體分於兼也ノ解說、全體即兼ノ一部分チ體ト云フ、例スレバ二ノ中ノ一ハ體ナリ、又布帛ニ於ケル尺幅チ中分シテ、其前端チモ體ト稱スルガ如シ。

〇(三)ハ知材也ノ解說、知ハ知識才能チ稱スル者ナレバ、事物ノ眞理チ知ル所以ノ者ニシ

義亦難通。張云。若者指事之詞。目之見性也。然不接物則不見。接物而不故欲見之。亦不成見。是見之所以成其見者乃故也。案張說亦迂曲。以經校之。疑上見字當爲得之誤。得正字作㝵。壞挩僅存上半。遂成見字。故古書多互譌。下見字當爲是字之誤。言得彼乃能成此也。顧云。此釋經上故所得而後成也。

體(二)句。若二之一。尺之端也。尺之端。謂於尺幅中分之。其前爲端。經上云。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此後文亦云。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皆其義也。此端與小爾雅廣度倍丈謂之端義異。凡數兼一成二。故一爲二之分。幅兼端爲尺。故端爲尺之分。張云。一分二之體。端分尺之體。畢云。此釋經上體分於兼也。

知材(三)句。知也者所以知也。上二知字。讀爲智。言知生於智。荀子正名篇云。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而必知。張云。智者必知。若明。管子宙合篇云。見察謂之明。此叚目喻知也。下文以睨況慮。言不必見。以見況知。則必見矣。此以明況智。則所見尤審焯。取譬不同。而義並相貫。畢云。此釋經上知材也。

慮(四)此亦目下文也。與下文知𢜔並述經而後釋其義。畢張皆誤屬上讀。兪又謂。皆涉下而衍。並未達其義。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言以知求索。而得否不可必。若睨。說文目部云。睨衺視也。謂有求而不必得。若睨而視之。見不見未可必也。楊云。莊子庚桑楚篇。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畢云。此釋經上慮求也。

知(五)句。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貌吳鈔本作皃。過疑當爲遇。與經云接同義。說文皃部云。皃頌儀也。籒文作貌。能貌之謂能知物之形容。與經說下貌能爲貌態異。若見。畢云。此釋經上知接也。

𢜔 舊本譌恕。顧云。當從經作𢜔。是也。今據正。下同。𢜔(六)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句。若明。與上經知材也義同。而體用則微別。畢云。此釋經上恕明也。案恕當作恕。

仁(七)句。愛己者非爲用己也。不若愛馬。張云。愛己

在明者ノ明ハ、問ノ誤、第七十項ヲ見ヨ。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ハ、第三十二項ヲ見ヨ。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トハ、兼愛之說ヲ證シタル者ナリ、乃チ衆民ノ處ヲ悉ク知ラズトモ、兼愛ニハ差支ナシ、其理由ハ死亡シタル子モ之ヲ愛スルニ非ズヤ。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ノ始ハ殆ノ誤、第三十三項ヲ見ヨ。仁義之爲內外也內說在作顏ノ後ノ內ハ非ノ誤、作顏ハ頡作ノ誤、仁ヲ內トナシ、義ヲ外トナスハ非ナリ、何トナレバ此說ハ頡作トテ道理ニ悖戾スレバナリ、第七十一項ヲ見ヨ。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ハ、第三十四項ヲ見ヨ。學之益也說在誹者ノ益上ニ無字ヲ脫ス、誹ハ誖ニシテ悖ト通ズ、第七十二項ヲ見ヨ。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參ハ第三十五項ヲ見ヨ。誹之可否不以多寡說在可非ハ第七十三項ヲ見ヨ。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ノ貴ハ、遺ノ誤、第三十六項ヲ見ヨ。非誹者諄說在弗非ノ諄ハ誖ノ誤、第七十四項ヲ見ヨ。

說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春字誤。說同。未詳。楊云。貴經說作遺。張云。貴當爲遺。案張校是也。當據正。非誹者諄。說在弗非。張云。諄當爲誖。誹皆當。則非誹者誖。案張說是也。弗非卽當理之謂。知狗而自謂不知犬。句。過也。說在重。亦卽重同之義。詳前。張云。知而又知。是謂重知。兪云。畢讀說在重物爲句非也。上文云。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說在重。文義與此相近。然則此文。亦當以說在重斷句矣。物甚不甚。舊本作物箕不甚。張云。箕疑當爲莫。兪云。疑當作物甚不甚。言有甚有不甚也。甚誤作其。又誤爲箕耳。案兪說是也。楊校同。今據正。吳鈔本。甚作順尤誤。說在若是。說云。莫長於是。是莫短於是。通意後對。張云。先通彼意。後乃對之。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張云。否則不知其何謂。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顧云。澤字句。案顧讀是也。說云。取高下以善不善爲度。不若山澤。是是與是同。說在不州。此有譌字。說亦難通。畢云。疑云不同。張云。州說作文。楊云。疑文之譌。案說不文似非卽此字。張楊說非。莊子寓言篇云。同於己爲是。是或卽此義。

經說上第四十二

(一)故。此目下文。小故。句。有之不必然。吳鈔本誤作必不然。無之不必然。體也若有端。五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張校移箸下節體字上。云。物之有體若有其端。案張校近是。大故。句。有之必無然此疑當作大故有之必然。無之必不然。與上小故文正相對。小故大故謂同一言故。而語有輕重。事有大小也。今本上句捝然字。下句捝三字。遂不可通。若見之成見也。

買無貴說在仮其賈ノ仮ハ反ト同ジ、物品ノ賣買ハ一定ノ相場アル者ニシテ、猥リニ暴騰スル者ニアラズ、其理由ハ物價ト通貨トノ輕重貴賤相反スルヨリ起ル者ナリ、第二十七項ヲ見ヨ。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トハ、第六十六項ヲ見ヨ。賈宜則讐說在盡トハ適當ナル物價ナレバ之ヲ賣ル、此適當ナル物價ハ何ニ由リテ生ズルカト云フニ、之ヲ十分ニ買占メスルニヨル、第二十八項ヲ見ヨ。以言爲盡誖說在其言ハ第六十七項ヲ見ヨ。無說而懼說在弗心ノ心ハ必ノ誤、何等ノ理由ナクシテ恐懼スルハ、前途ノ確トシテ見込ノツカザルヨリ起ル、第二十九項ヲ見ヨ。唯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仮ノ仮ハ反ト同ジ、第六十八項ヲ見ヨ。或過名也說在實ノ或ハ域ト通ズ、第三十項ヲ見ヨ。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ノ知ハ、恐クハ下文ノ首句ナレバ省クヲ可トス、第六十九項ヲ見ヨ。知知之否之足用也誖說在無以也ノ誖ハ、誖(即悖)ノ誤、以ハ已ト通ズ、第三十一項ヲ見ヨ。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

謂辯無勝。必不當。張云。辯必有勝。謂辯無勝者。必其辯不當。故當反求其辯也。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吳鈔本。作有非。經說下無說。張云。不知天下民之所處。而愛可及之。喪失也。失子者不知子之所在。不害愛子。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張云。辯不必讓。當審其始。案說無辯義。張說不足據。始疑當作殆。詳經說下。仁義之爲內外也內。內外舊本到。今據吳鈔本乙。末內字誤。疑當爲非。張云。此與告子之徒。辯義外也。說在仵顏。說無此義。畢讀在仵句絕云。此亦未詳其義。張云。玉篇云。仵古吳切。偶敵也。詒讓案。仵顏。疑當作頡仵。呂氏春秋明理篇云。其民頡㑵百疾。高注云。頡猶大㑵逆也。仵㑵字通詳前。頡顏形近而誤。傳寫又到其文。遂不可通耳。頡仵卽說所云狂舉也。又疑此當作仵觭。卽莊子天下篇。所謂觭偶不仵也。觭誤作顏。經說下篇。觭倍之觭作頠。與此正相類。仵觭亦抵㑵不合之意。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說云。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此云存。卽在石之義。謂堅白在石之中。視之知其白。而不知其堅。拊之知其堅。而不知其白。義具公孫龍子堅白論篇。說詳經說下。或云。存疑當作石。亦通。學之益也。說在誹者。張云。誹非也。誹學之人。案說無誹義。張說未塙。此疑當作學之無益也說在誖者。言虜學爲無益。於論爲誖也。此說一無字而誖又涉下文而誤爲誹。遂不可通。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謂指一得二無所逃也。說在以二絫。畢云。說文云。絫增也。从厽从糸。絫十黍之重也。漢書注孟康曰。絫音累。蠡。師古曰。絫孟康音來戈反。此字讀亦音㶟紲之㶟。楊云。絫經說作參。張云。絫當爲參。或兼指。或參指。案張說是也。二參卽二三。廣雅釋言云。參三也。說云。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兼指之以二也。衡指之。參直之也。誹之可否。不以衆寡。卽說云。多誹少誹。說在可非。句。所知而弗能指。

貞而不撓說在勝ノ貞ハ負ノ誤、經說下ノ二十三項ヲ見ヨ。
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合也說在方ノ盡ノ下ニ類字ヲ脫ス、第六十二項ヲ見ヨ。
契與技板說在薄ハ挈與收反說在權ノ誤、挈ハ持擧ゲルコト收ハ引下ゲルコト此ニ力ハ相反スル者ナリ、其理由ハ權即チ錘おもりノ作用ニヨル、經說下ノ二十四項ヲ見ヨ。
狂擧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トハ、狂妄ノ說ハ異同ヲ亂ス者ナリ、其理由ハ論點ノ誤ヨリ來ル、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トハ、牛馬ヲ牛ナリト認メザルコトト、認ムルコトト、兩方皆同ジク道理アル辯論ト思ハルルハ、兼名ノ點ヨリ起ル、第六十三項ヲ見ヨ。
倚者不可正說在剃ノ正ハ止、剃ハ梯ノ誤、一方ニ傾倚スル者ハ止ムベカラズ、其理ハ梯ノ製作ニ於テ明カナリト、第二十五項ヲ見ヨ。
循此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ノ兩循字ハ皆衍文、第六十四項ヲ見ヨ。
推之必往ハ柱之必住ノ誤、柱ハ物ヲ支ヘ止メルコト、第二十六項ヲ見ヨ。
唱和同患說在功ノ解說ハ、第六十五項ヲ見ヨ。

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張云。不知者。人告之卽知。賈宜則讐。謂議其賈直所宜。經說上云。賈宜貴賤也。畢云。售字古只作讎。後省。前漢書高帝紀云。高祖每酤留飲。酒讐數倍。如淳曰。讐亦售也。說在盡。盡猶適足。言無所絀。以言爲盡誖 句。誖。謂人言有是非。槩廃其非亦非也。說在其言。在其二字。舊本到。今據道藏本・吳鈔本乙。言當辨其言之可否。張云。言無盡誖者。

無說而懼。說在弗心。張云。弗心不自信。案張說非是。心當作必。安危不可必。故懼。說云在軍不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其生。前也不懼。今也懼。是其證。

唯吾謂 句。非名也。則不可。說在仮。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正。說文口部云。唯諾也。言部云。諾譍也。禮記玉藻云。父命呼唯而不諾。孔疏云。唯恭於諾也。呂氏春秋圜道篇云。唯而聽唯止。唯吾謂。言吾謂而彼應之。若非其正名。則吾謂而彼將不唯。故不可也。與上文唯是。文義正相對。仮亦與反同。反謂卻之不應也。莊子寓言篇云。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孟子公孫丑篇云。惡聲至必反之。趙注云。以惡聲加己。己必惡聲報之。亦此義。詳經說下。

或過名也。說在實。或域正字。過名謂過之而成是名。若過北而成南。過南而成北。說云。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此爲然是也。實謂方域有定。與方名無定文相對。莊子庚桑楚篇。說宇爲有實而無乎處。域與宇同。故經下又云。宇或徙。

無窮不害兼。張云。人雖無窮不害兼愛。說在盈否。知卽說人盈無窮。不盈無窮之義。張云。知人之盈與否。盈多也。否不盈少也。

知之否之。足用也。誖。張云。誖宜爲誖。知之否之不知也。不知則無以論。乃以爲足用。是誖也。說在無以也。吳鈔本以作已。案說作以。已以字同。

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明者。張云。不知天下人之數。而可以知愛之盡。以其明之。案張說未塙。此明疑當作問。說云。盡問人則盡愛其處問。卽其義。

ノ義アリ、端ハ光點ニシテ長ハ點ノ連續シテ線トナリタル者、即光線也、文意ハ光線モシ遮蔽物ノ小孔ヲ通過スルトキハ、必ズ交錯ヲ起シテ倒影ヲ生ズルコトヲ云フ、第十八項ヲ見ヨ。

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嘗然トハ、元來ナクテモ差支ナキ者ナルモ、已ニアル以上ハ之ヲ去ルコト能ハズ、其理由ハ過去ノ情力ニヨル、第五十八項ヲ見ヨ。

景迎日說在摶ノ摶ハ轉ノ誤、日光ニアリテ色色ノ景ヲ生ズル理由ハ、光線ノ回轉即反射ニ因ルコト、第十九項ヲ見ヨ。

缶而不可擔說在摶ノ缶ハ正ノ古字、擔ハ搖ノ誤、第五十一項ヲ見ヨ。

景之大云云ノ地ハ杝ノ誤ニシテ、地ハ迤ト通ジ斜ノ義アリ、其意ハ景ノ小大ハ發光點ト受光點トノ關係、即チ位置ノ正面カ側面カ、或ハ遠近ニヨリテ變ズル者ナリ、第二十項ヲ見ヨ。

宇進無近說在敷ハ宇宙ハ廣大ナルヲ以テ遠近ヲ論ズベカラズ、第六十項ヲ見ヨ。

天而必正說在得ノ義不明。

行循以久說在先後ノ循ハ脩ノ誤、第六十一項ヲ見ヨ。

之相合也。合舊本譌召。王引之云。召當作合。經說下云。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台也。台亦合之誤。一同也。一法同法也。廣雅與如也。盡猶皆也。言同法者之彼此相如也。皆若物之方者之彼此相合也。案王校是也。今據正。說在方。句。契與枝板。說在薄。張云。契當爲挈。枝當爲收。板字亦誤。案張說是也。說云。挈有力也。又云。挈上者愈得。下者愈亡。收上者愈喪。下者愈得。可證。契挈同聲叚借字。說文手部云。挈縣持也。挈與提義同。板疑當作仮。仮反同。謂挈與收二力相反也。或云涉上收字而衍。亦通。又說無薄義。疑當爲權之誤。狂擧不可以知異。張云。狂妄也。案張說是也。狂擧猶言妄說。亦見公孫龍子。詳經說下。說在有不可。張云。如非牛不可之類。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張云。牛馬非牛。或可或不可。專則不可。兼則可也。詒讓案。兼謂兼擧牛馬也。荀子正名篇云。單足以喩則單。單不足以喩則兼。卽其義。可之疑當作不可。卽承上經爲文。言兼擧牛馬則非牛。亦非馬。卽不可謂之牛謂之馬也。倚者不可正。說云。邪倚則不正。又疑此論轉重法。則正或當爲止。說又云。梯者不得流。流與止文相對。說在剃。說云。車梯則剃當作梯。蓋聲之誤。循此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說無循義。張云。兩循字皆衍。此此此此之此也。彼此彼之此也。各此其此同也。其所以彼此異。案張說未知是否。推之必往。推依說當作柱。往疑當作住。蓋謂凡物搘柱之則住而不動。說云。方石去地尺。關石於其下。縣絲於其上。使適至方石不下柱也。住卽不下之義。說在廢材。廢亦置也。謂置材於地。若說所云方石。說下又云。廢石於平地。此義與彼同。唱和同患。言唱而不和。和而不唱。其患同。詳經說下。說在功。張云。不唱不和。俱無功。買無貴。說云。刀輕則糴不貴。說在仮其賈。畢云。仮仮字異文。下仿此。詒讓案。集韻二十阮。反或作仮。說文辵部。返从彳。仮蓋仮之異文。叚借爲反字。張云。反變也。閭

於ハ於是ト同ジ、第五十四項ヲ見ヨ。在諸其所然未者然說在於是推之ノ在諸其所然未者然ハ、任諸其所然諸未然ノ誤、所然ハ過去、未然ハ將來即チ現今ヲ云フ、第十四項ヲ見ヨ。意未可知說在可用過作ノ過作ハ遇作ノ誤ニシテ、相方ヨリ相逢遇スルコト、如何ナル事ニ使用セラルカ豫ジメ知ルベカラザルコトアリ、何トナレバ世ノ中ニハ互ニ相須チ相逢ウテ、始メテ其功ヲ奏スル者アルナリ、第五十五項ヲ見ヨ。景不從說在改爲トハ、實體モ動ケバ、景モマタ之ニ從フ、然レドモ前ノ景ト後ノ景トハ同一ニシテ、其間少シノ間斷アラザルハ何ゾヤ、是レ日光ガ之ヲ照ラシテ前影ヲ後影ト改爲スルニ因ルナリ、第十五項ヲ見ヨ。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トハ同一ノ數ト雖モ異ナルコトアルヲ云フ、五十六項ヲ見ヨ。住景二說在重ノ住ハ立ノ說ニシテ、第十六項ヲ見ヨ。非半弗斱則不動說在端ノ斱ハ斫ト同ジクキルト訓ズ、第五十七項ヲ見ヨ。景到在午云云、景到ハ倒景ト同ジ、午ハ交錯

補云。密室小孔漏光必成倒景。雲鳥東飛。其影西逝。又云。日無數光點俱射入小孔中。是爲光線交過孔則侈。而至地遂成日體之影。皆可證此書之義。**可無也。**言凡有者必可無。**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嘗然。**嘗然者。今雖無而實爲昔之所有。故云不可去。張云。本可無也。嘗有之。則不可去。**景迎日。說在摶。**說云。景日之光反燭人。則景在日與人之間。迎日卽回光反燭之義。但說無摶義。上云。鑑團景一與此義異。摶道藏本作博。吳鈔本作博。亦並難通。以形聲校之。疑當作轉。謂鑑受日之光。轉以射人成景。亦卽反燭之義也。今本涉下而誤耳。**缶而不可擔。說在摶。**擔當作搖。周禮矢人。夾而搖之。釋文云。搖本又作擔。擔卽搖之變體。漢隸凡从䍃之字。或變从詹。漢書天文志亦云。元光中天星盡搖。搖與擔形近而誤。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千鍾侯劉搖。漢書王子侯表作劉擔。是其證。說文手部云。摶圜也。圜者隨所置而正。故云不可搖。義詳經說下。道藏本摶作搏。吳鈔本作博。並形之誤。**景之小大。說在地缶遠近。**地當爲杝。杝卽迤之叚字。杝正。文正相對。言景隨地而易也。說亦云。遠近杝正。是其證。張云。遠則小。近則大。劉云。謂人與鑑相去遠近也。依光學理。發光點與受光處距遠。其景必小。較近其景必巨。書與此款合也。**宇進無近。說在敷。**說云。進行者先敷近後敷遠。說文攴部云。敷敂也。寸部云。專布也。敷卽敷之俗。義則與專近。蓋分布履步之謂。書禹貢云。禹敷土。義亦同。言宇雖大。而人行履步由近可以及遠。張云。敷至也。以近敷遠。亦通。**天而必缶。**天依說當作大。卽上文一大而正之義。**說在得。**說無得義未詳。**行循以久。**楊云。循經說作脩。張云。循當爲脩。案張校是也。**說在先後。**句。**貞而不撓。說在勝。**楊云。貞經說作負。詒讓案。當爲負。說云。招負衡木。是也。說文木部云。橈曲木也。撓卽橈之俗。**一法者之相與也盡。**王云。畢以一字屬上句非。案張讀亦與畢同誤。說云。一方盡類。則此盡下當挩類字。**若方**

二臨鑑而立景到多而若小說在寡區ニツキテハ第十七項及ビ解題ヲ見ヨ。

狗犬也云トハ、狗犬ハ同物異名ナル故、詭辯ヲ弄スレバ狗ヲ殺シナガラ、犬ヲ殺サズト云フコトヲ得、其理由ハ重即チ一物ニ名ヲ重ネタルヨリ起ル者ナリ、第五十一項ヲ見ヨ。

鑑位ハ臨鑑立ノ誤ニシテ、位ト立トハ古字相通ズ、凸鏡面ニ反映スルヤ一ハ小ニシテ斜ニ一ハ大ニシテ正シクナルコトアリ、是レハ鏡ノ中心點ニ映ズルト中心點以外ニ映ズルトニ由リテ、此區別ヲ生ズル者ナリ、第二十一項ヲ見ヨ。

使殷美說在使ノ殷美ハ假義ノ誤、使ニ假義ノ別アルコト、第五十二項ヲ見ヨ。

鑑團景一ノ團ハ原文脫漏アリ、且說ナキヲ以テ不明ナルモ、鏡面ニ光線ヲ集注シテ燒點ヲ起スコトヲ云フ者ナルベシ。

不堅白說在ノ五字ト下文ノ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ノ七字ハ一章ナランモ、譌脫アルヲ以テ不明、第十三項ヲ見ヨ。

荊之大其沈淺也說在具ノ沈ハ沈、具ハ有ノ誤、第五十三項ヲ見ヨ。

以檻爲摶於以爲無知也說在意ノ檻ハ楹ノ誤、

云。逜布於午。仵偕與逜義並同。遇仵猶言遇逜也。可用遇仵。並見說。義詳彼。畢孫王楊。皆讀過仵屬下景不從爲句。與說不合。不可從。

景不從。說在改爲。

從舊本譌從。王引之云。從當爲徙。徙移也。列子仲尼篇。景不移者。說在改也。張湛注云。景改而更生。非向之景。引墨子曰。景不移。說在改爲也。是其證。案王校是也。今據正。此景謂日光所照。光蔽成陰。莊子天下篇云。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釋文引司馬彪云。鳥動影生。影生光亡。亡非往。生非來。墨子曰。影不徙也。正作徙。可以據校。以此經及莊列張馬諸說。綜合論之。大意蓋謂景必亡而更生。始有更改。若其不亡。則景常在。後景即前景。無所改易。故說云。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息即不徙之義也。

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

兪云。數至於十。則復爲一。故多於五。經說下篇曰。一五有一焉。一有五焉。五有一者。一二三四之一也。一有五者。一十一百之一也。張云。建一爲端。則一爲十。是多於五。詒讓案。說無建義。疑當作進。即算位之二五進一十也。

住景二。說在重。

住疑當作位。與立字同。見上文。張云。住止也。一止而二景以鑑之重也。案張說未塙。說云。二光夾一光。則當爲回光之義。或謂重指二景重累。即光學家所謂光複淺深義。亦通。而與說不相應。恐非。

非半弗斲。則不動。說在端。

畢云。玉篇云。斲知略切。破也。盧云。非。此義此當與斫斲義同。沅案。斲即斵字異文耳。楊云。斲同櫡。案楊說是也。集韻十八藥云。櫡說文斫謂之櫡。或从斤作斵。此斵即斲之變體。舊本作斵譌。斵斫同詁。與斲音義亦略同。而字則異。畢說未審。若盡其端。則無半可言。是終古不能斲也。故云不動。

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

說云。足敝下光。故成景於上。首敝上光。故成景於下。在遠近有端與於光。故景庫內也。此即光學所謂約行線由侈而斂。交聚成點。端即點也。張云。午交午也。劉云。古者橫直交互謂之午。儀禮度而午。注云。一縱一橫曰午是也。其形爲×。×者光線之交點。案張劉訓午爲交點是也。凡約行線中有物隔。則光線必交穿。交而過則成倒景在午。有端與景長。長謂線對端爲點。而言謂凡光在交聚成點之時。則有礙於光線之行。故穿交而景到也。鄒伯奇格術

且然トハ將然ト同義ニシテ將來ヲ預測スルコトナレバ、億ニ如此シト決定スベカラズ、然レドモ之ニ達スル工夫ヲナス事ハ差支ナシ、其理由ハ大體ノ預測ニ過キザレバナリ、正トハ豫期ノ意、宜歐ハ害區ノ誤ニシテ、害區ハ區蓋ノ轉音誤倒ナリ、其意ハ半信半疑ノ心持ヲ云フ、第四十八項ヲ見ヨ。物一體也云云トハ萬物ハ數多アリト雖モ、其實ハ一體ナリ、何トナレバ俱一即總合シテ、之ヲ一名ノ下ニ包括シ、其名ヲ呼ベバ直チニ其物之ヲ是認スル者ナリ、第十一項ヲ見ヨ。均之絶不ノ不ハ否ト同ジ、第四十九項ヲ見ヨ。宇或ノ或ハ域ト通ズ、宇、域ハ天下ト云フガ如シ、何レニ往クモ天下ノ外ニ出ルコト能ハズ恰モ宇域其物ノ遷從スルガ如シ、其理ハ宇域ノ長久ニシテ變遷セザルニ由ル、第十二項ヲ見ヨ。堯之義也生於今ノ生ハ任ノ誤、今人ハ堯ノ行義ヲ擧ゲ賞シテ之ニ任ズルモ、堯其人ハ古代ノ人ナレバ、必ズシモ堯ノ如キ行義ヲ以テ今ヲ律スベカラズ、其理由ハ行義ニ古今ノ別アレバナリ、第五十頁ヲ見ヨ。

團景一。無說。說文口部云。團圜也。蓋謂鑑正圜。則光聚於一。夢溪筆談云。陽燧向日照之則光聚向內。離鏡一二寸。聚爲一點。著物火發。此與下文不堅白。文義不相屬。當自爲一經。亦似尙有闕文。**不堅白說在**　張云。此有脫。案張幷上鑑團景一爲一經。非是。說似幷入下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章。釋之。下文荆之大。別爲一經。與此不相冡也。**荆之大。其沈淺也。說在具。**沈當爲沆。具說作貝。並當爲有。皆形之誤。沆謂澤也。呂氏春秋先己篇云。夏后伯啓曰。吾地不淺。高注云。淺褊也。言荆地廣大。而其國所有之沆澤。則不害其褊淺。故云。說在有。莊子天下篇。辯者曰。郢有天下。與此意異。而辭可相證。義互詳經說下。**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　說無久宇及因義。未詳。張移箸前宇或徙。說在長宇久後。又云。無久者與長久者。相爲堅白。恐非。**以楹爲摶。**楊云。經說作楹。詒讓案。楹當爲楹。摶道藏本作博。吳鈔本作博。並非。以義攷之。摶蓋謂束木。備城門篇云。疏束樹木令足以爲柴摶。楹一大木所成。摶則合衆小木爲之。今以楹之大。爲摶之小。其類不相當。故云無知。**於以爲無知也。說在意。**意卽意度也。言意度之。而不識楹與摶之大小不相當。是爲無知。**在諸其所然未者然。**說云。在堯善治。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堯不能治也。在疑當作任。所然謂所已然。卽謂自今任諸古也。未者然。疑當作諸未然。卽所謂自古任諸今也。古書諸或作者。聲之省也。者未然上。亦尙有捝字。今無從校補。**說在於是推之。**說無推義。未二字或當在上文。作推之諸未然。又疑當屬下讀。則推爲椎之誤。下章說云。段椎錐俱事於履。可用也。是也。但椎之意義。亦難通。疑未能明。不敢肊定。**意未可知。**此與下文不相屬。說亦無此義。或當別爲一經。而捝其半。下經又捝其發端語。遂幷爲一與。**說在可用過仵。**畢云。卽午字異文。玉篇云。仵古吳切。偶敵也。非此義。案過當爲遇。形近而誤。莊子天下篇。觭偶不仵。釋文仵音誤。徐音五同也。集韻十姥云。仵偶也。此仵當卽啎之異文。說文午部云。午啎也。啎逆也。廣雅釋言云。午仵也。漢書天文志

ヨ。
偏去云云トハ或ル物ノ一偏ヲ去ルモ去ラザル時ト異ナルナキハ、其物ノ故態ヲ維持スル故ナリ、第七項ヲ見ヨ。
必熱ハ火不熱ノ謬、說在頓ノ頓ハ觀ノ謬、其意ハ火ハ熱キ者ナレド、之ヲ熱シトセザルハ視覺ヨリ立論スル事ナリ、第四十四項ヲ見ヨ。
假必誖云云ハ假即チ眞ニ反シタル者ハ、必ズ亂ル者ナリ、其理ハ元來眞ノ如クナラザルニ由ル、第八項ヲ見ヨ。
知其所以云云トハ知ラザルコトヲ知ルニ至ルハ、先ヅ已ニ知リ明ニスル所ヨリ類推スルニ在リ、名ハ明ト通ズ。第四十五項ヲ見ヨ。
物之所以然云云トハ醫師ガ病氣ヲ診察スルコトヲ一例トナシテ、然ル所以ト、知ル所以ト知ラシムル所以トノ區別アルコトヲ論ジタル者ナリ、第九項ヲ見ヨ。
疑ノ意義ニ逢循遇過ノ四アルコト、第十項ヲ見ヨ。
擇慮ハ推慮ニシテ大略ト云フコト、此文ハ或ル數ヲ大略計算シテ擬何程ト決定シラ、疑ハザルハ甚物ノ有無ニ就キ大體ニ觀察シタルニ過ギザルナリ、第四十七項ヲ見ヨ。
合與一云云ノ文意明瞭ナラズ又說ナシ。

與聚光點之閒。成物顚倒之形象。但較之實形稍小。若以此物置於凹鏡中心。與聚光點之閒。卽在中心以外。亦成物顚倒之形。但較之實形稍大。此言多而若少。與較實形稍小之款合。是以知人必立於凹鏡中心以外也。畢云。若猶順。疑誤。

說在寡區。張云。區所也。鑑之區甚寡。案張說未知是否。說亦無寡區義。竊疑當作空區。與經說上區穴義同。謂鏡中窪如空穴。考工記鳧氏鄭注云。隧在鼓中窐而生光有似夫隧。是古陽遂卽窪鏡也。經說下。此條之說在下文住景二。說在重之後。與此敍次不合。疑傳寫移易。非其舊也。

狗犬也。說文犬部云。犬狗之有縣蹏者也。狗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爾雅釋畜云。犬未成豪狗。此疑同。爾雅義謂同物而大小異名。

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莊子天下篇。辯者曰。狗非犬。卽此義。畢讀非字句失之。成玄英莊子疏。引此作然狗非犬也。非元文。莊子釋文司馬彪云。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所謂狗。此所謂犬也。名實離則所謂狗異於犬也。張云。旣謂殺狗卽非殺犬。

說在重。經說上云。二名一實重同也。

鑑位。畢云。當云鑑立。古位立字通。王云。上文云。臨鑑而立。此亦當云臨鑑立。

景一小而易。一大而缶。說在中之外內。景舊本譌量。張屬上讀云。以鑑之位量景易衺也。中之內正臨鑑景起中也。中之外側臨鑑景起外也。一之言或也。王引之云。量當作景。字相似而誤也。經說下言鑑言景言易言正竝與此同。是其證。兪云。易讀爲施。詩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戰國韓策。易三川而歸。史記韓世家。作施三川。是易與施古字通。施者邪也。淮南子要略篇。接徑直施。高注曰。施邪也。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曰。施者邪施而行。丁公著音迆。說文辵部。迆衺行也。是迆正字。施叚字。此作易者。又其叚字也。一小而易。猶言一小而邪。與一大而缶相對爲文。經說下篇。木柂景短大。木正景長小。以柂與正對。卽其例也。案王兪說是也。今據正。張讀非是。經說下。此條之說。在下文景之小大說在地正遠近之後。與此敍次亦不合。蓋傳寫移易。非其舊。

使殷美。殷說作殿。

說在使。張云。殷當爲殿。殿下也。不美之名。亦有時而美。若軍後曰殿也。在使之異。案張說迂曲恐非。

鑑

其內容ハ數多ノ性質ヲ俱有スル者ニシテ、之ヲ抽象分離スベカラザル者是其一、又一面ヨリ言ヘバ一個ニ過ギザルモ、其實二個ヨリ成立スル者ニシテ、是レ亦其一ヲ去ルコト能ハザル者是其二、以上二例ハ堅白同異ノ詭辯ヲ打破セシ者ノ如シ、又面積ハ廣ト修即長トノ相乘ニヨリテ生ズル者ナレバ、是レ亦其一ヲ去リテ面積ヲ求ムベカラズ是其三ナリ、第四項ヲ見ヨ。無欲惡云云ノ爲ハ無ノ誤、心中好惡ノ感情ナキトキハ或ハ益モナク或ハ損モナシ、其理由ハ宜ニ隨フノミ、四十一項ヲ見ヨ。不能云云トハ或ル事ガ出來ナクトモ差支ナキハ、本來其ヤル事ノ異ナルニ由ル、在害ノ害ヘ異ノ誤ナルベシ、第五項ヲ見ヨ。損而不害云云、物ヲ減損スルモ害ナキコトアリ、其理ハ本來其物ガ饒多ニシテ無用ナル爲ナリ、第四十二項ヲ見ヨ。異類不呲ノ呲ハ比ト同ジ、全ク類ヲ異ニスル者ハ比較スベカラズ、其理ハ量度ノ標準ノ異ナルニアリ、第六項ヲ見ヨ。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ハ不明、第四十三項ヲ見

相符。則此呼彼應而是也。說云。唯是當牛馬即此義。詳經說下。張云。知俱則物一體矣。俱一分也。惟是合也。案俱一爲合。惟是爲分。張說失之。**均之絕不。**吳鈔本作否。古通用。**說在所均。**謂均其縣則將絕而不絕也。說云。均其絕也莫絕。張云。均者不絕。視其所均。楊云。列子。公子牟曰。髮引千鈞。勢至等也。**宇或徙。**畢云。舊作從。以意改。詒讓案。說文戈部云。或邦也。或从土作域。此即邦域正字。亦此書古字之一也。徙者言宇之方位轉徙不常。屢遷而無窮也。經說下云。或知是之非此也。又知是之不在此也。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已爲然。此云徙。即不在是。及過而以已爲然之義。**說在長宇久。**謂宇長行之必久。後文云。行脩以久。脩即長也。

堯之義也。生於今而處於古。生於今。與處於古義迕。生疑當作任。形近而誤。說云。舉友富商也。是以名示人也。任與舉義同。言於今舉堯之義。說下又云。在堯善治。自今在諸古也。在疑亦任之誤。**而異時。**古今異時。**說在所義。**說云。所義之實處於古。

二謂二人。張以此字屬上說在所義爲句云二名實。疑非。**臨鑑而立。**句。**景到。**畢云。即今影倒字正文。鄒伯奇云。謂窪鏡也。案畢鄒說是也。說文日部云。景光也。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云。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蓋凡發光含明。及光所照。物蔽而成陰三者通謂之景。古無玻璃。凡鑑皆以金爲之。此所論即內景也。到者所謂格術。沈括夢溪筆談云。陽燧照物迫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則倒。中間有礙故也。如人搖艣。臬爲之礙。本末相格。算家謂之格術。鄭復光鏡鏡詅癡云。光線自闊而狹。名約行線。約行線愈引愈狹。必交合爲一而成角。名交角線。兩物相射。約行線自此至彼。若中有物隔。則約行線。至所隔之物而止。設隔處有孔。則射線穿孔。約行不至彼物不止。如彼物甚遠。則約行必交穿。交而過則此之上邊。必反射彼下邊。此之左邊。必反射彼右邊者。勢也。能無成倒影乎。塔影倒垂。此其理也。**多而若少。**張云。若如也。劉嶽雲云。此爲凹面回光鏡也。凸面透光鏡。亦能令景顚倒。考工記。金錫相和謂之鑑燧之劑。據此古無透光鏡。知爲凹面回光鏡矣。依光學理。置一物於凹鏡中心以外。即於凹鏡中心

リ、第卅九項ヲ見ヨ。駒異說ノ駒ハ牛馬四足ノ誤、ケダシ類推ハ困難ナル者ニシテ牛馬四足ハ同一ノ獸類ナルモ場合ニヨリテ異ナル者アリ、故ニ同一ノ獸ナリトテ、彼ヲ以テ此ヲ類推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說在ノ下ニ名字ヲ脫ス、名之大小トハ名稱ノ普遍的ト限局的トヲ云フ、第二項ヲ見ヨ。五行無常勝云云ハ、木火土金水五行ハ常ニ相生相尅スル者ニシテ、其理由ハ時宜ニ適スルヲ以テナリ、第四十項ヲ見ヨ。物盡同名云云トハ、同名ナルモ意義異ナル者ナリ、其例ニ二與闘ヨリ夫與履ニ至ルマデヲ揭グ、倘麗與ノ下ニ暴字ヲ脫ス、愛ノ字ノ前ニ脫文アルベシ。一偏失之謂而固是也說在因ノ固ハ因ノ誤、一體ヲ組織セル者ニツキ其一部分ヲ棄ツルコトヲ得ベキ者アリ、然レドモ其物ノ自然ニヨリテ、始メテ成スベキ者ニシテ、無理ニスベキ者ニアラズ、第四項ヲ見ヨ。不可偏去而二云云ハ之ニ反シテ、其一部分ヲ分チテ兩體トナスベカラザル者アリ、其理由ハ下ノ如シ、目睹スル所ニ由レバ一個ナルモ、

病與傷義同。**無不必待有。**句。**說在所謂。**言所謂不同。張云。有有而無。有無而無。視其所謂。**疑**謂不可必。**說在逢。**句。**循。**句。**遇。**句。**過。**言疑含此四義。**擢慮不疑。**擢當作推。形近而誤。亦作權。廣雅釋訓云。揚推・嫭權・無慮。都凡也。凡古書言大略計算者。重言之曰揚推・嫭權・無慮。單言之。則曰權曰慮。文選左思魏都賦云。權惟庸蜀與鴝鵒同巢。荀子議兵篇云。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而已矣。楊注云。慮大凡也。此又合兩文言之曰推慮。其義一也。**說在有無。**謂約計其大數。**合與一。**句。**或復否。說在拒。**張云。或可合而一。或不可合而一。當拒其不合以爲合。案依張說。則相拒即不合。所謂否也。或云拒當爲矩。後文云。一法者之相與也盡類。若方之相合也。說在方。矩與方義同亦通。說無。疑有闕佚。**且然。**句。**不可正而不害用工。**工與功古字通。用工猶言從事也。且然者。將然而未然。不能質定。故不可正。而因時乘勢。正可從事。故不害用工。孟子公孫丑篇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勿正猶此云不可正。有事猶此云用工。孟子語意與此正同。趙岐注殊不了。**說在宜歐。**張云。且然之事。不可以爲正。而可用力。當審其宜。案張讀說在宜句。而以歐屬下物一體也爲句。楊讀同。今攷兩章說。皆無宜歐義。張楊讀未知是否。歐吳鈔本作毆。以字形校之。與後文寡區頗相近。然義亦難通。且彼論鑒景。與此文亦不相應也。竊疑此當作害區。害與蓋通。爾雅釋言。蓋割裂也。釋文引舍人本蓋作害。是其證。荀子大略篇云。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漢書儒林傳云。疑者丘蓋不言。蘇林注云。丘蓋不言不知之意也。案丘區古音相近。見曲禮鄭注。區蓋者當爲疑信相參。疏略不盡之謂。韓詩外傳云。殖盡於己。而區略於人。區蓋猶區略也。此釋且然爲害區者。即荀子之區蓋。亦即不可正之義。經典凡言姑且苟且者。並謂粗略不精。詩邶風泉水鄭箋亦云。聊且略之辭。**物一體也。**張以歐物連讀云。歐或誤或衍。案若如張讀。則疑當爲數物之誤。說有數牛數馬數指之文。或其義與。**說在俱一惟是。**惟當作唯。經上云。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唯是者謂物名類

コト。

庫易也ノ庫ハ庫ノ誤ナランモ易ノ義不明、第四十七項。

法異則觀其宜トハ、兩法異ナルトキハ、其適切ナル者ヲ取ルコト。

動或從也ノ從ハ從ノ誤、動トハ或ル所ヨリ、或ル所ニ移轉スルコト。第四十八項ヲ見ヨ。

止トハ他ヲ禁止スルコトナリ、他ヲ禁止スルハ、他ト異ナル道理ヲ有スルニ因ル、第六十六項ヲ見ヨ。

讀此書旁行トハ解題ノ部ヲ見ヨ。

舌無非ノ舌ハ、聖ノ誤ナリ、聖人ノ他ヲ非難スルヤ、非難サルル者ニ缺點アレバナリ、聖人自ラ好ンデ之ヲ非難スルニ非ズ、故ニ非難スルモ非セザルト同ジ、第六十七項ヲ見ヨ。

○止トハトドマルト云フコトナレバ、彼我各其意見ヲ固執スルコトナリ、何レニ由リテカカル事ガ行ハルルト云フニ、類推ニ因ル者ナリ、說在同トハ其理由ハ同ジ、卽類推ニ本ヅクニ在リ、第一項ヲ見ヨ。

所存與者ハ、所存與ニ存者ノ誤、於存與執存ノ下ニ、說在主ノ三字ヲ脫ス、此句ハ存在ニ兩義アリ、存スル者ハ主トシテ說クコトト、存セラルル者ヲ主トシテ說クコト是レナ

所見者爲一。所含而不見者。又爲一。此皆名有二。而不可偏去者也。卽說堅白見不見之義。一與二。卽說白一堅二。色性同體者也。廣與脩。脩舊誤作循。兪云。循乃脩字之誤。蓋以廣脩相對爲文。隸書脩與循相似。經說下篇。廣循堅白。循亦脩之誤。廣脩與堅白皆二字平列。案兪校是也。今據正。此言若平方之冪。有廣有脩。二者異名。而數度相函。則二而仍一也。

無欲惡之爲益損也。說在宜。經上云。平知無欲惡也。說釋以惔然。蓋謂淡泊無所愛憎於人己。或益或損。隨宜無定。或疑爲益損當作無益損。張云。欲惡去之。有益有損。視其所宜。亦通。

不能而不害。說在害。經說下。有說而義多難通。大意似謂凡事有害於人者。不能不足爲害。

損而不害。說在餘。說文食部云。餘饒也。謂物饒多。則損之爲宜。

異類不吡。說在量。吳鈔本作吡。此當與經說上篇仳字聲義同。畢云。說文無此字。玉篇云。吡吡必切。鳴吡吡。案畢引玉篇。非此義。量謂量度其理數之異同。

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未詳。

偏去莫加少。說在故。去猶言相離。謂均分一體爲二。是爲兩偏。然與其合時體。多少無增減。言如故。卽說云。無變也。

必熱。說在頓。依說疑當作火不熱。火必形近而誤。又挩不字耳。莊子天下篇。亦有此文。說無頓義。疑當作覩。說文目部云。睹見也。古文作覩。說云。以目見火。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大意謂目中所見者。火之光。不見其熱也。

假必誖。說在不然。說文人部云。假非眞也。又言部云。誖亂也。或作悖。說云。假必非也。誖與非義同。正者爲是。則假者爲非。非卽不然也。張云。假者必誖。以其本不然也。

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張云。名所知。而取於不知之中。則知不知。

物之所以然句。與所以知之。句。與所以使人知之。句。不必同。說在病。說云。物或傷之然也。

各ミ其適スル所アリ、第六十三項。損トハ或者ノ一偏即チ半分ヲ棄ツルコト、第四十五項ヲ見ヨ。服執說ノ注文ノ音利ハ言利ノ誤ニシテ、本來正文ナリシモ、誤リテ注文トナリシ者ナリ、其文意ハ、服トハ人ノ言ニ屈服スルコト、執トハ己ノ意見ヲ固執スルコト、說トハ人ノ意見ヲ伺フコト、此三種ハ各ミ適當ニ利用スルコトヲ得ル者ナリ、第六十四項ヲ見ヨ。巧ハ物ヲ巧ニ造ル者ナレバ、從來ノ善法ヲ傳ヘテ、其ノ何故ニ如此ク巧ニ出來シカヲ求ムル者ナリ、下文ノ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ノ二句ハ、此句ト本來連續シテ、一條トナリシ者ナラン。第六十五項ヲ見ヨ。大益トハ大ハ從來ニ益シ加フルノ義ナリ、上文ノ損偏去也ニ相對シタル者ナルモ、說ヲ闕ク。偎積柢ノ三字ハ環俱柢ノ誤、柢ハ本ト訓ズ、其文意ハ環ハ丸ルキ者ナレバ、何レヲ根柢トナシ最初トナスベキナシ、互ニ根トナリ始トナル者ナリ、第四十六項ヲ見ヨ。法同則觀其同トハ、我法ト彼法ト同ジケレバ、其同點ヲ注意スル

止句。**類以行人。**說云。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則是言辭相執拒之意。不當言行人。疑人當作之。類以行之。謂以然不定其是非。可以類推。所謂同也。楊云。小取篇。夫辭以類行者也。**說在同。**此亦取類推之義。經說上云。有以同類同也。**所存與者。**張云。與下脫存字。案張校是也。說云。室堂所存也。某子存者也。**於存與孰存。**下有捝文。**駟異說。**顧云。當云說在異。與說在同對文。而句多譌脫。張云。駟衍。異說下。脫疑當云說在主。案依顧張說。則此當屬上所存以下為一經。楊讀則以此為下經發端語。三說未知孰是。但此經不必與說在同對文。顧校恐非。依說似楊讀近是。駟疑當為四足牛馬四字。譌捝合并為一字。說云。謂四足獸與。牛馬與。謂與說義同。**推類之難。**言四足獸為總名而獸各自有散名。不能以類推也。**說在之大小。**之上。疑捝名字。凡總名為大。散名為小。詳經說下。顧讀之字句。亦非。**五行毋常勝。**張云。毋無也。**說在宜。**言視其生克之宜。**物盡同名。**物猶事也。謂意異而辭同。張讀物盡屬上誤。**二與鬭。**句。**愛食與招。**句。**白與視。**吳鈔本作二。**麗與**顧云。据說似當有暴字。**夫與履。**說作屨。義同。張云。同名之類。有此十者。案當云十一者。義詳經說下。**一**句。**偏棄之。**棄吳鈔本作弃。經說下作偏去。與此下文及經上合。去棄義同。謂凡物或分析。一體為二。或絫比兩一為二。皆可去其一偏。對下不可偏去而二為文。**謂而固是也。說在因。**說無因義。因蓋與固是義同。公孫龍子堅白篇云。離也者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莊子齊物論篇云。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此云固是。猶言因是矣。或固當為因之誤。畢讀固字句斷云。言固陋。失之。**不可偏去而二。**凡物有二。斯有偏。有偏必可去其一。而體性相合者。則雖二。而不可偏去。若下所云是也。**說在見與俱。**說文人部云。俱偕也。經上云。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又經說上。釋俱為合同。並與此義合。言

始メテ其有無ヲ知ルコト、第八十二項ヲ見ヨ。
久トハアラユル時ヲ綱羅シタル意味ナリ、第三十九項ヲ見ヨ。
宇トハアラユル所ヲ綱羅シタル意味ナリ、第四十項ヲ見ヨ。
閒トハ耳ノサトキコト別ニ說ナシ。
窮トハ「キハマリ」ノ義ナリ、之ヲ布帛ヲ計ルニ譬フレバ、其前端アランモ其長サ甚ダ短クシテ、寸尺ヲモ容ルルコト能ハズ、即チ將ニ窮極セントスルコト、第四十一項ヲ見ヨ。
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ノ十一字ハ、上文耳之聽也ニ連屬スベキ文辭ナラン、別ニ說ナシ。
盡トハスベテヲ包括シタル辭ナリ、第四十二項ヲ見ヨ。
言トハ口舌ヲ利用スルコト別ニ說ナシ。
始當時也ノ解說ハ第四十三項ヲ見ヨ。
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ノ十一字ハ、上文言口之利也ニ連屬スル者ニシテ、其文意ハ口舌ノ言論ガ何故ニ意志ヲ發揮スルカヲ得ルカト云フニ、心ノ辯理力アルニ外ナラズ、別ニ說ナシ。
化トハ變化ノ義ナレバ其形狀ノ特色ノ變易スルコトヲ云フ、第四十四項。
諸ニハ種類多シト雖モ

行句讀次第校之。疑當在巧轉則求其故句上。錯簡於此。而又佚其說耳。

儇䙡秖。 吳鈔本作祇。畢云。䙡經說上作昫。詒讓案。當爲環俱柢。皆聲之誤。俱。說作昫。音亦相近。秖。說作民。當作氏。氏。即柢之省。爾雅釋言云。柢本也。毛詩節南山傳云。氏本。是二字義同。凡物有耑則有本。環之爲物。旋轉無耑。若互相爲本。故曰俱柢。

法同則觀其同。 工依於法。禮記少儀云。

庫 盧云。庫疑庳。與障同。見下文。

易也。 洪云。易當是物字之譌。庫者物所藏也。案此當從盧校作庳。經說下。景庳字亦誤庫。可證。但說無易義。未詳。洪說緣誤爲訓。不足據。

法異則觀其宜。 句。

動。 句。

或從也。 從當作徙。經下篇云。宇或徙。此與彼文義正同。彼徙字。今本亦譌爲從。可證。說文辵部云。徙迻也。或當爲域之正字。或徙言人物迻其故所處之地域。是動之理也。詳經下。

止。 句。

因以別道。 謂道有宜止者。有不宜止者。因事以別也。與經下止類以行之。義亦略同。張云。此句文法。特與下篇首句相偶。疑下篇錯簡。案張說未塙。

讀此書旁行。 張云。此舉例。下篇讀亦旁行。

缶無非。 畢云。說文云。非違也。从飛下翄取其相背。言此篇當㫄行讀之。即正讀亦無背於文義也。此篇。舊或每句兩截分寫。如新考定本。故云旁行可讀。楊云。缶無非三字。經文。案楊說是也。畢釋無非爲無背之義。非是。缶無非謂聖人以正道有所非。與無所非同。說云。若聖人有非而不非。即釋此經可證。惟讀此書旁行五字。爲後人校書者附記篇末。傳寫者誤羼入正文。又移箸於缶無非三字之上。而其義遂莫能通矣。又案此經云正無非。說則云聖人不非。義雖可通。而正聖二文。究不甚合。竊疑此正亦當作聖。集韻四十五勁云。聖唐武后作𨲢。今所見唐岱岳觀碑。則作𨲢。蓋从長从正从王。缶即正也。集韻字形微譌。此書正字。皆用武后所製作缶。此聖字。或亦本作𨲢。壞挩僅存缶形耳。惟說語簡略無可質證。附識於此。俟通學詳定焉。

經下第四十一

ロヨリ出ス者ナリ、第卌一項。聞說ハ親ノ解說ハ第七十五項。且ハマサニ云云セントスト云フ將ト同一ノ意味アル文字ナレバ、將來マサニ然ルベキ事ノ意、ナ云ヒ見ハス辭ナリ、第卌二項、見體盡ノ解說ハ第七十六項。君臣萌通約也ノ萌ハ氓ニ通ジテ、人民ヲ云フ、文意ハ君トハ何ゾヤ、臣民ガ共同一致シテ之ヲ仰グ者ナリ 第三十三項ヲ見ヨ。合正宜必ノ解說ハ第七十七項ヲ見ヨ。功利民也ノ解說ハ第三十四項。欲正權利云云トハ利害ノ在ル所ヲ計リテ其欲惡ヲ定ムルコト、第七十八項ヲ見ヨ。賞上報下之功也ノ解說ハ第三十五項。爲存亡易蕩治化ノ解說ハ第七十九項。罪犯禁也ノ解說ハ第三十六項。同重體合類ノ解說ハ第十項。罰上報下之罪ノ解說ハ第三十七項。異二不體不同不類ノ解說ハ、第八十一項ヲ見ヨ。同トハ衆異ヲ同一ニスルコト第三十八項ヲ見ヨ。同ト異トハ相對シテ、

西南北。則謂之宇。故曰宇彌異所也。高誘注淮南原道篇云。四方上下曰宇。蔡邕注典引云。四表曰宇。四表卽東西南北也。案王說是也。今據正。聞耳之聽也。經說上無說。疑有缺佚。窮句。或有前不容尺也。有前謂有端也。經說上云。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蓋以布幅爲喻。自端至尺爲半。不容尺。謂不及半。明其易窮也。循所聞而得其意。畢云。循猶云從。心之察也。無說。畢云。之舊作也。据下文改。盡句。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無說。始當時也。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無說。說文言部云。辯治也。化句。徵易也。楊云。驗其變易也。張云。徵之言轉。未塙。諾不一利用。謂辭氣不同於用。各有所宜。若說所云五諾也。損說文手部云。損減也。偏去也。畢云。言損是去其半。服執說音利。畢云。音利二字。舊注未詳其義。詒讓案。說文言部云。說言相說伺也。唐韻音女加切。與利音絕遠。集韻六至利紐下。亦不收此字。惟十二霽有說字。音研計切。伺也。類篇言部。又引埤倉云。詰說言不同也。居佳切。並與利音不相應。致說釋此文云。執服難成。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以相推校。疑音利當作言利。言利二字。本是正文。誤作小注。說九或卽說之壞字。求執卽說文所謂言相說伺也。傳寫舛誤。改言利二字爲小注。校者不憭。又改言爲音。緟悂貤謬。遂不可究詰矣。服謂言相從而不執。執謂言相持而不服。說則不服不執。而相伺。若鬼谷子所謂抵巇者。三者辭義不同。而皆利於用。上文云。言口之利也。又云。巧轉則求其故。轉當爲傳。聲同字通。諾不一利用。此以服執說爲言之利。與彼義蓋略同。說云。觀巧傳法是也。故謂舊所傳法式。國語齊語云。工相語以事。相示以巧。考工記云。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傳法求故。卽所謂述也。此與下文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句法正同。說亦并爲一條釋之。畢張讀巧轉爲句。則求其故大益爲句。竝繆。大益。無說。未詳其義。此與前云損偏去也。損益義似正相對。疑謂凡體損之則小。益之則大也。以窮

說ノ理ニアタル者アレバナリ、第六十七項ヲ見ヨ。
利トハ之ヲ得ルトキ、心ヲ喜バシムル者ナリ、第廿六項ヲ見ヨ。
爲トハ、吾人ガ事ヲ爲サントスルトキ、知慮ヲ窮極スルモ、畢竟欲ノ爲ニ束縛セラルヲ云フ、縣ハ懸ト同ジ、第六十八項ヲ見ヨ。
害トハ得ル所ノ結果ニツキ、惡ム所ノ者ヲ云フ、第二十六項ヲ見ヨ。
已ハスデニト云フコトナレバ、此ニツキ既ニ成就シタルコト即チ其結果ノ現在ニ存スル者及ビ全ク過去ニ屬スル者トノ兩者アリ、第二十九項ヲ見ヨ。
治トハ人力ヲ以テ求得スル者ナリ、第二十七項ヲ見ヨ。
使謂故ノ解說ハ第七十項ヲ見ヨ。
譽明美也ノ解說ハ第二十八項ヲ見ヨ。
名達類私ノ解說ハ第七十一項ヲ見ヨ。
誹明惡也ノ解說ハ第二十九項ヲ見ヨ。
謂移擧加ノ解說ハ第七十二項ヲ見ヨ。
擧トハ事物ノ名ヲ擧ゲテ其實ニ擬スルコト、第三十項ヲ見ヨ。
知聞說親ノ解說ハ第七十三項。
名實合爲ノ解說ハ第七十五項。
言トハ實ヲ擧ゲテ之ヲ

實也。說文手部云。擬度也。謂量度其實而言之。張云。以名擬實。知句。聞說親。畢云。聞舊作閉。据經說上改。案言知有此三義。名實合爲。四者言異而義相因。張幷上爲一經云。知有三。聞一。說二。親三。皆合名實而成於爲。恐未塙。言出擧也。謂擧實而出之口。張云。言出名實。聞句。傳親。傳。道藏本・吳鈔本。並誤作博。張云。聞有二。且畢云。舊衍一且字。以意刪。言然也。見句。體盡。張云。見有二。鈕樹玉云。疑當見體爲句。失之。君臣萌畢云。疑同名。或同氓。鈕云。萌卽氓字。上文已婁見。案鈕說是也。詳尚賢上篇。通約也。謂尊卑上下等差不一。通而約之。不過此三名。故說云。君以若名者也。張云。君所以約臣民。疑非。合句。缶宜必。張云。合有三。功利民也。欲缶權利。且惡缶權害。大取篇云。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爲是也。亦非爲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擎。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且字疑衍。賞上報下之功也。爲句。存亡易蕩治化。張云。爲有六。罪犯禁也。同句。重體合類。張云。同有四。罰上報下之罪也。異句。二不體不合不類。舊本。體上挩不字。今依畢校補。吳鈔本亦不挩。張云。異有四。同句。說作侗通。異而俱於之一也。之一猶言是一。謂合衆異爲一。同異交得。謂言語同異。各得其義。放有無。張云。放疑於字之誤。有無相交則得同異。案張說非是。放疑當爲知。說云。恕有無。恕當爲恕之譌。知恕字同。久句。彌異時也。王云。彌偏也。畢云。言不易其時。故曰久。非。宇句。彌異所也。舊本。宇誤守。畢云。言不移其所。故曰守。王引之云。畢說非是。案守當爲宇。字形相似而誤。彌偏也。宇者偏乎異所之稱也。經說上解此云。宇東西南北。東西南北可謂異所矣。而偏乎東

次無閒而不攖攖也ノ上ノ攖ハ相ノ誤、其意ハ次即チ他ノ物ト比ブコトハ、之ト接觸交錯セザルモ、別ニ空隙ヲ存スルナシ、即チ俗ノ所謂ヨラズサワラズト同ジ、第六十四項ヲ見ヨ。

力トハ有形ノ身體ノ努力ヲ云フ、刑ハ形ト通ズ、第二十一項ヲ見ヨ。

法トハ一定ノ式或ニ順フコト、第六十五項ヲ見ヨ。

生トハ形體ト知識ト合スルコトニシテ、此兩者離ルレバ死ナリ、第二十二項ヲ見ヨ。

佴所然也ノ所ハ衍文、耳ニハ助クルノ義アリ故ニ然トナス、然ニハ順ノ義アリ、第六十六項ヲ見ヨ。

臥トハ、人臥スルトキハ知覺アルモ知識トナスニ足ラズ、第二十三項ヲ見ヨ。

説トハ理ヲ明ニスルコト、第六十七項ヲ見ヨ。

夢トハ夢中ノ事ヲ事實ト認ムルコト、第二十三項ヲ見ヨ。

攸不可ノ攸ハ彼ノ誤、我已ニ彼ヲ不可トスレバ彼マタ我ヲ不可トス、故ニ兩不可ヲ生ズ、第六十七項參照。

平トハ公平ノコトナレバ、其心好惡ナキヲ云フ、第二十四項ヲ見ヨ。

辯トハ彼ト議論ヲナスコトニシテ、其勝ハ我

奮。

法所若而然也。荀子不苟篇楊注云。法效也。畢云。若順。言有成法可從。張云。若如。

生刑與知處也。畢云。刑同形。言人處世。惟形體與知識。張云。形體有知是生也。案此言形體與知識。合并同居則生。畢張說並未憭。

佴所然也。吳鈔本。無然字。畢云。然猶順。佴之言貳。或爲尒字假音。說文云。尒必然也。案爾雅釋言云。佴貳也。郭注云。佴次爲副貳。次貳與順義近。畢疑爲尒之假音則非。

臥知無知也。畢云。臥而夢似知也。而不可爲知。案知即上生形與知處之知。言知識存而臥時則無知也。畢謂夢知則失之。

說所以明也。經說上無說。說文言部云。說說釋也。一曰談說。謂談說所以明其意義。畢云解說。

夢臥而以爲然也。說文云。寢寐而有覺也。夢不明也。經典通叚夢爲寢。畢云。言夢中所知。以爲實然。

攸不可爾雅釋言云。攸所也。然說無攸義。楊云。攸經說作彼。張云。攸當爲彼。案張校是也。下文。辯爭彼也。彼今本亦或作攸。是其證。

兩不可也。言既有彼之不可。即有此之不可。是彼此兩皆不可也。

平句。知無欲惡也。說文兮部云。平正也。謂欲惡兩忘。

辯爭彼也。彼吳鈔本作攸。

辯勝畢云。讀如勝負。當也。畢云。讀如當意。

利所得而喜也。畢云。謂夢所見誤。

爲句。窮知而縣於欲也。畢云。言知之所到而欲爲。縣同懸。張云。縣猶繫也。爲必由知而爲之。則繫於欲。案此言爲否決於知。而人爲欲所縣係。則知有時而窮。義詳經說上。畢張說未析。

害所得而惡也。

已句。成亡。張云。已有二義。

治求得也。畢云。言事既治。所求得。

使句。謂故。謂吳鈔本作爲非。張云。使有二義。畢云。說文云。故使爲之也。

譽明美也。國語晉語韋注云。明箸也。言著人之善。

名句。達類私。張云。名有三義。

誹明惡也。

謂句。移舉加。張云。謂有三義。

擧擬

虚ト云フ、第五十九項ヲ見ヨ。

謂ハ狷ニ通ズ、狷者ハ廉潔自ラ己ヲ守リ自ラ滿足ヲナスコト、嗛トハ滿足ノ謂ナリ、第十六項ヲ見ヨ。

盈トハ充滿ノ義ナレバ、アラザルナリト云フ、第六十項ヲ見ヨ。

廉ハ慊ノ誤ニシテ、不平ノ心ヲ云フ、不平家ハ非理ノ事ヲ行フ者ナリ、第十七項ヲ見ヨ。

堅白トハ二ニアラズシテ一ナリ、相拒否スル者ニ非ルナリ、第六十一項ヲ見ヨ。

令トハ君主自身ガ之ヲ實行セズシテ、臣下ニ委任スル者ナリ、第十八項ヲ見ヨ。

攖ハ觸ルト訓ズ、又結ビ付ケルノ意アリ、如此スルニハ他物ト相俟タザルベカラズ、故ニ相得也ト云フ、第六十二項ヲ見ヨ。

任トハ任俠ヲ云フ、第十九項ヲ見ヨ。

似ハ仳ノ誤、スベテ比ノ場合ニハ他ニ接觸スルコトモアル、又セザルコトモアリ、第六十三項ヲ見ヨ。

謂之纍。卽此所謂纑也。又海島算經云。以表高乘表閒。李淳風云。前後表相去爲表閒。卽所謂兩木之閒無木者。案王陳二說不同。王說近是。纑櫨同聲叚借字。文選魏都賦李注。引說文云。欂櫨柱上柎也。禮記明堂位鄭注。作欂盧。釋名釋宮室云。盧在柱端。如都盧負屋之重也。欂櫨。單舉之則曰櫨。淮南子主術訓云。短者以爲朱儒枅櫨。

謂作嗛也。 畢云。字書無此字。詒讓案。孟子睊睊胥讒。孫奭音義云。睊一作謂。謂睊狷。並同聲假借字。洪云。字書無謂字。當與涓字同義。說文涓小流也。故此云作嗛也。嗛卽慊字。案謂當爲獧之借字。字又作狷。論語云。狷者有所不爲也。故經說上云。爲是之詒彼也弗爲也。狷孟子作獧同。作嗛者。國策魏策高注云。嗛快也。言狷者絜己。心自快足。嗛古或借謙慊爲之。大學自謙。鄭注云。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洪以謂爲涓非。讀嗛爲慊則於義可通。然非厭足之本字也。

盈莫不有也。 廣雅釋詁云。盈滿也。

廉作非也。 畢云。廉察之廉。作與狙聲近。言狙伺。案廉作非與上文謂作嗛文例同。則不當如畢讀。廉疑當作慊。慊恨也。作非。謂所爲不必無非。故說云。己惟爲之。知其䚯也。

堅白不相外也。 此卽公孫龍堅白石之喩。不相外。言同體也。詳經說上。

令不爲所作也。 畢云。言使人爲之。不自作。

攖相得也。 莊子大宗師釋文引崔譔云。攖有所繫著也。畢云。玉篇云。攖結也。楊云。攖引也。幾何原本。所謂線相遇也。案楊說亦通。

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 畢云。謂任俠。說文云。甹俠也。三輔謂輕財者爲甹。甹與任同。

似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 似當依說作仳。形近而誤。仳與比通。言相合比者有相攖。相次比者不相攖。故下文云。次無閒而不相攖也。

勇志之所以敢也。 賈子道術篇云。持節不恐謂之勇。畢云。敢決。張云。志得勇乃敢。

次無閒而不攖攖也。 張云。攖衍字。無閒乃得不相攖而相次。案攖攖當作相攖。非衍文。言兩物相次。則中無閒隙。然不相連合。故云不相攖也。

力刑之所以奮也。 畢云。刑同形。言奮身是強力。張云。形以力

荀子ノ有能比智力ハ、有ニ能比智同ヒ力ノ誤、端トハ、ハシノコトナレバ、或ル物體ノ順序上、最モ先ニアル者ナリ、或ハ云フ端トハ幾何學ノ點ナリト、第五十六項及ビ解題ヲ參看セヨ。

孝トハ親ノ都合ヨキ樣ニスルコト、第十三項ヲ見ヨ。

有閒トハ兩物ノ中ニ挾マレタルコトヲ云フ、幾何學ニ關ス、第五十七項ヲ見ヨ。

信トハ自己ノ心ト言ト一致スルコト、第十四項ヲ見ヨ。

閒トハ兩旁ノ中ニアリテ何レニモ衝突セズ、即中立スルコト、第五十八項ヲ見ヨ。

佴、自作也ノ作ハ佌ノ誤、佴ハタスクルト訓ズ、佌マタ比ニ通ジテ、他ト相比スル義アリ、第十五項ヲ見ヨ。

纑ハ櫨ニ通ジテ、梁上ノ短柱ヲ云フ、兩短柱ノ閒ハ他物ナシ、故ニ

輔。案此云強君。與荀子義同。以爲利。即解大患。除大害。尊君安國之事也。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

畢云。序言次序。說文云。耑物初生之題也。張云。無序謂無與爲次序。王引之云。序當爲厚。經說上云。端佌兩有端而后可。次無厚而后可。是其證也。無厚者不厚也。訓端以無厚者。凡物之見端。其形皆甚微也。厚與序隸書相似而誤。說見非攻下篇。陳云。說云。端是無同也。按端即西法所謂點也。體之無序。即西法所謂線也。序如東序西序之序。猶言兩旁也。幾何原本云。線有長無廣。無廣是無兩旁也。又云。線之界是點。點是線之盡處。是最前也。又云。直線止有兩端。兩端之間。上下更無一點。是無同也。案諸說不同。王說義據最精。而與說不甚相應。經說下。佌兩有端而后可二句。則非此經之說。無從質定。依畢張說。則序當爲敍之叚字。謂端最在前。無與相次敍者。故說云。端是無同也。似與說義尤合。魯勝墨辯敍云。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蓋即指此文。是晉時所傳墨子亦作無序。兩義未知孰是。姑並存之。陳以點釋端甚精。而訓序爲旁。則亦未得其義。

孝利親也。

賈子道術篇云。子愛利親謂之孝。

有閒中也。

畢云。閒隙是二者之中。陳云。說云。有閒謂夾之者也。閒謂夾者也。按幾何原本云。直線相遇作角。爲直線角。又云。在多界之閒爲形。皆是有閒也。線與界夾之也。

信言合於意也。

言言與意相合無僞飾。張云。不欺其志。

閒不及旁也。

閒謂中空者。即上有閒中也之義。張云。不及於旁謂隙中。畢云。言閒僕誤。

佴自作也。

畢云。說文云。佴佽也。此云自作未詳也。兪云。作疑佐字之誤。爾雅釋言。佴貳也。佐與貳義相近。作佐形似。又涉下文有三作字。故誤耳。案作疑當作佌。經說上有佌字。即比之借字。佴比並訓次。言自相次比。是謂之佴。說云。與人遇人衆循。即相次比之意也。節葬下篇云。佴乎祭祀。亦次比之義。兪說未塙。

纑閒虛也。

盧云。纑猶墳壚之壚。王引之云。盧說非也。纑乃櫨之借字。經說上云。纑閒虛也者。兩木之閒。謂其無木者也。則其字當作櫨。衆經音義卷一。引三倉云。櫨柱上方木也。櫨以木爲之。兩櫨之閒。則無木。故曰櫨閒虛也者。兩木之閒。謂其無木者也。陳云。按九章算術劉徽注云。凡廣從相乘

日中トハ太陽ノ正南ニアルコトヲ云フ、別ニ說ナシ。

義トハ利ト一致スベキ者ナリ、第八項ヲ見ヨ。

直トハアタルト訓ズ、故ニ兩物ノ相交ハルコトヲ云フ、別ニ說ナシ。

禮トハ恭敬ヲ云フ、第九項ヲ見ヨ。

圜ハ圓ニシテ圓トハ一ノ中心ヨリ其邊ニ至ルノ長サ皆同長ナルヲ云フ、第五十三項及ビ解題ヲ見ヨ。

行爲也ノ解說ハ第十項ヲ見ヨ。

方柱隅四讙ノ讙ハ雜ノ誤ニシテ、雜ハ匝即チメグルノ意味アリ、方トハ四面等邊等角ナルヲ云フ第五十四項及ビ解題ヲ見ヨ。

實トハ內實ノ外部ニ顯ハレテ名譽トナル者ヲ云フ、虛名ヲ非トシタルナリ、第十一項ヲ見ヨ。

倍トハ或ル數ヲ倍スル事、第五十五項ヲ見ヨ。

忠以爲利而强低也ノ低ハ君ノ誤、其意ハ眞ノ忠トハ、君ノ心ニ逆フコトナリトモ、國家乃至君主ノ利益ナラバ、之ヲ强ヒテ爲サシムルコトヲ云フ、第十二項ヲ見ヨ。

周語云。博愛於人爲仁。說苑修文篇云。積愛爲仁。張云。以愛爲禮。

日中句。缶南也。

經說上無說。缶亦正字。中國處赤道北。故日中爲正南。張云。日中則景正表南。

義利也。

左昭十年傳云。義利之本也。孝經唐明皇注云。利物爲義。畢云。易曰利者義之和。

直參也。

亦無說。畢云。說文云。直正見也。論語子曰。立則見其參于前。陳云。此卽海島算經。所謂後表與前表參相直也。

禮敬也。

樂記云。禮者殊事合敬者也。

圜句。一中同長也。

畢云。一中言孔也。量之四面同長。張云。立一爲中。而量之四面。同長則圜矣。鄒伯奇云。卽幾何言圜面。惟一心圜界。距心皆等之意。陳云。幾何原本云。圜之中處爲圜心。一圜惟一心無二心。故云一中也。同長義見前。劉嶽雲云。此謂圜體自中心。出徑綫。至周等長也。

行爲也。

經說上云。志行爲也。

方句。柱隅四讙也。

讙吳鈔本作驩。疑皆雜之誤。呂氏春秋論人篇云。圜周復雜。高注云。雜猶匝。淮南子詮言訓云。以數雜之壽。高注云。雜帀也。周髀算經云。圓出於方。趙爽注云。方周匝也。周易乾鑿度鄭康成注云。方者徑一而匝四也。此釋方形爲柱隅四雜者。謂方柱隅角四出。而方冪則四圍周帀。亦卽算術方一周四之義。方周謂之雜。猶呂覽謂圜周爲雜矣。襍守篇云。塹再雜。與此四雜義正同。說苑修文篇云。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彼云矩三雜。疑當作矩四雜。古書三四字。積畫多互譌。畢云。讙疑維字。張云。讙亦合也。劉嶽雲云。此謂方體四維皆有隅。等面等邊等角也。案畢張劉說似並未塙。淮南子天文訓高注云。四角爲維。若作維則與柱隅義複。不若四雜之切也。

實榮也。

畢云。實至則名榮。

倍爲二也。

畢云。倍之是爲二。楊云。卽加一倍算法。

忠以爲利而强低也。

畢云。言以利人爲志而能自下。張云。低當作氐。氐根也。詩曰。維周之氐。案畢張說並非也。低疑當爲君。君與氐篆書相似。因而致誤。氐復誤爲低耳。忠爲利君。與下文孝爲利親。文義正相對。荀子臣道篇云。逆命而利君謂之忠。又云有能比智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

テ、議論ノ確實ヲ云フ、第五十項ヲ見ヨ。

知トハ人ノ才智ヲ云フ第三項ヲ見ヨ。

平トハ物ノ高ノ同ジキ者ヲ云フ、第五十一項解題ヲ看ルベシ。

慮トハ思慮ヲ以テ求ムルコト、第四項ヲ見ヨ。

同長云云ノ𠙺ハ正字ト同ジ、第六十一項及ビ解題ヲ見ヨ。

知トハ外物ニ接觸シテ生ズル者、即知覺ヲ云フ、第五項ヲ見ヨ。

中トハ、圓ノ中心ハ圓ノ邊ヨリ同長ナルコト、尙ホ解題ヲ見ヨ。

恕ハ智字ニシテ、智ハ事物ノ理ニ明通スルヲ云フ、第六項ヲ見ヨ。

厚トハ物體ノ形ニツキテ稱スルコトナレバ、先ヅ大ナリトスル所ノ者アリテ始メテ存スル者ナリ、第五十二項及ビ解題ヲ參看セヨ。

仁トハ博愛ヲ實行スルコト、第十項ヲ見ヨ。

任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曰。才智也。才與材通。才訓智。故智亦訓材。

平同高也。 詩小雅伐木鄭箋云。平齊等也。畢云。言上平。陳澧云。此即海島算經。所謂兩表齊高也。又幾何原本云。兩平行綫內。有兩平行方形。有兩三角形。若底等則形亦等。其理亦賅於此。案陳說是也。洪頤煊謂。高當是亭之譌。非。

慮 說文心部云。慮謀思也。**求也。** 畢云。謀慮有求。

同長以𠙺相盡也。 盧文弨云。正古文正。亦作𠙺。畢云。𠙺即正字。唐大周石刻投心𠙺覺如此。詒讓案。集韻四十五勁云。正唐武后作𠙺。亦見唐岱岳觀碑。張云。以與也。長與正相盡。是較之而同。陳云。按幾何原本。有兩直線。一長一短。求於長線減去短線之度。其法以兩線同輳圜心。以短線爲界作圜。與長線相交。即與短線等。此即所謂以正相盡也。云以正者。圜線與兩直線相交。皆成十字也。

知接也。 張云。知讀如字。案張說是也。此言知覺之知。淮南子原道訓云。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畢云。知以接物。楊葆彝云。莊子庚桑篇。知者接也。

中同長也。 畢云。中孔四量如一。張云。從中央量四角長必如一。兪云。爾雅釋言。齊中也。是中與齊同義。故以同長釋之。陳云。說云。中自是往相若也。按幾何原本云。圜界至中心作直線俱等。

恕明也。 恕舊本譌恕。畢云。推己及人。故曰明。張云。明於人己。並非是。今從道藏本。吳鈔本作恕。顧云。恕即智字。案顧說是也。此言知之用。周禮大司徒鄭注云。知明於事。

厚有所大也。 張云。大乃厚。陳云。說云厚惟無所大。按幾何原本云。面者止有長有廣。蓋面無厚薄。言厚必先有面之長廣。故云有所大也。其說云。無所大者。謂但言厚。則無以見其長廣也。案陳說非是。此云有所大者。謂萬物始於有形。既有而積之。其厚不可極。說云無所大者。言無爲有之本。有因無生。則因無而積之。其厚亦不可極。此皆比假推極之語。說與經辭若相反而意實相成也。莊子天下篇惠施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釋文引司馬彪云。物言形爲有。形之外爲無。無形與有形。相爲表裏。故形物之厚。盡於無厚。無厚與有。同一體也。其有厚大者。其無厚亦大。高因廣立。有因無積則其可積因不可積者。苟其可積。何但千里乎。惠子語。亦與此經略同。

仁體愛也。 國語

○經上下及經說上下ハ、本書中最モ難解トス、其所論、往往算術光學等ニ出入スル者ナキニ非ズ、鼇頭ノ紙幅狹隘ナルヲ以テ、盡クハ之ヲ縷述スルコト能ハズ、讀者本書ノ解題ト參照スベシ。宋潛谿ハ明ノ宋濂ニシテ、宋學士文集ヲ著ス。

截ハ截ト同ジ、兩截ハ兩段ト云フ如シ、

故ト云フ文字ノ意味ハ既定ノ事實ニヨリテ、未知ヲ推測判定スルコトナリ、論理學ノ三段論法中ノ是故ト云フガ如シ、經說上ノ第一項ヲ見ヨ。止トハ、スベテ事久シケレバ止リテ遷ラザルヲ云フ、第四十九項ヲ見ヨ。體トハ全局則兼ノ一部分ナリ、例スレバ全身ヲ兼ニシテ四肢ハ其一體ナリ、第二項ヲ見ヨ。必トハ必然ノ意味ニシ

墨子閒詁卷十

經上第四十

畢云。此翟自著。故號曰經。中亦無子墨子曰云云。按宋潛谿云。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上卷七篇則自親士至三辯也。此經似反不在其數。然本書固稱經。詞亦最古。豈後人移其篇第與。唐宋傳注亦無引此。故譌錯獨多。不可句讀也。案以下四篇。皆名家言。又有算術及光學重學之說。精眇簡奧。未易宣究。其堅白異同之辯。則與公孫龍書。及莊子天下篇所述惠施之言。相出入。莊子又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莊子所言。卽指此經。晉書魯勝傳注墨辯敍云。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亦卽此四篇也。莊子駢拇篇又云。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窴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據莊子所言。則似戰國之時。墨家別傳之學。不盡墨子之本恉。畢謂翟所自著。攷之未審。凡經與說。舊並旁行。兩欄分讀。今本誤合幷寫之。遂掍淆譌捝。益不可通。今別攷定附著於後。而篇中則仍其舊。

故所得而後成也。畢云。說文云。故使爲之也。或與固同。事之固然。言已得成也。案此言故之爲辭。凡事因得此而成彼之謂。墨子說與許義正同。畢疑或與固同。失之。張惠言云。故者非性所生。得人爲乃成。尤誤。

止。謂事歷久則止。以久也。畢云。以同已。張云。止以久生。案畢說是也。

體分於兼也。周禮天官敘官鄭注云。體猶分也。說文秝部云。兼幷也。蓋幷衆體則爲兼。分之則爲體。畢云。孟子云。有聖人之一體。

必。說文八部云。必分極也。不已也。畢云。言事必行。

知材也。此言智之體也。畢云。言材知。張云。知讀智。兪云。經說上曰。知也者所以知也。所以知者卽智也。淮南子主術篇。

墨子閒詁卷九終

莫大焉ノ上ニ、脱字アルベシ。
夫爲弟子後生云云以下ノ文章誤脱アリテ、意味不明、今暫ク牧野本ノ訓點ニヨリテ、之ヲ解スレバ、弟子後輩ノ位置ヨリ言フトキハ、其師ト仰グ時ニハ、其言行ヲ模範トシテ、之ニ從ハンコトヲ勗メ、力ト知トヲ盡シテ、始メテ已ム者ナレバ、師タル者ハ、言行ヲ謹マザルベカラズ、然ルニ孔子ノ言行ハ上述ノ如クナルトキハ、其餘流ヲ汲ム儒者モ、決シテ信ズルニ足ラザルナリ。田本ニハ其師ノ其ヲ期ト讀ミ、弟子ガ師ニ期待スルコトトナス。

叢作漆雕開形殘。詒曰。非行己之致。詒讓案。孔子弟子列傳。尙有漆雕哆漆雕徒父二人。此所云或非開也。韓非子顯學篇。說孔子卒後。儒分爲八。有漆雕氏之儒。又云。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此亦非漆雕開明甚。孔叢僞託不足據也。俞正燮謂卽漆雕馮。攷漆雕馮見家語好生篇。說苑權謀篇。又作漆雕馬人。二書無形殘之文。俞說亦不足據。刑形字通。淮南子墜形訓。西方有形殘之尸。宋本。形亦作刑。

莫大焉。 畢云。莫上當脫一字。 **夫爲弟子後生。** 後生亦弟子也。耕柱篇。耕柱子遺十金於墨子曰。後生不敢死。又云。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並弟子之稱。 **其師** 其上有挩字。 **必脩其言。** 脩吳鈔本作修。 **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考孔子之道上文所稱。晏子之言乃墨子所稱。而非儒之意。故曰。弟子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

事ハ周公ガ流言ヲ蒙リテ、東土ニ居リタルコトヲ稱シタルナリ、前ニ條ノ孔子ガ舜及周公ニ對スル批評ハ、造言ニシテ信ズベカラズ。考ハ圾ヲ坡ニ作ル。

孔某所行云云トハ、孔子ノ言行此ノ如キヲ以テ、弟子モ皆之ニ摹倣シ、子貢以下ノ者、皆悖亂ヲ企テ、或ハ刑戮ニカカルヲ云フ、而シテ此事マタ造言ニシテ、事實ニ非ズ、且ツ子貢ハ子羔ノ誤。

桼雕ハ、論語ノ漆雕氏ナリ、考ハ桼ヲ求ニ作ル。

舍其家室而言。三國志魏志裴松之注。及長短經權誡篇。並引尸子云。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為兆民也。非仁與。不聖之論略同。蓋戰國時流傳有是語。又案。詩小雅四月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人亦即仁字。言先祖於我其不仁乎。彼匪人。與此非人。文意字例並同。鄭詩箋云。我先祖非人乎。則詁人如字。失其指趣。此可以證其誤。考周公旦治天下之人。而何去其家室而託寓於東方也。是不得治道也。**何為舍亓家室而託寓也。**舍亓舊本作舍亦。盧校改為亦舍。畢本從之。王云。亦字義不可通。亦當為亓。亓古其字也。墨子書其字多作亓。說見公孟篇。耕柱篇曰。周公旦辭三公東處於商奄。蓋即此所謂舍其家室而託寓者。盧改舍亦為亦舍非是。案王說是也。今據正。以上並謂孔子誣舜與周公也。考亦字衍。或其之誤。**孔某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某。**徒屬猶言黨友。故後兼擧陽貨佛肸言之。呂氏春秋有度篇云。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考以孔子之道為心術。**子貢**考秋儀云。當作子羔。音誤。**季路輔孔悝亂乎衛。**畢云。舊脫亂字。據孔叢云以亂衛增。詒讓案。莊子盜跖篇。跖曰。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案子貢未聞與孔悝之難。亦謾語也。鹽鐵論殊路篇云。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菹於衛。子貢子皋遁逃不能死其難。然則時子貢或適在衛與。**陽貨亂乎齊。**畢云。孔叢作魯。詒讓案。此當從孔叢作魯。左傳定九年。陽貨奔齊。又奔晉。無亂齊之事。論語皇疏引古史考謂陽貨亦孔子弟子。蓋即本此書而誤也。**佛肸以中牟叛。**論語陽貨篇云。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集解孔安國云。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左傳哀五年。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即其時也。肸蓋范中行之黨。孔安國以為趙氏邑宰誤也。**桼雕**考此上文必脫誤不可解。**刑殘。**桼正字。經典多段漆為之。刑吳鈔本校改形。畢云。孔

苟義トハ一時ノ義ヲ守ルコト。

考ハ孰ヲ就ニ作ル。孰然ノ孰ハ蹵ト通ズ、其文意ハ、舜ガ天子ノ位ニ卽キ、其親瞽叟ト會セシトキ、其顏色蹵然トシテ、不安ノ感ニ打タレタリ、何トナレバ子ニシテ父ヲ臣トナシタレバナリ、實ニ此際ハ父子ノ秩序亂レタルコトナレバ、天下ノ危キコト岌岌然タリト、圾ハ岌ト通ズ、周公旦非其人也邪ハ、周公旦其非人也邪ノ誤ニシテ、人ハ仁ト通ズ、其文意ハ、孔子マタ周公旦ヲ評シテ曰ク、彼レハ仁者ニ非ルカ、若シ仁者ナラバ、何ゾ其家室ヲ捨テ、東土ノ遠地ニ託寓スルカト、此

苟敬之義。亦謂苟可以致敬而止。此言爲苟生爲苟義。正與爲苟敬一律。蓋古語有然。未可臆改也。淮南子繆稱篇云。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之從事也。曰苟義。文義正與此相近。案兪說亦通。

今與女爲苟義。 畢云。舊云囊與女爲苟義。脫五字。据文選注增。考苟且之義。

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 舊本。辭下有忘字。畢云。此字衍。案道藏本・吳鈔本・季本並無。今據刪。

贏飽則僞行以自飾。 舊本。贏作嬴。又捝則字。王云。贏飽僞行以自飾。本作贏飽則僞行以自飾。贏之言盈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我曲楚直。其衆素飽。杜注曰。直氣盈飽。盈飽卽贏飽。正對上文飢約而言。今本飽下脫則字。贏飽又僞作嬴飽。則義不可通。案吳鈔本正作贏。今據補正。考秋儀云。嬴疑贏是也。

汙邪詐僞。 吳鈔本汙邪倒。

孰大於此。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孰然。 畢云。舊作然就。孫以意改。孟子云。舜見瞽叟。其容有蹵。韓非子忠孝云。記曰。舜見瞽叟。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荀子亦同作造。案就蹵造三音皆相近。詒讓案。禮記曲禮。足蹵釋文云。蹵本又作蹴。大戴禮保傅篇。靈公造然失容。賈子胎敎篇作戚然易容。新序襍事篇。作靈公蹴然易容。此書以就爲蹵爲造。猶新序以蹴爲戚爲造也。孟子趙注云。其容有蹵踖不自安也。又公孫丑篇。曾西蹵然注云。蹵然猶蹵踖也。

此時天下圾乎。 畢云。圾舊作坂。以意改。孟子韓非子作岌岌。詒讓案。孟子萬章篇云。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趙注云。孔子以爲君父爲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莊子天地篇云。殆哉圾乎天下。郭注云。圾危也。管子小問篇云。桓公言欲勝民。管仲曰。危哉君之國岌乎。義並同。考就疑於誤。坡說文阪也。岥陀高俊者曰坡。按坡恐岥誤。孟子。堯帥天下諸侯。北面而朝之。瞽叟亦北面朝之。舜見瞽叟。其容有蹵。孔子曰。於此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言雖舜爲天子。君父爲臣。豈其道之云哉。

周公旦非其人也邪。 非其人。疑當作其非人。人與仁字通。言周公不足爲仁。卽指下

號ハ褫ノ誤。

考ハ其ヲ某ニ作ル。

苟生トハ生命ヲ苟且ニスルコトニシテ、生命ヲ貪ルコト。

部十五。引此皆作子路烹豚。無爲字。考享當作亨。郎烹通。**孔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畢云。藝文類聚引作不問肉所從來。郎食之。**號人衣**畢云。號褫字之誤。孔叢作剝。詒讓案。說文衣部云。褫奪衣也。非攻上篇云。扡其衣裘。扡褫字同。**以酤酒。**酤吳鈔本作沽。畢云。孔叢。酤作沽同。**孔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閒。在哀公六年。十一年季康子迎孔子。自衞反魯。郎其時也。**席不端弗坐。**弗吳鈔本作不。下句仍作弗。論語鄉黨篇云。席不正不坐。皇侃義疏云。舊說云鋪之不周正。則不坐之也。故范甯云。正席所以恭敬也。**割不正弗食。**文選王昭君詞李注。引兩弗字並作不。論語鄉黨篇文同。皇疏云。古人割肉必方正。若不方正割之。故不食也。江熙云。殺不以道爲不正也。案此當從皇說。江說非。**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畢云。文選注引反作異。考某當作其。與窮於陳蔡時所行相反。**孔某曰。來吾語女。**舊本作與女。畢云。當爲語女。案道藏本・季本・並作語女。吳鈔本作語汝。今據正。**曩與女爲苟生。**畢云。苟且。王云。畢說非也。苟讀爲亟。其乘屋之亟。亟急也。說文。苟自急敕也。從羊省。從勹口。勹口猶慎言也。與苟且之苟從艸者不同。曩與女爲苟生。今與女爲苟義者。曩謂在陳蔡時也。今謂哀公賜食時也。苟急也。言曩時則以生爲急。今時則以義爲急也。若以苟爲苟且之苟。則苟義二字義不可通矣。文選石崇王昭君辭注。引此亦誤以爲苟且之苟。案苟字不見經典。唯爾雅亟速也。釋文曰。亟字又作苟。同居力反。此釋文中僅見之字。釋文而外。則唯墨子書有之。亦古文之僅存者。良可貴也。兪云。王氏以苟爲說文自急敕之苟。然求之文義。亦似未合。本文言爲苟生爲苟義。不言以生爲急以義爲急也。此字仍當爲苟且之苟。苟生者。苟可以得生而止也。苟義者。苟可以得義而止也。儀禮燕禮聘禮記。並有賓爲苟敬之文。鄭注聘禮曰。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又曰苟敬也。主人所以小敬也。然則

以言術數ノ言ハ億ノ誤、術ハ率ト通ズ、死者ノ多キコト、億ヲ以テ數フルニ至ルコト。

孔某爲魯司寇云云ノ一段ハ、孔子ガ魯君ニ盡サズシテ、季氏ノ爲ニ危ヲ犯シテ顧ミザルコトヲ述ベタル者ナリ、而シテ此事マタ史實ニ反ス。

考ハ奉ヲ於ニ作ル。

決植ノ植ハ門ノ柱、決ハ抉、文意ハ季孫ノ逃レントスルトキ、孔子ハ勇氣ヲ奮ツテ、門柱ヲ拔キ取リ、彼ヲシテ容易ニ脱レ去ラシメタリ。

孔某窮於云云ハ、孔子ガ陳蔡ノ厄ニカカリシコトヲ述ベテ、其汚行ヲ識リシ者ナリ、此レ固ヨリ誣言ナリ。

藜羹不糂ノ糂トハ、米ト肉ヲ和シタル者。

尸以言術數。吳鈔本無言字。蘇云。當云不可以言計數也。尸下。脫不可二字。案蘇校未塙。依吳本則術當讀爲遂。月令。審端徑術。鄭注云。術周禮作遂。此當爲隧之叚字。謂伏尸之多。以隧數計。猶言以澤量也。或云當作以意術數。意言篆文相近。卽億之省。術率通。詳明鬼下篇。廣雅釋言云。率計校也。猶言以十萬計。亦通。考一本數作敎。

孔某之誅也。畢云。言孔子之責也。蘇云。誅當讀謀。

孔某爲魯司寇。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九年由司空。爲大司寇。

舍公家而奉季孫。畢云。奉舊作於。据孔叢改。考而下脫字。

季孫相魯君而走。經傳無此事。亦謾語也。

季孫與邑人爭門關。說文門部云。關以木橫持門戶也。

決植。決植上疑有挩文。爾雅釋宮云。植謂之傳。郭注云。戶持鎖植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戶旁柱曰植。畢云。列子云。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呂氏春秋愼大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此云決植。卽其事也。說文云。植戶植也。似言季氏爭關而出。孔子決門植以縱之。詒讓案。左傳襄十年。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孔疏服虔云。抉撅也。謂以木撅抉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決疑抉之借字。又疑流俗傳譌。以郰大夫事爲孔子也。淮南子道應訓云。孔子勁杓國門之關。又主術訓。孔子力招城關。高注云。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關端能擧之。

孔某窮於蔡陳之閒。畢云。孔叢窮作戹。

藜羹不糂。內則鄭注云。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糂。畢云。蓺文類聚引作藜蒸不糂。北堂書鈔作不糝。太平御覽作糂。一作糝。荀子云。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楊倞云。糂與糝同。蘇覽反。說文云。糂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古文糂从參。則糂糝古今字。考糂以米和羹。古文爲糝。

十日。子路爲享豚。享吳鈔本作亨。畢云。孔叢。太平御覽。引享作烹。俗寫耳。享卽烹字。王云。爲字後人所加。享卽今之烹字也。經典省作亨。後人誤讀爲燕享之享。故又加爲字耳。孔叢子詰墨篇・藝文類聚獸部中・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七・飮食部十一・獸

メ、更ニ南郭惠子ト云フ人ニ告グルニ、其陰謀ヲ以テス、墨子ノ此事マタ史實ト相反ス。

賜ハ子貢ノ名。

齊呉破國之難トハ、此孔子ノ陰謀行ハレタルタメ、齊呉兩國ノ大害ヲ惹起シタルコト。

子皮負傳而從。按史記貨殖傳云。范蠡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蘇云。據史記。范蠡亡吳。後乃變易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然亡吳之歲。乃孔子卒後六年。景公卒後十七年。又安知蠡之適齊。而樹之田氏之門乎。此與莊周所言孔子見盜跖無異。眞齊東野人之語也。詒讓案。淮南子氾論訓云。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說苑指武篇又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卽此。

於田常之門。

田常卽陳恆。見春秋哀十四年經。公羊恆作常。莊子盜跖篇云。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蓋戰國時有此誣妄之語。錢大昕云。田常弒君之年。越未滅吳。范蠡何由入齊。此淮南之誤也。考伍子胥傳。盛以鴟夷革。註取馬革爲榼形。楊雄酒箴。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顏師古曰。盛酒者也。革囊也。貨殖傳。范蠡適齊爲鴟夷子皮。注用之則多所容。不用則可卷而懷之。按謂竊以退身勸於田常也。

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爲。

荀子法行篇。有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楊注云。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爲號。莊子有南郭子綦。案見齊物論篇。南郭惠子。尙書大傳略說作東郭子思。說苑雜言篇作東郭子惠。史記索隱。引世本陳成子弟有惠子得。或卽此人。朱彝尊孔子弟子攷。謂卽衞惠叔蘭。謬。

歸於魯。有頃閒齊將伐魯。

畢云。言伺其閒。蘇云。閒當作聞。案蘇校亦通。

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載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使子貢至齊。說田常伐吳。又說吳救魯伐齊。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越王聞之。襲破吳。越絕書陳成恆內傳所載尤詳。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卽其事。考一本敎作殺。

伏

ハ兩臂ヲ張リテ行クコト、皆禮容ヲ云フ。

絫壽ハ老人、當年ハ少壯。

積財不能云云トハ、假令財産ヲ畜積スルモ、萬事贅澤ナル故、其欲スル音樂ノ費用ニモ足ラヌ勝ナリ。

營ハ䁝ニシテ惑ト訓ズ、遇民ノ遇ハ愚ト通ズ、期ハ示字ノ誤。

利ハ移ノ誤。

敬見ノ敬ハ苟ノ誤ニシテ、苟ハ亟ト通ズ。

孔某乃恚怒云云トハ、孔子ハ景公及ビ晏子ノ冷遇ヲ怨ミ、田常ト云フ齊ノ權臣ニ鴟夷子皮ト云フ謀臣ヲ收用セシ

觀衆。趨吳鈔本作趍。觀舊本作勸。吳鈔本作觀。與晏子外篇合。今據正。博學不可使議世。博舊本作儒。畢云。晏子儒作博。議作儀。王云。作博者是。此言孔子博學而不可以爲法於世。非譏其儒學也。今本作儒。學者博誤爲傳。又誤爲儒耳。隸書傳儒相似。說見上文。儀議古字通。案王說是也。今據正。勞思不可以補民。畢云。三字舊脫。盧据晏子增。絫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當年壯年也。詳非樂上篇。抱朴子外篇省煩引墨子。作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與史記略同。考絫累也。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畢云。說文云。䁝惑也。家語云。營惑諸侯。高誘注淮南子曰。營惑也。營同䁝。䁝與眴音相近。其道不可以期世。盛爲聲樂以淫遇民。晏子作以淫愚其民。案遇與愚通。詳非命下篇。畢云。當爲愚民。其學不可以導衆。俞云。晏子春秋雜篇。作其道也不可以示世。此文期字。亦示字之誤。古文其字作亓。見集韻。示誤爲亓。因誤爲期矣。畢云。孔叢作家非。今君封之。以利齊俗。晏子。作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畢云。史記云。君欲用之以移齊俗。作移是。考句。非所以導國先衆。考句。衆下脫曰字。公曰。畢云。二字舊脫。據孔叢增。善。吳鈔本又無此字。於是厚其禮。畢云。厚其二字舊脫。盧据晏子增。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問吳鈔本作利誤。孔某乃恚舊本作孔乃志。道藏本。孔下又空一字。季本。吳鈔本。並作孔子諱。今據增某字。晏子作仲尼迺行。畢本志改恚。云。恚舊作志。盧改。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畢云。即范蠡也。韓非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

尼谿ハ地名。

浩居而自順ノ浩居ハ、倨踞ト同義、自順トハ、自分勝手ノ事ヲナスヲ云フ。

立命トハ有命說ヲ信ズルコト、宗喪循哀トハ、厚葬久喪ヲ云フ。

慈民ハ子民ト同ジ。

機服ノ機ハ危ト通ズ、危ニハ高ノ意味アレバ、高冠ヲ服スルコト、勉容ノ勉ハ、俛ト通ジテ俯ノ義アリ、其容儀ノ謙遜ナルコト。

趨翔之節トハ、趨ハ庭上或ハ室中ニ疾走、翔

公同也。孔某之齊見景公。史記孔子世家。以此爲昭公二十五年魯亂。孔子適齊以後事。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史記孔子世家同。晏子春秋外篇作爾稽。孫星衍云。尼爾稽谿聲皆相近。詒讓案。尼谿地無攷。呂氏春秋高義篇。又作景公致廩丘以爲養。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盧云。晏子外篇與此多同。不可以教下。浩居作浩倨。畢云。案史記作倨傲自順。顧云。漢書酷吏郅都傳。丞相條侯至貴居也。讀作倨。詒讓案。王制云。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鄭注云。浩猶饒也。居倨並倨之叚字。家語三恕篇云。浩倨者則不親。王肅注云。浩倨簡略不恭之貌。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云。自順而不讓。又云有道而自順。孔廣森云。自順謂順非也。好樂而淫人。晏子作好樂緩於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畢云。孔叢・史記。宗作崇。詒讓案。宗崇字通。詩周頌烈文鄭箋云。崇厚也。書盤庚僞孔傳云。崇重也。循史記。孔叢作遂。晏子作久喪道哀。王云。循遂一聲之轉。遂哀謂哀而不止也。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不可使慈民。晏子作子民。慈子字通。禮記緇衣云。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又云。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國語周語云。慈保庶民。親也。機服勉容。盧云。晏子作異于服。勉于容。詒讓案。大戴禮記本命篇。盧注云。機危也。危服蓋猶言危冠。勉俛之借字。考工記矢人。前弱則俛。唐石經俛作勉。是其證也。機服勉容。言其冠高而容俛也。不可使導衆。孔某盛容脩飾以蠱世。吳鈔本。脩作修。晏子作盛聲樂以侈世。文選西京賦薛綜注云。蠱惑也。考蠱事也。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

奉之以石乞トハ、孔子ガ白公ノ陰謀ヲ知リ、石乞ト云フ謀臣ヲ、取リ持ヲシタルコト。得上不虛トハ、上ノ信用ヲ得レバソレダケノ效績ヲ擧グルコト。得下不危トハ、下人民ノ心服ヲ得レバ、其位置安泰ナルコト、敎行下必於利ハ敎行ニ於下一必利ヲ上ノ誤。同謀ハ周謀トナスベシ。

非仁義之也ノ五字ハ、牧野本ニ非ニ仁之類一也ノ誤トナス。

貺寡人者衆矣トハ、晏子ノ言ガ、自己ニ利益ヲ與ヘタルノ大ナルヲ云フ。

景公言之。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敎行下必於上。俞云。此本作敎行於下必利上。與上句言聽於君必利人相對爲文。敎行下。脫於字。而利字又誤作於。義不可通矣。〔考〕秋儀云。必下脫字。按於當在行上。上字上脫一字。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從也。舊本作行易而從也。王云。行易而從。文不成義。當作行明而易從。與上句文同一例。下文曰行義可明乎民。又曰行義不可明於民。皆其證。案王說是也。今據正。〔考〕行下脫一字。易當在而下。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慮同謀以奉賊。俞云。同乃周字之誤。深慮周謀。相對爲文。言其慮深沈。其謀周密也。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敎臣殺君。畢云。孔叢引殺作弑。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爲亂。畢云。趣讀促。非仁義之也。畢云。脫字。〔考〕之下脫一字。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後言。言上後字。舊本作后。今據吳鈔本改。〔考〕逃逃俗字。行義不可明於民。明吳鈔本作謀誤。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某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乎。道藏本・吳鈔本作呼。貺寡人者衆矣。〔考〕儀禮士昏禮記云。吾子有貺命。鄭注云貺賜也。此貺與貺命義同。畢云。貺當爲況。此俗寫。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某之與白

遠施周偏トハ、其ノ道ノ遠ク外ニ及ブヲ云フ。

曲直周旋利則止ノ利ノ上ニ、不字ヲ補フベシ、其意ハ、或ハ婉曲ニ、或ハ正直ニ、周旋行動シ、苟クモ他人ニ不利ヲ與フルコトアレバ、直ニ之ヲ行ハザルコト。

孔某ノ某ハ、本ト丘ニ作ル、然レドモ後世ノ儒流、之ヲ諱ミテ某ニ改ム。

俱以ノ下ニ、爲字ヲ脱ス。

齊景公問以下ニ述ベラレタル白公勝ト孔子トノ關係ハ、史實ニ非ズ。

白公勝ハ楚太子建ノ子ナリ、建讒ヲ被リテ、父平王ニ殺サル、勝之レヲ怨ミ、石乞ト與ニ兵ヲ擧ゲテ反シ、當時ノ君主(惠王)ヲ滅サントス、事成ラズシテ戮セラル。

作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周偏・近以脩身。言君子之行仁義。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則所施周偏。近則以脩其身也。今本皆作昔。周作用。脩作循。則義不可通。隷書脩循相亂。案王說是也。今並據正。

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

兪云。利則止當作不利則止。傳寫脫不字也。非樂上篇曰。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爲。不利人乎即止。與此文有詳略。而義正同。

此君子之道也。以所聞孔某之行。

畢云。某字舊作孔子諱。今改。下放此。

則本與此相反謬也。

謬吳鈔本作繆・

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

吳鈔本無復字。

景公曰。以孔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

以下當據孔叢子詰墨篇增爲字・

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荊。

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迎孔子至楚事。在哀公六年・

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

白公楚平王孫名勝。其與石乞作亂事。見哀十六年左傳・此事不可信。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精通篇。淮南子道應訓。並載白公與孔子問荅。或因彼而誤傳與。

君身幾滅而白公僇。

畢云。孔叢詰墨云。白公亂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孔子已卒十旬。蘇云。此誣罔之辭。殊不足辨。唯據白公之亂在景公卒後十二年。而晏子之卒更在景公之先。又安能預知後事。而先與

此所ハ危難ノ俄ニ起ルコトヲ譬ヘタルモノナリ。

弟交ノ交ハ、友ノ誤。

夫執後不言之朝トハ、平素沈默ヲ守リテ、假令君主ノ利アルコトアルモ、之ヲ朝廷ニ述ベザルコト、物見利使己ノ使ハ、便ノ誤、自己ニ利益ナルコトアレバ、人ノ先ニ立チテ之ヲ言フコト。

會噎ノ會ハ噲ト通ズ、兩字皆食物ノ咽ヲ塞グコト、以テ言論セザルコトニ譬フ、唯其云云ノ其ハ、某ノ誤ニシテ遁辭ナリ。

用誰急云云ノ誰ハ雖ノ誤、遺行ハ遠行、其意ハ前述ノ如ク、儒者ハ沈默スル故、假令國家ノ事急ナルノ際ト雖モ、逡巡シテ之ヲ避ケ、遠方ニ隱ルルコト。

於機辟。死於罔罟。釋文引司馬彪云。辟罔也。又山木篇云。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鹽鐵論刑德篇云。罻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則機辟蓋掩取鳥獸之物。辟字又作臂。楚辭哀時命云。外迫脅於機臂兮。上牽聯於矰隹。王注云。機臂弩身也。案爾雅釋器云。罿謂之罬。司馬彪釋辟爲罔。蓋卽以爲罬之借字。王說與司馬義異。未知孰是。

他人不知。己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爲人臣不忠。爲子不孝。事兄不弟交。

疑友之誤。

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

考以下至後言十六字錯簡。李本大執以下至篇末無之。

之朝。物

執後不言。謂拘執居後不肯先言之。朝物疑有挩誤。

見利使己。雖恐後言。

蘇云。使當作便。雖當作唯。兪云。雖當作唯。古字通也。蓋言利之所在。唯恐後言也。下文云。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爲深曰。惟其未之學也。正與此文反復相明。言苟無利。則君雖言之。而己亦以未學謝也。正所以破儒者擊之則鳴。弗擊不鳴之說。

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

說文手部云。拱斂手也。

會噎爲深

畢云。說文云噲咽也。讀若快。噎飯窒也。會與噲同。不言之意。考噎揖以聲訛。

曰。唯其未之學也。

唯舊本作惟。據吳鈔本改。其當爲某。

用誰急

句。

遺行遠矣。

誰當作雖。蓋言事急則退避而遠行。荀子非十二子篇云。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此所非與彼相類。

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周偏。

舊本皆譌昔。周譌用。並從王校正。偏吳鈔本作偏。畢本同。王云與偏同。畢本改爲偏非。詳非攻下篇。

近以脩身。

舊本脩作循。王云此文本

爲世云云ノ聖ノ下ニ、人字ヲ補フベシ、其意ハ聖人ガ、人民ノ爲ニ暴亂ヲ誅シテ之ヲ征服スルヤ、儒者ノ兵法ヲ用フルトキハ、暴亂ノ人ハ幸ヲ得ルモ、天下一般ノ害ヲ除クコト能ハザルナリ。暴亂之人也ノ也ハ衍文。

又曰君子若鍾云云ハ、儒者ノ寡言沈嘿ヲ譏リタル者ナリ、禮記ノ學記ニ曰ク、善待問者如撞鍾云云ト。考ハ擊ヲ聲ニ作ル。

得務ノ二字ヲ互易スベシ。

隱知トハ知謀ヲ隱スコト、豫力ノ豫ハ舍ト通ジテ、力ヲ惜ミ出サザルコト。

周禮司市注ノ詐豫ハ王念孫ノ說ニヨレバ、豫モ詐ノ轉聲ニシテ、詐リ欺クコトヲ云フ。

若機辟將發也トハ、機辟ハわなノ類ニシテ、

羣殘父母而深賤世也。戴云。賤乃賊字之誤。【考】言與暴亂之人爲羣。殘父母而深賊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畢云。君舊作吾。據上文改。擊之則鳴。【考】李本聲作繫・聲聲非之聲。鳴之也。弗擊不鳴。此亦見公孟篇。公孟子告墨子語。學記云。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畢云。此出說苑。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撞之以莛。豈能發其音聲哉。案說苑所云與此文義絕不相應。畢援證未當。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俞云。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言事親者務爲孝也。與事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美之也。與有過則諫相對。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儲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家語相魯篇。孔子爲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賈。是豫與儲義通。隱知豫力。兩文相對。言隱藏其知。儲蓄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讀固誤。俞釋豫爲儲亦非。豫當爲舍之叚字。豫从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卽彼云舍餘力也。號令篇云。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儲訓。荀子不豫賈。豫賞如周禮司市注詐豫之義。家語改豫作儲。乃王肅私定。非古訓也。恬漠待問而後對。爾雅釋言云。漠淸也。漢書賈誼傳顏注云。漠靜也。淮南子詮言訓云。故中心常恬漠。泰族訓云。靜莫恬淡。宋本莫作漠。漠漠莫竝通。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畢云。辟同闢。案畢說非也。莊子逍遙遊篇云。中

施則助之云云ノ文義不明、牧本ニ松崎慊堂ノ説ヲ載セテ曰ク、若シ敵軍ヲ助ケテ、胥車即チ輜重ヲ送ル兵車アルトキハ、仁人ハ之ヲ奪掠セズシテ、却リテ助クルコト、田本ニハ施ヲ移ト訓ズ、敵軍ノ移ルトキハ、其胥車ヲ助ク。

若皆仁人也云云ハ、戰爭ハ爭鬪ノ結果ヨリ、始メテ生ズル者ナレバ、仁者ノ間ニハ戰爭ノ生ズベキ理由ナシ、何トナレバ仁者ハ決シテ爭ヲ好マズ、若シ自己ニシテ正シカラザレバ、直チニ服從スル故ナリ、何故相ノ下ニ與字ヲ脫ス、相與トハ相敵スト云フガ如シ。

若兩暴交爭云云トハ、前述ノ如ク、戰爭ハ仁者ノ間ニ行ハルベキ者ニ非ズシテ、暴人同士ノ間ニ行ハルル者ナレバ、縱令ヒ力ヲ極メ盡シテ、儒者ノ所謂仁義ノ兵法ヲ行フトモ、元來暴人ナレバ、君子トナルベキ筈ナシ。聖將

考被鎧者不可射也。

施則助之胥車。畢云、施舊作強、据下文改。案畢因下文施字兩見、故據改。然施強義並未詳。似言軍敗而走。則助之挽重車。而文有挩誤。考強一作施。下文作施。按作施非矣。胥積畜待用也。敵強則助其氣。積畜車而可待用也。

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句。

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王云。何故相下當有與字。而今本脫之。則義不可通。相與謂相敵也。古謂相敵與相與。襄二十五年左傳。一與一。誰能懼我。哀九年傳。宋方吉不可與也。越語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與字竝與敵同義。言既為仁人。則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兩相敵也。上文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是其明證矣。

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為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為世除害。聖下疑挩人字。興師誅罰。勝將因用儒術。令士卒曰。舊本儒作傳。王云。傳術二字義不可通。傳術當為儒術。毋逐奔云云。皆儒者之言也。故曰用儒術。令士卒。隸書儒或作傿。傳或作傳。二形相似而誤。上文儒者迎妻。儒誤作傳。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句。考 得活。考戰勝將暴亂之人已。已得活而無心除天下害也。天下害不除。王云。也字涉上下文而衍。此言暴亂之人為天下害。聖人興師誅罰。將以除害也。若用儒術。令士卒曰。毋逐奔云云。則暴亂之人得活。而天下之害不除矣。是暴亂之人下。本無也字。

是為

太平御覽ノ禹作粉（脂粉ヲ云フ）ハ、卷七百十九ヲ見ヨ、疑在此トハ、畢沅以爲ラク・御覽引證ノ本文ハ、墨子ノ此處ヨリ採リシ者ナルベシト、以テ今ノ墨子ノ遺漏ヲ證ス。

義均ハ人名。

鮑函ノ鮑ハ鞄ニシテ、函ハ甲ナリ、柔皮ノ鎧ヲ作ル人、皆古人ノ法ニヨル。

又曰君子勝不逐奔以下ハ、儒者ノ軍法ヲ譏リタルモノナリ。

揜函弗射ノ函ハ亟ノ誤、揜亟トハ困迫ノ義ニシテ、所謂君子ハ人ヲ厄ニ苦メザルノ謂ナリ。

是始以木爲車。郭注云。世本云。奚仲作車。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創作意。以是互稱之。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古史考云。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牛。禹時奚仲駕馬。依譙周說。奚仲駕馬。車非其所作。司馬彪劉昭並從之。於義爲長。

巧垂作舟。

畢云。北堂書鈔引作錘。太平御覽作鍾。事類賦引作工錘。太平御覽引有云禹造粉。疑在此。俞云。巧垂當作功垂。字之誤也。周官肆師職注曰。古者工與功同字。然則功垂即工垂也。莊子胠篋篇。攦工錘之指。釋文曰。錘音垂。堯時巧者也。堯典咨垂女共工。是稱工垂者。工其官。垂其名。案山海經海內經云。義均是始爲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楚辭九章亦云巧倕。又見七諫。俞說未塙。考巧當作工。下同。

然則今之鮑函車匠。

畢云。考工記有函鮑。鄭君注云。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鞄。蒼頡篇有鞄甍。陸德明音義云。劉音僕。說文云。鞄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鞄即鮑也。考鮑與鞄同。考工記攻皮之工。函鮑函鎧也。

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

考因循而行者君子。則鮑函車匠皆君子。而羿・伃・奚仲・巧垂。始作弓甲車舟者皆小人邪。

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

言所述之事。其始必有作之之人也。

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

也邪古通。吳鈔本作耶。考今其因循而行者皆是古小人。所爲乃小人道也。

又曰。

畢云。又舊作人。以意改。

君子勝不逐奔。

穀梁隱五年傳云。伐不踰時。戰不逐奔。司馬法仁本篇云。古者逐奔不過百里。又天子之義篇云。古者逐奔不遠。墨子所述。儒者之言。與穀梁同。荀子議兵篇亦云。服者不禽。犇命者不獲。

揜函弗射。

揜吳鈔本作掩。禮記表記鄭注云。揜猶困迫也。案函疑亟之形誤。下同。詳魯問篇。儀禮聘禮鄭注云。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此揜亟亦奄卒之意。謂敵困急則不忍射之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宋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阸。即此義。又疑函當爲臽之誤。說文臼部云。臽小阱也。今經典通作陷。漢書司馬遷傳。函糞土之中而不辭。漢紀函作陷。於義亦通。

服古言ハ、古服古言ノ誤、此一問一答ハ、儒者ガ尚古ノ癖アルヲ譏リタル者ナリ、孝經ニ曰ク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ト。所謂古之云云トハ、今日古言古服ト稱スル者モ、最初ヨリ古言古服ニ非ルナリ。

又曰君子循而不作云云トハ、論語ノ述而不作ニツキテ、立論シタルモノナリ。

以欲買其野為己之有也。侍之以此為高行也。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此與荀子所謂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者相類。考此得衣食之所由也。

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王云。服古言三字文義不順。當依公孟篇作必古言服然後仁。兪云。此本作君子必古服古言然後仁。脫上古字。公孟篇作必古言服然後仁。亦當作必古言古服。脫下古字。案王說是也。考服行也。議聖人尊貴人之論言也。

應之曰。所謂古之言服者皆嘗新矣。舊本挽言服二字。今依王引之校增。謂古言服其始制之時皆為新。積久乃成古也。考者恐人誤言古之人無所因循而行。皆是新矣。古人行之則君子。則為君子。然則其法非古之君子之行。其言非古之君子之言。而後為仁乎。

而古人言之服之則非君子也。然則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舊本古人言之服之。挽言之二字。則非君子也。挽非字。服非君子之服。上服字譌作法。並依王引之校增。

又曰。君子循而不作。顧云。廣雅釋言循述也。論語曰。君子述而不作。考君子因循古之故而行。不敢作之。

應之曰。古者羿作弓。呂氏春秋勿躬篇云。夷羿作弓。畢云。羿羿省文。說文云。羿古諸侯也。一曰射師。詒讓案。說文弓部云。芎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羿芎音義同。作弓者。自是古射官。非夏少康所滅者。

伃作甲。史記夏本紀。帝少康崩。子帝予立。索隱云。予音宁。系本云。季杼作甲者也。國語魯語云。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韋注云。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季杼也。畢云。伃即杼。少康子。盧云。世本作輿。詒讓案。史記索隱及費誓正義。引世本並作杼。盧據玉海所引未塙。

奚仲作車。呂氏春秋君守篇同。高注云。奚仲黃帝之後。任姓也。傳曰。為夏車正。封于薛。說文車部云。車夏后時奚仲所造。山海經海內經云。奚仲生吉光。吉光

賁彘起トハ、去勢セラレタル豕ノ如ク怒リ起ツコト、皆儒者ノ醜態ヲ述ベタル者ナリ。

散人トハ無用ノ人物ヲ云フ。

夫夏乞麥禾云云ハ、儒者ハ乞人ノ如キ狀態アルコトヲ述ベタル者ナリ。

足以至矣ノ至ハ致ト同意ニシテ、望ヲ達スルヲ云フ。

翠以爲ハ以爲翠ノ誤ニシテ、翠ハ䐴ニ通ジテ貨ト訓ズ、文意ハ前述ノ如ク、儒者ハ人ノ葬式ヲ僥倖シテ、自己ノ私腹ヲ肥スコト。考ハ尊ヲ高ニ作ル。

嗛鼠也。嗛鼱字通。謂儒者得食則藏之。若鼱鼠褢藏食物矣。**而羝羊視。**畢云。爾雅云。羊牡羒。注羝。廣雅云。二歲曰羝。說文云。羝牡羊也。陸德明音義云。字林云。牂羊也。然則羝羒牂皆牡羊。**賁䫯起。**畢云。易大畜云。豶豕之牙。崔憬曰。說文。豶劇豕。今俗猶呼劇豬是也。案說文作羠豕。崔以意改之。羠與犗義同。劇者犗假音。玉篇云。豶扶云切犗也。考牡羊三歲好抵突。故曰羝。賁憤通。怒氣充實。所誘怒起也。秋儀云。䫯一作歉。歉貪也。此古諺言。苦腦人氣貪鼠隱藏羝羊見則憤䫯起歉鼠。二句言窺人而首鼠作事也。**君子笑之。**考句。**怒曰。散人焉知良儒。**畢云。漢書云。亢食注曰。文穎曰。亢散也。說文云。亢楸也。从一儿在屋下無田事。玉篇云如勇切。則此云散人猶亢人。案莊子人閒世篇。匠石夢櫟社曰。而幾死之散人。此述儒者詬君子之語。畢氏讀散人句斷誤。**夫夏乞麥禾。**疑挽春乞云云。夫似即春字上半缺剝僅存者。**五穀既收。大喪是隨。**言秋冬無可乞。則爲人治喪以得食也。**子姓皆從。**特牲饋食禮云。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云。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喪大記云。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注云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國語楚語。帥其子姓。韋注云。衆子姓同姓也。列子說符篇張注云。種姓也。**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至下疑有挽文。考子姓子孫也。厭字絕句。夏食不足而乞麥禾。則秋五穀既收豐饒也。大喪亡之事到。則至子孫皆從得厭足也。飲食畢治而後數喪亡由此至矣。謂人間禍福互至也。**因人之家翠**畢云。廣雅䐴肥也。此古字。王引之云。因人之家肥。文不成義。翠當讀爲䐴。玉篇䐴思醉切。廣韻云貨也。謂因人之家財也。韓子說疑篇。破家殘䐴是也。古無䐴字。故借翠爲之。**以爲。**畢云。疑有脫字。案以文例校之。因人之家。與下恃人之野文正相對。疑當作因人之家以爲翠。翠當依畢訓爲肥。此特文誤到耳。無挽字也。**恃人之野以爲尊。**畢云。言禾麥在野。考翠疑衰誤。以音近也。言因人之衰廢

政之本ノ上ニ、倍ノ字ヲ補フベシ。

浩居ハ傲踞ト同ジ。

人氣ハ乞人ノ誤、鼸鼠藏トハむぐらもちト云フ田鼠バ、常ニ食物ヲ頰張ル者ナリ、以テ貪ルニ譬フ、羝羊視トハ牡羊ノ如キ目付ヲナシテ、利ヲ得ントスルコト。

力吳鈔本知作智。不能爲焉。羣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吏不治則亂。舊本捝吏字。王據上文補。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王云。此句有脫文。詒讓案。疑當作倍政之本。下文云。倍本棄事而安怠傲。而儒者以爲道教。是賊天下之人者也。賊舊本譌作賤。今依王蘇校正。詳尚賢中篇。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舊本無樂字。吳鈔本有。以下句文例校之。有者是也。下文晏子曰。好樂而淫人可證。今據補。考淫溢也。過也。謂使人失度也。久喪僞哀以謾親。畢云。說文云。謾欺也。玉篇云莫般馬諫二反。陸德明周禮音義云。徐望仙反。考雖爲孝子。三年不能續而哀。是僞哀也。立命緩貧而高浩居。畢云。同傲倨。說文云居蹲也。案畢據史記孔子世家。義亦見後。考爲有命而不憂其貧。以高浩居也。家語。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卽此意。居疑倨誤。浩居二字又見下文。倍本棄事而安怠傲。畢云。舊作徹以意改。考秋儀云。徹當作傲。是也。貪於飲食。舊本作酒。今據吳鈔本校改。下亦云得饜飲食。惰於作務。荀子非十二子篇云。偸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此所非與彼相類。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禮記緇衣鄭注云。違猶辟也。考雖至饑寒凍餒。不敢爲無命。是若人氣。若道藏本作苦。吳鈔本同。案人氣疑當作乞人。此冢上飢寒凍餒而言。氣與乞通。古乞作气。卽雲气字。下文云。夏乞麥禾。是其證。鼸鼠藏。畢云。爾雅有鼸鼠。陸德明音義云。孫炎云。鼸者頰裏也。郭云。以頰內藏食也。字林云。卽鼢鼠也。說文云。鼸䶂也。玉篇云。鼸胡簟切。田鼠也。鼸舊作鼸誤。詒讓案。夏小正云。正月田鼠出。田鼠者

ヲ用フベキ者ナリ、然ルニ儒者ハ、外見ヲ衒フ、無其外ノ無ハ、嫵ト通ジテ、媚ビルコト。妻之ハ與レ之ニ改ムベシ。

弗散ノ散ハ服ノ誤、守奉ノ下ニ、宗廟ノ二字ヲ脫ス。

夫憂妻子云云ノ憂ハ愛ノ本字、儒者ガ妻子ヲ愛重スルコトハ、已ニ大ナル過失ト云ハザルベカラズ、然ルニ其過ヲ文飾シテ曰ク、妻子ヲ愛スルハ其親ヲ重ンズル故ナリト。考ハ私字ナシ。

幸否トハ幸不幸ト同意、有極トハ一定ノ道理アルコト。逸周書中ノ禍福ノ上ニ以ノ字ヲ脫ス。

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墨子所非與哀公言相類。

子將守宗廟。故重之。

哀公問。孔子曰。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考言迎妻者。其妻之奉祭祀。其子守宗廟。故重之。

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

畢云。同期。

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

盧云。當爲服。考謂致敬也。

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

守下據上文當有宗廟二字。

夫憂妻子以大負絫。

憂妻子。謂憂厚於妻子。猶下文云厚所至私也。國策趙策云。夫人優愛孺子。說文夊部云。憂和之行也。引詩曰布政憂憂。今詩商頌長發。作優。案古無優字。優厚字止作憂。今別作優。而以憂爲惪愁字。墨子書多古字。此亦其一也。以與已同。言偏厚妻子。已爲大負惪絫。乃又飾辭文過。託之奉祭祀守宗廟。故下云。又曰所以重親也。考絕句。絫累也。憂妻子之奉祭祀。以大負累而云。爲重親也。使妻子行之也。

有曰。

有當讀爲又。

所以重親也。爲欲厚所至私。

畢云。舊作和。以意改。

輕所至重。

考至私者妻子。至重者父母也。李本至作生。非也。欲爲厚妻子而却輕父母也。

豈非大姦也哉。有強執有命以說議曰。

上有字亦讀爲又。

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

莊子至樂篇。孔子曰。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

窮達賞罰幸否

畢云。說文云。幸吉而免凶也。从屰从夭。夭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

有極。

廣雅釋詁云。極中也。逸周書命訓篇云。天生民而成大命。命司德正之禍福。立明王以順之。曰大命有常。小命日成。成則敬。有常則廣。廣以敬命。則度至于極。此古說有命之遺言也。考句。

人之知

ノ靈ヲ招キ、嗚呼某（死者ノ名）ヨ、返リ來ルベシト、此禮ヲ復ト云フ、墨子ノ所說ハ此事ヲ說キ、其至愚ニ非レバ、自ラ欺クコト大ナルヲ詰ル。

如其亡也ノ如ハ知ノ誤。

取妻以下ハ、儒家ノ昏禮ヲ記シタル者ナリ、其意味ハ夫タルベキ者ハ、親ラ妻ヲ迎フルニ、黑色ノ端正ナル禮服ヲ着シテ、馬者ノ僕御トナリ、妻ノ家ニ到ルヤ、手綱ヲトリ、綏（車ニ上ルトキ、タヨル紐ノ如キ者）ヲ之ニ授ケテ乘ラシム、其ノ妻ヲ尊敬スルコト、恰モ親ヲ迎フガ如シ、祗褍ノ祗ハ衼ノ誤ナレバ、玄端ニ改ムベシ、如仰ノ仰ハ御ノ誤。

下則ノ上ニ父母ノ二字ヲ補フベシ、事親ノ二字ハ、父母ノ誤ナルガ如シ。

儒者ノ下ニ、曰ノ字ヲ脫ス。考ハ傳ニ作ル。

晏子春秋外篇ノ意味ハ、內心ヲ修ムルハ困難ナルコトナレバ、力

必求焉。偽亦大矣。王引之云。如其亡也二句。與偽字義不相屬。如當爲知。言既知其亡而必求之。則偽而已矣。蘇說同。考爲亡親而必求之。爲偽也。

取妻身迎。祗褍爲僕。畢云。說文云。祗敬也。褍衣正幅。則褍亦正意。與端同。王校作祗云。畢說非也。祗當爲衼。隸書祗字作衼。與衼相似。故衼誤爲祗。衼褍即玄端也。周官司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鄭注曰。端者取其正也。服虔注昭元年左傳曰。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端與褍同。故說文以褍爲衣正幅也。玉篇衼黑衣也。淮南齊俗篇。尸祝袀衼。大夫端冕。高注曰。袀純服。衼黑齋衣也。即周官所云齊服玄端也。莊子達生篇。祝宗人。玄端即淮南所云。尸祝袀衼也。詒讓案。士昏禮。親迎主人爵弁纁裳緇袘。郊特牲說諸侯則玄冕。此云玄端者。蓋據庶人攝盛之服言之。考身迎。親迎也。祗敬也。褍長衣也。謂盛服也。

秉轡授綏。士昏禮云。壻御婦車授綏。鄭注云。壻御者親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者。僕人必授人綏。此上云爲僕。即指親御之事。考親迎之禮有之。

如仰嚴親。兪云。仰當作御。字之誤也。天志下篇以御其溝池。王氏引之謂御當爲抑。隸書抑御兩形相似而誤。正可與此互證。詒讓案。此非昏禮之親迎也。若然墨氏之昏禮無親迎。考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嚴莊也。

昏禮威儀。如承祭祀。考謂昏儀致敬也。

顚覆上下。考親迎夫迎妻。此顚覆也。

悖逆父母。下則妻子。畢云。言爲妻子法則。案此疑當重父母二字。父母下則妻子。言喪父母下同妻子也。今本涉上文挩父母二字。遂與下句文例不合。畢說失之。考上父母。下妻子。

妻子上侵事親。考上侵父之尊。若此可謂孝乎。儒者畢云。儒舊作傳。据下文改。當云儒者曰。王云晏子春秋外篇。行之難者在內。而儒者無其外。儒亦誤作傳。考者下疑脫曰字。

迎妻妻之奉祭祀。吳鈔本。妻不重。疑當作迎妻與之奉祭祀。說文异部。與古文作𢍰。與妻篆文形近。又涉上而誤。禮記哀公問。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

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ノ親ハ視ノ誤、宗兄ハ本家ノ嫡長、而ハ如、卑子ハ庶子。若以親疏云云ヨリ此マデハ、儒者ノ喪服ノ矛盾セルコトヲ、親疏及ビ尊卑ノ兩點ヨリ詰問シタルナリ。

考ハ列尸ヲ列戸ニ作リテ斂字ナシ。

其親死列尸弗斂トハ親死スルトキハ、遺體ヲ其儘ニ置キテ、棺中ニ斂メズ、二日目ニ始メテ小斂、其翌日大斂ヲ行フ、登屋云云トハ、子孫ハ親ヲ以テ死シタリトセズ、或ハ屋ニ上リ、或ハ井ヲ窺ヒ、鼠穴ヲカキワケ、洗濯器ヲ探リテ、之ヲ求ムルコト、士喪經ニ記スルガ如ク、當時人死スレバ、子孫ハ東ノ軒ヨリ登リテ屋ノ中央ニ立チ、北面シテ衣ヲ揮ヒ、以テ死者

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考李本同作母。

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

宗兄見曾子問。言適長爲宗子者。故下文云。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盧云。似當云而卑與子同也。王引之云。而卑子也。當作卑而庶子也。而讀爲如。言卑其伯父宗兄如庶子也。上文云。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今本卑而二字倒轉。又脫庶字。王念孫云。親伯父宗兄親當爲視。言視伯父宗兄如庶子之卑也。視親字相似。又涉上下文親字而誤。淮南兵略篇。上視下如弟。今本視譌作親。俞云。王氏引之謂而讀爲如。當從之。惟謂當作卑如庶子。則以意增益。未爲可據。今按視伯父宗兄如卑子者。卑子卽庶子。乃取卑小之義。僖二十二年左傳。公卑邾。杜注曰卑小也。故凡從卑得聲者。並有小義。漢書衞青傳。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然則卑子之稱。正與裨王裨將一律矣。案俞說近是。卑子疑當爲婢子。見左文元年傳。卑卽婢之省。

逆孰大焉。吳鈔本逆孰到。

其親死列尸弗斂。

小爾雅廣言云。列陳也。舊本挩斂字。畢云。弗與祓同。王云。喪禮無祓尸之事。畢說非也。此本作列尸弗斂。今本脫斂字耳。死三日而後斂。則前二日猶未斂也。故曰列尸弗斂。列者陳也。鈔本・北堂書鈔地部二。引此正作列尸弗斂。案王校是也。今據補。

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矣。

此非喪禮之復也。士喪經云。復者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是登屋也。說文水部云。滌洒也。滌器洒濯之器。若槃匜之屬。窺井以下。並喪禮所無。蓋謾語也。考其親死而不信。疑在屋上或井中。挑鼠穴欲挑致之。滌器洗器也。其形深則又疑而探其內也。

以爲實在。則戇愚甚矣。

書鈔地部引實作誠。畢云。說文云戇愚也愚戇也。玉篇戇陟絳切。顏師古注漢書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反。考意親實在此中。

如其亡也。

孔叢子七卷ハ、舊傳ニヨレバ、秦末ノ人孔鮒ノ撰。

逢衣淺帶トハ大衣博帶、解果ハ冠ノ被リ風ニテ、高キコト、殺詩書ノ殺ハ、郝氏、解シテ敦ノ誤トナス、行僞ノ僞ハ爲ト通ズ、惡者ノ者ハ衍文、擧其上客ノ擧ハ與ト通ジテ、交際ヲ云フ、億然ハ安然ト同一義。

親親有術尊賢有等ノ術ハ、殺ト通ズ、其意ハ關係ノ親疎ニヨリテ、親愛ニ差等ヲツケ、賢明ノ程度ニヨリテ、尊敬ノ等級ヲ設クルコト。

五經文字三卷ハ唐ノ大曆年間ノ人、張參ノ撰。

五服之節云云トハ、五種ノ喪服卽チ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ヲソレゾレ親疎ニヨリテ著スルコト。

後子ハ長子ヲ云フ、其ハ期ニ通ジテ、一年間ノ喪ヲ云フ。戚族人ハ親戚ヲ云フ。

無子墨子言曰者。門人小子臆說之詞。幷不敢以誣翟也。例雖同而異事。後人以此病翟非也。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稱。案荀子儒效篇云。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擧。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分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擧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是周季俗儒。信有如此所非者。但幷以此非孔子。則大氐誣詆增加之辭。儒墨不同術。亦不足異也。畢氏强爲之辯。理不可通。考李本無下字。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

王引之云。此卽中庸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今云親親有術者。殺與術聲近而字通也。說文殺字從殳杀聲。而無杀字。五經文字曰。杀古殺字。今案杀字。蓋從乂朮聲。說文乂芟艸也。從丿乀相交。或從刀作刈。廣雅刈殺也。哀元年左傳。艾殺其民。艾與乂刈同。是乂卽殺也。故杀字從乂。而以朮爲聲。乂字篆文作乂。今在朮字之上。故變曲爲直而作乂。其實一字也。說文無乂部。故杀字無所附。而不收杀。與術竝從朮聲。故聲相近。轉去聲則殺音色介反。術音遂。聲亦相近。故墨子書以術爲殺。

言親疏尊卑之異也。

孔穎達禮記正義云。五服之節。降殺不同。是親親之衰殺。公卿大夫。其爵各異。是尊賢之等。案墨子下文。亦專擧喪服言。蓋欲破親親有殺。以佐其兼愛節葬之說也。

其禮曰。喪。父母三年。

舊本下有其字。畢云。其與期同。言父在爲母期也。王云。其字涉下文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而衍。節葬篇。父母死喪之三年。下無其字。是其證。畢讀其爲朞。而以喪父母三年其爲句。大誤。案王說是也。今據刪。禮蓋卽指喪服經。

妻

畢云。舊脫此字。据下文增。

後子三年。

後子詳節葬篇。

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

畢云。與期同。詒讓案。公孟篇正作期。

戚族人五月。

以上述喪服。並詳節葬篇。

若以親疏爲歲

㳟抎ノ共ハ失ノ誤、抎ハ損ト同義。

○非儒トハ儒者ヲ排斥シタルコト。

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曰。士者持祿。游者養交是也。案王說是也。蘇校同。今據正。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考〕句。出誅則不勝。〔考〕句。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抎其國家。〔考〕句。畢云。抎失。王云。共字義不可通。當是失字之誤。隷書失字或作失、與共相似。說文抎有所失也。尚賢篇云。失損其國家。傾覆其社稷。抎損古字通。天志篇云。國家滅亡。抎失社稷。齊策云。守齊國。唯恐失抎之。皆其證。〔考〕抎失也。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舊本此十三字挩落不完。作當若有命者言也七字。王云。此本作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淮南脩務篇注曰。強力也。言有命之言。士君子不可不力非之也。中篇作不可不疾非。疾非亦力也。下文曰。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是其證。今本言上脫之字。也上脫不可不強非五字。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今據補。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術與述通。見上。非仁者之言也。舊本仁作人誤。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今之爲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　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畢云。孔叢詰墨篇。多引此詞。此述墨氏之學者。設師言。以折儒也。故親士諸篇。無子墨子言曰者。翟自著也。此

蕢若ハ藉若ノ誤ニシテ、タトヒト訓ズ。

天鬼不使ノ使ハ從ト訓ズ、天鬼ノ喜バザルコトヲ云フ。

服不氏ノ乏トハ、革ニテ作リタル屏風ノ如キ者ナリ。

字。說文竝無之。惟禾部有稛字。故畢以爲卽稛之俗。蓋从囷从困聲。形竝相近。故展轉譌變錯異如是。要皆稛之俗別矣。緣當依王校作綠。詳非樂上篇。考已見。

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富。不强必貧。强必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蕢若信有命而致行之。畢讀蕢字句斷。云此蕢字假音。俞云。蕢字乃藉字之誤。藉若猶言假如也。本書屢見。案俞說近是。畢讀非。考雖唯之誤。已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爲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紝。則我以爲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爲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畢云。當爲便字。王云。爾雅使從也。天鬼不從猶上文言上帝不順耳。小雅雨無正篇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鄭箋訓使爲從。管子小匡篇。魯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邢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不使謂不從也。使非便字之誤。案王說是也。考事天鬼。無敬。天鬼不使。下以持養百姓。持舊本作待。王云。待字義不可通。待養當爲持養。字之誤也。周官服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注待當爲持。天志篇曰。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荀子勸學篇曰。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曰。以相羣居。以相持養。楊倞注持養保養也。分言之則曰持曰養。管子明法篇曰。小

一本叔粟ヲ升粟ニ作ル。

統ハ絲ノ誤。

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吳鈔本知作智。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叔粟。叔舊本誤升。今據王校正。考升粟已見。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畢云。舊脫以字。據上文增。案吳鈔本不捝。強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統葛緒。畢校統作紞云。說文云。紞絲曼延也。緒紵字假音。王云畢說非也。統當爲絲。非樂篇作多治麻絲葛緒。是其證。墨子書言麻絲者多矣。未有作麻統者。且麻絲爲古今之通稱。若統爲絲曼延。則不得與麻並擧矣。蓋俗書紞字作𦀌。與絲相似。故絲譌爲統。非說文之紞字也。蘇云。統絲蓋形近而誤。緒蓋與絮通。案王說是也。緒當依畢讀作紵。說文糸部云。緒絲耑也。紵檾屬。細者爲絟布。白而細曰紵。重文紵。云紵或从緒省。此與說文或體聲同。蘇謂絮通非是。捆布縿。畢云。說文云。稛絭束也。此俗寫。案孟子滕文公篇云。捆屨織席。趙注云。捆猶叩椓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孫氏音義云。案許叔重云。捆織也。从木者誤也。淮南子脩務訓云。捆纂組。高注云。捆叩椓。此文本書凡三見。辭過篇作梱。非樂上篇作綑。惟此作捆。與孟子淮南書字同。然梱綑捆三

誤、其意ハ大商卽ヲ殷ノ後ヲ承ケテ天下ニ君タルヲ云フ。

曰子胡云ノ尙ハ上ト通ズ、曰トハ、更ニ一歩ヲ進メテ論端ヲ開キタル故ニ、曰ノ字ヲ加フ。

從十簡之篇云云。牧本ニヨレバ、古文分チテ十簡トナス、末簡ヨリ首簡ニ至ルコトヲ云フコト。

惟舌ハ喉舌ノ誤。

呡ハ脣ノ略ニシテ、口吻ヲ云フ。

將欲ノ下ニ、爲字ヲ脫ス。

考ハ敢ノ下息字アリ。

而行。昔下吳鈔本有者字。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去發亦當爲太子發。陳喬縱謂。當云周公旦告發以非之。肊說不足據。考去上脫於字。曰。子胡不尙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尙皆無之。蘇云。尙當作上。古字通用也。俞說同。詒讓案。皆無之。謂皆以命爲無也。考尙上也。十簡篇中以無天命爲上。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吳鈔本。天下下無之字。非將勤勞其惟舌。畢云。惟一本作頰。王云。惟與頰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頰字。無緣誤而爲惟。一本作頰者。後人以意改之耳。惟舌當爲喉舌。喉誤爲唯。因誤爲惟耳。潛夫論斷訟篇愼己喉舌。以示下民。今本喉作唯。其誤正與此同。凡從矦從隹之字。隸書往往譌溷。隸書矦字作𥎦。隹字作隹。二形相似。海內東經。少室在雍氏南。一曰緱氏。緱與雍形相近。晏子諫篇。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韓子說疑篇。推侈作侯侈。淮南兵略篇。疾如鍭矢。高注曰。鍭金鏃翦羽之矢也。今本鍭作錐。後漢書臧宮傳。妖巫維汜。維或作緱。方言。雞雛。徐魯之閒謂之⿱秋隹子。今本作秋矦子。皆以字形相似而誤。而利其脣呡也。畢云。呡脣字省文。說文云。吻口邊也。又有脗字。云或从肉从昏。此省日耳。考呡卽唇省文。同吻。欲以利其言談。故非譏之。利利口之利。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此句有挩字。吳鈔本欲下有爲字。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蚤舊本作早。今據吳鈔本改。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考獄訟終朝而分辨。而不敢怠倦者。何也。舊本敢下有息字。卽息之衍文。畢云。一本無此字。是。今據刪。考秋儀云。息恐衍。是也。曰。彼以爲强

散氏銅盤銘ハ、金石萃編卷二ヲ見ヨ。畢トハ文王ノ陵。

天有顯德云云ノ有ハ、右ニ通ジテ、祐ト同訓、其意ハ天ハ明德ノ人主ヲ助クル者ニシテ、天ノ行事ハ掩フベカラザル者アリ、彼ノ殷王(紂)ノ暴逆ナルコト、以テ鑑戒トナスニ足ル、彼殷王ハ自ラ天命アルコトヲ信ジ、恭敬又祭祀ハ之ヲ行フモ其益ナク、亂暴ヲナシタリトテ、特ニ差支ナシト思ヒテ我儘勝手ノ事ヲナス。

上帝云云ノ常ハ尙ニシテ右ト同義、上述ノ如キコトアリシカバ、天帝ハ紂ヲ助ケズ、九有即チ九州亡ブニ至レリ。考ハ不常ヲ不帝ニ作ル。

上帝不順トハ上帝ハ如此コトヲ喜バズ、祝降其喪トハ祝ハ斷ト訓ズ、其意ハ天ガ殷ヲ亡スコトヲ云フ。

受之大帝ノ帝ハ商ノ

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注曰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疑古大誓三篇。其上篇。以太子發上祭於畢發端。至中下兩篇。則作於得魚瑞之後。無不稱王矣。故學者相承稱大誓上篇。爲太子發。以別於中下兩篇。亦猶古詩以篇首字命名之例也。案孫莊俞說近是。陳喬樅云。去字疑是告之譌。非。考及去發其辭。

曰。惡乎君子。 惡莊校改於。考惡乎嘆也。 **天有顯德。其行甚章。** 莊云。有當爲右助也。言天之助明德。其行事甚章著。蘇云。書泰誓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爲鑑不遠。** 鑑吳鈔本作監。莊云。鑑當爲監。 **在彼殷王。** 蘇云。殷宜作夏。泰誓曰。厥鑑惟不遠。在彼夏王。案僞古文不足據。蘇說非也。詩大雅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鄭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以不用爲戒。此詩與彼詩文異而意則同。 **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蘇云。此四句。今書泰誓在厥鑑惟不遠之上。上二句作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下同。 **上帝不常。九有以亡。** 蘇云。二語今泰誓無之。上句見伊訓。下句見咸有一德。詒讓案。常當讀爲尙。尙右也。詳非樂上篇。僞古文書咸有一德云。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僞孔傳云。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並襲此文。而失其恉。考不帝不以上帝爲帝。故喪九州。 **上帝不順。** 考不順上帝之則。 **祝降其喪。** 蘇云。今泰誓弗作不。其作時。莊云。祝斷也。言天將斷棄其身。詒讓案。泰誓僞孔傳云。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非樂上篇。引湯官刑。亦有此四語。末句作降之百祥。 **惟我有周。受之大帝。** 畢云。文略見孔書泰誓。蘇云。今泰誓下句作誕受多方。莊校改帝爲商云。言天改殷之命。而周受之。陳喬樅校同。云商字作帝非是。此節皆有韻之文。作商則與上文叶。今訂正之。案莊陳校是也。 **昔紂執有命**

考ハ禹ヲ息ニ作ル。

總德ハ逸書ノ篇名、允不著惟天トハ天威ノ赫然トシテ明カナルヲ云フ、民不而保ハ民不レ能レ保ニ通ズ、既防凶心ノ既ハ、旡ノ誤ニシテ、旡ハ無ナリ、其意ハ人民モシ此天威ヲ保ツコト能ハズ、又害心ノ生ズルコトヲ止メズンバ、必ズ天罰ヲ蒙ルニ至ルベシ。

天命ノ下ニ布命ノ二字ヲ補ヒ下文ノ于下ト連讀スベシ、帝式是増ノ式ハ用ト訓ジ、増ハ憎ト通ズ、爽ハ喪ノ誤。

於去發ハ於ニ太子發ノ誤、太誓三篇ノ中上篇ヲ太子發ト稱ス、太子發ハ文王ノ太子發ニシテ、武王ノ名ナリ。

後世子孫。遺吳鈔本作示。案此文亦見兼愛下・天志中・貴義・魯問諸篇。並作遺。則吳本非是。曰。何書焉存。王云。焉猶於也。案王說是也。此倒句。猶云存於何書。禹之總德有之。曰。蘇云。總德蓋逸書篇名。考息國名。總德書名。允不著。著疑當爲若。允不若。信不順也。惟天民不而葆。吳鈔本惟作唯。畢云。而同能。葆同保。考著顯明也。不著著也。詩云。不顯。註不顯顯也。同法。而爾也。葆保也。愛民不保命。天防其民之凶心。或加之咎。不愼其德。則焉得保天命。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當依上中二篇補布命二字。考言矯天之命以命于下民。帝以之憎其違衆民。此無命爲有之。故曰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畢云。當作惡。或憎字。江聲云。式用也。增讀當爲憎。說文憎惡也。或作帝式是惡。或作帝伐之惡。伐之字誤。當从式是。孟子盡心下篇云。士憎茲多口。趙岐注解憎。爲增多之增。則增憎字通。顧云。增卽憎字。明道本晉語。懼子之應且增也。今本作憎。易林渙之蠱。獨宿增夜。道藏本・韓非子。論其所增。用爽厥師。爽上篇作喪。惠棟云。周語單襄公曰。晉侯爽二。韋昭曰。爽當爲喪。字之誤也。彼用無爲有。故謂矯。公羊僖三十三年何注云。詐稱曰矯。若有而謂有。夫豈爲矯哉。爲吳鈔本作謂。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孫星衍云。或太子發三字之誤。莊述祖云。去發當爲太子發。武王受文王之事。故自稱太子。述文王伐功。告諸侯。且言紂未可伐。爲太誓上篇。俞云。古人作書。或合二字爲一。如石鼓文。小魚作鯊。散氏銅盤銘。小子作𡮐是也。此文太子字。或合書作夳。其下闕壞。則似厺字。因誤爲去耳。詩思文篇正義。引大誓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

遂失ハ墜失ト同ジ。

又曰ノ又ハ必ノ誤。

術ハ述ト通ズ。

遲樸ノ遲ハ穉、故ニ遲樸トハ、樸實ノ人ヲ小兒ノ如ク輕蔑スルコト。

姓。遂失其宗廟。遂與隊通。法儀篇云。遂失其國家。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將窮。戴云。又當依上文改作必。昔三代僞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術之。畢云。舊脫人字。一本有。術同述。詒讓案。樂記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史記樂書作術。考秋儀云。窮下脫人。是也。此皆疑衆遲樸。畢云。言沮樸實之人。王引之云。遲字義不可通。遲當爲遇字之誤也。遇與愚同。晏子春秋外篇。盛爲聲樂以淫愚民。墨子非儒篇。愚作遇。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愚一本作遇。韓子南面篇。愚贛窳惰之民。宋乾道本。愚作遇。秦策。今愚惑與罪人同心。姚本。愚作遇。言此有命之說。或作之。或述之。皆足以疑衆愚樸。樸謂質樸之人也。中篇作教衆愚樸。是其證。畢說非。案遲疑當爲穉。管子重令篇云。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而工以彫文刻鏤相穉也。謂之逆。尹注云。穉驕也。莊子列御寇篇云。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釋文引李頤云。自驕而穉莊子也。案莊子穉與管子同。李說未塙。此遲樸似亦卽驕穉愿樸之意。與中篇文自不同。不必改爲愚也。考疑當作癡。衆疑愚誤。遲遲鈍。樸素樸。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

令問ハ令聞ト同ジ。

爲命兩字ノ間ニ、有字ヲ脱ス。

功道術ノ功ハ衍文。

爲力兩字ノ間ニ、其字ヲ脱ス。

若以說ハ以ニ若說ニノ誤。

考ハ觀之ヲ觀以ニ作ル。

而矯ノ而ハ、能ト通ズ。

考ハ弋ヲ戈ニ作ル。

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 羣書治要。問作聞。尚同下篇亦云。光譽令聞。問聞通。 夫豈可以爲命哉。故 據下文。命上當有其字。 以爲其力也。 故固通。 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 治要。功作蓄。畢云。一本無功字。考功疑巧誤。 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爲其命哉。又以爲力也。 力上亦當有其字。 然今夫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 意亡詳非攻下篇。蘇云。也字衍。意讀如抑。亡當作亦。案蘇說非。 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 若以說。疑當作以若說。考秋儀云。以疑之。是也。 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爲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 考句。而疑然誤。 矯其耳目之欲。 畢云。而讀如能。一本無此字。非。案畢讀是也。陳壽祺說同。 而從其心意之辟。 王據中篇。以心意爲心志之譌。今案志意義同。似非譌字。 外之敺騁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 畢云。中篇湛作沈。考畢弋之誤。 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

請ハ情ト通ズ。

脱有。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畢云。据前篇當爲情。詒讓案。請情古通。不必改字。【考】請恐情字。情實也。惡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擧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爲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爲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國語魯語韋注云。屬適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畢云。文選注引此治作理。世作時。民作人。皆唐人避諱改。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考】存上文作在。是也。存乎湯武而天下治。【考】存字同上。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

然ノ誤、且ハ曰ノ誤。

惟予二人而無造言トハ、周公召公二人ハ天命アリナドト虚言ヲナシテ、人ヲ惑スコトナシ、不自降天云云ノ八字ハ、不自天降、自我得之ノ誤、其意ハ、禍福ハ自分ノ所爲ニヨリ、之ヲ得タル者ナルコト。

當天ノ天ハ夫ノ誤。

非ノ下ニ之ノ字ヲ脱ス。

必可ハ不可ノ誤。考ハ必ヲ此ニ作ル。

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是其證。考於然於疑衍。且。畢云。當爲曰。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周禮大司徒。有造言之刑。鄭注云。造言訛言惑衆。考二當作一。不自降天之哉。考句。當作不自天降之哉寫誤。得之。疑當作不自天降。自我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吳鈔本。辯作辨。當天有命者。畢云。天當爲夫。不可不疾非也。王云。呂氏春秋尊師篇注云。疾力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非下當有之字。

非命下第三十七

考李本無此篇。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畢云。一本作則必先立義而言。蘇云。當作不可不先立儀而言。必字誤。上而字衍。兪云。則必可當作則不可。中篇曰。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是其證也。不可而者。不可以也。王氏念孫說。考秋儀云。此當作不。是也。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爲雖有朝夕之辯。吳鈔本作辨。考鈞當作鈞。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畢云。舊脫有字。一本如此。考秋儀云。原上

棄闕其先神ハ、棄ニ厥先神示一ノ誤。

不亦ハ亦ナリ。

三代不國ハ三代百國ノ誤ニシテ古史ヲ云フ。

命三不國ハ、今三代百國ノ誤。考ハ三ノ下代字アリ。於召公之執令於然ハ、於ニ召公之非ニ執命一亦

式商受命。用爽厥師。闕字當作厥。

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考句。大泰同。泰誓曰。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曰。紂夷之居。考紂居于夷道也。而不肎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以天志中篇及上篇校之。闕亦當讀爲厥。與上闕師同。此當云棄厥先神示而不祀也。示祇同。傳寫誤作亓。校者不憭。因此書其字多作亓。遂又改爲其。復誤移箸先神上。不知闕卽厥字。不當更云其也。天志篇正作棄厥先神祇不祀。可證。非儒下篇。其道不可以期世。期晏子春秋作示。亦示亓其三字。展轉譌變之比例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畢云。言毋勠力其事也。上二篇俱當从此。孔書作罔懲其侮。義異。或云。僞泰誓不足据。不如此文。詒讓案。毋僇當爲侮僇二字平列。言紂惟陵侮僇辱民是務也。苟子彊國篇云。無僇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無毋冊古通。無僇與抑卑文相儷。與此毋僇義亦正同。楊注釋爲無刑戮之恥失之。考僇疑繆誤。天不亦棄縱而不葆。吳鈔本作保。畢云。文與上篇小異。王云。孟子滕文公篇注曰。不亦者亦也。畢本不亦作亦不非。此言紂之執有命也。上有字當讀爲又。蘇云。所引蓋古逸書。不字疑誤。詒讓案。不疑當作百。三代百國。或皆古史記之名。隋書李德林傳。引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命三。疑當爲今三。下當挩代字。考代疑衍。下文云不國。於召公之執令於然。此有挩誤。疑當作於召公之非執命亦然。召公蓋卽召公奭。亦周書佚篇之文。令與命字通。於亦字誤。上篇云。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又云此

考ハ我罷不肖ヲ而罷不肖ニ作ル。

故ハ固トナスベシ。

外ノ下ニ之ヲ脱ス。

繁飾有命トハ。有命ノ説ヲイロイロニ文飾スルコト。

用闕師ハ用喪ニ厥師ニ誤。

至此凡三十五字。舊本誤入上文必不能曰之上。王移置於此。舊本不顧上。又衍一字。王據下篇刪。不肎曰。三字舊挩。畢据下文增不曰二字。治要引有此三字。今據補。我罷不肖。舊本無我字。畢據一本增。顧校季本有。考下篇有不曰吾罷不肖句。而恐曰之誤。我爲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故下文作固同。考命字句。非也。故固通。下文我命固且窮。又同。句法。雖昔也三代之窮民。治要窮作僞。與下同。亦由此也。蘇云。由與猶同。考由猶通。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畢云。事一本作視。詒讓案。親戚謂父母。詳兼愛下篇。外不能善事其君長。外下疑挩之字。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饑上下篇並作飢。吳鈔本同。必不能曰。畢云。必舊作心。以意改。案顧校季本正作必。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僞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樸人。久矣。治要。無樸人二字。王云。愚樸下衍人字。戴云。不當刪。案王校近是。家語王言篇。民敦而俗樸。王肅注云。樸愨愿貌。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畢云。闕當是喪厥二字。下篇作用爽厥師。孫星衍云。厥爲闕形相近。考告誥通。仲虺之誥曰。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

敎順ノ順ハ訓ト同ジ。

而天下皆曰云云トハ、前述ノ如キ好結果ヲ得ルトキハ、天下ノ人ハ之ヲ評シテ曰ク、畢竟列士等ノ努力ニヨリテ、之ヲ得シ者ニテ、決シテ天命ノ所爲ナリト云フ者ナシ。

不繆ハ不糾ト同ジ、制抑セザルコト。

考ハ弋ヲ戈ニ作ル。毆ハ驅、畢ハ雉兎ヲ捕フルノ網、弋ハ「いぐるみ」。

虛厲ハ人家斷絶スルコト。

者所以參大夫也。桀與傑字通。白虎通義聖人篇引禮別名記云。萬人曰傑。說文人部云。傑埶也。材過萬人也。呂氏春秋孟秋紀高注云。才過萬人曰桀。毛詩衛風。邦之桀兮。傳云。桀特立也。考桀傑同。

愼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敎順其百姓。畢云。順同訓。詒讓案。舊本此下有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敎順其百姓二句。盧云。此已上十七字衍文。案盧校是也。吳鈔本亦無。今據刪。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流傳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見命焉。見字。吳鈔本挩。俞云。必不能曰下有闕文。下文必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是其證也。考秋儀云。故上以下十七字疑衍。是也。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畢云。言不糾其繆。詒讓案。繆卽糾之叚字。考繆下文有不矯其耳目欲句。蓋繆矯之誤。不愼其心志之辟。治要作僻。畢云。僻同。考辟僻通。外之毆騁田獵畢弋。畢云。說文云。古文驅从攴。案騁畢本作聘。譌。孟子盡心篇云。驅騁田獵。國語齊語云。田狩畢弋。韋注云。畢掩雉兎之網也。弋雉之借字。詳備高臨篇。考當作畢弋。內沈於酒樂。而自必不能曰以下。至此凡四十五字。舊本誤入下文身在刑僇之中之下。王移置於此。考沈當作湛。以音訛。下文作湛。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爲虛厲。厲公孟魯問二篇。並作戾。字通。畢云。陸德明莊子音義云。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考繁猶云頻煩。身在刑僇之中。自不顧其國家以下。

有命ノ上ニ、執字アルベシ。

今故先生對之ハ今胡先生非レ之ノ誤、其意ハ有命ノ說モ、古來ヨリアル者ナルニ、何故、先生（墨子ヲ云フ）ハ之ニ反對セラルルカ。

曰夫有命者云云ハ、墨子之ニ答ヘテ曰ク、有命論者ハ、其說ガ古來相傳ナルコトヲ言フモ、聖人ノ說ナルカ、暴人ノ說ナルカヲ知ラザルナリ、不志ノ志ハ識ト通ズ。

列士ハ大夫ヲ助クル者、桀大夫ハ後傑ノ大夫。

罰以勸沮。舊本挩明字。今據長短經引補。又勸沮。長短經作沮勸。勸吳鈔本作賞非。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考】渝變也。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政治要・長短經。並作正。【考】民當作下。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安危上。長短經有則字。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長短經無則字。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有命上疑挩執字。【考】有上脫執字。我非作之後世也。【考】非後世我作之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畢云。未詳。生當爲王。案顧校季本・吳鈔本。並作王。俞云。此子墨子託爲先生之言以折執有命者之說。畢謂。生當爲王。非是。案疑當作今胡先生非之。諸校並未得其義。【考】若斯也。此書多有之。說已見。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畢云。下篇作不識昔也。志即識字。與讀如歟。詒讓案。不志不識。並猶云不知。禮記哀公問鄭注云。志讀爲識。識知也。【考】志去聲。下文作識也。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意與抑同。意亡語詞。詳非攻下篇。畢云。亡同無也。下篇作與同。【考】亡輕蔑也。不肖而輕蔑三代者。何以知之。畢云。言有命之說。不識出之昔者聖善人乎。意亡此言出之暴不肖人乎。彼固亡知之。妄言。初之列士桀大夫。說苑臣術篇云。列士

刑ノ下ニ政ヲ脱ス。

士君子ノ下ニ、或以命爲有ノ五字ヲ脱ス。

考本然胡ノ下不字ヲ脱ス。

亦嘗ノ下ニ有字アルベシ。

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柰何。發而爲刑。畢云。据上篇有政字。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盧云。此下當有或以命爲有五字。或以命爲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不嘗考之百姓之情。畢云。舊脱不字。据下文增。詒讓案。然與則義同。然胡不。亦見尚同下篇。此下文繁言之。則云然則胡不。【考】秋儀云。胡下脱不。是也。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以下文校之。亦嘗下當有有字。聞命之聲者乎。【考】亦嘗下脱有字。命之物。言有物出其命者而見之乎。命之聲。言有聲出其命而聞之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爲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擧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敎誨。長短經運命篇。引無布字。明賞

將養ハ持養ノ誤。

而ハ以ト同ジ。
義法ハ儀法ト同ジ。
員鈞ハ運鈞ト同ジ、上篇ナ見ヨ。

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兪謂。將養爲持養之誤。詳尚賢中篇。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特舊本亦譌持。依王校改。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考李本無是故以下至篇末五十一字。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畢云。忠下篇作中。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考李本無此篇。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由爲義相近。下篇云。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考由猶通。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畢云。義上篇作儀。義儀同。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譬呉鈔本作辟。員上篇作運。聲義相近。考員音運。上文作運鈞。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

襲喪厥師ノ襲ハ、用ト通ジテ以テト訓ズ、其意ハ、前述ノ如ク、夏ノ桀王ガ天命ヲ恃ミシ故ニ、上帝之ヲ惡ミテ、其軍ヲ敗ラシメタリ。

禍厥先神禔不祀ノ禔ハ祇ト同ジ、祖先ヲ棄テテ祀ラザルコト。

無廖排漏ハ、中篇ノ毋僇其務ノ誤、考ハ排ヲ無ニ作ル。

天亦縱棄云云ハ、前述ノ如ク、紂王ハ命アルコトヲ自信セシカバ、天ハ之ヲ見放シテ、保護セザルナリ。

降綏ハ安心ナリ、賢可ハ賢能ナリ。

傳云。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爲主也。畢云。孔書作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襲用喪爽音同。江聲云。師衆也。言桀執有命。天用是憎惡之。用喪其衆。孫星衍云。用爲襲。聲相近。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天志中篇。作紂越厥夷居。考以夷道處位也。與夷居異。不肎事上帝鬼神。天志中篇。無鬼神二字。畢云。孔書作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禍厥先神禔不祀。天志中篇。禍作棄。禔作祇。畢云。孔書作遺厥先宗廟。弗祀。禔同示。詒讓案。說文示部云。禔安也。易曰禔既平。今易坎九五作祇既平。釋文云。祇京作禔。是祇禔聲近。古通用之證。考一本禮作禔。李本同。未考。乃曰。吾民有命。天志中篇無民字。孔書民上有有字。無廖排漏。道藏本作扉。案此當從中篇作毋僇其務。義詳彼注。天志中篇作無廖其務。亦誤。畢云。孔書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考漏疑戾誤。戾罪也。一本下無作排。未考。天亦縱棄之而弗葆。畢云。孔書無此文。案舊本棄在之下。王云。縱之棄。當作縱棄之。縱棄猶放棄也。中篇作天不亦棄縱而不葆。天志篇作天亦縱棄紂而不葆。皆其證。案王說是也。今據乙。葆吳鈔本作保。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畢云。紂下据上文當有之字。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供粢盛酒醴。供吳鈔本作共。祭祀上帝鬼神。下無以降綏天下賢可之士。舊本挩下無以三字。王據上下文補。爾雅釋詁云。綏安也。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

心涂ハ心志トナスベシ。

仲虺之告ノ告ハ誥ナリ、僞古文尚書マタ此語ヲ載ス。

伐之惡ノ伐ハ式ノ誤ニシテ式ハ以テト訓ズ、

長之文。不相應矣。考李本良作是。非也。兄良十義之一。而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舊本作者。道藏本作昔。畢据下文改特。舊本譌持。王云。持字義不可通。持當爲特。呂氏春秋忠廉篇注曰。特猶直也。言此直是凶人之言。暴人之道也。下文同。案王校是也。今據正。考李本者作也。然則何以知命之爲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之財不足。畢云。舊脫食字。据上文增。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昔上世暴王。昔舊本譌作若。王據上文改昔。今從之。道藏本。吳鈔本。竝作苦。則當屬上讀。考言於是不知曰我罷蔽不肖故從事不疾速。却必曰我命固且貧困。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畢云。涂猶術。王引之云。畢說非也。心涂本作心志。耳目之淫。心志之辟。竝見中篇下篇。作心意。亦心志之譌。考心有所向。故云涂。又按下文作志。恐寫誤。辟避同。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不善。考此四字屬下。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書敍云。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禮記緇衣。尹吉曰。鄭注云。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僞孔傳云。言託天以行虐於天下。乃桀之大罪。畢云。孔書作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伐之惡。畢云。非命中作式是惡。式伐形相近。之是音相近也。考一本伐作式。非也。龔喪厥師。僞孔

上之所罰ヨリ故罰也マデノ十三字三句ハ衍文。

上之所賞ヨリ故賞也マデノ十三字三句ハ衍文。

不良ハ不長トナスベシ、敎誨シテ倦マザルヲ長ト云フ。

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考非以其賢之故賞之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王引之云。不與非同義。故互用。兪云。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十三字。當爲衍文。說詳下。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兪云。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十三字。當爲衍文。蓋上文說賞事。故述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此文是說罰事。故述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今上文衍上之所罰云云。此文衍上之所賞云云。皆於文義未合。即此文之罰賞倒置。而其傳寫誤衍之跡。居然可見矣。考辨別也。以此爲君則不義。爲臣則不忠。爲父則不慈。爲子則不孝。爲兄則不良。爲弟則不弟。良爲兄義。不甚切。疑良當爲長。逸周書謚法篇云。敎誨不倦曰長。即其義也。此以兄長對弟弟。亦即冢上云出則弟長於鄉里爲文。尙賢中篇云。出則不長弟鄉里。國語齊語亦云。不長弟於鄉里。謚法云。愛民長弟曰恭。此並以長敎幼爲長。幼事長爲弟。淺人不解長字之義。而改爲良。遂與上弟

處而願之曰云云、上文ノ人人ハ文王ノ領地ヘ往カント思ヘドモ、往クコト能ハザレバ、其土地ニ居リナガラ、徒ラニ希望シテ曰ク、如何ニセバ、我等ノ土地ガ文王ノ領土トナルカ、若シ此ノ如クナルトキハ、我等ハ坐ナガラニシテ、文王ノ民ト同ジク幸福ヲ得ルニ至ルベシト、吾則吾利ハ則吾ノ誤。

勸賢ノ下ニ、沮暴ノ二字アルベシ。

崩叛ハ陪（背ト通ズ）叛ニ同ジ。

背者。手足不仁者。

處而願之曰。柰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蘇云。我字衍文。或去上吾字亦可。俞云。則上吾字。豈上利字。竝衍文。〔考〕地疑化誤。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政舊本作征。蘇云。征當從上文作政。蓋政者正也。征政古通用。案吳鈔本作政。今據正。政諸侯謂長諸侯也。詳親士篇。〔考〕猶同也。鄉者言曰。畢云。鄉同曏。〔考〕李本無鄉者以下至知三十三字。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為賞罰。以勸賢。畢云。中篇作勸沮。是。王云。原文是勸賢。不得徑改為勸沮。余謂勸賢下當有沮暴二字。勸賢承賞而言。沮暴承罰而言。尚賢篇曰。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者不沮矣。尚同篇曰。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可以沮暴。皆其證。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親戚即父母也。詳兼愛下篇。尚賢中篇云。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辨別同。尚賢中篇云。男女無別。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崩當為倍之叚字。尚賢中篇云。守城則倍畔。猶此。下文云。守城則崩叛也。倍與背同。逸周書時訓篇云。遠人背叛。倍與崩一聲之轉。古字通用。說文人部。倗讀若陪位。邑部。鄘讀若陪。即崩倍相通之例。君有難則死。出亡則

移則分トハ、財貨餘リアレバ、人ニ分ツコト。禮記郊特牲ノ意味ハ、天子ガ蜡(十二月ノ祭)ヲ行フトキハ、其豐作ノ地方ダケ、之ニ加ハルコトヲ許シ、酒食ニ醉飽セシムルコト。

政ハ正長ノ義。

交相利ノ下ノ則ヲ改メテ、侈則分ノ三字トナスベシ。

罷ハ疲勞シタル者、不肖ハ愚ノ者、股肱不利者ハ、手足ノ活動十分ナラザル者。

里之謬。是以不狂為狂也。考亳當作毫。

絶長繼短。禮記王制云。凡四海之內。絶長補短。方三千里。孟子滕文公篇云。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戰國策秦策。韓非說秦王曰。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又楚策。莊辛對楚王曰。今楚雖小。絶長續短。猶以數千里。此云絶長繼短。猶國策云斷長續短也。

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畢云。言財多則分也。移或多字。洪云。禮記郊特牲。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移之言羨也。移古通作侈字。侈亦是有餘之義。考上篇其分事之分。去聲。

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歿吳鈔本作沒。下同。考一本富作福。下同。是也。

而王天下。政諸侯。政正通。正猶長也。詳親士篇。

昔者文王封於岐周。孟子離婁篇云。文王生於岐周。趙注云。岐山下周之舊邑。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又云。大王徙郊。文王作酆。畢云。岐岐山。周周原。

絶長繼短。方地百里。舊本作地方。今從道藏本乙。與上文合。

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王云。是以上不當有則字。蓋卽利字之誤而衍者。上下文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是以上皆無則字。兪云。則上脫移字。下脫分字。上文曰。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是其證也。王氏謂則卽利字之誤。而衍者非。案兪說近是。

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考者上疑脫作字。

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荀子成相篇云。君子賢而能容罷。楊注云。罷弱不任事者。國語齊語云。罷士無伍。韋注云。無行曰罷。管子小匡篇尹注云。罷謂疲之於德義者。考疲勞者。不

執有命者云云トハ、有命論者ノ言論ハ、必ズシモ理ヲ得タル者ニアラザレバ、之ヲ廢スベキニアラザルカ。

誖ハ悖ニシテ憂ト訓ズ。

所爲ハ所謂ト通ズ、義在ノ兩字ノ中ニ、人字ヲ挿入スベシ。

幹主ハ宗主ニシテ、一家ノ主トナリ、祭祀ヲ司ル者ヲ云フ。

一本毫ヲ亳ニ作ル。

言不必得。雖唯通。毋語詞。詳尚賢中篇。考秋儀云。雖疑唯。未知孰是。按求字句。心必之誤。錯差也。言今雖求於良書。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可亦可乎。不亦可錯乎。錯與厝義同。詳節葬下篇。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考立字與立朝夕之立相照。如運鈞上立朝夕。居于此而窺於彼。立天命者也。百姓之誖也。說百姓之誖者。畢云。爾雅云誖告也。陸德明音義云。沈音粹。郭音碎。言以此告百姓。蘇云。誖猶訴誶。謂不道之言也。俞云。誖讀爲悖。說文心部悖憂也。猶曰百姓之憂也。故曰說百姓之誖者。是滅天下之人也。畢釋非是。案俞說是也。考誖罵也。誚也。執有命者沮百姓從事。則百姓罵之也。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爲欲義在上者考句。義在上。文未備。據下文當作義人在上。今本捝人字。考在上者上命富。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畢云。幹當爲榦。此管字假音。詒讓案。後漢書竇憲傳李注云。幹主也。或曰古管字。漢書食貨志顏注云。榦讀爲管。同謂主領也。漢隸。榦幹皆作幹。經典多通用。但此幹字似當讀如字。說文木部云。榦本也。榦者本榦。對枝言之也。荀子儒效篇云。以枝代主而非越也。楊注云。枝枝子。若然冢適謂之榦。支子謂之枝。榦主者猶言宗主耳。考句。幹幹父之蠱之幹。主者鬼神之主。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畢云。當爲薄。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也。从高省乇聲。史記集解云。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索隱云。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社。皇甫謐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在陝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書傳及本書亦多作薄。惟孟子作亳。蓋借音字。後人依改亂之。顧炎武不考史記。反以此譏許君地

一本蓋チ益ニ作ル。

先王之憲云云トハ、先王ノ法ニ、禍福トモ人力ノ如何トモスルコト能ハザル者ナリ、恭敬ナリトテ何ノ益ナク、暴亂ナリトテ何ノ害モナシ、何事モ思フママニ行ヒ、以テ運命ニ委スベシト云フ者アルカ、恐ラクハ此ノ如キ法ナカルベシ。

吾當未鹽數ノ鹽ハ盡ノ誤、其意ハ先王之書中ニアルコトハ多キ故、盡ク之ヲ列擧スルコト難シ。

大方ハ大較ナリ、五者ハ三者ノ誤ニシテ、上文ノ憲刑誓ヲ云フ。

據下文增。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蓋嘗尚觀於先王之書。蓋舊本亦譌益。王據上文改。考 有字句。益當作蓋。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畢云。舊脫以字。據下文增。布施百姓者。畢云。舊脫此字。據下文增。憲也。爾雅釋詁云。憲法也。周禮秋官有布憲。管子立政篇云。布憲於國。國語周語云。布憲施舍于百姓。韋注同爾雅。考 憲法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諱當讀爲違。同聲叚借字。禮記緇衣。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也。鄭注云。違猶辟也。下同。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考 李本無是故以下至知之百三十二字。吾當未鹽數。當疑尙之譌。畢云。鹽盡字之譌。考 句。一本盡作鹽。非也。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考 句。論數。大方卽大較也。後漢書郎顗傳李注云。大較大法也。史記律書索隱云。大較大法也。而五者是也。畢云。五當爲三。卽上先王之憲之刑之誓是。考 上文云。數天下之良書五者。良書有五道。未考。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

廢ハ發ト同ジ。

一本有ノ下ハ益字アリ。

史記ノ還葢ハ、遶リ覆フコト、若シ徐氏ノ如ノ、葢ヲ益トナサバ、地名トナル。

非命中篇・非命下篇。此段文義大略相同。皆作言有三法。法說文作灋。表古文作䙴。字形相近。

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本謂考其本始。下篇作有考之者。有原之者。廣雅釋詁云。謜度也。原謜字通。劉歆列女傳頌小序云。原度天道。此原之。亦謂察度其事故也。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句。考前後皆作耳目之請。請當作情。至此實。恐情字以訓誤。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爲刑政。盧云。廢置也。中篇作發。王云盧說非也。廢讀爲發。故中篇作發而爲刑政。下篇作發而爲政乎國。發廢古字通。考秋儀云。廢疑發。是也。下篇有發而爲刑語。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句。葢嘗尚觀於聖王之事。葢上。舊本有益字。王云。或以命爲有絕句。下文云。豈可謂有命哉。益卽葢字之譌。葢字俗書作盖。形與益相近。故葢譌作益。史記楚世家。還葢長城以爲防。徐廣曰。葢一作益。今云益葢者。一本作益。一本作葢。而後人誤合之耳。葢與盇同。盇何不也。檀弓曰。子葢言子之志於公乎。孟子梁惠王篇。葢亦反其本矣。嘗試也。尙與上同。言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則何不試上觀於聖王之事乎。下文曰。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葢嘗尙觀於先王之書。益亦葢字之譌。案王校是也。今據刪。考有字句。按益字衍。下文又無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爾雅釋言云。渝變也。在於桀紂。則天下亂。畢云。舊脫在字。

命雖強勁何益哉トハ、天命ニ對シテハ、如何ナル強キ者モ、抵抗シガタシ。

駔ハ阻害ノ意。

言曰ノ二字誤倒、言必立儀トハ、空漠ナル議論ニテハ其甲斐ナシ、必ズ標準ナカルベカラズ。

運鈞トハ、陶工ノ用ヒル輪器ニシテ、回轉スル者ナリ、其上ニ測景機ヲ据置キ、東西ヲ正シ、朝夕ヲ測ラント欲スルモ、不可能ナルコト。

三表ハ三種ノ標準ナリ、或ハ云フ表ハ法ノ誤ナリト。

壽。命夭則夭。命王云。此下有脫文。不可考。雖強勁何益哉。以上說王公大人。下以駔百姓之從事。畢云。駔阻字假音。說文云。駔从馬且聲。劉逵注左思賦。引說文于助反。考勁疑致字。言修德以致命。亦無益也。說音悅。駔疑沮誤。言命富貴說王公大人。則百姓欲富貴而沮其業。故執有命者不仁。考執有命者使沮百姓之從事。故不仁也。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然則明辨此之說。將奈何哉。

子墨子言曰。必立儀。吳鈔本無曰字。案疑當作言必立儀。今本曰言二字涉上誤倒。管子禁藏篇云。法者天下之儀也。尹注云。儀謂表也考下文或作義。或儀共當作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畢云。運中篇作員。音相近。廣雅云運轉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鈞者。史記集解云。駰案。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索隱云。韋昭曰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爲器具也。言運鈞轉動無定。必不可立表以測景。詒讓案。管子七法篇云。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尹注云。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均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案運員音近古通。國語越語。廣運百里。山海經・西山經。作廣員百里。莊子天運篇釋文。引司馬彪本作天員。立朝夕謂度東西也。周禮大司徒云。日東則景夕。日西則景朝。司儀云。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考工記匠人云。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晏子春秋雜篇云。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正朝夕者視北辰。考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員轉者爲鈞。韋昭曰。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爲器具也。按運運轉也。故云立朝夕。言居于此而窺於彼也。得其實難矣。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表儀義同。左文六年傳云。引之表儀。洪云。

〇非命トハ運命ヲ非トスルコト。

墨子閒詁卷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漢書藝文志注。蘇林云。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譏之也。如淳云。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祭法孔疏引孝經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任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報之。白虎通義壽命篇及王充論衡命義篇。說三命略同。墨子所非者。卽三命之說也。考李本無上字。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襍於民閒者衆。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

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爲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請畢本改誠云。舊作請。一本如此。

案請誠字通。詳前。考請當作情。

墨子閒詁卷八終

將將銘莧云云ノ七字ハ、將將鍠鍠、筦磬以方ノ八字ニ改ム、將將ハ鏘鏘ト通ジ、鍠鍠トトモニ樂音ノ形容ナリ、筦ハ莧ノ本字ニシテ、管笛ノ類、磬モ磬石ニシテ樂器、方ハ並併等ノ義アリ、故ニ管磬ヲ同時ニ奏スルコトヲ云フ。

湛濁ハ沈湎ノ意ナリ、渝食ノ渝ハ偸ト通ズ、野外ニ於テ宴遊ヲ恣ニスルコト。

天用弗式トハ、如此不行跡ヲナセシカバ、天ハ之ヲ無法無禮ノ事ト認メタルナリ。夏后開ハ夏后啓ナリ。

弗戒ノ戒ハ式ノ誤。

裝句。法。

將將銘莧磬以力。

畢云。句未詳。莧疑筦字之誤。形聲相近。孫說同。孫又云。將將上疑有脫文。作樂聲也。樂聲鎗鎗銘力於磬管。江云莧當爲莧莧喜說也。胡官反。愈云。將將銘莧磬以力。疑有脫文。蓋亦八字作二句也。力字與食字爲韻。畢失其讀。故但知下文翼式是韻也。王紹蘭云。莧筦音近通用非誤也。力即勒字。銘莧磬以力。謂作筦磬之銘而勒之。案將將銘疑當作將將鍠鍠。詩周頌執競云鍾鼓喤喤。磬筦將將。說文金部引詩喤喤作鍠鍠。毛傳云。喤喤和也。將將集也。說文足部云。蹩行皃。引詩曰。管磬蹩蹩。則將亦蹩之借字。此力雖與上食下翼式韻協。然義不可通。且下文酒野亦與力韻不合。竊疑此當作將將鍠鍠。筦磬以方。方與鍠自爲韻。力方形亦相近。儀禮鄉射禮鄭注云。方猶併也。管磬以方。謂管磬併作。猶詩言笙磬同音矣。諸說並非。〔考〕將鏘通。鏘鏘聲也。力勤也。銘莧未詳。按銘疑鋙之誤。玉篇鋙樂器。郭璞敔註云。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敔素以鉏鋙爲名。从金亦可然也。莧疑塤。以音訛。塤燒土爲之。大如雁卵六孔。

湛濁于酒。渝食于野。

惠云。湛與耽同。耽淫濁亂也。江云。湛濁沈湎也。言飲酒無度。渝讀當爲輸。轉輸饋食于野。言游田無度也。孫云。湛與媟通。渝與輸通。案湛沈通。江說得之。渝當讀爲偸。同聲叚借字。表記鄭注云。偸苟且也。謂苟且飲食於野外燕游之所。惠孫說並未允。〔考〕渝偸通。偸生之偸。

萬舞翼翼。

詩商頌那云。萬舞有奕。毛傳云。奕奕然閑也。奕翼字通。小雅采薇傳亦云。翼翼閑也。

章聞于大。

惠云。當作天。畢及江說同。

天用弗式。

孫云。萬舞之盛顯聞於天。天弗用之。畢云。翼式爲韻。海外西經云。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儛九代。大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据此則指啓盤于游田。書序。大康尸位及楚詞夏康娛云云。疑大康夏康。即此云淫溢康樂。淫之訓大。然則太康疑非人名。而孔傳以爲啓子不可奪也。案楚辭夏康娛。夏當從王引之讀爲下。戴震謂康娛即康樂非太康。說亦致塙。畢謂書序太康亦非夏帝。則謬說不足據也。〔考〕式法也。

故上者天鬼弗戒。

戒當爲式。此即冢上引書天用弗式之文。

下者萬民

ルコト洋洋、又佞人ノ言ガ明ニ行ハルル故ニ、上帝ハ之ヲ助ケズ、爲ニ九有卽チ九州（中國ヲ云フ）ガ亡ビタリ。百祥ノ祥ハ祥ト通ズ、祥ニハ吉凶ノ兩義アリ、此ニハ凶事ヲ云フ。武觀云云ハ夏ノ啓王ノ季子（卽チ第五番目ノ子）ヲ觀ト云フ土地ニ封ジタリ、然ルニ此人音樂ニ耽リテ、國政ヲ亂セシカバ、彭伯ト云フ者之ヲ征ス、此文ハ當時之ヲ作リシ者ナルベシ、五觀ヲ武觀トナスハ、武五兩音ノ轉聲ナルベシ。

潛夫論十卷ノ著書王符ハ、東漢桓帝時代ノ人。啓乃ハ啓子ノ誤ニシテ、上文ノ武觀ヲ指サス、但シ孫注ニハ啓ガ音樂ニ耽ケリシコトナ、古書ニ由リテ證明シ、字ヲ改メザルナリ。野于飮食ハ倒句法ニシテ、飮食于野ト同ジ。

九有。傳云。九有九州也。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李注。引韓詩作九域。有域一聲之轉。考九州也。

上帝不順。 畢云。孔書無此八字。

降之百⿰歹羊。 畢云。百舊作日非。⿰歹羊祥字異文。郭璞注山海經。音祥。玉篇云。⿰歹羊徐羊切。女鬼也。詒讓案。吳鈔本作日殃。孔書作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孔傳云。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考尚書降之百殃。日疑百。⿰歹羊蓋古殃字。字書無⿰歹羊字。

其家必壞喪。 壞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懷。字亦通。畢云。孔書云。墜厥宗。已上文亦見伊訓。考懷疑壞誤。

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 國語楚語云。啓有五觀。韋注云。觀洛汭之地。水經巨洋水酈注云。國語曰啓有五觀。謂之姦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爲觀。左傳昭元年杜注云。觀國今頓丘衞縣。畢云。汲郡古文云。帝啓十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武觀五觀也。楚語士娓曰。夏有五觀。韋昭云。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春秋傳曰。夏有觀扈。惠棟云。此逸書敍武觀之事。卽書敍之五子也。周書嘗麥曰。其在啓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五子之歌。墨子述其遺文。周書載其逸事。與內外傳所稱無殊。且孔氏逸書本有是篇。漢儒習聞其事。故韋昭注國語。王符撰潛夫論。皆依以爲說。考武觀蓋古書篇名。

啓乃淫溢康樂。 惠云。啓乃當作啓子。溢與泆同。江聲說同。江又云。啓子五觀也。啓是賢王。何至淫溢。據楚語。士亹比五觀于朱均管蔡。則五觀是淫亂之人。故知此文當爲啓子。乃字誤也。案此卽指啓晚年失德之事。乃非子之誤也。竹書紀年。及山海經。皆盛言啓作樂。楚辭離騷亦云。啓九辯與九歌。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並古書言啓淫溢康樂之事。淫溢康樂。卽離騷所謂康娛自縱也。王逸楚辭注云。夏康啓子太康也。亦失之。

野于飮食。 畢云。野于疑作于野。孫星衍說同。孫又云。于往也。俞云。畢說非。此本以啓乃淫溢康樂爲句。野于飮食爲句。野于飮食。卽下文所謂渝食于野也。與左傳室於怒。市於色。文法正同。考倒

奏スルハ之ト相似タリ、故ニ此言アリ。絲二衞ノ衞ハ牧本ニ小川泰山ノ說ヲ引キテ、衡ノ誤トナス、衡ハ小爾雅ニ斤十爲衡ノ文アリ、サレバ在位ノ人ハ、絲二十斤ノ罰ヲ課セラル、小人否トハ、庶人ハ自分賤シキ故、自ラ寛大ニセラレテ、罰セラレザルナリ。西京雜記六卷ハ晉ノ葛洪撰ト稱スルモ不明。似二伯黃徑ハ意味不明ナルモ、牧本引證ノ小川及ビ松崎兩氏ノ說ニヨルニ、似ハ以ノ誤、伯ハ佰ニシテ百ト通ズ、徑ハ經ト通ズ、其意ハ、小人ハ二百ノ黃色ノ經絲ヲ罰トシテ、課セラルルコト。舞佯佯ノ佯ハ、洋ニシテ舞樂ノ形容、黃言ハ簧言ニシテ、佞人ノ媚言ヲ云フ。元遺山ハ金人、續古今考九卷ハ、其著ト稱スルモ、眞僞不明。上帝弗常ノ常ハ尙ト通ジテ「助ク」ト訓ズ、前述ノ如ク、舞樂ヲ奏ス

風。僞孔傳云。事鬼神曰巫。畢云。是孔書作時。文見伊訓。**其刑君子出絲二衞。**畢云。此緯字假音。說文云。緯織橫絲也。案緯非絲。數量之名。畢說未允。衞疑當爲術。術與遂古通。月令徑術。鄭注讀爲遂。是其例。西京雜記。鄒長倩遺公孫弘書云。五絲爲䌰。倍䌰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繸。遂卽繸也。此叚借作術。又譌作衞。遂不可通耳。〔考〕有罪出絲也。衞疑衡誤。斤十謂之衡。**小人否。**似言小人則無刑。此官刑。故嚴於君子。而寬於小人。又疑否當爲吝。卽倍之省。猶書呂刑云。其罰惟倍。言小人之罰倍於君子也。〔考〕句。**似二伯黃徑。**此文有捝誤。僞古文伊訓采此。而獨遺其刑以下數句。蓋魏晉時傳本已不可讀。故置不取。非命下篇。節引下文。作大誓。疑此下文。自是周書。與湯刑本不相冡。因有捝誤。遂淆掍莫辨也。蘇云。伯黃二字或伊尹之訛。亦非。〔考〕似字未詳。黃徑蓋人名。**乃言曰。**後數句。非命下篇。別爲大誓文。疑當作大誓曰。**嗚乎**道藏本。吳鈔本。並作呼。**舞佯佯。**吳鈔本作洋洋。畢云。舞當爲䍿。䍿與謨音同。孔書作聖謨洋洋。元遺山續古今考。亦引作洋洋。顧云。此正是舞字。故用之以非樂。二十五篇書何足據耶。案顧說是也。此猶詩魯頌閟宮云。萬舞洋洋。毛傳云。洋洋衆多也。〔考〕佯與陽通。詐也。此句不通。按意氣陽陽自得。以音通。**黃言孔章。**畢云。黃孔書作嘉。是。王引之云。畢說非也。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卽下文之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也。此承上文言耽於樂者。必亡其國。故下文云。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東晉人改其文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則與墨子非樂之意。了不相涉。而畢反據之以改原文。傎矣。案王說是也。黃疑當作其。其篆文作𠔁。黃古文作炗。二字形近。非命下篇引大誓云。其行甚章。與此語意略同。下文上帝弗常四句。彼引大誓亦有之。〔考〕秋儀云。黃疑簧。是也。孔甚也。章明也。**上帝弗常。**王引之云。常讀大雅抑篇曰。肆皇天弗尙之尙。謂天弗右也。爾雅釋詁。尙右也。尙古通作常。晚出古文尙書咸有一德篇。襲墨子而改之曰。厥德非常。九有以亡。蓋未知尙爲常之借字也。**九有以亡。**毛詩商頌玄鳥。奄有

曰孰爲ヨリ樂也ノ一句ハ、孰爲而廢ニ大人之聽治賤人之從事、曰樂也ニ改ムベシ、其意ハ、大人マタ賤人ヲシテ、其分業ヲ廢セシムル者ハ誰ノ所爲カ、曰ク音樂ノ所爲ナリ。

湯之官刑トハ、殷湯ノ刑法ヲ云フ。

其恒舞云云トハ、巫ノ鬼神ヲ祭ルヤ樂ヲ奏ス、今平時其家ニ樂ヲ

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惟吳鈔本作唯。下同。卽必不能蚤出暮入。考句。一本出作與。非也。耕稼樹藝。多聚叔粟。是故叔粟不足。多聚叔粟。叔舊本作升。今據王校正。又舊本挩是故叔粟四字。王據上下文補。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卽不必能夙興夜寐。畢云。舊脫能字。以意增。詒讓案。依上文當作必不能。紡績織紝。吳鈔本作織紝紡績。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綑舊本亦誤細。今依盧校正。是故布縿不興。曰孰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兪云。而廢二字當在大人之上。國家二字當作賤人。後人不達文義而誤改也。此本云。孰爲而廢大人之聽治賤人之從事曰樂也。言大人聽樂則廢聽治。賤人聽樂則廢從事也。上文曰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是其證也。考布縿不興四字衍。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左傳昭六年叔向曰。商有亂政。而作湯刑。竹書紀年。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高注云。商湯所制法也。考李本無何以以下至篇末百八十三字。曰其恒舞于宮。畢云。其孔書云敢有。詒讓案。舞吳鈔本作武字通。伊訓僞孔傳云。常舞則荒淫。是謂巫

叔粟ノ叔ハ菽ト同ジ。考ハ叔ヲ升ニ作ル。

緒ハ紵ト同ジ、絪ハ「織ル」ト訓ズ、縿ハ繰ノ誤ニシテ、帛ヲ云フ。

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叔舊本作升。王云。升當爲叔。叔與菽同。大雅生民篇。蓺之荏菽。檀弓。啜菽飲水。左氏春秋定元年。隕霜殺菽。釋文竝作叔。管子戒篇。出冬蔥與戎叔。莊子列御寇篇。食以芻叔。漢書昭帝紀。以叔粟當賦。竝與菽同。尚賢篇云。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其證也。草書叔升二形相似。晏子諫篇。合升斗之微。以滿倉廩。說苑正諫篇。升斗作菽粟。齊策。先生王斗。文選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作王叔。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升。後漢書周章字次叔。叔或作升。文選左思魏都賦注。引張升反論。陳琳荅東阿王牋注。作張叔及論。昭七年左傳正義作張叔皮論。皆以字形相似而誤。非命篇多聚升粟。誤與此同。【考】升恐菽誤。卽菽字。下同。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絪布縿。畢云。絪舊作細。盧云。當爲絪。與捆同。非命下。正作捆。縿鄭君注禮記云。縑也。縿讀如綃。王云。縿當爲繰。凡書傳中從喿之字。多變而從參。故繰誤爲縿。集韻絪織也。絪布繰。猶言絪布帛。說文。繰帛如紺色。或曰深繒。從系喿聲。讀若喿。玉篇子老切。廣雅曰。繰謂之縑。檀弓布幕衞也。繰幕魯也。鄭注曰繰縑也。繰讀如綃。今本檀弓。亦譌作縿。又說文。縿旌旗之游也。從系參聲。玉篇所銜切。兩字判然不同。案王說是也。前辭過篇作梱布絹。絹卽綃之誤。絪梱捆並稛之俗。詳非命下篇。【考】縿集韻綃。或作縿。音肖。檀弓縿幕。註縿縑也。縿讀如綃。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考】句。謂其無分事也。下同。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吳鈔本惟毋作唯無。卽必不

蚤ハ爪ト通ズ。

考ハ稼ノ下穡字アリ。

天下分事トハ、各人ノ分業ヲ云フ。

亶ハ殫ト通ズ。

曰。爲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蜚與飛通。貞蟲詳明鬼下篇。宋翔鳳云。貞通征。此言蜚鳥征蟲。即三朝記所謂蜚征也。案宋說是也。莊子在宥篇云。災及草木。禍及止蟲。釋文引崔譔本作正蟲。亦即貞蟲也。征正字。貞正並聲近叚借字。考秋儀云。按文今爲昔稍通是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裘。因其蹄蚤（畢云。蹄即蹢省文。蚤即爪假音。）以爲絝屨。（吳鈔本絝作袴。畢云。絝即𧙕正文。說文云。絝脛衣也。考蚤爪字。）因其水草以爲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唯舊本作惟。今從吳鈔本改。唯雖字通。蘇云。惟當作雖。）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史記高帝紀。以臣無賴。集解晉灼云。賴利也。畢云。生舊作主。下同。以意改。考雄雌謂男女也。穡字恐衍。）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考其各所掌之分事也。）而觀樂之害。（蘇云。即與則通用。）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文選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李注引退作罷。聽作斷。）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蘇云。非命篇亶作殫。詁讓案。亶殫聲近字通。太玄經范望注云。亶盡也。考亶誠也。猶云專。）內治官

短褐ノ短ハ裋ノ借字ニシテ、裋褐トハ勞働者ノ服スル粗布ノ短衣。

從容ハ舉動ト云フガ如シ、醜羸ノ二字ハ衍。

掌ハ常ト通ズ。

考ハ惟毋ヲ惟無ニ作ル。

短褐。 短褐。卽裋褐之借字。說文衣部云、裋豎使布長襦、褐粗衣。方言云、襜褕、其短者謂之裋褕。又云、複襦、江湘之閒謂之𧞣。𧞣卽裋之俗。墨子書、此及魯問・公輸三篇、字竝作短。韓非子說林上篇・賈子新書過秦下篇・戰國策宋策・史記孟嘗君傳・文選班彪王命論竝同。史記秦本紀、夫寒者利裋褐。徐廣云、一作短。小襦也。索隱云、蓋謂褐布豎裁、爲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列子力命篇云、衣則裋褐。殷敬順釋文云、裋音豎。許愼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爲裋。又有作短褐者誤。荀子大略篇云、衣則豎褐不完。楊注云、豎褐僮豎之褐。亦短褐也。案短豎竝裋之同聲叚借字。唐人說或讀短如字。或以短爲字誤。或釋豎爲僮豎。皆非也。 不可食糠糟。 畢云、糠字从禾。俗寫誤从米。蘇云、御覽作糟糠。 曰食飲不美。 蘇云、御覽、食飲作飲酒。 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 畢云、一本作身體容貌不足觀也。太平御覽引作身體從容不足觀也。王云、醜羸二字後人所加也。楚辭九章注廣雅釋訓曰、從容舉動也。古謂舉動爲從容。身體從容不足觀、謂衣服不美、則身體之一舉一動、皆無足觀也。後人乃加入醜羸二字。夫衣服不美、何致羸其身體。且身體從容不足觀、與面目顏色不足視對文。加醜羸二字、則與上文不對矣。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此作身體從容不足觀、無醜羸二字。太平御覽服章部十、飲食部七、所引竝同。 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此掌不從事乎衣食之財。 畢云、掌一本作常。詒讓案、掌常字通。下同。 而掌食乎人者也。 考 財字句。一本掌作嘗。按上掌蓋嘗誤。下掌常誤。謂不事耕稼而食乎人者也。 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 毋道藏本・吳鈔本竝作無、字通。舊本爲下挩樂字。今據王校補。考 爲下脫樂字。 是故子墨子

大人ノ上ニ王公ノ二字ヲ脱ス、鏞然ハ閑靜ノ貌。

其說云云ノ一句ハ、其說將必不與賤人ハ必與君子ノ誤、其意ハ音樂ヲ只一人ニテ聞クモ、樂シキコトナケレバ、必ズ下流ノ人カ、乃至上流ノ人ト與ニ聽クニ至ルベシ。

樂萬ノ萬ハ萬舞ト稱スル舞ノ名ナリ、下文ノ萬人ハ、此舞ヲ奏スル伶人ヲ云フ。

也。今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既已具矣。畢云、据上文當有王公二字。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畢云、鏞字說文・玉篇俱無。考鏞蓋鏘字。以音近訛。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王云、此本作必將與賤人與君子。下文與君子聽之。與賤人聽之。卽承此文而言。今本作不與君子。不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案此疑當作不與賤人必與君子。謂所與共聽者非賤人則君子也。王校未塙。考此下當更有與君子聽之五字。與君子聽之。畢云、舊脫首三字。一本有。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考上必有脫語。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昔者齊康公畢云、案史記康公名貸宣公子。當周安王時。詒讓案。齊康公與田和同時。墨子容及見其事。但康公衰弱。屬於田氏。卒爲所遷廢。恐未必能興樂如此之盛。竊疑其爲景公之誤。惜無可校證也。興樂萬。兪云。興猶喜也。禮記學記篇。不興其藝。鄭注曰。興之言喜也歆也。尚書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衆功皆興。揚雄劇秦美新。引作庶績咸喜。是興與喜一聲之轉。其義得通。興樂萬者。喜樂萬也。樂卽本篇非樂之樂。萬謂萬舞也。蘇云。此亦見太平御覽。興樂萬萬人。作有樂工萬人。愚謂正文當以興樂萬爲句。而萬人當屬下爲句。蓋萬不可以數言。當爲萬舞之萬。萬人猶舞人也。興樂萬猶興樂舞也。斯於事義爲協。若以數言。則樂至萬萬人。雖傾國之力。不足以供之。雖至無道之君。不聞有此。審爾則墨子當先以爲譏。而篇中尙無此意。則萬非人數曉然矣。案蘇說是也。周禮鄉大夫舞師並云興舞。鄭注云。興猶作也。卽此興樂萬之義。考萬舞也。萬人之萬又同。萬人不可衣

遲ハ稚ト通ズ。

明不轉朴ノ明ハ目ヲ謂ヒ、朴ハ抃ノ誤、抃ハ變ト通ズ、其意ハ目ノ働キノ宛轉變動自由ナルコト、下文ノ眉之轉朴モ、亦明之轉抃ノ誤。

當年ハ壯年ノ人ヲ云フ。

拊樂ハ音樂ヲ奏スルコト。

不使老與遲者。王云。遲讀爲稺。遲字本有稺音。遲稺又同訓爲晩。廣雅。遲稺晩也。故稺通作遲。考遲當作稺。李本擊不和調之擊作聲。非也。惟勿撞擊。言使老稺使奏之。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而不知樂之本義也。然則可使當年者奏之也。當年者此丈夫。亦不利乎民。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畢疾也。義詳兼愛中下兩篇。聲不和調。明不轉朴。畢云。朴疑卧正字。玉篇云。卧補目切目骨。俞云。明下文作眉。疑音字之誤。此句作明。則涉上文耳目不聰明而誤也。朴當作抃。亦以形似故誤。抃者變之叚字。尚書堯典篇於變時雍。孔宙碑作於卞時雍。即其例也。上句云。聲不和調。此云音不轉變。正以類相從矣。案俞以朴爲抃近是。明即謂目也。似不誤。考言聲言不分明也。朴謂聲不文也。下文明作肩。李本作眉。共非也。將必使當年。王云。當年壯年也。當有盛壯之義。晏子外篇曰。兼壽不能殫其敎。當年不能究其禮。呂氏春秋愛類篇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女有當年而不績者。淮南子齊俗篇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婦人當年而不織。管子揆度篇曰。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當壯即丁壯也。丁當一聲之轉。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畢云。眉一本作明。案明眉字通。穆天子傳云。眉曰西王母之山。即名也。詩猗嗟。名兮。爾雅云。目上爲名。亦即眉也。使丈夫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人紡績織紝之事。今王公大人。唯毋爲樂。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考句下同。虧奪民衣食之財。舊本譌時。今從王校正。考時當作財。以拊樂如此多也。廣雅釋詁云。拊擊也。書舜典。予擊石拊石。僞孔傳云。拊亦擊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

ゼザルコトトス。

卽我ノ下ニ以爲ノ二字ヲ脫ス。

延鼎トハ鼎ノヒックリカヘリタル者ヲ云フ、鼎ハ上部大ニシテ下部小、正ニ鐘ト相反ス、此文ハ鐘ヲ虛ク吊ルシテ、之ヲ擊タザルトキハ、ヒックリカヘリタル鼎ノ如キ者ニ過ギズト云フコト。

惟勿ノ二字ハ唯ト訓ズ。

此三字乃承上文而作轉語也。意通作抑。論語學而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是其證也。抑舍此者言姑舍此弗論。而更論它事也。上文言樂之無益於飢者寒者勞者。下文言樂之無益於大國攻小國。大家伐小家。而以此三字作轉語。王謂此下有脫文非也。考句。舍此謂舍上文中民之利也。

今有大國卽攻小國。有大家卽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卽我未必然也。

俞云。我下脫以爲二字。當據上文補。

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唯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

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

鍾猶是延鼎也。

延鼎。蓋謂偃覆之鼎。玉藻有覆義。鍾上弇下侈。與鼎相反。虛縣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蜒羨之羨。周禮玉人鄭注云。羨猶延也。典瑞注云。羨不圜之貌。延鼎謂如鼎而橢不正圜。㒵氏賈疏云。古鍾如今之鈴不圜。考延疑廷。廷鼎謂寶鼎也。按廷庭誤。庭斯書素廟字。傳寫誤爲庭。遂又作廷。

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

勿語詞。惟勿猶云唯毋唯無。蘇云。勿當作毋。書中多用毋字。蓋與務通非是。

將必

萬民出云云トハ人民ガ財貨ヲ出シテ舟車ヲ造ルノ費ニ供スルコト。

干戚ハ、盾ト斧ノ類ニシテ、舞樂ノトキ、伶人ノ用フル者ナリ。

將安可得乎ハ、將安可ニ得而具ニ乎ノ誤。

意舍之トハ、前述ノ事ハ、暫ク之ヲ置キテ論

在郡臥病詩。李注曰。許猶所也。許所聲近而義同。說文所伐木聲也。詩曰伐木所所。今詩作許許。洪說同。考惡許猶何所。

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休吳鈔本作息。言小人休息其負荷之勞也。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予吳鈔本作與。周禮掌皮云。歲終則會其財齎。鄭注云。財斂財本數及餘見者。齎所給予人以物曰齎。鄭司農云。齎或爲資。又槀人云。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注云齎給市財用之直。此謂萬民出財齎。以給爲舟車之費也。不敢以爲慼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卽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卽我弗敢非也。譬吳鈔本作辟。王云。此文兩言然則。兩言卽我弗敢非也。皆上下相應。舊本譬之以下十六字。誤入上文竽笙之聲之下。今移置於此。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鐘。王引之云。卽與則同。當與儻同。詒讓案。當嘗字通。嘗試也。詳天志下篇。下同。文選東京賦李注云。撞擊也。巨大義同。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畢云。文選注引作吹笙竽。而揚干戚。小爾雅廣言云。揚舉也。考干戚舞者所執也。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荀子勸學篇楊注云。安語助。王引之經傳釋詞。得下補而其二字。云。安猶於是也。言衣食之財。將於是可得而具也。卽我以爲未必然也。意舍此。王云。此下有脫文。不可考。兪云。

雖ハ唯ニシテ、下ノ無ト連讀ス。

掊潦水云云トハ、王公ノ樂器ハ、水或ハ土ヨリ、容易ニ得ラルベキ者ニ非ザルヲ云フ、考ハ掊ヲ棓ニ作ル。

措斂ハ籍斂ニシテ、人民ニ租税ヲ課シ、之ヲ收ムルコトヲ云フ。

不倫。下與之居二字。義不相屬矣。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考一本度作者。李本同。非也。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考言今爲樂之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王云。雖與唯同。無語詞也。說見尚賢中篇。考雖字管到下二十三字。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爲之也。折舊本譌拆。今據道藏本・吳鈔本。及王校正。坦畢本改作垣云。舊作坦。以意改。俞云。畢改坦爲垣是也。壤疑壞字之誤。掊者說文手部云。杷也。今鹽官入水取鹽爲掊。拆者。說文广部云。斥卻屋也。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作卻屋也。隸變作斥。俗又加手耳。行潦之水。而掊取之。毀壞之垣。而拆卸之。不足爲損益。若王公大人造爲樂器。豈直如此哉。故曰非直掊潦水拆壞垣而爲之也。案畢俞說並非也。此折當讀爲擿。耕柱篇云。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此義與彼正同。說詳彼注。壤謂土壤。坦讀爲壇。聲近叚借字。韓詩外傳閔子曰。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莊子則陽篇。觀乎大山木石同壇。與此書義並同。壤坦猶言壇土也。墨子意謂。王公大人作樂器。非掊取之於水。擿取之於地。所能得。故下文卽言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鍾鼓等也。諸說並未得其恉。考高下有絕。加板曰棓。此承上高臺厚榭而言。將必厚措斂乎萬民。王云。措字以昔爲聲。措斂與籍斂同。案王說是也。籍斂見節用上篇。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既以成矣。以王校作已。曰吾將惡許用之。畢云。惡許猶言何許。王引之云。言吾將何所用之也。文選謝朓

○非樂ハ、音樂ヲ排斥スルコト。
仁之事ハ、仁人之事ノ誤。

華ノ字ハ衍。
犓ハ牛羊、豢ハ犬豕。

邃野ノ野ハ宇ト通ズ、與深キ家屋ヲ云フ。
鹽鐵論十二卷ハ、前漢昭帝時代ノ人桓寬ノ撰。

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尊明謂尊事而明著之。以示人也。卽明鬼之義。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荀子富國篇楊注云。墨子言樂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篇。考 李本無上字。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俞云。仁之事者。當作仁人之所以爲事者。見兼愛中篇。詒讓案。疑當云仁者之事。下文云。仁者之爲天下度也。可證。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爾雅釋樂云。大鍾謂之鏞。說文金部云。鏞大鍾淯于之屬。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畢云。一本無華字。以爲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犓吳鈔本作芻。說文火部云。煎熬也。方言云。煎火乾也。凡有汁而乾謂之煎。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王引之云。野卽宇字也。古讀野如宇。故與宇通。周禮職方氏。其澤藪曰大野。釋文野劉音與。與宇古同音。楚辭招魂。高堂邃宇。王注曰。邃深也。宇屋也。鹽鐵論取下篇曰。高堂邃宇。廣厦洞房。易林恒之剝曰。深堂邃宇。君安其所。皆其證。若郊野之野。則不得言邃。且上與高臺厚榭

吾ハ豈ノ誤ナルベシ。

臣將ハ將目ノ誤ニシテ、目ハ以ナリ、以ハ思フト訓ズ。

交鬼ノ下ニ神ヲ脫ス。

若神有ハ若鬼神誠有ニ作ルベシ。

取親於鄉里。考亡字絕句。亡無也。此字前文此作是。此書此類甚多。必寫誤。請當作情。聚衆絕句。李本衆作聚。今執無鬼者言曰。考李本無。今執以下至士道八十字。鬼神者固請無有。請畢本作誠。今依道藏本・吳鈔本改。考請當作情。固誠無有之也。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吳鈔本挩非字。又今在乃上。以文義校之。疑當在吾上。今吾語。前後屢見。其所得者臣將何哉。臣字誤。畢云。一本無此字。考一本臣作巨是也。秋儀云。疑目。未知孰是。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爲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爲上士之道也。舊本脫之字也字。王云。上文曰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據補。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蘇云。鬼下當有神字。考李本無。是故以下至篇末五十一字。下以合驩聚衆。取親乎鄉里。若神有畢云。若神當云若鬼神。詒讓案。以上文校之。疑當云若鬼神誠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俞云。弟兄當作兄姒。義見上文。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

兄ヨリ先ニ死スルコトアリトモ、世間一般ノ説ニ由レバ、先ニ生レタル父兄ハ後生ノ子弟ヨリ、先ニ死スル者ナリ、陳物トハ、陳説セラレタル理由ト云フガ如シ。

姒ハ妹。

自夫費之云云ノ自ハ、且ノ誤、其意ハ酒食ヲ費スコトアルモ、空シク之ヲ汚壑ノ中ニ棄ツル者ニアラズ、親戚等ト飲食シテ、懇親ヲ結ブノ利益アル者ナリ。得如ノ如ハ而ト通ズ。

國語ノ日月會于龍豵トハ、日月ガ龍ト云フ星宿ノ尾ニ會スルコトニシテ、初冬ノ時ヲ云フ、嘗祀ハ百物ヲ神ニ嘗メシムルノ祭、令辰ハ吉日ヲ云フ。

然而天下之陳物、謂陳說事故。文選古詩李注云。陳猶說也。考陳列萬物也。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姒也。爾雅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王引之云。而猶則也。今絜爲酒醴粢盛。絜道藏本作潔。卽絜之俗。以敬愼祭祀。若使鬼神請有。請畢本改誠云。舊作請。一本如此。下依改。案道藏本・吳鈔本並作請。此篇多以請爲誠。詳前。考有字絕句。是字屬下句。請當作情。下文鬼神請亡。是亦同。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飮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請亡。請畢本作誠。道藏本・吳鈔本作請。今據改。亡無通。是乃費其所爲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非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自當爲且。舊本無非字。畢云。一本作非直注之。特與直音近。故特亦作猶。蘇云特字上當有非字。俞云。一本作非直注之是也。直持固得通用。而非字則必當有。墨子蓋謂非空棄之而已。且可以合驩聚衆也。今脫非字則義不可通。下文正作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當據補。案蘇俞校是也。今據補。考汗當作汙。下同。内者宗族。外者鄕里。皆得如具飮食之。此謂祭祀與兄弟賓客爲獻酬。又詩小雅湛露孔疏。引尙書大傳云。燕私者祭已。而與族人飮。亦是也。國語楚語云。日月會于龍豵。家于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以昭祀其先祖。於是乎合其州鄕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是祭祀幷燕州鄕朋友等。卽所云宗族鄕里也。考秋儀云。如而同。是也。謂使鬼神饗祭祀也。雖使鬼神請亡。請畢本作誠。今依道藏本・吳鈔本改。此猶可以合驩聚衆。驩吳鈔本作歡。下同。

ノ上ニ其首ヲ懸ケルコト。

指寡ハ、上文ノ指畫ト同ジ。

禽艾ハ禽艾侯ト云フ人ノ言ヲ記シタル書名。

得璣無小云云ノ璣ハ禨祥ニシテ、吉兆ヲ云フ、其意ハ鬼神ノ降セル幸福ハ小ナリトモ、之ヲ輕蔑スルコトナカレ、又一族ヲ滅亡スル程ノ不幸ヲ降ストモ之ヲ大ナリトスル勿レ、更ニ一層大ナル不幸ヲ降スコトアルベシ。

古之今之ノ上ノ之字ハ衍。

天鬼ノ下ニ神字ヲ脫ス。

意雖使然云云ハ、前述ノ如ク、往往子弟ノ父

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仲。惡來崇侯虎。見所染篇。指寡殺人。上說推哆大戲作指畫。畢云。寡畫字假音。太平御覽引作畫。[考]秋儀云。寡疑畫。是也。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翟灝云。逸周書世俘解有禽艾侯之語。當即此禽艾。[考]上之恐衍。禽艾蓋篇名。得璣無小畢云。此即禨祥字。蘇云。禽艾蓋逸書篇名。呂覽報更篇云。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德璣與德幾古字通用。案蘇說是也。說苑復恩篇云。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疑即本此。今書僞古文伊訓亦云。惟德罔小。畢說非是。[考]璣當作禨。禨祥也。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子乎。蘇云。忠當作中。非攻篇言上中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意與此同。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爲鬼疑當作古今之爲鬼。此衍一之字。[考]上之與與通。非他也。有天鬼。疑當有神字。周禮大宗伯。天神地示人鬼。此則天神地示總曰鬼神。散文得通也。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爲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畢本使作死。云。一本作使。案道藏本・吳鈔本。竝作使。今從之。

擇車ハ選擇シタル兵車、虎賁ハ虎ノ如ク勇猛ニ奔ル兵士、賁ハ奔ト通ズ。

書叙中ノ受ハ紂王ノ名。

庶國節トハ武王ヨリ符節ヲ受ケテ、臣下トナリシ諸侯群臣ヲ云フ、窺戎トハ、武王ハ此等ニ率先シテ、敵兵ノ隙ニ乘ズルコト、王乎ノ乎ハ手ノ誤。考ハ戎ヲ戍ニ作ル。

百ハ而ノ誤、

萬年梓株折紂ハ、意味不明ナレドモ、牧野本引證ノ松崎慊堂ノ説ニ由レバ、紂自ラ其長壽ヲ祝シテ、之ヲ梓樹ニ寄セリ、然ルニ今ヤ武王其樹ヲ以テ、紂ヲ打チ殪スニ至ル。赤環ハ赤色ノ環ヲ以テ、紂ノ首ヲツナグコト、載之白旗トハ、白旗

號咷憂聲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擇車猶呂氏春秋云簡車選車。說文手部云。擇柬選也。虎賁之卒四百人。逸周書克殷篇云。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王既誓。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孔注云。戎車三百五十乘則士卒三萬一千五百人。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也。書敍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孟子盡心篇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史記周本紀云。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風俗通義三王篇。引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禽紂于牧之野。呂氏春秋簡選篇云。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爲禽。先庶國節窺戎。貴因篇作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案諸書所言數並差異。未知孰是。畢云。未詳。洪云。史記周本紀。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集解馬融曰。諸受符節有司也。庶節即諸節。窺戎即觀兵。此當本於尚書泰誓篇。案節字未詳。戍疑伐誤。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乎亦當爲手。史記殷本紀紂用費中爲政。正義云。費姓仲名也。畢云。中讀如仲。案乎當作手。中仲同。惡來。見所染篇。衆畔百走。畔吳鈔本作叛。王引之云。百字義不可通。百走蓋皆走之誤。蘇云。百字誤。當作而。案王說近是。百疑而誤。武王逐奔入宮。畢云。逐太平御覽引作遂。萬年梓株未詳。折紂而繫之赤環。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折紂而出。環作轘。是言繫之朱輪。案此無致。荀子解蔽篇云。紂縣於赤旆。正論篇云。縣之赤旆。並與此異。畢說未塙。載之白旗。逸周書克殷篇云。商辛奔內。登于鹿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武王入適王所。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縣諸太白。孔注云。折絕其首。案萬年梓株。未詳。言折脅紂於梓樹株。以赤環繫之。建白旗表之。白旗蓋取喪儀。以爲天下諸侯僇。故昔者殷王紂。貴

禳瘞ハ、皆犠牲ヲ殺シ或ハ埋ムルコト、五輔篇ノ文ハ質素ノ事ヲ述ベタル者ニシテ、文中ノ黎ハ黧ト通ジ、割裂ノ義アリ。考本ハ生列ヲ主別ニ作ル。

指畫トハ、指揮計畫ヲ云フ。

侯ハ維ト訓ズ、詩ノ文章ハ人民ガ寇亂ヲ禦グニ心ヲ勞スルコトヲ云フ。

播棄黎老トハ、老人ヲ打チ棄テルコト、黎ヲ老ニツケタルハ老人ノ面色光澤ナク、恰モ棃ノ如シト云フノ説アリ又黎ハ耆ト通ズ、耆ハ六十歳ヲ云フ故ニ老ト連稱ストノ説アリ、孔傳ノ鮐背ハ、老人ノ背ノ肉瘠セテ、鮐(ふぐ)ノ皮ノ如ク汚點アルヲ云フ、方言ハ前漢楊雄ノ著ナリ。

賊誅孩子トハ、赤子ヲ殺スコト。

楚毒ノ二字ハ焚炙ノ誤ニシテ、所謂炮烙ノ刑ナリ。

庶舊ハ庶民老人、號咷ハ泣キサケブコト。

此圉鬼神之誅。圉禦字通。詩大雅桑柔篇。孔棘我圉。鄭箋云。圉當作禦。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强勇力强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爲然。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畢云。詬太平御覽引作訽。鬼下。御覽引有神字。下殃傲天下之萬民。傲亦當依王校作殺。播棄黎老。僞古文書泰誓云。播棄犂老。孔傳云。鮐背之耇稱犂。布棄不禮敬。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引古本。書犂作黎。與此同。孔疏云。孫炎曰。耇面凍棃。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面色似棃。故稱棃老。傳以播爲布。布者偏也。言偏棄之。不禮敬也。方言云。棃老也。燕代之北鄙曰棃。國語吳語云。今王播棄黎老。韋注云。鮐背之耇稱黎老。王引之云。黎老者耆老也。古字黎與耆近。尚書西伯戡黎釋文。大傳黎作耆。是其例也。〔案〕黎黧同。顏色老而黑也。賊誅孩子。誅吳鈔本作殺。說文口部云。咳小兒笑也。古文作孩。書微子云。我舊云刻子。論衡本性篇引刻子。亦作孩子。此謂紂誅殺小兒也。〔案〕孩提之兒也。楚毒無罪。王云。楚毒本作焚炙。此因焚誤爲楚。則楚炙二字義不可通。後人不得其解。遂以意改爲楚毒耳。焚炙即所謂炮烙之刑也。焚炙刳剔皆實有其可指之刑。若改作楚毒。則不知爲何刑矣。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五。出焚炙無罪四字。注曰。墨子云殷紂。則墨子之本。作焚炙無罪甚明。僞古文書泰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即用墨子。而小變其文。案王說是也。泰誓僞孔傳云。忠良無罪。焚炙之。孔疏云。焚炙俱燒也。殷本紀。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刳剔孕婦。僞古文書泰誓同。孔傳云。懷子之婦。刳剔視之。孔疏云。刳剔謂割剝也。說文云。刳刲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則亦刲之義也。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爲刳剔孕婦也。〔案〕楚箠毒害也。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楚辭。離世。王注云。號咷讙呼也。太玄經范注云。

犯遂下衆人之螭遂ハ犯遂夏衆入之郊遂ノ誤、殷湯ガ夏軍ヲ郊外マデ追擊シタルコト、王乎ノ乎ハ、手ノ誤、推哆大戲ハ人名。

故昔ノ下ニ者字ヲ脫ス。

列ハ今ノ裂ト通ズ、サクト訓ズ、䷳艮九三爻ハ、艮ノ極點ニシテ、內外兩卦ノ際ナリ、故ニ夤ヲ以テ之ヲ示ス、夤ハ膂ニシテ、人體ノ上下ノ際ナリ、之ヲ列クトキハ上下從屬セズシテ、一處ニ止マル、以テ艮ノ止リタル所以ヲ表ス。天圓篇ノ割列

贊。畢云。疑輂字。俞云畢非也。湯乘大贊。卽書序所謂升自陑者。枚傳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是也。呂氏春秋簡選篇。亦云。登自鳴條。蓋湯之伐桀。必由間道。從高而下。故書序言升。呂覽言登。墨子言乘。乘卽升也登也。詩七月篇毛傳曰。乘升也。襄二十三年左傳杜注曰。乘登也。升陑登鳴條。皆以地言。則乘大贊。亦必以地言。但不能知其所在耳。【考】贊疑輂誤。

犯遂下衆人之螭遂。 畢云。疑有誤字。詒讓案。疑當作犯遂夏衆入之郊遂。逐遂形誤。夏下郊螭聲誤。【考】螭字書註蟲也。不通。蓋从火。毛詩疏。熇熇氣熱之盛也。疑是邪。

王乎禽推哆大戲。 畢云。乎禽當爲手禽。或云乎同呼。呂氏春秋簡選云。般湯以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遂禽移大犧。高誘云。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爲號。而禽克之。案移卽推移。此書所染云。夏桀染于干辛推哆。古今人表作雅侈。此下又云推哆大戲生列兕虎。指畫殺人。則推哆大戲。是人名無疑。哆移侈戲犧。皆音相近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誤。詒讓案。淮南子主術訓云。桀之力能推移大犧。高蓋本彼而誤。【考】乎當作手。禽擒同。推哆大戲蓋人名。

故昔夏王桀 昔下當有者字。 **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 畢云。舊脫力字人字。據太平御覽增。【考】秋儀云。按下文勇下脫力。之下脫人。

推哆大戲。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云。推侈大戲足走千里。手裂兕虎。

生列兕虎。 生列。舊本作主別。畢云。主別。太平御覽引作生捕。王云。主別兕虎。本作生列兕虎。列卽今裂字也。說文列分解也。裂繒餘也。義各不同。艮九三列其夤。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割列禳瘞。管子五輔篇。博帶黎。大袂列。皆是古分列字。今分列字皆作裂。而列但爲行列字矣。鈔本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墨子作生裂兕虎。故知今本主別爲生列之譌。刻本作生捕者。淺人以意改之耳。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指畫殺人。 【考】主掌也。別分別也。兕虎謂猛兵也。書所謂熊羆類。指指揮。畫謀畫也。

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 詩周頌下武毛傳云。侯維也。【考】謂人民衆多。侯作滿於海內也。

然不能以

ハザルヲ云フ、不可爲トハ何等ノ效力ナキヲ云フ。

殃傲ノ傲ハ殺ノ誤。

祥ハ詳ノ誤、伐元山帝行ノ五字不明、牧本ニハ王說ヲ引キテ、伐元山帝祀トナシ、郊壇ノ社樹ヲ伐リシ者ノナリトセリ。

九兩ハ九十輛ノ誤。

大贊ハ地名。

與天下亂。文正相對。中不當間以此二十一字。明矣。考秋儀云。奪下脫人。是也。放依也。間當作澗。下同。上文有博林幽澗語。閒下脫廣澤山林深谷六字。明恐則誤。

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爲幽閒廣澤。畢云。閒當爲澗。案閒字不誤。詳上文及天志上篇。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爲畢本作恃云。舊脫此字。一本有。王云。不可下一字乃爲字。非恃字也。下文曰。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文凡兩見。是其明證矣。上文曰鬼神之明不可爲幽閒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見之。與此文同一例。不可爲富貴衆強云云。猶孔子言仁不可爲衆也。其一本作不可恃。恃字乃後人以意補之。與上下文不合。案王說是也。今據補。考秋儀云。可下脫爲。是也。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爲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王云。殃傲二字義不相屬。是殃殺之誤。下文殷王紂殃傲天下之萬民同。案王說是也。此書殺字多譌爲傲。詳尙賢中篇。考李本無若以以下至孝子乎四百二十四字。祥上帝伐元山帝行。伐吳鈔本作代。山帝疑亦當爲上帝。畢云。此句未詳。考祥疑詳誤。伴同。一本代作伐。帝行下疑脫落。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畢云。至同致。湯以車九兩。周禮夏官敍官云。二十五人爲兩。古者兵車一兩。卒二十五人。九兩止二百二十五人。於數太少。殆非也。此九兩疑當作九十兩。呂氏春秋云。良車七十乘。數略相近。考下文有車百兩語。按九字百之誤。鳥陳鴈行。六韜鳥雲澤兵篇。有鳥雲之陳。云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湯乘大

若考ニノ誤、其意ハ祖考ニ歳時ノ祭ヲナスコト。

嘗若ハ當若ニシテ、「如シ」ト訓ズ、如ハ而ト通ズ。

若以爲不然ハ衍文。

退ハ迓ノ誤ニシテ、迎擊スルコト。

是以莫放ヨリ誅罰ニ至ルマデ、二十一字ハ衍文。

鬼神之明云云トハ、幽間廣澤ノ如キ所モ、鬼神ノ聰明ヲ掩フコト能

考李本無是故以下至天下治百八十八字。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嘗若當作當若。此書文例多如是。詳尚同中篇。如吳鈔本作而。畢云。如與而音義同。故字書而卽須也。需亦从而聲。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吳鈔本治利二字互易。若以爲不然。王云。此五字隔斷上下文義。蓋涉下文若以爲不然而衍。是以吏治官府之不絜廉。絜舊本作潔。今據吳鈔本改。下並同。男女之爲無別者。考之字句可刪。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考樂當作樂。下同。退無罪人乎道路。退亦當爲迓。下同。說詳前。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之。畢云。見舊作現非。詒讓案吳鈔本作見不誤。考秋儀云。現疑視。按當作見。以聲訛。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絜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戴云。是以莫放幽閒至畏上誅罰二十一字。疑卽上下文之誤而衍者。當刪去。案戴說是也。上文云。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與此文略同。由此止與由此始。天下治

事ハ中ノ誤。

尙ハ上ト通ズ。

周以子卯爲忌日トハ、桀ハ乙卯ノ日、紂ハ甲子ノ日ヲ以テ亡ビタルガ故ニ、之ヲ忌ム、然ルニ墨子ニ吉日丁卯ト稱スルハ不可、故ニ孫注ニ漢書ヲ引キテ、卯ヲ以テ丣ノ誤トナス、丣ハ今ノ酉字ナリ。
周代祝社方ハ、用代祀社方ノ誤、社ハ土地ノ神、方ハ四方ノ神、考本祝ヲ視ニ作ル。
歲於社者考ハ、歲ニ於祖

之義。言聽獄之事也。王云。事者中之壞字也。中者平也。與均字對文。上文曰僇於社者何也。言聽之中也。是其證。詒讓案。事疑當爲吏。篆文二字形近。中吏通。考秋儀云。上文事作中。按上文云。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此以頒賜不偏。聽獄之所中。告之也。至此又同。事作中。是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尙者夏書。尙者舊本作尙書。王云。尙書夏書。文不成義。尙與上同。書當爲者。言上者則夏書。其次則商周之書也。此涉上下文書字而誤。案王說是也。今據正。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有亦讀爲又。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疑有挩字。吉日丁卯。周以子卯爲忌日。疑此卯當爲丣。二字形近而誤。漢書翼奉傳云。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是以王者惡子卯也。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是以王者吉午酉也。是吉丣之義。周代祝社方。方謂秋祭四方地示后土句芒等也。詩小雅甫田云。以社以方。毛傳云。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箋云。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此周代祝社方。疑當爲用代祀社方。周用祀祝。並形近而誤。歲於社者考。歲上疑有挩文。於吳鈔本作于。又無者字。案社者當爲祖若。歲於祖若考。言薦歲事於祖及考也。少牢饋食禮云。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延年壽。考代字未詳。一本視作祝。李本同。社當作祀。方當作有。社考當作祖考。李本考作者。未穩。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

五行三正ノ說、紛紛トシテ一定セザルモ、今暫ク馬鄭ノ說ヲ以テ、之ヲ解スルニ、五行ハ尚書洪範ノ五行ニシテ、水火木金土ニ配當セラルル仁義禮智信即チ是ナリ。三正ハ三種ノ曆法ニ本ヅキタル正朔ナリ、之ヲ要スルニ、有扈氏ガ天道人道ヲ輕蔑放棄シタルヲ云フ。勦絕其命トハ、天ガ有扈氏ノ生命ヲ絕タシムルコト、勦モ絕ト同義。爭一日之命トハ、勝敗ノ運命ヲ今日中ニ決スルコト、葆士ノ葆ハ寶ト通ジ、士ハ玉ノ誤。共ハ恭ト通ズ。左右ハ車ノ左右ニシテ、左ハ射ヲ主リ、右ハ戈ヲ執ル、此句ハ左右ノ者、其職務ヲ怠ルコト。柴誓ハ、尚書ノ費誓ナリ。

刀。舊本从力誤。唐石經尚書。亦譌勦。說文刀部云。剿絕也。引書作剿。水部灑字注引作勦。

有曰。有讀亦爲又。日中。考此有扈氏所言也。言自謂吾之有天下。如日中矣。其盛無比。謂其不知誡愼也。

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考誓辭法。予非以下誓語。

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孔書無此三十二字。孫云。墨子所見古文書。與今本異。或脫簡。或孔子所刪也。葆同保。鄭注月令云。小城曰保。俗作堡。言不貪其土地人民。兪云。葆士無義。士疑玉字之誤。葆士即寶玉也。史記周本紀。展九鼎葆玉。徐廣曰。葆一作寶。即其例也。案兪說近是。考秋儀云。士恐土。是也。葆字未詳。之欲句法。

予共行天之罰也。共吳鈔本作恭。孔書云。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僞孔傳云。恭奉也。史記夏本紀。恭亦作共。與此同。呂氏春秋先己篇高注。引書作龔。孫云。恭當作龔。說文龔慤也。言謹行天罰。

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史記集解引鄭康成云。左車左。右車右。共孔書並作攻。又首句下多汝不恭命四字。史記夏本紀亦無。孔傳云。左車左。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職。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

若不共命。孔書亦作汝不恭命。考工記鄭注云。若猶女也。段玉裁云。墨子作共。其義蓋亦訓供奉。如柴誓無敢不共也。

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孔書作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傳云。御以正馬爲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史記夏本紀。正亦作政。

是以賞于祖。而僇于社。于舊本並作於。今據吳鈔本改。下二句同。考李本廖作僇。於作于。是也。下同。

賞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孔書作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僇戮字通。史記夏本紀。亦作僇。孔傳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

若能其允ノ若ハ順ト訓ズ、共ハ恭ニシテ、允ハ誠ト訓ズ、佳ハ惟、葆ハ保ト通ズ。

柏啓ノ二字ハ、相（人名）ノ誤。

左右六人トハ左右六軍ノ將ナリ、下ハ車ヨリ下ルコト。周禮大司馬ノ說ハ、天子ノ六軍ハ左右ニ分レテ各三軍トナリ、各中軍アリ、然則天子又元師ノ中軍ハ、左右何レカナルカ明ナラズト雖モ、恐ラクハ右ナルベシ、老子ニ云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貴右、賈誼新書ノ左臆右臆ノ臆ハ、億ニシテ、其數ノ多キヲ云フ、或ハ一本翼ニ作ル。

不寧者。〔考〕舊以字句非也。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書之鬼也。商書舊本作商周。王蘇據上文改是也。今從之。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商書舊本作禹書。王蘇據上文改。今從之。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畢云。此孔書甘誓文。文微有不同。書序云。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與此不同。而莊子人間世云。禹攻有扈。呂氏春秋召類云。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皆與此合。詒讓案。呂氏春秋先己篇云。夏后柏啓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是呂覽有兩說。或禹或啓皆有伐扈之事。故古書或以甘誓爲禹誓與。說苑政理篇云。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三年。而有扈氏請服。說亦與此合。〔考〕甘誓篇。大戰于甘。尚書釋文引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鄠縣西。畢云。其地在今陝西鄠縣。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孔書云。乃召六卿。詩棫樸正義引鄭康成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僞孔傳云。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孫星衍云。鄭注周禮大司馬云。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賈誼新書云。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是天子親征。王爲中軍。六卿左右之也。曰。有扈氏史記正義云。地理志。鄠縣古扈國有戶亭。訓纂云。戶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尚書釋文云。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姒姓之國。爲無道者。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案即今陝西鄠縣。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尚書釋文引馬融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康成云。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僞孔傳云。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王引之謂書及此威字並當爲烕之誤。烕者蔑之叚借字亦通。天用勦絕其命。僞孔傳云。勦截也。截絕謂滅之。畢云。勦字同剿。詒讓案。勦當从

貞蟲ノ貞ハ征ノ假字ニシテ、征行ナドト連用スル者ナレバ、活動スル蟲ト云フコト、即チ動物ナリ。

允ハ以ト通ズ。

比方ハ道ニ順フコト。

矧隹ノ隹ハ惟ノ古字ニシテ、二字皆語詞、人面ハ人類ヲ云フ。考ハ隹ヲ住ニ作ル。

夏竦ハ北宋ノ人ニシテ、本書ハ五卷。

外庶子ハ公卿大夫士ノ子ヲ支配スル官、訓人ハ師儒ノ如キ職、服休ハ天子ノ侍臣、服采ハ天子ノ祭祀ノ職ヲ掌ル者、若疇圻父ハ、圻父ハ司馬ノ官ニシテ、畿內ノ田疇ヲ理ムル者、薄違農父トハ司徒ノ官ヲ述ベタル者ニシテ、此官ハ萬民ノ邪行ヲ戒飾スル者ナリ、若保宏父ノ宏父ハ司空ニシテ、司空ノ官ハ萬民ヲ順ヒ保ツコトヲ掌ル。

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　考獨鬼獨語鬼也。不鬼不語鬼也。夏字絕句。

百獸貞蟲。　淮南子墬形訓云。萬物貞蟲。各有以生。原道訓云。蚑蹺貞蟲。高注。貞蟲細腰之屬也。又說山訓云。貞蟲之動以毒螫。注云貞蟲細腰蜂蜾蠃之屬。無牝牡之合曰貞。案貞當為征之叚字。乃動物之通稱。高說未晐。說詳非樂上篇。

允及飛鳥。　王引之云。允猶以也。言百獸貞蟲以及飛鳥也。以與用同義。故允可訓為用。亦可訓為以。說文曰。允從儿㠯聲。㠯用允一聲之轉耳。考貞疑魚誤。允及。易中孚云。豚魚吉也。意允信也。信字置句間字法。

莫不比方。　莊子田子方篇云。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案比方猶言順道也。易比彖傳云。比下順從也。樂記。樂行而民鄉方。鄭注云。方猶道也。

矧隹人面。　畢云。隹古惟字。舊誤作住。江聲說同。王引之云。古惟字但作隹。古鍾鼎文。惟字作隹。石鼓文亦然。又夏竦古文四聲韻。載道德經惟字作隹。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矧惟者語詞。康誥曰。矧惟不孝不友。又曰矧惟外庶子訓人。酒誥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皆其證也。鹽鐵論未通篇曰。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人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繇役篇曰。普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後漢書章帝紀曰。訖惟人面靡不率俾。和帝紀曰。戒惟人面無思不服。並與墨子同意。案王說是也。顧說同。人面言有面目而為人。非百獸貞蟲飛鳥之比也。國語越語。范蠡曰。余雖靦然而人面哉。余猶禽獸也。考住未詳。按疑住在之誤。面而之誤。而屬下讀。

胡敢異心。　書僞孔傳云。莫無也。言皆安之。蘇云。二語見商書伊訓。餘略同。

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　江聲云。共讀為恭。恭恪也。允誠也。

隹天下之合。　畢云。隹舊作住亦誤。江王說同。

下土之葆。　葆保字通。詩大雅崧高。南土是保。鄭箋云。保守也。安也。漢書天文志顏注。引宋均云。葆守也。

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

愼無ハ聖人之言ノ誤。考ノ本文、重有重之ヲ重有重亦何書之ニ作ル。

墨子ノ說ニ由リテ、大雅文王ノ詩ヲ解釋スレバ、文王ノ神靈赫赫トシテ、天上界ニ昭カナリ、周ハ創國以來、多ク年所ヲ歷タリト雖モ、天命ヲ受ケテ王トナルハ、文王ノ新シキ御世ナリ、周德ノ天下ニ光被スルコトモ、又天命ヲ受ケタルコトモ、疑フベカラザルコトナリ、文王ハ聖德此クノ如キヲ以テ、沒後其神靈、宇宙間ニ昇降シテ、天帝ノ左右ニ侍ス、此クノ如キ威儀穆然タル文王ノ令名ハ、何時迄モ消滅スルコトナシ。令問ハ令聞ト同ジ。

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愼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

王云。愼無二字。義不可通。愼無當爲聖人。上文曰。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是其證。

有重之。

重下有字。亦讀爲又。畢云。重有重下舊有亦何書三字。衍文。[考]有字句。重下脫之字。何下脫人字。

亦何書之有哉。

吳鈔本。之有二字倒。

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

古者詩書多互偁。吳鈔本無大雅二字。

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大雅文王篇文。毛傳云。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鄭箋云。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也。崩謚曰文。[考]李本無大雅二字。是也。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毛傳云。乃新在文王也。鄭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毛傳云。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鄭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毛傳云。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鄭箋云。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案依墨子說。謂文王既死。神在帝之左右。則與毛鄭義異。

穆穆文王。令問不已。

問吳鈔本作聞。穆穆。毛詩作亹亹。問作聞。毛傳云。亹亹勉也。鄭箋云。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聞日見。稱歌無止時也。

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

フ、文意ハ、犠牲ハ神聖ナル者故、平常畜フ所ノ者ト、一集ニセザルコト。
爲ノ下ニ有字ヲ脫ス。

咸ハ或ノ誤。

敬著ハ敬若ノ誤ニシテ、若ハ順ト通ズ、羊ハ祥ナリ幸福ヲ云フ。
聖人ノ下ニ、之言ノ二字ヲ脫ス。

不與常時所畜羣聚耳。周禮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是也。畢說非。考與去聲昔嚌昔也。不預平昔所聚羣之牛羊也。

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

謂其敬愼也。

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

王云。爲下當有有字。而今本脫之。必以鬼神爲有。見上文。其下仍有脫文。不可考。

畢云。文選注引作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又

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

一引作以其所行。此無四字。

咸恐其腐蠹絕滅。

王引之云。咸字文義不順。當是或字之誤。言或恐竹帛之腐蠹絕滅。故又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也。

後世子孫不得而記。

考十五字一句。

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後世子孫。

有吳鈔本作又。字通。畢云。當爲猶非。考有字絕句。謂重鬼神之有也。李本無有恐以下至子墨子曰百二十七字。

不能敬著以取羊。

畢云。言敬威以取祥也。孫云說文云。著讀若威。又云羊祥也。秦漢金石多以羊爲祥。考羊字疑誤謬。按著字薫之誤。羊謂牲也。以敬取薫。又取羊而祭也。

故先王之書。聖人

王云。此下脫二字。或當云聖人之言。

一尺之帛。

吳鈔本有作又。

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

考數責也。秋儀云。有又同。非也。

重有重之。

王云。有與又同。考有字句。重之屬下。

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爲君子

ハ、兵士ノ陣ヲ云フ。

季孫紹ノ下ニ與字ヲ脱ス。

勝腯肥倅ノ勝ハ、衍文ニシテ、倅ハ粹ト通ジ、下文ノ毛ト連リテ句トナスベシ、粹毛トハ純色ノ毛ヲ云フ。

騂牲ハ赤色ノ犧牲、黝牲ハ黑色。

考本琮ヲ璜ニ作ル。

與歲上下也トハ年ノ豐凶ニアリテ、祭祀ニ厚薄アルヲ云フ。

不與昔聚群トハ、昔ハ疇昔ニシテ平時ヲ云

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索隱引墨子云。建國必擇木之脩茂者。以爲叢位。則所見本。社字已誤作位。而菆字作叢。則不誤也。又耕柱篇曰。季孫紹・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禁社乃蘵社之誤。蘵亦與叢同。洪云。史記陳涉世家索隱。引墨子作叢位。菆即叢字。叢位謂叢社之位。案王說是也。六韜略地篇云。冢樹社叢勿伐。社叢即叢社也。考菆叢同。

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劉云。祝太祝宗宗伯也。必擇六畜之勝腯肥倅畢讀倅毛爲句云。粹字假音。作倅異文也。劉刪勝字。讀與畢同。顧云。倅字句。案素問王冰注云。勝者盛也。淮南子時則訓云。視肥臞全粹。高注云。粹毛色之純也。又齊俗訓云犧牛粹毛宜於廟牲。此畢所本。依其讀則勝當爲衍文。但以文例校之。似顧讀爲長。毛。考倅膵之誤。膵音毳。義同。以爲犧牲。周禮小宗伯。毛六牲。鄭注云。毛擇毛也。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毛之取純毛也。山海經南山經郭注云。毛言擇牲取其毛色也。考李本犧作祀非也。珪璧琮璜。畢云。琮舊作璜。本如此。案吳鈔本不誤。考上璜恐璋誤。稱財爲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逸周書糴匡篇云。成年穀足賓祭以盛。年饑擧祭以薄。大荒有禱無祭。祭以薄資。即與歲上下之法。考芳黃罰登熟者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讀爲固。考故疑衍。故曰官府選効。選讀爲僎。說文人部云。僎具也。廣雅釋詁云。效具也。効俗效字。考選具也。効蓋效字。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畢云。昔之言夕。王逸注楚詞曰。昔夜也。詩曰。樂酒今昔。不聚羣。言別羣也。案此言祭牲當特繫。

諸侯ハ山川四望（四方ノ山）ヲ祭ルコト。

故ハ古ノ誤。

分之均トハ、恩賞ノ公平ナルコト、聽之中トハ、斷獄ノ至當ナルコト。

建國ノ國ハ國都ヲ云フ。

脩茂ハ長ク茂リタルコト。

菆位ハ叢社ノ誤、鬱葱タル森林ノ所ニ、社ヲ建ツルコト。

禮器碑ハ金石萃編卷九、祀孔子奏銘ハ同卷十三ヲ見ヨ。

史記ノ次近云云ノ次

祭。云外祭則郊祀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彼大祀非凡諸侯所得祀。蓋不在所受之列。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祭吳鈔本作祀。非惟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王故當爲古。下文古聖王。古者聖王。文屢見可證。其賞也必於祖。其僇也必於社。詳後。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江聲云。分之均。謂頒賞平均。聽之中。謂斷臯允當也。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呂氏春秋愼勢篇云。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劉逢祿云。壇場祭壇場也。置措也。必擇木之脩茂者。脩吳鈔本作修。考脩[illegible]長也。立以爲菆位。畢云。菆蕝字假音。說文云。蕝朝會束茅表位曰蕝。春秋國語曰。茅蕝表坐。韋昭曰。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劉云菆位社也。王云。畢說非也。菆與叢同。位當爲社字之誤也。隸書社字。漢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作社。史晨祠孔廟奏銘作社。因譌而爲位。急就篇。祠祀社稷叢臘奉。叢一本作菆。顏師古曰。叢謂草木岑蔚之所。因立神祠。即此所謂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菆社也。秦策恒思有神叢。高注曰。神祠叢樹也。莊子人間世篇曰。見櫟社樹。其大蔽牛。呂氏春秋懷寵篇曰。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太玄聚次四曰。牽羊示于叢社。皆其證也。置以爲宗廟。承上賞於祖而言。立以爲菆社。承上僇於社而言。則位爲社字之誤明矣。史記陳涉世家。又間

請ハ情ト通ズ。

高ハ尙士ノ誤ニシテ、尙士ハ上士ナリ、其意ハ無鬼論者ノ說ニ曰ク、天下ノ士君子タル者、豈衆人ノ見聞ニノミ由リテ、鬼神ノ實在ヲ信ズルヲ得ンヤ。

使親者受內祀トハ、同姓ノ國即チ親者ヲシテ、其祖先ノ父タル天子ヲ祭ラシムルコト、例スレバ魯ノ祖先周公ハ文王ノ子ナレバ、魯ニ文王ヲ祭ルコト、疏者受外祀トハ、異姓ノ

形與董相似故誤。案俞說是也、禮記內則塗之以謹塗。玉篇引作董塗。亦謹董通用之證。考秋儀云。董疑董。董督正也。蓋謂正之也。見有鬼神視之。

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畢云。當爲情下同。案請卽情之叚借。不必改字。非命中篇作情。考請疑情誤、下同。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高君子無義。高疑當作尙。下又挩士字。尙士卽上士也。下文云。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又云。此非所以爲上士之道也。卽遙冢此文。考以君子德高於天下也。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有讀爲又。衆之疑當同上文作衆人。下同。子墨子曰。畢云。舊脫墨子二字。以意增。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考法字句。然字屬下。姑嘗上觀聖王之事。考句。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謂武王克殷分命諸侯。使主殷祀也。非攻下篇云。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是也。受內祀。謂同姓之國。得立祖王廟也。郊特牲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祖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疏者受外祀。此謂異姓之國。祭山川四望之屬。祭統說周錫魯重

祧神之而槀之トハ、祧神之ハ、跳神之社ノ誤、其文意ハ羊ガ中里徼ノ足チ折リ、更ニ神社ニ跳リ上リテ、中里徼チ敲キ殪シタルコト。

請品先ハ諸盟矢ノ誤、矢ハ誓ト同ジ、其請ノ請ハ情ト通ズ。

幽澗ノ澗ハ閒ノ誤。

菫ハ堇ノ誤ニシテ、謹ト同ジ。

祭。羊起而觸之。畢云。事類賦引作觸中里徼。折其脚。祧神之此有挩誤。畢云。疑當云跳神之社。案羊跳安能敲人使殪。畢說不合事情。而槀之。考上之疑出誤。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畢云。太平御覽引云。齊人以爲有神驗。事類賦引云。齊人以爲有神。疑以意改。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畢云。品當爲盟。下請當爲情。王引之云。畢謂品當作盟是也。上請字。當爲諸。先當爲共。隸書先字或作先。與共相似而誤。共字當在盟字上。共盟見上文。諸猶今人言諸凡也。言凡共盟而不以其情者。必受鬼神之誅也。上文曰。諸不敬愼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遬也。是其證。今本諸譌作請。共譌作先。盟譌作品。又升品字於先字上。則義不可通。下請字卽情字也。墨子書通以請爲情。不煩改字。兪云。先字之義。尙不可曉。王氏改爲共字。而移在盟字之上。似亦未安。先疑矢字之誤。矢誓古通用。盟矢卽盟誓也。矢字隸書或作六。見孔宙碑。先字隸書或作先。見北海相景君碑。兩形相似而誤。案兪說是也。考請品二字未考。先字句。情與品物先之也。其請之請共情誤。情實也。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遬也。

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王云。深谿博林幽澗毋人。卽天志上篇所謂林谷幽閒無人也。幽澗亦幽閒之誤。幽閒毋人。正指深谿博林言之。若作幽澗。則與深谿相複。考博蓋薄誤。榛薄之薄。之所句。上文毋人作無人。施行不可以不菫。顧云。爾雅菫正也。蘇云。菫疑謹字之訛。兪云。菫字無義。疑堇字之誤。堇借爲謹。言不可以不謹也。管子五行篇。修槩水土。以待乎天菫。尹知章注曰。菫誠也。訓菫爲誠。卽讀菫爲謹也。說文堇古文作䓿。

由謙云云トハ、由及ビ猶ハ皆欲ト同意、謙ハ兼、其意ハ前述ノ如ク、永年ノ訴訟ナル故、齊君ハ兩人トモ殺サントセシモ、不辜ノ人ヲ殺ス嫌アリ、サリトテ兩方トモ赦ストキハ、有罪者ヲ漏ス患アルヲ云フ。

使之人ノ之ハ二ノ誤。

泏洫ハ莅盟ノ誤、摽ハ到ト通ジテ、首ヲ刎ヌルコト、漉ハ灑ノ誤。

事類賦引作徼下同。考二人之名。

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公羊宣元年何注云。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

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畢云。由與猶同。故兩作。王云。由猶皆欲也。謙與兼同。言欲兼殺之。兼釋之也。大雅文王有聲篇。匪棘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周官小行人。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大戴記朝事篇。猶作欲。是猶即欲也。猶由古字亦通。蘇說同。

恐失有罪。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之作二。考謙慊通。猶當作由。聲之訛。由斷獄不足而殺之。恐殺不辜。由不足而釋之。恐失有罪。

盟齊之神社。畢云。事類賦無神字。詒讓案。周禮司盟云。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鄭注云。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此所云與禮合。考之此也。共供也。使二子供一羊盟於齊國之神社。

乃使之人共一羊。畢云。太平御覽・

二子許諾。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二子相從。

於是泏洫。畢云。說文云、泏水貌。讀若窋。洫未詳。疑皿字。言以水潠皿。洪云。泏洫當是澁盟之譌。案泏皿殊不辭。洪謂澁盟之譌。於字形亦遠。竊謂此當作涵血。涵歃聲同。唐人書臿字或作函。與出形近。故譌血。又涉泏字而誤加水也。

摽羊而漉其血。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已上八字。作以羊血灑社。則漉當爲灑字之誤。摽字書無此字。盧云。玉篇有掗字。云磊掗也。烏可・烏寡・力可三切。王引之云。摽卽剄字也。廣雅曰。剄刑刻剄也。呉語自剄於客前。賈逵曰。剄剄也。作摽者或字耳。此文本作摽羊出血而灑其血。謂剄羊出血而灑其血於社也。太平御覽獸部十三。引作以羊血灑社者省文耳。今本出血作泏血。涉下文灑字而誤加氵。又誤在摽羊之上。則義不可通。案王以泏洫爲出血。未塙。而讀摽爲剄。則是也。洪說同。考泏洫池也。洫渠也。摽字書不載。疑掗誤。掗取。謂爲盟誓之狀。

讀王里國之辭。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也作

既已終矣。畢云。四字事類賦作已盡二字。

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

荷襁ハ小兒ヲ負ブトキニ、用フル「かひまき」ノ類。

官臣トハ、其職務ヲ奉ズル官吏。

槀ハ敲ニ通ジ、タタクト訓ズ。

小兒繃也。居丈反。詒讓案。繦吳鈔本作襁。襁正字繦借字。說文衣部云。襁負兒衣也。論語子路篇。襁負其子而至矣。集解包咸云。負者以器曰襁。呂氏春秋明理篇云。道多襁褓。高注云。褓小兒被也。襁褸格上繩也。孫奭孟子音義引博物志云。襁褓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負小兒於背上。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在強葆之中。考句。襁褓負子之具。故云荷。

鮑何與識焉。 盧云。此云在荷繦之中。則非春秋時宋文公也。案宋世家無兩文公。且不當名謚幷同。此蓋墨子傳聞之誤。不得謂宋別有文公鮑也。盧說非。

官臣觀辜特爲之。 左襄十八年傳。中行獻子禱于河。偁官臣偃。杜注云。守官之臣。

祩子擧揖而槀之。 揖疑亦當爲楫。蘇校改楫亦通。俞校改杖。未塙。論衡祀義篇云。厲鬼擧楫而掊之。斃於壇下。此槀疑當讀爲敲。同聲叚借字。左定二年傳云。奪之杖以敲之。釋文云。敲苦孝反。又苦學反。說文作毃云。擊頭也。字林同。又一曰擊聲也。口交反。又口卓反。訓從敲云。横擿也。案今本說文攴部。擿作撾。畢云。槀同敲。考一本槀作豪。未知孰是。按槀古木也。謂以揖擊之。厲鬼奪其生氣。使知槀也。

殪之壇上。當是時。 畢云。舊脫此字。一本有。

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 畢云。舊脫者字。一本有。詒讓案。道藏本吳鈔本並有。

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愼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遫也。 道藏本・吳鈔本無也字。

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 惟吳鈔本作唯。

昔者齊莊君之臣。 畢云。君事類賦引作公。舊脫臣字。據太平御覽・事類賦增。考之下疑脫時字。

有所謂王里國・ 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王國卑。下同。疑此非。

中里徼者。 畢云。太平御覽・

厲ハ神祠ノ類、公厲ハ古諸侯ノ後ナキ者、泰厲ハ古ノ天子ノ後ナキ者。

祩子ハ禂子ニシテ巫ナリ、杖揖ハ杖殳ノ誤ニシテ、椴ハ殳即チ木杖ナリ、本文ノ意ハ厲祠ノ神ガ、巫ニ憑リテ、其意ヲ神官ノ觀辜ニ告グルコト。

類篇四十九卷ハ、宋ノ丁度（景祐ノ人）ノ編纂セシ書。

說文云云ノ意味ハ、禂ハ犧牲及ビ馬ノコトニツキテ禱ルコトヲ云フ、更ニ之ヲ周禮ノ甸祝（官名）ニ證スレバ、禂牲禂馬トアリ、此禂ニツキ鄭玄ハ以爲ラク字音ハ誅ニシテ、其義ハ今ノ大ト云フコトナリ、即牲馬ノ爲ニ肥健充大ナランコトヲ祈ル祭ナリ。

考本珪ヲ陸ニ作ル。

全ハ牷ニシテ純色ヲ云フ。

選失時ハ選効失時ノ誤、選効ハ僎效ニシテ、祭祀ノ物品ヲ具ヘ致スコト。

嘗從事於厲。論衡祀義篇云。掌將事於厲者。盧云。厲公泰厲之屬也。宋歐陽士秀以厲爲神祠。以管子請桓公立五厲。祀堯之五吏爲證。後世統謂之廟。

祩子杖揖出與言曰。類篇示部。引廣雅云。祩詛也。畢云。祩祝字異文。祩子即祝史也。玉篇云。祩之兪切呪詛也。又音注。言神馮於祝子而言也。蘇云。下言舉揖而槀之。則揖宜从木爲楫。兪云。下文祩子舉揖而槀之。揖未知何物。疑此文本作祩子揖杖出。下文本作株子舉杖而槀之。尚書大傳。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鄭注曰揖挾也。此揖杖之義也。因揖杖誤倒爲杖揖。後人遂改下文之舉杖爲舉揖。以合之耳。舉杖而槀之。猶定二年左傳云奪之杖以敲之。槀即敲之叚音。案祩疑禂之異文。說文示部云。禂禱牲馬祭也。周禮甸祝。禂牲禂馬。鄭注云。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畢以祩爲祝異文。說無所據。上觀辜已是祝。則祩子不當復爲祝。竊疑當是巫。巫能接神。故厲神降於其身謂之祩子。猶楚辭謂巫爲靈子也。蘇校謂揖當作楫。近是。論衡祀義篇作厲鬼杖楫而與之言。又云舉楫而掊之。楫即楫之俗。然說文木部云。楫舟櫂也。於義無取。竊疑楫實當作椴。篆文形近而誤。說文殳部云。椴軍中士所持殳也。與殳音義同。淮南子齊俗訓云。搢笏杖殳。許愼注云。殳木杖也。但漢人引已作楫。未敢輒改。詒一本揖作楫。蓋言株子杖策而揖讓。下文舉揖而槀之語。揖疑杖策類。

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淮南子時則訓高注云。全無虧缺也。畢云。全謂純色。與牷同。詒陸疑珪誤。全疑牷誤。牷純色。春秋冬夏選失時。蓋言祭厲失其常時。畢云。選同算。詒讓案。選下有挩字。後文云官府選効必先祭器。則選下疑挩効字。選當讀爲饌具之饌。畢說非。詳後。詒選未考。疑薦以音誤。

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王引之云。意與抑同。論語學而篇求之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

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繦之中。畢云。荷與何同。漢書注李奇云。繦絡也。以繒布爲之。絡負小兒。師古曰。即今之

雲夢ハ澤ノ名。

祖塗ハ祖澤ノ道路。

桓門ハ周禮大司馬中ノ和門ト同ジ、和門ハ軍門ナリ、之ヲ和ト稱スルハ衆心ノ一致ヲ尙ブナリ。

祏ハ祝ノ誤ニシテ神官ナリ、觀辜ハ其名。

立其祀。左昭二十一年傳云。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當即望祀桑林之處。因湯以盛樂禱旱於桑林。後世沿襲。遂有桑林之樂矣。

楚之有雲夢也。 爾雅釋地云。楚有雲夢。郭注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周禮職方氏。荆州其澤藪曰雲瞢。

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 周禮州長。鄭注云。屬猶合也聚也。

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燕簡公在位十二年卒。當敬王二十七年。魯哀公二年。則殺莊子儀事。當在簡公十一年也。但依左傳昭三年。北燕伯款即簡公。史表則以爲惠公。其元年當周景王元年。在位九年卒。歷悼共平三世。而後至簡公。與左傳殊不合。未知孰是。論衡死僞篇云。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義起於道左。執彤杖而捶之。斃於車下。與此小異。疑彙采它書。桓古與和通。桓門當即周禮大司馬。中冬狩田之和門。與此云馳於祖塗不同也。

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 語吳鈔本作言。 **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 惟吳鈔本作唯。 **昔者宋文君鮑之時。** 君吳鈔本作公。論衡祀義篇云。宋公鮑之身有疾。 **有臣曰祏觀辜。** 顧云。論衡訂鬼作宋夜姑。詒讓案。字書無祏字。論衡祀義篇云。祝曰夜姑。則祏當即祝之譌。祝即周禮大小祝也。觀辜疑亦夜姑之譌。左傳昭二十五年。魯有申夜姑。釋文夜本或作射。又文六年晉狐射姑。穀梁作狐夜姑。春秋桓九年經。有曹世子射姑。左傳定二年。又有郲大夫夷射姑。是古人多以射姑爲名之證。 **固**

將馳祖ノ祖ハ、祖澤ト稱スル地名ナリ、其所ニ田獵ヲナスタメ、馬ヲ驅馳シタルナリ。
法苑珠林百二十卷ハ、唐ノ高宗時代ノ人、道世ノ撰。
還冤記三卷ハ漢魏叢書中ニアリ。
社稷ノ稷ハ衍文、社ハ人ノ群集スル所、國語及ビ左傳ノ齊社ノ社ハ動詞。
桑林ハ殷湯ガ雨ヲ祈リシ舊跡ニシテ、宋ハ殷ノ後ナレバ、之ヲ保存シタル者ナルベシ。

之說爲然也。昔者燕簡公。畢云。案史記。簡公平公子。周敬王十六年公元年也。詒讓案。論衡書虛篇說此事。作趙簡子。死僞篇作趙簡公。並誤。惟訂鬼篇作燕簡公。與此同。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顧云。論衡訂鬼・書虛・死僞作莊子義。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簡公時。燕尚未稱王。此王字疑後人所加。死人毋知亦已。毋吳鈔本作無。死人有知。考李木已下有矣字。無死字。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畢云。祖道。王云。畢說非也。法苑珠林君臣篇。作燕之有祖澤。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祀也。據此則祖是澤名。故又以雲夢比之。下文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亦謂祖澤之塗也。然則此祖非祖道之謂。案王說近是。顏之推還冤記。又作燕之沮澤。當國之大祀。祖與沮菹字通。王制云。山川沮澤。孔疏引何胤隱義云。沮澤下溼地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爲菹也。俞正燮據說苑臣術云。魏翟璜乘軒車。載華蓋。時以閒暇。祖之於野。蓋所謂馳祖者也。未知是否。考一本期作明。是也。下文有馳於祖塗。疑脫於塗二字。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王引之云。當猶如也。又齊之下校增有字。詒讓案。國語魯語云。莊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又曰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韋注云。旅衆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云。楚子使薳啓疆如齊聘。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考齊地有稷下。此邪。社恐有誤。宋之有桑林。左襄十年傳云。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杜注云。桑林殷天子之樂名。淮南子脩務訓云。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高注云。桑山之林。能爲雲雨。故禱之。呂氏春秋愼大篇云。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高注云。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所奉也。莊子養生主篇云。合於桑林之舞。釋文引司馬彪云。桑林湯樂名。案杜預司馬彪並以桑林爲湯樂。左傳孔疏引皇甫謐說。又以桑林爲大濩別名。以此書及淮南書證之。桑林蓋大林之名。湯禱旱於彼。故宋亦

當ハ嘗ト讀ムベシ。

鳥身ノ上ニ人面ノ二字ヲ脱ス、三絕ハ玄純ノ誤、黑色ノ緣ナツケタル衣服ヲ云フ。

面狀正方トハ、顏ノ形ノ眞四角ナルコト。

茂ハ懋ニ通ジ、ツトムト訓ズ。

句芒ハ春ノ神ナリ。

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又無形篇云。傳言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北齊書樊遜傳。遜對問禍福報應亦云。秦穆有道。句芒錫祥。以諸書證之。則不當作鄭明矣。下文凡鄭字。並當作秦。

當晝日中處乎廟。

當吳鈔本作嘗。古字通用。

有神入門而左。鳥身

畢云。海外東經云。東方句芒鳥身人面。太平廣記引作人面鳥身。戴云脫人面二字。

素服三絕。

三絕無義。疑當作玄純。玄與三純與絕艸書並相近。因而致誤。素衣玄純。蓋即深衣采純。明與凶服異也。畢引說文云。絕刀斷絲也。非此義。考絕疑純誤。鄉射禮二算爲純。註猶全也。詩箋純讀爲屯。國策綿繡千純。

面狀正方。

畢云。太平廣記引作而狀方正。戴云。面乃而字之誤。案山海經郭注。引作方面。則面字非誤。考一本正方作方正。非也。

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犇。神曰無懼。

畢云。舊脫此四字。據太平廣記增。太平御覽引作一曰字。一本作神曰二字。

帝享女明德。

女吳鈔本作汝。

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

錫吳鈔本作享。

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

亦當作秦。考茂下脫盛字。

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名。

畢本。名作明云。舊脫此字。太平御覽引云。敢問神明。爲何。太平廣記引云。公問神明。案明同名也。王云。鈔本御覽神鬼部二。正作敢問神名。刻本名作明誤也。明古讀若芒。不得與名通。案王校是也。楚辭遠遊洪興祖補注。引亦作名。今據補正。

曰予爲句芒。

句芒地示。五祀之木神。月令。春其神句芒是也。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說。少昊氏之子重爲句芒。此人鬼爲木官。配食句芒者。非地示也。

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

不修春秋トハ、孔子ノ筆削ヲ經ザル春秋ヲ云フ。

史通二十卷ハ唐ノ劉知幾ノ撰、汲冢瑣語ハ、晉ノ太康二年、汲郡ノ塚ヨリ發見セラレタル古史ニシテ、其斷簡ハ、玉山函房輯佚書中ニ收ム。

憯速ハ迅速ナルコト。

鄭ハ秦ノ誤、下文ノ鄭モ亦同ジ。

太平廣記、五百卷ハ北宋初年ノ勅撰。

論衡ノ纏子難ハ、董子難ノ誤。

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考見字句。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國語晉語。司馬侯謂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韋注云。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孔子未作春秋。又楚語。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申叔時告之曰。教之春秋。以感勸其心。公羊莊七年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何注云。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管子法法篇云。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尹注云。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史通六家篇。隋書李德林傳。並引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蓋即此。史通又云。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

爲君者以教其臣。爲父者以識其子。畢云。說文云。警戒也。此異文。曰。戒之愼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畢云。舊作謀。據後文改。若此之憯遬也。憯速義同。玉篇手部云。撍側林切急疾也。憯與撍通。易豫朋盍簪。釋文云。簪鄭云速也。李作撍。淮南子本經訓云。兵莫憯於志。而莫邪爲下。高注云憯猶利也。並與此義相近。道藏本吳鈔本竝無也字。畢云說文云。遬籀文速。蘇云。遬與戚義同。考當作遬。速籀字。憯未詳。

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道藏本・吳鈔本竝無也字。昔者鄭穆公。史記鄭世家。穆公蘭文公子。然此實當爲秦穆公之譌。畢云。郭璞注山海經。引此作秦穆公。又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引穆作繆。詒讓案。郭引作秦是也。玉燭寶典引墨子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句芒賜之壽十九年也。即約此文。論衡福虛篇云。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纏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堯舜桀紂猶爲尚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爲死謚。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

圃ヲ以テ句トナシ、(然則圃ハ周都鄗京ノ遠郊ナルベシ)田車數百乘ノ田ヲ以テ佃トナシ、之ヲ證スルニ、說文ノ佃中也ヨリ一轅車ニ至ルマデヲ以テス、(然則田車ハ中佃ニシテ二頭立ノ馬車ナリ、左傳ノ文ハ哀公十七年ヲ見ヨ)孫說ハ兩者ニ就キテ定說ナシ、但田車トナストキハ、田馬ヲ駕スル木ノ車トナス、胡氏ノ說ハ、毛詩後箋車攻篇ヲ見ヨ。從ハ徒ノ誤ニシテ、步卒ヲ云フ。

弢ハ弓韣ナリ。

爾雅釋地作鄭有圃田。即其地也。畢讀圃字絕句非是。詒讓案。周語云。杜伯射王於鄗。韋注云。鄗鄗京也。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徐廣云。豐在京兆鄠縣東。鎬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周禮職方氏鄭注云。圃田在中牟。以周地理言之。鄗在西都。圃田在東都。相去殊遠。又韋引周春秋。宣王會諸侯田於圃。明道本圃作囿。史記封禪書索隱。周本紀正義。所引竝與韋同。論衡死僞篇云。宣王將田于囿。則漢唐舊讀竝於圃字斷句。皆不以圃爲圃田。荀子王霸篇楊注引隨巢子云。杜伯射宣王於畝田。畝與牧聲轉字通。疑即鄗京遠郊之牧田。亦與圃田異。但隨巢子以圃田爲畝田。似可爲俞讀左證。近胡承珙亦謂。此即圃田。而謂國語鄗即敖鄗。斥韋以爲鄗京之誤。其說亦可通。姑兩存之。竢通學詳定焉。田車者考工記云。田車之輪六尺有六寸。鄭注云田車木路也。駕田馬。畢引左傳中佃。非此義。考用疑田誤。

從數千人滿野。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車徒滿野節文。俞云。從乃徒字之誤。車數百乘。徒數千人。徒與車爲對文。御覽引作車徒滿野。是其證。案俞校近是。但此當以徒數千爲句。人屬下滿野爲句。非以徒與車爲對文也。考從下脫者字。

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

朱衣冠蓋韋弁服也。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也。韎朱色近通稱。

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車上。

舊本射之作射入。畢云。文選注引作射之。詒讓案。之字是也。今據改。

中心折脊。殪車中。

後漢書光武紀李注云。殪仆也。

伏弢而死。

畢云。弢太平御覽引作韔。一引作伏弓衣義同。詒讓案。史記索隱。文選注引竝作弢。與今本同。論衡死僞篇。亦作韔。說文弓部云。弢弓衣也。左成十六年傳。楚共王使養由基射呂錡。中項伏弢。畢又云。國語云。內史過曰。杜伯射王于鄗。韋昭注曰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云云。與此略同。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所。又國語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周爲唐杜氏。韋昭曰。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今陝西長安縣南杜豐。考弢弓衣也。

當是

何謂無乎及ビ可謂有乎ノ何可兩字ノ中、孰レカニ從フベシ、今暫ク何ヲ可ニ改ム。

亦孰云云トハ、聞見シタル多數ノ中ニツキ、何人ガアルカト、其證ヲ問フ語ナリ。

其ノ下ニ、後字ヲ脫ス。

考ハ田於ヲ用於ニ作ル。

田於圃田トハ、圃田ト云フ所ニ、田獵ヲ試ムルコト、畢說ニハ田於

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何可錯出。義兩通。不知孰爲正字。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畢云。史記索隱引作不以罪。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畢云。文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韋昭注國語。引三作二。太平御覽引作後三年。俞云。必使吾君知之。絕句。其下脫後字。本作其後三年。太平御覽引此文。正作後三年。但刪其字耳。韋昭注周語。引作後二年。雖誤三爲二。而後字固在。皆可爲證。文選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則誤其爲期。而屬上讀。且誤使爲死。又脫知字。文不成義。不足據也。案宋尤袤本文選注。惟其作期。餘並與今本同。國語韋注宋明道本。亦正作三年。畢俞並誤。據俗本疏矣。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周春秋。亦作後三年。據史記宣王四十六年崩。則殺杜伯。當在四十四年。通鑑外紀載殺杜伯於四十六年。非也。今本竹書紀年云。宣王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出奔晉。則不數所殺年亦通。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田於圃。吳鈔本作舍於圃。畢云。田與佃通。說文云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案今左氏作衷佃同。又案韋昭注國語。文選注。史記索隱引俱無此字。顏師古注漢書有。俞云。田於圃田者。圃田地名。詩車攻篇。東有甫草。駕言行狩。鄭箋以鄭有甫田說之。

以爲將不以下ハ、將不可ニ以不レ察レ此者也ノ九字トナスベシ、以爲及ビ明ノ三字ハ皆衍文。

是與ノ與ハ擧ト通ズ、有與亡ノ亡ハ無ト通ズ、其文意ハ鬼神ノ有無ヲ察スルニハ、衆人ノ實際經驗シタルコトヲ以テ、儀即チ標準トナスベキ者ナリ。惑ハ或ト通ズ。

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吳鈔本無惑字。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考有下脫與字。以爲將不可以不明察此者也。舊本。明上捝不字。今從王校補。兪云。此本作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可以不察者也。下文曰。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此文以爲字。卽涉下文而衍。明察此字。卽涉下文而誤。下云不可不察。正承此而言。故知此文無明字也。蘇云。下以字當作不。案兪說是也。今從之。此字不當刪。詳非攻下篇。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亡吳鈔本作無。亡古無字。篇中諸有無字。疑古本竝作亡。請惑聞之見之。請當讀爲誠。墨子書多以請爲情。又以情爲誠。故此亦以請爲誠。詳尙同中下二篇。惑與或通。戴云。請諸字之誤。失之。則必以爲有。莫聞莫見。則必以爲無。舊捝則必以爲有以下九字。王據下文及非命篇補。今從之。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

杜臺卿ノ玉燭寶典ハ、支那ニ亡ビタレドモ、黎庶昌之ヲ我邦ニ發見シ、古逸叢書中ニ編入セリ。

偕若ノ若ハ衍。

疑天下之衆ノ五字ハ衍。

見。而皆無率徑二字。疑爲衍文。案二說皆非也。退當爲迓字之誤。迓與御通。書牧誓弗迓克奔。釋文引馬融本迓作御。云禁也。史記周本紀弗迓作不御。集解引鄭注云。御彊御謂彊暴也。孟子萬章篇云。今有御人於國門之外者。趙注云。御人以兵御人。而奪之貨。即其義也。率徑當讀爲術徑。屬上道路爲句。率聲與朮聲古音相近。廣雅釋詁云。率述也。白虎通義五行篇云。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周禮典同鄭注云。律述氣者也。述氣即率氣。是其證。說文行部云。術邑中道也。月令審端徑術。鄭注云。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杜臺卿玉燭寶典引蔡邕月令章句云。術車道也。徑步道也。鄭蔡說並通。漢書刑法志亦云。術路。如淳注云。術大道也。俞以率徑爲衍文亦誤。【考】徑疑徒誤。

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考】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

舊本偕作借。畢云。借本書尚賢中作藉。此俗改。王云。上言若使。則下不得又言借若。余謂若字涉上文而衍。借乃偕字之誤。偕與皆通。湯誓予及女皆亾。孟子梁惠王篇。皆作偕。周頌豐年篇。降福孔皆。晉書樂志皆作偕。言使天下之人。皆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則天下必不亂也。舊本罰暴二字倒轉。據上文改。

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旦暮以爲教誨乎天下。

舊本。下有之字。畢又以意增人字。王云。畢補非也。此文本作旦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今本天下下有之字者。涉下句天下之衆而衍。畢不解其故。而於之下補人字誤矣。下文天下之衆即天下之人也。案王說是也。今據刪。【考】李本無曰鬼以下至無鬼者二百二十九字。

疑天下之衆。使天

○明鬼ハ鬼神ノ實ニ存在スルコトヲ明ニスルノ意。

是以存云云トハ、前述ノ理由ナル故、人道頹廢ヲ生ズルニ至ルヲ云フ。

退ハ迓ノ誤、率徑ハ術徑ニシテ、術ハ車道、徑ハ歩道、其意ハ無罪ノ人ヲ道路ニ要撃スルコト。

墨子閒詁卷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闕。

明鬼中第三十 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淮南子氾論訓作右鬼。高注云。右猶尊也。漢書藝文志亦同。顏注引此作明鬼神。疑衍神字。明謂明鬼神之實有也。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畢云。正同征。詒讓案。節葬下篇作征。征字通。天志下篇云。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周禮禁暴氏。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鄭注云。力正以力強得正也。是以存夫爲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畢云。舊脫亂字。據下文增。【孝】正亦官長也。李本無亂字。非也。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蘇云。退疑當作遏。下文同。俞云。退字無義。疑迫字之誤。謂迫而奪其車馬衣裘也。率徑二字亦無義。據下文此語兩

墨子閒詁卷七終

天之志ノ志ハ皆衍文。

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兩志字。王校亦刪。詳前。

政也ノ上ニ爲字ヲ脱ス。

此蚤越ノ三字ハ蚤牙ノ誤ニシテ、上文ノ爪牙之士ヲ云フ、文義ハ大義ノ誤。

天之ハ天志ト同ジ、天之志ノ志ハ衍。

大夏ハ詩經ノ大雅ニシテ、此六句ハ中篇ニ之ヲ解釋セリ。

誥ハ語ノ誤。

政也。戴云。政上當有爲字。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戴云。三字有脱誤。考蚤疑發誤。謂發兵。越境也。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王云。文義二字義不可通。文當爲大字之誤也。謂多殺鄰國之人。聞之者不以爲不義。反以爲大義也。非攻篇曰。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之謂也。案王據非攻篇證此是也。而改文爲大則非是。此當作因以爲之義。爲與謂通。文即之之譌。言因以稱之曰義也。此豈有異蕡白黑甘苦之別者哉。別辯聲近。字通。故子墨子置天之。以爲儀法。畢云。之當爲志。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王云。志字亦後人所加。之即志字也。案説詳中篇。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兪云。大夏即大雅也。雅夏古字通。荀子榮辱篇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夏與雅通也。下文所引帝謂文王六句。正大雅皇矣篇文。考下之指上事。大夏當作大明。以詩語有長夏字誤乎。下文有大明篇語可見矣。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吳鈔本懷下有而字。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蘇云。詩大雅文王篇二毋字作不。詁讓案。中篇引毋並作不。與詩同。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義並詳中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吳鈔本。誥作告。畢云。誥字据上文當爲語。詁讓案。也字疑衍。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

賁ハ棼ニ通ジテ紛ト訓ズ、我ハ義ノ誤、其意ハ、前述ノ如ク、小惡ハ之ヲ罰シ、大惡ハ之ヲ行ツテ顧ミザルコトハ、義ヲ紛亂シテ人ヲ迷ハス者ナリ。

急就篇三十四章四卷ハ漢ノ元帝時代ノ人史游ノ撰、唐ノ顏師古之ヲ注ス。

能少ハ少能ノ誤ニシテ、少能ハ少而ト通ズ、多嘗謂苦ハ、多嘗ニ之甘ト謂フ苦ノ誤。

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幷。此爲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爲踰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畢云。據上、格上當脫扭字。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絫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考竊疑取誤。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賁我者。賁畢本竝改責云。舊作賁下同以意改。顧云。賁讀若治絲而棼之棼。我當爲義。案顧說是也。棼亦與紛同。尙同中篇云。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與此文例略同。急就篇云。芬薰脂粉膏澤筩。芬皇象本作賁。此以賁爲棼。與彼相類。考秋儀云。賁或責誤。蓋是也。賁飾也。非義而言義。是飾言者。則豈有以異是賁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王引之經傳釋詞。謂下刪之字。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畢云。能少當爲少而。據上文如此。能而音同故也。王引之云。能猶而也。能與而古聲相近。故義亦相通。戴說同。謂甘。多嘗謂苦。王氏釋詞。多嘗下增之甘二字。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

穴ヲ穿チテ亂入スルコト、蚤絫ハ布繰ノ誤、布繰ハ布帛ノ類。

欄牢ハ牛馬ヲ畜養スル構内ヲ云フ。

一本者ノ下乎字アリ。

場園ノ園ハ果物等ヲ蒔ク所、場ハ其果物ノ成熟スルトキ、垣ヲ築キタル所ニ名ヅク。

人之金玉蚤絫者乎。王引之云。蚤絫二字義不可通。蚤絫當為布喿。隸書布字作布。蚤字作蚤。二形相似。故布譌為蚤。荀子儒效篇。必蚤正以待之也。新序雜事篇。蚤作布喿。蓋繰之借字。布繰卽布帛。說文繰帛如紺色。或曰深繒。讀若喿。繰喿同音。故字亦相通。凡書傳中從喿從參之字多相亂。故非樂篇。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繰。今本作布縿。而檀弓之布幕衛也。繰幕魯也。今本亦作縿幕。其它從喿之字。亦多變而從參。隸書參字作叅。與絫相似。因譌為絫矣。西伯戡黎。乃罪多參在上。馬融讀參為絫。亦以其字形之相似。金玉布繰。皆府庫所藏。故曰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布喿。【考】蚤絫未詳。蚤疑黍誤。絫應劭曰。十黍為絫。十絫為銖。黍絫謂輕重微少也。與踰人之欄牢。欄吳鈔本作闌。下同。義詳非攻上篇。周禮充人鄭注云。牢閑也。說文牛部云。牢閑養牛馬圈也。【考】下文窖作牢。是也。作窖寫誤。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之為政也。畢云。人舊作天。以意改。案道藏本・吳鈔本作夫。季本作人。與畢校合。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扭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絫者。道藏本・吳鈔本下並有乎字。【考】乎字衍。因前文誤。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畢云。舊脫之字。據上文增。與入人之場園。毛詩豳風七月傳云。春夏為圃。秋冬為場。鄭箋云。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為場。竊人之桃李瓜薑者。王引之云。舊脫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十字。當據上下文補。【考】桃李上脫入人之場圃取六字。竊人之人下脫之字。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政。亦無以

爲正ノ正ハ政ト通ズ。

已ハ以ト同ジ、有所ハ誤倒、故ニ已非以下ノ八字ハ、已非ニ其所ヽ有取ヽ之故トナスベシ、於人ノ於ハ衍文。扭格ハ捕虜トナスヲ云フ。

與ハ加之ト同ジ、角ハ穴ノ誤ニシテ、府庫ニ

氏春秋疑似篇。戎寇當至。當竝與嘗同。史記西南夷傳。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漢書嘗作當。嘗試也。言試發吾府庫視吾先君之法儀也。必不曰文武之爲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言不與種植之勞而取其實也。考實聲實也。謂功。已非其有所取之故。此有誤。疑當云以非其所有取之故。已以同。所有二字誤倒。遂不可通。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以下文校之。於字疑衍。扭格人之子女者乎。蘇云。扭說文云挹也。从手且聲。讀若摣。格擧持也。爾雅釋訓云。格格擧也。兪云。扭字無義。當爲衍文。蓋卽垣字之誤而複者。格人之子女。與下竊人之金玉蚤絫。竊人之牛馬一律。曰格曰竊。皆以一字爲文也。下文踰人之牆垣。扭格人之子女者。亦衍扭字。又下文此爲踰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正無扭字。可證上兩處之衍矣。畢反謂其脫扭字非也。格人之子女。謂拘執人之子女。後漢書鍾離意傳注曰。格拘執也。是其義。案扭摣字通。方言云。扭摣取也。南楚之閒。凡取物溝泥中謂之扭。或謂之摣。釋名釋姿容云。摣叉也。五指俱往叉取也。兪說非。與角人之府庫。兪云。角字無義。乃穴字之誤。穴隸書作内。角隸書作角。兩形相似而誤。竊

有ハ又ト通ズ、綛處ハ徒遽ノ誤、徒ハ徒步、遽ハ傳車ニシテ、玆ニハ隣國ノ君ガ、戰勝國ヲ賀スルタメニ、徒步又ハ傳騎ノ使者ヲ發スルヲ云フ。

饗賀ハ戰勝ヲ賀スル所ノ祝品ヲ獻ズルコト。

當ハ嘗ト通ズ、試ムト訓ズ、法美ハ法義ノ誤ニシテ、義ハ儀ト通ズ。

言春𦥔者。或爲春。或爲酒也。案畢說是也。周官春人有女春抌二人。鄭注云。女春抌。女奴能春與抌者。抌抒臼也。說文舀或作抌。此以春𦥔連文。則𦥔卽抌之叚字。可知墨呂二書義本不同。王宋說非。考春𦥔未詳。按擣粟曰春。𦥔長也。蓋執賤役也。

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考句義上脫不字。下爲不仁義又同。

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有與又通。下同。

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綛處。畢云。未詳。說文玉篇無綛字。詒讓案。綛吳鈔本作繞。卽總之俗。於義亦無取。疑綛處當作徒遽。徒正字作赴。隸變或作徒。彳與糸相似。止與心相似。遂譌作綛耳。遽處亦形近而誤。國語吳語云。徒遽來告。韋注云徒步也。遽傳車也。周禮行夫注云。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發其徒遽。謂使人致賀於攻伐之國。必起發卒徒車馬。以從行也。或云綛當爲縱之譌。縱隸古或作縱。右半形與忽相類。縱又從之借字。縱處卽從遽亦通。考綛未詳。字書不載。按其義猶云其要。蓋總字之誤。

使人饗賀焉。饗當讀爲聘亯之亯。周禮玉人鄭注云。亯獻也。

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後子卽嗣子。詳節葬下篇。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府庫。舊本挩府字。王據上文補。視吾先君之法美。王云。法美二字義不相屬。美當爲義字之誤也。少儀。言語之美。鄭注云。美當爲儀。案美乃義字之誤。義卽古儀字。法義卽法儀也。前有法儀篇云。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非命篇曰。先立義法。卽儀法。當讀爲嘗。荀子性惡篇。今當試去君上之埶。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則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呂

校官碑ハ、隸釋卷五、帝堯碑ハ、同卷一ヲ見ヨ。民之格者トハ、服從セザル人民、勁拔ハ勁殺ノ誤。

係操ハ係纍ノ誤ニシテ、捕虜トナスヲ云フ。僕圉ハ馬丁ノ類、胥靡ハ懲役人足。

舂酋ノ舂ハ粟米ヲ臼ニテツクコト、酋ハ酒ヲ作ルコト、當時女ノ奴隸ヲシテ、此工業ヲ執ラシム、或ハ曰ク、酋ハ抌ノ假字ニシテ、舂ト同義ナリト。

堙庳也。史記河渠書。禹抑鴻水。索隱曰。抑漢書溝洫志。作堙。堙抑皆塞之也。是抑與堙同義。非攻篇作湮其溝池。湮亦堙也。隸書抑字或作抑。見漢校官碑。御字或作御。見帝堯碑。二形相似而誤。考御止也。使水不通。

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牷。吳鈔本作牲。考句。**民之格者。則勁拔之。**畢云。勁舊作勁从力非。勁拔卽剄剸。拔音同剸。詒讓案。勁拔疑剄殺之誤。非攻下篇云。勁殺其萬民。殺與拔篆文相近而誤。考格鬭也。**不格者則係操而歸。**畢云。係一本作繫。王引之云。民可係而歸。不可操而歸。古亦無以係操二字連文者。操當爲纍。卽孟子所謂係纍其子弟也。纍誤爲㬺。後人因改爲操耳。案王校是也。孟子梁惠王篇趙注云。係累猶縛結也。考係累也。操把持也。**丈夫以爲僕圉**丈舊譌大。顧云。當爲丈。王引之云宋翔鳳校並同。今據正。左傳文十八年杜注云。僕御也。周禮夏官鄭注云。養馬曰圉。畢云。圉舊作園。以意改。**胥靡。**史記賈誼傳云。傅說胥靡。索隱引徐廣云。胥靡腐刑也。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莊子庚桑楚篇。釋文引司馬彪云。胥靡刑徒人也。崔譔云。腐刑也。荀子儒效篇楊注云。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鏁相聯相繫。漢書所謂鋃鐺者也。顏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以鏁連枷也。案尙賢中篇。說傅說被褐帶索。庸築乎傅巖。卽史記所謂胥靡。則當爲刑徒役作之名。徐崔說誤。**婦人以爲舂酋。**吳鈔本婦作媍。酋作因誤。畢云周禮云。其男子入于皐隸。女子入于舂槀。又說文云。酋繹酒也。禮有大酋。掌酒官也。未詳婦人爲酋之義。酋與舀聲形相近。說文云。抒臼也。亦舂槀義與。王云。畢以酋爲或舂或舀之舀。非也。說文酋繹酒也。從酉水半見於上。禮有大酋。掌酒官也。月令注。酒孰曰酋。據此則酒官謂之酋者。以其掌酒也。然則女奴之掌酒者。亦得謂之酋矣。周官酒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鄭注曰。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才知以爲奚。是其證。惠士奇禮說曰。酒人之奚。多至三百。則古之酒。皆女子爲之。卽墨子所謂婦人以爲舂酋也。宋翔鳳云。呂氏春秋精通篇云。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則此

今知氏ノ知ハ衍、氏ハ是ト通ズ。

寛者然曰ハ、鬻然曰ノ誤。

差論蚤牙之士トハ、爪牙トモナルベキ兵士ヲ選擇スルコト。

攻罸ノ罸ハ伐ノ誤。

溝ハ邊ノ誤。

御ハ抑ノ誤ニシテ、抑ハ塞グト訓ズ。

據補。考分、別方圓也。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畢云、之當爲志。考句。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道藏本・吳鈔本、義下有之字。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吳鈔本義下有之字。今知氏大國之君。兪云、知字衍文。蓋涉上句吾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兩句。竝有知字而衍。氏當讀爲是。禮記曲禮篇。是職方。鄭注曰。是或爲氏。儀禮覲禮篇。大史是右。注曰古文是爲氏也。周官射人注。引作大史氏右。然則是氏古通用。今氏卽今是也。今是卽今夫也。禮記三年問篇。今是大鳥獸。荀子禮論篇今是作今夫。荀子宥坐篇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韓詩外傳今夫作今是。竝其證也。上文曰。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此云今氏大國之君。文法正同。上文作是。此文作氏。則字之異耳。寛者然曰。兪云、寛者下當有闕文。蓋言其土地之廣大也。故下文以然字作轉語。案疑當作寛然曰。者乃衍文。寛當爲鬻之借字。聲義並與讙同。說文㗊部云、鬻呼也。讀若讙。寛鬻同从萈聲。古通用。言今大國之君。皆鬻然爭持攻國之論也。兪說非。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蚤吳鈔本作爪。非攻中下二篇並作爪。考蚤爪同。比列其舟車之卒。兪云、卒下脫伍字。非攻下篇作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是其證也。皆列卽比列。以攻罸無罪之國。罸當從非攻下篇作伐。入其溝境。王云。溝境二字不詞。當依非攻篇作邊境。此涉下文溝池而誤也。考溝疑郊誤。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史記樊酈滕灌傳集解引張晏云。殘有所毀也。以御其溝池。王引之云。御字義不可通。御當爲抑。抑之言堙也。謂壞其城郭。以塞其溝池。若周語所云。墮高

之賊ハ天賊ノ誤。

天之ノ之ハ志ト同字。

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俞云。之當作天。是謂天賊。與是謂天德對文。中篇正作天賊。考若字解已見。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畢云。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考古志字只作之。說文無志字。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知方圜之別矣。王云。舊本脫知字。中篇曰。圜與不圜。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今

抎失ノ抎ハ損失ナリ。

賁ハ者ノ誤、不之ノ之ハ衍。

衡方ノ下ニ碑字ヲ脱ス、此碑ハ金石粹編卷十二、曹全碑ハ同卷十八ニ在リ。

失王ハ暴王ノ誤。

義正トハ義ニ基キタル政治、力正トハ暴力ヲ行フ政治。

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畢云。一本有鬼神天三字。案道藏本・季本・吳鈔本並有。）以爲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抎失社稷。（畢云。說文云。抎有所失也。春秋傳曰。抎子辱矣。玉篇云。抎于粉切。考 抎亦失也。）憂以及其身。（句。考）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句。）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業萬世詳上篇。王云。賁當爲者。隸書者字或作耆。見漢衞尉卿衡方・郃陽令曹全碑。與賁相似而誤。不之廢衍之字。廢者止也。見中庸表記注。言業萬世子孫繼嗣而毀之者。猶不止也。尚賢篇云。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是也。今本者譌作賁。下文又衍之字。則文不成義。考 賁未詳。按雜卦賁無色也。言毀其無實之事也。）名之曰失王。（蘇云。失字誤。上篇皆暴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正上篇並作政。字通。力正。義詳明鬼下篇。考 上篇正作政。）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

別ハ徧ト通ズ。

考ノ本文ハ百姓別矣ヲ百姓厚矣ニ作ル。

兼愛之ノ之ハ衍文。

從而利之云云トハ、聖王ガ萬民ニ利益ヲ與ヘ、冥冥ノ中ニ、人心ヲ自己ノ欲スル方ニ導クコト、以法也ノ三字ハ、改メテ以爲民父母ハ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譽之、業萬世子孫繼嗣之、譽之者、不廢也トスベシ。

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王引之云。別讀爲徧。言天徧愛百姓也。古或以別爲徧。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鄭注辯徧也。史記樂書辯作辨。集解一作別。其證也。考厚疑兼誤。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吳本。三代之聖王。作之三代聖王。考秋儀云。暴也下脫知之二字。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下之字。吳鈔本無。疑衍。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爲天子。以法也。戴云。以法。疑當作以爲儀法。脫二字耳。以爲儀法。見下文。也當爲世之誤。世名之曰聖人句。案以下文校之。此處脫文甚多。以法也三字。乃其殘字之僅存者。戴說未塙。今以此下文及尙賢中篇補之。疑當作以爲民父母。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譽之。業萬世子孫繼嗣。譽之者不之廢也。此法也。卽廢也之誤。鐘鼎款識皆以灋爲廢。名之曰聖人。以此知其賞善之證。畢云。舊脫知字。据下文增。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

粢盛等ヲ享食スルコト。

遠靈ノ靈ハ虛ノ誤ニシテ、虛ハ墟ト通ズ、遠國ト云フガ如シ。

祭比干文ハ金石萃編卷廿七、本業寺記ハ同卷百廿二、造像訟ハ同卷三十一ニ在リ。

食於越ノ下ニ之四境之內ノ五字ヲ補ヒ讀ムベシ。

物ハ此ノ誤ニシテ、中篇ノ不止此而已矣ト同意。

考本、殺一不辜ヲ國殺一不辜ニ作ル。

孰予之不辜ノ辜ハ祥ノ誤。

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戴云。遠靈二字。義不可通。靈疑當作雱。雱說文以爲籀文旁字。旁與方通。今文尙書多借旁爲方。遠雱言遠方也。詒讓案。靈疑虛之誤。北魏孝文帝祭比干文。虛作虗。南唐本業寺記作霊。東魏武定二年邑主造象頌。靈作霊。二形並相似。耕杜篇。評靈亦墟虛之誤。與此正同。考未詳。按遠去聲。靈神靈也。指下文上帝山川鬼神也。孤單也、謂不由道而獨用也。夷夷狄也。有不知禮之意也。皆犓豢其牛羊犬彘。絜爲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譬吳鈔本作辟。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王引之云。今是與今夫義同。考秋儀云。內下似脫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之四境之內十五字。此說是也。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戴云。當據上文補之四境之內五字。墨子文不避重複。不得於此文獨省也。故愛越之人。道藏本・季本・吳鈔本。並挩楚之人以下十字。今天下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王云。物字義不可通。物當爲此。此字指上文而言。中篇曰不止此而已矣。又曰。不止此而已。皆其證。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王云。舊本民下衍國字。今刪。殺一下。脫不辜者必有一六字。今據上中二篇補。考國疑而誤。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依上文當作不祥。曰天也。若天之中實

禍福ノ福ハ祟ノ誤。

禱ノ下ニ祠字ヲ脱ス、重且貴ハ貴且知ノ誤。

誰爲知ノ句上ニ誰爲貴天爲貴ノ二句六字ヲ脱ス。

以兼而食之也トハ、天ハ萬民ヨリ供スル犧牲

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之正天子也。王云。舊本不明於天下脱之字。正下又脱天子二字。今補。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説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王云。福字義不可通。禍福當爲禍祟。下者降也。言降之以疾病禍祟也。疾病禍祟見中篇。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犓豢其牛羊犬彘。絜爲粢盛酒醴。絜舊本作潔。今據吳鈔本改。下同。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祈福於天子也。畢云。禱下當有祠字。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吳鈔本。此作是。重且貴作貴且重。以此下文及中篇校之。重且貴當作貴且知。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爲知。天爲知。俞云。此上脱誰爲貴。天爲貴六字。中篇曰。然則孰爲貴孰爲知。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是其證。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倉謂享食其賦稅物產。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

極戒ノ極ハ儆ト通ズ。

吾以此知云云トハ、前述ノ理ヲ以テ、天下ノ士君子ガ、一層大ナル事ニ通ゼザルヲ知ル。

爲政ノ政ハ正トナスベシ。

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王引之云。極字義不可通。極戒當爲儆戒。字之誤也。上篇相儆戒三字凡五見。兪云。極戒即儆戒也。極通作亟。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倞注竝曰。極讀爲亟。是也。廣雅釋詁亟敬也。亟爲敬。故亦爲儆矣。亟又與苟通。見爾雅釋詁篇釋文。而敬字即從苟。是可知其義之通。說文心部㥛疾也。從心亟聲。一曰謹重貌。謹重之義亦與儆相近。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愼之。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正猶言正人。詳上篇。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己而爲正。意林引次並作恣。正並作政。案次當依馬讀爲恣。王訓爲即。似未塙。詳上篇。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己而爲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己而爲政。依上下文。亦當作正。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

之者ノ下ニ矣字ヲ脱ス。

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考李本無此篇。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畢云。据下文當有矣字。王引之云。所以可以也。案此所當從畢訓爲處所。王說非。詳上篇。考若語辭。猶云其。上文又有若國字。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愼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愼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有疑當爲可。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愼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愼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

天ノ意也ノ意ハ衍文ニシテ、天之ハ天志ナリ。

意ハ悳ノ誤ニシテ德ナリ。

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王云。天之意本作天之。天之即天志。本篇之名也。子墨子之有天之。已見上文。古志字通作之。說見號令篇。後人不達。又見上下文皆云順天之意。反天之意。故於天之下加意字耳。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爲刑政也。爲上吳鈔本有之字。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行。王校删二意字云。舊本謂之善下衍意字。謂之不善下脫行字。又衍意非二字。今據下文改正。案意疑當作悳。與德通。善德行。不善德行。猶下云善言談。不善言談。善刑政。不善刑政也。王謂衍文。未塙。下行字舊本譌非。今從王校正。觀其言談。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爲法。立此以爲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

紂ハ我ハ天命アリト思ヒ、鬼神ヲ侮慢戮辱スルコトヲ主トス。

天下ノ二字衍文。

葆ハ保ニシテ保護ノ意ナリ。

天之ノ之ハ、志ト通ズ、辟人ノ人ハ之字ノ誤。

非命上作無僇匪屚。非命中作毋僇其務。据孔書泰誓云。罔懲其侮。則知無罔音義同。廖僇皆懲字之譌。僇則其字之譌。務音同侮。雖孔書僞作。作者取墨書時。猶見善本。故足据也。孫星衍云。當作無僇其務。言不勠力其事。或孔書侮字。反是務假音。未可知也。江聲從毋僇其務云。僇讀爲戮力之勠。言己有命。不畏鬼神。毋爲勠力於鬼神之務。明鬼篇云。古者聖王必與鬼神爲其務。又云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此非命天志引書之意。與明鬼篇大指略同。詒讓案。無當讀爲侮。詳非命中篇。書太誓僞孔傳云。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孔說非墨子義。【考】廖僞未詳。按繆紕。蓋以音相譌邪。僞字書不載。

天下畢云。二字疑衍。即下天亦二字重文。莊讀無僇鼻務天下爲句云。僇且也。鼻當爲肩。案莊說難通。不足據。天亦縱棄紂而不葆。畢云。孔書泰誓云。紂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考】縱放也。舍也。葆保同。護也。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賊吳鈔本作疾。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得而知也。得舊本誤謂。今據吳鈔本正。王校亦改得。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畢云。一本作志。疑俗改。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辟人人當作之。上文云。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是其證。【考】辟譬同。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圜與不圜也。量度、吳鈔本到。下同。曰。中吾規者謂之圜。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圜。是以圜與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圜

大誓之道之ノ上ノ六字ハ衍文、大誓ハ書經ノ篇名。

紂越厥夷居ノ越ハ、曰ニシテココニト訓ズ、夷居ハ蹲踞ニシテ、尻ヲツキ兩足ヲナゲ出スコト、紂ノ無禮ナル態度ヲ云フ。無廖僔務ハ、侮僇其務ノ轉訛ナリ、文意ハ殷

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考衆當作聚。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誓之道之。誓道藏本・吳鈔本。竝作明。莊述祖云。墨書引大誓有去發。有大明・去發當爲太子發爲大誓上篇。大明卽詩所謂會朝清明也。詩書皆曰大明。明武王之再受命爲中篇。案此文非命上中二篇。竝作大誓。明塙爲譌字。蓋誓省爲折。明卽隷古折字之譌。顏師古匡謬正俗。引書湯誓。誓字作斱。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載古文甘誓。誓字作斷。蓋皆斱斦二字。傳寫譌舛。與明形略相類。莊說不足據。考下之字指上事。曰。紂越厥夷居。江聲云。夷居倨嫚也。說文尸部云。居蹲也。不肎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祇舊本譌紙。今據道藏本正。考大明大雅篇名。其詩序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故此句謂紂無道也。乃曰。吾有命。無廖僔務。畢云。此句

書ノ下ニ、其事ノ二字ヲ脫ス、槃ハ盤ト同。

皇矣道之云云ハ、詩經大雅皇矣ノ詩ナリ、其文意ハ天帝ガ周ノ文王ニ宣ハク、予即天帝ハ明德アル人君ヲ助ケント欲ス、彼ノ徒ニ聲即言語又色即容貌ヲ飾ラズ、又夏即中國ニ君長トナルモ、妄リニ舊法ヲ變更スルコトアラズ、又古今ノ事理ヲ知ラザルモ、唯一意天意ヲ奉體スル者ヲ助ケント欲ス。

既可得留而已ノ六字ハ、既可得而智已ノ誤、智ハ知ト同意。

於竹帛。畢云。後漢書注。引書於。作書其事。据下文亦然。戴云。當依下文補脫文三字。今作書於竹帛者。後人据兼愛下篇刪之。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吳鈔本槃作盤。下同。畢云。後漢書注引槃作盤。考槃盤通。下同。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考詩篇名。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詩大雅毛傳云。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鄭箋云。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歸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尙誠實。貴性自然。案墨子說詩與鄭義同。考皇矣詩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毛傳云。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帝善其順法則也。故擧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畢云。据下云既可謂而知也。此句未詳。王云。既可得留而已。當作既可得而智。已智即知也。墨子書知字多作智。見於經說耕柱二篇者。不可枚擧。言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而知已。尙賢篇曰。既可得而知已。舊本作既可得留而已者。智誤爲留。又誤在而字上耳。下文云。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亦當作既可得而知也。前後相證。則兩處之誤字不辯而自明。下篇亦云。既可得而知也。夫憎人賊人。賊吳鈔本作疾。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

夫胡說云云ハ、モシ天ニシテ人ヲ愛スルコト深カラズンバ、如何ゾ、不幸ヲ殺シタル人ニ、天罰ヲ與フルコトアランヤ。

夫胡說人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夫舊本亦作天。王云。天胡說之天當爲夫。此涉上下文天字而誤。夫發聲也。言若天非愛民之厚。則人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者果何說哉。節葬篇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哉。是其證。此吾之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舊本挩之所二字。今據吳鈔本增。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吳鈔本吾下有之字。天下無之字。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之。憎人賊人。畢云。二字舊脫。据下文增。【考】一無賊人二字。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考】焉何也。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亂小家。强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考】句。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

賊ハ賦ノ誤。

其子長云云ノ一句ハ、其子長而無報乎父ノ誤。

非天之所爲ノ非上ニ無字、爲ノ下ニ也字ヲ脱ス、否ハ后ノ誤。

不幸者誰也ノ句初ニ、殺字ヲ脱ス。

如同。俗从人。爲王公侯伯。侯伯。舊本作諸伯。吳鈔本作侯伯。道藏本作諸侯。審校文義。吳本較長。今據正。使之賞賢而罰暴。畢本。賢舊作焉。一本如此。顧云。藏本季本同。案吳鈔本亦作賢。賊金木鳥獸。賊當爲賦。形近而誤。言賦斂金木鳥獸而用之也。考獸字句。賊戕賊也。從事乎五穀麻絲。吳鈔本作絲麻。以爲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驩古歡字。考若語辭。竭力單務。以利之。蘇云。單同殫。案見七患篇。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蘇云。當云其子長而無報乎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畢云。與同擧。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以吳鈔本作而。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爲。非上亦當有無字。畢云。据上文當有也字。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否亦當作后讀爲厚。詳前。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吳鈔本無君子二字。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予不祥。不幸者誰也。不上亦當有殺字。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

豪之末ハ秋毫ヲ云フ、非天ノ上ニ、無字ヲ脱ス、否ハ后字ノ誤ニシテ、后ハ厚ト通用ス、天ノ民ヲ愛スルコトノ厚キヲ云フ。

一本矣ヲ也ニ作ル。

一本、獨ヲ得ニ作ル

磨ハ歷ト同字ナルコト、非攻下篇ノ注ヲ見ヨ。

降ハ霣ノ誤。

列爲山川云云トハ、天ハ山川等ヲ地上ニ並べ設ケテ、ソレゾレ適當ナル仕事ヲ命ズルコト、臨司ハ臨伺ナリ。

質定也。考撤與邀同。遂成也。

若豪之末。豪吳鈔本作毫。下同。畢云。豪本作豪。毫字正文。經典或从毛非。考豪毫通。末字絕句。謂瑣少也。非天之所爲也。爲舊本作謂。今據吳鈔本正。蘇云。非上當有莫字。下同。謂當從下文作爲。俞云。非上脫無字。下文同。言雖至秋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爲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蘇云。否義未詳。疑當作厚。俞云。否字義不可通。乃后字之誤。后讀爲厚。禮記檀弓篇后木。正義曰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是后厚古通用。說文厚古文作垕。本從后聲。故聲近而義通也。此云若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爲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厚矣。言天愛民之厚也。下文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又曰。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並可爲證。案俞說是也。考否猶云非。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爲日月星辰。以字舊挩。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補。顧云。顏氏家訓世本容成造曆。以曆爲碓磨之磨。王云。磨亦當爲曆。曆爲日月星辰。猶大戴記五帝德篇言歷離日月星辰也。案王校是也。詳非攻下篇。考一得作獨。是也。以昭道之。說文日部云。昭明也。考照明也。道導也。制爲四時。春秋冬夏。考讀。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王云。雷降雪霜雨露義不可通。雷蓋霣字之義。霣與隕同。左氏春秋經。莊七年。星隕如雨。公羊隕作霣。爾雅隕降落也。故曰霣降雪霜雨露。考降疑霣若風誤。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爲山川谿谷。播賦百事。畢云。播布。考長上聲。遂遂其性也。以臨司民之善否。畢云。司讀

孰ハ熟、戾ハ厲ト同ジ。

考本、道字ナシ。

故ハ則、與ハ擧ト同意。

撽遂ノ撽ハ打擊ノ意、遂ハ成長ノ意、故ニ天ノ萬物ヲ驅リタテ、生長發達セシムルヲ云フ。

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爲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孰。道藏本・吳鈔本作熟。俗字。六畜遂。考節字句。調字句。言寒熱得節則四時調和也。雨露得時則五穀熟。六畜遂其性也。疑雨露下脫降字。疾菑戾疫凶饑則不至。戾厲字通。詳尙同中篇。考戾厲通。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畢云。舊脫道字。一本有。本。考上文遵下有道字。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愼也。考天下脫之字。下同。本字句非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王云。故猶則也。畢云。與同擧。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物吳鈔本作民。下同。畢云。說文云擊旁擊也。但未詳擊遂之義。俞云。撽遂二字義不可通。撽當爲邀。疑本作邀。或作撽。傳寫誤合之爲撽邀。而邀又誤爲遂耳。邀與交通。莊子庚桑楚篇。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徐無鬼篇作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是交邀古通用也。邀萬物以利之。卽交萬物以利之。與兼天下而愛之同義。交猶兼也。案俞說迂曲不足據。韓非子說林上篇云。有欲以御見荊王者曰。臣能撽鹿。莊子至樂篇云。莊子至楚見空髑髏。撽以馬箠。成玄英疏云。撽打擊也。依韓子撽鹿義推之。疑當爲敺御之義。遂或當爲逐之譌。然下文云。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則遂字又似非誤。未能

天子ノ子ハ衍。
辟ハ譬ト通用。
臣國ハ國臣ノ誤。
無已ノ已ハ以ト同ジ。
考ノ本文、然有所不爲ヲ然者所不爲ニ作ル。
一本、之所ヲ不所ニ作ル。

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愼也。愼亦讀爲順。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戴云。子字衍。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吳鈔本。辟作譬。畢云。辟同譬。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爲不利哉。俞云。臣國當爲國臣。正對國君而言。君曰國君。故臣曰國臣也。今倒作臣國。義不可通。考臣國蓋當作國民。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畢云。已同以。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畢云。舊脫則字。据下句增。處大都則伐小都。吳鈔本二句竝無則字。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祟必至矣。然有所不爲天之所欲。考上所恐衍。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考秋儀云。不所不疑衍。按之字之誤。曰病疾禍祟也。畢云。舊脫禍字。据下文增。若已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祟之中也。故古

相營トハ互ニ相救護スルコト。

聘撓ノ撓ハ交ト同意、寃ハ怨ト通ズ。

光施ノ光ハ廣ト通ズ。

便寍ハ安寍ナリ。

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舊本脫不字。又止作上。王校補不字。畢校改上爲止。今並據正。欲人之有力相營。文選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李注引鍾會老子注云。經護爲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强聽治也。下之强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强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有以潔爲酒醴粢盛。潔吳鈔本作絜。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畢云。撓與交同音。考環又玉也。撓未詳。蓋以聘綏四隣之讎也。抗也。諸侯之寃不興矣。一切經音義云。古文寃窓二形今作怨同。蘇云。寃當讀如怨。考諸侯以無名之兵而來攻。是寃也。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荀子榮辱篇楊注云。持養保養也。義詳非命下篇。考食飢者。息勞者也。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唯毋明乎順天之意。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毋語詞。詳尙賢中篇。奉而光施之天下。光與廣通。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寍無憂。廣雅釋詁云。便安也。寍舊本作寍。今據吳鈔本改。考光大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

以先王之云云ノ馴ハ訓、解ハ懈ト通用、其意ハ、先生ノ經典ニ、天ノ明德赫赫トシテ、人間世界ヲ偏照シ、少シモ間斷ナキコトヲ、吾人ニ教訓シタルコトアルニヨリテ、天ノ天子ヨリ更ニ貴キコトヲ知ル、考ハ馴ヲ訓ニ、維天ヲ維大ニ、下土ヲ下出ニ作ル。

一本ニハ不知亦ノ亦字ナシ。

愼ハ順ト通用。

天之ノ下ニ意字ヲ脱ス。

必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畢云。馴與訓同。言訓釋天之明道。考一訓作馴。非也。解懈同。曰明哲維天。畢云。舊作大。以意改。考秋儀云。大疑天誤。是也。臨君下土。土舊本作出。王引之云。下出二字。義不可通。出當爲土。明哲維天。臨君下土。猶詩言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耳。隷書出字或作土。若數省作敖。賣省作賣。歎省作歎之類。形與土相似。故土譌爲出。案王說是也。今據正。考秋儀云。出疑土誤。是也。臨君謂君臨之也。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夫吳鈔本作于。考貴下脫且字。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愼也。愼與順同。上下文屢云。順天意。下同。考遵一作尊。非也。天之意屬上句絕句。下同。本字句非也。既以天之意以爲不可不愼已。然則天之將何欲何憎。畢云。之下當有意字。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强之暴寡。詐之謀愚。

ノ如ク、義ハ正ヲ以テ不正ヲ治ムルコトヲ云フ、爲善政ノ兩爲字、皆削ルベシ。

張遷碑ハ、金石粹編巻十八、靈臺碑ハ、洪适ノ隷釋巻一、孫叔敖碑ハ同巻三ニ在リ。

貴且知者ノ下ニ、貴且知者ノ一句ヲ挿入シテ、下文ト連續スベシ。

傐ハ碻ノ誤ニシテ、碻ト同字。兩貴字ノ下ニ皆於字ヲ補フベシ。

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爲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爲善政也。

王云。舊本脫兩爲字。下篇曰。何以知義之爲政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今據補。俞云。三善字皆言字之誤。隷書善字或作善。見張遷碑・靈臺碑・孫叔敖碑。與言字相似。故言誤爲善。義者言政也。何以知義之言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言政也。語意甚明。若作善政則義之善政不可通矣。下篇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並無善字。可知此文善字之誤。義之言政猶義之爲正也。

夫愚且賤者。不得爲政乎貴且知者。

畢云。當脫貴且知者四字。

然後得爲政乎愚且賤者。

【考】一然上有貴且知者四字。是也。

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爲貴。孰爲知。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傐明知之。

畢云。傐當爲碻。言確然可知。鈕樹玉云。傐明當作高明。案畢說是也。兩貴字下疑皆當有於字。【考】傐字書不見。蓋商之誤。

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爲善。天能賞之。天子爲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

義者善政也ノ善ハ、言ノ誤、其意ハ、上篇所述

方圜ノ圜ハ圓ト同字。

倖之事。馳騁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畢云。相舊作其。一本如此。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考 李本無此篇。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吳鈔本。君子下無之字。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

天有邑人トハ、前述ノ如ク、人民ハ祭祀ヲナシ、牛羊等ヲ供スル故ニ、天ニトリテハ其領土ノ人民ノ如キ者ナリ。考ノ本文邑ヲ色ニ作ル。

予之不祥ノ下ニ、哉字ヲ脱ス。

多詐ノ多ハ衍文。

倖馳ハ偝馳ノ誤ニシテ、義政ト力政トノ反對ヲ云フ。

少閒篇云。粒食之民昭然明視。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人。畢云。邑舊作色非。以意改。考人字屬上。色疑食字。上文與兼而食焉相照。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幸者必有一不祥。殺不幸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此我下。吳鈔本有之字。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力政下篇作力正。謂以力相制。義。詳節葬下篇。然義政將柰何哉。畢云。舊脫政字。一本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中篇及兼愛中篇下篇文並略同。皆無多字。此疑衍。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擧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畢云。非猶背。行反此。猶倖馳也。畢云。倖一本作偝。詒讓案。倖疑僢之誤。玉篇人部云。淮南子分流僢馳。僢相背也。與舛同。今淮南子說山訓作舛。又氾論訓高注云。舛乖也。偝與背同。見坊記投壺及荀子。與僢義亦同。考謂於僥

貴爲天下ニ作ル。
業萬世子孫ノ業ハ纂業ノ意アリ、故ニツグト訓ズ。
古文苑ノ編者不明、宋ノ章樵之ヲ注シテ、廿一卷トナス。
方ハ旁ト通用シ、一轉シテ溥トナル、故ニヒロク又ハアマネクト訓ズ。
得其ハ其得ノ誤、詬鬼ノ下ニ神字ヲ脫ス。

賤人ノ賤ハ賊ノ誤。

明ハ明照ノ意、食ハ下文ノ如ク、人民ノ祭祀ニ供スル牛羊等ヲ食スルヲ云フ。
四海ノ上ニ曰字ヲ脫ス。
粒食ハ米食ヲ云フ。

天子。【考】下當作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業謂子孫纂業也。左昭元年傳臺駘能業其官。杜注釋爲纂業。又疑當爲葉萬子孫。葉與世同。公孫龍子云。孔穿孔子之葉也。萬下世字衍。古文苑秦詛楚文云。葉萬子孫毋相爲不利。檀弓云。世世萬子孫毋變也。毛詩長發傳云。葉世也。方施天下。畢云。方猶旁。或當爲丐字之壞。詒讓案。方旁古通。皋陶謨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方作旁。說文丄部云。旁溥也。方施言施溥徧於天下也。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依上文當作其得罰何以也。此誤倒。子墨子言曰。其事【考】指桀紂幽厲事。上詬天。中詬鬼。道藏本・吳鈔本。竝作中誣鬼。大戴禮記本命篇云。誣鬼神者罪及二世。則作誣義亦通。畢云。据上當有神字。下賊人。賊舊本譌賤。今依王校正。說詳尚賢中篇。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考】桀紂不兼愛。而別其人而惡。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博也。賤人者此爲之厚也。賤亦賊之誤。此並冢上文別相惡交相賊而言。【考】博當作溥。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歿吳鈔本作沒。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四海之內。粒食之民。大戴禮記

天下ノ下ハ衍文。

窮貴ハ最上ノ貴キコト。

故於ノ於ハ欲ノ誤。

考ノ本文ハ賤ヲ賤ニ作ル。

得賞ノ下者字ヲ脫ス。

我所利ノ上ニ、之字ヲ略シタル者トナシテ、之ハ於ト解釋スベシ、同義。

考ノ本文、貴爲天子ヲ

酒醴。畢云。爲粢二字舊脫。据後文增。考犓以芻茎豢牛也。秋儀云。潔下脫爲粢。是也。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顧云。据中下二篇。下字衍。蘇校同。戴云。案中篇云。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則此文衍下字及所求二字及者字。考秋儀云。下字衍。是也。我所以知天之爲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戴云。窮極也。此二字轉相訓。故於富且貴者。於吳鈔本作欲。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畢云。賞下當有者字。考一賤作賊。下同。是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爲博焉。考博當作薄。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

固明知ノ下ニ、之字ヲ脫ス、未得之明知也ハ未得明知之也ノ誤。

考ハ爲粢二字ナシ。

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畢云。次恣字省文。下同。一本作恣俗改。王引之云。畢說非也。次猶卽也。下文諸次字竝同。此言士在庶人之上。故庶人未得卽己而爲正。有士正之也。次卽聲相近而字亦相通。康誥勿庸以次女封。荀子致士宥坐二篇。竝作勿庸以卽女。家語始誅篇。作勿庸以卽女心。皆其證。說文垐古文作堲。亦其例也。案意林引下篇次竝作恣。則畢說亦通。節用上篇云。聖王既沒于民次也。恣亦作次。可證。考政正也。下同。次己言不修身而正人也。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卽卿大夫也。詳尙同中篇。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政之。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畢云。當云明知之也。兪云。上之字當在天字上。屬上爲句。本云。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之。今之字誤在天字下。則固明知句文氣未足。且天爲政與天子爲政相對。不當作天之爲政也。案固明知下當有之字。至天之爲政於天子。下文屢見。之字似不當刪。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爲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

義者政也ノ政ハ正ト同意、正シク人ヲ治ムルコトヲ云フ、從下之ノ之ハ而字ノ誤、次己ノ次ハ恣ノ略字。

天下之士君子之於天也。舊本挩士字。及之於二字。王據上下文補士字。又以意補之於二字。今從之。考之下脫士字。子下脫曰字。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考下下脫之字。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我何欲何惡。舊本無我字。畢云。一本則下有我字。案有者是也。王亦據增。我欲福祿而惡禍祟。若我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舊本挩此十五字。王據中篇補。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吳鈔本無以字。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畢云。我舊作義。以意改。顧云。季本我。曰且夫義者政也。王云。政與正同。下篇皆作正。詒讓案。意林引下篇正皆作政。二字互通。義者正也。言義者所以正治人也。無從下之政

謂言ノ言ハ衍文、晏日ハ清明ナリ、其意ハ、古語ニ白日青天ノ時ニ罪ヲ犯ストキハ、逃避スベカラズト、以テ天ノ人民ヲ監督スルコトヲ云フ。

幽門ノ門ハ閒ノ誤ニシテ、世間ト懸ケハナレタル土地ヲ云フ。攸遠ハ悠遠、重襲石中トハ石ノ中ニ深ク藏ルルコト。

君而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考可下疑脫爲字。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日舊本作曰。畢校並上曰字皆改爲日、云。猶云日暮途遠。兩日字舊作曰。以意改。俞云。畢改兩曰字皆作日。然上曰字實不誤。且語有之曰。蓋述古語也。言字卽語字之誤而衍者。下曰字當從畢改作日。焉而字疊出。文義難通。疑上焉而字亦爲衍文。墨子本作且語有之曰。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晏者淸也明也、說文日部。晏天淸也。小爾雅廣言。晏明也。文選羽獵賦。于是天淸日晏。淮南子繆稱篇。暉日知晏。陰蜡知雨。並其證也。此謂人苟於昏暮得罪。猶有可以避逃之處。若晏日則人所共覩。無所逃避矣。下文曰。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然則墨子正以晏日之不可避逃。起下文明必見之之意。晏之當訓明無疑矣。畢注謂猶云日暮途遠。是但知晏晚之義。而忘天淸之本訓。宜於墨子之意不得矣。案俞說晏日之義是也。此當以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八字爲句。上焉與於同義。焉而猶言於而。言於此晴晏之日。焉而得罪也。俞以上焉而二字爲衍文。則尙未得其義。考焉何也。下同。曰無所避逃之。

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畢云。門當爲澗。王云。畢據明鬼篇文也。余謂門當爲閒。閒讀若閑。言天監甚明。雖林谷幽閒。無人之處。天必見之也。賈子耳痺篇曰。故天之誅伐。不可爲廣虛幽閒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淮南覽冥篇曰。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義皆本於墨子。則幽門爲幽閒之誤明矣。明鬼篇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幽澗亦幽閒之誤。案王校是也。但讀閒爲閑。尙未得其義。閒當讀爲閒隙之閒。荀子王制篇云。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楊注云。幽深也。閒隔也。考夫天以下十五字句。門當作澗。下文作澗。明必見之。然而

○天志篇ハ、人人凡テ天帝ノ意志ヲ體シテ、兼愛交利ヲ實行スベキコトヲ論ズ。春秋繁露引證ノ、事君云云ノ句ハ、事父云云ノ句ノ後ニ置クベシ。

然且親戚云云ハ、前述ノ如ク、隣家ニ逃避スル所アルニモ關セズ、父母兄弟、又平生ノ朋友等ガ、之ヲ儆戒シテ下文ノ如キコトヲ言フ。

墨子閒詁卷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事君者儀志。事父者承意。事天亦然。此天志之義也。畢云。玉篇云。志意也。說文無志字。鄭君注周禮云。志古文識。則識與志同。又篇中多或作之。疑古文志亦只作之也。考李本無此篇。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畢云。廣雅云。所尻也。玉篇云。處所。王云。所猶可也。言有鄰家可避逃也。下文同。畢引廣雅所尻也。失之。案此當從畢說。下文云。此有所避逃之者也。又云無所避逃之。即承此文。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考絶句。識。親戚即父母也。下篇云。父以戒子。兄以戒弟。共相儆戒。畢云。共舊作其。一本如此。下同。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為也。考惡平聲。非獨處家者為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

生利トハ生者ニトリテノ利益、死利トハ死者ニトリテノ利益ヲ云フ。

下無菹漏ノ菹ハ沮ニシテ濕フコト、其意ハ葬穴ノ深サハ、外部ヨリ水ナドノ侵入スルヲ防グヲ以テ十分トスルコト。

期其所トハ、墓所ナルコトヲ知ラシムルノ目標トナスコト、佴乎祭祀トハ時時祭祀ヲ行フコト。

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吳鈔本無者字。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韓非子顯學篇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掘地之深。下無菹漏。菹與沮通。廣雅釋詁云。沮溼也。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畢云。言期會。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佴乎祭祀。畢云。說文佴佽也。佽訓便利。案佴者次比之義。言不疏曠也。畢說非。以致孝於親。於吳鈔本作乎。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請將欲爲仁義。請舊本作謂。畢本改誠。云。舊作謂。以意改。王云。謂卽請之譌。請與誠通。畢徑改爲誠未達假借之旨。案王校是也。顧說同。今據正。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此者二字舊本倒。今依王校乙。詳非攻下篇。

墨子閒詁卷六終

玆白ハ、怪獸ノ名ニシテ義渠ヨリ貢献セシ者。

聚柴薪云云ハ、柴薪ヲ聚メテ其死體ヲ焚キ、烟昇リテ空ニ薫ズルコト。

登遐ハ禮記曲禮鄭玄ノ注ニヨレバ、登ハ上リ、遐ハ已ムコトナレバ、僊去又上天ト云フガ如シ。

冄之譌。說文冄部云、冄、剟人肉、置其骨也。新論作坼、尤誤。

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

畢云、渠舊作秉、据列子及太平廣記改。史記正義括地志云、寧原慶三州秦北地郡。戰國及春秋時爲義渠戎國之地。今甘肅慶陽府也、在陝西之西。詒讓案、渠吳鈔本作秉、不成字。博物志引作義渠。新論同。宋本列子渠下注云、又康。康與秉並渠之形誤。周書王會篇云、義渠以玆白。孔晁注云、義渠西戎國。後漢書西羌傳云、涇北有義渠之戎。兪云、史記秦本紀厲共公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即此國也。

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

畢云、燻即熏字俗寫。太平廣記引作熏其煙上謂之登煙霞。詒讓案、列子亦作燻則煙上謂之登遐。新論作煙上燻天謂之昇霞。博物志作勳之即煙上謂之登遐。呂氏春秋義賞篇云、氐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累、而憂其死不焚也。荀子大略篇說同。義渠在秦西、亦氐羌之屬。登遐者、禮記曲禮云、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假。鄭注云、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僊去云耳。釋文云、假音遐。漢書郊祀志云、世有僊人、登遐倒景。顏注云、遐亦遠也。案依廣記所引及新論、似皆以遐爲霞之叚字。非古義也。

然後成爲孝子。

成爲、吳鈔本作謂之。

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

畢云、太平廣記引有云而未足爲非也。詒讓案、博物志引有中國未足爲非也七字。列子作而未足爲異也。

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

舊本挩以字。王據上文補。

亦猶厚矣。

王云、爾雅猶已也。言亦已薄、亦已厚也。

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

之國ニ作ル。

其長子生云云ハ、若シ其長男生ルルトキハ、其肉ヲ切放シテ、之ヲ食ヒ、以爲ヘラク其弟ノ爲ナリトナス、蓋シ兄ノ壽命ヲ損シテ弟ニ讓ルノ意ナラン。

大父大母ノ大ハ衍文ナラン。

鬼妻不可云云トハ、亡者ノ配偶者ハ、生者ト一家ニ居ルベカラズ。

炎ハ啖ニシテ食フト訓ズ。

博物志十卷ハ、晉張華ノ撰ト稱セラル。

親戚ハ父母ヲ云フ。

朽ハ㱙ノ誤ニシテ、咼ト通ズ、肉ヲ削リトルコト。

之國者。畢云。輆舊作輆。不成字。据太平廣記引作輆。音善愛反。今改。盧云。列子湯問篇作輒才。新論作軫沐。顧云。世德堂列子作木。影宋本作沐。詒讓案。意林引列子。及道藏本。劉子風俗篇。並作輒沐。博物志五引作駭沐。宋本列子作輆沐。注云又休。道藏本殷敬順釋文。及盧重元注本並作輒休。殷云。輒說文作耴。諸涉切。耳垂也。休美也。蓋儋耳之類是也。諸家本作輆沐者誤耳。案諸文舛互。此無文義可校。集韻十九代云。輆沐國名在越東。是北宋本實作輆沐。依殷說。則輆當作輒。後魯問篇以食子爲啖人國。俗與此復不同。後漢書南蠻傳。說噉人國在交阯西。交阯卽南越。而國名及方域並異。未知孰是。考輆字書不載。其義未考。

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盧云。解魯問作鮮。與列子同。杜預注左傳云。人不以壽死曰鮮。顧云。此列子釋文之謬說。詒讓案。殷敬順列子釋文引杜說而釋之云。謂少也。卽盧說所本。盧校列子則謂鮮析一聲之轉。引析支亦作鮮支。爲證。說較此爲長。蓋解鮮析義並同。新論作其長子生則解肉而食其母。考解牛之解。

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博物志引作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新論作其人父死卽負其母而棄之案此不必定爲大父母。疑張劉所引近是。

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顧云。季本。炎作啖。盧云。列子作炎。殷敬順釋文讀去聲。詒讓案。魯問篇亦作啖人。新論同。博物志引作炎。道藏本。列子釋文作啖人。云談去聲。本作炎。後漢書亦作噉人國。疑當從啖爲是。詳魯問篇。

其親戚死。親戚謂父母也。詳兼愛下篇。

朽其肉而棄之。畢云。列子朽作㱙同。太平廣記引作刳。詒讓案。御覽七百九十引博物志。亦作刳。列子釋文云。㱙本作咼。音寡。剮肉也。又音朽。殷作咼。蓋

ル者、大鞅ノ下ニ衣衾ノ二字ヲ脫セシナラン。

挃垛差道ノ差道ハ羨道ノ誤ニシテ、地中ノ墓道ナリ、挃垛ハ堅ク築クコト、垛ハ除ニシテ大道ヲ淸メルコト。考本、挃垛ヲ垤垛ニ作ル。

雖凡ハ堆倣ノ誤ナリ、其意ハ墓地ノ高大ニシテ、山陵ニ模倣スルコト。

誚ハ誠ト通ズ。

擇ハ釋ト同ジ。

便其習云云ハ、其習慣ヲ便利トシ、其風俗ヲ宜キ者ト思ウテ、厚葬久喪ヲ廢セザルナリ。考本、輆沭之國ヲ輆沭

稷。請即誠字也。墨子書情請二字。竝與誠通。說見尚同篇。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政正通。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畢云。猶言何說。操而不擇哉。畢云。擇同釋。詒讓案。淮南子說山訓高注云。釋舍也。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習吳鈔本作事。下同。俞云。義猶善也。謂善其俗也。禮記緇衣篇。章義癉惡。釋文曰。尚書作善。皇云義善也。是義與善同意。案義當讀爲宜。俞說未塙。考義宜也。昔者越之東。有輆沭

(椁ハ木名)一ニ椑棺、其厚サ四寸ナル者ヲ第二重トナス、梓棺(之ヲ屬及ビ大棺トイフ)屬ノ厚サ六寸、卽第三重ニシテ、大棺ノ厚サ八寸卽第四重、合計二尺四寸也、此四重ノ棺皆周匝シテ堅固ナリ、此ニヨリテ天子以下庶人ニ至ルマデノ制ヲ考フルニ、各一重宛ヲ減ジテ、全ク重棺ナキニ至リテ止ム、是故ニ大棺トハ表ニアル棺ニシテ、中棺ハ其中ニ在ル棺、卽屬以內ノ者ヲ云ノ、鄭注ノ此以內說也トハ、喪大記ニハ最モ外部ニ在ル大棺ヨリ順次ニ、內棺ニ說及ボシタルニ、檀弓ノ叙述ハ之ニ反シテ、最モ內棺卽水兕革棺ヨリ、順次ニ外部ノ棺ニ說及ボシタルヲ以テノ故ナリ。革闠ハ革櫝ニシテ、棺ニ被ラス革ノ文飾アル者ヲ云フ、三操ノ操ハ襍ノ誤ニシテ、周匝ナリ、故ニ三襍ハ三タビメグラスコト、卽具ノ卽ハ既ノ誤。大鞅ハ馬ノ前垂ノ大ナ

注云。綴革有文如繢也。若然革棺。或亦有文飾與。操畢讀爲繰。義亦難通。疑當爲襍。淮南子詮言訓高注云。襍帀也。襍操形近而誤。**璧玉卽具。** 王云。卽字。文義不順。卽當爲既。言璧玉既具。而戈劍等物又皆具也。考闠市門也。又道也。璧字不可句。**戈劍鼎鼓壺濫。** 並詳前。**文繡素練大鞅萬領。** 說文革部云。鞅頸靼也。釋名釋車云。鞅嬰也。喉下稱嬰。言纓絡之也。案鞅爲馬鞁具之一。無大小之分。此大字疑誤。又不當云萬領。所未詳也。考一本大作六。**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垛** 吳鈔本無必字。畢云。捶當爲埵。說文云。堅土也。垛當爲涂。說文玉篇無垛字。言築涂使堅。詒讓案。疑當讀爲捶除。內則鄭注云。捶擣之也。說文手部云。擣一曰築也。則捶亦有堅築之義。垛除聲義亦通。謂除道也。**差通。壟雖凡山陵。** 差通疑當作羨道。周禮冢人鄭注云。隧羨道也。九章算術商功篇云。今有羨除。劉注云。羨除隧道也。其所穿地。上平下邪。史記衛世家。共伯入釐侯羨自殺。索隱云。羨墓道也。竊疑此當讀必捶垛羨道爲句。卽九章所謂羨除也。壟雖凡山陵爲句。大意蓋謂巨壟之高如山陵耳。然雖凡二字必誤。無以正之。今姑從舊讀。戴云。疑當作雖凡山陵差通爲壟。脫爲字。又倒其文耳。案戴校義仍不可通。今不據改。考捶堅土也。垛字書不載。蓋涂古字。雖蓋堆誤。凡比之誤。壟字屬下。**此爲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爲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 畢云。鄉鄉省文。考靡糜通。靡爛也。毋無也。無用之事。**吾本言曰。意亦使法其言。** 畢云。舊脫法字。一本有。考一本無法字。李本同。是也。**用其謀。** 句。**計厚葬久喪。請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 畢本。請改作誠云。舊作請。一本如此。王云。古者誠與請通。不煩改字。尙同篇。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

考本ハ通之ヲ道之ニ作ル。

土地ノ土ハ掘ノ誤。收餘壤其上トハ、葬リタル後、其埋メ餘リノ土ヲ一所ニ集メテ其上ニ積ムコト。

九章算術九卷ハ周公旦ノ作ニシテ漢ノ張蒼ノ補フ所ト稱セラル、晋ノ劉徽之ヲ注ス、武英殿聚珍版書之ヲ收ム。

以爲如此葬埋之法ハ、以爲葬埋之法也ニ作ルベシ。

大棺中棺トハ、禮記喪大記及ビ其鄭玄ノ注(鄭注云ヨリ庶人之棺四寸ニ至ルマデ)ノ文意ニヨルニ、天子ノ棺ハ四重ニシテ、水牛及ビ兕牛ノ革ヲ以テ遺體ヲ被フ、之ヲ革棺トナス、兩種ノ革ノ厚サ各三寸、合シテ六寸ナリ、之ヲ一重トナス、杝棺

脫其右半耳。下文曰。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泄於上。節用篇曰。掘穴深不通於泉。皆其證。下毋及泉。毋吳鈔本作無。下同。上毋通臭。後漢書趙咨傳注引作。皆下不及泉上無遺臭。書鈔無作不。餘並與李引同。考絕句。既葬收餘壤其上。說文土部云。壤柔土也。九章算術商功篇。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三。劉徽注云。壤謂息土。堅謂築土。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收餘壤爲壟。則當云爲其上壟。詒讓案。以上文校之。壟不得屬上爲句。畢說非。壟若參耕之畝。藝文類聚十一。御覽三十七。引帝王世紀文略同。蓋卽本此書。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禹命羣臣曰。吾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葦椁桐棺。穿壙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葬之後。無改畝。卽其事也。畢云。壟前漢書注作隴。則止矣。畢云。則舊作取。據前漢書注改。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此若若。亦卽此也。詳尚賢上篇。後同。考下若如此也。此字衍。下文有同句法。無此字。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以爲葬埋之法也。王云。北堂書鈔。初學記亦如是。於義爲長。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禮記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鄭注云。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案此云大棺中棺。卽大棺與屬。下云革闠三操。疑卽所謂水兕革棺被之也。革闠三操。畢云。闠同䙡。操同繰。假音字。案說文革部云。䙡革繡也。國語齊語。䙡盾。韋

ハ、前述ノ如ク、墓地ノ制アラザル故、牛馬ノ類此ニ乘ルコト。
南巳ハ南巴ノ誤。
史記正義引證ノ周地志ハ、括地志ノ誤ナラザルカ。原文ヲ檢索スルニ遑アラズ、疑ヲ存ス。
市人乘之トハ、市人ガ其墓地ヲ自由ニ往來スルコト。

下無邸水ノ邸ハ、抵ニシテ至ルト訓ズ、水ノ出ルホド深ク穴ヲ掘ラザルコト。

絞之不合トハ、棺ヲ結ベドモ、十分ニ固ク結ブコト能ハズ、通之不埳トハ、道ヲ通ジテモ深ク穴ヲ掘ラズ。

不同。疑誤以他書之文改此書。**衣衾三領。穀木之棺。**畢云。後漢書注引穀作款非。**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淮南子齊俗訓云。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東教乎九夷。**九夷詳非攻中篇。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敎于越者。以意改之。王云。鈔本北堂書鈔及初學記引此並作於越。非。作御覽者。以意改也。今本作九夷者。後人因上文七戎八狄而改之。不知此說堯舜禹所至之地。初非以七戎八狄九夷爲次序也。據下文云葬會稽之山。會稽正在越地。則當以作於越者爲是。**道死葬會稽之山。**稽瑞引墨子云。禹葬會稽。鳥爲之耘。疑此佚文。史記夏本紀云。或云禹會諸侯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集解云。皇覽曰。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會稽山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越傳云。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因病死。葬。葦棺穿壙。深七尺。上無瀉泄。下無邸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周方一畝。正義括地志云。禹陵在越州會稽縣南十三里。案越傳即越絕書。今本越絕記地傳文。與裴駰所引略同。**衣衾三領。**畢云。史記集解引衾作裘非。詒讓案。周禮職方氏賈疏引亦作裘。與夏本紀集解同。七患篇云。死又厚爲棺槨。多爲衣裘。則葬有用裘者。**桐棺三寸。**畢云。後漢書注引尸子云。禹之葬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詒讓案。宋書禮志引尸子云。禹治水爲喪法曰。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越絕書記地外傳。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並云。禹葬會稽。葦椁桐棺。**葛以緘之。**緘當作繃。說文糸部云。繃束也。引墨子曰。禹葬會稽。桐棺三寸。葛以繃之。卽此文。藝文類聚十一。御覽三十七。引帝王世紀。亦云。禹葬會稽。葛以繃之。段玉裁云。繃今墨子此句三見。皆作緘。古蒸侵二部音轉寂近也。畢云。太平御覽引緘作繃。注云。補庚切。則此緘字俗改。**絞之不合。通之不埳。**道藏本。吳鈔本。通並作道。[illegible]絞束而不合。造道而不爲埳。**土地之深。**王云。土地二字文義不明。土地當爲掘地。寫者

窆ニシテ、棺チ穴ニ下スコト、綍ハ紼ニシテ棺チ下ストキ、碑間ノ鹿盧ニ繞ラス者ナリ、碑トハ棺チ葬穴ニ降ストキニ、鹿盧チシカケタル石ノ杭ノ類ニシテ、之ニ紼チカケ、棺ト連絡セシメテ、之チ穴ニ下ス者ナリ、其時ニ紼チ引ク所ノ人ハ、碑チ背ニシテ之チ引ク、故ニ去碑負引ト云フ、衡トハ横木ニシテ棺束ノ緘チ貫穿シ、平持セシムル者ナリ。咸ハ緘ニシテ士大夫ハ君ノ如ク横木チ用ヒズシテ、直チニ紼チ棺束ニ繫グ、而シテ此棺束ハ、禮記檀弓ニヨレバ縮(縱)二ニシテ衡(横)三ナリ、喪大記鄭注ノ意味ハ、壙ハ墓穴、說載除飾ハ、今迄車ニ載セ來リシ者ナルモ、墓穴ニ及ビテハ、之チ下ロシ(說ハ脫ト通ズ)又諸種ノ裝飾品チモ除クコト。既泌ノ泌ハ窆字ト通用、滿埳ノ埳ハ坎ニシテ、墓穴チ埋メルコト、無封ノ封ハ土地チ高ク盛ルコト、牛馬乘之ト

漢書注引作窆。封窆聲相近。俞云。上云既泌。畢云。泌當為犯。窆字之假音也。則此不當云無窆矣。且窆者葬下棺也。葬雖至薄。亦必下棺。而云無窆。理不可通。封仍當讀如本字。禮記王制篇不封不樹。鄭注曰。封謂聚土為墳。無封言不為墳也。檀弓曰。古也墓而不墳。考言土滿埳耳。

已葬而牛馬乘之。 考牛馬登其丘壟而不禁也。下文市人乘之。又同。

舜西教乎七戎。 畢云。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俱作犬戎。詒讓案。爾雅釋地有七戎。詩蓼蕭孔疏引李本爾雅云。六戎在西方。周禮職方氏又云五戎。王制孔疏引李注云。六戎一曰僥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

道死葬南己之市。 書鈔九十二。御覽八十一。引帝王世紀云。舜南征崩於鳴條。年百歲。殯以瓦棺。葬於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為零陵。謂之紀市。在今營道縣。孟子離婁篇云。舜卒於鳴條。史記五帝本紀。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集解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畢云。後漢書注引作舜葬紀市。又一引作葬南巴之中。太平御覽亦作紀。呂氏春秋安死云。舜葬于紀市。不變其肆。高誘曰。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于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按南己實當作南巴。形相近。字之譌也。高誘以為紀邑。非。九疑古巴地。史記正義云。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領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是已。王云南己。後漢書王符傳注引作南巴。巴即己之誤。畢以作巴者為是。且云九疑古巴地。案北堂書鈔及初學記禮部下引墨子並作南己。後漢書趙咨傳注及太平御覽並引作南紀。呂氏春秋安死篇。舜葬於紀市。即所謂南紀之市則己非誤字也。若是巴字則不得與紀通矣。墨子稱舜所葬地。本不與諸書同。不必牽合。舜葬九疑之文也。至謂九疑為古巴地。以牽合南巴。則顯與上文西教乎七戎不合。此無庸辯也。案王說是也。舜葬古書多云在蒼梧。孟子又云卒鳴條。與此云葬南己。並不相涉。困學紀聞引薛季宣謂。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羅泌路史注。又謂紀即冀。河東皮氏東北有冀亭。鳴條在安邑西北。其地相近。斯並欲傅合諸說為一。實不可通。近何秋濤又謂。周書王會篇正西枳己。即此南己。云紀市與枳己聲近。蓋即一地。尤肊說不足據。劉賡稽瑞引墨子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象為之耕。與此

ニ分レテ、二人相並耦シテ之ヲ使用ス、此耜ヲ以テ土地ヲ耕シ起スニ、廣一尺深一尺ナリ、此ノ耕シ起スコトヲ伐(伐ト通ズ)トイヒ、其面積ヲ甽(畎)ト云フ、故ニ三耦耕ハ六人ニテ耕スコトニテ、其廣三尺トナル。

久哭トハ久喪ノ誤ナリ。

考本ハ此聖王之道也ヲ此聖王也以道也ニ作ル。

方回ハ人名ナリ。

郭緣生ハ史記原文郭生ニ作ル、恐クハ人名ナルベシ

穀ハ楮ニシテ惡木ナリ、禮ニヨレバ天子ノ棺ハ梓杝ヲ用フ、今穀ヲ用フルハ儉ヲ尙ブナリ。

葛以緘之トハ、古ハ棺ヲ制スルニ釘ヲ用ヒズシテ、皮ニテ之ヲ束縛ス、然ルニ今葛ヲ以テスルハ儉ヲ尙ブナリ、禮記喪大記ノ意ハ封ハ

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之道也。畢云。之舊作也以二字。据後文改。考當作此聖王之道也。也之字誤。以衍。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藝文類聚十一引帝王世紀。舜攝政二十八年。堯與方回遊陽城而崩。畢云。北堂書鈔引作北狄。案畢據書鈔九十二引校。然書鈔二十五。又引仍作八狄。爾雅釋地有八狄。詩小雅蓼蕭孔疏引李巡本爾雅云。五狄在北方。周禮職方氏又云。六狄。禮記王制孔疏引李巡云。五狄。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道死葬蛩山之陰。畢云。蛩。初學記引作鞏。一本亦作鞏。北堂書鈔・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卭。呂氏春秋安死云。堯葬於穀林。高誘曰。堯葬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詒讓案。後漢書趙咨傳注。作堯葬卭之山。水經瓠子河注引帝王世紀云。墨子堯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山海經曰。堯葬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各殊。以爲成陽近是。堯冢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云。皇覽曰。堯冢在濟陰城陽。劉向曰。堯葬濟陰。丘壠皆小。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卽城陽。正義云。括地志云。堯陵在濮州雷澤縣西三里。郭緣生述征記云。城陽東有堯冢。亦曰堯陵。有碑是也。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說文木部云。穀楮也。毛詩小雅鶴鳴傳云。穀惡木也。禮天子棺用梓地。此用穀尙儉。畢云。穀字从木。考穀木。楮也。葛以緘之。釋名釋喪制云。棺束曰緘。緘函也。古者棺不釘也。喪大記云。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鄭注云。咸讀爲緘。凡柩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紼於柩之緘。今齊人謂棺束爲緘繩。又檀弓云。棺束縮二衡三。案禮棺束用皮。此用葛。亦尙儉也。漢書楊王孫傳云。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匵。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既氾而後哭。畢云。氾當爲犯。窆字之假音也。考氾未詳。蓋窆字之音近。滿埳無封。畢云。古無埳字。當爲坎。北堂書鈔・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坎。玉篇云。埳苦感切。亦與坎同。封後

棺三寸ノ上ニ桐字ヲ脫ス、不設屬辟トハ、當時ノ制度ニヨルニ、王ノ棺ハ四重ニシテ、辟ハ第二重ノ棺、屬ハ第三重ノ棺ナリ、此言ハ晉卿趙簡子ノ言ナレドモ、當時卿大夫ハ多ク君主ヲ僭ス、故ニ此言アリ、桐棺ヲ用フルハ何ゾヤ、棺材ハ一般堅牢ノ材ヲ用フ、然ルニ桐ハ朽チ易シ、以テ刑罰ノ意ヲ示スナリ。足以覆惡トハ醜惡ナル死體ヲ掩蔽スルニ足ルコト。

下毋及泉トハ、喪穴ヲ深ク穿ツトモ、泉マデホリサゲザルコト、上毋通臭トハ、上ハ死體ノ臭氣ヲ發散セシムルホド淺クナケレバ可ナリトスルコト。壟若參耕之畝トハ、墓地ハ廣サ三尺位ヲ以テ、十分トスルコト、三耦耕ノ意ハ、古代ノ耜ハ、金屬ノアタリタル先ハ一ツナレドモ、其柄ハ二ツ

一年左傳曰。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是其證。文二年傳。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哀十六年傳。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若改爲反。其所則義不可通。

故古聖王 畢云。後漢書趙咨傳注。引作古者聖人。詒讓案。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三引亦同。 **制爲葬埋之法。** 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爲喪法。墨子所述。或即夏法與。 **曰。** 畢云。初學記引作桐。餘書亦多作曰。 **棺三寸** 棺上當有桐字。左傳哀二年云。桐棺三寸。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釋文云。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不堪爲棺。故以爲罰。墨子尙儉。有桐棺三寸。荀子禮論篇說刑餘罪人之喪。棺厚三寸。衣衾三領。呂氏春秋高義篇云。楚子囊死。爲之桐棺三寸。是皆示罰之法。墨子制爲恒典。則太儉矣。檀弓云。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鄭注云。爲民作制。荀子楊注引墨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爲緘。蓋兼用下文。孟子公孫丑篇云。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並與此異。 **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 畢云。死者爲人惡之。故云覆惡。 **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 參耕之畝。謂三耦耕之畝也。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鄭注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甽。甽土曰伐。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說文耒部云。耕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與考工說同。若然一耦之甽。其廣一尺。則三耦之甽。其廣三尺也。【考】壟丘壟也。參耕蓋參錯之耕而幷畝者。 **則止矣。**

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 王云。久哭當爲久喪。喪字從哭亾聲。墨子原文。蓋本作䘮。見玉篇廣韻。而傳寫脫去亾字耳。節用篇曰。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是其證。久喪二字見於本篇及它篇者多矣。若作久哭則語不該備。 **而疾而從事。** 【考】下而恐衍。 **人爲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

城郭溝渠ノ上ニ脩字ヲ脱ス。

上帝鬼神云云ハ、前述ノ如キ政事ヲナストキハ、上帝鬼神ハ天ヨリ下土ヲ照臨シ、之ヲ撫循シテ曰ク、我(上帝)ハ是ノ如キ國君アルト國ナキトハ、何レカ利益多キヤト云フニ、其有無ニツキ可否ノ別ナシ、換言スレバ是ノ如キ國君ナキモ可ナリ。

惟ト雖ト通用、之ハ與ト通用、則豈不亦云云トハ、上帝ノ罪禍ヲ降ストハ至當ノ事ナリト云フコト。

喪者爲政。唯無。舊本作惟毋。今據吳鈔本改。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爲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王云。城郭溝渠上當有脩字。而今本脱之。則義不可通。此脩字正承上文城郭脩城郭不脩而言。蘇校同。考秋儀云。城上脱脩。是也。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説又不可矣。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粢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爲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惟吳鈔本作唯。王云。惟與雖同。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王云。之禍罰之猶與也。謂罪厲與禍罰也。之字古或訓爲與。考降字管下六字。則豈不亦乃其所哉。乃畢本作反云。舊作乃。以意改。王云。畢改非也。乃其所猶言固其宜。言以不事上帝鬼神。而獲禍。固其宜也。襄二十

ト、其意ハ人ヲ己ノ前ニ三タビ回轉セシメテ、必ズ己ニ面セシメントスルガ如シ、即チ無理ナルコトニシテ、場合ニヨリテハ、己ニ背ヲ向ケルコトモアルナリ。

考本ハ三睘ヲ三衆ニ作ル。

斧依ハ一ニ負扆ニ作ル、扆ハ屏風ノ如キ者ニシテ、王者ノ南面スルヤ、之ヲ背後ニ備フル者ナリ。

力征トハ兵力ヲ以テ征伐スルコト。

積委多シトハ、兵糧等ノ畜積多大ナルヲ云フ。

耆ハ嗜ト通ズ。

負己也。

王引之云。睘與還同。還讀周還折還之還。謂轉折也。使人三轉其身於己前。則或轉而向己。或轉而背己。皆勢所必然。如此而欲使其毋背己。不可得也。故曰。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睘而毋負己也。亦言求治之必不可得也。負亦背也。明堂位。天子負斧依。注負之言背也。秦策。齊東負海。北倚河。高注負背也。負與背古同聲。而字亦相通。史記主父偃傳。南面負扆。漢書負作背。漢書高紀。項羽背約。史記背作負。案王說是也。莊子說劍篇。說趙文王。宰人上食。王三環之。釋文云。環繞也。睘環義同。考一本。衆作睘。未詳。蓋己與三人之衆抗而已。欲不負也。言寡不可勝衆也。

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

國語吳語云。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大戴禮記用兵篇云。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盧注云。言以威力侵爭。案征正政通。天志上篇作力政。下篇及明鬼下篇並作力正。

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

畢云。礪當爲厲。

以攻伐幷兼。爲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

說文禾部云。積聚也。周禮大司徒鄭注云。少曰委。多曰積。左傳僖三十三年杜注云。積芻米禾薪。

城郭修

吳鈔本作脩。

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之。

漢書景帝紀顏注云。耆讀曰嗜。畢云。之舊作者。据後文改。

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耆攻之。

畢云。耆舊作者。据上文改。

今唯無以厚葬久

必是ノ是ハ且ノ誤。

內續奚后ハ、內積奚后ノ誤ニシテ、奚后ハ謑詬ト通ズ、恥辱ノ念ヲ云フ、心中ニ恥ヂ怒ルヲ云フ。

三睘ハ三還ナリ、三還トハ三タビ回轉スルコト

矣。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唯舊本作惟。今從吳鈔本改。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從事。畢云。不下舊有行字衍文。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爲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爲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是據下文疑當作且。爲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僻淫。吳鈔本作淫僻。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俞云。四字不可解。疑當爲內積奚后。皆字之誤也。奚后卽謑詬之段音。說文言部。謑恥也。重文謨曰謑。或從奊。又曰。詬謑詬恥也。重文詢曰詬。或從句。荀子非十二子篇作謑詢。是其本字。漢書賈誼傳作奊詬。奊卽謑之省。墨子作奚后。奚卽謑之省。后卽詬之省。古文以聲爲主。故省不從言耳。內積謑詬者。內積恥辱也。蓋出則無衣。入則無食。不勝其恥辱。故竝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考內續親戚也。奚吾未詳。蓋奚與勃豯之豯通。吾支吾之吾。謂不和也。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夫衆盜賊而寡治者。王云。夫字承上文而言。舊本。夫譌作先。今改正。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睘而毋

孼子ハ長子以外ノ衆子、其ハ期ト通ズ、一年ノ喪ヲ云フ、喪服經ノ世父母トハ伯父母ナリ。族人ハ戚族人トナスベシ、戚族人トハ近緣ノ人ヲ云フ、從祖祖父母トハ祖父ノ兄弟及其配偶者、從祖父母トハ從祖祖父ノ子、從祖昆弟ハ從祖父ノ子、報トハ彼我ガタメニ喪服ヲ着スレバ、我亦彼ノ爲メニ服スルヲ云フ。姑ハ父ノ姉妹、姉ハ己ノ姉妹、甥舅ハ爾雅ニ謂我舅者、吾謂之甥トアリテ、相互ノ稱呼ナリ、月數ハ數月ノ誤。

彻ハ忍ト通ズ。

此其爲敗云云トハ喪中ハ男女ノ交ヲ禁ズルヲ以テノ故ナリ。

負ハ伏ト通ズ、衆之說無可得焉トハ、人民ヲ衆多ナラシムルノ理由ハ、發見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

之誤。案王兪二說不同。未知孰是。考死者五。秋儀云。五疑衍。非是。妻後子與上君父母合爲五。

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孼子其。

畢云。其同期。詒讓案。公孟篇正作期。非儒篇作其。與此同。喪服經爲世父母。叔父母昆弟衆子並齊衰期。說文子部云。孼庶子也。孼子卽衆子。對前後子爲家嫡也。

族人五月。

喪服經爲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並小功五月。王云。族人當爲戚族人。謂族人之近者也。非儒篇。正作戚族人五月。見儀禮喪服。今本脫戚字。則義不可通。公孟篇。戚族人五月。今本亦脫戚字。

姑姉甥舅皆有月數。

喪服爲姑姉妹在室期。適人大功九月。甥舅相爲緦麻三月。王云。月數當爲數月。公孟篇。正作姑姉舅甥皆有數月之喪。亦見喪服。今本數月二字倒轉。則文義不明。

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陬。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彻寒。夏不彻暑。

畢云。彻忍字假音。考秋儀云。彻任同。是也。下同。

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

負伏通。左傳襄三年。魏絳將伏劍。孔疏云。謂仰劍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

衆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既以不可矣。

畢云。以同已。

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

者云トハ、久喪ノ爲メ後ニ生キ殘リタル人人ハ、生活ニ必要ナル業務ニ從事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
考本、穫ヲ獲ニ作ル。

喪服經トハ儀禮ノ喪服ニ經傳ノ區別アリ、故ニカク云フ。
後子ハ長子ナリ、者五ハ二者ノ誤ニシテ、妻ト後子トヲ云フ。
考本ハ死者五ニテ句トシテ注ス。

天子絶期トハ、天子ハ至尊ナルヲ以テ、旁親ノ爲ニ服スルコトナク、随ツテ期ノ喪ナシ、唯其子ニ對シテ義理上、三年間、再娶ヲナサザルナリ。
禮記襍記ノ練、祥、禫ハ皆祭ノ名ナリ。

地而埋之也。說文穴部窦穿也。又曰。窫深抉也。義竝與抉相近。案王說近是。

後得生者而久禁之。

畢云。言厚葬則埋已成之財。久喪則禁後生之財。案此謂死者之親屬得生而禁其從事耳。非謂財也。畢失其義。

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

考 獲穫也。

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富家。

畢云。舊求以二字倒。据後文改。

而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

考 民字屬上。

其說又不可矣。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

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下文亦作唯。唯無唯毋義同。畢本竝改無爲毋非。詳前。吳鈔本喪下無者字。

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

喪服經爲父斬衰三年。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說苑修文篇。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則戰國時。非儒者。蓋不盡持三年服也。

妻與後子

考 爲父後者。

死。者

孔廣森云。後子者爲父後之子。卽長子也。戰國策謂齊大子申爲後子。荀子謂丹朱爲堯後子。其義並同。畢云。後子嗣子適也。

五皆喪之三年。

畢云。左傳曰。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周禮如此。案喪服經。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夫爲妻齊衰期。畢據左昭十五年傳。證此文是也。彼叔向語指景王有穆后太子壽之喪。而云有三年之喪二。是妻亦有三年之義。杜注云。天子絶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孔疏云。喪服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爲之三年不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孔廣森云。襍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有練有祥有禫。故妻喪禫期兼得三年之稱也。假令遭喪於甲年之末。除禫於丙年之首。前後已涉三年。王云。者五當爲五者。謂君父母妻與後子也。非儒篇曰。妻後子三年。今本五者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兪云。上文君死父母死既已別而言之。此不當總數爲五。五疑二字

ナリ、蚤朝ノ下ニ晏退聽獄治政ノ六字ヲ補ヒ、不能ト連讀スベシ。五官六府ノ上ニ、使士大夫行此、則必不能治ノ十一字ヲ補ヒ、以テ下文ノ實倉廩ニ至ルマデヲ連讀スベシ、五官ハ司徒(教育ノ官)司馬(軍事ノ官)司空(土木ノ官)司士(公卿以下ノ版籍爵祿ヲ司ル官)司寇(司法官)ナリ、六府ハ司土司水司木司草司器司貨ニシテ、一國ノ山林水理物産等ヲ管理スル官吏ナリ、曾子問ハ禮記ノ篇名、設其參傳其伍トハ、諸侯ノ國ニ三卿五大夫ヲ立ツルヲ云フ。

九府圜法トハ、九府ノ貨幣ヲ造ル法ナリ、圜ハ圓ニシテ錢ノ形ヲ云フ。

細計厚葬云云ハ、計厚葬爲多埋賦財者也トナスベシ。

財以成者云云ハ、厚葬ノ時ニハ、既ニ實用ニ適セル財物ヲバ、葬穴ヲ穿チテ埋ムルコト、扶ハ抉ノ誤也、後得生

是也。蓋諸侯雖止三卿。然亦備五官。但其二官無卿耳。戰國時諸侯蓋猶沿其制。至淮南子天文訓云。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云。司馬者火也。司營者土也。司徒者金也。司寇者水也。司農者木也。左昭二十九年傳云。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此並古五官之別制。與周侯國五官之名不甚合也。六府。古籍無明文。曲禮六府。鄭君以爲殷制。則非周法。左傳文七年。大戴禮記四代篇。並以水火金木土穀爲六府。亦非官府。漢書食貨志。說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顏注謂。即周官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等官。若然天子有九府。六府或亦諸侯制與。

辟草木。畢云。辟同闢。草即艸字假音。

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畢云。夜一本作晚。

耕稼樹藝。說文丮部云。埶種也。藝即埶之俗。

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婦吳鈔本作媍。

則必不能夙興夜寐。考李本。寢作寐。是也。

紡績織紝。畢云。紝紝二字皆通。

細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蘇云。之字衍。俞云。細字無義。蓋即上句紝字之誤而衍者。紝本作紝。因誤。爲細矣。埋賦二字亦不可通。賦當作贓。玉篇貝部贓作郎切。藏也。是埋贓即埋藏也。贓賦相似。因而致誤耳。案俞以細爲衍文是也。而破賦爲贓則非。此當云計厚葬爲多埋賦財者也。與下文云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文例同。考謂賦物之爲財者。

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考久喪之害。於人事多矣。故計久喪。人人憚爲之。則必不務。而廢之。此與久禁從事同也。

財以成者。畢云。以同已。

扶而埋之。王引之云。扶字義不可通。扶當爲抉。謂抉已成之財。而埋之也。隸書抉字或作扶。與扶相似而誤。俞云。扶乃抉字之誤。廣雅釋詁。抉穿也。抉而埋之。謂穿

摧也ヲ引キテ、改字ヲ頬ハサズトナス、縗ハ長六寸廣四寸ノ喪章ニシテ、胸ニツケル者、絰ハ首及腰ニツケル喪章、垂涕ハ哭泣ノ餘リ、鼻汁ヲ垂ラスコト、倚廬ハ喪中閑居ノ處ニシテ、一時ノ假小屋、寢苫ハ藁席ニ臥スルコト、枕凷ノ凷ハ塊ノ本字、强不食而爲飢ハ斬衰(父ノ三年喪)ニハ三日、齊衰(母ノ三年喪)ニハ二日、大功(九ケ月)ニハ三回、小功(五月)緦麻(三月)ニハ二回ノ規定アルコト、禮記間傳ニ出ヅ、陷陬ノ陬ハ陬ノ誤ニシテ陬ニハ隅ノ義アリ、即チカドバリタルコトナリ、故ニ面目瘦セコケタルコト。黎黑ハ光澤ナキコト、上士之操喪也云云トハ、上流社會ノ喪事ヲ行フヤ、天子諸侯ノ如キ貴キ身分ノ人ニ在リテハ、左右ノ人ニ扶ケラレテ漸ク起チ、大夫士ノ如キ者ニアリテハ、自ラ杖ニヨリスガリテ行ク、以此共三年ノ共ハツトメルコト

阪隅。言面瘦棱棱也。盧云。玉篇有㿜字。先外切。云瘦病也。則當爲㿜。詒讓案。莊子天地篇云。卑陬失色。釋文云。李云。卑陬愧懼貌。一云。顏色不自得也。此陬疑亦與陬同。皆形容阻喪之貌。與瘦異也。考陬字書不載。蓋陬字隅也。陷如在隅。

顏色黧黑。黧黎之俗。詳兼愛中篇。

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喪服四制云。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鄭注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

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王引之云。若猶此也。

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俞云。蚤朝下脫宴退二字。蚤朝晏退與下蚤出夜入。夙興夜寐。對文。若無宴退二字。文義未完。尚賢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下篇。竝有蚤朝晏退之文。尚賢篇與夜寢夙興蚤出莫入相對。非樂篇・非命篇與蚤出暮入夙興夜寐相對。是其證也。案俞說是也。但此處捝文尚不止此二字。今未敢肊補。

五官六府此當作使士大夫行此。則必不能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指卿大夫言也。非樂上篇云。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此與彼正同。今本五官上有捝文。遂以五官六府以下。並爲王公大人之事。非也。又案五官者。般周侯國之制也。史記周本紀云。古公作五官有司。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千乘之國。列其五官。曾子問。諸侯適天子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鄭注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管子大匡篇云。乃令五官行事。商子君臣篇云。地廣民衆。故分五官而守之。戰國策齊策云。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曲禮。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水・司木・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鄭注云。此亦般時制也。府主藏六物之稅者。周禮大宰。說邦國官制云。設其參傅。其伍。鄭注云。伍謂大夫五人。檀弓孔疏引崔靈恩說謂。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

乎諸侯ノ上ニ、存字ヲ脫ス、車府ハ庫府ノ誤、比於身ハ、死者ノ身ニ金玉等ヲ周ク裝ハシムルヲ云フ。

綸組節約云云、綸ハわた組ハくみいとノ類、節約ハ縛リツケルコト、擴ハ墓地、淮南子ノ含珠鱗施トハ、含珠ハ死者ノ口中ニ入レルヲ、鱗施トハ珠玉ヲ死體ニツケルコト、恰モ魚ノ鱗ノ如キヲ云フ。

屋幕ハ幄幕、几ハ机、梴ハ筵席、壺濫ハ壺鑑ニシテ鏡ノ類、羽旄ハ鳥羽ヲ以テ飾リタルさしものノ類、齒革ハ象牙犀革ノ類。

寢ハ挾ノ誤、滿意ハ得意ノ狀態、若送從ハ送死如徙ノ誤、其意ハ死者ヲ送ルコト、轉宅スル人ヲ送ル如クナスコト、生器ハ生時用ヒタル道具。

天子ノ下ニ、諸侯ノ二字ヲ脫ス。

不秩聲ハ哭泣ノ聲ヲ妄リニ發スルコト、翁縗經ノ翁ハ擁ノ誤、牧野本ニハ韻會小補ノ翁

屋爲幄。幭俗幕字。

鼎鼓几梴壺濫。

梴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挻。从手誤。畢云。梴同筵。呂氏春秋節喪有云壺濫。高誘曰。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爲濫。取其冷也。盧文弨云。壺濫蓋器名。高注似臆說。呂覽愼勢篇云。功名著乎盤盂。銘篆著乎壺鑑。梁履繩云。周禮。春始治鑑。集韻。鑑或從水。案盧梁說是也。

戈劍羽旄齒革。

呂氏春秋節喪篇云。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夫玩好貨寶鍾鼎壺鑑。轝馬衣被戈鈠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

寢而埋之。

後文云。扶而埋之。扶王引之校改挾。此寢字疑亦挾字之誤。

滿意

滿意義同。說文心部云。意滿也。

若送從。

此當從公孟篇作送死若徙。荀子禮論篇云。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此挩死字。送字誤著若字之下。徙又誤從。遂不可通。

曰天子殺殉。

畢云。古只爲徇。詒讓案。天子下疑當有諸侯二字。

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

將軍大夫郎卿大夫。詳尙同中篇。

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柰何哉。曰哭泣不秩聲。翁

爾雅釋詁云。秩常也。儀禮士喪記云。哭晝夜無時。襍記云。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畢云。言聲無次第。翁義未詳。洪云。畢讀作翁縗經句。案翁字屬聲爲句。聲翁當是聲嗌之譌。說文嗌咽也。籀文作[illegible]。與翁字形相近。案洪說是也。考不秩無時也。翁嗌同音。蓋古通。

縗絰。

畢云。說文云。縗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鄭君注儀禮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絰。說文云。絰喪首戴也。

垂涕處倚廬。寢苫枕凷。

禮喪服傳及士喪記云。居倚廬。寢苫枕塊。鄭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苫編藁。塊堛也。釋文。塊本又作凷。案凷本字塊或體。考若當作苫。

又相率強不食而爲飢。

閒傳云。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

薄衣而爲寒。使面目陷𨼆。

畢云。當爲陬。陬之訓

者、槨ハ其棺ヲ收容スル者、禮記檀弓ノ柏槨以端長六尺トハ、柏樹ヲ以テ槨材トナシタル者ニシテ、當時ノ制ニヨルニ椁材ハ下ヨリ上ニ積重スル者ニシテ、其形大略目ノ如シ、各段ノ長サ六尺、此ノ如キ者ヲ以テ棺ノ四面ヲ圍ム時ニ、其椁材ノ端ト端トヲ織合ハシテ、組立テル者ナリ。其ノ形⊡ノ如シ、抗木トハ椁上ニ置カルル材ニシテ、上ヨリ土ヲカケルトキ其ノ直接ニ接觸ヲ防グ者ナリ。禮記喪大記ノ小斂トハ、死ノ明日之ヲ戸内ニ行フ儀式ニシテ、大斂ハ其明日阼階ニ行フ者ナリ、斂トハ死者ニ衣ト衾トヲ被ラシメ、其遺體ヲ斂ムル意味ナリ。文繡ハ棺ノ飾又帷幕ノ類ヲ云フ、丘隴ハ高キ土地ニシテ墓ヲ云フ。禮記禮器ノ文意ハ、匹夫ノ身分不相應ナル祭ヲ斥シタルナリ。家室ハ一家ノ財産ト云フガ如シ。

重。畢云。椁舊作槨。以意改。詒讓案。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柏槨以端。長六尺。鄭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荀子禮論篇云。天子棺椁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楊注云。禮記云。天子之棺四重。今云十重。蓋以棺椁與抗木合爲十重也。諸侯以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案莊子天下篇述喪禮。作天子棺椁七重。餘與荀子同。

葬埋必厚。衣衾必多。喪大記云。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大斂。君陳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

文繡必繁。文繡謂棺飾若帷荒之屬。周禮縫人鄭注云。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是也。

丘隴必巨。說文土部云。壠丘壠也。禮記曲禮鄭注云。丘壟也。壟冢也。隴壟之叚字。淮南子說林訓云。或謂冢。或謂隴。名異實同也。呂氏春秋安死篇云。世俗之爲丘壟也。其大若山。其樹若林。

存乎匹夫賤人死者。匹舊本譌作正。畢云。正同征。王云。畢說非也。正當爲匹。白虎通義曰。庶人稱匹夫。上文王公大人爲一類。此文匹夫賤人爲一類。無取於征夫也。隸書匹字。或作疋。與正相似而誤。禮器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釋文。匹本或作正。緇衣。唯君子能好其正。注正當爲匹。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殆竭家室。莊子養生主釋文引向秀云。殆疲困也。

乎諸侯死者。畢云。乎當云存乎。

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比舊本譌北。今依道藏本・吳鈔本正。兪云。車乃庫字之誤。漢書王尊傳師古注曰。比周也。比乎身。猶言周乎身。【考】秋儀云。車疑庫。是也。

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淮南子齊俗訓云。古者非不能竭國麋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許注云。綸絮也。束縛也。案節約與淮南書節束義同。【考】綸組節約絕句。謂固棺用綸組也。下文云。堯時穀木之棺。葛以緘之。與此應。

又必多爲屋幕。吳鈔本作幄幙。案屋非攻中篇亦作幄。幄俗字。古止作屋。詩大雅抑。尙不愧于屋漏。鄭箋云。屋小帳也。史記周本紀云。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並以

スルコトナカラシメントス。

考本、誰買ヲ誰覇ニ作ル。

治ハ唐ノ高宗ノ諱ナリ。

相廢ハ措廢ノ誤、終身勿廢ノ下ニ也字ヲ脫ス。

且故ハ是故ノ誤。

今天下之士君子云云ハ、天下ノ士君子ガ、厚葬久喪ヲ以テ是非利害ノ何レニ中ルカニツキテ疑惑ヲナスコト。

此存乎云云トノ存ハ在ト同意。

棺ハ死體ヲ收容スル

補求字。是也。餘並非。考李本。覇作賈非是。

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亂乎。

畢云。理前作治。詒讓案。唐人避諱改。

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

考求當作來。

除之

考絕句。屬下。

天下。

畢本作除天下之。今據道藏本・吳鈔本乙正。與上文仁者將興之天下句法正同。

相廢而使人非之

相廢義難通。相疑當爲措。與廢義同。書微子之命敘云。殷既錯天命。釋文引馬融云。錯廢也。非命上篇云。今雖毋求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措錯字通。今本作相。形近而譌。

終身勿爲。

兪云。此當云仁者將求除天下之害。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也。案句末當依兪校補也字。餘並非是。

且故興天下之利。

王云。且故二字文義不順。當爲是故之誤。興利除害。正承上文而言。案王說是也。兪謂。終身勿爲下舊有也字。且卽也字之誤。失之。

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

當作未之嘗有也。

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爲中是非利害也。

穆天子傳。郭璞注云。中猶合也。

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

毋語詞。畢改毋非。詳尙賢中篇。王云。雖與唯同。蘇云。雖字誤。當從下文作唯。案王說是也。

以爲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

相反スルニモ關セズ、二者各〻先王ノ道ヲ奉ジタル者トナス。

傳ハ轉ノ誤ニシテ、其意ハ言論バカリニテハ其是非ヲ分チガタシ、故ニ試ニ一歩ヲ轉ジテ、實際ノ政事上ニ就キ之ヲ觀ルベシ。

三利ハ上文ノ富、衆、治ヲ云フ。

仁者將ノ下ニ求字ヲ脫ス。

誰賈ハ設置ノ誤、其意若シ厚葬久喪ガ、果シテ國利民福トナル者ナラバ、仁者ハ此風ヲ天下ニ興起スルコトヲ求メ、此制度ヲ設置シ、天下ノ人ヲシテ其善事ナルコトヲ譽メ、長ク廢

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卽相非。行卽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爲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傳道藏本・吳鈔本竝同。畢本作傳。王云。傳字義不可通。當依舊本作傳。傳與轉通。呂氏春秋必己篇。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高注曰。傳猶轉。莊子天運篇。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漢書劉向傳。禹稷與咎繇。傳相汲引。傳竝與轉同。淮南主術篇。生無乏用。死無轉尸。逸周書大聚篇。轉作傳。襄二十五年左傳注。傳寫失之。釋文傳一本作轉。言若疑惑乎二子之言。則試轉而爲政乎國家萬民以觀之也。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畢云。舊脫此字。據前後文增。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畢云。此下舊有仁者將求與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云云共六十四字。與下文複出。今刪。案吳鈔本亦衍。霸作伯。詒案秋儀云。自爲人至事也。六十四字衍。是也。仁者將興之天下。將下當依俞校補求字。誰賈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誰賈義不可通。當爲設置之誤。兼愛下篇。設以二士。設今本亦譌作誰。可證。置與賈亦形近而譌。畢校一本作霸。尤譌謬不可據也。下文云。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相廢而使人非之。與與除。置與廢。譽與非。文竝相對也。俞云。此上舊有仁者將求與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云云。畢氏刪之是也。惟將下當有求字。下文云。仁者將求除天下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與此爲對文可證也。此當云仁者將求與天下之利而使民譽之。終身勿廢也。案將下俞校

不智ノ智ハ知ト通用。

言則相非行卽相反云云トハ二者ノ言行ハ全然

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此字與知通。下同。畢云。一本作知。考下智恐知誤。下同。）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謀謂隱匿其智謀。猶尚同上篇云。隱匿良道不以相敎也。荀子王制篇云。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若三務者（畢云。舊脫此字。据後文增。考指上三者。）孝子之爲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爲天下度。（畢云。舊脫爲字。一本有。）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天下爲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爲天下度也。（句首此字。據上文不當有。畢云。舊脫也字。据上文增。）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盧云。今逮至昔者連下爲文。亦見下篇。）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爲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爲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畢云。則字据下當爲卽。詒讓案。二字古通。）行卽相反。（卽吳鈔本作則。）皆曰吾上祖

レナケレバ十分ナリトスルコト。

蠲潔ハ清潔ナルコト。

（藏本・吳鈔本作重誤。）恐傷民之氣。于是作爲宮室而利。（于吳鈔本作於。戴云。下有脫文。）然則爲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蠲潔詳同中篇。）宮牆足以爲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下疑有脫文。）

節用下第二十二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畢云。說文云。葬臧也。从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又云。節竹約也。經典借爲約之義。）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爲親度也。（畢云。辟同譬。）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

十一ヲ見ヨ。考工記ノ無齡トハ甲ノ工合ヨク作ラレテ、摩擦シ窮屈ナラザルヲ云フ。

利爲ノ利ハ制ノ誤。

津人不飾トハ渡守ガ特ニ舟ヲ美美シクセザルヲ云フ、左傳ノ文ハ昭公二十四年ニシテ、其文意ハ王子朝ガ河神ニ寶玉ヲ捧ゲテ福ヲ求メタルコトナリ。

三領ハ三枚ナリ、衣服ヲ數フルニ、首領ヲ圜ム所ノ襟ヲ以テス、故ニ三領ト云フ、禮記ノ文ハ喪大記ヲ見ヨ。

棺三寸トハ棺ノ厚サ三寸ヲ云フ、葬田不妨田トハ、古來ハ人ヲ田野ニ葬ムルモ、敢テ農耕ヲ妨ゲズ、故ニ後ニ至リテモ之ヲ發掘スル者ナシ、堀穴ノ堀ハ窟ト通ズ、葬穴ヲ云フ、蜉蝣堀閲ノ句ハ、詩經曹風蜉蝣篇ニ在リ、其意ハ蜉蝣ノ穴カラ羽ヲヒロゲテ出ヅルコト、堀閲ハ疊韻ナリ。

流不發洩則止ノ流ハ氣ノ誤ナルベシ、其意ハ死者ノ氣ガ、外部ニ洩

可濟。於是利爲舟楫。　王云。利字義不可通。利當爲制。隸書制字或作剌。與利相似而誤。　足以將之則止。　廣雅釋詁云。將行也。止舊譌上。今據道藏本正。考將行也。　雖上者三公諸侯至。　舊云上舊作止。以意改。考一本上作王。是也。　舟楫不易。津人不飾。　説文水部云。津水渡也。津人蓋掌渡之吏士。左傳云二十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列子黄帝篇云。津人操舟若神。劉向列女傳辯通篇。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　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　意林作三領之衣。荀子正論篇楊注云。三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於序東。西領南上。故以領言。　足以朽肉。棺三寸　意林作三寸之棺。説詳節葬下篇。　足以朽骸。　荀子正論篇云。世俗之爲説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蓋戰國時相傳有是語。不獨墨家言也。　堀穴深不通於泉。　意林。不作則。誤。堀吳鈔本作掘。下同。畢云。説文云。堀兔窟也。此竄字假音。案畢説非也。説文土部別有堀字。訓突也。引詩曰蜉蝣堀閲。段玉裁注本校改堀篆作堀。而刪堀兔窟也一條。最爲精審。此堀穴則借爲窟字。戰國策楚策云。堀穴窮巷。漢書鄒陽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顏注云。堀與窟同。　流不發洩則止。　畢云。流疑當爲氣。据下篇有云氣無發洩於上。　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　畢云。辟同避。言堀穴但可以避冬日風寒而已。　逮夏　畢云。逮舊作建。以意改。　下潤溼。上熏烝。　熏道

斗以酌ハ梧杓ヲ以テ酒醬ノ類ヲ酌ムコト、俛仰周旋威儀之禮ノ下脫文アルベシ、上下ノ文ヲ以テ之ヲ例スルニ、足ニ以將ニ之則止、諸加レ費不レ加ニ於民利ニ者ノ十五字ヲ脫セシ者カ。

牧野本ニヨレバ行日ノ日ハ則字ノ誤。擊則斷旁、擊而不折トハ、劍ヲ四方八方ニ振リ舞シテ、物ヲ斬ルモ折レザルコト、然レドモ文意圓滿ナラズ、或ハ原文ニ誤アルベシ。動則兵且從ノ兵ハ弁ノ誤ニシテ、弁ハ變ノ假字、其意ハ甲胄ハ身體ノ擧動ニヨリテ屈伸自在ナルヲ云フ。漢孔宙碑ハ金石萃編卷

屬。瓦器也。李斯傳作鉶。韓非子十過篇同。韓詩外傳又作型。

斗以酌。王云。斗上脫一字。此與下文義不相屬。酌下必多脫文。不可考。詒讓案。詩大雅行葦云。酌以大斗。說文木部云。枓勺也。勺部云。勺挹取也。此斗酌卽枓勺之叚借字。謂以枓挹酒漿也。俛仰周旋威儀之禮。畢云。說文云。頫低頭也。或从人免。聖王弗爲。此句上以上下文例校之。當亦有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九字。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畢云。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玉篇紺古憾切。案緅非古字。當爲纔。考工記云。五入爲緅。鄭君注云。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說文纔云。帛雀頭色。與鄭注緅義合。說文無緅字。是知當爲纔。考紺青而含赤色。帛青赤色。夏服絺綌之衣。輕且凊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人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廣雅釋詁云。狡健也。呂氏春秋恃君篇。服狡蟲。高注云。狡蟲。蟲之狡害者。此狡獸與彼狡蟲義同。於是敎民以兵。行日帶劍。爲刺則入。日疑當爲曰。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兵字無義。疑當作弁。與兵形近而誤。弁者變之叚字。書堯典。於變時雍。漢孔宙碑作於亓時廱。亓卽弁之隸變。是其證也。考工記函人。爲甲衣之無齘則變也。鄭注云。變隨人身便利。此變且從之義。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

豐象傳ハ上六ノ辭ニシテ、豐大ノ極ニ居ル者ナレバ、天際ニ飛翔スルガ如キヲ以テ、之ニ譬フ。

厚愛ハ財物ヲ愛惜スルコト、黍稷不二トハ黍稷ヲ一品限リトナスコト、羹胾不重トハ、羹卽チ肉汁、胾卽チ肉ノ細切ヲモ一品限リトナスコト、毛炰ハ豚ヲ毛グルミニ燒キ蒸スコト、大羹ハ味ヲツケザル肉汁、鉶羹ハ鉶ト云フ鼎ニ似タル者ニ盛リタル肉汁。土塯土形皆瓦ヤキノ食器ナリ、刑ハ鉶ニ通ズ。

集解豐象傳。天降祥也。王弼本。降祥作際翔。案王校是也。淮南子脩務訓高注云。陰氣所在故曰幽都。今雁門以北是。莊子在宥篇云。堯流共工於幽都。釋文引李頤云。卽幽州也。尙書作幽州。畢云。謂暘谷昧谷。詒讓案。荀子王霸篇楊注引尸北裔也。

東西至日所出入。

子云。堯南撫交阯。北懷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韓非子十過篇云。昔者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文並略同。又大戴禮記少閒篇云。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淮南子脩務訓云。堯北撫幽都。南通交趾。賈誼新書脩政語上云。堯撫交阯。北中幽都。亦與此文大同小異。

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胾不重。

說文肉部云。胾大臠也。詩魯頌閟宮。毛炰胾羹。毛傳云。胾肉也。羹大羹鉶羹也。管子弟子職。羹胾中別。尹注云。胾謂肉而細切。案不重謂止一品不多重也。畢秋儀云。二貳同。

飯於土塯。

飯舊本譌飲。王云。土塯乃飯器非飲器。飲乃飯字之誤。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畢云。塯當爲溜。太平御覽引此云飯土軌。史記李斯列傳。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飯土匭。啜土鉶。徐廣曰。匭一作溜。說文無塯字。玉篇云。力又切。瓦飯器也。詒讓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云。飯土簋。索隱本。簋作塯云如字。一音鏤。一作簋。又敍傳云。食土簋。集解徐廣云。一作塯。與此字並同。韓非子十過篇云。堯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卽李斯所本。韓詩外傳三又云。舜飯乎土簋。啜乎土型。文並大同小異。

啜於土形。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鉶。鄭君注周禮云。鉶羹器也。後漢書注引此云。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飲土簋。歠土鉶。糲粱之飯。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己也。文選注亦以爲。此文案出韓非子。顧云。秦本紀正作土形。太史公自序作刑。詒讓案。說文口部云。啜嘗也。形刑並鉶之叚字。史記敍傳。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云。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後漢書注所引。疑卽本史記文。史記正義引顏氏云。刑所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爲之。卽瓦器也。秦始皇本紀作啜土刑。集解引如淳云。土刑飯器之

鞼匏ハ韗鞄ノ借字ニシテ、韗ハ皮ヲ作リ鼓ヲ作ル職人、鞄ハ柔皮ヲ作ル職人ナリ、鞄或ハ鮑ニ作ル、周禮考工記函人ノ條ヲ見ヨ。

梓ハ器具ヲ作ル者、匠人ハ建築ノ職人。

交阯ハ今ノ安南地方、北降幽都ノ降ハ際ノ誤、幽都ハ山西省雁門以北ノ地。

鞼匏。畢云。鞼說文云。韋繡也。匏當爲鞄。說文云。柔革工也。讀若朴。王云。鞼卽考工記函鮑韗韋裘之韗。非謂韋繡也。輪車梓匠爲攻木之工。陶爲摶埴之工。冶爲攻金之工。然則鞼匏卽韗鮑爲攻皮之工也。凡文吻問與脂旨至古音多互相轉。故韗字或作鞼。鞄之爲匏。亦借字耳。故考工記又借作鮑。案王說近是。說文革部云。韗攻皮治鼓工也。或从韋作韗。又云。鞄柔革工也。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鞄卽鮑也。此段鞼匏字爲之。非儒篇有鮑函車匠。字亦作鮑。或云。考工記設色之工畫繢。鞼卽繢之借字亦通。考羣使羣處也。輪輪人。鞼繡革也。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畢云。舊民用下作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今据後文改。史記李斯列傳。李斯曰。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卽用此義。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强股肱。畢云。太平御覽引有使字。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畢云。芬字同芬。不致遠國珍怪異物。怪舊本作恢。畢云。恢一本作怪。太平御覽引同。說文云。恢大也。亦通。詒讓案。作怪是也。今據正。恢篆文相近而譌。公羊昭三十一年傳。有珍怪之食。何注云。珍怪猶奇異也。荀子正論篇云。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淮南子精神訓云。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考秋儀云。恢疑怪是也。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吳鈔本作趾。案阯趾之叚字。大戴禮記少閒篇。韓非子十過篇。淮南子脩務訓。並作趾。高注云。交趾南方之國。荀子楊注引尸子及賈子新書。並作阯。案交阯卽今越南國。北降幽都。王云。降字義不可通。降當爲際。爾雅。際接捷也。郭注曰。捷謂相接續也。際降字形相似。故傳寫易譌。周易

籍斂ハ稅斂ナリ、緩槖ハ伏槖ノ誤ニシテ火攻ノ具、此不令ノ令ハ今ノ誤、數術而起トハ、人口ヲ減少スル法ハ前述ノ如ク數多アルヲ云フ、無此ノ下ニ、此ノ一字ヲ補フテ下文ト連讀セシムベシ。

考本、去無用之費聖王之道ヲ去無用之聖王之道ニ作ル。

卷ハ倦ト通用。

考本、歿世而ヲ歿二十而ニ作ル。

正諸侯ノ正ハ長ニシテ諸侯ノ盟主トナルヲ云フ。

此不令爲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畢云。令當爲令。藏云。不猶非也。考令善也。聖人爲政特無此。此字疑當重。誤捝其一。不聖人爲政其所以衆人之道。考言非聖人而爲政。是所以衆人民之道。亦有術也。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費。王云。舊本脫費字。中篇曰。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今據補。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考言去聖王之道之無用者。則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考李本無此篇。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說文言部云。謹愼也。此蓋與信義近。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吳鈔本作厭。歿世而不卷。歿吳鈔本作沒。世舊本作二十二字。盧云。二字疑當爲世。今據正。蘇云。卷當爲倦。詒讓案。正字當作券。說文力部云。券勞也。考工記輈人鄭注云。券今倦字也。卷卽券之叚字。考秋儀云。歿疑役。可是。卷倦之誤。忠信則不饗其役也。二十葢年二十而爲成人。身已知理。故不倦。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正長也。詳親士篇。是故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

于民次也ノ次ハ、恣ト通ズ、其意ハ人民ガ法制ヲ守ラズシテ、勝手ノ事ヲナスコト。
所ハ時ト訓ズ。
以其蚤與其晩相踐ノ踐ハ、翦ノ訛音ニシテ、除クノ義アリ、其意ハ先王ノ定法ト後人ノ所爲トヲ差引勘定スルコト。
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ノ純ハ全ト訓ズ、字ハ孳乳ニシテ子ヲ生ムコト、年ハ人ノ誤、其意ハ前述ノ如ク、十年ノ相違アリ、モシ人ガ丸三年ニ、一人宛生ルトスレバ、二三人アルベキ筈ナリ。
此不惟云云ハ、苟クモ前述ノ如ク、蚤ク結婚セシムルトキハ、人口ヲ増加セシムル良法ト言フベカラザルカ、(反語)且不然已ハ且不惟此爲然已ノ誤、其意ハ、人口減少ノ源因ハ、結婚制度ノ壞敗ノミニアラズ、其外ニモ源因アリト云フコトニシテ、下文ヲ惹起スル句法ナリ。

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王云。所猶時也。言有時二十年。有時四十年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注曰。所猶時也。以其蚤與其晩相踐。玉藻鄭注云。踐當爲翦。聲之誤也。呂氏春秋制樂篇高注云。翦除也。戴云。踐讀如籩豆有踐之踐。傳曰。踐行列皃。行列有比校之義。案戴說未允。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周禮玉人注云。純猶皆也。說文子部云。字乳也。蘇云。字猶養也。下年字疑當作人。蓋聖王之法二十而處家。今後十年。彼早處家者。當有二三子也。戴云。虞氏注易屯卦云。字姙娠也。下年字乃人字之誤。**考**純十音之轉。此不惟使民蚤處家。惟吳鈔本作唯。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此文未足。必有捝字。明鬼下篇云。且不惟此爲然。此且不下。疑亦捝惟此爲三字。今天下爲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王引之云。籍斂稅斂也。大雅韓奕篇。實畝實籍。箋曰。籍稅也。正義引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興師以攻伐鄰國。惟毋。吳鈔本作唯無。畢本毋改毌云。毌同貫。案畢校非也。唯毋毋語詞。說詳尚賢中篇。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僾橐。有讀爲又。侵就未詳。橐以擧火攻城之具。見備穴篇。韓非子八說篇云。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橐。疑此僾亦當爲伏之譌。畢云。僾卽搜字異文。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

ニ就キテ、長短得失相助クルヲ云フ、酋矛ハ短キ矛ニシテ二丈二尺、夷矛ハ長キ者ニシテ二丈四尺ナリ、漢舊儀ノ著者衞宏ハ後漢ノ學者ニシテ、孫星衍ノ王清館叢書ニ其善本ヲ收ム、五經異義ハ後漢許愼ノ著ニシテ、清朝陳壽祺、其疏證ヲ著ス、皇清經解之ヲ收ム、范甯注引證ノ公羊說ハ、許說ニ由リテ之ヲ證ス、故ニ之ヲ並稱ス、禮記隱義トハ東西南北ニヨリテ、五兵ヲ配當スルコトヲ稱シタル者ニシテ、之ヲ隱義ト云フハ、正經以外ノ說ナルヲ以テナリ。

於數倍乎若則不難云云トハ、以上ノ物品ヲ增加スルコトハ、特ニ困難ナル事ニ非ズ、唯人口ヲ增加スルコトガ困難ナルコトナリ。

處家トハ一家ヲ立ツルコトニシテ、即妻帶スルコト、事人トハ嫁スルコト。

王肅ハ魏(三國)ノ人。聖證論ノ完本已ニ佚ス。

芊䌗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不加用而爲者。舊無不字。兪云。上文云無不加用而爲者。此脫不字。案兪校是也。今據補。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考秋儀云。民疑用。是也。其興利多矣。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舊本無矣字。戴云。多下當依上文補矣字。有疑者字之誤。者上脫今字。去字乃王公二字之誤。案戴校多下補矣字是也。今據增。有當讀爲又。此承上文言聖人爲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既去其芊䌗不加者而不爲。又去珠玉鳥獸犬馬之玩好。以益爲衣裳五者。故其數自倍增也。戴說並非。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戴云。若猶此也。則不難下有脫文。案審校文義。似無捝文。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明吳寬鈔本。作不敢。毋處家。左文十八年傳云。男有家。周禮大司徒鄭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女子年十五吳鈔本作二十誤。毋敢不事人。周禮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賈疏引王肅聖證論云。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王肅語本於此。此聖王之法也。韓非子外儲說右篇。齊桓公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亦見說苑貴德篇。墨子此說與彼同。國語越語亦云。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齊越之令或亦本聖王之法與。聖王既沒。于民次也。次讀爲恣。言恣民之所欲。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

有盜賊加固者ハ前後ノ文例ニ由ルトキハ、誤脱アルニ似タリ、牧野本ニ、凡爲宮室之道有加圍者ト改ム、從フベシ。

司馬法五篇一卷ハ、三代軍政ノ遺規ヲ追述セシ者ニシテ、七書ノ一ナリ、五兵當ノ當上ニ五字ヲ脱ス、五兵五當トハ、五種ノ武器、各其用ニ適當スル所アルヲ云フ。

五兵ハ五種ノ武器ニシテ、弓矢、殳(長一丈二尺ノ棒)矛(長柄ノ頭ニ刃ヲツケタル者ニシテ長二丈)戈戟(此二者ノ差ハ戈ハ一本ニシテ、戟ハ股ノアル者、皆柄アリ)ヲ云フ、長以衛短云云トハ五兵ノ使用上

⿰魚虘。鮮色謂之⿰魚虘。故合而言之曰鮮⿰魚虘。今詩作楚楚。毛傳曰楚楚鮮明貌。然則鮮⿰魚虘連言正古義也。鮮且不加。謂徒爲華美而無益於用。畢云。不加猶言無益是也。⿰魚虘從虘聲。虘從且聲。故⿰魚虘得以且爲之。如籀文𧹞小篆作沮。或作徂。而詩溱洧篇。士曰既且。釋文曰且往也。則卽以且爲之。是其例矣。案兪說近是。公孟篇云。楚莊王鮮冠組纓。芉䱹鮮組並鮮⿰魚虘之異文。又疑當爲華駔。晏子春秋諫下篇云。今君之服。駔華不可以導衆。又云聖人之服中侻而不駔。此駔字从魚且聲。舊本並同。兪正燮謂芉乃善捝。䱹乃但誤。則誤仍爲从旦。又讀芉屬上爲句。並謬。蘇云。或作鮮有二字。亦非。【考】芉䱹不詳。按芉菜蔬之小者也。䱹鱓屬。凡从且者。蛆䱹粗皆小也。言雖瑣小不有加焉者。去之不問也。

其爲宮室何以爲。冬以圉風寒。夏以圉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芉䱹。不加者去之。其爲甲盾五兵何

周禮司兵云。掌五兵五盾。又軍事建車之五兵。鄭衆注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鄭康成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司馬法定爵篇云。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案五兵古說多差異。惟鄭君與司馬法合。當爲定論。此甲盾五兵並舉。而衞宏漢舊儀說五兵有甲鎧。周禮肆師賈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穀梁莊二十五年范甯注・曾子問孔疏引禮記隱義。揚雄大玄經。玄數說五兵。並有盾。皆非也。

以爲。以圉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不勝。

畢云。舊者作有。以意改。

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芉䱹。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

○節用トハ財用ヲ節約スルコト。

一國可倍也トハ、國利ヲ倍加スルコトヲ得。

無不加用而爲者トハ、從來ヨリモ一層利便ヲ増スニ非レバ、聖王之ヲ爲サザルナリ。

芊䱉ハ則止ノ譌、或ハ曰ク、鮮𪓰ノ譌ニシテ、華美ナルコト、此意味ニテハ、不加者ト句讀シ、徒ラニ華美ニシテ實益ヲ加ヘザル者ト云フコト。考本、芊䱉ヲ芋䱉ニ作ル。

墨子閒詁卷六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畢云。言利可倍。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舊本挩用之費三字。王據下文及中篇補。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使民用財也。使舊本作便。王云。便民二字與下句文意不合。便民當爲使民。言必有用之事。然後使民爲之也。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德與得通。下同。其興利多矣。其爲衣裘何以爲。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圉禦字通。詳辭過篇。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凊者芊䱉。不加者去之。畢云。芊䱉二字凡四見。疑一鮮字之誤。鮮少也。言少有不加於溫凊者去之。卽下篇云。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是也。不加猶云無益。洪云。篇中言爲宮室甲盾五兵舟車。芊䱉字凡四見。其文義皆同。以中篇言衣服舟楫宮室句證之。芊䱉當是則止二字之譌。則譌爲鮮。止譌爲且。傳寫者又割裂譌爲芊䱉。俞云。芊䱉二字凡四見。疑當作鮮且。蓋鮮字左旁之魚誤移在且字左旁耳。且讀爲𪓰。鮮且者鮮𪓰也。說文黹部𪓰合五采鮮色。从黹虘聲。詩曰衣裳𪓰

墨子閒詁卷五終

字倒轉。則與上文今欲二字義不相屬矣。節葬篇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者此亦此者之誤。尙賢篇。故尙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明鬼篇。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不明察此者也。此者二字皆不誤。

序利ノ序ハ享ノ誤。

督以正トハ、正道ヲ以テ之ヲ監察スルコト、義其名トハ正義ヲ標榜スルコト、授諸侯之師ノ授ハ援ノ誤ニシテ、攻メ取ルコトナリ。

其爲下不可勝數也ハ、其爲利天下、不可勝數也ノ誤。

巨務ハ最大急務ナリ。

今且ハ今夫ノ誤。

者此二字ハ此者ノ誤。

人倫。釋文。厚本或作序非。荀子王霸篇。桀紂卽厚於有天下之埶。鹽鐵論國病篇。無德厚於民。今本厚字竝譌作序。此言量我與師之費以爭諸侯之斃者。則厚利必可得也。明鬼篇曰。豈非厚利哉。今本厚作序。則義不可通。兪云。序亦享字之誤。案兪說是也。詳前。

督以正。說文目部云。督察也。爾雅釋詁云。督正也。郭注云。督謂御正。義其名。卽上文云。我以義名立於天下也。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授字無義。疑當爲援。禮記儒行鄭注云。援猶引也。取也。則天下無敵矣。其爲下不可勝數也。蘇云。句有脫字。當作其爲利天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務矣。畢云。巨舊作臣。以意改。案顧校季氏本。正作巨。

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王引之云。今且今夫也。考李本。無是故以下至篇末。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爲仁義。求爲上士。尙欲中聖王之道。尙上字通。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畢云。舊脫下不字。以意增。王云。不可不察者此也。本作不可不察此者也。此字指非攻之說而言。言欲爲仁義。則不可不察此非攻之說也。今本此者二

信效ノ效ハ交ト通用。周禮大行人ノ文意ハ、各國ノ交際ヲ述ベタル者ナリ、歲相問也トハ毎歲大夫ヲシテ音問セシムルコト、殷相聘也トハ疎遠ヲ謝スルタメニ、卿ヲシテ音問セシムルコト、世相朝也トハ、新君卽位ノ際ニハ來朝スルコトナリ。之絕ハ乏絕ノ誤、委ハ運輸ヲ云フ、租委鮮薄トハ、君主ノ所ニ運上セラルル租賦ノ少ナキコト、調委トハ物品ヲ送リテ不足ヲ補フヲ云フ。共ハ供ト通用、小國之君ハ大國之君ノ誤。緩易急民必移トハ嚴急ノ政治ニ代フルニ寬大ノ政治ヲ以テスルトキハ、民皆之ニ歸ス、易攻伐云云ハ、攻伐ヲヤメテ專ラ內治ニ心ヲ盡ストキハ、其功績倍加ス、功ハ功ト通用、量我師舉云云ハ、其出征ノ軍費ヲ量リテ、之ヲ適度ニ使用シ、以テ敵國戰後ノ疲弊ニ乘ズルコト、斃ハ弊ト通用。

李注引方言偁養馬人也。案道藏本・李本作傳。王說近是。蘇校同。傳或當爲儒。儒俗作㒃。與傳形近。儒子僮子義同。考傳子掌傳車者。

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

効讀爲交。同聲叚借字。信交謂相交以信。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考効致也。

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

王云。之絕二字不詞。當是乏絕之誤。月令曰。賜貧窮振乏絕是也。委讀委輸之委。後漢書千乘貞王伉傳。租委鮮薄。注委謂委輸也。案王說是也。周禮小行人云。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

幣帛不足則共之。

畢云。共同供。

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

効亦讀爲交。此云交大國。則不宜云小國之君說。疑小國亦當爲大國。上文云。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交大國之說。是其證。

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

呂氏春秋義賞篇云。賞重則民移之。高注云。移猶歸也。

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

攻當爲功之借字。考攻當作功。

量我師舉之費。以爭諸侯之斃。

爭舊本作諍。王云。涉下文諸字從言而誤。今改。蘇云。諍義與征同。案王校是也。說文犬部云。獘頓仆也。或作斃。从死。左襄二十七年傳。以誣道蔽諸侯。釋文。引服虔作斃云。斃踣也。一曰罷也。

則必可得而序利焉。

王引之云。序利當爲厚利。隸書厚字或作㢋。見漢荊州刺史度尚碑。又作𢉖。見三公山碑。形與序相似而誤。詩序。厚

萬有餘ノ下ニ國ヲ脫ス、萬國有餘ハ萬有餘國ノ誤。

譬如傅子之爲馬然ノ傅ハ僮ノ誤ニシテ、童ト通用ス、其意ハ今日ノ諸侯ハ久シキ間、戰爭ヲナシテ疲レタルコト、恰モ童子ガ戲レニ馬ノ眞似ヲナシテ、足ヲ勞スルガ如シ。考本ハ傅子ヲ傅子ニ作ル。注亦之ヲ說ク。

墨子當春秋後。其時越方强盛。而晉尙未亡。故以荊越齊晉爲四大國。不數秦者。時秦方衰亂故也。此可徵墨子在孔子後。而未及戰國也。凡書中涉戰國時事者。皆其徒爲之爾。

是故何也。考李本作是何故也。

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畢云。呂氏春秋用民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戴云。當補國字。文義始足。今以幷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戴云。萬國有餘。當作萬有餘國。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爲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也。畢云。求一本作來。下同。考一本求作來。是也。

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傅子之爲馬然。傅畢本改傳云。傳子言傳舍之人。王云。畢說非也。傅當爲僮。字之誤也。僮今童字也。說文。僮未冠也。魯語曰。使僮子備官。史記樂書曰。使僮男僮女七十八人倶歌。宋世家曰。彼狡僮兮。玉篇曰。僮今爲童。耕柱篇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是其證。洪云。傅子當是倀子之譌。方言。燕齊之閒。養馬者謂之倀。後漢書杜篤傳

享ル資格アル山ナリト云フコト。
長言短言トハ發音ノ長短ヲ言フ。
續漢書郡國志トハ、范曄後漢書ノ郡國志ヲ云フ、之ヲ續ト稱スルハ志類三十卷ハ、晉ノ司馬彪ノ撰ナルヲ以テナリ。
出自有遽ノ有遽ハ熊渠ノ轉音、緊虧熊渠皆人名ナリ。

校。今從之。史記周本紀。共王名緊扈。與此相類。無餘見越絕書外傳記地篇。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字作余同。依盧校。緊虧即無餘。疑無餘本名無虧。左傳僖十七年。齊有公子無虧。越王名或與彼同。古語無長言之。或曰緊無。周禮職方氏。幽州鎭山醫無閭。醫亦與緊音同。續漢書郡國志・遼東屬國無慮縣有醫無閭山。是醫無閭短言之曰無慮。則無虧長言之亦可云緊無虧。短言之又可云緊虧。虧餘亦聲相轉也。但無餘遠在夏世。而史記越世家。則謂句踐始爲越王。史記正義引輿地志云。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案允常爲句踐父。漢書古今人表亦云。越王允常並與史記不同。此越王或當是允常。亦未能決定也。又案國語・世本。並以越爲芊姓。則疑緊虧或即執疵。詳後。

出自有遽。

史記越世家云。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吳越春秋云。少康恐禹迹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水經漸江水注云。夏后少康封少子杼以奉禹祠爲越。則與帝杼同名。疑誤。水經注又云。秦望山南有嶕峴。峴裏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也。故吳越春秋。句踐語范蠡曰。先君無餘國在南山之陽。則酈氏亦兼據趙說矣。但此云出自有遽。古籍無徵。國語鄭語云。芊姓虁越。與史記不同。吳語韋注云。越王句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芊姓也。又引世本亦云。越芊姓也。漢書地理志顏注引臣瓚亦據世本。明越非禹後。大戴禮記帝繫篇云。陸終產六子。其六曰季連。是爲芊姓。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穴熊。九世至于渠婁。鯀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爲無康。爲句亶王。其中之名爲紅。爲鄂王。其季之名爲疵。爲戚章王。史記楚世家云。熊渠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孔廣森云。婁鯀或當爲虁越。越即越章也。戚章字形之誤。詒讓案。以世本帝繫證之。則國語之說不爲無徵。左僖二十六年傳。虁子曰。我先生熊摯。漢書古今人表。及史記正義。引宋均樂緯注。並謂。熊摯亦熊渠子。竊疑虁越同出孔說。似可通。若然此出自有遽。或當云出自熊渠。猶帝繫云婁鯀出自熊渠也。渠遽聲近古通用。

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幷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

蘇云。

踐功ハ踐阼ノ誤。
予既沈漬云云ハ、天ハ殷紂ヲ罰スルガ爲ニ、彼ヲシテ酒ニ沈溺セシメタリ。
通俗文ハ後漢服虔ノ撰ト稱セラル。
攻狂夫反商之周ハ往攻之及商之國ノ誤。
黃鳥之旗トハ黃色ノ鳥ヲ畫ケル旗ナリ、周ハ赤色ヲ尙ブ、黃ハ赤ト近シ、故ニ之ヲ用フ、巾車ハ太宗伯管下ノ官名ニシテ、今ノ車馬監ノ如キ者ナリ、司常ハ旗ヲ掌ル官名ナリ、七斿ノ斿トハ、旗ノヒラヒラナリ、鶉火ハ星宿ノ名、流俗緣飾トハ俗說ノ附會ヲ云フ。
成帝之來ノ來ハ賚ニシテ天ノ命セシ事業ヲ完成スルヲ云フ、周書ハ逸周書ニシテ、□ハ不明ノ闕字。
分主諸神トハ各諸侯ニ命ジテ、諸神ヲ分チ祭ラシムルコト。
始討ノ討ハ封ノ誤。
跙爲楚望トハ雎山ハ楚ノ名山ニシテ、祭祀ヲ

考周疑國誤。謂中都。**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畢云。賜太平御覽引作錫。北堂書鈔引隨巢子云。天賜武王黃鳥之旗。抱朴子云。武王時與天給之旗。詒讓案。黃鳥之旗。疑卽周禮巾車之大赤。亦卽司常之鳥隼爲旗。考工記輈人云。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國語吳語謂之赤旟。曲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朱雀卽指鳥旟言之。黃與朱色近。故赤旟謂之黃鳥之旗。大赤爲周正色之旗。流俗緣飾。遂以爲天錫之祥矣。**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周書商誓篇云。武王曰予惟甲子克致天之大罰。□帝之來。革紂之□。□予亦無敢違大命。與此文意略同。畢云。來當爲賚。**分主諸神。**考來疑賚誤。成帝之所賚。部分主于諸神。**祀紂先王。**明鬼下篇云。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是其事也。**通維四夷。**維當作于。上文說湯云。通于四方。考維維持也。**而天下莫不賓。**句。**焉襲湯之緒。**詩魯頌閟宮云。纘禹之緒。毛傳云。緒業也。王引之云。言武王乃襲湯之緒也。**此卽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畢云。史記楚世家云。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始討此雎山之閒。**畢云。討字當爲封。雎山卽江漢沮漳之沮。詒讓案。史記楚世家熊繹當周成王之時。擧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是始封楚者爲熊麗之孫繹。與此書不同。梁玉繩云。麗是繹祖。雎爲楚望。然則繹之前已建國楚地。成王蓋因而封之。非成王封繹始有國耳。考此雎山。蓋山名。此字疑北。無所考。**越王繄虧。**盧云。卽無餘也。繄舊作緊。非。以意改。案畢本亦依盧

スコト、棘生乎國道トハ山野ニ生スベキ荊棘ガ、國都ノ大道ニ生ズルコト、九經九緯トハ國都ノ道路ノ縱橫各九條アリテ、碁盤ノ如キ有樣ナルヲ云フ。王兄自縱也ノ兄ハ、況ニシテ、マスマスト訓ズ、其意ハ前述ノ如ク、諸種ノ不祥アルモ、紂王ハ少シモ之ニ恐レズシテ、益〻放縱ナルヲ云フ、赤烏ト稱スルハ周ハ火德ヲ以テ王タルガ故ナリ。

岐社ハ岐ト云フ土地ノ社、河出綠圖ノ綠ハ籙ト通用ス、籙ハ未來記ノ類、幡薄ハ意義不明。乘黃ハ狐ノ如ク、背ニ兩角アル者、周書王會篇ノ文意ハ、白民ト稱スル東南夷ヨリ、乘黃ヲ貢セシコト、唐ノ劉賡ノ稽瑞一卷ハ、後知不足齋叢書中ニアリ。所乘ノ乘ハ、原本業トナセドモ、玉函山房輯佚書中ノ孫氏瑞應圖ニ從ヒ、改メテ乘トナス、淮南子ノ服皁ノ皁ハ廐ナリ。

王乃拜稽首受取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也。宋書符瑞志同。史記周本紀集解正義引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酆。止于昌戶。其書云。敬勝怠者吉云云。與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丹書文同。與此異。以上諸書並作銜書。與初學記同。呂氏春秋應同篇云。文王之時赤烏銜丹書集之周社。亦與此書降岐社事同。疑皆一事而傳聞緣飾不免詭異耳。

降周之岐社。今本紀年帝辛三十二年。有赤烏集于周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畢云。太平御覽云。命曰周文王伐殷。事類賦云。命伐殷也。泰顚來賓。蘇云。孟子云太公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卽來賓之事也。案泰顚與太公非一人。詳尚賢上篇。

河出綠圖。北堂書鈔地部引隨巢子云。姬氏之興。河出綠圖。呂氏春秋觀表篇云。綠圖幡薄從此生矣。淮南子俶眞訓云。至德之世。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易緯乾鑿度云。昌以西伯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綠籙通。考藝文作籙圖。未知孰是。然綠字似是。

地出乘黃。周書王會篇云。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山海經海外西經同。宋書符瑞志云。帝舜卽位。地出乘黃之馬。劉賡稽瑞引孫氏瑞應圖云。王者德御四方。輿服有度。秣馬不過所乘。則地出乘黃。淮南子云。黃帝治天下。飛黃服皁。高注云。飛黃乘黃。

武王踐功。踐功疑踐阼之誤。夢見三神曰。畢云。舊脫此字。据文選注藝文類聚增。予既沈漬殷紂于酒德矣。書微子我用沈酗于酒。孔疏云。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爲沈也。史記宋世家紂沈湎于酒。詩小雅釋文云。漬淹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水浸曰漬。畢云。漬藝文類聚引作瀆。考一本漬作瀆。非也。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畢云。堪藝文類聚文選注引作戡。武王乃考一本乃作反。非也。攻狂夫。考指紂。猶尚書桀謂獨夫。反商之周。攻狂夫。疑當作往攻之。上文屢見。往狂。之夫形近而誤。攻字又誤。移著乃下。遂不可通耳。戴云。狂夫疑獨夫之誤。非。

薦章ハ、進メ明カニスルコト。

別有亳王號湯トハ、周桓王ノ時代ニ、殷湯王ト全ク別人ノ亳王湯ト云フ人アリトノ意。

天不序其德ノ序ハ享ノ誤ニシテ、殷紂ヲ見放シタルコト。

祀用失時トハ祭祀ヲ怠ルコトヲ云フ。

兼夜中ノ下ニ誤脫アリ文義明ナラズ。李淳風ハ唐太宗時代ノ人ニシテ、天文占術ニ長ズ、本書十卷ハ、十萬卷樓叢書ニ之ヲ收ム。九鼎遷止トハ夏禹ノ時、九州ノ金ヲ以テ鑄タル鼎ガ、自然ニ其位置ヲ移シテ、別處ニ止ルコト、婦妖宵出ハ、婦人ノ妖怪ガ夜中出デタルコト、有鬼宵吟トハ、怪物アリテ夜嘆息ノ聲ヲ洩ラスコト、天雨肉トハ天ヨリ鮮血淋漓タル肉ヲ雨ラ

都之。又案薄惟孟子作亳。非正字也。亳京兆杜陵亭。見說文。別有亳王號湯。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各不同。

薦章天命。 爾雅釋詁云。薦進也。儀禮士冠禮鄭注云。章明也。考薦荐通。猶云切章顯也。

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遝至乎商王紂。 遝舊本亦作還。今依王校正。詳上。畢云。文選注引。作商王紂時。太平御覽作紂之時。

天不序其德。 王云。序順也。言天不順紂之德。非樂篇引湯之官刑曰。上帝不順是也。爾雅曰。順敍也。敍與序同。法言問神篇曰。事得其序之謂訓。訓與順同。周語曰。周旋序順。序亦順也。逸周書序曰。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俞云。序乃享字之誤。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釋文曰。序一本作享。是其例也。天不享其德。文義甚明。字誤作序。不可通矣。案俞說是也。尚賢中篇云。則天鄉其德。鄉亦與享通。

祀用失時。 史記龜策傳說桀紂云。逆亂四時。失百鬼嘗。蓋言祭祀不以時擧也。

兼夜中 有挩誤。

十日雨土于薄。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亳。假音字。詒讓案。李湻風乙巳占。亦引墨子曰。商紂不德。十日雨土於亳。今本紀年帝辛五年雨土于亳。

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 文選蘇子卿古詩李注引蒼頡篇云。吟歎也。

有女爲男。天雨肉。 呂氏春秋愼大篇說殷亡之妖云。天雨血。

棘生乎國道。 國道謂道中九經九緯之涂也。

王兄自縱也。 王云。兄與況同。況益也。言紂益自放縱也。小雅常棣篇。況也永嘆。毛傳曰況兹也。兹與滋同。滋益也。晉語。衆況厚之。韋注曰。況益也。無逸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皇作兄。王肅本作況。云。況滋益用敬德。大雅桑柔篇。倉兄塡兮。召閔篇。職兄斯引。傳竝曰。兄兹也。案王說是也。顧說同。蘇謂即微子出奔之事。誤。

赤鳥銜珪。 畢云。鳥太平御覽引作雀。珪初學記引作書。詒讓案。太平御覽時序部引尚書中候云。周文王爲西伯。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

姚景玄造象記ハ金石萃編卷六十五、楚金禪師碑ハ同卷百四卷ニ在リ。

鑣宮ハ宮殿ノ名。

夏德大亂以下ハ天ノ湯ニ命ジタル詞ナリ、予既卒其命於天矣トハ、天ハ夏ノ命ヲ奪ヘタリト云フコト、堪ハ戩ト通用シテ「勝ツ」ト訓ズ。

天命融隆火云云ノ融ハ祝融ニシテ火ノ神ナリ、隆ハ降ト通用ス、其文意ハ天ガ祝融ニ命ジテ、夏ノ城間ニシテ西北隅ニ當ル所ヲ燒カシムルコト、國語ノ回祿信ノ信ハ再宿ヲ云フ。

九雉ノ雉ハ高サ一丈ナリ、角浮思トハ、城角ノ門屛ヲ云フ。以克有ノ下ニ、夏字ヲ脫ス、薄ハ亳ニシテ湯ノ都、今ノ安徽省內ニ在リ。

宮異。王說未塙。

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畢云。文選注。蓺文類聚引作戩。此戩字之假音。說文云。戩殺也。爾雅云。堪勝也。案夏德大亂以下四句。文義與下文重複。疑校書者附記異同。遂與正文淆捉。文選辯命論。褚淵碑文注。兩引亦無此數語。畢所校乃下文之異文也。考夏德以下大命之辭。卒率之誤。率由之率。秋儀云。堪戩同。是也。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王引之云。焉猶乃也。言湯既受天命。乃敢伐夏也。王紹蘭云。焉之爲言於是也。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陰疑降之誤。少少有神。考下少恐焉誤。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畢云。隆疑作降。言命祝融降火。王云。降與隆通。不煩改字。詳尚賢中篇。詒讓案。國語周語。內史過說夏亡。回祿信於聆隧。韋注云。回祿火神。聆隧地名。左昭十八年傳。鄭災。禳火於玄冥回祿。孔疏云。楚之先吳回爲祝融。或云。回祿卽吳回也。是融卽回祿。此與周語所云卽一事也。考融和也。于夏之城閒。西北之隅。備城門篇云。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磿𢓍。考工記匠人。城隅之制九雉。鄭注云。城隅謂角浮思也。詩邶風靜女篇。俟我于城隅。湯奉桀衆。以克有蘇云。有下脫夏字。屬諸侯於薄。禮記經解鄭注云。屬猶合也。畢云。此作薄是也。管子地數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復薄。荀子議兵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呂氏春秋云。湯嘗約于郼薄。皆作薄。地理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湯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梁國穀孰爲南亳。卽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孰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卽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

類ニシテ、上下四方ノ神明ニ象ドリタル者ナリ、而シテ其前ニ上下四方ノ色ニ配當シタルソレゾレノ玉ヲ供ス。幾ハ微ニシテ衰滅ナリ、磨爲山川ノ磨ハ磿又歷ト通用シ、歷ハ離ト同義、故ニ山川ヲ分チ治ムル事、別物上下トハ各地物産ノ等級ヲ區別スルコト、卿制大極ノ大ハ四ノ誤、卿ハ章ニシテ彰ト通用ス、其意ハ四方極遠ノ國ヲ明カニ制スルコト。中山經ハ山海經ノ篇名。顏氏家訓ノ文意ハ、太山ノ羊肅ガ世本ヲ讀ミシニ、其中ニ容成造磨トアリシカバ、其磨ヲ以テ石碓ノ類ト誤解シタルコトナリ。漢石經ハ後漢ノ時、經書ヲ石ニ刻シテ、大學ニ建テシメタル者ヲ云フ。天有轄命ノ轄ハ酷ノ誤、殿酷ナル命令ニシテ下文ノ不祥ヲ云フ。鬼呼ノ下ニ於字ヲ脫ス。鸖ハ鶴ナリ。

僞作磨。又逸周書世俘篇伐磨。楚策。遠自棄於磨山之中。今本亦譌作磨。顏氏家訓勉學篇曰。太山羊肅讀世本容成造磨。以磨爲碓磨之磨。則以磨爲磨自古已然矣。

卿制大極。 畢云。說文云。卿章也。詒讓案。疑當爲卿制四極。鄉與卿形近。四篆文作𠕁。與大篆文亦近。故互譌。鄉卽饗之省。爾雅釋地云。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鈆。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郭注云。皆四方極遠之國。考磨猶云治。治水分別諸物貢賦之上下也。卿恐卽之誤。大極大中也。

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遻至乎夏王桀。 畢云。文選注引作夏桀時。遻舊本作還。王云。還字義不可通。或曰還卽旋字。案禹桀相去甚遠。不得言旋至乎桀。還當爲遻。遻與逮同。逮及也。遻與還字形相似而誤。下文還至乎商王紂同。又云遻之誤爲還。猶鰥之誤爲鱞。漢書律麻志。丙午遻師。今本誤作還。中庸所以逮賤也。釋文逮作遻。哀十四年公羊傳。祖之所逮聞也。漢石經逮作遻。案王說是也。洪說同。今據正。

天有轄命。 畢云。轄當是誥字。詒讓案。轄疑當爲酷。謂嚴命也。說文告部云。嚳急告之甚也。白虎通義號篇云。嚳者極也。嚳酷字亦通。一切經音義云。酷古文俈嚳焅三形。考轄字書不載。蓋誥之字。

日月不時。寒暑雜至。 易釋文引孟喜云。雜亂也。謂寒暑錯亂。而至失其恒節。

五穀焦死。 史記龜策傳。說桀紂云。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

鬼呼國。 王云。呼下當有於字。方合上下句法。詒讓案。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紀。亦云鬼呼於國。

鸖鳴十夕餘。 鸖舊本作鸛。盧云。鸛字未詳。若作鸖與鶴同。案盧說是也。道藏本・季本並作鸖。今據改。鶴字。唐姚元景造象記作鸖。楚金禪師碑作鸖。並俗書譌變。通鑑外紀夏紀云。鶴鳴於國十日十夕不止。卽本此文。通志夏紀鶴作鸖。疑誤。

天乃命湯於鑣宮。 畢云。舊脫天字。据文選注增。鑣藝文類聚引作驪。文選注作鑣。王紹蘭云。鑣宮卽孟子牧宮。天乃命湯於鑣宮。往而誅之。卽天誅造攻自牧宮也。案孟子萬章篇趙注云。牧宮桀宮。似與此鑣

殿ノ名ナリ、禹ハ水土ヲ平グ、水ハ北方ニシテ黑色ニ配スルヲ以テ此名アリ。

瑞令ノ瑞ハ信ヲ表スルノ玉ナリ、故ニ天ヨリ信任セラレタル命令ト云フ意味ニシテ、天命ヲ云フ。

四電誘祇ハ雷電誖振ノ誤ニシテ、誖ハ勃、振ハ震ト通用ス、故ニ雷電ノ鳴リハタメクヲ云フ。

若瑾以侍ノ若瑾ハ、奉珪ノ誤、其意ハ人身鳥面ノ神ガ、珪玉ヲ奉ジテ、禹王ヲ助ケタルヲ云フ。

司祿司命ハ皆星ノ名。

搤矢有苗之祥ノ祥ハ將ノ誤、搤矢ハ不明ナレドモ、有苗ノ大將ヲ射殺シタルノ意ナランカ。

此神ハ句芒ト稱シテ東方ニ位ス、珪ハ青色ノ玉ナレバ之ヲ祀シタル者ナリ。

方明六玉トハ天子ガ、諸侯ヲ會同スルトキ、壇場ヲ設ケテ其上ニ方明ヲ加フ、方明トハ木ヲ以テ作リタル神主ノ

神人面鳥身云云。則非高陽所命也。此文疑有捝誤。今本竹書紀年。帝舜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

禹親把天之瑞令。

畢云。把文選注引作抱。說文云。瑞以玉爲信也。詒讓案。令文選東京賦李注引作命。說文手部云。把握也。

以征有苗。

考玄宮北方屬水。玄宮絕句。禹有治水之功。故云玄宮。把天之瑞以下令。征有苗。

四電誘祇。

未詳。疑當爲雷電誖振。雷壞字爲田。又誤爲四。誖誘振祇形並相近。誖勃振震字通。書無逸云。治民祇懼。史記魯世家。祇作震。是其證也。

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

人面鳥身之神。即明鬼下篇。秦穆公所見之句芒也。若瑾以侍。義不可通。若瑾。疑奉珪之誤。若鐘鼎古文作[illegible]。奉篆文作[illegible]。二形相似。珪瑾亦形之誤。儀禮覲禮記方明六玉云。東方圭。周禮大宗伯禮四方玉云。東方以青圭。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珪位在東方。是珪於方位屬東。句芒亦東方之神。故奉珪。猶國語晉語。說西方之神。蓐收執鉞矣。或云瑾當作瓚。於形亦近。但於四方之玉不合。藝文類聚符命部引隨巢子云。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福之。司祿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疑即指此事。考秋儀云。若珪以下疑有脫誤。

搤矢有苗之祥。

疑當作將。將或通作牂。與祥形近而譌。玉篇手部云。牂今作將同。搤矢未詳。

苗師大亂。後乃遂幾。

道藏本後作后。說文幺部云。幾微也。言三苗之後世遂衰微也。

禹既已克有三苗。

句。

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

王云。焉字下屬爲句。焉猶於是也。乃也。下文湯焉敢奉率其衆。武王焉襲湯之緒。義並與此同。又云磨字義不可通。磨當爲磿。磿與歷通。周官遂師注。曰。磿者適歷。中山經。歷石之山。郭注或作磿。史記高祖功臣侯表。磿簡侯程黑。漢表作歷。春申君傳濮磿之北。新序善謀篇作歷。樂毅傳。故鼎反乎磿室。燕策作歷。歷之言離也。大戴五帝德篇曰。歷離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淮南精神篇曰。別爲陰陽。離爲八極。然則磿爲山川。亦謂離爲山川也。離與磿皆分別之義。故曰磿爲山川。別物上下。世人多見磨少見磿。故書傳中磿字多譌作磨。史記及山海經注磿字。今本皆

ノ誤。

子未察云云、子ハ未ダ吾言ノ實例ヲ察セズ、又其理由ヲ知ラザル者ナリ、禹以下ノ戰ハ決シテ無罪ノ國ヲ攻メタル者ニアラズシテ、有罪ヲ誅伐シタル者ナリ、謂誅ノ上ニ所字ヲ脫ス。

日妖宵出ノ日妖ハ妖日ノ誤、怪シキ日輪ガ夜ニ出デタルコト。

開元占經ハ唐ノ瞿曇悉達ノ撰ニシテ、百二十卷アリ。

隋巢子ハ墨子ノ流派ナリ。

龍生於廟云云ハ怪異ノ事ヲ列擧シタルナリ。

振ハ震懼スルコト。

高陽乃命玄宮ハ高陽乃命禹於玄宮トスベシ、高陽ハ帝舜ナリ、高陽氏第六世ノ孫ナルヲ以テ此稱アリ、玄宮ハ宮

夫好攻伐之君。可證。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爲不義畢云。以攻伐之據後文。當云子以攻伐。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爲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大取篇云。辭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荀子非十二子篇楊注云。類謂比類。彼非所謂攻。謂誅也。依下文。謂上亦當有所字。說文言部云。誅討也。謂討有罪。與攻戰無罪之國異。昔者三苗大亂。舊本者下有有字。王云。卽者字之誤而衍者。今據開元占經・太平御覽引刪。[考]有三苗。有發聲。天命殛之。日妖宵出。日妖不可通。日疑當爲有之譌。下云婦妖宵出。有鬼宵吟。通鑑外紀引隨巢子汲冢紀年云。三苗將亡。日夜出。晝日不出。則疑妖是衍文。雨血三朝。開元占經三引太公金匱云。有苗時天雨血沾衣。龍生於廟。犬哭乎市。舊本捝於字。又犬作大。王云。龍生廟。當作龍生於廟。方合上下句法。大平御覽禮儀部十。引此正作龍生於廟。犬哭乎市。文義不明。大當爲犬。犬哭乎市。與龍生於廟。對文。開元占經犬占引墨子曰。三苗大亂。犬哭于市。太平御覽獸部十七引隨巢子曰。昔三苗大亂。龍生於廟。犬哭于市。皆其證。案王校是也。今據正。通鑑外紀引隨巢子・汲冢紀年云。青龍生於廟。[考]秋儀云。大疑犬誤。是也。夏冰地坼及泉。畢云。太平御覽引此云。三苗欲滅時。地震坼泉湧。五穀變化。民乃大振。畢云。同震。高陽乃命玄宮。畢云。舜高陽第六世孫故云。王云。此當作高陽乃命禹於玄宮。下文禹征有苗。正承此文而言。又下文天乃命湯於鑣宮。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禹於二字。則文義不明。詒讓案。藝文類聚符命部引隨巢子云。天命夏禹於玄宮。有大

櫓ハ大楯、丘牛ハ井田法ニ本ヅキ、一丘ノ地ヨリ徵發シタル牛。

糧食不繼傺ノ傺ハ際ニシテ、接ノ意義アリ、繼字ハ衍文、其意ハ糧食ノ接續セザルコト、食飲之時ノ之ハ、不ノ誤、張遷碑ハ金石萃編卷十八ヲ見ヨ。

厠役ハ廝役ノ誤ニシテ、薪水係リノ兵ヲ云フ。

扈ハ馬ヲ養フ人、養ハ炊事割烹ヲスナ人。

此皆十倍云云、齊晉等ノ土地廣大ナル故ニ、現在ノ人民ヲ十倍ストモ、盡ク之ヲ耕シ盡ス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

虧不足云云、前述ノ如クナルトキハ、不足ノ人民ヲ一層不足ニナシ、有餘ノ土地ヲ一層餘リアラシムルニ至ル。

以攻伐之ハ子以攻伐

路道路遼遠。疑衍道路二字。說文辵部云。遼遠也。糧食不繼傺。食飲之時。畢云。王逸注楚辭云。傺住也。楚人名住曰傺。王云。傺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未詳。之時當為不時。食飲不時。與糧食不繼對文。俞云。傺卽際字。張遷碑。騰正之傺是也。昭四年左傳。爾未際。孟子萬章篇。敢問交際何心也。杜預趙岐注竝曰。際接也。疑墨子原文本作糧食不際。不際卽不接也。與中篇所云糧食輟絕而不繼。文異義同。後人不達傺字之義。據中篇改為不繼。而寫者兩存之。遂作不繼傺耳。案王俞說近是。考傺住也。猶云缺。厠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王云。厠役二字義無所取。當為廝役之誤。宣十二年公羊傳。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是其證。考厠廝之誤。廝賤卒。艾草為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不可勝計也。此其為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食謂治田以耕者。周禮遂師云。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言四國荒土多民。不能盡耕之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重有餘也。重舊本譌動。道藏本作重。與中篇合。今據正。今遝夫好攻伐之君。舊本遝作還。洪云。明鬼下篇。逮至昔三代文與此同。還當是遝之譌。遝逮古字通用。戴云。還當是儇字之誤。王逸注楚詞云。儇佞也。則儇夫猶佞人也。案洪說是也。今據正。下文云。則且

偏具此物云云トハ、前述ノ不利チ、悉ク一國ニ具有シテ、戰爭ニ從事スルコト。
漢三公山碑ハ、王昶ノ金石萃編卷六ヲ見ヨ。

中興師トハ國中ニ軍チ起スコト、君子ノ下ニ數百ノ二字チ脱ス、其意ハ有位者數百人ナルトキハ、庶人ハ之ニ應ジテ數千トナリ、兵徒モ亦倍シテ十萬トナラン。
與ハ加之ト云フガ如シ。

序疏ハ厚餘ノ誤、其意ハ前述ノ軍用品モ、大抵損失シテ其五分ノ一チモ存スルコトガ出來レバ、先ヅ餘リ過ギタル者トナス。

具此物。畢云。偏當爲偏。王云。古多以偏爲偏。不煩改字。非儒篇。遠施周偏。公孟篇。今子偏從人而說之。皆是偏之借字。益象傳莫益之偏辭也。本或作偏。檀弓。二名不偏諱。大戴記勸學篇。偏與之而無私。魏策。偏事三晉之吏。漢書禮樂志。海內偏知上德。皆以偏爲偏。又漢書郊祀志。其遊以方偏諸侯。張良傳。天下不足以偏封。張湯傳偏見貴人。史記並作偏。若諸子書中。以偏爲偏者則不可枚擧。漢三公山碑。興雲膚寸。偏雨四海。亦以偏爲偏。然則偏之爲偏。非傳寫之譌也。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畢云。一本作足。考卒疑率誤。率音律。而百姓易務也。考易音夷。解農業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此下有挩字。疑當云君子數百。考中猶當也。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紝。畢云。說文云。紡網絲也。績緝也。織作布帛之總名也。紝機縷也。紉或字。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考也字衍。幔幕帷蓋。說文巾部云。幔幕也。廣雅釋器云。幔帳也。幕帷詳中篇。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爲序疏矣。序疏二字義不可通。疑當爲厚餘。皆形之誤。厚餘言多餘也。孫子作戰篇。國之貧於師者。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弓。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此說與彼略同。考疏通也。分也。然而又與其散亡道

滅鬼神之主トハ、人民ヲ殺スコト、神ハ民ヲ以テ主トナス、左傳桓公六年ニ曰ク、夫民神之主也ト。

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ノ十字ハ夫殺レ人之爲レ利人也薄矣ノ十字トナスベシ、其意ハ戰爭ヨリ得ル利益ノ甚ダ薄キコトヲ云フ。

此爲周生之本ノ周ハ害字ノ誤、其意ハ人民生計ノ根本ヲ害スルコト。

今夫師者云云トハ今戰爭ノ不利ヲ一言セント云フ意味ニシテ、下文ノ曰將不勇云云ヲ惹起スル句ナリ。

士不分ノ分ハ、奮ト通ズ。

率不利和ノ率ハ士卒ナリ、利字ハ衍。

害之ノ害ハ圉ノ誤、孫之ノ孫ハ係ノ誤、與國ハ同盟國ヲ云フ。

爲句。今本作剝振神之位。之字涉上文取天之人攻天之邑而衍。攘殺其犧牲。其字亦涉上文攘殺其牲牷而衍。

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爲利鬼乎。夫殺之人。畢云。舊作神。据後文改。戴云。殺下脫天字。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百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戴云。殺下脫天字。俞云。博疑當作薄。言殺人以利人。其利亦薄也。若作博字。則不可通。案俞校是也。此疑當作夫殺人之爲利人也薄矣。與上文不同。戴說非。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王云。周字義不可通。周當爲害。財者生之本也。用兵而費財。故曰害生之本。隸書害字或作害。與周相似而誤。考周普也。孟子周其民。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爲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畢云。同忿。詒讓案。分疑奮。聲近段借字。考李本無今夫至餘也。三百八十九字。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率不利和。俞云。率讀爲將率之率。利卽和字之誤而衍者。考秋儀云。利疑衍。是也。威不圉。圉與疆圉義同。逸周書謚法篇云。威德剛武曰圉。孔注云。圉禦也。考圉禦也。下同。害之不久。害疑當作圉。形近而誤。爭之不疾。孫之不强。孫無義。疑當作係。國語吳語韋注云。係縛也。蓋謂係纍民人。考遜讓不勉强。則與國諸侯不親。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

勁ハ勁ノ誤ニシテ刺スト訓ズ。

三蒼ハ李斯蒼頡篇、楊雄訓纂篇、賈魴滂喜篇ヲ合稱シタル者ニシテ、郭璞及ビ張揖ノ注アリ。

遷其重器トハ敵國ノ大切ナル國寳ヲ、自分ノ國ヘ持チ歸ヘルコト。

柱乎鬬ノ柱ハ極ノ誤ニシテ、極ハ亟ノ借字、乎ハ衍文、考本ハ桂乎鬬ニ作ル。

死命爲上トハ命令ノ爲ニ命ヲスツル者ヲバ第一ノ功勳トナス。

失列北橈トハ隊列ヲ亂シ、或ハ敗北逗留スルコト。

考本、譚其衆ヲ殫其衆ニ作ル。

夫無ノ無ハ語詞ニシテ意義ナシ。

緒ハ事業ナリ。

剝振神之位ノ振ハ搌ノ誤ニシテ裂クト訓ズ、之ハ衍文、其意ハ神祇ヲ蹂躪スルコト、其牲犧ノ其ハ衍。

遺。皆其類也。寮與貴隸相似。故燎誤爲燌。又誤爲潰耳。此篇云。攘殺其牲牷。燔燎其祖廟。天志篇云。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牷。文異而義同也。

勁殺其萬民。 左傳定四年杜注云。勁取其首。史記陳涉世家索隱引三蒼郭璞注云。勁刺也。下文云。刺殺天民。與此義同。畢云。勁字从刀。

覆其老弱。 逸周書周祝篇孔注云。覆滅也。

遷其重器。 孟子梁惠王篇文同。趙注云。寶重之器。

卒進而柱乎鬬。 戴云。柱乃極字誤。草書極與柱相似。乎字衍。極亟字之借。鬬也。死命死於君命。多殺多殺敵也。

曰死命爲上。多殺次之。 【考】一本。柱作桂。李本同。按桂挂之誤。鬭鬬之誤。挂令於象

身傷者爲下。又況失列北橈乎哉。罪死無赦。 舊本失作先。赦作殺。王云。先列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失列之誤。謂失其行列也。罪死無殺。義亦不可通。當作罪死無赦。此涉上下文殺字而誤。畢本橈作撓云。北謂奔北也。北之言背馳。撓之言曲行。謂逗撓。案王校是也。今據正。撓俗字。據道藏本正。國語吳語韋注云。軍敗奔走曰北。左成二年傳。師徒橈敗。杜注云。橈曲也。

以譚其衆。 畢云。說文玉篇無譚字。古字言心相近。即憚字。案畢說是也。國語周語韋注云。憚懼也。國策秦策云。王之威亦憚矣。賈子新書解縣篇云。陛下威憚大信。【考】一本。殫作譚非也。

夫無兼國覆軍。 漢書貨殖傳注孟康云。無發聲助也。案無與唯無辭意同。蘇云。無疑當作務。非。【考】秋儀云。無衍。是也。

賊虐萬民。

以亂聖人之緒。 廣雅釋詁云。緒業也。

意將以爲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 【考】振猶動也。之恐衍。

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 王云。剝與振義不相屬。振當爲搌字之誤也。說文剝裂也。廣雅搌裂也。曹憲音必麥反。是剝搌皆裂也。故曰剝搌神位。自刺殺天民以下。皆以四字

何ナル事ニテモ、其心ノ儘ニナラザルハナシ。

必反大國之說ノ反ハ、交ノ誤、說ハ悅ト同ジ、其意ハ大國ノ歡心ヲ得ルコトナリ。

功故ノ故ハ衍文。

皆列ハ比列ノ誤。

牲ハ六種ノ犧牲ニシテ、牛馬羊豕犬雞、牷ハ其色ノ純ナル者ヲ云フ。

燔潰ノ潰ハ燎ノ誤ニシテ、兩字皆ナ燒クト訓ズ。

二字形近。詳七患篇。此謂與大國交相說。下文云。以此效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交效字通。考大國謂以攻伐兼幷廣大其國也。

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句。

焔率天下之百姓。戴云。焉猶乃也。

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洪云。左氏襄十三年傳。小人農力以事其上。管子大匡篇。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赦。廣雅釋詁。農勉也。

利人多。功故又大。戴云。故即功之衍文。蓋功一本作攻。因誤爲故。而寫者合之耳。

是以天賞之。鬼富之。畢云。鬼舊作愚。以意改。

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皆亦當作比。詳上篇。考李本比作皆非也。

於此爲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說文𨸏部云。敗城𨸏曰隓。篆文作墮。墮即墯之變體。左傳僖三十二年杜注云。墮毀也。畢云。墮一本作墜。

以湮其溝池。畢云。湮塞之字當爲垔。

攘殺其牲牷。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鄭注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牷體完具。鄭衆云。牷純色。

燔潰其祖廟。王引之云。燔與潰義不相屬。燔潰當爲燔燎。隸書尞字或作賁。與貴字相似。故字之從尞者。或誤從貴。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引家語有申繚。今本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作申續。趙策。魏殺呂遼。下文又作呂

意ハ抑ト通用ス、亡ハ語詞ニシテ意義ナシ。考本、故譽之與ヲ故與之與ニ作ル。

兎攻伐幷兼ノ兎ハ勉ノ誤。

此譬猶盲云云、今日ノ諸侯ハ、口先計リニ仁義ヲ賞譽スト雖モ、其實際ハ戰鬪ヲナスコトナレバ、恰モ盲者ガ普通人ト同ジク口先ダケニ白黑ヲ分ツコトヲ得ルト云フモ、實際ニハ其區別ヲナスコト能ハザルガ如シ。

速通成得其所欲ハ遼遝成得ニ其所レ欲ノ誤、其意ハ遠近ヲ論セズ、如

利故譽之與。舊本作譽。王引之據下改與。是也。今從之。蘇云。下譽當作與。讀平聲。意亡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王引之云。意與抑同。亡與無同。皆詞也。非命篇曰。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蘇說同。考一本與作譽。李本同。非也。雖使下愚之人。畢云。舊愚之二字倒。以意移。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者。畢云。義舊作養。一本如此。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兎攻伐幷兼。俞云。兎字衍文。天志篇云。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幷。無兎字。可證。考舊皆字絕句。非也。一本兎上有不字。李本同。按非也。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戴云。成下當脫則字。案戴說未塙。速通成得其所欲。疑當作遠邇咸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畢云。知讀智。是故古考李本無是故以下至不然百五十八字。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反當作交。

魚水石務云云ノ務ハ鶩ト通用ス、故ニ馳鶩ノ義アリ、其意ハ魚水中ニ於テ游キ走ラナケレバ、陸地ニ至リテ悔ユトモ及ブナシ。

申胥曰云云、呉王ガ徒ラニ形チ見ルガ爲ニ、水ヲ鑑トナスモ、成敗ヲ知ルガ爲ニ、人ヲ鑑トセザル故ニ、之ヲ戒メタルナリ。

從之。畢云。我舊作吾。一本如此。詩曰。魚水不務。務疑當讀爲鶩。東魏嵩陽寺碑。朝野傾務。務鶩字通。淮南子主術訓云。魚得水而鶩。高注云。鶩疾也。又或當作旃。卽游之省。陸將何及乎。王云。陸將何及乎。不類詩詞。乎字蓋淺人所加。蘇云。此蓋逸詩。考水者魚之地也。今不務己之地。而遠及于陸。謂不知道也。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畢云。戮勠字假音。辟門除道。蘇云。辟同闢。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畢云。事俱見韓非子。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蘇云。書酒誥篇云。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太公金匱陰謀有武王鏡銘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二書所云與此合。蓋古語也。詒讓案。國語呉語云。申胥曰。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今以攻戰爲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畢云。蓋同盍。此其爲不吉而凶。旣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哉。舊本挩哉字。王云。天志篇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今據補。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

入北郭ハ、吳ノ王宮ノ北方ノ外郭ヨリ侵入スルコト、徙大內ノ內ハ舟字ノ誤、大舟ハ王舟ナリ。

六將軍ハ、六卿ニシテ韓・趙・魏・范・中行・智ノ六氏ヲ云フ。

而智伯莫云云ハ、智伯ヲ以テ、六卿中ノ最强者トナス。

以爲英名攻戰之速ノ英名ハ莫若ノ誤、差論ハ選擇スルコト、皆列ハ比列ノ誤。

以其謀爲旣已足矣云云トハ中行氏ノ土地ヲ占領シタル謀ヲ以テ、一時ハ十分ナリト滿足セリ、然ルニ間モナク、茲范氏ヲモ征服スルニ至レリ、茲范氏ノ茲ハ衍文、本注左傳ノ意味ハ、荀寅及ビ士吉射ヲ逐ヒタル者ハ、此ノ知伯瑤ガ祖父ノ文子荀躒ガ、ナシタル事ナリト云フコト。

蘇。徙其大舟。韋注曰。大舟王舟。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亦作徙其大舟。案王說是也。吳語韋注云。郭郭也。徙取也。此哀十三年越入吳事。與二十年圍吳事不相涉。此類舉之耳。圍王宮。國語吳語云。越師入吳國。圍王宮。韋注云。王宮姑蘇。而吳國以亡。左傳哀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十一月越滅吳。

昔者晉有六將軍。六將軍卽六卿爲軍將者也。春秋時通稱軍將爲將軍。穀梁文六年傳云。晉使狐射姑爲將軍是也。淮南子道應訓云。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又人閒訓云。張武爲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許注云。六將軍韓・趙・魏・范・中行智伯也。而智伯莫爲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衆。王云。皆當爲比。天志篇比列其舟車之卒。是其證。下篇皆列同。案王說是也。又舊本列下。挩其字。王據上句補。今從之。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爲旣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考未詳。而大敗之。茲字疑衍。中行氏卽荀氏。范氏卽士氏。左傳定十三年。晉逐荀寅・士吉射。乃知伯瑤祖文子躒事。此及魯問篇。並通舉不復析別。淮南子人閒訓。亦謂張武爲智伯謀。伐范中行滅之。幷三家以爲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事在魯悼公十五年。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戰國策趙策。淮南子人閒訓。並以此爲張孟談說韓魏之君語。穀梁僖二年傳。虞宮之奇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左僖五年傳。語作諺。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

退不能賞孤云云、退トハ戰場ヨリ歸國スルコト、賞孤トハ戰死シタル者ノみなし子、施舍ハ物品ヲ賜與スルコト、羣萌ノ萌ハ氓ト通用スル故、群氓ヲ云フ。

說吳王夫差云云、此語ハ伍子胥カ、其主夫差ニ說キタル者ナリ、高高トハ高キ所ニ高キ臺榭ヲ起スコト、下下トハ低地ニ池ヲ深クスルコトナリ。

吳地記ノ意ハ、姑蘇ト稱スルハ姑蘇山ノ名ニ因ル、而シテ其名ハ國都ノ西南三十五里ニ在リ。

離罷ハ人心離散シテ疲レルコト。

上篇云。周公旦攻九夷。而商蓋服。商蓋卽商奄。則九夷亦卽淮夷。故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又樂成篇云。猶尙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高注云。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著在尙書。餘七國小又先服。故不載於經也。案東夷八國亦卽九夷也。春秋以後蓋臣屬楚吳越三國。戰國時又專屬楚。說苑君道篇。說越王句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九夷。淮南子齊俗訓云。越王句踐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戰國策秦策云。楚苞九夷。方千里。魏策云。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文選李斯上秦始皇書。說秦伐楚包九夷。制鄢郢。李注云。九夷屬楚夷也。若然九夷實在淮泗之閒。北與齊魯接壤。故論語子欲居九夷。參互校覈。其疆域固可攷矣。

於是退不能賞孤。 說文子部云。孤無父也。月令。立冬賞死事。恤孤寡。鄭注云。死事謂以國事死者。孤寡其妻子也。

施舍羣萌。 畢云。此氓字之假音。詒讓案。尙賢中篇云。四鄙之萌人。舍予聲近字通。施舍猶賜予也。左昭十三年傳云。施舍寬民。又云。施舍不倦。杜注云。施舍猶云布恩德。〔考〕孤謂父兄戰死者類。羣萌羣民也。不行賞賜。不能爲施舍。

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 國語吳語。說吳王夫差云。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韋注云。姑蘇臺名。在吳西近湖。案國語。以築姑蘇爲夫差事。與此書正合。畢云。史記集解云。越絕書曰。闔閭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顏師古注漢書伍被傳云。吳地記云。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江南蘇州府治。詒讓案。越絕以姑蘇爲闔閭所築。疑誤。

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 蘇云。罷讀如疲。〔考〕罷音疲。離離散也。

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 王云。徙大內三字。義不可通。大內當爲大舟。隸書舟字或作月。與內相似而誤。吳語。越王句踐襲吳入其郭。焚其姑

宋與及魯ハ、宋與魯及トナシ、及字ハ下文ノ至ト連讀スベシ。
汶上ハ汶水ノ邊、艾陵ハ地名。
葆之大山トハ、齊人ヲ追擊シテ、大山即泰山マデ逃レシメタルヲ云フ、葆ハ保ニシテ、閉ヂコムルノ義アリ。

會稽ハ山名。

與及魯。蘇云。及魯二字誤倒。魯字屬上句。及字屬下句也。案蘇校近是。左傳闔閭時無宋魯朝吳事。疑因哀七年夫差會魯於鄫。徵宋魯百牢事。傅會之。詒與疑燕誤。一本及作反。非也。

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見春秋哀十一年經。畢云。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夫差七年。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繒。

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蘇云。大山即太山。篇中太多作大。魯問篇。齊太王作大王是也。詒葆保通用。

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畢云。史記索隱云。韋昭云。三江謂松江。錢塘江。浦陽江。史記正義云。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詒讓案。漢書地理志云。會稽郡吳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丹陽郡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此即書禹貢周禮職方氏揚州之三江也。國語越語云。吳之與越也。三江環之。韋昭別據松江浙江浦陽江爲釋。即張守節所引是也。水經沔水酈注云。松江自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與顧夷說同。要皆非古之三江。竊謂禹貢中江北江並於吳境入海。南江入海又兼涉越境。則三江下流自足環吳越。水經注又引郭璞云。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此即據禹蹟下流言之。近代胡渭金榜。並援以說越語之三江。最爲塙當。畢攷之未審。五湖詳前兼愛中篇。

而葆之會稽。左傳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子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杜注云。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葆保字通。會稽山詳節葬下篇。畢云。今浙江山陰會稽山。

九夷之國。莫不賓服。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王制孔疏云。九夷依東夷傳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李巡注爾雅云。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案王制疏所云皆海外遠夷之種別。此九夷與吳楚相近。蓋即淮夷。非海外東夷也。書敍云。成王伐淮夷。遂踐奄。韓非子說林

敎ノ下ニ、士ノ字ヲ脱ス。

奉甲執兵云云ハ、多力ニシテ疾足ナルヲ云フ。

以度取之トハ、兵士ヲ徵取スルニ一定ノ法度ヲ以テスルコト、下文ノ體力ノ如キ卽チ是ナリ、三屬ハ三ツ揃ヒナリ、軸ハ冑、日中ハ一日ノ中、復其戶トハ徭役セザルコト。

注林ハ淮汭ノ誤、冥隘ハ澠阨ノ轉音ニシテ險要ノ土地ノ名。

中楚國トハ楚ノ中央ナル國都ヲ占領スルコト。

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闔閭哉。

闔左傳昭二十七年作廬。字通。詳所染篇。

古者吳闔閭教七年。

畢云。案史記闔閭九年入郢。吳越春秋云。九年十月楚二師陳於柏擧。卽此是也。兪云。敎下疑脫士字。

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

呂氏春秋簡選篇云。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爲前陳。此云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卽多力利趾者也。兪云。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卽敎士之法。乃古所謂武卒者。荀子議兵篇。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今據墨子之言。則闔閭先有此法矣。

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

左傳定四年。吳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釋文云。阨本或作隘。杜注云。三者漢東之隘道。案此冥隘。卽左傳之冥阨。史記蘇秦傳云。塞鄳阨。亦卽此。集解引徐廣云。鄳江夏鄳縣。注林地無考。以左傳校之。疑當作淮汭。淮注形近。汭篆文作汭。與林亦相近。因而致誤。畢云。淮南子地形訓作澠阨。高誘曰。澠阨今宏農澠池是也。則在今河南永甯縣。史記魏世家云。秦攻冥阨之塞。集解云。徐廣曰。或以爲江夏鄳縣。又杜預注左傳云。漢東之隘道。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阨。卽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其一也。玉海在信陽軍東南五十里。今在河南信陽州東南九十里。

戰於柏擧。

事見春秋定四年經。柏擧杜注云楚地。呂氏春秋首時篇高注云。柏擧楚南鄙邑。畢云。在今湖北麻城縣。元和郡縣志云。麻城縣龜頭山在縣東南十八里。擧水之所出也。春秋吳楚戰於柏擧。卽此地也。

中楚國。

畢入楚國都。

而朝宋

莒茲丕公ノ事ハ、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六年ヲ見ヨ。

且不一著何ハ、且不著何トナスベシ、且ハ柤ニシテ國名ナリ、不著何ハ不屠河ノ轉音ニシテ、東北夷種、其故城ハ奉天省内ニ在リト云フ。

劉恕ハ宋神宗元豐元年没シタル人ニシテ、溫公通鑑以前ノ歷史ヲ編次シ、通鑑外記十卷目錄五卷トナス。

王會云云ハ、逸周書王會篇ノ文ニシテ、湯王ガ伊尹ヲシテ、諸侯貢獻ノ法規ヲ定メシメタル時、伊尹ガ四方ノ各國ヲ列擧シタル内ニ、正北ニハ且略豹胡等ヲ述ベタリ。

古者ハ今者ノ誤。

春秋釋例云。莒國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輿期於莒。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其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蘇云。史記云。楚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據此則莒實爲齊滅。故其地在戰國屬齊。詒讓案。戰國策西周策云。邾莒亡於齊。亦其證。

者。

左傳魯哀公十七年楚滅陳。史記管蔡世家。蔡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案在貞定王二十二年。

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閒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且不一著何。

道藏本如此。畢本作中山諸國云。四字舊作且一不著何五字。一本如此。史記趙世家云。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表作四年。元和郡縣志云。中山定州。戰國時爲中山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今直隸定州是。蘇云。中山之亡。當魏文侯世。墨子與子夏子門人同時。此事猶當及見之。畢引史記趙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非是。詒讓案。中山初滅於魏。後滅於趙。詳所染篇。然此中山諸國四字。乃後人肊改。實當作且不著何四字。舊本作且一。道藏本作且不一。並衍一字。且疑柤之借字。國語晉語。獻公田見翟柤之氛。韋注云。翟柤國名是也。不著何。亦北胡國。周書王會篇云。不屠何青熊。孔晁注云。不屠何亦東北夷也。管子小匡篇。敗胡貊。破屠何。尹注云。屠何東胡之先也。劉恕通鑑外紀。周惠王三十三年。齊桓公救燕。破屠何。屠著聲類同。不著何即不屠何也。又王會。伊尹獻令。正北有且略豹胡。且略即此且。及左傳翟柤。豹胡亦即不屠何。豹不。胡何並一聲之轉。不屠何。漢爲徒河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奉天錦州府錦縣西北。柤據國語爲晉獻公所滅。所在無考。【考】且一不著何。五字未詳。

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閒者。

貊貉之俗。詳兼愛中篇。

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

古者亦當從王校作今者。說見前。情與誠通。詳非攻下篇。

欲安而惡危。

畢云。欲舊作故。以意改。

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

今有醫於此云云、祝藥ノ祝ハ下文ノ行ノ誤、其文意ハ戰爭ガ四五國ノ利益トナルモ、一般ノ利益トナラザルコトヲ醫者ノ藥ニ譬ヘタルナリ、卽藥ヲ調劑シテ之ヲ多數ノ病人ニ服セシムルトキ、其内平愈ノ利益ヲ蒙ル者四五人ニ過ギザルナラバ、常ニ行ヒ用フベキ藥ト稱スルコトヲ得ズ。素問二十四卷ハ、岐伯ガ黃帝ニ對シテ醫術ヲ述ベタル者ト稱セラル、唐ノ王冰之ヲ注ス。

間トハ兩國ニ夾マルコトナリ、夾削ノ夾ハ狹ト同ジ。

則不可爲也。

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句。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考後世醫術間有咒祝。今讀斯書。古旣有之。之于天下考之上。蓋脫施字。之有病者而藥之。畢云。祝謂祝由。見素問。或云。祝藥猶言疰藥。非。一本無祝字。非也。案畢說非也。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鄭注云。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彼祝藥爲劍瘍附著之藥。此下文云食則與彼義異。畢云。祝由。又與此書及周禮義並不合。不可信也。惠士奇謂祝藥猶行藥。亦未知是否。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蘇云。食者多而利者少。則非常行之藥。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尙者以耳之所聞。畢云。尙同上。考李本無古者以下至篇末。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畢云。今山東莒州。其爲國甚小。閒於大國之閒。不敬事於大。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考倒裝。言弗從之而愛利之也。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國策齊策云。莒恃越而滅。與此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閒者。以是攻戰也。杜預

實ハ決シテ如此者ニ非ズ、然也トハ可也ト言フガ如シ。

虛ハ墟ニシテ、下ニ城字ヲ脫ス、虛城ハ城郭ナリ、廣衍ハ土地ノ面積ナリ、此二句ノ文意ハ三里ノ城ヲ攻メント欲スル萬乘ノ國ニハ、城モ多クシテ兵士ヲ收容シキレナイ位デアル、又土地モ廣大ニシテ、開墾シキレナイ程デアル。

王民ハ士民ノ誤、嚴下上之患ノ下上ハ土地ノ誤、其意ハ境域擴張ノ事ヲ非常ニ心配スルコト。

而不可爲也ノ爲ハ非ノ誤。

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畢云。虛墟字正文。俗从土。詒讓案。虛下疑脫城字。下文云。以爭虛城。不勝而入。畢云。舊作人。以意改。【考】人蓋入誤。言萬乘之國空虛。則其數至千。不勝而入其國。廣衍數於萬。畢云。王逸注楚辭曰。衍廣大也。不勝而辟。畢云。此闕字之假音。入辟爲韻。【考】廣衍之之地。而無人。則其數雖萬。不勝而開辟其彊。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王云。王民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士民之誤。士民與土地對文。下文王民同。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畢云。舊作也言。一本如此。【考】飾整也。南則荊吳之王。吳當作越。墨子時。吳已亡。故下文以夫差亡吳事爲戒。不宜此復舍越而擧吳也。下篇云。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節葬下篇云。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皆其證也。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舊捝地字。今據道藏本補。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也。兪云。不可爲也。當作不可不爲也。方與上文語意相屬。此是飾攻戰者之言。非子墨子之言也。今脫不字。義不可通。案下文云。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則此文當作故當攻戰而不可非也。兪校未塙。【考】今當攻戰。而得土地人民。

食飯ノ飯ハ飲ニ作ルベシ。

喪師多トハ敗戰シテ軍士ノ多數ヲ失フコト、喪師盡トハ全滅ノ場合ヲ云フ。

則是鬼神云云トハ、前述ノ如ク多數ノ人民皆戰死ヲナス故、自ラ祖先ノ祭祀ヲ繼續スベキ人ナキヲ云フ、主后トハ後ヲ主ル者ナリ。因國云云ハ新封ノ國都ハ、舊邦ノ國都ニ因ルコトヲ云フ。

攻此不用鋭云云トハ、三里ノ城七里ノ郭ヲ攻ムルニ、鋭兵ヲ用ヒズ、又多數ノ人ヲ殺サズシテ、之ヲ陷ルコトガ出來レバ可ナランモ、事

脩遠。粮食輟絶而不繼。畢云。粮俗。玉篇云。粮同糧。詒讓案。周禮廩人凡邦有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鄭注云。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孟子梁惠王篇云。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趙注云。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 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王云。食飯當為食飲之誤。食飲不時見下篇。 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后與後字通。王制云。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鄭注云。絶無後。為之祭主者。即此義。洪云。后當作石。即祏字省文。左氏昭十八年傳。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杜預注祏廟主石函。說文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為主。从示从石。石亦聲。案洪說未塙。 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為為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襍守篇云。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孟子公孫丑篇亦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戰國策齊策云。即墨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又作三里之城。五里之郭。 攻此不用鋭。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

ガ政ヲ國家ニナス場合ニモ、亦此注意必要ナリ。

穫斂ハ農作物ヲ刈リ取リ收ムルコトヲ云フ、此句ノ下ニ、此不可以春秋爲者也ノ九字ヲ脫ス。

軍上ノ上ハ出字ノ誤。

撥劫ノ撥ハ大盾、劫ハ釛ノ誤ニシテ刀把（刀ノつか）ナリ。

腑冷ハ腐爛ノ轉音、又與ノ與ハ及ビト訓ズ、加之ノ意ナリ、其列住ノ三字ハ牧野本ノ說ニヨレバ、比列而往ノ誤ニシテ、隊伍ヲ組ミテ進ムコト、靡弊而ノ而ハ衍文トナス。

往死ノ往ハ衍。

徙。今據道藏本正。唯毋毋語詞。詳尚賢中篇。考見音現。

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此下依上文。或當有此不可以春秋爲者也句。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嘗猶試也。下同。上字誤。疑當作出。國策齊策云。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絶。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考上疑出誤。竹箭羽旄幄幕。畢云。說文云。楃木帳也。幄當从木。詒讓案。幄節葬下篇作屋。此俗作。周禮幕人鄭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甲盾撥劫。史記孔子世家索隱云。撥音伐。謂大盾也。劫未詳。疑當作鉣。古書从缶从去之字多互譌。備蛾傅篇。法譌作㳒。此鉣譌作劫。可以互證。說文刀部云。鉣刀把也。即禮記少儀之拊也。刀把或以木爲之。故有靡敝腐爛之患。考撥發揚也。劫以力而去也。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畢云。往舊作住。一本如此。腑即腐字異文。冷爛音相近。當爲爛。詒讓案。戰國策秦策高注云。弊壞也。此與少儀國家靡敝義微異。考靡蓋罷通。靡又有費耗意。腐冷死而無生氣也。一本反作及。下同。李本又同。非也。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與下。當依下文補其字。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反者。列住二字誤。畢以意改歹往。蓋以往屬下爲句。與上文同。然其歹二字。仍與上下文並不屬。竊疑當作往。則讀其往則碎折靡弊而不反者十一字句。今本往譌住。則譌列。又倒其文。遂不可通耳。考碎解已見。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王云。下往字涉上往字而衍。詒讓案。往字似不必刪。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

リノ黑色ヲ見ルトキハ、直チニ黑色ナリト判斷スレドモ、多クノ黑色ヲバ、反テ白色ナリト云フ、口ノ甘苦ニ於ケルモ之ト同ジ者アルナラバ、其人ハ小ニ明ナルモ、大ニ明ナラザル者ト云フベシ、則以ノ間ニ、必字ヲ脫ス、此人ト不知トノ間ニ、爲字ヲ脫ス。考本、辯ヲ辨ニ作ル。

君子也ノ也ハ衍。

古者ハ今者ニ改ムベシ、譽之審ノ上ニ毀字ヲ脫ス。

古者有語云云、古人ノ語ニヨレバ、人モシ事ヲ謀リテ、其目的ヲ達セザルトキハ、須ク過去ヲ以テ將來ヲ推シ既知ヲ以テ未知ヲ測ルコトニ注意スベシト、成程事ヲ謀ルコト如此ンバ、何事モ目的ヲ達スルヲ得ベシ、王公大人

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依下文。則下當有必字。人下當有爲字。考秋儀云。以上脫必。人下脫爲。是也。辨當作辯。下同。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舊本。不知下。衍而字。今據王蘇校刪。從而譽之。謂之義。畢云。舊之謂二字倒。一本如此。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舊本。可上捝此字。又謂誤爲。畢云。一本作謂是。案道藏本可上有此字。爲正作謂。今據補正。季本謂亦不誤。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也字疑衍。考也疑之誤。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情亦與誠通。下並同。王云。古者當爲今者。說見尚賢篇。譽上有毀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尚同篇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其證。過失下有脫文。下文曰。今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考情誠也。秋儀云。譽上疑脫毀字。是也。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論語學而篇云。告諸往而知來者。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徒舊本誤

至大爲攻國ハ、改メテ至下大爲二不義一攻上國トナスベシ。

若以此說往ハ、以上ノ理チ推演スルチ云フ。

夫奚說トハ、何等ノ理由ニヨリテト云フガ如シ。

少見黑曰黑云云、假令バ一人アリテ、少シ許

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畢云。舊挩此字。据後文增。考李本無子字。然下文又作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畢云。据後文云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畢云。知一本作之。舊脫非字。据後文增。案道藏本·季本並不挩。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可舊本作何。畢云。一本作可是。今據正。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荀子正論篇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舊本。知作之。下又衍而字。畢云。一本無而字。是。王云。之當爲知。俗音知之相亂。故知誤爲之。上文皆知而非之。正與弗知非相對。且上下文皆作弗知非。則之爲知之誤明矣。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王云。情誠通用。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奚說、言何辭以解說也。畢云。奚說猶言何樂。失之。考說音悅。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

○非攻ハ戰爭ノ不可ナルコトヲ論ジタル者ナリ。

以虧人愈多ノ下ニ苟虧人愈多ノ五字ヲ脫ス。欄廐ハやらいノ內、及びうまやヲ云フ。

不仁義ノ仁字ハ衍。

牛缺ハ人名。

墨子閒詁卷五

非攻上第十七

淮南子氾論訓高注云。非猶譏也。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畢云。說文云。園所以樹果。種菜曰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穀梁成五年范甯注云。攘盜也。）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依下文當有苟虧人愈多五字。考謂蔑其人也。）其不仁茲甚。（茲滋古今字。詳尙同上篇。考茲滋通。後文作滋。）罪益厚。至入人欄廐。（欄卽闌之借字。說文門部云。闌門遮也。廣雅釋室云。欄牢也。畢云。說文無欄字。玉篇云。木欄也。）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依上下文。此句疑不當有仁字。）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扡其衣裘。（畢云。扡讀如終朝三拕之拕。陸德明易音義云。褫鄭本作拕。徒可反。扡卽拕異文。王云。也卽扡字之誤而衍者。詒讓案。說文手部云。拕曳也。淮南子人間訓云。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盜。拖其衣被。許注云。拖奪也。拖卽拕之俗。）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

莫若欲爲ノ莫ハ衍。
兼之ノ下ニ說字ヲ脫ス。

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舊本挩愛交相三字。今依王校補。）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蘇云。於就當作就於。案於就不誤。蘇校非。）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畢云。當爲弟。此俗寫。）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王云。皆欲爲惠君忠臣云云。若上不當有莫字。蓋涉上文莫若而衍。）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當若猶言當如。詳尚同中篇。戴云。若字疑知字誤。非。）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墨子閒詁卷四終

ヲ試驗セリ。
焚舟ノ舟ハ內ノ誤、死有ノ有ハ者ノ誤、不鼓而退也ノ退ノ上ニ、不字ヲ脫ス、其意ハ、越人皆勇氣アル故、此時前進ノ號令タル鼓ヲ鳴ラサズトモ、人人皆奮進シタルヲ云フ。
考本、死有ヲ死者ニ作ル。

爲之ノ之ハ而ノ誤。

苴服ハ粗服ト同ジ。

大布ハ粗布ナリ、且苴ハ鹿麤粗ナリ。

僵也。儀禮鄉射禮鄭注云。偃猶仆也。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王云。有字文義不順。有當爲者字之誤也。中篇曰。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是其證。案王說是也。蘇校同。考列字絕句。偃而進。當前相列也。謂不敢退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退上。疑挩不字。謂士爭進前赴火。雖止不鼓。而仍不肯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顫矣。顫當讀爲憚。非攻下篇云。以譚其衆。顫譚並與憚同。畢云。玉篇云。顫動也。言其驚畏。考可謂顫。未詳。故焚身爲其難爲也。其亦當作甚。然後爲之。越王說之。畢云。上之字據前後文。當爲而。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苴粗字通。猶中篇云惡衣。考苴服。前文作惡服。苴粗蓋相通。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左閔二年傳。衞文公大布之衣。杜注云。大布麤布。淮南子齊俗訓許注義同。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二句中篇同。且苴之屨。畢云。且當爲粗。王云。且苴卽麤粗。麤倉胡反。粗才戶反。廣雅釋詁。粗麤大也。案王說是也。春秋繁露兪序篇云。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晏子春秋諫下篇云。縵密不能麤苴。論衡量知篇云。夫竹木麤苴之物也。說文角部云。觕角長貌。讀若麤。觕與且苴並聲近字通。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其亦當作甚。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焚舟依上文當作焚身。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

他人ガ我ニ桃ヲ與フルトキハ、我亦其謝禮トシテ、李ヲ贈ルニ至ル。

小要ハ細腰ノ如シ。固據而後興トハ、固ク杖ニヨリカカリテ身ナ興スコト。故約食爲其難爲也ノ其ハ甚ノ誤、其意ハ飯ヲ節約スルハ甚ダ爲シ難キコトナリ。然後ノ後ハ衆ノ誤。未踰於世云云ノ踰ハ渝ノ誤ニシテ、變ト訓ズ、其意ハ一世ヲ經過セザル內ニ、國民ノ風俗一變シテ、細腰ヲ好ムニ至レリ。

以其知爲云云、句踐自分ノ知識ガ果シテ如何程マデ、士臣ノ訓錬セラレタルカヲ知ル事ガ出來ナイ爲メ、下文ノ如キ事ヲ實行シテ、之ノ

以李。鄭箋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投猶擲也。卽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舊本、兼作愛誤。今據道藏本正。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荊靈王好小要。畢云。舊作腰非。考李本無昔荊至上也二百三十四字。當靈王之身。荊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畢云。固一本作握。詒讓案。固據屬下讀。說文手部云。據杖持也。別本、蓋讀一握句非。考据前文。固據當作據墻。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兪云、其當作甚。下二句竝同。甚難爲卽至難爲也。下文曰。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是其證。然後爲而靈王說之。後疑當作衆。中篇云。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是其證。下並同。考下文有然後爲之。越王說之說。據之則而字是之誤。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踰當作渝。下並同、爾雅釋言云。渝變也。言世未變而民俗已爲之移也。非命上篇云。此世未易民未渝。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又中篇云。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敎。又下篇云。此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此云未渝於世。猶彼云世不渝也。考三十年爲一世。卽求以鄕其上也。鄕與向字通。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蘇云。上知字當讀如智。焚舟失火。舟疑當作內。詳上篇。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廣雅釋詁云。偃

中ノ去聲ニシテ「アタル」ト訓ズベ、其意ハ兼愛チ非トスル者ノ說ノ止マザルハ何ゾヤ、或ハ兼愛スレバ、其親ノ利益トナラズシテ、孝道チ害スル嫌アリトナスタメ乎、何トナレバ、兼愛ノ說ニ由ルトキハ、自分ノ親モ他人ノ親モ、同ジク愛セザルベカラザルチ以テナリ。

愛利吾ノ上ニ、以字チ脫ス。

惡人之親ノ人上ニ、賊字チ脫ス。

之交孝者ハ、文意完全ナラザレドモ、前述ノ交モ兼ネ愛スル孝子ト云フノ意ナルベシ。

爲遇ノ遇ハ愚ト通ズ。一本孝子爲遇チ孝子爲過ニ作ル。

所書ノ所字ハ衍文。

詩經大雅抑篇ノ意ハ我ガ言、我德ノ如何ニヨリテ、此ニ相當スル言、或ハ德チ他人ヨリ得ル者ナリ、之チ例スレバ、

當訓爲得。考意抑通。言唯意不忠親。于父母之利。而却害於爲孝也。

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蘇云。意讀如抑。下文亦然。以說觀之。卽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卽吾惡先從事卽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愛利上當有以字。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兪云。惡下脫賊字。當據上文補。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卽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卽之交孝子者。之交孝子。猶上云交兼交別。考之交二字疑衍。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遇當爲愚。同聲叚借字。畢云。一本作偶。考一本過作遇。或曰當作遇。共非也。意抑通。言以爲孝爲過誤也。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舊本挩此字。今據道藏本補。所字疑衍。尚同中篇云。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是其證。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大雅抑毛傳云。讎用也。鄭箋云。敎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蘇云。大雅抑篇。無兩而字。投我以桃。報之

周詩曰云云ハ、今ノ書經洪範篇ニ見ユ、王道蕩蕩トハ王者天下ヲ治ムルノ道ハ、廣大平易ナリ、不偏モ不黨モ偏頗ナク、公明正大ナルヲ云フ、平平ハ何事モ秩序整然タルヲ云フ。大武遠宅不渉トハ、威武ノ大ナル者ハ、敢テ遠地ニ渉リテ、人ヲ攻メザルナリ、遠宅不薄トハ遠國ト雖モ之ヲ厚遇スルコト。其直如矢云云ハ、詩經ノ小雅大東篇ノ句ト大同小異ナリ、其意ハ王道ノ正シクシテ賞罰ノ偏ナラザルコト矢ノ如ク、貢賦ノ平ナルコト砥石ノ平夷ナルガ如シ、君子卽チ在朝ノ百官ハ之ニ倣ウテ實行シ、小人卽チ在野ノ人民モ、マタ之ヲ視テ則ル所アリ。若吾言云云ハ、反語ナリ、爲正ハ政ヲ爲スナリ、均分ハ公平ナルコトナリ。曰意不忠云云ノ忠ハ、

依上文。當作禹誓。漢書藝文志。禹作侖。顏注云。古禹字。此書多古字。蓋亦作侖。與命相似而譌。校者不悟。又移著誓下。遂與上文不合矣。周詩卽亦猶是

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

蘇云。見書洪範篇。四不字作無。茲稱周詩。或有據。詒讓案。洪範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僞孔傳云。蕩蕩言開闢。平平言辯治。呂氏春秋貴公篇。高注云。蕩蕩平易也。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說苑至公。篇引書無並作不。與此同。古詩書亦多互稱。戰國策秦策引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卽逸周書大武篇所云遠宅不薄。可以互證。

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

蘇云。詩大東篇。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下無兩之字。詒讓案。親士篇云。其直如矢。其平如砥。底仍作砥。與毛詩同。小雅大東毛傳云。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鄭箋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傚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孟子萬章篇引詩。砥亦作底。字通。趙注云。底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案底。道藏本作底譌。說文厂部云。底柔石也。重文作砥。又广部云。底山居也。下也。二字迴別。今經典多互譌。

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

正與政同。

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

呂氏春秋高義篇高注云。阿私也。

卽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

蘇云。忠當作中。讀去聲。臧云。中

未知得罪于上下トハ、自分ハ愚昧ナレバ、何故ニ如此天罰ヲ蒙ムリシカヲ知ラズ。

有善不敢蔽云云、若シ善人ナラバ、必ズ之ヲ登用シ、悪人ナラバ必ズ法ヲ正シテ之ヲ罰セン、何レカ善ナルカ悪ナルカヲ選擇スルハ、上帝ノ大御心ニ御マカセ申サン。

萬方有罪云云、自分ハ君主ナレバ、萬民ニ罪悪アリトモ、之ヲ一身ニ引受ケン、又自分ニ悪事アリトモ、決シテ萬民ニ累ヲ及ホズコトナカレ。

酈其手ノ酈ハ櫪ノ假字ニシテ、木ニ手指ヲ縛リツケルコト。

誓命ハ禹誓ノ誤。

文。是湯禱旱文。孔書亦無此十字。**未知得罪于上下。**畢云。孔書作未知獲戾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論語集解。包咸云。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何晏云。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案論語作帝臣不蔽。何氏以爲指桀。與此義不合。非也。僞湯誥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孔傳云。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己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孔疏云。鄭玄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畢云。皆與孔書微異。**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孔安國云。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羣書治要引尸子綽子篇云。湯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帝王世紀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及萬方。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並與此文小異。畢云。俱與孔書微異。孔安國注論語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國語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云。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詒讓案。僞湯誥云。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孔傳云。在予一人。自責化不至。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酈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與此文合。則湯說卽禱桑林之辭也。御覽八十三引尸子及帝王世紀。說與呂略同。〔考〕祠疑祀。說疑祝。謂身親爲犧牲。祀祝于上帝鬼神。**卽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誓命

ニ對シテ天罰ヲ加ヘンガタメナリ、故ニ留等諸侯ヲ引率シテ之ヲ征スルナリ、以求富貴ノ以ハ衍。

求ハ上文ノ例ニヨリ、取法ノ二字トナスベシ。

湯說ノ說ハ祭祀ノ一種ニシテ、鬼神ニ奏スル告白文ヲ云フ、而シテ此文ハ論語堯曰篇ト大同小異ナリ、唯ダ論語ニハ桀ヲ伐ツトキノ詞トナシ、墨子ハ旱ヲ禱ル者トナス。

惟予小子履ノ履ハ湯王ノ本名ナリ、天ニ告グルコトナレバ、謙遜シテ自ラ名ヲイヒ、且小子ノ二字ヲ加フ。

玄牡ハ黑色ノ牡牛ナリ、何故ニ此犧牲ヲ用ヒタルカニツキテハ、諸說頗ル多シ、孔安國ノ說ニヨレバ、殷家白色ヲ尚ブモ、未ダ夏禮ヲ變ゼザル故ニ、舊俗ニ從フトナシ、鄭玄ハ以爲ヘラク、上帝ヲ祭ルハ冬至ヲ以テス、冬ハ北ニシテ其色黑ニ配ス、故ニ玄牡ヲ用フト、上天后ノ下ニ土字ヲ脫ス、上天ハ天帝、后土ハ土神ナリ。

以重富貴。戴云。下以字衍。考秋儀云。下以衍。是也。干福祿。詩小雅假樂篇。干祿百福。鄭箋云。干求也。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求以上下文校之。當作取法。且不唯禹誓為然。唯舊本亦作惟。今據道藏本改。雖湯說。即亦猶是也。周禮大祝。六祈六曰說。鄭注云。說以辭責之。用幣而已。此下文亦云。以祠說於上帝鬼神。若然則說禮。殷時已有之。論語堯曰篇集解。孔安國云。墨子引湯誓。國語周語。內史過引湯誓。與此下文略同。韋注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案孔安國引此作湯誓。或兼據國語文。尚賢中篇引湯誓。今書亦無之。湯曰。畢云。今湯誥文。惟予小子履。論語堯曰篇。無惟字。孔注云。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案孔以此為伐桀時事。白虎通義三正篇。及周語韋注說同。然據此後文則是湯禱旱之辭。孔說蓋誤。大戴禮記少閒篇云。乃有商履代興。白虎通義姓名篇云。湯王後更名。為子孫法。本名履也。畢云。孔書作肆台小子。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論語作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注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白虎通義三正篇云。論語曰。予小子履云云。此湯伐桀。告天以夏之牲也。與論語孔注說同。書湯誥孔疏云。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為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國語周語。皇天嘉禹。胙以天下。韋注亦引論語帝臣不蔽二語。又詩閟宮孔疏云。論語曰。皇皇后帝。論語說帝受終文祖。宜總祭五帝也。並從鄭以此為禹事。與墨子尸子說異。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紀。載此文。作告于上天后土。疑此后下亦捝土字。畢云。孔書作上天神后。考秋儀云。后下脫土。是也。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帝王世紀云。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禱于桑林之社。其辭如此。畢云。詳此

ズトキ、轆轤ノ索ナツナグ者ナリ。

雖子墨子云云、子墨子ノ兼愛説モ、文王ノ行ヲ模範トナシタルモノナリ。

舜陟後ノ陟ハ崩御ヲ云フ。

禹曰云云、此文ハ禹ガ有苗人種ヲ征討スルトキ、諸侯ニ誓ヒシモノナリ、濟濟有衆トハ盛ニ集リタル人人ヨト、諸侯ヲ呼ビカケタルナリ、群對諸群ハ、群封諸君ノ誤ニシテ、各國諸侯ヲ云フ、其意ハ自分ガ今日軍ヲ起シタルハ、敢テ事ヲ起シ亂ヲ擧グルノ意アルニ非ズ、彼ノ蠢動セル有苗

盤盂之器。皆銘其功。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畢云。遺劉逵注左思賦引作于。詒讓案。天志中・非命下・及貴義・魯問四篇皆作遺。劉引非。泰誓曰。尚同下篇・天志中篇・非命上中下篇。並作大誓。此作泰。與今僞孔本同。疑後人所改。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于舊本並作於。今據道藏本改。畢云。孔書云。唯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孫星衍云。乍古與作通。卽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卽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雖與唯通。下並同。於文王取法焉。且不唯泰誓爲然。唯舊本作惟。今據道藏本改。雖禹誓畢云。大禹謨文。云禹誓者。禹之所誓也。詒讓案。今大禹謨出僞古文。卽采此書爲之。惠棟云。皋陶謨言。苗頑勿卽功。則舜陟後。禹當復有征苗誓師之事。卽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孔安國云。濟濟。衆盛之貌。咸聽朕言。畢云。孔書作命。非惟小子敢行稱亂。孔安國云。稱擧也。畢云。孔書無此八字。蘇云。二語今見湯誓。惟作台。蠢茲有苗。爾雅釋訓云。蠢不遜也。孔安國云。蠢動也。考茲疑爾字。用天之罰。畢云。孔書無此四字。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畢云。孔書作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羣猶衆。惠棟云。羣猶君也。周書大子晉云。侯能成羣謂之君。堯典言羣后。蘇云。羣字疑誤。或爲辟。辟君也。案惠說近是。此羣對諸羣。當讀爲羣封諸君。封與邦古音近通用。封對形近而誤。羣封諸君。言衆邦國諸君也。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

故兼者直願之也トハ、兼愛ハ唯ダ之ヲ行フコトヲ願フニ止ルノミ、實行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

自古之ノ之字ハ衍文。

六王ハ四王ノ誤。

豐碑ハ木ニテ造リタル者ニシテ、棺ヲ穴ニ下

渉上下文兼君而誤。案王校是也。今據正。考天下無愚民愚婦。李本民作夫。上文又同。是也。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取兼。畢云。二字舊捝。据上文増。案畢校是也。然以上文校之。下句首仍當有即字。因兩即相渉而誤捝耳。考秋儀云。以上推之。擇即下。脫取兼是也。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猶未止也。畢云。猶舊作獨。一本如此。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爲哉。吾譬兼之不可爲也。猶挈泰山以超江河也。畢云。泰一本作太。詒讓案。中篇作譬若挈泰山。越河濟也。泰亦作太。非攻中篇。備梯篇。又並作大山。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爲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戴云。之字衍。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下文止有四王。此六疑四篆文之誤。下同。考六王。堯舜禹湯文武。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畢云。何下。太平御覽引有以字。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文選廣絕交論李注引云。琢之盤盂。銘於鍾鼎。傳於後世。疑兼用魯問篇文。呂氏春秋求人篇云。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高注云。金鍾鼎也。石豐碑也。

然即交若之二君者ノ八字ハ、然即交兼交別若ニ之二君一者トナスベシ。

一本愚民愚婦ニ作ル。

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後爲其身。畢云。先舊作萬。一本如此。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其萬民。畢云。舊脫其字。以意增。飢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戴云。然即交三字無義。當是衍文。案以上文校之。疑當作然即交兼交別若之二君者。今本交下挩三字耳。戴校未塙。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蘇云。據上文。常宜作當。案常王亦讀爲儻。疑當讀爲嘗。詳前。詒秋儀云。常疑當。是也。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畢云。當作餧。轉死溝壑中者。孟子公孫丑篇云。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趙注云。轉轉尸於溝壑也。國語吳語云。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韋注云。轉入也。逸周書大聚篇云。死無傳尸。淮南子主術訓作轉尸。高注云。轉棄也。案高說爲允。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者。舊本作君。王校改者云。

費ハ拂ト通ズ、故ニ「モトル」ト訓ズ。

一本、擇君乎ヲ擇君子ニ作、考注乃チコレニ據ル。

譬之猶馳云云、人生ノ短キコト、恰モ四頭曳ノ迅速ナル馬車ニテ、一寸シタル間隙ノ處ヲ通過スル如キ者ナリ。三年問ハ禮記ノ篇名。

兼。即此言行費也。　畢本。費改拂云。舊作兼。費一本如此。王云。古者拂與費通。不煩改字。大雅皇矣篇。四方以無拂。鄭箋曰。拂猶佹也。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注曰。費猶佹也。釋文。費本又作拂。同扶弗反。是其證。顧說同。考秋儀云。以下文推之言。兼費當作言行拂是也。

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　舊本作子。王云。子當爲乎。字之誤也。乎與意文義相承。下文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是其證。案王校是也。今據正。考李本無子字是也。

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君。　誰亦當依上文王校作設。考李本。誰作許。是也。

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　舊本挩。今據道藏本補。

是故別君之言曰。　其字舊本挩。道藏本有。與上句同今據補。

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若爲吾身。　舊本挩若字。今據道藏本補。

此泰非天下之情也。　畢云。泰一本作大。　考言別君云。人生無幾何。何有衣食之養之。

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

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　三年問云。若駟之過隙。鄭注云喩疾也。莊子知北遊篇云。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釋文云。郤本亦作隙。隙孔也。又盜跖篇云。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畢本隙改郤云。郤舊作隙。据文選注引作郤云。古隙字。郤即郤也。說文云。隙壁際孔也。郤節郤也。節郤言節之會。亦際縫之意。皆通。詒讓案。隙郤通。不必改。

是故退睹其萬民。飢

コロムレト訓ズ、其意ハ此別士兼士ガ、各自其說ヲ實行スル場合ヲ假定スルコト。

權ハ機ノ誤ナルベシ。

往來及否云云、巴越齊荊ノ如キ遠方ノ國ヘ、使節トシテ往クコトナレバ、果シテ目的地ニ到達スルヤ否ヤハ、未定ノ事ナリ。

不識將惡也家室ノ七字ハ、不識擇之家室將惡從也トナスベシ、其意ハ、前條ノ場合ニ於テ、出陣者又使節ガ、其家族ヲ依頼スベキ者ヲ選擇スルニ、何ヲ以テ標準トナスカ。

不識於兼云云トハ、妻子ヲ寄託スル場合ニハ、兼愛主義ノ友人ニ託スルカ、或ハ別愛主義ノ友人ニ託スルカ。

有是ノ有ハ友ノ誤。

當疑當爲嘗之借字。詳上篇。戴云。依下文當宜作常非。

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漢書賈誼傳顏注云。嬰加也。畢云。說文云。嬰頸飾也。將往戰。死生之權。權疑當作機。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荊。左傳桓九年杜注云。巴國在巴郡江州縣。常璩華陽國志云。巴黃帝高陽之支庶。世爲侯伯。周武王克商。封其宗姬於巴。爵之以子。七國稱王。巴亦稱王。周愼王五年。秦遣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因取巴。執王以歸。置巴郡。往來及否未可識也。舊本重及否未三字。王云。此當作往來及否未可識也。案王校是也。今據刪。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也。兪云。惡下脫從字。將惡從也。猶云將何從也。下文曰。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是其證。蘇云。句有脫誤。也字疑當作託。戴云。也字乃宅之誤。二形相似。宅居也。或云。侘字誤。侘即託。案兪校近是。據此則下文家室上當有脫文。下云寄託。則此不當云託。蘇戴說非。家室。奉承親戚。錢大昕云。古人稱父母爲親戚。大戴禮記曾子疾病篇。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孟子盡心篇。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案錢說是也。亦見節葬下。非命上中篇。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戴云。有字省友之聲誤。我以爲當其於此也。我舊本譌哉。王云。哉亦當爲我。蘇校同。今據正。考哉當作我。屬下。寫誤。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即取

姑嘗兩而進之トハ、善ナレバ必ズ用ヒラルルコトヲ證スルガ爲ニ、兼ト別トヲ、兩ツナガラ進メテ、之ヲ比較セン。

誰ハ設ノ誤ニシテ、「モシ」ト訓ズ。

若之二士者云云ハ、別士兼士ノ言行ハ全ク正反對ナルヲ云フ。

當使若二士者云云ノ當ハ嘗ノ借字ニシテ、「コ

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士。王引之云。誰字義不可通。誰當爲設。言設爲二士於此。而使之各執一說也。隸書設字作設。誰字作誰。二形略相似。故設誤爲誰。考言嘗試兩之而進。說其義。誰爲別與兼之二士而答之。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卽不食。寒卽不衣。陳澧云。此謂友飢而不餽以食。友寒而不贈以衣也。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畢云。當爲薶。說文云。薶瘞也。玉篇云。埋與薶同。本書或作貍。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於天下。舊挩於字。畢云。一本有。案有者是也。今據增。考李本無於字。非也。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舊本無士字。畢云。一本有士字。是。今據增。考之此也。李本無士字。非也。當使若二士者。王引之云。當與儻同。若此也。言儻使此二士之言行相合。則無言而不行也。詒讓案。

ハ前述ノ如キ道理ニヨルコトナリ。
正求與ノ與ハ興ノ誤、以兼爲正ノ正ハ、政ト通用ス。
聽耳明目云云、若シ前述ノ如ク、兼愛ハ正道ニシテ、之ヲ用フル時ハ、人民ノ衆耳衆目皆吾ガタメニ力ヲ盡ス故ニ、自ラ聽明トナリ、又人民ノ股肱モ吾ガ爲ニ盡ス故、自ラ吾ガ仕事モ成績ヲ擧グルコトヲ得、畢強ノ義ハ中篇ヲ見ヨ、動宰ノ宰ハ擧ノ誤、侍養ハ持養トナスベシ。

之利而取之。蘇云。與當作興。舊本。是下衍故字。今據道藏本刪。與下句文例正同。以兼爲正。是以聰耳明目。相與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畢與中篇云畢劫有力義同。相爲動宰乎。畢云。舊動下有爲字。一本無。詒讓案。宰疑當作擧。尙同中篇云。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動擧與動作義同。而有道肆相教誨。爾雅釋言云。肆力也。文選東京賦。厥庸孔肆。薛綜注云。肆勤也。言勤力相教誨。考言爲之股肱者。受兼愛。如父子兄弟之殊遇。則盡勉強。相爲動作。爲其宰臣也。有道者。亦遂以爲教誨衆人也。李本無爲字。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兪云。侍當爲持。古書多言持養。淺人不達。而改爲侍非是。案兪校是也。詳七患及非命下篇。下並同。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考放亦依也。以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爲正。舊本今譌令。蘇云。令當作今。戴云。毋語詞。案道藏本作今。今據正。即若其利也。戴云。若此也。考若順也。今人唯無以兼爲正。而即順從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者。畢云。舊作事。一本如此。非下當有之字。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雖我。舊本作難哉。王云。難哉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難哉當爲雖我。字之誤也。言兼愛之道。如其用而不可。則雖我亦將非之也。下文曰。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必從兼君是也。是其證。案王說是也。蘇校同。今據正。考善當作義。寫誤。言非兼者。就義而斷

出乎此方也トハ、別ノ非ニシテ兼ノ是テル

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畢云。鄉曏字省文。說文云。曏不久也。鄭君注儀禮云。曏曩也。仁人之事者。舊本事譌是。今據道藏本正。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舊本挩今。据道藏本補。考所生絕句。非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樂記鄭注云。方猶道也。畢云。乎舊作平。以意改。今吾將正求與天下

分名乎云云、天下ノ人ヲ惡賊スル者ヲ、他ノ者ヨリ分チ名ヅケルナラバ、兼愛ト云フベキカ、又別愛ト云フベキカ。

是故以下九字ハ、是故子墨子曰別非也、トナスベシ、本注ノ爲此ハ與此ノ誤ナルベシ。

非人云云、人ノ別愛ヲ主張スルコトニ反對スルニハ、必ズ之ニ代ハルノ良法ナカルベカラズ。

猶以水救火也ハ、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ノ誤、別愛說ニ反對スト雖モ、之ニ代フル良法ナキ時ハ、水ヲ以テ水ヲ救ヒ、火ヲ以テ火ヲ救フガ如ク、何等ノ益スルナキヲ云フ。

其說將必無可焉トハ、何等ノ適當ナル解決ヲ得ザルヲ云フ。

一本、若爲其國ヲ若其國ニ作ル、故ニ考ニ此說アリ。

原若衆害之所自生。舊挩此字。今依下文衆利章補。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考謂自賊人惡人之事。而論之分。此而立名耶。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曰畢云。舊脫此字。据上文增。別也。考兼愛歟。別愛歟。就其父子兄弟君臣之親疏而辨愛利。則其愛各別也。然即之交別者。即則同。交別猶言交相別。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俞云。此本作是故子墨子曰別非也。下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爲此爲對文可證。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考言非佗人之所爲者。必易其所爲矣。若不易而論其所非與。以水救水同也。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畢云。一本作火救水。顧校季本同。蘇云。火救水是也。當據改。俞云。以水救火何不可之有。畢校云。一本作火救水。然墨子此譬。本明無以易之之不可。若水火是相反之物。無論以水救火。以火救水。皆是有以易之。與設喻之旨不合。疑墨子原文。本作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故曰其說將必無可。今本作水救火。別本作火救水。皆有脫文。案俞說近是。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誰獨擧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己也。畢云。由同猶。考一本若下有爲字。李本同。無爲字。亦通。爲

ベテ予一人ニテ其責ヲ受ケン。

今人之ノ人ハ衍。

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畢云。忠一本作中。舊云士富士字衍。詒讓案。忠中通。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畢云。敖一本作傲。此天下之害也。呂氏春秋侈樂篇云。故彊者劫弱。衆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慠幼。從此生矣。語意與此同。又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又與。舊本作人與。王云。人與當依下文作又與。廣雅。與如也。上文若大國之攻小國也云云。若如也。此文兩言又與。亦謂又如也。畢反欲改下又與爲人與。傎矣。案王校是也。蘇說同。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王云。今下衍人字。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

将事泰山隧ハ、武王スデニ天下ヲ定メタル後、泰山ノ隧道ニ於テ、山神ヲ祭リタルコトヲ云フ。

泰山有道曾孫云云、泰山ト、其神ヲ呼ビカケテ言フ詞、有道云云ハ、武王ハ人民ノ爲ニ殷紂ヲ征伐シタルコトナレバ、神ニ對シテ公明正大ニ、自己ノ正理ナルコトヲ言ハンガ爲ニ、敢テ謙遜セザルナリ、曾孫トハ、當時ノ儀式ニヨルニ、鬼神ニ對シテ自分ヲ稱スル用語ナリ、大事既獲トハ、殷紂ノ征服ヲ云フ、仁人尙作云云ハ、既ニ天下ヲ一統スルノ大事ヲ成就シタリト雖モ、更ニ加之ニ、仁人起リテ以テ商(殷)夏二國、及ビ四夷ノ人民ヲ振救セリ、醜貉ハ衆多ノ貉(貊)人種ヲ云フ。

雖有周親云云、周親トハ親密ナル親戚ヲ云フ。其意ハ假令至親ノ間ナルモ、其人ニシテ不賢不忠ナラバ、仁德アル他人ニ及バザルナリ、萬民ノ過失ハ、ス

武王將事泰山隧。 廣雅釋詁云。將行也。周禮小宗伯云。將事于四望。畢云。隧或爲隊。穆天子傳云。鈃山之隊。玉篇云。隊以醉切。掘地通路也。或作闕。案隊隧字。皆說文闕字之省。閻若璩云。玩其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岱宗。禱神之辭。非伐紂時事也。**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 僞古文書武成襲此文云。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孔疏云。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爲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己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六年左傳。蒯聵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己承藉上祖。奠享之意。考泰山句。有道指周先王也。有道之王之曾孫。**大事既獲。** 小爾雅廣言云。獲得也。**仁人尙作。** 說文人部云。作起也。考作起也。聞文王興作曰之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 僞武成云。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僞孔傳云。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案祇當讀爲振。內則。祇見孺子。鄭注云。祇或作振。國語周語云。以振救民。韋注云。振拯也。此謂得仁人以拯救中國。及四夷之民。僞書改爲祇承上帝。失其恉矣。醜貉者。九貉類衆多。爾雅釋詁云。醜衆也。**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 蘇云。書泰誓篇。若作如。萬方有罪。作百姓有過。維作在。詒讓案。僞古文泰誓。即誤采此文。僞孔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人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又論語堯曰篇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集解孔安國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又說苑貴德篇云。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奈其士衆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尙書大傳・韓詩外傳・淮南子主術訓。文並略同。羣書治要引尸子綽子篇云。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則以爲文王語。與墨子韓詩說苑並異。**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

月ノ如ク、四方及ビ西土ヲ照シ渡ルヲ云フ、乍光ノ乍ハ作ト通ズ。穡人ハ農夫ナリ。天屑臨文王慈トハ、文王ハ前述ノ如ク仁政ヲ行ヒシカバ、天マタ之ヲ眷顧シテ、幸ヲ授ケタルナリ。連獨ノ連ハ矜ノ轉音ニシテ、哀レムベキ孤獨ノ者ヲ云フ。

有雜於生人之間トハ、人並同様ニ、生業ヲ成スコトヲ云フ。放依ノ放ハ依ト同義ナレバ、他人ノ力ニ依ルコトナリ。

墨子言則此事皆在其中矣。乍光。光大也。被也。

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

畢云。說文云。嗇悉濇也。从來从㐭。來者㐭而臧之。故田夫謂之嗇夫。穡與嗇通。

天屑臨文王慈。

以上。疑並出古泰誓。今僞古文止采下篇。故無之。後漢書馬廖傳李注云。屑顧也。畢云。漢書武帝紀云。屑然如有聞。考屑蓋照字。聲之誤。

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

畢云。連同鰥音相近。字之異也。經典或作煢。或作惸皆假音。王引之云。無兄弟不得謂之鰥。鰥煢惸三字聲與連皆不相近。畢說非。連與獨文義不倫。連疑當作逴。與連相似而誤。逴猶獨也。故以逴獨連文。莊子大宗師篇。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郭注曰。卓者獨化之謂也。秋水篇。吾以一足趻卓而行。玉篇。踔敕角切。蹇也。蹇者獨任一足。故謂之逴。逴與卓通。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說文。穉特止。徐鍇曰。特止卓立也。卓踔穉並與逴同聲。皆獨貌也。洪云。爾雅釋畜。未成雞僆。郭璞注。江東呼雞少者曰僆。連與僆同。連獨猶言幼獨也。俞云。連當讀爲離。連與離一聲之轉。淮南子原道篇。終身運枯形于連嶁列埒之門。高注曰。連嶁猶離嶁也。是其證也。又本經篇。愚夫惷婦皆有流連之心。注曰。流連猶爛漫。失其職業也。然則流連即流離也。亦其證也。詒讓案。連疑當讀爲矜。一聲之轉。猶史記龜策傳。以荅葉爲蓮葉。爾雅釋詁云。矜苦也。詩小雅鴻鴈云。爰及矜人。毛傳云矜憐也。又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連獨猶言窮苦煢獨耳。矜从令聲。今經典並从今誤。考連獨。連字未詳。

有所雜於生人之閒。

雜讀爲集。廣雅釋詁云。集成也。就也。言連獨之人得以成就其生業。考生人猶平人也。

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

放依義同。檀弓子貢曰。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

此文王之事。

以上下文校之。此字下亦當有言字。考此下脫言字。

則吾今行兼矣。昔者

江漢淮汝ハ四大川ノ名、此等ノ川ハ皆東流シテ、五ノ大湖トナルヲ云フ。

范成大ハ南宋ノ人ニシテ、吳郡志ハ五十卷アリ。

此言禹之事云云トハ、以上ノ治水事業ハ、禹王ニ就キテ述ベシ者ナルガ、自分ハ如此精神ヲ以テ、兼愛ヲ實行セント欲ス。

昔者文王云云、文王ガ西土即岐周地方ニ君臨セラルルヤ、其明德日

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

玉海地理門。引作東流注之五湖。范成大吳郡志同。淮南子要略云。禹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職方氏。揚州其浸五湖。鄭注云。五湖在吳南。國語越語韋注云。五湖今太湖。此云注五湖。蓋專據江漢言之。水經沔水酈注云。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五湖謂長蕩湖・太湖・射湖・貴湖・滆湖也。又引虞翻說太湖云。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案晉唐人釋五湖名多差異。要不出太湖之枝別。今不具論。畢云。文選注云。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行五百餘里。今案江南吳吳江・宜興・武進・無錫・浙江・烏程・長興七縣皆瀕此湖也。

以利荊楚干越

干畢本作于云。四字舊作楚荊越與。据文選注改。王云。畢改非也。文選江賦注。本作荊楚干越之民。干古寒反。今本墨子作楚荊越與南夷之民也。誤倒荊楚二字。又脫干字耳。若與南夷之與則不誤也。上文云。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此文云。荊楚干越與南夷之民。與非誤字明矣。南夷謂荊楚干越以南之夷。故曰荊楚干越與南夷。文選注無與南夷三字。省文耳。畢誤以楚荊越與連讀。故刪去與字耳。干越即吳越。非春秋所謂於越也。畢改干越爲于越亦非。又云。莊子刻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彪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案吳有谿名干谿。荀子勸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曰。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原道篇曰。干越生葛絺。高注曰。干吳也。是干越即吳越也。干越爲二國。若春秋之於越。即是越而以於爲發聲。與干越不同。劉台拱云。干與哀九年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之邗同。案王劉說是也。干邗之借字。說文邑部云。邗國也。今屬臨淮。一曰邗本屬吳。管子內業篇云。昔者吳干戰。據管子說。則吳干本二國。後干爲吳所滅。遂通稱吳爲干。故此云干越矣。

與南夷之民。

畢云。江淮汝在荊。五湖在越也。

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

下篇引作泰誓。蘇云。此與泰誓略同。疑有脫誤。詒讓案。今僞古文。即采此書。僞孔傳云。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義互詳下篇。■吾今行兼矣。吾行兼禹之所爲也。言從

貉ハ貊ト通ズ、三韓地方ノ蠻人種ナリ。

東方漏之陸ハ、東爲漏ニ大陸ニノ誤ナリ、其意味ハ、東ノ方ハ大陸ニ渟滯セル水ヲ、他方ニ漏ラシ出サシムルヲ云フ。

防ハ堤防ヲ以テ禦グコト。

九澮ハ九ノ河ナリ。

在河東皮氏縣西。括地志云。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山在今河津韓城二縣界。

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

畢云。貉非攻中作貊。是疑左傳云狄之廣莫。于晉爲都。廣卽少廣。莫卽貊也。案畢說非也。貊貉之俗。說文豸部云。貉北方豸種也。職方氏有九貊。漢書高帝紀顏注云。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考工記鄭注云。胡今匈奴。

東方漏之陸。

以上下文例校之。東方方當作爲。與西爲北爲南爲文正同。漏之陸。疑當作漏大陸。淮南子本經訓。說禹治水云。鴻水漏九州乾。言大陸之水漏而乾也。畢讀漏之陸防句云。陸防疑卽大陸。在今山東鉅鹿縣。案畢說不誤。而讀則非。

防孟諸之澤。

禹貢。豫州導菏澤被孟豬。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漢書溝洫志。作盟諸。職方氏云。靑州。其澤藪曰望諸。爾雅釋地云。宋有孟諸。此與爾雅字同。漢書地理志云。孟豬在梁國唯陽縣東北。畢云。澤在今山東虞城縣西北十里。有孟諸臺。接商邱縣界。水經云。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明孟諸都音相近。

灑爲九澮。

畢云。此巜字之假音。爾雅云。水注溝曰澮。說文以澮爲水名。案九巜卽九河也。詒讓案。灑釃字通。漢書溝洫志云。禹廼釃二渠以引其河。注孟康云。釃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史記河渠書釃作廝。索隱云。廝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韋昭云。疏決爲灑。此與史漢舊本字正同。漢書司馬相如傳。決江疏河灑沈澹災。顏注云。灑分也。所宜反。淮南子要略云。禹剔河而道九岐。

以楗東土之水。

畢云。說文云。楗門限。則此蓋言限也。玉篇渠偃切。詒讓案。呂氏春秋愛類篇云。禹於是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考楗樹竹塞水之決口。以草塞裹其上。以土塡之也。

以利冀州之民。

爾雅釋地云。兩河閒曰冀州。說文北部云。冀北方州也。案古通以中土爲冀州。穀梁桓五年傳云。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楊士勛疏云。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皆都焉。逸周書嘗麥篇云。在大國有殷。是威厥邑無類於冀州。晏子春秋問上篇云。桓公撫存冀州。淮南子墜形訓云。正中冀州曰中土。高注云。冀大也。四州之主故曰中土。又覽冥訓注云。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山海經大荒北經郭注云。冀州中土也。

渠孫皇ハ蒲弦澤ノ誤、蒲弦ハ兩川ノ名ニシテ、其水ノ注グ所ヲ澤ト云フ。

唐ノ顏元孫干祿字書一卷ハ、後知不足齋叢書中ニ在リ。

漢孔彪碑ハ金石萃編卷十四ヲ見ヨ。

原派ハ兩川ノ名。

后之邸ハ昭余祁ニシテ、山澤ノ名ナリ。

嘑池ハ虖陀河ナリ、竇ハ瀆ト通ズ、水ヲ吐キ出ス所。

底柱ハ山名、底柱山ニ至リテ、嘑陀河ノ分流スルコト。

龍門ハ山名。

疑卽渭之譌。

以泄渠孫皇之水。

畢云。未詳其水。詒讓案。此章所擧江河淮漢嘑池孟諸五湖。皆周禮職方氏九州川浸澤藪之名。此渠孫皇。亦必雍州大川澤之一。以職方致之。疑當作蒲弦澤。卽雍州澤藪之弦蒲也。鄭注云。弦蒲在汧。鄭衆云。弦或爲汧。蒲或爲浦。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汧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弦蒲藪。汧水出西北入渭。蒲渠字竝从水旁。因而致誤。弦正字作弜。亦類孫字。澤作皇者。澤从睪聲。古書睪或掍作皋。史記天官書。澤字作滜。封禪書澤山。集解引徐廣云。澤一作皋。左襄十七年傳。澤門。釋文云。澤或作皋。皆其證也。顏元孫干祿字書云。皐俗作睾。通作臯。漢孔彪碑又作皐。與皇字竝絕相似。故傳寫譌互矣。據漢志。弦卽汧水入渭。渭復入河。故西河渭濆可泄此澤之水。而蒲谷鄉與弦中谷。合而名澤。故弦蒲亦可倒稱蒲弦。參互審校。似無疑義。弦蒲藪在今陝西隴州西四十里。

北爲防原派。

說文𨸏部云。防隄也。周禮稻人云。以防止水。原亦水名無考。畢云。派疑卽雁門派水也。詒讓案。說文水部云。派水起鴈門葰人戍夫山東北入海。卽嘑池之原。此擧其原。下又詳其委也。

注后之邸。

畢讀注屬上句非。此與下注五湖之處。文例正同。后之邸疑卽職方氏幷州澤藪之昭余祁也。爾雅釋地。十藪。燕有昭餘祁。釋文引孫炎本。祁作底。祁底邸並音近相通。昭作后者。疑省昭爲召。又誤作后。之余音亦相轉。漢書地理志。太原郡鄔九澤在北。是爲昭余祁。幷州藪在今山西太原府祁縣東七里。

嘑池之竇。

職方氏幷州其川虖池。鄭注云。虖池出鹵城。案漢書地理志。亦作虖池。禮記禮器。作惡池。注云。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嘑呼字同。戰國策秦韓中山策。並作呼池。畢云。卽虖沱河。出今山西繁時縣。古無池字。卽沱異文。故此亦以池爲沱也。顧云。竇卽瀆字。周禮大宗伯注。四竇。釋文。本亦作瀆。

洒爲底柱。

洒與下文灑同。當讀所宊反。底當作厎。禹貢。東至于厎柱。僞孔傳云。厎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洒卽謂分流也。畢云。說文云。灑汛也。洒假音字。水經云。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括地志云。厎柱山。俗名三門山。硤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之中。案在今山西平陸縣東五十里三門山東。

鑿爲龍門。

畢云。水經云。龍門山

太山ハ泰山ニシテ、河濟ハ兩川ノ名目。

是非其譬也トハ、前ノ譬ハ適當ナル譬ニアラザルナリ。

畢劫有力ノ畢ハ疾速、劫ハ勁ノ誤ニシテ剛勁ナリ、其意ハ、太山ヲ提ゲテ大川ヲ超ユル者アラバ、眞ニ早業ニシテ、多力ノ人ト云フベシ、然レドモ、昔ヨリ今迄、之ヲ實行セシ者ナク、只一場ノ話ニ過ギズ。廣韻五卷ハ隋陸法言ノ撰。

西河漁竇ノ漁ハ、渭ノ誤ナルベシ、兩大川ノ名。

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士不以爲政。而士不以爲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淮南子俶眞訓高注云。挈擧也。孟子梁惠王篇云。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與此語意相類。畢云。此濟字當爲沸。卽出山西垣曲縣王屋山之流水也。从齊者石濟水。出直隸贊皇縣也。考挈提也。

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淮南子覽冥訓云。體便輕畢。高注云。畢疾也。劫於義無取。疑當爲劼之誤。廣韻十八黠云。劼用力也。或當爲勁。下篇及非樂上篇。並有股肱畢强之文。勁與强義亦同。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書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又云。浮于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僞孔傳云。龍門之河在冀州西。孔疏云。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畢云。西河在今山西陝西之界。漁竇疑卽龍門。詒讓案。漁

臣能ノ下ニ、為字ヲ脫ス。

教馴ノ馴ハ訓ト通ズ。

和合之ノ三字ハ私令人ノ三字ニシテ、下文ノ焚舟失火ト連讀スベシ、舟ハ內ノ誤ニシテ、寢室ヲ云フ、其文意ハ、句踐ガ軍士ノ勇氣ヲ試ミンガ為ニ、ワザト人ヲシテ私カニ其宮殿ヲ、焚カシメタルコトヲ云フ。

劉子新論ハ、五十五篇十巻アリ、劉勰ノ著ト稱スルモ、其實ハ明ナラズ。

破碎ノ碎ハ、萃ノ借字ニシテ、行列ノ意ナレバ、亂行ト同意。

凌躐其曹伍トハ其隊列ヲ亂シテ、先キニノリコエルコト。

擊金トハ鐘ヲ鳴ラシテ、退軍ノ合圖ヲスルコト。

也。何舊本譌是。蘇云。當作何。今據正。君說之故臣能之也。能下。王校補為字。說詳上。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馴讀為訓。詳脩身篇。和合之此三字無義。疑當作私令人。屬下讀。【考】絕句。焚舟失火。舟非藏寶之所。御覽宮室部引墨子。作自焚其室。疑舟當為內。內謂寢室。呂氏春秋用民篇云。句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卻之。劉子新論閱武篇同。韓非子內儲說上篇亦云。焚宮室。並與此事同。內舟形近而譌。非攻中篇徙大舟。舟譌作內。與此可互證。下篇亦同。黃紹箕云。御覽引作焚其室。竊疑本當作焚舟室。越絕外傳記越地傳云。舟室者句踐船宮也。蓋即教舟師之地。故下篇云。伏水火而死者。不可勝數也。言或赴火。或蹈水死者甚衆也。後人不喩舟室之義。則誤刪舟字。校本書者又刪室字。遂致歧互矣。案黃說亦通。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考】李本。國作王。越王親自鼓其士。畢本。鼓改鼓云。鼓擊之字从支。鐘鼓之字从𡕒。案周禮小師。鄭注云。出音曰鼓。此與六鼓之鼓字同。而義小異。經典凡鐘鼓與鼓擊字通如此作。說文支部。鼓別有鼓字。而音義殊異。畢從宋毛晃說。強為分別非也。【考】臨士卒而擊鼓。而進之。畢云。舊此下有曰字。衍文。【考】秋儀云。曰衍。是也。士聞鼓音。破碎亂行。碎疑萃之借字。萃亦行列之謂。穆天子傳。七萃之士。郭璞注云。萃集也。聚也。蓋凡卒徒聚集部隊謂之萃。破萃亂行。皆謂凌躐其曹伍。爭先赴火也。【考】碎蓋倅之誤。卒百人曰倅。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畢云。太平御覽引云。越王好士勇。自焚其室曰。越國之寶悉在此中。王自鼓。蹈火而死者百餘人。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為名。王引之云。乃若。發語詞也。此天

之衣且苴之屨ノ八字ヲ脱ス。

爲之也ノ上ニ、能字ヲ脱ス。

細要ハ、婦人ノ細腰ナリ。

以一飯爲節トハ少食ヲ云フ、馮ハ物ニ倚リカカルコト、式ハ軾木ニモタレルコト、呉師道ハ元人ニシテ、戰國策校注三十卷ヲ著ス。

脇息トハ、細キ息ナリ、扶牆然後起トハ、牆壁ニ倚リカカリテ漸ク起ツコトヲ得、皆身體ノ衰弱ナルヲ云フ。

黧黑之色トハ黒キ顏色ナリ、身體枯瘦シテ光澤ナキ故ナリ。

練帛蓋卽大帛。左閔二年傳。衞文公大帛之冠。杜注云。大帛厚繒。後漢書馬皇后傳。李注云。大練大帛也。**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於朝。**舊本踐下挩於字。王據上句補。畢云。淮南子齊俗訓云。晉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王云。練帛之冠下。當有大布之衣。且苴之屨八字。而今本脱之。上文曰。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此但言冠而不言衣。則與上文不合。入以見於君。是總承上文而言。出以踐於朝。則專指且苴之屨而言。今本脱且苴之屨四字。則踐字義不可通。下篇曰。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是其證。考言見於君。而出于朝。行其禮也。李本朝作而。非是。**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爲之也。**王云。爲上脱能字。下文君說之。故臣能之也。能下脱爲字。前文曰。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後文曰。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皆其證。**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要。**畢云。舊作腰俗寫。後漢書注。引此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詒讓案。晏子春秋外篇云。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人。韓非子二柄篇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後漢書注。疑涉彼二書而誤。**故靈王之臣。**故字。畢本挩。今據道藏本補。**皆以一飯爲節。**畢云。太平御覽引此一作三。詒讓案。戰國策楚策。莫敖子華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後能立。式而後能起。呉師道校注引此云。楚靈王好士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與御覽同。**脇息然後帶。**畢云。脇舊作胠。据太平御覽改。案戰國策校注。引亦不誤。考胠息然後帶。不勝帶。倚胠于物而息。**扶牆然後起。**兩然字。戰國策校注。引並作而。**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畢云。黧非古字。當爲黎。呂氏春秋行論云。禹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只作黎。玉篇云。黧亦作黎。色舊本作危。王引之云。危與黧黑二字。義不相屬。危當爲色。人瘦則面色黧黑。義見上文。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考黧黑之危。秋儀云。危疑色。是也。黧黑謂飢者其面無色也。**是其故何**

故ハ事ト訓ズル故ニ、迂遠ニシテ行ヒガタキ事ヲ云フ。文王世子ハ禮記ノ篇名。

特上弗以爲政云云、前述ノ如ク、兼愛ハ極メテ容易ナル事ナルニモ關セズ、其實際ニ見ハレザルハ君主ガ之ヲ政治上ニ應用セズ、士君子ガ之ヲ實行スルコトヲ怠ルガ故ナリ。牂羊ハ牝羊、韋ハ文飾ナキ革帶、練帛ハ粗帛。練帛之冠ノ下ニ、大布

爲行文。下文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正與此文一律。惟其爲難物。故爲不可行之物也。今衍於故二字。則無義矣。案于故雖難通。然非衍文也。竊疑于卽迂之借字。文王世子云。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爲迂。是其證。故者事也。迂故言迂遠難行之事。尙同中篇云。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此云難物迂故。與他故異物。文例正同。考此句必脫字。按物爲其物也。故事也。言行其事而得其所欲也。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兪云。辯其下脫害字。下文。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是其利也。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是其害也。案害字似不必增。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服。故文公之臣。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大夫二字。皆牂羊之裘。詩小雅苕之華云。牂羊墳首。毛傳云。牂羊牝羊也。畢云。爾雅云。羊牝牂。韋以帶劍。畢云。舊作錢。據太平御覽改。詒讓案。公孟篇。正作劍。漢書東方朔傳云。孝文皇帝以韋帶劍。顏注云。但空用韋不加飾。考帶錢未詳。錢疑鉤誤。練帛之冠。練帛詳辭過篇。畢云。太平御覽引此練作大。詒讓案。

ルナラバ、如何ナル方法ヲ以テ之ヲ改更スベキカ。

然而天下之士ハ、下文ノ君子ト連讀スベシ。

雖物トハ行ヒ難キ事、于故ノ于ハ迂ト通ジ、

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考　言下脫曰字。］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簒。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貴［自君臣相愛以下。至此凡四十字。舊本誤入下文今天下之士之下。王移置於此。是也。今從之。］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簒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自貴不敖賤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上文君臣相愛之上。王移置於此。又凡天下禍簒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舊本挩去以相愛生也是六字。王據上文云。凡天下禍簒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補六字。是也。今並從之。考　李本無。然而以下至善矣五十八字。］君子曰。［王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爲一句。舊本。君子曰。作子墨子曰。此因與下文子墨子言曰。相涉而誤。下文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今據改。案王校是也。畢本作子墨子言曰。尤誤。道藏本無言字。］然。句。乃若兼則善矣。［王引之云。乃若轉語詞也。］雖然天下之難物于故也。［于舊本作於。今據道藏本正。俞云。於故二字當

ハ人人ノ相愛スルヨリ生ツタル者ナルカ、否ナ決シテ然ラザルナリ。

家主ハ卿夫大ナリ。

强必執弱ノ下ニ、衆必劫寡ノ四字ヲ脱ス。

何以易之トハ、ステニ其害惡ヲ非ナリト認ム

反言以問之。起子墨子之正對也。下篇云。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又云。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皆以反言發問。而起正對。正與此同。若如今本。則文義複沓矣。

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考言今人所利不相愛而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擧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家主謂卿大夫也。周禮春官叙官。鄭注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又大宰。鄭衆注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者。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擧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擧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强必執弱。以下文校之。此下。疑挩衆必劫寡四字。富必侮貧。貴必敖賤。畢云。敖一本作傲。此傲字假音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旣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

説文ノ篡ハ逆ト同ジ。

崇ハ察字ノ誤。

以不相愛生邪ノ不字ハ衍文、文意ハ、此害惡

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舊本挩交字。王據下二篇補。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為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説文ム部云。篡而奪取曰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兪云。崇字無義。乃察字之誤。何用生者。何以生也。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詩桑柔篇。逝不以濯。尚賢篇引作鮮不用濯。即其證也。言國與國相攻。家與家相篡。人與人相賊。以及君臣父子兄弟之不惠忠。不慈孝。不和調。當察其害之何以生。故曰然則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上篇曰。當察亂何自起。與此同義。案兪説是也。蘇云。用疑當作由。非。考言今世皆不惠忠。不慈孝。不和調也。是天下之害也。今人為此害者。必當有所利。然崇此害。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邪。兪云。以不相愛生邪。當作以相愛生邪。乃

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トハ、天下ノ亂事、此ニ至リテ極レリト云フコト。

猶有盜賊乎ハ一本ニ亡猶有盜賊乎ニ作ル。考之ニ據ル。故字ハ衍。

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物亦事也。言天下之亂事。畢盡於此。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句首愛字。舊本挩。今依盧校補。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舊本挩猶有以下十四字。王據下文校補猶有不孝者乎視父若其身十一字。今案當於父下。更補兄與君三字。蓋墨子此文。以無不孝。晐無不忠不弟。猶下文以無不慈。晐無不惠不和也。上文亦云。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可證。王因下云不孝。故但補父。而不及兄與君。則與下無不慈之兼子弟臣言者。不相對矣。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弟子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王云。舊本脫故不慈有四字。畢據下文補有字。今以上下文考之。當作故不孝不慈亡有。不孝不慈亡有。總承上文而言。下文曰。故盜賊亡有。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與此文同一例。今補。考惡平聲。猶有盜賊乎。考秋儀云。亡衍。按而之誤。故視人之室。若其室。故字疑衍。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畢云。二字舊倒。非。下同。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

其異室ノ其字ハ衍文。

兩人字ノ下、身字ヲ脱ス。

下同。

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不下舊衍自字。今依道藏本刪。上下文凡言不愛者。不下皆無自字。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王云。下句不當有其字。蓋涉上下文而衍。下文不愛異家。不愛異國。皆無其字。是其證。意林引無其字。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俞云。兩人字下並奪身字。本作賊愛其身。不愛人身。故賊人身以利其身。方與上句一律。下文云。視人身。若其身。誰賊。亦以人身其身對言。中篇云。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擧其身。以賊人之身。並可證人下當有身字也。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舊本無其字。畢云。一本云。愛其家。詒讓案。以下文校之。有者是也。今據增。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舊本無其字。畢云。一本云。利其家。詒讓案。以下文校之。亦當有其字。今據增。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

〇兼愛トハ、彼我ノ區別ナク、齊シク人ヲ愛シ親ムヲ云フ。

當ハ嘗「ココロム」ト通ズ。

虧トハ損害ヲ與フルコト。

墨子閒詁卷四

兼愛上第十四

邢昺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畢云。㤅好之字作㤅。从夊者行皃。經典典通用此。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句。焉能治之。王引之云。言知亂之所自起。乃能治之也。顧云。三焉字皆下屬。案王顧讀是也。焉訓乃。說詳親士篇。考李本無能治之以下至當察三十五字。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小爾雅廣詁云。攻治也。必知疾之所自起。句。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句。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當讀爲嘗。同聲叚借字。荀子君子篇。先祖當賢。楊注云。當或爲嘗。孟子萬章篇。是時孔子當阸。說苑至公篇。引當阸。作嘗阸。是其證。嘗試也。下篇云。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生。語意與此同。起不相愛。考起於不相愛也。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故意林引作欲。

シテ、彼等ヲ尙同セシメ、信實ヲ極メテ、彼等ヲ失ハザルヤウニスベシ。

呂氏春秋ノ此文ノ意味ハ、生後三ヶ月位ノ赤子ト雖モ、慈母ノ愛ヲ知ルハ、慈母ノ愛情アルニヨル。漢記三十卷ハ後漢荀悅（建安十四年歿）ノ著。上士トハ、賢士ヲ尊尙スルヲ云フ。

尙同之說ヲ一ニ上同之說ニ作ル。考本コレニヨル。

而不可不察ハ、改メテ不可而不察トナスベシ。

治要ノ治ノ下ニ之字ヲ脫ス。

唯畢本作雖。云舊作唯以意改。王云。古者雖與唯通。不煩改字。王引之云。禮記少儀雖有君賜。鄭注曰。雖或爲唯。說文雖字。以唯爲聲。故雖可通作唯。唯亦可通作雖。考道導也。

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王云。情卽誠字。言誠將欲爲仁義。則尙同之說不可不察也。尙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實亦誠也。非攻篇曰。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情不知卽誠不知。凡墨子書中誠情通用者不可枚擧。又齊策。臣知誠不如徐公美。劉本誠作情。呂氏春秋具備篇。三月嬰兒。慈母之愛諭焉。誠也。淮南繆稱篇。誠作情。漢書禮樂志。正人足以副其誠。漢紀誠作情。此皆古書誠情通用之證。洪云。中情欲三字書中屢見。或作中請欲。請卽情字。或作中實欲。情實也。其義並同。求爲上士。士上。舊本無上字。王據各篇補。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尙同之說。考句。而不可不察。舊本作而不察。畢云。當云不可不察。王亦據補。尙同爲政之本而治要也。畢云。當云治之要也。

墨子閒詁卷三終

無所重足ノ重足トハ、恐懼シテ足ヲ一所ニ集メルコトナリ、其意ハ足ヲ重ヌル事スラ、出來ザルコトニシテ、恐懼ノ太甚シキヲ云フ。凡使民尚同云云、不疾ノ不ハ、必ノ誤、其意ハ民ヲ尚同セシムルニハ、必ズ勗メテ民ヲ愛セサルベカラズ、若シ尚同セシムルコト能ハザレバ、勗メテ民ヲ愛

之彊也。畢云。舊脫之字。一本有。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說文土部云。均平徧也。此與中篇云。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義同。考秋儀云。均下脫聞。是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畢云。据上文。當有之人二字。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爲聰耳明目與。王云。唯亦與雖同。案毋語詞。詳尚賢中篇。豈能一視而通聞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詩無將大車鄭箋云。重猶累也。考重蓋踵誤。踐也。何也。其以尚同爲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以下文。校之。不疾疑當作必疾。或當云不可不疾。呂氏春秋尊師篇高注云。疾力也。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致舊本譌吺。今據道藏本正。蘇云。吺當作敬。非。國語越語韋注云。持守也。考必疾愛絕句。不使曰必憎愛民。而致其信。不違也。一本。持作待。非是。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爲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

ザル所ナルカ、否、先王ノ道モ、亦子墨子ト異ナルナキナリ。

大誓ハ書經ノ篇名ナレドモ、此語今ノ大誓ト同ジカラズ、其意ハ、汝等人民、モシ惡事ヲ聞カバ之ヲ政府ニ訴フベシ、若シ之ヲ隱匿スルトキハ、其發覺ノ場合ニ於テ其罪ハ本犯人ト同一ナリト。

其所差論云云、差論ハ選擇ナリ、外爲之人ノ四字ハ明ナラズ、前文ノ左右羽翼ヨリ推ストキハ、外之ノ文意ナルベシ。

光譽ハ廣譽ナリ。光譽ヲ一ニ光之譽ニ作ル。考ハコレニヨル。

信身而從事トハ、自信力ヲ以テ事ヲ行フコトナリ。

二目之視ノ視ハ親、二耳之聽ハ聰ノ誤ナルベシ。

皆以尙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書敍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古書。泰皆作大。僞孔傳云。大會以誓衆。則作大是。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畢云。孔書無此文。蘇云。發當作厥。今泰誓云。厥罪惟鈞。江聲云。發謂發覺也。鈞同也。言知姦巧之情而匿不以告。比事發覺。則其罪與彼姦巧者同。案鈞均也。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王云。差論皆擇也。爾雅曰。既差我馬。差擇也。所染篇曰。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呂氏春秋當染篇同。高注論猶擇也。非攻篇差論其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衆。義與此同。外爲之人外爲二字疑誤。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光譽令聞。先人發之。光舊本作先之。畢云。二字一本作光。是。今據改。兪云。光廣古通用。光譽卽廣譽。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案兪校是也。非命下篇作光譽令問。問與聞字通。禮記孔子閒居鄭注云。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案光之譽。秋儀云。之字衍。是也。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視也。畢云。舊脫之字。一本有。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以下二句文例校之。疑二目之視。視當作親。二耳之聽。聽當作聰。今本皆傳寫捝之。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

尙ハ上ト通ズ。

小用之ハ下用之トナスベシ。

窕ハ餘間アルコトナリ、橫ハ充塞スルコトナリ、尙同ノ道ハ之ヲ天下ノ大ニ用フルモ、シツクリト適當シテ餘間アルコトナク、又之ヲ一國一家ノ小ニ用フルモ、充塞シテ容レラレザルコトナク、十分ニ行ハル、卽チ大ニモ小ニモ各〻融通スルヲ云フ。

無此其有邪ハ、無有此邪ノ誤、其意ハ尙同ノ道ハ、子墨子ダケノ說ニシテ、先王ノ知ラ

既已治。畢云。既一本作計非。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尙同於天。舊本。天下亦作天子。兪云。當作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尙同於天。義見上下文。案兪校是也。今據正。故當尙同之爲說也。同舊本作用。蓋與下文互譌。蘇云。用當作同。是也。今據正。尙用之天子。舊本。用作同。畢云。一本作上同。王改作尙用。云。舊本。用作同涉上句而誤。今據下文改。案王校是也。今從之。蘇云。當作上用。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王引之云。而與以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案王說是也。詳尙賢下篇。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王引之云。小用之。當作下用之。與尙用之。中用之。對文。下文小用之。則與大用之對文。今本下用作小用者。卽涉下文小用之而誤。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畢云。爾雅云。窕閒也。猶云無閒。王云。畢說非也。窕不滿也。橫充塞也。孔子閒居。以橫於天下。鄭注。橫充也。祭義曰。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以小居大則窕。以大入小則塞。唯此尙同之道。則大用之治天下而不窕。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塞也。大戴記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又云。廣雅曰。窕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鍾小者不窕。杜注曰。窕細不滿也。呂氏春秋適音篇。不詹則窕。高注云。窕不滿密也。【考】橫去聲。猶云溢。若道之謂也。【考】若國之若猶云。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疑當作無有此邪。其字衍。【考】此字絕句。言先王無此術也。蓋其有之邪。若有則雖先王亦如墨子矣。則亦然也。聖王

選ニ總括ノ意アリ。

任不齊字選トハ、支那ニハ、名ト字トハ因緣アル文字ヲ用フル者ナレバ、擧ゲテ之ヲ證シタル者ナリ。

此皆是其國。畢云。舊脫其字。一本有。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尙同於天子。舊本以下有義字。畢云。一本無此字。是。俞云。下義字衍文。上文云。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尙同於國君。下文云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尙同於天。竝無下義字。是其證也。上下文竝言總。而此言選。選亦總也。詩猗嗟篇。舞則選兮。毛傳訓選爲齊。選其國之義。猶齊其國之義。曰總曰選。文異而義同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任不齊字選。是選有齊義。賈子等齊篇曰。撰然齊等。撰與選通。戴說同。案一本是也。今據刪。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畢云。且一本作則。衆聞則非之。是以偏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畢云。一本無而字非。而同能。天下

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トハ、國是チ統一スルノ道ハ、コレダケデアルカト云フニ決シテ然ラズ、國之爲家數也甚多トハ、一國ハ多數ノ家ヨリ、成立スルチ云フ。

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國之爲家數也甚多。國之。舊本作天下。畢云。天下下當脫之字。一本。天下作國之。詒讓案。國之是。下文云。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則此不當作天下明矣。今據正。考家數猶云家事家法。下文國數亦同義。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畢云。舊脫此字。一本有。以尚同於國君。國君亦爲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

然胡不賞使家君ノ七字ハ、當ニ改メテ然胡不嘗使家人總其身之義以尚同於家君ノ十八字トナスベシ、其意ハ先ヅ家人ヲシテ、悉ク各自ノ意見ヲマトメテ、家長ト同一ナラシムルヲ第一着手ノ方法トナスベシ、(試用家君云云)其方法ハ、假リニ一家ノ家長ヲシテ、其一家ニ對シ、下ノ如キ命令ヲ發布セシムルナリ。

偏若家之人トハ、一家殘ラズト云フノ意。

一天下之義。將柰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

王云。賞字義不可通。賞當爲嘗。嘗賞字相似。又涉上下文賞罰而誤。使家君三字則涉下文使家君而衍。既言用家君。則不得又言使家君。胡不嘗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作一句讀。案王校是矣。然下文說國君發憲布令。則云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尚同於國君。說天子發憲布令。則云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尚同於天子。則此文疑亦當云胡不嘗使家人總其身之義以尚同於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前後文例乃相應。蓋今本胡不嘗使家下。挩十一字。使家君三字非衍文也。發憲猶言布憲。憲者法也。非命上篇云。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布施百姓者憲也。■賞疑嘗誤。

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偏若家之人。

畢云。偏舊作禍。一本如此。下同。■一本偏作禍。非也。

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

畢云。舊脫四字。一本有。■一本。言之下有不善言之四字。

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家既已

若苟義不同者云云、モシ、各自皆異說ヲ守リテ、私見ヲ立ツルトキニハ、君主ノ賞罰ヨリモ、寧ロ人民ノ毀譽ヲ重ンズルニ至ルヲ云フ、辟百姓之毀トハ、縱令君主ヨリ賞セラルルコトアルトモ、一方ニハ百姓ノ非難ヲ恐レ、之ヲ避ケントスルヲ云フ。

也。舊本。助治天下有助字。王云。下助字衍。唯辯而使助治天明者。辯讀爲偏。古偏字多作辯。天明天之明道也。哀二年左傳曰。二三子順天明。言所以設此卿士師長者。唯偏使助治天道也。中篇作維辯使治天均。案王謂下助字衍。是也。今據刪。辯當訓爲分。王讀爲偏。尚未得其義。左傳哀二年孔疏。釋天明爲天之明道。卽王說所本。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法于天明。開施敎于民。左昭二十五年傳云。則天之明。義並略同。僞古文書說命作惟以亂民。疑僞孔讀天明爲天民。考天疑而誤。今此何爲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賊也。賊舊本譌賤。今依王校正。說詳尚賢中篇。蘇云。賤當作殘。或殘賊二字各脫其偏傍。非。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爲善將賞之。畢云。賞舊作毀。一本如此。考一本賞作毀。非也。若人唯使得上之賞。唯雖字通。考猶云國中人。斯書若字。如其斯字看。下又有若家若國等語。而辟百姓之毀。辟避字亦同。後文辟避錯出。是以爲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爲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然舊本挩此六字。王云。此何故以然。是問詞。則義不同也。是答詞。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柰何可。又是問詞。舊脫中六字。則上下文皆不可通矣。今據上文補。案王校是也。今從之。則欲同

是故天下ノ天下ハ、夫字ノ誤。

左右ハ助クルコト。

擇ハ措ノ誤、治亂ノ亂ハ衍。

欲用説也ノ説ハ、逸字ノ誤、其意ハ君主ヲ立ツルハ、彼等ヲ安逸ナラシムルタメニ非ルナリ。

辯ハ分ニシテ、官職ヲ分ツコト、天明ハ天ノ明道ナリ。

同一天下之義也。上天下二字。疑當作天。畢云。文選注引作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此作上聖立爲天子。蓋李善所改易。又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則竝與此同。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之猶與也。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擇當依中篇讀爲措。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治下亂字。疑衍。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王云。說字義不可通。說當爲逸字之誤也。中篇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卿大夫師長。否用佚也。否用佚。卽非用逸。是其證。否猶非也。說見尙賢下。僞古文說命。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卽用墨子。而小變其文。案王說是也。僞孔傳云。言立國設都。立君臣上下。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考說音悅。言非欲用使民悅也。唯辯而使助治天明

國衆ノ衆ハ、家ノ誤ナラン、故賞ノ下、罰字ヲ脫ス、而不可ハ不可而ニ作ルベシ、不可而ハ不可以ト同ジ。

然胡不審云云、治ハ始字ノ誤、其意ハ何故ニ人民ガ君主ヲ立テタルカ、其理由ヲ審ニセザルカ。

百姓爲人トハ、人民ガ各自一人一人トナリテ統一ナキヲ云フ。

厚者有鬪云云ノ厚薄ハ、大小ト云フガ如シ。

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蘇云。賞下當脫罰字。兪校同。【考】秋儀云。衆疑家。是也。而不可不察者也。兪云。而不可。當作不可而。猶言不可以也。然計得下之情。將奈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尙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尙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而陳壽祺讀爲能。今案而亦猶以也。說詳尙賢下篇。下文諸侯可而治其國。家君可而治其家同。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王云。然猶則也。然胡不則胡不也。兪云。治字乃始字之誤。下文曰。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云云。是從古之始爲政者說。故此云胡不審稽古之始爲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戴云。此人字讀如人偶之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鬭。而薄者有爭。畢云。薄舊作蕩。一本如此。是故天下之欲

當若云云ノ文ハ、當ニ之ヲ改メテ當若ニ尙同之說。不可不察。此爲政之本也トナスベシ。

第二ノ所以治ノ下、亂字ヲ脫ス。

善非ハ、善不善ト云フガ如シ。

尙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中實亦卽中情也。考 秋儀云、請當作情。是也。

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尙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畢云、當云此爲政之本也。俞云、若字衍文。不可不察上奪說字。此下奪爲政二字。當據下篇補。案畢俞校是也。惟若字實非衍文。當若猶言當如。尙賢中篇云、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尙賢使能爲政也。兼愛下篇云、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非攻下篇云、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又云、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節葬下篇云、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明鬼下篇云、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非命下篇云、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皆其證。俞以若爲衍文。失之。

尙同下第十三

畢云、中興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者、卽此已上諸篇非有異本。考 李本無此篇。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考 姓下脫之字。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畢云、辟同避。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明於民之善非也。畢云、若苟二字舊倒。據下文改。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

テ周ノ成王ニ來朝[illegible]、此所ニ於テ、厥章即チ車服禮儀等凡ベテ制度文章ヲ求ム。

賓ハ服從ノ意。

此詩ハ詩經小雅皇皇者華ニ在リ、諸侯ガ駱(白色黑鬣ノ馬)ニ乘リ、六本ノ光澤アル手綱ニテ之ヲ御シ、馳驅シテ周ニ來リ、君子ニ問フニ禮文ノ事ヲ以テス、又詩ニ曰ク、自分ハ騏(アシ毛ノ馬)ニ乘リ、細キ六本ノ手綱ニテ、綽綽之ヲ御シテ周ニ來リ、君子ニ問フニ制度典章ノ事ヲ以テス、六轡如絲トハ、調良セラレテ柔順ナル馬ナレバ、太キ綱ヲ用フル必要ナキ故ナリ。

即此語也ノ也ハ衍文。

請字ノ上、中字ヲ脱ス、中請ハ中情ト通用ス、中實(マコト)ノ意ナリ。

厥章。道藏本。聿字缺。蘇云。聿詩作曰。詒讓案。聿曰古通用。鄭箋云。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敎。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爾雅釋詁云。賓服也。考此語。指上先王之書周頌。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敎者。廣雅釋詁云。紛亂也。謂不敢變亂天子之敎令。考李本。本作外。紛紛棼也。詩曰我馬維駱。爾雅釋畜云。白馬黑鬣駱。六轡沃若。毛詩衞風氓傳云、沃若猶沃沃然。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毛詩小雅皇皇者華傳云。咨禮義所宜爲度。又曰我馬維騏。毛詩魯頌駉傳云。蒼騏曰騏。六轡若絲。毛傳云。言調忍也。蘇云。若詩作如。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毛傳云。咨事之難易爲謀。即此語也。王云。即與則同。語猶言也。則此語三字文義直貫至以告天子而止。則語下不當有也字。凡墨子書用則此語三字者。語下皆無也字。此蓋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考李本。則作即。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尙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王云。請即誠字。案說詳節葬下篇。兪云。請上奪中字。墨子書多以請爲情。中請即中情也。下篇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是其證也。後人不知請之當讀爲情。故誤刪中字耳。

曰天子之視聽也神トハ、天子ノ聰明神ノ如キヲ云フ。

吻字ノ上、當ニ脣字アルベシ、吻ハ口邊ノ意ナレバ、談話スルコトナリ。

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トハ、德音卽チ君主ノ慈仁深キ言葉命令ガ、一般人民ヲ慰メ悦バスコト多キヲ云フ。

謀度ノ上ノ談字ハ衍文。

他故異物トハ、他ノ理由將タ特別ノ異ハリタル事。

假顛頡之脊トハ、顛頡、軍法ニ違ヒシカバ、文公其脊ヲ斬リテ、以テ百姓ニ法ノ信ナルヲ示ス。

此詩ハ詩經周頌載見ニ在リ、其意ハ諸侯始メ

振動惕慄不敢爲淫暴。曰天子之視聽也神。畢云。子舊作下。一本如此。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吻助己言談。說文口部云。吻口邊也。以上句文例校之。吻上疑有脣字。非命下篇云。今天下之士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喉舌。而利其脣呡也。呡與吻字同。考吻猶云口。使人之心助己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荀子富國篇云。拊循之。楊注云。拊與撫同。撫循慰悅之也。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王云。謀度上不當有談字。蓋涉上文言談而衍。案王說是也。助之動作者衆。卽其舉事速成矣。舊本。其在舉下。蘇云。當作則其舉事速成矣。兪云。此本作卽其舉事速成矣。上文三言則其。此言卽其。卽則古通用也。今作卽舉其事誤。案兪說是也。今據乙。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異物猶言異事。韓非子右儲說上篇云。晉文公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曰唯能以尙同爲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曰。古書詩書多互偁。載來見彼王。詩載見叙云。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毛傳云。載始也。鄭箋云。諸侯始見君子。謂見成王也。畢云。一本作載見辟王。同詩。聿求

情請爲通ノ四字ハ、請通二字ノ誤ニシテ、請ハ情ト通用スルコトナレバ、情意ノ疏通スルコトヲ云フ。

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考鄉嚮通。嚮吾本言古昔未有正長時也。正與是時同也。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尙同。畢云。而讀與能同。舊脫審字。文選注引作能審以尙同。今据增。考而當作能。下文同。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請爲通。畢云。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通情。舊脫故字。今据增。王云。此本作是故上下請通。請卽情字也。墨子書多以請爲情。今作情請爲通者。後人旁記情字。而寫者遂誤入正文。又涉上文以爲正長。而衍爲字耳。文選東京賦注引情通作通情者。乃涉賦文上下通情而誤。顧校同。兪云。惟以爲正長句亦有衍字。下文曰。故古者聖王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尙同爲政者也。然則此文當云唯而審以尙同爲政。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屢言正長。遂誤作以爲正長。上下不應矣。且既云審以尙同。又云以爲正長。一句中兩用以字。義亦未安。上文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尙同爲政者也。然則爲正長以人言。爲政以事言。明爲正長者當以尙同爲政也。若作尙同以爲正長。卽失其義矣。下篇云。聖王皆以尙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證也。案兪校未塙。上有隱事遺利。隱事遺利與節葬篇隱謀遺利義同。考李本上作主。遺作道。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爲善者。其室人未偏知。鄉里未偏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偏知。鄉里未偏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擧天下之人。皆恐懼

人衆與處云云トハ、其賞罰セラルル人ハ、他ノ群衆ト與ニ居ルコトナレバ、群衆ノ是非褒貶ハ、反リテ君主ノ賞罰ヨリモ有力ナルコトヲ云フ。

沮暴ノ上、足以ノ二字ヲ脫ス。

本言トハ、最初言ツタルコト。

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戴云。非下正字衍。是以皆比周隱匿。比周詳前篇。而莫肯尙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考言上之人。莫以立正長。而治國家也。然則必有與衆民心違。爲民正長。王云。唯與雖同。詒讓案。毋語詞。詳尙賢中篇。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考爲民正長。而曰。人人所可賞。而吾將賞之。此上下同義也。不然則反之。不得民心。曰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考勸下恐脫善字。然下文又有未足以沮乎。此亦脫暴字邪。蓋句法也。言人與衆人處。若衆非之。雖上獨是之。下不信之。此未足以勸善也。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沮暴。沮暴上。亦當有足以二字。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

輕大夫師長云云、輕ハ卿字ノ誤、其意ハ卿大夫等ノ官職ヲ設クルハ、其人ヲシテ佚樂セシムルタメニ非ルナリ、維辯使治天均トハ、此等ノ君主官吏ヲ設クルハ、彼等ヲシテ天ニ代リテ、人民ヲ均平ナラシムルノ政事ヲ、辨理セシメンガタメ也。

佚字ノ上當ニ游字アルベシ、錯ハ擧措ノ措ト通ズ。

富貴貧寡ハ、富貧衆寡ノ誤。

若此ノ上、政字ヲ脫ス。

刑政ノ刑字ハ衍文。

便譬ハ巧ニ譬喩ヲナシテ、人ニ容レラレンコトヲ求ムル者、或ハ曰ク便嬖ナリト、宗於ハ宗族ノ誤。

王君公。否用泰也。論語子罕皇疏云。泰驕泰也。王引之云。否非也。考當天地否塞時。用泰和道也。輕大夫師長。畢云。輕當爲卿。盧云。下篇作奉以卿字誤也。考李本。師作帥。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辯辨字通。周易集解引易鄭注云。辯分也。謂分授以職。使治天均。王念孫釋辯爲徧。未塙。詳下篇。詩大雅節南山。秉國之均。毛傳云。均平也。莊子寓言篇云。天均者天倪也。非此義。下篇作治天明。又案王引之尙書述聞。據廣雅釋詁。訓此辯爲使。則辭義重復。亦不可從。考當天地否塞時。用佚樂道也。此不知治術也。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王云。佚上有游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下篇曰。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是其證。游佚卽淫佚。語之轉耳。畢云。錯讀如擧措。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此與上下文例不合。疑當作富貧衆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戴云。爲下疑脫政字。考使貧寡者富貴。使危者安。亂者治也。今王公大人之爲刑政則反此。戴云。刑字衍。政以爲便譬。政與正同。畢云。譬讀如僻。洪云。論語季氏友便辟。馬鄭皆讀辟爲譬。謂巧爲譬諭。以求容媚。義卽本此。考一本。故作政。按爲字衍。宗於父兄故舊。宗於疑宗族之誤。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戴云。政以爲便譬三句。當作宗於便譬父兄故舊。立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便譬誤寫在宗字上。以爲左右上之立字。又誤作政。政以爲三字。又誤在句首。故不可通。便譬謂巧爲譬喩。見公羊定四年疏引論語鄭注。或當爲便嬖。亦通。宗讀爲崇。立字與正相似。故誤爲正。又誤沾攴旁耳。案戴說未塙。考以用也。民

今文夏侯等書ニ稱スル五刑ノ名目ハ、當ニ臏宮劓割頭庶黥トナスベシ、臏ハ刖(アシキル)宮(宮刑卽椓)劓(ハナギル)割頭(死刑)庶黥(イレズミ)ノ五刑ナリ、而シテ庶字ハ煮ト通ズ、黥ニ用フル墨ハ、之ヲ煮ル者トス、又刵ハ刖ノ誤ニシテ、剠ハ黥ナリ。

術令ハ說命(書經ノ篇)ノ假字、惟口出好興戎トハ、言葉ノ如何ニヨリテ、或ハ人ト仲ヨク或ハ人ト爭フニ至ルヲ云フ、今日ノ書經ハ之ヲ大禹謨中ニ編ス、是レマタ僞古文ノ一證ナリ。

運役ハ、上文ニヨリテ連收ト改ムベシ。

相年ハ拒年卽チ距年ノ誤、尙賢中篇ヲ見ヨ。

割・劓・頭庶剠。臏一・宮割二・劓三・頭庶剠四。亦無五刑以呂刑五刑之辟校之。惟少大辟。蓋卽以殺戮咳大辟矣。考 以用也。否不通。練折未詳。言有苗之民。不用先生之刑法。則爲刑唯作五殺之刑爲法也。不善用刑法則以爲五殺。豈其刑哉。

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考 李本令作今。是也 唯口出好興戎。蘇云。出書大禹謨。詒讓案。術令當是說命之叚字。禮記緇衣云。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鄭注云。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尙書篇名也。羞猶辱也。惟口起辱。當愼言語也。案此文與彼引兌命辭義相類。術說令命音並相近。必一書也。晉人作僞古文書不悟。乃以竄入大禹謨。疏繆殊甚。近儒辯古文書者。亦皆不知其爲說命佚文。故爲表出之。僞孔傳云。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

則此言 考 指上以刑之道。下又云此言。云此語。皆同。 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王云。運役二字義不可通。當依上篇作連收字之誤也。連收二字。正承絲縷綱罟而言。 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畢云。相年當爲拒年。考 未詳。上文有距年字。相必距誤。 夫建國設都。乃作后

呂刑之道云云ハ、呂刑道之ト同意、苗民ハ苗人種ニシテ、當時ノ蠻人、否用練ハ不用靈ト同ジ、靈ニ善ノ意味アリ、其意ハ苗族ハ善德ヲ以テ政ヲ行ハズ、唯刑罰ヲ濫用ス、故ニ五殺卽チ五刑ヲ作リテ、自ラ治法ヲ得タリトナス。呂刑之道ハ一ニ以刑之道ニ作ル。考ノ以ノ解ハコレニヨル。

雙聲トハ、發聲ノ同ジ語ヲ組合セテ、一熟語ヲナスヲ云フ、例スレバ端的又ハ眞正ノ如シ、端モ的モ皆多行ニシテ、眞正ノ兩語ハ皆佐行ナリ、本注ヨリ云フトキハ、靈練皆禮行ヨリ來ル。

者聖王制爲五刑 書舜典僞孔傳云。五刑墨劓剕宮大辟。 以治天下。 畢云。文選注引此云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疑此閒脫文。 逮至有苗之制五刑 此卽下五殺之刑。 以亂天下。 兪云。之衍字。 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 畢云。當云道之。案下文兩云之道。此疑不倒。 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 畢云。孔書作弗用靈制以刑靈練。否弗折制音同。錢大昕云。古書弗與不同。否卽不字。靈練聲相近。緇衣引作匪用命。命當是令之譌。令與靈古文多通用。令靈皆有善義。鄭康成注禮。解爲政令。似遠。王鳴盛云。古音靈讀若連。故轉爲練也。折爲制。古字亦通。古文論語云。片言可以折獄。魯論。折作制是也。段玉裁云。靈作練者雙聲也。依墨子上下文觀之。練亦訓善。與孔正同。詁讓案。僞孔傳云。三苗之主。頑凶若民。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三苗帝堯所誅。呂刑及緇衣孔疏引書鄭注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爲居於西裔者三國。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又鄭緇衣注云。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案鄭書禮二注不同。書注與此合。於義爲長。戰國策魏策吳起云。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史記吳越傳作左洞庭。右彭蠡。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據彼云。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案古三苗國當在今湖南湖北境。 唯作五殺之刑曰法。 僞孔傳云。惟爲五虐之刑。自謂得法。畢云。孔書。殺作虐。孫星衍云。虐殺義相同。詁讓案。呂刑下文云。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刵劓椓黥。則止四刑書堯典孔疏引今文夏侯等書作臏宮

丈八尺、幅三尺二寸ナリ・純ハ幅ニシテ、纎ハ咫(八寸)ト通ズ。時幾ハ時期。厚乎其ノ上ニ深字ヲ脫ス。

事。殆失之矣。幾字仍當屬上讀。幾者期也。詩楚茨篇。如幾如式。毛傳訓幾爲期。是也。不敢失時幾者。不敢失時期也。國語周語注曰。期將事之日也。是期以日言。不敢失時。幷不敢失日。故曰不敢失時幾。考幾機通。

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爲政長也。下云天鬼之所深厚。則此厚上疑捝深字。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爲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能彊從事焉。則王云。自上者天鬼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下文入守固之下。今移置於此。而能彊從事焉。舊本脫能字。今據下文補。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從乙補。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是以謀事得。畢云。舊脫此字。据後文增。擧事成。入守固。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尙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王云。自出誅勝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上文上者天鬼之上。今移置於此。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從乙正。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畢云。苗舊作量。据下改。昔

京房ハ前漢宣元兩帝ノ頃ノ易學者ナリ。

以求興天下之害ハ、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ノ誤。

蠲ハ清潔ナリ。

腯ハ肥大ナリ。

珪璧幣帛ノ四品ハ、皆祭祀會同ニ用フル者、珪ハ圭ニシテ、上尖リ下方ナル玉、璧ハ圓形方孔ノ玉。四圭トハ璧ヲ中心トシテ、四箇ノ圭アル者、兩圭之ニ準ズ、周禮鄭注ノ意味ハ、幣ノ長サ一

王說未墫。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道藏本作熟非。六畜不遂。國語齊語云。犧牲不略則牛羊遂。韋注云。遂長也。疾菑戾疫。漢書食貨志顏注云。戾惡氣也。案戾疫卽兼愛下篇之癘疫。戾癘一聲之轉。畢云。戾沴字之假音。亦通。考戾厲也。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荐薦同。毛詩大雅節南山傳云。薦重也。爾雅釋詁云。臻仍乃也。仍與重義亦同。易坎象。水荐至。釋文引京房荐作臻。考李本。若作如非也。前文作若。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尙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而舊本誤不。今據道藏本正。天志中篇同。以求興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齊道藏本作齋。潔爲酒醴粢盛。畢云。本書多作絜。俗从水。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周禮宮人鄭注云。蠲猶絜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臨飲食必蠲絜。考李本。其事作具祀。犧牲不敢不腯肥。曲禮云。豚曰腯肥。鄭注云。腯亦肥也。腯充貌也。左桓六年傳云。吾牲牷肥腯。又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珪璧有度。若考工記玉人云。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之屬是也。幣帛有度。若漢書食貨志云。周法。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周禮內宰鄭注。引天子巡守禮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狽是也。王制云。布帛幅廣狹不中度量不粥於市。考李本。幣作玉。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畢云。幾讀如關市譏。兪云。畢以幾字屬下聽獄不敢不中讀。然關市與獄訟不當幷爲一

天降ノ天ハ夫字ノ誤、降ハ衍字。

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擧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國既已治矣。舊本而下捝國字。今據王校補。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擧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說而不治哉。畢云。下舊作子。一本如此。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王云。天亦夫字之誤。降字則因下文降罰而衍。案天降二字蓋通貫下文言之。

鄉長治其鄉ナ一ニ鄉治其鄉ニ作ル、考ハコレニヨリテ說ク。

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尙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尙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鄉長治其鄉。而鄉既已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尙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

考 而汝也。下同。上篇作若。

考 者字句。非也。故事也以用也。言用何事也。

王云。舊本脫鄉長治三字。下文曰。國君治其國。而國既已治矣。今據補。案王校是也。蘇說同。考 秋儀云。上鄉字。按脫長字。

有讀爲又。下並同。

天子ノ子ハ下ノ誤。

祭義ハ禮記ノ篇名。

尙同義ノ義ハ乎ノ誤。

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爲義。與此文例正同。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天子子。疑當作下。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爲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己有善傍薦之。祭義云。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鄭注云。薦進也。謂在位之人。己有善則告進之於上也。傍當爲訪之借字。二字皆从方得聲。古多通用。魯問篇云。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己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尙同而無下比。與此上下文義並略同。可證傍薦之義。上篇亦同。王云。己字義不可通。己當爲民字之誤也。傍者溥也。徧也。說文旁溥也。旁與傍通。言民有善則衆共薦之。若堯典所云師錫也。上篇曰。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下亦民也。案此己字可通。不必與上篇同義。王失檢魯問篇文。故不得其解。上有過規諫之。尙同義其上。義當作乎。下文云。尙同乎鄉長。尙同乎國君。可證。而毋有下比之心。管子小匡篇云。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尹注云。下與有衆者。比而掩蓋之。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己有善不能傍薦之。王云。己亦民之誤。非。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

目ノミニシテハ、到底天下人民ノ意見ヲ一致セシムルコト能ハズ。

贊閱ハ進メ選ブコト。

靡ハ歷ノ誤ニシテ、歷ハ離ト同ジ、離分天下トハ天下ヲ分ツコトナリ。

遠ハ逮ノ誤ナレバ及ブト訓スベシ。

畢云。請當爲情。下同。顧云。史記樂書。情文俱盡。徐廣曰。古情字。或假作請。諸子中。多有此比。洪云。列子說符篇。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張湛注。請當作情。荀子成相篇。聽之經。明其請。楊倞注。請當爲情。言古文㞢與心字篆文㞢字形近。故情字多爲請。

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

漢書東方朔傳顏注云。贊進也。太玄經范望注云。閱簡也。考賢良聖智辯慧上文謂爲天子者也。贊閱天子也。

置以爲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爲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

俞云。靡當爲歷字之誤也。大戴記五帝德篇。歷離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此云歷分天下。與彼云歷離日月星辰。文義正同。若作靡字。則無義矣。非攻下篇。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天志中篇。磨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兩磨字皆曆字之誤。曆卽歷之叚字也。考言分天下之地而封也。

設以爲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爲左右將軍大夫。

將軍謂卿也。周禮夏官。軍將皆命卿。春秋戰國時。侯國亦皆以卿爲將。通謂之將軍。非攻中篇云。晉有六將軍。卽六卿也。管子立政篇云。將軍大夫以朝。水經河水酈注。引竹書紀年云。邯鄲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吏。皆貂服。並稱卿大夫爲將軍大夫。考李本。目耳作耳目。

以遠至乎鄉里之長。

遠當爲逮。形近而誤。後文云。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尙賢上篇云。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

綱ノ細カキ目ニ於ケル大綱ノ如キ者ナリ。

○方今之時云云、今日ヨリ原人時代ノ狀況ヲ回想スルコト。

以爲唯其耳目之請ノ請ハ情ト讀ムベシ、天子思ヘラク自己一人ノ耳

此云所以。文法雖異而實同。

尙同中第十二

考 李本無中字。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易雜卦傳云。復反也。謂反而考之古之民始生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考 已見。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戴云。當從上篇作交相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殄餘財。不以相分。畢云。殄舊作列。見上。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以立矣。以爲唯其耳目之請。

菑ノ上ニ、天字ヲ脫ス。今若天ノ天ハ夫ノ誤。飄雨ハ暴風、苦雨ハ霖雨、溱溱ハ盛ナル貌。鴻烈覽冥篇トハ、淮南子覽冥篇ヲ云フ。

是故子墨子言曰云云、五刑ハ墨（いれずみ）、劓（鼻ヲ切ルコト）、剕（足ヲ切ルコト）、宮（宮刑）大辟（死刑）、請ハ誠ト通用ス、罔罟ハ綱、所連收ノ所ノ下、以字ヲ脫ス、連收ハ、一所ニマトメルコト、其意ハ、古代聖人ノ五刑ヲ制シテ、人民ノ尙同セザル者ヲ統一スルハ、恰モ細キ絲スヂニ於ケル大糸、卽チ紀、或ハ

也。下同。者絕句。非也。

則菑猶未去也。菑上。依中篇當有天字。畢云。菑巛字之假音。菑不耕田也。見說文。

今若天飄風苦雨

王云。今若天。天當爲夫。夫與天字相似。篇內又多天字。故夫誤爲天。今若夫猶言今夫。兼愛篇曰。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又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又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鴻烈覽冥篇曰。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爲治也。皆其證矣。案王說亦通。但中篇云。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疾菑戾疫。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則此天字似非譌文。爾雅釋言云。迴風爲飄。詩大雅何人斯毛傳云。飄風暴起之風。釋文云。疾風也。左莊四年傳云。春無凄風。秋無苦雨。杜注云。霖雨爲人所患苦。禮記月令云。苦雨數至。五穀不滋。

溱溱而至者。

畢云。溱同臻。太平御覽作臻。史記三王世家云。西溱月氏。正義云。溱音臻。詒讓案。溱溱言風雨之盛也。詩小雅無羊云。室家溱溱。毛傳云。溱溱衆也。廣雅釋言云。蓁蓁盛也。溱蓁聲同字通。中篇作薦臻。考溱溱猶頻頻。

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

兪云。請字衍文。古者聖王爲五刑以治其民十一字爲一句。中篇曰。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是其證也。案請與誠通。此書誠多作請。詳下篇。兪以爲衍文非。

譬若絲縷之有紀

畢云。說文云。紀絲別也。詒讓案。紀本義爲絲別。引申之。絲之統總亦爲紀。說文糸部云。統紀也。禮記樂記鄭注云。紀總要之名也。禮器云。紀散而衆亂。注云。絲縷之數有紀。

罔罟之有綱。

畢云。說文云。綱維紘繩也。

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

兪云。所下奪以字。所以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若無以字則不成義。中篇曰。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彼云將以。

察鄉之所ノ下、以字ヲ脫ス。

天下之百姓云云、タトヒ天下ノ人民、盡ク天子ノ意見ニ一致協同スルコトヲ主トナスト雖モ、若シ天意ト一致協同セザレバ、天災未ダ去ラザルナリ。

也。所下。據下文一當有以字。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壹中下篇並作一字通。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子舊本作一。蘇云。一當作子。兪云。而字乃夫字之誤。夫字篆書作亦。與而相似。故誤。一夫不上同於天。謂有一夫不與天同也。尚同下篇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以一夫對天下之民言。與此一律可證。戴云。依中篇夫既上同乎天子云云。當如蘇說。案蘇戴校是也。今據正。考若汝

外物篇ノ與ハヨヲト訓ズ。

傍薦ノ傍ハ訪ト通ズ、即善者ヲ訪ヒ、上ニ推薦スルコトナリ。

意若ハ抑若ト通ズ。上同ハ君主ノ意見ト一致スルコト、下比ハ人民私黨ヲ立ツルコト。

六遂ハ王國百里ノ外ニアル土地、里ハ其行政上ノ區劃ニシテ、二十五家ヲ云フ、此注ノ意ハ墨子ノ里長ハ、此周禮ノ里ト異ナルヲ云フ。

何說以亂哉トハ、亂ルル理由ナキコト。

聲之轉。故莊子外物篇。與其譽堯而非桀。大宗師篇與作而。考聞善而或不以爲善也。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畢云。則一本作必。案傍與訪通。王訓爲偏非也。義詳中篇。上同而不下比者。樂記鄭注云。比猶同也。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韓非子難三篇云。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與此說略同。上以此爲賞罰。甚明察以審信。甚舊本譌其。王云。其當爲甚。甚明察以審信。見中篇。案王校是也。今據正。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此里爲鄉之屬別。與周禮地官六遂所屬里異。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

虖ハ乎字ト同ジ。

是故選ノ下、下文及中下ノ二篇ニヨレバ、當ニ擇字アルベシ。

晝分ハ經界ヲ以テ分ツコト。

偏燭ハ「アマネク」、テラスト訓ズ。

而與聲之轉ハ而ヲ與ノ代用トナスハ、其發音ノ轉ジタルニヨル。

亦聲近。畢云。舊本歹俱作列非。說文云。歹腐也。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亂者。說文虍部云。虖哮虖也。此借爲乎字。生於無政長。畢云。政當爲正。考政當作正。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王云。選下有擇字。而今本脫之。下文及中下二篇皆作選擇。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同。考賢而可爲天子三公者。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巳通。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畢云。說文云。畫界也。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爾雅釋詁云。正長也。書立政云。立民長伯。立政。政與正同。此正長卽中篇所云左右將軍大夫。及鄉里之長。與上文正長通。天子諸侯言者異。淮南子脩務訓云。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强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爲一人聰明而不足以偏燭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絕國殊俗。僻遠幽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敎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蓋本此書。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畢云。而與如同。王引之云。而猶與也。言善與不善也。而與

○尙同篇ハ天下ノ人心ヲ協同スベキコトヲ論ズ。

趙岐ノ孟子章指ハ、滕文上墨者夷之ノ章ニアリ、元同ハ老子ノ和光同塵ノ意ニシテ、墨子ノ尙同ト相類ス、質而違中トハ儉素ナルモ、中庸ヲ失スルヲ云フ。

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ヲ改メテ未有政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トナスベシ。

異義トハ意見ノ一致セザルコト。

畢注マサニ故交相非也ノ下ニアルベシ。

腐㱙ノ㱙ハ朽ト同ジ。

墨子閒詁卷三

尙同上第十一

尙亦與上通。漢書藝文志作上同。注如淳云。言皆同可以治也。趙岐孟子章指云。墨子元同。質而違中。亦指此。畢云。楊倞注荀子。尙作上。考李本無此篇。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道藏本。刑作形。字通。蓋其語人異義。俞云。此本作古者民始生。未有政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中篇文同。可據訂。考言其所語人人異其義也。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蘇云。茲滋古通用。是書皆作茲。詒讓案。說文艸部云。茲艸木多益。水部云。滋益也。古正作茲。今相承作滋。考茲滋通。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畢云。非也。是舊作非是也。字倒。今以意改。考其義謂己義也。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小爾雅廣言云。虧損也。考一本。合作令非也。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爾雅釋詁云。勞勤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即此相勞之義。腐㱙餘財。不以相分。尙賢下作腐臭餘財。臭㱙

墨子閒詁卷二終

粒食トハ穀食ヲ云フ。

王制ハ禮記中ノ篇名。

不察此者也ノ此者二字ハ衍文ナルベシ。

有文德而爲相。大戴禮記帝繫篇云。堯娶於散宜氏之女。散宜蓋以國爲氏也。畢云。紂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羆。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于紂。以費仲而通。紂見而悅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見淮南子道應訓。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廣雅釋詁云。漸漬也。粒食之所養。王云。自而天下和至此凡三十七字。舊本誤入下文國家百姓之利之下。今移置於此。案王校是也。今依乙正。粒食謂食穀之人。小爾雅廣物云。穀謂之粒。書益稷云。烝民乃粒。僞孔傳云。米食曰粒。天志上篇云。四海之內。粒食之民。王制云。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得此莫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王云。自得此莫不勸譽至此凡四十五字。舊本誤入上文而天下和之上。今移置於此。得此莫不勸譽。舊本脫莫字。今補。求爲上士。舊本脫上字。今據各篇補。案王校是也。今依乙補。〔考〕譽恐擧誤。言如此則材飢之於爲治者。不推而擧賢者也。以其故。得若舜禹皐陶小臣閼夭泰顚南宮括散宜生賢聖之諸臣。不敢勸擧也。小臣未詳。故尚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治要作。是故尚賢之爲說不可不察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ト通用ス。

攸心解體ノ攸ハ、放字ノ誤ナリ、人心離散スルコトヲ云フ。

垂股肱之力ノ垂ハ、舍字ノ誤ニシテ、心力ヲ勞セザルコトヲ云フ。

來一ニ耒ニ作ル。故ニ考ニ此說アリ

勞來トハ、イタハリ慰ムルコトヲ云フ。

隱慝良道ハ知識アル者ハ、良キ方法ヲ知ルモ、之ヲ祕シテ之ヲ敎ヘザルナリ。

推而上之以ノ五字ハ、衍文。

天問ノ意味ハ、成湯東巡シテ、有莘ニ至リ、小臣ナル伊尹ヲ乞ヒ得、因テ善良ノ婦人ヲモ、並ビ得テ内助トナシタリ。

與無罪對文。

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體。

畢云。攸一本作放。詒讓案。攸與悠通。言悠忽也。淮南子脩務訓高注云。悠忽游蕩輕物也。

沮以爲善。

【考】攸說文行水。或彼作汥。孟子攸然而逝。趙註迅走趣水深處也。攸心蓋心無所執守也。解猶云弛。支體安逸也。言沮於爲善也。

垂其股肱之力。

垂義不可通。字當作舍。舛書二字形近而誤。尚同中篇云。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敎。腐殀餘財不以相分。與此文意正同。節葬下篇亦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此以下六句。卽舍力遺利隱謀之事。

而不相勞來也。

爾雅釋詁云。勞來勤也。孟子滕文公篇云。勞之來之。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曰。日夜勞來。定我西土。說文力部云。勑勞勑也。勞來卽勞勑。【考】耒當作來。

腐臭餘財。

畢云。臭殠省文。

而不相分資也。

戰國策齊策高誘注云。資與也。莊子大宗師篇郭象注云。資者給濟之謂。

隱慝良道。

尙同上中。並作隱匿良道。畢云。慝卽匿字異文。隱匿之字亦寫从心。知經典慝惡字卽匿也。

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亂者不得治。

舊本挩此十二字。王據上文補。今從之。

推而上之以

王云。此五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蓋涉上文推而上之而衍。【考】李本無是故以下至篇末。

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皐陶。湯有小臣。

此卽上文所謂伊尹爲有莘氏女師僕也。楚辭天問云。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王注云。小臣謂伊尹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湯師小臣。高注云。小臣謂伊尹。

武王有閎夭・泰顚・南宮括・散宜生。

閎天泰顚南宮括散宜生並見書君奭篇。散宜生亦見孟子盡心篇。趙注云。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散宜生

同ジ。
皇侃ハ梁(南朝)人、顏子推ハ北齊ノ人(隋ノ開皇年間沒)ニシテ家訓二卷アリ。

學能二字ノ間、當ニ而字アルベシ。
使不知ノ下、牧本ノ藤校ニヨレバ當ニ王公大人骨肉之親ノ八字ヲ脫之テ下文ノ躄瘖云云ト對照スルトキハ、文理上斯クアラザルベカラズ、其意ハ若シ王公大人骨肉ノ親ナカラザラシムレバ、知德優秀ナリトモ、富貴ヲ得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
躄一ニ感ニ作ル考之ニヨリテ說ク。
躄ゐざり瘖おし聾つんぼノ下、當ニ瞽めくらノ一字ヲ脫シタル者ナラン。
無故矣ノ故ハ、攻字ノ誤ニシテ、攻ハ功ノ字

音辭篇引葛洪字苑云。焉字訓何訓安。音於愆反。考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九字一句。秋儀云。故疑誤。按故上文無故之故。故上脫其字。謂安知所以得富貴也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爲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舊本挩此八字。王據上下文補。今從之。考不知。謂不知治國家之道也。而使之治其國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王校。能上增而字。考秋儀云。無當作夫。是也。使不。知辯舊本挩知字。今據道藏本補。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親。躄瘖聾。暴爲桀紂不加失也。說文止部云。躄人不能行也。呂氏春秋盡數篇高注云。躄不能行也。躄卽躄之或體。躄瘖聾皆癈疾。不宜與暴並擧。且荀子非相篇稱。桀紂長巨姣美。則必無此諸疾。疑聾下挩一字。下暴爲桀紂自爲句。爲又如之誤。二字艸書相近。躄瘖聾言其有惡疾。暴如桀紂。言其有惡行也。又案聾下或挩瞽字。耕柱篇亦云。聾瞽。考言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則不知辨德行之厚。故雖如禹湯文武之德。無更爲得道也。一本。感作蹙。感蓋衍。不然戚誤屬上。然而上上皆無戚字。聾字絕句。瘖聾出于前。言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瘖聾之徒爲暴。雖如桀紂。無更爲失德也。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王云。故乃攻字之誤。攻故字相似。又涉上文無故富貴而誤。攻卽功字也。無功

知人ハ智人ト同ジ。

差于王所トハ、朝廷ニ人材ヲ薦メルコトナリ。

此安生生ハ、是ニ於テカ人民乃チ生命ヲ續クルコトヲ得ルヲ云フ。

爲モ何ト訓ジ、故モ胡ト通ズルヲ以テ、何ト

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豎年之言。然。曰。畢云。豎距字假音。考豎年蓋謂長年也。未詳。晞夫聖武知人。畢云。晞疑當从日。蘇云。晞當從口作唏。晞夫嘆詞猶嗚呼也。案畢說是也。說文目部云。睎望也。聖武謂聖人與武人也。知與智通。逸周書皇門篇云。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考晞當作睎。知去聲。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爲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之舊本譌言。王云。言當爲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又見下文。草書。言與之相似。故之譌爲言。案王說是也。今據正。曰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畢云。辟同避。莫若爲賢。爲賢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王引之云。安猶乃也。言如此乃得生生也。考有力者疾以助人。疾急疾也。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論語子路皇侃義疏云。焉猶何也。顏子推家訓

竹帛ハ古代未ダ紙アラザル時、竹帛ヲ以テ之ニ代フ、槃盂ハ皿鉢ノ類ナリ。

有國有土トハ諸侯ヲ稱ス。

訟ハ詳ノ誤ナリ、詳刑トハ刑罰ヲ審察スルコトナリ。

女何擇言人ノ言ハ、否字ノ誤ニシテ、否ハ不ト通用ス、其意ハ擇ブ所ノ者何ゾヤ、賢人ニアラザルカ。

何敬不刑トハ、敬愼スル所ノ者ハ何事ゾヤ、刑罰ニ非ルカ、何度不及トハ、慮ル所ノ者ハ何事ゾヤ、堯舜文武ノ道ニ追及スルコトヲ慮ルニアラザルカ、此迄呂刑ノ言ナリ。

美好者哉。惟法其言。惟治要作唯。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而猶以也。畢云。而同能非。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為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爾雅釋器云。雕謂之琢。韓非子大體篇云。至安之世。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畢云。孔書作吁。詒讓案。偽孔傳云。吁歎也。釋文引馬融本作于云。于於也。來有國有土孔傳云。有國土諸侯。畢云。孔書。國作邦。詒讓案。史記周本紀亦作國。告女訟刑。段玉裁云。訟刑公刑也。古訟公通用。畢云。孔書。女作爾。訟作詳。王鳴盛云。墨子作訟。从詳而傳寫誤。案王說是也。今書又改作祥。孔傳云。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周禮大宰大司寇。鄭注。引並作詳。後漢書劉愷傳李注。引鄭書注云。詳審察之也。此訟疑即詳之誤。在今而安百姓。畢云。孔書而作爾是。女何擇言人。畢云。孔書無女字。作何擇非人。王引之云。言當為否。篆書否字作咅。言字作喜。二形相似。隷書否字或作吾。言字或作吾。亦相似。故否誤為言。否與不古字通。故下二句云何敬不刑。何度不及也。今書作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非否不竝同義。段玉裁云。言人當是吉人之譌。謂何擇非吉人乎。冡上苗民罔擇吉人言之。案王說是也。何敬不刑。何度不及。孔傳云。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釋文引馬融云。度造謀也。案以此下文推之。則墨子訓不及為不及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猶言何慮其不能逮也。與孔說異。畢云。孔書兩不字作非。能擇人而敬為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詩ハ詩經周南葛覃篇ヲ云フ、女師ハ女教師ニシテ女子ノ教育ヲナス者ナリ、僕ハ佚ノ誤ニシテ佚ハ媵ト通ズ、嫁女ノ附人ヲイフ。

洲ハ州ノ誤、北海之州トハ、北海ニ近キ土地ヲ云フ。

圜土ハ獄ナリ、傳說ハ刑人タリ、故ニ云フ。

比長ハ周禮大司徒管下ノ官名ナリ、五家ヲ比トナス、其注文ノ意ハ、牢獄ノ形ヲ圓形卽チ規トナスハ何ゾヤ、規ハ五行說ヨリ推ストキハ、木、春ニ屬シテ仁恩ノ誼アレバナリ、古聖人ノ獄ヲ治ムルヤ、仁恩ヲ主トシ、如何ニモシテ罪人ヲ救ヒ出サンコトヲ欲ス。

服澤之陽。立爲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畢云。僕佚也。女師見詩云言告師氏。王云僕卽佚之譌。此謂有莘氏以伊尹媵女。非以爲僕也。說文佚送也。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佚女。侁莘同。今本呂氏春秋本味篇。佚作媵。經傳皆作媵。而佚字罕見。唯墨子書有之。而字形與僕相似。因譌而爲僕。淮南時則篇其曲栚筥筐。今本栚作撲。誤與此同。兪云。師當爲私。聲之誤。僕猶臣也。禮記禮運篇。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是臣僕一也。私僕猶曰私臣。中篇曰。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案王說近是。使爲庖人。湯得而擧之。立爲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傳說居北海之洲。畢云。書正義云。尸子云。傳巖在北海之洲。孔傳云。傳巖在虞虢之界。洲當爲州。詒讓案。虞虢界近南河。距北海絕遠。墨子尸子說。蓋與漢晉以後地理家異。圜土之上。畢云。史記殷本紀云。說爲胥靡。築於傳巖。孔傳云。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故此云圜土也。詒讓案。呂氏春秋求人篇亦云。傳說殷之胥靡也。周禮大司徒鄭注云。圜土謂獄也。獄城圜。又比長注云。圜土者獄城也。獄必圜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者。閔於出之。釋名釋宮室云。獄又謂之圜土。言築土表牆其形圜也。月令孔疏引鄭記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案周以圜土爲繫治罷民之獄。據此書則殷時已有圜土之名。不自周始矣。考圜土。謂獄也。衣褐帶索。庸築於傳巖之城。武丁得而擧之。立爲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擧舜也。湯之擧伊尹也。武丁之擧傳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

ハ考工記下ノ官名ニシテ、弓チ制スルコトチ掌ル、此文意ハ弓チ爲ル時ハ其使用者ノ體格及ビ性情ニ相應スル者チ要ス、例スレバ其身體ハ肥大ナレドモ、身長短ク其性質ハ寛大ニシテ、荼ナル者（荼ハ舒ノ假字ニシテ、氣象ノのびのびシタルコト）ニ對シテハ、其偏弊チ救フガ爲ニ、危弓卽强弓チ爲リテ之チ使用セシム。

親ハ視ノ誤。

行人ハ國命チ帶ビテ、四方ニ使スル者。

樂師ハ伶人ナリ。

灰ハ反ノ誤ニシテ、反ハ販ノ假字、廉價ニ買ヒ高價ニ賣リテ、其利チ得ルコト。

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實治要作誠。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逮至。治要作至建。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親疑並當作視。不若親其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下句其字。治要無。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畢云。舊脫明字。一本有。案道藏本・李本並有。此譬猶瘖者而使爲行人。說文疒部云。瘖不能言也。聾者而使爲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當作濩澤。說詳上篇。考李本無是故以下至天下百二十四字。灰於常陽。畢云。疑卽恆山之陽。洪云。灰當是販字之譌。尚書大傳。販於頓丘。史記五帝本紀。就時於負夏。索隱。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義亦與販相近。兪云。灰疑反字之誤。反者販之叚字。販從反聲。古文以聲爲主。故止作反也。考灰於常陽。未考。堯得之

財ハ材ト通ズ、品物ナリ。

無故ハ毋故トナスベシ、前述ノ注釋ヲ見ヨ。

罷馬ハ疲馬ナリ。

危弓ハ強弓ナリ。考工記弓人云云、弓人

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下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上句作可以。下二句並作可而。可證。考然者吾所以。李本無然者至也然六十八字。爲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上於字。舊本挩。今據羣書治要增。與下文合。考而字不可讀。按爲字之誤。而爲篆書相似。古書中適有之。何以知其然乎。治要作也。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畢云。同材。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無疑當爲毋。下同。詳中篇。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罷治要作疲。下同。案罷疲字同。國語齊語云。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韋注云。罷不任用也。管子小匡篇作疲馬。尹知章注云。疲謂瘦也。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考工記弓人云。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鄭注云。危猶疾也。必索良工。當王公

則不能毋云、一例ヲ擧ゲテ尙賢ノ政本タルコトヲ明ニスルコト能ハザランヤ。

賞ハ嘗ノ誤ナリ、嘗ハ試ト同意。

然昔ヲ一本然者ニ作ル、考ハ乃チコレニ據ル。

之本也。則不能毋擧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賞當爲嘗。嘗試也。此句爲下文發端。書中嘗字多譌爲賞。詳尙同下篇。考李本無王公以下至之乎三十七字。賞貴之。李本。賞作富。是也。若國之士。若字語辭。猶云其。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惟毋以尙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畢本。毋改毌云。毌同慣。下同。案畢校非也。毌語詞。說詳中篇。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大以爲政於天下。畢云。大一本作夫。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畢云。高誘注淮南子云。而能也。古通。陳壽祺說同。王云。可而猶可以也。下文曰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民。與此文同一例。案王說是也。尙同下篇云。尙用之

其說將必云云、モシ德義ヲ以テセズンバ、或ハ威力ヲ以テ之ヲ遂グルコトヲ得ベシト云フノ說アルカモ知レズ、然レドモ其威力ナル者ハ、何レノ所ヨリ取リ來ルカ、國中ノ人民ヲ驅リタテ、全ク生命ヲ棄テシムル者ニアラザルカ、挾震威彊トハ、威力强勢ヲ以テ威張ルコトナリ、傾者民之死也ノ者ハ諸ノ略字、傾ハのこらずト云フガ如シ。
未有嘗ノ有字ハ衍文。

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正長也。詳親士篇。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此冡上將焉取挾震威彊爲問辭。傾者、者當爲諸之省。也古與邪通。漢書田蚡傳。欲以傾諸將相。顏注云。傾謂踰越而勝之也。此云傾諸民之死。亦言驅民使必死以相傾也。民生爲甚欲。死爲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畢云。屢卽屨字省文。史記或作屨。漢書或作婁。皆訓數。自古及今未有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蘇云。上有衍字。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政上。舊本挩爲字。王據上文補。故亦與胡同。畢云。當云不可不察。非。此聖人之厚行也。

尙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尙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尙賢爲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尙賢爲政

鄉ハ享ト通ズ。

大用之云云、窕ハくつろぐト訓ズ、餘リアルノ意、此道ヲ天下ノ大ニ用フルモ、シツクリ合フコトガ出來ル、又之ヲ小處ニ用フルモ窮屈ナラザルナリ。周頌ノ文ハ、今ノ詩經中ニ見エズ。聖人之德以下ハ、押韻ノ法ヨリスル時ハ、左ノ如ク改ムルヲ適當トナス。聖人之德。昭於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ト。與天地同常トハ、天地ト與ニ永遠ニ存在スルヲ云フ、

埴固ノ埴ハねば土ノ義ナレバ、堅緻ナルヲ云フ。

本固如是。今本或作殷。乃據孔書改。非其舊也。

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愼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畢云。鄉讀如向。案鄉當讀爲享。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明鬼下篇云。帝享女明德。畢讀非。考德字句。鄉嚮往也。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窕。舊本誤究。畢云。一本作窕非。王云。作窕者是也。詒讓案。尚同中篇亦云。大用之治天下不窕。今據正。管子宙合篇。其處大也不窕。今本亦誤究。與此正同。說詳尚同中篇。小用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承與丞通。說文収部云。丞翊也。从廾从卩从山。山高奉承之義。若山之承。亦言如山之高也。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常猶言保守也。詩魯頌閟宮篇。魯邦是常。鄭箋云。常守也。兪云。此文疑有錯誤。當云。聖人之德。昭於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蓋首四句下普隔句爲韻。中二句承崩。末三句光明常。皆每句協韻。昭於天下句。傳寫脫去。而誤補於若地之普下。則首二句無韻矣。又增其有也三虛字。則非頌體矣。既云若地之普。又云若地之固。重複無義。故知其錯誤也。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脩久也。淮南子泰族訓云。勇者可令埴固。畢云埴訓黏土。堅牢之意。故聖人之德蓋總乎

下卑官ノ人ニ至ルマデ、苟クモ明德アル賢士アラバ、之ヲ顯彰シ登用シテ、其人ノ何人タルヲ問フ必要ナシ、又鰥寡ノ如キ賴リナキ人ヲバ、各〻其所ヲ得セシメテ屈抑セシムルコトナシ、立賢無方ハ孟子離婁下ノ文。德威維威云云、君德ヲ以テ下ヲ畏服スレバ下之ニ畏レ、又君德ヲ以テ賢者ヲ顯用スル時ハ、下之ヲ尊ムヲ云フ。乃名三后云云、名ハ命ト同ジ、伯夷、禹、稷ノ三君ニ命令シテ、國民ノ事ヲ慮ラシメタリ。伯夷降典云云、伯夷ハ典禮ヲ人民ニ下示シ、之ニ從ハザル者ハ法刑ヲ以テ之ヲ斷ズ。主名山川ハ、山川ノ名稱ヲ定ムルコトヲ云フ。農ハ勉ト訓ズ。三后成功云云、前述ノ如ク、三君主ハ堯ノ命令ノ如ク、各〻其成績ヲ擧ゲシカバ、其功德ノ民ニ施ス者、遠クシテ且大ナリ。

僞孔傳云。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非經義。孫說亦非。**鰥寡不蓋。**今書羣后以下十四字。在皇帝淸問下民上。僞孔傳云。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德威維威。**畢云。孔書作畏。詒讓案。維孔書作惟。下同。禮記表記引甫刑。二畏字亦並作威。與此同。**德明維明。**僞孔傳云。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表記鄭注云。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乃名三后。**名命通。說文口部云。名自命也。畢云。孔書名作命。**恤功於民。**僞孔傳云。堯命三君憂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書釋文引馬融云。折智也。王引之云。折之言制也。折正字。哲借字。畢云。孔書哲作折。詒讓案。僞孔傳云。伯夷下典禮。敎民而斷以法。漢書刑法志引折作悊。悊哲字。同與此書合。**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僞孔傳云。禹治洪水。川無名者。主名之。**稷隆播種。**隆畢本依呂刑改爲降。王云。古者降與隆通。不煩改字。非攻篇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亦以隆爲降。喪服小記注。以不貳降。釋文。降一本作隆。荀子賦篇。皇天隆物以示下民。隆即降字。魏策。休祲降於天。曾劉本作休烈隆於天。說文。隆從生降聲。書大傳。隆谷。鄭注。隆讀如庬降之降。是隆降古同聲。故隆字亦通作降。荀子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隆作降。史記司馬相如傳。業隆於襁褓。漢書隆作降。淮南泰族篇。攻不待衝降而拔。衝降即衝隆。案王說是也。今不據改。**農殖嘉穀。**僞孔傳云。后稷下降民播種農畝生善穀。孫星衍云。農者廣雅釋詁云。勉也。殖者文選藉田賦注引蒼頡篇云。種也。案孫說是也。王念孫劉逢祿說同。**三后成功。維假於民。**畢云。假一本作殷。孔書亦作殷。王鳴盛云。疑隸變相似而誤。詒讓案。僞孔傳云。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敎備。衣食足。此作假。蓋與嘏通。士冠禮釋文云。嘏本或作假。爾雅釋詁云。嘏大也。禮記郊特牲云。嘏長也。說文古部云。嘏大遠也。維嘏於民。言其功施於民者。大且遠。下文所謂萬民被其利也。王應麟漢書藝文志攷證。引墨子亦作假。則宋

チ以テ舜ノ時ニ至リテ、羽山ノ郊ニ放逐セラレタリ。

小司馬トハ、史記索隱ノ著者司馬貞ヲ云フ。

熱照無有及也トハ、鯀ハ前述ノ如ク放逐ノ身分トナリシカバ、日月ヨリモ見放サレタルヲ云フ。

呂刑ハ尙書ノ篇名ニシテ、今ノ尙書ト二三ノ異同アリ。

皇帝清問云云、帝堯ガ一般人民ニ尋ネ問ハレタル時ニ、人民ハ皆有苗人種ノ害惡ヲ怨ムコトヲ答ヘタリ。

曰羣后之肆云云、ソコデ帝堯ノ曰ハルルニハ、上諸侯ノ貴キヨリ

項之子。蓋班氏之言。近得其實。案小司馬說於理近是。漢志亦引帝繫。而與今本大戴禮舛異。楚辭離騷王注引帝繫。及淮南子原道訓高注說。並與漢志同。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亦以鯀爲顓頊之後。山海經則云。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則又以鯀爲黃帝之孫。諸文錯互。此書云帝之元子。疑墨子於鯀之世繫。亦同世本說。未能審校其年代也。

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

左傳襄二十五年杜注云。庸用也。書堯典。孟子萬章篇。史記五帝本紀並云。殛鯀於羽山。晉語韋注云。殛放而殺也。楚辭天問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注云。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案此刑亦謂放。故下云。乃熱照無有及也。山海經云。殺鯀於羽郊。亦謂鯀放而死也。畢云。郭璞注山海經云。今東海祝其縣西南有羽山。案在今山東蓬萊縣。詒讓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臨沂縣。【考】庸績也。

乃熱照無有及也。

畢云。言其罪績用弗成。亦正見有所不及耳。案此似言幽四之。日月所不照。畢說殊繆。【考】熟昭。未詳。一本熟作熱。

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皐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

書敍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

書釋文引馬融云。清問清訊也。僞孔安國傳云。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孔疏引鄭康成說。亦以此皇帝爲堯。畢云。孔書作鰥寡有辭于苗。

曰羣后之肆在下。

畢云。肆孔書作逮。孫星衍云。說文云。肆極陳也。詒讓案。肆正字作隸。與逮聲類同。古通用。此肆即逮之叚字。僞孔傳云。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

明明不常。

畢云。孔書不作棐。傳云輔。据此當作匪。孫星衍云。不常言非常明察。案明明謂明顯有明德之人。不常猶言立賢無方也。書作棐者。匪之叚字。匪不義同。畢說得之。

賊傲ノ敖ハ殺ノ誤。

親而不善云云、君主ト親シキ間柄ナルモ、不善ナルタメ、罰ヲ蒙リタル者ハ誰ナルカ。伯鯀帝之元子トハ、崇伯鯀ハ帝顓頊ノ長子ナルモ、天子ノ功德ヲ襲シテ、之ヲ紹述セズ、是

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賊之。賊舊本譌賤。王云。賤當爲賊字之誤也。尙同篇。則是上下相賊也。天志篇。上詬天。中詬鬼。下賊人。非儒篇。是賊天下之人者也。今本賊字竝誤作賤。此言桀紂幽厲之爲政乎天下。兼萬民而憎惡之。又從而賊害之。非謂賤其民也。上文云。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愛利與憎賊正相反。天志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故知賤爲賊之誤。案王說是也。今據正。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賊傲萬民。賊舊本亦譌賤。王云。賤亦當爲賊。傲當爲殺。說文。敖字本作𢾺。殺字。古文作𣪘。二形相似。敖誤爲敖。又誤爲傲耳。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此說桀紂幽厲之暴虐。故曰。詬天侮鬼。賊殺萬民。非謂其賤傲萬民也。上文言堯舜禹湯文武。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愛利與賊殺亦相反。法儀篇曰。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知賤傲爲賊殺之誤。魯問篇賊敖百姓。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七。引賊敖作賊殺。是其明證也。案王說是也。今並據正。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爲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暴。而以得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大戴禮記五帝德篇云。禹高陽之孫。鯀之子也。帝繫篇云。顓頊產鯀。史記夏本紀云。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三代世表亦云。顓頊生鯀。索隱云。皇甫謐云。鯀帝顓頊之子字熙。系本亦以鯀爲顓頊子。漢書律麻志則云。顓頊五代而生鯀。按鯀既仕堯。與舜代系殊懸。舜即顓頊六代孫。則鯀非是顓

象夢トハ、武丁ガ夢ニ見タ通リノ人相書ヲ云フ。

雖天亦不云云、雖ハ惟字ト通用ス、其意ハ、天モマダ聖人ノ如ク其人ノ貧富等ヲ眼中ニ置カズシテ、唯其賢不肖ニヨリ、之ヲ賞罰スルヲ云フ。

傳當作傅。下同。庸築。庸備同。下同。武丁得之。擧以爲三公。國語楚語云。武丁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韋注云。公三公也。史記殷本紀云。武丁得而與之語。果聖人。擧以爲相。殷國大治。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擧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賞何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爲天子。以爲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爲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

空桑ハ腐朽シタル桑樹、烰人ハ庖人ノ轉音。

胞人ハ庖人ノ如シ。

庸築ハ傭築ト同ジ。

僞古文僞孔傳ト云フハ、現今通行ノ十三經正義中ノ尙書ヲ云フ。胥靡トハ輕刑ニ連坐スルヲイフ。

詩商頌長發孔疏。引鄭康成書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欲奸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索隱云。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然解者以阿衡爲官名。非名也。案孫子用閒篇云。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卽小司馬所本也。伊摯亦見楚辭離騷天問二篇。畢云。莘漢書作㜪。玉篇。㜪嫀二同色臻切。有㜪國。說文云。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倂女。案呂氏春秋本味云。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侁氏喜以伊尹爲媵送女。高誘曰。侁讀曰莘。有莘在今河南陳留縣。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或云在陝西郃陽。非。

親爲庖人。 周禮天官庖人鄭注云。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說文广部云。庖廚也。莊子庚桑楚篇云。伊尹以胞人籠湯。呂氏春秋本味篇作烰人。胞烰並庖之借字。

湯得之。擧以爲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說被褐帶索。庸築乎傅巖。

畢云。庸史記索隱引作傭。孔安國書傳云。傅巖在虞虢之界。史記索隱云。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猗氏六十里。河西岸。吳阪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案今在山西平陸縣東二十五里。詒讓案。賈誼傳索隱引被作衣。乎作於。義並通。書敍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孔疏引馬融云。高宗始命爲傅氏。又鄭康成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說文旻部。引書敍釋之云。傅巖巖穴也。僞古文說命云。說築傅巖之野。僞孔傳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孔疏引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且曰我徒也。姓傅名說。明以夢示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虢之閒。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水經河水注云。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謂之聖人窟。史記殷本紀。傅巖作傅險。音近字通。

陶河瀕トハ、河濱ニ陶器ヲ製造スルヲイフ。

括地志八卷ハ、唐ノ太宗ノ子、濮王泰ノ撰ニシテ、孫星衍ノ岱南閣叢書ニ、其善本ヲ收ム。

玉海二百卷ハ、宋末ノ人、王應麟ノ著。

穆天子傳六卷ハ、周ノ穆王西遊ノ事ヲ記シタル者ニシテ、其撰者明ナラズ、郭璞之ヲ注ス。

元和郡縣志四十卷ハ、唐ノ中世、李吉甫ノ撰、武英殿本ヲ善本トナス。路史四十七卷ハ、宋ノ羅泌ノ撰。

史記五帝本紀同。畢云。史記集解云。鄭玄曰。在河東。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嬀汭二水出焉。二說在今山西永濟縣。高誘注淮南子云。歷山在沛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水經注又云。周處風土記曰。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於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爲櫪。故曰歷山。與鄭說異。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歷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濮州雷澤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嬀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案說各不同。　**陶河瀕。**　呂氏春秋愼人篇云。陶於河濱。高注云陶作瓦器。史記五帝本紀。瀕亦作濱。畢云。此古濱字見說文。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正義曰。按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爲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按守節說本水經注是也。雷澤則亦以山西永濟說爲強也。詒讓案。水經濟水注云。陶丘。墨子以爲釜丘也。今檢勘全書。無釜丘之文。疑古本此文。或作陶釜丘矣。　**漁雷澤。**　史記五帝本紀同。畢云。太平御覽。玉海引作濩澤。地理志。河東郡有濩澤。應劭曰澤在西北。通典云澤州陽城縣有濩澤水。史記集解云。鄭玄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案今山西永濟縣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澤。亦云舜所漁也。王云。雷澤本作濩澤。此後人習聞舜漁雷澤之事。而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濩澤縣。應劭曰。有濩澤在西北。穆天子傳。天子四日休于濩澤。郭璞曰。今平陽濩澤縣是也。濩音穫。水經沁水注曰。濩澤水出濩澤城西白澗渠東逕濩澤。墨子曰舜漁濩澤。又東逕濩澤縣故城南。蓋以澤氏縣也。初學記州郡部正文出舜澤二字。注曰。墨子曰。舜漁于濩澤。在濩澤縣西。今本初學記作雷澤。與注不合。明是後人所改。又元和郡縣志河東道下。太平寰宇記河東道下。太平御覽州郡部九。路史疏仡紀。引墨子竝作濩澤。是墨子自作濩澤。與他書作雷澤者不同。濩澤在今澤州府陽城縣西。嶕嶢山下。下篇漁於雷澤。亦後人所改。　**堯得之服澤之陽。**　服澤詳上篇。　**擧以爲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

以下賢ノ下ニ不レ使レ能ノ三字ヲ脫ス。

距年トハ遠年ノ意ニシテ、古代ト云フガ如シ。

傳ハ古書ナリ。聖君ノ君ハ武ノ誤。

湯誓ハ尚書中ノ一篇ナリ、今ノ尚書ニハ湯誥中ニ在リ。

元聖ハ大聖ノ意ニシテ、伊尹ヲ曰フ。

言聖ノ下、王字ヲ脫ス。

之語。而今挩之。若吾言之謂也。若吾言。疑亦當作吾若言。考一本。若吾作夫若。李本。若吾言之作夫若言之。衍吾字。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畢云。距年。下篇作豎年。猶云遠年。案畢說未塙。考李本無今王公以下至篇末。距年。距蓋距通。巨年也。謂老成人。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國語晉語云。裨輔先君。韋注云裨補也。此下篇云。晞夫聖武知人。以屛輔爾身。文義較詳備。此約述之。裨輔不當有聖君。君蓋亦武之譌。蘇云。伊訓云。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與此略同。詒讓案。伊訓僞孔傳云。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考裨補而身。而汝也。湯誓云。書敍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今湯誓無此文。僞古文撫此爲湯誥謬。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湯誥僞孔傳云。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孔疏云。戮力猶勉力也。案說文力部云。勠并力也。戮勠之借字。以治天下。蘇云。今書湯誥篇無同心以下六字。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爲政也。聖下當有王字。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爲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道藏本作列。案上篇云。列德而尚賢。又云。以德就列。則此云皆得其列。或謂尊卑賢否皆得其等列。無僭越也。此義亦得通。而不及作利之長。故今不據改。考異物。不肖不能類。其列。秋儀云。列疑利是也。古者舜耕歷山。

一本使之治國家則ノ下此字ナシ。

一本使レ之爲ヲ至レ之爲ニ作ル。

夫不能治云云、千人ヲ治ムルダケノ技量ノ人ヲシテ、萬人ヲ治メシムル時ハ、其才能ニ比シテ官職ノ大ナル十倍ナリ、何ゾ之ヲ治ムルコトヲ得ンヤ。

夫治之法云云、政事ハ日日之ヲ行ハザルベカラズ、然ルニ一日ノ時間ハ什修即チ十倍ノ長サトナラズ、知力モ什益即チ十倍ノ增加ヲ見ザルコトナレバ、如何ニアセルトモ、到底其效果ヲ擧グル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

夫若言トハ、下文ノ若吾言(吾若言ノ誤)ト相對シテ、文ヲナス。

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據下文下當有之字。考若使之治國家則李本。則下有此字是也。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處若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處若。舊本倒。王云。若與故義不相屬。若處官者。當爲處若官者。若官此官也。言以處此官者。爵高而祿厚。故特用其所愛也。下文曰。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是其證。若與此同義。說見上文。考故愛其色而使之焉。言溺其愛故高爵厚祿也。李本。無此其以下至之焉二十三字。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小爾雅廣言云。脩長也。什脩謂十倍其長。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尙賢使能爲政也。故以尙賢使能爲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王云。夫亦此也。詁讓案。此夫對吾爲文。疑當訓彼。漢書賈誼傳。顏注云。夫猶彼人耳。以下賢爲政而亂者。下賢下。當有不使能

小物トハ小事ト云フガ如シ。

故當若云云、未知ノ未ハ、本字ノ誤、衣裳牛羊ノ兩者ニ於テハ、王公大人モ良工良宰ノ力ヲ借リテ、之ヲ裁制調理スベキコトヲ知ルヲ云フ、然レドモ句末ノ爲政也ノ三字解シガタシ、恐クハ下文ノ「以治之」ノ三字ト錯置セル者ナルベシ。

無故ハ當ニ毋故ニ作ルベシ、毋ハ慣ニ通用ス、故ニ故舊ノ義アリ、故ニ毋故トハ相識ノ人ヲ云フ、佼好ハ美色。

此故也。畢云。古字以已通。一本作以非。考已古以字。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周禮大司徒鄭注云。物猶事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呂氏春秋不苟篇。與良宰遺之。高注云。宰謂膳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尙賢使能爲政也。王云。未知當作未嘗不知。義見上下文。蘇云。未知當作末有不知。詒讓案。未疑本之誤。考李本。此作之。未知以尙賢。李本。末作皆。是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蘇云。使能上當脫尙賢二字。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詩陳風月出篇。佼人僚兮。釋文云。佼字又作姣。好也。畢云。佼姣字假音。說文云。姣好也。玉篇云。姣音狡。妖媚也。兪云。無故富貴。義不可通。無乃衍字。故富貴者是使。則非尙賢之謂矣。上文曰。故古者聖王甚尊尙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此云親戚則使之。是黨父兄矣。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是偏富貴而嬖顏色矣。後人不達。故富貴之義。而妄加無字。殊失其旨。下篇同。案無故富貴。中下兩篇屢見。羣書治要引同。無似非衍文。兪說未塙。竊疑故當爲攻。卽功之借字。下篇云。其所賞者已無故矣。故亦攻之譌。可以互證。考之字句。面目佼好。佼姣同字。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說文心部云。慧儇也。王云。智且慧與前貴且智。愚且賤。文同一例。慧上不當有有字。蓋後人所加。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

雖ハ唯字ト通用。

失措ノ措ハ損字ノ誤、損ハ抎ニシテ失フコトヲ云フ。

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國語齊語云。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王引之云。賈子道術篇云。親愛利子謂之慈。子愛利親謂之孝。孝與慈不同。而同取愛利之義。故孝於父母亦可謂之孝慈。莊子漁父篇曰。事親則慈孝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節度義同。非命上篇云。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擧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上文云。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王引之云。雖卽唯也。古字通。考斷獄。一本斷上有使字。非矣。不均與謀事。與字句非也。不均句。與字屬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王云。措字義不可通。當是損字之誤。大戴記曾子立事篇曰。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恐惟失損之。損讀爲抎。故非命篇作失抎。說文。抎有所失也。已

般ハ頒ナリ。

是以美善云云、君主ハ名譽佚樂ヲ享ケ、臣下ハ辛勞憂苦スルヲ云フ。

高予之爵云云トハ、官爵バカリ高クシテ、秩祿之ニ添ハザルヲ云フ、假藉而用我也トハ、徒ラニ高官ノ虚名ヲ以テ、賢士ヲ借リ用フルヲ云フ。

假藉之民トハ假藉之士ト云フガ如シ。

位尊爵重祿。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爲請。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以上諸條其字或作毋或作無。並與墨子同義。案王說是也。洪說同。蘇疑毋爲務字之假借。非。考李本無古者聖王以下至在臣故七十九字。

般爵以貴之。畢云。般讀如頒賜之頒。考般蓋般誤。或頒聲之訛。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寍樂在君。畢云。當爲寧。經典通用此。憂慼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爲政。效人謂效古人之爲政也。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漢書薛宣朱博傳贊、假借用權。宋祁校云。借蕭該謂本作藉字。大戴禮記衞將軍文子篇云、使其臣如藉。畢云。古無借字。只用藉。說文序。有假借字。从人。俗寫亂之。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於政者、畢云。貪舊作食。一本如此。考一本貪作食。非矣。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

レドモ能ハズ、世人ヨリ見棄テラレテ、親シク交ハル人ナシ。
將休其手焉トハ、冷水ニヨリテ其手ヲ休息スルコトナリ。
毋ハ語詞ニシテ意義ナシ。

明目爲ノ爲ハ與ノ誤。

而生又養トハ、既ニ其生ヲ全ウシテ、又其養ヲ極ムルコト。

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

唯舊本作惟。今據王校改。毋畢本改毌云。毌讀如貫習之貫。王云。畢改非也。毋語詞耳。本無意義。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也。若讀毌。爲貫習之貫。則文不成義矣。下篇曰。今唯毋以尙賢爲政其國家百姓。使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又曰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尙同中篇曰。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下篇曰。故唯毋以聖王爲聰耳明目。爲。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篇曰。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節用上篇曰。且大人唯毋興師。以及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節葬下篇曰。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以爲事乎國家。又曰。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天志中篇曰。故唯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非樂上篇曰。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又曰。今王公大人。唯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又曰。今王公大人。唯毋爲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又曰。今唯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今唯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今唯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菽粟。今唯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以上諸篇。其字或作毋。或作無。皆是語詞。非有實義也。孟康注漢書貨殖傳曰。無發聲助也。管子立政九敗解篇曰。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生皆全其生。而生又養。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閒上。輕爵祿而賤有司。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則必易之以大官尊

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考予上聲。斷字連上讀。絕句。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予爵。舊本。爵誤鬱。盧以意改爲序爵。畢從之。王云。鬱爲爵之譌。予則非譌字也。上文言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下文言今王公大人之用賢。高予之爵。而祿不從。此引詩誨女予爵。正與上下文予字同義。則不得改予爲序矣。毛詩作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今墨子兩爾字。皆作女。序作予。誰作孰。逝作鮮。以作用。是墨子所見詩。固有異文也。案王說是也。王應麟詩攷引亦作序爵。盧蓋兼據彼文。然王攷多以意改。未必宋本予果作序也。今不據改。毛詩大雅桑柔傳云。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鄭箋云。恤亦憂也。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敎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爲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考予爵。秋儀云。爵疑爵是也。爵濯作韻。孰能執熱。鮮不用濯。詩攷引孰作誰。蓋亦王氏所改。蘇云。案詩大雅桑柔篇。孰作誰。鮮作逝。用作以。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王云。善謂善待此承嗣輔佐之人。卽上文所云。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也。蓋善上不當有執字。涉上下文執熱而衍。案王說非也。執猶親密也。曲禮云。執友稱其仁也。鄭注云。執友志同者。呂氏春秋遇合篇云。故嫫執乎母黃帝。列女傳辯通篇齊鍾離春傳云。衒嫁不售。流弃莫執。執並與親義相近。此執善亦言親善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爾雅釋詁云。休息也。古

詩曰云云、此詩ハ今ノ毛詩大雅桑柔ニ在リ、但シ文字ニ二三ノ異同アルノミ、女ヲ爾、予ヲ序、執ヲ誰、鮮ヲ逝トナス、其意ハ我汝ニ語ルニ天下ノ憂ヲ憂フベキヲ以テセン、又汝ニ語ルニ賢士ニ官爵ヲ與フベキコトヲ以テセン、賢士ノ國ニ急ナルハ、恰モ熱物ヲ執ル人ガ、其焦爛ヲ恐ルルガ爲ニ、冷水ヲ以テ手ヲ洗フガ如キ者アルナリ。一本予爵ヲ予爵ニ作ル。

執善ハ親シミ友トスルコト。

列女傳七卷ハ、前漢劉向ノ著、其文意ハ鍾離春ハ、醜婦ナルヲ以テ、自ラ嫁センコトヲ求ム

皮幣ハ獸皮及絹帛ノ類。
將養ノ將ハ持ノ字ノ誤。
外有以ノ三字衍文。

正諸侯ノ正ハ長ノ意ナリ。
既曰若法云云、曰ハ云字ノ誤ニシテ、云ハ有ト訓ジ、若ハ此ト訓ズ、其意ハスデニ此法卽賢士ヲ登用スルノ法アルモ、之ヲ實行スル方法ヲ知ラザルトキハ、空言徒法ニ終ルヲ云フ。

邑也。蚤出莫入。考莫暮通。耕稼樹藝聚菽粟。考聚蓋收字。聲之訛。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考使飢者食之。勞者息之。將養其萬民。兪云。將當作持。持養乃古人恆言。詳見七患篇。此作將養。形似而誤。天志中篇。正作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可據以訂正。非命上篇。將養老弱。亦持養之誤。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王云。外有以三字涉上文外有以爲皮幣而衍。下文曰。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是養民與懷賢。皆內事非外事也。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擧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正長也。義詳親士篇。此亦其法已。旣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考秋儀云。唯疑雖。是也。畢云。若猶順。王云。曰者有之壞字也。若法此法也。言既有此法。而無術以行之。則事猶然未成也。畢以若法爲順法。失之。若與此同義。猶若卽猶然。兪云。王非也。曰字乃云字之誤。云者有也。說見辭過篇。旣云若法。卽既有此法。淺人不達云字之義。謂是云曰之云。疑本書皆用曰字。此不當用云字。故改云作曰耳。是

者以ノ者ハ、是字ノ誤。

進賢ノ二字、上文ヨリスレバ當ニ尙賢ノ二字トナスベシ。

關市ハ關門ノ通行稅、市ハ市場ノ貿易稅、澤梁ハ魚類ヲ捕フル所ニシテ之ニ稅ヲ課ス、故ニ收斂ト云フ。

聖王甚尊尙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兪云。相率而爲賢絕句。者字乃是字之誤。屬下讀。惟其相率而爲賢。是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也。兩句皆用是以字。古人行文不避重複。今誤作相率而爲賢者。則是民之相率爲賢。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之故。於義不可通矣。考不變顏色。謂以行取人也。嬖顏色。前文寵美好者也。此謂進賢。畢云。謂一本作爲。詁讓案。進賢。依上文。當作尙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愼予官。此謂事能。事與使同。詳上篇。上文作使能。考予上聲。予下恐脫之字。秋儀云。事疑使是也。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也。畢云。國下一本有家字。詁讓案。道藏本國下有者字。考一本家作者非。是家字絕句。蚤朝晏退。畢云。蚤字同早。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

○脩保ハ長ク天下ヲ保ツコト、脩ニ長ノ意アリ。

自貴且智者云云、優者ヲシテ劣者ヲ治メシムレバ、其政治擧ルモ、之ニ反スレバ亂ルルヲ云フ。

書治要。引作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是也。功成與名立對文。惡不生與美彰對文。今本脫成字。美字又譌作業。則文不對。而句亦不協矣。美業字形相似故譌。漢書賈誼傳。一動而五美附。今本美譌作業。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 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至。【考】不可不擧。不得意。賢士不可不擧。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王引之云。尚與儻同。案王說未塙。尚疑與上同。下篇云。上欲中聖人之道。【考】得意。謂治功如其所思也。言己得意。則賢士可擧也。若不得意。亦可擧賢士也。不得意賢士絕句。非矣。 將不可以不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畢云。故一本作胡。蘇云。胡是也。下同。盧詒讓案。下文兩見。一作胡。一作故。盧云。當云尚賢之爲政本。王云。盧說非也。下文曰。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與此文同一例。則不得倒之字於爲政上矣。故與胡同。故下文又曰。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爲胡。 何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愚下依上文亦當有且字。【考】自由也。 是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

フル網、閎夭泰顚ノ兩士ハ、獵師又ハ漁人ノ中ニアリシ故ニ、此言アリ。

君奭ハ尙書ノ篇名、此孔疏ニ引證セル鄭注ノ意味ハ、周公君奭ニ告グルニ、散宜生以下ノ名士ヲ以テシタレドモ、呂望ニ及バザルハ何ゾヤ、呂望ハ大師ニシテ、文王ヲ敎導シタル者ナリ、故ニ周公自ラ謙遜シテ之ヲ避ケタルナリ。

施ハ惕トナスベシ。

尙意ノ意ハ悳ノ誤ニシテ悳ハ德ナリ。

輔相ハ輔弼ノ人、承嗣ハ丞司ニシテ下役人。

盧辯ハ字文周孝武帝ノ時ノ人ニシテ大戴禮ヲ注ス、孔廣森ハ、清人ニシテ又之ヲ注ス、太戴保傅篇ノ文意ハ、周公太公召公史佚ノ四賢ニ配スルニ、各〻道充弼承ノ四職ヲ以テシテ、成王ヲ輔ケシメタルコト。

傳云。閎泰氏夭顚名。詩周南兔罝敘云。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毛傳云。兔罝兔罟也。畢云。事未詳。或以詩兔罝有公侯腹心之詩而爲說。恐此詩卽賦閎夭泰顚事。古者書傳未湮。翟必有据。蘇云。罝卽詩所謂兔罝。當爲閎夭而作。泰顚當卽太公望也。罝屬夭。則罔屬顚。與太公釣渭遇文王事亦合。迨馬融注十亂。以泰顚與太公望並擧。後世以爲二人。然文王諸臣。自以太公爲稱首。書君奭篇。唯以泰顚與諸臣並擧而不及太公。逸周書克殷篇亦然。若使果爲二人。豈容都不道及。是顚卽望無疑也。案罝罔通稱。蘇分屬二人。非也。太顚卽太公。乃宋吳仁傑之謬說。攷詩大雅緜孔疏引鄭君奭注云。不及呂望。太師也。敎文王以大德。謙不以自比焉。是馬鄭並以泰顚與太公非一人。周書克殷篇有泰顚。又有尙父。尤其塙證。吳說不足據。蘇從之傎矣。

授之政。西土服。

蘇云。服與得爲韻。

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

畢云。下疑脫一字。兪云。畢非也。施當讀爲惕。尙書盤庚篇。不惕予一人。白虎通號篇引作不施予一人。是也。敬懼而施。卽敬懼而惕。文義已足。非有闕文。

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尙意。

意疑當爲悳。形近而譌。悳正字。德叚借字。[考]尙加也。

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

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云。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盧辯注云。承嗣謂冢子也。孔廣森云。承丞也。左傳曰請承。嗣讀爲司。丞司者官之偏貳。故弟視之。臣則私臣。自所謁除也。可以子視之。案孔說是也。此云輔相承嗣。中篇云承嗣輔佐。承嗣亦皆非嗣子。承當與文王世子師保疑丞之丞同。大戴禮記保傅篇。以道充弼承爲四聖。云。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書益稷。欽四鄰。孔疏引鄭康成云。四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文王世子孔疏。引尙書大傳。承作丞。此承義並與彼同。

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

舊本作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王云。羣

殿ハ塡ト通ジ、塡ハ奠ト通用ス。

官無常貴ハ官位ニアルトモ、其才能ナケレバ直チニ免黜セラルルヲ云フ、民無終賤トハ、人民ナリトモ、才能アレバ登用セラルルヲ云フ。

此若言之謂也トハ、前文ノ擧公義辟私怨ニカカル。

服澤・陰方ハ皆地名。

庖廚之中トハ、伊尹ガ湯ニ仕官ヲ求メシトキ、身ヲ料理人ニヤツシタルコトアリ。

罝罔之中トハ兎ナドヲ捕フル網、罔ハ魚ヲ捕

一律。殿奠文異而義同。考殿字未詳。按殿猶云後。不敢以勞爲功也。殿最之殿。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終治要作恆。有能則擧之。無能則下之。擧公義。辟私怨。辟治要亦作避。畢云。辟讀如辟擧之辟。俞云。畢說非也。豈有私怨者不問其賢否。而概辟擧之乎。小爾雅廣言。辟除也。辟私怨。謂惟公義是擧。而私怨在所不問。故除去之也。又禮記郊特牲篇。有由辟焉。鄭注曰。辟讀爲弭。此辟字。或從鄭讀亦通。此若言之謂也。王云。若亦此也。古人自有複語。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地數篇曰。此若言可得聞乎。輕重丁篇曰。此若言曷謂也。此書節葬篇曰。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又曰。以此若三國者觀之。皆並用此若二字。考若言指前墨子言也。下篇有同句法。若下有吾字。若猶斯。故古者堯擧舜於服澤之陽。畢云。未詳其地。服與蒲音之緩急。或即蒲澤。今蒲州府。詒讓案。文選曲水詩序李注。引帝王世紀云。堯求賢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疑即本此書。史記五帝本紀。就時於負夏。集解引鄭玄云。負夏衞地。孟子離婁篇。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趙注云。諸馮負夏皆地名。負海也。案服澤疑即負夏。趙岐云負海。必有所本。授之政。天下平。禹擧益於陰方之中。畢云。未詳其地。授之政。九州成。蘇云。成與平爲韻。湯擧伊尹於庖廚之中。史記殷本紀。阿衡欲奸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畢云。韓非子云。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湯乃僅知其賢而擧之。文選注云。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爲宰舍。又云。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授之政。其謀得。文王擧閎夭泰顚於罝罔之中。書君奭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括。僞孔

先ニ滅サレタル國ノ社稷ナリ、諸侯ノ門制ニ至リテハ少シク之ト異ナルモ今煩ヲ恐レテ之ヲ省ク。

國中之衆トハ城中ノ人民。

四鄙之萌人トハ、田舍ノ百姓、萌ハ甿又氓ト通ズ。

一切經音義一百卷ハ唐ノ釋慧琳（元和十五年歿）ノ撰。

牆立既ハ、宮牆既立ノ誤。

謹上爲鑿云云、謹ハ僅字ト通用、上ハ止ノ誤ニシテ、「タダ」ト訓ズ、次ノ上字モ之ト同ジ、其意味ハ、高牆深宮ニ於テ、僅ニ一門ヲ設クルニ過ギザルトキハ、假令盜賊侵入スルモ、其門ヨリセザルベカラズ、故ニ之ヲ捕ヘントスルトキハ、其門ヲ閉ヅレバ甚ダ容易ノ事ナルヲ云フ。

列德トハ有德ノ士ヲ官職ニ列スルコトナリ。

斷予之令トハ、專斷ノ令權ヲ委任スルヲ云フ。

牆立既。疑當作宮牆旣立。宮字涉上而捝。既立又誤作立既。遂不可通。

謹　考謹謂脩治堅固也。蓋墐誤。義愈通。

上爲鑿一門。　謹上疑當爲謹止。辭過篇云。謹此則止。謹止爲鑿一門。謹與僅通。言於牆閒。纔開一門。不敢多爲門戶也。

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　畢云。自入言所從入之門。考秋儀云。其下疑脫門字是也。有盜句。人謂我人也。入門而闔戶求盜也。

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尙賢。　小爾雅廣詁云。列次也。國語周語韋注云。列位次也。考德有德之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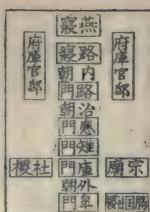
雖在農與工肆之人。　論語子張篇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有能則擧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　禮記樂記鄭注云。斷決也。謂其令必行。考斷字連上讀。

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擧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　治要無此二字。

以德就列。　論語季氏篇云。陳力就列。集解引馬融云。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亦釋列爲位。

以官服事。　周禮大司徒鄭衆注云。服事謂爲公家服事者。

以勞殿賞。　殿治要作受。畢云。殿讀如奔而殿。俞云。畢讀非也。論功行賞。勞者當在前。安得反云殿乎。殿者定也。殿與定一聲之轉。文選江賦注曰。澱與淀古字通。殿之與定。猶澱之與淀也。詩采菽篇。殿天下之邦。毛傳曰。殿鎮也。鎮卽有定義。小爾雅廣言。殿塡也。塡與奠通。禮記檀弓篇。主人既祖塡池。鄭注。塡池當爲奠徹是也。奠亦定也。周官司士職曰。以久奠食。此云以勞殿賞。句法

遠鄙ハ國ノ邊鄙、郊外ハ城外。門庭庶子トハ、庶子卽公族及卿大夫ノ二男以下ノ子ニシテ、宮中ヲ宿衞スル者。路寢內外朝門庭之間云云、今此注釋ヲ明ニスルタメニ王宮ノ略圖ヲ掲グ。

燕寢　路寢　內朝　路門　治朝　應門　雉門　庫門　外朝　皐門
府庫官郎　府庫官郎　宗廟　社稷　勝國社稷

燕寢ハ奧御殿ニシテ、路寢ハ正堂卽表座敷ナリ、路寢ニ至ラントスルニハ、皐門ヨリ路門ニ至ルマデノ五門ヲ經由セザルベカラズ、內朝ハ政事ヲ議スル所ニシテ、又宗族羣臣ヲ饗應スルニ用フ、治朝ハ人君毎日臨御シ羣臣ノ拜揖ヲ受クル所ナリ、外朝ハ平時臣民ノ出入往來スルコトヲ得ル所ナリ、勝國ノ社稷トハ

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擧義不避遠。舊本作近。治要作遠近。王云。近字涉上文而誤。近當爲遠。不辟遠見下文。案王說是也。今據正。蓋故書本衍一近字。後人誤刪遠存近。遂不可通。考不避近。避當作辟。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擧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遠鄙卽下四鄙。謂都鄙縣鄙也。書文侯之命孔疏。引鄭注云。鄙邊邑也。周禮載師杜子春注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又引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爲郊。門庭庶子。說文广部云。庭宮中也。周禮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衆注云。庶子宿衞之官。鄭康成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案士庶子卽公族及卿大夫之子宿衞宮中者也。新序襍事一云。楚莊王中庶子曰。臣尙衣冠。御郎十三年矣。蓋凡宿衞位署皆在路寢內外朝門庭之閒。故此書謂之門庭庶子。新序云御郎。郎謂郎門。卽路寢門也。凡宿衞子弟已命者謂之士。未命者謂之庶子。說詳周禮正義。國中之衆。周禮鄉大夫鄭注云。國中城郭中也。四鄙之萌人。漢書劉向傳顏注云。萌與甿同。無知之貌。管子山國軌篇尹注云。萌田民也。一切經音義云。萌古文氓同。史記三王世家。姦巧邊萌。索隱云。萌一作甿。說文民部云。氓民也。讀若盲。又甿田民也。畢云。萌氓字之假音。考萌氓通。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考物事也。猶云術。鄉之三物之物。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者畢云。富舊作異。一本如此。有高牆深宮。牆立既。

擧義不辟貧賤トハ、苟クモ義理ヲ知リテ之ヲ行フ者ヲ重用シテ、其人ノ貧賤ヲ問ハザルナリ、下文ノ擧トイヒ辟ト云フ者皆此義ナリ。

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射御之士。（后羣書治要作後。下同。）將可得而衆也。（王引之云。此將字猶乃也。與上將字異義。）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畢云。佐當爲左。鈕樹玉云。佐字見漢刻石門頌。）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后道藏本作後。）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也。（舊本挩也字。今據治要補。）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治要。不富不貴不親不近。並在不義上。考言不義則不富下同。）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擧義不辟貧賤。（治要作避。下並同。蘇云。辟讀如避。下同。）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擧義不辟疏。（疏上。舊本有親字。治要同。王云。親字涉上文而衍。不避疏義見上下文。案王說是也。今據刪。）然則我不可

○尙賢篇ハ賢士ヲ尊敬スベキコトヲ論ズ。

墨子閒詁卷二

尙賢上第八

經典釋文敍錄引鄭康成書贊云。尙者上也。淮南子氾論訓云。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漢書藝文志亦作上賢。畢云。說文云。賢多才也。玉篇云。有善行也。尙與上同。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今者。舊本作古者。王云。此謂今之王公大人。非謂古也。古者當依羣書治要作今者。義見下文。案王說是也。今據正。禮運云。大人世及以爲國。鄭注云。大人諸侯也。孔疏云。易革卦大人虎變。對君子豹變。故大人爲天子。相見禮云。與大人言。言事君。對士又云事君。故以大人爲卿大夫。考秋儀云。古當作今是也。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考以上問者之詞。始引墨子言而發問也。

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尙賢事能爲政也。蘇云。事當作使。二字形近而訛。案事使義同。漢書高帝紀如淳注云。事謂役使也。非訛字。考秋儀云。事疑使是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

子墨子曰以下ノ文、恐ラクハ闕文誤字アルベシ、今暫ク孫注ニ從ツテ之ヲ改ムルコト左ノ如シ。
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者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固爲無智矣、今聖王有樂而少、此亦無也ト、墨子曰ク古ノ聖人ハ樂ヲ作ルト雖モ、ナルベク之ヲ少クスルヲ務ム、之ヲ譬フルニ食物ノ人生ニ利アリ、饑餓ニ迫マルトキハ、何人モ之ヲ食スルヲ知ル、此レモトヨリ一ノ智識ト稱スルコトヲ得ベシト雖モ、特ニ賞スベキ程ノ者ニアラズ、卽チ智ナキ者ト何等ノ擇ブ所ナシ、何トナレバ此レ普通ノ事ナレバナリ、聖人ノ樂ニ於ケルモ亦此ノ如シ、樂アリトモ甚ダ寡少ナルヲ以テ樂ナシト云フモ可ナリ。

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考謂聖王有樂與無樂同。雖然此亦有樂也。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命與令義同。蘇云。此下有闕文誤字。多寡之。此疑當作多者寡之。言凡物病其多者則務寡之。食之利也。考命蓋食誤。以聖王之食喻樂也。王食雖多。務寡之。此利其食也。知飢而食之者。智者矣也。因以多。而多食者爲無智。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智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畢云。言人所以生者食之利。但必以知饑而食之。否則非智。今聖人雖用樂而少。此亦無違于聖人。無下疑有脫字。案畢說非也。因當作固。今聖下當有王字。此言食爲人之利。然人饑知食不足爲智。若因饑知食而謂之爲智。則所知甚淺。固爲無智矣。以喻聖王雖作樂而少猶之無樂也。末句無下似無挩字。

墨子閒詁卷一終

山海經ハ夏禹ノ時、伯益ノ著ト傳稱セラル。

公羊隱五年何注云。殷曰大護。殷時民樂大其護己也。並與此同。周禮大司樂。護作濩。漢書禮樂志同。護濩字亦通。九招卽書皐陶謨。簫韶九成。舜樂也。史記夏本紀云。禹興九招之樂。呂氏春秋古樂篇云。嚳作九招。舜令質修之。山海經大荒西經云。啓始歌九招。周禮大司樂作九磬。招韶磬字竝通。

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

畢云。呂氏春秋云。周公爲三象。乃成王之樂。此云象又是武王作。未詳。案毛詩周頌序云。維清奏象舞也。鄭箋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禮記文王世子。下管象。鄭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文王作武樂。武王作象樂。周公作汋樂。淮南子氾論訓云。周武象。高注云。武王樂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周公曰酌。武王曰象。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此皆以象爲武王所作。畢專據呂覽古樂篇。以疑此書。殊爲失攷。周禮大司樂。六樂有大武而無象。則大武自爲周之正樂。象蓋舞之小者。周頌孔疏謂。象舞象文王之事。大武象武王之事。大武之樂。亦爲象。傳合武象爲一非也。左襄二十九年傳云。見舞象箾南籥者。杜注云。象箾舞所執。文王之樂。杜又以象爲文王樂。史記吳世家集解。引賈逵詩周頌疏引服虔說並同。蓋皆傳聞之異。

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

王云。御覽引作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吾是也。上文云。湯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卽其證。今本脫去又自作樂四字。則義不可通。困學紀聞所引已同。今本書傳中。騶虞字多作騶吾。故困學紀聞詩類。引墨子尙作騶吾。今作騶虞者。後人依經典改之。案王說是也。今據增。鈔本御覽樂部三。引此書騶虞。又作鄒吾。字並通。詩召南有騶虞篇。蓋作於成王時。故墨子以爲成王之樂。凡詩皆可入樂也。周禮大司樂。大射令奏騶虞。鄭注云。騶虞樂章名。

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

猶馬駕而不稅云云、前述ノ如ク勤勞アレバ則休息アリ、然ルニ墨子ノ言ノ如ク、間斷ナク勤勞ヲ續ケ、音樂ヲ以テ耳目ノ歡樂ヲナスガ如キ者ヲバ、絕對ニ排斥スルハ、恰モ馬ヲ休マセズニ走ラセ、弓ノ弦ヲ何時マデモ張リツメテ居ルガ如キ者ニシテ、到底生命アル人ニハ出來難キコトナリ。

無乃非ノ非字ハ、衍文ナリ。

昔者堯舜云云、堯舜ハ其宮室ヲ葺クニ茅ヲ以テシタル程ノ節儉ナルニモ關セズ、禮樂ヲナセリ。

湯放桀於大水トハ、湯ハ桀ヲ海上ニ放逐シタルコト。

環天下トハ、天子トナリテ天下ノ中央ニ立ツヲ云フ。

尚書大傳ハ前漢伏生ノ撰。

缾者。又缶部云。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詩陳風宛丘篇。坎其擊缶。毛傳云。盎謂之缶。爾雅釋器同。郭注云盆也。史記李斯傳云。擊甕叩缻。眞秦之聲也。缻甕同物。缻卽缶之俗。【考】聆字未詳。

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

方言云。稅舍車也。趙宋陳魏之閒謂之稅。郭璞注云。稅猶脫也。畢云。太平御覽作脫同。

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

俞云。非字衍文。【考】一本有作而非也。

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

畢云。茅茨舊作第期。今據太平御覽改。俞云。茅茨土階。是言古明堂之儉。不得云且以爲禮。且以爲樂也。下文曰。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然則其說堯舜。亦當以樂言。不當以宮室言也。疑後人不達第期之義。而臆改之。未可爲據。仍當從原文而闕其疑。案俞說非也。若第期專以樂言。則下文不當云且以爲禮。畢校不誤。詩小雅甫田鄭箋云。茨屋蓋也。孔疏云。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考】堯舜有第期者。按上古樂未備。故歌謠曲度。頗有次第所期已。

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

蘇云。案列女傳云。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尚書大傳云。國君之國也。吾聞海外有人。與其屬五百人去。與此言合。

環天下。

【考】猶云擧海內。

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脩九招。

畢云。脩舊作循。今以意改。已上十六字舊脫。今据太平御覽增。呂氏春秋云。湯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脩九招六列。案道藏本。雖亦有挩文。然尚有自作樂命曰九招七字。則未全挩也。畢說未審。風俗通義聲音篇云。湯作護。護言救民也。藝文類聚帝王部引春秋元命苞云。湯之時。民大樂其救於患害。故護者救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湯曰大護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

五穀孰ノ孰ハ熟ト同字。

○三辯篇ハ堯舜及湯、武王ノ三事跡ヲ引證シテ、聖王ノ音樂ヲ用フルコト少ナキヲ辯ジタルナリ、蓋シ非樂篇ノ餘義ナルベシ。

何注トハ何休注ノ公羊傳ナリ、休ハ後漢靈帝ノ光和五年歿ス。

春秋說題辭ハ春秋緯ノ一種。

樂無大夫士制トハ、大夫士ノ階級ニヨリテ音樂ニ差別ナシ。

聆缶ノ聆ハ瓴字ノ誤、瓴缶トモニ酒ヲ容ルルノ器ナルモ、酒酣ナルニ及ビテ之ヲ鼓シ以テ歌謠ヲ調節ス。

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畢云。此辯聖王雖用樂。而治不在此。三者謂堯舜及湯及武王也。詒讓案。此篇所論。蓋非樂之餘義。

程繁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程子。詒讓案。公孟篇。亦作程子。蓋兼治儒墨之學者。 問於子墨子曰。夫子曰。 舊本無此三字。王云。聖王上當有夫子曰三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下文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是其證。案王說是也。今據增。 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 鐘鼓謂金奏。 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 周禮小胥云。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孔穎達疏以爲不命之士。若命士則特縣。若然士大夫之樂亦有鐘鼓。攷賈子新書審微篇云。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公羊隱五年何注引魯詩傳云。大夫士曰琴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詩傳曰。大夫士琴瑟也。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故但琴瑟而已。曲禮疏引春秋說題辭亦謂樂無大夫士制。此書義。蓋與魯詩・春秋緯略同。考李本。瑟作琴。 農夫春耕夏耘。 畢云。說文云。耘除苗間穢也。蕓或字此省文。 秋斂冬藏。 畢云。古只作臧。 息於聆缶之樂。 畢云。聆當爲瓴。聆缶。太平御覽引作吟謠。是也。缶是缶字之壞。王云。今本墨子作聆缶者。聆乃瓴字之譌。瓴即瓴字也。但移瓦於左。移令於右耳。北堂書鈔樂部七缶下鈔本・太平御覽樂部三及二十二缶下引墨子。竝作吟缶。吟亦瓴之譌。蓋墨子書瓴字。本作瓴。故今本譌作聆。諸類書譌作吟。而缶字則皆不譌也。其刻本御覽作吟謠者。後人不知吟爲瓴之譌。遂改吟缶爲吟謠耳。上文云。諸侯息於鐘鼓。上大夫息於竽瑟。此云農夫息於瓴缶。鐘鼓竽瑟瓴缶皆樂器也。淮南精神篇。叩盆拊瓴相和而歌。盆即缶也。若吟謠則非樂器。不得言吟謠之樂矣。案王說是也。說文瓦部云。瓴甖也。似

凡回於天地之閒云云、男女ノ情ハ天地ノ自然ヨリ出デタル人情ニシテ、先王至聖モ之ヲ改ムル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回トイヒ包トイフハ、畢竟天地間ト云フガ如シ、聖人有傳トハ、古聖人ノ傳ヘタル言ニシテ、即下文ノ上下陰陽ノ類ヲ云フ。

畜私不傷行トハ妾媵ノ如キ私寵ノ人ヲ畜ヘ侍セシムルモ、之ニ耽溺シテ品行ヲ損スルコトナキヲ云フ。

宮無拘女トハ、後宮ノ中ニ拘ヘラレテ、一生ヲ送ル婦人ナキヲ云フ。

男女失時トハ、婚嫁ノ時ヲ失フヲ云フ。

於天地之閒。回字譌。蘇云。當作同。亦未塙。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考情疑精誤。下同。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眞天壤之情。雖有先王。考情當作精。雖有當作有雖。有者文莫不有之有。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私謂妾媵人。顧云。晏子春秋內篇諫下。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考拘係之也。故天下無寡夫。小爾雅廣義云。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索。左襄二十七年傳云。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杜注云。偏喪曰寡。寡特也。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畢云。上俱作主。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失時。畢云。女舊作子。一本如此。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

全固輕利ノ全ハ、完字ノ誤、車ノ堅固ニシテ奔ルニ便利ナルヲ云フ。

法令不急而行トハ、舟車ノ便利アルヲ以テ、法令モ特ニ急ガズシテ、自ラ四方ニ行ハル。上足用トハ、上タル者ガ人民ヲ用フルコトヲ云フ。

衺ハ邪ト通用。

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固輕利。（畢云。全太平御覽引作完。詒讓案。治要引亦作完。意林同。）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令治要作禁。法上舊本有故字。王云。上故字涉下故字而衍。羣書治要無。）民不勞而上足用。（畢云。上舊作止。一本如此。詒讓案。治要亦作上。足下治要有以字。考一本上作止非矣。）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全治要亦作完。具下有矣字。考一本具下有矣字。）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治要作以爲舟車飾。）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治要作飢。下同。）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衺。（治要作邪。）姦衺多則刑罰深。（此句首。舊本無姦衺二字。王云。舊本兩姦衺脫其一。則義不可通。今據羣書治要補。考衺邪字。）刑罰深則國亂。（治要國上衍固字。畢云。太平御覽引云而國亂矣。）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實治要作誠。）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

累百器トハ、多數ノ食器ヲ列スルコトヲイフ、前方丈ハ「前則方丈」ニ爲ルベシ、其意ハ食物ヲ列スルコト、一丈四方ニ及ブヲ云フ。

目不能徧視云云、食品ノ多數ナルヲ云フ。

冬則凍冰云云、食品饒多ナレバ冬ニハ自ラ凍リ、夏ニハ亦腐敗スルヲ云フ、飾饐ハ餕饐ノ誤ナリ、而シテ餕ハ酸ノ假字ニシテ、食物ノ腐敗シテ酸氣アル者ヲ云ヒ、饐ハ飯ノ腐敗シテ「ムレル」ヲ云フ。覆食之冪トハ、食物ヲ覆フ「フキン」ノ如キ者。

斂於百姓。治要無作字。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蒸與烝通。毛詩小雅瓠葉傳云。炕火曰炙。禮記禮運鄭注云。炙貫之火上。治要無魚鼈二字。畢云。太平御覽引此。炙作庖。鼈作鱉。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畢本作美食方丈。云舊作前方丈三字。今据文選注兩引。改美食方丈。太平御覽作前則方丈。案畢據文選七命及應璩與從弟君苗君冑書注所引校也。王云。美食二字與上文相複。畢改非也。羣書治要引作前方丈。則魏徵所見本。正與今本同。文選注。引作美食方丈者。此以上文之美食。與下文之方丈連引。而節去芻豢以下十七字。乃是約擧其詞。不得據彼以改此也。太平御覽治道部八引作前則方丈。句法較爲完足。詒讓案。孟子盡心篇云。食前方丈。趙岐注云。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饐。畢云。飾若覆食之冪是也。饐說文云。飯傷濕也。洪云。案飾饐與凍冰對文。皆言其食味之壞。飾饐當作餲饐。爾雅釋器。食饐謂之餲。郭璞注飯穢臭。論語鄉黨。食饐而餲。孔注饐餲臭味變也。飾本作飭。餲飭字形相近。俞說同。張文虎云。覆食之冪。義不當爲飾。飾饐。羣書治要引作餕饐。是也。玉藻日中而餕。注云餕食朝之餘也。論語鄭注云。食餘曰餕。餕饐者謂食餘而致壞也。案洪說近是。飾治要作餕。則疑酸之借字。荀子正名篇云。香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鼻異。楊注云。酸暑浥之酸氣也。於此義亦得通。張望文生訓。不足據。【考】秋儀云。飾疑餲。是也。人君爲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畢云。當爲餧。說文云。餧饑也。雖欲無亂。畢云。舊脫雖字。据太平御覽增。【考】亂上脫用字。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實治要作誠。治上王校增之字。當爲食飮。當作飮食。不可不

玉佩上有葱衡云云ヲ、三禮圖ニヨリテ、之ヲ解說スルコト左ノ如シ。

此レハ國王ガ、革帶ノ上ニ佩ブル所ノ裝飾品ナリ、甲ハ葱衡（青色ノ玉ヲ横タヘタルコト）兩方ノ乙ハ雙璜（璜トハ半璧）丙ハ衝牙ニシテ、其形牙ノ如ク、步行スルコトニ雙璜ニ衝突シテ響ヲ發ス、玭珠（眞珠ノ類）琚（石）瑀（美玉）ノ三品ヲモ、組（圖中ノ黑點）ノ間ニ雜貫ス。

此非云益煗ノ云ノ字ハ有ト同意、言フハ前述ノ如ク、美衣ヲ服シタリトモ、身體ヲ溫ムル實效アラザルヲ云フ。素食ノ素ハ疏ニシテ、疏ハ菜蔬ナリ、分處ハ分散スルヲ云フ。火化トハ火ヲ以テ食物ヲ料理スルヲ云フ。酏ハ飴ナリ。

爲身服。治要作以身服之。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兪云。情猶實也。煗之情。猶言煗之實。云益者有益也。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此非云益煗之情。猶曰此非有益煗之實。上文曰。冬則輕煗。夏則輕凊。而此獨言煗者。衣固以煗爲主耳。單財勞力。單亦盡也。詳上篇。考單殫同。畢歸之於無用也。舊本挩。今據治要增。考李本畢下有衍字。以此觀之。以長短經作由。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長短經下有也字。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治要長短經並無好字。欲國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實治要作誠。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飮食時。治要無時字。素食而分處。素食。謂食草木。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果蓏素食當十石。素疏之叚字。淮南子主術訓云。夏取果蓏。秋畜疏食。疏俗作蔬。月令取蔬食。鄭注云。草木之實爲蔬食。禮運說上古云。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即此素食也。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畢云。古只作埶。說文云。埶種也。从坴丮持而種之。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呂氏春秋重己篇云。昔先聖王之爲飮食酏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考一本足作是非矣。虛謂飢。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治要故字在民富上。今則不然。厚作

感ハ惑字ノ誤ナリ、人民ガ各〻其適當ナル生活ニ安ンジテ、外物ニ誘惑セラレザルコトヲ云フ。

不然ハ非常ノ變事ヲイフ。

頓ハ頓挫ノ意。

煗ハ煖ト通用。

靡曼之衣ハ華麗輕細ノ衣ヲ云フ。

鉤ハ帶留ノ曲リタル金具、珮ハ腰ニ佩ビル裝飾品。

大戴禮記ハ、前漢戴德ノ編纂。

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感治要同。案當爲惑之誤。也字。治要無。考足字句非也。連下讀。是以其民儉而易治。長短經引儉上有用字。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畢云。呂氏春秋適音云。不充則不詹。高誘曰。詹足也。詹讀如澹然無爲之澹。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澹足也。古無从貝字。此俗寫。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不然謂非常之變也。漢書司馬相如傳。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衞使者不然。顏注引張揖云。不然之變也。治要作不極。蘇云。不然疑當作不時。並誤。

※兵革不頓。襄四年左傳。甲兵不頓。杜注云。頓壞也。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主。舊本作王。長短經同。今據治要正。與上下文合。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煗。治要作煖。下同。考李本煗作煖。夏則輕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長短經無作字。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之衣。舊本倒作衣之。俞云。衣之當作之衣。此十字一句讀。詒讓案。長短經正作以爲文彩靡曼之衣。今據乙。小爾雅廣言云。靡細也。漢書韓信傳。靡衣媮食。顏注云。靡輕麗也。文選七發李注云。曼輕細也。考一本衣之作之衣。是也。鑄金以爲鉤。珠玉以爲珮。大戴禮記保傅篇云。玉佩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珮治要作佩。長短經同。畢云。當爲佩。古無此字。考鉤帶鉤也。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

深衣トハ深邃ノ衣ト云フ意味ニシテ、衣裳ノ別ナク、我國ノ衣ノ如キ仕立方ノ者ナリ、禪衫ハ單衣ノアセトリ。襦袴ハ綿入レノ袴、裼衣ハ單衣ノ裘、袍襺ハ綿衣、皮弁ハ皮ノ冠。

絺綌トハ葛ヲ以テ織リタル者。

凊ハ清字ト混同スベカラズ、凊ハ「スズシ」ト訓ズ。

云。練涑縉也。縉帛也。畢云。中讀去聲。案畢說非也。中卽中衣。凡上服以內之衣。通稱中衣。深衣鄭目錄云。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練帛卽素也。詩唐風揚之水。孔穎達疏云。中衣者朝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儀禮聘禮賈疏云。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有禪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案裼衣亦通謂之中衣。冬或服裘。或服袍襺。皆有中衣。中經典亦作衷。說文衣部云。衷裏褻衣。穀梁宣九年傳云。或衣其衣。或衷其襦。范注云。衷者襦在裏也。是對文衷爲裏衣。散文則通言衣。故節用中篇云。冬服紺緅之衣。足以爲輕且暖。【考】此句上。恐脫夏則云云數語。輕且凊亦夏服。則下又錯簡。秋儀云。之中下恐脫誤。非也。

足以爲輕且煖。畢云。文選注。引作煗。詒讓案。後文煗字兩見。說文火部。煖煗並訓溫也。長短經。仍作煖。夏則絺綌之中。說文糸部云。絺細葛也。綌粗葛也。禮家說以絺綌。上加中衣。此卽以絺綌。爲中衣。則內衣通得謂之中也。足以爲輕且凊。舊本。挩煖至且十二字。畢本據北堂書鈔。增煖夏則絺綌輕且七字。王云。夏則絺綌輕且凊。本作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爲輕且凊。與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煖。對文。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作冬則練帛輕且煖。夏則絺綌輕且凊。省文也。若下二句內。獨少之中足以爲五字。則與上二句不對矣。羣書治要。所引上下皆有此五字。當據補。案王校是也。長短經引云。夏則絺綌足以爲輕凊。亦有足以爲三字。謹此則止。故聖人之爲衣服。舊本挩之字。今據治要補。適身體。和肌膚。畢云。北堂書鈔引云。以適身體。以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長短經非下有以字。【考】觀示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考】謂其所道者然也。故民衣

當ハ乃ナリ
帶茭ハ、索帶ヲ帶トス。
禮運說上古トハ、禮記ノ禮運篇ニ、上古ノ狀況ヲ說キタルコトヲ云フ。
傳云トハ儀禮ノ喪服傳ヲ云フ。
故作ノ作ハ、聖人ノ起ルヲ云フ。
捆ハ堅クシメルコト。
考本捆ヲ摑ニ作ル。
中ハ中衣卽「シタギ」ナリ。

之望。靑黃刻鏤之飾。畢云。已上六句。太平御覽節。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長短經。法下有而字。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振舊本作賑。俗字。今據治要正。故國貧而民難治也。長短經。治作理。蓋避唐諱改。考一本其作而是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實治要作誠。當爲宮室。不可不節。王引之云。當猶則也。

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畢云。衣皮。藝文類聚引作衣皮毛。非。說文云。茭乾芻。王云。乾芻非可帶之物。畢說非也。說文筊竹索也。其草索則謂之茭。尙賢篇曰。傳說被褐帶索。謂草索也。此言帶茭。猶彼言帶索矣。詒讓案。禮運說上古云。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帶茭疑卽喪服之茭帶。傳云。絞帶者繩帶也。考茭乾草也。冬則不輕而溫。長短經。作煖。案下文輕煖常見。似是。夏則不輕而凊。曲禮。冬溫而夏凊。釋文云。凊七性反。字從冫。秋冷也。本或作水旁非也。說文仌部云。凊寒也。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情治要作溫凊二字誤。故作誨婦人。長短經。作上有聖人二字。與下文同。但上已云聖王。則此不當重復。恐不足據。治絲麻。畢云。治下舊有役修其城郭云云四十八字。今移前。考役修以下至百姓四十字錯簡可在前文當——宮室不可不節下。婦人治連讀下文絲麻。梱布絹。畢云。梱字當爲稇。說文云。稇束也。詒讓案。非樂上作細布繰。非命下作捆布縿。此梱或當爲捆。亦稇之叚字。絹當爲綃。綃與繰通。故彼二篇又誤縿。詳非樂篇。考捆捆通。密緻也。孟子云捆屨。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說文糸部

謹ハ僅字ト通用。

役字ノ上、以其常ノ三字ヲ脱ス、一定ノ時期ニ人民ヲ役スルヲ云フ。

常正ハ一定ノ税法ヲイフ。

作斂ハ籍斂ニシテ、租税ヲ徴收スルコトナリ。

節於身誨於民トハ、身ヲ奉ズルコト節儉ニシテ、以テ人民ヲ教誨スルコトヲ云フ。

曲直之望トハ、宮室臺樹ノ形ノ種種ナルヲ云フ。

平御覽引作御。玉篇云。圉禁也。考邊壁牆也。圉禦也。上足以待雪霜雨露。王引之云。待禦也。節用篇。待作圉。圉卽禦字也。宮牆之高。禮記儒行鄭注云。宮謂牆垣也。畢云。太平御覽引作牆高二字。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畢云。謹廑字假音。考猶云謹此而止。止已通。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舊本捝凡字。今據治要補。畢云。此下舊接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云云。今移。役畢云。當云以其常。役上脫三字。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蘇云。正同征。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道藏本。則民作民則。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舊本此三十九字在作誨婦人治之下。盧文弨校云。當在此。畢據移正。王云。作斂與籍斂同。籍古讀若胙。節用上篇。其籍斂厚。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治要作使上二字誤。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以便生。不以爲觀樂也。考觀觀望也。或云歡之誤。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治要作使身誤。不以爲辟怪也。畢云。辟僻字假音。考辟僻通。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長短經作故天下之人。無可得而治四字。財用可得而足。長短經。有也字。當今之主。長短經。作王。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治要長短經。並無作字。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樹。曲直

子非其子也ノ二子字ハ、上文ニ據レバ家字トナスベキガ如シ。兼年トハ二箇年ナリ。

○辭過篇ハ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五者ノ奢侈ニ過グルヲ辭シ去ルコトヲ論ジタル者、節用篇ノ餘義ナルベシ。

趙蕤ハ唐ノ開元年間ノ人ニシテ、長短經九卷ヲ著ス、雜家ノ學ナリ。穴上一字ヲ脫ス。

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

畢云。周書云。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墨蓋夏敎。故義略同。案畢據周書文傳篇文。此文亦本夏箴。而與文傳小異。攷穀梁莊二十八年傳云。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與此文略同。疑先秦所傳夏箴文本如是也。又御覽五百八十八引胡廣百官箴敍云。墨子著書。稱夏箴之辭。蓋卽指此。若然此書當亦稱夏箴與周書同。而今本挩之。

辭過第六

畢云。辭受之字从受。經典假借用此。過謂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五者之過也。詒讓案。此篇與節用篇文意略同。羣書治要引幷入七患篇。此疑後人妄分。非古本也。

子墨子曰。古之民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上古之民。 未知爲宮室時。 畢云。舊脫室字。据太平御覽增。詒讓案。趙蕤長短經適變篇引亦有室字。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 就陵阜而居。穴而處 穴上疑挩一字。考一本就作蓋。李本同。 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 畢云。王太平御覽引作人。 爲宮室之法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制。 曰。室高足以辟潤濕。 謂堂基之高。舊本挩室字。今據羣書治要補。辟治要。長短經。並作避。濕字。治要無。畢云。辟避字假音。考高高構也。 邊足以圉風寒。 畢云。邊太平御覽引作中非。圉李善注左思賦引作御。太

意ハ、古代ノ勇士慶忌ノ如キモ、敵ヲ豫メ禦グ用意ナクテハ、輕々シク外ニ出ルコトガ出來ナイ、卽トモスレバ殺サルルコトニナル。

極賞云云、人君モシ恩賞ヲ濫與スルトキハ、臣下萬一ヲ僥倖シ奇功ヲ樹テテ、以テ其上ニ賣ランコトヲ求メ、隨ツテ遜讓ノ心ナキヲ云フ。

單ハ殫ト通用ス。

內傳。並以慶忌爲王僚子。惟淮南詮言訓許注。以爲僚之弟子。未知孰是。畢云。言慶忌雖勇猶輕出致死。昔吳王患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要離詐以負罪出奔。戮妻子。斷右手。如衞求見慶忌。與東之吳渡江。中流順風而刺慶忌。事見吳越春秋闔閭內傳。蘇云。去下據上文當脫備字。

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王引之云。禦敵謂之待。魯語。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其獨何力以待之。韋注並云。待禦也。

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案謂文王也。何也。孟子公孫丑篇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有富貴而不爲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畢云。寶爪守爲韻。

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周書命訓篇云。極賞則民賈其上。賈其上則民無讓。無讓則不順。

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爲棺椁。畢云。舊作槨俗寫。多爲衣裘。生時治臺榭。畢云。當爲謝。荀子王霸云。臺謝甚高。楊倞曰。謝榭同。陸德明左氏音義云。榭本亦作謝。知古無榭字。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畢云。史記云。王之威亦單矣。集解云。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云。按單音丹。單盡也。案單殫也。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畢云。離讀如羅。民見凶饑則亡。此皆

故時年歲善云云、年ノ豐凶ニヨリテ、人人ノ品性自ラ異ナルヲ云フ。

爲者疾ノ疾ハ寡ノ誤ナリ、爲者トハ穀物ヲツクル者ヲ云フ、或ハ曰ク此文當ニ「爲者疾。食者寡。歲無凶。爲者緩。食者衆。則歲無豐。」トナスベシ、蓋シ前文ノ豐凶ト對擧シタル句ナリ。

財不足則反之時トハ、財乏シキ時ハ先ヅ其年ノ豐凶如何ヲ思フベシ、食不足則反之用トハ食物乏シキ時ハ、先ヅ之ヲ用フル者ノ多寡如何ヲ考フベシ。

先民トハ古ノ賢人ヲ云フ。

夏書トハ夏ノ時代ノ書、殷書之ニ準ズ。

王充ハ後漢ノ人(永元年間歿)ニシテ論衡三十卷ヲ著ス。

離ハ罹ト通用ス。

不可應卒トハ、倉卒ノ事ニ應ズル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

是若慶忌云云、此去字ハ褺ノ誤ニシテ其下ニ備字ヲ脫スベシ、其

鄭注云。先民謂上古之君也。書伊訓孔疏引賈逵國語注云。先民古賢人也。

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

畢云。管子權數云。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秋水云。湯之時八年七旱。荀子王霸云。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賈誼新書憂民云。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淮南子主術云。湯之時七年旱。又異。詒讓案。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與此書所言正合。王充論衡感虛篇亦云。書傳言。湯遭七年旱。或言五年。是古書本有二說也。

此其離凶餓甚矣。

畢云。離讀如羅。詒讓案。凶餓當作凶饑。即冢上三穀四穀不收而言。下云不可以待凶饑。又云民見凶饑則亡。皆其證也。此涉下凍餓而誤。考離羅也。

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

倉舊本譌食。俞云。食乃倉字之誤。倉無備粟與下句庫無備兵文正相對。若作食字失其旨矣。下文云。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食字即此文粟字。不得據彼而疑此。文當作食也。案俞校是也。今據正。

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

考卒入聲。急也。

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

要離殺吳王子慶忌。見呂氏春秋忠廉篇。高注云。慶忌者吳王僚之子也。有力捷疾。而人皆畏之。無能殺之者。案淮南子說山訓高注。及吳越春秋闔閭

饔食ハ、饔飧トナスベシ、客ヲ饗應スルコトナリ、不盛トハ盛饌ヲ供セザルコトナリ。羅匡篇ハ、周書卽逸周書ノ篇名、羅匡篇ノ意味ハ、年儉（儉ハ歉ニシテ一穀ノ登ラザルヲ云フ）ナル時ハ、賓客宗廟ノ儀式ニ、極盛ヲ極メズシテ、中程ニス又年饑（二穀ノ登ラザルヲ云フ）ナル時ハ、賓客ヲ勤勞スルモ特別ニ、儀式的ノ待遇ヲナサズ、又大荒（五穀ノ登ラザルコトヲ云フ）ナル時ハ、賓客ノ位次ノ上下ニ隨ッテ、之ニ物品ヲ賜フノミ。驂騑トハ馬車ヲ引ク馬ナリ、當時車一乘ニ馬四疋ヲ使用ス、中央ノ二頭ヲ服馬トイヒ、兩邊ノ二頭ヲ驂或ハ騑ト云フ。考本、道之ヲ遁之ニ作ル。范甯ハ東晉ノ人ニシテ、穀梁傳ヲ注ス。重其子此疚於隊ハ此疚重於隊其子ノ誤ナリ、其意ハ饑餓ノ病ハ、其子ヲ井中ニ墜スヨリモ大ナルヲ云フ。

襄二十四年傳云。大侵之禮。廷道不除。范甯注云。廷內道路不修除也。畢云。塗俗寫从土。本書非攻中云。涂道之脩遠。只作涂。芸萿省文。

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

畢云。此墜正字。說文云。隊从高隊也。井讀如阱。案阱不當云汲。畢誤。

其母必從而道之。

蘇云。道與導同。謂引也。考一本道作遁非也。

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此疚於隊。

畢云。言重于其子。王引之云。重其子此疚於隊。當作此疚重於隊其子。疚病也。言此病較之隊其子者。爲尤重也。今本顚倒不成文義。案王說是也。蘇說同。考隊下脫於井二字。道有餓莩相重也。蓋其子。上句謂母子倶餓。子死其母又偃其上而死。不敢遁也。此疚于隊井也。

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善。

畢云。說文云季穀孰也。故曰時年。案年歲連讀。年卽歲也。畢非。考善恐豐誤。下文有歲無豐語。年字不可解。年稔也。稔熟也。歲歲星也。以終年言。陰陽風雨皆係於歲也。言雖有稔熟之時。而歲有陰陽風雨之變也。故云時年歲善。又云。時年歲凶。二句倶用年字可見也。

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

句。

爲者疾。食者衆則歲無豐。

俞云。疾當爲寡。爲之者寡。食之者衆則雖有豐年不足以供之。故歲無豐也。今作爲者疾。則不可通矣。蓋後人據大學以改之。而不知其非也。案俞說未塙。此疑當作爲者疾。食者寡。則歲無凶。爲者緩。食者衆。則歲無豐。此上文咸以歲善與歲凶對擧。是其證。今本挩食者寡至爲者緩十字。文義遂舛牾不合矣。

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

考言財以時生。故不足則務其時而不怠也。食以歲生。故不足則省之於其用也。

故先民以時生財。

禮記坊記

祿ハ土田卽領分ナリ、稟食ハ廩米ヲ支給スルコトニシテ、扶持米ヲ云フ。

人君徹鼎云云ハ、儀禮ノ公食大夫ノ禮ニヨルニ、諸侯ノ食ニ五鼎アリ羊、豕、倫膚、魚、腊卽是レ也、而シテ五分之五ハ五分之三ノ誤ナレバ此五鼎ノ中羊豕倫膚ヲ徹去シテ食セザルヲ云フ。

大夫徹縣ノ縣ハ懸ニシテ、鐘鼓ヲ室中ニ懸クルヲ云フ、當時ノ制ニヨルニ、天子ハ四面ニ之ヲ懸ク、宮縣ト云フ、諸侯ハ南方ノ外、他ノ三面ニ懸ク、軒縣ト云フ、卿大夫ハ前後二面ヲ除キ、左右ニ懸ク、之ヲ判縣ト云フ、判ハ半ナリ、士ハ一面ノミ之ヲ懸ク、之ヲ特縣ト云フ。

成年ハ豐年、餘子ハ士ノ嫡子以外ノ子ヲ云フ。

又凡甸云云ハ、司服ノ文ニシテ、甸ハ田獵ナリ。

漱不制トハ洗濯ヲナシテ新衣ヲ制セズ。

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 畢據藝文類聚增大侵二字誤。今不從。考餽饋同字。藝文志引此文作餽。 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 稟食。謂有稍食而無祿也。說文亩部云。稟賜穀也。周禮司士鄭注云。食稍食也。又宮正注云。稍食祿稟。 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 曲禮鄭注云。徹去也。五分之五。義不可通。疑當作五分之三。玉藻云。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此五鼎則少牢也。以禮經致之。蓋羊一・豕二・倫膚三・魚四・腊五。五者各一鼎。徹其三者。去其牢肉。則唯食魚腊。不特殺也。白虎通義諫諍篇云。禮曰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徹鳧雁。三穀不升徹雉兎。四穀不升損囿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白虎通蓋據天子而言。故云三牲。大荒不特殺則不止不備而已。 大夫徹縣。 周禮小胥云。卿大夫判縣。鄭注謂左右縣。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孔疏云。徹亦去也。 士不入學。 周書糴匡篇云。成年餘子務藝。年儉餘子務穡。是不入學也。 君朝之衣不革制。 君朝之衣。天子皮弁服。諸侯則冠弁服也。周禮司服云。眡朝則皮弁服。鄭注云。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裳。又凡甸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諸侯以為視朝之服。是也。周書大匡篇云。大荒祭服漱不制。朝服輕於祭服。不制明矣。蘇云。革改也。 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 畢云。雍食疑一饔字。說文云。饔孰食也。王云。雍食當為雍飧。周官外饔。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鄭注曰。飧客始至之禮。饔既將幣之禮。飧饔即饔飧也。雍古字通。案王饔說是也。糴匡篇云。年儉賓祭以中盛。年饑則勸而不賓。大荒賓旅設位有賜。與此略同。考雍食二字恐饔字。傳寫之誤。 徹驂騑。 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在中曰服。在邊曰騑。 塗不芸。 穀梁

五穀盡收云云、豐年ナルトキハ、人君食膳ノ美アルモ、若シ凶歲ナル時ハ之ヲ節約ス。
獨斷二卷ハ後漢ノ末、蔡邕ノ著ニシテ、盧文弨ノ抱經堂叢書ニ其善本ヲ收ム。
旱ハ罕ノ誤ニシテ、穀物ノ稀少ナルヲ云フ、下文ノ旱モ同ジ。
餽ハ匱ト通用ス、匱乏ナリ。

民無仰則君無養。畢云。仰養爲韻。民無食則不可事。畢云。食事爲韻。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力畢本作立。云。立節爲韻案畢本譌。今據道藏本及明刻本正。王云。畢說非也。古音。立在緝部。節在質部。則立節非韻。原本。立作力。力在職部。力節亦非韻。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獨斷云。御者進也。凡飲食入於口曰御。不盡收則不盡御。白虎通義諫諍篇云。陰陽不調。五穀不熟。故王者爲不盡味而食之。畢云。主御爲韻。王云。古音主在厚部。御在御部。則主御非韻。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兪云。按旱者不雨也。不得爲二穀不收之名。疑旱乃罕字之誤。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罕。饉也罕也。皆稀少之謂。饉猶僅也。故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作一穀不升謂之嗛。嗛猶歉也。然則二穀不收謂之罕。其義正一律矣。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畢云。漢書食貨志云。負擔餽饟。師古曰餽亦饋字。言須饋餉。邵晉涵云。餽與匱通。鄭注月令曰。匱乏也。王云。須餽餉不得謂之餽。畢說非。邵說是也。五穀不收謂之饑。畢云。太平御覽引作飢誤。此飢餓字。又畢本此下增五穀不孰謂之大侵八字。云。八字舊脫。据藝文類聚增。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爾雅云。穀不孰爲饑。蔬不孰爲饉。果不孰爲荒。與此異。王云。既言五穀不收謂之饑。則不得又言五穀不孰謂之大侵。藝文類聚百穀部引墨子五穀不孰謂之大侵者。乃涉上文引穀梁傳五穀不升謂之大侵而衍。故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十百穀部一。引墨子皆無此八字。墨子所記本與穀梁傳不同。不可强合也。下文。饑則盡無祿。畢依類聚於饑下增大侵二字。亦御覽所無。案王說是也。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二引。饑亦作飢。下無五穀不孰八字。歲饉則仕

君修法云云、君主ハ嚴法ヲ以テ群臣ヲ責ム、故ニ群臣恐懼シテ正言直諫スル者ナシ。

畜ハ六畜、種ハ五穀。

交。恙即養之叚字。古同聲通用。後人不達叚借之旨。改其字作憂。而墨子原文不可復見矣。案王校是也。今據正。佼即交字通。今從治要正。管子七臣七主篇云。好佼友而行私請。又明法篇云。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不求用。明法解云。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佼。而不爲主用。並以佼爲交。此云愛佼。猶管子云好佼務佼也。韓非子三守篇云。羣臣持祿養交。荀子臣道篇云。偸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諸書並云持祿。與此書同。而養交之文。則與此書微異。俞校必欲改憂爲恙。以傅合之。則又求之太深。恐未塙。考待祿。謂祿不足也。游者憂反。不欲歸國也。

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舊本臣字不重。今據羣書治要補。拂治要作咈。案咈正字。拂叚字。說文手部云。拂過擊也。口部云。咈違也。荀子臣道篇云。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楊注云。拂違也。賈子保傅篇云。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書堯典咈哉。僞孔傳云。咈戾也。考拂戾也。

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上句信字。舊本譌言。又無兩者字。今據羣書治要補正。

六患也。畜種菽粟畜治要作蓄字通。畢云。菽正爲尗。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畢云。舊脫以字。一本有。詒讓案。羣書治要亦有以字。荀子正名篇楊注云。事任使也。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無疑當爲亡。畢云。國稷爲韻。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畢云。城傾爲韻。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畢云。當殃爲韻。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

ズシテ、若シ震懼スル時ハ、泥中ニ失墜スルニ至ラン。

○七患篇ハ國家ノ七患ヲ述ベタル者ニシテ、節用篇ト參照セヨ。

邊國ノ邊ハ、敵字ノ誤。

仕者持祿トハ、官吏ノ祿ニ戀戀タルヲイフ、游者愛佼トハ、遊說ノ策士ハ自己ノ交友ヲ愛シテ、國利ヲ度外ニ置クヲ云フ、佼ハ交ト通用。

禱無愛玉トハ、禱祀ノ時、神ニ供スル玉ヲ吝惜スルナカレ。

荀子非相篇云。爲天下大僇。楊注云。僇與戮同。

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以下二篇所論。皆節用之餘義。考李本無此篇。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畢云。當爲竟。本書耕柱云。楚四竟之田。只作竟。洪云。邊當是適字之譌。古敵字多作適。言敵國至境而四鄰莫救。故可患也。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祿。游者愛佼。舊本持譌待。愛佼譌憂反。羣書治要引待作持。反作佼。王云。待當爲持。憂反當爲愛交。呂氏春秋愼大篇注。持猶守也。言仕者守其祿。游者愛其交。皆爲己而不爲國家也。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晏子春秋問篇曰。士者持祿。游者養交。養交與愛交同意。今本持作待。愛交作憂反。則義不可通。逸周書大開篇。禱無愛玉。今本愛譌作憂。隸書交字或作友。與反相似而譌。俞云。王說是矣。然以憂爲愛字之誤。恐未必然。古書多言持祿養交。鮮言持祿愛交者。且持養二字同義。荀子勸學篇。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以相羣居以相持養。議兵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呂氏春秋長見篇。申侯伯善持養吾意。並以持養連文。墨子天志篇亦云。持養其萬民。然則此文既云持祿。必云養交。不當云愛交也。墨子原文。蓋本作恙

醴ハ「アマザケ」粢盛ハ粢稷ヲ盛リテ、鬼神ニ供スルコト。

日殺不辜云云、日ハ前日卽チ往時ナリ。「サキニ」ト訓ズ、不辜ハ其罪ニ當ラザル者、不祥ハ不吉、其意ハ、前日死罪ニ該當セザル者ヲ殺シタル者ハ、其後ニ至リテ、必ズ不吉ノ禍ヲ蒙ルニ至ル、然ラバ通常ノ人ヲ害スルトキハ、天コレニ禍ヲ與フルコト論ズルマデモナク明白ノ事ナリ。

賓事ハ敬事ノ意。

遂失ノ遂ハ墜ト同ジ、易震遂ハ周易☳☳震卦九四爻辭、其意ハ、九四爻、四陰ノ中ニ在ル故宜シ、勇氣ヲ奮ツテ以テ衆ヲ安ンズベシ、然

也。粢稻餅也。然則粢盛之字作齍。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日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 考李本無夫奚以下篇末百餘字。 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知天欲人相愛相利。 舊本無知字。治要同。王云。是以下有知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上文曰。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正與是以知相應。案王說是也。今據增。考欲上脫知字。 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 畢云。舊脫愛字。以意增。考一本。兼下有愛字。是也。 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 廣雅釋詁云。賓敬也。 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 廣雅釋詁云。詬罵也。左昭十三年傳。楚靈王投龜詬天而呼。釋文云。詬詈辱也。 其賊人多。 其賊。舊本作賊其。俞云。按當作其賊人多。與上文其利人多。故天福之相對。案俞校是也。今據乙。 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 遂與隊通。易震遂泥。釋文云。遂荀本作隊。俗作墜。義同。淮南子天文訓高注云。隊隕也。 身死爲僇於天下。 僇。治要作戮。大學。辟則爲天下僇矣。孔穎達疏云。僇謂刑僇也。

犓羊ハ芻牛羊ノ誤、蓋シ芻牛ノ二字誤リ合シテ、犓トナル、芻ハ草食ナリ、草ヲ以テ牛羊ヲ畜フヲ云フ、豢犬豬ハ穀物ヲ以テ犬豬ヲ養フヲ云フ。絜ハ今ノ潔字ト同ジ、

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下舊有而可二字。王云。既言莫可以爲治法。則不當更有而可二字。此涉下句而衍。案王說是也。今據刪。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治要作息。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治要。知天下有之字。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大小國。大小。治要作小大。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考李本作無長幼。皆天之臣也。考一本臣作子。此以莫不犓羊。畢云。當云牛羊。考秋儀云犓下疑脫牛字。是也。豢犬豬。畢云。說文云。犓以芻莖養牛也。豢以穀圈養豕也。玉篇云。犓則俱切。今作芻。陸德明莊子音義云。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蘇云。案犓乃芻牛兩字。而誤合爲一者。文當云芻牛羊。絜爲酒醴粢盛。畢云。潔字正作絜。說文云。粢稷

正以縣トハ形ヲ正シクセントスルトキハ、垂下セル繩ヲ以テ、其標準トナス。

考本ハ爲圓ヲ爲圜ニ作ル。注ハ乃チコレヲ說クモノ也。

以此五者爲法トアルモ、上文ニハ四者アルノミ、故ニ正以縣ノ下ニ平以水ノ一句ヲ脫セシ者ナラン、平以水トハ、形ヲ平ニセントスルトキハ、「水モリ」ヲ以テ其標準トナス。

放依ノ放ハ、倣ト通用ス、遵ヒ由ルコトナリ。

考本ハ逾已ヲ逾已ニ作ル。

法所度ノ所ハ衍文。

辯ハ治ナリ理ナリ。

當ハ嘗ト通用シ、故ニ「ココロミ」ト訓ズ、或ハ儻ト通用シテ「モシ」ト訓ズルモ可ナリ。

作員。圜蓋圜古字。李本縣作懸。蓋懸絲而取正也。又按縣絲之字。

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兪云。五當作四。上文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並無五者。詒讓案。以考工記校之。疑上文或當有平以水三字。蓋本有五者。而捝其一。與。考一本五作工。李本同。非也。五當作四。言無巧工無不巧工。皆以此矩規繩絲爲法也。

巧者能中之。畢云。史記索隱云。倉頡篇云。中得也。

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畢云。說文云。仿相似也。放與仿同。考李本依作侯。非也。

猶逾已。畢云。猶勝子已。考李本逾作愈。己身也。言放依矩規繩絲。則雖不巧人而得中。猶勝子己之所爲也。

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治要無所字。下同。

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畢云。說文云。辯治也。考李本。今作令非也。辯治也。

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當與嘗通。嘗試也。詳天志下篇。王引之云。當並與儻同。畢云。奚若與何如同。

天下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學謂師也。

天下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

集解ハ何晏（魏人）ノ論語集解ニシテ、後漢馬融ノ説ヲモ、其中ニ收錄セリ。
斥ハ斥ニシテ、指斥ノ意。
寺人ハ宦官即チ奄官ナリ。
必擇所堪トハ、前述比喩ノ如ク、絲ハ其染マルコトノ如何ニヨリテ其色ヲ異ニス、故ニ人モ亦其染メ漸ス者ヲ選擇セヨトノ意、堪ハ湛ト同シ。而シテ湛ハ漸ト同義。
月令內則ハ禮記ノ篇名。
注曰ハ鄭玄禮記ノ注ニシテ其中又鄭司農即チ鄭衆ノ注ヲ引證シタル者ナリ。
王注ハ後漢王逸注ノ楚辭ナリ。
而買匹馬矣トハ、其價ノ貴キヲ云フ。
逸詩トハ今日ノ詩經中ニアラザル詩ヲ云フ。
（一）法儀篇ハ、人君政治ノ標準ヲ述ベタル者ニシテ、天志篇ト參照スベシ。
渾天儀ハ天象ヲ觀測スル器ナリ。

此子西或亦斥楚公子申。蘇說未塙。易牙豎刀。竝見公羊僖十八年傳。左僖二年傳。作寺人貂。杜注云。寺人奄官豎貂也。貂刀字通。

詩曰。必擇所堪。

畢云。堪當爲媅字假音。王云。媅訓爲樂。與染義無涉。堪當讀爲湛。湛與漸漬之漸同。說文作瀸。云漬也。月令。湛熾必絜。鄭注曰。湛漬也。內則說八珍之漬云。湛諸美酒。注曰湛亦漬也。考工記鍾氏以朱湛丹秫。注曰。鄭司農云。湛漬也。玄謂。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是湛與漸同。湛漬皆染也。楚辭七諫。日漸染而不自知兮。王注曰。稍漬爲漸。汙變爲染。考工記鍾氏注曰。漬亦染也。必擇所堪。猶云必擇所染耳。荀子勸學篇曰。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晏子春秋襍篇曰。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買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說苑襍言篇曰。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義並與墨子同。案王說是也。蘇云。此蓋逸詩。

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

畢云。法。說文云。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法。今文省。此借爲法度之義。儀義如渾天儀之儀。說文云。檥榦也。儀與檥音相近。又說文云。儀度也。亦通。詒讓案。爾雅釋詁云。儀榦也。與說文檥說解同。管子形勢解篇云。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此篇所論。蓋天志之餘義。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舊本挩。今據羣書治要增。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

畢云。此縣挂正字。詒讓案。考工記輿人云。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莊子馬蹄篇云。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即此義。考。一本圜作圓。李本

賢否ヲ撰擇スルニ心ヲ勞スルコトアルモ、一旦其適任者ヲ得テ、之ニ官職ヲ委任スルトキハ、反リテ氣樂也。

處官得其理矣トハ、官ヲ治ムルコト。

大駔ハ大ナル仲買人。

風俗通十卷ハ、後漢靈帝時代ノ人、應劭ノ撰。

矜奮ハ、誇リ威張ルコト、創作ハ、先例ニ由ラズシテ勝手ノ事ヲナスコト、比周ハ私黨ヲ立ツルコト。

省文トハ略字ト云フガ如シ。

官。佚治要作逸。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逾治要並作愈。呂氏春秋當染同。高誘云。愈益也。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高誘云。不知所行之要約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高誘云。所從染不得其人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以後至篇末。與呂氏春秋當染篇文絕異。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畢云。理猶治。詒讓案。理亦道也。則段干木畢云。呂氏春秋云。田子方學于子貢。段干木學于子夏。詒讓案。呂覽尊師篇又云。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于子夏。史記老子傳集解云。段干是魏邑名也。魏世家。有段干木。本蓋因邑爲姓。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禽子詳公輸篇。畢云。呂氏春秋云。禽滑釐學于墨子。許犯學于禽滑釐。此稱禽子。則墨子門人小子之文矣。傅說之徒傅說見尚賢中篇。此與段干木禽子並舉。似不類。疑後人所增竄也。是也。其友皆好矜奮。荀子正名篇云。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又子道篇楊注云。奮振矜也。創作比周。左文十八年傳云。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杜注云。比近也。周密也。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刀之徒是也。蘇云。春秋時。子西有三。一爲鄭公孫夏。一爲楚鬬宜申。一爲楚公子申。茲所舉蓋鬬宜申也。畢云。經傳或作豎貂。此作刀者。貂省文。舊作刁非。玉篇云刀丁幺切。亦姓。俗作刁。案論語憲問篇。或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集解。馬融云。子西鄭大夫。或曰楚令尹子西。

逸周書ハ、汲冢周書ニシテ十卷アリ、清ノ朱右曾ノ逸周書集訓校釋ヲ以テ善本トナス。

殷無類於冀州トハ、冀州ニ於テ、殷人ノ子孫滅亡セルヲ云フ。

行理性ノ性ハ生字トナスベシ。

勞於論人云云、人物ノ

摯爲一人。其說尤謬。則楊倞已疑之矣。畢引高說。而不審校其時代。亦其疏也。

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 佃道藏本作佃非。畢云。呂氏春秋。佃作田是。禮作禋誤。詒讓案。宋王偃爲齊湣王所滅謚康。見國策宋策。呂氏春秋作宋康王。荀子王霸篇又作宋獻。佃不禮。荀子解蔽篇楊注。引亦作田不禋。漢書古今人表有田不禮。則似據趙世家也。呂氏春秋淫辭篇云。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爲不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荀子解蔽篇亦云。唐鞅蔽於欲權而逐戴子。又云。唐鞅戮於宋。皆其事也。史記趙世家。載趙主父使田不禮相太子章。後爲李兌所殺。事當宋康之末年。或卽一人。先仕宋而後仕趙與。蘇云。宋康之亡。當楚頃襄王十一年。上去楚惠王之卒。一百四十三年。此不獨與墨子時世不値。且與中山之亡相距止數年。而皆在孟子之後。孟子言。方千里者九。則中山未亡。言宋王行仁政。則宋亦未亡。若此書爲墨子自著。則墨子時世。更在孟子之後。不知孟子之闢墨子。正在墨學方盛之時。其必不然也審矣。【考】一本禮作禋。李本同。

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 畢云。家呂氏春秋作皆。**身爲刑戮。宗廟破滅。** 【考】一本滅作裂。李本同。**絕無後類。** 荀子禮論篇云。先祖者類之本也。楊注云。類種也。逸周書嘗麥篇云。殷無類於冀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擧天下之貪暴苛擾者。** 畢云。擾擾字之誤。經典通用此。**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 廣雅釋詁云。理道也。**行理性於染當。** 畢云。性當爲生。一本作在誤。詒讓案。治要及呂氏春秋並作生。【考】一本生作在。李本染當作當染。**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 高誘云。論猶擇也。**而佚於治**

シテ其撰人明ナラズ。宋公序ハ宋庠ニシテ北宋英宗ノ時歿ス。東京ハ東漢時ナリ。困學紀聞二十卷ハ南宋ノ王應麟（元ノ元貞二年歿ス）ノ著。

水經四十卷ハ、前漢ノ桑欽、或ハ晉ノ郭璞ノ撰ナリト云フモ明ナラズ、北魏ノ酈道元始メテ之ヲ注ス、武英殿本ヲ以テ善本トナス。

吳人所名。今按宋說殊誤。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川滎雒。春秋文八年經。書公子遂會雒戎。傳作伊雒之戎。宣三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是漢以前本有雒字。豈東京創製此字乎。以駱字證之則雒字是矣。顧廣圻校同。王云盧說是也。隸書雄字或作雄。與雒相似。故雒譌爲雄。困學紀聞左氏類。引國語呂氏春秋並作雒。韓子說疑篇有吳王孫頟。頟卽雒之譌。則其字之本作雒益明矣。［考］李本吳下有王字。雒恐雄誤。

太宰嚭。

定四年左傳云。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嚭晉伯宗之孫。楚州犂之子。詒讓案。嚭爲伯州犂孫。史記吳世家・越絕書・吳越春秋・杜預春秋釋例說並同。唯高誘呂氏春秋當染・重言兩篇注。以爲州犂之子誤也。國語吳語韋注誤與高同。

知伯搖染於智國・張武。

畢云。搖一本作瑤。詒讓案。呂氏春秋當染亦作瑤。高誘注云。智瑤宣子申之子。襄子也。國武二人其家臣。國語晉語云。三卿宴於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韋注云。伯國晉大夫知氏之族。左哀二十三年傳。晉荀瑤伐齊將戰。長武子請卜。杜注云武子晉大夫。案知國張武蓋卽知伯國長武子也。長張字通。淮南子人閒訓云。張武敎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

中山尙染於魏義偃長。

畢云。偃呂氏春秋作樞。高誘注云。尙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義長其二臣。蘇云中山爲魏之別封。非春秋時之鮮虞也。魏文侯滅中山。而封其少子摯。至赧王二十年。爲趙武靈王所滅。其君有武公桓公。見世本。此名尙者。當爲最後之君。案中山卽春秋之鮮虞。左傳定四年。始見於傳。其初亡於魏。文侯十七年。使樂羊圍中山。三年滅之。以其地封子擊。後擊立爲太子。改封次子摯。後中山復國。又亡於趙。則惠文王四年滅之。並見史記魏趙世家。及樂毅傳。據水經滱水酈道元注。及太平御覽百六十一。引十三州志。並謂中山桓公爲魏所滅。則尙或卽桓公。墨子猶及見之。高蘇以爲魏別封非也。至列子仲尼篇・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審爲篇。淮南子道應訓並云。魏中山公子牟。高誘張湛皆謂魏伐中山以邑子牟。然魏牟與趙平原君秦魏冄范雎同時。其時中山入趙已久。安得尙屬魏。則牟所封。必非鮮虞之中山。而尙亦必非牟後。殆無疑義。張湛又以子牟爲魏文侯子。蓋捉牟與

末ノ人ニシテ、其履歷明ナラズ、孫星衍ノ平津館叢書ニ之ヲ收ム。

太平寰宇記二百卷ハ地誌ニシテ、北宋太宗時代ノ人樂史ノ撰。

外傳吳語ハ國語ノ吳語ヲ云フ。

越絕ハ越絕書十五卷ニ

作沈尹華。以呂氏春秋去宥篇致之。乃楚威王臣。蓋誤幷爲一也。**吳闔閭染於伍員**闔呂氏春秋當染篇作廬。左昭二十七年傳。史記吳世家同。此及後非攻中篇並作闔。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淮南子泰族訓。吳越春秋同。**文義。**當染作文之儀。畢云。呂氏春秋尊師云。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高誘曰。文氏之儀名。案彼有之字者。如庾公差。孟子云之斯。專諸。史記云設諸。音之緩急。考一本文作父。李本文義作父之義。**越句踐染於范蠡**高誘云。范蠡楚三戶人也。字少伯。**大夫種。**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夫種文氏字子禽。楚之鄒人。詁讓案。文選豪士賦序李注引吳越春秋云。文種者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太平寰宇記說同呂覽注。鄒即郢之譌。**此五君者所染當。**舊挩者字。今據治要增。與呂氏春秋合。**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治要。無功字。**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治要長作張。畢云。呂氏春秋長作張。胜作生字。高誘注云。吉射晉范獻子鞅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生二人者。吉射家臣也。詁讓案。左哀五年傳。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此長柳朔王胜。即張柳朔王生。呂覽與左傳同。長柳古複姓。漢書藝文志有長柳占夢。但據左傳則朔生乃范氏之賢臣。朔幷死范氏之難。與此書異。或所聞不同。考李本胜作生。**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畢云。呂氏春秋作黃藉秦。非。高誘注云。寅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子也。黃藉秦高彊其家臣。高彊齊子尾之子。奔晉爲中行氏之臣。史記索隱云。系本籍秦晉大夫籍游之孫。籍談之子。詁讓案。呂覽注荀子當作荀文子。即寅謚也。見定八年左傳。**吳夫差染於王孫雒。**雒畢校改雄云。舊誤作雒。盧文弨云。今外傳吳語。王孫雄。舊宋本作王孫雒。墨子所染篇同。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句踐伐吳外傳。越絕請糴內傳。皆作王孫駱。說苑雜言篇。作公孫雒。唯呂氏春秋當染篇作王孫雄。史記越世家作公孫雄。宋公序作國語補音。定作雄字。且爲之說曰漢改洛爲雒。疑雒字非

呂覽ハ呂氏春秋ナリ。

蔡ハ祭ノ誤。

爲天下僇トハ天下ノ戮辱チ蒙ルチイフ。

商子ハ秦商鞅ノ著、韓子ハ韓非子ナリ。

毛傳ハ詩經ノ訓詁ニシテ、前漢毛亨毛萇ノ撰、後漢ノ鄭玄更ニ之チ疏通ス鄭箋即是レナリ。

洪适ハ南宋淳熙十一年歿シタル人ニシテ、隷釋二十七卷チ著ス。

贊能、尊師皆呂氏春秋ノ篇名。

渚宮舊事十五卷補遺一卷ノ著者余知古ハ、唐

是否。蘇云。蔡公穀。呂覽作祭公敦。竊謂。當從呂覽作祭公。爲是。祭爲周畿內國。周公少子所封。自文公謀父以下。世爲卿士於周。隱元年所書。祭伯來者。卽其後也。若蔡當幽王時。唯有釐侯所事。不聞更有名穀者。案蘇說是也。考一本夷作鼓。下公作父。穀作敦。李本傳作虢。夷作鼓。穀作敦。

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僇。

高誘云。不當者不得其人。僇辱也。僇治要作戮。畢云。此戮字假音。考李本無死字。

擧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

舊本稱下捝此字。今據道藏本補。與上文及治要合。呂氏春秋當染亦同。高誘云。稱其惡以爲戒也。

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

齊桓晉文下。治要並有公字。畢云未詳。呂氏春秋。高作郤。疑當爲郤。晉有郤氏。王云高當爲亭。亭卽城郭之郭。形與高相近。因譌爲高。買子過秦篇據億丈之亭。今本亭譌作高。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耳。左傳晉大夫卜偃。晉語作郭偃。韋注曰。郭偃晉大夫卜偃也。商子更法篇。韓子南面篇。並與晉語同。呂氏春秋作郤偃。郤卽郭之譌。非郤氏之郤也。太平御覽治道部一。引呂氏春秋。正作郭偃。梁玉繩云。高與郭聲之轉也。兪云。高亦可讀如郭。詩縣篇毛傳曰。王之郭門曰皐門。郭偃之爲高偃。猶郭門之爲皐門也。

楚莊染於孫叔

左宣十一年傳。楚令尹蔿艾獵城沂。孔穎達疏。引服虔云。艾獵蔿賈之子。孫叔敖也。洪适隷釋。漢孫叔敖碑云。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不知何據。考李本叔作射。

沈尹。

畢云。呂氏春秋作沈尹蒸。又贊能有沈尹莖。楚莊王欲以爲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又尊師云。楚莊師孫叔敖沈申巫。高誘曰。沈縣大夫。新序作沈尹竺。案申尹莖巫竺。皆字之誤。李惇云。宣十二年左傳。邲之戰。孫叔敖令尹也。而將中軍者爲沈尹。注云。沈或作寢。寢縣也。韓詩外傳所載。楚樊姬事與淮南子新序正同。但淮南新序並曰。虞邱子。惟外傳則曰沈令尹。乃知沈尹卽虞邱子。令尹者其官。沈者其氏。或食邑也。案李說是也。沈尹莖。呂氏春秋察傳篇。又作沈尹筮。字形並相近。未知孰爲正也。至余知古渚宮舊事。

賈子新書十卷ハ、前漢文帝時代ノ人賈誼ノ撰ト稱セラル。

厲公ハ虢公ノ誤、長父ハ其名ナリ。

竹書紀年二卷ハ古代ノ歴史ナリ、竹簡ヲ以テ記錄シタル故、此名アリ。

書敍トハ尙書各篇ノ敍ナリ。

人。考以仁義顯於世人也。

必稱此四王者。 高誘云。稱美其德。以爲喩也。

夏桀染於干辛 畢云。呂氏春秋云。夏桀染於羊辛。又愼大云。桀爲無道。干辛任威。陵轢諸侯。以及兆民。高誘曰。干辛桀之諛臣。說苑云。桀用干莘。班固古今人表云。干辛崇侯與之爲惡則行。表又作干莘。同說苑。詒讓案。呂氏春秋知度篇云。桀用羊辛。漢書顏注云。干莘桀之勇人也。抱朴子良規篇。亦作干辛。

推哆。 畢云。本書明鬼云。王乎禽推哆大戲。下又云。推哆大戲生別兕虎。指畫殺人。古今人表作雅侈。詒讓案。推哆。晏子春秋諫上篇。賈子新書連語篇。作推侈。韓子說疑篇。又作侯侈。淮南子主術訓。又作推移。惟抱朴子良規篇。作推哆。與此同。

殷紂染於崇侯·惡來。 高誘云。崇國。侯爵。名虎。惡來嬴姓。飛廉之子。紂之諛臣。史記秦本紀云。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並殺惡來。

厲王染於厲公長父 治要作文。誤。畢云。呂氏春秋厲作虢。注云。虢榮二卿士。洪云。案荀子成相篇楊倞注。引墨子作𠩺公長父。呂氏春秋當染篇。厲王染於虢公長父。𠩺即虢字之譌。今本作厲字。又後人所改。蘇云。厲公虢君謚。詒讓案。荀子成相篇云。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於彘。楊注引此云。𠩺公與孰公不同。不知孰是。或曰。孰公長父。即詩云皇父也。孰或作郭。案荀子別本作郭。與呂覽合是也。虢郭古通。洪以𠩺爲虢之譌亦近是。蘇以厲爲虢公謚未塙。竹書紀年。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後漢書東夷傳。作虢仲。今本紀年出於摭拾。未知足據否。考厲公。厲一作虢。李本同。是也。

榮夷終。 呂氏春秋當染同。國語周語。厲王說榮夷公。爲卿士。韋注云。榮國名。夷謚也。書敍有榮伯。史記周本紀集解。引馬融云。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夷公蓋榮伯之後。畢云。終一本作公。史記厲王好利近榮夷公。蘇云。終或榮夷公名。考李本終作公。

幽王染於傅公夷。 治要作幾。蘇云。傅公夷無攷。國語。惠王時有傅氏。注曰。傅氏貍姓也。在周爲傅氏。

蔡公穀。 畢云。蔡一本作祭。呂氏春秋作虢公鼓。祭公敦。詒讓案。高誘謂虢公鼓即虢石父。見國語晉語鄭語。未知

釋名八卷ハ、後漢ノ末、劉熙ノ撰ニシテ、清ノ江聲ノ疏證ヲ以テ善本トナス。

○所染篇ハ交友ヲ愼ムベキコトヲ論ズ。

子墨子ノ上ノ子字ハ、門人ガ其師ヲ尊稱スルヨリ加ヘタル者ナリ。

言字ハ衍。

張湛ハ東晉ノ人ニシテ、列子ヲ注ス。

所入トハ染料中ニ、素絲ヲ入レルコト。

必ハ畢ト同ジ。

考工記ハ周禮ノ篇名、鍾氏ハ其所屬ノ官名ニシテ、旌旗及王后ノ車ヲ飾ル羽ヲ染ムルコトヲ掌ル、縓赬纁緅玄緇ハ、ミナ朱色ノ染マレバ染マル程、濃色トナリテ、遂ニ黑色トナルヲイフ。

而已二字衍文。

治要ハ、唐ノ魏徵ノ撰、群書治要五十卷ヲ云フ。

吳淑ハ北宋ノ初ノ人ニシテ、事類賦三十卷ヲ撰ス。

考本、許由ヲ許山ニ作ル。

楊倞ハ唐ノ武宗時代ノ人ニシテ、荀子ヲ注ス。

群賢聖輔錄一卷ハ、陶淵明ノ著ト稱セラル。

則黃。韓詩外傳云。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淮南子說林訓云。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考工記鍾氏。染羽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鄭注云。玄謂。其六入者與。爾雅釋器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必讀爲畢。左隱元年傳。同軌畢至。白虎通義崩薨篇。引畢作必。是其證。言五入畢而爲五色也。高誘云。一入一色。畢云。一本無必字。而已則爲五色矣。畢云。呂氏春秋無則字。後漢書注。引作五入之則爲五色。太平御覽。引作五入則爲五色。考一本無必則二字。按與上所入者變。其色亦變相照。必字謂所入者不變也。故下云而已則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愼也。治要。作可不愼耶。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畢云。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俱作治國亦然。有節文。舜染於許由伯陽。高誘云。許由陽城人。堯聘之不至。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楊倞注荀子云。老子姓李字伯陽號聃。著書五千言。案此云舜染則非聃也。詒讓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注云。伯陽・續耳皆賢人。堯用之以成功也。御覽八十一引尸子云。舜事親養老爲天下法。其遊也得六人。曰雒陶・方回・續耳・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也。陶潛聖賢羣輔錄。引皇甫謐逸士傳。舜友七子。亦有伯陽。韓非子說疑篇。作晉伯陽。漢書古今人表作柏陽。北堂書鈔四十九。引尸子作柏楊。此伯陽自是舜時賢人。高以爲老子繆。考一本山作由。李本同。是也。伯陽老子也。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高誘云。仲虺居薛爲湯之左相。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高誘云。所從染得其人。故曰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高誘云。蔽猶極也。擧天下之仁義顯

心辯ノ心字ハ必字ノ誤ナルベシ。

言無務爲多云云、無用ノ辨ヲ弄セズシテ、眞ニ事物ノ理ヲ知ルコトニ注意スベシ。

無務爲文云云、上文ノ務言而緩行ニ照ストキハ、此句ノ上ニ行ノ一字アルベシ、其意ハ徒ラニ邊幅ヲ文ラズシテ、內心ヲ省察スベシ。

故彼智無察ノ彼ハ、非字ノ誤、在身而情ノ情ハ、惰字ノ誤、反其路者也ノ路ハ、務字ノ誤、此三句ノ意ハ、智モナク察モナク、一身ノ德ヲ修メズシテ情弱ナル者ハ、言行ノ本務ニ背反スル者ナリ。

陰气ノ气ハ氣ニ同ジ。

善無主云云、心中一定ノ特操アラザレバ、一善行モ一時ノ事ノミ、(行莫辯云云)辯ハ偏ニシテ、行ノ行キ屆カザル者ヲ云フ。

思利尋焉トハ、利益ノ事ヲ重ネ思フ事ナリ。

忘名忽焉トハ、名譽ヲ輕忽ニ附スルコト。

賈公彥ハ、唐初ノ人ニシテ、周禮及儀禮ノ注疏ヲ撰ブ。

下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彼智無察。畢云。彼當爲非。考慧智慧也。在身而情。當爲惰。形近而誤。上云雄而不惰者。其後必惰。反其路者也。路當爲務。即冡上務爲智。務爲察而言。謂違反其所當務之事。明鬼下篇云。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此義與彼同。畢讀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九字句云。言非智無察。則所欲反其道。說文云。情人之陰气有欲者。失之。考路疑跡誤。謂行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戴載古通。春秋隱十年經伐戴。穀梁作伐載。釋名釋姿容云。戴載也。考戴當作載。成也。思利尋焉。儀禮有司徹賈公彥疏。引服虔左傳注云。尋之言重也。溫也。畢云。尋習。考尋繹也。忘名忽焉。可以爲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

畢云。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蘇云。篇中言中山尚宋康。皆墨子後事。而禽子爲墨子弟子。至與傅說並稱。此必非墨子之言。蓋亦出於門弟子。汪中云。宋康之滅。在楚惠王卒後一百五十七年。墨子蓋嘗見染絲者而歎之。爲墨之學者。增成其說耳。案此篇固不出墨子。但中山尚疑郎桓公時代。正與墨子相及。蘇說未審。

子墨子言考秋儀云。言恐衍。見染絲者而歎曰。言字疑衍。公羊隱十一年何休注云。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其不冠子者他師。列子天瑞篇張注云。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是弟子之所記故也。染於蒼則蒼。廣雅釋器云。蒼青也。染於黃

シレト訓ズ、上句ノ暢之四支ト、皆君子盛德ノ身體ニ充實シ、面目ニ溢ルルヲ云フ。

小爾雅一卷ハ前漢ノ初、孔鮒ノ著ト稱セラル、清ノ宋翔鳳ノ小爾雅訓纂ヲ以テ善本トナス。

華髮隳顚ハ、白髮禿頭ヲ云フ。

新序十卷ハ、前漢劉向ノ著。

偏物不博ノ偏ハ辯ト通ズ。

燕禮、小牢饋食禮ハ皆儀禮ノ篇名ナリ。

雄而不脩者云云、勇氣ヲ恃ミテ、其身ヲ修メザル者ハ、其後ニ至リテ必ズ惰弱トナル。

考本、雄而不脩ヲ雖而不脩ニ作ル。

雖勞必不圖トハ、功勞アルモ認メラレザルヲ云フ。

同。呂氏春秋諭威篇云。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疾固。高注云。捷養也。案捷接字亦通。高失其義。

華髮隳顚。道藏本。顚作巓非。後漢書邊讓傳李賢注云。華髮白首也。畢云。隳字當爲隓。詒讓案。說文髟部云。鬌髮隓也。頁部云顚頂也。隓與鬌通。隓顚卽禿頂。新序襍事篇云。齊宣王謂閭丘卬曰。士亦華髮隓顚。而後可用耳。

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畢云。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果成也。

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偏物不博。俞云。偏亦辯也。儀禮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少牢饋食禮。辯擩于三豆。今文辯皆作偏。是辯與偏通用。物言偏。是非言辯。文異而義同。

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末必幾。畢云。廣雅云。幾微也。或禾字之假音。說文云。禾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王云。爾雅幾危也。言木本不固者。其末必危也。畢引廣雅幾微也。已非塙詁。又引說文。以幾爲禾。則失之愈遠矣。【考】幾危也。

雄而不脩者。畢云。雄猶勇。【考】碓磨也。

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秏。畢云。舊从耒非。玉篇云。秏可到切。減也。敗也。詩云。秏斁下土。又云。耗正作秏。

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蘇云。圖謀也。春秋傳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

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

易林ハ前漢宣元兩帝時代ノ人焦贛ノ著。

殺傷人之孩ノ之字ハ、疑ラクハ衍文、孩ハ根荄ノ荄ニシテ、草木ノ根ナリ、殺生根性ノ意ナリ。

願欲日逾トハ、嗜慾ヲ恣ニセントスルトキハ、其精神日日ニ苟安ヲ貪ルニ至ル、設壯日盛ノ壯ハ、莊ト通ズ、威儀莊重禮容ヲ設クルトキハ、其德日日ニ盛ナリ。

藏於心者云云、心中盡ク仁義ノ情ナレバ、之ヲ用ヒテ竭キザルヲ云フ、下文ノ意之ニ準ズ、竭馴ノ馴ハ、訓ト通ズ、典雅ノ言ヲ云フ。張守節ハ唐人ニシテ、史記正義ヲ著シ、鄭衆ハ後漢中頃ノ人ニシテ、周禮ヲ注ス。接之肌膚ノ接ハ「浹ネ

睒之賁云。批捍之言。我心不快。批扞卽批捍也。畢云。說文云。扞忮也。玉篇云。忓古安切。又胡旦切。擾也。考批擊也。擇抵也。

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畢云。當讀如根荄。無存之心。考言有傷人之孩兒者。殺之無疑也。雖有詆訐之民。畢云。說文云。詆訶也。訐面相斥罪也。玉篇云。詆都禮切。訐居謁切。攻人之陰私也。無所依矣。考不依其詆訐之言而爲之也。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逾當讀爲偷。同聲叚借字。此與力事日彊文相對。禮記表記云。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鄭注云。偸苟且也。此義與彼正同。考欲所欲也。逾偸通。薄也。設壯日盛。畢云。設壯疑作飾莊。考設壯。未詳。按設令有壯得日盛也。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考見所也。下同。爲人所爲廉。富則見義。畢云。字當爲羛。說文云。墨翟書義从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俗改也。王引之云。弗於聲義。均有未協。弗當作羛。羛古文我字。與弗相似。故譌作弗耳。周晉姜鼎銘。我字作羛。是其明證。羛之從羛聲。與義之從我聲一也。說文我字下重文未載古文作羛。故於此亦不知爲羛字之譌。蓋鍾鼎古篆。漢人亦不能偏識也。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考假言設爲也。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考不形於外也。無以竭愛。動於身者。考不藏於心也。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馴猶雅馴。史記五帝本紀云。不雅馴。張守節正義云。馴訓也。案馴訓字通。周禮地官敍官鄭衆注云。訓讀爲馴。訓與爾雅釋訓義同。謂出口者。皆典雅之言。暢之四支。說文肉部云。胑體四胑也。或作肢。支卽肢之省。易坤文言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孔穎達疏云。四支猶言手足。接之肌膚。小爾雅廣詁云。接達也。亦與挾通。儀禮鄉射禮鄭注云。古文挾皆作接。俗作浹義並

君子云云ノ二句ハ、士雖有學云云ノ一句ヲ起スタメニ述ベタル者ナリ。

置ハ植ト通ズ、植ハ立ツノ義アリ。不安者ノ者ハ衍字。

孔穎達ハ唐人ニシテ禮記ノ疏ヲ著ス。

事無終始云云、一事ヲ行フニ當リ、本末ノ順序ナキトキハ、多事ヲ計ルモ甲斐ナシ。

擧物而闇云云、一物ノ知識ニ暗キトキハ、徒ニ博聞ヲ務ムルモ、其結果ヲ得ガタシ。

緇衣ハ禮記ノ篇名。

批扞之聲トハ、他人ヲ攻擊毀傷スル議論。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兪云。君子二字衍文也。此蓋以戰雖有陳。喪雖有禮二句起士雖有學一句。若冠以君子二字。則既言君子。不必又言士矣。馬總意林作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陳。勇爲本焉。喪雖有禮。哀爲本焉。與今本不同。然有君子字。卽無士字。亦可知。今本既言君子。又言士之誤矣。士雖有學。與君子雖有學。文異而義同。案說苑建本篇。載孔子語。與此略同。君子似非衍文。亦見家語六本篇。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置與植通。詩商頌那。置我鞉鼓。鄭箋云。置讀曰植。方言云。植立也。兪云。者衍字也。下文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擧物而闇。無務博聞。上句竝無者字。是其證。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曲禮云。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孔穎達疏云。親指族內。戚言族外。案古多稱父母爲親戚。詳兼愛下篇。此則似通內外族姻言之。與孔義同。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爾雅釋詁云。業事也。擧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考者蓋身誤。見不脩行。畢讀句。見毀。畢讀句。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慝之言。無入之耳。之畢本譌于。今據道藏本正。王校同。畢云。玉篇云。慝他得切。惡也。經典多此字。古只作匿。王云。譖慝卽讒慝。僖二十八年左傳。閒執讒慝之口。是也。讒與譖古字通。故小雅巷伯篇。取彼譖人。緇衣注。及後漢書馬援傳。竝引作取彼讒人。無入之耳。言不聽讒慝之言也。故下文曰。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批扞之聲廣雅釋詁云。批擊也。易林。

己ノ意ト合スル者ヲ取ラザルナリ。
天地不昭昭トハ昭昭ハ小明ナリ、天地ハ高大ナルヲ以テ小明ヲ衒ハズ、以下三句皆コレニ準ズ、潦潦ハ明瞭ノ瞭ト同ジ、堯堯ハ至高ノ貌。
不堯堯者ノ者ハ、若字ノ誤ニシテ、下文ノ乃千人之長也ノ乃ト連讀スベシ。
白虎通四卷ハ後漢班固(永元四年歿)等ノ編纂ナリ、又白虎通義ト稱ス。
貈ハ貉ト同字。
逝ハ遊字ノ誤ニシテ、遊ハ流ト通用ス。
曲禮ハ禮記ノ篇名ニシテ、此文ハ同篇下ノ「士視五步」ノ鄭注ナリ。
墝埆ハ磽确ニシテ石地ナリ、磐石ハ堅石ナリ。
王者淳澤云云、王者ノ淳厚ナル德澤モ、其宮中ヨリ出デテ四方ニ普及スルニ非レバ、國民其恩惠ヲ蒙ム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
○脩身篇ハ君子身ヲ脩ムルヲ本トナスヲ論ズ。

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傳寫錯誤。遂不可讀。畢曲爲之說。非是。案兪說近是。考惡平聲。方取句。言有同則方取之也。然不取同耳者乎。此蓋非兼并先王之道也。

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

說文日部云。昭日明也。中庸鄭注云。昭昭猶耿耿。小明也。

大水不潦潦。

畢云。說文云。潦雨大皃。然此義與明瞭同。老子云。水至清則無魚也。考行潦雨後路上流水也。謂無源也。

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

畢云。說文云。堯高也。从垚在兀上。高遠也。白虎通云。堯猶嶢嶢。至高之貌。考堯與嶢通。嶢嶢高貌。

乃千人之長也。

此與上云王德不相冢。疑上句者字。當爲若。若乃連讀。爲更端之詞。下三語。卽承此言之。

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

說文谷部云。谿山瀆無所通者。𨸏部云。陝隘也。俗作陿狹非。畢云。說文云。涸渴也。讀若狐貈之貈。

逝淺者速竭。

王引之云。逝淺二字。義不相屬。逝當爲遊。俗書游字作遊。與逝相似而誤。遊卽流字也。曲禮注。士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釋文遊作游云。徐音流。流淺與谿陝對文。兪云。逝當讀爲澨。古字通也。詩有杕之杜篇。噬肯適我。釋文曰。噬韓詩作逝。然則逝之通作澨。猶逝之通作噬也。成十五年左傳。則決睢澨。楚辭湘夫人篇。夕濟兮三澨。杜預王逸注竝曰。澨水涯。澨淺與谿陝對文。因叚逝爲澨。其義遂晦。案王說近是。考逝丼之字。以音訛。

墝埆者。

畢云。墝埆當爲磽确。磐石也。見說文。俗寫从土。何休公羊學曰。墝埆不生五穀。考瘠土也。

其地不育。王者湻澤不出宮中。

淮南子齊俗訓高注云。湻厚也。

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第二

畢云。脩治之字。从彡从肉者。脩脯字。經典假借多用此。

初學記三十卷ハ、唐ノ徐堅(開元年間ノ人)ノ撰。藝文類聚一百卷ハ、唐ノ歐陽詢(貞觀年間ノ人)ノ撰。北堂書鈔百六十卷ハ、唐ノ虞世南(同上)ノ撰。太平御覽一千卷ハ類書ニシテ、宋ノ李昉(至道元年歿)ノ撰。賈逵ハ後漢ノ人ニシテ國語ヲ注ス、永元十三年沒。玉藻ハ禮記ノ篇名ナリ。

夫惡有同方云云ノ十三字ハ夫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ノ誤、其意ハ聖人ノ人ヲ取ルハ、其ノ道ト同ジキヲ取ル者ニシテ、敢テ自

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己也。說文谷部云。泉出通川爲谷。爾雅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畢本作非一水之源也云。舊云非一源也。据初學記。江引此增二字。裘引此與舊同。藝文類聚引作非一水之源。北堂書鈔引作非一源之水。古無源字。本書修身云。原濁者流不清。只作原。此類俗寫亂之。非舊文也。王云。此本作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今本脫之水二字。而一源二字則不誤。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引此並作非一源之水。初學記地部中。引作非一源之流。流字雖誤。而一源二字仍與今本同。畢謂初學記作一水之源誤也。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一。引作江河之水非一源。千鎰之裘非一狐。皆節去下二字。而一源二字。亦與今本同。其藝文類聚衣冠部。引作非一水之源者。傳寫誤耳。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千鎰之裘。畢云。鎰从金俗寫。本書貴義云。待女以千益。只作益。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爲名。孟康曰二十兩爲溢也。案貴義篇本作千益。非益字。畢誤。非一狐之白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淮南子說山訓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晏子春秋外篇云。景公賜晏子狐白之裘。玄豹之茈。其貲千金。漢書匡衡傳顏注云。狐白謂狐腋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爲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畢云。惡讀如烏。言聖人之與士。同方相合。猶江河同源相得。烏有不取諸此而自止者。俞云。取不二字傳寫誤倒。而字當在取同二字之上。已當爲人己之己。此文本云。夫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同方謂同道也。同己謂與己意同也。聖人但取其與道同。而不必其與己意同。故曰。夫

ノ銷磨スルヲ云フ。
四近字、皆先字ノ誤、招木ハ喬木ナリ。
靈龜云云ハ神靈ナル龜ハ、卜ノ爲ニ灼カレ、神蛇云云ハ神靈ナル蛇ハ、雨乞ノ犧牲トシテ日乾トナル。
春秋繁露十七卷ハ前漢武帝時代ノ人、董仲舒ノ著。
僞孫奭疏ハ十三經正義(注疏)中ノ孟子注疏ヲ云フ、之ヲ僞ト稱スルハ、孫奭ノ自著ニ非レバナリ。
皇甫謐ハ、西晉ノ太康三年歿ス。
吳越春秋十卷ハ、後漢ノ末趙曄ノ撰。
丹鉛總錄ノ著者楊愼ハ、明ノ中世ノ人ニシテ、其引證セル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ハ、北齊ノ祖珽ノ撰。
其事也ノ事ハ、功業ヲ云フ。

雲雨。春秋繁露求雨篇云。春旱求雨。暴巫聚蛇。

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

抗亢聲類同。莊子刻意篇云。刻意尙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釋文李頤云。窮高曰亢。蘇云。抗猶抗直。考抗抗其君也。

孟賁之殺其勇也。

孟子公孫丑篇。僞孫奭疏。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之徒並歸焉。孟賁生拔牛角。史記范雎傳集解引許愼。漢書東方朔傳顏師古注並云。孟賁衛人。案依世紀說則賁在墨子後。此文蓋後人所增竄。

西施之沈其美也。

蘇云。案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其言與此合。是吳亡西施亦死也。墨子書記當時事。必有据。後世乃有五湖隨范蠡之說。誣矣。詒讓案。吳越春秋逸文見楊愼丹鉛錄引修文殿御覽。考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浮沈也。子胥之被讒。西施有力焉。子胥死。盛以鴟夷。浮之江。今沈西施於江。所以謝子胥此也。

吳起之裂其事也。

淮南子繆稱訓云。吳起刻削而車裂。亦見氾論訓。及韓詩外傳一。呂氏春秋執一篇高注。史記本傳不云車裂。蓋文不具。畢云。謂事功。蘇云。墨子嘗見楚惠王。而吳起之死當悼王二十一年。上距惠王之卒。已五十一年。疑墨子不及見此事。此蓋門弟子之詞也。汪中說同。案魯問篇。墨子及見田齊大公和。和受命爲諸侯。當楚悼王十六年。距起之死僅五年耳。況非樂上篇。說齊康公興樂萬。康公之薨。復在起死後二年。然則此書雖多後人增益。而吳起之死。非墨子所不及見明矣。蘇說攷之未審。

故

考一本也下有哉字。或故作哉。

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

交ヽ相警戒シテ、諤諤議論ヲ鬪ハスヲ云フ。徐諧ハ南唐ノ人ニシテ宋ノ開寶八年歿ス、説文繫傳三十卷ヲ著ス。喑ハ瘖ト同ジ、喑ハ瘖ニシテ言フ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晏子ハ晏子春秋八卷ニシテ、晏嬰ノ言行ヲ裒錄シタル者ナリ。説苑二十卷ハ前漢劉向(建平元年歿)ノ著。唫ハ噤ト同ジ、口ヲツグムコト。考本、遠臣則唫ヲ遠臣唫唫ニ作ル。太玄經十卷ハ、前漢ノ末、楊雄ノ撰ニシテ、晉ノ范望之ヲ注ス。顏師古ハ唐初ノ人ニシテ、漢書ヲ注ス。索隱ハ司馬貞(唐玄宗時代)ノ著ニシテ、三十卷アリ。齊人歸女樂ハ、史記孔子世家ノ文。銛銛ハ鋭利ナルコト。史記集解ノ著者ハ裴駰ニシテ、宋(南朝)人。音義ノ著者ハ臣瓚ニシテ、其時代明ナラズ。錯錯ハ磨礪ノ意、靡ハ䃺ノ假字ニシテ、刀刃

無レ言。下無レ言則上無レ聞矣。下無レ言則吾謂二之瘖一。上無レ聞則吾謂二之聾一。説苑正諫篇、晏子云。下無レ言則謂二之喑一。喑卽瘖也。又穀梁文六年傳云。下闇則上聾。闇與二喑瘖字一亦通。

遠臣則唫。范望太玄經注云。唫猶レ噤也。亦與レ吟同。文選蘇子卿古詩李善注。引二倉頡篇一云。吟歎也。漢書息夫躬傳顏師古注云。唫古吟字。畢云。與レ噤音義同。史記蒯通曰。吟而不レ言。索隱云。吟音戸蔭反。又音琴。考一本。遠臣下有二則字一。李本無二下唫字一。

怨結二於民心一。蘇云。喑唫心爲レ韻。考李本。怨作レ怒恐非。

諂諛在レ側。善議障塞。蘇云。側塞亦爲レ韻。則國危矣。桀紂不下以二其無上天下之士上邪。殺二其身一而喪二天下一。故曰歸二國寶一。畢云。歸讀如下齊人歸二女樂一之歸上。考歸遺也。

不レ若下獻レ賢而進上レ士。今有二五錐一。説文金部云。錐鋭也。釋名釋用器云。錐利也。考李本無下今有以下至二守也一八十八字上。

此其銛。畢云。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思廉反。駰案。漢書音義曰。銛謂レ利。考銛利也。

銛者必先挫。

有二五刀一。此其錯。廣雅釋詁云。錯磨也。畢云。言二磨錯之利一。

錯者必先靡。䃺之叚字。今省作レ磨。謂二銷磨一也。畢云。挫靡爲レ韻。靡字麻聲。考錯者錯雜也。不純也。

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畢云。招與レ喬音相近。竭伐爲レ韻。案畢說是也。經說下篇。橋衡之橋。亦作レ招可レ證。考招恐抱誤。

靈龜近灼。神蛇近暴。畢云。灼暴爲レ韻。兪云。四近字皆先字之誤。上文曰今有二五錐一。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二五刀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然則甘井四喩。正承二上文一而言。亦必是先字明矣。先篆書作レ兂。近字古文作レ岸。篆書作レ兂。兩形相似而誤。案兪說是也。意林引二此二句一。近正作レ先。莊子山木篇亦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暴レ蛇者蓋以求レ雨。淮南子齊俗訓云。犧牛粹毛宜二於廟牲一。其於二以致一レ雨。不レ若二黑蜧一。許愼注云。黑蜧神蛇也。潛二於神淵一。能與二

ク人ヲ責ムルモ、小人ハ之ニ反スルヲ云フ。

君子進不敗其志云云、君子ハ榮達ノ境遇ニ進ムモ、之ニ誘惑セラレテ、其本志ヲ喪失スルコトナク、又退キテ貧賤ノ地ニ居ルモ、其心情ヲ卑劣ニシテ、敢テ挫折スルコトナシ、大行不加窮居不損ハ孟子ニ見ユ、或體トハ別種ノ字體ナリ。

偪臣ノ偪ハ、佞字ノ誤。韋昭ハ吳(三國)人ニシテ、國語ヲ注ス。

諂下ハ君主ニ諂フ臣下、弗弗ハ咈咈ニシテ「モトル」ト訓ズ、君主ノ意志ニ戻リテ正言スル事、諮諮ハ諤諤ニシテ、又正言直諫スル事。

釋文ハ、唐初ノ陸德明撰ノ經典釋文三十卷ヲ云フ、禮記ノ文ハ玉藻ヲ見ヨ、鄭君注トハ、鄭玄注ナリ。

分議者延トハ、君ト議論シテ分ヲ爭フ者、延延トシテ長ヘニ國事ヲ慮ルヲイフ。

支苟者諮諮ノ支苟ハ、交敬ノ誤ニシテ、敬ハ儆(イマシム)也。上下

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國語周語韋昭注云。偪迫也。偪臣謂貴臣權重迫君。然此與諂下同舉。而對弗弗之臣爲文。則不當云偪臣。偪疑佞之譌。諂下傷上。畢云。言佞人病國。與偪臣同。考 諂下。謂諂臣。下疑臣誤。同。

君必有弗弗之臣。弗讀爲咈。說文口部云。咈違也。考 弗蓋拂通。拂入聲。輔弼之弼

上必有諮諮之下。廣雅釋訓云。諮諮語也。周禮保氏鄭康成注云。軍旅之容暨暨諮諮。莊子人間世篇釋文。引崔譔云。逆擊曰諮。案諮洪頤煊謂與諤同。近是。詳後。畢云。禮記云。言容諮諮。鄭君注云。敎令嚴也。說文云。論訟也。玉篇云。魚格切。考 諮論訟也。辭厲也。按此下字與上臣字照應。然上文諂下之下可疑。

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諮諮。畢云。支苟二字。疑誤。洪頤煊云。延延長也。支苟當是致敬之譌。諮諮與諤諤同。言分議者皆延延。以念久長。而致敬者。又諤諤以盡其誠。卽上文所謂上必有諮諮之下也。蘇云。支苟二字。疑敬字之訛。兪云。支苟乃積⿰禾敕二字之段音。說文禾部。⿰禾敕積⿰禾敕也。徐鍇曰。積⿰禾敕不伸之意。然則積⿰禾敕者諮諮。殆謂在下位者。或爲上所凌壓。而不得申。亦必諮諮然。自伸其意而後已。上文所謂上必有諮諮之下是也。案洪謂苟爲敬字之譌是也。而以支爲致則未塙。兪說尤誤。以文義推之。支疑當爲交。形近而譌。經說上篇。圜規寫交也。今本交亦誤支。是其證。敬讀爲儆。交儆謂交相儆戒也。苟卽敬之壞字。國語楚語。左史倚相見申公子亹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韋注云。交夾也。考 延進也。支苟以苟且事而支持也。

焉可以長生保國。王云。焉字下屬爲句。焉猶乃也。言如是乃可以長生保國也。

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畢云。當爲瘖。說文云。瘖不能言也。喑宋齊謂兒泣不止曰喑。非此義。玉篇云。瘖於深切。不能言。喑於金於甘二切。啼極無聲也。則作喑亦是。詒讓案。喑瘖字同。尚賢下篇有瘖字。晏子諫下篇云。近臣嘿。遠臣瘖。又云。朝居嚴則下

正天下トハ天下ニ君長トナルヲ云フ。
廣雅十卷ハ北魏太和年間ノ人張揖ノ著、清ノ王念孫其疏證ヲ著ス。
呂氏春秋ハ、秦ノ始皇帝ノ時呂不韋ノ撰、後漢ノ高誘之ヲ注ス。
郭璞ハ東晉ノ人ニシテ、爾雅ヲ注ス。
韓詩外傳十卷ハ、前漢景帝時代ノ人、韓嬰ノ撰。
抑而大醜也トハ、文公等ガ後日功業ヲ成スコトヲ得タルモ、其最初ニハ、恥辱ニ屈抑セラレシ者ナリ。
李善ハ唐高宗時代ノ人ニシテ、文選ヲ注ス。
河上公ハ西漢文帝時代ノ人ニシテ、老子ヲ注ス。
太上ハ第一等ナリ。
用民ハ文公等ガ功業ヲ成スコトヲ得タルハ、畢竟賢士ヲ親ミテ之ヲ用ヒタル爲ナリ、民ハ人ト云フガ如シ。
非無安居云云ハ人ノ利ヲ好ミテ、足ルコトヲ知ラザルヲ云フ。
君子自難云云ハ君子ハ自ラ厚ク己ヲ責メ、薄

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蘇時學云。醜猶恥也。詒讓案。呂氏春秋不侵篇。欲醜之以辭。高注云。醜或作恥。而尚攝中國之賢君。畢云。尚與上通。攝合也。謂合諸侯。郭璞注爾雅云。聶合攝同聶。案畢說未允。攝當與懾通。左襄十一年傳云。武震以攝威之。韓詩外傳云。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此義與彼同。謂越王之威。足以懾中國賢君也。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畢云。猶曰安其大醜。廣雅云。抑安也。俞樾云。抑之言屈抑也。抑而大醜。與達名成功相對。言於其國則抑而大醜。於天下則達名成功。正見其由屈抑而達。下文所謂敗而有以成也。畢注於文義未得。案俞說是也。【考】三子之子當作君。太上無敗。畢云。李善文選注云。河上公注老子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案太上對其次爲文。謂等之最居上者。不論時代今古也。畢引老子注。義與此不相當。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言以親士。故能用其民也。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畢云。言不肯苟安。如好利之不知足。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畢云。言自處於難。卽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內下。畢增不字云。舊脫此字。据上文增。疚究同。猶云內省不疚。俞云。內當作衲。卽退字也。進不敗其志。退究其情。正相對成文。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因退從或體作衲。又闕壞而作內。畢氏遂據上句。增入不字。殊失其旨。案俞說近是。雖褋庸民。終無怨心。畢云。言遺佚不怨。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

墨子閒詁卷一

瑞安　孫詒讓　撰

附　常陽　戶埼允明　考

親士第一

畢沅云。衆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玉篇云。傳曰。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此與脩身篇。無稱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案畢說未塙。此書文多闕失。或稱子墨子曰。或否。疑多非古本之舊。未可據以定爲墨子所自著之書也。又此篇所論大抵尙賢篇之餘義。亦似不當爲第一篇。後人因其持論尙正與儒言相近。遂擧以冠首耳。以馬總意林所引校之。則唐以前本已如是矣。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說文子部云。存恤問也。考亡國。國上恐脫其字。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考句。慮國。說文思部云。慮謀思也。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考而能。李贄本而作則。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畢云。正讀如征。王念孫云。畢讀非也。爾雅曰。正長也。晉文爲諸侯盟主。故曰正天下。與下霸諸侯對文。又廣雅正君也。尙賢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凡墨子書言正天下正諸侯者。非訓爲長。卽訓爲君。皆非征伐之謂。案王說是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正天下。高誘注云。正治也。亦非。

(一)親士篇ハ人君ノ賢士ヲ親シムベキコトヲ論ズ。衆經音義ハ、一切經音義。說文解字ハ、後漢許愼ノ撰ニシテ、清ノ段玉裁ノ注ヲ以テ善本トナス三十卷アリ。玉篇三十卷ハ、梁(南朝)ノ顧野王ノ撰、意林五卷ノ著者馬總ハ、唐ノ穆宗時代ノ人ニシテ穆宗ノ長慶三年沒ス、意林五卷ヲ著シテ、諸家ノ要語ヲ集ム。入國而不存云云ハ、新タニ人君トナルモノ、賢士ヲ尋ネテコレヲ用キザル時ハ、其國ハ亡國ナリ、又賢者ニ面會スルコトヲ怠ルトキハ、其君ハ緩慢ナル君ナリ、緩其君矣ノ其ハ衍文。

㢈ハ陋ト同ジ。

家有闇合者。皆改從之。蓋深喜一得之愚與前賢冥符遙契。固不敢攘善也。竊謂先秦古子。誼恉深遠。如登岳觀海。莫能窮其涯涘。畢王張蘇諸家。於此書讎校亦良勤矣。然其偶有不照。爲後人所匡正者。不可僂指數。余幸生諸賢之後。得據彼成說。以推其未竟之緒。然此書甫成。已有旋覺其誤者。則其不自覺。而待補正於後人。殆必有倍蓰於是者。其敢侈然以自足邪。甲辰春取舊寫別冊。散入各卷。增定爲此本。幷識之以見疏㢈之咎。無可自掩。且以晞望於後之能校讀是書者。光緒丁未四月。籀廎居士書。

墧ハ確ト同ジ。
迻ハ移ト同ジ。
叚ハ假ト同ジ。
叅日ハ累日ナリ。
宷ハ審ト同ジ。

此書寫定於壬辰癸巳閒。逮甲午夏屬吳門梓人毛翼庭。以聚珍版印成三百部。質之通學。頗以爲不謬。然多苦其奧衍。瀏覽率不能終卷。惟吾友黃中弢學士爲詳校一過。舉正十餘事。多精墧。亦今之張伯松矣。余亦自續勘得臆義逾百事。有前誤讀誤釋。覆勘始覺之者。咸隨時迻錄。別冊存之。此書最難讀者。莫如經・經說四篇。余前以未見臯文先生經說解爲憾。一日得如臯冒鶴亭孝廉廣生書云。武進金湋生運判武祥臧有先生手槀本。急屬鶴亭馳書求叚錄。金君得書則自校寫一本寄贈。得之驚喜叅日。余前補定經下篇句讀。頗自矜爲剏獲。不意張先生已先我得之。其解善談名理。雖校讎未宷。不無望文生義之失。然固有精論足補正余書之闕誤者。金冒兩君。惠我爲不淺矣。既又從姻戚張文伯孝廉之綱許。叚得陽湖楊君葆彝經說校注。亦閒有可取。因與張解并刪簡。補錄入冊。凡余舊說與兩

後語二卷

上

下

（大凡十有九卷）

墨子閒詁總目

墨子考敍終

稱。宜哉後儒傚顰。故讀諸子者。能窮其源。始可言其義也。老聃生周季。眎捨本走末。乃說天與性。諸子亦建一時之權而不已。夫依天與性。聖人制作之事。非守成之業。而諸子恃才。胥欲自爲聖人之所爲。孔子好古無常師。以外文武之道而不可行也。不語天道與性。非聖人則不可議矣。故不可得而聞也。後世未窮其理。謾用其術者有之。夫楊墨百家。不能外於孝悌忠信賞罰刑政。則卽吾道。首鼠持一端。鼓舞衆心。在不出百日。持國柄秉政權也。非其術有所試於天下弗苟也。游學于諸侯之徒所用。故當途者不極其術之所有。則必惑焉。而陷其術。不可不愼也。余於諸子難讀者。必訂其理。今又讀斯書。盡經說二篇。以探其蘊奧爲此也。但以諸子害於吾道。而不寓目。則蓋其次也。

寬政乙卯秋九月　　埼允明誌

至經經說二篇。茅氏博覽不能容句。猶牆面而立。顧諸子設經篇。述其樞要。如不讀斯篇。則其術弗可悉也。依說互擧。則豈其不得乎。於是校錯簡。訂誤謬。搜索義理。竟有頗得焉。經曰體分於兼。仁體愛也。日中而缶南也。缶磬古今字。日午而昃。是其愛有所不及也。又曰。禮圜一中同長也。貴者公。賤者名。而俱有敬慢焉。此等異論也。是體有不偏也。雖孝務爲之非自然。其際有間中也。兼則體在其中矣。務本而枝從。同重體異二體故取同。同不外於兼。故取兼。兼同兩備。莫不如天地之利物之大邪。有仁而有義。義而有分別。有分別則有禮。禮而有敬。有敬則有等異。天其有等異邪。無等異則不有分別。人本天。故聖人務本。天其有禮乎。其意大概如此。果其說之是乎。無體不有分別。則無父無君。孟子之言可觀也。非儒篇極口誹孔子。奚有孔取墨。墨有孔乎。昌黎之言。不可信也。孔墨之稱。既見于列子。非賈誼創稱也。墨子一唱。百家倣而誹孔子。敏而好古。述而不作。特卽詩書取徵而背馳。墨子爲之魁。則貴而並

墨子考敍

諸儒讀墨子。論其道。或云儒墨並稱。或云孔墨必相用。論其時。或云並孔子時。或云在其後。司馬禎以其書有文子。定爲在七十子後。然則孔子沒後。七十子不能當塗施行。但講其義。後進於禮樂。彌尙爲美觀。益不得其實。旣而嚮孔子之時。棘子成問子貢。亦是也耳。於是楊墨傷時弊。以爲王道約而易摻。迺取道之一端。本堯舜之則天。推天地窈冥不可繹而度焉。擴而充之。俾人出其意外而徑進。故誹譏先聖是務。阿世俗苟合。專任於齒牙。迺易入。然其要其歸。必止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事也。此申韓商鞅李斯所由。實楊墨爲百家之嚆矢哉。孟子距二氏不遠。竊悉其術而闢之。云無君無父。後儒不問其義何如。直聞孟子之言。仇視則其書遂廢。至唐拾掇蠹餘。闕難讀者。僅傳數篇。雖昌黎不能悉其義於殘編云。孔必用墨。墨必用孔。至李卓吾又據之。但茅鹿門本號全書。增載數篇。而誤註滋甚。吾邦先儒秋儀。校訂略有所考。而

蠡管ハ誤ナリ。

秦穆公所見句芒同。奉珪者東方之玉。與禮經祀方明東方以珪之義合。而今本奉珪誤作若瑾。其義遂不可通矣。若此之類。輒罄蠡管。證厥違迕。它若經說篇之蠙爲蚏。虎爲霍。兵法諸篇之幎爲順。又爲類。芒爲芸。桴爲杯。其跂互尤不易理董。覃思十年。略通其誼。凡所發正。咸具於注。凡譌挩之文。舊校精塙者。徑據補正。以資省覽。其以意訂定者。則箸其說於注。不敢專輒增改。以昭詳愼。世有成學治古文者。儻更宣究其恉。俾二千年古子。釐然復其舊觀。斯亦達士之所樂聞與。校寫既竟。復記於後。詒讓。

雈ハ紕ニ同ジ。
公孟篇ハ耕柱篇ノ誤。

爲後人所竄定者。殆不知凡幾。蓋先秦諸子之譌舛不可讀。未有甚於此書者。今謹依爾雅說文。正其訓故。古文篆隷。校其文字。若尙同篇引術令。卽書說命之佚文。魏晉人作僞古文尙書。不知術爲說之叚字。遂攈其文竄入大禹謨矣。兼愛篇注召之邸。虖池之瀆。召之邸。卽孫炎本爾雅釋地之昭餘祁。亦卽周禮職方氏之昭餘祁。今本召譌爲后。其義不可解。畢氏遂失其句讀矣。非攻篇之不著何。卽周書王會之不屠何。畢氏不憭。依俗本改爲中山。遂與墨子舊文不合矣。明鬼篇迓無罪人乎道路術徑。迓卽孟子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非樂篇折壤坦折。卽周禮硩蔟氏之硩。今本迓譌爲退。折譌爲拆。畢蘇諸家。各以意校改。遂重悂貤繆。不可究詰矣。公孟篇夏后啓使菻斲雉已卜於白若之龜。菻卽嗌之籀文。亦卽伯益與漢書述尙書古文伯益字正合。今本菻斲雉已譌作翁難雉乙。又挩雉字。遂以翁難乙爲人姓名矣。非攻下篇說禹攻有苗。有神人面鳥身。奉珪以侍。此與

舛屚ノ屚ハ漏ト同ジ。

朢ハ望ニ同ジ。

淮南王書ハ所謂淮南子ナリ。

悟ハ牾ト同ジ。

箋釋諸子ハ、許愼ガ淮南子ヲ注釋シタルヲ云フ。

本。黄不烈所景鈔者。今臧杭州丁氏。缺前五卷。大致與道臧本同。顧千里校道・臧本。臧本明正統十年栞。畢本亦據彼校定。而不無舛屚。顧校又有季本傳錄或作李本。未知孰是。明槧諸本。大氐皆祖臧本。畢注略具。今並不復詳校。又嘗得倭寶歷開放刻明茅坤本。幷爲六卷。而篇數尙完具。卌耑附校異文。閒有可采。惜所見本殘缺僅存後數卷。用相勘覈。別爲寫定。復以王觀察念孫・尙書引之父子。洪州倅頤煊。及年丈俞編修樾。亡友戴茂才朢所校。參綜攷讀。竊謂非儒以前諸篇。誼恉詳焯。畢王諸家校訓略備。然亦不無遺失。經說兵法諸篇。文尤奧衍淩襍。檢攬舊校。疑滯殊衆。礸覈有年。用思略盡。謹依經誼字例。爲之詮釋。至於訂補經說上下篇。旁行句讀。正兵法諸篇之譌文錯簡。尤私心所竊自喜。以爲不繆者。輒就畢本。更爲增定。用遺來學。昔許叔重注淮南王書。題曰鴻烈閒詁。據宋槧本淮南子。及晁公武讀書志。閒者發其疑牾。詁者正其訓釋。今於字誼。多遵許學。故遂用題署。亦以兩漢經儒本說經家法。箋釋諸子。冋後學所睎慕。而不能逮者也。光緒十有九年。歲在癸巳十月。瑞安孫詒讓序。

墨子書舊多古字。許君說文擧其羛緢二文。今本並改易不見。則其

四術ハ詩書禮樂、六藝ハ禮樂射御書數。
乖盭ハ乖戾ト同ジ。

齗齗ハ辨爭ノ貌、洙泗齗齗ハ史記魯世家ニ出ヅ。

墨子眞天下之好也云云、墨子ハ眞ニ天下ヲ好愛スル者ト云フベシ、故ニ天下ヲ好愛スルコトヲ求メテ、意ノ如クナラザルトキハ、自分ハ形容枯槁スルガ如キ苦境ニ至ルモ、休マザルナリ、然則救世ノ才士ト稱スベシ。

尟ハ鮮、挩ハ脫ト同シ。

叚ハ假ト同。

諟正ノ諟ハ是ト同ジ。

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爲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爲乖盭。然周季道術分裂。諸子舛馳。荀卿爲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游・夏・孟子諸大賢。皆深相排笮。洙泗齗齗。儒家已然。墨儒異方。跬武千里。其相非寧足異乎。綜覽厥書。釋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於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莊周天下篇之論墨氏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又曰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論與。墨子既不合於儒術。孟・荀・董無心・孔子魚之倫咸排詰之。漢晉以降。其學幾絕。而書僅存。然治之者殊尟。故挩誤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轉多。沿襲未改。非精究形聲通叚之原。無由通其讀也。舊有孟勝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鎭洋畢尙書沅。始爲之注。藤縣蘇孝廉時學。復刋其誤。掤通涂徑。多所諟正。余昔事讎覽。旁摭衆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吳寬寫

漢志ハ漢書藝文志ヲ云フ。

恉ハ旨ト同ジ。

莊周書云云ハ莊子天下篇ヲ見ヨ、公孫龍書ハ公孫龍子ヲ見ヨ。

諸鉅子ハ墨學ノ大師ヲ云フ。

不修百國春秋トハ、孔子ノ筆削ヲ經ザル春秋ヲ云フ。

右夏左周トハ、夏ヲ尊ビ周ヲ卑シムヲ云フ。

漢志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之語魏越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尚賢至非命三十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恉要矣。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為別傳。惟脩身親士諸篇。誼正而文靡。校之它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頗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蓋稍後於七十子。不得見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文子・公輸般相問答。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逮聞齊康公興樂。及楚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悕於獷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剴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修百國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

涂徑ノ涂ハ塗ト同ジ。

蝨ハ脈或ハ脈ニ同ジ、䖧摘トハ醫師ガ脈ヲ診シテ、其病ヲ發見スルコトヲ云フ。

權輿ハ始ナリ。

反本一言トハ仁政ヲ行フヲ云フ。

國朝鎭洋畢氏。始爲之注。嗣是以來。諸儒益加讐校。涂徑既闢。奧窔粗窺。墨子之書。稍稍可讀。於是瑞安孫詒讓仲容。乃集諸說之大成。著墨子閒詁。凡諸家之說。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補之。至經說及備城門以下諸篇。尤不易讀。整紛剔蠹。䖧摘無遺。旁行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蓋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也。以余亦嘗從事於此。問序於余。余何足序此書哉。竊嘗推而論之。墨子惟兼愛。是以尚同。惟尚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講求備禦之法。近世西學中光學重學。或言皆出於墨子。然則其備梯・備突・備穴諸法。或卽泰西機器之權輿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戰國也。以孟子反本一言爲主。而以墨子之書輔之。儻足以安內而攘外乎。勿謂仲容之爲此書。窮年兀兀。徒敝精神於無用也。光緒二十一年夏。德淸俞樾。

尸佼ハ秦商鞅ノ師ニシテ、著書アリシモ多ク殘缺ス、此言ハ爾雅釋詁刑昺疏ニ見ユ、孫星衍ノ平津館叢書ニ、其善本ヲ收ム。
韓非ノ說ハ、韓非子顯學篇ニアリ。
尼山ハ孔子ナリ。

孟子以楊墨並言。辟而闢之。然楊非墨匹也。楊子之書不傳。略見於列子之書。自適其適而已。墨子則達於天人之理。熟於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戰國百餘年間時勢之變。欲補弊扶偏。以復之於古。鄭重其意。反復其言。以冀世主之一聽。雖若有稍詭於正者。而實千古之有心人也。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以儒墨並爲世之顯學。至漢世猶以孔墨並稱。尼山而外。其莫尙於此老乎。墨子死而墨分爲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今觀尙賢・尙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異。而大旨無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鄧陵三家相傳之本不同。後人合以成書。故一篇而有三乎。墨子弟子。網羅放失。參攷異同。具有條理。較之儒分爲八。至今遂無可考者。轉似過之。乃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傳誦既少。注釋亦稀。樂臺舊本。久絕流傳。闕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塵薶終古矣。

坤一ノ旗下ニ屬シテ、南京布政使タリ。辭職ノ後ニ師範學堂ヲ起シテ、子弟ノ薫陶ヲ計リ、且ツ著述ニ專ラナルヲ以テ、其聲望一時ニ高シ。章炳麟マタ之ト親交アリ。其學ハ公羊派ヨリモ、寧ロ左傳派ニ近シト云フ。著述ハ本書ノ外、周禮正義・周禮政要・周書斠補・周禮三家佚注・九旗古述・札迻・古籀拾遺・名原・籀廎述林・梁文擧例・古籀遺論・廣韻姓氏刋誤・詩文集ニシテ、余ノ親シク見タルモノハ、正義及ビ政要ノ二書ナリ。周禮ニ關シテ、此二種出デタルハ、猶ホ墨子ノ閒詁ニ於ケルガ如シ、實ニ不朽ノ良書ト謂フベシ。

墨子考ノ著者戸埼允明氏ハ、字哲夫、淡園ト號ス。享保九年常陸ノ國松川ニ生レ、水戸藩ノ支封守山藩ニ歴事シテ、大ニソノ優遇ヲ蒙ル。文化三年十一月疾ミテ沒シ、江戸ノ巣鴨東福寺ニ葬ル、壽八十有三。允明人トナリ敦厚寡欲、好ミテ後進ヲ誘掖ス。初メ學ヲ徂徠學派ノ岡田宜汎ニ受ク、藩主頼寛侯マタ物子ノ學ヲ好ム、其論語徴集覽ヲ撰ムヤ、允明實ニ服南郭ト與ニ、之ヲ校訂ス。品藻ニ至リテハ、文ハ秦漢、詩ハ唐明ヲ以テ歸トナス。又書ニ巧ナリ。著ス所、三十五部凡ベテ百五十五卷ニシテ、上木セラレタルモノハ、老子正訓・戰國策考・唐詩選箋注・唐詩餘言・唐詩聯材・尺牘彙材・大東古今詩雋等ナリ、皆世ニ行ハルト云フ。

大正元年十二月

小柳司氣太識

家而葬。服レ喪三年大毀扶レ杖。世主以爲レ孝而禮レ之ト、其流弊ノ太甚ダシキヲ知ルベシ。由來支那國民ハ虛禮空文ニ拘泥スル者ナレバ、其三年ノ喪モ唯形式的ニ之ヲ履行シ、又孝行ノ虛名ヲ博センガ爲ニ、強ヒテ之ヲ爲ス者ナシトセズ、彼ノ有子ノ如キスラ、始ハ辟踊ノ禮ヲ去ラント欲シタルニ非ズヤ。後世ニ至リテハ太甚ダシク、泣男ヲ雇ヒ、給金ノ多寡ニヨリテ、哭泣ノ大小ヲナスノ奇習ヲ生ズルニ至レリ。然ラバ墨子ノ薄葬說ノ出ヅル偶然ニアラザルヲ知ルベシ。

注四　墨子ガ非戰論ヲ主張シタルニ、其學派ニ禽滑釐ノ如キ兵術家アルト同時ニ、宋銒ノ如キ極端ナル非戰論者アルコトヲ注意スベシ。荀子天論・莊子天下篇・韓非子顯學篇ニヨルニ、宋子ノ說ハ、人ヨリ如何ナル恥辱ヲ蒙ルトモ、敢テ之ニ抵抗スルナキヲ主旨トナス。尙ホ荀子ノ天論ニハ、十分ニ宋榮子ヲ批評セリ。世人或ハ唯孟子ノ墨子ヲ論駁セシヲ稱スト雖モ、荀子ノ更ニ有力ナル論鋒ヲ以テ、各種ノ方面ヨリ墨子一派ヲ攻擊セシヲ擧グルモノ少ナシ。

附記　孫詒讓及戶埼允明ノ小傳

閒詁ノ著者孫詒讓氏ハ浙江省溫州府瑞安ノ人ニシテ、四五年以前ニ歿ス。父ヲ孫衣言トイフ、遜學齋詩鈔ヲ著ス。詒讓ハ兪曲園門下ニシテ、翰林ヨリ出身シ、侍郎ニ至ル。又劉

ニシテ、今驟カニ之ヲ論斷スルコト能ハズト雖モ、之ヲ要スルニ喪禮ニ關シテハ、儒家往往重キニ失シタルノ風アリ。今禮記檀弓ニ由リテ之ヲ證センニ、魯人朝ニ祥シテ(祥トハ大祥ニシテ三年、實ハ二十五ケ月ノ喪ヲ除ク時ノ祭)暮ニ歌ヒシモノアリ、子路之ヲ笑ヒシニ、孔子反リテ其人情ヲ知ラザルヲ戒メタリ。又伯魚ノ母死セシトキ、一年ヲ經過シテ、伯魚猶ホ哭泣ノ禮ヲ行ヒシカバ、孔子之ヲ聞キテ太甚ダシトナス。之ヲ禮制ニ照スニ、魯人ノ朝祥暮歌ハ早キニ失シ、伯魚ノ哭泣ハ長キニ失スルモ、孔子ハ彼ヲ揚ゲテ此ヲ抑フ。曾子ハ其親沒スルヤ、水醬口ニ入ラザルコト七日、子思三日ヲ以テ可ナリトナス。其弟子樂正子春モ、其母ノ死スルヤ、五日間絶食シテ、自ラ其情ヲ矯メタルヲ悔ユ。是ヲ以テ孔子ハ、喪具ハ家產ノ多少有亡ニ稱フベキモノトナシ、眞ニ財ナケレバ、只棺ヲ墓穴ニ內レテ猶ホ禮アリト爲スコトヲ得ルトナス。故ニ厚葬ノ爲ニ財產ヲ費シテ、以テ家ヲ敗ルベカラズ、久喪ノ爲ニ哀毀骨立、以テ身體ノ健康ヲ害スベカラザルヲ戒ム。以上ノ事實ヲ以テ之ヲ見ルトキハ、孔子ノ當時、スデニ漸ク流弊ヲ生ジタルモノニ非ルカ。故ニ齊ノ大夫國子高ハ、其病革ルニ及ビテ、遺命シテ之ヲ瘠土ニ葬リ、棺槨ハ以テ尸ヲ藏スルニ足レバ可ナリトナス。是レ周代ノ楊王孫ニシテ(漢書本傳ヲ見ヨ)、スデニ、墨子ニ先ダチテ、薄葬ヲ實行シタルモノニ非ズヤ。韓非子顯學篇ニ曰ク、儒者破

注三。厚葬ノ一例ヲ述ベンニ、左傳成公二年八月ニ、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云云ノ文アリ。其意ハ蛤ノ貝殼ヲ燒キタル灰ヲ壙中ニ埋メテ、棺ノ腐敗ヲ禦ギ、多ク車馬ヲ埋メ、殉死ヲナサシメタルヲ云フ。而シテ其始字ハ、唯宋國ニ就キテ下シタルモノニシテ、一般ニ厚葬殉死ノ風行ハレタルモノノ如シ。故ニ左傳文公二年ニ秦穆公ノ卒スルヤ、子車氏ノ三子ヲ殉死セシム。時人之ヲ哀ンデ、黃鳥ノ詩ヲ賦シ(詩經秦風ニ載ス)、又定公三年ニ、邾莊公ノ卒スルヤ、先ヅ葬ルニ車五乘ヲ以テシ、臣下五人ヲ殉死セシム。又禮記檀弓上ニヨルニ、齊大夫陳子車ノ沒シタルヤ、其妻等殉死ノ人ヲ議定セシニ、陳子亢(卽孔子ノ弟子陳子禽)之ヲ諫メ、陳乾昔ノ沒スルヤ、遺命シテ其二婢ヲ殉死セシメントシタレドモ、其子之ヲ聽カザリシコトヲ載ス。又同篇ニ宋桓魋石椁ヲ爲ルニ、三年ヲ費スヤ、孔子之ヲ譏リテ「死欲速朽」トイフ。稍、降リテ吳王闔廬ノ虎邱ニ於ケル、將タ秦始皇ノ驪山ニ於ケル、其墳墓ノ壯大閎麗ナルコトハ、吳越春秋・史記秦始皇本紀ニ明カナリ。亦以テ厚葬ノ惡風ノ、漸次ニ盛ナリシヲ知ルベシ。又三年喪服ノ如キハ、康有爲ハ以爲ヘラク、孔子ノ創制ニシテ、古來未ダ曾テ此ノ如キ定法アラズト、之ヲ證スルニ論語ノ宰我短喪及ビ子張諒闇ノ二問ヲ以テシ、進ンデ尙書堯典ノ筆者ハ孔子ナルコトヲ論ジテ、其四證ヲ擧ゲタリ(康子著孔子改制考ヲ見ヨ)。是レ經典上ノ一大疑問

注。二。

$\triangle ABC$ ニヨリテ $\frac{BC}{AB}=\frac{DE}{AD}$

$$\frac{x^{尺}}{y^{歩}}=\frac{30^{尺}}{123^{歩}}\cdots\cdots\cdots\cdots(1)$$

$\triangle FBC$ ニヨリテ $\frac{x^{尺}}{(y+1004^{歩})}=\frac{30^{尺}}{127^{歩}}\cdots(2)$

$(1)\div(2)\ 1+\frac{1004}{y}=1+\frac{4}{123}$

$\therefore\ y=1004\times\frac{123}{4}=\underline{\underline{251\times123^{尺}}}$

之ニヨリテ BC ハ $251\times123-123$

$=250\times123\ldots\ldots$

$=30750$ 歩

$=$<u>102 里 150 歩</u> (但シ 300 歩ヲ一里トス)

$x=y\times\frac{30^{尺}}{123^{歩}}=251\times123$歩$\times\frac{30^{尺}}{123^{歩}}$

$=251\times30$ 尺

$=1255$ 歩 (但シ 6 尺ヲ以テ一歩トス)

$=4$ 里 55 歩 (但シ 300 歩ヲ以テ一里トス)

近時支那人マタ墨學西漸ノ説ヲ唱フ。以為ヘラク其天鬼崇拜ハ、彼ノ耶蘇教ナリ。其政治論ハ、彼ノ社會主義ナリ。其經及ビ經説中ノ數學光學等ハ、彼ノ科學思想ナリト。黄遵憲ノ日本國志卷九學術志ノ所説ノ如キ卽チ是レナリ。西人亦其耶蘇教ヲ以テ、天鬼崇拜ニ附會シ、其宗教ノ世界ニ普及シテ、人心ノ自ラ趣ク所ヲ觀ルニ足ルベシトナス。皆是レ一種ノ本地垂跡、若シクハ化胡經ト同轍ノミ。余嘗ツテ之ヲ哲學雜誌第十七卷一八一號「支那現今ノ思想界」第三ニ論ジタルヲ以テ之ヲ省ク。

注一　幾何原本六卷ハ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天文算法類ニ採錄セラル。曰ク西洋人歐几里得(Euclid)撰、利瑪竇(Mathaeus Ricci)譯而徐光啓所筆受也云云ト。尙ホ利氏ノ著述ニシテ、採錄セラレタルモノヲ擧ゲンニ、同類ニ乾坤體義二卷、同文算指前編二卷通論八卷アリ。同部雜家類雜學存目ニ辨學遺牘一卷、二十五言一卷、天主實義二卷、畸人十篇二卷、附西琴曲意一卷、交友論一卷アリ。其大旨皆耶蘇教ヲ述ベテ、佛老二氏ヲ攻擊セシモノナリ。利氏ハ支那ニ西學ヲ導キシ者ノ唱首ナレバ、一言此ニ附記ス。

勸ムルハ其理解シガタシ。人鬼ニシテ、若シ墨子所說ノ如ク、神靈ナルモノナラシメバ、豈桐棺三寸、衣服三領ノ如キ薄葬ヲ悦バンヤ、抑々天下ノ生人甘ンジテ之ヲ行フ者アランヤ、必ズヤ福ヲ徼メンガ爲ニ、厚葬ヲナスベシ、墨子ハ何ヲ以テ之ヲ喩サント欲スルカ。公孟篇ハ、一二ノ辨疏アルモ、其論理未ダ徹底セリトイフベカラズ(王充論衡薄葬篇及ビ書篇ヲ見ヨ)。又墨子ハ非戰論ヲ主張シタルニモ關セズ(注四ヲ見ヨ)、自ラ戰術ニ長ジ用兵ニ熟シ、ソノ門人禽滑釐ノ如キハ、驍勇ヲ以テ世ニ鳴ル。コレヲ以テ康有爲ノ如キハ、戰國漢代遊俠ノ徒ヲ以テ、皆墨學ノ餘流ト認ムルニ至ル(康氏孔子改制考卷六墨老弟子後學考ヲ見ヨ、陳澧ノ東塾讀書記卷十二ニモ亦之ニ論及ス)。是レ或ハ其非戰說ヲ主張シ、天下ノ平和ヲ企望シタルガ爲ニ、此反對療法ヲ實行シタルモノナランモ、未ダ十分ニ此矛盾ヲ解釋スルノ說アラザルナリ。漢志儒家ニ董子一篇アリ、其自注ニ曰ク「名ハ無心、墨子ヲ難ズ」ト、其書傳ラザルハ惜ムベキナリ。又西人ノ本書ニ關スル著述ニハ、Faber 氏ノ Die Grundgedanken des alten chinesischen Socialismus. 1877 アリ、初メニ社會主義ヲ論ジ、次ニ親士篇ヨリ非儒篇ニ至ル迄ノ各篇ノ大要ヲ翻譯シテ、各篇每ニ之ヲ評論シテ傍ラ同氏ノ著セル Staatslehre auf ethischer Grundlage 即孟子ヲ論ゼシモノト比較ス。又 Legge 氏翻譯ノ孟子ノ序論第三篇第二章ニ、兼愛三篇ノ翻譯及ビ批評アリ。

生ズルノ恐ナキヲ保セズ、故ニ孟子ハ、衞道ノ必要上、之ヲ闢キテ廓如タラシメタルモノナルベシ。

第三復歸主義　春秋戰國ノ諸子百家ハ、皆其說ヲ以テ天下ノ敝ヲ救ハント欲ス、而シテ墨子ノ如キハ最モ儒敎ノ經典ニ精通シタル者ナリ。蓋シ其魯ニ生レタルヲ以テナルベシ。故ニ其書中ニ詩書ヲ引證スルコト頗ル多ク、又「百國春秋ヲ見ル」ノ語アリ（墨子佚文）此春秋ハ孔子ノ春秋ト異ナルモノナルモ、其博學ハ疑フベカラズ。故ニ貴義篇ニヨルニ、其衞ニ遊ブヤ、書籍ヲ携帶スルコト多キヲ以テ、弦唐子ニ怪マレタルコトアリ、彼老莊ノ如ク、知ヲ絕チ聖ヲ棄ツル者ト同ジカラザルナリ。然レドモ禮樂ニ於テハ、古代ヲ標準トシテ、非樂節用ヲ主張シタルハ、頗ル老莊ノ復歸主義ニ類スルモノナクンバアラズ。然レドモ此ノ如キ說ヲ以テ、天下ヲ率キント欲スルハ、人間ノ感情ヲ無視シ、徒ラニ一世ヲ擧ゲテ、頑陋冷酷ナル實利主義ノ下ニ服從セシメントスルモノニシテ、人文進化ノ理法ニ背キタルモノナリ（荀子ノ王覇・富國・禮論諸篇ノ駁論ヲ見ヨ）。

第四學說ノ矛盾　墨子ノ學說ニハ矛盾アリ、鬼神ヲ以テ道德ノ源泉トナシ、之ニ最高ノ權威ヲ持タシメタルニモ關セズ、非命說ヲ唱導スルハ何ゾヤ。盜跖壽ヲ得テ、顏回却リテ短命ナルハ如何ニコレヲ解釋セントスルカ。又鬼神ノ尊嚴ヲ主張シテ薄葬ヲ

何ニ天時地利ヲ利用シテ、殖産ノ術ヲ講スベキカニ注意セザルナリ。故ニ墨子ノ說ヲ充タストキハ、米粟足ラザレバ、飲食ヲ廢スルノミ。(カカル消極的救濟法ヲ恃ムハ、タダ墨子ノミナラズ、恐ラクハ支那經濟學者ノ通例ナルベシ)。孟子ニ於テハ然ラズ、庠序學校ヲ設ケテ孝悌ノ敎ヲ申ヌルハ、是レ國民ヲシテ賢良ナラシムルノ法ナリ。山林ヲ保護シ、河海ノ濫獲ヲ禁ジ、豪強兼併ノ弊害ヲ矯メントスルハ、富源ヲ培養シ、民力ヲ休養スルノ術ナリ。此點ニ於テ墨子ノ所說ハ、偏見ニ拘泥シテ用意周到ナラズ、其經世的手腕ハ、孟子ニ數等ヲ輸スルモノトイフベシ。

第二孟子ノ攻擊　孟子ハ口ヲ極メテ楊墨ヲ攻擊シタルコト、今茲ニ其證ヲ擧グルヲ須タズシテ明カナリ。墨子學ノ衰微ハ、此攻擊與リテ力アリト謂フベシ。然レドモ之ヲ夷考スルニ、墨子自家ノ兼愛說ハ、必ズシモ直ニ孟子ノ所謂「父ナク君ナキ者」ト認ムベカラズ。其兼愛ハ博愛ノ意味アルモ、其同等ニ愛スルトイフコトハ、此博愛ヨリ來ル自然ノ結論タルニ過ギズ。故ニ墨者夷之ガ孟子ト辯ズルヤ曰ク、「施由親始」ト稱シテ、一面ニハ愛ニ差等ナキヲ明ニスルモ、其愛ヲ實行スルハ、孟子ノ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ト、特ニ異ナルモノアルヲ見ザルナリ。但ソレ儒敎ノ流弊ハ墨子ヲシテ起タシメタルガ如ク、墨子自身ノ說モ、後世ニ至リテハ流弊ヲ生ジタルモノアリ、或ハ

ナリ、豈永ク勢力ヲ維持スルコトヲ得ンヤ。又其政治論ヲ見ルニ、人君ヲ以テ、上、天命ヲ奉ジ、下人民ヲ治ムルモノトナスハ、儒教ト同ジト雖モ、實際施政ノ方針ニ至リテハ、頗ル異ナルモノアリ。前述ノ如ク、墨子ハ賢士ノ國家ニ必要ナル所以ヲ知リ、其有無以テ國家ノ治亂ト相關スルモノアルヲ說キタルハ可ナリト雖モ、如何ナル方法ヲ以テ、此賢士ヲ得ルカトイフニ、單ニ賞罰ヲ以テ人臣ニ臨メバ可ナリトイフニ過ギズ、是レ申商韓非ノ所說ト擇ブ所ナシ。然レドモ墨子ノ說ハ誤レリ、何トナレバ賞罰ハ只人ヲ畏レシムルコトヲ得ルモ、未ダ人ヲ心服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モノナリ。且又賢士ヲ得ント欲スレバ、必ズ敎學ノ力ヲ須タザルベカラズ、然ルニ墨子ノ書中、未ダ嘗テ學校敎育ノ事ニ論及スルヲ見ズ、是レ豈ソノ根柢ヲ培ハズシテ、枝葉ノ盛ナルヲ望ムノ類ニ非ズヤ。又墨子ガ節用ヲ唱ヘ、特ニ農本主義ノ立脚地ヨリ、米粟ノ充備ニ注意シタルハ可ナリト雖モ、其經濟政策ハ、徒ラニ消極的手段ニ應用スルノミニシテ、積極的ニ出デザルナリ。七患篇ニ由ルニ、一穀實ラザル時ハ、大夫以下皆祿五分ノ一ヲ損シ、二穀實ラザルトキハ五分ノ二、三穀實ラザルトキハ五分ノ三、四穀實ラザルトキハ五分ノ四、五穀實ラザルトキハ全ク祿ヲ與ヘズトイヒ、或ハ人君ハ日日ノ供御ヲ減ジ、外國使聘ノ饗宴ヲ節シ、士ハ學校ニ入ルコトヲ止メテ、稼穡ニ從事セシムベシトイフニ過ギズシテ、如

此說タルヤ、幽玄ナル哲學上ノ基礎、乃至宗教上ノ信念アルニ非ズ、徒ラニ過去ノ事實ヲ枚擧シテ人ノ畏懼心ヲ慫動シ、之ニ由リテ以テ善行ヲナサシメントスルモノナリ。之ヲ要スルニ、一種ノ迷信ノミ。夫レ單純ナル畏怖恐懼ノ如キ感情ヲ以テ、神ト人トノ關係ヲ說明スルコトヲ得ベキハ、是レ未開人ノ間ニ行ハルルコトナルモ、人智進歩ノ時ニハ、何人モ之ニ滿足スル者ナシ。是ヲ以テ兼愛節葬ノ如キハ、其門人中之ヲ祖述セシ者アルモ、此宗教的方面ニ至リテハ、自ラ泯滅ニ歸セルハ勢ノ必然ナリ。加之其所說ハ功利的主義ヲ含ム者ニシテ、摩頂放踵ノ兼愛主義モ、畢竟スレバ自己ノ利益ナルガ故ニ、之ヲ爲スベシトイフニ歸ス。故ニ兼愛篇ニ以爲ヘラク、兼愛ヲ行ハザルハ、兼愛ノ適、以テ自利タルヲ知ラザルニ因ルトナシ、又政府ガ兼愛ヲ悅ビ、之ヲ實行シタル者ヲ賞シ、之ニ背キタル者ヲ罰スル時ハ、國民皆必ズ交、相愛シ相利スルニ至ルベシトナス。故ニ墨子ノ倫理說ハ、嚴正ナル義務ノ觀念ニ乏ク、中心ヨリ油然トシテ善ヲ行ヒ惡ヲ避クルニ非ズシテ、寧ロ自利及ビ制裁ノ動機ニ由ルモノト曰ハザルベカラズ。故ニ其學派宋鈃ガ、秦楚ノ交戰ヲ罷メシメント欲スルヤ、一ノ理由トシテ、其ノ事ノ不利益ナルヲ擧ゲタルノミ、敢テ一歩ヲ進メテ道德上ノ方面ニ論及セズ。故ニ孟子之ヲ評シテ、「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トナシタリ。(孟子告子下參照)其說ノ根柢此ノ如ク薄弱

モ、必ズシモ然ラザルベシ。儒教ノ隆盛尊嚴ハ、固ヨリ武帝ノ保護ニ歸スベキコト明カナリト雖モ、諸子百家ノ閉塞ハ自ラ時運ノ然ラシメタル所ニシテ、武帝ノ當時、既ニ復タ老莊申韓ノ必要ナキニ由リタルモノナリ。然ラズンバ何ゾ一人ノ手ヲ以テ天下ノ口ヲ障クコトヲ得ンヤ。墨子モ亦此ノ如シ。彼ハ老莊ノ如ク深遠ナル哲理、奇矯ナル論法ニ乏ク、又申商韓非ノ如キ深酷慘礉ノ思想ヲ有セズト雖モ、其厚葬久喪ヲ駁撃シ、平和主義ヲ鼓吹シ、勤儉節用ヲ唱ヘ、王族貴族ノ奢侈專横ヲ痛論シテ、良民ノ爲ニ慷慨流涕シタルハ、實ニ時弊ノ適藥トイフベク、苟モ當時ノ歷史ヲ知ル者、誰カ之ヲ首肯セザルモノアランヤ。然レドモ是レ一時ノ適藥ナリ、如何ナル場合ニモ、之ヲ使用スベカラザルヤ論ナシ。世運ハ回轉窮リナクシテ、マタ墨子ノ時代ニ非ズ、是レ其一蹶シテ復タ振ハザル所以ナリ。是故ニ唯老莊ノ說ハ、一面ニ於テ深遠ナル哲學的基礎ヲ有スルヲ以テ、後世ニ存シ、或ハ道教トナリ、或ハ宋學ノ淵源ヲ開キシモ、他ノ諸學派ハ、皆消滅シ若クハ敏腕ナル儒教的政治家ノ藥籠中ニ應用セラレタルニ止リテ、敢テ學問トシテ、之ヲ祖述スルモノアラザルナリ。然ラバ豈獨リ墨子學ノ衰微ヲ云云スルヲ要センヤ。

余ハ更ニ一歩ヲ進メテ、墨子學一家ニツキ之ヲ批評セントス。

第一學說ノ根柢薄弱ナルコト　墨子學ノ基礎ハ、前述ノ如ク道德神權說ナリ。然ルニ

クンバアラズ。試ミニ身ヲ當日君主ノ地位ニ置キテ、戰國策將タ史記蘇秦張儀列傳所載ノ遊説ト、孟子七篇荀子二十篇ノ辯論トヲ並聽セバ、誰カ又此ヲ捨テテ彼ヲ取ラザル者アラムヤ。之ヲ要スルニ、彼等ハ應病與藥ノ説法ヲナシタルモノニシテ、萬古不變ノ理想ヲ實現セントスルヨリモ、寧ロ目下焦眉ノ危急ヲ救濟スルニ後レザランコトヲ勗メタルモノナリ。是ヲ以テ、其言論ハ其當時ニ於テコソ有益ナリシモ、社會ノ狀勢一變スルニ及ビテヤ、十分ノ價値ヲ認メ難ク、否ナ若シ之ヲ實行スル時ハ、却リテ災禍ヲ生ゼザルモノ少ナシ。然レドモ孔子ノ道ニ至リテハ之ニ反ス。大中至正ノ公道ニ本ヅキテ、人倫ノ大法ヲ説キ、己ヲ修メ、施キテ以テ天下ヲ治ムルニ足ル。一時ノ效ナキモ、萬世ニ亙リテ弊尠ナク、赫赫ノ名ナキモ冥冥ノ益アリ。之ヲ譬フルニ諸子百家ハ一時ノ藥石ニシテ、孔子ノ道ハ平時ニ於ケル健康法ノ如シ。疾病ニ罹ル時ハ、激藥モ之ヲ服セザルベカラズ、手術モ之ヲ行ハザルベカラズ。然レドモ衛生法ヲ守ラザルトキハ、其激藥手術モ、十分ノ效ヲ奏シ難キニ非ズヤ。老莊申韓ハ儒教ノ流弊ヲ救フニ足ルベシト雖モ、之ニヨリテ儒教ヲ排スベカラザル事、猶ホ此ノ如シ。是レ即チ彼ノ盛衰隆替アリテ、此ノ永久ニ生命ヲ有スル所以ナルカナ。人或ハ漢武ノ六經表章ヲ以テ、儒教ノ位置始メテ確定シ、戰國ノ自由思想、是ニ於テカ漸ク閉塞シタルコトヲ論ズル者アル

熱罵冷笑ノ裏ニ、耿耿タル憂心ノ存スルコトヲ知ラザルベカラズ。論語ニモマタ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トイヒ、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トイヒシヲ見レバ、文治家ノ泰斗タル孔子ト雖モ、當時ノ繁文縟禮ノ流弊ニ對シテ、警戒ノ意アリシヲ知ルニ足ルベシ。世運益降リテ、戰國トナルニ及ビ、軍隊ノ多寡、兵糧ノ多少ハ、直ニ一國ノ安危存亡ニ關係スルコト大ナレバ、是ニ於テカ、申商韓非ノ徒、相尋ギテ起リ、皆富國強兵ノ術ヲ唱道ス。彼等ハ法治主義ニ由リテ、國民ノ公共心ヲ養成シ、團結心ヲ鼓舞ス、是ニ於テ或ハ私鬪ヲ禁ジ、或ハ收司連座ノ法ヲ設ケ、或ハ威信ヲ徙木棄灰ニ示ス。蓋シ嚴急ノ政治以テ緩慢柔惰ノ民俗ヲ一洗セント欲シタルモノニシテ、猶ホ織田信長ガ足利氏ノ後ヲ承ケテ、京師ヲ治ムルヤ、一錢斬ノ法ヲ施キタルガ如シ。彼等ハ又農本主義ノ經濟ニ由リテ、國民ノ強壯ヲ計リ、兵糧ヲ儲蓄セント欲ス、故ニ商工ヲ以テ末利トナシテ之ヲ鎭壓ス。彼等ハ文藝學術ヲ以テ空論遊食ノ裝飾品トナス、故ニ痛ク之ヲ排斥ス。彼等ト雖、仁義道德ノ美ヲ知ラザルニ非ズ、然レドモ彼等ハ嚴正ニ法律ト仁義道德トノ區別ヲ設ケタリ、卽チ彼等ハ、ドコ迄モ「スパルタ」的ニシテ「マキアベリズム」ノ信奉者ナリ。當時孟荀兩子獨リ卓然トシテ、王道ヲ主張シテ到ル處容レラレザルハ、必ズシモ梁惠秦昭ノ不明ヲ咎ムベカラズ、蓋シ時勢ノ自ラ然ラシメタルモノナ

研究セントスル者ハ、深ク思ヲ社會對哲學トノ關係ニ致サザルベカラズ、若シ此點ヲ等閑ニ附スル時ハ、決シテ其學說ノ眞價値ヲ發見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ベシ。特ニ秦漢以上ニ於テ其然ルヲ見ル。周家ノ制度既ニ紊亂シテ、諸侯互ニ雄長ヲ競ヒ、君師一體ノ敎育主義自ラ分レテ、學問道德ノ權威、處士ノ手ニ落ツルヤ、苟モ志ヲ當世ニ抱ク者、獨得ノ意見ヲ主張シテ、之ヲ實現シ、以テ社會ノ改革、時弊ノ救正ヲ目的トナサザルハナシ。孔子ノ如キハ、其改革者ノ最大ナル者ナリ。故ニ堯舜ヲ祖述シ文武ヲ憲章シ、夏殷周三代ノ制度ヲ融合シテ、以テ一王ノ法ヲ立テントス。然ルニ周家ノ政治、由來文治ヲ偏重シタルノ結果、諸種ノ流弊ヲ生ゼリ。曰ク繁文縟禮、曰ク氣風柔弱即チ是レナリ。是ヲ以テ孔子ニ先ダツコト殆ンド二百年ニ於テ、管仲ハ既ニ齊桓公ノ爲ニ、周禮ヲ變ジテ一新制度ヲ開キ、簡單便捷ノ霸政ヲ實行セリ。恰モ我國ノ大江廣元三善康信等ガ賴朝ノ爲ニ、王朝ノ律令格式ヲ變更シテ、封建ノ基礎ヲ定メタルガ如シ。老莊ノ仁義ヲ罵倒シ、禮樂ヲ蔑視シタルモ、皆是レ當時ノ繁瑣ナル儀式ニ反抗シ、若クハ名ヲ禮讓ニ假リテ、以テ私慾ヲ逞クシタルモノニ反激シタルニ由ラズンバアラズ。彼等豈一切ノ道德ヲ抛擲スル者ナランヤ。故ニ老子亦三寶ノ說アリ。莊子ハ老子ニ比スレバ、更ニ極端ナル個人主義ナリト雖モ、其書中往往倫道名分ノ事ニ論及ス。吾人ハ彼等ガ諸謔突梯

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ト(説苑修文篇ニモ之ト大同少異ノ文アリ)。然レバ則チ殷人ガ鬼神ヲ尊ビ、賞ヨリモ罰ヲ急ニシタルコト明ナリ。墨子ガ天鬼ヲ崇拜シ、且制裁ヲ以テ道德ヲ實行セシメントスルノ説ト相類スルモノナクンバアラズ。又夏人ハ忠ヲ尚ビ、殷人ハ質ヲ尚ビ、周人ハ文ヲ尚ブノ説アリ、其質ヲ尚ブトイフモノハ、是亦墨子ガ節儉力行ト其旨ヲ同ジクスルモノニ非ズヤ(董仲舒賢良對策・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白虎通三正三教ヲ見ヨ)。固ヨリ以上ノ引證ハ、漢代ノ儒者ガ名ヲ孔子ニ假リ、或ハ公羊傳ノ立脚地ヨリ解釋シタルモノニシテ、特ニ明カナル歴史的證左アルニ非レドモ、人文ノ進歩ヨリ言フトキハ、殷代ノ周代ヨリモ質朴ナルハ疑フベカラズ。然レバ則チ墨子ガ宋ニ永住セシコトハ、一概ニ全ク彼ノ學説ト無關係ナリト謂フコト能ハザルナリ。

第七墨子學批評　墨子ノ學ハ前述ノ如ク、一時盛大ヲ極メシモ、其後衰微シタルハ、何故ナルカ。余ハ之ヲ論ズルニ先タチテ、左ノ總論ヲ試ミザルベカラズ。

支那ノ哲學思想ハ其如何ナル學派トヲ問ハズ、皆當時ノ時代精神、將タ社會ノ狀勢ニ順應シ、若クハ反動シテ、起ラザルモノ少ナシ。彼等ノ著述ニハ乾燥ナル學理ノ裏ニハ、必ズ一片ノ時ヲ憂ヘ世ヲ慨スルノ意氣潛在スルモノアリ。是故ニ支那ノ哲學思想ヲ

キ留リシナルベシ。而シテ其子罕ニ囚繋セラレシハ、昭公六十五年(周威烈王二十二年)ノ時ナレバ、殆ンド三十六七年間宋ニ居リシコト明カナリ(此年代ノ決定ハ墨子閒詁ニ由ル)。夫レ宋ハ殷ノ後ニシテ、其制度文物スデニ蕩焉トシテ亡滅ニ歸シタルコトハ、孔子ノ「殷禮吾能言レ之。宋不レ足レ徵也(論語八佾ヲ見ヨ、中庸及ビ禮記ノ禮運ニモ此言アリ)ニヨリテ明ナリト雖モ、周ノ天子ヨリ特別ノ待遇ヲ受ケ、隨ッテ多少祖先ノ舊制ヲ保存シタルモノ、全ク之ナキニ非ズ。故ニ詩經大雅文王篇ニ曰ク、殷士膚敏、祼二將于京一。厥作二祼將一。常服二黼冔一ト、冔ハ殷ノ冠ナリ。鄭玄ノ箋ニヨレバ、周王ノ祭ニ當リテ、灌鬯卽祼ノ儀式ヲ將フヤ、殷ノ膚敏ナル人士、皆殷ノ冠服ヲ着シテ之ヲ助クルヲ云フ。又周頌有客篇ニ、有レ客有レ客。亦白二其馬一ト、是レ微子ノ周祭ヲ助クルヤ、白馬ニ乘リテ來朝シタルヲ云フ。周ハ赤色ヲ尙ブニモ關セズ、其白馬ニ乘リテ來ルヲ嘿許スルハ何ゾヤ、殷家從來白ヲ尙ブニヨル。墨子長ク此地ニ住ス、豈多少其流風餘韻ニ感化セラルルコトナカランヤ。且ツ又支那ニハ古來ヨリ三正三統ノ說アリ、曆法ヲ改ムルト與ニ、政治ノ方針ヲ一變スルノ謂ナリ。禮記ノ表記ニ曰ク、子曰夏道尊レ命。事レ鬼敬レ神而遠レ之。近レ人而忠焉。先レ祿而後レ威。先レ賞而後レ罰。親而不レ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レ文。殷人尊レ神。率レ民以事レ神。先レ鬼而後レ禮。先レ罰而後レ賞。尊而不レ親。其民之敝。蕩而不レ靜。勝而無レ恥。周人尊レ禮尙レ施。事レ鬼敬レ神而遠レ之。

歌舞ニ、葬儀ニ奢侈ヲ究極シ、快樂ヲ恣ニシ、外觀ヲ衒フ者多キヲ以テ、自ラ墨子ヲシテ、此説ヲ發セシメタルモノナルベシ(注三ヲ見ヨ)。之ヲ要スルニ、孔子ハ人ニ本ヅキ、墨子ハ天ヲ主トス。孔子ヲ貴族主義ト言フコトヲ得ベクンバ、墨子ハ社會主義ト稱スベシ。孔墨二子ノ異ナルコト此ノ如シト雖モ、墨子ノ所説ガ時勢ノ必要ニ應ジテ、社會ヲ救濟セント欲スルノ精神ハ、自ラ一片ノ眞理ヲ含ムモノナレバ、孟子所論ノ如ク、一概ニ之ヲ楊朱ノ淺薄ナル利己説ト同一視スベカラザルモノアリ。是レ韓文公ガ儒墨互ニ相須ツテ、世教ト爲スベキコトヲ論ジタル所以ナルベシ(韓文卷十一讀墨子ヲ見ヨ)。然レドモ文公ガ、儒墨間ニ於ケル諸種ノ一致點ヲ擧ゲタルモノヲ覽ルニ、孟子ノ所謂「其本ヲ揣ラズシテ末ヲ齊シクスル」ノ論法多シ。故ニ宋ノ黃震既ニ之ヲ駁論セリ(黃慈溪日抄分類卷五十五ヲ見ヨ)。

然レドモ墨子ノ孔子ニ反對シタル所以ハ、更ニ他ノ一理由アリ。卽チ其宋ノ大夫タリシコト是ナリ。前述ノ如ク、墨子ハ魯人ナレバ、自ラ周魯ノ文化的敎育ヲ受ケタルモ、其後更ニ宋ノ昭公ニ仕ヘテ大夫トナル、其年限明カナラズト雖モ、公輸般ノ攻擊ヲ防セギタルハ、宋ノ昭公三十年頃(周考王元年頃)ニシテ、墨子二十五六歲ノ時ナリ。其後彼ガ宋ニ留リシカ否ヤハ明カナラズト雖モ、スデニ大夫ノ位ニ在ルコトナレバ、多分引續

足ルベシ。是ニ於テ、墨子ハ非樂・節用・節葬ノ説ヲ立テ、之ヲ上古簡樸ノ時代ニ復歸セシメント欲ス。孔子ノ道徳ハ社會組織ニ本ヅキ、貴賤親疎ノ關係ヲ明ニス、中庸ノ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是レナリ。是ヲ以テ愛ニ差等アリ、喪ニ長短アリ、其弊ヤ流レテ親近ニ偏シ、尊貴ノ利ヲ重ンジ、更ニ其愛利ヲ擴張シ、以テ疎遠卑賤ニ及ボスヲ怠ルナキニ非ズ。是ニ於テカ、墨子ハ天ニ本ヅクノ道徳ヲ立テテ、兼愛交利ヲ主張セリ。公孟篇ヲ見ルニ、公孟子(公孟子ハ卽チ公明高カ、或ハ公明儀ニシテ曾子ノ門人)ノ儒行儒服ヲ駁撃シ、又程繁ニ語グルニ、儒敎的政治ノ四大缺點ヲ擧ゲタリ。四大缺點トハ何ゾヤ。一ニ曰ク、天ヲ以テ不明トナシ、鬼ヲ以テ不神トナス。二ニ曰ク、厚葬久喪。三ニ曰ク、絃歌鼓舞。四ニ曰ク、貧富壽夭、治亂安危ヲ命ニ歸スルコト、卽是ナリ。又非儒篇ヲ見ルニ、孔子ノ所謂「先王ノ法言、先王ノ法服」トイヒ、「述ベテ作ラズ」トイフモノヲ斥ケテ、變通ヲ知ラズトナシ、儒者ノ戰爭ニ宋襄ノ仁アルヲ笑ヒタルナド、皆其流弊ヲ指摘シタルモノナリ(孔叢子詰墨篇ニ之ヲ駁ス)。晏子春秋外篇末段ニ、晏平仲ガ孔子ヲ譏リタルヲ載ス。其説甚ダ墨子ノ口吻ニ類ス、恐ラクハ又墨家者流ノ筆ナルベシ。晏子ハ「善ク人ト交ハル者」(論語公冶長篇ヲ見ヨ)、豈此ノ如キコトアランヤ。柳宗元ノ辨晏子春秋ニモ、本書ヲ以テ墨者ノ假託トナス(柳文卷四)。蓋シ當時王公皆攻伐ヲ事トシテ、貴重ノ人命ヲ損失セシメ、或ハ

トイヒ、老莊ハ之ヲ嘲リテ糟粕陳跡トナシ、荀子ハ其統ヲ知ラズトナシ(非十二子篇)、韓非子ハ遊民增加ノ源因トシテ、之ヲ數フルニ至レリ(五蠹顯學諸篇ヲ見ヨ)。カカル狀態ナリシカバ、墨子起チテ祭政一致ノ古代思想ヲ復活シ、以テ一ハ儒ニ反對シ、一ハ當時ノ時弊ヲ救ハント欲セリ。故ニ墨子ノ說ハ親士脩身等ノ一部分ノ外、盡ク儒敎ト衝突セザルハナシ。前述ノ如ク孔子ハ專ラ人事ヲ主トシテ、政敎一致ノ主義ヲ唱ヘシニ、墨子ハ天志・明鬼等ニヨリテ、祭政一致ニ本ヅキテ、道德神權說ヲ主張ス。更ニ墨子ノ儒敎ヲ駁スルヲ見ルニ、多ク其流弊ヲ指摘シタルモノナクンバアラズ。孔子ハ富貴壽夭ヲ以テ天命ニ在リトナス(論語顏淵篇)、其弊或ハ流レテ宿命說トナル。是ニ於テ墨子非命說ヲ唱フ。孝經援神契・白虎通壽命篇・及ビ王充論衡命義篇等ニ、命ヲ分チテ三種類トナスヲ見ル時ハ、孔墨以後自ラ其說ノ盛ナルヲ知ルベシ。孔子ハ禮樂ヲ以テ治國ノ要具トナシ、周代ノ文治ヲ贊嘆セリ、其弊或ハ流レテ繁文縟禮トナル、故ニ荀子ノ非十二子篇ニハ、其衣冠ヲ整齊ニシ、顏色ヲ莊重ニスルヲ以テ、子張子夏兩氏ヲ賤儒トナス(論語子張篇所載ノ兩子ノ風采言論ヲ聯想スベシ)。又曾子ハ、論語泰伯篇ニ「籩豆之事。有司存焉」ト述ベタル如キ性質ノ人ナルニモ關セズ、禮記曾子問ニハ、禮ニ關シテ諸種ノ煩瑣ナル質問ヲ孔子ニ試ミタルヲ見ルトキハ、余ノ推測必ズシモ不當ナラザルヲ知ルニ

是ニ於テカ、孔子之ヲ憂ヘテ其敎義ノ立脚地ヲ知ルベカラズ測ルベカラザルノ天ニ求メズシテ、實際ノ社會ニ求ム。怪力亂神ヲ談ラズシテ文行忠信ヲ主トシ、性ト天道トヲ說カズシテ詩書禮樂ヲ述ブ。其史ヲ編スルヤ、堯舜以前ヲ捨テテ採ラザルハ、其文ソノ事雅潤ナラズシテ、世敎トナスニ足ラザルヲ以テナリ。カノ太戴禮記中ノ五帝德篇・帝繫篇等ハ後世ノ附會ニシテ信ズベカラザルコト、魏ノ王肅以下スデニ其說アリ。故ニ史記ノ五帝本記論贊ニモ、縉紳先生之ヲ言フヲ難ルト稱ス。孔子ハ其志ノ行ハレザルヲ以テ、六經ヲ編纂シ、以テ經世濟民ノ意ヲ寓ス。七十子更ニ之ヲ四方ニ宣傳シ、其流派マタ極メテ多キコト、韓非子顯學篇ニ八派ヲ揭ゲタルコトニ由リテ明カナリ。且諸子百家興起スルニ及ビテ、思想界ノ各統ハ互ニ經緯錯綜シタレバ、師弟本支ノ間自ラ逕庭ナキニ非ズ。是ニ於テ一變シ、段干木・田子方ノ如キ者トナリ、再轉シテ吳起・莊周ノ如キ者トナル。此等ノ流派ノ中ニハ、孔子ノ眞意ヲ發揮シタル者モアルベク、或ハコレヲ墨守シテ時勢ノ變遷ヲ無視シ、更ニ之ヲ潤色誇張シテ反リテ其本ヲ忘レタル者モマタ少ナカラザルベシ。又或ハ口ヲ之ニ藉キテ、以テ利祿ヲ計ル者ナキニ非ラズ。是ヲ以テ孔子スデニ儒ニ君子小人ノ別アルヲ說キ、荀子儒效篇ニ俗儒・雅儒・大儒ノ辨アリ。秦ノ昭王マタ儒ノ無益ナルコトヲ詰リ、左傳哀公二十一年ニハ、其ノ儒書以爲二國憂一

スルヤ、鬪廉曰ク、卜以決疑。不疑何卜トイヒ(桓十年)、魯ノ南蒯ノ反ヲ謀リテ、之ヲ卜スルヤ、黄裳元吉ノ爻辭ヲ得テ、以テ大吉トナス。子服惠伯之ヲ諫メテ曰ク、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且夫易不可以占險ト(昭公二十二年)。以テ當時如何ニ卜筮ヲ濫用シ、其事ノ理不理ヲ問ハズシテ、先ヅ卜筮ノ吉凶ニ由リ、去就ヲ決セントシタルヲ知ルベシ。又單襄公ガ晉國ノ亂ヲ豫言スルヤ、魯ノ成公、之ニ問フニ天道ニヨリテ之ヲ豫知スルカ、或ハ人事ナルカヲ以テス。單子ハ吾非瞽史。焉知天道ト答ヘテ、重キヲ人事ニ歸シ(周語下ヲ見ヨ)、鄭ノ梓愼ガ雲氣ヲ望ミテ鄭國ニ火災アルコトヲ豫言シタルモ、子產ハ之ヲ却ゲテ曰ク、天道遠。人道近。非所及也、何以知之トナシ(昭公十八年ヲ見ヨ)、邾文公ガ都ヲ繹ニ遷スヲ卜スルヤ、人民ノ利アルモ君主ニ不利ナリトノ判斷ヲ得タレドモ、文公以爲ヘラク、人民ノ利益ハ君主ノ利益ナリト、遂ニ繹ニ遷リ、幾何ナラズシテ歿ス。然ルニ君子之ヲ美シテ知命トナス(文公十三年)。楚ノ昭王ノ疾ムヤ、卜者以テ河神ノ祟ニ歸シ、之ヲ祭ランコトヲ請フ、王之ヲ聽カズ、孔子之ヲ嘆ジテ曰ク、楚昭王知大道ト(哀公六年)。楚ノ惠王ガ卜ヲ俟タズシテ、元帥ヲ司馬子國ニ命ズルヤ、君子ハ之ヲ美スルタメニ、古書ヲ引證シテ曰ク、聖人不煩卜筮。惠王有焉ト(哀公十八年)。是レ皆當時ノ流俗ガ、淫祀ヲ好ミ、卜筮ヲ瀆シタルノ反證ナラズンバアラズ。

ノ地ヲ取ランガ爲ニ、鄫子ヲ次睢ノ社ニ用フ(僖公十九年)。此レハ鄫子ヲ犧牲トシテ殺シタルニ非ズ、其鼻ヲ叩キテ以テ社ニ血ヌラシメタルコト、公穀二傳ニ明カナリ。其他春秋時代ニ於テ人ヲ用キタルコトハ、昭公十年及ビ十一年ニ出ヅ。何レニモセヨ、其殘酷ナルハ明ナリ。又竹添先生ノ左氏會箋、前述次睢條下ニ張華ノ博物志ヲ引證シテ曰ク、瑯琊ノ臨沂縣東界ノ次睢ニ大叢社アリ、民之ヲ食人社ト謂フト。然ラバ或ハ此社ニ於テ所謂人御具ノ蠻風行ハレシヤモ知ルベカラズ。且ツ二十一年ニ魯國ノ旱スルヤ、僖公ハ雨ヲ禱ランガ爲ニ巫尫ヲ焚カント欲シテ、藏文仲之ヲ諫メタルコトアリ。又昭二十年ニ齊侯ノ疾ニ罹ルヤ、其臣梁丘據ハ之ヲ以テ祝史ノ祭祀ヲ愼マザルニ歸シテ、彼等ヲ殺サンコトヲ乞ヒ、晏平仲ノ之ヲ諫メタルコトアリ。此ノ如ク迷信多カリシカバ、有識者ハ之ヲ矯正スルコトヲ計リタリ。以爲ヘラク、鬼神固ヨリ尊敬スベシト雖モ、人民ニヨリテ其神靈ヲ示スモノナレバ、君主タル者ハ先ヅ力ヲ民事ニ注グベシト。故ニ季梁曰ク、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桓公六年ヲ見ヨ。民者神之主也ノ言、復タ僖公十九年ニ見ユ。孟子之ニ本ヅキテ盡心下ニ民爲貴。社稷次之ノ語アリ)。狐突曰ク、神不歆非類。不祀非族ト(僖公十年ヲ見ヨ、又同三十一年甯武子ノ言ヲ見ヨ)。皆是レ淫祀ヲ戒メタルモノナリ。又蒲騷ノ役ニ當リテ、楚ノ莫敖ガ其成敗ヲトセント欲

ニヅキ、鬼神ニ關シタルモノヲ第一位ニ置クヲ見レバ、如何ニ之ヲ重ンジタルカヲ知ルニ足ルベシ、卽チ劉康公ノ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トハ此ノ謂ナリ(左傳成公十三年及周語參照)。其他又左傳國語等ニヨレバ、戰爭結婚、其他ノ大事ニハ、卜筮ヲ用キテ神意ヲ伺ヒ、其可否ヲ決シタルコト頗ル多シ。漢書藝文志ニハ之ニ關スル數多ノ學派及ビ著書ヲ載ス。之ヲ要スルニ鬼神ノ意思ニヨリテ、人事ヲ決斷スルノ風アリ。是ニ於テカ其弊ヤ流レテ荒誕不經トナリ、迷信謬傳トナル。今春秋時代ノ狀態ヲ通覽スルニ、淫祀迷信、其他五行說等ニ關スル者頗ル多シ。左傳昭公元年ニハ、六氣五味五色五聲六疾ノ說アリ、同十九年ニハ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ノ說アリ、同二十五年ニハ六氣五行五味五色五聲ノ說アリ、同三十二年ニ三辰五行ノ說アリ。其專門家ニハ裨竈(襄二十年・昭九年・同十七年)史趙(昭八年)蔡墨(同二十九年)史趙・史墨・史龜(哀公九年)アリテ、皆卜筮天象ニ本ヅキ、天人ノ關係ヲ論ズ。故ニ暗君昏主往往鬼神ニ諂ウテ、以テ民事ヲ省ミザル者アリ。是ヲ以テ隋侯ハ犧牲ノ肥大、粢盛ノ豐備ヲ以テ、神意ニ順適スルコトヲ得タリトナシテ、意ヲ民政ニ用ヒズ(桓公六年)、莘野ニ鬼神降リテ人ニ依憑スルヤ、虢公ハ祝應・宗區・史嚚ヲシテ之ヲ享セシメ(莊公三十二年)、虞公ハ享祀豐潔ナルヲ以テ、神祐ヲ得タリトナシテ、宮之奇ノ諫ヲ容レズ、終ニ其國ヲ亡ス(僖公五年)。宋公ハ東夷

ハ禹ヲ嘆美シテ、美ヲ黻冕ニ致スト稱シタルヲヤ。或ハ尸子・吳越春秋等ニ禹王ノ薄葬ヲ記載シタレバ、墨子或ハ主トシテ之ニ則リタルコトアランモ、ソハ節葬ノ一條ノミニシテ、墨子學ハ盡ク禹王ノ思想、及ビ制度ニ本ヅクト云フコト能ハザルナリ。然ラバ則チ墨子學ノ源流如何。

余以爲ヘラク、支那古代ノ宗敎思想、及ビ時勢ノ反動是レナリ。支那ハ古來ヨリ天ヲ重ンジ、神ヲ尊ビ、隨ウテ祭政一致ナリシコト、詩書禮樂ニ明カナリ。當時ノ帝王ハ、政治上ニ於テ最大ノ勢力ヲ握ルト同時ニ、宗敎ニ於テモ亦最高ノ位置ヲ占ムル者ニシテ、尙書堯舜二典ニ祭祀ノ事アリ。聖人ハ皆天意ヲ奉體シテ、君臨スト稱セラレザルハナシ。更ニ之ヲ周禮ニ徵スルニ、太宗伯ヲ主トシテ其管下、及ビ他官ニ於テ多數ノ官吏アリテ、祭祀卜筮陰陽等ノ事ヲ管理ス。又當時ノ行政或ハ財政ヲ見ルニ、天官冢宰ノ八則ノ第一ニハ、祭祀以馭其神ノ文アリ、九式ノ第一ニハ、祭祀之式アリ、九貢ノ第一ニハ祀貢アリ。其神ヲ馭スルトハ何ゾヤ、行政權ヲ以テ神社ノ格式等ヲ取扱フ事ナリ。例スレバ我國ニ於テ其祭神ノ由緒來歷ニヨリ、官幣國幣等ノ別ヲ設クルガ如シ。九式トハ何ゾヤ、今ノ豫算項目ノ如キモノナリ。九貢トハ何ゾヤ、各諸侯ヨリ天子ニ入貢スルコトニシテ、召陵ノ盟ニ管仲ガ楚ノ包茅ヲ徵シタルガ如キハ即チ是レ也、而シテ此等ノ項目

書經籍志ノ所說之ニ本ヅク、而シテ班氏ノ批評ハ史記大史公自序ノ說ニ本ヅクモノノ如シ)。凡テ班志九流ノ歷史的觀察ハ、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左昭十七年)ノ意ニ本ヅキタルモノニシテ、墨家モ亦周代淸廟ノ官吏ヨリ出デタル者トナス。前述ノ如ク、墨子ハ史角ノ子孫ヨリ學ヲ受ケタル者ナレバ、其鬼神ヲ尊ブガ如キ、夫レ或ハ然ランモ、節葬ニ至リテハ、其說必ズシモ通ゼズ、非命ノ論モ其據ル所明ナラザルナリ。且ツ又墨子ノ書中、未ダ嘗ツテ淸廟ニ論及スルモノアラザルナリ。淮南子要略訓ニ曰ク、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義。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臿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撌。濡不給扢。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ト。是レニヨレバ、墨子ハ周代儒敎ノ繁文縟禮ヲ惡ミ、之ヲ夏時ノ簡樸ニ復歸セシメント欲シタルモノナリ。墨子ヲ以テ儒敎ニ反對シタリトナスハ可ナリト雖モ、專ラ禹王ノ遺法ヲ祖述シタリトナスハ不可ナリ。何トナレバ節葬篇中ノ模範トシテ、堯舜禹ノ三帝ヲ揭ゲ、其他至ル所ニ堯舜禹湯文武ヲ引證シテ、兼愛・明鬼・節用・非樂等ノ理ヲ證シタレバナリ。韓非子ハ墨子ヲ距ルコト甚ダ遠カラズ、其顯學篇ニ、孔子墨子俱ニ堯舜ヲ祖述シタリト稱スルトキハ、未ダ驟カニ墨子ノ學ヲ以テ、專ラ夏禹ニ歸スベカラズ。況ンヤ孔子

ニ在リ、曰ク、仁從レ中出。義由レ外出ト。宋鈃ハ宋人ニシテ孟子告子下ニ宋牼ニ作リ、莊子逍遙遊・韓非子顯學篇ニハ宋榮子ニ作ル。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天論篇等ニ墨子ト並稱セラル。其說ハ天下ノ靜謐ニシテ人民ノ安寧ナルヲ願ヒ(莊子天下篇ニヨル)、秦楚ノ合戰ヲ罷メシメントスルヲ觀ルトキハ(孟子告子下ニヨリ)、墨子ハ非攻・兼愛・節用等ヲ繼承シタル者ナルベシ。漢志小說家ハ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其言黃老意)トアリ、果シテ此人ノ著ナルカ否ヤハ、明ナラズト雖モ、今已ニ佚ス。尹文子モ亦此流亞ナリ、漢志名家ニ其著書一篇ヲ揭グ、百子全書之ヲ收ム。夷之ノ事ハ孟子滕文公上ニ出デタレバ今之ヲ略ス。其後、墨子ノ說ハ神仙說ト合シタルコト、葛洪ノ神仙傳卷八ニ、其八十二歲ヲ以テ上僊シタルコトヲ載セ、又抱朴子遐覽篇ニ、墨子枕中五行記ノ目アリ、隨ツテ道藏中ニ墨子ヲ收メタルコトニヨリテ明カナリ(道藏本ハ余未ダ之ヲ見ズ)。蓋シ其說鬼神ヲ尊ブヲ以テナルベシ。

第六墨子學ノ源流　余ハ墨子學ノ批評ヲ爲スニ先ダチテ、先ヅ其思想ノ源流ヲ尋ネザルベカラズ。漢書藝文志ニ曰ク、墨家者流蓋出ニ於淸廟之守一。茅屋采椽。是以貴レ儉。養ニ三老五更一。是以兼愛。選レ士大射。是以上レ賢。宗ニ祀嚴一レ父。是以右レ鬼。順ニ四時一而行。是以非レ命。以レ孝視ニ天下一。是以上レ同。此其所レ長也。及ニ其蔽者爲一レ之。見ニ儉之利一。因以非レ禮。推ニ兼愛之意一。而不レ知レ別ニ親疏一ト。(隋

詁ノ墨家諸子鉤沈ニ收錄セラル。

然レドモ其最モ墨子ト關係アル者ハ、孟子ノ外、惠施・公孫龍・告子・宋銒・夷之ノ徒ナルベシ。惠施・公孫龍ハ論理學ノ方面ニ於テ、堅白同異、白馬非馬ノ說ヲ發揮シ、墨子ノ說ヨリ更ニ一段ヲ進メタル者ナリ。故ニ晉書ノ魯勝注墨辨叙ニ、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ト。告子ハ孟子ト養氣及ビ人性ヲ論ジタル者ニシテ、其說公孫丑及ビ告子兩章ニ見ハル。趙岐ノ注ニ曰ク、名ハ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ト。然レバ則チ趙氏ハ此人ヲ以テ、盡心篇ノ浩生不害ト同一人ト認メラレタルモノナリ。然ルニ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ニ、此二人ハ自ラ別人ニシテ、其孟子ニ學ブト云フモ、趙氏ノ臆測ナルコト論駁シタリ。今年代ヨリ之ヲ推ス時ハ、前述ノ如ク、墨子ハ孟子以前ニ沒シタルモノナレバ隨ウテ孟子ト同時ナル告子ト問答シタルコト、事實ニ於テ有リ得ベカラザルガ如シ、或ハ墨子ノ晩年自ラ告子ノ壯年時代ト相一致セシコトアリシ者カ。今經下ヲ案ズルニ曰ク、仁義之爲內外也內。說在仵顏ト。內ハ疑ラクハ非字ノ誤、仵顏ハ頡仵ノ誤寫誤倒ナラン。頡仵ニ背理ノ意アリ。墨子以爲ヘラク、仁義內外ノ說ハ甚ダ非ナリ。何トナレバ其言理ニ背ケバナリト。更ニ經說下ニ之ヲ說明シテ曰ク、其爲仁內也義外也。擧愛與所利也トナス。是レ即チ孟子ノ仁內義外ナリ。更ニ之ヲ案ズルニ、此說ハ管子戒篇

是ヲ以テ荀子ニモ亦正名ノ一篇アリ。且ツ本篇中所載ノ詭辨ハ、荀子ノ不苟篇、莊子ノ天下篇公孫龍子ト相出入シ、莊子ノ駢拇及ビ天下ノ兩篇ニハ、無用ノ辯ヲ弄スル者ヲ以テ、墨家者流ヲ擧ゲタルヲ見、更ニ本書ニ於テ墨經トイヒ、別墨ト云フトキハ、本書ノ經及ビ經說ハ、後世墨家諸流ノ手ニナリシモノニシテ、畢沅ノ論ズルガ如ク、單ニ經字アリト云フヲ以テ、直ニ墨子ノ自著ト認ムベカラザルナリ。

第五。墨子流派　墨子ハ一タビ其說ヲ唱導セシヨリ、其門人天下ニ充滿シテ、儒者ト互ニ思想界ノ霸權ヲ爭ヒシコトハ、戰國ノ古書ヨリ漢代ニ至ルマデ、孔墨ト並稱シタルコトニ由リテ明カナリ、韓非子顯學篇ニ墨子沒後其學分レテ相墨氏・相夫氏・鄧陵子ノ三トナレルコトヲ記ス(又陶淵明ノ著トシテ傳ヘラレタル群賢聖輔錄ヲ見ヨ)又公輸篇ニ臣ノ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ノ語アリ、又呂氏春秋上德篇ニ、墨子ノ弟子孟勝ノ守ルヤ、爲ニ死スル者百八十五人ノ語アリ、亦以テ其盛大ナルヲ知ルベシ。然レドモ其學說多ク明カナラズ。唯ココニ其人名及ビ出處ヲ揭グレバ、禽滑釐(公輸篇・備城門篇・呂氏春秋當染篇・莊子天下篇・列子楊朱篇ヲ見ヨ)、高石子(耕柱篇ヲ見ヨ)、高何(耕柱篇・呂氏春秋尊師篇ヲ見ヨ)、公尙過(魯問篇・呂氏春秋高義篇ヲ見ヨ)、耕柱子(耕柱篇ヲ見ヨ)、魏越(魯問篇ヲ見ヨ)、田俅子・我子・隨巢子・胡非子等アリ(漢書藝文志ヲ見ヨ)。而シテ此等諸子ノ斷片ハ、間

ズト雖モ、蜃氣樓等ノ現出ヲ說明シタルモノノ如シ。〔經下一七頁〕景迎ㇾ日。說在ㇾ摶モ亦同意ナリ。摶ハ轉字ノ誤ナリ、之ヲ要スルニ物體日光ニ反映スルトキハ、空氣ノ粗密ニヨリテ、光線ノ屈折ヲヒキ起シ、日ト人トノ間ニ蜃氣樓ノ如キ幻影ヲ轉現スルニ至ル。其他力學器械學等ニ關スル說アリト雖モ、語句多ク漫漶譌脫シテ、意味晦澁、故ニ之ヲ省ク。然レドモ吾人ハ之ニ由リテ、墨子ガ守禦ヲ巧ニシ、木鳶ヲ飛バシテ、張衡ガ機器、孔明ノ木牛流馬ニ、先鞭ヲ着セシヲ知ルコトヲ得。若シ夫レ備城門以下二十篇ニ至リテハ、錯雜舛牾、且其事自ラ兵家ノ專門ニ涉ルヲ以テ之ヲ略ス。唐ノ李筌ノ太白陰經八卷(守山閣叢書之ヲ收ム)中ノ守城具ハ、多ク之ニ資スト云フ。

抑〻此ノ如キ經說ハ、如何ナル理由ニ由リテ著ハサレタルモノナルカ。蓋シ思フニ、其初メハ後世ノ墨學者ガ、墨子ノ遺說ヲ集錄シタルモノナランモ、其後星霜ヲ經過スルニ及ビテ、自ラ錯簡譌脫ヲ生ジタルナラン。恰モ經學者ガ、爾雅ヲ撰集シテ、經典ノ訓釋ヲ彙類シタルト同一ナリ。又其辨論ニ關スルコト多キハ、當時各種ノ思想、互ニ雄長ヲ爭ヒ、辨難攻擊ヲナシタルニ因ル。而シテ此種ノ爭論ハ、之ヲ要スルニ用語ノ概念ノ不明、或ハ使用法ノ區區タルニ本ス。例令バ同一ノ知字ト雖モ、知識ノ意味アリ、知覺ノ意味アリ、故ニ經上ニ於テハ、前者ニ就キ「知材也」トイヒ、後者ニツキ「知接也」ト云フガ如シ。

〔經下一七頁〕景之大小。說在地缶遠近。トハ何ゾ。地ハ杝字ノ誤ニシテ、卽迤斜ノ意ナリ。缶ハ正ノ古字ナリ。然レバ則チ影ノ大小ハ、其發光點ト受光點ノ距離ノ一直線上(正)ニ立ツカ、或ハ然ラザルカ、或ハ遠キカ近キカニ由リテ生ズルモノナリ。故ニ經說下ニ曰ク、遠近柂正異ニ於光鑒ニ(四九頁)ト。又、鑒鑒者近則所レ鑒大。景亦大。其遠所レ鑒小。景亦小而必正(第五一頁)ト。

〔經下一四頁〕鑑團景一トハ何ゾヤ。團ハ圓ナリ。鑑ヲ以テ光線ヲ集注セシムルヲ云フ。光線モシ兩面凸鏡ヲ通過スルトキハ此現象ヲ生ズ。

〔經下一四頁〕鑑位。景一小而易。一大而缶。說在中之外內。トハ何ゾヤ。古字位ト立、施ト易トハ相通用ス。而シテ施ニ斜ノ意義アリ、缶ハ正字ナリ。此一段ハ影像ノ大小正斜ハ、眞物ガ、凸凹兩鏡面ノ燒點ノ外カ或ハ內カニ映ズルニ由リテ生ズルモノナリ。故ニ經說下ニ之ヲ說明シテ曰ク、然鑑分。(鑑ニ諸種ノ種類アリトイフノ意味)鑑中之內。鑑者近レ中。則所レ鑑大。景亦大。遠レ中則所レ鑑小。景亦小云云(五〇頁)トハ此理ヲ論ゼシモノノ如シ。

〔經下一六頁〕住景二。說在レ重トハ何ゾヤ。住ハ位字ノ誤ニシテ、位卽チ立ナリ。二光一物體ヲ夾ムトキハ回光反射スルヲイフ。經說下第十六項ニ、景。二光夾ニ一光一。一光者景也(四八頁)トイヒ、景。日之光。反レ燭レ人則景在ニ日與一レ人之間一(四九頁)ニイフハ、其文意未ダ明カナラ

鏡ハ眞物ヨリ小ニシテ、凹面鏡ハ眞物ヨリ大ナリ、故ニ多而若少トイフ。然レドモ本文主トシテ凹面鏡ニツキテ論ズルモノナレバ、下文ニ於テ、說在寡區トナス。說トハ猶ホ「其理由」ト云フガ如シ。寡ハ空字ノ誤ニシテ、區ニ所ノ義アレバ、空所即チ窪ノ意アリ。然レバ則チ斯ル倒影ノ理由ハ、其鑑ノ中窪ナルニ在リトナスナリ。經說下第十七項ニ之ヲ解シテ曰ク、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敝下光。故成景於上。首敝上光。故成景於下。(四八頁)ト。本文ノ義未ダ明ナラズト雖モ、之ヲ要スルニ眞物ノ下部ハ高ク上ニ映ジ、上部ハ反リテ下ニ映ジテ、首足各〻其上下ヲ顚倒スルノ意ナルベシ。經ノ二臨鑑而立ノ二ハ衍文ナルベキカ。

〔經下一六頁〕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トハ何ゾヤ。景到ハ前文ノ如ク倒景ナリ。午ハ交午ニシテ相交錯スル義ナリ。端ハ光ノ點ニシテ、長ハ點ノ連續シテ線ヲナシタルモノ、即光線ナリ。然レバ則本文ノ意ハ、光線モシ遮蔽物ノ小孔ヲ通過スル時ハ、必ズ交錯ヲ起シテ、倒景ヲ生ズ。何レノ所ニ交錯ヲ生ズルカ、曰ク其交午ノ光點ニ在リ。故ニ曰ク、說在端ト。經說下第十八項ニ之ヲ解シテ、在遠近有端與於光。故景庫內也(四八頁)ト。疑ラクハ光體ヲ去ルコト遠處、或ハ近處ニ遮蔽物ヲ置キ、之ニ小孔ヲ穿ツトキハ、光點ココニ交午シテ、倒景ヲ庫內ニナスノ義ナルベキカ。庫ハ障ト同義ナルベシ。

〔經上四頁〕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トハ何ゾヤ。　端ハ點ナリ、序ハ東序西序ノ序ニシテ、傍ノ意味アリ(東序西序トハ、支那家屋上ノ語也)。故ニ廣ノ義アリ。卷首界說第二ハ線有長無廣ト云フハ、卽チ此ノ體之無序ナリ。又第三ニ線之界是點ト、卽チ點ハ是レ線ノ盡クル所ナレバ、最モ前ナル者ナリ。故ニ第四ニ直線止有兩端。兩端之間。上下更無一點ト。或ハ云フ、序字ハ厚字ノ誤ナリ、卽チ點トハ長短廣狹厚薄ナキ者ヲ云フノ義トナル。或ハ云フ、序ハ次序ニシテ、卽チ敍ノ假字ナリ。前述ノ如ク、點ハ線ノ最モ大ナル者ナレバ、他ノ之ニ比シテ次敍スベキ者ナシ。故ニ經說上第五十六項ニ之ヲ解シテ曰ク、端是無同也(三〇頁)ト、若シ相敍シテ同位置ニアラバ、則チ未ダ點ト云フベカラザルナリ。

〔經上四頁〕有間中也トハ何ゾヤ。　間ハ兩者ニ夾マレタルヨリ生ズルコトナレバ、卷首界說第九ニ直線相遇作角。爲直線角ノ意ナリ。經說上ニ之ヲ釋シテ、有間謂夾之者也。間謂夾者也(三一頁)ノ義ナ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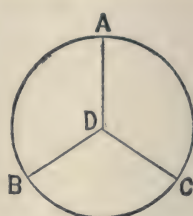
第三光學ニ關スルモ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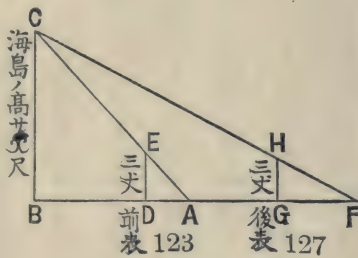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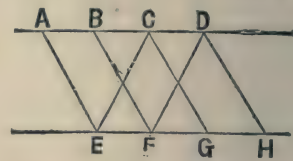
〔經下一三頁〕二臨鑑而立景到。多而若少。說在寡區トハ。　景到ハ倒影トナスベシ。是レハ光線屈折反射ノ理ヲ論ジタルモノニシテ、鑑ハ今日ノ所謂鏡ナリ。凸面鏡又凹面鏡ノ兩鏡ノ燒點以外ニ、物體ヲ置キテ之ニ映ゼシムルトキハ、必ズ倒景ヲ生ズ。而シテ凸面

〔經上二頁〕同長以𠙶相盡也トハ何ゾヤ。𠙶ハ正ノ古字ナリ。之ヲ幾何原本卷一、界說第三ニ照ラスニ、兩直線一長一短。求於長線減去短線之度。之ヲ圖解スレバ左ノ如シ。

Aハ短線、BEハ長線ナルトキハ、BEヨリAヲ減ズルニハ、先ヅAヲ以テ度トナシテ、BCノ線ヲ引キ、次ニBヲ以テ中心トナシ、Cヲ以テ界トナシテ圓ヲ作レバ、圓界ハBEトDニ交ハル。卽チBDハAノBCニ等シ、故ニ本文ノ同長トハBCトBDトノ同長ヲイヒ、正ニ相盡スノ正トハ、長短兩線相正スノ義ナレバ、卽チBE長線ハ、D點ニ於テ、Aニ等シキ部分BDヲ截リ盡シテ、兩線同長ナルコトヲ得ルト云フノ義ナリ。

〔經上三頁〕方柱隅四讙也トハ何ゾヤ。讙ハ雜字ノ誤ニシテ、雜ハ周匝ノ意ナリ。呂氏春秋論人篇ノ圓周復雜ノ高誘注ニ雜猶匝トアリ。故ニ方形トハ方柱ノ隅角四面ヲ以テ匝圍サレタルモノヲイフ。經說上第五十四項ニ之ヲ釋シテ曰ク、方矩見支也（三〇頁）トアリ。之ヲ前記ノ圓規寫交也ト照ストキハ、見支ハ寫交二字ノ誤ナレバ、矩ヲ以テ方形ヲ寫ストキハ、各線互ニ交湊シテ角ヲナスヲ云フ之ヲ要スルニ、卷首界說第二十九ニ四邊形。四邊線等而角直爲直角方形ノ意ナリ。今之ヲ解釋スレバ、正方形トハ何ゾ、各邊皆相等シク、各角皆直角ナル所ノ四邊形ナリノ義ナリ。

前文「平同高也」ノ下文ニ「直參也」トハ、算經ノ所謂標末ト島峯ノ頂ト參合スルヲ言ヒシモノナルベシ、又下文ニ「纑間虛也」トハ何ゾヤ。纑ハ櫨字ノ假借ニシテ柱上ノ方木ナリ。此處ニテハ木標ヲ指シタルモノニシテ、文意ハ兩木標ノ間ハ空虛ナリトイフコトナリ。經說上ニ之ヲ解シテ曰ク、纑間虛也者。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三一頁）ト。

［經上二頁］中同長也トハ何ゾヤ。卷首界說第十五ノ自圓界至中心作直線倶等ノ義ナリ。解ニ曰ク、ＡＢＣヲ以テ圓トナシ、Ｄヲ以テ中心トナス時ハ、ＡＤ、ＢＤ、ＣＤの三線皆等シ。故ニ本文ノ義ハ、一定ノ圓心ヨリ其圓界ニ至ル諸直線ハ同長ナリトノ義ナリ。之ヲ經說上第五十一項ニ照ストキハ、心中自是往相若也（三〇頁）トアリ。其義ハ中心ヨリ諸直線ヲ圓邊ニ往キ進マシムルトキハ、其諸直線ハ同一卽チ相若クヲ云フ。

［經上三頁］圜一中同長也トハ何ゾヤ。圜ハ圓ナリ。卷首界說卷十六ニ、圓之中處爲圓心トアリ。一圓惟ダ一心アリテ二心ナシ、故ニ一中トイフ。同長ハ前記第三ノ理ニヨリテ明カナリ。經說上第五十三項ニ之ヲ解シテ曰ク、圜規寫支也（三〇頁）トアリ。規ハ「コンパス」ニシテ、支ハ交ノ誤ナリ。規ヲ以テ圓線ヲ寫ストキハ、周・匠シテ、其兩端相交湊スルニ至ルヲ云フ。

同書第三十八界說ノ兩平行線内。有₂兩三角形₁。若底等シケレバ則兩形亦等シ、以上ノ理ヲ推シテ之ヲ知ルベシ。或ハ曰ク、是文ハ測量法ヲ述ベタルモノナリ。晉ノ劉徽撰唐李淳風注ノ海島算經第一則ニヨルニ、一海島ヲ測量セント欲スル時ハ、各〻高三丈ノ木標二本ヲ立テ、前後相去ルコト千歩ナラシム。人ヲシテ先ヅ第一回ニ、前表ヲ去ルコト一百二十三歩ニシテ、標本ヲ望マシムレバ、斜ニ島峯ト參合ス。更ニ後表ヲ去ルコト一百二十七歩ニシテ、之ヲ望マシムルトキモ亦此ノ如シ。然ラバ則島ノ高サ、及ビ其木標トノ距離如何トイフニ、島ノ高サハ四里五十五歩ニシテ、距離ハ一百二里一百五十歩トナル、之ヲ圖解スレバ左ノ如シ(此圖ノ解式ハ注二ヲ見ヨ)。

今本文ノ平同高トハ、此海島算經ノ兩木標ノ同長ナルヲ云フ。經說上第五十一項ニ之ヲ解シテ曰ク、捷與狂之同長也(三〇頁)ト。捷ハ插ニ通ズ、狂ハ往字ノ誤ナレバ、既往ニ立テシ標ト、新ニ地中ニ插ミシ表トハ、同一ノ高サヲ有スルナリトノ意ナルベシ。周禮考工記匠人ノ職ニモ之レト類似ノ事アリ。

（三）知材也（一頁）トハ何ゾヤ。知ヲ以テ才ヲ訓ジタルモノナリ。説ニ曰ク、知材。知也者所ニ以知一也。而必知若レ明（二二頁）ト、知識ハ知ヨリ生ズ、而シテ其知力ノ働キハ眼ノ明ナルガ如キヲ云フ。知接也（二頁）トハ、接知ハ外物ト接觸シテ、始メテ生ズルモノナリ。故ニ説ニ曰ク、知接也者。以ニ其知一過レ物。而能貌レ之。若レ見（二二頁）ト、過ハ當ニ遇字ニ作ルベシ。外物ニ遭過スルヲ以テ、能ク其物ノ形貌ヲ知ルコトヲ得ルノ義ナリ。

（四）信言合ニ於意一也（四頁）トハ何ゾヤ。言意ニ合シテ僞飾ナキヲ信トイフノ義ナリ。説ニ曰ク、信不以ニ其言之當一也。使ニ人視レ城得一レ金（二四頁）ト、不ハ必ノ誤ナレバ、信トハ其言ノ誤謬ナキヲ云フ。例スレバ人ニ告グルニ城上ニ金アルヲ以テセンニ、其人之ヲ視レバ、果シテ之アルガ如キ卽チ是レナリ。（此例ハ稍解シガタキモ恐クハ商鞅ガ徒木ニヨリテ民ニ信ヲ示メシタル如キ者ナルベシ）本書頭注ニハ別ニ小川泰山ノ説ヲ採ル。

第二數理ニ關スルモノ

「經上二頁」平同高也トハ何ゾヤ。平行線內ニ在ル形ハ同等ナリトノ意ナリ。幾何原本（明ノ萬曆年間以太利人利瑪竇「注一ヲ見ヨ」ノ口授ニシテ徐光啓ノ筆記セシモノ）卷一、論三角形、界說第三十六ニ曰ク、兩平行線內。有ニ兩平行方形一。若底等則形亦等ト、之ヲ圖解スレバ左ノ如シ。

且又辯論上ノ爭ハ、多ク用語ノ曖昧ヨリ生ズ、是ヲ以テ墨子ハ經ニ於テ、之ヲ防ガンタメ、其用語ニ嚴正ナル定義ヲ下セリ。今主トシテ其倫理思想ニ關スルモノ二三ヲ、經及ビ經說上ヨリ列擧スルコト左ノ如シ。

(一)仁體愛也(二頁)トハ何ゾヤ。仁ハ愛ヲ以テ其本體トナスベシトノ義ナリ。國語ノ周語ニ博愛於人爲仁トイヒ、說苑修文篇ニ積愛爲仁ト其義ヲ同ジクス。說ニ曰ク、仁愛己者。非爲用己也。不若愛馬著。若明(二二頁)トハ何ゾヤ。己ハ民ノ誤字、著ハ者字ノ誤、若明二字ハ上文ニ渉リテ誤衍。故ニ本文ノ意ハ馬ヲ愛スルハ其馬ヲ使用スル爲ナレド、仁者ノ民ヲ愛スルハ、之ト同ジカラズ、必ズシモ自利ノ爲ニ之ヲ行フモノニ非ルヲ云フ。

(二)義利也(三頁)トハ何ゾヤ。義利合一ヲ述ベタルモノナリ。左傳昭公十年ニ曰ク、義者利之本也。易ノ文言傳ニ曰ク、利者義之和ト、其意ヲ同ジクス。說ニ曰ク、義志以天下爲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二三頁)トハ何ゾヤ。芬ハ惠字ノ誤、兩字ノ篆文相似タルヲ以テ、此點ヲ生ズ。能能ノ下能字ハ善ノ義ナリ。故ニ本文ノ意ハ義トハ何ゾヤ、天下ニ利惠ヲ與フルヲ以テ志トナセドモ、人ヲシテ之ヲ用ヒシムルコトヲ、必スル能ハザルヲ云フ。

更ニ小取篇ニ於テ、辯論ノ應用上、注意スベキ四點ヲ列擧セリ。其第一ハ物或乃是而然ニシテ、或ル前提ヨリ推論スルモ、誤謬ナキコトアリ。其例ハ白馬馬也ト云フコトヨリ、乘白馬乘馬也ト推定スルコトヲ得。第二ハ或是而不然トハ、前項ニ反シタル者ニシテ、其弟美人也ト云フコトヨリ、愛弟愛美人也ト推定シ、車木也ト云フコトヨリ、乘車乘木也ト推定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ヲ云フ。第三ハ一周而一不周者也ニシテ、其用語ノ意味ノ周衍スルト、周衍セザルトニ由リテ、自ラ異ナルモノアリ。之ヲ例スレバ、周クアラユル馬ニ乘ラザルモ、其中ノ一馬ニ乘レバ、之ヲ指シテ「彼ハ馬ニ乘ル」ト云フコトヲ得。之ニ反シテ、「彼ハ馬ニ乘ラズ」ト云フトキハ、如何ナル馬ニテモ、周ク乘ラザルコトヲ意味ス。第四ハ乃一是而一非也ニシテ、同樣ノ關係アル者ト雖モ、一方ニ是認セラレナガラ、一方ニハ非定セラルルモノアリ。例スレバ此ニ眇目ノ馬アレバ、之ヲ眇馬ト云フコトヲ得ルモ、目ノ大ナル馬アリタリトテ、大馬トハ謂ハザルナリ。「馬ニ四足アリ」ト云フコトハ、一馬ニツキテノ言ニシテ、二馬ニツキテノ言ニ非ルナリ。(墨子ノ論理學ニ關スルコトハ、哲學雜誌第十五卷一六三及一六四兩號所載ノ桑木博士「支那古代論理思想發達ノ概況」及ビ支那發刊ノ新民叢報第三年四九—五一號ニ論及セラレタルモノアリ。今私見ヲ加ヘテ之ヲ補綴ス)。

シメテ其論據ヲ明ニスルコトナレバ、乃比較(Comparison)ナルベシ。援也者子曰、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トハ、他說ヲ引證シテ、我議論ヲ證明スルコト。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トハ、既ニ明ニ知ラレタルモノヨリ、未ダ知ラレザルモノニ就キ、判斷ヲ下スコトナレバ、推理(Inference)ヲ稱シタルモノナリ。

又大取ニ於テ、語經ノ三法則ヲ述ベテ曰ク、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トハ、論辯ニ於テ確乎ナル論據ト、嚴正ナル推理ナカルベカラザルコトヲ述ベタルモノナリ。

更ニ論理的誤謬ノ實例ヲ述ベンニ、經下ニ狂擧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トハ、狂擧卽背理ノ說ハ、物ノ異同ヲ知ルベカラズ。其例ハ牛馬ヲ兼稱スル場合ニ於テ、之ヲ牛ナリト云ヒ、又牛ニ非ズト云フコトニヨリテ明カナリ。更ニ經說下ニ之ヲ說明シテ曰ク、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ト、其意ハ、凡テ或ル前提ヨリ結論ヲ得ルニハ、其標準タルベキ者ヲ求メザルベカラズ、然ラバ牛ニハ齒アリ、(大前提)馬ニハ角アルヲ以テ、(少前提)牛馬異ナリト云フ(結論)ヲ得ルコト能ハズ。何トナレバ齒又ハ角ノミガ、牛馬ノ差ヲ決スルモノニ非ザルナリ。之ヲ論理法ニ照スニ、三段論法ハ三箇ノ名辭ヲ要ス、又其媒詞ハ必ズ少ナクトモ、一回ハ普及セラレザルベカラザルナリ。

法ノ論結ニシテ、大小二前提ヨリ「是故」ニ云云ノ結論ヲ得ト云フ∴ニ該當スルモノナリ。故ニ經上ニ故所得而後成也ト云フハ、前提ヨリ生ゼラレタル理由ニ基キテ成ルモノナリト云フ意味ナリ。更ニ經說上ニ、此故ヲ大小ニ區別シテ曰ク、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トイフ。此レ結論ノ特稱命題(Particular Pro.)ニシテ、前提ヨリ得タル結論ニ、有之、卽肯定(Affirmative)ト、無之、卽否定(Negative)ノ二種アルモ、特稱ナルヲ以テ其効果ハ制限セル、故ニ不必然トイフ。然ルニ太故有之必然、無之必不然トハ、全稱命題(Universal Pro.)ナレバ、肯定否定トモ確定シテ動カスベカラザルナリ。以類取。以類予ノ類トハ、媒詞(Middle term)ニシテ、媒詞ノ意味用法如何ニヨリ、其結論ニ於テ、取ト予トノ區別ヲ生ズ、取ト予トハ猶ホ正否ト云フガ如シ。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小取)トハ、スベテ眞正ノ論理ハ、彼我共通ニ承認セラルベキモノナルヲ云フ。或也者不盡也トハ特稱命題ニシテ、假者今不然也トハ假設命題(Hypothetical Pro.)ナリ。効者爲之法也ノ効ハ、式(Mood)或ハ格(Figure)ニシテ、例スレバAAAハ有効ナルモ、AEAハ無効、AAIハ無効ナラザルモ、制限セラルト云フガ如シ。故ニ曰ク、中効則是也、不中効則非也(小取)ト。辟也者擧他物而以明之也ノ辟ハ、譬ナレバ、一物ヲ明ニセンガ爲ニ、他物ヲ以テ、之ヲ立證(Verification)スルコトヲ云フ。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ノ侔ハ、同等ノ意ナレバ、彼此同等ナル者ヲ、並行セ

然若見之成見也トナス。故ニ讀者ノ便利ヨリ言フトキハ、經ト經說トニツキ、各〻相當セル條項ノ下ニ、並說スルコトヲ良法ナリトス。是ヲ以テ晉ノ魯勝ハ、已ニ之ヲ試ミタルコト、其墨辨注敍ニ明ナリト雖モ、今日已ニ之ヲ佚シタリ。近時牧野謙次郎君ノ墨子國字解ニ於テ、此故智ヲ襲ヒタレバ、大ニ吾人誦讀上ノ煩勞ヲ省ケリ。本書ハ古典ノ眞相ヲ傳フルヲ以テ、主トナスコトナレバ、舊來ノ如ク之ヲ分ツ、但讀者ノ披閱ヲ助クル爲ニ、經說上下ノ本文及ビ頭注ニ於テ、符合數字ヲ記入シ、經ノ頭注ニ於テ第何項ヲ見ヨト指示セリ。此ノ如ク經及ビ經說、其他大取小取二篇ハ、極メテ錯雜シ、且譌脫モ亦多ク、其眞意ヲ得難キモノアルモ、今本書及ビ諸先輩ノ諸說ヲ參考シテ、之ヲ分類解釋スルコト左ノ如シ。

第一　論理學ニ關スルモノ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小取）ハ、是レ辯卽論理學ノ定義、若クハ目的ヲ述ベタルモノナリ。論理學ノ目的ハ是非同異ノ區別ヲ明ニシ、名實利害ノ關係ヲ正スニ在ルコトヲ述ブ。更ニ論理ヲ構成スルニツキ、以名擧實（小取）トハ、人ガ一事一物ヲ擧稱スル時ハ、必ズ之ニ該當スル言語ヲ用フ。所謂論理學ノ名辭（Term）ナリ。以辭抒意（小取）ノ辭ハ、命題（Proposition）ナリ。以說出故トハ、三段論

通ノ如ク思ヒシガ、清ノ畢沅等ニ至リテ、經上ノ末ニ「讀此書旁行」トノ一句ニ注意セシヨリ、始メテ其正シキ讀法ヲ解釋スルコトヲ得タリ。旁行トハ何ゾヤ、原本ハモト上下二段ニ分載セラレテ、先ヅ上段ヲ横讀(卽旁行ナリ)シテ、然後ニ下段ニ移ル風ニ記セラレタルモノナルベシ。之ヲ閒詁卷十ノ經上旁行句讀ノ例ニ照セバ、

(一)故所得而後成也　　(四九)止以久也
(二)體分於兼也　　(五〇)必不已也
……………………　　……………………
(五四)動或從(當作徙)也　　(九九)止因以別道

卽每句ノ數字順ニ隨フベキ者ナルニ、後世之ヲ誤リテ、普通ノ讀法ノ如ク、(一)(四九)(二)(五〇)云云(五四)(九九)ト縱讀シ、隨ウテ今本ノ如ク印刷スルニ至リシモノナリ。サレバ其文義ヲ得難キハ無論ノ事ニシテ、墨子考ノ著者戶埼允明ノ如キモ其一例ナリ。而シテ何故ニ此二篇ニ限リテ、此ノ如ク變例ヲ取リシカハ、明白ナラザレトモ、恐ラクハ本篇ハ一覽表ノ如キモノニシテ、一讀分明ナラシムル爲ニ、此ノ如キモノトナセシモノナルベシ。而シテ經ト經說トハ、相關係シタルモノニシテ、之ヲ例スレバ、經上ノ故所得而後成也ハ經說上ニ之ヲ解シテ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無

掩フニ足レバ可ナリ。其喪期ハ三月ニシテ、疾ク生計ニ從事セシムベシ(以上非樂篇・三辯篇・及節葬篇ノ大旨ヲ約ス「三月」トナスハ韓非子顯學篇ニヨル)。人君苟クモ吾言ヲ實行スルトキハ、天必ズ之ニ福ヲ降シテ國家長久ナルコトヲ得ン。然ルニ世間或ハ國家ノ治亂、個人ノ禍福ヲ以テ、天命ニ歸スル者アリ。桀紂ノ天下ヲ失フヤ、以爲ヘラク是レ命ナリト。豈ニ其政治ノ不善、適〻以テ其禍ヲ招クニ非ザルヲ知ランヤ。若シ國家ノ治亂ニシテ定命アリトセバ、湯武曷ゾ民ヲ易ヘズシテ、治ムルヲ得ンヤ。然ラバ則上王公大人ノ政治ニ盡瘁センコトヲ欲シ、下匹夫匹婦ノ家業ニ勤勉ナランコトヲ欲セバ、彼等ヲシテ治亂禍福、皆コレ自業自得ナルコトヲ覺ラシメテ、豫メ一定ノ命運アリテ、之ヲ決定スルニ非ザルヲ知ラシメ。ザルベカラズ(以上非命篇ノ大旨)。

其四餘論　以上三項ハ墨子學ノ要旨ナルガ、更ニ餘論トシテ、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及ビ備城門ヨリ襍守ニ至ルマデ二十篇ノコトヲ述ベント欲ス。特ニ前ノ四篇ハ、古來ヨリ最モ難解ノ書トセラル。其大旨ヲ案ズルニ、經說上下ハ經上下ノ解釋ニシテ、其上篇ハ卷十一大取小取ト均シク、主トシテ荀子ノ正名篇、公孫龍子等ノ論理學及ビ詭辨ト相關シ、概念、命題、推理ノ過程ヨリ起ル諸種ノ結論ニ就キテ、論ズル所多シ。其下篇ハ多ク數理光學力學ノ如キ科學ニ論及セルモノナリ。而シテ經ノ讀法ニツキ、古來之ヲ普

ニシテ、今日諸侯ノ征戰ト同日ノ談ニ非ルナリ(以上非攻篇ノ大旨)。又人君ハ節儉力行、以テ國用ヲ充足セザルベカラズ。其宮室ハ以テ風雨ヲ禦グニ足レバ可ナリ。其衣服ハ以テ寒暑ヲ防ゲバ足レリ。其甲兵ハ盜賊ヲ防グニ足レバ可ナリ。其舟車ハ以テ交通ヲ利スレバ可ナリ。飮食ハ以テ口腹ヲ飽カシムレバ足レリ。男女ノ情ハ以テ人倫ノ道ヲ盡セバ可ナリ。然ルニ方今ノ君主ハ之ニ反シテ、大厦高樓、錦衣玉食、侍妾數百、惟自家ノ快樂ニ汲汲トシテ、臣民ノ疲憊ヲ顧慮セザルハ、太甚ダ天意兼愛ノ精神ニ反スル者ナリ(以上節用篇・辭過篇ノ大旨)。而シテ其最モ甚シキ惡弊ハ音樂ヲ好ミ、葬式ヲ壯麗ニスルコトナリ。夫レ音樂ノ如キハ人君乃至貴族獨占ノ快樂ニシテ、人民生活上必須ノモノニ非ズ、又三年ノ喪ヲナシ、其棺槨ヲ大ニシ、其墳墓ヲ壯ニシ、金玉ノ如キ貴重品ヲ墓中ニ埋メ、或ハ哭泣哀慟ノ餘リ、身體ノ健康ヲ害シ、或ハ長期間、性慾ヲ嚴禁スルヲ以テ子ヲ生ムコト少ナシ、太甚シキニ至リテハ、殉死スル者衆キハ數百ニ至ル、其財富ヲ徒費スル計ルベカラザルモノアリ。且又王公大人ヲシテ三年ノ喪ニ丁ラシメバ、蚤朝晩退、以テ政治ニ臨ムコト能ハズ。士庶人ナラシメバ、業ヲ勵ミ職ヲ勉ムルコト能ハズ。此ヲ以テ國家ノ富ムコトヲ求ムルハ、猶耕サズシテ穫ント欲スルガ如シ。是故ニ堯舜禹皆薄葬短喪以テ天下ヲ率キタリ。故ニ葬埋ノ法ハ、棺ノ厚サ三寸、衣三領、其葬穴ハ之ヲ

ヲシテ凍餒ノ憂ナカラシムルニ在リ。賢士ヲ擧ゲント欲セバ、賞罰ヲ明ニスルヲ要ス。賞罰苟モ明ナレバ、天下ノ人士、皆奮發努力、上ノ爲ニ力ヲ致サザルハナシ。米粟ノ充足ヲ計ラント欲セバ、平素ヨリ備荒儲蓄ヲナシ、一朝飢饉ニ際シテハ、國君以下皆其俸祿ヲ減ジテ、以テ救濟ヲ計ラザルベカラズ。蓋シ食ハ國ノ寶ニシテ、食足リテ始メテ國ノ爪牙タル兵ヲ備ヘ、國ノ防禦タル城ヲ守ル事ヲ得(以上親士篇・七患篇ノ大意)。此ノ如ク天下ノ邑土ハ皆天ノ邑土、天下ノ人民ハ皆天ノ人民ニシテ、人君ハ下人民ヨリ選バレ、上天意ヲ奉ジテ政治ヲ行フ者ナリ。天意ニ從フモノハ義政ニシテ、天意ニ反スルモノハ力政ナリ。天意ニ順フ者ハ兼愛交利ヲ行ヒ、天意ニ反スル者ハ別惡交賊ヲ逞クス。是ヲ以テ聖王ハ大國ニ處リテ小國ヲ攻メズ、大家ニ處リテ小家ヲ簒奪セザルハ、天ヲ尊ビ、人ヲ愛スルノ心アレバナリ(以上天志篇・法儀篇ノ大旨)。是ヲ以テ戰爭ノ惡事ナルコト明ナリ。今一人アリ、他人ノ桃李ヲ踩躙シ、雞豚ヲ侵奪スル時ハ、必ズ指シテ以テ盜賊トナシ、不仁者トナサン。然ルニ戰爭ニ至リテ、人ヲ殺シ財ヲ費スコト甚シキモ、却リテ之ヲ惡マザルハ其類ヲ知ラザルモノトイフベシ。假令戰勝ツモ其失ヲ償フニ足ラズ、假令戰利アルモ其利ハ小部分ノ利ニシテ、一般ノ利ニアラザルナリ。世人或ハ禹湯文武ノ戰爭ヲナシタルヲ以テ、之ニ口ヲ籍クモ、此三聖人ノ戰爭ハ暴亂ヲ誅シタルモノ

其三政治論　墨子ノ國家組織ヲ論ズルヤ、儒教ニ比シテ頗ル鮮明ナリ。以爲ヘラク未開時代ニ於テ人人皆爭鬭ヲ好ミテ利己ヲ計ル。十人集レバ十人ノ爭論アリ、百人集レバ百人ノ紛議アリテ、各〻其見ル所ヲ義トナシ、執ル所ヲ是トナス。是ニ於テカ衆人ハ自衞ノ必要上、其最モ賢良ナル者ヲ選擇シテ、以テ天子トナス。然レドモ人民ノ衆キ、天下ノ大ナルハ、一人ノ天子ノ治ムベキニアラズ。是ニ於テカ天子ハ更ニ三公或ハ諸侯ヲ擇ビ、三公諸侯ハ又里長鄕長ヲ擇ビテ、以テ人民ヲ治メシム。此ノ如クニシテ鄕長里長ハ一鄕一里ノ人民ノ模範標準トナリ、彼等ヲシテ其向フ所ヲ同ジクセシメ、更ニ國君ハ一國民ノ向フ所ヲ同ジクセシメ、天子ニ至リテハ天下萬民ノ向フ所ヲ同ジクセシム。是ニ於テカ天下始メテ治リ、人人皆生ヲ聊スルヲ得、之ヲ要スルニ人君ハ天ニ代リテ、人民ヲ治ムルモノニシテ、敢テ安佚富貴ヲ貪ルベキニアラズ。所謂「天下ハ天下ノ天下ニシテ、一人ノ天下ニ非ズ」(呂氏春秋貴公篇)故ニ聖王ハ上天ニ事ヘテ、下民ヲ憐マザルナシ。然ルニ方今ノ君主ハ、多ク之ニ反シテ天意ニ同セズ、徒ラニ爵祿富貴ヲ利スルノミ。隨ウテ其施政當ヲ失フモノ多キヲ以テ、人民モ亦皆其心ヲ以テ心トナシテ、敢テ君主ニ同セズ。故ニ亡國破家相尋ギテ見ハル(以上尚同篇ノ大意)然レバ則チ人君政治ノ要ハ、第一ニ賢士ヲ選ビテ之ニ任ジ、第二ニ用ヲ節シ、特ニ米粟ノ充足ヲ計リ、人民

ノ大旨)。

其二倫理説　墨子ハ前述ノ前提ヨリ、其倫理説ヲ論斷セリ。以爲ヘラク天意ハ人ヲ愛シ人ヲ利スルニ在リ、故ニ吾人ハ之ニ由ラザルベカラズ。今之ヲ一家ニ見ルニ、父子兄弟相愛セザレバ則家亂ル、之ヲ國家ニ見ルニ各國相愛セザレバ天下亂ル、故ニ人ノ國ヲ視ルコト其國ヲ視ルガ如ク、人ノ身ヲ視ルコト其身ヲ視ルガ如クスベシ。自ラ愛シ自ラ利スル之ヲ別愛トイヒ、博ク愛シ博ク利スル之ヲ兼愛トイフ。別愛ヲ去リテ兼愛ニ就クニ非レバ、天下ノ平治得テ望ムベカラズ。人或ハ曰ハン、兼愛ハ善ナリト雖モ、之ヲ實行スベカラザルヲ如何ンセント。曰ク然ラズ、兼愛ヲ實行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ハ、畢竟君主タル者、ソノ兼愛ノ利タルヲ知リテ、以テ臣民ヲ導クコト能ハザレバナリ。戰爭ノ如キ危險ナルコトモ、人君之ヲ喜ベバ臣下皆之ニ從事ス。況ンヤ兼愛ノ如キハ、寧ロ自ラ利スル所以ニシテ、吾人ヲ愛スレバ人マタ吾ヲ愛スルコト明ナルヲヤ。禹王及ビ文武ノ如キ、皆人民ヲ愛シテ以テ聖王ノ稱ヲ得タルニ非ズヤ。今茲ニ二人ノ王アリ、一人ハ別愛即チ利己ニシテ、一人ハ兼愛即チ愛他ナラバ、天下ノ人其レ何レニ服從スベキカ、論ゼズシテ明カナリ。然ラバ則君主ハ須ラク自ラ兼愛ノ德ヲ實行シテ、以テ臣民ヲ指導シ、彼等ヲシテ其利ヲ知ラシムベシ(以上兼愛篇ノ大旨)。

樂非命ヲ語ゲ、國家淫僻ナレバ、則之ニ天ヲ尊ビ鬼ニ事フルヲ語ゲ、國家奪ヲ務メテ侵スレバ、則之ニ兼愛非攻ヲ以テス」ト。此數言以テ墨子ノ大旨ヲ明ニシタル者トイフベシ。今更ニ其根本思想ヲ要約スルコト左ノ如シ。

其一鬼神論　墨子ハ支那古來ノ傳說ニ從ヒ、天鬼、山水ノ鬼神、人鬼ノ三種アリトス。而シテ此等ノ鬼神ハ皆善ヲ賞シ暴ヲ罰シ、正義ヲ愛シテ不義ヲ惡ム、人コレニ從ヘバ吉ナルモ、逆ヘバ凶、實ニ昭昭トシテ欺クベカラザルモノアリ。方今天下ノ亂ルルハ、畢竟スルニ、此ノ如ク道德上、至上ノ權威ヲ有スル鬼神ノ有無ニツキテ、人人ノ疑惑ヲ抱クヨリ起ル。今之ヲ衆人ノ見聞ニ徵スルニ、周宣王ハ其臣杜伯ノ無罪ナルニモ關セズ、之ヲ殺シタリシカバ、三年ノ後、宣王狩獵ニ往キシニ、杜伯ノ神靈忽チ見ハレテ、王ヲ射殺セリ、當時ノ隨臣、皆之ヲ見ザルハナシ。或ハ之ヲ以テ俗人ノ迷信トナスモノアランモ、更ニ堯舜禹湯ノ政法ヲ見ルニ、鬼神ヲ尊ビ祭祀ヲ愼マザルハナシ。之ヲ詩書ニ徵スルニ、或ハ天ノ命ヲ奉ズトイヒ、或ハ文王ノ神靈ガ上帝ノ左右ニ在リトイフガ如キ、皆鬼神存在ノ明證ナラズヤ。然ラバ則チ吾人ハ天意ニ遵ウテ行動セザルベカラズ、天ハ道德ノ源泉ニシテ模範ナリ。然ルニ世人ハ此眞理ヲ看破スルコト能ハズシテ、互ニ相害シ相賊スルヲ以テ、遂ニ天下ノ大亂ヲ致スコト今日ノ如シ(以上明鬼篇・天志篇・法儀篇

セラル。清朝ニ至リ、畢沅・孫星衍・盧文弨等之ヲ注釋校讐シテ、經訓堂墨子ヲ發行ス(二十二子全書・百子全書皆之ヲ收ム)。光緒十九年瑞安ノ孫詒讓更ニ之ニ本ヅキテ王念孫・王引之・洪頤煊・張惠言・戴望・張臯文・楊葆彝・蘇時學・陳澧・俞樾諸家ノ解釋ヲ參酌折衷シ、墨子閒詁十五卷ヲ著ス。閒トハ其疑牾ヲ發キ、詁トハ其訓釋ヲ正スノ謂ナリ。附スルニ目錄一卷(墨子篇目考・墨子佚文・墨子舊叙ノ三篇ヲ收ム)・後語二卷(墨子傳略・墨子年表・墨學傳授考・墨子緒聞・墨子通論・墨家子鉤沈ノ六篇ヲ收ム)ヲ以テス。注釋別白、考據精詳、墨子ノ注ハ當ニ之ヲ以テ第一トナスベシ。其他明ノ茅坤校ノ墨子六卷(我邦秋山儀之ヲ補正ス)、又明ノ李贄撰ノ墨子批選四卷(李卓吾叢書之ヲ收ム)、王闓運注ノ墨子注、張惠言ノ墨子經說解アリ。我國ニハ小川信成ノ墨子闡微二卷、戸埼允明ノ墨子考四卷、諸葛蠡ノ墨子箋八册、太田方ノ墨子考要四卷、鈴木充嘉ノ墨子附說二卷、佐藤晉ノ墨子樞義、內藤耻叟ノ墨子講義一卷、高瀨武次郎氏著楊墨哲學、牧野謙次郎氏著墨子國字解、田岡嶺雲氏和釋墨子等アリ。(以上列擧ノ本ハ刻本少ナク、且其多クハ寫本ナルヲ以テ、皆稀覯ノモノナリ。唯經訓堂本及ビ牧野氏國字解廣ク世ニ行ハル。又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ヲ見ヨ)。

第四學說　本書卷十三魯問篇ニ墨子ガ魏越ニ語ルノ言ニ「國家昏亂ナレバ、則之ニ尚賢尚同ヲ語ゲ、國家貧ナレバ、則之ニ節用ヲ語ゲ、國家音ヲ憙ミテ湛湎スレバ、則之ニ非

馬總ノ意林ニ十六卷トアルハ、十五卷ニ加フルニ目錄一卷ヲ以テシタルモノナリ。又陳振孫書錄解題等ニ三卷トアルハ、卷一所載ノ七篇ヲ經トイヒ、卷二卷三所載ノ六篇ヲ論トイフヨリ稱シタルモノナルモ、何故ニ此經論ノ區別ヲナシ、又他篇ヲ除キタルカ、其意明ナラズ。且其本文(テキスト)モ亦現存セザルナリ。且又此五十三篇ヲ通覽スルニ、盡ク墨翟ノ自著ニ非ズ。何トナレバ所染篇ノ如キ、子墨子曰ノ稱アリ、其事頗ル呂氏春秋當染篇ト相出入ス。脩身・親士諸篇ハ詮正シクシテ文體雅順、他篇ニ類セズ。尙賢・尙同等上中下三篇ノモノハ、各皆大同小異ナレバ、恐クハ墨子ノ流派ノ補續ニ出デタルモノナルベシ。其經及經說上下篇ハ、莊子天下篇所述ノ惠施ノ論、及ビ公孫龍ノ書ト相關シ、備城門以下十餘篇ハ禽滑釐ガ受ケシ所ノ兵法ニシテ、墨學ニ於テ均シク別傳タリ。畢沅ハ脩士篇・經說等ニ子墨子曰ノ語ナキヲ以テ、盡ク之ヲ墨翟ノ自著ニ歸シタルモ、未ダ臆斷ヲ免レザルナリ。

第三注釋書。　墨翟ノ學ハ一時天下ヲ風靡セシモ、其後次第ニ衰微シ、其書モ隨ウテ之ヲ研究スル者少ナシ。其史上ニ注釋書トシテ見ハレタルハ、晉書隱逸傳所載ノ魯勝ガ墨辨注叙ヲ以テ嚆矢トナス。其後宋ニ至リテ、樂臺ノ注釋アリシモ、今既ニ亡佚ス。是ヲ以テ古字古言頗ル多ク、錯簡誤脫、殆ド句讀スベカラズ。先秦諸子中最モ難解ノ書ト稱

ヲ變ジテ之ヲ攻メシモ、墨子九タビ之レヲ拒ギテ餘リアリ、墨守ノ義是レニ始マル(公輸篇ヲ見ヨ)。是レヨリ墨子ノ名聲自ラ盛ナリシカバ、楚ノ惠王・魯陽文君・越王翁元等、皆禮ヲ厚クシテ之ヲ聘セシモ、其言ノ行ハレザルヲ知リテ皆之ヲ辭ス(魯問篇・耕柱篇等ヲ見ヨ)。昭公ノ末年、大臣司城子罕政ヲ專ニシテ君ヲ劫カス。墨子マタ囚ヘラル(史記鄒陽傳ヲ見ヨ)。スデニシテ赦サレ、晩年齊ニ至リ、太公田和及ビ齊將項子牛ニ說クニ戰爭ノ非ヲ以テス(魯問篇ヲ見ヨ)。其沒年ハ大略周安王ノ時ニシテ(西紀前三百八九十年頃)、孟子ノ生レタル時ト相距ルコト遠カラズ。其壽ヲ得ルコト八九十歲ナリ(此一節ハ主トシテ墨子閒詁ニ由ル)。

第二著書　墨翟ノ著書ヲ墨子トイフ。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ノ部ニ七十一篇ヲ揭グ。高誘ノ呂氏春秋當染篇注ニ七十二篇トナスハ、或ハ目錄一卷ヲ加ヘシモノカ、又同書愼大篇高注ニ、七十篇トナスヲ見ル時ハ、前文七十二篇ノ二ハ、一ノ誤ニシテ、此處ニハ、目錄ヲ除キタルモノカ明ナラズ。現今ノ墨子ハ目錄一卷ノ外、十五卷七十一篇ニシテ、其中闕クル者八篇、題目ナキモノ十篇アレバ、親士以下五十三篇ヲ存ス。何時頃ヨリ現行本ノ如キモノトナリシカハ明ナラズト雖モ、荀子修身篇楊倞注ニ墨子著書三十五篇トアリ。疑ラクハ是レ五十三篇ノ倒文ナルベキヲ以テ、唐ノ中葉以後ノ事ナルベキカ。

別チ書スルヲ以テ、未ダ畢武兩氏ノ説ヲ信ズベカラズ。其生榮ノ年代ニツキテモ、諸説紛紛タリ。史記孟荀列傳ニハ、前述ノ如ク兩説ヲ掲ゲテ之ヲ斷定セズ、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ニハ七十子ノ後ニ在リトナシ、後漢ノ張衡ハ子思ノトキニ當ルトイフ(後漢書本傳注)。清朝ニ至リテ、畢沅ハ六國ノ時人トナシ、汪中ノ述學內篇卷三ニハ、宋ノ景公時代トナス。然レドモ今墨子書中ノ時事ヲ以テ之ヲ推測スルニ、墨子ハ前ニ公輸般・魯陽文子ト相問答シ(貴義・魯問・公輸諸篇ヲ見ヨ)、後ニ齊太公和・齊康公楚・吳起ノ事ヲ記ス(魯門・非樂上・親士諸篇ヲ見ヨ)。故ニ子思ト同時ナルモ、稍後輩ニ屬ス、大略周ノ定王ノ初年ニ生レタルモノナルベシ(定王元年ハ孔子沒後十一年ニ當ル)。是レヨリ先、魯ノ惠公ノ時(墨子ヨリモ大略三百年前)、周ノ史角魯ニ來リテ禮典ヲ敎フ。其子孫ノ魯ニ留ル者アリ、墨子之ニ從學ス。漢書藝文志墨家ニ尹佚二篇ノ目アリ、尹佚ハ卽史佚ニシテ、史角ハ其徒ナルベシ。乃チ世ノ顯學トナリテ、徒屬天下ニ滿ツ。其魯ニ在ルヤ、魯君(或ハ子思ニ師事シタル穆公ナラン)齊ノ侵伐ヲ恐レテ、其防禦策ヲ問フ。對フルニ神ヲ尊ビ、民ヲ愛シ、交ヲ隣國ニ厚クスベキヲ以テス(魯問篇ヲ見ヨ)。楚ノ惠王ノ時、公輸般雲梯ヲ作リテ、宋ノ昭公ノ城ヲ攻ム(周ノ考王元年頃)。墨子之ヲ聞キ、魯ヨリ之キテ公輸般及ビ王ニ見エテ、其不可ヲ論ズレドモ聽カレズ。乃チ城ニ據リテ之ヲ禦グ。公輸般九タビ攻城ノ兵器

墨子解題

其一傳記　墨子ノ傳ハ甚ダ明ナラズ。史記孟荀列傳ノ最後ニ、唯ダ墨翟ハ宋ノ大夫ニシテ、守禦ヲ善クシ節用ヲナス。或ハ孔子ト同時ナリトイヒ、或ハ其後ナリト稱スルノミ。周亮工ノ因樹屋書影ニ、元ノ伊世珍ノ瑯環記ニ本ヅキテ曰ク、墨子ハモト翟姓ナリ其母、日中ノ赤烏、室ニ入ルヲ夢ミテ之ヲ生ミシカバ烏ト名ク、墨ヲ以テ道トナス云云。ト。是レ固ヨリ元明間、附會ノ説ニシテ信ズルニ足ラズ。而シテ瑯環記ノ説ハ、賈子説林ニ本ヅクトイフモ、説林ト稱スル書、本來コレナシ。其生地ニ就キテ二説アリ。第一ハ魯人トナスモノニシテ、呂氏春秋當染篇・愼大篇ノ高誘ガ注ナリ。第二ハ宋人トナスノ説ニシテ、葛洪ノ神仙傳卷八、文選卷十八馬融長笛賦ノ李善注、荀子修身篇ノ楊倞注、鄭樵ノ通志ノ氏族略ノ説ナリ。今本書ヲ通覽スルニ、貴義ニ其魯ヨリ齊ニ往クコトアリ、魯問篇ニ越王ガ魯ヨリ之ヲ聘シタルコトアリ、呂氏春秋愛類篇ニ自ラ稱シテ北方ノ鄙人トナセシヲ見レバ、其魯人タルコト明カナリ。況ヤ其宋人トイフモノハ、多ク後世ノ説ナルヲヤ。蓋シ此謬説ハ墨子ガ宋ノ大夫タリシニヨリテ、生ゼシモノナラン。而シテ清ノ畢沅及ビ武億ハ、此魯ヲ以テ楚ノ魯陽トナスモ、魯問篇ニヨレバ、魯君ト魯陽文君ト

ヲ望ム。

一、訓點ニツキ、文學士小西兵太郎君ノ補助ヲ受ケタリ。茲ニ附記シテ感謝ノ意ヲ表ス。

大正元年十二月

小柳司氣太識

正モ、全然之ヲ載スルトキハ、反リテ繁猥ヲ來シテ別白ナラザルモノアリ。故ニ已ムヲ得ズシテ取捨セシモノ頗ル多シ。又其所說ニシテ、閒詁ト暗合セルモノアレバ、重複ヲ厭ハズシテ、之ヲ記スル所以ノモノハ、我國儒先ノ美ヲ沒セザルノ微意ニ出ヅ。又經及ビ經說ハ允明氏未ダ旁讀ノ說ヲ知ラザルヲ以テ、其解釋モ、根本的ニ相違スルモノアリ。例ニ由リテ之ヲ本文ノ間ニ挿ムコト能ハザレバ、特ニ此四篇ノ注ノミハ、經說篇ノ終ニ附ス。

一、經及經說四篇ノ解釋ハ、鼇頭ノ紙幅狹クシテ、盡ク之ヲ載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モノアリ。故ニ其二三ハ、之ヲ解題中ニ收ム。又此四篇ヲ讀ム者ハ、經ト經說トノ番號ヲ、對照參考セラレンコト

外、多クガタキモノナリ。幸ニ早稻田大學教授牧野謙次郎君著ノ墨子國字解二卷ハ、博ク諸家ノ祕冊珍籍ヲ參考セラレ、其所說ヲ引證シタルモノ頗ル多シ。蓋シ邦人解釋中ノ白眉ト謂フベシ。余ノ本書ヲ草スルヤ、之ニヨリテ啓發セラレタルモノ尠少ナラズ。故ニ先賢ノ所說ニシテ、同書ヨリ轉載シタルモノニハ、「牧本ノ所說」云云ノ辭ヲ用フ。又田岡嶺雲氏著和譯墨子一卷ハ、漢文ヲ假名交リ文ニ改メタルモノナルモ、其訓點往往適當ナルモノアリ。別ニ「田本」ト標スルモノハ卽チ是レナリ。

一、墨子考ハ、必ズシモ善本ニ非ズ。然レドモ邦人ノ著述中最モ廣ク流布セラレタルモノナレバ、今玆ニ之ヲ收ム。然レドモ允明氏ノ底本ハ、閒詁ノ底本ト往往異同アリ。隨ツテ其注釋及ビ訂

墨子例言

一、頭注ハ、主トシテ墨子閒詁ニ本ヅク。其他說ヲ參考シテ之ヲ摭撫シタルモノニハ、必ズ其書名ヲ揭グ。又私見ニ出デタルモノハ、大抵「恐クハ」或ハ「ナルベシ」等ノ辭ヲ用ヒテ之ヲ別ツ。

一、頭注ハ、モト墨子ノ本文ノミニ限ラントセシモ、更ニ閒詁ヲ覽レバ、博引旁證、初學或ハ之ガ解釋ニ苦ム者ナキニ非ズ。故ニ竝セテ其要點ヲモ解釋セリ。又閒詁ノ引證ニシテ、之ヲ原文ニ對照シ、其明白ナル訛謬ニ出ヅルモノハ、直ニ之ヲ改メ、版本ノ異同ニヨリテ疑ハシキモノハ、亦頭注ニ於テ之ヲ明ニス。

一、墨子ノ注釋ハ、解題ノ中ニ述ベタル如ク、戶埼允明著墨子考ノ

墨子閒詁

漢文大系